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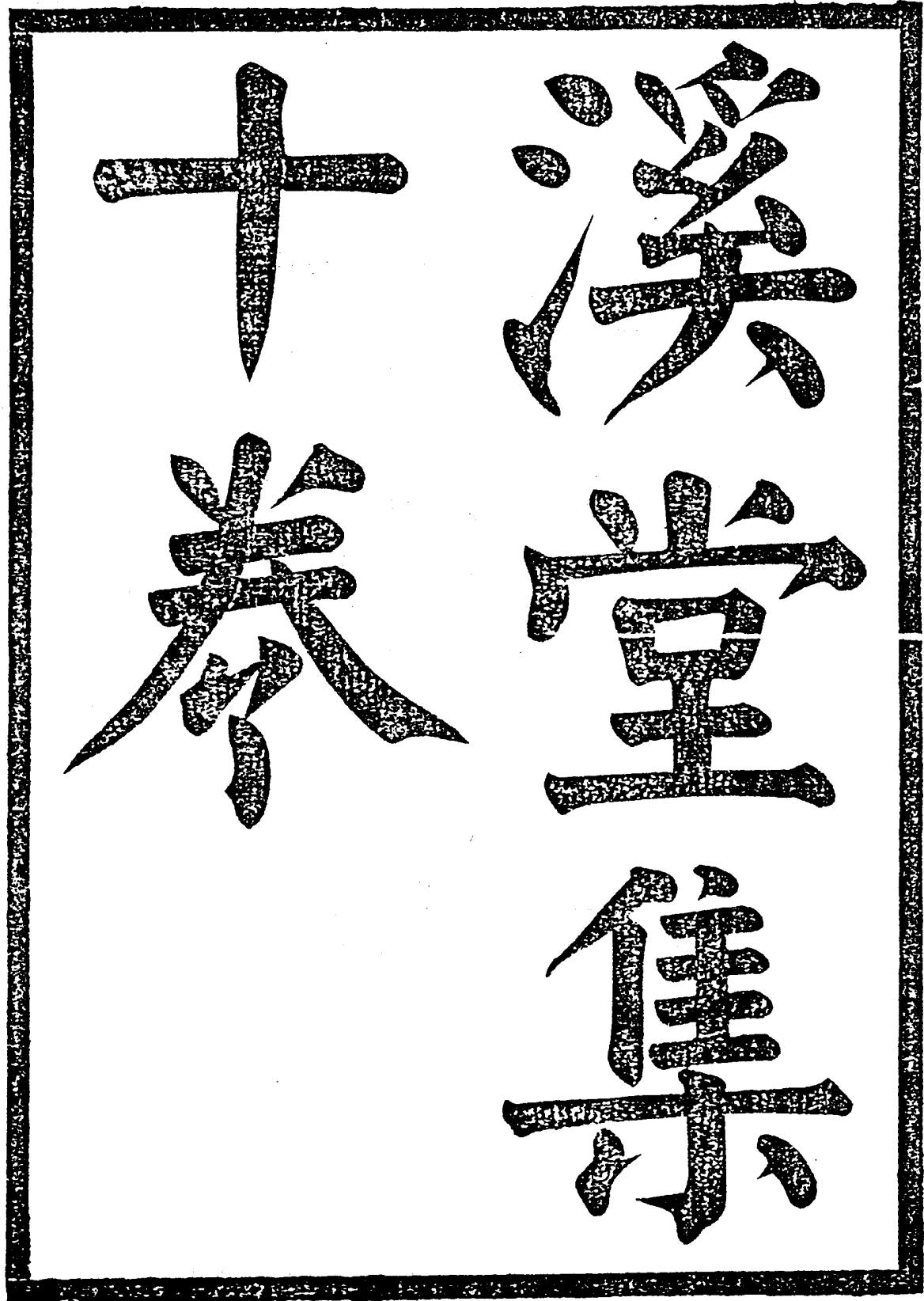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二七册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宋

溪堂集十卷附補遺一卷續補一卷校勘補遺一卷	宋 謝逸撰	胡氏豫章	一
鴻慶居士文集四十二卷	宋 孫觀撰	常州先哲	八一
紫微集三十六卷	宋 張嶠撰	湖北先正	三四五
三餘集四卷	宋 黃彥平撰	宋 人	六六七
少陽集十卷	宋 陳東撰	知服齋	六九九



溪

堂

集

十

集

于辛酉冬月
庚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五 集部

別集類

溪堂集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謝逸撰逸字無逸臨川人屢舉不第然以詩
文名一時呂本中作江西詩派列黃庭堅而下
凡二十五人逸與弟邁並與焉本中嘗稱逸才
力富贍不減康樂劉克莊作江西詩派序則謂
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頗以本中之言為失實
今觀其詩雖稍近寒瘦然風格雋拔時露清新
上方黃陳則不足下比江湖詩派則颯颯乎雅
音矣且克莊序中又稱宣政閒有歧路可進身
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至貴顯二謝乃老死
布衣其高節為不可及而本中東萊詩話亦載
汪華贈逸詩云但得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
相如新年更勵於陵節妻子同鉏五畝蔬則知
當時兼以人品重之不獨以其詩也考江西派
中有集者二十四人逸所著文集二十卷詩集
五卷補遺二卷詩餘一卷尤稱繁富今自黃陳
呂晁諸家外惟韓駒陵陽集及邁之竹友集猶
有寫本逸集已久佚無傳故王士禎跋竹友集
以未見逸集為歎近時厲鶚撰宋詩紀事蒐羅

溪堂集總目

別集類

一 豫章叢書

極廣所採逸詩亦止十餘首今從永樂大典所
載哀集綴輯尙得詩文數百篇中間如冷齋夜
話所載貪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竿句又豫章詩
話所引逸蝴蝶詩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
何處尋江天春暖晚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等
句雖皆已失其全篇然其存者詩詞約什之七
八文亦約什之四五已可略見其大概謹訂正
譌舛釐為十卷庶考江西詩派者猶得以備一
家焉

溪堂集總目

別集類

二

溪堂集目錄

卷之一

古詩二十首

卷之二

古詩二十三首

卷之三

古詩三十一首

卷之四

律詩四十三首

卷之五

律詩十三首

絕句五言一首

七言六十三首

卷之六

詩餘

卷之七

序記

卷之八

論辨書

墓誌銘

墓誌銘

溪堂集目錄

一 豫章叢書

卷之九

墓誌銘

卷之十

墓表

行狀祭文

雜著

溪堂集目錄

二

臨川 謝逸 撰

夏夜雜興九首

飛飛空中螢，匪睡揚其光。假此寸草資，乘陰爭焯煌。
 膠膠雞既鳴，杲杲升扶桑。神奇復臭腐，爾生何可長。
 零露棲圓荷，月明清灑灑。旋轉如走丸，細碎不盈把。
 勁風度橫塘，珠璣畢傾瀉。胡不被蓼蕭，徽音播詩雅。
 蚯蚓本微蟲，託生在泥滓。飲泉食槁壤，既飽鳴自恣。
 軀小無他腸，氣盡聲乃止。雖無招憂累，奈何聒吾耳。
 青青棘籬蔓，碧色侵琅玕。疑疑枝葉茂，紫紵矛戟間。

溪堂集卷一

豫章叢書

風露豈不佳，弱質危難安。願言依松柏，永與同歲寒。
 飛蚊鼓翅鳴，薨薨喧室中。敢憎聲似雷，實憚喙如鋒。
 飲血雖可飽，噬膚竟何功。得時不足貴，少隲行西風。
 翳翳庭中草，瑣細不可名。風來徒自偃，雨過何爲青。
 芟夷去根本，勿使復滋榮。竟無補世事，區區何所生。
 燕燕巢梁端，飄搖畏風雨。永夜不得眠，啾啾子求哺。
 秋風毛羽成分飛，不相顧。慎勿毀其室，此室安且固。
 牕前兩梧桐，清陰覆東牆。孫枝絡珊瑚，圭葉裁琳瑯。
 良材中琴瑟，幽棲期鳳凰。願充海岱貢，移根栽嶧陽。
 姮娥駕望舒，餘光粲天步。飛廉鼓清籟，蕭蕭響庭戶。

身欲從之游，悵望不能去。哦詩廣九辨，庶幾托諷賦。

送曾伯長

曾侯江南英，文章有家法。堅壁原作仁義塗，勢若泰山。
 山壓楚然過，我語如熱得。清筮爲言行，赴官扁舟原。
 州泛若雪炙，手公卿門。眼底端不乏，吾人倘聞道。執
 圭同荷鍤，謂予言不信。捧盤與君歡。

送汪叔野二首

汪子軀幹小，勁氣橫秋霜。纍纍諸儒中，軒然無老蒼。
 平生讀書功，短檠照夜牕。相從近兩年，覺我舊學荒。
 爲言將遠適，隨兄泛瀟湘。欲濯塵土心，胸懷吞九江。

溪堂集卷一

二

願言勉此志，毋爲憂患傷。待得秋雁飛，寄書來草堂。
 兩汪皆於菟，季也何其恕。三年屏鮮腴，藜藿未嘗飮。
 鐵心不可拘，出語等刀鋸。貪夫旣激昂，壯士亦驚顧。
 落筆波濤翻，可接乃兄武。科名蓋餘事，文章徒媚嫵。
 欲築平生基，更師黃叔度。

哭陳居士

國欲求忠臣，忠臣乃孝子。爲臣若不忠，泉下類有泚。
 居士邱園英，參禪得佛髓。家有兩男兒，孝秀冠閭里。
 大兒守名教，小兒飽書史。頽然諸子孫，眉目皆可喜。
 人言居士亡，居士實不死。

翻經臺

我祖牧臨汝滯訟清公庭胥吏退雁鶩疏簾挂寒廳
鼓角喚幽夢草色池塘青雙旌引五馬駕言出郊坰
足躡雲根展手展貝葉經稅駕妙高臺几研陳軒櫺
朱墨紛在眼梵宇森如星臺傾人已寂聲名藹餘馨
想公忘言處角挂山中磬

三益齋

原闕

溪堂集卷一

三

游西塔寺分韻賦詩懷汪信民以淵明停雲詩

豈無他人念子實多爲韻探得念字

昨夜山頭月照我盃澌澌今朝雲外山寺碧若新染
人境兩清絕座客只君欠俗子百無用勝士一可念
君如若溪女不粧有幽豔又如白墮謬雖久味愈暖
雄文山有雲高論圭無玷胸懷極坦夷了不限城塹
胡不待明光峩冠佩長劍寗甘廣文冷青燈對鉛槧
何當襍被歸莫待孟光空放杖先生席罷趨邦君玷
晚行蟬噪山曉起雞號店到家先過我信若符節驗
門前馬未嘶屋上烏可占呼兒拂几席喚婦熨襦袴

欲具韓子餐恐乏魚菜贍但當蒸瓠壺莫笑盧公儉
老氣得酒豪灰寒尙復煇虛心叩至道膏肓待君砭

懷汪信民

長沙隔重湖蒼莽無四壁騷魂駕鬼車月黑陰火赤
念彼泮宮老官居寄禪寂雖縮參軍綬尙帶山林色
蕭然列仙癯粹氣潤圭璧坐見屈在牆作詩弔沈溺
鄙夫不解事勇退如六鷁安得快哉風吹我垂天翼
不假蜚霞佩置身在君側

懷汪信民村居

溪堂集卷一

四

金風吐商管秀色淨山椒苔乾石骨瘦水落溪毛凋
埃塵暗篋輿風霜緇客貂藜羹泔野飯松醪酌村瓢
會當對榻語竹塢風蕭蕭浣腸去舊學詞源湧春潮

送胡民望入京

龜以氣而壽龍以神而靈虵以無足行蚓以無腸鳴
大哉天地間百怪不可名洋洋西津水念子行西征
與道如有聞雁來當寄聲

寄洪龜父戲效其體

落落匡山老晴江瑩眉宇問道崆峒墟枯槎泛江澗
歸歎謝遠游曲肱臥環堵磅礴萬物表動植見吞吐
隴靈旋磨蟻四氣遽如許咄咄千載事俯仰變今古

安得仙人杖頽齡爲君拄

游西塔寺分韻詠雙蓮探得華字

元君始雲翔華姑繼羽化猶留曾與黎高風配崧華
不隨一女嬪豈逐兩喬嫁尙餘脂澤念多生緣未謝
化爲芬陀利耦立遠公社翠趺分雙歧並萼肩相亞
挹袖薰風晨攜手深月夜交枝豔散霞同氣香飄麝
疎影競清妍幽姿闕閒暇何時各零落秋高霜露下
洗妝見冰肌乘雲返姑射此論傳者誰黃鵠爲子話
遊西塔寺探得王夷甫玉柄塵尾以柄字爲韻
甯馨捉塵手玉色相輝映攜持賓滿堂韻與談俱勝

溪堂集卷一

五

溫溫德堪比鮮潔面可鏡扣几聲逾清指月色彌瑩
名壓范增斗價重齊侯磬晉朝妙人物此公名最盛
風流固足賞不救當時病雖云王謝許吾老獨不稱
肉緩形頗穢語拙存真性但慕杜陵翁長鏡白木柄

擬峴臺

耿耿抱孤韻寂寂局柴扉束書臥環堵交遊車馬稀
風流佳公子妙齡秉天機邀予步層雲宋詩紀目送
孤鴻飛山影漾清緒翠色侵人衣漁浦晚烟暝霽
蒙夕暉靜言思叔子悵然澹忘歸坐有庖丁手奏刀
心術微萬象含毫端縑素聊一揮古來逢達士歟如

朝露晞吾人各勉力毋爲鄒湛譏

取友遍四海江夏真無雙憐我守幽獨閉門臥北窻
折簡呼勝士炊黍羞羊腔相邀出蓬華登高臨大江
江山擬峴首清絕冠此邦豈無慕叔子者舊皆敦龐
整龍臥諸葛雛鳳伏老龐寂寞千載後斯人可心降
願言各努力勿立僑慢幢

溪堂集卷一

六

溪堂集卷一終

溪堂集卷二

臨川 謝逸 撰

端溪硯

琢雕山骨奇磨礪發光炯體潤雲氣生寒泉冽幽井
平生心腹交陳元及毛穎德重不傾側中虛且淵靜
置之棐几間吾身日三省

吳子珍家分韻詠席上果余探得橋子以橋字

爲韻

巴邛清霜後獨餘兩大橋一朝剖而食四老欣然出
乃知避世士退藏務深密吾邦富此果味不數萍實

溪堂集卷二

豫章叢書

堆盤爛生光纍纍照巾幘香霧欲噴人未食先流液
何當見四老授我隱居術

傷徐文學

鷓鴣止魯郊豈樂太牢具冥冥萬里鴻弋人何敢慕
東海儒林秀落筆妙詞賦踏燈江湖秋低徊老韋布
從晚二字疑倒疑倒使者舉奉微喜而懼白髮照青衫奄忽死
無據竚立倚江樓注目烟村暮

寄洪駒父戲徵其體

不見徐侯久夢繞西山陽斯人天下士秀拔無等雙

捉塵望青天意氣吞八荒平生學古功胸次羅典章

商略造理窟清論排風霜弄筆有佳思哦詩懷漫郎

恐非江湖客黑頭待明光不忘溫處士羣書亦可將

懷呂聘君

彼美邱園秀風韻何洒落考槃盱水湄貧賤不隕穫

冰椀薦溪茗縞衣佩蘭若和嶠松森森王恭柳濯濯

文采南山豹野逸青田鶴獨振大雅音黃鐘在牛鐸

綠蘿結春陰修篁解夏籜登山把飛溜自得仁智樂

賴有好事人攜酒慰寂寞王路今坦夷胡爲束高閣

溪堂集卷二

二

幡然起東臬曳裾入西洛且捧毛義檄莫躡虞卿屨

智囊發新滕經笥啟塵鑰治國端有計何惜萬金藥

回睨黃公墟負爾河山邈

八月十五夜與諸友游南湖玩月

黃昏出東門月在房心閒繞步古柳隄疎影迷清灣
跌坐湖上亭物肅景自閑桂影搖濁醪波光醜醜顏
高懷浩無際妙語險莫扳夜深風露冷投宿敲禪關

時聞橋下泉泱泱鳴珮環茲游尋舊約正朔己七頒

緬想泮宮老邈在淮南山

中秋與二三子賞月分韻得月字

雨原闕

雁

吐

裳曲

游西塔寺分韻得處字

西風脫木葉感時煎百慮癡坐北窗底哦詩不能句
同舍二三子邀我城南去風乎湖上亭臨流坐箕踞
茵苜晚紅垂冷香襲中履湖西清蓮界竹陰有微路
老僧迎我笑洗鉢供匕箸齋厨野飯香園蔬摘朝露
清言洗心脾脾字原闕幸免杯酒汗人生會合難駛若風

溪堂集卷二

三

中霧明晨想茲游淒涼在何處

懷季智伯以洪龜父贈智伯詩氣蓋關中季子

心為韻探得蓋字

初聞季子賢詞源漲萬派未倒蔡邕屣先傾程生蓋
自從得斯人議論頗宏大邇來臥苦塊病骨極疲瘵
茲游獨不預頗覺氣宇隘平生憎俗物每見意即敗
後會君強起免食三年艾

集西塔寺懷亡友汪信民以言念君子溫其如

玉為韻探得念字

禍福初無門吉凶本不僭跖壽顏夭折此理竟誰驗

貫不啻讒那富獨饒聚歛施施驕妻妾百索無一欠

貞士抱清直藜藿常不饜人生鬼揶揄奄忽就寥寥

吾友汪夫子才力百夫贍獨立流俗中如山不可壘

青衫困冷官半世守寒儉自從斯人亡吾生良可厭

絃絕伯牙琴墓挂徐卿劍但餘清溪編萬丈垂光焰

朝來雨新霽湖波清漱澗禪堂淨巾履僧榻涼枕簟

追尋舊遊蹤歷歷皆可念矢詩一寓哀苦淚滴鉛槧

和陳倅宜黃書事

鄙夫拙生事日晚兒號冬白駒穿囊屨曲肱起猶慵

懶情百無營有酒時復中孰知廊廟具征驂犯寒風

溪堂集卷二

四

行役豈不苦王事不我容勞佚雖有命造物似不公

仰羨冲天鶴孤飛邈難從賴有雲外山所至如迎逢

是中有深意高懷可默通何當浮大白一醉百念空

冬至日陳倅席上分賦一陽來復探得復字

陽進君子升陰退小人伏此理洞然明不疑更何卜

微和回根發餘光借草木但看堂前梅南枝已芬馥

東齋况虛明尊有荔枝綠燈花不予原誤欺玉蟲聞

金粟吾道行將俟斯言可三復

嘲潘邠老未娶

潘侯平生心初不喜婚宦中年又喪妻二子尚幼州

孤燈秋夢寒頗思美目盼初時似不堪既久亦習慣
斯人天機深壁却憂患濁醪只獨酌布衣誰補綻
豈不漑釜鸞無人煮藜菟買婢供使令頗遭俗子訕
北風吹枯桑天寒歲云晏人生不百年一世如夢幻
勿謂淵泉深巨魚亦可汕何當呼蹇修便可買羔雁
中饋端有人嫁娶豈難辦爲君乞樊素伴我老山澗

陳倅席上分韻得我字

竹林牆外稍梅葢簷前朵萬籟寂無聲夜闌耿燈火
通守塵外姿體道忘人我邀客文字飲塵風清四座
酒酣誦新詩老氣激衰原誤情公詩如天驥逸韻謝

溪堂集卷二

五

韞鎖小人窘駑足十步常九跛願公勤鞭策他年逢
飯顛

夜過朱仲觀飲明日雪作

夜飲錦瑟傍歌吹盈耳根歸聞窗外竹撼撼風葉喧
夢覺室生白曉起欲填門平地委璀璨虛亭舞翩翻
酒樹輕復揚觸幔急且掀望遠恐連雲積厚疑壓坤
光動浮屋椽影亂紛池盆散漫迷大江依稀認前村
雀噪珠自束鴉濕翅不驚把玩手欲龜咀嚼舌不捫
風党疑是窓字之譌怒未解火煤寒不温簷有冰柱懸門無
屐齒痕游倦不訪戴愁多惟臥袁何時天雨霽炙背

負晴暄玉門若可擬持以獻至尊

廣壽寺

學道護心城養生戒眉斧靜知世味薄老愜野僧語
散步給孤園邀我心會侶塵清不眯眼境靜可冰暑
蓮社宗遠公竹溪仰巢父此道不異世今人豈媿古
常念貧時交重疑當作慎勿棄如土

正覺寺

避暑訪禪客頃作城南遊秋風颯然來草木鳴蕭瑟
復起水東興兩漿搖輕舸何處可盤礴有寺臨江皋
門戶頗幽邃野徑深蓬蒿升堂脫冠坐洗盞傾濁醪

溪堂集卷二

六

初筵談名理清言洗塵勞徐徐雜談諸坦率真吾曹
尙餘清淨業詩成謾揮毫人生一瞬息逝水行滔滔
歸歎不乘燭樓頭明月高原注撫州志

明水寺

城西三十里山林深且杳羣峰如連環綠厓一徑小
土潤禾稼重地僻居民少老桂馨亭亭喬松高矯矯
幽露泣溪毛清風搖綠篠朝來炎氣浮輕烟橫木杪
日暖天清明野雉鳴有鳴石澗激寒泉冷冷瀉幽沼
差峩雙石門屢經樵火燎祇園煥觚棱十雉周牆繚
掃地炷妙香房櫳深窈窕嗟予嶽崎人平生百憂擾

好古嗜簡編僻性樂魚鳥每逢山林佳耳聽眸子瞭
况同佳士游意氣溢雲表望遠視眈眈臨危憂悄悄
險韻吟競病怪語作危了筆鯨吼修廊僧窗璫迷曉
炊黍饌來牟土芝雜芹蓼他時子來歸伐木芟蘿蒿
考室山之陽高明遠隘楸原第恐戀君恩紫禁烟花

繞原注撫
州志

閨恨

汲井澦我衣伐石固我墉塵埃不被體寂無人跡通
洋洋西江水我車不敢渡夙駕豈不早早行畏多露
行止既有義離合亦有時眾人豈無心不如我之所

溪堂集卷二

七

原注宋
文鑑

溪堂集卷三

臨川 謝逸 撰

龍沙詞五疊贈清逸先生

雁雲畫兮鯉沉高者可弋兮下可罾龍沙之上足以
忘機兮于以觀魚鳥之情修眉浮空兮鑒寒瀨之澄
凝茹紫芝兮濯纓逍遙乎龍沙之上兮可樂者山水
之情草芊芊兮垂柳陰陰木葉二字原脫黃落兮霜寒露
零龍沙之上足以忘懷兮于以觀草木之情秋風兮
月明吹我衣裳兮照吾曲肱逍遙乎龍沙之上兮可
樂者風月之情百夫逐鹿兮失得之營心有鹿兮雖

溪堂集卷三

一 豫章叢書

竭蹶其何成向知鹿不吾得兮曾不如原誤其已不
吾得已兮又何有于龍沙則之君子也此句有脫誤

題墨梅

朝見一枝吐暮吟疎影寒亭亭不解語助我青毫端
毫端直是林逋鬼千年萬年作知已孤山憶有詠殘
枝洗盡鉛華對寒水

寄題高彥應長官碧鮮閣竹原注竹乃高令先人所種

先生手種千竿竹儼如壯士衣冠肅林端結閣挹清
風閣上幽人雙峙玉春風飛盡元都花秋霜半落平
泉木試傍池邊訪此君雪虐霜饕不改萊原誤我有

惠施書五車不解子山愁萬斛何時一醉藉清影更
邀明月同君宿

信民頃赴符離約謁告還家為盛集戲作詩嘲

之以助一笑仍率諸友同賦

君如霜鶴精爽老目睨雲霄長側腦不種河陽滿縣
花手披泮原誤水收芹藻閉門較藝防請謁門外賓
客跡如掃愁原誤賜得酒吼怒雷牙頰生烟喉吻燥
青燈枕上夢蛾眉驚曉酷怕寒砧擣縱未沐糧仙骨
輕丹田亦合生梨棗歸來新狂尙未減懷抱向人輒
傾倒不作孟公投轄飲乃欲悲吟效郊島明年東風

溪堂集卷三

二

破柳條萬里晴江波浩浩此時扁舟挽不留依舊儒
官守枯槁只今有酒不浪飲迎原誤臘寒梅為誰好
相將風雪不饒人拂面飛花故相惱期君三日不如
盟定作回波嘲桡桡

訪吳子珍新居

歲晚窮愁催急屨吾人學道心如水平共訪延陵季子
孫呼兒酌酒烹雙鯉新有楊雄宅一區舊聞孟母鄰
三徙卜居清曠慕長統近市喧囂慙晏子但得門容
長者車何須戶原作有尙書履他年羔雁列君庭吉
士志為君子使

送子侃禪師

薛老峰前古游俠脫冠賣劍翦鬚鬢閉關孤坐百念
空面上老色如秋葉飄然飛雪華子岡浪逐西風移
步屣攝衣升堂搥大鼓是中不賞齋夫喋四眾圍繞
如堵牆原誤要觀霹靂飛牙頰人生一夢幾時覺相
逢栩栩皆蝴蝶何當蠟屐從師遊遮莫馮駸老彈缺

丈軒

謫仙獨立風埃外函丈席間藏法界食前不愧孟子
識容膝尚笑陶生隘若知北斗可藏身定是須彌堪
納芥不容廣坐九百萬誰信維摩室本大

溪堂集卷三

三

游寶應寺分詠古蹟探得顏魯公戒壇碑以壇

字為韻

魯公虹氣胸中蟠發為心畫妙筆端嚴如禮樂陳太
廟肅若朝會羅千官想見誚杞叱希烈不憂米罄無
晨餐曩憑熊軾守此土浮屠受戒陞高壇手磨蒼珉
紀歲月大書深刻期不利至今父老見必拜尚餘墮
淚碑爛斑爭摹墨本走四海購求不惜千金殫挂之
虛堂拂塵壁凜然六月陰風寒豈惟賊臣斂衽避厲
鬼不得神其姦原注小說載顏書辟瘴

送董元達

讀書不作儒生酸躍馬西入金城關塞垣苦寒風氣

惡歸來面黧鬚眉斑先皇召見延和殿議論慷慨天

開顏謗書盈篋不復辯脫身來看江南山長江滾滾

蛟龍怒扁舟此去何當還大梁城裏定相見玉川破

屋應數間

寄題黃文昌觴詠亭

門前五柳陶淵明歸臥柴桑呼不醒錦官城西杜少
陵醉挹浣花溪水橫几杖顛倒盃盤傾似聞殷殷金
石聲乃知達士未忘情一觴一詠有餘清銀盃落手
新詩成仰視寥廓鴻冥冥富貴于我浮雲輕興來慎

溪堂集卷三

四

勿騎長鯨人言唯君可卿卿

送狄朝議

狄公鸚立橫清秋真氣端能回萬牛平生作郡有疑
稱疑老手退食燕寢清香浮鞭笞得名亦不惡一官何
足償百憂豈知清淨政不撓男耕女桑民力優小人
瑣瑣不足錄惡詩蒙公三過讀自聞歸棹理江干北
望傷懷何刺促胡不强為此邦留懸知季月當泛菊
願言他日持節來一洗蒼生愁萬斛

遊逍遙寺詠庭前栢樹以老杜病栢詩偃蹇龍

虎姿生當風雲會為韻得蹇字

歲寒在天知後凋受命于地稟正獨植材枝幹撐青
真凜然正色不可辱霹靂霽威霜雪避奴視椅桐友
松竹孔明廟邊凍蟻食御史臺中老烏宿何如結根
阿蘭那葉映高僧胡眼綠楚多梗柗剪伐盡大國要
材梁夏屋何時匠石運斤風不使龍姿久偃蹇反觀
樗櫟老臃腫永保天年長受福

送姜和父

掠眼年光洒飛電三載從游只如昨似聞買船修水
來俄見呼童理歸橐酸寒自是臨川尉况值凶年羣
盜作干戈陌上玩經史金鼓聲中挹杯酌上官暗鳴

淳熙集卷三

五

百吏怖人皆唯唯君謬謬此行作邑亂山中安得校
書天祿閣歸謁黃龍老比邱乞取囊中萬金藥吾體
潰悶假雙井原誤信信致之亦不惡

送趙德甫侍親淮東

茂陵少年白面郎手攜五絃望八荒欹帆側拖轉天
末瞿塘澗瀕一葦杭向來問字識揚子年來二十如
老蒼林花蜚盡春事了粲然一笑回山陽幅巾相從
竟日坐虛堂掃地焚清香人物已共遠峰秀談辨更
與薰風涼黃梅雨洗天界淨驅車出門指大行朝侯
暮烹不足道人生離別安可常丈夫許與重意義兒

女惜別徒慘傷觀君瀟灑負奇氣恐是天廡真乘原
垂黃願言待價無速售世間駟會皆王良

送惠洪上人

真淨養兒如養羊敗羣者去羊如傷洪師抖擻蔬筍
氣白晝穴我夫子牆粥魚齋鼓了無礙坐禪不廢談
文章老師頷之笑不語壞衲百孔穿寒光洞庭風號
波浪吼笑掛逐客談船牕六月赤脚登大庾黃茆瘴
裏餐檳榔天宮不合困兩鳥洪徐接原翼鳴南昌毛
羣羽族不敢喘師乃啁嘶鳴其旁歎起四明狂客念
揚瀾恨不一葦航男兒行役良自苦水有鮫鱔陸豺

淳熙集卷三

六

狠何當啖芋撥牛糞拘折拄杖挂鉢囊

懷李方叔

儒林丈人稱兩蘇一言爲重輕璠璣見君誦詩出險
語撫掌絕倒徒驚呼貴耳賤目亦不惡虎豹何殊犬
羊鞫勸君掩舌臥衡門莫賦悲秋任搖落

送李希顏

長安少年清似玉腰垂黃金雙鬢綠吹噓氣焰高岑
樓胡不容公置一足腦脂遮眼臥三年滿榻秋風對
修竹戶內殷殷金石聲牙籤插架三萬軸箋詩作傳
起凡例原注公嘗註老杜詩斷簡殘編紛在目題輿

原注公嘗註老杜詩

起凡例作左氏春秋列傳

粵國正秋風石瘦水清山詰曲先聲霹靂挾仁風父
老歡呼胥吏肅莫思葦菜賦歸歟天上要公調鼎餽

送袁公發

袁公落筆清如風妙齡場屋聲摩空陸沉簿領三十
載晚節自號無求翁朝廷公卿半親舊誰能挽致青
雲中參天老柏耐霜雪原誤始知不與蕭艾同俛首
下邑亦良苦此行定入明光宮

送譚子仁游太學

杳杳舉子萬馬奔傾動場屋風塵昏失身白袍青墓
底平生乾沒三家村今君獨熱去鄉縣矯如野鶴離

溪堂集卷三

七

雞羣筆端萬字灑飛鸞豈畏食葉春蠶喧廣文先生
倒屣待三舍弟子氣可吞琴書在笥馬在門看看山
上復有山願君莫忘大刀頭何言駟馬君當還

豫章別李元中宣德

舊聞諸李隱龍眠伯時已老元中少一行作吏走原誤

作天涯故人落落疎星曉西山影裏識君面碧照章

原誤翠四庫江眸子瞭向來問道渺多歧只今領

略歸元妙老鳳垂頭噤不論古木槎枒噪春鳥身在
幕府心江湖左胥右律但坐嘯第愁一葉釣魚舟不
容七尺堂堂表我今歸臥靈谷雲君應紫禁鶯花繞

相思有夢到茅齋細雨青燈坐林杪

與諸友訪黃宗魯宗魯置酒于思猷亭席上分

韻賦思猷亭詩各以姓爲韻予得謝字

我見俗子避百舍一錢不直灌夫罵靈谷峰前江水
湄誰信無雙有江夏平生眼底無可人子猷初與君
同社故栽修竹共歲寒不與繁花鬪榮謝疎陰時過
少陵樽斜枝最入蕭郎畫強排風雨作寒聲巧留雪
月延深夜三伏炎蒸自可逃一榻清涼那肯借願言
閉關謝俗子勿與此曹俱日化但得風味如晉人原
縱無此君亦原關瀟酒

溪堂集卷三

八

從黃宗魯乞怪石

織女支機棄不用老盧墜腰誰見收君從何處得此
石恐有鬼物爲君偷不堪壓作搗練石仆在牆東如
臥牛何如置我清溪上奇峯翠嶺臨清流鄙夫鬚髯
銳如戟青眸皓齒不我儔惟有泉石肯相伴不索我
米無所求何時兀突入眼界白頭相對忘百憂

代送柳權郡

河東夫子文中虎筆端揮灑如飛雨餘波覃及百世
孫翰墨風流照今古文章清麗有典則曾懷恢廓無
城府擁麾山郡民氣和萬頃黃雲富禾黍公餘雅會

羅嘉興高論崢嶸揮玉塵佇看祖席列歧亭梅影橫
斜媚村鳩定知玉詔下丹墀宰府要公調鼎俎

送鄒元佐還鄉原注元佐精于命術

白雲英英天末飛紅塵脈脈瀾底靜北堂姑老種婦

勤鄒侯感物動幽興蹇將平生說詩口試言禍福知

天命五行推原誤雅步聊復爾恐君曾中有水鏡

送南彥應

小儒百鳥喧春風大儒老鳳栖梧桐諸生談經用一

律夫子不答如病聾適知此心有妙理胸次矯矯誰

與同臨川決曹亦良苦三年掉臂桁楊中懸知此心

溪堂集卷三

九

不落夷陛下近用韓相公

題許邦基卻俗軒

流俗紛紛何足卻爾曹百輩吾能著雖同一牀各做

夢政恐不妨人作樂俗客自與此君疎竹洞何曾有

關鑰但邀明月對君飲莫管門前可羅雀

次張邦式韻

君家劍氣干斗牛烟烟寒光半天倚胡不長攜西入

秦曳裾朱門瓊珠履奈何俛首桁楊間手決大獄如

傾水不向南樓按詞舞乃提健筆誇豪靡獨步詩壇

數挑戰雖欲爭鋒吾老矣晚來搜攬飢腹空戲抱添

丁玩岐嶷蒼頭剝啄叩我門急有長篇驚撫几嗟子
敢望幼度才哦詩粗可元暉比紫囊成壞木來空心
悟香嚴聊爾耳君如暫輟畫眉手我亦閉關防折齒

再用前韻

我家端無一囊錢飢隣趙生門可倚黃綬叢中識君

面眼前如見曲阜履與來曳杖叩齋扉清坐焚香淡

如水有時造語出瑰奇要令墨客皆風靡仰觀喬木

俯流泉因念吾生行已矣一若君才萬夫特風儀秀

整秋山巖行看待詔金馬門安得嗒然長隱几功名

他日似留侯豈與風流京兆比昨朝篇末畫眉句始

溪堂集卷三

十

悟前言戲之耳不知共訪彌天釋真成四海習鑿齒

雪

春雲結成三日霖朔風吹作一尺雪紛紛委地玉花

飛皎皎照戶紅光發一尊相對老孟光寒光癡伴燈

明滅

歲晚書懷

原誤萬莫事休休復莫莫草木歸根定搖落窮冬日月

任崢嶸寒士胸懷要恢廓人言張儀舌尙在我慚祖

遜鞭先著君如端為梅花歸請脫青衫原對花酌

鐵柱觀

豫章城南老子宮階前一柱立積鐵云是旌陽役萬
鬼夜半昇來老蛟穴插定三江不騰沸切勿搖撼坤
軸裂蒼苔包裹鱗皴皮我欲摩抄時屢掣旌陽挈家
天上去只留千夫守門戶西山高處風露寒茲事恍
惚從誰語安得猛士若朱亥袖往橫山打狂虎原注
袖往南山擊猛虎一作
作袖向橫山打狂虜

溪堂集卷四

臨川 謝 逸 撰

晚晴

輕雲朝作雨，麗日晚開晴。岸草萋萋碧，溪流泯泯清。
沙汀眠白鷺，烟樹嘯黃鶯。涉世心無競，支頤眼暫明。

寄李彬

昔日陶彭澤，何嘗見督郵。江淮寬漕運，幕府得優游。
故舊都青眼，功名要黑頭。相思懷抱惡，注目倚南樓。

客至

曲肱秋夢覺，剝啄打門聲。鵲噪柳陰亂，雞喧藤架傾。

溪堂集卷四

豫章叢書

寫詩無阿買，聯句有彌明。飲罷各分袂，月涼風露清。

秋日書懷

驟雨池塘漲，飄風枕簟涼。野田肥雁鷺，官柳噪螭蜩。
歲月書千古，功名酒一觥。塵纓如可濯，攜伴泛滄浪。

黃通理邀遊南湖

不踏南湖路，端居可見春。浮花空過眼，濁酒謾濡唇。
曳杖惟今日，閒游有故人。何須推物理，行樂及佳辰。

汪信民載酒令表弟吳迪吉邀予同遊南湖

古人多齟齬，吾道故徘徊。表弟邀余出，參軍載酒來。
南湖未新柳，東巷且殘梅。但恐辟書至，將軍幕府開。

東府文雖下，西津艇未橫。莫愁官長罵，且伴老夫行。
飲酒舊無敵，能詩新有聲。此樽誰可使，待倩許飛瓊。

睡起

地僻市聲遠，林深荒徑迷。家貧惟飯豆，肉貴但羹藜。
假貸煩鄰里，經營愧老妻。曲肱聊自樂，午夢破鳴雞。

月夜與兒曹露坐庭中

夜涼雲幕捲，人靜華門扁。掃葉風生砌，鈎簾月到庭。
秋懷飲酒壯，老眼對兒青。遠愧荀陳氏，應无聚德星。

社日

兩柳垂垂葉，風溪細細紋。清歡唯煮茗，美味祇羹芹。

溪堂集卷四

二

飲不遭田父歸，無遺細君東。臯農事作原注一舉趾，
待耕耘作動。

待耕耘

南歸渡江去，家稍近喜而有作

晚渡江南岸，村村水竹居。歸心先倦鳥，樂事羨游魚。
去國清明後，還家穀雨初。懸知農務急，弛擔把犁鋤。

八月十六日夜玩月南湖用杜老韻

月減一分魄，風生萬壑秋。山烟連野白，河水接天流。
妙語懷支遁，清譚欠莫愁。窪樽聊共酌，無羨玉爲舟。

與宗野宗樸二稚子觀蔬園

千祿心無競，謀生計已疎。老催吾學圃，貧減汝觀書。

細雨同移果清霜共晚疏何時江海去蓑笠伴春鋤
閉戶無賓客忘憂賴玉魚原注宗野小名夢迂疎皆玉宗樸小名夢魚
識我貧賤不關渠散步惟荒圃端居且做廬但知師
羯末未可笑宜舒

擬峴臺

董奉山中種杏元都觀裡栽桃清曠孰如此地登臨
况是吾曹原誤城下一江水碧池邊百尺臺高倦蝶
舞酣花塢驚鷗飛掠魚舸客子自來如燕世事相黏
若膠何當有酒徑醉涼州不博葡萄

潛心堂

潛心便是覓心安立雪何須問少林羽扇綸巾延客
晚蒲團禪板坐更深要知舟壑藏時悟莫向風幡動
處尋試仗孤峰雲一寸與民三日作春霖

和陳仲邦野步城西

寺近仙壇西復西醉中信足路應迷鳴條風勁凋蒲
柳掠岸雲低亂鵠驚檐外檀欒森翠巖門前略約跨
清溪葛巾藜杖真瀟灑何必雕原誤鞍鞞月題

寄幼槃弟

北闕弓旌未見招茅亭高臥對山椒詩成稚子應能
誦酒熟鄰翁漸可邀甯似杜陵長蹭蹬不依嚴武更

溪堂集卷四

三

逍遙細思洗原誤馬池邊路便是成都萬里橋

暮春感懷

雨退飛廉扶怒雲百花淨盡掃埃塵大千沙界乾坤
開一段江山日月新浩蕩烟波鯨海晚潮騰雪浪錦
城春闕誰人能採南山蕨聽外休呼祁孔賓

送朱世英

妙淨光雲覆大闕原荒經行聚落得清涼閭浮檀
水心無染優鉢羅花體自香赤舄未容趨北闕綠槐
先已兆東牆應真外見中和色豈在眉間一點黃
漠漠薰風錦旆翻綵衣聊復殿名藩行藏有道朱絃

溪堂集卷四

四

直表裏無瑕白玉溫燕寢妙香凝碧縷夜談孤月落
金盆試將執拂招槌手行秉元圭侍原作至尊

短褐登門每自慚僅同太史滯周南沈迷晚學三無
漏懶慢長疑七不堪平日漫懸高士榻此行應共德
公談原注云潘延之白頭林下他年解組歸來日何
許南榮見老陶

懷吳迪吉

朔風吹髮幅巾斜飯了呼童碾露芽竹影蕭蕭圍我
舍溪流渺渺對君家古心莫爲世情改老眼聊憑文
字遮安得一蓑烟雨裏小船載酒臥蘆花

送汪叔野水芝法醞

屏居不到日邊久安得黃封印赤泥折遍溪堂紅茵
蒼釀成湘醉碧玻璃洞庭春色名應滅道院丹泉價
益低聊益小樽供壽母煩君自注玉東西

用汪信民韻送叔野迎婦山陽

涼月淒風透客衣離亭無奈角聲悲解圍未設王家
障舉案先齊孟氏眉青眼難兄嗟久別白頭壽母夢
相思胸中若有功名念莫待鐘鳴漏盡時

與高彥應司理遊南湖

飛花眯目亂紛紛細草裙腰綠映門山色入簾清可

溪堂集卷四

五

挹湖光照座冷無痕揄揚春色煩詩句排遣愁情賴
酒尊預想明年君去後沙寒竹淨野烟昏

陪通守丞議游鐵山書堂

斬新氣象舊書堂堂裏幽人壁一雙雨洗花光紅繞
舍風搖竹影碧含窗山橫雲外青螺髻樹列簷前翠
羽幢城上烏啼歸棹急笛聲嘹亮月澄江

次王直方承務見寄韻

知君才是出羣雄憐我生涯獨轉篷稚子淒涼緣歲
惡鄙夫寂寞坐詩窮百年鼎鼎風埃裏萬事悠悠醉
眼中幸有孟光堪舉素退居真欲效梁鴻

陪王守遊明水

雨後山川秀滿溪洞門疑是辟塵犀白沙翠竹溪光
淨細草幽花野逕迷閒步禪林思蝶化倦騎朝馬聽
雞啼使君自得真消息祖令須煩大士提

山擁雲鬟掃夕霏干林浮翠髮初晞雷音振谷朱輪

轉霞影搖空綵旆飛曉霧拂襟憐瘦原弱晚風掀袂

愛清微夕陽樓上吹笳管歸騎遙瞻兩塔巍

同信民出城南訪正叔共約南湖之遊至今不

果信民卽有長沙之行恐遂爽約戲作詩以

督之

溪堂集卷四

六

初見南湖凍未消只今流水又平橋驅除臘雪煩梅
蕊收拾春風情柳條豈有故人行在別不將尊酒慰
無聊府中諸吏皆英俊原早晚相從幸見招

又飲西塔寺遊南湖用老杜城西陂泛舟詩爲

韻

未訪嵇山榷酒船先尋小有洞中天葛巾藜杖輕軒

冕孟飯盤蔬鄙儼牽巢父掉頭休入海原注用竹焦

生雄辨且驚筵原注用飲老僧綸茗供清興旋拾枯

松煮澗泉

送梭山朱道人

不隨俗客老塵寰晚節逍遙水石間獨佩藥囊來澤國只留丹竈在梭山身如野鶴更無侶心似白雲長是閑若見劉仙問消息幸分餘粒返衰顏

次韻信民見寄

直道與人多齟齬高懷向我最恢疎不貪但守司城寶無澤應辭季武車池種青荷看妙淨原作庭栽翠

竹悟真如何年來過溪堂飯小圃攜籃自摘蔬

送常老住疎山

師住疎山祇樹園臥觀雲氣起江村百年鼎鼎春風轉一鉢垂垂老眼昏古殿橫空森鐵鳳夜潭翻浪落

溪堂集卷四

七

金盆何時繫纜西峰下松柏陰中獨叩門

聞秦少儀病愈

平生四海秦少儀造化小兒何苦之端能浸假求鴉炙定不泣涕眠牛衣原誤午夜問夢自想理既剖杯中

虵心不疑何時過我舉玉趾不用門生并二兒二字原闕

游泉庵寺懷壁上人以徐飛錫杖出風塵為韻

探得徐字原注伊川志題作東庵

年少談王陋漢儒筆端萬字壓嚴徐昔為詞客鶯花繞今作禪房水竹居賤子已捐千祿學故人休草絕交書春風縱棹遊蕭寺北望淮山正憶渠

寄洪駒父兼簡潘子真徐師川

洪家兄弟皆英妙仲氏文章獨起子天末何人懷太白日邊唯原誤子薦相如東湖水落蛙原誤聲窘南浦雲橫雁影疎莫憶歸鴻揮老淚強裁詩句和潘徐

寄徐師川

門外荒園一畝餘長拋筆硯把原誤犁鉏天邊風露秋期近海外交遊音信疎揚子家貧惟嗜酒嵇康性情不便書龍沙江水連天闊尺素何當寄鯉魚

和詹存中種竹

斲地移根未滿林庭前原誤俄見影陰深晚烟漠漠

溪堂集卷四

八

玉雙時夜雨瀟瀟龍一吟勁節扶疎真耐老高才灑落少知昔參軍吏隱世情薄只有此君同我心

聞徐師川自京師歸豫章

九衢塵裏無停轉君居二字原倒陋巷不出遊滿城惡少

弋鳧雁對面故人風馬牛別後夢寒燈火夜歸來眼冷江湖秋馮驩老大食不飽起視八荒提劍綵

舟中不寐奉懷齊安潘大臨斬春林敏功

病夫不寐百憂集起視斗柄東南傾山林畏佳原誤萬壑笑天地黯慘孤舟橫此身老矣幾寒暑四海茫茫誰弟兄江西米貴斗三百好去淮南訪友生

寄徐師川

司業端能乞酒錢誰憂坐客冷無檀相望建業只千里不見徐侯今七年江水江花同臭味海南海北各山川試問烟波何處好老夫欲理釣魚船

琴

風撼絲桐帶月明羽人乘醉截秋聲七絃妙製原誤擊饒仙品二尺良材稱道情池小未開疑誤春浪泛岳低猶欠暮雲生何妨乞與元中術臨化無妨膝上橫

臨川 謝逸 撰

和陳倅泛舟寄瑩中德翁印老二首

欲尋靖節訪東臯復憶禪翁隱妙高月送征鴻遵霧
渚舟隨飛鷺掠雲濤知公氣壓陳騫座顧我詩慚謝
法曹騰落舊聞溫御史至今蛟獸尙騰逃

淡雲疎雨羃平臯樓臥元龍百尺高紅旆已飛居易
舫赤心甯畏子胥濤但知守道師前輩未忍低頭效
此曹天遺數公慰人望萬年富貴恐難逃

和陳倅靈壁寄瑩中二首

溪堂集卷五

豫章叢書

汴上相逢艤畫橈清愁萬斛若冰消弟兄直諒推三
友父子公忠擅四朝對鏡如如皆般若開談句句盡
參寥要知往事皆虛幻看取錢塘八月潮

風攬張園萬木搖原注靈壁有張氏園黯然分袂客魂消更無
餘念留胃次但有孤忠報聖朝千里烟波舟泛泛百

年事業古寥寥新詩吟就誰能寫安得巴東遇李潮

重陽示萬同德

晚起無營著帽遲蕭疎霜鬢任風吹病懷王子同傾
酒愁憶潘郎共賦詩原注在京師重陽日與立之飲酒潘邠老嘗得一句云滿城風雨近重陽令予足之今再效騷人餐菊藥敢希朝士二公皆捐館令人心折

賜黃枝白衣不至慙元亮空對門生與二兒

郊行書事

新新氣象晚懷清拂面西風卯酒醒萬物歸根秋寂
寂大田多稼雨冥冥獨逢隔水一山碧不覺舉頭雙
眼青預想明年生事足不煩結柳使奴星

次董之南韻

門外遠山膚寸碧塘前溪水半篙清仰看老鶴有清
興靜聽幽琴無俗音三釜及親君養志一瓢在巷我
甘心向平婚嫁何年畢杖策長隨支原誤道林友

次季智伯韻

溪堂集卷五

二

薄有田園百不憂詩書自樂更無求形容風月原誤有

三千首笑傲林泉四十秋豈意騎鯨尋李白真成夢
蝶化莊周誰能倒原誤到激西江水洗我胷中萬斛愁

寄饒葆光

先生骨相不封侯卜居但得林塘幽家藏靈簡原注一作玉
幾千卷手校韋編三十秋相知四海孰青眼高臥
一菴今白頭襄陽耆舊節獨苦原注一作詢明德只有龐公
不入州

和饒正叔梅花

疎影橫斜月色新肌膚清瘦不禁春侵凌臘雪寒先

覺漏洩東風信最真
光混妝臺人未起
香迷野逕蝶難親
飄零點破蒼苔地
安得靈犀爲辟塵

與諸人集陳公美書堂觀雪以朔雪洗盡烟嵐

昏爲韻探得烟字

踏雪敲門媿履穿
孟公飲我酒盈船
捲簾光動山人帳
入戶寒侵坐客氈
急酒江邨迷靜練
深藏茅舍認孤烟
明年策馬長安去
誰念清吟孟浩然

王言之寄書言其子阿宜漸學作詩及問余稚

子夢王安否作詩奉戲

求田問舍是何時
隨分生涯可樂飢
夢玉今年初學

溪堂集卷五

三

語阿宜他日定能詩
兩家子弟俱無恙
一體文章自有師
但得耕桑了門戶
吾人不用甯馨兒

復用前韻寄李聲之子阿大

東都會見汝生時
客舍孤吟夜忍飢
憶昨能爲鸚鵡舞
祇今應誦脊令詩
儻無氣節如元禮
便有功名似藥師
問道若知真理窟
且分餘論及吾兒

寄洪駒父

翼翼魯泮宮
國士燬無雙
行且立教化
儒風成一邦
以水沈香寄呂居仁戲作六言二首

紙帳竹窗夜永蒲團
菜几人間原誤萬籟聲沈沙界

一爐香鼻禪關

海上人多逐臭水
沈價不論錢
自是渠無佛性
非關

鼻孔寥天

題疊翠軒

星落江東化梵宮
樓臺金碧駭魚龍
此軒端有南康趣
只欠匡廬五老峰

聞幼槃弟歸喜而有作二首

門前楊柳未藏鴉
溪上櫻桃已著花
午夢覺來聞好語
阿連有信欲還家

風雨多年不對床
便當攜被過溪堂
曲肱但作吉祥

溪堂集卷五

四

臥澆舌惟無般若湯

春雪二首

未放溫風破柳條
先教庭樹雪花飄
初疑乾雨從空墮
不覺香酥著地消

天公不憤疑當作放以小桃開
故剪瑤花伴落梅
後

夜月原誤明風最惡
有人無語獨登臺

梅六首

羅浮山下月黃昏
原作紛紛曾共蘇仙醉
一樽不是玉妃來
墮世夢中底事見冰魂

城中桃李休相笑
林下清風汝未知
本是前村深處

物竹籬茅舍却相宜

銀冰疊雪鬪清盈莫笑肌膚太瘦生底事狂風催結

子要當煮酒原誤趁清明

暗香疎影渾無賴雨打風吹更可憐嚼蕊原誤但能

供我醉點妝應是爲君妍

楊花榆絮風流淺穠李夭桃氣味凡只有寒香無俗

韻不煩吹笛惱摻摻

老大無人伴我閒憶梅幽意頗相關不如移植溪堂

後免使凡夫俗手攀

戲題百葉梅花

溪堂集卷五

五

細染斜枝惱意香月明疎影媚橫塘懸知不結青青

子故作無情淡淡妝

春詞六首

蒲芽苻帶遙清池錦纜牽船水拍堤好是淡烟疎雨

裏遠峰青處子規啼

午睡醒來炷晚香麝煤冉冉襲衣裳垂楊莫道無才

思故遣飛花入洞房

曲欄干外柳垂垂羅幕風輕燕子飛獨倚危樓思往

事落紅撩亂點春衣

萱萋稍頭春事休風飄萬點只供愁杜鵑啼破三更

月夢繞雲間百尺樓

院落簾垂春日長嫩晴天氣牡丹香細看玉面天然

白不及姚家宮樣黃

門前楊柳暗沙汀雨濕東風未放晴點點落花春事

晚青青芳草暮愁生

城南

院落輕寒猶惻惻園林黃鳥未交交韶光幸自無人

覺誰遣東風染柳條

長恐歸時已閉關西壇雖好敢盤桓可憐月夜杉松

影輸與沙鷗野鷗看

溪堂集卷五

六

和饒正叔碧桃絕句

未折香枝插鬢鴉月和疎影上簷牙詩人莫作天桃

看不是元都觀裏花

梨花已謝戲作二首傷之

冷香銷原誤盡晚風吹脈脈無言對落暉舊日郭西

千樹雪今隨蝴蝶作團飛

剪剪輕風漠漠寒玉肌蕭瑟粉香殘一枝帶雨牆頭

出不用行人著眼看

寄查多聞二首

誰能貨馬即求船分袂都門又一年翳翳夏槐聯騎

語蕭蕭秋雨對床眠

大梁客舍雖無事博塞歡娛未稱情不若夷門搔首
坐倘逢黃髮識侯嬴

醉中排悶四首

白髮逢春老更狂衰顏得酒臉生光旋張裙幄林中

醉不管槐花開後忙

春來莫學虎頭癡趁取風光二月時剩覓吳儂呼阿

買醉中準擬賦新詩

溪堂日日春光好問柳中丞殊未來整輟老妻碁局

手白頭相對酌新醅

溪堂集卷五

七

武昌門外柳如烟想見潘侯枕麴眠欲借一帆春水

去江邊皆是楚州船

送曹聖廷劉濟道歸宜春二首

曹劉翰墨有家風不學隨時語更雄莫似溪堂老居

士十年林下坐詩窮

家在集雲峰下居門前翠竹盡原誤真如道人若許

通消息邀我須憑雁足書

端午絕句二首

白髮無端種種生每逢佳節只心驚老妻稚子知人

意但把菖蒲酒細傾

病臂懶纏長命縷破衣羞帶赤靈符樽中有酒不得

醉憶著三閭屈大夫

南湖絕句戲高彥應司理五首

平湖奩鏡淨無氛地接西壇共一雲安得御風如列

子更邀明月訪元君

野情蕭散不便書老大無心賦子虛但借南湖雙鰲

子綠荷陰裏看遊魚

芰荷香裏文章靜蘋藻汀邊職事清若使淵明知此

味折腰五斗可忘情

山色波光入座中笑談不覺酒盃空掾曹莫作刑官

溪堂集卷五

八

看兼有江湖隱者風

碧瓦朱甍午影涼軟風翻袂送清香荷花也似知秋

近故欲羞容避夕陽

文美約遊南湖戲作絕句二首

疎疎小雨閣春雲步履輕便不染塵湖上沙鷗莫驚

顧吾曹豈是覓魚人

沙井泉甘自試茶匆匆一飯野僧家恹然放棹各歸

去不踏城西晚鼓衙

送王禹錫二首

江南山水只供愁征雁來時正倚樓十里珠簾皆可

意西風吹夢到揚州

西風撩竹作秋聲勾引詩人太瘦生安得昭華吹玉

笛滿船明月送君行

哭胡民望

才聞歌板情難忍支枕呻吟二豎嬰天上樓成邀李

賀山中石老夫初平

翻手成文同舍驚長安日飯五侯鯖只因太史多饒

舌曼倩方知是歲星

金石臺

江邊怪石老嶙峋雨洗斑斑翠蘚紋本是人間無用

溪堂集卷五

九

物豈應丞相等閒分

和智伯絕句四首

平生學道慕裴休投老無心賞莫愁特買扁舟載明

月誰人伴我五湖游

紅旂黃紙不關身世事如雲日日新對客莫談非聖

語人生要醉五經醅

黃四娘家花有聲杜陵野老最關情恐遭江上春風

惱豈是哦詩太瘦生

攀條弄葉不須忙家有名園飲辟疆但得曾懷了無

累塵中賓主可相忘

夏日

竹風烟靜午陰涼飯罷呼童啟北窗試拂橫床供晝

寢且容幽夢繞清江

夜興

梧桐葉落覆東墻院落風清枕簟涼夢覺疎鐘鳴遠

寺一池明月芰荷香

亡友潘邠老有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今去重

陽四日而風雨大作遂用邠老之句廣爲三

絕

滿城風雨近重陽無奈黃花惱意香雪浪翻天迷赤

溪堂集卷五

十

壁令人西望憶潘郎

滿城風雨近重陽不見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門外

柳垂垂老葉半青黃

滿城風雨近重陽安得斯人共一觴欲問小馮今健

否雲中孤雁不成行

呂本中云潘邠老嘗得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文

章之妙至此極矣後託謝無逸綴成無逸詩云病

思王子同傾酒愁憶潘郎共賦詩蓋爲此語也王

子立之也作此詩未數年而立之邠老墓木已拱

無逸窮困江南未有定止感嘆之餘輒成二絕漫

營新句補殘章寄與烏衣玉樹郎他日無人識佳
句滿城風雨近重陽好詩政似佳風月會賞能吟
已不凡萬里潘郎舊鄉縣半江斜日落歸帆

送通上人歸上高二首

復憶故峰萬疊山雲中歸路踏灣環霜乾木落重陽
後莫見黃花便破顏

一筇歸去舊菴居臥聽俯廊吼木魚寄語堂頭老尊
宿祇題數字答君書原注通上人為順
老求子作院記

仲那惠菊花以詩戲之

重九登高折未殘霜鞋猶帶晚香寒莫嫌爛熳開何

溪堂集卷五

益秀色侵人若可殮

郊行即事原注撫州志
作吳家渡

碧浪粼粼淺見沙丹楓林裏兩三家舟橫渡口漁翁

醉夢覺西江原注撫州
志作滿身蘆荻花

北津渡

竹籬茅舍掩柴扉衰草寒烟野徑迷只有白鷗無俗

韻何年相伴老清溪原注撫
州志

桂花原注見後
村千家詩

瀟原注米
帖作白雪凝酥點嫩黃薔薇清露染原注米
帖作濕衣裳

西風掃盡狂蜂蝶獨伴天邊桂子香原注此首
亦見米帖

輕薄西風未辦霜夜揉黃雪作秋光吹殘六出猶餘
四匹似天花更著香原注米
字帖

溪堂集卷五

三

溪堂集卷五終

溪堂集卷六

臨川 謝逸 撰

點絳脣 重陽

九日登高倚樓人在秋空半澄江如練碧影涵雲巘
原注一作玉 醉看茱萸定是明年健清尊滿菊花
立峩峩遠 黃淺偏入陶潛眼

清平樂 春情

花邊柳際已漸知春意歸信不知何日是舊恨欲拚
無計 故知原注一作人 零落西東題書原待倩歸鴻不
似原注一多情芳草年年處處相逢

溪堂集卷六

豫章叢書

浣溪沙

暖日溫風破淺寒短青無數簇幽蘭三年春在病中
看 中酒心情長似夢探花時候不曾閒故園芳信
隔秦關

採桑子

楚山削玉雲中碧影落沙汀秋水澄凝一抹江天雁
字橫 金錢滿地西風急紅蓼烟輕簾外砧聲驚起
青樓夢不成

前調

冷猿寒雁淮山遠風裊青帘飛雪廉纖莫道空中是

撒鹽 到時乾鵲喧梧影曉捲疎簾綵服巡簷索共

梅花笑語添

減字木蘭花 七夕

荷花風細乞巧樓中涼似水天幕低垂新月彎環淺
暈眉 橋橫烏鵲不負年年雲外約殘角原注一作漏 疎
鐘腸斷朝霞一縷紅

前調 雪菴

疎疎密密蔭葡林中飛六出妬舞欺梅悠颺隨風去
却回 遙岑玉原注刻不見雲中浮寸碧夜色清妍
庭下交光月午天

溪堂集卷六

醉桃源

花枝破蕾柳梢青春寒拂面輕一眉新月影三星銅
荷燭燼零 低鳳扇裊霓旌珊珊環珮聲坐間誰識
許飛瓊劉郎仙骨清

前調 雪

晨光曉色掃簷晶寒齋蝶夢驚亂鴛鴦瓦細無聲悠
揚柳絮輕 書幌冷竹窻明柴門只獨扃一樽濁酒
爲誰傾梅花相對清

菩薩蠻 春晝

殺紋波面浮鴻瀾蒲芽出水參差碧滿院落梅香柳

初弄黃 夜輕紅袖皺春困花枝瘦睡起玉釵橫
隔簾聞曉鶯

武陵春 送任民望歸豐城

拍岸葡萄江水碧柳帶挽歸艇破悶柔風遠袖涼
蔽棟花香 淡烟疎雨隨宜好何處不瀟湘願作雙
飛老鳳鳳莫學野鴛鴦

西江月 木芙蓉

曉鏡最便清露晚紅偏却斜陽移根栽近菊花旁蜀
錦翻成新樣 坐客聯揮玉塵歌詞細琢瓊章從今
故事說溪堂歲歲携壺共賞

溪堂集卷六

前調 送朱泮英

青錦纏絲佩劍紫絲絡轡飛驎入關意氣喜生風年
少胸吞雲夢 金闕日高露泣東華塵軟香紅爭看
荀氏第三龍春暖桃花浪湧

前調 賦筆

寶柱橫雲雁影未弦隔葉鶯聲風生玉指晚寒清宮
樣輕黃袖冷 欲罷尙留餘意曲終自有幽情
原誤 歸來江上數峯青梅小橫斜夜永

前調

花額上堆翠篠遠山橫罩星眸絳宮深鎖暮雲浮月

破黃昏時候 誰謂霞衣玉簡便孤彩鳳秦樓桃源
不禁昔人游曾是劉郎邂逅

前調 代人上許守生日

滴滴金盤露冷蕭蕭玉宇風清長庚入夢曉窻明淡
月微雲耿耿 松竹五峯秋色笙歌三市歡聲華堂
開宴擁娉婷天上人間共慶

前調 陳倅席上

窄袖淺籠溫玉脣眉淡掃遙岑行時雲霧繞衣襟步
步蓮生宮錦 菊與秋烟共晚酒隨人意俱深尊前
有客動琴心醉後清狂不禁

溪堂集卷六

玉樓春 上王守生日

橫塘暈淺琉璃瑩綠葉陰濃庭院靜櫻桃熟後麥秋
涼芍藥開時槐夏永 蓬萊閣下紅塵境青羽扇低
彩鳳影庭前玉樹一枝春香霧和烟新月冷

前調

箇中懷抱誰排遣側側 輕寒風翦翦細思梅
蕊晚香濃爭似柳梢春色淺 嬌娥道 一字歌
聲軟醉後微渦回笑靨更無卓氏白頭吟只有盧郎
年少感

前調

弄晴數點梨梢雨門外畫橋寒食路原誤杜鵑飛破

草間烟蛺蝶意殘花底霧東君著意憐樊素一段

韶華都原注一作天付與妝成不管露挑嗔舞罷從教風

雨妬

鷓鴣天 中秋賞月

金節平分院落涼黃昏簾幕捲西廂冰輪碾碎原注一作

破繡鄰碧玉斧修成漱漱光低照戶巧侵床錦袍

起舞謫仙狂鵲飛影裏能籌亂桂子風前笑語香

前調 送別

水闊天低雁字橫小春日節晚寒清梅梢月上紛紛

溪堂集卷六

五

白竹鳩風來冉冉輕人似玉酒如灑入關意氣喜

風生坐中有客聯鑣去誰唱陽關第四聲

前調

紅暈香腮粉未勻梳妝閒淡稱原注一作穩精神誰知碧

嶂清溪昨也有姚家一朵春眉黛淺為誰顰莫將

心事付朝雲坐中有客賜應斷忘了餘曠架下人

鵲橋仙

蝶飛烟草鶯啼雲樹滿院垂楊陰綠輕風飄散杏梢

紅更吹皺池波如鼓珠簾日晚銀屏人散樓上醉

橫霜竹一春君道不相思緣底事紅綃褪玉

南鄉子 美人

淺色染春衣衣上雙雙小雁飛袖捲藕絲寒玉瘦彈

碁贏得尊前酒一卮冰雪拂胭脂絳鴈香融落日

西唱徹陽關人欲去依依醉眼橫波翠黛低

虞美人 七夕

風前玉樹鏘金韻碧落佳期近疎雲影裡鵲橋低簷

外一彎新月印修眉星河漸曉銅壺咽又是經年

別此情莫與玉人知引起舊家誰恨淚珠垂

前調

角聲吹散梅梢雪疎影黃昏月落英點點拂闌干風

溪堂集卷六

六

送清香滿院作輕寒花糞羯鼓催行酒紅袖摻摻

手曲聲未徹寶盃空飲罷香醺翠被錦屏中

前調

碧梧翠竹交加影角簾紗厨冷疎雲淡月媚橫塘一

陣荷花風起隔簾香雁橫天末無消息水濶吳山

碧刺桐花上蝶翩翩惟有夜涼原注一作深清夢到郎邊

踏莎行 春思

柳絮風輕梨花雨細春陰院落簾垂地碧溪影裏小

橋橫青帘市上孤烟起鏡約關情琴心破睡輕寒

漠漠侵鴛被酒醒霞散臉邊紅夢回黛促原誤眉間

翠

臨江仙 會飲

玉樹臨風賓欲散黃昏約馬嘶庭幽歡未盡有餘情
原注一瓊糜方一吸銀燭已雙擎 坐久香津生齒
作清 頽何須五斗消醒豔歌聲裏醉魂醒明年思此會旌
旆想登瀛

前調 重九

木落江寒秋色晚颼颼吹帽風清丹楓樓外搗衣聲
登高懷遠客山影雁邊橫 露染宮黃庭菊淺茱萸
烟拂紅輕樽前誰整醉冠傾酒香醺口口落日斷霞
明

溪堂集卷六

七

蝶戀花 春景

豆蔻梢頭春色淺新試紗衣拂袖東風軟紅日三竿
簾幕捲畫樓影裏雙飛燕 攏髻步搖青玉碾輕樣
花枝葉葉蜂兒顫獨倚闌干凝望遠一川烟草平如
翦

青玉案

蘆花飄雪迷洲渚送秋水連天去一葉小舟橫浦數
聲鴻雁兩行鷗鷺天淡瀟湘暮 蓬窗醉夢驚簫鼓
回首青樓在何處柳岸風輕吹殘暑菊開青蕊葉飛

紅樹原誤 江上瀟蕭雨

千秋歲 夏景

楝花飄砌蔽蔽清香細梅雨過蘋風起情隨湘水遠
夢遠吳峯翠翠書倦鷓鴣喚起南窗睡 密意無人
寄幽恨憑誰洗修竹畔疎簾裏歌塵拂扇舞罷風掀
袂人散後一鈞淺月天如水

江城子 春思

杏花村館酒旂風水溶溶颺殘紅野渡舟橫楊柳綠
原本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堂空 夕陽
樓外晚烟籠粉香融淡眉峰記得年時相見畫屏中
溪堂集卷六

八

只有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

前調 送別

一江秋水碧灣灣繞青山玉連環簾幕低垂人在畫
圖間問把琵琶尋舊曲彈未了意闌珊 飛鴻數點
拂雲端倚欄看楚天寒擬倩東風吹夢到長安怯似
梨花春帶雨愁滿眼淚闌干

暮山溪 月夜

霜清木落深院簾櫳靜池面捲輕原注一作烟 波瑩香冰
一奩明鏡修筠拂檻疎翠晚原注一作晚 一嬋娟山霧斂水
雲收野闊江天迴 紅綃褪玉原注一作紅綃醉玉 酒面風前

醒羅幕護輕寒錦屏空金爐香冷原注一星橫參昴

梅徑月黃昏清夢覺淺眉顰窗外橫斜影

如夢令 或刻周美成

花落鶯啼春暮陌上綠楊飛絮金鴨晚香寒人在洞房深處無語無語葉上數聲疎雨

前調

門外落花流水日暖杜鵑聲碎蕃馬小屏風一枕畫堂春睡如醉如醉正是困人天氣

點絳脣

金氣秋分風清露冷秋期半涼蟾光滿桂子飄香遠

溪堂集卷六

九

素練寬衣仙仗明飛觀霓裳亂銀橋人散吹徹昭

華琯

浣溪沙

樓閣簾垂乳燕飛圓花細細點清溪薰風破悶晚涼時 玉軫琴邊蘭思遠霜紈扇裏翠眉低採藍衫子

關峰兒

清平樂

曉風殘角月裏梅花落宿酒醒時滋味惡翠被輕寒漠漠 夢回一點相思遠山暗蹙雙眉不覺肌膚瘦

玉但知帶減腰圍

採桑子

冰霜林裏爭先發獨壓羣花風送清笳更引輕烟淡
淡遮 抱壩原注一溪水灣環原碧月色清華疎影橫斜恰似林逋處士家

菩薩蠻

菩薩蠻

暄風遲日春光開葡萄水綠搖輕棹兩岸草烟低青山啼子規 歸來愁未寢黛淺眉痕沁花影轉廊腰紅添酒面潮

卜算子

卜算子

烟雨霧橫塘紺色涵清淺誰把并州快剪刀剪取吳

溪堂集卷六

十

江半 隱几岸烏巾細葛含風軟不見柴桑避俗翁

心共孤雲遠

謁金門

簾外雨洗盡楚江原衍殘暑白鷺影邊霞一縷紺碧江天暮 沉水烟橫香霧茗椀淺浮瓊乳卧聽鷓鴣啼竹塢竹風清院宇

好事近

好事近

疎雨洗烟波雨過滿江秋色風起白鷗零亂破嵐光深碧 荻花楓葉只供愁清吟寫岑寂吟罷倚闌無語聽一聲羌笛

語聽一聲羌笛

醉桃源

風飄萬點落花飛殘紅枝上稀平蕪葉上淡烟迷那
堪青鳥啼 風細細日遲遲輕紗疊雪衣多情多病
懶追隨玉人應恨伊

武陵春

畫燭籠紗紅影亂門外紫騮嘶分破雲團月影虧雪
浪皺清漪 捧盃纖纖春笋瘦乳露泛冰羹雨腋清
風拂袖飛歸去酒醒時

柳梢青

香肩輕拍尊前忍聽一聲將息昨夜濃歡今朝別酒

溪堂集卷六

七

明日行客 後回來則須來便去也如何去得無限
離情無窮江水無邊山色

西江月

落寞寒香滿院扶疎清影侵門雪消平野晚烟昏睡
起嫩勻檀粉 皎皎風前玉樹盈盈月下冰魂南枝
春信夜來溫便覺肌膚瘦損

前調

木末誰攀新萼雪消白種前庭莫嫌開過尙盈盈似
待斯人醉咏 霜後最添妍麗風中更覺娉婷影搖
溪水一灣清妝罷晚原注 臨鸞鏡

前調

密雪未知膚白夜寒已覺香清振芳堂下月盈盈踏
碎橫斜疎影 且醉盃中綠蟻休辭笛裏清聲東君
催促子青青滋味要調金鼎

燕歸梁

六曲闌干翠幕垂香燼冷金猊日高花外轉黃鸝春
睡覺酒醒時 草青南浦雲橫西塞錦字杳無期東
風只送柳綿飛不管寄相思

南歌子

雨洗溪光淨風掀柳帶斜畫樓朱戶玉人家簾外一

溪堂集卷六

三

眉新月浸梨花 金鴨香凝袖銅荷燭映紗風盤宮
錦小屏遮夜靜寒生春笋理琵琶

望江南

臨川好柳岸轉平沙門外澄江丞相宅壇前喬木列
仙家春到滿城花 行樂處舞袖卷輕紗漫摘青梅
嘗煮酒旋煎白雪試新茶明月上簷牙

前調

臨川好山影碧波搖魚躍冰池飛玉尺雲橫石嶺拂
蛟綃高樹竹蕭蕭 寒食近湖水綠平橋繁杏梢頭
張錦旆垂楊陰裏繫蘭橈游客解金貂

浪淘沙 上元

料峭小桃風凝淡春容實燈山列半天中麗服靚妝
攜手處笑語匆匆酒滴小槽紅一飲千鍾銅荷擎
燭絳紗籠歸去笙歌喧院落月照簾櫳

鷓鴣天

桐葉成陰拂畫簷清風涼處捲疎簾紅綃舞袖紫腰
柳碧玉眉峯媚臉蓮秋原注一滿眼水連天香牋
小字倩誰傳梅黃楚岸垂垂雨草碧吳江淡淡烟

玉樓春

王守生日

青錢點水圓荷綠解籜新篔簹嫩玉輕風冉冉揀花

溪堂集卷六

三

香小雨絲絲梅子熟華堂燭燼零金粟人在洞天
三十六昭華吹徹瑄聲寒聲入毒觴紅浪蹙

七娘子

風剪冰花飛零亂映梅梢素影搖清淺綉幄寒輕蘭
薰烟暖豔歌吹得金荷捲游梁已覺相如倦憶去
年舟渡淮南岸別後銷魂冷猿寒雁角聲只送黃昏

怨

漁家傲

漁父

秋水無痕清見底蓼花汀上西風起一葉小舟烟霧
裏蘭棹艤柳條帶雨穿雙鯉自歎直鉤無處使笛

聲吹徹雲山翠繪落霜刀紅縷細新酒美醉來獨枕

蓑衣睡

醉落魄 原注此闕從毛刻補錄

砌霜聲急瀟瀟疎雨梧桐濕無言獨倚闌干立簾捲
黃昏一陣西風入年時畫閣佳賓集玉樓檀板當
筵執銀瓶已斷絲繩汲莫話前歡悲對屏山泣

溪堂集卷六

十四

溪堂集卷六終

送汪信民序

古人之學也爲道今人之學也語言句讀而已古人所以治心養氣事父母畜妻子推而達之天下國家無非道也吾之所學固如是也讀四牡之詩得君臣之義讀棠棣之詩得兄弟之義讀伐木之詩得朋友之義讀采芣之詩得征伐之義其有爲也其有行也亦若是而已有問焉則曰吾之所學者詩有得于此也讀堯典之書得舜之所以事堯讀傳說之書得傳

溪堂集卷七

豫章叢書

說之所以事高宗讀禹貢之書得禹之所以治水讀洛誥之書得周公之所以營洛其有爲也其有行也亦若是而已有問焉則曰吾之所學者書有得于此也以至易也春秋也三禮也孝經也論語也未嘗不學焉其有爲有行亦未嘗不因其所學也甚哉今人之不善學也問其語言句讀則曰吾嘗學之問其所言所行則曰吾不知也嗚呼語言句讀果可以爲道乎哉吾友汪信民可謂善學者矣身不滿六尺而勇足以奪三軍之帥布衣藿食而享之如萬鍾之祿不出戶庭而周知四海九州之務其爲學無所不通而

尤長于經術自卯與余游以至擢進士爲天下第一未嘗有閒言今得長沙學官行且有日矣乞余言爲別因以古人之學告之庶幾從其學者慕古人之學而不溺于今人之學也

臨川集詠序

山川之勝風物之美有目者皆可見有口者皆可言至于聲之筆舌曲盡其妙垂于後世而傳之者無窮非工于詩者不能也臨川在江西雖小邦然潁汝爲城而靈谷銅陵諸峰環列如屏障四顧可挹昔有王右軍謝康樂顏魯公之爲太守故其俗風流儒雅喜

溪堂集卷七

二

事而尙氣有晏元獻王文公之爲鄉人故其黨樂讀書而好文詞皆知尊指紳士大夫自古至今遊是邦者不知其幾人矣皆湮滅無聞獨形于篇什者可考而知也郡人鄭彥國得其詩數百首編爲五卷名之曰臨川集詠後之君子欲知此邦山川之勝風物之美不必登臨周覽展卷可知也大觀四年九月十五日序

圓覺經皆證論序

荆國王文公常問真淨禪師曰諸經皆首標時處獨圓覺經不然何也真淨曰頓乘所演直示衆生日用

日用現前不屬古今老僧與公同入光明藏戲三昧
互爲賓主非關時處又問圓覺經云一切眾生皆證
圓覺而圭峰禪師易證爲具謂是譯者之訛其意是
否真淨曰圓覺經若可易維摩亦可易維摩經豈不
滅亦不滅受蘊取證然則取證與皆證之義亦何異
哉蓋衆生現行無明卽如來根本大智圭峰之說非
是文公大悅稱賞者久之自是真淨始有意爲圓覺
著論雖時時與門弟子辯說大旨至于落筆未遑暇
也真淨旣示寂而法子惠洪取其師之說潤色而成
書凡二萬餘言逸嘗評其文其理致高妙造語簡遠

溪堂集卷七

三

如晉人之工于文生筆之徒不足多也昔司馬遷作
史記述其父談之志而班固亦續其父彪之集而爲
西漢書古之作者著書立言以示後世豈嘗徇一己
之私見哉凡以見先人之法而已洪著此論推真淨
之說以明諸佛之心是亦見師之法也若夫心原誤
之精微口之所不能言者父不得傳之子雖洪且不
得而論之矣予又烏得而序之哉

林間錄序

洪覺範得自在三昧于雲菴老人故能遊戲翰墨場
中呻吟謦欬皆成文章每與林間勝士抵掌清談莫

非尊宿之高行叢林之遺訓諸佛菩薩之微旨賢士
大夫之餘論每得一事隨卽錄之垂十年間得三百
餘事從其游者本明上人外若簡率而內甚精敏燕
坐之暇以其所錄編爲上下帙名之曰林間錄因其
所錄有先後故不以古今爲銓次得于談笑而非出
于勉強故其文優游平易而無艱難險阻之態人皆
知明之有是錄也所至之地借觀者成市明懼字畫
漫滅而傳寫失真于是刻之于板而俾余爲序以傳
後世子謂斯文之作有補于宗教如儉歲之梁稷寒
年之織纈豈待原誤于序然後傳哉願托斯文以傳

溪堂集卷七

四

不朽此子之所以欲默而不能也昔樂廣清談而不
長于筆請潘岳爲表先作二百語以述已志岳取而
比次之便成名筆世人或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
假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今覺範口之所談筆之所
錄兼有二子之美何哉大抵文士有妙思者未必有
美才有美才者未必有妙思惟體道之士見亡執謝
定亂兩融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故縱口而筆肆談而
書無遇而不貞也然則覺範所以兼二子之美者得
非體道而然耶余以是知士不可不知道也覺範名
惠洪筠陽人今住原作臨川北景德禪寺云

寬厚錄序

謝子與鄉里諸君子每月一集各舉古人寬厚一事
退而錄于簡冊號曰寬厚錄庶幾人人勉勵相師成
風如周成王漢文帝時人也古人云知之非艱行之
惟艱又云君子不欺闇室若乃口談寬厚而心刻薄
在外寬厚而居家刻薄非所敢望于諸君子也其事
以所舉長幼為先後不以世次為序

淇澳堂記

富貴而驕貧賤而怨人之情也富貴而不驕貧賤而
不怨豈人之情也哉學使之然也蓋知簞食瓢飲無

溪堂集卷七

五

以異于擊鐘鼎食革冠草履無以異于袞衣綉裳蓬
戶桑樞無以異于雕墻峻宇則彼之富貴此之貧賤
其有異乎無有異也余是以知貧賤而怨者富貴必
驕富貴不驕者未有貧賤而怨者也臨川晏宗武幼
從荆國王文公學文公名之曰防既長又以宗武字
之言若淇澳所美衛武公能以禮自防者乃可宗也
文公之期宗武可謂遠也已矣宗武雖生于大丞相
元獻公之家而世其皇考中散之祿然樸茂溫恭如
山林布衣之士庶幾能踐文公之言矣始余讀淇澳
之詩見序詩者言武公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而詩

獨不言其所以聽其規諫何哉及讀國語見左史倚
相稱武公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
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贊御之箴臨事有贊史之導燕
居有師工之誦然後知武公之所以能以禮自防者
以能聽其規諫所以能聽其規諫者以能善學故也
今宗武作淇澳堂于私第又刻文公之言于其壁蓋
將朝夕游居寢臥于其下想見武公之為人以無忘
文公之言其志蓋可進矣嗚呼人思不學耳苟有志
于學焉古人豈遠我哉宗武誠能無忘文公之言則
他日享元獻之富貴其不驕也必矣大觀二年五月

溪堂集卷七

六

十二日記

三益齋記

聰明才智之士何世無之然或作聰明恃才智偃然
自大視天下莫已若者故所與游者皆面諛說已之
人忠言讜論不聞于耳而正直剛毅之君子望望然
去之矣苟能守之以厚重養之以卑辱虛懷屈已以
交天下之士則直者獻忠辨者獻說智者獻謀勇者
獻決其從政則審而不妄其施令則信而易行其志
慮日廣其悔吝日消故能永保其爵位令終其福祿
當時頌其功名而後世仰其風采也周公相成王以

師見者十人以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三十九人則昔之相天下者未始不然也介子推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并二十五人之力雖治天下可也况荆乎則昔之佐一國者未始不然也必子賤宰單父仲尼曰子治單父而語余所以爲之者子賤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仲尼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則昔之宰一邑者未始不然也嗚呼以周公

溪堂集卷七

七

之聖子推子賤之賢其相天下佐一國宰一邑猶且折節以下士况不爲周公之聖子推子賤之賢者乎通守延年陳公聰明才智絕人遠甚其刺裁庶事精敏開達無暇疑作凝滯雖史吏疑作積盈庭而區別皂白咄嗟而辦至于文章翰墨乃其餘事而忠義名節蓋其家法也作齋于廳事之西以爲燕息之地而名之曰三益則是不以聰明才智自賢而欲來直諫多聞之士以爲益也觀公之名齋蓋有慕于古之聖賢者矣其志豈易量哉某雖愚不肖獲從公游每聽其論議觀其施設疎然異之所以警發昏憤者爲不少

矣退而日夕加意思念求所以廣公之志而胸臆約結卒無一言以爲獻豈不負公名齋之意也哉既以是愧于公又書其事以告後之君子庶幾爲來者之勸也

浩然齋記

學聖人之道而不知孟子不善學聖人者也學孟子之道而不知養氣之說不善學孟子者也士大夫平居燕日望其容貌肅然以正聽其議論高妙超然遠出乎塵垢之外觀其趨操淡然不以名利爲懷視天下之事無足動其心者一旦臨利害而驚事權貴而

溪堂集卷七

八

倭處富貴而驕不幸而貧且賤焉則憔悴失志悲歌自憐若天壤之間無所容其軀是何者不善養氣故也蓋善養氣然後坐見孟子于墻食見孟子于羹立則見其參于前者無非孟子也大梁趙彥修生于帝胄而好學如布衣年未三十而落筆如老成人語其志豈易量哉爲安仁酒官名齋曰浩然以書走臨川求余文爲記余雖未嘗卽其人考其行事徒觀其名齋之意則知善學孟子者也韓愈氏曰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彥脩可謂知其本余安得而不書

介庵記

人皆知通可以合于世而不知合于世者不在乎通而在介也不擇君而仕不擇人而友不擇利而取舉私心而游于世何所往而不合哉然僞窮而隙生詐窮而怨生奸窮而禍生小而危其身大而赤其族也謂之合可乎非其道不仕非其賢不友非其利不取初若不合于世也苟有合焉確乎其不可拔也屬屬乎其不可間也膠漆不足以爲固也金石不足以爲堅也借不合于今之世其必合于後世矣是其合果不在乎通而在乎介也伊尹傳說呂望棲遲田野之間老農之與游若原誤將終身焉豈期湯高宗文王

溪堂集卷之

九

之我知耶一旦褫其篋笠裹以袞冕士大夫莫敢誰何執其手而與之謀桑蔭未移而膏澤下于民矣一何合之速也孔子孟軻刈殺仁義之蒿萊以通大道以至齟齬窮餓而死終無所合也然至今言道者必稽焉是乃所以爲合也吾友王立之居京城之南跬步天子原誤之庭而閉關却掃不調者十年編茅以除風雨大罍其室曰介庵信乎其介矣抑不知天將誘其衷而使合于吾君吾相耶抑將撼頓其志氣而信其言合于後世耶合與不合其命懸于天矣立之勉乎哉無病世之不我合也初立之筮仕遇豫之解

占者曰是謂介于石不終日貞吉立之曰吾志也嗚呼時以從欲瘠德以肥家不祥莫大焉吾其歸乎至是庵成命子記之遂以爲記

小隱園記

環仙翁之居皆山也其東北崗巒林麓望之而雄偉卽之而深秀如龍之躍如鸞之翔而欲下也以仙翁隱居于此因名之曰小隱焉依山之趾繚而爲逕負山之腹敞而爲堂因其窪疏而爲池隆其中峙而爲島顯而爲亭隱而爲菴跨清漪而爲橋而緣陰而爲軒蓋循乎逕可以造幽谷登乎堂可以揖遠岫臨乎

溪堂集卷七

十

池可以流觴坐乎島軒可以垂釣亭出而遊觀菴入而燕息橋以達乎島軒以附乎亭以至嘉花美木班立乎後先幽蘭白芷馨聞乎左右禽鳥之翔鳴魚鱉之遊詠雲烟之澄鮮風月之清亮四時物象無不可樂也仙翁幅巾杖履日與賓客逍遙其間或飲而笑歌或醉而起舞或彈琴以平其志或習射以觀威儀或倚樹而吟或枕石而臥蓋將樂之終身而不厭者也嗚呼蘭亭之茂林脩竹足以益右軍之美而平泉之草木不足以貸贊皇之辜午橋之煥館涼臺足以佚原誤晉公之老而金谷之池亭不足以蓋季倫之愆

是則園圃台沼之樂必知其所以樂者然後樂其樂也仙翁年壯氣銳時挾弓佩劍躍駿馬游乎大梁之墟慨然以功名自任者也命不偶仕不遇退而自肆于丘林雖未嘗煉丹辟穀而人皆以仙翁稱之豈非毀譽得喪不動乎胸次超然彷徨塵垢之外如安期羨門之徒耶然則仙翁之樂知其所以樂者矣仙翁金谿人蓋朱衡子平也

上高淨眾禪院記

天下佳山水莫富于東南有道之士廬其中者十有七八彼強有力者固不可以貨取而山川之神亦不

溪堂集卷七

十一

得擅而有之何哉蓋有道之士得佳山水而廬之學者皆翔集焉而斯道不孤矣山川之神雖避之百舍可也孰敢擅而有之哉茱萸山淨眾禪院蓋上高佳山水處也咸通中有異僧自鄂渚茱萸山飛錫于此因得是名其後萬載謝氏施地爲院而眾淨之號治平天子始賜焉世以父子繼主院事其徒雖被褐左袒而行如駟僮飽食煖衣懷晏安之說而不虞牛後之禍茲山之神陰欲奪其地以畀有道之士如蛾赴燭自投憲綱邑大夫李侯以其姦狀聞于府而曹使君麗其罪于法杖其背而黥之一境大悅又請于朝

以其院爲禪林而授法席于長老順公順公得法于大愚禪原誤師蓋有道之士也順公既尸法席學者

靡然從之履徧原誤戶中順公曰茲山之禾黍可以穀

疑作學者之腹而棟宇敞陋不足以待風雨學者何

所托宿哉于是斬木于山礬石于江大興工役易其

敞陋而一新之未幾而堂皇虛明廊廡靜深晨香夕

燈像設嚴肅此前日呼梟擲馬沐猴鬪狗之地也鼓

板鐘魚如霆如雷百夫就食絕無履聲此前日封羊

刺豕炮鱉膾魚之地也攝衣升堂舉揚宗教四眾圍

繞得大歡喜此前日織履辟繡袍布貿絲之地也院

溪堂集卷七

十二

初無刻識順公懼後世無傳焉作書走臨川乞記于予予曰古者禪律合爲一後禪律分爲二故學禪者笑律而不知律中有禪學律者笑禪而不知禪中有律百丈海公禪師也而戒行峻潔不害爲禪東林遠公律師也而智懷曠遠不害爲律順公固兩忘于禪律之迹矣願以此告學者庶幾不負曹使君革律爲禪之意大觀二年九月十五日記

景德寺應夢羅漢記

顯謨閣待制朱公治撫之二年革北景德律寺爲叢林敦請眞淨法子惠洪委以禪席余嘗與惠洪周覽

寺中得古畫一束于敗壁之下展而視之乃十八大阿羅漢也然亡其一焉是爲第五啗羅漢者洪作詩嘲之曰十八聲聞解睡根少叢林漢亂山門知他何處邏齋去不見雲堂第五尊後兩月武雄副指揮使杜益之女夢一老僧入其室杜氏曰此軍營也僧胡爲乎來哉僧曰我非凡僧也乃北景德羅漢耳今失其侶煩迺翁爲我尋之杜氏覺而談其夢益恍然不知何等語也後數日益與其女過原誤旁舍見壁間有古畫羅漢女驚曰此夢中所見老僧也益得之以示洪洪笑曰吾詩所謂不見雲堂第五尊汝何自得

溪堂集卷七

三

之哉益悲喜再拜爲言其事又施財裝飾乃新其閣而居之嗚呼異哉彼羅漢者棄于敗壁之下久矣不示現于伽藍而示現于軍營不託夢于比丘而託夢于女子果何謂哉豈非羅漢願力深重憫茲卒伍流淚苦海貪怖生死業障纏繞無解脫期所以示現于軍營而託夢于女子者豈徒然哉如文殊出光明于河東勁悍之地而僧伽現妙相于淮泗鬪鬪之區是皆聖賢之深意也昔舍衛國有男子名曰須菩提雖慧過人而性多嗔恚見者皆惡之或問世尊曰今此須菩提宿造何業常懷嗔恚世尊曰此賢劫中有比

邱常行勸化或有違忤便出惡罵以是緣業五百世中受毒龍身雖得爲人宿習不除心常含毒欲知彼時勸化比丘惡罵者卽須菩提也又迦衛國男子名曰威德生而殊妙見者皆悅之或問世尊曰今此威德宿殖何福爲衆欽慕世尊曰過去九十一劫有一人以萎花拂毗婆塔塵緣此功德九十一劫爲衆欽慕欲知彼時舉花拂塔人卽威德是也且須菩提以一言之失至于五百歲後習氣不除爲衆僧憎惡而威德以一舉手之勞至于九十一劫爲衆欽慕然則世之君子在在處處人皆愛而仰之豈非宿殖善根

溪堂集卷七

三

者乎朱公以上等根器具正眼目寂用俱真得人歡喜所至之地未嘗偃俯而人皆愛之未嘗叱咤而人皆畏之自縉紳韋布以至山野小人幽閨婦女莫不欽慕愛仰唯恐其去則知善根宿殖豈止威德一舉手之勞哉惜乎至尊入滅無得而問之今北景德寺革律爲禪未淹三月第五尊者出此殊勝安知過去生中不與我公有大因緣也哉是爲記

壽亭記

生之必死猶晝之必夜而顏淵之死孔子以爲不幸何哉蓋君子有生之道而死爲不幸小人有死之理

而生爲幸免顏淵宜生而壽者也夭而死斯爲不幸矣孫升甫歎山之隱君子也有生之道不幸而死諸孤葬于歎山之陽作亭于墓前取老子所以死而不亡者壽故以壽名之亭成乞記于陽夏謝逸表章所以名亭之意逸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以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于地涕吐津液歸于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爲其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者未嘗死也嗚呼凡有形者未始不

溪堂集卷七

五

壞而不壞者未始有形者也劫火洞然雖大千且不免于壞而昧者乃欲保七尺之軀以爲千年之計可不哀耶彼孰知不壞者視百千萬億劫如彈指之頃耳此豈世俗之所謂壽也哉諸孤以是壽其先人則斯亭之作余無間然矣遂以爲記

論

袁盎論

世之論者以為袁盎質直好義辯論人主前挺然有忠臣之節愚獨以為不然盜陰持縱橫變詐之術陽為忠直以幸人主之知快私情于一已實聲名于天下此固暴悍勇鷙之小夫聞其風而悅之忠實篤厚之君子未嘗不鄙其為人也絳侯誅諸呂安劉氏功高天下文帝見而加敬亦先王畏相之義也盎以謂

溪堂集卷八

豫章叢書

絳侯有驕主之色不宜禮之太過幸而文帝寬厚置而不問倘秦二世隋煬帝聞此言絳侯不知死所矣又況盎兄與絳侯交游權甚借使絳侯有驕主色盎何不請問而規之彼必聞而改也文帝初未嘗詢絳侯得失而盎輒以危言中之亦足以明發盎之少恩矣淮南王之遷蜀盎力爭之以謂一旦蒙犯霜露客死道旁則有殺弟之名既而淮南王至原誤既從漢書改而死文帝哭之甚哀悔初不用盎之言盎既不咎原脫以文帝之失又從原誤而譽之以謂淮南王之死不足悔也且以淮南王為當遷耶則初不宜以為非

以謂不當遷耶則終不宜以為是此原誤與反覆賣

國之人何以異哉盎與鼂錯有隙錯議削七國七國舉兵西向以誅錯為名漢廷諸公相顧失色盎獨宣

言于廷曰不足憂也今破矣疑若有必勝之策及景帝屏人與語但言斬錯以謝七國兵可無血刃而罷

錯既斬于東市而七國之兵不退則是假天子之威以報私讐耳忠于國者固如是乎至如斥趙談驂乘

卻慎夫人坐責丞相不下士皆有為而發非出于誠心也昔汲黯折張湯湯下原誅公孫宏灌夫侵田蚡

罵程不識固有盎之風矣然此兩人者以樸忠自信雖面折大臣無所阿避察其心實無他也司馬遷稱

盎仁心為質引義慷慨豈知言哉

辨

毀辨

君子小人不能無毀也天下君子寡小人多故君子得毀常多而小人得毀常寡也叔世之士溺于俗學見道不明用心不剛譽毀未嘗出于好惡之公心而一徇于流俗之私情有人焉卓然拔乎流俗之中推好惡之真情公天下之毀譽庶幾乎天下適于正矣而小人不便于己也沮毀排陷同然一詞平居抵掌

議論恨不卽其人唾其面而辱之嗚呼爲君子者何獨不幸于世哉世之議者以謂揚雄之解嘲韓愈之釋言不作可也作之則近乎隘余獨以爲不然孔子固嘗毀于長沮桀溺矣未嘗不辨也其言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孟子固嘗毀于臧倉矣未嘗不辨也其言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雖孔孟之原誤言約于揚韓然言之約乃所以深辨之也孔孟揚韓遠矣安得推好惡之眞情者與之論天下之毀譽哉

陳極孝子辨

溪堂集卷八

三

陳孝子幼喪其母長而事其父謹甚父老且病篤孝子求善藥進焉父揮去之曰吾死無意于世矣又飭家人饌膳羞孝子自奉而進父不食百計悅之不一顧也孝子恐私自謀曰父死吾何生耶與其父死而吾生又孰若吾死而父生乎吾嘗聞諸長者云人之肝可以愈疾味且珍乃潛入其妹室啟奩竊取剃刀礪之石袖而入漏室解衣刺其腹刃入其膚半而不下復斂衣繫帶取袍中小刀妹躡其足而問焉孝子叱曰男人入漏室而女子從之可乎妹退卽扇其戶以小刀剖其腹徑寸又加以指原誤措扶肝出剔其半

原誤子置地納其半腹中乃啟扇左手掩其腹偃而行

右手提肝出與其妹曰漬以苦酒燎之烈火以食吾

父問其故給之曰宰夫殺羊以其肝饋妹如其說父

不知其子肝也以其味珍食之竟越二日而死孝子

雖臥床猶號呼晝夜不絕聲原誤當是時鄉之父老

子弟皆爭知之以後爲羞驚且嘆曰天下人之愛其

親者莫如孝子之篤也天下之所謂賢者莫如孝子

之難也或曰是里閭原誤之州長俾奏之朝廷請下

其奏可爲天下法余謂里巷小民平居不肯一勞其

筋力苦其心志以事其父母甚者至于詬罵而不顧

孝子非木偶人也豈不知剖腹出肝之爲痛哉豈不

知肝出而殞其命哉誠不忍其父不食且死故解衣

剔刃于腹中剔其肝如俎上肉使旁人視之驚悸無

人色而孝子聲氣不動揚揚自若也又幸其不死出

入里巷間可以警動小人之不孝者噫孝子視衆人

亦賢矣然余竊有疑焉孝子儒者也讀古聖賢之書

者也讀其書必施其行古聖賢未嘗不孝于親豈殘

身體殞壽命而爲之哉使天下之人聞孝子之風而

嘆息斯可矣不幸聞其風而效之也見爲人子而孝

于親者不免于其死也敗風俗傷教化莫大于此若

溪堂集卷八

四

是則孝子免於聖賢之誅幸矣又安可奏之朝廷而
下其法于天下也哉孝子臨川人名極應進士舉

佛齋辨

庖人張宜與浮屠道倚慕寂募原誤民錢為佛齋期

年而獲民錢萬緡宣一日過余語其故余謂宣曰汝
庖人也操刀匕從事于鼎鑊之間取其資以養親畜
妻子足矣以何道而獲民錢如是之多哉得非借資
于浮屠以死生禍福之說蠱惑愚民而邀取其利乎
萬緡中人十家之產也而以為一飯之費何益哉汝
能以其資轉而為有益之用斯善矣余試為汝畫之

溪堂集卷八

五

今國家北與契丹講和饋賂之費歲有疑當數萬西
有靈夏之師持戟之士仰哺于縣官者日費不貲汝
能以其資輸之大府以助國家之經費可乎汝饑而
食寒而衣所以禦饑寒之具者取之農民也比年水
旱為沴吳楚之墟稂莠其稼荆棘其桑農民操瓢囊
乞食于道路者肩相摩足相躡也汝能以其資易粟
而賑給之可乎茲二者當今所尤急汝幸然吾言庶
幾有益于用而不負于其求也宜艷然不悅曰宣之
所以求其資甚力且勤也然行之而卒不悔者將欲
飯僧而求福利耳國家之經費農民之流亡何預吾

事哉余既聞之因深思而嘆曰嗟乎若宣者天下之
愚民也飯僧求福利異端之說也矧國民賑窮民先
王之教也宣一陷于異端之說雖勤苦而不悔聞先
王之教則怒形于色嗚呼異端之說入人也深矣欲
其聞吾言而化也難矣在位者聞之乎抑不聞之乎
抑亦樂其說助其資鼓愚民而從之乎安得健決之
吏不顧一世之毀原脫譽斂其資而為有益之用乎杖
宣于庭荷其首令之于市以解民之惑乎嗚呼健決
之吏世界無之乎果有之而未發乎余悲之故記其
說為佛齋辨庶幾有待而未發者聞余言而動心焉

溪堂集卷八

六

書

上南城原作饒深道書

某臨川人也祖廬在關市之衝鄰之東西有畫工日
施氏郝氏施氏每畫則含毫和鉛睥睨繪絹迅奮一
掃萬象呈列奇怪變見鬼工神械似非人力所能觀
者皆目瞪口張恍然疑駭徐而爭持金帛高其價而
市之至郝氏則窮日之力舐筆傍徨而不決艱難僅
成盈尺之幅未及展玩而市人皆抵掌笑之矣由是
施日益富而郝日益貧居一日郝語其姪曰彼與我
皆人也彼工而吾拙豈天俾之然耶特未得其術耳

迺投筆裂繒偃僕而進謁于施氏之門磬折百拜而
言日子願原誤得畫之術施憫其貧而嘉其勤且篤
也與之坐而告之曰畫非一端子試言其大略子將
觸類而長之夫畫馬難于畫骨而畫毛中之骨尤難
畫花難於畫葉而風中之葉尤難畫龍蜃則矯矯如
驪首于江湖畫林蟲則趯趯如鼓翅于原野鬼神貴
乎怪水石貴乎清子歸闔戶瞑目坐想天下之物千
彙萬象于前然後振筆一洒其畫豈款于子哉郝如
其說不三日而名與施相若僕聞之慨然嘆曰畫工
技之至賤者也尙不恥相師况圖冠方履而號爲儒

溪堂集卷八

七

者乎僕自是諄諄然竊有意于求師也僕生二十四
年矣十五六時有客自盱江來得執事之程文手抄
口誦于几席之間嘗模楷其語法然是時若童子之
愛金徒知可愛而不知其所以愛也自後執事以雄
才巨筆掇甲科僕加景慕恨不得一瞻風采去年之
冬遊學豫章適遇執事蒞獄掾于此方下車之初亦
嘗聞名于典謁然尙未盡其胸中欲言者比于令姪
處又得執事之文數篇始大悔悟曰有豪傑如執事
者而不往師之獨不愧于鄰之郝氏乎輒寫近作雜
文一篇捧詣門下以爲進見求教之資執事者當憫

其愚而嘉其勤且篤也凡爲文之旨趣命意之淺深
造詞之工拙趨向之是非皆別白而訓之僕非敢望
退而三日與執事之文相若倘僅得彷彿亦此生之
幸也抑嘗聞本深而未茂行峻而言厲是韓愈之訓
尉遲生也激之欲其清揚之欲其明是柳宗元之訓
崔翦也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采章句爲之兵衛
是杜牧之訓莊充也此三說亦粗得文之旨矣然三
子之文亦無聞于世僕竊意當世之士所以求教于
賢人君子者特沾名譽耳訓之者雖竭其誠而聽之
者未必能行之也僕今日之來非敢沾名釣譽也干

溪堂集卷八

八

冒尊嚴不勝戰汗之至不宜某再拜

墓誌銘

陳府君墓誌銘

始余不知地理學家有郭璞一行書以覆醬甑原誤
罵日者一錢不直及考三代載籍見古公亶父走原
羅馬岐山之陽馬未輟鞍奉龜以告克協人謀幽人
從公劉陟嶽降原以相陰陽幽居大理周公曉立潤
漚之上揚火以作龜惟洛是食然後喟然嘆曰地理
書不可泯也如此於是友人陳之奇與其弟之中將
改葬皇祖府君諡于余曰皇祖葬十一年矣卜之者

曰不吉將遷之吉地句君一言以蔽之余曰葬而吉
冢原誤土一番不可動也葬而不吉雖穿其墓舉其
棺椁俾而瘞諸爽塏是乃所以爲孝也兩陳子曰君
子以爲然吾將從事焉雖然微君文無以掩諸幽君
其爲我銘之子泣曰昔我先考與君府君遊時子童
子未知也先後沒世三十年始識兩陳子愛其人胸
懷磊磊無俗子氣遂與之定交歸以告先夫人先夫
人喜曰汝父與而祖游驪甚乃孫又與汝善兩家子
弟相勉以正能自樹立不辱其先吾之志也因盡告
以先考平生游從賓客之賢者故予知府君大者最

溪堂集卷八

九

詳而細則略焉府君自兒時端重不戲老成人也至
耆艾矣經紀家事壯子弟不逮焉平居儼衣冠對容
風貌凜然可畏客敬之如賢公卿耳其言衍衍以和
雖談諧笑謔而規誨寓焉客有奉其言以爲訓終身
爲善人從其游者自少及老不見一毫失禮猶子死
孀妻孤童不能持門戶府君調護其身訓飭其子竟
以克家其治身櫛髮薊苗以至海含地負未嘗以此
驕稚世俗縵袍短褐蕭然若禮儒也嗚呼可謂恭儉
君子府君諱某字某某臨川人諱某之子諱某之孫
諱某之曾孫娶伍氏生二男一女男某有賢行若干

歲而卒女嫁進士江某孫男四某早世之奇之中應
進士舉某尙幼五女孫皆配士人元祐某年十月壬
辰朔十三日丙申葬某原誤鄉某原後十一年歲在
癸未十二月癸酉改葬于某鄉某原時崇寧二年也
銘曰

黃君墓誌銘

先考雖賢而壽不稱其德府君雖壽而年不承其嗣
此兩公者既相從于地下逸與乃孫敢不丕承其志
余嘗疑阮嗣宗陶淵明平生沈酣于酒而出處去就
之際皆合于道其爲詩雖汪洋澹泊然秀傑之氣終

溪堂集卷八

十

不可沒是以知二子負英偉之才而世不我用託于
酒以自遁者也君性尤嗜酒未嘗一日不奉觴對客
然沈默畏慎不減否人物勤于治生而銳于教子杜
門屏居律身甚嚴雖不嗜酒者有所不及也余疎于
世故與人不同親疎開懷吐實而猜忌者往往記錄
以爲怨咎惟樂易疎達者相知尤深始得外弟吳迪
吉從游驪甚因迪吉而得君之子洙洙原誤之爲人
蓋所謂樂易疎達者也余雖未嘗識君觀洙之爲人
則君之賢可知矣君諱某字子莊曾祖諱某祖諱某
考諱某世爲臨川人初室吳氏先君八年卒繼室江

氏男三人仲洵季沆孟則洙也應進士舉有才名女一人嫁進士王阜君卒于元符三年十二月庚子葬于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壬申享年五十三將葬洙泣曰諸孤奉先君窀穸于崇德鄉黃龍原而未有銘

詞原誤

以表見于後世念朋友中莫如無逸與原誤

原誤

上逸吉最善也將請迺吉狀其行而屬無逸以銘余

原誤

不得謝姑叙其梗概而銘之其詳則當于迺吉之文

原誤

交傳不朽也銘曰

弦急則絕水清則溼人皆揭揭則莫我悅匪舌是結匪手是掣與世曲折自藏其拙有子其傑有森其列

溪堂集卷八

十一

有堙其穴其名不滅

故承奉郎王反之墓誌銘

君諱檢字反之撫州臨川二字原誤在若納下人曾祖仲達故

不仕祖若納贈朝散大夫考正辭故仕朝請郎知南

雄原誤作尙雍州君以父恩補太廟齋郎為洪州新

建縣尉秩滿改承務郎又遷承奉郎監潤州延陵鎮

未赴任丁所生母憂服除簽書常州軍事判官君為

人沈厚有守不臧否人物雖指手疑當使令皆怡聲

下氣與人交游不問賢否一待之以誠有人忤已了

無愠色少年篤于學問屢試有司不中尺度朝請公

既捐館而繼母嘉興縣君余氏在堂慨然嘆曰君家

貧親老可擇祿而仕乎于是赴調授新建縣尉到官

踰年江西大旱流民困踣僵尸盈野君躬往調護家

至戶到賴君而活者數千人既而盜賊竊發境內騷

然君領兵討捕卒皆擒獲部使者聞于朝廷改承務

郎又遷承奉郎常州雖小邦而民物繁夥疑字獄訟

滋形疑是夥君在幕府考治曲直必得其情民無冤

濫太守且賴以為治不幸而逝矣君平居寡言笑澹

然無營若不以世務經心至其蒞官行法謹慎周密

雖老于仕宦者有所不及也妹之夫死于官所諸子

溪堂集卷八

十一

稱弱君挈其族櫬歸鄉里既辦其喪事又經紀其家

嗚呼可謂仁厚君子者矣以崇寧三年秋七月十三

日卒於官舍享年四十有九娶潘氏朝請郎諱及甫

之女有賢行能以清約佐其夫男三人孟藻仲炳季

煜其端厚皆世其家女三人長適陳彥國次適吳敏

功皆應進士舉次幼未嫁以崇寧四年八月二十日

葬于臨汝鄉之原此字原誤長彥國從子學狀其行

來乞余銘銘曰

倬彼南雄庶尹之師載喜載嘖陰肅陽熙遠遊岱岳

百不一施我培我本爾茂爾枝君濟其美潛德有輝

原誤 冠仁服義以潔其儀若若黃綬有駘有騏守以

廉潔渟而不緇尉守鄰封居原誤君章之涓有盜擊舟

驍勇莫支君勒部伍力討窮追出沒風濤幾葬蛟螭

常開幕府公牒交馳老胥舞文曰當作日或是批共

識不叶疑當作 共讞同批 薜苗櫛髮予莫敢欺府公笑語唯君

是毗一臥迺往咎欲誰歸九泉之下何以釋悲

許居士墓誌銘

熙寧三年神考始以經術取士此處當重一習詩賦

不通經術有司患之後三年公以進士貢於鄉元豐

之末學者深于經術矣而有司考校加察焉凡與貢

溪堂集卷八

三

者人皆以為榮公于是再舉進士蓋元豐七年也公

于書無所不讀而尤深于詩雖風饕雪虐悲怨憂懣

其志未嘗不在於詩也然用以舉進士而已卒不得

一官以行其志不六可哀耶為人沈厚寡言喜愠不

形于色安分寡求以律身甚嚴未嘗游權勢之門以

干利達可謂守道君子也已娶蔡氏生二女一男女

嫁謝逸俞杞皆士人男秀尚幼公以崇寧四年九月

甲子卒于家其年十二月癸酉葬疑脫汝鄉享年六

十公姓許氏諱某字子安臨川人曾祖諱鄧祖諱士

龍考諱宗孟銘曰

讀其書蓋欲行其言也不得行其言而死者天也自
古皆有死而痛公之無傳也後世讀此銘者其以為
然耶其以為不然

吳德甫墓誌銘

德甫天資強敏人也嫉惡而尚氣以然諾重里中里

中人皆敬憚之事有不可于心私自謀曰吳公無乃

知之耶其治生理則如孫吳之用兵奇正相生雖有

智者莫窺其端故仰事俯育皆有餘資他人逐逐德

甫裕如也然家雖豐而不侈身雖泰而不吝折節下

士恭而有禮不然孰能致賓客之多如此哉嘗慨然

溪堂集卷八

西

嘆曰世人之所乏者非財也惟佳子弟乃所乏耳于

是益聚書繕舍館卑辭厚幣以聘賢者而俾子弟從

事于文學故其弟京子卿信古人之道而自佚于邱

園其子軒銳于學而敏于文肄業鄉校蔚有休聲以

子卿之恭知德甫之友而德甫之慈以軒之孝知之

矣惟慈與友皆本于仁嗚呼不仁而行于世豈人也

哉德甫撫州之金谿人名伯武姓吳氏德甫其字諱

文雅以財甲一鄉種德以裕後昆者祖也諱庠治儒

術從周先生夏甫遊者考也先胡氏後鄧氏者妻也

軒軫輓輔輅輪六男子也周璆李琮兩女婿也德甫

年六十一以疾卒于家是爲崇寧五年十二月辛未也葬于延福鄉懷義里黃金之原是爲大觀元年十月二月丁酉也從疑當德甫之行而乞銘于余者原作馮卓閱中也聽閱中之言而信德甫之行于是叙而銘之者謝逸也銘曰

理財如用兵嫉惡如去草幣帛以聘師儒觴豆以燕父老子修詞而懷德弟嘉遜而樂道雖壽夭不僭在人有德者是爲壽考

朱德由墓誌銘

金谿有兩賢皆死于布衣其一曰胡汝霖民望以清

溪堂集卷八

五

才敏識名知太學其一曰朱某德由胸懷曠遠犯而不校有好賢樂善之志此兩賢交游相得歡甚民望既死一年而德由亦死嗚呼天之生斯人而不用於世果何爲哉德由少穎悟絕人讀書過目成誦其爲文章未嘗苦思伸紙濡墨如迅雷疾風頃刻千言嘗游太學同舍生初少之一日羣試堂上日未晡德由橐筆視袖手坐廡下同舍生皆大駭就索其文聚觀之瞻博而有理皆自以爲不及雖屢應進士舉而時命不遇連黜于有司然志愈剛氣愈壯學問愈篤未嘗向人作嗟怨之聲憔悴之色其狀貌魁梧聲如洪

鐘每對客飲酒劇談常傾一座天資尤喜士遊士之軌入金谿之境者必問德由在否在則驅其馬以進否則不俟秣而行也故遊士之造其門者館之如謁雖所寒陰暑未嘗一飯不對客平生樂施與人有緩急雖夜半叩門無不應者鄉鄰之間饑而無食寒而

無衣病而無藥死而無棺男壯而未婚女笄而未嫁

原誤學佛而未緇學老而未褐賴德由以滿其志願

者不可勝數德由早孤事季父疑脫甚謹自省郎出

守濠州爲時聞人愛德由如己之子聞其死哭之哀

甚德由于大觀元年某月某甲子卒享年若干越某

溪堂集卷八

六

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某鄉某原娶周氏故奉議郎諱某之女奉議君博學能文聞德由之賢而婿之男若干人某某下當重皆治儒術女若干人長嫁進士辛某餘尙幼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宣德郎考諱某余識德由于城南古寺中一見卽脫帽解帶開懷談笑洞見肺腑余知其爲曠達人也遂定交于修竹之下昔趙子都問牛得馬爲鈞距之術以察事情然姦僞日熾反以狡獪成其軀陽宗亢誠信不疑化行童僕里閭爭訟不詣官府待之而後決然則人生一世間如輕塵栖弱草耳與其用術數以薰其心孰若明白坦

夷以全其真也哉德由之爲人其殆庶幾銘曰三字原脫

補以意
胸中空洞了無物兮不護細行眞理窟兮虎頭燕頤
貌突兀兮宜壽而貴今則沒兮其事可怪書咄咄兮

溪堂集卷八

七

溪堂集卷八終

臨川 謝 逸 撰

墓誌銘

江居士墓誌銘

居士字仲紀諱某姓江氏臨川隱君子也少以詞賦知名場屋數奇不遇抱奇氣而負屈稱老死于布衣有志于人物者爲之長嘆息也某兒時原誤見居士與先人及諸父游每酒酣高歌聲節悲壯座客竦然敬之先人既捐館舍而居士滋老矣暇日嘗從容與居士商略古今人物則辨別邪正毅然不可奪儼乎

溪堂集卷九

一 豫章叢書

若國之有律知胸中奇氣尙在也初居士應舉不利以其經授二子其後二子以文行爲鄉里後生之師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焉得其資盡以奉居士居士有餘則殺鷄炊黍沽酒以醉隣里費盡則箕踞坐古墻下撫玩諸孫以自娛樂憂戚之色不兆于面間或效玉川員暉作詩以見志其造語深刻險勁不求世售而世亦不知也取楊氏有賢行男闕闡舉紹興三年進士女嫁劉庭臣祁庶張瓊皆士人嫁瓊者先居士六年卒男孫三人尙幼曾祖諱某原誤祖諱某考諱某居士以大觀六年六月甲子卒享年若干

以其年十一月某甲子葬某鄉某原將葬闕闡乞銘

于余曰居士先人之友也其可不銘銘曰

操管爲釣濡臺爲餌釣爵位髮童于顛腕脫原闕于手

進愈銳孰如幼而問學壯而求仕老則退是以居士

進不干時退不違俗死無愧

黃君墓誌銘

府君諱士良字子善姓黃氏余自識事以來幾四十年矣見鄉閭之間曩之富者貧今之富者曩之貧者也獨黃氏之家守先人之廬食南畝之稻以教養其子孫爲鄉之善人自五代至于今二百餘年矣嗚呼

溪堂集卷九

二

豈積善之久而爲天之所相耶抑子孫以勤約自守而能世家耶府君既捐館將有事于原衍宅字窀穸其猶子洙宗魯以其狀來告曰洙不忝先人之墓君嘗銘之矣今伯父又以銘累君若惠顧前好俾黃氏兄弟無窮之聞垂于後世君之惠也洙之願也余曰宗魯端人也其言必願行矣于是表彰宗魯之文叙而銘之曰府君臨川人曾大父廣大父堅父道享皆家居不仕大觀三年三月辛未以疾終于家春秋七十有八後二年改元政和葬于金谿縣歸德鄉樺林原二月己未也妻伍氏德足以配其夫男三人曰深曰濂

曰孚溱先府君一年卒孚治儒術女四人嫁陳升郟
充陳公定能洵美升洵美舉鄉貢二字疑進士充公定
鄉貢進士女原誤舉嫁公定者先府君八年卒孫男五
人曰安國曰時升曰時修曰中曰輝輝尙幼孫女二
人嫁進士王從道一未笄府君事父母孝友于兄弟
其治生初若不經意俄而田疇日闢儲蓄日豐燕坐
一堂而錢流地上也然謹飭畏慎自總角以至白首
終始如一未嘗怙富崇侈陵德而滅義未嘗利口諂
言捷給而起羞也未嘗側弁箕踞使酒而罵坐也事
賢以禮而不肖者未嘗聞之也人或譽之不躍躍以

溪堂集卷九

三

喜而忤之者未嘗悄悄以愠也府君之賢大略可書
者如此至于奉外祖母此下疑施棺以殮貧者疑
修浮屠氏之宇則又邦人皆知之不待余言而後傳
也銘曰

彈劍擊筑不如刺客拔劔築石不如力士該諧不如
曼倩之辨鉤距不如廣漢之智乃若保身全家無忝
爾祖而昌其子孫非厚重少文者孰能與于此

故通仕郎晏宗武墓誌銘

始余未識宗武叔父能言其爲人金谿朱亮元宗武
婿也其子芹從余學得朱氏父子而知宗武之爲人

原作益蓋詳宗武既死將葬其家以狀來乞銘余三復
其言而嘆曰異哉宗武之爲人也而人不知之何耶
古之所謂循吏者奉法循理不用威嚴在位無顯功
去而民見思豈宗武慕古循吏之風不求人之知耶
審是則雖司馬遷班固爲宗武作傳且無所施其才
況如余之固陋又安能述難言之意于筆端俾後世
之人曉然知宗武之爲人哉雖然大丞相元獻公宗
武叔祖也歐陽文忠公嘗爲墓碑宗武太夫人長樂
郡君吳氏荆國王文公夫人之妹也文公嘗命宗武
名又字而序之欲知宗武世次遷徙考文忠所作墓

溪堂集卷九

四

碑可也欲知宗武行已趨操考文公所作字序可也
余是以知後世之人決知宗武無疑也宗武撫之臨
川人姓晏諱防宗武字也曾祖諱邵累贈開府儀同
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諱融任殿中丞贈金
紫光祿大夫考諱昭素任中散大夫宗武以中散思
補將仕郎試將作主簿江州德安縣尉未滿丁中散
憂服除任撫州崇仁縣主簿秩滿遷南康軍都昌縣
令未赴丁長樂憂服除任袁州萬載縣丞閑罷丁所
生母憂服除赴調客死京師享年四十有八大觀四
年二月二十日也宗武初任德安同僚見其年少未

更事威儀簡率咸易之比其久也察其行事無毫髮
挂吏議皆歎曰撫字吏也在崇仁時部使者密授以
計俾伺廬陵不職事且啖之以甘言曰君心無城府
必不我欺他日事有微當奉薦宗武退而語人曰雉
磔于鷹死斃于犬人之所利也鷹犬何得也吾縱不
如古人豈忍肉人以閱躬于是覆其所短而暴其所
長部使者亦不加怒也將去萬載先以書告其子曰
仕而贖貨誅剝小民墟落之間雞犬不得寧焉此曹
用以致富吾不忍爲也吾行罷去而行橐蕭然子爲
吾遣家奴若干人致米若干斛然後吾得歸焉士大

溪堂集卷九

五

夫聞知皆服其廉宗武雖生于公相之家而惡衣非
食執禮恭甚不敢以門地驕人平居寡欲無所嗜好
惟是喜玩簡編虛原誤心以禮賢者無事則簾閣跌
坐寂若無人幼從文公學嘗問修心之要文公笑曰
吾子亦能問及此耶手書七佛偈以遺之又常見東
林照禪師總公得俱眠豎指之語欣然若有所契晚
年自沙河徙居侯門山川清奧喧囂之音不屬于耳
宗武亦自肆于邱壑日與漁父樵叟相嬉宕殆不知
世間有富貴之可樂也其柩歸自京師父老皆出境
送之挽其紼以趨哭聲震市以政和元年十月三日

葬于長樂鄉東陂山娶鄒氏朝散郎尙書度支員外
郎諱極之女有女一人元功妻也又一人尙幼子友
子及二男子也有侯門集十卷俱眠集三卷藏于家
昔王懷祖性沈靜不求聞達年三十未知名人或謂
之癡王導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米價懷祖
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何人言癡也嗚呼爭名于
朝爭利于市說甘于名利之區至于老死而不悔者
自以爲黠矣是乃眞所謂癡者也宗武聞此言當忤
肯口于九泉之下矣銘曰

溪堂集卷九

六

窶原誤人之子十旬九食囊餘一錢面有德色是何
元獻之裔族而不驕穉于富貴文公之姻姪而不憑
藉其勢力吾不知爲何如人豈其有常德者耶

張夫人墓誌銘

夫原誤人張氏靜敏而文淑明而莊妙于女工而嫺
子音律廉于奉已而豐于事上傳哉賢夫人也生二
十有二年歸同邑王氏事舅姑甚孝友其夫甚敬以
和奉祭祀甚嚴睦姻族甚有恩饋食以羞賓客甚謹
以潔平居恂恂語不出諸口澹然若無所營至其料
理闈內之事他人深維而苦思之一經夫人了無難
色又十有四年歲在丙子季秋之七日生二女子夜

半得疾以卒卒時語言不亂謝其姑及其冢婦如平生子男兩人曰誦曰誨皆未冠又六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縣實建中靖國元年也夫人諱某字彥由饒州德興人贈朝奉大夫諱某之孫朝請大夫知洪州諱某之女撫州軍事推官名某其夫也推官行清介學問淵博其在官獨立無朋不可屈以私有識賢之余高推官之義樂從之游推官亦以余爲可語也以夫人行狀屬余爲銘銘曰

苗其秀傑其苗原誤茲天之祐孰隕其茂孰闕其壽弗克獨我豆神之疾也抑豈命之遭也耶豈將昌其

溪堂集卷九

七

後也耶

吳夫人墓誌銘

余蚤作讀書有客叩門童子開門入告曰有二客陳姓彥輔彥國其名白履素冠瞿瞿如有求而不得余出迎客坐客前致辭曰先妣窀穸有遠日乃卜城北六十里明賢鄉雙溪原又卜城南二十五里臨汝鄉竹山惟念葬而不銘無以彰先妣休旬先生銘鑲諸石余曰唯夫人臨川人姓吳諱文徽曾孫諱光顯孫諱日華女幼孤奉母夫人以孝聞雞初鳴盥櫛造內寢門問安否抑搔其疾痛痾癢時其溫清而厚薄其

衣服振拂衾席拔拭几杖而扶持之奉槃授巾卒盟則退既筭六年陳居士宗謂用媒妁之言迎于吳氏廟夫人執棗栗見于陳氏庭遂爲冢婦逮事祖姑及姑嘗與居士約曰原誤老者血氣衰賴飲食以養君司其外我司其內于是日供鼎俎匕箸之職捶麋鹿

免胙去其餌牛薄切絕其理湛諸酒編蕉布羊豕屑椒桂其上而腊之粉稍熟漉灑以飴而炊之和辛酸滑甘切葱若韭以芼之居士入其家而兩老人喜兆于面居士曰娶妻如是足矣夫人一年哭祖姑又十年哭與居士訣是時二子始垂髫三女未笄夫人

溪堂集卷九

八

曰彥輔汝無夸嬉無跌宕無饗財以取怨唯是仰事俯育養生之事汝其勉之曰彥國汝其原誤勿習異端勿比情人勿作無原誤益以墮業惟是立身揚名顯親之事汝其勉之又訓其女曰織紉組紃必勤執麻泉治絲繭必時編珠結縷剪製縫紉必精且巧諸孤皆祇厥訓罔敢暇豫每春秋祭祀躬修儀物秩其几筵蠲其醴餼被其戶牖酒醴在樽菹醢在皿牲牲在盤磬折而立濯手而執事諸孤羅拜于後肅如也其後男有室女有家粟餘于廩者數千斛錢以貫計者不啻萬也夫人曰彥輔幹父之蠱不遂墜厥緒彥

國勤于學問可射進士策盈吾志矣然吾春秋高恐不及嘗君之粟則又貨平生之簪珥衣服器玩施淨屠氏以庇風雨死之日篋無剩財生于寶元二年二月丙子死于崇寧四年閏二月己巳葬于大觀元年某月壬申兩男彥輔彥國四女嫁吳澄王燮張執禮江公衡嫁執禮公衡者先夫人卒嫁澄燮者後夫人卒孫男五人敦仁敦信敦愿敦禮敦直孫女二人尙幼彥國從余學愿而文銘曰

孰奪吾六孰孤吾兒我不尸事陳鬼其饑此下疑有脫文竹疑作我笥汝嫁而纓汝冠而字二婦抱孫四女抱

溪堂集卷九

九

原誤 朔環其左右酌之以觥逝者如雲德人如雲疑 皎原誤 月沈沈光影不滅

延陵吳夫人墓誌銘

吳夫人衢州西安人父諱震婆娑林邱以藝術知名原誤 楚夫人幼孤雖擇對待聘而地卑原作不能

自致入臨川晏氏事中散大夫諱昭素生通仕郎袁州萬載縣丞防中散公無恙原誤 時夫人上承下比

勤而無怨戚疏愚良皆象其賢中散公捐館舍而孀夫人長樂郡君春秋高夫人柔色以溫之怡聲以問之調甘旨供匕筮以奉之長樂德之原衍 視猶女也

長樂卽世其婦鄒氏事夫人如夫人之事長樂夫人曰汝其尸晏氏祀可以依吾老矣于是不復親家事每勝日內集飲酒笑謔怡然自得也長樂乃王文公夫人之妹防幼從文公學文公爲名之旣冠又字而敘之然寬厚長者安于義命而恬于仕進不可得而榮辱焉蓋夫人訓之也崇寧五年十月丁卯卒享年七十有二大觀元年十月辛酉葬于長樂鄉萬年之太原孫女二人長嫁進士朱亮次尙幼防以妻弟承直郎承年天錫狀乞銘于余考之詩人有知命盡心之說一宜銘也考之春秋有母以子貴之說二宜銘

溪堂集卷九

十

也天錫信士也其言必不妄三宜銘也有三宜銘安得不銘于是兆乎銘曰

岑岑其山沄沄其川有卜其兆其新其阡芟之夷之其荆其棘封之植之其松其栢其榮伊何元獻之門原誤 伊何有令之孫曷與下曷字均誤作昌 以象德山時

川流曷以永思松栢之秋百年一瞬賢愚同腐文以壽之我銘其墓

甘夫人墓誌銘

甘夫人蘇邠母也邠三尺童子匍匐而哭其父退然如不勝蘇氏之老憂焉旣而承夫人之訓奉以周旋

罔敢失墜刻苦攻書遂爲南州望士賢母之有益于其子如此哉夫人其先潤州丹陽人祖利涉避五季亂徙居豫章之劍池豫章生遂是爲夫人之考年十有八歸蘇氏爲居士諱某之妻又十八年而居士卒又三十有二年而夫人卒蓋大觀二年四月二十有二日也享年六十有八明年十月丙戌葬于折桂鄉荷塘里先塋之側四男邵儀邵佐邵舉鄉貢進士一女嫁任天授初夫人歸蘇氏時姑有病母貧無所依迎致于家朝夕奉之甚力夫人曰姑娶婦以佚老而反劬豈人之情也哉凡姑之所以奉其母者夫人皆

溪堂堂卷九

二

助之姑歎曰吾婦純孝人也愛其姑施及吾母他日能亢蘇氏宗乎居士既蚤世而衣食益窘諸子稚弱不堪家事夫人躬行儉約訓育諸子及壯有室則以家事委諸婦間或焚香跣坐誦竺乾之書以洗心潔念平生尤勤婦職蠶繅紉織雖老不懈兒曹或諫止之夫人曰此吾職也不蠶而衣孰不愧于心乎嗚呼古者上自王后下至士大夫妻未有不親蠶繅之事近世婦人往往以吹竹彈絲歌舞蒲博爲事而以蠶繅爲恥以至穢籽生芝菌而棄棄之經疑作桑麻之徑鞠爲原誤茂草者多矣故余誌原作夫人之賢尤詳于此

者將以著近世婦人之戒銘曰

有鬱者柔可絲繭身婦忘厥職樵斧其薪甘有賢女來嫁于蘇勉彼原誤蠶繅訓我諸孤閭閻和悅不宕以嬉邴也好學鄉閭之師弗簪之下一瓢一簞誦詩讀書以奉母歡人誰無母母孰不壽子爲特操是爲不朽

彭夫人墓誌銘

余嘗謂陳端卿曰吾當脫兩親垂白遊太學七八年業稽於原作成廣文先生稱之未嘗有喜色時命大謬不利于有司徒步南歸未嘗有憂色豈非知道者

溪堂集卷九

三

耶端卿曰義命之說吾既知之矣抑有內助焉吾未遊太學也吾妻勉之曰得不得有命而在在我者不可不修也與其卑栖于燕雀之羣孰若仰首一鳴于鴛鷺之側乎既遊太學也吾妻又勉之曰子親雖老吾能事之如父母甘旨之奉子無憂也故吾得以申其平生之志而沈于文藝得失未嘗少置于懷也未幾而端卿之妻死將有事于窀穸狀其行句余銘余嘆曰曩所謂內助者今亡矣其可不銘耶夫人姓彭撫之金谿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家居不仕夫人之生也聽其聲美而和父母知其必賢定婚于襁褓之間

年十有八歸陳氏陳氏大族合堂同食者不啻數百指夫人事舅姑睦娣姒撫媵妾和而有禮待內外宗族一以忠誠不以貧富輕重其心其尤貧而不能自存者解衣推食以濟之故死之日哭者聲色相屬原屢也以大觀三年十月某甲子辛未年若干十二月某甲子葬于某鄉某縣子男二人尙幼銘曰恐學術之中廢當觀乎機軸欲霸功之速成豈惜乎蠶妾不敢仰視者梁鴻之案相待如賓者冀缺之饑自古迄今豈無賢婦惟今之人與古是協

桂夫人墓誌銘

溪堂集卷九

三

桂氏出燕郡名褒者爲揚州刺史季氏出壽春郡名遷者爲廬江太守此下有三姓聲相近而其出不同然桂與季近原衍姓字爲著姓而貴獨無聞焉夫人揚州之裔也曾祖承慶祖弼考舒今爲信之貴溪人生二十有一年嫁金谿朱世衡子平于是子平之兄仕爲縣佐攜妻孥以行子平亦匹馬遊學京師舅姑又皆倦于勤故閨門之內婚姻喪祭賓客慶弔一委之夫人天資精敏其經畫家事如櫛髮治絲雖煩而不紊舅姑死牖下而子平旣倦游矣乃慨然嘆曰小隱吾之菟裘也行將老焉于是夷荒穢種花蒔菓作池亭

園圃以娛賓客每觴行樂作起舞上壽陵珍海錯雜然前陳鼎俎之羞咄嗟而辦皆夫人手自爲之而子平日原作醉不知也晚年得病癰瘡猶不敢暇逸手指目顧厮役扈養莫不得職雖平生自奉有節而周人緩急隨所求應之初無齊量嗚呼薄于已而厚于人士大夫所不能也而謂婦人能之耶以大觀三年四月甲子卒春秋五十有七四年十一月壬申葬永和鄉魚擇原子璩琰治儒術女壻許君翼陳大聲董昭協倪謀擇下吳上脫吳綸皆士人一未嫁嫁君翼昭協者先夫人卒子平旣卜遠日大聲狀夫人行

溪堂集卷九

古

來乞銘大聲從余學豈欺余哉銘曰夫賢好客婦賢是助夫婦克從如風斯原衍如字雨夫欲饋漿婦酌以醕夫欲烹鷺婦曰原作其矜賓筵原作初秩敬核已具悍婦惡客如畏虓虎履聲及門已轆其釜夫未留客先謀諸婦口噤不啟目若無覩怒癭疑作忽張揮之以斧欲知其人請觀其客佳客滿門惟婦之德門無停軌職婦之賊懿此賢婦胡不壽豈口彼悍婦不死何待我作銘詩以著婦戒

彭夫人墓誌銘

金谿彭夫人進士陳虞卿妻也彭與陳皆金谿大有

良弼二字姓彭輕財而喜事其弊或失于侈陳敦本而力農其弊或失于朴夫人生彭氏家爲陳氏婦其事上撫下治家睦族賓禮姻婭奉承祭祀咸適厥中無兩家末流之弊虞卿性嗜學每旦據案誦書音韻洪暢諸子環誦其前抑揚高下皆中節夫人聞而喜曰吾夫與子嗜學如此一絲一黍皆有經畫虞卿與諸子得以玩味黃卷爲一鄉之善士夫人之力也諸女化其柔德順靜穎一不妄言笑其刺繡縫裳剪製結縷承夫人授指咸有法度可觀嗚呼賢哉夫人曾祖日新祖賀父育皆隱德不仕年十有九嫁虞卿子男三人遺直舉直皆應進士舉旌直尙幼女子六人長嫁黃克昌次嫁鄧濂皆士人餘未嫁孫男女各一人夫人以大觀三年十有一月二日辛酉卒年四十有三以政和元年十月二十日葬于延福鄉黃家原遺直舉直嘗從余學愿于行而敏于文他日庶幾能大陳氏門戶夫人之死可以無憾矣銘曰

溪室集卷九

五

季子十篋鄴侯萬軸父兮子兮且講且讀洋洋乎盈耳哉微夫人何以成陳氏父子之福

江夫人墓誌銘

余家自金陵徙臨川與江氏爲鄰里至余之身蓋五

世矣江氏家法之嚴子弟之謹婦女之肅固已飢聞耳疑脫能字道之也夫人旣嫁陳氏而其子又與余遊故其葬也不求銘于當世之君子而獨屬陋巷枯槁之士如余者豈以知夫人之詳莫余若耶于是載原其世次論其生平而爲之銘江氏其先封江陵後以國爲氏出濟陽考城則有漢驃陽息侯出趙氏則有水衡都尉充出灌陰則有諫議大夫革出鄆縣則有唐起居郎融出灌陰則有萬州刺史子逮夫人蓋驃陽侯之裔也曾祖諱日華祖諱道悅考諱巨卿皆有隱德不仕夫人年十有八爲居士某之妻于是舅姑着艾而法興居有節步武有數盛服肅容儼然人望而欽之夫人協贊其夫以事其舅姑奉以周旋不見缺虧舅沒姑老夫人專泄家政原作定時親賓酒食問勞牲幣交慶酌其豐約而均節之內外無間言居士卽世諸子未冠夫人縱其求師問道不以家事相關故其子皆好學而文歲饑且疫僵尸橫道皆大彘之餒餘也夫人聞之惻然出奩中金以瘞之平生樂賑人之窮宗族鄉黨之間受其賜者不知其幾人矣以大觀三年九月甲子卒享年五十有八男四人之祥之奇之中之永皆應進士舉之祥先夫人卒女

溪室集卷九

六

余家自金陵徙臨川與江氏爲鄰里至余之身蓋五

五人嫁江野吳敏江懋江君從江公明皆士人野舉鄉貢進士原疑作先脫嫁敏者後疑作先夫人卒孫男三人台石谷孫女一人尙幼以政和三年正月甲子葬于某鄉某縣古人有言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古人豈欲竭囊中之金以教子而餒而身貧而家哉蓋以爲推籬金之利而廣之不過爲陶朱倚頓輩耳苟能深造一經而躬行其言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自其治家可以治天下其爲利豈有旣哉然則以彼揆此籬金之利不如一經之博也夫人家籬金不專其利而以教子爲先可謂能校輕重之宜矣銘曰

溪堂集卷九

七

家有千金而子不通一經不富其爲富也金用之有盡而經無窮則彼可棄而此可取也有婦人焉養生以千金而教子以一經是其所以爲賢母也茲事古多有之而余之銘夫人獨詳于此者何哉蓋知今之人而不及于古也

墓表

陳居士墓表

居士臨川人字昌言名宗諤姓陳氏兒時從鄉里老師學日未午誦千餘言如建瓴水兒曹皆却步不敢比肩立老師拊其背曰汝其亢陳氏宗乎先考即世母夫人黃氏語其姑沈夫人曰府君既從迺翁遊于地下矣嗟然孤兒豈能持門戶哉沈夫人曰此兒雖蚤慧老師奇之若宦學千里吾兩人何以爲生耶吾

溪堂集卷一

豫章叢書

聞忠孝不兩立厚于其君而薄于其親豈老師之意哉于是謝老師而歸居士于其家居士出則治生業入則奉甘旨暇則誦詩書雖巫醫卜筮陰陽地理之書無所不窺也一日慨然嘆曰吾既謝老師歸奉其親又無良朋友琢磨徒知句讀何以書爲則又取圓覺華嚴般若諸經反覆研味蓋將探諸佛之意而求生死之說于是禪師寶月穴居貴溪之巔能以慧眼知人善惡得于眉睫之間人有隱惡平生未嘗言者一見禪師莫不吐實居士聞風而悅之裹糧走三百里至山下攀藤葛而上拜禪師巖中禪師命之坐飲

之以茶熟視而笑曰佳哉若人翼日味爽順下風而

請願聞至道禪師手書三頌以贈居士歸而欣然有

得色于是沈夫人黃夫人皆棄養久矣居士不復治

生業日與高僧逸民焚香燕坐清談終日殆不知世

之有窮達榮辱毀譽忻感也晚年尤喜施惠饑者哺

之寒者衣之婚姻不能成禮者與之幣帛死而無以

斂其軀者與之棺槨然未嘗言之于人而人亦不知

其喜施惠也會大父諱漢昇大父諱延德父諱丁娶

吳氏男彥輔彥國應進士舉壻吳澄王燮張執禮江

公衡元豐三年十二月甲申卒享年四十明年九月

溪堂集卷十

二

葬于靈台鄉甘露原初居士得疾謂澄曰吾病必不

起死生吾知之但兩兒尙幼汝其助吾妻經紀其家

事遂而壁臥不語七日而卒卒時顧視家人無可憐

之色豈非知禪師之道者耶後二十七日彥輔彥國

泣曰先考捐館舍時吾兄弟兩稚子耳故其葬也不

克求賢士大夫之文約之壙中遂使先考之德湮沒

而無聞執事其爲我書其事將刻石以表其墓庶幾

來世有攷焉嗚呼居士之德修于宗族信于鄉黨其

子又賢必能大其門戶豈待小子之文然後傳世哉

然非此無以慰孝子之思于是序述其生平而繫之

之以辭其辭曰

人生一世間兮俯仰其忽百年居耿耿其無聊兮悼乃口之不宜孰知彼蒼之不與謀兮或壽躄而天顏曷不從巫咸而卜筮兮著龜告子曰其道則然伊冢上之木已拱兮矧草宿而露寒望夫君之不來蹇孝子兮其無永嘆

桂夫人墓表

夫人貴溪桂府君舒之女也桂氏為江東大族其子弟仕于朝者為能吏游于學者為善士處于家者為良民女之嫁人者又皆賢婦也夫人童而精敏習與

溪堂集卷十

三

原作 性成姆訓不煩府君奇之妙擇姻對既歸夫家姑曰予其致家政有賢婦矧曰予其休婦事有賢婦夫曰予其出游以干祿有賢妻既而男祗厥訓女勤厥功宗族法象其德而妾御化之不敢急步疾呼也嫁三十有七年大觀三年四月甲午以疾卒于室時年五十有七年矣明年葬于永和鄉魚擇原十有一月壬申也瑛瑗兩男子皆治儒術許君翼陳大聲董昭叶倪湛吳綸女婿五皆應進士舉一女許嫁而未歸三男孫一女孫尚幼金谿朱世衡子平其夫也瑛與陳子皆從余學子平以謂知夫人之賢者莫予若

也既屬余特書之瘞諸墳中矣又屬余屢書之揭于

冢上余嘗聞城陽吳橫得罪于漢末俾其四子各逃以避難人授一姓字皆九畫其一曰吳守墳墓其二日春居徐州其三曰桂居幽州其四曰焮居華陽夫人之先得九畫之姓于城陽自幽州而居信州其來遠矣嗚呼古人所以重譜原誤籍者欲知姓氏所出也當橫得罪之時吳氏之宗不絕一綫倘不各授其

溪堂集卷十

四

子之姓而以九畫為驗則子孫安能蕃衍如是哉後世譜籍不明而同姓相為婚姻者有之矣譜籍且不可復于後世况欲居今之世而行古之道哉况欲驅今世之民而盡行先王之政哉

行狀

故朝奉大夫渠州使君季公行狀

公諱復字希賢姓季氏魯三桓公子友之後也文子行父武子宿平子如意康子肥皆秉政于魯布心兄弟有聲于漢布以諾聞梁楚心以勇聞關中廣陵太守廣琛太學生儻皆著籍于唐其後或居江左或居浙右處之龍泉荆之江陵皆其族也曾祖諱光祖諱真累贈奉議郎其先自金陵旋居臨川遂為臨川人始季氏以資財雄里中至奉議時生事猶裕嘗有負

數緝欲逝者奉議公焚其券而厚贖之其人愧謝而去君子曰季氏其有後乎奉議公既捐館壽安太君潛夫人在堂兄弟拙于生事家無甌石之儲公于是肄業鄉校折節讀書窮日之力而繼之以夜膏不足而續之以薪既而文章學問暴耀一時其弟中復亦有場屋聲號爲三季自是從其學者履溢戶外故潛夫人甘旨之養無缺焉未幾貢于禮部元豐八年進士第釋褐調欽州司戶參軍攝休寧縣大抵欽之六縣事皆煩劇士大夫畏之如沸鼎之湯不可嚮邇而休寧尤甚公以掾曹攝縣事又少年初官老胥皆易

溪堂集卷十

五

之至則據案聽事神觀靜深剖析是非有條不紊四境大服狴犴爲之一空詞人有作詩以聲其美者至今父老能誦之每日未晡胥吏休于舍訟庭寂無履聲往往與文人勝士賦詩飲酒未嘗怵迫下闕乃歎曰民言可謂無私矣用薦者六人改興國軍通山縣令時楊翰林繪謫于是邦翰林以前輩自居視僚佐無可人意者獨與公開懷握手爲忘年之契每稱其忠厚愛民有古循吏之風未閱歲丁潛夫人憂服除調達州巴渠令蜀中阻遠而巴渠尤窮僻前爲令者例以爲不足治而民事一切減裂公不鄙夷其民而

化以禮義風俗大變改節推官知南康軍建昌縣丞時自夏五月至于秋八月不雨大田之稼穡槁死殆盡民皆號泣以待餒死公惻然憫之盡心竭力推行賑濟之法雖窮冬洄寒風饑雪虐驅馳村落未嘗暫憊以至定時享祀不暇還舍其孤兒棄于野者俾者保大姓收養之公行村落纍纍然迎于道旁者數百人蓋老幼賴公而活者不知幾萬人也時江左諸縣皆早有司或不躬親賑濟而強壯者得之老弱者不及也公先籍民以什伍之法計口而給粟故老幼無不均之患江西部使者聞其經畫有理密遣人錄其

溪堂集卷十

六

條目頌之所屬不知所活又幾人也改宣德郎知鄂州崇陽縣事崇陽民悍吏姦素號難治凡爲令者多以罪去惟張尙書詠在任六年善政可紀民繪其像而祠之其後爲民之所稱者唯應通與公而已民于是以二公配張尙書之祀焉太守性褊急御下如東溼民非辜得罪者噤不敢訴公力爲營救多獲全宥每上府計事必禱曰寧得罪于太守不可得罪于皇天其至誠不欺多此類也有客死崇陽而寄旅櫬于佛寺者親戚不聞問十餘年矣公爲出力營葬于寺之西偏揭其姓氏于冢上以俟他日有攷焉今上卽

位遷奉議郎賜緋衣銀魚用磨勘法轉承議郎差通判南劍州事待次鄉邦凡三年營構地宅高明爽塏殆甲一鄉親舊或獻疑曰公年甫五十自此登禁從鎮巨藩未可量也何遽爲家居計耶公笑曰吾郭外有田可以供饋粥又有宅一區以御風雨盈吾志矣嵇叔夜有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故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萬一倦游不仕興盡而歸不失爲嵇叔夜若必待暮年血氣既衰不得已而引退然後求田問舍吾不爲也既通守延平凡佐二守前守責大指而失于闕略後守

溪堂集卷十

七

嚴篤責而失於煩苛公協贊郡事各因其弊而救之吏民皆以爲便而二守亦獲助焉會有以從官遷謫關中而子弟以不謹賈謗者部使者摭摭細故傳致于法輿大獄于延平命公治之文移逮捕急于星火公盡誠推究無所觀望遂平其獄轉朝奉郎加雲騎尉以寶璽放轉朝散郎受代赴部以勞併轉朝奉大夫加飛騎尉差知渠州軍州事借紫自京師來歸優游里閭久之遂有拂衣之興一日謂其親族曰吾仕宦三十年世味厚薄斷可知矣因作詩以見志其略曰靜中有高志難與俗人言願收朝市興歸此一畝

安乃上章乞以本官致仕俄以疾卒于家大觀四年八月某日也享年六十一其年十月某日葬于某鄉某原先取揚迴之女累贈金華縣君繼室張氏故朝奉大夫維之女累贈長安縣君男女四人端卿以目疾廢清卿奏補將仕郎一男一女尙幼孫男二人天惠天叙孫女三人長嫁陳之永次嫁謝邁皆應進士舉一未嫁公平生豈弟風流所至有惠愛天資鯁介嫉惡而好善故悅公者少而不悅公者多公亦自負其志不妄與人交游晚得左司都公貺給事謝公文瑾一見傾蓋如故待以國士每論及前朝偉人鉅公

溪堂集卷十

八

如韓忠獻范文正富文忠未嘗不抵掌慨慕想見其爲人至于始終出處之際又參究而詳考之訂其行事以爲楷式建中靖國初詔原誤內外官言事公歷陳十事上之皆當時利病不報門下侍郎吳公居厚與公同鄉里尤愛公之才欲引用之初發運江淮以京秩薦公及爲戶部尙書辟公監榷貨務不就後參大政公未嘗輒通書既而吳公罷政領官祠公乃遣使一伸鄉曲之好而已公之恬于進取大抵如此初居約原誤時士人蔡承昭導公遊鄉校又同縣原誤顏具微與公同硯席其後承昭貧窶無以糊其口乃

挈家依公于通山公爲料理生事具微厥居窮巷父子以疫病相繼而死公爲買棺瘞之又育其二女備禮擇婿而嫁之平生篤于學問六經子史百家小說醫藥卜筮之書無所不窺自幼至老未嘗一日舍書不讀雖王事鞅掌昏暮而歸必秉燭觀書夜分乃寐或與子弟商論古今吟諷歌詩了無倦色每對賓客清談壘壘一座盡傾詢以歷代人物本朝典故者必探其本末窮其端緒論議鋒起聽者不知其膝之前也其爲文章則學西漢之法而步驟規摹以韓退之歐陽永叔爲師尤酷愛永叔所作爲臣難論把玩不

溪堂集卷十

九

釋手讀之成誦每嘆曰吾恨不一瞻清光播笏跪誦於上前其愛君忠切亦天性然也其爲詩略備諸家之體而尤愛杜子美以謂唐之治亂備見于此嘗訓釋其義未絕筆而公已沒矣家藏書數千卷皆手自簪校亦有親錄者有文集十卷藏于家公恢宏疎達不爲齷齪細謹每用度施予不計家之有無故月俸所入隨手而盡雖親戚朋友不知其貧也既歿之後橐無剩金識者以謂清而畏人知不愧于古人矣嗚呼人才之難自古然矣士固有博聞強記貫穿墳典文章學問爲一世所宗者然迂原誤緩堅僻不達世

務不過爲腐儒而止耳其有商財較利洞見毫髮煩劇之務賴之以濟矣然不學無術昧于大體不過爲一俗吏而止耳故蘇威嘗謂隋文帝曰江南人士有學術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柳莊蓋嘆人才之難也公雖生於江南篤於學問而通當世之務敏于政事而明古人之大體其賢於柳莊遠矣余從公游甚久知公最詳姑敘其平生大節以爲行狀而小者皆略而不書惟執事裁擇焉謹狀

祭文

溪堂集卷十

十

祭汪伯更教授文

維政和元年歲次辛卯二月甲午朔十八日辛亥友人濮陽吳琛弟賀姪輿謝逸弟邁穎川陳之奇弟彥國江夏黃洙渤海季端卿濟陽江野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亡友伯更教授之靈嗚呼哀哉天之生賢疑若甚艱何生之艱而奪之速孰若初不生賢而皆生不肖庶幾享其壽考而保其爵祿彼不肖者何德于天而俾之以富貴輔之以康強彼賢者何負于天而攫之以疾病申之以困辱豈福善禍淫者古人之我欺而蒼蒼者天終不可卜也嗚呼哀哉廉恥道喪忠

義氣塞乘時射利變節從俗者滔滔皆是乞食墮聞
猷痔得車者面有德色故讒邪如山貪墨成市而莫
之救藥正人端士無辜顛天而無以明白嗚呼哀哉
孰有記問該博文章敏贍如吾伯更之學孰有忠孝
純全操守堅正如吾伯更之德孰有貧賤困厄而不
爲利勢所回如吾伯更之勇決孰有居稠人廣衆中
而防患周身如吾伯更之慎默人誰無兄弟孰有如
我伯更之愛敬誰無朋友孰有如吾伯更之諒直至
于晚聞祖師之道而知生死之說則伯更之高妙超
逸又非寡聞淺見者之可測奈何家貧母老而益之

溪堂集卷十

十一

以憂患妻死無後而困之以奇疾一臥不起奄忽以
游而遂以幽明之隔也嗚呼哀哉豈其信然耶豈其
傳之妄耶以爲信然則伯更之賢不應如此以爲傳
之妄則叔野之詐不吾誑也今舟次于水濱以旅櫬
寄于浮屠信乎其然矣則想其生平思其出處不知
其所往也嗚呼哀哉胡不爲吾少留乎胡爲遽舍我
而去乎豈不念風樨竹牖青燈夜寒讀書而饑吟乎
豈不念野步水東濯足南湖焚香清坐于蕭寺乎豈
不念談論古今訊評得失慷慨激昂以爲壯乎豈不
念夜飲達旦抵掌笑謔談諧嘲諷以爲戲乎豈不念

致君澤民激濁揚清相期爲立朝之事乎豈不念買
田築舍鑿池種竹相約爲隱居之計乎若此事之小
者固伯更之所不念豈不念弟妹婚嫁何以爲成禮
乎豈不念父母垂白何以奉甘旨乎朋友固不足道
也何以忍棄其母弟而不顧乎嗚呼哀哉賀將以城
南之地葬伯更而助其生事而逸又狀伯更之行而
乞李氏銘其墓叔野被薦而逸與之俱行弟妹婚嫁
孫與其諸友皆爲調護諸弟皆欲砥節礪行種學績
文期有所建立苟怠惰荒嬉則朋友交攻原誤而聚
罵之而伯更之靈陰有所訴呂居仁書來欲爲伯更

溪堂集卷十

十二

立謚如孟東野而逸以謂私立名號相標榜恐其禍
有不測如漢之黨錮况韜光晦迹者伯更平昔之心
也而聲名暴耀者亦伯更之所惡伯更之德行卓卓
如此雖不立謚而名自重于萬古孫等與伯更相別
之後髮益白而齒益搖尙有此身復不知其幾寒暑
矣人皆一死先後不同伯更之死也安其死矣嗚呼
哀哉有酒在觴有飯在俎傾寫懷抱寓此毫素不知
伯更尙能知否一慟腸裂泣涕如雨嗚呼哀哉伏惟
尙享

雜著

讀阮籍傳

善觀人者觀其心不觀其迹蓋觀其迹之所已為可
以逆知其心之所未為如此者可謂原作善觀人矣
阮籍負其英偉之才庄非其時陸沈于俗而世之論
者遂以為放曠不羈之流而禮法之士至于羞談之
豈不過哉當其沈飲于酒傲睨萬物泊然不以世務
擾心若無志于天下者至于觀漢楚戰場喟然嘆息
以為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其志蓋宏遠矣雖口不
臧否人物然青眼視嵇康白眼視嵇喜是未嘗無意
于人物也雖居喪飲酒食肉然每慟哭輒嘔血數升

溪堂集卷一

三

是未嘗無哀感之情也以至文帝欲求壻鍾會欲詢
時事而致之罪皆以酣暝獲免則又察微見遠其志
有足多也魏晉之交王室不兢強臣跋扈戮殺大臣
如割羊剝豕無所顧憚一時名士朝不謀夕如寢處
于頽垣敗屋之下岌岌然恐將壓焉故張華衛瓘以
清直死向秀嵇康以高簡死王衍王澄以清談死陸
機陸雲以俊才死籍於是倘不自混于酒駢然出其
頭角鬪死于強臣之手也必矣孟子云伯夷聖之清
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清非期于隘而其弊必至於隘和非期于不恭而其

弊必至於不恭謂籍不仕耶未嘗隱于山林清不足
以名之也謂籍仕耶未嘗俯已以同流俗和不足以
名之也非清非和庶幾于夷惠之間乎莊子謂曲轅
之櫟以不材得終其天年故莊托之以神其拙若籍
者得非托之於酒以神其拙耶

讀李翱平賦書

余讀李翱之文至所為平賦書未嘗不掩卷而歎也
嗟乎農商王道之本也周公用于周而周之治後世
莫及也其法制載于書加詳也孟子嘗言于齊梁之
君矣齊梁之君不能用也嗚呼使用其言天下原誤

溪堂集卷十

十四

非秦有也其法制載于書雖略于周公然其言未嘗
不詳也今世之士大夫好談高而不適于用論農商
之事則掩口而笑曰是老農之所能也吾何與此哉
周公大聖人也孟子大賢人也猶用之以治天下國
家言原作于君渠渠若此豈有聖不及周公賢不及
孟子而恥言聖賢之事哉雖平賦書施之當時未必
可用然其言有感于者故書于其後且以寓其感云

溪堂集卷十終

溪堂集補遺

雪後折梅賦

耿耿夜闌之青燈沈萬籟於岑寂忽竹林之風聲顛簷
端而索索徐披衣而啟戶飛雪花之如席眺溪上之
寒梅亘千林於一色恐青女之下臨言玉妃之墮謫
競孤峭以相高兩含情而脉脉乃策壺公之杖乃躡
阮生之屐度橫約以躡躡排寒威而辟易繞琪樹之
玲瓏攀瓊柯之的皜搖疎影之橫斜漾清溪之寒碧
披緒風而香冷引輕素而烟羃忘凍手之欲龜携纖
枝而入室暎几研之璀璨藉海岱之玉石寓逸想而

溪堂集補遺

豫章叢書

目成若憤余之幽僻覺毛髮之森疎迷今夕之何夕
因燎薪而擁爐泣銅瓶之唧唧起取酒而自温傾小
槽之珠滴昔花月之成妖幻武公而奪魄余少賤而
多難豈曰耳目之敢役往就醉而曲肱吼怒雷於鼻
息曉援毫以陳辭紀作夢之戲劇

弔槁杉賦 并序

臨川崇真觀有古杉焉歲久槁死而枝幹不墮俗
傳晉魏夫人學老子術於此手植於庭不知其果
是非也眾謂茲杉以槁死得免斧斤之厄世莫不
幸其生而茲獨幸其死也一日郡兵官見而惡之

命郡兵伐其枝幹芟其本根實以土而夷其庭鳴
呼亦不仁甚矣推此以往孰謂世之人死而可以
免禍耶遂弔之以賦其詞曰

后土昇物兮靈衷不私稟受殊氣兮土地異宜芸芸
其生兮情之不齊嗟此杉兮其大百圍脩且長兮蔽
乎雲霓穆枝偃蹇兮如龍虎之馳植之於庭兮如正
人端士之威儀挺然獨立兮如不附麗於當時斲為
棟梁兮負殿堂而不敬剝為舟航兮觸風波而不危
梁百步之川兮歷千載而不隳今其槁死兮無可用
之資不憐於霜雪兮無求乎雨露之滋賴根幹之存

溪堂集補遺

二

兮得永託於庭樨夫何不仁之甚兮肆斧斤而芟夷
昔子胥怨毒兮平王既死而鞭尸魏公忠直兮肉未
寒而仆碑自古莫不然兮豈如今世之可悲嗚呼槁
杉兮夫復何疑

感白髮賦

謝子寓居於陳氏之館晞髮於庭童子見而笑曰
先生老矣髮有白者取而視之信如其言深懼湮
滅無聞而道不行於世也乃自賦以自激其詞曰
余弱齡之多艱兮蓋嘗苦其心志矧思之刻深兮祗
益戕乎血氣惟白髮之生兮孰不驚夫老之將至年

幾有立兮竟何補於斯世道若塗若川兮雖勤而不
濟茫茫無所歸宿兮聖賢何簡予而遐棄蹈前修之
軌軌愛而不見兮猶彷彿乎夢寐事業不加進兮宜
聲名之晦晦固欲顯其親兮嗟立身而無地朝夕藜
藿之不充兮妻子之葛藟不備矧欲行其他兮致當
今之平治曷以宣吾心之湮鬱兮將轉喉而觸諱聊
寄懷於翰墨兮茲亦不試而故藝字漫滅而無誰語
兮不若緘滕於篋笥抱耿耿之壯懷兮無蒯緤而疾
視嗟秋菊之未掃兮俄春蘭之可刈悲牀下之蟋蟀
兮又鳴蛩之嘒嘒何羨和之不我留兮馳日車而迅

溪堂集補遺

三

逝吾固知浮沈於閭里兮祗俛俛而卒歲非不欲潔
已而澡行兮奈託身乎鮑肆日三沐而三薰兮常恐
同於臭味人生一世之間兮孰不求於適意居悒悒
而不聊兮徒孤笑而永愜君之闊深且遠兮曷不上
書而陳事公侯之門高而峩峩兮亦有長裾之可曳
胡不駕言而遠遊兮四海豈乏乎兄弟滄浪之水清
兮可以激濯乎污人之賦望鴻鵠之高舉兮凌赤霄
之逸翹聊以快平生之孤憤兮雖星星而不愧斬有
所遇兮又以謝童子之戲

豫章行

豫章棟梁材託身南山阿王者建大厦匠氏施斧柯
萬夫挽不行留滯在河澗自非浪滔天何由至王所
根雖埋土中葉已隨風飛惟餘爨下柯那得復相依
風吹兼雨打日居復月諸誓朽泥塗間不及櫟與樗
匠氏慎無悔豫章當自寬人生類如此才難聖所嘆

讀陶淵明集

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下視區中賢略不可人意
不如歸田園萬事付一醉揮觴賦新詩詩成聊自慰
初不求世售世亦不我貴意到語自工心真理亦透
何必聞虞韶讀此可忘味我欲追其韻恨無三尺喙

溪堂集補遺

四

嗟嘆之不足作詩示同志

和王立之見贈四首

王子遺我詩五言若長城誰謂永嘉末復聞正始聲
咄嗟千人廢雍容一坐傾端能勵節義何必五鼎烹
蛙蛤沒泥塗鯁鯁游畎澮豈知北溟鯉翱翔九霄外
長安夸奢子奔走逐冠蓋古寺有佳人幽吟發清籟
按劍毛先生睨柱蘭相如欲市萬世名非用干斛珠
善養浩然氣外澤心不懼桃花自春風何用賦元都
鐘鳴戒夜行途遠畏日暮王良鞭驥子一躍僅十步
怪事書咄咄白髮生故故未暇陳九事亟歸讀四庫

和徐教授與董元達

徐穉臥不起青衫老柴門仲舒著繁露要明王道尊
相逢非竟日此懷誰與論朗詠鄱陽篇江南烟雨昏

吳迪吉載酒永安寺會者十一人分韻賦詩以
字為韻予用逸字

延陵多賢孫傑然者迪吉上書因自訟賓客禁私觀
瞑目數歸期開口防罰直謁告呼朋儕笑談洗憂感
開樽青蓮界逍遙以永日韶嗣客鼎來草草筵初秩
子珍樂易人開談見冒臆宗魯與人交坦然無畛域
君澤學古談論議簡而質伯更廊廟具綠髮居師席

溪堂集補遺

五

澤民泮水英每試輒中的叔野飽書史胸中萬卷積
文美秉天機溫如蒼玉碧文康氣雄豪目睨天宇窄
中邦最清修操履有繩尺樂之似長康癡絕故無匹
坐客皆奇才惟鈍莫如逸諸人或見賞頗愛性真率
不求身後名但喜杯中物世故了不知一醉吾事畢

謝吳迪吉以麻源桃實法製黃精見遺

平生剛直心真率類狂狡居守富兒門肉食亦不飽
北堂老髮垂喜懼我心攪瘦妻首飛蓬敢謂美而姣
婦姑宵不寐清餓常至卯幸賴親友人饋送亦稍稍
崔嵬華子岡秀嶺橫參昂木桃芘菟竹歲永樛枝撓

千年採掇餘會近麻姑爪喧喧聲利區獻酬呈獐狍
分贈及衡門古心君獨拘作詩報佳惠質野言非巧
遊逍遙寺以野寺江天豁山屏花木幽為韻探
得山字

進不驕富貴立朝如在山退若羞貧賤林泉作閨闈
喧靜本無相了在一念間人皆謂此理何事可作難
每月一會面十客九不閒良時况易失逝者不復還
老境不汝貸毛髮半已斑游從皆勝事棲息况禪關
茲會若不勉對客恐厚顏諸人胸曠遠高韻不可攀
此意固同曠作詩勉我頑

溪堂集補遺

六

游文美清曠亭各以字為韻

人生一月間開口笑幾日况復歲云暮在堂悲蟋蟀
胡不為強歡啣復啣啣吾徒塵外姿開懷見真率
逢如商山皓清若竹林逸相逢各拊掌一笑萬事失
主人清曠士作堂記其實願無負此堂不為勢利林
時時叙離闕中散志意畢

懷李希聲

木落野空曠天迥江河深登樓眺遐荒朔風吹壯襟
望望不能去勤我思賢心此心何所思思我逍遙子
挂冠臥秋齋閱世齊愠喜念昔造其室微言契名理

學考天玉球四坐清音起別來越三祀洋洋猶在耳
宵長夢寐勤月明渡淮水

送臨川教授葉端仁赴闕二首

丸丸松柏林結根臨古道未逢匠石徒歲久空令抱
聖人建明堂良材日登造左右乏先容地遠安可到
願言勵歲寒不改雪霜操

嘉林有石龜跡尾知千齡支牀氣愈老巢蓮身始輕
鑽灼占休咎胷中疑惑明納錫藏大卜決策安朝廷
吾徒昧倚伏禍福可由徵

同吳迪吉汪信民遊西塔寺分韻賦詩以荷花

溪堂集補遺

七

日落酣爲韻探得荷花字

曲肱清夢殘曉鼓喧鳴鼃披衣步庭除白露傾圓荷
俄聞剝啄聲佳客來相過爲言城市喧邀我游山阿
步入青蓮界諸峰鬱嵯峨清香郁軟語竟日同婆娑
吾人嗜好僻與世殊白窠茲游慎勿廣恐爲俗客呵
林間露驚鶴城頭日翻鴉荷香曉逾清山色秋更佳
寺有老比丘視世如虛花茶香語有味境靜思無邪
夕陽動歸與天末散餘霞徘徊不忍去南樓吹晚笳
更約秋夜來小船臥蒹葭

二公約中秋夜舟遊南湖宿此寺中

游西塔寺分韻得異字

天刑不可解何以補我劓同訪老比丘步至城南寺
脫冠飯其腹咀嚼風雨駛四壁吼怒雷稍稍衆合睡
而余與汪侯敬諮第一義山僧笑不答飲食自知味
豈無一樽酒把盞得竟醉不知虛靜中自有無窮意
賦詩非不工聊以助游戲莫學玉川子弄筆嘲同異

游西塔寺分韻得溪字

絲篠蒙脩塗圓荷媚清溪步履便清風歛見古招提
入門眼界淨端如刮金篦升堂各趺坐野語無町畦
吾徒性真率可追阮與嵇安能弱世網囊底藏醴雞
愛此清曠境不知夕陽西歸去騎驢聽城頭烏夜啼

溪堂集補遺

八

與諸友游南湖分韻得紅字

不通泮宮籍端居常屢空貧知俗益薄老覺書有功
寂無裏飯客門前翳蒿蓬平生眼底人粗知吾困窮
招呼城南遊飯我枵腸空亭午得一飽哦詩和秋蟲
捫腹步南湖緩帶披涼風漸見波心蓮頗意新妝紅
徐酌穆生醴宛如和露濃三咽不知味百盞無餘容
但可勝茶湯留餉東坡翁儒生本酸寒獨處羅百凶
不謁魏元君粗免惡少攻

送鹿好古

邑小民事簡琴樽有餘歡才高氣雖雄心夷神自閒

吐辭如春風萬象生筆端向識杏壇老不應嗔才難
山近雪雲密風動梅香寒銅龍曉鼓鳴畫舸揚漪瀾
丈夫重離別感慨傷朱顏努力事明主慎勿輕挂冠

送李明道

我老不聞道抱病臥蓬室有客晨叩門疎若秋山直
借問爲誰何吾祖乃太白傾懷露底蘊始恨晚相得
時時出詩語詞源極湍激格律竟不凡窺祖見窗壁
飄然別我去此道誰知識世豈乏金龜恐無賀賓客

送吳秀才赴辟雍

我家阿連詩美如青精飲君嘗從之遊臆馥潤青簡

溪堂集補遺

九

我老世所憎百推無一挽君獨頻叩門問我句中眼
此行赴功名舊習暫鋤鋤霜清山驛寒酒醒夜聞雁
挑燈誦我詩聊供一笑莞

金谿董秀才爭聞竹溪六逸之風而悅之作堂
面脩竹名之曰逸乞余文表章其義余病不能
苦思作五言詩以遺之

太白列仙人名綴雲房籍天上官長嚴甯爲世間客
醉揖巢父輩相從竹溪逸朝衫不上船拜舞墮巾幘
氣吞高力士傲睨天地窄董侯慕斯人作堂榜其壁
流俗嗜聲利如砥刀上蜜慎勿徇流俗與侯併爲七

和王閑叟見贈兼簡李商老

綠髮工詞章白頭困州縣老氣吞兒曹胸中書萬卷
遺我盈把珠璀璨輝組練何時遊匡廬登堂識君面
更邀謫仙人共醉山間院願君出樊素可供一笑倩

和洪老贈寂大師

道人居笑巷游戲大海寂鈞深無所用鏡古有精識
運籌不減良任俠頗如劇未傳東土衣不通左階籍
歸自丹霞山閉門不浪出室中拂未兼戶外履已積
非關一念致要是三昧力疊衾洗鉢外何以度永日
孤坐老此生恐爲世情測談笑作佛事豈不勝佔畢

溪堂集補遺

十

垂手試人屨貪夫願投壁大木倒百圍山靈不敢惜
壯觀佛宇麗鬼工莫儔匹衆生嗜欲利如兒砥刀蜜
觀此大莊嚴一瞬萬緣失何時却閉門養此幻化質
老大百不知面帶黃瓜色

觀蔡規畫山水

蔡生老江南山水涵眼界揮洒若無心筆端生萬怪
樹杪聲烟縹雲端懸縞帶繫舟枯柳根茅屋臨清派
掃壁挂高堂蕭蕭起清籟君名定不朽第恐縑素敗

題捉玉軒

劍池渺人物孫子劍池傑身不滿五尺胸次極岑絕

客來捉玉塵清談霏鋸屑至道初不煩彈指萬緣滅
端能領此意塵柄行當折對客了忘言真成温伯雪

題止遠軒

天籟號萬竅水石相吐吞俛仰一瞬間羣動了無痕
乃知性分內喧靜本同根君獨請此理懷抱清而温
談笑民事辦庭無鳧鶩喧隱几饒日夕隙月窺黃昏

汪文彬載酒率諸人過予溪堂觀芝草以煌煌

靈芝一年三秀爲韻探得煌字

天瑞必應誠和氣可致祥我如柝襪線平生無寸長
胡爲蓬華下靈芝秀煌煌諸人喜事者載酒來溪堂

溪堂集補遺

七

環觀三嘆息作詩助揄揚似開天道遠吉凶命靡常
在德雖爲瑞無德恐爲殃願服朋友戒修德敢忘荒

敝廬遺興

無客且閉門有興卽賦詩益殮隨厚薄妻兒同飽飢
讀書不求解識字不必奇拂榻臥清晝隱几消良時
林鸞韻古木萍魚鬪幽池敝廬亦足樂陶令真吾師
與諸人分韻詠古碑探得羅池廟記以池字爲

韻

德不蓋當代名欲萬世垂刻石期後人石與名俱隳
子厚名世士投荒死南夷柳民懷遺愛作廟臨羅池

韓公記其事沈子書其詞韓詞昭萬古沈詩妙一時
名實兩無愧後世傳不疑古人共閒燕翰墨相娛嬉
食不設寒具玩此前賢碑願作集古錄模楷歐少師

王立之園亭七詠

頤有亭

富貴幻天機飢寒撼關樞參前橫利害俗眼青白眩
蘇黃兩玉人落筆傳九縣向來竄遐荒棄捐若秋扇
王侯介如石乃心不可轉投之古鏡囊不遺俗子玩
近來夸翥子嗜好亦稍變有客來借觀君無唾其面
酌酒對銀鈎吞聲勿復辨

溪堂集補遺

七

漱醉亭

我家北斗南卜居近山塢浚井得清泉鑿池不擇土
京城井鱗鱗厥味半甘苦誰知城南園有泉白如乳
門前車馬喧客醉日亭午呼童轉轆轤銅瓶挂脩組
漱齒得甘涼如風滌煩暑心清談辨駛舌端灑飛雨
但恐醉復醒君眠客不去

大表軒

小人拙生事三冬臥無帳忍寒東窗底坐待朝曦上
徐徐晨光晞稍稍氣血暢薰然四體和恍若醉春醴
此法祕勿傳不易車百兩君明得此法開軒亦東向

蘇公名大裘意豈在萬丈但觀名軒心人人如挾纊

冷然齋

枕簟置一榻几杖置一筵掃空淨如水洗心學僧禪
何必快哉風襟懷自冷然是身豈無垢要以道洗滌
倘不念清涼恐為煩暑纏雖居士囊口內熱如烹煎
我自悟此理三伏扇可指定知與列子相友以忘年

介菴

庵居已是介又以介名菴胡為酷好介毋乃在律貪
人生要當介君侯恐不堪富貴不相貸安得坐禪龕
客去自無事客來不妨談但能了諸幻起臥俱無慙

溪堂集補遺

三

慎勿作佳想如繭縛老蠶興來出庵去叢林禪可參

載酒堂

平生揚子雲識字造奇古時有好事人載酒問訓話
君乃貴公子趣向亦如許讀書如雞鳴勤不亂風雨
亦有問字客携壺就君語君初不作難應答了無忤
戶外履如雲作堂蔽寒暑林甫端能來勿與談杖杜

永日亭

靜坐寂無事一日似兩日聞之東坡公此語妙無匹
晨漱夕曲肱百年過如擲投身聲利場更覺居諸疾
而君定何人能使羲輪軼雖無揮日戈自得魯陽術

但見弦望移了不記甲乙優游聊卒歲何必日鼓瑟

月中觀梅花懷月上人

梅清不受塵月淨本無垢微風更解事排遣香入牖
倏思阿明語清與此花偶天資已超軼況得善師友
洞然胸明白欲掃不容帚客來相視笑不知語出口
平生憎俗人未語輒先嘔不逢屈突生甯食艾三斗
乃知我輩中如師亦稀有但想月中梅作詩清如畫

畫詩僧皎然也

贈權師

權師純孝人精誠動坤軸廬墓冽寒泉色照師眼綠
守此不動心種彼無瑕玉湛淨涵一德清涼歷三伏
漱齒回餘甘烹茶發新醲浣衣頰面餘灌溉蔬畦足
他年功用成虹氣森岩谷何時懷壁來不必藏韞匱
摩挲壞衲中出以示尊宿

溪堂集補遺

古

右賦三首詩四十首依据守贊齋舊抄本當作卷

三益齋

元龍湖海豪蓋代聲籍籍只今親耳孫才皆萬夫敵
叔兮美無度伯也古遺直當年種玉翁什襲裏雙璧
期公垂天雲佐郡試戢翼尙開柴桑徑引領望三益

嘗聞築燕臺千里走樂劇市骨捐千金廢乘盡虎脊
公乃真好事屣履見逢掖定知子輿輩一笑皆莫逆

右詩當在翻經臺後原闕

中秋與二三子賞月分韻得中字

雨洗天宇淨微雲捲涼風今夕定何夕月圓秋氣中
鶯雁掠沙水寒鴉繞梧桐嘉我二三子笑語春冰融
酒酣吐秀句醉筆翩征鴻夜闌燈光亂清影棲房櫳
似聞霓裳曲笛聲吟老龍

右詩當在卷二南湖玩月後原闕

此集刻成之後京版文友堂寄予守璧齋舊鈔

溪堂集補遺

五

本始知南京文瀾兩本均割裂不完因補刻如

右然鈔本亦未盡善如首葉三行竹林之風聲

誤作竹風之聲林三葉二行遐棄下脫去一句

五葉謝吳迪吉詩倭誤狡與下韻複姣誤嬌巧

韻無嬌字今均正之戊午六月朔日胡思敬記

續補

匠者張藝多傳

藝多姓周撫之臨川人也世爲器用之工藝多天資精敏自少時技能已出諸父上諸父自以爲不若也故以藝多名之其爲人樸厚寡欲不妄言笑衣傲衣拱手立羣匠側若無能爲者其操繩墨運斧斤力不勞而器用成羣匠驚駭卻視不敢比肩立藝多泊如也未嘗有矜色諸豪貴家爭邀致之唯恐後藝多不肯肩就必擇其待之以禮者與夫能辨器用良窳者方就之否則倍其備亦不顧也既就必求靜室遠囂

溪堂集補遺

豫章叢書

塵者居之平心志一視聽然後用功焉委材于地惟其所用之成無計其日然後盡心力焉詢之則怫然怒迫之亟成則焚其器用而歸杜門讀浮屠書百計誘之不從也嗚呼藝多天下之賤工也觀其所爲世之士有不若也惜其爲工而不爲士也士之溺于口耳之學未得聖賢之緒餘已挾其能粥售于世矣惟恐其人之不用也有能如藝多之精于技而不伐者乎勢利回於心則剛毅之氣變而爲便佞望風奔走無所不爲也有能如藝多之擇其人而後往者乎博奕飲酒放情於聲色之娛而道之精微未嘗思也有

能如藝多之遠羣塵而居靜室者乎利祿誘于前塵之而不去雖終其身不悔也有能如藝多之杜門而不屈者乎惜其今且老矣如其壯也使衣冠而居士人之列推其用心以行于世其事業豈少哉余非敢重誣一世之士無其人也蓋賢者少不肖者多睹藝多之事而感焉故私列其傳以自警云

反求齋對

李子作齋于廳之北求名于余名之曰反求李子請曰願聞反求之義對曰子不聞楚國之盜者乎楚之盜曰支貢者行若無迹語若無息踰牆若鳥穴土若

溪堂集補遺

二

鼠居于楚國人無不夜亡其物焉國人心知其貢也而執之無狀每亡物必罵曰是必貢也其如不可執乎居一日貢語其隣之子曰楚之盜不爲寡矣每亡物必尤貢者何也隣之子曰子無怒國人之尤子也子能爲盜故亡物必尤子子而不爲盜其誰尤子哉貢曰是不難也吾且闔戶不出矣倘夜有亡物者亦將以尤貢可乎是夜楚國之人衛徹禁釋從此無犬吠之驚君子曰人不可不反求諸已也仁所以愛人者也愛人不親則反求諸已曰仁未至也智所以治人者也治人不治則反求諸已曰智未周也敬所以

禮人者也禮人不答則反求諸己曰敬未至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不反求諸己而惟人之責則與楚之盜日攘其物而怒人之尤已也何異哉反求之義其在斯乎李子憮然爲問曰命之矣李子名絨字明服余表弟也又從余學故告以名齋之義使歸而書諸壁也

習說

儒有游學于北而歸者父老幸其歸也且迎謁之願句其說以爲子弟之訓既語操北人音父老不習于耳也皆相顧驚愕退而罵且笑曰而祖而父與而兄

溪堂集補遺

三

弟未嘗北其音也而母而妻與而姑姊妹固南其音也而曩之音家人若也至于去其鄉而遠易之可乎或曰非固易之也習使之然也彼與北人居且久入于耳著于心不自知其音之北也謝子曰嘻有是哉信其習之能易人也使習其德與行如音之亟成其爲益可既耶惜乎習非其所也不能習此而易彼也父老聞之日子言然

右文三首舊編在卷十讀李翱平賦書後守壁齋本亦缺尋託京師厥肆展轉從四庫鈔出續行付梓始成完書思敬再記

是集之精刻本惟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有知不足齋鈔本茲所鈔係據文淵閣本譌脫至不能讀如卷三寄題黃文昌觴咏亭錦官二字下十一句脫在游逍遙寺詠庭前柏樹篇大國要三字下是篇半句連下四句復脫在後二首篇末送趙德甫侍親淮東第十四句指字下乃錯入前題觴咏亭與錦官二字接卷十渠州使官行狀其年十月乃截月某日至藏書數千卷一段脫入讀李翱平賦書篇中掩口而笑曰是下老農之所能上其餘譌脫猶多先是南城李振唐氏以無校本欲刻而止瘦筭校過一次余爲覆

溪堂集跋

豫章叢書

校凡所是正及存疑之處就注於下不別作校勘記以便於省覽也丙辰十一月魏元曠跋

溪堂集校勘補遺

卷七

十一頁十六行世上有脫文

卷八

九頁十一行老疑當作若

卷九

首頁十七行闕字字書無之疑是闕字之譌

十頁十三行其新當作有新

十一頁十七行夫大疑倒

十三頁五行辛未當作卒享

溪堂集校勘補遺

十五頁六行如此下疑有脫文

十六頁六行趙氏疑是趙郡之譌

十七頁九行家下疑脫有字

卷十

六頁首行丞字疑衍

七頁十一行篤當作督

十一頁十二行游當作逝以當作已

丁巳二月胡思敬覆校

宋人詩文凡輯自永樂大典者乾隆以前均無

刻本無逸此集李振唐抄自南京予遊杭州以

文瀾閣本細校一過脫誤仍多因與斯逸再三

商榷就其可知者逐條分注本文之下差可成

誦無逸文境幽折碑志尤擅勝場四庫總目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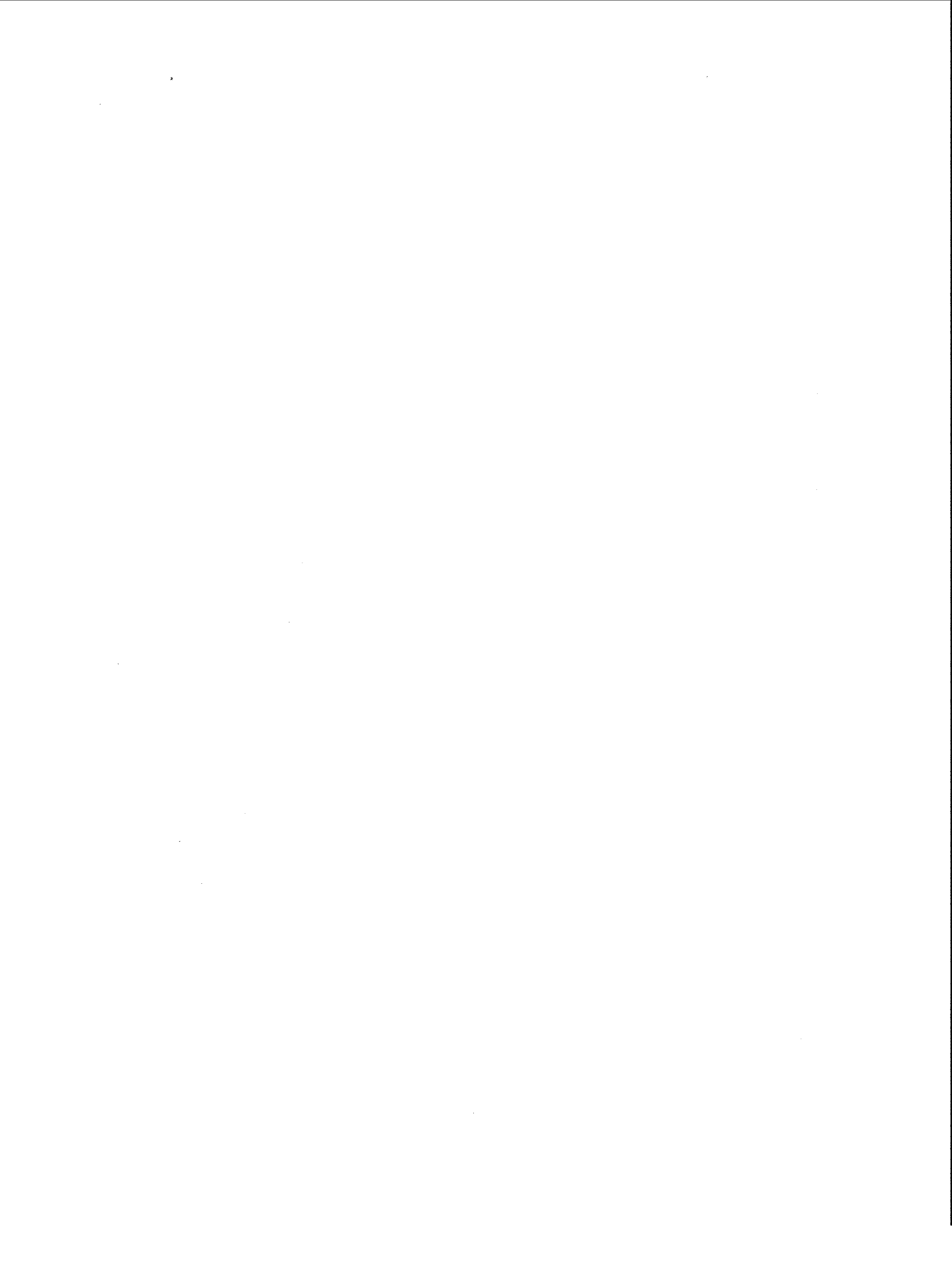
以詩人目之未為知言唯好談禪理是其一病

然方外應酬之作不過二三篇而止未足為全

璧玷也丁巳閏二月新昌胡思敬識

溪堂集跋

一



鴻

士

十

麋

鑿

二

仄

卯

養

冬

緒

乙

木

叢

誰

盛

氏

用

校

來

木

墨

磨

木

輯

鑄

韻

二

十

卷

宋孫覲撰覲字仲益晉陵人徽宗末蔡攸薦為侍御史靖康初蔡氏勢敗乃率御史極劾之金人圍汴李綱罷御營使太學生伏闕請覲復劾綱要君又言諸生將再伏闕朝廷以其言不實斥守和州既而綱去國復召覲為御史專附和議進至翰林學士汴都破後覲受金人女樂為欽宗草表上金主極意獻媚建炎初貶峽州再謫嶺外黃潛善汪伯彥復引之使掌誥命後又以贓罪斥提舉鴻慶宮故其文稱鴻慶居士集孝宗時洪邁修國史謂靖康時人獨覲在請詔下覲使書所見聞靖康時事上之覲遂於所不快者如李綱等率加誣辭邁遽信之載於欽宗實錄其後朱子與人言及每以為恨謂小人不可使執筆故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覲生於元豐辛酉卒於乾道己丑年八十九可謂耆宿矣而其生平出處

鴻慶

則至不足道岳珂程史亦曰孫仲益鴻慶集大半志銘蓋諛墓之常不足詫獨武功大夫李公碑乃儼然一瑞耳亟稱其高風絕識自以不獲見之為大恨言必稱公殊不為忤趙與峕賓退錄復摘其作莫開墓志極論屈體求金之是倡言復誓之非又摘其作韓忠武墓志極詆岳飛作方俟嵩墓志極表其殺飛一事尤顛倒悖謬則覲之怙惡不悛當時已人人鄙之矣然覲所為詩文頗工尤長於四六與汪藻洪邁周必大聲價相埒必大為作集序稱其名章句晚而愈精亦所謂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也流傳藝苑已數百年今亦姑錄存之而其穢迹於右一以節取其詞華一以見立身一敗詭尋千秋清詞麗句轉有求其磨滅而不得者亦足為文士之炯戒焉

大凡文人才士少之時屈首受書未能多閱天下之義理壯則從事四方志有所分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聰明隨之雖有著述鮮克名家此古今之通患也其或軼羣邁往賦才獨異而復天假之年磨淬鍛鍊重之以江山之助名章雋語少而成壯而盈晚而愈精有若戶部尚書晉陵孫公益千萬人中時一遇焉公生於元豐辛酉當大觀政和間士惟王氏三經義字說是習而公博學篤志如韓退之謂禮部所試可無學而能者第進士冠詞科筆勢翩翩高出流輩將及知命靖康倣擾為執法為詞臣旋由瑣闥歷吏戶長貳連守大邦其章疏制誥表奏往往如陸敬輿明辯駿發每一篇出世爭傳誦紹興而後遭值口語斥居象郡久之歸隱太湖上捨蠻蠻而狎鷗鷺去茅葦而友松菊於是緇北堂萬卷之鈔袖明光起草之手默觀物化吟詠性情煙波萬頃納之胸次風雲變態日接于前如是二紀所得不可勝計毋怪乎筆端之袞袞也天門劃開訴章上達論撰次對璽書繼下年雖耄老親為謝表至於宰執

鴻慶

侍從臺諫則人致一啟各出新意其用事屬辭少壯所不逮又後十載當孝宗朝嘗命編類蔡京王黼等事實上之史官此與伏生年九十餘詔太常往受尚書何異是豈可以他人老少常理論也哉歟既一世其子與國太守介宗以書謂必大曰先君文彙中更兵燹存者無幾而闕蜀所刻復雜瞿忠惠之文大懼不足傳信今定為四十二卷其未備者方哀次外集為我序之憶乾道丁亥遇公陽羨公八十有七矣論文之餘語及前朝舊事健論滔滔如洪河東注緒言纏纏如聚繭纒絲屢更僕不能休然後知公非特文鋒不可當而老如趙充國猶善為兵也茲幸挂名集端因具列之近歲吏部侍郎葛公立方作韻語陽秋載東坡自海南歸公方髻亂坡命對衡門穉子璠璣器公應聲云翰苑仙人錦繡腸坡歎曰真璠璣也以公早慧固應有此然坡北歸實靖國辛巳公已二十一得非元豐乙丑自便還常公纔五歲時乎所記訛耳鄉人既戶傳亦不得而略也公諱覲字仲益嘗以龍圖閣學士提舉南京鴻

慶宮故自號鴻慶居士云慶元五年十一月口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序

鴻慶居士文集目錄

○卷之一

古律詩

泊德清龜谿亭遇大雨

湖州天寧寺飲王生二首

宿太湖口二首

餘杭開出師

富陽道中二首

桐廬連夕大雨溪漲數十丈徙寓白塔山上方閣

水退

胥口

釣臺二首

蘭溪津亭病起二首

三衢聞都督兵潰常潤開懷舍弟而下

月巖寺寺有巖石高數千丈一穴中空如半月狀號半月巖

立秋饒陽道中三首

弋陽縣古葛陂也縣有古剎臨大溪相傳云佛圖澄浣腸故地

過安仁縣權令主簿同蔡尉見訪二首

宿林川村舍

題臨川孝義寺壁二首

疏山寺次白文林韻三首

疏山長老善清日誦楞嚴維摩二經賦小詩二首示之

明水寺五代末危全諷據臨川所建畫像至今存焉寺旁最高峰

有祠屋一區道士居之二首

崇仁縣

余南遷次臨川奏廬陵道屬聞盜掠高安新淦之閒少畱仙游山

道祠是時庭下木犀花盛開漫山皆大松一峰蒼然終日游惕

其下各賦詩一篇

遣興

題華蓋僊亭大松示柳道士

仙游山九日歎逝二首

達臣承議餉石耳

山行憩田舍老父出迎以黃柑白酒為餉

兩日復往次前韻

曹山寺

贈曹山長老了如

送僧妙鑑住廣壽寺

明水達老以黃柑荔子土芋為餉小詩答謝

次韻王子欽立春二首

東塔六言二首

游東塔雨中夜歸二首

次韻王子欽春望二首

那次魏黃善長攜文見過小詩為謝

癸丑寒食曹山飯僧薦章淑人不勝悼往之懷書二詩於方丈東壁

清明日與范季實諸人過胥澤民別墅小集二首

曹山春日二首

壁上人開軒闢地栽花種橘戲畱小詩

春雨

春晚二首

曹山三絕句

○卷之二

古律詩

有客生致兩雉不忍殺開籠縱之二首

題妙覺寺壁

再至

宿妙覺竹庵贈靜老

胥澤民招飲二首

別如老

徙寓妙覺佛舍胥又民襍被相過賦夜坐

招那次魏

贈答淵侍者

建昌守朱宜伯寄酒小詩為謝

再用前韻

妙覺寺適軒二首

妙覺書事二首

次韻王子欽端午

吳益先攜文見過以詩為謝

次韻王子欽

再和

涂子野九歲子名駒字千里戲作兩絕句

詩贈竹庵靜老人

置酒

讀李光遠詩卷次韻二首

志新誦近詩次韻二首

石碧在宜黃縣之南二十五里義泉寺寺旁有磴道高里所循山

而西少北忽有石梁數十丈橫絕兩崖之間中空無柱高出雲

表神剎鬼刻不可名狀真洞心駭目之觀而僻在一隅游客無

所為而至迺賦詩一篇以告喜游而不知者

熊夫人遣介欲塔澤民小詩戲之

題那次魏青藜堂

靜老容安庵二首

靜老通幽軒

次韻王子欽秋懷二首

秋夜三首

秋興

妙覺寺三詠

木犀

梧桐

芙蓉

自崇仁趨新淦凡四夕迺至一寓道觀三止僧舍皆畱一夕而去

賦小詩記之

奴源寺

化度寺

棲霞觀觀在麻嶺之下

三山寺二首

余大觀中與何襲明登仕同為太學諸生別後二十六年余口南

遷道清江襲明逆余於新淦之洲上蒼顏白髮大略相似感歎

鴻集首

之餘飲酒賦詩以為笑樂襲明筆力雄贍操紙立就凡六七反

必用前韻余繼和者十二篇云

再和

再和

何倅利見許出侍兒襲明用前韻賦詩再和

何嘉會寺丞嫁遣侍兒襲明有詩次韻

迎薰堂小集襲明用前韻再和

何嘉會以待兒歸彭生小詩戲之

長樂寺二首

志新遣兩介致書餽以巴源紙黃柑珠欖大栗鵝鮮枯蝦為餉戲

作長句為謝

蜀婦新寡從何純中讀左氏戲呈純中

嘉會飲餞愛姬大慟而別

游鍾石寺問名寺之因緣老僧指門旁石如覆鍾狀賦詩一首

何襲明登仕同賦

宜黃尉李集義遺書問安否小詩為謝

雪二首

○卷之三

古律詩

次韻王子欽上元感事三首

題硤江蕭氏庵二首

思賢堂蕭君築室江上館李先之先之既歿李伯紀名其堂曰思

賢云二首

宿善法寺二首

再賦二首

天長寺

次韻王子欽雨中

襲明登仕出示尊公家傳畱讀數過撫卷太息賦小詩歸之

鴻集首

再過天長寺二首

利見置酒燕起軒襲明賦詩次韻二首

分宜道中

宿袁州城外祥符觀越日徙糾麻舍

萍鄉縣

安仁縣有大第一區官兵縱暴主人谷氏避不敢居三年矣縣尹

常館過客於第中賦主人避地行二首

衡州鄒泉亭觀競渡二首

卽事

回雁峰

愚溪

確巖

確巖寺

靈泉寺

次桂州二首

桂林山水奇麗妙絕天下柳子厚記管家洲亭粗見其略余以六月六日度桂嶺欲更僕詣象屬暑甚遂少留日從諸公於巖穴之下穹林巨壑近接闌闌之中遠不過城闕之趾居高望遠誇雄關麗殆不可狀擇其尤者以十詩記之名之曰桂林十詠

八桂堂

七星巖

樓霞洞
來風亭風洞在七星巖之下曾公巖之右大暑時有風出穴中冷然如冰雪被體不可久留舊有亭摧壞始撤而新之趙漕少飲置酒落其成名曰來風云

龍隱巖

曾公巖曾子宣丞相元豐中守桂林游七星山始見此洞艾種草莽平坦方廣可容數百人悉布壇鬯之入洞十餘步有澗水

游者

橫其前不可涉公梁石為橋以便游者號曾公巖

雉山巖昔有僧結庵此山中誦法華經野雉日一集聽之至終卷乃去率以為常忽數日不至山下有婦人產子腰背間尚餘雉毛數寸寺有石刻記其事

永寧寺佛閣五代末馬氏據有荆廣時其子實所營也閣二百餘年壯麗如故有畫像存焉狀貌魁梧稱其閣云

西山超然亭

虞氏隱居雷守虞沈避地桂林結茅江上萬山環立二水交流游客過其下皆有忘歸卜鄰之意

翠屏洞二首

飲修仁茶

九日次獻花鋪

入象州界

到象州寓行衙太守陳容德攜酒見過二首

南山寺二首

象州行衙井泉甘冷太守而下皆飲此井

題象守坐嘯堂

別象州陳守容德

雉山寺青蘿閣

蒙亭二首

七星觀

發桂林劉帥立道同諸司出餞於甘棠渡口二首

北歸過永永守趙君宰置酒萬石亭

皇妃嶺

過衡州館於郡齋時太守裴夢貺督役城上

宜春臺呈太守陳次明

西齋

再過曹山示如老

游集

故侍御鄒公抱節亭

鄒志新追路至甬橋有買田之約三衢道中作詩寄之

○卷之四

古律詩

送王循道赴省試四首

過華閣黎三首

送智海上人二首

馬迹上冢過大風雨書僧壁二首

示相者

其靖國中與時發同寓郡庫潛心之北窗凡三年而別後三十五年復相遇於荆谿順山之下蒼顏白髮互相驚歎追數一時間舍生在鬼錄者十有八九獨兩翁亡恙耳方圓築室山中以老焉將與時發杖屨往來如杜子美所謂二老者乃賦詩為之先

次韻王似之龍圖四首

詩示天監晤老二首

次韻德發驪虎

讀沈德潤詩卷

讀王季恭詩卷小詩為謝二首

寄題錢申仲漆堂隱居四首

望雲亭

芳美亭

遂初亭

通慧亭

寄題胡茂老樞密橫山堂

次韻向伯恭侍郎致政歸臨江

湖州道中四首

望道場山塔

早發下若

東山

橫山堂

荆谿道中四言送僧

題谷隱二首

送張牧之赴南昌辟

四月十五日牧之赴南昌辟其與季野從周餞於松江佛舍竟酒

步月至垂虹亭久之遂別戲作數句送牧之

雁巷

送徑山僧

過慧山見舊題二首

王左司致政還鄉二首

過雁巷示王文孺二首

華亭朱師實中大燕超堂

洞庭沈氏國亭

洞庭善慶堂置酒小詩記之

華山德雲堂

講堂

折玉崖

興化朱公大卿歿於庚申歲既除喪矣其子彥實過余於晉陵留

十日而別賦二小詩以餞之

讀張彥明飲酒賦詩唱酬次韻歸之

青氈堂

別雲閣黎

送僧慧徹

右丞張公達明營別墅於汝川記可游者九處繪而為圖貽書屬

晉陵孫某賦之

澹巖書堂

泊湖潭

蝦蟆石

多寶院

梅仙潭

金石臺

懷賢庵

積翠樓

甘陂莊院

題宜興閭邱令巢鳳亭二首

和張正民通守

張全真大資四老堂

少逸登第還里中喜而賦詩少逸過余出示和篇次韻為賀

三衛教授陳德召龍賦新篇兼尋寄惠古史賦三小詩為謝

題靈巖五至堂

鄭惇老謙老寄示四賦小詩為謝

章席和集雲閣

題李營邱畫

寄題莫謙仲山居西樓二首

山居

西樓

過慧山方丈暉老酌泉試茶賦兩詩遺之

過楓橋寺示遷老三首

題虎邱劍池二首

吳門道中二首

○卷之五

律詩

龜潭二首

稽畫溪行四首

龜潭二首

龜潭二首

題董令升待制朋溪

題莫壽朋內翰所藏東坡畫枯木

李茂嘉寄茶

園中草木二首

題德清縣舍松筠堂菊

餘杭道中觀何人家竹

送雪峰化主

山長老寄茶

吳江教院首坐索詩賦一首

送僧慧卓

送可珪化主

復聞黎寄示龍興舉老唱誦書一偈還之

題剛定姪畫卷次其韻

脩上人以楞嚴圓覺二經見寄書六言一偈

鄭惇老謙老出示三賦

題隆上人墨梅花

送五姪歸南安

題因黎閣黎靜節軒二首

龜潭三首

春事三首

龜潭守冢僧伐去大芭蕉種二松其上賦小詩記之二首

游金沙寺寺有陸希聲侍郎讀書堂在頤山上二首

金沙寺端老營大藏殿小詩示之

秋日二首

歲莫郊行

雁庵浮天閣

向伯恭侍郎致政薈林築一堂名之曰企疏晉陵孫某聞而賦詩

二首

再至龜潭

湖欣上冢繫舟丁山田舍小憩

舟次蜀山遇大風雨

讀史

臨安道中二首

將軍樹

廣教寺種玉軒

廣教寺湧翠樓

某送妻母章碩人之葬道過紫藤省拜妻祖莊敏公及妻伯叔諸

公之墓題勝因寺壁

臨安羅氏占春軒

寄題虞陽山周氏隱居五詠

妙光庵

伏老堂

柳塘漁舍

環翠堂

五秀堂

卓侍者手持筇竹見遺書六言一偈

喜陳紹曾至

重陽前數日微暑小雨遂涼二首

崑山道中二首

次韻葉首善龍圖見寄

吳漢逸家荆溪著古書奇器甚富余欲造觀而未果賦小詩先之

題剛定姪畫卷二首

寄題四明吳錫拙軒二首

寄題臨安王氏通幽軒

柳

鴻業目

三

雨二首

送僧德最

朱彥實寫石堂

小園春事二首

夏日田舍二首

夏日京口道中二首

京口普照寺

都統劉侯築新第不居供佛其中號布金庵遣騎入泉南迎山老

主之

吳門道中

魏江道上得小庵解裝小榻

示鶴林山老二首

宜興林尉山父巢仙亭二首

○卷之六

律詩

浮遠堂

連雪苦寒二首

大雪後喜晴二首

送鄒次賈歸臨川二首

南唐門道上見桃二首

惠林吉水軒二首

送剛定姪赴高安郡丞

寄題楊元光黃巖清畏軒

題致思庵二首

焦山吸江亭二首

再賦五至堂二首

胡恭夫勉齋

靜節軒二首

滁守平遠堂

龜潭二首

雨中泊蜀山見漁人自山半負樵入舟鼓棹而去

胡橋別墅

示龜潭文上人二首

讀類說二首

示楓橋溫考

楓橋瑩書記出示近詩賦長句為謝

讀靈巖圖首坐詩卷二首

能仁寺悟上人來楓橋訪余索詩賦兩絕句

讀沈公序詩卷

龜潭二首

山陽守吳子仁遺兩鶴喜而賦詩二首

舟過湖汊泊丁山二首

鴻業目

三

寄題洪巨濟中大都陽園亭四詠

協趣亭

翠屏洞

綠楊橋

良庵

春霽二首

書事二首

草堂路遇大風二首

題惠聲伯溪亭

雪夜宿致思庵

江上懷思永二首

讀劉方叔詩卷二首

獨坐

正月十四日半夜大雨許楸仲有詩次韻三首

滄海

正月十五夜荆谿館然燈燕北客用前韻

梅二首

雨二首

竹間看雪二首

題楊令藏春閣三首

累石作小山鑿池引水注之

建安採朱彥實調同安丞歸莆田枉道過余十日而別二首

龜潭道中

牛山道中

菴畫連雨溪漲丈餘雨霽水落喜而賦詩二首

沈公序亦愛亭二首

沈公序餘閑亭二首

虎邱沼老豫章詩僧也與余相遇於楓橋方丈誦所作徐獻之侍郎生日詩有東湖孺子南極老人之句余愛其工賦小詩寄贈

紹興王子其南遷過疏山上一覽亭見擬東坡煨芋詩刻龜之壁

閒詩律句法良是殆不能辨乃宜卿侍郎守臨川時所擬作也

後數日道次安仁縣一士人吳君出宜卿詩數十解示余奇麗

清婉咀嚼有味如啜蔗然讀之惟恐盡於是拊卷三歎而後知

公置力於斯文久矣又二十年宜卿築室荆谿山中別營一堂

以生平所蓄東坡詩文雜言長短句殘章斷葉尺牘游戲之作

盡積藏其中號景坡自書榜仍為記刻之其欲具小舟造觀而

宜卿召用今以集撰守吳門乃賦詩為之先

六言贈鶴林山長老二首

東坡先生與蔣魏公游最善宜卿侍郎蓄東坡詩文自公始也心

慕手追遂入於室其嘗賦景坡堂詩宜卿謂余知音者遂標藏

之櫝中比守吳門治有狀璽書褒進待制數文閣其馳小舟往

賀宜卿出詩三章見屬句法華妙為一時絕唱有云正索解人

那復得其誰知我固無從此真東坡語也輒次韻書于卷末

東坡

景思提舉少卿出示藥寮佳篇某繼元韻上呈

與季萬郎中陪景思少卿游虎邱景思季萬皆有詩某依韻和呈

謝景思提舉見過用藥寮韻賦三詩寄謝

○卷之七

挽詩

提刑直閣張公挽詞二首

致政中奉胡公挽詞

黃州使君朝議惠公挽詞

吳公宜人楊氏挽詞二首

致政運使直閣朱公挽詞三首

致政左司王公挽詞三首

天台太守端明胡公挽詞三首

宜撫翁樞胡公挽詞二首

張希元承事挽詞二首

提刑郎中范公挽詞

越國鄭夫人挽詞二首

吏部張公挽詞

致政中大邵公挽詞二首

光祿董公挽詞二首

董夫人挽詞

董令人李氏挽詞

惠彥達承事挽詞二首

大資政張公挽詞三首

侍郎唐公挽詞

洪內翰母夫人董氏挽詞二首

簽書胡公挽詞三首

平江太守侍郎王公挽詞三首

瀛國胡夫人錢氏挽詞二首

鴻集

朝議胡公挽詞二首

霍彥明通判挽詞二首

邵令人余氏挽詞二首

太令人施氏挽詞二首

通川太守錢公挽詞

王廷秀挽詞

吳令人挽詞二首

歷陽通守張文舉挽詞

通守李時稷大夫同年挽詞

王廷茂挽詞

大卿范公師厚挽詞

孫應求承事挽詞

吳漢逸挽詞二首

寶文李公挽詞三首

邵八中承事挽詞三首

張大資夫人挽詞

族孀強氏挽詞

王令人蔡氏挽詞

少保張公挽詞三首

周撫幹挽詞二首

領省樞相太傅信安王挽詞三首

永嘉郡夫人挽詞二首

運使直閣郎中張公同年挽詞三首

魯國太夫人文氏挽詞三首

○卷之八

表狀

罷臺察提點夔慶府景靈宮謝表

和州謝上表

鴻集

辭免召試中書舍人狀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謝中書舍人表

謝侍講表

乞出第一狀

乞出第二狀

謝徽猷閣待制知秀州表

辭免再除中書舍人狀

辭免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狀

知平江府謝表

辭免除給事中第一狀

辭免除給事中第二狀

謝給事中表

○卷之九

表狀

辭免吏部侍郎狀

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表

辭免戶部尚書狀

謝戶部尚書表

乞宮祠狀

乞郡狀

謝龍圖閣學士知温州表

謝賜對衣金帶表

龍圖閣學士再知平江府謝表

提舉南京鴻慶宮謝表

辭免除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狀

辭免第二狀

知臨安府謝表

湯養

大

臨安府乞宮觀第一狀

臨安府乞宮觀第二狀

謝復官表

復左朝奉郎謝表

乞宮祠狀

謝復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表

乞致仕狀

乞致仕劄子

辭免待制狀

謝敷文閣待制致仕表

落職謝表

謝復敷文閣待制表

賀太上皇帝傳寶位表

賀今上皇帝登極表

○卷之十

書

上皇帝書三首

與万侯參政書二首

與宰執書

與侍御書

○卷十一

書

與范丞相書四首

與政府乞宮觀書

與李少愚樞密書

與張全真參政書三首

與謝任伯參政書二首

與鄭至剛樞密書

湯養

大

和州與提刑胡獻可書

和州與運使陳靖直書

○卷十二

書

與曾端伯書

與蘇季文書二首

史相書

朱侍御書二首

沈相書二首

○卷十三

啟

回沈狀元啟

和州謝宰執啟

回謝交代啟

回通判啟
 回教授啟
 回監稅范學士啟
 謝監司啟
 回無爲知軍張徽猷啟
 謝淮西鈐轄陳卿啟
 回舒守王郎中啟
 平江謝宰執啟
 回交代趙大監啟
 回通判韋朝散啟
 與寄居侍從啟
 與范運使啟
 與鄰郡太守啟
 賀陳漕啟
 上宰相辭臨安啟
 上秦參政啟
 謝宰執啟
 與交代李待制啟
 回通判啟
 與運使曾顯謨啟
 與宣撫使開府啟
 與湖州守葛待制啟
 回謝劉漕龍圖啟
 謝徐漕啟
 回謝平江守胡舍人除待制啟
 賀宰相啟
 回謝宋發運啟
 ○卷十四

啟
 回周解元啟
 回吉州王守啟
 回趙解元啟
 回洪秀才啟
 回胡糧科啟
 回潯守魏寺正啟二首
 回宜黃鄧令啟
 回沈解元啟
 回葛教授啟
 回方簽判啟
 回許解元啟
 回鎮江劉節使啟
 回周解元啟
 回徐守計議啟
 回運使張直閣啟
 回強守奉直啟
 回莊守右司啟
 回吳守啟
 與錢守舍人啟
 賀權守提舉啟
 賀沈守到任啟
 賀周守到任啟
 回王倅學士啟
 回王倅大著啟
 回張倅寺丞啟
 回向倅朝請啟
 回陳倅朝散郎啟

回洪倅學士啟
 回晉陵曹宰到任啟
 賀梁守到任啟
 回沈倅到任啟
 回周主簿啟
 回平江守蔣待制啟
 回提舉謝少卿啟
 賀莫守郎中啟
 回江陰運使趙學士啟
 回武進馮宰到任啟
 回梁倅到任啟
 賀葉守到任啟
 回郭守到任啟
 回陳倅到任啟
 賀劉守到任啟
 ○卷十五
 啟
 回王倅賀冬啟二首
 回趙倅賀冬啟
 回平江趙倅賀冬啟
 回兩倅賀冬啟
 回強守賀冬啟二首
 回莊守賀冬啟
 回吳守賀冬啟
 回錢守賀冬啟四首
 回江陰趙守賀冬啟
 回汪倅賀冬啟
 回晉陵黃令賀冬啟三首

回沈倅賀冬啟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啟九首
 回梁守賀冬啟
 回無錫馮宰賀冬啟
 回莫守賀冬啟二首
 與鎮江劉都統賀冬啟
 與梁倅賀冬啟
 答葉守賀冬啟
 回郭守賀冬啟二首
 ○卷十六
 啟
 回王倅賀正啟二首
 回向倅賀正啟
 回張倅賀正啟
 回平江趙倅賀正啟
 回強守賀正啟
 回莊守賀正啟
 回趙倅賀正啟
 回汪倅賀正啟
 回錢守賀正啟三首
 回江陰趙守賀正啟
 回晉陵黃令賀正啟
 回沈守賀正啟
 回周守賀正啟
 回平江胡司法賀正啟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啟九首
 回無錫馮宰賀正啟
 回莫守賀正啟

回宜興陳宰賀正啟

與莫守賀正啟

與鎮江劉都統賀正啟

回葉守賀正啟

回郭守賀正啟二首

○卷十七

復官謝沈相啟

謝萬俟相啟

謝湯樞密啟

謝程參政啟

謝張參政啟

謝陳樞密啟

謝韓尚書啟

謝

謝湯中丞啟

謝周殿院啟

謝中書王舍人啟

謝凌正言啟

謝凌舍人啟

謝尚書侍郎啟

謝榮守太監啟

謝孟郡王啟

○卷十八

復修撰宮觀謝沈相啟

謝萬俟相啟

謝張參政啟

謝湯樞密啟

謝陳樞密啟

謝湯中丞啟

謝周殿院啟

謝察院啟

謝凌正言啟

謝中書王舍人啟

謝兩史舍人啟

謝尚書侍郎啟

回謝張運使啟

回謝漳守趙中大啟

回謝泰守周直閣啟

回謝處守謝少卿啟

○卷十九

謝

謝左相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啟

謝朱右相啟

謝楊參政啟

謝葉樞密啟

謝何內翰啟

謝中書楊舍人啟

謝侍郎啟

謝左右史啟

謝梁司諫啟

謝杜殿院啟

謝察院啟

謝楊待制啟

謝常州府知府葉寺丞啟

謝邵提舉啟

謝

謝宮使巫樞密啟
謝臨安知府趙侍郎啟
謝平江守洪內翰啟
謝明州守韓尙書啟

○卷二十

啟

賀宰相啟
賀陳參政啟
賀王樞密啟
賀賀參政啟
賀左相啟
賀右相啟
賀王樞密啟
賀葉樞密啟

鴻集目

三

賀陳左相啟
賀朱右相啟
賀楊參政啟
賀葉樞密啟
賀周樞密啟
上沈相啟
答馮解元啟
回楊侍郎啟
回楚守王朝議啟
賀張樞密啟
賀史相啟
謝方侍郎啟

○卷二十一

記

四令公祠堂記
撫州宜黃縣興造記
撫州宜黃縣丞慶記
撫州曹山寶積院僧堂記

李齋記

撫州宜黃縣學記

燕起堂記

荆谿行記

慧山陸子泉亭記

貓相乳記

巢鳳亭記

代廣德縣藉田書記

朋溪雙蓮記

○卷二十二

鴻集目

三

思樂齋記
靜治堂記
靈巖智積菩薩殿記
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平江府楓橋普明禪院興造記
興化軍仙游縣香山記
常州永慶禪院興造記
平江府吳江縣無礙院普賢感應記
撫州疏山白雲禪院大藏記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常州資聖禪院興造記
常州無錫縣開利寺藏院記
和州含山縣學記

○卷二十三

記

黃林先墓記

不濁堂記

芝亭記

燕香堂記

梅露堂記

梅露園後記

魏彥成湖山記

周氏十公記

捨田記

顯忠資福禪院興造記

靜素法師鄭君祠堂記

華山天池記

崇安寺五輪藏記

○卷二十四

外制

謝克家除吏部侍郎

給事中譚世勳除禮部侍郎

右諫議大夫徐秉哲除給事中

侍御史范宗尹除諫議大夫

吏部侍郎馮澥除禮部尚書

監察御史秦檜除左司諫

殿中侍御胡舜陟除侍御史

著作郎宋齊愈除監察御史

御史臺檢法王候除監察御史

太子舍人洪芻除左諫議大夫

監察御史元當可司諫

國子司業黎確除殿中侍御史

校書郎胡唐老除殿中侍御史

左司諫李擢除太常少卿

右司諫李會除祕書少監

御史中丞徐秉哲可開封尹

開封尹程振可刑部侍郎

祕書少監李朴除國子監祭酒

資政殿學士馮澥可尚書左丞

延康殿學士南道總管張叔夜可資政殿學士

兵部員外郎司馬朴可右司員外郎

路廓可虞部郎官

少府少監鮮于口可左司員外郎

詹大和水部郎官賈若思主客郎官

張氏陳氏可封孺人

張昞落致仕西道副都總管

朱勝非直龍圖閣東道副都總管

中書侍郎何桌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

尚書右丞陳過庭除中書侍郎

兵部尚書孫傅除尚書右丞

中書舍人耿延禧除龍圖閣直學士

范宗尹除集英殿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

刑部侍郎宋伯友除徽猷閣待制與郡

樞密馮澥資政殿學士太子賓客

祕書丞何常特授承議郎

耿延禧克康邸參謀補子入右承務郎

○卷二十五

外制

神師道贈開府儀同三司

述古殿學士通議大夫柳廷俊贈正奉大夫

龍圖直學士中大夫任諒贈正奉大夫

尙書右丞孫傳除同知樞密院

左司監秦檜可御史中丞

吏部侍郎謝克家兼太子詹事

中書舍人安扶給事中

黃敦書京畿提刑

國子祭酒康執權鴻臚卿

資政殿學士張叔夜簽書樞密院

徽猷閣直學士通議大夫何志同知穎昌府

監察御史宋齊愈著作佐郎

朝奉郎傅貽度將作監丞

朝奉郎馮沅宗正寺丞

沈與求太學春秋博士

晁公邁開封府戶曹掾

持服人前朝奉郎向宗博入錢助軍特起充京城東壁守禦

大理司直王忠臣再任

張叔夜男承直郎伯奮將仕郎仲熊改合入官

馮時舉官已足奉聖旨不候引見改宣教郎

翁挺少府監丞

武功大夫安州團練使徐衡提舉京畿保甲兼提點刑獄武功大

夫榮州團練使康隨提舉河東路保甲兼提點刑獄

開封府儀曹劉嶠少府少監

朱震祕書省校書郎

武節大夫忠州防禦使樂忱落致仕

李寀大理寺丞

徐嘉問大理正

沈友直開封府刑曹掾

葉植改合入官開封府掾

李柄開封府士曹掾

顯謨閣待制江常知福州

向滌應天府少尹

徽猷閣待制盧益轉朝請大夫

中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張慤磨勘大中大夫

張著開封府少尹

校尉潘迪保義郎李山成忠郎

從義郎致仕姚慶長落致仕轉修武郎

武義大夫東壁統制常知幾武顯大夫

張淵武經郎

俞倬補承信郎

党中道中立中和補承信郎

保義郎何文寶敘舊官

下班祗應張驥保義郎

承節郎效用空名告

承信郎效用空名告

進義副尉蘇子震承信郎

張仲剛補承信郎守禦司准備差使

閻緯轉承信郎

河北路都統馬中降一官

宣贊舍人王孺弼轉遙郡刺史依舊句當皇城司

武功郎焦廣年祖母封太孺人

秉義郎張安國轉從義郎

承信郎李裕軍前有勞轉一官

鄭元亨承信郎

武德大夫張偉武功大夫

敦武郎劉士達忠靖郎王允各降三官

手

手

左良辰承信郎
 承信郎閻門祗應种成轉兩官
 南鉉轉兩官
 辟安靖奏對可采除閻門宣贊舍人
 武功大夫王孺弼知東上閻門
 武德郎雲茂誠贈三官
 醫僉高仲謀額外醫僉賜耕魚
 趙邦補承信郎
 焦詔補承信郎
 閻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單宜龔廣轉一官
 起居舍人許元宗與郡
 中書舍人劉珏落職官觀
 林積仁落職監當
 陝西五路制置使錢蓋降受朝奉郎
 涇原路經略使席真降受朝請大夫
 范世雄落職官觀
 王以寧送吏部
 徐惕落職追兩官勒停
 勒停人辛興宗復遙郡防禦德府路鈐轄
 內侍謝琢遠小監當
 劉銳降五官
 傅廣降官
 葉夢得落職知杭州
 戶部員外郎樓炤放罷
 康愿許觀並放罷
 ○卷二十六
 外制

黃潛善除中書侍郎
 汪伯彥除同知樞密院
 呂好問除尚書右丞
 馮澥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
 李回依舊延康殿學士知洪州
 范宗尹除右諫議大夫
 翁彥國除寶文閣學士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經制使
 張深除龍圖閣直學士京兆府路安撫使
 王庶除直龍圖閣權發遣鄜延路經略安撫使
 范致虛知鄧州
 宋齊愈起居郎
 蘇遲除右司郎官
 楊淵除工部員外郎王起之除屯田郎中秦伯祥除虞部員外郎
 李祐除京東轉運副使
 周望除考功員外郎
 黃彥除京畿轉運判官
 劉參除直祕閣知鄭州
 ○卷二十七
 劄子
 侍御史論和戎劄子二首
 侍御史論太學諸生伏闕劄子
 中書舍人上殿劄子
 崇政殿集眾官議合與不合棄三鎮劄子
 中書後省論胡舜陟不合令分析狀
 講筵乞讀范祖禹唐鑑劄子
 上何丞相劄子二首
 給事上殿乞復常平劄子
 ○卷二十八

四六雜文
 馬迹上梁文
 西徐上梁文
 金山大殿上梁文
 資聖上梁文
 和州餞交代趙朝儀樂語
 平江燕張節使樂語
 代答昏
 答余氏問親
 答李氏問親
 答董舍人問親
 答王氏問親
 答曾氏問親
 答張氏問親
 超宗求昏
 強宗求昏
 伯宗求昏
 介宗求昏
 表宗求昏
 宏宗求昏
 壽宗求昏
 代答
 代求楊氏昏
 代答昏
 代余氏答昏
 族妹再適張丞繼室答昏
 答董舍人問親

鴻音

通

代答
 答李氏問昏
 師夔求昏
 ○卷二十九
 四六雜文
 代黃錄青詞
 代大醮青詞
 新居醮謝青詞
 戊辰年醮謝青詞
 壬申年醮謝青詞
 癸未年醮謝青詞
 薦亡女水陸文
 薦亡妻淑人章氏水陸疏文
 代四七姪李氏女水陸疏文
 教院請疏二首
 黃林巷請疏
 龜潭巷請疏
 牛山巷請疏
 金沙寺寢堂疏
 太平寺戒壇疏
 關利寺經藏疏
 吳江教院塔疏
 資聖寺大殿疏
 請妙印大師正機住龜潭巷疏
 平江報恩寺大殿疏
 洛社開利寺三門疏
 華嚴輪藏疏
 請僧了義住牛山巷疏

續目

壹

楓橋砌街疏
 茅山鶴會鑄鍾疏
 平江府靈壽院塑佛疏
 黃林西庵請朋老疏
 虎邱修御書閣疏
 教院興造疏
 光孝寺重建經藏疏
 開利寺建造水陸堂疏
 崇安寺放生疏
 普利寺建三門疏
 開利寺注度牒疏
 大醮疏
 天申節功德疏右語三首
 慶會節功德疏右語三首
 ○卷三十
 鴻集目
 東平集序
 浮溪集序
 參政兄內外制序
 切韻類例序
 竹亭詩序
 尊勝陀羅尼經序
 語本序
 翰林莫公內外制序
 西山老文集序
 丹陽集序
 ○卷三十一
 序

送王子欽歸夔子序
 送方嘉謨判官序
 送鄒次魏序
 送稅得之序
 送鄒志新序
 送剛定姪歸南安序
 送張承祖赴嘉興掾序
 樵居集序
 送剛定姪倅越序
 谷盈通說序
 押韻序
 會公卷文集序
 ○卷三十二
 鴻集目
 書跋
 書泉山贈言後
 書莫守思濟齋記後
 跋呂吉甫與外曾孫李疇帖
 題泰會之跋後山居士集
 讀臨川集
 讀唐鑑
 跋戒酒帖
 跋朱德固所藏先世往來帖
 代劉節使跋御筆手詔
 跋陳道士羣仙蒙求
 跋朱藏一丞相帖
 跋吳省元真贊
 王龜年跋
 與吳世範帖

趙善發字說
書章邦基藏東坡畫枯木

徑山妙空佛海大師塔銘

長蘆長老一公塔銘

徑山照堂一公塔銘

齋林銘

御書扇銘

清和堂銘

飛鵬齋銘

耘業齋銘

能仁寺鐘銘

謝思景提舉硯銘

贊

葉夢錫真贊

唐李衛公畫贊

圓悟禪師真贊

僧智標真贊

長老端裕真贊

妙空佛海大師智訥畫贊

月堂僧惠山畫贊

楓橋長老法遷畫贊

僧法臻畫贊

○卷三十三

墓志銘
宋故右朝散大夫直祕閣提舉江州太平觀宋公墓志銘

宋故左朝奉大夫提點杭州洞霄宮章公墓志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章公墓志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章公墓志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章公墓志銘

鴻集目

美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柳公墓志銘

宋故左朝請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孫公墓志銘

○卷三十四

墓志銘

宋故右中奉大夫直祕閣致仕朱公墓志銘

宋故左中大夫直祕閣知新州軍州事郝公墓志銘

宋故左朝散大夫直祕閣致仕王公墓志銘

宋故右承議郎吳公墓志銘

宋故左承議郎權發遣和州軍州事傅公墓志銘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汪公墓志銘

○卷三十五

墓志銘

宋故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墓志銘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贈少師陳公神道碑

宋故左朝議大夫致仕孫公墓志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李公靖之墓志銘

亡叔墓志銘

宋故文林郎梁府君墓志銘

宋故從事郎涂府君墓志銘

○卷三十六

墓志銘

宋故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河南郡開國公致仕贈少師万俟公墓志銘

志銘

宋故揚武翊運功臣太師鎮南武安靈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

咸安郡王致仕贈通議郡王韓公墓志銘

宋故太子少師巫公墓志銘

宋故右朝奉大夫致仕周公墓志銘

宋故撫幹周府君墓志銘

鴻集目

美

宋故鄒府君次魏墓志銘

○卷三十七

墓志銘

宋故右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贈正議大夫蔣公墓志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祕閣致仕張公墓志銘

宋故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墓志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祕閣林公墓志銘

宋故鄒府君志新墓志銘

宋故鄒府君志南墓志銘

○卷三十八

墓志銘

宋故資政殿大學士王公墓志銘

宋故翰林學士莫公墓志銘

宋故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公墓志銘

鴻集自

宋故左迪功郎許府君墓志銘

○卷三十九

墓志銘

宋故國子博士惠公墓表

宋故府君陳公景東墓表

宋故教授盧公墓志銘

宋故武功大夫李公墓志銘

○卷四十

墓志銘

宋故秦國夫人王氏墓志銘

宋故呂恭人胡氏墓志銘

宋故永嘉郡太君劉氏墓志銘

宋故太淑人劉氏墓志銘

宋故令人傅氏墓志銘

宋故胡夫人孫氏墓志銘

宋故孫夫人強氏墓志銘

楊恭人墓志銘

○卷四十一

墓表

楊國夫人趙氏墓表

宋故樂安先生墓表

宋故劉府君墓表

右從政郎台州黃巖縣令楊元光墓表

宋故何碩人孫氏墓表

○卷四十二

行狀

宋通議大夫守吏部侍郎致仕贈宣奉大夫霍公行狀

宋故瑞明殿學士左朝散大夫致仕安定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鴻集自

賜紫金魚袋贈左中大夫胡公行狀

圓悟禪師傳

早

光緒丙申武進盛氏思惠齋刊臨桂況周儀陽湖吳文郁丹徒陳慶年全校

鴻慶居士文集卷一

晉陵孫觀仲益

古律詩

泊德清颯谿縣亭過大雨

崩雲四合千嶂重奔電一掣十里紅土囊叱吸萬竅風江翻石走昏相蒙疾雷破柱鞭老龍百買顛沛市井空銀河倒傾千丈洪魚龍欲取山為宮洪濤春天怒相攻大舸吹簸如飛蓬醉臥掀舞一葉中洗我雲夢芥蒂芻忽然變滅何思恩雷公收聲電改容霞舒霧卷紫長虹紺碧萬頃磨青銅溪邊結網南巷翁白髮黃醵射兩瞳赤鯉騰出無留蹤刻舟求劍何時逢

湖州天寧寺飲王生二首

莫鬪蝸兩角且共貉一邱夷踞坐我旁汝豈河南騶割肉一噉之徐以大白浮噲伍君勿譙笑談起封侯諸家迹便掃得此一老兵江東醉司馬酒中尚求名哀哉南山其不平自號鳴憤勿歌烏鳥作此老婢聲

宿太湖口二首 續與王子開四月

誰令醉尉怒端是丞相眠交疏白眼見愁絕翠眉蹙遲暮仍三黜驚窺有四鄰還將萬里眼笑索嶺梅春白首對瀧吏躄汗愧逐臣溪山不改色風雨解留人坎壈知天意漂洋任此身紛紛小兒女何必混霑巾

餘杭門出師時 呂願浩作 國蹙連羣盜時危仗老臣分憂當北顧請幸且東巡肘足俄三晉創痍又一秦不眠聽野哭愁殺路傍人

富陽道中二首

渺渺行雲慢溶溶曳水衣雷翻巢墮乳風落網黏飛獨拄青藜杖來推白板扉平生邱壑道漂泊寸心違白帽炎州容青裙酒姥家微風搖扇浪細雨落簷花客舍休占鵲蠻村欲餓蛇台令醒復醉高枕送生涯桐廬連夕大雨溪漲數十丈徙寓白塔山上方閣

蒼莽川流會渾酣海氣噓蛟龍改窟宅雷電走空虛股地輒坤軸黏天浸日車高僧欲度遊客且樓居壯觀真難值幽懷亦少據翻翻一鳥去何必羨知魚

水退

蕩沃波瀾大瀝陵意氣轟射潮蛟鯨怒鞭石鬼神驅雲斷千崖立風行萬壑趨騰鳥朝共起水鳥夜仍呼澹澹紅昇曉霏霏翠撲膚浮檣臥泥滓狼藉滿街衢

晉口

江關臥人影山長送馬蹏渚蓮紅尚斂沙草翠相迷高樹藏雲直疏篁壓雨低酒醒渾不記端是武陵谿

釣臺二首

北塞風塵萬鼓聲東京社稷一戎衣綠林羣盜驅民去赤伏真人得帝歸諸老禪聯蒼玉佩將軍坐控紫金機先生此日青霞志一笑凌空拄杖飛

故山

故山遺像丹青落葢代榮名日月懸萬馬羣空冀北野一蛇獨遊原上田晚浦蒼波涵落日秋崖老樹立蒼煙直從厭代騎星去干歲光芒夜斗邊

蘭溪津亭病起二首

離亂紛紛醉尉多將軍獨夜灞亭過旅巢對鷓占行役客狙鸞蛇臥宿病雙鬢盡從愁裏白衰顏時向酒中醜雲翻雨覆須臾耳未用區區較唯何

風波湧地千瀉發創痍鑽皮百箭攻藥裏關心防二豎謗書盈篋忤三蟲剖瓜文隸方祈巧結柳奴星也送窮笑我平生持蟹手未應咄咄左書空

三衢開都督兵潰常潤間懷舍弟而下

紫荊有信欲開花黃犬無情不到家偶坐厭聞鳥嘍嘍杯行喜聽鶻查查同看明月人千里相望孤雲海一涯驥子熊兒無恙否風雲慘澹鬪龍蛇

月巖寺寺有巖石高數十丈一穴中空如半月狀號半月巖
老蟻蝕月缺破鏡柳道邊金樞壤一夕玉斧斫千年何人扶寸鐵
插羽飛上天但令填磔死重看十分圓

立秋饒陽道中三首

殘夜山月吐尊食洽野裝策策林響變一葉風隕黃客路感時節
起看雁南翔秋風振孤影雲路正茫茫

老馬倦長道解鞍聊緩觴小雨濯鬢須欣然愜初涼奇苞照屋角

橘柚垂青黃感之動中懷弓刀戒秋防

窺身楚南極守隸工遮防投鞭得小傷爭席紛在旁虎賁起隅坐
悠然見中郎一醉汨其泥江湖渺相忘

弋陽縣古葛坡也縣有古利臨大溪相傳云佛圖澄浣腸故地

古道陰森翠柏行長鞭搖拽紫游羅佩鳴蒼玉傾瑤席地布黃金

何寶坊僊客杖飛龍有角胡僧腸浣水生光兩朝人物空冥冥百

代風流競淼茫松骨倚天增老氣谿毛著水渡微香鴉呢鶻藥秋

風外千丈藤蘿挂夕陽

過安仁縣權令主簿同蔡尉見訪二首

莽莽緇兵氣蓬茅庇一邱尚看蒙赤幘不復臥黃紬抱牘杭冕鷲

徵租聚沐猴黃昏更蕭瑟風雨嘯鷓鴣

投老一浮萍長亭復短亭誰憐僊客去自有故人經世亂眉多赤

情高眼獨青臨分聽苦語令我醉時醒

宿臨川村舍

林壑已秋聲涼蟬又一鳴人閒多古意地僻有微行身老殊方去

愁牽百慮生途人夜相語豺虎正縱橫時建昌石

題臨川孝義寺壁二首

秋風嫋嫋轉庭梧客夢初驚一鳥呼揀盡寒枝棲不穩獨行殘夜

影同孤

孤城吹角五更風笑語團樂一夢中戰格連雲家萬里書憑黃犬

若爲通

疏山寺次白文林韻三首

翠幹軒軒迥出林夜風吹簾紫蕭首老龍頭角雲霄近支豹文章

霧雨深末路浮榮煠初首半生遺恨寄琴心愁吟獨躑躅花前淚故

國山河百戰侵白河東人有感

藜杖思思集晚林長廊破壁撼鐘音天涯流落相逢地杯酒慙慙

莫厭深萬里功名飛燕領千金博飲炙牛心更問好句驚人倒一

洗蠻煙瘴霧侵

黃花翠竹小叢林臥聽南山白石音蠅鬪已空遺堙在蝸跡終戀

故廬深款髯一笑追前夢禮足同參看此心且向疏山結香火人

生莫受二毛侵

疏山長老善清日蒲榜嚴維摩二經賦小詩二首示之

塵機迷三鹿桑枯厭入蠶散心潭不見問疾有誰堪坐待成風斷

應須立雪參欽聞第一義細說後三三

彈指三生過傷心一念差試標天上月爲種火中花粗識禪爲味

初欣道有牙老師一笑許千劫誤蒸砂

明水寺五代末危全諷據臨川時所建畫像至今存焉寺旁最高

峰有祠屋一區道士居之二首

臺殿何年有千巖紫翠間金僊佛世界羽客道家山骨朽餘三窟

皮存尚一斑傷心千古淚相見雨潺湲

愁坐嗚猿裏行吟度鳥間翠洞巾上髮紅被鏡中顏老去經三折

真游付入還無心自來往空羨白雲閒

崇仁縣

萬山攢擁天一笠北風吹雨兩鬢溼飢鳥絕叫護巢飛老蛟怒起

拳雲立孤城短日砧杵急騎驢涉沙衝泥入桑枝倒折機杼空道

傍廢井無人汲遺民到今傳舊邑擊水華鯨浪三級故物漂流百

戰餘客子起坐萬感集小驛香醪如雪汁一杯快作長虹吸酒醒

寂歷照短檠幽咽數聲鄰婦泣亂後如故

余南遷次臨川奏廬陵道屬聞盜掠高安新淦之間少爾仙遊山

道祠是時庭下木犀花盛開漫山皆大松一峰蒼然終日遊榻
其下各賦詩一篇

蕭牙啄林抄華殿浮青紅天風吹次寥萬籟酣笙鏞木犀已著花
濯濯秋雨中頹委出素面一洗丹粉空幽香襲巾袂冷豔樓房櫳
迫此芳歲殘一笑誰當供羣僊立通明矯矯驂鸞龍相隨歸闈苑
遺恨寄西風

又

歷歷水中榆地近連玉京掄材上華屋裏裏黃金莖蒼官表獨立
垂胡交纓纓根深崖嶠壯勢壓山岳傾萬牛挽不回老氣空崢嶸
夜半風雨會歲晚龍蛇升我來不忍去繞樹三市行珍重金石交
待我烹茯苓

遺興

亂後煎百慮老去無一欣故人尺書至好語中夜聞坐久百蟲絕
開簾月紛紛長歌作一醉酒醒擊空尊

陽集一

五

題華蓋僊亭大松示柳道士

繫舟古巴江曳杖真僊亭金輿簇畫戟玉几羅翠屏堂堂十八公
獨立霜中英魁然十圍大蔭此一蓋青翹翹雲物外坐閱秋蒂零
道人依茅棟蕙杖淒芳馨苓龜儻可見長鏡斷青真一食浣我腸
敗履插修翎

仙遊山九日歎逝二首

傷心玉案兩眉齊承負黃花九日期萬里炎州嗟我老百年青淚
向君垂俱飛蛺蝶愁看汝醉把茱萸欲對誰獨立西風搔短髮一
生遺恨一愁悲

割肉早歸三伏日傳柑賜飲上元燈那知一勸殊方去獨向高堂
此日登淚溼西風生眼縷夢回殘夜起衣稜孤鷺別鶴知何處泉
路茫茫喚不醒

達臣承議餉石耳

窮秋客舍風雨淒破釜生魚飯有衣故侯未種東陵瓜餓夫欲采

西山薇歲晚黃精可療飢故園萬里天一涯未辦登山拾瑤草且
復從公茹石芝

山行憩田舍老父出迎以黃柑白酒為餉
藜杖扶來雪滿簪諄諄好語意深深酒傾白墮杯行玉榻破黃苞
坐釘金醉起莫辭田父肘甘餘須識野人心忠恕不盡遮顏意挽
袖丁盃更一臨

兩日復往次前韻

寒蔬離離銀綫亂臨川出蔬凍醴醴玉井深坐蔭庭松翹翠蓋
行穿野菊布黃金大迎客入喜見尾鵲隨人語欣會心俗裏淹留
怕鞭釜驪兒招喚得重臨

曹山寺

石棧梯空一綫橫路窮臺殿兩崢嶸日光澹澹鳥飛沒雲氣漠漠
龍隨行道人西歸餘隻履結茅宴坐千巖底草根溼溼暗泉鳴樹
外騰騰青嶂起翠竹掩冉蒼雲屯老藤蔽虧白晝昏天低尺五雷

陽集一

六

雨上身強丈六佛祖尊我老栖栖厭行旅逢人欲問前三語不見
高僧錫杖飛山下空流千斛乳寺有羅漢泉

贈曹山長老了如

一念挂世網半生誤儒冠笑看蠅穴紙坐待點綠竿薨薨醜齒頰
豈識天壤寬老如本達掖詩肩尚儒酸久纏冠葦萋忽作泡影觀
堂堂人天師三世一指彈身閒雲月出骨老霜松寒我生飽憂患
將心覓人安日繁有妙寄語樂非世歡坐穩且復留火芋分懶殘

送僧妙鑑住廣壽寺

明月不可呼清夜時一出孤光拄海涯皎皎轉空碧道人一茅把
坐晚九年壁磨磚破繆繆若老驥逸思慮林下逢悵望不暖席
錫杖已凌空階庭草如積

明水送老以黃柑荔子土芋為餉小詩答謝

客居莽牢落幽絕無四鄰歲窮有衣結日冥酒甌處偏仄戎馬間
敢厭薪水勤故人情義重采采青泥片小摘持寄遠分餘為情親

丹荔擊輕圓黃柑破芳辛
鷓鴣勸加餐風味亦可人
渺渺山澗曲浩活水雲晨
踞壘有前諾兩翁對然新
眼顧紅絲共此無邊春

次韻王子欽立春二首
玉手傳絲催歲換金刀剪
綵伴春回兵戈滿眼年年
在花鳥驚心日來芳意漸
還三徑草暗香猶認兩京
梅呼童火急供春事東

醴生光盪玉醅
歲晚驚呼身已老天涯流
落首空回便將酒力推愁
去且放春光入眼來人語
嘻嘻爭鬪草宮花閃閃豔
妝梅雪消水暖春江動綠

添葡萄萬斛酷
東塔六言二首
翠竹含風嫋嫋青山照水
重重窗戶無人半掩一籠
香霧空濛偶與白雲共出
忽隨倦鳥俱還明日重尋
舊路桃花流水空山

遊東塔雨中夜歸二首
山氣濛濛衣自溫意行曳
杖穿雲入老翠陰森萬竹
蟠浮蒼漱澗

千峰立藟若幽尋到蕭寺
拊掌一笑掀百蟄酒醒佛
火照黃昏坐聽北窗風雨
集

山色凌寒春尚瘦潭影涵
空清可漱漠漠雲行紫竹
閒斑斑雨溼黃昏後火炬
穿林鳥出巢人語闌門狗
窺竇杖藜有與會重來更
待黃鸝啼晴晝

次韻王子欽春望二首
王孫春望思寥寥冠蓋當
年盛人蕭花鬢重重牆外
見琴心切切酒中招屠龍
已破千金產駟馬終歸萬
里橋便解貉裘沾一醉忍
看紅慘殺寒條

萬木陰中鎖沈寥晨門跋
馬聽蕭蕭故人自欲分茵
去逐客何勞折簡招共對
春風班露草卻隨明月下
溪橋擊鮮故有諸郎在三
尺銀刀貫柳條

鄒次魏黃善長攜文見過
小詩為謝
鄒郎英妙知名久筆端自
有談天口客舍相逢一尊
酒眾星錯落

見箕斗高論欲追牛馬走
長劍忽作蛟龍吼餘子碌
碌那得交江夏無雙亦其
偶我觀二妙屠龍手青紫
紛紛何足取他年要作中
興碑大字磨崖繼聳叟

壁
川遊日已遠蓬漂久未歸
異鄉驚歲換宿草變春暉
魂夢參差是音容想像非
遙憐小兒女慟哭紙錢飛
草草木皮棺松風生暮寒
驚曉春寂寂螢照夜漫漫
夢裏號三巾愁邊薦一單
相思為君瘦零落帶圍寬

清明日與范季實諸人過
晉潭民別墅小集二首
水滿雙飛白鷺花深百轉
黃鸝寒食清明過了一川
煙草離離兀兀三杯卯困
昏昏一枕春融酒醒落花
風裏夢回嗚鳥聲中

曹山春日二首
柳弱千絲颺河橫一帶團
腰支春作瘦鱗甲雨生肥
逐伴魚兒出

爭巢燕子飛思思班草地
不覺臥斜暉屏擁山入坐
珠跳水澗裙香銷塵漠漠
日近竹疏疏身老百罹後
春殘一夢餘故林千嶂外
孤抱幾時擔壁上人開軒
開地栽花種橘戲畱小詩
看雲隨臥起飲水自敷腴
秀色共齋鉢寒聲落坐隅
未開花五葉且種橘千株
幽事相關處時來近酒壺

春雨
小雨破春昏清風洗瘴氛
霏微花上見蕭瑟夜深聞
獨笑幽閒事酣歌倚半醺
羈懷不堪寫危坐對爐芬

春晚二首
花落不容惜猶殘葉底春
稀紅閃餘映亂絲鬪尖新
飛絮度高竹遊絲遠趁人
窺簾開好語雙鶻喜津津
殘尊斷送春千里未歸身
焉老猶聞語梅酸欲聚顰
獨眠愁管夜起舞聽鳴晨
行路難如此悠悠且傍人

鄒次魏黃善長攜文見過
小詩為謝
鄒郎英妙知名久筆端自
有談天口客舍相逢一尊
酒眾星錯落

鄒次魏黃善長攜文見過
小詩為謝
鄒郎英妙知名久筆端自
有談天口客舍相逢一尊
酒眾星錯落

曹山三絕句

露出風餐兩鬢華故園無沒舊生涯聖恩若許求帷蓋便向東陵

學種瓜

竹杖芒屨穩稱身茸茸香草醉中茵舉鞭叱馭何爲者始信王陽

是此人

毀瓦區區爲食謀半生炊黍在刀頭一塵會入扶犁手不上陳登

百尺樓

鴻慶居士文集卷一

鴻慶

九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

古律詩

有客生致兩雉不忍殺開籠縱之二首

平地安知禍有機一跌永負青雲期舉羣鷲唯墮且網袞背煥爛
光陸離山梁三嗅不忍噉如舉一笑吁可悲開籠放汝須遠去莫
道韓公賦病鴟

誰令孤鷲逐專場翽送籠中看鳥翔文章正坐虎毛炳翎羽一落
千丈強翠翎低摧少顏色奇禍非汝能遮防患患應媒莫浪出尋
拳毒手正交相

題妙覺寺壁

葉底紅稀不見花枝頭綠暗可藏雅春歸古殿蒼苔滿一點籠燈
隱絳紗

再至

老眼逢春病有花淋浪醉墨字如雅懸知不是唐王播慙愧高僧

護碧紗

宿妙覺竹菴贈靜老
青山映落日澹澹煙中明出門無所投曳杖隨意行破械僧兩三
喜笑爭邀迎曾巢俯修竹飛星動高蔓老人如宿昔真契同三生
遇人無戚疏出語惡不情寥寥風馬牛肝膽欲盡傾怪我胸中山
碑兀尚不平即聊樂無度短夢一餉榮鬢觸怒不休暴骨千里橫
微言起我病內愧面汗駢蚤知天宇大豈有世網嬰舉扇障西風
浣此滄浪纓

胥澤民招飲二首

蕭晨散幽步不放一塵驚高崖初日吐裏道哀湍鳴平生耽田里
見此心眼明危橋屬幽徑別戶延朱甍主人難黍約庖煙起晨烹
長須舉棹出銀杯坐中行爛漫寫興意殷勤愧深情留歡更卜夜
華燭吐長檠

蒼茫夜氣合渺渺風露清藍輿兀醉夢翻若孤雁征老馬志萬里

緒首喪其生十年飽芻豆立仗不敢鳴自識酒中趣承辭身後名
較較一片心不受寵辱驚清風悲永夜萬竅同一聲醉裏有歸路
彷彿遊化城

別如老

同舟無胡越四海皆弟兄吾人雖晚接一笑蓋已傾世亂識真態
途窮見真情曳杖扣禪肩撞鐘聽轉鳴小窗風雨夜對此一榻橫
吾身如木偶春至不復榮豈無三宿憇天雨方流行去去得首邱
歸田克踐更

徙寓妙覺佛舍胥又民襍被相過賦夜坐

客居厭窮獨蓬艾翳環堵莊烏尚越吟鍾儀猶楚語吾人有奇操
空洞見城府相逢逆旅中霧豹初一睹拘囹賦囚山避謗憎市虎
褰裳肯過我崖嶠走風雨微吟對清夜破此五月暑墜露挹金莖
空花墮犀塵孤燈映籠紗冷盥翳復吐耿耿遂不眠逢逢聽晨鼓
招郭次魏

容舍風雨交庭蕪蔓春草辱食悲王孫憂釜厭邱嫂吾人才傑立
一障狂瀾倒湯湯桿滔天凜凜塊絕巒奇音閉大樸妙語發天藻
壁間見蝸喜屋上瞻鳥好楚然聽足音自足慰衰老出門泥活活
所向礙行潦懷人心不展厭亂跡如掃伸子過我廬肩輿白雲道
贈答淵侍者

沐猴著冠天所賦笑唾千金如一芥時時扣角詠三生口業未除
詩有債薨薨不作秋蟲聲謫謫欲盡春雲態平旦誰登大將壇一
軍驚呼子光拜

建昌守朱宜伯寄酒小詩為謝

愛酒淵明望白衣傳聞騎吏款柴扉為憐漁父鳴鞭送欲便山翁
倒載歸淚向琵琶絃上落心隨蝴蝶夢中飛一杯屬我寬愁病免
使黎侯詠式微

再用前韻

千騎森森鐵衣日上銅環四扇扉何妨拍點銀餅索直須倒著

接離歸已邀明月三人共更看紅塵一騎飛何日淵明賦歸去晨
光前路正熹微

妙覺寺適軒二首

古寺秋崖上清風掩半開晚花明豔豔吐酒落潺潺松筠穿階瘦
苔窠蔽石斑翹沙憐鷲靜抱葉看蜂還心以空無累身從病得閒
儀曹獨何事終日賦囚山

老厭風沙惡安閒且當禪開簾延白月倚杖立蒼煙鳥散人聲真
鐘殘客夢邊小蒲風葉偃薄槿露花鮮句好吟須斷歡餘醉帽偏
人生但如此何處不偷然

妙覺書事二首

貼貼催酷我嬰嬰喚友聲一遭青蠅汗永負白鷗盟睡鴨噓煙滿
蒼螭嘆雨鳴參禪吾未暇一榻對僧橫

隱几拋書坐敲牀聽兩眠僧來逢白足盜去失青氍楚國雖三月
滕垠向一廬如今更何恨端用酒爲年

次韻王子欽端午

飯筒菰黍趁流年葵扇桃笙尚宛然世味半隨昌歎苦心旌長與
艾人懸鴻飛不到書來少鵲喜無憑語浪傳兩鬢蕭蕭吹白髮空
餘衰謝故人憐

吳益先攜文見過以詩爲謝

千里之馬初服軻風驟鬣跨九州鷓鴣挽磨三千秋俯首尚與
鷲駘遊吳郎人中第一流文采絢爛珊瑚鉤陽春白雪和者不夜
光明月暗中投魯人不貴東家邱吾髯藥凜青兩眸推金夏玉聲
相求屬鏤雙螭九地幽有夜氣出千斗牛忽然化作長黃虬睚眦
之怨何足雉一塵立斷樓蘭頭

次韻王子欽

北窗風冷洽西閣夜悄情缺月吐半壁獨與太白曉巖山王耶子
桀若玉樹皎紛紛喻伍中特立負奇表清談靜炎煥堅臥鎮浮擾
呼童樹高柵赤幘厭凡鳥

再和

二年客塵土獨夜憂悄悄遇酒一破顏歌呼醉連曉寸心爲誰明
伴此孤月皎枯柎鬱嚙嚙老幹空自表壤穿萬孔幸蛛挂千絲擾
白鶴逝不來豈敢更擇鳥

涂子野九歲子名駒字千里戲作兩絕句

日角珠庭秀兩眉誰家有此靈鷲兒莫驚墮地駒千里久見參天
桂一枝

碌碌爲生笑口奴九齡重見此英雛千回健走非黃犢一洗羣空
定白駒

詩贈竹菴靜老人

爭名計身後逐利了目前道人一彈指永斷三生緣起滅水上漚
衆散風中煙紛紛閱凋謝東海今桑田縞髮茁枯顏秀眉覆兩顙
已超人上天遂拍佛祖肩茅齋立萬竹蔭此碧玉椽綠暗雲擾擾
清涵露娟娟我老無家舍餘地寄一廬不辭供井磴辛苦送華顛

置酒

離離禾黍暗空村一點炊煙帶雨昏山翁過我竹閣寺來扣爵羅
廷尉門老去不辭污詩酒區區獨醒亦何有笑語未辨供主人久
客那能拒鄰叟杜陵白首尚書耶步履春風向草堂人生意台無
妍醜共此一夕燈燭光

讀李光遠詩卷次韻二首

跳波亂清淮一葉寄真賞南山如高人標格自矜爽胡塵暗楚甸
絕境墮渺滌空城草木春戶外履誰兩悵望壺公龍乘雲自來往
小詩若圖畫彷彿見飛槩從今淮上山不落夢中想

右泗州南山

楚山多異材翠竹滿崖谷蕭蕭斤斧餘斬伐同一束蕪城帶流水
萬畝淇園綠遺苞駁雲錦老節抱金玉歲晚虎穴鄰砥掌方擇肉
此君亡恙否應坐白眼俗

右揚州谷林堂

志新誦近詩次韻二首

客舍秋風我欲愁，世途如漆莽悠悠。半生小利營錐末，此日危炊上劍頭。萬里窮鄉憐我老，一塵小隱待君謀。惘然貌赤空相對，扇面令人手不休。

野鶴昂昂祇自奇，水鳥汎汎強隨時。問禪乞我安心法，住世分君大藥資。便欲乘桴從魯叟，不須歌鳳歎周衰。超然獨嘯千峰上，一映青風萬竅吹。

石碧在宜黃縣之南二十五里，義泉寺寺旁有磴道高里所循山而西，少北忽有石梁數十丈橫絕兩崖之間，中空無柱，高出雲表，神剌鬼刻，不可名狀，真洞心駭目之觀，而僻在一隅，遊客無所為而至。迺賦詩一篇以告喜游而不知者。

何人手執造化關，投此虹蜺跨兩間。鳥鵲填成天上路，鬼神鞭出海中山。飄飄尻駕凌空舉，倒身下瞰千峰雨。河漢洶洶聲西流，風翫相躡齊萬竇。始信通天有一門，便欲啼髮扶桑根。乘槎忽逢支

機石柱杖直到洗頭盆，賞後誇雄兩奇絕。邂逅一聲如電掣，冥冥滄海會揚塵。大字磨崖書歲月，熊夫人道介欲堦澤民小詩戲之。

牆頭鄰女三年望，戶外文君一笑窺。欲得賢夫嫁張耳，此真佳婿是義之。定知不折飛梭齒，似說先齊舉棧眉。不信侯門深似海水流，紅葉謾題詩。

題鄒次魏青黎堂
讀書非貴嗜，吾子喜欲迷。十年費膏火，羣嘲笑書癡。磊落載五車，望海無津涯。雙瞳如秋月，一出照耀之。冥搜理窟遠，妙解鏟屑髭。宵中九雲夢，百怪見然犀。拊枕出鴻寶，鑄金伴裏蹏。神光發中夜，

太乙秉青藜
靜老容安菴二首
離離風中花，漂落任所之。汎汎水中萍，流轉復在茲。靜公湖海士，世網那得縻。獨有鐵石心，不與燥溼移。巢肩繞靈鷲，指牀餘老龜。

區區了官事，應解笑兒癡。雲壙翠撲膚，山擁青入戶。祇樹給孤園，桃源武陵路。一從振履還，不復乘杯渡。倚牆捫虱坐，揮絃送鴻去。水涵樓影交，風斂花氣度。把茅便有餘，不必黃金布。

靜老通幽軒
諸峰倚崔嵬，眾壑隱奔峭。萬目欣有繫，會心領其要。開廬結茅竹，伐斲斬蓬藿。此君亦可人，玉立盡娟妙。風酣琴相倚，月吐青自照。竊眇非世音，鸞鶴中夜嘯。煙塵闔北關，烽火被南徼。便欲老三間，終焉隱屠釣。

次韻王子欽秋懷二首
白汗翻漿浹背流，清飈一掃破除休。楓江湛湛冰壺月，梧井團團玉露秋。蟻動巧聞牀下鬪，駒跳肯向隙中留。南山危坐高稜見，杞國區區豈我憂。

愁邊種種關心事，客裏紛紛見俗情。雁拆西風離思亂，鳥嘯殘夜旅魂驚。江河風景悲南渡，家室倉皇問北征。滄海橫流安稅駕，一桴從我任平生。

秋夜三首
山寒藹暝姿，楓老帶濕痕。蘭摧桂亦折，往往歸其根。萬籟各收聲，一氣中自存。鼻斤無可斲，尻駕不復奔。孤光照獨夜，月落低金盆。

金氣天與高，燈燼宵正繁。暗蛩露下續，潛虬浪中翻。幽人醉清夜，一笑空鼎尊。過勝獨心詣，了了見目存。但憂兒輩覺，難與俗人言。寥寥犬吠村，微月耿黃昏。雞豚市井空，虎豹窟宅尊。元龍百尺樓，獨臥誰與論。酒聖且復中，愁魔自驚奔。彈缺歸去來，稚子候柴門。

秋興
雲族正南鷲，日車遂西沈。倚樓孤客恨，伏枕故園心。唧唧蟲造哀，交交鳥遺音。危坐百感集，我何念之深。

妙覺寺三詠
木犀

木犀

木犀

霜葩騎老青桑架石壁下瓊樹一時新肌冰敵姑射光風汎月彩
芳氣襲蘭麝幽人三嗅泣采旆不盈把芙蓉強爭妍刻畫粉黛假
對之若爲容愁紅面如銷辨秀有芙蓉
對之若爲容愁紅面如銷辨秀有芙蓉

梧桐

高梧傍層樓隱翳崖寺古森森露井寒蔭此六月暑秋風動地至
柯葉遠如許依依別故林黃落半黏土涼蟬不復號驚鶴時自語
一夜繞空枝愁絕兩翅羽

芙蓉

沙際漾淺碧竹外敲深紅晨光發穠麗醉臉酣春融歡華不滿眼
榮悴一日中娟娟泣朝露憾憾隕夕風願我非靈仙丹砂駐君容
舉酒酌其根明年何處逢

賦小詩記之

奴原寺

稚子磨門立老僧迎客入湛湛玉甃寒唧唧銅餅泣小軒風雨過
窗戶青紅溼晚花發秋妍黃蜂正衙集

化度寺

失路迷千嶂投林借一枝扣門竹西寺立馬日斜時爨鑿僧窺戶
昨肝犬透籬定知嫌不速明日與君辭

栖霞觀觀在麻嶺之下
雲表朝飛屐松蹊晚駐鞍破扉聯白板槁項繫黃冠徑雨喧風薄
汀沙立露翰小窗牀坐好對此百憂寬

三山寺二首

斜日半窗明無人獨掩扇風鈴時自語雪柏老終青立鵲參差見
微泉斷續聽老僧渾不語危坐卷殘經
異縣久爲客窮途飽所更對牀雲伴宿曳杖月同行到處身如寄
看山眼暫明平生飲中趣酒賤且頻傾江西多飲紅酒
新益市酒爲稱冠
余大觀中偕何襲明登仕同爲太學諸生別後二十六年余口南

運道清江襲明逆余於新淦之洲上蒼顏白髮大略相似感歎
之餘飲酒賦詩以爲笑樂襲明筆力雄贍操紙立就凡六七反
必用前韻余繼和者十二篇云

亡弓墮甑一時空莫斷南河午枕中便有鱗蟲追北海更無塵土
汗西風驅牛懶臥山中相失馬來看塞上翁從此卜鄰成二老雞
豚社酒與君同
龍媒去盡馬羣空一曲陽春在郢中浩浩百川齊赴海蓬蓬萬駭
總統風誰憐楚國沈湘客獨有商山避世翁間里應容投緩急風
波千里一舟同

再和

烏囓鵲噪晚庭空竝舍相呼入酒中逐影故慙夸父日披襟聊快
楚王風牛衣泣臥悲游子鳩杖歡迎愧老翁笑我獨醒成底事一
邱之貉古今同

沙平雪漫水涵空

沙平雪漫水涵空路入千巖紫翠中村遠微明漁舍火樓高斜矗
酒旗風可憐方外狂司馬來伴田中一秃翁南北相望三十載心
期不改斷金同

再和

瘴雨蠻煙掃地空眾星環列拱天中豹章尚隱南山霧鵬背將搏
北海風麟閣似聞登漢將鹿門猶自臥龍翁低回莫負平生志冠
蓋風雲萬里同諸侯數勳
襲明出仕

夜鶴悲鳴蕙帳空一身今在百憂中鶻魂尚喘吳牛月短翻甘隨
宋鶴風且與龜魚爲地主不將鵝鴨惱鄰翁超然世態誰君似蘭
菊春秋自不同

何倅利見許出侍兒襲明用前韻賦詩再和

平生慣見有司空腸斷蘇州一盼中此夜相望千里月他年應恨
五更風坐中不樂無三粲侍兒以英
梨爲名客裏相逢祇兩翁急雨催詩
更蕭瑟小窻寒夜一燈同
錦堂蓮燭夜光空喜笑蟬連繡戶中塵繞梁飛歌白雪鞞凌波去

舞回風投梭且莫驚狂客御扇何妨眩醉翁青鳥殷勤問消息
既滅燭許誰同

何嘉會寺丞嫁遣侍兒翼明有詩次韻
魯陽之戈倚半空誰能一卻日再中驚回十二巫山雨永隔三千

弱水風塵語尚傳黃絹婦嘉會侍兒以妙為名多情好在紫髯翁論仙尚有
杯中月獨舞婆娑醉影同

哀蟬已逐夢雲空錦字參差在眼中應似桃花食結子任教柳絮
亂隨風畱春不住無樊子隔水遙看有杜翁無那丁靈花鳥使丁

香偷結兩心同
迎薰堂小集翼明用前韻再和

飲痛瓊艘百花空參橫斗挂月當中不愁馬上衣沾露且看尊前
憤墜風未辦清歌娛醉客莫將強韻壓衰翁為歡冷淡君應笑注

瓦傾銀一體同
繪出金盤放飭空一時酣口醉鄉中羽觴取汎蘭亭月瓊佩鸞鳴

九
閨苑風顛側白輪容老子淋漓紫綺看仙翁詩成快寫鮫人室萬

穎驪珠訝許同
何嘉會以待兒歸彭生小詩戲之

浮蒼宛宛兩眉長瀉碧汪一鑑光山海相逢非浪語小孤明日
嫁彭郎

長樂寺二首嘉會嘗置酒
樓歌姬於此
層梯倚天碧細路連草莽蕭蕭蒼松門稅此林下鞅輪困老樹委

偃蹇怪石狀中有蓮花臺迴出諸天上空堂臥鐘鼓古佛暗龍象
飛泉漱石除夜半發清響雲低雪浮浮柳動春盎盎超搖萬里眼

更欲鏤壘嶂
萬瓦冠松壁千章鎖雲莊故人置酒地清夜燈燭張破壁挂月闌

遺笙嘯風廊妖歌傾四座醉臥錦瑟傍寂寂花絮亂恩恩鷓鴣忙
雍門已陳迹餘音空繞梁我來久徘徊驚呼首一昂老僧獨依然

坐對柏子香何嘉會嘗置酒
樓歌姬於此

志新遺兩介致書餽以巴源紙黃甘珠橄大栗鵝餅枯蝦為餉戲
作長句為謝

巴江新構萬穀皮楮生粉面膚凝脂故人千里持寄我落筆宛宛
天投霓梯囊丹果十襲包爆栗飛爐石火敲紅鹽著樹落青子香

霧噴手披黃苞惹鴉無罪見道隨苦酒濯之光五采蝦跖久已成
枯腊咫尺波濤渺江海客舍爭席紛滿前饋羹不復五漿先殷勤

重餉有吾子兩夫荷擔積其肩
蜀婦新寡從何純中讀左氏戲呈純中

膝經束高閣掩卷有三秋朱粒久零落膠膠續其斷英英左阿君
獨唱首節緩故是我輩人吹簫得幽伴先生擁絳紗弟子奏素履

一揮新鼻斤便舉齊眉棧
嘉會飲饌愛姬大勸而別

小窗危坐若為情曳杖穿雲取次行蕭寺試來攜手處陽關已作
斷腸聲歌呼本自追曹相慟哭那知見賈生坐上誰人最愁絕江

州司馬淚縱橫
避鍾石寺問名寺之因緣老僧指門旁石如覆鍾狀賦詩一首邀

何翼明登仕同賦
月斧珠璣曉團團樂覆石鍾連絡青雲根點注碧薛封補天記女媧

移山詫愚公當年偶遺漏墮此草莽中奇壘久淪蟄化出金僊宮
老僧慣見之笑視瓦礫同礪角戲鳥健迸火敲青童摩掌問亡恙

千歲今一逢堂堂張茂先扣以蜀井桐嚼吹振林莽叱吸萬敷風
瀕洞眾壑滿吼徹九地通狂奔竄幽口驚怒拔老龍豐山霜露零

彭蠡波浪春一鳴固有待寸筵那得攻水曹筆五色東序羅笙鏞
辟易四坐傾蹴踘萬馬空偉茲抱奇音伴我窺靈蹤賦詩迺不如

露草號秋蟲
宜黃尉李集義遣書問安否小詩為謝

三年著南冠兩見芳歲新朝為蟲蛇侶暮與魍魎鄰行隨木上坐
臥對竹夫人獨有金石交不廢風雨晨書來一帛屈我已隻厄陳

噴噴爨下桐，嗷嗷轍中鱗。短以朱絲繩，放之碧海津。窮途得重惠，
肝膽久輪囷。

雪二首

嶺雲亂擘絮，簷雨收斷綫。箕神擁前驅，萬瓦集微霰。玉峰忽崔嵬，
炯若簪出弁。衣稜森欲起，眼纒醉復眩。屬國臥餐毘，含糊不能嚙。
喧虺湊六合，頽洞咽羣籟。俄驚江海懸，坐覺虛空隘。包藏失地險，
瀾漫見天大。輝娟自一種，巧麗窮百態。獨餘古柏青，正色老不壞。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

古律詩

次韻王子欽上元感事三首

塞雨吹黃屋胡星照紫宸龍沙萬里去燈市七年春感懣丹心折
悲吟白髮新孤臣臥江海老淚滿衣巾

金地三千界珠官十二樓人行仙佛土春滿帝王州邂逅羣雄擾
消磨百戰休傷心歌舞地錦纜起汀鷗事見杜子美秋興詩

冰雪依春盡雲山發興多微吟愁獨夜小立仵斜河社鼓村村急
樵音處處歌呼僅掃月榭不飲奈明何

題破江蕭氏菴二首

雪屋清如洗雲崖翠作堆破扉風自掩敗壁雨先頹野色初還柳
林香尚有梅滄江千萬頃一鳥鏡中回

雲逐歸心亂山隨望眼餘疏林敲晚照淺酒咽春沙客路三年過
僧窗一笑諱此生安稅駕有地即為家

思賢堂蕭君築室江上館李先之先之既沒李伯紀名其堂曰思賢云二首

扁榜銀鈎勁褒題衮相尊天邊玉樓去江上草堂存蠅附俄千里
龍登有一門蕭郎傳舊業擊水看溟鯤

相國開藩日樞衣放鶴時碧油來弭節彩筆坐題詩有客皆如此
知君更不疑相逢一笑喜空恨十年遲堂中李伯紀徐師川詩榜

宿善法寺二首得深字

野寺知名久歸鞍試一尋亂山迎晚眺萬木拱春臨逸想超神界
安禪見佛心時參鼻端白臥坐息深深

雪漲春光動雲歸暮鳥深巖栖塵不到禪兒老難侵野虎風生嘯
哀猿月伴吟荒雞號五點說盡落星心

再賦二首

水繞禪窗淨香凝古殿深讀書不求解酌古聊自斟塔鈴已無語
匣琴猶有心獨語西閣夜風滿快哉襟

愛竹門可款命車壑初尋鳥噉春院靜人語夜堂深鼠迹留僧鉢
蝸涎換佛金鄰翁笑相命春酌夜沈沈田雲明從政置酒

天長寺

江行蕭家峽路入天長寺耽耽千步廊植杖聊一榻山對逐客愁
花淺寒食淚提壺苦勸人何物關汝事

次韻王子欽雨中

夢斷行雲去詩成急雨催霏霏壺谷滿閃閃映空來出岫非無意
為霖信有材故園小桃李昨夜一時開

襲明登仕出示尊公家傳畱讀數過撫卷太息賦小詩歸之
鼻祖有殊柏事見家傳耳孫信多賢閱世已黃壤傳家尚青氈妙語今

作者生氣猶凜然便須勒蒼珉揭此宰樹邊

再過天長寺二首

巖姿露天巧地勝延隙光鯨怒四海翻蝸蝻一身藏逃空真樂見
韻寂幽夢長燈暗不復續臥看月侵牀

山立起平案松偃臥枕岡尚憐桃嶺小己見麥頭昂檢事關兵氣

逃禪入醉鄉平生江海興一棹付慈航

利見置酒燕超軒襲明賦詩次韻二首

杯行到手莫畱殘忍聽金鐘吼夜闌紅雨亂飄花帽動碧雲吹斷
玉笙寒破除孤悶千痾散解眉良圖一笑歡老去便須勤秉燭對

花渾似霧中看

芋火鷄衣對懶殘銅餅泣雨又更闌枕流洗耳真堪笑映雪看書
且耐寒共惜分襟能幾日直須把酒罄交歡風流喜見佳公子未

信窮途白眼看

分宜道中

老牯挽犁泥沒膝刻刻青秧鉞水出大麥登場小麥黃桑柘葉大
蠶滿筐猿鳥初呼聚儔侶縷絲百箔聞好語此時物色不可孤勸

君沾酒提壺盧

宿袁州城外祥符觀越日徒糾解舍

宜春客舍無一席石觀獨眠不能文破屋聽颼人兩立空林噴噴
夤夜續青袍白馬羣督郵晨門過我鳴前騶不求五斗彭澤米且
臥百尺陳登樓

萍鄉縣

雲夢青邱蟠楚藪萍實江邊大如斗故壘摧頽百戰餘舊事流傳
千載後青崖半裂蒼兕吼空波突過黃狐走山深日落少人行寂
寥鳴咽高柳江湖一夢三年久慰我漂零一杯酒羣盜須降漢
赤眉故侯辦作秦黔首

安仁縣有大第一區官兵縱暴主人谷氏避不敢居三年矣縣尹
常館過客於第中賦主人避地二首

主人避地臥荒村道傍故宅今仍存烏鳥呼風白日靜藤蘿挂月
蒼煙昏壁立前鐵干步垣客子不敢窺其門一時勝事那能說撞
鐘擊鼓行金尊

華機翠柄刻蛟螭蒿艾不翦與戶齊野鼠羣行晝躡壁山鬼一腳

夜城扉胡騎掃迹今已非官兵縱暴來無時千柱耽耽四壁立主
人避地何時歸

衡州鄧泉亭觀競渡二首

噴雪怒相搏投虹貫其中張頤嚇北客拍手笑南公固自輕一死
終然鬪兩雄踟躕倚山閣得失謾雞蟲
健捷兩首虺爬沙百尺蛇擊水羣鯨動追風一鳥翩壯心殊未已
怒臂欲無前亦有旁觀者跟跼奮兩肩

卽事

落日投林去低雲貼水飛江翻半嶂倒帆健一風肥酒重傾巒楫
歌清繞妓衣城南多勝事何必閩中稀

回雁峰

三年踐蛇虺一命抵豺虎悠悠故園心萬里崖嶠阻祝融方司南
巨嶽鎮全楚滄波噴石壁白日洒飛雨寥寥蒼梧帝舜斷泣二女
禰斑竹上淚澌血今如許沈文弔湘纍魚葬得死所寂寞千載魂

故物但角黍吾生將安歸隨此瘴江浦逐臣正南遊倦鳥已北翫
放身秋崖上萬壑赴一睹干戈浩茫茫安得兩翅羽

愚溪

羣休眩鹿馬獨覺去辨滬淄蟲鳥豈知道斷尾畏為儀草木詎有
靈衛足不如葵智囊樛里子癡絕顧愷之成壞繫所遭何必陋昨
非儀曹天下士失身蹈危機一斥臥江海南冠繫湘纍不思蛇起
陸便作鳥擇栖匿智以為愚更欲名其溪溪山清可厲溪上碧相
圍石底行翠刺煙中抹修眉一朝曠息定白日斷履葦叢祠翳篁
竹秋風生網絲凜凜望千載避世真吾師故物不可尋山川尚華
滋永懷西州勸與言北山移欣然解其會了了不復疑獨醒亦何
事誓將醜醜醜酒酌一觴宛宛度兩旗蕉黃配丹荔歌此迎神
詩此山謂
龍巖去全州十五里

日上千峰亂風涵萬壑秋兩崖折天罅一水張巖幽絕岸飛橋過

尋源秉炬游倚空翹翠葆漱石走蒼虬巖中乳苔老樹攬天立奔
雲接地流壯懷開浩蕩病骨聳颼颼首殊方去清尊盡日留無
人與說似勝事滿南州

龍巖寺
千松夾道直一水抱村流清絕小叢林繞舍竹修修老僧慣見客
壞衲雪滿頭野果折奇苞畦蔬翦新柔漂零五管去邂逅一笑畱
詩成寫君壁記此夢中遊

靈泉寺
窗戶遙開紫翠間小橋獨立聽潺湲意諸獨有清風共興盡聊隨
落照還但見虛童藥白哈且無龍吏發駢顏風花雨葉元無定何
必區區戀故山嶺外虛市人太

次桂州二首

過嶺達人問象州瘴煙如海蹴天浮三閩逐客何時到八桂宜人
且少休

過嶺達人問象州瘴煙如海蹴天浮三閩逐客何時到八桂宜人
且少休

江上煙雲翠作堆倚天青壁雁飛回神州一望三千里不是南遷
肯獨來

桂林山水奇麗妙絕天下柳子厚記嘗家洲亭粗見其略余以六
月六日度桂嶺欲更僕詣象屬暑甚遂少留日從諸公於巖穴

之下穹林巨壑近接關關之中遠不過城關之趾居高望遠夸
雄關麗殆不可狀擇其尤者以十詩記之名之曰桂林十詠

八桂堂

橋中隱商顏桑下蔭羽葆古人日已遠遺跡今未掃英英八桂林

屹立表翠草名隨五柳傳壽待三松倒南堂駐金節仗劍收蠻獠

駢駢立萬馬獵獵卷千肅元戎領客來小摘羞澗藻醉纈亂繁花

移來插晴昊

七星巖

十載汗修門簪纓侍帝垣五雲深莫窺眾星拱以繁一坐牘背書

身落海上村山川發餘想鍾鼓眩昔聞星圖煥斗極兩雨錯地丈

今日復何日乘槎造天關日月起可挾參井立能捫誰當揚其柄

為我酌癡尊

栖霞洞

飛仙巢三山弱水環四溟誰知黃茅嶺自有白玉京獨曳一枝筇

枝空上青冥蟾飛墮八桂石隕化七星幽幽炬火然異狀不可名

垂天紫雲葢插地翠羽屏已無俗士駕尚有遷客經敢言居夷陋

妙絕冠平生

來風亭風洞在七星巖之下曾公巖之右大暑時有風出穴中

冷然如冰雪被體不可久留舊有臺摧壞始撤而新之趙漕少

隱置酒落其成名曰來風云

萬樹張火傘千嶂臥燭龍形雲竟天起火墜九日紅投老落巖嶠

喝死愁吳儂風流貴公子一笑林下逢蒼崖赤天罅中有萬里風

習習駕兩腋飄飄落瓊宮草木嘯羊賴澗谷酣笙鋪披我快哉襟

誰能辨雌雄

龍隱巖

跳波觸石噴古木抱崖擁老蛟厭泥蟠一笑作潭洞孤峰起峭岬

哀壑浩呼洶腥風噬蛙淫凍雨落毛氍凜凜白晝寒瘴髮立盡聳

早氣曠日黃縮爪但陰拱悠然四大海斂此一毛孔安得化為霖

蕙葉有光龍未應時晴雨

曾公巖曾子宣丞相元豐中守桂林遊七星山始見此洞其雜

草莽平坦方廣可容數百人悉布磚甃之入洞十餘步有澗水

橫其前不可涉公梁石為橋以便遊者號曾公巖

羣峰依天立萬馬屹不動風敲紫玉珂雨暗青絲鞵相君千里目

渺渺孤鴻送披雲觀天巧鑿翠出巖洞中空貫長虹側立剖大甕

宛宛臥石梁欲起時地控玉棺已上天甘棠有遺誦獨餘澗底泉

時與幽人共

雉山巖昔有僧結菴此山中誦法華經野雉日一集聽之至終

卷迺去率以為常忽數日不至山下有婦人產子腰脇間尚餘

雉毛數寸寺有石刻記其事

頑石解首肯老松聞肘回野鳥集隅坐聽法時一來山僧古佛徒

一龕寄巖隈哀此墮卵伏點礫妙奪胎休去復歇去呱呱見呢孩

獨此腹腸餘斑斑尚毳毳精通日月貫義動金石開異事垂千年

仆碑臥蒼苔

承寧寺佛閣五代末馬氏據有荆廣時其子實所營地閱二百

年壯麗如故有畫像存焉狀兒魁梧稱其閣云

一念去來想萬象起滅境方寸之所營可與天地永五季日尋戈

四海環沸鼎炎方一旅定燔冷夜徹警梯空出高營飛閣冠五嶺

照耀人上天變滅彈指頃故物二百年虎死尚炳炳小立梯曾關

烏鳥聚落景

西山超然亭

龐區駢榛莽地瘴藏百怪西山何軒軒拔脚風塵外中紫一綫蟠

側立兩壁對旁連九疑高樓控三湘大孤亭坐林杪俯見飛鳥背

號弓泣二女禦魅竄四罪誰云窘拘囚故自脫天械飄飄思凌雲
萬里風雨會

虞氏隱居雷守虞沈遊地桂林結茅江上萬山環立二水交流
遊客過其下皆有忘歸與卜鄰之意

山色洗眼青遙見紫翠重江光照肌白饋作冰雪容問誰三閭茅
散我九節筇江聲過席上山影落杯中主人樂忘歸臥聽鼓角雄
點檢履齒痕爛斑尚苦封寂寂春蘿月蕭蕭秋桂風何日賦歸來
庭柯撫孤松

翠屏洞二首

團圓千嶂抱窈窕一屏開翠黛愁將斂烏雲睡作堆倚松真漫爾
藉草亦悠哉便有陽臺雨朝朝暮暮來

千仞鬱嵯峨纖纖翠錯磨霧鬢參碧玉風幔卷青羅鵲喜窺人語
驚嬌倚樹歌江花紅溼處仿像穠凌波

飲修仁茶

煙雲吐長崖風雨暗古縣竹輿頰兩肩弛擔息微倦茗飲初一嘗
老父有芹獻幽姿絕媚嫵著齒得瞑眩昏昏嗜睡翁喚起風灑面

亦有不平心盡從毛孔散事見盧全茶詩

九日次獻花鋪李衛公取海外道處

古路三叉口青精兩鬢了更無陶令菊空想衛公花破屋堆黃葉
清江縹白沙殷勤邀一醉蟹酒壓梨楂

入象州界

須買之罪髮可數張儀之辯舌空存以身償怨今如此不死投荒
感上恩殊俗若為投緩急故交何處問寒溫多情鳥雀真幽伴莫
遣張羅雀尉門

到象州寓行衙太守陳容德攜酒見過二首

萬里南來亦偶然一杯相屬豈非天直從尺五城南杜行盡朝陽
路八千三夜故人應入夢五漿客舍有誰先使君遙羨花間馬欲
伴愁人到酒邊

釘坐黃柑喫手香堆盤丹荔照人光莫辭蛋酒一尊赤會壓瘴茅
千里黃未省謾言遺意政直將空腹傲橫柳酒醒夢覺知何處樹
影參差月滿廊

南山寺二首

千丈雲根蔭此邦沈沈寒影臥秋江潭空映日蒼虬動煙煖翹沙
白鷺雙雙覺難聲喧客枕吟餘竹色滿僧窗詩成絕叫層樓上聽
我洪鍾萬石撞

安心是藥本非禪過勝欣隨意所便嚼蕊黏花身老矣穿雲涉水
思茫然行逢酒伴操觚去倦憩僧窗借榻眠奇語桃源問津者人
中今是地行仙

象州行衙井泉甘冷太守而下皆飲此井

雞號更五點眾星尚煌煌殘燭半吞吐宿酒疑酒亡碧井蔭修栢
林疏月汪汪嶠南瘴癘地飲此冰玉光晨餅出雪乳一漱病齒涼
翠汲欲盡反匏尊得細嘗

題象守坐嘯堂

怡國如烹鮮馭民如牧羊薰狐廬自焚投鼠器必傷曹侯百世師
獄市寄全齊天下本無事庸人勿擾之危機蹈潛弩惡吏冠虓虎
飛走豈不高搖足墜網罟使君古太邱妙割無全牛班春千騎曉
長嘯萬壑秋棠陰日轉午風簷翠蛟舞間道舍蓋公誦詩選何武
渭水占熊羆萬古苔羌夷試磨南山石更草中興碑那有南山石

立山水中

別象州陳守容德

三年客殊方榮悴不堪說迢迢家萬里奄奄命一髮使君古丈夫
興哀在縲絏平生風馬牛舊識比鵝雁欣然一笑粲破此百憂結
皇恩下天扉淚泣孤臣血行廚洗玉盤載酒助勸說庖珍間五鮪
餅字炊十裂從突今未黔班草又一訣何須更秉燭端是夢中別
雒山寺青蘿閣

蠻村遊訪三年過野寺尋僧半日閒小檻吹香花漠漠斷崖漱碧

水潯潯枕柳葉底秋聲滿
柏子煙中午夢還
便擬買舟隨釣叟
一簑煙雨繫滄灣

蒙亭二首

小築三間足雄包萬象
并遙波通極浦
落日抱孤城
小雨千巖應
長歌百蟹驚
坐看衣履上
漠漠晚雲生
落拓詩酒伴
疏慵粥飯僧
盪閒遠抱柱
頰見高稜鳥倦猶聞語
蛟寒正可管一區
如可卜吾不愧陳登

七星觀

邱壑心猶在筋骸老
可憐倚筇欣小榻
躡履看先登
神馬何須駕
尻輿本自與九關通
一路欲躡嶺雲升

發桂林劉帥立道同詣司出餞於甘棠渡口二首

行盡海北天笑指湘南路
使君載酒醪擁節東城駐
前驅千鷺直
縱獵萬人呼
塵流騎白日十里映黃霧
何人檝迎我一葦橫江渡
渺渺倦鴉翻相隨歸薄暮

鴻星三

九

洵洵號萬竅颼風吹海渾冥
絳一天瘴雲埋日昏南荒底處所
黃葦三家村誰云花解笑
但有鳥能言
繆恩解南冠歸路首北轅
酒行可以起稚子候柴門

北歸過禾禾守趙君宰置酒萬石亭

三湘陌上逐臣歸
萬石亭中送客時
拄杖披榛行莽蒼
沕泉磨薛
看魁奇天傾五色遺
媧補谷變千年出
峴碑何似蹊邊小桃李
向人膏面出咨姿

皇妃嶺

濯濯漱壑泉巖巖依天石
扶藜上秋空一縷挂
絕壁胡爲乘此險
登頓風雨夕千金戒垂堂
尊馭且莫叱

過衡州館於郡齋時太守裴夢貺督役城上

萬鍾風雨集三令
霜雪嚴發半問左
雅春亦髡鉗大事難慮始
投龜盍復占君看
執朴者端是邑中黔
宜春臺呈太守陳大明

聞說宜春好曾臺
試一登隴泉悲瑟瑟
松雪見層層
孤絕煙中寺
微茫樹下僧
詩工傳巧妙
不數畫師能

西齋

二江戎馬後
宜春獨稱雄
重垣抱金柅
巨壑疏玉虹
使君師齊相
佳處在酒中
百瓢倒春醪
洗盡瘴瘴空
西齋惟一榻
時有客子從
我來屬無事
新脫楚市春
伴直呼浩然
驚坐得孟公
欲眠看荷集
鼙鼓鳴蓬蓬

再過曹山示如老

不羨鵬飛運
聊隨雁北還
捫天上何嶺
犯雪過曹山
偶別萬里去
重來一夢間
觀河見如首
雙鬢自爛斑
曹山在何

故侍御鄒公抱節亭

一邱黃壤臥龍泉
光氣輪囷夜斗邊
長吏青氈無善物
拾遺華屋
有修椽鳳麟毛骨皆如此
水石風流尚宛然
亭下不生閒草木
籊龍無數欲參天

九

九

鄒志新追路至甬橋
有買田之約
三衢道中作詩寄之
首路冰雪嚴
過家梅柳動
故人一笑隔千里
勞遠夢夫君具眼隻
閱世妙百中
嗜好和酸鹹
不與俗人共
我老臥瘴氛
推燒護夫眾
敗履誰見收
乘桴子宜從
歸袖風中翻
翮若孤雲
縱殷勤三日別
折柳亭下送
那知漢網疏
欲問周鼎重
江皋兩牛鳴
塞壘萬弦控
終當受一廛
竟欲鄰二仲
請師樊遲圃
共抱漢陰璽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

陶慶居士文集卷四

古律詩

送王猶道赴省試四首

龍樓已可展孤堅今可攻不辭千金費莫計五石容藏器古有待
用大難為工平生不龜手忙此一戰封

千金市駿骨想象不可逢安知駘駘下碾礪臥肉駿天虜四十萬
一洗凡馬空葉公莫驚走始信真有龍

秦俗自擊缶齊人善吹竽寧聞牛扣角莫奏鳳將雛獨唱誰能曉
彌天和欲口中耶非俚耳為斷爨中枯

殖綽拜勇爵儒冠堪湖中可憐毛錐子饒說尚爭雄夫君口擊賊
陳言賤雕蟲行矣立談間可折萬里衝

過臻閣黎三首
飢鶴瘦老雁仙壤納穿空雪滿顛無數巖花開自落青山相對
獨依然

再龍邊舍立疏疏白甲蒼皮十抱餘當日青青折釵股如今老結
已傳車

便莫將心到處安小窗跌坐兩蒲團芋魁半熟通紅火鼻涕垂頤
對懶殘

送智海上人二首
太師與趣在江湖拄杖扶行穩當車若要詩翁淡生活穿雲涉水
到西徐

折鼎支磚日半敲拾薪乞米為朝飢昏昏一點炊煙裏見我那那
夢覺時

馬跡上冢遇大風雨書信壁二首
松竹騷騷繞舍鳴沙頭一夜雨連明衝泥裏飯澆新冢野哭千宵
共一聲

白帽排肩上冢歸飢鳥攪肉紙錢飛東家已改清明火一點炊煙
上翠微

示相者
漢發盛開通俄死春黥自說布當刑王侯將相元無種試向人奴
覓衛青

某靖國中與時發同寓郡庠泚心之北窗凡三年而別後三十
五年復相遇於荆谿頤山之下蒼顏白髮互相驚歎追數一時
同舍生在鬼錄者十八九獨兩翁亡恙耳方同築室山中以老
焉將與時發杖履往來如杜子美所謂二老者迺賦詩為之先
簪盍書能夜祀連講肆朝昂霄初一瞻厯塊已先超竟臥鹽輜老
終遺囊鼎焦刀分千里共波拆兩洋漂卷地胡塵合彌天劫火燒
途窮歌兕虎巢毀賦鷓鴣稚子開三徑先生守一瓢但空囊似腹
莫折馨如腰噴墮樵風過袍斑釣雪飄蝸盤鱗角縮鼠點看鬚搖
亮雁吾何算松筠子後凋共憐身獨在相視意俱消負毀投炎海
全生託聖朝那知龜是斃已見鵬如離楚玉號三獻堯雲煥九霄
嗚烏占夜喜歸馬弄風驕便殺雞為黍休尋鹿覆蕉並鄰如可上

半道不須邀汲井澆桑本攜鉏時藥苗千端身外事一嘆醉中
蟻汎連垂葉魚烹柳買條往來成二老隨分各逍遙

次韻王似之龍圖四首
撥雪披雲粥面濃三杯困臥北窗風悠然一夢南柯去千騎靴刀
帕首紅

蘇牙載土符牙叢青子森森褪小紅與物無情吾老矣如今休恨
五更風

青梅著子欲生人始見輕紅觸眼新李徑桃蹊俱掃地一枝獨自
古時春

一種奇葩絕眾芳竭來當戶見鉏傷猶堪初作幽人佩獨步修門
擅國香

詩示天監晤老二首
錫號延春閣知名四十年向來香子瓣蒸為佛陀禪霧沐山藏豹
風餐葉野蟬寂寥千佛後又見一燈傳

詩示天監晤老二首
錫號延春閣知名四十年向來香子瓣蒸為佛陀禪霧沐山藏豹
風餐葉野蟬寂寥千佛後又見一燈傳

有地逃銅虎無心待玉魚今可矣龍耳欲何如荷鋪千殿去
健鏢十日餘殷勤古松下為割壘中書山而穴未定故有龍耳之

次韻德發驅虎時太守

三窟猶狡兔兩端忌首鼠含糊有前門遺患在養虎操刀貴立斷
見皮寢處應須下車捕不待探穴取恢恢天漏網洵洵國破斧
驚呼咤萬口走避空一府長圍起伏虞尺箠下夏敢迷行出漢圈
送死入鄆圃人豨保尻領童兒聚傳信招顧歸閑東敗稔實庭旅
寔堪裏馬草但恐汚牛弩三害古所患一死誰賁汝綠林嘯亡命
首禍自呂母師行費千金城壞墮百堵踞鞞體欲消囊笏煩誰挂
要先羣鯨戮未快一虎去

讀沈德潤詩卷時沈寓

繫馬門前柳投鞭息吾駕青林合扶疏木杪抗風樹沈郎天骨清

三

雙埤立嵩華閉閣臥讀書一榻過僧夏允工五字律句法窺鮑謝
無窮負炙輶有味乃食蔗我老復何為齒髮日夜化負綠章間見
拊脾起一咤懸知擲地響自欲補天罅坐令長安紙頰起千金價

讀王季恭詩卷小詩為謝二首

潛泉不到一周星膝下郎君得我驚大府潭潭真宅相長淮滾滾
舊家聲渥注墮地須千里窮髮垂天竺一鳴莫遣畫蛇安兩足官

袍賜錦待先成手恭祭天賜

金鍾吼徹曉霜清瓦釜如雷不敢鳴欲敲門虛真彥道試吟石鼎
調彌明牙籤萬軸撐腸滿金菴千篇唾手成堪笑韓公太多事浪

傳侯喜有詩聲

寄題錢中仲漆堂隱居四首

望雲亭

昔年隱君子共修地下文玉棺竟不返率樹十里春哀哉抱長思
慟哭蒼山根腸回日萬周繫此三尺墳傷心闕黃壤矯首望白雲

雲去無處所淚溼家前階

芳美亭

離離陌上花春到錦營中上冢千騎出竟天晚旌紅故園已陳迹
風流餘此翁渺渺山澗曲披披煙雨叢種桃今著花千巖貯春風
錦繡裏山谷遺民悲故宮

遂初亭

行有叱馭難坐有垂堂異莫驅九折險輕用千金貴為貧聊爾耳
興盡我輒逝平生慕朱游肯汗薛宣吏清曉拄笏坐西山有佳氣
一笑食蛤蚧寧復知許事

通慧亭

硤硤錫為骨瘦脊盤九龍中涵千斛乳連絡萬竅通漆塘枕其股
瓢飲迺不供詩翁戲天巧妙契卓錫工青林破蒼玉碧井臥白虹
老年一杯酒配食桑苧翁

寄題胡茂老樞密橫山堂

四

四

古縣山水國萬室蟠其中環城千嶂合竝舍百泉通我公擅一壑
曾雲生盪臂放神入極外坐駕兩腋風我十二贊半出策輿重
修眉畫新就一抹翠掃空欣對愜平生似為說已容百金置酒地
窗戶浮青紅高稜挂笏見采菊籬下逢坡坳經千丈橫絕垂天雄
日麗鸞谷晚沙暄燕泥融悠然命巾車往往載客從大句琢天巧
朱弦奏三終溪山入寂寥高辭擅無窮天王駕羣英長轡係九戎
安知橫山下一榻臥老龍功名方鼎來龜祥兆非熊勒石頌中興
活臺兩穹崇西州歸謝傳東海表太公千年丁令威騎鶴還故宮
次韻向伯恭侍郎致政歸臨江
六龍暴鬣海生埃霖雨方資命世才此去謝公須強起誰令陶令
賦歸來追懷玉筍三年別指點薊林一笑開大舸橫江日千里憑
誰倒曳九牛回
湖州道中四首
望道場山塔

碧玉旋螺插暮煙遙看桂子落僧前試尋白水田頭路一葦橫江

浪接天

蕭寺知名四十年身投籠檻到無緣行人指點松間路正在孤雲

落照邊

早發下若

宿雨乍收山氣斂青風欲發曙光寒紛紛鳥動行人起百尺浮圖

水底看

東山在縣

千章古木騎山椒誰與高僧共寂寥珍重庭松寒不死蒼皮老幹

雪齊腰

橫山堂

波間指點見青紅雪脊嶒稜倚半空幻出生納三萬幅遊人渾在

畫圖中

蒼雲千畝蔭平寬露葉風枝繞含寒莫遣先生賦歸去且令小吏

報平安

滯雨蒼皮四十圍年來又見子孫枝龍鍾白首門前客待看成陰

合抱時

荆溪道中四言送僧

老蠶上薄倦鳥投林牛閒人臥薺麥交陰孤舟縱橫綠漲一尋好

風徐來清和滿襟舉杯屬影伴我孤斟老矣鍾儀尚操楚音高山

流水寓此琴心上人間我何念之深

題谷隱二首

碧瘦我千疊清深漲一箭紅輕花似內絲細柳如綠句好無強對

神超有獨遊葦間青藜笠髮髯見素逃

露溼芙蓉晚風耐摘袖秋衣巾紅亂亂尊俎翠光流塵暗迷三馬

陽驕喘萬牛五湖煙雨裏不繫有虛舟

送張牧之赴南昌辟

青山觸熱並西州沒馬黃塵接地流庾亮南樓應有待薛宣東閣

可能留官間端為三升戀興盡還從五斗休輸出金盤堆白雪秋

江一葉認歸舟

四月十五日牧之赴南昌辟某與季野從周餞於松江佛舍竟酒

步月至垂虹亭久之遂別戲作數句送牧之

宛宛白虹貫曾梯出天半乘雲來帝旁立侍玉皇案銀河徑千里

水接天漫漫一杯屬明月俯見人影亂張公江海客坐嘯白鷗伴

寥寥如清風一嘯亦可換明朝駕戎軒插羽流白汗行矣且勿驅

未怪安石緩神光射斗南絢若金碧爛出門問何祥銅將付雷煥

臞菴

落日催行客馬上振短策觸途眉見赤墮俗眼生白安知青林中

有此江上宅決背破天藏盪胃納空光一匱注寒晶表裏洞八窗

風水自吐吞噴雲忽滿江雁翁目如電坐閱東海變酒酣跨赤鯉

謁帝通明殿霓裳月中聞羅襪波上見垂老寄漁商家風在瀟湘

虛舟自不繫倦鳥盍復翔一榻如見容拄杖挂鉢囊

送徑山僧

桑東騎一邱風雨鳴四壁晨門響丁丁一笑喜折屐臞仙詩作瘦

句有徑山色哀彈發朱弦妙寄追白石虛名子過聽愧臥不能久

歸袖晚莫爾凌正看飛錫

過慧山見舊題二首

一別名山十五年官情羈思兩茫然故人半作桑桑家只有蒼官

立道邊

解肉消磨馬上鞍塵沙滿眼路漫漫不須更障西風扇為酌崖泉

一洗看

王左司致政還鄉二首

安眠不踞鼓蓬蓬榮路先回鷓退風獨片角巾東路去休驚蕙帳

北山空畫圖便可追三士同社誰堪作兩翁待挂一筇隨薊叟摩

拳銅狄霸城東

水滿滄浪舊釣磯春風江上片帆歸繁紅不見桃千樹老幹空驚

柳十圍萬壑煙雲供坐嘯一龕佛火結真依落花細草應堪藉醉
撼長條雪滿衣

過雁巷示王文儒二首

黃帽青鞋兩鬢斑一簣聊寄此身閒不因誤入桃花去那得賓緣
見韓問

雜犬無聲白日閒一筇九節過眉班會須俎豆三高上且寄風流

二老閒

華亭朱師實中大燕超堂

海隅納萬艘市區沸百買黃塵騎白日千騎騰一鼓蛟巢十字路
四顧盡曠土蝸角兩大國一怒有漂杵角名眩多虛聚訟攻眾楚
昏昏氣成霧濯濯汗浹雨朱公誤涉世史隱寄圭組俗緣墮人境
心大接天宇攀芳采蓮舟擷秀莪藥圃山寒石稜紫樹老松巖古
風牽碧羅卷雨壓翠舞舞靈須鳥催酷自有花解語觀魚樂洋洋
夢蝶飛栩栩坐令游俠窟化作仙佛土高臥水國秋靜憩月庭午

不假壺公龍天上有官府

洞庭沈氏園亭

雲根障消天萬疊如連環我我一鏡中縮結十二巽壇殿歲月古
蔽石蒼苔斑毛公已仙去故物尚人間羣胡射漢月獵火煨百蠻
安知橘中樂辟世真商山英英東陽孫高情寄人寰誅茅擇地勝
斬崖破天慳開軒壘蒼蒼玉亂峰刻屨循除繞羅帶淺瀟鳴潺湲
意行雲共出地坐草可班興至亦乘桴一簣臥滄灣

洞庭善慶堂置酒小詩記之

幽絕小蓬壺參差見畫圖亂青山四出一碧水平鋪洲菜紅相照
沙茸細欲無蓮房駢百子橋圍聚千奴布穀休催種提壺且勸酌
楚腰飛燕燕秦街和烏鳥便旋驚回雪連娟引貫珠西風催畫鷁
落日詠驪駒浩蕩川原隔鷺呼歲月徂寥寥清夜夢直擬控搏扶
華山德雲堂
昔年曾上德雲堂水奴千樹新看霜白首重來十載後六華薈薈

薰風香湖上青青只如舊湖波漲淥濃於酒堂中老宿尚依然鳥
鵲巢肩柳生肘

講堂

誰令堅白鳴自作雷雨爭莫遣蠅鑽紙便恐鼠污羹遵師表眾惑
自逐鞭影行拊几無一言大千作雷鳴

折玉崖石壁有泉出

曉曉兩崖青漫漫一區白抵沙射月影窗戶栖珠璧定心如止水
逝將老空寂手弄一掬寒面倦千仞碧須防童子嬉往往犯瓦礫
興化朱公大卿沒於庚申歲既除喪矣其子彥實過余於晉陵畱

十日而別賦二小詩以餞之

百感關心老淚潛一杯埋玉臥空山著鞭競看駒千里闕管初驚
豹一斑貧病故侯今白髮風流公子尚青綸不須優孟追諧笑已

見遺珠合浦還

柴扉忽在故人車躡屣歡迎一笑初夢裏覆蕉疑有鹿食前彈鉢
歎無魚恩注瓦澆村釀草草供盤折野蔬他日死生君一訪上

林鴻雁有來書

讀張彥明飲酒賦詩唱酬次韻歸之
滿酌黃醞萬戶春倒披紫綺入仙人句中得妙陶元亮酒裏知名
賀季真九醞調成花上露一丸燻出鼎中銀老來不辦追強對分

我餘光幸借鄰

青氈堂
晉馬已老矣楚弓今得之懷璧萬里至化鶴千歲歸主人有故巢
鳩居不復栖俄驚桑田換已見城郭非偶尋蕉中覆忽得繫下遺
平生手所種老大今十圍故壁初見蝎空牀尚支龜塞翁一笑喜

共賦青氈詩

別雲開黎
邂逅不煖席踟躕空復情偶隨孤月出又作片雲征已振空中錫
聊班地上判他年葛洪井更欲問三生

聊班地上判他年葛洪井更欲問三生

送僧慧徹

千燈佛祖後五字鳥可間危坐肘生柳獨語肩聳山浮杯偶東渡

振履又西還為我寬釣舟一簑伴子閒子自雲間人也

右丞張公達明營別墅於汝川記可遊者九處繪而為圖貽書屬

晉陵孫某賦之

澹巖書堂

松根絡斷崖石腳泣細泉書堂何代有故物尚依然右丞今摩詰

尚友千歲前神交夢僊舟地勝真朝川散策塵外躡脫屣區中緣

泊湖潭

藹藹竹樹交一潭陰寒青已無繩毚汗尚有蛟龍腥林疏汎月彩

灑灑一鏡平我心一如此炯炯珠夜明意行魚共樂坐穩鷗不驚

蝦蟆石

天公磔蛙死墮地化為石

魁然此江郊面帶蒼煙色蔥龍一拳青

疑湛半篙碧猶疑老蟾窟尚吐月中液我來陷其背坐睨倚天壁

多寶院

穿雲訪幽伴倚杖蒼崖根冥冥篁竹中古寺松為門野僧營一飽

乞食山下村擁鼻且獨謠未覺釣石温世事風雨過歲陰波浪奔

梅僊潭

潭潭雲幕垂樹杪秋磬發飛僊駕青鸞通籍在金闕遙見切雲冠

尚想凌波襪殷勤小梅花獨照黃昏月生綃溼香霧翠袖卷煙雪

金石臺

忽然東風惡一夜吹石裂

曾臺接叢霄東西鬱相望地靈鍾神秀人物擅一方相君踐台斗

爭雄兩魏印倚薄雲雨近蔽虧星月光陳迹恍如接尊名綴前芳

獨有真男子平生盛孝章

懷賢

佳人去何之歲月忽已逝懷人昔孟光問道今法喜百年草頭露

一粟穴中燈見此兩足尊感動淚如洗區區記刻舟兒戲亦漫爾

積翠樓

曾稜倚高寒突兀擅空闊江橫碧羅帶山斷青玉玦湛湛青不搖

霏霏翠如潑松蹊蒼蒼巖苔石換綠髮陰森揉肌粟積綯亂眼賴

甘陂莊院

張公臥江海戢羽如鵬蹲平生廊廟具投老三家村一壑身所寄

萬里心自存買花紅間坐種竹青滿門似聞橘生奴漸見桐有孫

題宜興問邱令巢鳳亭二首

老僊躡兩鳥自歌于為于千岑對隱几萬竹繞直廬上有丹鳳穴

一飛試南園

巢居插修梧奇毛間五采爛斑此英雅啾啾黃雀羣百陋見一姝

追風嚇六鷁逐日墜九鳥芝田有遺喙握粟未可呼天池九萬里

少年有殊相

瓠白非臞儒三吳山水窟見此紫鳳雛家無僭石儲

腹有萬卷書陳編踐芻狗博具抵牧猪斗持半段槍伎癢始一呼

倒海探龍領據地將虎須有客持釣樞大書表其間盛事傳不朽

和張正民通守

零落衣冠汗塵土戴盆望天那得親青黃不著爨下焚糟粕空傳

紙上語判花視草迹已陳十年閉口不論文君詩謫藹春雲似來

弔湘江九死魂

張全真大資四老堂

真人東方行攜幼坐小簞五星聚光炯八龍臥偃蹇張公世忠孝

七葉冠輝冕翹麟一角溫羅憲九晚聲名大小淵門巷南北阮
填虜自鳴和滿耳聽晚春粟悲漢謠然其笑魏編詛閭華亭鶴
空憶上蔡犬堂堂鼎軸老秉道迪天願盪投千金璧不踐九折阪
飛飛鴻雁行戀戀桑榆暖草木商山村煙波洞庭晚老老正堪茹
榻熱行可奉連牀話團圓共此一笑莞當年伯仲氏衫裝綠婉婉
彩衣戲翁側玉立盡瑚璋輝燦六門闕笑兀今在眼歲月知幾何
華皓森雪嶽扶顛屬匠石起死待和扁富貴挽不來柱頰但手板
談間錡屑霏酒伴金荷卷舞茵兩鶯歌板曳獨繭冰壺明月吐
琪樹清風滿起尋赤松遊仙籍標閭苑

少逸登第還里中喜而賦詩少逸過余出示和篇次韻為賀
帳底諸生擁鼻謠詩書滿腹似邊鄙禹門擊水高三級堯殿披雲
煥九霄駿馬看花春寂寂長樂燒燭夜寥寥一飛更上金鑾去滿
袖香煙散早朝

三衢教授陳德召龍賦新篇兼辱寄惠古史賦三小詩為謝

伐樹已掃迹種花今問津一筇隨臥起四壁空無鄰有懷平生遊
老手妙斲輪去窳柯山秀盡作泮水芹裁詩問無恙寄此嶺頭雲
世人識真少耳剽得驚坐安知百尺樓上有元龍臥儒官為官曹
學子書吏課長謠振商音麗藻發楚些獨有白雪章妙絕無人和
太史命世豪始作表傳紀著書自一家亦足見奇偉寥寥千載向
筆削號古史排斥已甚哉不學而見詎孰云爭名者區區在朝市
題靈巖五至堂
老人昔記觀何處白髮蒼顏只如故湛然不與生滅期始信真心
有常住公今忘物兼忘我坎止流行無不可柔下了無三宿戀壁
間一坐九年過振履忽逐秋鴻往浮杯又趁春潮上一片孤雲自
在飛不落人中去來想
鄭惇老謙老寄示四賦小詩為謝
三樣容膝地一枕曲肱眠手把故人書起行夢相牽明河天上落
一派隨我前溶溶注銀海浩浩瀉五川老眼眩欲迷今在第幾天

堂堂通德門種種今百年齋房九莖芝岳井十丈蓮連枝挺奇秀
見此兩謫仙詩成粲珠玉紙落生雲煙一飛看昂霄雲中雁行連
章席祖巢雲閣

寄此三重茅久知風可御更取雲為巢抱石舒翠縷秀色纔可觀
霏霏擊春絮款見白鶴舞疑臆一瞬間忽展垂天羽起從潭中龍
去作山下雨
題李營邱畫
酒膽乘酣思如湧戲拈枯筆為此弄誰令堂上生楓樹自是胸中
有雲夢前山歷歷架可數淺瀨鱗鱗森欲動一嘯參差是故林歸
心已逐孤雲縱

魚鹽市井富冠蓋車馬踏生息自相吹晨門默如霧超然塵外躡
山居
寄題莫謙仲山居西樓二首

陣兀見砥柱湯湯海橫流自有安立處幻泡水上漚空華草頭露
一峰獨蒼然歲寒但如故醉寒庭下花吟繞池邊樹便有山中隱
來隨白雲履
西樓
曾梯倚半空百尺臥元龍偃蹇一榻上崢嶸兩爭雄暮卷珠簾雨
夜鎮犀帷風吾公安在哉雲間指青紅俯視大千界一器納滿中
巢蚊幸有餘國蝸遂相攻湛湛天一碧萬里磨青銅不落牛背上
悠然送飛鴻

過慧山方丈暉老酌泉試茶賦兩詩遺之
蕭蕭呵蘭若柔苳有故家佛屋倚高寒僧蹊抱鼓斜殷勤泉上客
流落瘴海涯蛋酒壓梨楂蠻烹嚼蠅蛇光潔鏡一區照影空自嗟
老僧薦茗粥芳鮮疑露華驅除鼻中雷掃盡眼界花飄飄思凌雲
攝身上蒼霞

戰塵龜漢天獵火炊胡地一筇道垢氣步入青蓮寺耽耽九龍盤

一壑埋老翠倚天松骨大粘壁苔髮細道人本臞儒得法妙出世
留中萬斛泉洗盡蔬筍氣大風吹冷冷助我鳴鼓口名爲不二門
聲音作佛事

過楓橋寺示遷老三首

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鳥啼月落橋西寺敲枕猶聞
半夜鐘

三年瘴海臥炎霄夢隔清風一水遙萬里歸來悲故物銅駝埋沒

草齊腰

翠木蒼藤一兩家門依古柳抱谿斜古城流水參差是不見玄都
舊日花

題虎邱劍池二首

獅子斷崖老更狂潭空百尺臥干將但令雷煥占牛斗不用朱雲
請尚方

神兵一躍幾千年石底乖龍抱寶眠尚有玉川懷寸鐵裁詩救月

淚潄溪

吳門道中二首

數間茅屋水邊村楊柳依依綠映門渡口喚船人獨立一簑煙雨
溼黃昏

一點炊煙竹裏村人家深閉雨中門數聲好鳥不知處千丈藤蘿

古木昏

鴻慶居士文集卷五

律詩

龜潭二首

真源閱飽局一綫下佛龜來從白馬洞聚作烏龜潭觸石細瑟瑟
循除走涵涵漱齒類啣雪前衣真佩藍醉紅灑面醒上衰白照影
慙延緣逐清景拄策縱幽探

心空閒有味境寂澹無管石鼎脹豕腹幽幽暗泉鳴銅盤印鳥迹
漠漠微雲行起挽枝上紅細傾榼中青提壺亦勸飲布穀仍催耕
悠然獨往願一笑愜平生

罨畫谿行四首

老佑浮鼻水中歸綵雉應煤桑下飛蘿烏冥山四起數家雞犬
煙樹裏一支新綠漲晴潯楊柳中閒繫小舟罨畫谿頭烏鳥樂呼
風喚雨不能休
蝶趁花飛爭入坐倚堂百尺游絲墮亂山街日半舡明斷雲載雨

鴻慶五

前村過蕨牙戴土小兒拳漁市人歸柳買鮮罨畫谿頭人語好烹
魚煮蕨餉春田

沙頭綠暗已藏鴉竹裏猶殘一兩花蠅塵抱柳開新國燕語窺簾
憶舊家春風有信自年年罨畫谿邊柳繫船陶情滿滿酒如泉醉
與長餅藉草眠

翠木蒼藤綠白沙槿離茅店野人家了無技心營三窟只有黃蜂
趁雨衙樹頭獵獵酒旌風罨畫谿邊賣酒翁鉅研快瀉清若空令
君一笑面生紅

龜潭二首

稚竹綠崖瘦蒼藤騎樹昏野花潭少態谷鳥自忘言獨曳煙中策
來傾月下尊樂哉無與共幽興在桑門
蝸舍三開小龜泉一勺甘榜嚴渾不看彌勒入同龕潭影千峰側
雲梢萬木參巖花自無主紅雨落耗耗

題董令升待制朋谿

先生禿上宅華榜有殊稱已為山作主更與谿為朋高堂俯流
水坐見南山稜濯髮雲破碎前衣雪崩騰老蟾駕月來激澗一鏡
升舉權擊空明玉壺響春冰夜久羣動息一嘯清風興手持修月
斧自控赤鯉乘

題莫壽朋內翰所藏東坡畫枯木
龍筋鶴骨老摧頹百尺修圍折巨雷倦鵲飛來空自繞鬪枝不著
又驚回

李茂嘉寄茶
蠻珍分到謫仙家斷壁殘璋裏絳紗擬把金釵候湯眼不將白玉
伴脂麻

園中草木二首
葵花臥雨金杯覆蕉葉敲風羽扇低若信空華俱是幻何妨伯厚
戴雞樓

翠矜獨倚秋風立絳幘猶含宿雨偏已見異雞無應者若為矯首
尚昂然

題德清縣舍松筠堂菊
籬腳金花玉露團枕叢寒蝶冷相看不隨桃李供春事且伴松筠
到歲寒

餘杭道中觀何人家竹
平生不省問寒溫見竹欣然便扣門我是此君風月主不應便與
俗人言

送雪峰化主
行盡千山與萬山青鞋布襪水雲閒龍天正曉毗耶室乞取涓胡
一鉢還

山長老寄茶
睡魔迎我入華胥夢境儵然一蝶如不用分燈遣將去山翁若徑
為驅除

吳江教院首坐索詩賦一首

石火光中客此身只鑽故紙散精神如今衰老渾無用猶有虛名語世人

送僧慧卓

瓦孟錫杖布行纏風意冷意欲仙一片閒雲無倚著悠然吹墮野人邊

送可珪化主

龍天萬德擁天堂中有維摩六尺牀但遣文殊來問疾毗耶一鉢滿城香

復闢黎奇示龍興舉老唱訓書一偈還之

無臺無鏡亦無塵去何去現句文身只有華嚴八千偈訓對毗耶彼上人

題剛定姪畫卷次其韻

青尖簇簇兩春山翠壘栽栽十二鬟彷彿陽臺夢中見試憑畫手駐君顏

卷五

三

修上人以楞嚴圓覺二經見寄書六言一偈

月標指上自見珠繫衣中可尋卷去與人遮眼卻來問佛微心

鄭惇老謙老出示三賦

妙絕窺三賦雄奇想二豪望驚河伯歎卻走李咸逃句扶青邱大吟飄白雪高定知空莫北猶待九方臯

題隆上人墨梅花

一枝插向釵頭見千樹開時雪裏看慙愧道人三昧手盡將春色寄豪端

送五姪歸南安

綠髮青山美少年追風一抹紫鸞鞭十年竹馬兒童舊洗眼來看立道邊

題因黎開黎靜節軒二首

露葉纖纖翦綠瓊三椽蕭洒竹間亭青蓮池上狻猊坐碧玉壺中翡翠屏曉幌日移光破碎夜窗風過響瓏玲何人暫脫紅塵履一

枕昏昏醉軒醒

蒼雲十畝護禪局中有金仙不死庭邂逅種桃規作伴蕭條對鶴兩忘形空華閃閃風中絮浪蕊悠悠水上萍珍重此君真古友歲

寒不改自青青

龜潭三首

埋沒榛蕪不記年穿雲絡石自巖濺柳州莫作愚谿對乞與佳名到處傳

自獻訓

詩竹疏泉占一邱倚筇盡日看游儻崎嶇好事無人共獨飲泉旁山空水淨竹娟娟玉磔金沙自炯然宿鷺驚窺潭底日潛魚翻動

水中天

春事三首

茄棟依林出松扉傍水斜浮蒼園百疊亂綠野三又屋破蝸書壁庭蕪鶴印沙小桃供一笑已著兩三花

卷五

四

閒隨白雲行倦依青松立嚼菜須鬣香藉草衣巾溼風從月下生

月向杯中吸藏星莫患患乘燭要汲汲

黃鸝遺好音碧草榮別恨雨擢翠千尋風斂紅一寸持醪散百憂

琢句破孤悶呼童數擊鮮無久諸郎潤

龜潭守家僧伐去大芭蕉種二松其上賦小詩記之二首

粲粲豐肌猶外好便便大腹已中空故衣狼籍三秋雨破扇飄搖一夜風

草亡木卒太患患獨有髯龍在眼中雨折風吹終不死霜根雪節貫青銅

遊金沙寺寺有陸希聲侍郎讀書堂在頤山上二首

一龕明滅佛前燈破械猶殘一兩僧說似鴻盤讀書處試尋幽伴挂烏藤

綠筍遺苞半出籬清鈴一曲翠相迷古苔稱意填牆滿好鳥盡情深樹啼

金沙寺端老營大藏殿小詩示之

百生不讀一行經解說如來最上乘但繞禪牀行一而免教鑽紙似癡蠅

似癡蠅

秋口二首

豆熟連村雨葉黃杭肥蘸水露華香涼蟬已抱寒莖槁凍蛇猶穿晚菊忙

晚菊忙

酒夜長

歲莫郊行

殘雲溶溶水披凍山空翠溼衣巾重東家西家酒初熟南枝北枝春欲動班坐偶隨鷗鷺集意行適與牛羊共直將萬事付狙公莫浪歎喜踞破甕

雁菴浮天閣

黃蘆吹雪滿汀洲萬里煙波接素秋數點征帆天上落一輪斜日

水中流長橋躡月隨君伴小閣浮天賦遠遊便買一舟為沈宅此生何必老菟裘

向伯恭侍郎致政薌林築一堂名之曰企疏晉陵孫某聞而賦詩

二首

銅臭應作么夢屍當得官嗎嗎魚聚沫戢戢蚋集酸高人有遠抱一笑視鼠肝水將洗耳用山作柱頰看種芳姑秋菊攀秀紉春蘭披披菱荷衣采采苜蓿盤三徑倘真境一瓢非世歡富貴挽不來

爲我歌考槃

且學方回癡莫羨董公健誰令軀七尺浪作青紫植更搖乞憐尾仍出弔喪面薌林有老僊蚤具佛眼見國恩儻祖酬已債遂焚券驅除竹馬棄狼籍芻狗踐寥寥漢二傅千載一關健竟日飲無何更補離騷傳

再至龜潭

歲歲來尋卷畫看山弄水意長新不知流水今何處只有青山

是故人

湖汭上冢繫舟丁山田舍小憩

清谿三百曲一片春風綠茅屋有人家窈窕閣深竹老去耽田里寓目快新曠風漪卷翠梢雲巘鏤蒼玉尋盟喚白鷗解佩贖黃犢

獨嘯無一人傳聲滿空谷

舟次蜀山遇大風雨

阿香推雷車躡雲捕口蛇打頭風似箭注面雨如麻篙師不改色移舟並蒼葭結纜繫桑本小定起復孳長途失九折迷津悟三叉

誰知一笑中平地有褒斜

讀史

莫羨馬革裹猶堪柳車囚誰令骨作鯁且暮舌爲柔自笑丹心折人言老語偷直將輪覆井仍取帶維舟唾面我勿拭溺灰汝何尤

君看黃中屍起斷魏齊頭

臨安道中二首

六

莽莽原野迥練練沙水清逕封雨苔滑樹隕風箏鳴小立聽鳥語深尋見魚行夕陽紅未斂佛彷彿見參橫

微流隱復見一曲宛秋蛇柳老蟲巢葉潮平鳥篆沙青鞋踞雨滑烏帽倚風斜何處堪攜手宜城買酒家

將軍樹

當年樹下逐兒嬉直到將軍衣錦時老幹千年龍化後如今空有寄生枝

廣教寺種玉軒

道人餘淨業種竹把雲根野色禪窗迅秋聲客枕喧持鉏掀鼠壤插棘護龍孫不放纖塵立青風自滿門

廣教寺湧翠閣

高臺縹渺冠曾顛一握孤雲尺五天試向堂前參翠柏要看地底出青蓮

某送妻母章碩人之葬道過紫藤省拜妻祖莊敏公及妻伯叔諸

某送妻母章碩人之葬道過紫藤省拜妻祖莊敏公及妻伯叔諸

某送妻母章碩人之葬道過紫藤省拜妻祖莊敏公及妻伯叔諸

某送妻母章碩人之葬道過紫藤省拜妻祖莊敏公及妻伯叔諸

某送妻母章碩人之葬道過紫藤省拜妻祖莊敏公及妻伯叔諸

某送妻母章碩人之葬道過紫藤省拜妻祖莊敏公及妻伯叔諸

某送妻母章碩人之葬道過紫藤省拜妻祖莊敏公及妻伯叔諸

某送妻母章碩人之葬道過紫藤省拜妻祖莊敏公及妻伯叔諸

某送妻母章碩人之葬道過紫藤省拜妻祖莊敏公及妻伯叔諸

某送妻母章碩人之葬道過紫藤省拜妻祖莊敏公及妻伯叔諸

某送妻母章碩人之葬道過紫藤省拜妻祖莊敏公及妻伯叔諸

公之墓題勝因寺壁

穿樹連山淚葉春
繁繁高冢臥麒麟
羊曇一慟西州去
華屋生存有幾人

臨安羅氏占春軒

扶疏繞屋樹蔥龍
一笑歡迎得此翁
燕麥兔葵俱掃地
只栽桃李占春風

寄題虞陽山周氏隱居五詠

妙光菴

孤煙抱水村落日
滿雲樹亂山如環
楊柳是門處青綠
竹谿澗翠點苔石
路鐘魚寂無聲
白日掩僧戶
茗盃酌雲腴
香篆擢煙縷
坐穩不知夕
炯炯山月吐

伏老堂

浮生知幾何
聞道苦不早
過眼電掣雲
轉首露晞草
思息已解纜
馬鬣駢逢葆
夫君悟無生
不待須髮
耨朝行清
谿曲暮宿
白雲道

柴門

柴門鳥跡絕
檣葉楓自掃
竹間雨泠泠
花上日杲杲
坐對五大夫
自足休吾老

柳堂漁舍

老來厭朝市
靜占五百弓
山稜瘦如削
水面清若空
行穿萬蓋青
臥戴一葉紅
黃柑千頭奴
白鳥五尺童
銀刀貫翠縷
象鼻卷碧筒
一醉百不知
漁父真家風
幽尋屬無事
散此九節筇
空濛水雲裏

環翠亭

樵磴盤蒼巘
漁磯俯碧潭
羣尖青染黛
一曲翠按藍
冉冉松雲細
娟娟竹露涵
春風萬楊柳
綠影亂毵毵

五秀堂

一幹中柴立
交柯擁四垂
定知三世種
已長五孫枝
端是神明力
非關雨露私
躡躡三市繞
爲賦角弓詩

卓侍者手持筇竹見遺書六言一偈

卓侍者手持筇竹見遺書六言一偈

滇池赤藤使者太乙青黎老仙何如一笻九節拄到玉女盆邊

喜陳紹曾至
兩苔荒徑石風葉
擁門衝破甑
渠能顧虛舟
任自橫燭殘
無共影
谷應有同聲
試問門前轍
多應是友生

重陽前數日微暑小雨遂涼二首

小雨送殘暑
新涼入郊墟
丹葉互明滅
玄雲時卷舒
行螳尚移埽
盤螭已伏廬
倚窗風響變
零落扇思疏

披衣趁雞晨耿耿殘月曙林表霽霰升青紅滿雲樹涼蟬猶抱葉

寒蟲欲坏戶行行繞黃菊狼籍衣上露

崑山道中二首

歸鳥破煙沒
飛泉隔隴分
松門挂疏雨
樵路踰行雲
獨往隨漫興
高談遺世紛
悠然一杯酒
可以傲人羣

日脚銜半壁
江面橫匹素
一片黃蘆秋
槭槭風景暮
閒枕曲肱眠
自琢撚須句
稍稍山月吐
已復草多露

次韻葉首善龍圖見寄

十年流落臥漳濱
種秫畦蔬手自親
心似疲牛猶喘月
身如病木豈知春
試彈長鈇撩公子
忽解綈袍值故人
健筆縱橫驚老眼
恍疑帝所夢韶鈞

吳漢逸家桃谿香
古書奇器甚富余
欲造觀而未果
賦小詩先之
高人臥江海
煙雨三家村
白眼僧俗徒
青山自當門
披圍望千載

耿耿尚自存
金鑄鑿裏
厥漆香科斗
文虬螭盤六印
儀象刻四尊
劔包虎皮斑
琴漫蛇腹紋
猶吐星芒寒
尚帶雷斧痕
我亦望古者

昂昂真戴盆
僮未倚門揮
應許置榻論
從公問奇字
載酒歌子雲
題刪定姪畫卷二首

筆下盤開混沌眼
中見此崔嵬海上神
龍負出天邊
靈鷲飛來水邊
兩鶴語時山下一牛鳴
地蒼梧翠竹森然長
與閒雲臥起

寄題四明吳總拙軒二首

分寸躋攀曳九牛
一錐無地拙於鳩
穿鍼結縷非吾事
不上天孫

乞巧樓

老龍誰當問喘牛驕栖且作寄巢鳩葢萌一把藏吾拙便是元龍

百尺樓

寄題臨安王氏通幽軒

翠樾兩簷交覆紫苔一逕微通雨籜猶含夏綠風苞已褪春紅

柳

修纖似束楚腰支楊柳春風二月時金地化身千佛眼錦江新樣

十空眉

雨二首

山空發清響樓迴落餘霏掩冉花頭重潭酣水面肥喧逐沈地鏡

飄灑淨垣衣數點蒼茫裏飢鳥接翅歸

浙瀝珠跳瓦淋浪縷縷簷林圍春寂寂燈火夜厭厭寒著衣稜起

愁牽酒戶添詩翁獨何事危坐然衰髯

送僧德最

詩集五

剝啄動柴荆相看兩眼青詩如雲態度人似鶴儀形妙斲窺天巧

哀彈感夢靈定知花雨裏亂石點頭聽

朱彥實穹石堂

擬把高天補曾將巨海填猶殘女媧鍊尚帶祖龍鞭勢重坤輿壯

根深粵嶠連孤鶩搏鷲羽突立冠龍顛錫號俄三品論材但一拳

誰令此奇偉偃臥獨魁然

小園春事二首

屋頭喚雨泥滑滑萬瓦紛披土囊發西園春事一時休繁紅浸亂

煙脂雪綠羅高張翠羽益蒼嶽中斷青玉玦不見枝上一點紅干

項桑麻光似潑

小園花柳爭春發風雨顛狂二三月斷梗稍空轉若迷細紅糝逕

繁如纈巨屋繞屋溜滌滌可厭觸途泥活活不妨暫梃故人車大

似陳公井中轄

夏日田舍二首

斷塹疏新碧長林驚遠揚魚跳蒲葉偃鵲起樹頭昂覓句投詩社

逃禪入醉鄉夢回殘口裏月可一庭方

麥臥黃雲隴秋分綠錦畦犬來迎客路鳥去背人哢虺虺飢雷吼

昏昏醉顛迷只疑塵土泥獨自照清谿

夏日京口道中二首

冉冉征途去眈眈畏日長枕流浣清泚倚樹憩蒼涼蟬抱風枝響

螢升露草光不眠愁獨夜臥看月侵牀

亭皋一雨過清颿吹面涼雲綻微月吐引杯吸空光獨詣故神界

冥搜破天荒扣舷歌小海幽意滿滄浪

京口普照寺

敗屋茨生草崩崖蔓老藤布金無長者持鉢有殘僧撥刺魚跳金

盱眙鼠瞰燈炎炎三伏暑岑絕冷如冰

都統劉侯築新第不居供佛其中號布金菴遺騎入泉南迎山老

主之

詩集五

羣魔起為祟百堵掀作灰那聞五花葉但見一莓苔將軍道南宅

萬礎蟠金堆天瑞黃鶴下地湧青蓮開老僊逃僧去大士問疾來

龍天擁猊坐百蟄奮春雷壯子美詩

吳門道中

小橋分路各西東寂寂松窗半掩同客夢悠揚殘酒裏一池荷葉

雨聲中

魏江道上得小菴解裝小榻

老柳當門翠十尋桑麻一曲窈然深蒼苔滿地無人掃只有餘醪

一架陰

示鶴林山老二首

應化來江右乘流出嶠南後身逢七七前話續三三坐見諸天曉

來聽二士談更無木上坐只有佛同龕

一別三千里重臨二十年霜兼空老矣雪柏自依然習氣詩情在

真心佛果圓相看無一語跌坐炷爐煙

宜興林尉山父巢僊亭二首

半箇綠漲狎鷗邊萬點青尖拄笏前水色山容鬪清好吳中關市

有巢僊且可浮沈隨俗裏更將強健鬪尊前懸知天上多官府盍向人中作地僊

詩集

七

鴻慶居士文集卷六

律詩

浮遠堂 在江陰縣君山之頂

月墮山城小沙寒水國秋雲根拔地起冰柱賦天浮紫翠分嶺嶺
青紅雜蜃樓舟航通萬里城郭數三州刺史馮熊賈仙翁控鯉遊
八龍追後駿五馬駐前驕簾烏迎門鵲風簾壓海牛地偏餘勝迹
山好對冥搜雨為催詩至雲應度曲畱歡呼領百罰跌宕散千憂
顛倒青霞帳淋漓紫綺裘誰饒峴山石千載記風流

運雪苦寒二首

霜氣森森背有芒風稜滅滅面疑創破衾且作龜頭縮短褐愁牽
鶴脛長

怪底騎驢詠雪詩東風有信在南枝來甦已報豐年瑞屬國餐駐
且耐飢

大雪後喜晴二首

嶺雪班班在崖泉咽咽鳴一川明曉霽萬壑貯春聲澄滑藤枝健
沙晴展齒輕小兒修淨供酌茗慰孤清

雪淨山容改風回野意新草根青漠漠沙尾碧鱗鱗有客推門版
呼童整角巾風流楊柳似一噓敢干聲時謝次買自臨川至

送鄭次買歸臨川二首

不負丹雞約來尋白馬盟龍鍾著帽進爵躍倒衣迎感慨追平昔
驚呼問死生殷勤一尊酒閒健且同傾

徒步輕千里重臨賁一邱畱歡不暖席索去忽扁舟惜別猶班草
傳聲可置郵躊躇搔白首獨上仲宣樓

南唐門道上見桃二首

一逕青苔短短籬小桃竹外兩三枝殷勤待得黃昏月正見斜紅
臥酒厄

細紅如糝未全勻洗雨梳風日日新前度劉郎在何處故林空鎖
一枝春

惠林吉水軒二首

演漾浮清樾千凝漫綠莎更無野鳥渡自有窟蟾過短綆飛蒼雪
長纓卷素波會須號一噓霹靂起龍梭
練練迎朝霧溼溼卷夜氛挽河半天落貯月一瓢分盃飽新投
沈耳浣昔聞誰知望梅者肺渴已如焚

送剛定姪赴高安郡丞

紛紛戲事擾真情夢入槐宮一餉榮莫向蝸廬分兩國只將蠅垤
當專城遊頭定自污三顧紙尾何妨署一名南望崆峒堪挂笏白
雲飛處眼偏明時參政兄滿居上

寄題楊元光黃巖清異軒

楊公相大厝獨擅德爵尊清渭貫涇濁寸膠定河湮高名冠朝倫
流風被仍昆悠然向千載凜凜尚目存官閒擁黃紬臥聽衙集喧
蕭蕭鳧鷖行重橋不到門蝗虎不待驅聞風自驚奔所貴知我希
已及魚與豚

題致思菴二首

草徑衝泥滑松門隱霧深潛魚寒上窟宿鳥喚投林風樹搖青冢
雲蘿倚碧澗禪翁蒙一衲寂寞海潮音

宿雨連村暗春流隔隴分橋烏吟外見城角定中聞石鼎涵蒼潤
銅鑪湧翠芬明朝南北路相望兩孤雲

焦山吸江亭二首

昔年攜客寄僧龕敗屋疏籬一草菴白首重來看修竹連山樓觀
亦耽耽東坡詩云金山樓觀何耽耽樓擊鼓聞

萬頃蒼茫一島孤潭潭雲海現毗盧問君吸盡西江水中有曹谿
一滴無

再賦五至堂二首

狴坐諸天繞龍龜百鬼營捫蘿窈窕拄策上崢嶸雨送秋聲入
風迎夜氣生降口壹羅吼撒烈兩鳧驚獨詣超神界真游夢化城
微吟更有味琢雪鬪僧清

老衲僧中龍得度佛三世直芽製不惜剖竹作如意傲心說空王
禮足依梵帝住世無三宿應緣有五至百年杞國憂四大偃師戲
應作如是觀浮雲本無蒂

胡恭夫勉齋

爲山在進質學海自盈科但見拳石小纔容一葦過駸駸拔地起
千丈青坡地漫漫拍天流萬頃翠錯磨勉齋何爲者直意慕山河
高視俯遺垤孤清鎮頽波巨植蟠杞梓修鱗窘蛟鼉誰能探高深
潛珍有髓和

靜節軒二首

紅紫紛紛半在亡一軒風雨送春忙青梅著子渾無數綠筍穿林
已許長

蓮葉平鋪塘水滿棟花半落渚風清無言獨立蒼茫裏更聽黃鸝
一兩聲

餘守平遠堂

魏公大雅士英英峙冰玉平反廷尉共理滌陽牧奮髯獬廌鼠
折箠行去驚高眠日照廊坐嘯風生竹度堂雲雨上斗柄高插屋
擺落區中綠超搖塵外躡遙蒼擁鬢鬢激碧韻琴筑雖無花解笑
自有雲對宿王春亦已班臣畫可婁卜舉目送歸鴻寄此千里目

龜潭二首

繞舍詩蘭蓀寒簾對竹君移牀栖榭陰脫屣護苔紋釣影垂潭月
樵歌出嶺雲殷勤一瓢水侑此井中芹

風颺細娟娟月彩光瀾瀾庭空韻琴筑故入幽人耳皓白有真色
澹泊非世味誰能聽蛙淫喚汝作鼓吹

雨中泊蜀山見漁人自山半負樵入舟鼓棹而去

一嶂橫青靄千瀝起碧潯行穿山半腹坐占水中心蹣雨松蹊滑
衝煙蓼嶼深時來有登涉應不繫升沈

胡橋別墅

覆地紅深寸連村翠著行桑空蠶箔滿芹老燕泥香且泥無何飲

徐思有底忙獨語無語倚仗立斜陽

示龜潭文上人二首

露蓋青相倚雲屏翠作圍石泉鳴午枕逕靜上春衣井甃登晨汲
庖煙起夕甍浮生眠食耳終不羨輕肥

掃石風生坐披雲雨溼衣飄飄一蟬蛻獵獵兩鳧飛伏檻觀魚樂
鉤簾待燕歸疏鍾何處寺出谷自依依

讀類說二首

亡是談烏有彭郎得小姑誰言鳩作婦謾道雁爲奴絡緯那能織
提壺豈解酌龜茲堪一笑非馬亦非驢

額痒會出耳足閒仍有梵石頑飛作燕梢老孕生雞楓瘦那因恣
松筋豈是肥君看轉丸手亦復化神奇

示楓橋溫老

闔閭曾城外寒山古道西若人具隻眼與佛拍肩齊白浪噴鶴首
黃塵送馬蹶憧憧南北路一榻有高栖

楓橋瑯書記出示近賦長句爲詩答之

白氈青篔竹杖隨伏犀插腦看魁奇水如說法翻千偈山似哦詩
楚兩眉半爾扣門依佛寶欣然命駕有心期恩恩班草河橋上幾
日重臨慰所思二首

讀靈巖圓首坐詩卷

長廊籍籍履聲中邂逅歡迎得此公會續千燈齋古佛先拈一瓣
供詩翁

萬境崩騰到筆前飄飄落紙似雲煙要看墨妙供千手莫遺詩窮
入兩肩

能仁寺悟上人來楓橋訪余索詩賦兩絕句

然斷吟須皺兩眉鏤冰琢雪等兒嬉解題孤月如難口堪笑窮郊
作許悲韓史詩云有窮者五郊如難

老去都將筆硯焚相逢相問只寒溫更無一語堪酬對已入維摩
不二門

讀沈公序詩卷

詩書過眼閱千年脫帽揮毫濁百泉句出驚傳龍齒賦成爭詡
蜺連卷銅池莖葉三山秀玉井根株七澤連容貌魁梧端可想不
應詩瘦自臞仙

題潭二首

擺落攀緣斷驅除磊魄平庭松敵老健潭水伴孤清待月出時看
尋雲起處行相隨木上坐徙倚到參橫

投老一無取遊空百不聞莫參東閣吏恐汙北山文心定對止水
身閒臥白雲嗒然吾喪我何意傲人羣

山陽守吳子仁遺兩鶴喜而賦詩二首

本自驂鸞駕何因下爵羅未冲霄漢去且傍水雲過收拾為間伴
提攜作好歌莫懷軒冕意風月共婆娑

編袂真僊取玄裳羽客衣千年令威至萬里佐卿歸雨青苔院
栖煙白板扉蕭條真老伴相對兩忘機

舟過湖汭泊丁山二首

五

雞犬三家市蓬蒿一畝宮蘿牽籬幕翠簾隕砌堆紅宿鳥來還去
微泉咽復通幽尋殊未已落日滿疏桐

日下殘紅斂煙升積翠重鷗輕沒浩蕩魚樂自從容野儘迎秋穫
鄰謳相夜春田翁有真意一笑酒中逢

寄題洪巨濟中大都陽園亭四詠

協趣亭

一邱破天巧萬壑迴春姿使君載酒地不著鼓吹隨儂然一幅巾
自與幽人期水淺欲平杯風細不滿旗疏疏殘雨裏獨理釣魚絲

翠屏洞

千巖紫翠中縹緲浮畫棟屏風十二疊坦坦見空洞攢青照坐寒
老翠溼衣重度曲挽雲畱舉杯邀月共樂矣殊未央正作南柯夢

綠楊橋

津樹正青青水拍兩岸平千章雲外合一勺煙中橫葉密翳鳥語

波清見魚行濤碕雨初乾陂路雪正晴誰來聽山公著屐過橋聲
長巷

高人擅一壑青山獨當門拄笏坐終日似與若人言微雲抱嶽出
細溜觸石喧絕壁挂夜半曾裝上朝暎更採東籬菊共盡北海尊

春病二首

好雨連清夜寒聲滿四簷浣花紅點注苦柳翠修纖宿潦推舟起
春塗上屐黏家家揮耒出途詠滿蒼黔

清颯洗睡昏好雨偃幽欣共喜當春至偏宜入夜聞跳波通轍涸
流潤駐爐薰激激沙頭綠晴來已十分

書事二首

坐睡拋書卷行歌泥酒材那能鑽故紙莫自恥虛曩閒把吟須撚
欣逢笑口開獨醒竟何事空腹吼飢雷

謀身殊落落隨俗信悠悠但使真心住何嫌老語偷乘風豈有待
遇坎且復休人生如奇耳豈恨拙於鳩

草堂路遇大風二首

六

覆地雲為簇填空浪作堆昂昂天上坐虺虺地中雷瀕洞干瀝發
喧應百壑開白鷗底心性王羽自毳毳

雲屋互出沒風扇自闔開孤舟繫桑本一曲並巖隈翠甲連篋載
頽鱗貫柳來殷勤慰牢落為覆掌中杯

題惠聲伯溪亭

小檻天紅直欲然喬林老翠自生煙雲蘿屬地青霞帔雨筵填溝
赤仄錢折柳貫魚初受釣解龜換酒看垂蓮便須秉燭追良夜花

減春歸又一年

雪夜宿致思菴
霏霏竹間雲練練松上雪誰遣碧玉壺化作白雲闕孤懷愜幽欣
一笑暖東河寒光注老眼謂是山吐月耿耿清不眠夜半聽竹折

江上懷思永二首

沙老猶生黃江寒已伏槽長煙分聚落短日下亭泉水脫曾巢見
潮生小艇高幽懷誰與悟不見酒中豪

絕傲三叉路連艫萬斛船一區江上宅百榼酒中仙有土能埋玉
無膠可續絃摩挲綠苔石屐齒尚依然

讀劉方叔詩卷二首
雄奇郊島上清絕習隋間已突黃初過遙追正始還冥搜逐幽好
巧發露天慳莫作鷲肩看詩成狎兩山

思如湧泉出句似琢冰清刻燭融千傷撞鐘助一鳴磨天無刃迹
擲地有金聲好似銜杯處雲煙落紙生

獨坐
真境間自見衰容老更侵卻無愁可解祇有病相尋莫引千鈞髮
須存一寸心澹然無愠喜龜息自深深

正月十四日半夜大雨許林仲有詩次韻三首
萬炬紅蓮陸海中車如流水馬如龍九街畫鼓春聲滿百柁瓊艘

蠟味濃底事狂雷翻地軸回堪笑電破天容衝泥蹋雨尋歸路竹
杖芒鞋取次供

覆雨翻雲一霎中雷鞭擊柱起乖龍推愁正倚三杯醪破睡那能
一枕濃桑下持鋏如許健席間失箸若爲容詩翁只作號嬰看萬
斛珠璣唾手供

尚見暗塵隨駟馬忽驚飛電擾羣龍玄雲合沓濤頭上白雨渾酣
乳面濃淺碧鱗鱗生曉漲小紅漠漠放春容只應便作尋芳計好
把鴟夷載酒供

正月十五夜荆谿館然燈燕北客用前韻
虎鼠同遊十二宮何妨蛇蝎雜蛟龍熒煌寶樹繁星合汎盞金莖
湛露濃海鳥定知驚躑躅濠魚且共樂從容買生欲徐單于頰應
費朝家五餌供

梅二首
北風剪口玉花飛翠袖凌寒不自持脈脈含情無一語水邊籬落

立多時
纖纖羅葛牽茅屋細細首花點石社夢斷酒醒山月吐一枝疏影
臥東窗

雨二首
風卷三江立雷穿九地鳴拍林百鳥散破柱一龍驚滿樹春聲合
連蜚曉溜傾坐看流惡盡邑里一時看

池洞萍黏塊畦荒麥聚埃垂龍一味睡幽鳥百般催藥裏蒸生菌
衣箬潤作梅殷勤一夜雨洗出翠千堆

竹間看雪二首
乍聞槁雪墮窗前已見飛花舞道邊夢斷忽驚山竹裂一燈照我
擁書眠

受風豈免長低首戴雪何妨暫折腰莫道此君無特操風回雪霽
便昂霄

題楊令藏春閣二首
千歲鶴林偃故家今尚存吟律破陰沍扣粒召春溫王母仍留核
韓郎爲染根暗香先到處已返玉梅魂

汝陽紅帽帽欲挽春風回不用寶刀截試看羯鼓催玉樹日日新
金蓮步步開仍須覓春草隨人處處來

花發武陵源水滿藍橋路人面相映紅迎笑得崔護蜂蝶護紛紛
尋春不知處時見一葉紅相隨水東去

累石作小山鑿池引水注之
移山老翁愚埋盆小兒戲高蹈遺世紛幽欣可人意倚樹看蜂衙
桃澄照花睡樂哉何所憂俛仰可卒歲

建安掾朱彥實調同安丞歸莆田枉道過余十日而別二首
公子命巾車千里過我盧驚飛廷尉爵喜見丈人烏倚壁方抱膝
推琴欲攬須殷勤更秉燭孤悶一時攄

巢枝良易安瓢飲有餘歡栖栖棘間矯矯如龍鸞抱腹鳧鷖進
落筆蛇蛟蟠但令填紙尾只作馬曹看

落筆蛇蛟蟠但令填紙尾只作馬曹看

龜潭道中

沙淨溪行好煙消野望新數峰山戴雪一曲鴈藏春魚逐波間作禽藏葉底身柳邊春信動眉目已津津

牛山道中

松雲翠離披竹日光破碎青熒麥風過紅溼花露墜萍開龜曳尾樹啄鳥擊喙物物如賦予欣然與心會

捲畫連雨溪漲丈餘雨霽水落喜而賦詩二首

編棧沿村徑囊沙壅市門蒼鱗封老幹黃耳上陳根屋破容身窄天低望眼昏谿邊高樹杪猶有繫舟痕

月挂樓鍾曉風生鳥樹秋林疏山獻狀池漫水分流鵲喜時窺牖

鷗馴亦竝舟一聲何處笛莫遣碧雲留

沈公序亦愛亭二首

吟牽東閣興靜翫北窗眠窟小中生月文高迴入立回看甲乙第已到已辰邊不見門生秀歌鍾尚隱然

編集

九

老蔓牽簷角青蕪點石稜風生長柄塵花落短檠燈危坐纔容膝欲眠但曲肱臂中九雲夢芥蒂亦何曾

沈公序餘閒亭二首

兒古須眉見情高耳目遺應諧聊玩世避謗莫吟詩事不關心處身非抱病時悠然無一事痛飲是吾師

隱几欲忘吾趨營老更疏判閒聊命酒引睡謾醜書祇有食堪逐都無憤可據樂哉聊卒歲應信我知魚

虎邱沼老豫章詩僧也與余相過於楓橋方丈誦所作徐獻之侍郎生日詩有東湖孺子南極老人之句余愛其工賦小詩寄贈

落景下曾城遙煙起孤戍繫舟著魚磯曳杖扣僧戶忽逢丹霞侶自誦碧雲句噲吟應黃鍾清絕追白紵不落江西派請學即耶步冥搜自天得妙中有神助寅緣半日再邂逅一笑遇詎復管中

窺看沐南山霧

紹興壬子某南遷過疏山上一覽亭見擬東坡蝦芋詩刻龕之壁

間詩律句法良是殆不能辨乃宜卿侍郎守臨川時所擬作也後數日道次安仁縣一士人吳君出宜卿詩數十解示余奇麗清婉咀嚼有味如啜蔗然讀之惟恐盡於是拊卷三歎而後知公置力於斯文久矣又二十年宜卿築室荆谿山中別營一堂以平生所蓄東坡詩文雜言長短句殘章斷臬尺牘游戲之作盡積藏其中號景坡自書榜仍為記刻之某欲具小舟造觀而宜卿召用今以集撰守吳門乃賦詩為之先

王公製練衣謝傅捉葵扇款若置郵然一昔徧海縣東坡百世師乘雲上騎箕文爭日月光氣敵嵩華齊諸儒望先覺坐待成風斷一斤應手揮郢鼻無留聖公生不竝時關健同一機識真屬具眼造的今中眉詩亡束哲補書受伏生所神交接混茫參差夢中睹投我筆如椽五色光屬聯醉上金鑾殿揮泉灑謫僊

六言贈鶴林山長老二首

支豹文章霧沐老龍頭角泥蟠莫恨青苔闢破要令紅梯分殘

黃鶴林中佛國杜鵑花裏仙山粗了一生事大來從半日僧間東坡先生與蔣魏公游最善宜卿侍郎舊東坡詩文自公始也心幕手追遂入於室某嘗賦景坡堂詩宜卿謂余知音者遂標藏之檣中比守吳門治有狀璽書褒進待制敷文閣某馳小舟往賀宜卿出詩三章見屬句法華妙為一時絕唱有云正索解人

那復得其誰知我固無從此真東坡語也輒次韻書于卷末家聲籍籍冠中州健筆縱橫貫九流三世祖孫吳郡牧兩朝人物

山亭侯願印自快披雲暗暝空遺倚玉羞便恐追鋒天上去不辭投轄為公留

高名迴出中興日大句追回正始風浦上珠還孤月吐壁間梭躍五雲從景坡堂裏參差見飯顆山頭邂逅逢更欲騎鯨追李白入門一路羽翰通

洲蕊霏紅風澹沱池光鋪練月徘徊乍驚醉眼生春嶺頓覺詩腸

蟄夜雷坐看千言供刻燭自甘百罰恥空曷使君處處栽桃李為

門一路羽翰通

蟄夜雷坐看千言供刻燭自甘百罰恥空曷使君處處栽桃李為

門一路羽翰通

蟄夜雷坐看千言供刻燭自甘百罰恥空曷使君處處栽桃李為

門一路羽翰通

蟄夜雷坐看千言供刻燭自甘百罰恥空曷使君處處栽桃李為

門一路羽翰通

蟄夜雷坐看千言供刻燭自甘百罰恥空曷使君處處栽桃李為

門一路羽翰通

蟄夜雷坐看千言供刻燭自甘百罰恥空曷使君處處栽桃李為

門一路羽翰通

蟄夜雷坐看千言供刻燭自甘百罰恥空曷使君處處栽桃李為

門一路羽翰通

蟄夜雷坐看千言供刻燭自甘百罰恥空曷使君處處栽桃李為

門一路羽翰通

蟄夜雷坐看千言供刻燭自甘百罰恥空曷使君處處栽桃李為

門一路羽翰通

報花奴獨鼓健

景思提舉少卿出示樂寮佳篇某繼元韻上呈

連筒自灌黃精圖結嫩休推惹苒車萬壑飛泉春午枕一簾帶雨
荷春鋤逃名尚有身為累擇利焉知貨可居笑指吳公門上秀一

時零落已邱墟

與季萬郎中陪景思少卿遊虎邱景思季萬皆有詩某依韻和呈
客來聽履上雲階百尺蒼藤絡斷崖古井千年龍上臥肩邱一曲
虎為儕乍驚河漢懸談舌便覺風雲入肚懷小雨隨車真有意待
催詩板挂高齋

右次景思少卿韻

五梯一蹴傍天關歷歷星圖手可捫翠溼佛衣雲漠漠香凝僧幌
雨昏昏曾軒不瞰三吳小靈阜高齊五岳尊大句春容兩相敵暫
陪尊酒得重論

右次季萬郎中韻

陳張種與沈個書虎岳吳岳之神秀者也守有小吳軒

謝景思提舉見過用樂寮韻賦三詩寄謝

聖書光麗久芝塗繡斧煌煌刺史車當路狐狸那足問漫山藜藿
未應鉏使星尚拱天南極卿月終環帝北居此夜光華賁岑寂故
侯畱落在郊墟

屋頭遙見丈人烏門外欣逢載酒車拄杖穿林花自落攜壺席地
草休鉏塞帷共看高軒過列戟行歸大府居掣電一歡寧復有空
傳勝事滿村墟

行把長鏡白木柄慵眠下澤短轅車柳圍許大身空老瓜地將蕪
手自鉏三徑苔荒無轍跡一枝巢穩有林居故人觸熱來相問終
日清風滿廢墟

鴻慶居士文集卷七

挽詩

提刑直閣張公挽詞二首

荷鋪酬身後騎箕返帝旁風纏脚月暈雲掩使星光炯炯三珠在
冥冥一鑑亡故交今白髮掩袂涕淋浪

撫事空心折懷新尚目存壽康駢五福德爵擅三尊露落芸籤冷
蛛懸畫戟昏像圖猶彷彿謾寄刻舟痕

致政中奉胡公挽詞

釣石駸駸上綠苔起彈長鈇詠歸哉此翁雙鏢丹心在老子婆娑
兩鬢催一夜劔津龍化後千年遼海鶴歸來恩恩鼓吹城南路往
和松風萬壑哀

黃州使君朝議惠公挽詞

墨榜書名萬口傳著鞭爭看祖生先一揮禮樂三千字獨擅文章
二百年晚得朱輪今老矣生存華屋尚依然故交掩袂追疇昔一

鴻集七

劔空留宰樹邊

吳公宜人楊氏挽詞二首

零落藥砧非猶殘淚滿衣三三悲尚在雙劔喜同歸地占眠牛卜
門迎弔鶴飛哀哉埋玉樹千古鬪泉扉禹功軍騎赴

種玉滿家庭聲名重十城哀矜游子綫愁絕小人羹贈印連三組
書名載一旌誰為千字諫彷彿記平生

致政運使直閣朱公挽詞三首

握節來金馬飛芻上木牛能令天粟雨故作地錢流望實傾三館
賢勞闕百州寥寥千古恨零落掩山邱

蕭散烏藤杖風流白接離分茵前席滿載酒後車隨食鼎羅千指
歌鍾擁十眉淒涼今夜月空照習家池

老脫尚方舄門懸刺史軍真成棄竹馬直欲換金魚歲事千頭橘
生涯萬卷書流芳知未艾蘭玉滿階除杜于美詩云銀甲障

致政左司王公挽詞三首

東海懷疏傅西州憶謝公劔飛衝夜斗桂折臥秋風塵暗芸堂冷
香凝粉署空潺湲千斛淚忍看一旌紅

解組天門上揮金里舍旁漸歛雙髯滿仍見一瞳方舊說山中相
今為地下郎流芳知有在鸞鵠正高翔

憶昨聯飛蓋初筵點後塵那知炊未熟已與迹俱陳契闊成千古
悲吟待百身重臨更愁絕感塞鼻中辛

天台太守端明胡公挽詞三首

天上文昌省人中翰墨仙尚書心似水學士筆如椽視草金蓮夜
哦詩錦瑟年玉樓方斲手又著紫鸞鞭

遮門皓首嗚行路涕交揮不見斑衣好空隨畫髮歸藹芳方獨秀
華萼尚交輝試待遼東鶴千年有令威

貧病見交情殷勤問死生倒衣迎五馬空巷看雙旌聚汎杯中月
分班地上荆悲吟追往事感咽氣崢嶸

宣撫叢樞胡公挽詞二首

鴻集七

莫府分弓日轅門叱馭時捫星高歷井修月上騎箕勢面降胡泣
聞驛聖主思龍驤老賓客競賦八哀詩

交親二紀餘貧病故人疏落落辰參似寥寥楚越如空勞三夜夢
不辨一行書尚記喬公約垂洟滿過車

張希元承事挽詞二首

秀髮豪眉覆兩顛身長九尺地行僊楚人尚記庚寅日晉客渾疑
甲子年批鳳璽書光洗眼刻鳩靈杖穩隨肩世人欲計吾公事膝

上郎君雪滿顛

門外魁頭引莽簫寥寥蕙帳北山椒槐宮一夢驚三世奠殿千齡
數七朝此夜騎星上南極他年跨鶴下東遼摩娑銅狄長安道試

問飛車儻可招

提刑郎中范公挽詞

星輅出帝躔光射斗牛邊納陛傾三接埋輪聳十連那知憂鵬日
已復夢雞年尚遂斑衣戲俄從白布纏筒間心破碎投袂涕潺湲

更有門前客愁吟淚滿箋白纓根樹旋出顯體之傳

越國鄭夫人挽詞二首

翁婿相望插兩貂夫人東第閱三朝百年鍾鼎聯雙璧一代衣冠
鶴八蕭盡室全生還帝所先生遺烈在天驕家傳故有緇衣在且
看司徒首百寮

舊德遺忠在禁庭天教華髮看昇平兩朝偃革從今日百口同袍
共此生喜見金葩開大國悲傳玉樹鎖佳城魁頭直指西州路獵

獵秋風載一旌

吏部張公挽詞

千騎森森擁戟牙鈴齋高臥放朝衙官曹已踐文昌省門闕猶傳
處士家天上麒麟新活計壁間蝌蚪舊生涯一炊未熟成今古零

落空懸刺史車

致政中大邵公挽詞二首

四海聲名老鄭虔一時人物敢爭先剖符北道分千里擁節東州

按十連住世一九無大藥傳家三絕有遺編魁頭直指山南去昨

夜秋風正嫋然

憶從少日望前修追數流年四十秋並轡同游天上路連橋共載
雪中舟傷心往事千憂結回首勞生一夢休見說騎鯨追汗漫只

將遺蛻掩山邱

光祿董公挽詞二首

舊學江都相遺忠太史家絳帷今寂寞青簡尚光華謾奏三千牘
猶傳四十車諸生半齊魯東望涕橫斜

帳殿旌旗卷轅門鼓角悲江邊五馬渡天上六龍飛感憤冠衝髮

追攀肘見衣興元步難日零落寸心違

董夫人挽詞

象服夫人貴荆釵烈女風生兒真孟母擇婿得梁鴻書費囊衣盡
杯行澗藻豐龍池飛霹靂雙劍已騰空

董令人李氏挽詞

聞苑收花去無心對紫微寥寥鶴夜怨角角雉朝飛石窠名猶在
邯鄲夢已非郎君真驥子玉立換朝衣

惠彥達承事挽詞二首

鳩杖尊三壽龜牀閱九齡名留高士傳光掩少微星圯下無遺蹟
江邊有獨醒潭潭餘慶在鸞鵠滿家庭

逐客生還後臞翁耄及時長鳴風雨夜耐老歲寒枝坐閱炎涼改
宦隨燥溼移雙雞澆斗酒敢忘故人期

大資政張公挽詞三首

大筆文章手飛揚獨妙年判花森玉筍視草對金蓮講肆聯重席
官花臥八軛他年袖石室妙絕冠遺編

禮絕迂三顧恩榮閱九邊秉均平似砥履坦直如弦晉室和戎日
周家定鼎年金甌方卜相颯馭已超然

輦路追高躅聯翩接兩騎猶蟠倚天劍尚騰濟川舟元帥俄分閫
羈臣亦首邱一杯相屬地回首涕交流

侍郎唐公挽詞

危言屢伏青蒲上直筆猶存白簡中但見劄書救月蝕孰知鍊石
補天空牛鳴尚鬪牀頭蟻蛇影猶懸屋底弓一代風流今頓盡佳

城白日臥滕公

洪內翰母夫人董氏挽詞二首

鳴鳩一德本來均七子劬勞詠棘薪種玉已成雙白璧起家還見
十朱輪龍扉獨步中興日麟閣他年第幾人送客誰為千字誄要

看形筆寫光塵七子夫人

萬里龍沙握鼠餘古來忠孝兩全無范滂死去親猶在蘇武生還

老益孤旄節盡從蠻徼落綵衣重向鯉庭趨天教住世如金母一

笑迎還合浦珠

簽書胡公挽詞三首

潤色文章手論材政事科補天媧后石卻日魯侯戈已鬱蒼生望
那聞挽者歌堂堂無復有寂寞闕山阿

那聞挽者歌堂堂無復有寂寞闕山阿

那聞挽者歌堂堂無復有寂寞闕山阿

那聞挽者歌堂堂無復有寂寞闕山阿

虎穴連三輔狼煙暗百蠻邊風搖馬鬣朔雪點袍斑委命輕於縞
收名重若山遺忠應未泯結草在兵間
名字標仙籍真游返帝闈一尊無復日百卉自爭春并廢無沈轄
車懸有吐茵空餘岷山刻千載尚光新

平江太守侍郎王公挽詞三首

燕領封侯相鷹揚國士風金貂七葉貫鼓角十州雄按節星輶動
埋輪虎穴空誰令交一臂已失大槐宮

東吏重足立無家寄一錐道旁烏攫肉舍下犬生菴望絕重臨日
哀吟去後思吳兒奉嘗我歌此送迎詩

通德門中見長安道上逢虛名慙薦鷲丞相華原王喜色看乘

龍王之幣流落湘江魄崎嶇楚市春相看青眼舊獨有後凋松

瀛國夫人錢氏挽詞二首

大國侯王後高門將相家欲知天作合故遣壽無涯夢澤萍如斗
僊山東似瓜鶴林花老去歸路躡青霞

揚卷七

五

鼎立三珠樹亭亭登縉紳真成萬金產何止十朱輪形筆方袖史
芝塗尚演綸徽音千載後不數衛夫人

朝議胡公挽詞二首

魁壘萬夫雄堂堂望一宗名聯干佛上籍著九閩重月旦推三鳳
風流屬二龍哀哉埋玉樹一鳴闕金鍾

巨室蔭華榭驚聞一柱摧辛勤三世種寂寞萬牛回猶抱萊衣泣

俄興楚挽哀功名付難弟榮路正崔嵬

霍彥明通判挽詞二首

龍飛第一春吏部冠斯文桂折根猶在蘭深氣自薰未成觀驥展
已復欽芝焚想像今何處江東有暮雲

契闊艱虞地恩惠喜一逢俄驚門上莠已化柙中龍手板歸囊積

腰章掩空封空餘故人淚灑向九泉重

邵令人余氏挽詞二首

身老借三書家肥賦萬鍾給扶靈杖穩賜禮紫泥封青冢連雙壁

身老借三書家肥賦萬鍾給扶靈杖穩賜禮紫泥封青冢連雙壁

蒼精螭二龍春風吹宰樹蕭壠龍頭松

金母燕西瑤朱幘翟芾朝遺衣尚荆布故物有單瓢鼎立栖三鳳

蟬聯數七貂生涯祇如此嘔鬱正昂霄三子七孫皆在仕籍

太令人施氏挽詞二首歲令人年九十六

天上駉鸞鶴人中夔虺蛇舒長眞化國清白舊儒家朝籍通丹地

宮衣曳紫霞蓬萊三萬里何處問靈槎

領袖三千指恩斯母德均奇龐五世祖福艾百年身零落悲華屋

幼勞詠棘薪誰當紉女史形筆寫光塵

通川太守錢公挽詞

舞鳳來天目馮熊並海門盡捐牛犢佩爭詠袴襦恩雁塔名猶在

榮郊笑故存龍池飛霹靂空記刻舟痕

王廷秀挽詞

朱雀烏衣巷青袍白首郎誰令呼起起便作去堂堂急景駒跳隙

哀音雁折行慶鍾知有在庭樹正流芳

揚卷七

六

吳令人挽詞二首

誰識牀東臥相隨麻下春懸知三復可不恨五噫從玉冠螭頭立

芝塗玳首封生兒荀淑似頭角盡羣龍

法云水東注冉冉日西頽側手留難住揮戈挽莫迴鏡分天上月

劍逸地中雷寂歷空牀夜悲蟲亦造哀

歷陽通守張文舉挽詞

六雄唐別駕一乘漢通輿自笑儒冠誤誰能刺繡如形稽方首路

畫嬰已隨車悵望城南陌哀歌淚滿裾

通守李師稷大夫同年挽詞

桂籍聯榮四十年萍漂尚此兩茫然寒暄粗接無淹暑生死俄分

有逝川黃紙尚傳批鳳詔青箱空掩絕韋編諸郎頭角皆翁似試

看煎膠爲續弦

王廷茂挽詞

蟬聯三世舊晚晚二毛侵白壁成長勳青綸遂陸沈看雲空有淚

聽雨若爲心咽咽吹簫送哀湍共一音

大卿范公師厚挽詞

籍甚金閨彥從容玉帳籌垂堂懲後戒徒哭幕前修忽作隋珠彈
眞成趙璧投靈辭廣武械竟脫楚儀囚蹇叔言猶在穀函骨未收
云何卽長夜不復見焚舟

孫應求承事挽詞

隸萼聯華滿故枝蘭牙競秀藹春非荆州刺史馮熊去吳市僊人
跨鶴歸張綠一支分柏壠遙蒼百疊擁松扉儀形故有丹青在想
像平生果是非

吳漢逸挽詞二首

臞翁自是列僊儒豪氣駸駸老不除東閣尋梅詩滿篋西郊問柳
酒盈車奇躋屢訪陳倉鼓古秦空存汲冢書不信青山解埋玉定
應碧海控鯨魚

學省追攀四十年故人重見兩皤然艱難共出興戎後奄忽安知

楊榮七

七

棄我先北道改轅誰解劍西州扶路相鳴鞭傷心一夢成今古忍
看麒麟臥冢邊

寶文李公挽詞三首

十道觀風使三朝屬老成埋輪豺虎避檄水鰲魚驚內閣徵書入
連城負弩迎哀吟追往事空復故人情

絳雪飛丹鼎蒼雲覆若杯聊從五禽戲空使萬牛回拄笏看山坐
乘桴跨海來仙游知有在名字記丹臺

五紀周旋地欣同七十稀長庚陪月曉孤鶴伴霞飛忽作三休去
眞成一夢非不知華表上白鶴幾時歸

邵入中承事挽詞三首

周分陝右開燕日秦廢侯家徙漢年南國棠陰猶蔽帶東陵瓜蔓
正芊絲舊苔吐月珠遺浦紫電衝星劍倚天籍甚公孫望千載書
藏萬卷有青氈

手扶柎杖兩眉厖牀下諸生拜老龐講肆共推三語妙詩壇獨受

百城降揮金喪費青錢萬種玉親收白壁雙一臥遽先朝露盡便
隨晨鼓去蓬蓬

尺書問信墨猶新林酒邀歡迹已陳倒屣方追塵外躅蓋棺俄作
地中身濤江盡豔三家渡風樹蕭蕭萬鬼鄰他日故人干斛淚會
應灑向冢邊隣

張大資夫人挽詞

早歲乘龍見伯鸞賜衣霞爛出齊宮自從東閣郎君貴只作西池
阿母看紫玉簫吹丹鳳去青萍劍合兩蛟蟠素車白馬城南路愁
見春風桂影圓

族孀強氏挽詞

少日聲名推大阮一時門地數南強家肥自稱河魴貴廟薦猶聞
潤藻香羽化忽驚雙鶴去巢空不復九雛將歸魂無用哀笳送仿
佛吹簫在帝鄉

王令人蔡氏挽詞夫人兒女十一人

楊榮七

八

殿極中白應淮流奕世祥佳兒王武子名父蔡中郎傳葉青氈在
談經絳幔張懸知黑頭貴已仁白眉良蹟老那能采萱畱祇自芳
誰當授彤筆端爲刻青琅

少保張公挽詞三首

帝間謀元帥齋壇屬老儒黃麻乎大號早羈擁前驅便合聯英袞
猶應冠紫區炎災白晝日奄忽下桑榆

平土疏新渥湛恩洞九泉印懸金斗大冠珥玉蟬連墜劍今忘矣
鳴珂尚宛然風流春月柳無復似當年

並轡天街裏聯裾省戶中追參兩班合醉笑一尊同我老猶占鵬
公豪正吐虹忽騎箕尾去悽斷白頭翁

周撫幹挽詞二首

手殖千金產情高一笑揮懷奇空老去種德自家肥聯艦收羣溺
傾困振大饑誰云天未定一鶚已橫飛

誰續先賢傳猶推月且評命儒通德里聽法梵王城除地黃金布

帷裳絳帳橫何人追舊事扣角話三生

領省樞相太傅信安王挽詞三首

台路巖瞻峻戎藩閭寄雄九章公袞貴六齋將牙崇翊運三階正

持危一棟隆帝閑龍化後冀北已成空

大號疏廷渙中權秉帝樞槐庭聯上宰芸省冠諸儒國瑞麟一角

家肥鳳九雛便乘箕尾去彷彿在星圖

秉燭聯飛蓋分茵託後車兵廚于日酒記室五雲書尚想儀形在

那聞語笑餘龍鐘隨葬紉老淚滿衣裾

永嘉郡夫人挽詞二首

脂田開石郭綸開演金葩綵服聯三組綸衣珥六珈行攜九節杖

坐駕五雲車便作堂堂去瑤臺有故家

蔽帚斗城春平反迹未陳神馳一丹旄淚溼兩朱輪故物悲萱草

哀吟念棘薪室傳青簡上千載望光塵

運使直閣郎中張公同年挽詞三首

九

忽作霜松折猶殘舊桂叢仙山芸閣冷郎署粉闈空節鶴函金虎

車轡掩豈能淒涼追往事忍看一旌紅

門表尚巍昂尊名擅一坊珂鳴非故里星聚有新堂月暗烏嘯夜

風高雁折行吾生如寄耳端是橘中藏

學省周旋地三朝四紀中同聽對牀雨共詠舞雩風少日借千佛

殘年獨兩翁那知有存沒老淚落新宮

魯國太夫人文氏挽詞三首

席籠千齡盛疏榮一品尊魏公丞相婦潞國太師孫連騎珂鳴里

交柯戟擁門平生種玉手盡室滿瑤琨

移孝繫慈母遺忠有世臣挺身安國步抗節犯戎塵錫壤開東魯

持樞拱北辰靈須待彤筆詔墨在絲綸

鼎餽羞嘉饗溪毛薦德馨來符虺虺去躡鳳凰翎盛事垂千載

華年閱九齡淒涼便塵跡柏槩自青青

夫人間命使行上降

夫人間命使行上降

鴻慶居士文集卷七

七

鴻慶居士文集卷八

表狀

罷臺察提點襄慶府景靈宮謝表

狂狷妄行自罹罪咎聖神寬假尚屈刑章俾省悔尤止投閒散
伏念臣稟生墮陋逢世休明偶誦試言叨居冊府旋因錫對參
預憲臺黔驢之技欲彈梁鷄之譏已至愆冥多罪擢髮有餘追訟
往愆噬臍何及盍從吏議亟質嚴科終受賜於旃幪得免從於縲
繼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博照全度包荒在刑之所禁而必誅
謂人有不及而可恕故於議辟無不從寬夫何頑鈍之姿亦在閔
憐之數子不問馬雖焚旆而奚傷吾何愛牛以繫鐘而不忍臣敢
不闔門悔過銘坐圖新受粟無功但有欲攘之臂食芹甚美空懷
自獻之心

和州謝上表

愆冥多與更三黜於九年博大殊恩界一麾於千里戴星就道揆

鴻慶

日臨民概奉訓詞惟深感涕中伏念臣以口耳空疏之學蚤塵
科第而歲月推移之久夔玷官榮俄值飛龍利見之辰敢有屈體
求伸之意冒司言責糾正官邪不虞忌器之嫌自作焚廬之禍然
知者消未形之患當效曲突徙薪之謀而古人歎其說之難莫辨
東隣壞牆之盜仰侍帝聰之器達婁勤詔諭之丁寧自惟無力可
陳莫若有聞必獻譏誣甚巧不悟鄙生賣友之心耳受輒行遂得
汲黯妄言之罪俯俟黜幽之典遽開使過之科脫之銓曹允散之
中付以粉社承宣之寄巧匠旁觀縮手方驚龍領之嬰家人降晚
興嗟遂返牛衣之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功存社稷英類祖宗鞭
笞戎蠻駕御豪傑與人不求備或能悟合於片言觀過斯知仁終
不棄捐於一肯深念顧愚之守尚叨器使之恩雖意廣才疏粗有
倦倦之志而心勞政拙終無赫赫之稱

臣推數奇窮奮身寒陋九年三黜莫觸悔尤四海一身旁無營助

偶任言責於上聖纂圖之始請嚴邦憲於羣儉誤國之誅敢有意
於砥礪不自虞於投鼠抗孤忠而上列猗斷斷以無他紛取營以
交攻舉斷斷而不可開關末路投畀小邦方其犯權臣之怒於一
時不圖簡上帝之心於異日奉身而退煖席未遑趨歸觀於清光
俾瞻希於明試盡出聖神之獨斷靡由左右之先容深積凌兢誠
難冒昧仰祈睿鑒俯察愚衷儻選令之小嫌不愆於公議則惡盈
之大戒允蹈於斯言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臣聞侍從以論思為職書命以體要為工惟布宣難論之情不匿
厥指則精誠自然之感罔不是孚夙號才難必由試可伏念臣性
疏寡與學味知方節義大閑迺其素守文章小技聊以自娛敢期
收召之獨先進職賢豪而冒寵謂牛溲馬勃俱收並蓄或能施用
於寸長而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自足考觀於已試培樗櫟於豫章
杞梓之下吹葦籥於黃鍾大呂之間豈繫非據之敢安固欲知難

鴻慶

而自已仰祈睿鑒追寢誤恩螻蟻微誠獲致籲天之懇犬馬來效
敢忘結草之圖

謝中書舍人表

支郡承流久在散材之目西垣視草遽塵法從之聯中臣聞極
儒者之榮莫重文章翰墨之選鼓天下之動實關朝廷政令之施
制規二帝之謨言合六經之訓感厲一時忠義之氣而武夫悔禍
於片言布宣九重德意之孚而父老食榮於垂死豈但精誠之格
實繁播告之修伏念臣情學無師編衷自信文辭賦賦久貽醬飯
之譏骨相虺隤敢歎鹽車之厄盍圖幽屏以謝空餐遽頒命絨之
新加賁遺簪之舊延登學省召節已還行貳憲臺寵私未替詔尚
方而給札登內使之贊書三折肱而為醫方追懲於往謬九頓首
而重拜遽叨沐於殊私寵至若驚恍然就列恭惟皇帝陛下聰明
元后博大真人乾龍應於天行渙風孚於邦號當有鴻文碩學之
士上副厲精更化之懷願臣何人乃預茲選老矣既愆之力豈足

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斐然不腆之辭猶能奏薄伎於從官之內晉
彈微效上答深仁

謝侍講表

散材無用蛋汗甘泉法從之班錫命造朝曾被閣學上賢之選共
承明詔不敢固辭伏念臣讀書聊以自娛爲文不求甚解偶隨官
牒進冒朝榮餅疊之量已盈幾欲飲河而知足犬馬之力將盡又
虞填壑以遺羞惟是偏賦介特弗移之愚故能少護窮厄不貶之
氣首叨召節獲侍詞垣隨被贊書使陪經幄訟淺聞而自愧僅同
數馬之工仰睿聖之日躋獨抱猶龍之歎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人
文丕煥邦命惟新敷求左右儒學之臣講問古今成敗之要如臣
屏陋亦與選掄以聖主責愆臣豈待兩端之竭而小人乘大器預
憂五技之窮莫知報德之方更厲匪躬之節

乞出第一狀

臣自去年謫守和州蒙恩召還聞命造朝曾未闕月都城圍閉至

四

閏二月二十五日賊騎登城有旨宣召侍從入居禁中而羣臣悉
以奔竄獨臣一二人入對內東門凡五日夜供奉殿廬獨掌書詔
不敢須臾去君側兩遇淵聖皇帝車駕出幸青城率先陪扈亦不
敢例以疾辭不幸二月六日變故非常臣亦拘送招討司凡五十
餘日徙至三寨遂止虜囚薩離母帳中君臣隔絕不復進見忽於
三月二十三日縱遣南官馮濟以下二十餘人令悉詣國相所臣
獨不在選中尋問其故旁有小胡教臣以姓名屬用事貴人高尚
書當得去臣用其說隨眾直造粘罕帳前抵高尚書者亦得縱歸
而薩離母猶固留不遣會使臣持國書敦趣上道遂與馮濟等俱
來臣伏念主辱臣死天下之大誼二聖北遷中原冤憤而臣獨得
生還豈有面目出入朝行於是移疾杜門不奉朝請以待師退竄
伏田里家居八日而虜人以臣非遣人數復見追取朝命督開封
府捕送急若星火發卒圍第追迹至舍匿之家惡少年二百輩持
白挺執械柙以待拘執會大軍已行府吏無所付遂得解免窮通

之餘包羞忍恥本求一生於九死之地而乘衰嬰瘵積憂成疾遂
纏悻悻之疴精神惛恍手足顛掉頭目昏旋眇物顛倒縷聞人聲
驚呼狂走欲赴水火比遇元祐太后垂簾聽政力陳懇惓乞一外
任官祠歸伏田里稍近醫藥以畢餘生而五請不獲命恭惟皇帝
陛下入繼大統加恩四海靖康舊臣悉貸弗誅而臣叛違義理辜
負恩私貪生忍死見辱吏卒之手多病曠官久妨賢者之路實難
匪勉復玷侍從輒陳愚款上叨欽聽伏望睿慈除臣一外任官觀
差遣俾遠羞辱於十日之上稍弭災患於垂盡之年

乞出第二狀

臣比具懇款奏陳乞一外任官祠差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
依舊供職者伏以靖康初政令宰相李綱知樞密院臣任侍御史
首上疏論諸生伏闕之罪謫知和州今皇帝陛下召綱爲中書相
而臣實預者屬新掌書命職在論思若以纖芥泯默不言臣爲失
職設有愚見因事納忠則瘵冥益不安位又緣開封追捕憂悻成

四

疾心氣耗貶言語譁諄每行詞命錯亂失次累加竄定僅能成章
以總覈羣吏之朝既非疾病容身之日而爰立輔相之始又嘗有
論刺之嫌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臣一外任官觀
謝徽猷閣待制知秀州表
西垣視草豈堪老病之餘內閣袖書又玷高華之選叨逾過矣報
稱謂何中謝伏念臣服官兩朝被遇一紀四備省臺之列五塵儒
學之聯浸冒朝榮遂登詞禁屬狂寇未卽鯨鯢之戮而孤臣已儕
魍魎之羣龍鬪魚逃殆將安往巢傾卵毀未有能全旋聞左袒之
呼盡解南冠之繫捫心悼歎顧影驚嗟寄衰病於越吟返游魂於
楚些忱辭莫扣懼遺填壑之羞大恩不貲終委覆盆之照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至仁從欲全度矜愚擢從次對清切之塗畀以方郡
承宣之寄危衷增厲感涕橫流蒲柳衰殘已迫負薪之疾江湖悠
遠未忘傾覆之心
辭免再除中書舍人狀

臣自罹嚴譴屏棄遠方聖主在上皎如白日起幽作匿洞見說
躬發德音拔拭多罪召還詞禁歸觀清光擢之積垢污嶼之中復
界侍從論思之職義當聞命奔走造朝而衰瘵之身積憂成疾所
願假餘生於晷刻審難自效於涓塵須至投誠上扣聰聽臣頃遇
淵聖皇帝即位之日以國子司業擢爲侍御史方中國譴四夷之
禍而廟堂無一定之謀羣姦與訛匹夫橫議臣自居言路固無獨
見遠慮陪輔聰明而一時誅賞不叶公議因事論奏僅能塞責言
狂意拙輕犯眾怒所歸遂成謗數嘗論故宰相王黼誅死而
蔡京方自拱州請覲大臣游說還之賜第以爲謀主宣撫使童貫
王安中譚稹皆散官安置而蔡攸乃以大中大夫提舉宮觀任便
居住罪同罰異物議沸騰責在臣等諫議大夫楊時在延和殿下
宣言淵聖有蔡攸無罪之語以諷臺諫臣獨以爲有罪論奏不已
於是京攸之黨惟臣之怨張勸衛仲達以弃官得罪既除削矣又
傳逮詔獄將致之死臣論蔡攸父子兄弟等亦棄官而去者何爲

湯養八

五

豈獨不問於是詔御史臺根究臣等條具攸等兄弟親戚賓客之
棄官者凡數十人上有旨送大理寺約法而勸等亦貴死於是
逃棄官守之人惟臣之怨金人犯關李綱不忍忿忿欲一戰驅之
而幕府吏士皆年少書生縱諛以贊其決方元若草露布以待破
賊楚天覺謂劫寨之日漏語於旬日之先都人戶知之臣又論李
綱素不知兵難以獨任請以諸道兵盡付神師道節制而以綱任
之老者之智壯者之決可幾萬全疏上不報是日也植三幟於開
寶寺榜以御前報捷爲名又張御帳於封邱門上以俟車駕臨受
俘獲而王師殲焉於是行營司官屬惟臣之怨又論太學諸生誘
眾爲亂劫請人主拜免大臣支解王人流血被道毀撤廬舍掠取
金幣幾至內訌失令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脅制天子武夫悍
卒戕害將帥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以眾暴寡斷不可長於是
太學諸生惟臣之怨臣又論靖康之政專務姑息大臣掠美嫁怨
君父伏闕之後卑官待罪放罪可也乃降詔以獎其忠羣凶懼誅

勿問可也乃肆赦以固其惡行營大臣下行使臣之職收金銀勝
以說眾心開封尹代行暫御之職傳詔太學以沽士譽蔡京責祕
書監詞臣追數其過宰相其言卻之三反竄定無幾王蕃潛師
夜遁召兵於唐州臺諫交章論其罪愆而大臣以分兵護送家屬
之功竟薄其罪主威陵夷必自茲始於是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太
學官惟臣之怨時方蔽昵私黨以附下罔上臣獨論刺以犯權貴
時方弃捐爵祿以市恩釣名臣獨矯激以招怨羣嘲聚罵恬不
知畏觸情妄行卒蹈機穽始則蔡攸黨人呂本中之流作爲痛定
等錄文姦言以佞其父兄又崇飾惡語以并中臣終則言事臣僚
又置臣於僞官之內方杜門席藁側聽威命而轉運司檄州縣拘
留不令走透巡尉挾帶將吏兩至臣家結集保伍鞭撻鄰里盡持
挺以守夜擊柝以衛老幼恐怖水火不逼揭榜千餘徧行境內稽
察苛擾過於大辟有司初無被受止據進奏官報狀遂稱聖旨施
行閱兩月餘辛道宗潰兵入境居人駭散臣因得攜三十口竄伏

湯養八

六

草莽中而迎賊官吏舫舟臣門指爲竅細啖盜入室臣弟與之
遇拔劍欲擊得兩大從旁營救因得解去生之具攻劫一空雖
竹筒韋篋陶瓦之器盜所不取者戕壞亦盡書籍紙札悉投之雨
中而去臣等暴露野次一夕三徙不自意全待從賊官吏稍稍來
還臣已無家可歸矣此皆臣惜學無師剛自用積致怨仇以蹈
大難始假朝廷之命陷臣於大罪中假州縣之勢加臣以橫逆卒
負盜賊之威又欲致臣於必死摧傷頓挫無復生理皆臣自取亦
何所恨伏遇皇帝陛下廟日月之照下雷雨之澤一洗謗誣延登
侍從肉再朽之骨收去幹之魂義當勉厲疲篤再勤鞭策而飢寒
併至疾病侵陵形影支離衣冠零落存闕之心未替而犬馬之力
已不逮於駿奔市虎之誘既明而溝壑之填已侵尋於暮齒伏望
深垂簡照追寢誤恩除臣一宮觀差遣假之歲月稍近醫藥怨仇
悔禍得保餘生雖戴盆不可以望天而結草尚期於異日
辭免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狀

臣資稟愚數忤權要一遭誣陷遂寘嚴科負天下之至冤犯人臣之大惡始則州縣觀望發卒圍守至持梃擊柝以衛終則羣盜入室指為姦細又探囊場篋而去妻子流離兄弟奔散暴露野次不知存亡疾病呻吟日與死迫遽叨嚴詔還復禁垣削罪籍於城日之書收舊物於從臣之囊閣問驚歎弛拘維之禁交親改觀通問遣之書痛定之餘恍如隔世理宜扶德奔走造朝而積憂熏心形癯骨立負薪有疾力難強於驅馳俟駕而行罪不容於通慢惟辭上扣全度矜從擢之次對清切之塗界以方郡承宣之寄重惟涼斐彌積兢皇臥漳濱之病尚未逃於鬼責冒鷄梁之刺必又致於人言伏望聖慈收還成命俾安田里以保餘生雖嘗膽坐薪莫追往謬當叩轅擊壤以俟太平

知平江府謝表

詔被疏恩忽返南遷之役囊封避寵又分東顧之憂擢升內閣之華增重全吳之寄中附伏念臣憑愚護短見謂褊衷觸情妄行自

作奇禍厚誣若此一死何逃尚寬東市鈇鉞之誅永昇南海龜蛇之侶仰止覆盆之照俯矜種豆之冤投豺遠屏於遠方敗履再升於華屋豈堪老退治筆硯於西垣止欲歸休挂衣冠於神武純誠備罄全度矜從擢分刺史之符再列從臣之藁心勞政拙已憂魏瓠之不容寢愕夢驚可見吳牛之尚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謨天縱盛德日新炎正中微肇光武興王之業小雅盡廢廣周宜撥亂之詩深念三吳刑敝之餘改畀千里藩宣之重宛其老矣自惟無益於縣官臥而護之尚欲兼容於獄市

辭免除給事中第一狀

早承人乏分布藩條五月無報政之功一札有賜環之寵典司封駁給事殿中著名籍於瑣戶之嚴奉光塵於屬車之後冒恩不次殞涕何言而臣素履空疏議論迂闊薄材絀力用大而不得情學諛問謀身而不足浸叨榮祿卒蹈危機鬼瞰其家天奪之魄登臺追桑榆之晚駸駸從溝壑之填終賴至仁曲全殘息復叨節趣

親嚴宸荷識拔之非常豈糜捐之敢愛仰祈睿照俯鑒微衷茶然垂盡之軀負薪未已渙若惟行之命反汗何嫌

辭免除給事中第二狀

臣聞任人者均勞佚之宜制國者權輕重之勢汲長孺之直豈薄淮陽蕭望之之忠亦試馮翊因之重外何必居中矧今潢池赤子弄兵之初豈無渤海太守勝殘之效埋輪屏盜拔薤鉏竅立苗欲疏烹鮮勿擾庶不負千里長城之託亦少舒九重仄席之憂獨在臣愚常懷此志忽紆召節入侍鎖闥自惟餘力薄材必無論事回天之力如其寸長片善或有承流宣化之功稍貸一時送故迎新之勞浸革前世內重外輕之弊庶仰關於聖慮或有取於斯言許以終更少後及瓜之代責其來效庶幾橫草之酬

謝給事中表

囊封亟上甫拜恩詔墨未乾遽叨收召上聖軫哀憐之眷愚臣知稱愜之難中附伏念臣一涉世途窶賤賄俗患鄭鼠獨推乎一國

誤以璞而貴焉越犬連吠乎十州固非雪之罪也懼鉏傷之不免念飛走而欲逃賜札召歸真祈解免一麾出守姑遂便安恩疏左省之華地極周行之峻躊躇四顧俯僂三辭覆車在前可以鑒矣垂堂而坐亦曰殆哉重叨非據之安必召疾顛之悔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紹膺寶曆宏濟大艱蒐攬眾才收還故物馬齒已老矣何必圖新衣敝又改今莫如求舊故茲選慎誤及屏庸雖無用之材終莫稱乾坤之施而不改其操尚堪司風雨之晨

鴻慶居士文集卷八

鴻慶居士文集卷九

表狀

辭免吏部侍郎狀

稟生墮阨無以瘡人涉世迂疏動輒得咎精神耗於憂患妻驚馬尾之書名節壞於謗讒孰聽鼠牙之訟所願投棄湖海寬閒之地庶幾永保桑榆遲暮之年敢冀憐慈尚勤鞭策召歸禁園曾未踰時擢實選曹更叨林寵念艱難如此豈當以正事為辭而滿溢之餘則又以人言為畏仰祈睿鑒追寢誤恩伐檀而真之河終負素餐之恥維鵜而不濡味難逃竊位之譏

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表

承流支郡方叨左省之除擢貳選曹更代北扉之直龐恩深厚小己凌兢中朝臣聞虞書三載黜陟之文周官羣吏誅賞之法歷時千載分摠四銓圖籍浩繁官曹猥眾諸郎寄坐老吏專家二年干戈倣擾之餘一時水火焚漂之後千創橫潰三窟旁穿世號把推

徵集九

坐嘲銅臭士無固志端若視馬曹然官不即工但直書紙尾耳深惟流弊常激懦衷使夫人皆從容而自居則誰當以奮發而為意攬轡而上粗有志於澄清奏刀欲前了無施於盤錯空慙絲力實負初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德方亨大明繼照深鑒百王之弊一清多士之標偶以乏才遂當殊獎圖難有欲速之戒矯枉在馴致之功輸夙夜之勞儼遂愚公之志效涓塵之報庶逃躄伯之譏辭免戶部尚書狀

竊以羣胡南牧大駕東巡姦雄奮臂而呼將士倒戈而至千官逃散萬室驚奔獨糧委於煨燼之餘金縢捐於盜放之手理兩朝衰亂之緒仰繫上智之明振一時之絕之憂當重計臣之選吝有司之出納制萬貨之低昂孰能破輒於肯綮之間多益辨是宜審聽於百聲之際一一而吹選任或非其人誤國莫甚於此如臣者本以簿書刀筆備藩宣之寄又以文章言語參侍從之華忽被詔除俾承人乏今廊廟禦戎之急惟兵民足食之先宜得命世經綸

之材安用老生陳腐之說智有所不及甚虞操刀製錦之傷猶有所不為何預越俎代庖之事

謝戶部尚書表

備敷選曹分掌三銓之法掄材計首參榮八座之聯中朝竊以舉天下版圖之繁制邦內經常之費任土納四方之貢持衡居萬貨之平輕重相權上下與足承平歲久奢汰日滋好大喜功說新厭故遂底魴魚賴尾之害馴致犂羊填首之妖萬乘蒙塵不備純駟羣氓濟壑不糝羹藜當屬能臣共圖國計顧夷傷之未起念均節之宜先六軍之名籍第挂空文三省之司存猶仍舊貫吏部毀法添差之冗公車上書特補之恩學校儒官尚從文具圖書冊府當俟太平畫餅空餐畫壤浮食在宣和固已如此至建炎益又甚焉自非蠲令改制一清流弊之源何以富國裕民復見中興之盛願如臣者自視闕然智力已窮憂責彌重若為報稱不負使令固常欲奮軀上副君父責成之意恐不勝側目必致小人妄作之凶茲

徵集九

蓋伏遇皇帝陛下親臨諸將征伐之師盡得斯民利病之實除苛解饒黜眾斂之臣揀弊扶傷塞僥倖之路閉茲邦用深軫聖情夫何么麼之姿亦預揀求之數苟操刃而立斷初無畏首畏尾之虞則解絃而更張庶有足食足兵之望

乞官祠狀

伏念臣愚不達禍福之機學不通古今之變遭時之亂所向輒窮鼠入角中計焉出矣燕巢幕上危莫甚焉惟命之疇繫天之戮當靖康之北狩兩遇諸戎問鼎之師逮建炎之東巡再見羣凶伏闕之禍雖衝冠之髮共憤而當車之臂何為進退怔營俯仰愧怍洗虞淵之日大臣建復辟之功操魯陽之戈諸將底勤王之績乃獨尸於榮祿浸獲戾於官箴汗浹背芒寄頌無所心馳夔羽顧影欲逃重愆區區毀瓦之求莫致倦倦戀軒之意伏望皇帝陛下矜愚護短悼屈傷窮許解民部之官特昇真祠之佚知難之義得免於太阿從欲之仁仰希於鴻造

乞郡狀

伏念臣偶脫淮甸兵火之威復值錢唐戎馬之亂梟雄跋扈宮闕
震蕩當一時遭變之初共有枕戈之怒殆諸將策勳之日獨無橫
草之勞以茲憂愧之餘始上退休之乞勉墮無用猶有望於益帷
晚晚奚為恐遂填於溝壑敢圖恩紀尚闕命音俯加贊履之矜未
忍冀諸問散尚有蕃維之託或可備於驅馳廩卹流亡銖鉅乾沒
平刑息訟奉法首公備宜夙夜之勤或有涓埃之補伏望皇帝陛
下哀憐放物惠保餘生不使在梁之鶴食無功之祿庶使乘軒之
鶴逃竊位之誅

謝龍圖閣學士知溫州表

南臺民版之司疇庸弗效內閣義圖之峻渙龍非常聳吏民瞻望
之華極儒學遭逢之盛省循非分榮懼交中中伏念臣讀古人
之糟粕而求復其初守先王之遺廬而不稽其變嬰時多故為世
畸人眾目眩於明汗百口咻於造大視槍榆之笑奚為負南海之

謝表

風威涸轍之呼安用激西江之水遂無施於尺寸徒自視於心顏
空受支離十束之薪謾索侏儒一囊之粟始冒免有籲天之乞尚
依違懷擇地之嫌臚奏上陳方虞大戾駐聽感徹更冒寵恩聯近
臣之籍於殿中未覺長安之遠分刺史之符於海上難忘魏闕之
存茲益伏遇皇帝陛下義在均勞仁先求舊視其髮種種豈有能
為說其脰肩遂忘其醜重叨殊寵實異初心辭劇就閒豈生平
之所望奉法循理尚歲月之有餘

謝賜對衣金帶表

寵靈賁命服光華四牡倭遲七衣安吉叨逾莫儻拜舞知榮中
伏念臣碌碌無以補人倦倦粗知許國牛衣臥泣常抱百憂馬
革裹屍願效一死屬上聖宵旰焦勞之日豈羣臣曳屣間暇之時
故褻裳有揭厲之思而著鞭恨功名之晚茲益伏遇皇帝陛下仁
先厚下樂在與賢分頒出簡之珍加賁章身之寵義無擇事願希
王陽叱馭之風忠以致身庶幾季路結綬之節

龍圖閣學士再知平江府謝表

內閣寶儲促上遽嚴之直全吳巨屏叨居方面之崇欣逢白首之
遺民還復青氈之舊物恍如昨夢祇忝明恩中伏念臣涉世闊
疏空慙博學逢辰休顯浸冒官榮獨荷三朝識拔之恩偏廬兩禁
高華之選分符海上漸收遲暮之身改命吳中又玷藩維之重追
尋陳迹宜布寬條千里江山不改承平之觀四鄰難犬一空盜斂
之餘閭里呻吟田萊蕪沒擊金城之柳衰病何以堪之訪元都之
桃飄零殆無存者茲益伏遇皇帝陛下官人作哲厚下施仁俯憐
賢履之遺加惠桑榆之晚撫三江之壤悼靈光之獨存矜一介之
臣望神山而已遠擢從小郡移牧通都申畫封圻撫綏凋瘵虎頭
食肉敢妄意於古人馬革裹屍庶捐軀於異日

提舉南京鴻慶宮謝表

兩怨之言溢惡盍從寘極之刑一夫之泣向隅尚昇哀矜之典仰
銜恩施俯激儒衷中伏念臣許身甚愚逢世大亂頻年於此眾

謝表

怒不容甚惡小人更得小人之目力排聚斂終貽聚斂之譏事之
好還理固如此區區本志願效狄山一障之乘碌碌全生敢懷范
蠡扁舟之意卒從吏議追禡官資念報國之無期但捫心而永歎
茲益伏遇皇帝陛下政先幽黜寬在罪疑季布罷歸豈待一人之
毀樂羊何罪其如三篋之書卒解免於大訶俾退安於真館東嶠
之失請改事於桑榆北闕之存終係心於江海

辭免除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狀

竄迹窮閭叨榮膺仕偶塵薄伎遂蹈危機所願鋪張太平累洽之
宏休不虞遭值國家非常之大變靖康國破淵聖表降亟欲援吾
君擠陷於不測之危豈復計此身誅絕於中興之後比喧公議請
寘嚴科屬乘輿方事於東巡而旰食尚勤於北顧仰勤睿斷申諭
德音凡此誤朝誰為首禍併二聖辱在於泥塗而不問則一時失
言於翰墨而何尤卒解免於譴何尚叨塵於器使逮明受勤王之
舉正建康稜蹕之初國步奠安大明黜陟臺評建白久遠誅夷茲

謂眾君子與邦之時豈容一小人辱國之罪始從吏議追梳官資
荐致溢惡之言浸成不赦之咎敢圖簡記未忍弃捐擢居嚴近之
班復備滿維之託顧疾病呻吟之久積罪愆汗累之餘眾人籍踰
而無嫌羣盜猖狂而未已百罹如此行見死生禍福之分一飽無
期豈復富貴功名之望伏望皇帝陛下發好生之大德推從欲之
深仁察臣餅鼻之量已盈憫臣鐘漏之期將盡俾安餘命以就窮
途非敢效召平以故侯種東陵之謀不幾乎田橫以庶人守海島
之意所有復待制恩命未敢祇受知臨安府指揮亦乞寢罷依舊
官觀差遣

辭免第二狀

臣云云更敢輒違詔命即日單騎就夜兼程到本府交割職事已
具奏聞而臣犬馬迫切之誠尚未目浼須至奏陳者伏念臣愚闇
剛褊動輒得咎分於聖世永為天下之棄民敢意慈憐尚軫故物
清資顯秩起於徒步之中衰病增光感涕交下所當即日奉詔奔

禮樂九

五

走造官豈應更飾矯偽不情之詞固為逃避上煩程督之嚴而區
區之情實有不獲已者臣聞洪鐘噓於微撞小器溢於大受故陳
力以不能而止官人為器使之宜儻不量力之所任以貪一時苟
得之榮則道盡途窮必致失職敗官之悔共惟行殿暫駐會稽以
錢塘為扞蔽自經戎馬披猖之後冰銷火燎滌地而盡千創百孔
不可措手若但陰拱熟睡則創殘疲瘵之俗何自息肩必欲小有
更張則僥倖不便之人必致大作謗讟自非素有聞望足以彈壓
羣小號為剛明能以身任怨庶幾歲月之內可冀分寸之功如
臣德輶望輕起於閒廢通都大邑十目所視吹齋懲沸救過不暇
安能於度外有所為以稱塞明詔伏望皇帝陛下察臣狂愚有素
非擇地於艱難多故之時閔臣衰老無能恐敗事於緩急有為之
際特賜解免改用能臣依前官觀差遣

知臨安府謝表
已試無狀久不勝於羣言驅去復還終未捐於一省畀行殿保釐

之託職西清嚴近之華中備伏念臣小技矜愚漏心忤物怒每生
乎溢惡警常出於過情繁乍賢乍佞之無常故三仕三黜而未已
點蒼蠅於誤墨得本自於偶然訪遺鹿於覆蕉了不知其所在忽
紆詔紱又起民編擗孤臣於罪愆汗累之餘付一方於兵火創殘
之後丹心空在白首重來子卿牧海上之羊節旄盡落令威化還
東之鶴城郭今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運道樞以應寰中秉智燭
而觀天下使愚使過不昭厲世之規作威作福躬擊御臣之柄故
茲頑鈍尚欲使令聽長樂之鐘未覺九重之遠守北門之鑰終期
一死之酬

臨安府乞宮觀第一狀

臣多病早衰體羸氣弱適當春夏露雨之時乘虛中溼瘡病大作
兩足尤其不能鞣鞣方欲奏陳乞真閒散而張琪賊馬侵犯州縣
裏瘡疔事戴星而出雖遇私忌不敢在假上賴朝廷威靈速寇遠
遁一方救災而臣所苦瘡瘍浸劇臨見吏民迎餞賓客行立趨走

禮樂九

六

氣血下注更無減損之候失今不治漸至深痼必為廢人伏念臣
自三月初承乏彫郡庫無錢廩無粟固嘗旬請於朝廷又嘗科敷
於州縣督責酒稅檢制吏謾鞭撻羣偷殆無遺入計今錢物見在
尚可以支梧至七八月秋稼登場人人可為矣臣吏能淺薄已試
無效固不敢求候於多事之時而臨安大府東南輿區又非尸祿
臥病之所伏望聖慈察臣別無規避特賜解罷除臣官觀差遣一
次

臨安府乞宮觀第二狀

右臣已具奏乞解罷今任除一宮觀差遣未蒙施行須至投誠上
瀆天聽伏念臣被遇三朝叨塵六郡顧吏能淺薄干城固初無
尺寸可采之勞而將事艱難避寵辭榮又涉遲慢不恭之罪藩宣
大府更歷三時避讓畏譏進退惟谷校錐刀於權配征商之賤劇
荆棘於頽垣敗塹之中送往迎來筋骸難強柳風沐雨疾病交侵
道盡途窮咎深謫滿伏望皇帝陛下憐其衰瘵畀以安全與其悼

犬馬之死於蓋惟孰若貨樗櫟之生於斤斧

謝復官表

削籍口中俾輸薪粲加恩區內復齒摺紳施重邱山懼深淵谷中
謝伏念臣乖於時而少與愚自用而不同方當眾人皆欲殺之時
而有通國稱不孝之罪一夫造訕濟以羣咻三免投荒瀕於萬死
老妻懼不測病六日而沒幼女失所恃生十歲而亡獨寄命於窮
交遂委身於謗藪繫刀頭之砥蜜其獲幾何視井肩之居餅所喪
如此分甘永棄尚軫慈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禮秩百神方均大
慶歡形四表未忍遐遺聞孺子入井之聲而動其心覩一夫向隅
之泣而慘不樂遂超常法復昇周行自惟放逐衰病之餘莫稱收
拾哀矜之意丹心未折白首何為拍鼻炙眉方追前繆息黥補則
誓畢此生

復左朝奉郎謝表

紹興丙子六月十二日
指揮八月十四日告下

萬里竄流幾偏大地山河之境一言感徹復見中天日月之明發

謝復官表

跡窮閭閻光末路冒恩不次撫己知慙中謝竊惟天下國家治亂
之原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勢部分南北朋列東西兩曾參之孰
是孰非一王尊之乍賢乍佞聽言固未易也知人豈不難哉臣與
讒人初無纖芥逢權臣之怒遽與大謗挾獄吏之助遂中深文鑿
空造端課無責有驟齒徙鄉之惡族夷編戶之氓自惟斷斷之無
他豈免諛說而上訴方其心迹之未辨竊楚相之璧雖百口何以
自明要之名實不可欺校耶陽之金而真盜然後乃見已自分此
身資恨於九泉之下不圖蒙大造起廢於一日之間公議既申冤
狀自白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周道砥平繩繇而舉舉陶
忠邪已判烹阿而封卽墨毀譽乃公凡籲一時無告之冤已動九
重蓋高之聽念臣久罹讒黜曲賜辨明知臣已迫衰殘特加甄敘
惜羽翰於敗履出芝茵於枯株大恩不貲叨逾過矣餘生向盡稱
效蔑然西方佛以謂人而為鬼鬼復為人歷三生而懷恩未泯北
山公亦云子既生孫孫又生子累千世而圖報難忘

乞官祠狀紹興丙子閏十月上月十二日首
臣頃以非材被遇三朝徧塵法從負乘致寇自速顛隳除籍為民

飲水飯蔬無復榮望惟是平生大節橫被誣執滄瀾破壞以致掃
地中夜起坐慨然與歎竊惟明天子在上聖學高妙為百王之冠
不下堂窺牖固已盡得是非善惡之實於四方萬里之遠豈容
昧而不辨明但未死亡終見天日屬者乾剛獨斷渙發德音作福
作威皆自己出哀閔無告保全名節於二紀積垢汙壤之後刊除
囚籍追復冠裳志願滿足瞑目無所恨矣第類齡向盡懷恩不復
尚圖橫草之功而老馬虺隤貪戀君軒猶有敝帷之望伏乞聖慈
除臣官觀一次俾奉香火畢此餘年雖雲天悠遠無復望清光於
屬車豹尾之中而湖海寬閒猶能詠帝力於歌田牛角之上
謝復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表

謝復官表

屬精更化方臨極辨之朝竊食偷安更冒非常之寵中謝臣聞絀
書祕殿所以待四方儒學之英均佚殊庭所以獎一時勳勞之舊

謝復官表

直廬地禁真館身間聽九重朝鐘暮鼓之音奉千齡晨香夜燈之
祝併疏異數驟及非材伏念臣頃獻贊言塵兩科俊造之選旋膺
膺仕汙三朝嚴近之班中祕書鉛槧之勤御史府紀綱之寄代言
西掖視草北門瑣闥論思金華勸講分貳選曹三銓之劇進長地
官八座之崇四升內閣之華五殿大邦之重據眾人必爭之地貪
羣潦倒半生泝沿萬里皇明燭隱天度包荒洗滌厚誣甄敘崇秩
伶俜弱植已無牛羊踐履之憂晚晚餘齡遂有犬馬蓋帷之望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與念青氈之故物久為白首之窮囚推轂鍾不
忍之仁示解網好生之德清資顯秩驟起於徒中晚節未塗微榮
於望外速茲晚遇實過初心曾未暮年荐叨三賜食片而美矣豈
堪效野人以薦君盤種豆而輸之猶能偕鄰翁以共王命
乞致仕狀
臣被遇三朝叨塵兩禁更中外之選凡五十二年蒙覆育之恩今

七十九歲中緣罪累入去朝行遭值清明盡從昭洗雖其舊所向未嘗忘在闕之心而蒲柳已衰蓋披露守邱之願況已過臣子引年之制尚竊希君父養老之仁伏望聖慈許臣致仕矜收替履賈冒蓋惟俾全螻蟻之微軀獲有終於後福莫報邱山之大德竊自愧於平生

乞致仕劄子

某年逾八十尚玷吏籍疾病衰殘心志凋喪耳目昏聩犬馬之力不復自效理合知止伏望特為奏陳許令致仕上還印綬歸復田里為農為圃叩轅擊壤歌詠聖化度此餘年不勝區區願望

辭免待制狀

臣服事三朝效官五紀駑馬戀棧豆已喪貽濡味之譏神虎挂衣冠亦再上乞骸之請忽紆詔綽尚軫遺替還界西清荷囊之聯永為東路角巾之寵念已過臣子引年之制有懇知止之風更叨蒙聖恩念舊之仁益負貪榮之愧所有待制恩命不敢祇受

沈季

謝敷文閣待制致仕表

願懇書辭輒冒乞身之請俞音賜可亟推從欲之仁與念三朝故物之遺復玷兩禁侍臣之選超逾若此稱效蔑然中謝伏念臣頃繇東朝廷入覲元帥府猥先諸老際會千齡奉寶玉於一龍上天之初負羈縲於五馬渡江之日羣趨帳殿每預嚙咨分直翫屏嘗蒙特召名浮過寶咎積挺災一挂丹書遂至白首龍鍾老矣僅存填溝壑之餘鼓舞歸歎詎有收桑榆之望敢圖簡記猶冒抽揚俾綴甘泉仗內之班以為菟裘林下之寵茲茲伏遇皇帝陛下恩隆求舊德大包荒雖疲癯衰病之身自甘承棄而收拾哀憐之意未忍遐遺賜下行之禮以垂哀憐三命之恭而拜賜曷云得謝茲謂叨榮念承遠咫尺之威無復就堯之日願少忍須臾之死尚堪歎

舜之風

落職謝表

乞身辭仕已度亡莽投老殘年亦開九秩偶縵斯須之死猶未厭

於人言不加悼嗟之刑蓋終存乎典禮雖仰戴邱山之重責深負淵谷之虞中謝伏念臣六世陳人朽敗之餘四朝故物漂零之後新豐翁右臂已折杜陵老左耳亦聾無復二毛唯餘兩齒已挂冠避賢者路梓更歲月之久行就木為土中身祇在旦暮之間尚玷臺評蓋從吏議茲茲伏遇皇帝陛下方從孝治尚禮高年加惠困窮豈念舊惡況已奉身而退可以止矣抑又削迹不容為已甚焉何足誅鉏姑示銷靦然雷霆之下靈無失匕飭之驚而犬馬之微猶有賜蓋惟之望

謝復敷文閣待制表

窮途起廢收故臣於散地之中禁路疏榮聯近侍於屬車之後拜恩不次撫己奚勝中謝伏念臣書元豐民版之丁擢大觀儒科之選偶塵薄伎浸冒官榮參從囊之華備摺符之託侵尋六世可謂陳人際會千齡已成大董聽正元供奉之曲朝士無多見天寶時世之收外人應笑敢圖殘息尚簡清衷加昇崇資復還舊觀雖東

沈季

海之賜金已盡久矣以寥而西清之命絳惟新足為榮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節沐人之舊推養老之仁謂百歲之遺昨尚賜高年之爵況四朝之故物猶存一介之臣興哀無用之身捐德不報之所獨念戴盆之首願難以望天惟有傾藿之心不忘於向日

賀太上皇帝傳寶位表

聖謨獨運決大策於一言神器有歸垂鴻名於千載高視百王之表承臻萬壽之期中謝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燕清淨無為之宗守慈儉不爭之寶希夷體道淵默凝神冠帝號之尊為太上皇極人倫之貴為天子父奉厄前殿問寢南樓訪睦嗣而得聖人清築新豐而享天下養臣退安朕莫預鳧趨遙望闕庭惟深燕賀大興孝治方躬曾閔之難坐格泰寧復見羲農之盛

賀今上皇帝登極表

御六龍而乘乾君臨大寶敘五福而作解慶決寰區邦命惟新天心底諫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重華協帝下武繼文上漢璽而三辭

爲天王當楚璧而五拜作神主謳歌攸屬曆數自歸紹皇策於千
齡嗣無疆之服撫帝國於四大包有截之區顧疲驚弗泊於駿奔
而率舞自同於爵躍戴盆而望天表雖莫窺十日竝照之光投杖
而聽詔書猶能罄萬歲三呼之祝

上皇帝書

臣聞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心聲感發出於自然萬口一音如符節千歲一辰如且暮也今有人頓仆淪陷於坑阱溝瀆之中自非惡之欲其死雖塗之人莫不可援而出之然必叫號天地父母以延一旦斯須之命者天下之至情固非所望於塗之人而求之於其所必求也臣幼而讀書粗知忠孝之節服官二紀被遇三朝入典兩曹出分六郡而愚不自量疾惡太過自蔡京用事人人皆知其遺社稷之憂而臣獨深惡其黨類者蓋以謂自古莽卓一夫之惡不能獨有所為必有不仁不義之徒背違君親助成其惡然後一朝毒流天下而不可救故自政和以來五為京條吳敏所逐錫官祿職恬不知懼淵聖皇帝深諒愚忠親降德音謂臣言蔡氏有力召自方州再司言實於是羣邪側目干岐萬轍思所以報

復之方會陛下擢臣知臨安府事而大臣悉召京黨分布中外如李光者蔡氏餘黨尤為魁桀挾大臣之助鑿空造謗上疏論臣收受諸縣獻錢四萬貫盜軍期金銀出糶官米受百姓財物皆以萬計面謁君父簧鼓搢紳更唱迭和相為首尾獄官傳致其罪以收買官舡木植之錢誣臣自盜以饋送過客經文紙札之屬誣臣入己羅織傳會只用眾證遂以錢一千八百貫為名陷臣於大辟貸死免決刺羈管象州嗟乎冤哉青天白日昭昭在上負天下之冤而不敢訴者三年於此矣臣伏見祖宗之制笞杖至輕之罪尚慮有司觀望減裂不得其情故有錄問之法審錄之際翻異稱冤則移獄別推別推之後事狀明白更無可疑尚復抵調留繫不決始用眾證至於命官則又加詳矣雖因臺諫論列監司舉按尚恐耳目之所寄風聞過聽必差官體驗覆按有實然後隨所在置獄推治有三問有錄問有審問其詳如此至於受財入己名色若干追驗贓證悉上送官書押伏罪隨所坐多寡抵罪行法自宋興百七

十餘年與天下所公共之法也至臣獨不然既非臺諫論列又非監司按發止因李光怨仇兩怒之言大臣佐佑其姦不復審覈真偽直作臣僚言章送大理寺本寺追取簿書捕逮官吏急若星火日夜鍛鍊並不如章而承望風旨不容但已同謀誣陷便用眾證臣待罪私家無一吏至門無一詞勸詰不追賊證不取伏辯直行與憲同時連坐備嘗筆掠不堪其毒懼罪誣伏尚謂取臣伏辯必自有說追索賊證必有所主不圖一旦便鄰謫命臣家住常州一身而已朝廷遣三使臣連夜入蘇湖常三州起發州郡望風分遣巡尉發卒圍第闔門驚怖臣妻章氏積憂成疾六日而亡兄弟離散孤幼失所觀者傷嗟至於隕涕行次湖州朝廷又削臣疾速前去所過州郡大理寺移文催赴貶在刑部而大理寺行遣不已嗚呼以陛下之法價權臣之怒置一夫於死所固無不可況此天下多故之時所以大臣矯枉過正賞明罰當公道以收復人心召和氣以消弭天變而怙亂無稽報怨不忌所以道路之人見臣相

脈驚嗟太息而不可言豈謂臣一身之休戚而已哉不惟如此與臣同時得罪如柳約錢稔張說者皆臺諫監司舉按賊罪之人或以大臣雅故止放罷而不問柳約錢稔是也或以大臣姻家已繫獄而復釋張說是也如臣既非昏姻之故又無朋比之私深文中傷乃至於此陛下試詔宰執檢會臣與柳約等章疏少經聖覽一時之聞高下其手欺罔聖聽務快恩忽使陛下綱紀文章大壞至於蕩然較臣之罪孰為輕重方蔡京擅政二十五年數起大獄誣害忠良蓋以百數不過散官安置而已殆今餘黨復張又過於京三免投荒蓋自臣始臣不足道也凡陛下左右侍從之臣獨忤權貴便中以奇禍此例已開他日復有強臣在位人人懼禍靡然從之孰為陛下宗廟社稷之衛乎臣聞人臣得罪於君父譬之天地也雖雷霆之下無不糜滅而雨露隨之得罪於權臣譬之鬼神為妖為祟終無已也今者伏遇陛下進退大臣選用臺諫申列冤濫公議已聞及此餘息尚存之時叫號天地父母一訴區區螻蟻之

情而不敢復避缺缺之誅臣老矣豈有他望只乞聖慈矜憐舊物
憫臣久負大謗不容於羣枉之聞口陳讒誣許用赦原放還田里
收葬已死之腐骨尚存者不終陷於溝瀆坑阱之中豈惟愚臣獨
受大賜亦足以存天下憤懣不平之氣少革羣黨報復毗睚之風
臣無任

二書奏到行在已

臣聞管仲相齊奪伯氏騶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故能九合
諸侯一正天下實則亦曰大小之獄難不能禁必以情忠之屬也
可以一戰故三鼓之後齊師敗績何者罰惡當其罪則國人服國
人服則可以圖霸矣折獄適其平則眾心說眾心說則可以勝敵
矣恭惟皇帝陛下好生惡殺視民如傷屢下明詔申救獄吏常恐
一夫陷於非辜而大臣怙亂藉公報仇怨一快於刀劍首蓋之間
帝關九重如在天上沈冤無告號額不聞甚可痛也臣頃罷臨安
府事之後適新宰相用事有蔡京死黨李光者望風指上疏論臣

神宗

手

盜取官錢四萬貫并激賞金銀以萬計又受所部人財物皆有主
名大臣挾怨欣然納其言欺罔宸聽作言章行下直送大理寺鞫
搆紛然大喧朝聽臣亦駭懼不知所為竊自思念盜取金銀錢以
萬計必有犖致匿藏之所受所部民財必有傳送付受之人有司
驗治追索贓證顧朕私家了無一物彈文謂何又念蔡京擅政於
崇寧大觀之間莫起大獄譬復怨憎亦須竝緣疑似証惑上下豈
取鑿空中傷善類况今日艱難多故之時不應更甚於前以故僣
然自謂無事夫何大理寺官吏朝詣都堂莫造私第共謀誣陷械
繫數百人鍛鍊百餘日不遣一吏扣臣之門亦無一辭問臣之罪
忽降諭命坐賊一千八百貫貸死免決刺羈管象州下蘇湖常三
州起發巡尉數輩發卒圍第驅迫上道徒步出門行次衢州偶見
朝報所坐乃金銀木植紙札經文之屬計直為錢一千八百貫嗟
乎冤哉陛下之法安在也盜金受財既有名色不取於臣所止用
獄官傳會之文折取價值何以名為贓不經審錄不取伏辨直行

典憲赴貶千餘里方知所坐何以名為法姦罔成羣縱情妄作不
知有君父不知有祖宗之法不知有天地鬼神之靈不知有賢士
大夫議其後舞文毀法欺天陷人一至於此方詔獄之作也儻臣
有一金之直藏於私橐推治有實必付吏大索暴陳於朝為終身
不可磨滅之罪豈肯違法不索賊證但追一千八百貫價錢苟可
以誣陷於大謫大何之中必捕逮繫獄使叩頭伏罪永無號天訴
地之所豈肯不取伏辯三免投荒而去且除籍為民不齒於摺紳
矣方被受堂劄付臣趣行決獄之後名在刑部矣而大理寺移文
州縣催趣赴貶所不已典章蕩然更相破壞以此揆之冤濫極矣
故臣被罪以來交親問遺之書士大夫慰勉之言時聽浮屠老子
空幻之說與夫道路咨嗟太息之辭皆謂此身一落世網是非毀
譽得喪榮辱自有定命固不可逃但未死亡終見天日所可惜者
大臣舉措乃如此也昔蔡京用事窮凶極惡策大馬大亂之成遺
禍社稷殆不可救不謂後之君子踵亂士之轍出新意以作備嘗

神宗

四

一夫而自快豈明主所望於除殘救變之時今者側聞用事之臣
相繼罷免一時造言起獄納溝下石之流悉已去國以此占之公
議亦稍申矣臣蒙垢累年頓仆道路一敗塗地萬事瓦裂妻死家
破暴露溝壑幼稚呱呱不能自存亦足以償仇怨之怒矣兩遇大
赦雖蟲魚草木之微可以赦除而更始矣朝廷清明眾賢馳騫賞
善罰惡開示大公皆欲指明主於三代之隆豈直管仲之流以其
君霸而已二帝遠狩中原陷沒除苛解燒收服眾心以開國於萬
里之外豈止曹劌一戰之功而已臣愚所以不避萬死獻書在所
冒昧自陳伏望陛下灼見冤狀斷自聖心念臣當眾人皆欲殺之
時而有通國稱不孝之罪悼驚屢之不售傷盡地之不入庶幾漢
昭帝覽燕國之奏書而獨得上官桀之詐齊威王聞左右之毀言
而更論即墨之封一洗無辜縱臣自便歸葬死者存育生者退伏
田里以盡餘齒上廣陛下欽刑慎罰之仁一申天下公共之法消
弭大臣報復毗睚之風稍懲獄吏奇文巧詆之禍少紓天下憤懣

不平之氣豈惟愚臣一人獨受大賜

三月十二日得旨復左朝奉

臣聞人臣之罪莫重於賊汗天下所惡莫過於大貪吏臣被遇三朝叨塵兩禁而名在賊吏之籍有如孤負大恩苟賤無恥盜取公私一錢則死有餘罪若其橫被讒誣負天下之大謗蒙垢二紀曖昧不明亦足以繫公道之閉塞臣紹興初蒙恩守臨安纒數月而新宰相用事稍除不附己者臣懼稱疾請官祠罷去猶不厭其意忽有言章誣奏賊罪遂起大獄鍛鍊彌時私家無一物可取為證無一吏持片紙扣門問所當之罪獄吏望觀勢不容但已朝詣都堂莫造私第輒用眾證傳致深文中以危法論為城旦三免投荒幾不保背頰久之二三大臣相繼罷免臣始具奏投匭馳訴以謂吏部侍郎李光既非臺諫又非監司接察之官挾大臣之助越職論奏作臣寮言章行出臣寮言事雖許風聞盡付有司體量得實而後取旨置勘而意在中傷直送大理寺一疏千餘言論臣盜激

四

五

實庫金銀錢以萬計受百姓財物亦以數萬計制獄初興追逋紛然急於星火妻孥怖駭方食失飭臥不著寢不知所為臣徐論之曰視吾素衷可免憂矣身為太守有積俸十餘月尚恐官屬援以為例不敢支請乃取非其有而為盜耶俸歷今在可考也然吠聲之流請張為幻鑿空造大羣嘲聚助作聲勢如臣私囊果有銖兩尺寸之藏必移文州縣發吏追索暴之於朝以為口實乃用公庫餽送過客紙札榜枷經東坡集之屬焉為臣自盜既言自盜亦合就臣所追取有司估直若干計贓結罪御乃追索價錢為贓出於何典命官犯法自一問至三問有錄問又有審問祖宗立法防閑之意正為此也所謂眾證多緣私移獄或負冤稱屈或詆攔避罪近移他縣遠移別路差擇官吏參驗者覆罪狀了然尚復謾謂遷延歲月以圖幸免則用眾證近時呂頤浩中子烝庶弟之母捕逮繫獄懼罪伴瘖不肯直對亦用眾證如臣所坐未嘗移獄別推未嘗託疾避罪大理寺何名輒用眾證治贓無一物可追而以價

錢為贓公案無書押一字而以眾證為罪大臣朋比欺天陷人一至於此實命既下劄送蘇湖常三州巡尉四五輩將吏卒百餘人直入臣家如捕逃亡催迫上路臣妻章氏驚悸感疾六日而亡八歲之女遽失怙恃疾病彌年亦隕其命家門破壞兄弟離散為世大慘可謂極矣於是泣血書辭願天請命一塵容覽洞照肝膈哀憐三朝替履之舊勳一夫失所之懷訴草朝聞詔音夕下許從臣自便歸宿田里旋蒙沛宥稍復官資天慈再造可謂生死而肉骨矣未幾故相復用權震中外每聞德受無根報復眦睚破壞一臣寮之家則終日凜然如負霜雪潛深伏奧息交絕游塊坐一室形影相弔管懼不免豈復更有他望恭惟皇帝陛下盛德天縱聖學日新聽斷之暇手寫經傳龍文龜畫刻之金石蓋數十萬言自三代秦漢至晉魏隋唐千有餘年諷夫小人得志欺天忠臣孝子抱恨入地何可勝數固自得之聖心焉臣聞慶曆中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仁宗皇帝使

六

六

使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為惡言傾修銳甚天下洵洵必修不能自脫安世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仁宗大悟修等皆無恙熙寧中蘇軾議新法之害忤王安石會司馬光以諫官薦軾神宗皇帝曰軾丁憂韓琦贈銀三百兩不受而取私鹽蘇木入蜀光對曰貴人當察其情軾嘗賈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乃安石以親家謝景溫為薦犬攻之耳神宗亦悟陛下英類祖宗如臣么麼豈敢望前輩先達方讒誣並進之時有一侍從如司馬光必能為臣開陳感悟聖詔詔獄暴興之時有一獄官如蘇安世必不以眾證陷臣於大罪薄命如此窮則呼天固其所也今者伏遇陛下躬攬威福之柄朝聽羣臣之議夜覽四方之奏或降玉音或御宸筆乾剛獨斷大吏奉行黜鬼瑣進忠良消弭告訐之風屏除苛刻之吏追還禁錮不齒之囚洗滌暗昧無辜之罪生者甄敘官爵死者錄用子孫大鈞播物草木蟲魚皆被矣念臣嘗事陛下於艱難之際區區心迹粗有本末

更化之初公道大開藉令不幸遠先朝露未朽之骨猶有望於益
惟今雖廢老尚視息於世間病木觀萬卉之春沈舟閱千帆之過
念非聖主誰復記憐比見大臣以喪歸輦所藏金過於鄒陽臣初
無一絲之挂而遭羅織蒙被垢汗獨為天下無告之窮民所以
不避斧鉞之誅引吭一鳴不能自已然臣老且病矣齒髮缺壞耳
目昏塞豈堪復為世用第見陛下開三面之網以崇寬大而臣尚
結深文激三江之水以沃焦枯而臣猶在涸轍况蒙睿照已灼見
姦罔於被罪之初哀窮悼屈方就昭雪而舊相當國莫敢襲其鋒
積二十年名迹湮淪亦無為臣言者伏望聖慈念一夫之不獲俾
預諸臣起廢之例改正罪犯除落刑部囚籍及此餘年得與草木
同其榮瘁鹿同其樂亦不虛為太平人矣臣憂患無聊舊學廢忘
詞句價淺不能占敘中心之所欲言者惟是裁書之日三沐三薰
南面再拜庶幾螻蟻區區之誠感動萬一千犯天威伏俟重誅
與万俟參政書

與萬俟參政書

七

某頃者學省獲奉周旋才疏計拙輕犯眾愠初不謂得罪於奉公
一至於此紹興初載某罷臨安府已數月而吏部侍郎李光同謀
中傷誣奏賊罪遂起大獄獄吏觀望鍛鍊逾時治賊而私家無一
物可追以價錢為贖結罪而公安無一字書押以眾證為罪至大
辟三免投荒喪妻喪女存沒狼狽自宋興以來臣寮被罪亦未有
如某之甚者也久之二相相繼罷去某始敢上書扣關投訴當是
時公論翕然傷屯悼屈侍從官二十餘人相率造堂乞開陳如章
許令自便還葬死者存拊生者旋蒙恩貸歸宿田里稍復官資又
過所望未幾秦公自臨安守入冠樞輔而復相某追懲往咎吹
齋救過杜門屏跡不交人事間遇醉人推罵輕薄子柳榆則好言
辭謝惟懼一失其意則撰造無稽逢彼之怒又陷於不測人窮至
此亦可憐也今者參政秉鈞為天下公議之主自維曩時學校實
無他腸而狂疏恣拙自觸禍機祇可閱笑幸遇參政得君行道之
時開關公道崇尚寬簡如某輩始知有生之樂矣然滿堂飲酒而

一夫向隅終日執齋而獨不知味是宜大君子隱然動心焉第蒙
垢三十六年口伏田里舉朝無半面名跡湮淪殆將與草木同腐
非參政尚誰望耶某被罪本末已具章疏奏陳如蒙降出一經省
覽伏望慨然與慈哀憫餘生久負大謗加惠衰晚造膝之際一言
敷奏俾從諸公近例除落罪籍復齒平民雖投老殘年無復榮望
尚冀一洗無辜少摯冤憤豈惟一身受賜而四方觀聽亦足以占
公議之申干冒威尊汗流至踵

二

某去國三十年一時丞輔侍從之賢往往知名而無一日之素屬
者聖主尊用老成參政入侍講帷進登政路某側聆除音爵躍起
舞不知履齒之折也輒恃平素修一啓事贊門者之喜已成復毀
至于再三重念某數奇命薄轉喉觸諱自建炎已未姦詔成風開
口動筆喜事者便醜醜以為讒謗方某守臨安秦丞相已參政事
嘗具一啓省問寒溫致州郡進賀之禮而讒口煤藥卒召愠怒大

與宰執書

八

臣得位中外指神修書為禮道古今而譽盛德庶幾解頰一笑而
風俗之壞迫人於喻以為進取之階百端奇詭不肯見恕以素不
說之心而輔以疑似之謗竊缺之嫌又成大咎恭惟參政以天下
為度區區竿牘小禮左右豈少此哉他日進謝亦未晚也故止用
劄子以抒下情儻蒙鈞慈矜憐舊物久辱泥塗援之擠壑之中禮
蔑一言足矣

與宰執書

某名挂罪籍久為天下之棄民伏遇聖主躬膺庶政親擢丞輔開
示大公以幸天下召還逐客遠至嶺海皆被甄收追錄故侯下及
泉壤亦蒙賻贈朽骨再肉溺衣復然覆載之下無一夫不被其澤
矣如某者負天下之大謗一敗塗地二十六年謂當實恨而死矣
側聆某官慨然有刮垢滌瑕噓枯吹生之意幸甚過望不可言也
念欲上書叫闕諛諛焉追訟故怨則不免瀆亂君父之聽衰老餘
生逢辰千載泯默不言又無以副廟堂全度之恩躊躇不決遂至

淹時不能自已於是齋沐裁書投匭上奏而廢學已久言詞淺訥
不足以感徹上聽伏遇某官持衡爲天下之平終此大惠發一重
言出焦桐之本於爨中起涇頰之駒於樞下除落罪籍復齒平民
雖膂力已瘁無以酬駑桑之恩而精誠未泯尚堪圖結草之報
與侍御書

某靖康初待罪侍御史言狂計拙輕犯眾愠故任中書舍人日當
國者誣以僞官責受副團歸州安置其後以龍圖閣學士守平江
言者以某嘗建言王安石常平聚斂之法落職官觀平糶常平者
出於漢魏非安石所建也仕不知止輕近刑禍比死無所怨尤每
讀書傳見昔人被讒得罪死於刀鋸鼎鑊者則欣然以得此生爲
幸時有感寓作詩自娛無怨懟一詞旋蒙聖貸歸宿田里雖子弟
之有官者追懲旣往不復求仕尋遇郊沛敘奉議郎二十二年矣
自以寵祿過分遂拯災患俸錢不絹不曾支請夏秋二稅先期輸
之問遇郡守監司追索積欠獨無一金之負有沙田數十頃經界

九

九

時校吏受鄰田之賂增苗百餘石鄰田高下一等改作陸田不納
升斗時胡思徐林方以經界被罪不敢陳訴自承感後與婦媿舍
弟同居四十年兒姪男女十四人所通婚姻皆士大夫之貧者交
舊委作墓志行狀數十家不受一金之餽侍御嘗守蘇常家在京
口區區聲迹固已知聞如使某果犯重譴二紀之餘闔門自屏悔
過自訟宜在赦除况屬無辜盡出獄吏承望風旨以無爲有不於
公得君行道之時冀一言昭雪則知他日之無及也

與范丞相書

某去年承乏平江側聆相公召歸中司候司造朝馳書賀喜無何觸罪罷去攜孳累窳伏三吳大澤中不敢復以姓名通於執事大人之門亂定親舊移書訪問生死傳聞相公進位大丞相不覺欣然拊髀而起退裁書誦所聞庶幾區區千一之慮書成復毀至於三四卒不獲已願效其愚某竊觀崇寧以來士大夫徇名失實皆枵然不適於用其流至於靖康建炎極矣救今日之亂且置元豐元祐勿論宜度時之所宜為者急起而趨之如拯焚救溺不然龔常祖故以亂救亂天下紛紛何時而定也四夷侵暴羣盜相挺而起所宜尊寵戰士以效命致忠而賈誼輩以言章擯斥於清流之外激怒姦雄蹈白馬之覆轍時危多故賢者避世所宜激賞忠義共立於□朝而詹人以恬退蒙詔獎進學士以固士大夫全身遠

害之謀財計之臣備備然恐以乏軍興得罪而王琮以不鑠通鑑書板罷轉運使何其緩而不切也防江置使防遏又置使州帶鈐轄又兼安撫平江又兼制置常州小郡安撫司使臣至百餘輩官亂民貧既宣和為甚而改天長江陰為軍尤為無理兩州既失兩縣租稅之入兩縣又紛然建立官吏召募使令培聚祿廩初置公使獨任一州供億之責誅求百出民不堪命此何為也某去秋寄家湖上居蘇常兩郡之間外調防江之夫內嚴防城之具盡錄公私材木以為戰艦毀徹廬舍以廣壕塹斬伐邱墓以剗樓櫓掘地陷馬編木為大筏率米為糧斂錢犒軍括取稍帛為袍襖之屬凡戰守之備修舉亡遺而民力亦盡大盜入境將吏望風委之而去几前二守之勤勞兩縣之備禦第以上應詔旨下以疑誤邦人故吳人之死者十九夫京師太原天下之金城湯池也尚不能守胡不明示邦人徙避之計以全其肝腦而在官者又恐以無所為而得咎故盜大壞至此也虜騎入蘇常不滿二十日而威方郭吉劉

遠張威武之流皆防江大兵塗炭一路積七八月而後定防江本以備虜也虜欲至則潰散而為盜虜已去又招安為兵既往之敗可以為鑒而劉光世防江之師又至矣淫名亡實其禍至此可不悲哉恭惟某官盛德偉望尊顯三朝他日大廷摩上之言諫垣論刺宰相之疏天下傳誦以為口實今以天下宰居其位行其言必有以大慰斯民之望然今徇名之大患有二患未去則四夷猖狂羣盜推剽社稷危亡之憂生民塗炭之禍未易以歲月定也靖康之初大臣樹黨奔捐官爵如用泥土而妄言無行之徒上書圖進取者所在如市狂誕不根往往報聞則詛誹君父謗罵大臣以逞其不肖之心與訛造誣更唱迭和鼓惑羣小激怒軍士馴致錢塘伏闕之變比苗劉伏其誅而人猶以為冤皆此輩為之一患也建炎以來宰相第行臺諫風旨今日行某事言而罷之明日用某人言而黜之凡所施置曾不得一舉手俄而邊遽上聞則又以罔功之罪攻而去之矣是其言果出於正邪此賣直釣名於一時而

陰欲盡其所厚善者爾二患也去此二患必以飾非拒諫負天下之謗二患未除則羣言亂政必致誤朝之譴然則奈何羸秦之亡也劉項相拒於滎陽京索之間天下之士不歸漢則歸楚高帝納用羣策雖麾下騎士亦時時問邑中賢豪至於駕馭羣臣則謁牀洗足溺冠騎項所謂盛服先生諫爭之臣亦媮侮而不信何者謀議之臣內有良平腹心之親將帥之臣外有信越爪牙之用一身之勢合而無間或借箸於食前或排闥於臥內附耳而談蹠足而悔悟如疾痛苛痒切於肌膚手足而不期而自至故能蹙秦誅楚以成帝王之勳彼其伏青蒲冠獬豸說詩書上章謹諱以應故事固高帝之所大罵而不信也今朝廷得一韓信以為將帥言者必曰寄食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跨下無兼人之勇今拜為大將而一軍皆驚則必黜之矣又得一陳平以為謀臣言者必曰事魏不容事楚亡去受金盜嫂反覆亂臣今拜為護軍而諸將盡誰則必黜之矣陳平韓信之賢沒世不可得幸而得之必不為

用用諸生則不能闕而尾生孝已之行又亡益於存亡成敗之幾
依違固避以荷歲月上且赫然責宰相以扶顛持危之效而
公車北關之章白簡卓囊之封又隨而至矣為相公之計當以身
任天下之謗訓革去淫名文具之害政深究天下治亂之實今日
用某人明日行某事造膝開陳勿疑勿貳如句踐之信種蠡齊侯
之信管仲凡迂闊難行之論謬悠無稽之談不得一言入於其間
庶幾有立於天下而大尉民望不然去就有義不可則止無自辱
焉其更有深於此者而不敢言也

二
某伏審某官登進台司兼總將相得君得位千載一時他日西垣
所聞異慶天人之契合若符節私心喜慰宜倍萬於常情故率意
之所欲言獻於下執事區區之意謂宜綜練名實拂拭尤累廣收
材用以佐中興庶幾大有為於天下書上彌月忽有人傳示季陵
得罪一章讀之悵然悟笑執事位宰相不遠千里移書獻言意廣

才疏乃與罪人同為一律平生所向輒值牆屋殆類此也夫相公
高情大度察知食芹暴背之意不厭其狂手枉誨飭辭義卓然禮
遇有加於平日伏讀三四則又大過所望某志節衰落避說畏譏
茹齋而吹見月而喘不堪為當世用矣獨有峴弟得一官尚欲試
吏輒以手足之故冒濫鈞聽陶鑄一請司官屬於二澗間過蒙矜
許幸甚峴近又從鎮江劉帥之辟以長興縣丞處於朝二者惟相
公審處其一成就之為私門之寵復有一事輒恃恩紀上扣馬迹
山巡檢鄧士宗今春兩遇潰兵據山就糧為盜士宗躬率土兵乘
船戰於大風浪中鏖擊遂捷是時知州事儲錢糧數萬率合郡官
屬退保北山皆賴士宗力戰而免本州已保奏上之朝廷未蒙推
恩某寄家島上親睹兩戰之捷亦是當時獲金一人之數所以不
避僭率上瀆威重伏望早賜檢會施行皇恐不宣

三
某賦命奇窮遭羅兵亂遂為天下之罪人念舊屏居已絕榮望伏

遇相公不遺窮陋誤恩起廢開廣上聽於三至投杼之疑力排羣
言於十夫推撓之手擢居方面還復從班奉詔疎然已過所望重
勤使介貶損誨飭恩言尉籍衰病增光顧以罪戾之餘何以上副
委曲保全始終錄用之意竊惟餘杭重地東接會稽走集之路三
經大盜冰消火燎殆非飭廚傳稱過客之時平江之敗覆車未遠
慙其妄發馴致紛紛必又上勤典憲伏望相公哀憐加惠且令依
舊宮觀少俟眾怒稍平然後出從驅策庶幾區區有以自效俯伏
俟命流汗至踵不宣

四
某蒙恩復侍從擢領大邦願疏拙不堪憂寄之重亦再具奏懇辭
而衰懦又異程督之嚴不敢家居待命即日奉詔奔走赴官側聆
諭旬尚闕俞音敢布腹心上瀆鈞聽竊見臨安大盜之後實及一
年四更守帥經理殘壞凡朝廷寬假守臣之權宜一時燒殘不盡
之餘力至某皆不復有矣官寺府庫倉廩酒稅更無一椽片瓦即

墟如故獨有城上筓籬數千為守禦之備而城身摧壞者三百餘
丈方揭榜禁止往來又於於潛縣築屋二千間為退保之圖皆身
竹為之不可移用清和坊歲計酒百餘萬今未及二十萬猶未有
蒸者而鈐轄司使臣充食者六十餘人如此類理合詳具恐涉
論說長短之咎不敢一一具陳某屢遭譴斥志節衰落無復激昂
自奮敢為之心而百敝紛然不忍坐視必又妄作輕犯重怒以陷
不測之罪反覆思之只合引去改用賢才與有重望之人奮然不
顧怨怒以漸罷行庶幾上副使令之意某起於罪籍方蒙恩有人
微資淺踐躡無嫌與其不量可否自致顛隳不若道慢獲譴自投
閒散伏望相公哀憐加惠陶鑄一宮觀差遣不勝懇禱之至
與政府乞宮觀書

有客過都傳行在士大夫譁言某到官已來凡朝廷堂除與吏部
差注之官皆拒而不納又以無罪逐都監王子毅欲用其嗣某笑
而答曰此鎮撫使所為也則吾豈敢未幾親客移書與道路所聞

皆合然後知傳者不妄某人品么微叨居大府不協人望自然如此固當一言而復引去臨安府守臣著令得奏郡文武官一員某到任後准令辟毛汝能添差兵馬監押奏刑具在可覆按也設欲辟官以代子毅既有著令便合衝罷不必誣以罪也今奏乞添差則不必逐子毅子毅罷後某未嘗辟兵官填闕則造言之妄可不可攻而破也至如朝廷堂除吏部差注之官必有主名或訴於朝耶或訴於部耶萬一出於流言試以某所辟之官參攷所開真妄自見矣朝廷命守臣薦士非以為恩也蓋欲舉所知以共圖職業耳然事涉觀望則不敢舉某被詔合辟縣令兩人以無可充選者至今未敢應詔以此驗之則遂無罪之王子毅又拒已差注之官此何理也然自紛紜以來種種懲艾雖賊汗狼籍吏民交訴監司按發如張永世等不敢治所以避用闕之嫌州縣官踰月不赴於法當罷如趙士爵等不敢卻所以弭拒命之謗低回固避內愧平生上辜任使失職廢法妨礙賢者之路某之罪在此時事多故狙詐

卷五十一

五

成羣風俗大壞莫甚今日尊為天子羣姦造誣激怒軍士固嘗不安其位矣貴為大臣一妄男子片言投醜便成勅搖之謀居下訕上堂陞陵夷無復尊尊貴貴之法皆朝廷自壞以至於此某起於罪籍眾怒未解吠影本出於一犬撓推遂屈於十夫若不亟去浸潤既久投符之疑雖慈親有所不察今已具奏乞官觀差遣伏望鈞慈早賜施行

與李少愚樞密書

伏遇某官不忘窮陋擢領六邦已具懇辭又蒙貶賜誨飭開讀恍然以榮為懼方俟造官具啓事占謝而區區私義有不得已者須至投誠上訴某自念平生居心不淨喜事妄作妻致怨憎斷自今日臨見吏民之後含糊模稜趣了目前改舊圖新以免悔咎夫何軍兵之仰嘯者數千人官吏之冗食者二百餘輩無錢無糧其勢有以相及而一州財用之所從出悉廢於吏謾敗壞略盡不忍坐視駭駭技痒又欲妄動以召眾怒重以行殿近在一水臺釐過失

無不暴陳如某資淺望輕誰肯信服莫如解去全璧而歸伏望樞密不忘夙昔力賜開陳俾釋重負於邱山還奉真祠於香火南面稽首恭俟俞音

與張全真參政書

某自聞參政大用適在罪籍不敢輒道私書為左右之贊日者貪吏暴怒侵漁閭里民情洶洶其勢可憂輒恃一日之雅誦其所聞參政少加意幸甚伏自大盜入境小盜因之城邑保聚焚蕩一空生者罹炮烙死者蒙斲喪暴骨之辱剝剔孕婦割截兩乳以殺為嬉流血千里夏秋之交饑疫相熏流屍不藏暴骨如積良田沃壤化為蒿萊高門甲舍聚為瓦礫此參政桑梓固已飽聞然州縣官吏無司存可居無獄訟可聽無職事可為類皆挾吏卒持械操箠挺迹盜賊所不至之處發人之廩錄人之囊鞭笞百姓執縛婦女所過騷然與盜賊無異如橫林門恭先迪功與其弟開先家四十口皆沒於盜而恭先被炮燔而死獨餘開先高氏歸宗之子

卷五十一

六

年未滿十五縣吏催錢縛真空舍擊之幾死周滂奉議三十口與恭先家同時遇禍止一子得脫亂後病傷寒不知人縣吏至無應門者直入臥內曳其足而下之兩日遂死又有朱宇泰者武進鄉墟大族也子女奴婢廬舍牛畜焚燬無遺止存父子三人而宇泰不勝縣吏迫促之苦遂赴水而死又有小井沈國章者若妻若子若婦若女若婿皆斃死所餘一幼子遂以雙丁入役其婿則許知微弟也植林小井某舊所居宇泰乃從妹之舅皆耳熟焉得詳具以告他不能言也方金人在杭越時邦人不堪苛暴誅求之害以手加額祝之使來意其亂定必下寬恤之詔以紓此無告之冤無何大盜殘燬之餘橫斂益甚一郡百太守人人求索自便而無所措其手足雜然輿謗詆罵詛誑憤憤不平之氣相顧而無所聞下土豪糾集民兵之令此令已行而貪虐不已則鉏耰棘矜相聚而剽吏以復仇忽其中十州又提而為盜區矣伏望參政哀憐加惠出此遺民於塗炭溝壑之中少寬其怵迫不自聊賴之意今州

縣官寺簿書刑獄倉廩府庫皆無有如縣丞簿曹掾官添差添監酒稅之類皆可罷可併大軍之後桑柘蕭條窮里空舍鞠為草莽如里正長之類又可減半而優為之法官吏坐贓宜如太祖太宗之制胥吏輩取人一錢以上或持文檄輒至鄉村許告捕治以軍法此拯焚救溺之權除殘代虐之政愛民恤下之實望參政果斷而力行之豈特惠此一方天下實被其賜

屬者輒恃雅故敢薦所聞參政不以位貌為間賜之誨飭且諭以收錄甄敘之意發書三復感愧不可言某疏忤忤物逢世大亂多難百罹所欠一死殆無意於人間世矣建炎即政之初錢塘勤王之後獨先眾人力請補外參政所見重以上方宵旰不敢遂圖便安願試一郡自效而非本志也去歲守吳門令州人徙去愛戀以舒肝膈之禍馴致煩言雖蒙聖察尋以他罪罷去去郡未幾大盜入境既保頭顱於一障之乘又全家室於五湖之阻兩州塗地獨

為幸人豈復僥求更生意外之望於是屏去衣冠而不敢服滅徹酒肉而不敢食藏去俸歷而不敢求請所願弭災厭難以盡餘年布衣葛屨自放於耕農漁釣之中漸為醉人推罵輒復自喜所謂金馬玉堂西清延閣之寵豈敢更入夢哉重蒙鈞諭空知感激惟是峴弟初得一官尚欲試吏願出於鑪錘便辱矜許而謝參書意似未可必遂從劉鎮江求長興縣丞之辟小邑殘破已不堪料理而一湖之隔去家稍便如蒙鈞造施行受賜等也

伏蒙恩紀貶賜誨飭開諭上恩終始錄用之意還復侍從擢領大邦奉詔疎然以榮為懼竊以錢塘兵火之後千望一空朝廷選用守帥必欲拊循軍士安輯流亡禁戢姦賊招徠商賈某雖疾懦豈敢擇事顧宣和以來風俗大壞州縣率用苞苴飭廚傳以消弭口舌之禍今以罪戾之餘當行在走集之路以不能強勉之素性行之汙壤不可變之俗必以疏慙輕犯眾愠又致煩言上喧朝聽所

以不敢奔走造官以奉詔旨伏望參政委曲保全護其所短且令依舊宮觀俟宅日有所驅策更不敢辭冒昧不勝惶恐

項間執事召歸入參大政國步艱危正人登用可為天下賀然靖康以還小人得志求而不獲則聚而誦上堂陸陵夷踐躅無嫌此風不革未敢為門下賀也湖西虜騎大入吳人死者十九兵將為盜於虜寇不犯之境而貪吏又攫取於盜賊不入之家白晝攫金無所憚畏囚拘箠撻人不聊生咨歎怨讟而無所訴憤懣不平而無所發某獻書鄉參論之詳矣凡今無州無縣之處可罷不急之官以紓民力貪賊無狀宜如祖宗之制庶幾知所懲艾若但襲常蹈故格以常法怨歸朝廷利歸羣小不可不察也某去秋寓居太湖馬迹一島之上虜騎大入知州事亦率寮吏聚糧退保山中而郭吉張順各攜數百艘乘時為盜四面攻圍其勢甚急是時巡檢鄧士宗率土兵具舟楫大戰於湖心赤心軍將百餘騎躍兵於山

上斬馘數千級湖水為丹生獲渠魁張順柳善鼻首軍門而無亡矢遺鏃之費自是羣偷震疊無敢過境上者吳中戶知之今本州具功狀奏聞某又嘗親睹斯事僭易冒浼欲望鈞慈早賜施行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乃敢有言

竊為國家多故雖非臣子擇事之時而罪戾投開正以朝廷不復記姓名為幸遠蒙詔獎擢領大邦恩寵特加以榮為懼伏念某所稟至窮不可與共患難自靖康迄于建炎之初末兩遇攻圍以至國破強胡廢立二聖播遷維揚倉猝之變渡江苗劉跋扈之師伏關凡此變故靡不經嘗今錢塘以輔藩為行朝并敵遴選守帥以衛王室宜得耆龐福艾之人如某凶衰不祥豈宜復見進用昔李廣才氣無雙尚以數奇流落不偶李勣選用將佐而薄命者不可與共功名某憂患九死之餘謬當委寄必謀使令不敢奔走造官以奉詔旨伏望參政為社稷大計不私一夫從容開陳追還成命

目令待罪宮觀不勝懇禱激切之至
與鄭至剛極密書

即日秋暑甚惟鈞候萬福張湖州過郡具言左右欲致書之意雖未拜貺已極感戴某自鉏姦賊之後羣小紛然造誦始則諷臺諫攻於上前終又結集不逞訟於丞相府親舊交誨以為板蕩大壞羣偷得志之秋也何苦與此輩結為嫌恨以自取辱於是釋然大悟日冀報罷兩解而去彌時無所聞乃敢薦區區於左右靖康以來大盜所攻無不破之城太尉所知也方蠟丸書相踵而來如犬早之雲如坐塗炭焚溺之中而求援如此其急也朝廷但坐視竊聽未嘗遣一旅之師往救此又太尉之所知也至於城破公私之賊掃地盡矣少壯子女係虜而去矣然後臺諫徐起而攻之以不能死守者為可誅也豈不太甚哉浙西七州盜踐者五惟蘇湖尚存而蘇介乎常潤杭秀之間羣盜相傳號金撲滿三年於茲矣某竊料此邦必不能脫於虎狼垂涎之口今大母幸南昌行殿似聞

卷一

九

欲有所向孤羸塊然外無蚍蜉蟻子之援中無強將勝兵制千里之衝何恃而能存意欲盡以富人巨室金寶遠徙而藏之庶幾可紓一路之禍到官之日諸大家造請而與之謀又盡召一府之豪傑諭以禍福而計其後率以為便然後揭榜給一季之限俾善賊之期至不如令乃錄入官令下之後一二怨仇隨而媒孽吠聲者不察羣起而和之遂致煩言某聞之但深嗟而屢歎也近者傳探金人治舟楫於淮揚徐泗之間朝廷所以待之之具防江而已防江之夫豈素練之兵率游手烏合耳無事尤食有事散去為盜與靖康防河無異也制置使自陳彥文四易而用王義叔矣樞密以謂如何今空一城之所有盡徙富民徙金寶於四遠親戚之家一旦巨盜長驅無所虜掠如杭潤常秀已經踐壞行數千里之遙冒一江之險周走五州失其所圖他日遂無以激使其眾庶幾可以休息且京師太原定武天下號為金城湯池也平江一障所謂蠅蟻之垣耳盜至矣使之避徙於無事之時議者以為不可乃欲錮

謂之以待其來盡舉而遺之豈不誤哉更有一事又當布稟宣撫處置司縱遣戍卒來還御下本府收管而陳統制者發卒搜捕白梃紛然直入閭里蔑視守帥如入無入之境前此未有也借如朝廷名捕罪人亦須下所屬追逮而軍前輒遣更卒入他郡追取逃亡不經官司圍捕毆打問巷驚呼白晝闔戶此大亂之漸也又況初非逃卒宜撫司既縱之統制官又捕之州縣無所適從而不免分析某人微望輕承乏大府抹過不暇安能於度外有所為以副朝廷責任之意太尉為開陳改除一官祠避賢者路邱山之惠不敢忘也

和州與提刑胡獻可書

即日秋暑尚炎恭惟台候萬福某投畀小邦遂託餘芘已嘗具啓占謝計已徹開屬者詔書起一半禁兵撥用遂將先已起人數通計一半轉發起壽州團結今蒙使司牒問於手詔有無遺戾承命皇恐某三月出都時見揚楚滁泗之兵相繼放還旌旗舟楫蔽空

卷一

十

而下某所親見也獨和州未回而復有起發半兵之命某竊許詔旨所以存留一半之意謂東南亦不可無備爾雖本州所遣兵未還朝廷豈暇一一開坐遂併計為一半應詔實以三里之城下臨大江止有壯武一指揮又通沿江四塞土軍盡擇伉健可使者趨軍前所餘癯老懦弱已通半矣追報海州盜起傍郡皆驚日來本州王慶家又有數人劫取財物而去區區之意謂半兵既足以應詔命而餘兵緩急雖不足恃蓋庶幾焉不然有司何至占吝不遣上煩程督之嚴伏望提刑郎中垂意委察本州郡所起半兵似於詔旨無害所存餘半或能消厭未形之患則非某一人獨受公賜也借易死罪

和州與運使陳靖直書

即日新秋乍涼伏惟台候萬福某到官之初正遇使臺按臨之後車騎出境未遠所判訴牒十數悉取案牘予奪凡累政不決之訟鉗口無告之冤一旦獲吐申而去獨本州人吏李侃之母一牒與

軍使所判某初讀之信然尋取案考驗侃實人賃彭氏屋彭氏欲
賣侃所居治喪而侃乘其急爾執召狀又不酬價彭氏趣令牙僧
索元帳召鄰比造兩傘人羣文政者成合侃遂訟於前守趙子錦
并乞治牙人不批問之罪而州司檢准賣買條法侃既非典主又
非親房口是賃戶豈有業主出賣而批問賃戶者趙守為戡決兩
牙人以慰其意而交易終不可破夫為郡太守至決捷無罪以尉
塞猾吏可見官弱而侃殊不滿遂令母投牒訴於使司使司指揮
更令勘斷牙人令侃成合本州深欲奉行而典賣法既無合批問
賃戶之文惟浮造數椽屋宇占壓業主地步猶可舞文附會同梁
合柱之法而續降已衝改侃母妄訴終以使司所與不敢句勒止
捷侃令起移自結斷後申展七限既不定交業又不還房錢拖延
踰月不了忽蒙判侃一狀詞旨甚厲謂本州淹繫不結絕具獄官
職位姓名申且委通判催結承命震恐然此細事六月中本州已
依法依條勒結了當今五十日矣自是李侃抗拒不離業兼已通

去使司投牒人吏離役輒遠去數百里陳訴左右所親見也所謂
淹繫者誰乎所索獄官職位姓名使司未嘗取索究見兩訟之曲
直而遽咎獄吏益見侃偏詞詭說足以營誤視聽如此竊謂部刺
史一言足以為竦動干城之具而婚田之訟若只據一夫之說而
逆處之恐非使司責望州縣奉法循理之意運使更宜詳察州縣
人吏詞苟有理安有經兩政而不得直者所以致此紛紛蓋欲徂
習吏強之態而行其詐也某治此事初不曾實情見趙守決二牙
人以慰答侃意頗冤之既効侃竟而郡人翕然稱快運使親舊在
此可問而知不謂使司大不以為然尋欲變然自反終是賃戶不
應批問只以前日所勒結申聞萬一果欲右侃只乞取案一閱設
侃所陳不應法乞從使司獨斷州郡第奉行轉運司指揮豈敢復
議狡吏馮籍凌駕州縣得申無理之說居官者何所措手足不爾
即乞稍正兇猾妄訴州縣之罪以勸後來僭易死罪

書

與曾端伯書
 某雖有門下一日之雅而窮陋寡聞不知官簿所在日者旌榮南來傳詣合肥輒具書省候伏辱遠騎賜答高辭妙墨爛然累紙開閣三過何暇如之具審即日初暑台候萬福某又蒙馳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每得所未聞則拊髀爵躍讀之惟恐盡也歐陽公集古錄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得於有力之強如好之無力有力而不好皆莫能致也宋興二百年宗公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大篇短章或膾炙士大夫之口或淪廢於兵火幾亡而僅存蒐攬亦略盡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異致詞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風絕塵師表一世放臣逐客興微託遠屬思千里與夫山嶼家刻方言地志怪奇可喜之詞羣嘲聚訕戲笑之談靡不畢載集古錄又云惟世之所貪者無欲於其中然後能

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某竊讀諸引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讀未見者每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謂投老殘年獲睹奇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某學迂才下為世畸人區區小技如腊鼠然不可出鄭國尺寸之地比讀新著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絕古今而有韻軌著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為口實南豐作李白引以謂闕肆瑰璋非近世騷人所可及者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荆公屢稱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荆公曰豈非子固以謂功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間一詩指徐德占論交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類揚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某所以不喻其言也荆公竹詩人言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實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世人傳誦然非佳句公詩至知制誥乃盡善歸蔣山乃造精絕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吳冲卿雪詩比

少作如天淵相絕矣白公詩所謂辭遠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蘇黃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後效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晚年詩不逮前作意謂亦效白公詩者公述潘邠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矣如所料也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蜜中邊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年務造平淡終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可為水落石出自見涯涘非積學之至不能到也呂居仁作江西宗派既云宗派固有次第陳無己本學杜子美後受知於曾南豐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非其派也靖康末呂舜圖作中憲居仁過師川於寶梵佛舍極口詢罵其翁於廣座中居仁俛首不敢出一語故於宗派貶之於祖可如壁之下師川固當不

免與惠洪為類此又不可曉者冷齋夜話載秀老一事某在江西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噤然此僧中奴固不以笞罵為辱東坡橄欖詩云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為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酥靜如練為蘆菴根者東坡地黃詩云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製地黃法當用薑與蜜而用櫻桃可乎黃師是守酒時以酥酒遺東坡答詩云關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卻如酥謂土酥為蘆菴根可乎公著論斥其妄良有益於後人耳目也某觀其公敘諸詩詞句溫麗紀次詳實尊賢樂善得詩人本意歎仰之餘又見曾存之冕無咎廖明略諸公已推重於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儔匹然後知公致力於詩文久矣如曹元寵米元暉殆是子美詩中黃四娘者耶然元寵詩殊有可觀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紅窗迴矣聊發千里一笑某自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話一卷而後修書拜送使者尚當細讀別具記不宣
 與蘇季文書
 去違荐更年載馳心故人之側惟寐忘之念欲致一書而公典州

在數千里外某亦窮處一涯但有此心耳忽枉誨函存錄之厚慰
籍累紙以愧以喜具審即日秋暑台候萬福某年過七十門內多
故幼妹逝去方攜兒姪臨視窆封而大妹訃音忽至大雪中馳省
其喪又經紀其家碑念未衰舍弟亦遇疾不可治憂鬱傷生須髮
盡白重以田產零落殆盡顧影孑然獨存殊不知有生之可願也
閒從事佛書照了諸妄而根器頑鈍竟無所得惟讀東坡先生之
文竟一篇則心目開通秋陽賦所謂如醉而醒如瘡而鳴如癢而
起行如遇故鄉初見父兄其樂蓋如此也先生以和陶詩屬黃門
云吾將集而錄之以遺後之君子某置力於斯文五十年矣至是
得一言一句輒識其奇趣亦庶幾後之君子之一耶蒙賜書一篋
初謂先生遺文之未刻者揭篋乃西臺澗上之文拜賦欣感雖未
能細讀異時當窺見一斑矣西臺敘云召試玉堂翰林蘇公擢爲
第一天下服蘇公之英鑒則是天下先知仲游而後公知之也又
云朝廷用公自茲始則是天下未知仲游知仲游自公始也一敘

第集十二

大率類此天下人物之評如懸一鑑於庭胡現漢現皆不能通豈
待得一畢仲游而後天下服也澗上敘云文忠公既薨一二巨公
亦下世而後有澗上丈人談何容易試以澗上之作雜置東坡詩
文中則大全集厥本皆是物也豈不重貽續貂之謂西臺澗上同
名士而推稱太過擬非其倫責備賢者徒爲二公之累某在京師
時嘗過謝任伯見夏均父在坐紛然問其故均父曰唐有韓昌黎
宋有蘇東坡是一流人也任伯搖首不然之均父愠怒面頰發赤
饒饒不已某曰東坡雄奇如韓公辯博如孟子任伯參未透耳未
可以口舌爭也一笑而罷後十年任伯作李邦直集敘謂文忠公
云李清臣文似蘇某而議論過之讀之歎駭不已昔先生初第時
以書見梅聖俞論貧賤富貴之樂聖俞持示文忠文忠答云讀蘇
某書不覺汗出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天下傳誦以爲口
實今尚載居士集中不知任伯何所據而云先生言世間惟名實
不可欺文章如金玉自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

則有之矣至於品目高下當付之眾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今三
敘引殆是出於一夫之口所謂齊人知管仲晏子而已耶因書發
公一笑

二
聞公移湖憲此徵拜之漸未敢賀也江湖去朝廷遠矣如弭節少
留季文可以行其所知也某守藩時獄官示劄斷結罪人試摘一
二問之往往左右視不能對每因送迎問造二獄親慮之必盡得
情狀乃決遣近時竄蔽益甚一人犯法連逮數十人多至百餘人
獄官漫不省胥輩終日峻鞭朴責賂謝夜則羣飲倡優之家而癩
死者梯牆曳出之其家裹飯飲之已四日猶未知其死每聞之爲
之酸鼻食不下嚙姻舊赴獄掾來別置酒具飯歷數而詳告之以
爲偷一日之安自縱吏賊害無辜必爲子孫無窮之累季文作吏
自有家法計不容此輩一路蒙賜矣先生盛德固已廟食百世更
益以于公之報福祿之來可勝計耶

第集十二

史相書

某去國四十年雖無門下平生之素而投老待盡之身已在相公
包荒納汙之地矣恭惟太上皇御極三紀一日斷自聖心追述堯
舜禪讓於數千載之後新天子踐祚大丞相登庸感會十齡親逢
一旦得時得位固已如聖製之所褒揚而縉紳秉筆之士道古今
而譽盛德者亦已畢陳於前某輒薦一得之慮庶幾有補於萬分
相公試垂意觀之某伏見靖康之變二聖播遷中原陷沒八葉皇
族二百州生靈皆被其毒而御營使劫寨大學生伏闕廟堂諸公
拱手坐視共成此禍高官大職生榮死哀無一人以誤國得罪者
於是好勝樂禍之人朋附益眾相師成風投袂祈掌踴躍用兵或
欲斬尺筮管其背或欲請長纓曳其頭或草檄書肆罵或折辱其
使者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壯哉而激怒強敵挑發兵端誰當任其
禍者夫強弱眾寡之勢如東西黑白三尺童子皆知之矣度長挈
大惟有南北解仇可以紓君父宵旰之憂赤子肝腦塗地之害又

須人主屈己遣使尋盟有司聚財輸納賄賂可以營屯田矣當廣募耕種之夫可以蒐銳卒矣當選馳勇之士教習器械待其精儲峙金穀待其富皆國家閒暇無事之所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辦而當政用事者多以次選序進無得君者一人譽用之一人毀去之汎汎然如寄客視吾身且不能自保安能拂眾人之情來易至之責待未至之功又自度他日之禍未必及己故不若雷同和附寄之後人今者相公以潛藩之舊為天子股肱心膂之臣舉世譽之何所加舉世非之何所損倚注之重屹若柱石不可搖動某所謂寄之後人者相公當之矣所以啓事所陳以為分莫大之憂非以為寵也昔項羽背義帝之約王沛公於漢中諸將皆怒請戰獨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帝曰何由乃死也何曰今兵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帝於是繙然趨駕漢中張良因勸燒絕棧道示羽無西意當是時雖有蕭何之謀張良之智不能以弱為強抗項羽亦明矣其後何薦韓信拜為大將良請遣使連英

海集十二

五

布分地王彭越垓下之圍三將併力遂破楚有天下自今觀之還蜀燒棧人見其趨然卷甲遠去以避其鋒而不知滅楚之計已定於此一隅之地矣知彼知己善始善終謀國者固如是乎某老且死尚饒饒獻其愚者他日戎馬在郊大將忽有乘輿視師之請則言之無及矣干冒威尊汗流至踵

朱侍御書

某自承侍御進直臺端雖喜聞大賢得路不敢率然上記冒瀆高明適有里中人華生訟墓田詣臺投牒橫被厚誣某問知本末不免馳告今年六月華生欲葬其妻於某族弟好修妻祝氏墳墓數步問好修家請以田換不許更給葬費亦不許忽有耕者云此戶絕產非華田也好修家始詣武進縣投狀乞追華氏田契照驗仍乞告示本處地分鄰保且未得令華氏與工動工聽候本縣定驗結絕而華生造縣放諱云知縣與孫知錄同官遂阻障某不得葬妻耶縣尹矍然而羣胥告言華生是本州羣惡中把持州縣一人

之數知縣馮百藥即時移文稱曾與孫知錄同官有妨嫌牒縣丞索契定奪已而華生更不擇日亦不斬草破土便舉妻柩以葬而木處鄰保出示本縣約束作一行人皆不敢下手華生詣子被衰經徑趨州衙聽事號訴謂好修集眾止障安葬太守大怒即時追人好修自在楚州而弟好謀出對具言上項因依且云委是華氏田誰敢指占如是冒占絕產則不免墳墓侵害太守即時縱去送所司索契券乃華生鄰人所佃省出已死絕數年須有牙儉保見書寫等人所作證而華生稱皆已死亡又索縣籍只是絕產無華生戶名亦不曾輪納二稅田契內四至與縣籍又皆不同即無一人作證在縣籍又是戶絕有司定作偽券拘收入官華生只合經諸司陳訴常州理斷不當給還元田不然入狀請買又只合訴耕者之妄及訴武進不合約束候定奪如某以何名而任此咎也今公案具在——可考不誣也又況鄉州墳墓東家與西家數步內犬牙相入疊繁相望何可勝數好修家以謂是華氏田何敢輒

海集十二

六

議若是絕產官田得免侵犯作踐在人情亦未為過如某七世祖下數十族非患難死喪義當援又非干請州縣規求賄賂二三畝田公私當以契券為證豈其所當預也而華生失計無賴鑿空造言巧發奇中罔惑言路萬一不察遂挂簡牘豈惟無辜橫被中傷而小人得申無理之訟開掘侵犯百種作踐州縣觀望莫敢誰何其情只是如此今本路呂憲婦家常州胡氏胡氏與某亦數世婚姻宣和六年沈晦榜某備員參詳官落卷中取王洋與呂憲二人不為無契素可干預矣而呂憲以州郡所斷為非某去國三十年殿師之子揚提舉不惟不識面亦不聞名而提舉又以憲司不索公案只據華氏狀斷還為非是為某干預可乎某幸遇侍御以忠厚正直為天下共議之主每有風聞不至先言必考覈真偽為曲直故某得道大戾布露腹心聞左右聽不然衰老餘生不知所稅駕矣

二

某不獲已冒浼尚有欲者輒恃存眷試言之某宜和未擢任侍御
史會靖康之變因論劫寨誤國伏闕首禍又論王黼誅死而召蔡
京歸賜第等事疏懇迂闊輕犯眾怒故得罪於蔡李賓客尤甚淵
聖幸青城虜人索表翰林學士吳玠莫備皆稱病淵聖召某面諭
曰朕歸心如飛煩卿草一表不可辭時某承乏西掖奏曰雖非某
職事君父在難不敢辭表去卻回要說南朝劫寨覆我軍結余都
滅我國遂如其說敘二事以為大臣誤國致北朝興戎如此又卻
回令作四六說來於是宰相何臬刑部侍郎程振起居郎胡交修
與某四人同撰而某下筆表去淵聖詣端誠殿粘罕置酒五行是
日大駕還內建炎初上駐蹕維揚言官馬仲論某草表之罪上曰
大臣誤國至此教他奈何幸蒙聖察後數年胡交修得台州來
訪某曰有謗公表中有毀宗廟兩語卻不是蔡李賓客乃胡寅所
為也時何相與程下世久矣交修恐某他日引援為證某曰取愠
在某不敢奉扳板公何益交修又曰今有談人短長如其人朋友

鴻慶居士

七

親戚在坐則不敢談矣又有談父兄之短於子孫之前者小必遺
詬罵大必致論訴豈有人臣為人主作文而毀宗廟不待識者而
後知其不然矣某曰宣仁太后婦人中堯舜至今誣謗未明神宗
皇帝史三經筆削安得謂之實錄風俗之衰變亂黑白顛倒是非
君父尚不免如某之麼何足道哉某歸宿田里二十五年屏迹杜
門無意於世間矣會秦相薨朝廷更化起廢之恩遠至遐裔下及
幽壤某始不忍以姓名久汗罪籍遂叫開一鳴例蒙昭洗甄復官
資除授宮觀官秩滿不敢再乞上書納祿庶幾得諧首邱之願
奏贖抵闕門而遇國故忽聞華氏之訴惕然而懼茫然而思曰家
有田不得為主人有死喪且不得葬世間容有是乎平生無事得
謗種種類此某人微望輕素與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竊自愧歎
而已今華牒已付憲司所望結斷後侍御取索公案一觀儻有一
言之妄集無所逃罪只緣朝廷至近而小人習知風聞之說中懷
睚眦或借交報怨聚數日之糧挾一紙之書徑造御史府事已掉

臂而還所謂有司反坐虛妄之罪皆不及焉儻因此時究見真妄
使欺罔之徒中傷良善者稍知懲艾豈某一人獨受大賜
沈相書

竊見馬料大麥為瀾西之害頃有轉運使以百姓為念治營田出
穀子以代大麥二年間先減半糴及今數年營田已成百姓以為
當盡減罷而轉運司方有續添指揮不知其故糴買馬料轉運司
年年降本錢比私價亦可得三之一或用乳香或用關鈔或用見
錢初付縣丞縣丞偷盜又付知縣偷盜尤甚遂改通判通判成資
之年又卷之而去況營田減半之後數年來穀子之入愈多可罷
無疑矣漕司何苦設此一端縱官吏為百姓之害方催督時鞭笞
流血重利取價破壞家產不可勝數相公去此一害一方歡然欣
戴勝德可以想見矣

鴻慶居士

八

竊見江陰為軍常州失一縣之助不足道也而江陰一縣之民安
能任一軍之責自添知軍職幕官曹掾兵官十數員又增指使孔
目官曹吏散從官院虞侯等數百人而知軍公使庫則軍中一阱
也和糴之罷久矣江陰獨不罷僻在一隅監司未嘗到誅求百端
不可毛舉以為有補邪去年溫明州私鹽百餘艘往來江中殺掠
商賈又各自立黨互相屠戮江水為丹軍城外公然賣鹽一斤五
十錢西至晉陵武進境上數十聚落皆食此鹽而石排小河兩巡
檢兵士販賣菘菜蘿蔔為買鹽家淹蔽之用而官鹽百餘錢一斤
終日無一金之入江陰為軍可見無補大抵更法立制必權利害
輕重利害少行之不疑如罷軍為縣但吏胥輩不使而百姓有
更生之賜耳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二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三

啓

回沈狀元啓

待金馬門之詔首冠殊科論石渠開之經進膺林龍天子與見晚之歎諸儒豔稽古之榮巖穴增光縉紳竦慕恭惟狀元學士學無不通而尤邃於曆文皆已出而自得之心偶一時困刀筆於吏前不崇朝動聲名於天下雖萬人吾往矣豈特掉三寸之舌於十九人之中借前箸以籌之故能知晷日之差在八百年之後奏篇稱善紙價驟增舉羣驚北冀之空擊水運南溟之化固大丈夫所以自期者當如此豈妄男子出於嘗試而幸得之臚句一傳微聲四出某服膺滋久快覩宜先窺迹窮閭莫勤長者之車轍書名淡墨又陪學士之堵牆殆茲貴名暴白之初何翅郵命流傳之速同時流輩自笑搶榆決起之卑晚歲功名行見松柏後凋之操特迂鞭馭馳沉書勝凜高義以卓然愧勞謙之過矣第深欣悚莫究願言

和州謝宰執啓

百謫已盈難運出幽之典一磨而去猶分共理之符伏念某蚤出寒鄉首陪諸彥天資稚鈍豈有能為官牒推移遂至於此俄值纂承之慶丕昭顯俊之公十亂興周一夔輔舜逢辰千載敢忘魏公子之心多罪百罹妄有齊虞人之志立仗之鳴奚補集枯之計甚疏振手覆羹信是五窮之阮下機投杼豈無三至之言遽開使過之科更累長民之寄松楸在望雞犬相聞儻因坐嘯之餘獲遂息肩之所豈復爭先歧路志千里於伏櫪之間所願少假須臾巢一枝於深林之上茲益伏遇某官應時作則體道為公天下之勢猶持衡本無私於輕重至人之心如用鑑亦何有於將迎致茲罪戾之餘尚玷使令之未平生所願投老獲從自愧亡奇遂占陽城催科之致庶幾未死及見鄭公仁義之行

回謝交代啓

東海之洋十年望歎景星之觀一日爭先甚虞製錦之多傷獨幸

伐柯之未遠恭惟交代某官忠純許國豈弟宜民驥足以超許追參於十駕豹章甚蔚尚窺見於一斑眷言淮海之邦久屈雲霄之步盍歸帝所用副師言奔逸絕塵莫維大賢之躅優游卒歲故忘後事之師

回通判啓

請上方之劍豈堪老病之餘分竹使之符遂玷承宣之寄不有指蹤之自收固臥理之安恭惟某官循良千里之師磊落萬人之傑伐柯取則幸同聲氣之求傾蓋相從盡索形骸之外庶無大過以迄終更

回教授啓

補劇息黜但切歸田之意投閒置散尚何守土之謀猥先借譽於書詞尚記承顏於嚳昔三毛殊勝識小異於千人一鸞可知會屬屢於五鼎恭惟某官高情拔俗妙語虛枯渾然深厚爾雅之文信矣直諫多聞之文方求瞑眩以補過愆儻使灌夫獲萬金之良藥

更令安世誦三篋之亡書喜愧交懷占言難盡

回監稅范學士啓

分符出守奉詔趣行方循牘罄聞命之恭而移文有勒回之意彌切仰高之素未降既見之心恭惟某官桀出萬夫名滿四海特立挺歲寒之操先游之左右之容舉朝斷斷今無有矣抱關碌碌未免何哉盍先召節之行人奉受釐之對謙光下燭屈高論於借秦興盡欲還將退飛而過宋良深感戀莫究頌言

謝監司啓

一塵出守猥分千里之憂十國為連更託二天之庇疏頑何幸欣竦交懷恭惟某官望冠時髦心存帝室奏刀肯繁恢然游刃之餘受命歲寒挺若後彫之操眷此賢勞之久盍先召節之行聖主興嗟何相見之晚也聾丞且老未嘗過而問焉

回無為知軍張微猷啓

省戶同升蚤接俊游之末山城畫諾又聞謠頌之餘方恢游刃於

新剛遂許借明於鄰燭恭惟某官五公世胄萬石家傳滄海之遺
球靈光獨耀故國之喬木風烈尚存願欲命千里之駕而未
先馳一介之書而見寵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唇齒相依自作
全虞之計時清可以無爲上
供遠限委和州勝

謝淮西鈐轄陳卿啓

明制開頒便蕃均佚三刀夢協方欣千騎之臨一節風馳已見百
城之聳先聲所暨比屋交懽恭惟某官宏毅裕於大方忱恂懋於
眾行五朝濟美獨高國士之風萬石傳家具載世臣之烈暫輟周
行之峻來蘇淮右之民今稔昔禱左澹右粥類非俗吏之所爲也
首膺共理之求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又並來思之望某棲遲末路
投畀小邦仰戴二天之仁辱先一日之雅楚令尹之仕敢懷喜愠
之心勝大夫之才自笑功名之減口深感戀莫究頌言

回舒守王郎中啓

黃堂坐嘯潤霑九里之餘記室占詞妙絕五雲之體謙冲俯逮榮

鴻集三

三

愧交懷恭惟某官識洞陽秋名高月且刃發硎而迎解雖技經肯
綮之未嘗車醉墜而獨全蓋死生驚懼之不入久厭粉閣之直來
班阜蓋之春坐芟舍於棠陰借餘光於鄰燭伐柯未遠自慙非和
郢之音擊柝相聞寧復有奔秦之盜共爲幸會莫究名言

平江謝宰執啓

抗章避龍驟登延閣之華賜札疏榮誤玷名城之寄望尺五之天
而遠矣紆文二之組而去之竊以天下之名實不可亂真而流俗
之愛憎故能害正時惟眞主盡攬羣雄大收閔闕之功一洗尋常
之陋溺冠踞見安用腐儒築壇先登果得大將用能排六國於借
箸之日亦復定三秦於傳檄之中某骯髒餘生漂流弄物方上聖
宵旰有爲之日正眾賢馳騁不足之時俯記疲驚上勤鞭策必欲
係單于之頸豈容賈傅之空言尚當安會稽之棲宜用陶公之大
計審難自效竊幸退藏方虞遲慢之誅已備藩維之託恭惟某官
得君於三顧拔士於一言禹行舜趨獨見質非之陋柴愚參魯盡

歸器使之宜深軫民勞遂承人乏惟姑蘇之故壤實吳會之奧區
軍政壞於百年熙合之餘民力困於一夫貪憚之後浙矛頭之米
莫喻其危瞻屋上之烏庶幾自免

回交代趙大監啓

掃相君之舍早食附驥之榮分刺史之符俯愧續貂之誚恭惟交
代某官赫奕五公之胃循良千里之師解十二牛而游刃有餘取
三百困而食功無愧亟奉璽書之寵進陪掖席之前猥以孤蹤遂
縱前躅韓荆州識面已大慰於夙心楚令尹告新當率由於舊貫
回通判韋朝散啓

奉詔趣還正衰晚臥疴之日抗章避寵疏便藩均佚之恩恭惟某

官明習憲章通達國體千里之驥足尚淹伏櫪九霄之鵬翮行遂

培風不圖起廢之蹤居有借明之助多多益辦方觀游刃之餘祿

碌亡奇豈恨伐柯之遠

與寄居侍從啓

鴻集三

四

招虞人之旌敢有不回之意懷會稽之組猶分共理之符恭惟某
官直諫而多聞弘毅而任重智出萬夫之策解十二牛而游刃有
餘文推四海之中草三千牘而奏篇稱善仁膺詔獎歸親清光某
以流離衰病之餘荷推挽矜憐之意醴甘棠而思召伯深愧前修
避正堂以舍蓋公庶開治道

與范運使啓

視草西垣恩容避疾分符南服詔許偷安恭惟某官心平而行高
才全而德巨言語妙天下和白雪而欲無道義輕王公視浮雲之
何有方傳聲於十國已託庇於二天豺虎未除稍貸狐狸之間山
林不采庶全藜藿之生欣竦交懷占言難盡

與鄰郡太守啓

視草西垣莫抗投閒之請分符南服更叨共理之求一燈分鄰壁
之光九里借洪河之潤時惟幸會良殷歡悰恭惟某官文章邦國
之華器業巖廊之具公車暮召發妙契於一言帝席夜前望榮光

於三接屬干戈之倣擾軫宵旰之焦勞眷求慈惠之師增重藩維
之託顧惟末路獲附餘輝骨齒相恃以爲安藜藿何憂乎見采望
而見者屹如制水之防求則得之毋害乞醮之直

賀陳潛啓

一札流聞大慰雲霓之望十城驚竦始瞻斧繡之光恭惟某官夙
擯冀北千里之稱時惟斗南萬人之傑培風背於九霄之路析秋
毫於百戰之場攬輿車中鷹隼殆將擊矣埋輪道上狐狸何足算
馬某老病守藩疏慵負國謾索太倉之粟無補縣官空餘涸轍之
魚以俟君子俯深欣頌莫究名言

上宰相辭臨安啓

負罪投閒蒙恩起廢惟錢塘之巨鎮實行殿之陪京累聖涵濡比
屋盡千金之子羣克稱亂頻年爲百戰之場雞犬不鳴人牛俱喪
汗萊蕪沒疾病呻吟宜得循良慈惠之師上體惻怛哀矜之意伏
念某崎嶇兵亂屏竄州居久獨立於風波不測之淵恐不脫於鮫

卷之三

五

鱷垂涎之口一聞洵洵便有性命之憂豈復營營更思富貴之樂
敢圖恩紀俯記孤蹤擢實從班叨塵督府雖兼收並蓄不廢牛溲
馬勃之求而驅去復還幾類狗苟蠅營之態實難睨俛上副使令
傾倒純忱亟上叩關之請恢崇大惠仁聞造膝之陳苟未填溝壑
之間猶能效犬馬之報

上秦參政啓

伏審參政正直質諸鬼神忠信行於蠻貊盡室航海復還中州四
海傳聞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鞋入見
乃授拾遺未有如公獨仗忠義於強胡劫質之中盡得虜情於二
江敗咽之後膺受帝賚恢復中興登進廟堂參秉大政某以門牆
舊物未復中賀履之私而蒲柳殘年方亟上籲天之請敢圖恩託
曲賜優容儻此身得全樛櫟之生則他日敢忘蛇雀之報

謝宰執啓

洒掃真口方適口居之願藩宣大扉遂分旰食之憂念非擇事之

時莫致顯天之乞某疏庸少與狂狷行逢時不祥蓮已交病所
願全生碌碌以效膏武子不可及之愚無何妄作紛紛幾致盆成
括小有才之患自嬰嚴譴已分歸耕偶未遠於迷塗遂復還於故
我不同流落尚軫記憐寵以隆名付之方面一時盜賊之徒猶在
何以折衝四方冠蓋之路所從敢言臥護退循涯分彌積兢惶此
蓋伏遇某官觀過知仁求人用舊以權衡之平可信故憂憂之善
不遺顧此衰殘尚叨器使惟是會稽六師之次近在錢塘一水之
閒眾口難調十手所指兵火之威未解殆非飭傳廚以稱使客之
時犬馬之力已疲但有賜骸骨而歸卒伍之意終期大造曲遂私

誠

與交代李待制啓

臥漳濱之疾久待盡於窮閭復雁門之踦遽疏榮於巨屏不圖晚
節復並英游恭惟交代某官儒學甘泉之從臣惻惻東京之循吏
才高難用已憂大瓠之不容去後見思尚愛甘棠而勿翦挺一德

卷之三

六

始終之操見三朝進退之閒猥以庸虛遂相先後故將軍起廢豈
有能爲舊令尹告新庶無大悔

回謝通判啓

衰晚臥病久逃空谷誤恩起廢尚軫遺簪伏遇某官敦敦舊伐木
之仁重入要投膠之契布帛之溫言曲借桑榆之暮景增光袖手
旁觀將見汗顏之斲伐柯取則庶收坐嘯之功

與運使曾顯謨啓

屏窺一隅幸孤生之承棄蕃宣大扉豈衰病之能堪伏遇某官推
心不愧於古人爲義獨高於流俗交情可見婁勤長者車轍之臨
宿惠不忘自有故人綈袍之意不圖晚節復附餘光喜溢情涯望
踰意表念漂零之久方興遠樹三市之悲拊疲瘵之餘更賴中流
一壺之賜

與宣撫使開府啓

注安危之意有嚴制闢之雄布寬大之條猥預殿邦之重登龍已

久附翼滋榮恭惟某官片言折千里之衝尺筆制四夷之命師行
席上虜在目中借箸坐籌笑腐儒之敗事投戈下拜誠吾父而自
歸以一身進退之閒為天下安危之繫不圖晚節獲預榮觀草木
盡知其名益峻巖瞻之望藜藿為之不采庶全樽散之生

與湖州守葛待制啓

修香火之因久退安於散地奉聖書之寵遽叨復於邇聯蕭然衰
盡之餘沛若恩威之重恭惟某官雄姿英發妙智光明覽千仞而
獨翔把一麾而坐嘯九萬里培風之背豈有遺蹤十二車照乘之
光始無遺囑不圖晚遇獲邇鄰封終日效顰空慕捧心之美一時
醜酒會收徒突之功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謝劉漕龍圖啓

伏審光奉帝綸肅將使指諫大夫伏蒲殿上方跪三接之榮部刺
史埋輪道中又見十連之符恭惟某官才高難用道大不容撞千
石之鍾而噎於寸筵駕萬斛之舟而膠於尺水姑矢謏於間陳旋

賦命於乘輅龍馬負圖聯內閣蓬嚴之直木牛輓粟皆太倉紅腐

之餘方賜觀於中宸行亟躋於近列益隆雅望允副師言某偶叨
奏於藩條並仰瞻於金節尺書起廢固已賢十部之臨衰晚臥疴
方獨有二天之托

謝徐漕啓

奉祠真館方輻便安出殿大邦誤分憂寄顧夷傷之未起匪衰病
之能堪恭惟某官望重本朝位高當世舉行殿六師之次蒙左餐
右粥之恩制一時萬貨之權極南暨東漸之境仁膺詔獎入觀清
光某以非才叨塵巨庇欲通書而未果豈流問之敢先感頌之私
占言難盡

回謝平江守胡舍人除待制啓

伏審詔發中宸寵褒舊德持甘泉從臣之橐首著籍於西清佩會
稽太守之章尚佩藩於南服朝廷增重黨友交口恭惟某官雅深
雅健而語有合音博高明而器無近用夙抱著龜之智密依日

月之光咸陽奉錢獨贏於相國薄沱豆粥先饋於公孫殆茲大人
利見之辰是謂君子光亨之始金貂七葉聲明已接於千齡門戶
八肅富貴可量於異日敢意謙沖之過遠形流問之先開風固已
激衰懦之餘臨書莫能敘感藏之意

賀宰相啓

伏審詔發中宸寵還上宰兩兩比泰符之象巖巖具維石之瞻八
駿之往遊未還上方勤於北顧四國之流言既息人皆於於東歸
麻制甫傳中外交慶恭惟某官氣塞天地而亡害謀質鬼神而不
疑踐歷三朝始終一操截劉大憝煥飛龍夾日之光酌斟化鈞極
鍊石補天之巧爰出大將齋壇之節遂虛左相鼎席之尊注想深
柱石之憂來蘇後雲霓之望詔音數下使駟交馳趣鋒車而造朝
揚大庭而作命皇天梅禍啓周成王定鼎而十年戎虜革心見郭
令公投戈而下拜千八百諸侯之國盡歸於帝籍二十四中書之
考獨冠於臣宗駁患而模肇新邦命中興可待輿論所期某投盡

五窮咎深百諫所宜竄迹於蟲蛇之侶尚容接武於鴛鴦之聯久

踰躋於戎塵遂嶠嶠於兵亂雖劇談世事見王導何憂而數蹈危
機唯召平獨弔仰止大鈞之播俯加墜履之矜走慈母於下機孰
不疑於眾普援匹夫於擠壑終有賴於至公

回謝送宋發運啓

嘗膽訟愆方受一廛之託循牆避寵莫申三命之恭襍被造官登
車問俗十萬家已墮無何之境二千石猶分共理之符伏遇某官
盛德矜愚至誠樂善軫門牆之舊物尚追記於昔年憚江海之遺
蹤久漂流於末路墜尺書而借龍起衰病以增華戴二天之仁特
矜容之有素妙五雲之體但藏弄以爲榮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三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四

啓

回周解元啓

桑榆晚晚自笑陳人雜黍招邀但思故友敢求文一時命世之傑尚誦體諸生修贊之恭車轍在門文書衡袖判羣言於三語窺小異於千人公是韓伯休耶莫如一觀竟識袁彥道否殆過百聞共惟從之解元背世獨馳收人共棄聲牙和寡偏何交難空傳陽春白雪之音莫解流水高山之意鄭人指鼠通國皆然葉公畫龍識真者少不謂勞薪之感自同投芥之機兩窮相遭一笑莫逆微言覺後固將俟一千歲之清妙語吹生自足勝億兆人之誼高情如此俗慮難量偶同聲氣之相求遂索形骸而罔間愧無瓊玖以報珍投但賦角弓以爲永好

回吉州王守啓

擢須賈之髮方從濁簣之誅攬使君之鬚粗識撫箏之意念孤暗

鴻慶十四

莫能勝一國萬人之詛而寸膠自足制九河千里之渾茲蓋伏遇某官存錄故交恢崇大惠方伏腕對懸蛇之俎聊釋未以自娛而函書下羅爵之門遂攝衣而拜辱高義溥雲天之表正聲諧韶濩之音汰澗濁以清揚奮慵庸而起立張弓挾矢嘗觀白雉之翔戴笠乘車尚記丹雘之祝窮途易感沒齒難忘王吉州名洋甲辰歲禮部試在落卷中涂

回趙解元啓

十年賦就蚤以文鳴九牧聲馳驟喧紙價有光帝籍遂秀儒林恭惟若拙解元文章立約之姿骨相蒼龍之種籍累世服冤乘軒之貴而自同於韋布起方丈列鼎鳴鐘之族而不飽於齋鹽茹秋菊以療飢紉春蘭而爲佩囊螢照摘葉記遺故紛然在羣公子之中已卓爾冠諸老生之上旁觀血指汗顏之斷獨揮卻日之戈下視槍榆控地之卑忽展垂天之羽本初之徒不數自鄙以下無譏薦目初傳輿情允屬盛服立公門之外孰爲魯國之多儒奏篇陳

乙夜之觀又睹漢庭之三道雅游之久賀問宜先重紆緹騎之臨遠貶海函之辱其爲欣荷莫究頌言

回洪秀才啓

五色相宣眩若補天之石一鳴莫應鏗然擲地之金遠墜珍而俯膺大貺恭惟某人學問得師友淵源之自心期惟吾黨聲氣之求雖南北之方風馬牛不相及也而臭味一族磁石鐵猶有開焉計抽幾類於集枯書癖益存乎是石酒舉一尊而共盡付李白以細論詩傳四坐以皆驚聽許渾而有作

回胡糧科啓

三世青箱之學卓冠儒宗一時黃絹之辭具存家法而書臨授矚履趨迎繆膺先進之恭彌切後生之畏恭惟某官學窺聖域文揆國華重五十席於講肆之間奏三千牘於公車之下貴名日起一坐盡傾俊辯風馳萬夫皆廢家傳衣鉢固應在龍虎榜中世掌絲綸又將集鳳凰池上猶勞謙於下問欲弘益於多聞聆妙寄於哀

鴻慶十四

彈雖粗識流水高山之意委殊珍於大貺終莫報明珠白璧之投感頌之私占言莫究

回滁守魏寺正啓

戴皇天之益未快昂霄之觀擁埽門之箒空懷按劍之疑遠流問以先之繫過聽之誤矣恭惟某官該明古記允蹈先民訪南國之棠於斧斤戕敗之餘弔岷山之刻於兵火焚漂之後儒雅二賢之雜風流一代之宗覽故物以興嗟撫頽基而起廢鼎新舊觀駿惠前模草木欣榮山川炳煥重以無窮之託屬於不腆之辭若鸞膠續弦之奇固未易得也而狗尾代貂之乏夫豈不誤哉承命靡遑臨書增愧

二

昔從郎吏嘗佐春官遼東之公敢謂陳人尚玷門生私謝之禮三十年恍如隔世八百氏存者幾人獨見大賢粗免明月暗投之愧追懷故老可見青雲異日之心恭惟某官學邃而自得師文高而

不近俗雖形芝九莖之秀快睹宜先而朱絃三歎之音識真者少
有來幣聘出應弓招三年不鳴固有待然萬選必中夫何疑者重
勤簡記嘗預題評拜賦惕然為禮過矣窺豹孰知其大尚推子敬
之賢見龍而懼其真自笑葉公之陋

回宜黃鄧令啓

白投雖聞莫望高明每想孟嘉之風流固應小異未識紫芝之眉
宇空有此生遠膺伐木之求大慰望梅之渴恭惟某官文傳家法
學冠儒流居簡臨民燕坐得擁紉之候正容悟物鴉林懷食甚之
甘大啓賢宮作新俊造追蹤千載壯觀一時洋洋弦誦之音籍籍
舞雩之詠偉矣大賢之事業蔚為多士之儀刑猥屬庸虛謬當紀
次賦滕王之高閣輒援筆而不辭續淮西之什碑但臨文而自愧
回沈解元啓

每傾遐想未卜前瞻繫國中寡和之音久抱絕絃之歎而海內流
傳之句獨先樂鼎之嘗忽聆鈞天之奏合作於九成欲使屠門之

海寧四

嚼屬廢於一飽歡呼拜賜鼓舞知榮恭惟公序解元經述之遠該
百家詩律之妙兼七子高深俾海岳懸牙籤三萬軸於胸中幽渺
感鬼神奏錦瑟五十絃於筆下顧屏處窮閭之陋亦剽聞高義之
餘風馬雖不相接於殊方鶴雁固自有同於舊識遠膺大貺遠塵
雄篇恍如望洋者之眩迷津端若嗽蔗然已入佳境盡發錦囊之
祕驚窺金薤之華聯彌明石渠之詩便當閑筆讀沈約郊居之賦
謂是知音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葛教授啓

箕斗之虛名偶然過聽珠璧之大貺率爾暗投汗集愧顏光生莫
齒恭惟某官四海譽髦之士一時人物之宗秉青藜而讀書擁絳
紗而受業舞雩高蹈跨祥鵬八極之遊理窟冥搜襲神龍九淵之
會孰口世舊見謂儒先發重諾於千鈞溢高詞於兩喜實大人先
生之模範為小子後進之儀刑豈惟陳人獨膺大貺其為欣荷莫
究名言

回方簽判啓

少狂而妄妻登搏虎之車老退而休遂返屠羊之肆豈謂莫府文
書之暇首訪窮閭貧病之餘拜嘉惕然過聽誤矣恭惟某官筆下
探韋編之選談端定肉譜之評出焦尾之木於爨薪而緘以朱絲
起病顛之駒於下駟而縻之青絡雖寒溫未接數日闕然而臭味
相求一見決矣斷絃挂壁已絕意於賞音載酒隨車欲過門而問
字即諧素願預激歡悰

回許解元啓

粉榆故里久已復於民編蒲柳殘年猶未書於鬼錄况一時之俊
重聯瓜葛而兩地之隔如望參辰恭惟某人學術皆有本原文章
自應律呂聞文公子之義空興見晚之嗟讀元道州之詩彌切後
生之慕首紉高躅申貺好詞聲疊如炙輶之無窮混混若建瓴之
莫禦老矣無能為也莫助一鳴眷焉何日忘之以為永好
回鎮江劉節使啓

海寧四

伏審齋壇授鉞莫府建旄闔寄方隆國勢增重切惟將相安危之
繫良以君臣會合之難高帝嫂儒而陸賈陳詩書之言孝公圖霸
而衛鞅談帝王之道鬻冠適越扶瑟求齊據鞍拊兩髀而驚操紙
感二毛而賦丹心猶在悼歲月之不畱華髮半空悵功名之已晚
恭惟某官著節艱難之際奮身徒步之中始悟意於一言遂收功
於百戰黃麻誕告阜羶前驅草木知名江山改色逢辰若此振古
無倫孰云千八百諸侯之多見謂三十六英雄之冠方修慶牘首
堅誨函隨珠分照乘之光為賜厚矣燕石論投瓜之報何愧如之
回周解元啓

志幽堂之石方懷歎之慙壁記室之書遠沐褒嘉之寵溢言過
矣愧汗泚然竊以字三緘而製碑米千斛而作傳立道旁矧豈乏
愧詞諛墓中人遂非實錄繁大孝有無窮之慕待斯文為不朽之
傳雖兩地相望聞風有素而兼金不受援筆何嫌伏惟某人挺生
孝秀之淵獨冠賢能之首感風樹而千鍾之養弗泊御祥琴而三

年之哀未忘將承賁於松楸宜大書於琬琰願匪黃陵之筆附韓子以知名庶幾峴首之神思羊公而墮淚

回徐守計議啓

命呂安之駕靈辭千里之遙臥陳登之樓何止一牀之閒不圖晚接獲預英游恭惟某官襲一經之訓以傳家屈千乘之尊而下士諸儒談道舍蓋叟於堂中五馬班春伺陶公於道上眷言貧病已迫衰殘蚤登相國之門雖婁擁膝行之簪晚適荆州之願方踈陳贊見之書忽紆汗簡之先彌極背芒之負高論追蛟蛇而起立英辭冠日月以爭光陳義譎然勞謙過矣顧老生陳腐之說敢申言拔薤本之規緊流年晚晚之餘但有分棠蔭之意其為欣幸曷究頌言

回運使張直閣啓

解楚囚之冠偶遂乞憐之請抱漢陰之磬茲惟待盡之時屬聞登車攬轡之初空懷擁篲埽門之意恭惟某官疏通不器深厚而文

乃眷全吳之雄暫付外臺之寄埋一輪於道上方司三尺之平列萬舸於潭中坐致千倉之富回存流落遠誨音繆當銀筆之題榮過衣衣之寵縱軀委命自從魚鳥之遊悼屈哀窮莫戴邱山之重

五

回強守奉直啓

凭熊軾而驅方切仰高之慕臥牛衣而泣莫申事大之恭敢謂漂流契闊之餘勤商撫奄於存之意恭惟某官七朝儒學一世史師萬乘之器晚成千歲之安難老爰屬下車之始遽叨求舊之先著履歡迎詎知折齒撫筆歎詠殆欲挽須高節邁倫衰病增氣語儒談道所願陳益公清淨之言小子學詩猶能賦王褒中和之頌

回莊守右司啓

書名罪籍久謝軒裳竄迹窮閭遂編農圃追南柯之夢悟破甑之已空瞻北斗之高知戴盆之難望茲蓋伏遇某官金馬石渠之彥鸞臺鳳閣之英入陪帝席之前出殿侯藩之重仁風揚扇拌中山

千日之醒甘雨隨車慨桑林七年之旱首綽柔翰申貺好辭擲地作金石聲溫紙皆冰雪語哀憐故物辱在泥塗口拔危蹤援之溝壑道逢醉尉顧常懷訶罵之虞天惠仁侯詎復與鄙口之歎其為欣幸莫究名言

回吳守啓

句吳秦伯之祠血食如在延陵季子之墓封樹固存雖桑田已化滄海之塵而闔閭尚帶松江之水眷此一都之會介於二邑之閒恭惟某官故國之世臣本朝之循吏昔鼻祖稱官百王之表今耳孫猶存三讓之風指若里之社宛然視所憩之棠沃若九芝塗詔三組過家周覽四郊皆青氈之舊物獨餘一老絜白首之遺民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與錢守舍人啓

制碧海之鯨一時獨步睹青雲之雉十月爭先速茲叱馭之初居有望洋之歎恭惟某官文高兩禁學邃羣書視草北門臥八埭之

日剖符南服揚一扇之風秉節就塗褰帷問俗扶藜來聽空巷相登願執鞭從向作楚囚之泣許著帽進庶寬齊緩之誅欣頌之私

六

占言難盡

賀權守提舉啓

百舍歡迎大尉來思之詠一廬幽屏未降即見之心恭惟某官應五百歲大賢之生分二千石刺史之重雖執鞭之慕固非一日而操警之見獨後眾人心渴塵生背寒芒負豈惟燕雀同欣賀慶之成固有鶴鶴獨喜巢枝之託其為欣說莫喻名言

賀沈守到任啓

候館占天方驗使星之出斗城分土又觀卿月之升共興降曉之嗟舉有來蘇之喜恭惟某官東陽世胄北斗人豪風流追八詠之餘儒雅繼五賢之後三刀夢協千騎鼎來仁風投扇而行甘雨隨車而至解陳公之榻誰為孺子之獨登賦梁王之園豈恨相如之未至

賀周守到任啓

傾北海之尊嘗分光於一日擁東方之騎亦均覆於二天眷幸會之非常喜餘生之有託恭惟某官先賢世胄今代人豪公瑾之英烈尚存伯仁之風流未泯百年垂裕千里蒙庥輟神館之清資付專城之重寄羣兒爵躍已大喧騎竹之迎一老龍鍾猶能進拔薤之隱即諧瞻拜但切欣愉

回王倅學士啓

蚤紆郡紱尚記褚哀半面之薪晚臥民間真同夢得九年之謫逃空已久集苑何由笑昨夢之已非悵舊遊之安在茲蓋伏遇某官孤風立懦大惠哀窮屈別乘於一障之閒訪故交於百罹之後尺書尉藉里俗驚觀離雁鷺何有於去來而金石不移於燥溼九霄之路莫瞻鳧鳥之飛翰十襲之藏永祕鷲經之妙墨

回王倅大著啓

盛名之下久矣服膺老病之餘頽然待盡自非素席門牆之舊豈敢遽陳竿牘之私茲蓋伏遇某官躬厚德以鎮浮墮高文而起廢想鈞天之夢恍聞金奏之音騰織女之箱絢若星圖之爛闌管詎償於快觀搖旌彌極於坐馳安用著書賦九年之謫便當舍酒分一日之光感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張倅寺丞啓

雲霓之望久矣方興來暮之謠桑梓之敬缺然未快爭先之睹敢圖推挹尚軫哀庸恭惟某官精神交海內之宗聲名動天下之宰肆求善類不關斯文雖北除南垂判若辰參之異而東傾西應白同肝膽之如屈高誼於一紙之書訪陳人於三家之市謁藹如雲之態度已立見於囊中濯濯似柳之風流會意求於坐上其爲欣幸莫究頌言

回向倅朝請啓

望切雲之冠居有絕塵之歎揀順風之簪尚稽贊見之恭屬分領於郡條已大譁於輿誦恭惟某官心存汎愛義不遐遺訪故侯於

廢錮之餘追前哲於寂寥之後雖翻雲覆雨生變於炎涼而璞玉渾金不渝於燥溼重勤緹騎遠塵誨雨十襲珍藏已眩巾箱之富一尊燕語仁分鐙燭之光欣愧交懷占言難盡

回陳倅朝散啓

除書初下眷梁木之有依刺字已漫望舍門而來埽空懷慙於不敏遽馳義以相先恭惟某官豈弟宜民勞謙下士暫駐松楸之園靈論枳棘之棲別乘鼎來佐龔黃而共理鈴齋坐嘯仰岑范以蒙威父老歡呼里閭驚聳據大牀而高臥方觀一世之豪下懸榻而起迎敢玷諸公之右

回洪倅學士啓

蓬萊方丈蚤窺雙壁之連雲夢南州又見一枝之秀顧服膺之已久念修贊以無因恭惟某官文中兩科聲馳九牧倚牛角而獨唱和者幾人跨鯨背以遠遊超然萬里陳義振哀窮之惠占書移起廢之文末路增光衰顏動色誦佳句於百寮之上固已習於剽聞

識少異於千人之中獨未先於快觀

回晉陵曹宰到任啓

投界窮陬僅存殘息追懷故友但有宿心竊聽下風佩腰章拊松楸之國方圖上日斂手板修桑梓之恭恭惟某官學冠時髦行爲世準太廟龍文百斛之鼎東序蒲牢千石之鍾雖一時共推華國之文在三尺猶累長民之寄鳧鷖之行序進豺狼之路當前起彈柱後之冠自執太阿之柄仁聞治狀俯慰民瞻某晚晚餘生棲遲末路託一雷之土幸分河潤之餘墜五雲之書更被袞囊之寵其爲欣幸莫究名言

賀梁守到任啓

四海聲名夙著宗儒之望一時人物獨高政事之科方啓共理之求允屬承流之寄恭惟某官勞謙下士居簡臨民哲艾王之蓋臣豈弟古之循吏擁東方之騎已大慰於遐瞻憩南國之棠宜少畱於高躅觀二天之風采溢千里之春聲自憐投老之餘獲占分光

之地繁大賢之高致奚俟先游綴賓客之下陳自慙未至
回沈倅到任啓

坐井而窺那能大口而牆而立祇自書空欲詣元禮而素無通家
之因未識魯山而空有此生之歎居切畫龍之暮莫申執雁之恭
恭惟某官養義之氣浩然命世之材卓爾位上大夫之列盡專右
省之車分半刺史之權尚擁治中之駕不圖過聽之誤遽形流問
之先妙語垂衷朽質增重惟清廟瓊瑤之器方當待賈之初而窮
途枳棘之棲乃有分光之幸其爲欣頌難盡名言

回周主簿啓

望堯階八彩之光親承大問陳漢廷三道之要遂決殊科士歆稽
古之榮朝有得賢之慶伏惟新思主簿妙質備琳琅之美瑰材挺
梁棟之姿金薤千萬篇而百神所司銅柯四十圍而九牛莫挽夙
富博大淵源之學發爲雄深辯麗之詞切中事情非老生常談陳
腐之說二言治道實生民一時理亂之機甫上奏篇遂關乙覽榮

海集十四

九

升吏籍光勳儒林不圖謙德之隆俯墜誨函之辱射東堂之策雖
詔墨未乾校中祕之文而徵書可待其爲欣頌難盡名言

回平江守將待制狀

伏審某官剖符南服獨繼蘇州刺史之賢持橐內朝亟膺甘泉法
從之列方郵命流傳之始實鄉枌瞻望之華願敢後於鳥趨將俯
申於燕賀第深喜林莫罄言宣

回提舉謝少卿啓

入司帝籍蚤觀卿月之升出按藩條又快使星之曙竦百城之風
采馭六轡之光華恭惟某官文追古作者之風名出諫大夫之右
肅持使節誕布王靈攬澄清之轡而豺狼之路一空校紅腐之粟
而雀鼠之輩幾盡平訟賦正直指宣威已訖外庸即膺大任某逃
聞新命倍激歡欣方修贊見之恭亟拜尚書之辱門鵲在望固無
千里命駕之遙河葦可杭庶有一日分光之幸

賀莫守郎中啓

雅志倦游久厭承明之直上恩佚老遂分刺史之符恭惟某官德
配先民材稱循吏掘蘭華省共歎郎潛剖竹名城徒得君重除書
甫下輿誦歡騰千騎班春坐榻棠郊之蔭一塵受地方修梓里之
恭

回江陰運使趙學士啓

名聲籍甚何止百聞文義卓然遂快一觀眷襄揚之非擬顧衰陋
以無堪恭惟某官理窟洞天精神之交詞鋒出筆墨哇逕之外
繁尊歡呼自中宮商落紙從橫盡成繡敵何言誤聽遠墜珍投破
千金以屠龍久懷奇而未試挽六鈞而射鼠知用大之甚難探古
錦而一窺拊朱絃而三歎攘支離之臂自喜爭先盡渾沌之眉空
慚借重

回武進馮宰到任啓

海寓共推嗟來莫矣里門初下喜聽竟然念耳熟於百聞會意求
於一睹不可尚矣坐上客儻真是乎又何疑焉名下士蓋不虛耳

海集十四

十

恭惟某官朝野著士民之望鄉閭擅人物之評納萬頃於雲夢胸
破大觚於霹靂手方效官於巖邑已加惠於陳人首墜函書重紆
衡蓋琢奇句於月齋天心之上駕眾說於金口木舌之中遠追三
歎之音高儷九成之奏周章拜覬衰朽增華函牛之鼎烹雞固已
垂於用大照乘之珠彈雀空自抵於暗投頌詠之私占言難盡
回梁倅到任啓

津亭弭楫首紆衡蓋之臨記室占詞又拜函書之辱謙光委照朽

質增華恭惟某官鳴柯里故相之家通德門大儒之胃收槐堂之
劍履而具存祖烈傳鳳池之毛骨而綽有父風見謂佳公子之賢
暫分半刺史之重未展西極追風之足尚淹南溟擊水之圖題別
駕之輿方資於共理持從臣之橐行副於詳延馳頌之私占言難
盡

賀葉守到任啓

縉雲故地昔眞仙冠劍之藏金牛名城今天子股肱之郡建行殿

東藩之屏通殊鄰北道之輅方疇咨選慎之艱實一麾鎮臨之始
恭惟某官名重文章之選才高政事之科操龍伯之鈞而六龍連
奏神屠之刀而萬牛解蕭望之補外姑歷試於百為汲長孺居中
作疏榮於三接某聞風舊矣託比云初自惟殘年衰病之餘况復
末路湮淪之久距一舍之阻尚未聆金玉之音仰二天之臨已大
慰雲霓之望

回郭守到任啓

縣車久矣聽履登然擁篲膝行固盍展榮郊之謁街書贊見又當
修梓里之恭哀晚臥疴痲廢禮第聞新政共激歡悰恭惟某官
循良慈惠之師碩大光明之傑學稽古誼識洞幾先解紘豈膠柱
之調奏刀有破竹之易惟凋郡百孔千創呻吟之後亦下田十年
九潦饑饉之餘所恃仁賢揚一扇穆如春之風庶幾疲癯服五袴
煥若冬之日方裁慶牘已墜珍函三過讀而增衰病之華十襲藏
而益巾箱之富已同千里共戴蘇刺史天上有一塵更爲李將軍

鴻集十四

三

地

回陳倅到任啓

負未歸田有愧上牀之問臨門墜刺竊欣下榻之迎故嘗耳熟於
百聞今幸目成於一眄恭惟某官太邱盛德之裔崇寧遺直之家
擅海內之名客蒙驚坐之目宰天下之志厭推分社之均褒崇摛
黼黻之章光寵賁衡茅之陋雖匪朱陳昏姻之故素交元方兄弟
之賢不謂投老殘年衰病之身復覩角立持出譽髦之士結門外
之轍已諧求友之聲賦井眉之餅庶獲賞音之遇

賀劉守到任啓

辭榮禁路歸老窮閭望長者下風雖未諧一日登龍之願陪先公
高躅嘗叨綴三朝從橐之聯多難漂零流年晚晚柳儀曹之先交
今有幾唐正元之朝士已無多豈謂死生契闊於三十載之際復
見老成典型於二千石之重恭惟某官抗高明而絕塵瞳若剽盤
錯而游刃恢然分北願宵旰之憂把一麾而去國付南渡保釐之

託擁千騎以臨州共興來暮之謠咸快爭先之觀自惟悼老之年
垂盡弗泊於駿奔庶幾宿昔之契未亡俯深於燕賀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四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五

啓

回王倅賀冬啓

望金谷之塵固非一日儵少林之壁亦復累年莫伸與梓之恭奚
道負荆之咎茲蓋伏遇某官情高曠日義薄層雲悵墜甑之空已
同棄物軫遺簪之舊終不忘情屬君子之踐長悼孤生之永已千
鈞借重俾蟠木爲先遊之資一語吹生謂死灰有復然之理其爲
欣幸莫究頌言

二

圭景迎長珠星紀瑞推筭啓千齡之運拔茅連眾彙之興恭惟某
官儒學發身三冬足用靖共介福七日朋來茂對休辰龍綬故友
加惠桑榆之晚俯憐鍾漏之餘文摛白雪之詞韻中黃鍾之律幽
懷破散穆如負日之温病目驚窺絢若瞻雲之爛莫馳慶謁第激
歡悰

鴻慶五

回趙倅賀冬啓

老將及耄不知歲月之遷性不便書莫致寒温之間屬時君子膺
彙征之吉但有野人分芹獻之心茲蓋伏遇某官利器沈潛聲章
炳煥旃髮扶桑之日本自於天來濯足滄浪之淵尚從於地控屈
臨邦屏分布郡條眷言一介之餘光賁五雲之妙誦言穆若殆仁
風揚紈扇之閒玉色皓如正落月滿屋梁之上

回平江趙倅賀冬啓

璿璣觀象仰占星昴之中鍾律導和俯驗泉萌之動順履一陽之
復茂膺五福之綬恭惟某官喬嶽儲靈綺蘭毓秀鬱鬱五雲之氣
盡隆準之子孫落落萬人之英豈重瞳之苗裔義文晝泰天統乘
乾出逢熙洽之辰坐擁鴻龐之祉敢圖眷獎尚軫衰遲來日無多
猶伏一戈之御溺灰欲死詎堪六琯之吹

回兩倅賀冬啓

星東壁而昏中日北陸而短至屬方羣陰作沴之始已兆三陽交

奉之期恭惟某官心平而行高才全而德巨鳴中律呂自可吹生
燕谷之中語帶煙雲可應紀瑞魯臺之上齋心聽誦稽首拜嘉穆
如抱未有挾纊之温恍若覆盆委分光之照其爲欣幸莫究頌言
回強守賀冬啓

土圭測景鍾律均聲義文占七日之亨漢曆表三辰之瑞恭惟某
官游夏淵源之學龔黃慈惠之師具萬善而齊百神呵護順一陽
而復五福朋來燕寢凝香鈴齋坐嘯顧憐衰謝申祝頌言迎愛日
之長已踐化人之國快景星之睹遂窺刺史之天

二

雲師書物日御迎長以兆氣元遂正律本恭惟某官學王者之事
值聖人之時謝吏部之文章二百年無此作矣李將軍之才氣萬
戶侯豈足道哉逮茲准陽隊理之秋久佇宣室受釐之對鳳鳴十
二坐迎交泰之期鵬擊三千亟觀遠大之業
回莊守賀冬啓

鴻慶十五

六琯吹葭嶰籥應律五紋刺繡圭景迎長恭惟某官履七日之修
辰陪千齡之興運分符共理蚤疏三接之榮拔茹同升坐擁朋來
之福眷言衰謝首被顧存委大貺於窮途抒高情於麗藻雖如逃
谷共分一日之光迴若觀臺獨現五雲之體

回吳守賀冬啓

魯臺之望占祥嶰谷之鳴應律雖三尺之冰厚聚眾陰疑罔之時
而一寸之暉長實萬寶欣榮之始恭惟某官挺生哲哲出應昌期
萬室連蕤擁綺綺而詠千哇接軫賣刀劍而耕諸縣豐登四郊清
謐泰壇展衆方迎天地之休宣室頌釐行奉鬼神之對

回錢守賀冬啓

天正著統陽德離潛黃宮調六氣之元清臺表三辰之瑞恭惟某
官學惟古訓道與時行盛大光明接千齡之熙旦奇龐福艾擁百
順之鴻休方膺共理之求已促追鋒之召感寸陰而惜日喜添綵
綫之長待甘雨以爲霖行被袂衣之拜

二
六瑄鳳鳴奏伶倫之律五星珠貫符太史之占一德撫辰羣公受
祉恭惟某官進非節錫出為時須秀鍾河嶽之靈氣寒堪與之大
賢如趙成子熙熙冬日之温文似張水曹諷鶴春雲之態時乘豐
大順履洪龐千騎森然方擁馮熊之貴一翁耄矣空懷賀燕之私
三
衡占灰仰瑄候葭飛取正上行百神來燕恭惟某官名高哲艾文
擅詞宗見王千里而來獨出漢諸臣之右舉國一人而已孰謂魯
真儒之多親值聖時具膺吉祿蔭堯雲之潤靈煩臺視之占瞻舜
日之華奚俟口淵之口

四
六氣宣猷八風順序聖人觀象見天地之心君子安身待陰陽之
定恭惟某官道尊而日損德進而時行綸閣細書紅藥應五雲之
妙斗城問俗形檣換三組之榮屬陽德之離潛宜陰靈之薦祉方

鴻案十五

三

興未艾與日俱長俾壽而昌逢辰茲始莫申慶謁但極歡悰

回江陰趙守賀冬啓

灰心久矣不復競辰暴背欣然未忘愛日忽墜絳袍之信有踰袞
服之華恭惟某官建牙當七十城剖竹猶二十石儲休帝籍挺秀
儒林玉具高柱頤真江山風月之主金印大繫肘實巖廊柱石之
安履華旦之休明悼窮交之淺落剖雙魚之尺素空慙強食之言
分九醞之霞觴應笑獨醒之陋

回汪倅賀冬啓

帷宮瞻紫燎之升緹室候泉萌之動燁燁離明之巨龐鴻解雨之
恩恭惟某官出逢君子之時夙蘊大賢之業密營迺畫千里仰成
分布寬條一堂坐嘯履茲陽復茂擁神休室受釐行促追鋒之
召窮閭掃軌空懷賀廈之私

回晉陵黃令賀冬啓

日行北陸之次兆羣陰退聽之祥星占東壁之中繁盛德光亨之

始恭惟某官袖牛刀之手安鸞棘之棲履茲陽復之辰茂介朋來
之福吹泐衣於欲死澆病木於垂枯豈復小民惟祈寒之怨有同
野老負愛日之暄感頌之私占言難盡

二
紫壇之燎升方承大祭黃鍾之氣應以召太和恭惟某官種學三
餘達辰一旦雖後凋之操不改於炎涼而拔茹之連自同於消長
逮茲陽復宜與時亨當為傳說之霖起副蒼生之望猶有趙衰之
日空遺故交之思

三
斗柄北旋陰凝而酒日車南指陽復而升恭惟某官秉心有執德
之堅適變得隨時之義自臨鄉縣眾謂賢公已應虞書三老之文
更遇義文七日之吉全和氏之璧而去何喜如之彈貢公之冠而
來自今以始

回沈倅賀冬啓

鴻案十五

四

候一寸之陰占四分之曆實陽德離潛之始繫天心顛俊之初恭
惟某官德日進而又新福川增而方至豫州半刺史素高國士之
風魯國一真儒宜冠廷臣之右逢辰休顯錫羨鴻龐鳴玉趨紫宸
之朝靈有騷人之感擊鍾應黃宮之律仁觀君子之亨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時乘玄輅氣兆黃宮占昏旦以候軫壁之中謹蓋藏以待陰陽之
定恭惟某官得一編書於神所授出六奇計而世莫開控帶二江
猶傳鐵甕折衝千里是一金城履茲陽復之辰宜介朋來之福追
鋒亟去行超三衛之雄授鉞重來更總十連之重

二
一德時升繫上將逢辰之始三微氣應宜百神薦祉之多恭惟某
官威名攝鳥鼠之戎圖畫冠麒麟之閣一戈卻日天地與之低昂
萬馬追風山岳為之頽什履茲陽復坐擁神休望金谷之塵遙相
盍簪之盛臥道濱之疾莫伸賀廈之私

三
嶰竹十二簫以製律本而鍾聲出應土圭尺五寸以求地中而縱
景迎長恭惟某官握虎豹之韜總貔貅之旅跨追風之驃超月窟
以窮探乘問漢之槎挽天河而一洗逢辰休顯受祉鴻龐占魯臺
之雲坐見蕙蔥之氣望長安之日行瞻穆穆之容欣頌之私敷宣
莫罄

四
肇一氣之元正八風之序日居木上逮休復之祥雷藏地中實奮
豫之始恭惟某官山西將種斗北人豪三令之行稟如負雪之嚴
一怒之威若若迅靈之震勤勞百戰感會千齡方剛德之懷亨宜
龐禳之攸降出分帥闕秉大將鈇鉞之權歸護殿巖正祈父爪牙
之命

五
擊金鍾而郊氣定五日之中比玉琯以考聲正八風之序恭惟某
官尊俎朕未形之難鼎鍾銘不賞之勳當大人繼照之明應君子
彙征之吉帝寬憂顧神聽靖共受祉未可量逢辰自今始聞鼓鼙
而思將帥仁觀所父之歸羞蹟藻以薦王公聊致野人之獻

六
太初更漢曆之元招搖紀夏正之月道隨剛長福與時升恭惟某
官四嶽藩翰之臣萬夫貔虎之帥聲名震夷夏忠義貫神明方一
陽氣應之初實眾正上行之日六齋啓重侯之貴已登將閫之崇
九芝塗細札之書行踐樞庭之拜未遑慶謁預激歡欣

七
書參日表夜考星中八能之士板書以奏五音二重之室緹縵以
候一氣恭惟某官坐孟陬庚寅之日應上元甲子之辰迎連珠合
璧之祥擁錫盾珣戈之貴名參柱石功載旂裳魁然斗北之豪八
總侯藩之重踐此日南之慶亟趨帝席之前

距門牆不能百里遠旌榮亦復累年忽驚紀律之新又見陽朋之
復恭惟某官受天人任秉國中權入扈殿巖擁漢將南北軍之眾
出總戎索陳楚師左右廣之容逢寢明寢昌之辰介時萬時億之
祉望青油之幕想見元戎壽筭之飛述銀筆之辭聊效野人食芹
之薦

九
黃宮之氣應方調嶰竹之音紫壇之燎升首被蓼蕭之澤恭惟某
官浩浩稟堪輿之氣英英鍾河嶽之靈會天子躬三歲一郊之儀
而上將擁七日復來之福端闡發號宣室頌釐鴻名增帥閫之崇
細札奉聖書之寵自笑匏瓜之繫莫預榮觀但有野芹之甘欲分
貴獻

回梁守賀冬啓
五勝相乘三微始著肇見陽朋之復用符剛德之亨恭惟某官道
術通明器資淵博兼文學政事之選蓋聖人之徒歟為循良慈惠
之師繫大夫之賢者逢辰茲始處顯宜先泳年光如化國之長盥
須測景摘墨妙有郁公之體矣俟占雲輿頌所同空言難敘
回無錫馮宰賀冬啓

六
一氣默運泉萌動而陽升諸福朋來茅茹連而彙進恭惟某官靖
共居位愷悌宜民雉出桑間已著仁賢之治弦鳴堂上更收清靜
之功剛德浸亨蕃釐紹至撫一雷之土共觀鳥寫之飛履七日之
辰仁見龍梭之起
回莫守賀冬啓

星圖表瑞占五緯而睹珠連律本均聲製六琯而聆風吹恭惟某
官一朝人傑百世吏師華省望郎斗城良牧暫輟遼巖之直來蘇
凋瘵之餘化國舒長逢辰茲始魯侯燕喜受祉難量自嗟匏繫之
生莫預觴行之列其為欣頌曷究名言
二
漢曆授時紀上元之次義經畫卦為來復之初恭惟某官經濟之

材將膺帝賚中和之政自與天通梅載華如紺碧而發於莫春露
薦降如飴甘而零於午夜嘉禾合穎瑞麥兩歧屬當七日之休辰
適契千齡之興運以天公降祥之婁奚俟占雲而使君報政之成
行當就日其為欣頌難盡名言

與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吹比竹而音諧布重緹而氣應三微著象五緯宣光恭惟某官萬
斛巨川之舟千雉大邦之屏手揮羽扇舟中敵國何有哉坐擁戎
旃席上過師乃如此履休明之盛且介億萬之龐禧疇衛社之勳
行布白麻之號享銷兵之福遂臻黃髮之期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與梁倅賀冬啓

吹比竹而音諧縵重緹而氣應三微著象五緯宣光恭惟某官一
門萬石之家四室五公之胃印金斗大珥玉蟬聯累朝閎闕之華
奕世衣冠之望未展赤驥追風之足尚淹紫鸞止棘之棲屬天公
額俊之初屆陽德離潛之慶於時測景方加刺繡之長將遂披雲

鴻慶居士

七

大慰傾葵之望其為欣頌莫罄敷宣

答葉守賀冬啓

調六律之音天統冠三正之首辨九章之序義文占七日之祥恭
惟某官稟間氣而生應昌期而出刺史之天大矣煩補石之工化
國之日長自笑卻戈之陋仰睇魯靈雲物之瑞寶應商巖霖雨之
求一陽進而道與時行眾正興而福緣類至畫室應圓而龍見行
綴甘泉法從之聯尚方賜履而鳧飛已著方丈真仙之籍其為瞻
頌難盡名言

回郭守賀冬啓

三正官天統之元七日驗陽朋之復龍離潛而見實大人繼照之
初風覽輝而翔應君子彙征之吉恭惟某官德由日進道與時行
俾彼雲漢之章爰告魯臺之慶薰然慈仁之德聿資周翰之良歲
美人和政平訟息盡奉追鋒之詔亟歸調鼎之司人望既孚師言
惟允某屬有魚菽之祭於先人敝廬之下莫申燕雀之賀於使君

燕寢之前第廣擊壤之謠聊效食芹之獻

二

一氣旋宮八風協序三微始著百順皆來恭惟某官挺松柏歲寒
之姿鍾河嶽英靈之氣行藏體聖人之道顯晦得君子之時當飛
龍利見之初應拔茹彙征之吉天衢聽履追祥鵬九萬里之程燕
寢傳觴慶蟠桃三千年之會

鴻慶居士

八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五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六

啓

回王倅賀正啓

桑田蕪漫忽揚東海之塵蒲柳衰殘已迫西山之景壯心空在來日幾何履茲贊陽出滯之辰舉有除舊布新之喜恭惟某官乘時顯晦玩世徜徉歌生民嗣歲之興應大有自天之吉朋簪四合風流柏葉之觴句法一傳妙絕椒花之頌每興懷於故友久漏籍於遺氓遠墜函封增光莫齒雍容坐上那聞櫓馬之鳴駘麟門旁自笑桃符之換

二

椒盤嗣歲讎鼓送寒茲惟萬寶趨新之時獨見故人求舊之意恭惟某官秉心直諒蓄德輝光儒雅吏師風流別駕日行黃道盍趨鸞鷲之行風振紫山尚琢鸞花之句恭承嘉惠重以好辭賦谷風之三章度陽春之一曲欲回殘稿復被青黃老病摧頹莫預董秦

鴻集十六

之奉悲歌慷慨空傳宗武之時感愧交懷占言難盡

回向倅賀正啓

四序更端二儀交泰接千載題期之盛宜羣公受祉之多恭惟某官明哲保躬儒雅節吏順履天正之吉密迎神既之休椒頌傳馨莫預一觴之薦鋒車趣召仁觀三節之趨

回張倅賀正啓

天德更端人正肇序清臺課上元之曆方呈珠璧之祥絳人推甲子之年遂軫泥塗之辱伏遇某官高文起廢妙語噓枯天聲追木鐸之音絕唱儼陽春之曲屬介頌椒之慶載廣伐木之詩眷茲衰朽之餘被以青黃之飾高懷落落曲敦耐久之情老語諄諄但有流年之感

回平江趙倅賀正啓

日薄西山已迫桑榆之晚春回北斗又觀椒柏之新茲蓋伏遇某官德厚鎮浮道直矯枉惟下俚炎涼之態每形於令尹三仕三已

之間而故交久安之情獨見於翟公一死一生之後敢圖衰茶猶被顧存垂囊華袞之章加賁綈袍之舊老冉冉而將至空驚嗣歲之興物欣欣而向榮已被先春之暖

回強守賀正啓

太史書元上經撰泰三朝謹始萬寶趨新恭惟某官魯國真儒漢京循吏特達季將軍之勇一諾可重於百金妙絕張公子之詩千古固輕於萬戶蓋聲氣相求於一道故升沈靡聞於殊途殆茲歲序之更獨見人求之舊賦椒盤之頌莫瞻列炬之光分棠舍之陰亦預春班之擇

回莊守賀正啓

五勝代興既周必復一元更始以故為新賢德所臨春祺攸介恭惟某官碩大光明之傑循良慈惠之師二千石班春占土牛而得歲五百年住世摩銅狄以興嗟履運中興逢辰交泰一□嘉色欣欣上旄羽之塵四野春聲籍籍滿袴襦之詠其為占頌難盡名言

鴻集十六

回趙倅賀正啓

莫景飛騰自遂桑榆之晚風光流轉又驚椒柏之新畧新桃以禦不祥掀榻壤以求如願未能免俗且復效弊伏遇某官順理昌期寵綬故友一言起廢奮百蟄於埴土之中老幼增華苗九芝於枯槎之上

回汪倅賀正啓

蓋亦容膝面壁觀心不知晦朔之遷但覺寒暄之異圓鬱壘之像莫驅五見之窮進屠酥之杯豈恨一翁之後茲蓋伏遇某官收憐眾棄矯拂羣庸正當嗣歲趨新之時獨見懷人求舊之意疾風拔木勁草之立歸然烈火流金韞積之藏自若重遺緘輪中既頌言蒲柳餘齡方受一廬之託瓊瑰妙語空留十襲之藏

回錢守賀正啓

類齡餘幾見謂陳人端月載臨尚修故事門符執厲方懷鬱壘之求齋釀光春遂解臺鮒之祟恭惟某官威風惠氣舒慘一方大冊

鴻文斧藻萬物著權帽而過揭鼓桃杏驚開劫羽絃以召黃鍾川池凝泗學履三正之吉大均千里之釐固欲從公共分一日況復如我獨有二天莫副願言但深欣頌

四序密移物無終否三微浸大福有朋來恭惟某官躬誠明之姿撫休希之運九歌申勸每懷天保報上之心眾正疊興共享既醉大平之福逢辰茲始稱壽宜先自憐幽屏之餘莫預駿奔之數獨無高論進輪投薤之忠尚有守誠堪賦頌椒之什其為欣頌莫盡名言

夏時御正周曆更端首三統以承乾交二儀而畫素恭惟某官介藩均佚祕殿納書順履三朝親逢一旦日月千二會已符管室之占春秋八千年宜介天椿之壽方修慶贖遽墜嘉音雖涸轍垂枯久俟臥龍之起而孤根欲朽空觀萬木之春

回江陰趙守賀正啓

門垂葦索盤頌椒蕃星回斗野之杓春入練江之色恭惟某官才高帝胃名著吏師與庶民共楚臺之風得賢者樂齊宮之雪道載土牛之出遙知卿月之臨門闐櫛馬之誼空想德星之聚方納履新之慶尤深懷舊之私黃絹占詞白衣載酒渴心不展莫預西園飛蓋之遊食指可占詎有北海空尊之歎其為欣頌莫究敷宜

回晉陵黃令賀正啓

周早既復端月初臨刻桃梗以厭天行飾土牛以戒農事恭惟某官獨高政事之選眾推慈惠之師治千乘之賦而辦多多最百吏之課而書上上爰履三朝之古茂迎百順之嘉籍籍翠幄准懼瓜時之及諄諄一老空懷芹獻之心

回沈守賀正啓

銅渾觀象歲籥代終玉燭宣酥春元茲始恭惟某官躬行古道親值聖時方上聖解紉更化之初應君子連茹彙征之吉逢辰有倣

錫羨惟休黨相省耕蓋致九推之助脂車入觀更疏三接之榮回周守賀正啓

魯經書五始之元漢儀紀三朝之會繁萬寶化生之日兆羣賢景進之祥恭惟某官哲謀肅乂之才正直端共之德親逢聖旦方興見晚之嗟順履王春宜介朋來之福自憐老去實聳遐瞻千指家休竊此棠陰之舍一觴獻壽莫持椒頌之盤

回平江胡司法賀正啓

璿璣驗中星之見以紀王正象魏布端月之和以前民命恭惟某官識洞陰陽之縕氣凝天地之中妙語春容暖於布帛大篇舒卷燦若煙雲適臨元吉之辰宜集善祥之慶重勤大既遠墜嘉音問輿人之紀年敢冒復陶之寵賦阿戎之守歲空驚莫景之斜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四序平分歲星更始三陽彙進卿月高升恭惟某官門地山西之豪時望斗南之傑磊落掀天地一丸泥可封百二之關叱咤生風

雲半段槍可破十萬之眾爰介春祺之慶猥先故物之求緹騎鼎來函書拜辱渴心不展空懷賀廈之私輿論可占行有榮壇之拜但深欣頌莫究名言

二 炎正嗣興接千齡之統王春肇序登四海之圖惟時百戰之多宜受朋來之祉恭惟某官鞭笞犬羊之重號漢飛將軍駕馭貔虎之師為唐大都督名書鐘鼎勳載旂常逮茲熙旦之逢益幾春祺之介倚爪牙之衛久外總於師干咨帷幄之籌蓋坐圖於廟勝其為欣頌莫究名言

三 歲律嗣興陽朋彙進山無紀曆但驚寒暑之更客有疑年重起泥塗之歎恭惟某官高情耐久偉量鎮浮長鳴司風雨之晨持操厲冰霜之節爰履三正之吉方取新厭故之時獨占一紙之書皆悼屈傷屯之意拜嘉甚寵懷惠靡忘肅肅初筵莫賦椒馨之頌區區

欣頌莫究名言

微賈但分芹獻之甘欣慶之私占言難盡

四星既復端月嗣興一元資萬彙之新諸福會三朝之慶恭惟某

官奇龐福艾碩大光明謀初百中而妙若穿楊善後萬全而勢如

破竹履端茲始錫羨有初逮大將之旌行占郭令中書之考聽與

人之頌盡歌魯侯三壽之詩瞻頌之私敷宣罔罄

五 賦冰北陸四序歸餘迎氣東郊一元更始恭惟某官執干扈殿嚴

之峻建旄分戎闕之雄千載逢辰三朝受祉桃弧棘矢山林無魑

魅之逢柏葉椒花壑谷有吾公之樂眷言幽屏遠墜珍投原田每

每敢有圖新之願緜袍戀戀空懷求舊之私瞻頌之私敷陳莫罄

六 履三朝之會方占參尾之中登四海之圖今在斗牛之次有間令

序允屬休辰恭惟某官肇履春元密膺帝賚總戎旌之重有嚴帥

闕之雄聯貂冕之華宜視公槐之貴名偕日起道與時亨壽福而

臧行致百朋之復老衰而耄又經一歲之除

七 泊曆以觀天象式序三辰作經以謹王正蓋尊一統恭惟某官器

深而博行直而方六奇淵祕感鬼神一節英明貫金石三微紀月

欣穀旦之親逢四德體元宜春祺之協應爰擁師干之重久資戎

翰之良疇敵愾之勳已紀雲臺之象總嚴疑之護行資武帳之籌

八 星紀初回春祺紹至三陽朋進一德上行恭惟某官沈雄弘毅之

姿奇龐福艾之相奮空券而扼虎元絕藝以屬龍入護中宸作朕

心符茲際贊陽出滯之辰宜介小往大來之吉元戎十乘可擬金

城百雉之崇袞服九章行應臺躔六符之象

九 玉曆頒正象魏布法千歲之日於此永端一旦之逢自今作始恭

惟某官盛德介百神之祉勞謙忘千乘之尊悼故老之遺已迫桑

榆之晚暮納履新之慶宜同草木之欣榮聽誦拜嘉占詞敘感明

月空塵於大睨陽春莫儼於好音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無錫馮宰賀正啓

轉經表首事之年漢儀絕朝正之月木行履運金奏宣蘇恭惟某

官德齒為老成人豈弟為風化首親逢熙旦坐擁龐禧更桃符於

兩戶之間所閱固多矣飲屠酥於眾稚之後而壽莫量焉重勤一

騎之臨巫拜朋織之辱嘉言慰藉温然如宿酒之醪老語諄諄最

爾真祭魚之獻

回莫守賀正啓

考音聲而太簇鳴候昏旦而中星見羣剛浸長諸福朋來恭惟某

官道大而時升德成而日進者又省臺之望風流藩翰之良桃梗

效靈請千門之佳氣土牛占歲喧四野之春聲凡附託於一塵舉

瀟瀟於九里遠馳緹騎辱賜函書椒盤頌花雖莫預阿戎之集屠

酥送暖豈復憂菴叔之寒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宜興陳宰賀正啓

北斗回杓歲星始見東郊載耒農扈將興恭惟某官豈弟宜民忠

嘉許國未展雲霄之步尚安枳棘之棲進服邇僚師言惟允親逢

熙旦賢路方開盍紆畫繡以疏三接之榮更為春酒以介千齡之

壽其為欣頌莫喻名言

與莫守賀正啓

桃符逐厲俄驚一歲之除椒頌薦馨共慶三朝之會恭惟某官佐

王之學當陪國論承流之寄尚布藩條寅奉夏時肆頒堯曆進牛

鞭而占歲凭熊軾以班春成欣欣聞鼓樂之音舉熙熙有登臺之

樂東閣之梅紀瑞已開故歲之花南國之棠交陰留誦他年之愛

與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一氣不頓進念交泰之難逢四序本平分慶履端之有傲恭惟某

官戰勳出諸將帥之右將略得古兵家之流空萬壑之煙已撤秋

官戰勳出諸將帥之右將略得古兵家之流空萬壑之煙已撤秋

官戰勳出諸將帥之右將略得古兵家之流空萬壑之煙已撤秋

官戰勳出諸將帥之右將略得古兵家之流空萬壑之煙已撤秋

官戰勳出諸將帥之右將略得古兵家之流空萬壑之煙已撤秋

官戰勳出諸將帥之右將略得古兵家之流空萬壑之煙已撤秋

官戰勳出諸將帥之右將略得古兵家之流空萬壑之煙已撤秋

官戰勳出諸將帥之右將略得古兵家之流空萬壑之煙已撤秋

防之警按諸營之柳仁瞻春事之新迨茲穀旦之臨宜奉椒觴之
薦柴門寂寂正服老農夫抱耜之勞藉府潭潭但想賢賓客盍簪
之盛

回葉守賀正啓

舜璣占七政之齊繫上聖撫辰之盛漢儀講三朝之會實羣公受
祉之初恭惟某官式古訓以視身奉天時而布法東縛羣姦如束
溼恢恢無漏網者養護小民如養雞洋洋得其所哉迨茲三陽交
奉之初舉有一視同仁之喜斗回寅柄方行太守之春椒頌辛盤
聊效野人之獻其爲欣頌莫罄名言

回郭守賀正啓

天王居正建大號以表年方伯承流履春元而受祉羣陰消伏萬
寶欣榮恭惟某官鍾五百年間氣之英分二千石名城之寄輿情
樂只謠頌藹然屬剛德之浸亨宜春祺之攸介銜車追召已塗芝
檢之書荷藁聯榮行奉綸闈之直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六

七

盤頌椒花門書桃梗排羣陰於九地集大慶於三朝恭惟某官馮
熊軾而應木行之辰進牛鞭以驗金穰之慶埽遺蝗於積雪之下
散鷲鳥於列炬之中萬室安眠不聞夜吠千門喜笑已作春聲布
寬大之條以廣上恩發中和之政以遵時令紆丈二之組已載觀
嗣歲之興奉尺一之書行見履賢元之任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七

啓

復官謝沈相啓

上書北闕俯輸螻蟻之微情出紆西垣仰玷乾坤之大造繫吳昊垂精之感實倦倦造膝之陳伏念某謀身愚而愚受性拙而拙自知寡與見謂喻人卒陷危機爲世大僂強弩射市非我獨也而薄命安所逃腐鼠中人了無預焉而奇禍乃如此舉有竊鉄之態動成投杆之疑固已不勝眾楚之咻豈料又生一秦之患遽興大獄首賞賊科輸之鬼薪論爲城旦致之必死示以無還自惟十九歲而叛之乳無期豈謂一口年而河之清可俟晉馬老矣空懷伏櫪之思吳牛喘焉曲軫駐車之問茲蓋伏遇僕射相公堂堂社稷之鎮英英人物之宗開闢大公主張善類凡預平反之筆皆爲全人一歸造化之鑪舉無棄物出餘燼於溺灰之後援窮囚於擠壑之中驚膠續絃可補黥劓金匱刮膜復睹清明所以示丞相宰天下

鴻慶十七

之平於以佐王者居域中之大滌除宿負申救沈冤收茲不齒之身實諸無過之地載更生之大賜亦何殊食馬之恩顧垂盡之餘齡猶欲效搏螭之力

謝萬俟相啓

夢得之謫九年嘗賦大鈞之問屈平之放三載尚從太卜之占况茲三紀流落之餘而有一旦遭逢之異伏念某頃繇學省進詆憲臺五疏請和戎可紓一時倉卒非常之變以安國步一章論伏闕必啓異日羣小不肖之心以召亂階豈固爲饒饒異論以冒刑誅姑欲效惓惓愚忠以禱廟算大臣按劍而怒彼游魂之聚小醜何爲諸生舉幡而來謂中興之佐一夔已足既大違於國是旋黜守於方州未幾胡塵再犯京闕生民罹塗炭之害中都萃蛇豕之妖靖康龍沙萬里之遷明受錢唐二凶之叛誰爲事首端坐自如獨有言狂眾愠猶在皇天悔禍聖主厭兵始畫地尋和戎之盟亦制碎愆伏闕之士不辨履霜之早固知圖蔓之難某之不才過乃由

此茲蓋伏遇僕射相公三朝雋老一代名臣歷瞻羣公朋黨讎復之私馴致四郊戎馬長驅之禍餘風未殄巨蠹相乘踐覆車之轍而弗疑抱救火之薪而益肆面謾君父蔑視同寮方造膝論事而猜忌忽生又反服爲仇而凶怒不測況於草芥踐躅何嫌重以雷霆糜沈可待側聞爰立實慰具瞻始以尊君親上仁民愛物之心盡革如賢嫉能惡直醜正之弊與哀故物加惠窮途收之納溝必死之中被以骨肉更生之造餘年索矣稱效茫然班荆履椒舉之亡固不渝於一諾結草亢杜回之後尚圖報於九原

謝湯樞密啓

受一廛之地正窮開待盡之時賜十行之書有賢路聯華之寵大鈞塊扎皆被陶鎔莫境衰殘足爲榮耀竊以孫叔敖去楚令尹而無憂色齊管仲奪伯氏邑而無怨言孰知古人喜懼哀樂之情豈謂得喪窮通之故某又罹讒黜辱在泥塗盡褫官資降爲阜隸偶不主弭耳作纍纍之狀亦未嘗變色愠戚戚之窮公伯寮之愬季

鴻慶十七

孫其如命何臧氏子之沮魯侯不遇天也數周必復事有可還治道勃興羣賢彙進欣逢一旦感會千齡當軸處中改絃更化上稽公論下合師言正路宏開羣情胥說若梅林之望已慰渴心如屠門之過固自快意更遇執角分參之賜重叨投醪共飲之仁凡今日之所蒙在孤生爲最幸茲蓋伏遇知院樞密文章華國道德佐王恩天下飢溺而同其憂得英材教育而共其樂謂居上繫民之休戚當挺身爲國之安危故能簡上帝之心出而任大臣之事永惟許國之義莫如得士之昌追錄故臣半爲異物祿介子弗及矣

謝程參政啓

囊封奏御方虞冒犯之誅詔紱疏恩更濫褒升之典擢從罪籍加賁朝紳叨拜恩榮恍如夢寐伏念某有至愚極陋之累無周身慮患之明名浮而挺災言狂而造怨一夫誑楚纓挾謗書眾鬼謀曹遂成奇禍身名破滅僅齒平民骨肉喪亡惟殘一老每追維合浦

牛衣之泣空悵望華亭鶴唳之聞偶餘息之尚存信此生之有待
上聖撫域中之大羣公宰天下之平魯一眞儒覽輝而獨下衛多
君子拔姑以同升壤植散羣除苛解饒盡蠲密網稍出羈囚夫何
二紀禁錮之餘亦預一時甄收之數茲蓋伏遇參政氣充剛大性
極高明關正路而有疾邪詎詎之功鎮頽波而厲激濁揚清之志
謂柳士師之黜豈一身寵辱之足云而阿大夫之烹實公道廢興
之所系出沈冤於無所告據孤憤於不獲申蓋將使多士皆歸心
焉豈但令小夫獨受賜耳洪鈞所播纖芥無遺不疑償同舍之金
彼誠誤矣晏子解左驂之贖幸孰甚焉大惠不貲空言難敘

謝張參政啓

伏審崇獎著明進陪國論寵數絕廷臣之右歡言溢海宇之間恭
惟參政學邃六經之淳名冠萬夫之表文章雋老道德宗師太公
遇西伯而來歸謝傳臥東山而強起天下之義理所闕多矣民間
之疾苦皆親見之以茲開物成務之姿方當經體贊元之任得時

謝陳樞密啓

則駕莫如今日當仁不讓豈在他人四方簞巖石之瞻羣生仁大
鈞之播何必埋輪道上奮一怒之快於豺狼自可借箸食前折干
里之衝於尊俎某漂流棄物衰稿餘生側聆置輔之求倍切依仁
之願爰念囚山之久固已蒙解縱之恩尚未填壑之時猶及見經

謝陳樞密啓

身老百罹久安窮陋恩推三宥俾解拘維驟起民門載適吏籍伏念
某漂流嶺嶠歸宿田廬乞火於南鄰北里之中拾穗於東阡西陌
之上醉尉訶怒窮鬼挪揄臥聽屢屢桑婦之歌起和欸乃漁翁之
唱年開八秩星度兩周餘息猶存榮望已絕肆覃茂渥加賚餘黎
訪千樹桃而口口種一頃豆而其落五雞二母篋已編渤海之氓
三鍾十束薪尚賦支離之祿恭惟樞密文高和寡材大用難雁塔
書名極天下倫魁之選鼂犀視草冠內朝供奉之班首膺夢卜之
求分總樞機之要巍乎社稷之衛雉然邦家之光將相安危之寄

方隆朝廷人物之評所系一言印可眾論景從致茲衰屏之蹤遂
玷明揚之列雖大人行大公之道固不以爲恩而小人懷小己之
私詎敢忘其報

謝韓尚書啓

謝韓尚書啓韓尚書詳定一詞勅命
先哲王之制刑垂萬世不刊之典大司寇之議法哀一夫無告之
辜仰繫善貸之仁茲謂難逢之會伏念某許身甚拙涉世尤疏自
任一介不移之愚久處眾人必爭之地以和戎緩兵爲是以伏闕
首禍爲非狂疏不切於事情迂闊動乖於時變滑稽玩世但思碌
碌以全生骯髒何門豈免栖栖而爲佞卒罹大謗自抵嚴誅悵來
日之無多悼孤生之永已誰復憐者被以三薰三沐之慈遂一洗
之出於大譴大何之域茲蓋伏遇詳定刑部尚書以儒雅飾吏事
以忠義結主知德大而矜愚器博而容眾威名煊赫京兆之智發
伏如神議論詳明尚書之心持平似水革去析言破律之弊輔成
救焚拯溺之功豈圖二紀禁錮之餘首玷一言平反之重自今知

難忘

謝湯中丞啓

削丹書於秋官之籍繫聖天子獨斷之明齒清議於月旦之評實
卿大夫游談之重伏念某藐然一介蕞爾餘生三蠱作心腹莫大
之憂二豎爲膏肓不治之疾固嘗求福於木居士亦復祈巧於天
女孫鬼神惡而天高不聞蛟龍怒而淮深莫測歎如過隙星紀之
換兩周恍若披雲天日之光一睹仁言博矣王路坦然一燈借明
九里蒙潤補壞牆而翁怒自干非意之誣東緝火而婦還更冒曲
成之造茲蓋伏遇中丞剛大之氣充塞堪輿蹇諤之聲動搖山嶽
請共好直忠憤疾邪哀此窮途已同棄物掀於淖而濯西江之水
傳之羽而培北海之風骨鯁在咽久從啞啞脂脂去眼復見高明
錦佩之私占言難盡

謝周殿院啓

孫羅說惡俾從四罪之誅卒賜辨明復序兩甄之列伏念某自性孤拙妻致怨憎一哆南箕之威莫障西風之汗窮途栖屑何止百罹莫齒侵尋惟欠一死屬君相明良之合會聖賢馳騫之初抗議聖說疏恩起廢晉屈產之乘已老復何為哉魯靈光之殿獨存殆非偶爾茲蓋伏遇殿院忠憤慷慨剛德沈潛公論倚平國勢增重善救無棄曲成不遺致茲流離放逐之餘亦被收拾哀憐之數輪困老幹雖無意於雲霄哂喔長鳴尚不渝於風雨

謝中書王舍人啓

眾毀盈庭陷以人臣之大憲一言投匭概之天下之至公伏念某與人無茹肝涉血之仇而所遇有笞地射天之惡欺君指鹿帖眾嗾糶合爲一朋興其凶怒彼越俎者彈文本自於借秦遂下石焉制獄暴興而助桀鑽皮出羽洗垢索瘢雖云極鍛鍊之工終莫得毫毛之罪微笑忽生乎偃月疾威不掩於迅霆固自不知其所以然曷爲至於若是極也忽三州之檄同日俱下合諸戎之卒持挺

促行幼女牽衣老妻裹飯旁觀尚爲之出涕在某固難以爲心流落三年阻絕萬里旋蒙恩貸歸守固邱一室蕭然物故幾盡老妻憂死幼女病亡莫葬空山但餘兩家寸心破碎老淚縱橫惘惘可憐奄奄欲盡方羣小快一時之怒顧一夫之休戚何足言以四海望中興之心而大臣之舉措乃如此第莫追於既往枉有俟於將來不圖餘生復見今日大明博照眾正上行噓枯吹生朽株蒙潤起幽矜隱蒞室垂光雖周黎民固已無遺而絳老人於今獨在悉除過故復官榮茲蓋伏遇侍講中書舍人巖廊柱石之姿宗廟盤彝之器學通聖域文擅詞宗首膺仄席之思入奉受釐之對論經祕殷舌有風雷視草西垣筆參造化屬令小子叫關之曰驟蒙明公援壑之仁自惟無褚公半面之新何以得季子一語之重廟堂之上緩頰游揚縉紳之間發憤慷慨謂兩禁舊臣而降爲阜隸以百年遺老而辱在泥塗掖起民編遺界吏籍凡此遭逢之異豈非宿昔之因大惠不貲空言莫效昔也龜證爲鼈固知寡不勝眾

之難今而馬反爲駒亦有老而復壯之理窮途易感沒齒難忘謝凌正言啓

謗談有燕天之勢何負而獨遭漏泉無擇地之偏卒歸於一洗緊卿大夫悼屈哀窮之助爲愚不肖殘年投老之光伏念某蚤觸禍機久嬰罪罟兩怒益惡更謂盜邱三尺深文論爲黥布固已悟昨非而自屏豈應訟故怨以求申會上聖之作興當大賢之特起有騶有駟有駟有駟一空冀野之羣非龍非蛟非虎非狸出應涓濱之上拔茅彙進推較相先善類攸歸國人所慕茲蓋伏遇正言矜愚容眾汎愛親仁哀此陳人未編於鬼錄借之餘論俾復於官聯未知論報之方但有循涯之愧破甑固已歸於瓦礫何所用之故車猶可備於薪蒸未忍棄也

謝凌舍人啓

負罪投閒委孤根於枳棘游談借重收莫景於桑榆竊以聖人戒讓說驚朕師之憂君子有淫刑及善人之懼雖造端之微膚受而

流弊之極面謾羣聾吐聲深文次骨謔人固不容矣卒自沈於江中酷吏抑又甚焉謂將及於地下詩書所記古昔皆然某愚不知方動常違俗蚤罹羅織之枉久從縲紲之拘不自意全適有天幸銜冤二紀便當飲恨於重泉起廢一朝可謂逢辰於千載茲蓋伏遇給事舍人論事瑣闥有批勅之風珥筆殿坳得記言之法仁惟兼濟義在曲成閱茲溝瀆之餘句以齒牙之論片言借寵末路增華出之下駟之中服在左駟之列其爲感說難盡敷陳

謝尚書侍郎啓

除殘去暴共欣湯網之開浣垢滌瑕盡稅楚冠之鞅伏念某已非故我可謂陳人礪簪裳二紀之餘服犁鉏一廛之地流華晚晚漏盡鐘鳴病骨支離帽寬帶落忽紆宸紱加昇朝紳顧影可憐捫心自愧踞鞍矍鑠固無著鞭先路之心奮衷低昂但有擊缶歌田之意茲蓋伏遇某官高情特達大節顛昂悼木偶之漂流哀波臣之蕩汨汗青蠅之思慨然有怒劍之揮割丹雘之盟行矣見乘車之

下

謝榮守太監啓常州

窮愁自屏久安寂寞之濱慶賜初行亦頂鹿鴻之施伏念某素居
爭地卒踐畏途朝辭城南尺五之天夕貶潮陽八千之路上蔡相
君之憾空悲犬耳之黃江州司馬之歸應待烏頭之白雷行奮地
霧盡按天肆開祝網之恩盡返囚山之客茲蓋伏遇知府高情振
薄大度矜愚出名論於月旦之評感哀音於土風之操念泥塗之
久辱仁惟推轂之先悼縲紲之非辜義有解驂之贖其為感說難
盡敷陳

謝孟郡王啓

蚤嬰憲網遂階饕餮之凶忽奉恩綸復序神荼之列伏念某杜門
掃軌固已有年對食吹齋猶懼不免爰起夔龍之輔盡投狼虎之
譏雖天寬地大徒步自由而道盡途窮來日無幾更叨恩宥復冒
官榮插鶴髮而彈馬貢之冠禡龍具而束公西之帶宿心猶在時

鴻慶居士

七

拄笏以看山習氣不除尚脫巾而漉酒茲蓋伏遇少師判官府信
安王三朝耆德一代臣宗人品極涇渭之分世論倚權衡之信章
子不孝而有孟軻之辯治長非罪亦由孔子之言致茲縲紲之餘
復彼簪紳之寵循涯有醜詠德知歸念枯樛沒藜秀之中偶然未
死俾斥鷃翔蓬蒿之下遂得此生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七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八

啟

復修撰宮觀謝沈相啟

詔紳市頒方除罪籍恩綸薦至復踐榮途不圖屏鼠之餘更濫襲
延之典伏念某自投憲網遂視朝紳未嘗望絕塵一睹龍章鳳姿
之表詎敢塵薄伎少裨竹頭木屑之功倦鵲空懷三市之悲飢鷹
猶有一呼之待仰止大鈞之播靡先蟠木之容自惟積蠹之難磨
備罄忱辭而上瀆畫墁而取食固自知其妄矣乞漿而得酒抑又
過所望焉茲益伏遇僕射相公黼黻斯文藻飾萬物斟酌元化舒
慘四方開使功使過之科詔馭福馭威之柄眷言孤迹久困窮途
援之積垢汗馘之中示以棄瑕錄用之意廣內九閭之選偶寓直
其中真庭羣帝之間亦具員於此病駒而備刺史之駕老鶴而乘
大夫之軒仰緊從欲之仁實負空餐之愧號呼井而出已踐初言
合浮圖之尖更終大惠

鴻慶居士

謝方俟相啟

升華書殿已冒隆名均佚神庭更尸厚祿鴻私所被感涕自零伏
念某與世參差為官拓落碌碌無甚高之論斷斷惟自用之恩坎
壘數奇連蹇三黜如偃師造木偶耳始傅合丹漆於遊戲之間若
工祝棄芻狗然已狼籍道途於蹂踐之後自驚變化之速僅存殘
敗之餘瀧吏譏詞亭尉嘲罵俛出勝下一笑之恥何足言推內溝
中九死之魂復誰弔茲益伏遇某官言合蒼龜而必應行中準繩
而不差念吠畝之餘生乃門牆之舊物蚤接步武鮑叔牙獨知管
仲之賢莫測崇深張延賞烏識章舉之貴雖婁貉再三之瀆而不
替終始之恩祕殿高華真祠優渥聖書絢爛印組光新驟驚清切
嚴近之班併為衰耆疲癯之寵息黥補劓固已盡於獻三捨舊圖
新尚有期於借一

謝張參政啟

奏贖冒聞仰干鴻造詔音報可曲遂私成伏念某早歲狂疏未嘗

更變晚途流落但欲偷安嘗膽訟愆昨指悔過方壞植散羣之後
雖微投杼之機而臨深履薄之餘猶是傷弓之翮大賢入輔聖主
仰成四海沐寬大之恩百神聽靖共之德飛章上達固無明珠按
劍之疑賜札俯頒遂獲木瓜報瓊之重茲益伏遇參政禹功胡舜
尹德承湯悼簪履之遺而欲兼收掩瑾瑜之瑕而不求備得季子
之諾殆過於百金墜劉公之書固賢於十部煖踰布帛施等邱山
通書殿之清班竊祠宮之厚餼併叨異數衰老之光盡出洪鈞陶
鎔之賜乘牛車以觀東閣之士固所願焉空蕙帳以勒北山之移
自今始矣

謝湯樞密啟

祕殿邇聯叨恩不次真祠厚餼竊食無功自備縲絏之餘復冒併
幪之芘伏念某凭愚好勝任己直前適丁羣仗彙進之初輔以奇
詆深中之士徵妖聚鬼倡造無根銷骨鍊金誣陷不測彼快一時
之私怒可矣其如天下之公議謂何治道聿興皇明委照聖主議
哀矜之典大臣推從恕之仁閔茲窮閭待盡之身收於散官永棄
之地蓋謂拔十得五庶幾有獲焉夫何問一得三又過所望者茲
蓋伏遇知院樞密以孤忠許國以斯道覺民簡在中宸典司密命
眷孤迹湮淪之久會洪鈞化育之初欣逢千載之期首被一夫之
澤通籍殿廡之邃置身宮館之閒衰耆曷為叨逾至此洗心改事
方將銘坐以圖新鍊骨銜恩尚欲結縷而效死

謝陳樞密啟

真館就開方上祈哀之請私庭望拜遽叨從欲之恩榮躋嚴近之
班併示便蕃之寵省循非據喜懼交懷伏念某坎壈一身漂零二
紀志衰善變而未免狗苟蠅營之態寢驚夢壓而尚虞風聲鶴唳
之間悼東隅之失莫追恨西崦之期欲盡追茲晚遇有愧平生著
籍殿中袖書廣內進冒宗儒之列居叨仙聖之祠地近秩清官閒
祿厚戶外之履滿已無爵可羅壁上之梭飛而見蜴亦喜茲蓋伏
遇知院樞密材隆國棟望瞻口口蚤發迹於倫魁晚疇庸於政路

矜取故物辱在洪鈞矧茲耄及之年尚玷襄升之典三錫之榮過矣難忘大造之訓一飽之腹果然空負素餐之恥

謝湯中丞啟

祕殿修文濫綴朝紳之末真祠訪道更叨家食之恩迫過所蒙益知所自竊以淮南憚汲黯之直寢稱兵之謀回紇感郭令之誠下投戈之拜藜藿所以恃伏猛之威而不采山淵蓋亦蒙潛珍之潤而不枯故茲委照之餘皆在容光之內某蹉跎莫齒潦倒餘生大公之路一開衰復之恩洎至茲蓋伏遇中丞剛大之氣養之浩然奔逸之塵望之瞻若聞風而貪懦之志立正容而讒慝之意消世道將興朝倫所恃惟是鉗口結舌無告之枉不勝椎膚刺髓莫大之辜卒解免於深文尚叨塵於撫仕追尋已往既陳之迹疑蕉鹿之尚存獨有懷恩未報之身詠梁鷄而自愧

謝周殿院啟

上祠宮之請亟推從欲之仁聯館殿之華更冒隆儒之寵伏念某

海峽八

三

孤暗莫和眾喊難齊久行憂患之塗重罹羅織之枉命窮而出所向觸藩痛定而思方食失筋兩踰歲紀六遇郊禴獨臥窮閭永同棄物借齒牙之論實有望於至公悼縲絏之非遂卒歸於一洗茲蓋伏遇殿院立朝之大節以正直開致主之嘉謀以儒術用臺評一出世論所宗長劔倚天而氛祲自消猛虎在山而草木皆遂朝端屹若王路坦然致茲衰老無用之身亦預蒐攬甄收之數牛溲馬勃儼自效於毫分鐵心石腸誓不渝於燥溼

謝察院啟

囊封聽奏竊希琳館之閒賜札垂襄遂著金閨之籍某竊謂誠身有道莫如勝己之私不由徑行而人伏其公不愧屋漏而神聽其直免胄而見盛服以朝故能動容正色於衣冠瞻視之閒自然厭難折衝於尊俎談笑之際恭惟御史紀綱之地實為天子耳目之司不怒之威未言而信如伏山林之猛自全藜藿之生茲蓋伏遇察院高蹈不疑獨立何懼以中庸之行□□□之表以法語之言

為議論之宗多士俱依有蒙露不知之潤一時處顯皆分燈無盡之光致茲幽屏之蹤亦預明揚之列神龍高舉固已慰四海望雲之心斥鷃卑飛獨善附一枝巢林之託

謝凌正言啟

抗言自列願追營香火之緣揚命過優俾接武圖書之地竊以毀常生於溢惡譽每出於過情坐虎賁而見禁豔豈其然乎射木人而惡蔣濟亦已甚矣某狂狷妄發出言而逢怒恚愚自守觸事而罹尤怒遷而水之蠶可憎患至而江之麋弗悟讒夫峻抵酷吏窮探方一時摧戕蹂踐之餘僅夷於草莽豈二紀衰病流離之後有望於桑榆茲蓋伏遇正言持心如水鑑之平稱物有權衡之信察人於眾惡拔士於一言迨茲垂老之年亦玷惟新之令敢圖終惠更欲試春草之長獨有後凋尚不愧霜松之老

謝中書王舍人啟

剡奏陳情誤恩疏寵名標帝所上廣寒修月之宮路入神仙游禦

海峽八

四

寇御風之圃遂儻一時之幸併叨三錫之榮伏念某蠢迂而動成悔尤崎窮而少所諧偶自惟投閒置散無所用心獨有扶冊讀書庶幾求志擁鼻廣洛生之詠掉頭歌梁父之吟固未嘗戚嗟怨懟歌南山種豆之詩祇自傷流落困窮殊玄都訪桃之句豈圖過聽乃遇知音離門第極風馬之殊而聲氣有霜鍾之感游談借重大筆垂襄青蒿倚長松本自非其偶豚豚祝嘏何所欲之香茲蓋伏遇侍講中書舍人古學淵源探六經之蘊高詞雅興起八代之衰重講肄之席而辯若風生脫筆吏之腕而思如泉湧自惟屏陋最辱知憐慨殘朽於沈澗之餘出黜暗於容光之地圭璋借況蒲柳增華敢忘援手之仁自薦尺書之費空有望塵之歎其申擁琴之恭

謝兩史舍人啟

上主廣右文之化誤叨稽古之榮羣公輪畫瘁之勞獨冒素餐之祿豈屏庸之敢望荷識拔之非常伏念某以卷曲無用枵腹之材

有寥落不耦數奇之相狂愚自用謗怒所歸名書餐養之科罪抵
驩兜之比已不勝人言之眾孰云哀榮之不狂固自有世論之公
始信治長之非罪茲益伏遇某官學洞九流之邃文追三代之風
士論推崇聖心簡在觀過護人之短持平扶世之偏悼茲涸轍之
窮俾有安巢之願方披帶索羣麋鹿於草莽之墟忽被冠纓接鸞
皇於雲霄之路每篤相先之意遂叨不次之恩温尋舊讀之書固
已廢十寒之厄策勵平生之氣詎復存三竭之餘

謝尚書侍郎啟

中禁之寶儲恩容寓直上清之淨宇詔許偷安竊以富貴非其義
而千駟之馬弗視焉貧賤不以道而五兩之綸亦泰矣聽鳴蛙於
鼓吹之下立縕袍於狐貉之間人見簞食瓢飲之不堪孰知窶
桑樞之非病某伐樹削迹久矣不容窶尾跋胡罔知攸措未嘗怨
天尤人見愠怒之色但知流行坎止隨任運之緣會上聖求賢如
不及之時而羣公觀過有知仁之恕策磨朽鈍庶收十駕之功振
拔滯淹或有朋來之福茲蓋伏遇某官追探千載林經綸之業表
儀一世主人物之評處富貴之身若固有之視貧賤之交無間然
矣推仁博愛分德周施收之爨薪煨燼之餘被以黼黻青黃之飾
退思所自為幸何多鷄鶩之費莫陳徒切仰高之慕犬馬之力將
盡尚思圖報之方

回謝張運使啟

憑懇犯嚴方虞幽黜推恩起廢更累明揚伏念某葺爾餘生起於
罪籍辯市虎之謗已明矣顧杯蛇之影尚惕然驟置書林迫參賢
路猶堪珥筆和南風殿閣之詩詎可投竿遮西日長安之道茲蓋
伏遇運使直閣嘉善容眾強恕求仁萬頃納汗九河借潤被許于
將一言之目隆陳孟公尺牘之書坐令衰廢之餘復冒許延之寵
未至居右敢希馬長卿禮遇之隆下坐為榮自倚郭林宗題評之

重

回謝漳守趙中大啟

直承明之廬重叨非據索長安之米自愧無功伏念某猖狂嬰憲
網之拘拓落笑儒冠之誤足一跌之後雖縱纜而莫收肱三折之
餘尚迷途之可復刻肌補過斷尾求全豈繫躡籍之餘尚玷題評
之重起覽浮圖於講席之上真木居士於叢祠之中拜賜竦然為
禮過矣茲益伏遇知府中大忠厚之德追配先民久要之情矜陳
故友一函甫逮若奉光塵三讀不休如聆嘉話窮閭改觀莫齒增
華陳義甚高殆過兼金之餽占詞不腆空慙縞帶之投

回泰守周直閣啟

通三殿之班光膺楹寵投列仙之館愧積空餐自憐疲癯傷敗之
餘無復勇銳激昂之意飽於憂患未老先衰困於語言無罪得禍
盍居散地畢此餘生荷識拔之非常豈頑疏之敢望茲益伏遇知
府直閣高明昭晰廣大并包溉病木之根於垂枯脂敗車之轄於
既覆偶存殘息未首一邱曲借餘光坐階華寵青雲岐路固無追
驥驟之心白髮尤陰但思逐桑榆之煖

回謝處守謝少卿啟

寓直廬於帝所極儒者之榮進官簿於神庭拜散人之號疏榮異
甚拜祝覲然伏念某漂零三載之餘頓頓百難之後繩樞蠶繭容
膝易安飯豆羹藜沒齒無怨俄墜紫泥之詔下臨白板之扉接會
霄之羽翰而上星椽銀漢之津指夷途之步武而臥蕙帳草堂之
夜雖自謀何以過此豈僥倖所敢望焉茲蓋伏遇知府少卿文學
魯儒循良漢吏激西江之水涸轍遂蘇隱南山之雷蠶戶皆震申
之嘉惠重以好辭分借餘光曲全莫齒雖遠爭地實踐華途給禮
殿中詎敢奏大人凌雲之賦占詞坐上猶堪投小兒樂職之詩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八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九

敬

謝左相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啟

禮當得謝備罄忱詞詔許辭榮更冒新渥俯膺大貺盡出鴻私伏念某久去朝行復誰比數及聆國論尚欲矜收敢緣興涸轍之哀始薦貢首邱之願不虞攀分寸有一跌之敗遂至失毫釐于千里之差永惟顧墜甑之莫追豈意改敝衣而更造恢張大度開示至公金石之堅自不移於燥涇駒憤之細茲有待於生成茲蓋伏遇僕射相公挺四海維石之瞻軫一夫納隍之念眷言末路溷淪之久收之異議搖奪之中大匠掄材固無遺者小人懷惠何日忘之保全樗櫟之餘生加賁桑榆之晚景雖無東門送車之盛以饒其歸自有西清著籍之榮以華其老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朱右相啟

鼎席榮煌未擁墀門之雪大鈞塊已同在治之金居懷自躍之

鴻集十九

慙奚道老蒼之謂伏念某竄伏三家之市漂流百謫之身追數同儕久為異物獨餘一老謂是陳人月明感烏鵲之南飛日夕羨牛羊之來下口露乞骸之願上勤造膝之陳請長纓以曳單于自嗟老矣抽手板而付丞相蓋曰歸哉茲蓋伏遇僕射相公道大聖人之徒材高王者之佐軒裳鑿鑿縱橫盡落模範之中風雨旂幟洪纖悉歸并包之度乃眷散材之目每與大臺之嗟偶還復於邇聯實大踰於素望分賜金而盡固已殊東海之歸驅俗駕而旋恐未免北山之勒其為愧荷曷罄名言

謝楊參政啟

老去辭榮願受一塵之寄恩容得謝更塵兩禁之科寵過神驚愧深汗浹伏念某才疏意廣政拙心勞曳倒尾而競尋常拔前胡以扳方寸百難如此一跌何疑所願老歸林下為聖人氓敢言復起徒中妨賢者路芻狗已陳於無所用自甘塗地而不辭土偶既敗而得所歸奚俟蓋棺而後定茲蓋伏遇參政學為王者之事文推

天下之宗屬國步艱難之初正上心焦勞之日肆疇物望參秉政鈞水鑑司平砥石磨鈍眷茲衰懦首預矜收分大庇於鴻庥保餘生於莫齒顧憂患已空矣無復風聲鶴唳之聞念身名何有焉但起木卒草亡之歎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葉樞密啟

餘年向盡上還印組之榮異眷有加重拜芝塗之賜恩踰始願感激衰懷伏念某頃奉除書復還吏籍便謀謝事歸宿田廬詎敢邀榮著先路之鞭但欲圖新戒後車之轍終祈一諾獲遂三休果膺念舊之求更冒惟新之寵麋鹿繫庖廚之命嘗懼不克終焉犬馬被帷蓋之恩其自今知免矣茲蓋伏遇樞密道均平施德大隆寬無忘微賤以推及下之仁不遺故舊以表厚民之俗憐王孫而進食哀范叔而賜袍茲所謂古之大臣乃復見今之君子同寮孰在共睹扶搖九萬里之程故老猶存獨被陶鎔三十年之後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何內翰啟

悼東隅於失落之初固應自屏仰北斗於盛名之下徒疎遐瞻竊有意於求通亦何嫌於目厭伏念某比奉璽書之寵獲辭軒冕之榮初不為笠澤鱸鱖之思亦匪緣蕙帳猿鶴之怨老加毫及理合罷休殆此歸歟固已晚矣敢謂退飛之鷁尚聯前例之龜茲蓋伏遇某官由夫子之忠恕以推厚下之仁蘊賢人之久大以裨佐王之業屬時多事正羣臣捐軀徇國之時加惠窮途容一老擇地謀身之計曲借揄揚之助榮疏褒獎之恩拜賜以還過願之始念無復陪諸儒之後履清蹕於豹尾之中或尚能從三老之游庶長謠於牛角之上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中書楊舍人啟

投老句閒蒙恩得謝皇明簡照尚綴內朝鶴鷺之班賜禮疏榮又玷西掖絲綸之重鞠躬拜賜舞手知口伏念某濩落無所取材疏愚不適於用移山之迂而力不逮補天之闕而技已窮氣索於三

賜之餘口危於九回之後平生許國但有空言老去歸田更叨林
寵曷謂拂衣之去自同衣錦之還茲蓋伏遇某官文章極潤色之
工議論得知言之要眷茲遺老被遇三朝屬有煩言投閒一世高
辭起廢俸朱絃三歎之音溢美過情儷華衣九章之服一門榮耀
四海流傳豈獨慰百年垂盡之齡遂足爲十襲傳家之寶其爲欣
荷曷可勝陳

謝侍郎啟

久尸榮祿抗辭仕之章忽冒恩綸進敷文之直敢言知止但欲圖
全伏念某以庠序諸生充崇寧俊造之選以州縣小吏擢政和詞
藝之科預離中祕之書延對大昕之寢列省曹之郎屬亞宗寺之
卿聯三備憲臺綱紀之司兩冒學省師儒之首幸遇一旦接千齡
之統俄值兩宮蒙萬里之塵望八駿之足而未還攀六龍之髯而
已斷殆今隔世獨有孤臣乃眷先朝拜履之遺俾奉內閣龜龍之
畫餘生身感老淚交流茲蓋伏遇某官博愛推君子之仁并包廓

大人之度願驚蹇隨之質久已安於窮陋而碩大光明之傑尚
未睹於儀形自緣聲氣之同亦玷齒牙之論千鈞借重六琯吹生
及是休歸有踰素願賢哉興歎雖無都門祖帳之光老矣叨榮尚
有家巷賜車之寵其爲欣荷曷可勝陳

謝左右史啟

紉書祕殿久冒隆名持藁禁塗載膺林寵若爲老退尚玷竄崇伏
念某簿書小吏之材章句腐儒之學偶緣際會浸冒寵靈符誥既
盈憂患隨至餘年向盡旅力已愆固不待易質之時莫早遂抽簪
之願事雖有故寵實非常方收身寄麋鹿之羣尚通籍廁鴻鴻之
列茲蓋伏遇某官行著民之表則文爲國之光華昔號邑中黔今
爲柱下史眷言遺老久在窮途故因辭仕之初曲借游談之助采
薇山上已無八公草木之驚聽蛙池中而有兩部鼓吹之樂其爲
欣荷曷可勝陳

謝梁司諫啟

歲月推移已迫莫齒衰殘之境雲天實冒向聯華貫清切之途伏
念某久負空餐恩容伏老方忠義之士張目視寇讎之日豈貪懦
之夫全軀保妻子之時每懷擇事之嫌九極履冰之懼彼去馬來
牛之何辦莫雙鳧乘雁之足亡肆開寬大之科得道譴何之域茲
蓋伏遇某官推心近恕持議適平英明先物之幾博□□之量
雖疾邪屏惡稂莠是除而悼屈矜愚黎藿所恃與念固窮之久曲
推善貸之仁潤耐安斗米之栖已諧所望銀鬪就一枝之託尚復
何求欣荷之私名言莫究

謝杜殿院啟

已去朝行獲返故林之舊隱獨存帝籍尚通延閣之清班俯拜恩
嘉實踰願始伏念某久立爭地數蹈危機脫兔投林敢言擇地驚
烏遶樹止欲偷安詎懷干澤之求但貢歸田之乞上恩伏老細禮
疏榮復實通聯收之末路俾還故里度此餘生茲蓋伏遇某官天
降之材神聽其直事君有責難之恭而獻其可與人無求備之意
而矜不能遂令枯朽之餘亦被龐鴻之施奉身而去已無趙壁睨
柱之憂與世相忘詎有隋珠按劍之怒其爲欣荷曷可勝陳

謝察院啟

賦歸來之引學樊遲之圃遂終焉執費見之儀望夫子之精益遠
矣匪自通於一介終莫抒於下情伏念某起自孤生薦叨膺仕備
兩禁文章之選綴內朝供奉之班用過其分而不自量據非其地
而不知止致一跌於弓撥矢鉤之後蓋三休於鐘鳴漏盡之餘上
北闕之書方露辭榮之乞著西清之籍又疏佚老之恩茲蓋伏遇
某官以汎愛崇獎士倫以大公輔成世教方當羣臣奔命心競力
爭之時乃容一夫便身遠走高飛之計緊斷無能爲也是區區
何足算焉遂獲退藏率由善貸念莫致負刑之謝猶當效橫草之
酬愧荷之私占言難盡

謝楊待制啟

解章綬之榮甫迫桑榆之景奉璽書之寵載瞻奎璧之光仰維聖

恩慙顧之隆實由世論題評之重伏念某自投散地伐樹不容人
臥窮閭飯蔬無怨強弩射市固亦有命焉怒劔逐蠅又何其隘也
蓋數周必復而否不可長繫平生歸地之初人牛皆喪迨老去歸
田之日頭簪俱還向容乘大夫軒以叨繼粟之恩詎復跨將軍馬
以炫據鞍之勇茲蓋伏遇某官文高天分名冠儒先春秋富而推
上齒之仁體貌崇而躬下士之禮方踐亨途之始亟躋禁路之華
猥以庸虛適先相後幸收身於末路已著獲麟之書遂接迹於下
陳空愧續貂之詠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常州知府葉寺丞啟

仕以為貧已久冒軒裳之寵老而辭位更溢居爵齒之尊愧集汗
顏喜過榮願伏念某久從蟻屈不敢求伸迫此龍鍾乃始告老固
已無國學尚齒執轡之餽宜復有都門送車祖道之榮止欲依刺
史之天以瞻守先人之樹尚寓廣內諸儒圖書之直更叨歲月三
老粟之之恩茲蓋伏遇某官通材可試於百難持操不回於萬折

湯集九

五

神依正直人頌廉平念修贊見於恭梓之初已奉賞音於烈棠之
暇殆茲僥冒又出提攜束馬懸車遂入田父雞豚之社扣軒擊壤
共更使君孺袴之謠欣荷之私占言莫究

謝邵提舉啟

出絲綸之命方養君父不次之恩墜金玉之音茲見朋友相先之
義伏念某流年晚病骨瘦腹脹庚辰配殘月於東隅豔豔之初孤
鶩伴落霞於西崦冥冥之後研磬聒耳尚欲何求車殆馬煩自合
知止甫申危懇亟被恩俞赫屋延兩曜之光潤轍分九河之潤長
安道上故無革履化危之飛通德門中尚有靈杖刻鳩之龍茲蓋
伏遇某官文高作古德重鎮浮曲敦父黨先進之儀蔚為儒林後
來之表高情拔俗皆平生入要之言溢譽過情非汎愛寒溫之問
鄭重百金之諾清平三歎之音稽首拜嘉撫躬知愧念窮途栖屑
膏賦東郊瘦馬之傷迨晚歲歸休遂同濠梁遊魚之樂其為欣荷
曷可勝陳

謝宮使巫樞密啟 巫向容人

樞庭入輔仰瞻句曲之真仙琳館就開猥廁梁園之上客奚恨登
門之晚已同傾蓋之交迨襄復之云初知提攜之有自伏念某久
從幽黜但欲退休每歌長欽之歸豈吝短樂之棄聖心獨斷國論
命諸疑絳縣老人之百年念正元朝士之無幾命音垂下細札十
行命秩惟新賜爵一級著上大內朝之籍為故將軍莫齒之光
茲蓋伏遇某官先覺命世之材大受包荒之度平施有權衡之信
揚清極涇渭之分乃眷衰蹤亦預題品雖朝菌之年欲盡而霜松
之節未凋猶堪奉几杖陪西山蠟屐之遊便恐乘鋒車副東人繡
衣之詠其為欣荷難盡名言

謝臨安知府趙侍郎啟

衰病自陳祈解金龜之組隆恩不次遂聯玉筍之華俯深附驥之
榮彌結搖旌之戀伏念某崎嶇可笑驚緩無堪道盡途窮蒙不
去齒搖髮脫脫竟死何為雖靡忘蔡日之傾固已迫齒年之盡願謝

湯集九

六

簪纓之寵俾從田里之歸驚駭駘馬而放楊柳枝亦已久矣持釣竿
而拂珊瑚樹於是終焉茲蓋伏遇某官德配章平政侔張趙驚長
途如歷塊耳真騷囊披大瓢若破竹然益霽憲手不圖晚遇復
歧前塵著鞭久已避祖述之先乘樓固宜在陳登之下其為欣荷
難盡名言

謝平江守洪內翰啟

急景凋年已迫西山之其上恩佚老俾諧東海之歸實由羣公援
手之仁獲遂一老乞身之願感激次骨愧溢汗顏伏念某仕歷三
朝年逾八秩雖殘息奄奄待盡田廬而一心倦倦尚存帝室孰是
急流勇退踐角巾東路之言惟有去後見思誦華屋西州之句益
騶侏儒亡益而不任事若支離疏有疾而不受功徒費十束之薪
空索一囊之粟故應辭仕詎敢妨功不圖軫簪履故物之遺猶進
冒爵齒達尊之寵茲蓋伏遇某官兩京循吏三國名臣虎視論經
鼉犀視草萬大學士圖書之直聽東諸侯鼓角之雄猥以庸虛適

相先後比選禁路復廁英躋雖龍豬異陶己不倖而虎鼠同宮亦
何間圖齊雲之像固難並韋郎白傅之賢凝燕寢之香猶堪置枚
叟鄒生之右

謝明州守韓尚書啟

百羅薦至僅有餘生二去宜休庶全莫齒著籍金閨之密置身粉
社之安揆厥所繇不敢忘德伏念某憑愚自信守拙不移已解拘
維尚虞機非日懷惕厲若蹈冰淵深懼下石推內之溝中每願賜
骸考終於牖下命畫工圖漢疏傅之跡製大帶書高僕射之詩所
慕前修知止足者庶幾後覺遠恥辱焉茲蓋伏遇某官博愛而依
於仁好直而由於義司刑如持衡不自爲輕重銓材如冰鑑而時
謂清平惟是九殞顛頓之餘獨玷一言平反之造迫茲襄復叨不
次之恩皆自提攜獲有終之吉順下風而擁篲詎敢辭十駕之勞
修尺牘以陳詞盍先奉一函之贊其爲欣荷難盡名言

鴻慶

七

敬
賀宰相啟

伏審大庭作命宰路疇庸五百歲聖賢之生固將大任一千載明
良之合茲謂難逢卜獵涓涓兆太公之望授書圯下為帝者之師
豈繁人謀實自天錫恭惟某官文鳴木鐸武鐸珠玕一飛橫絕四
海之間獨唱策出萬人之上諸大夫負居前之愧明天子興見晚
之嗟歷踐選聯進司密命改絃更化可謂聖哲馳騁不足之時借
管坐籌獨著道德安燮無競之烈誕敷宸綽正位公槐親逢大有
為極辨之朝爰立不世出非常之輔四海後謝公之起其如蒼生
何一時瞻漢相之尊所謂大臣者揚厲格天之業丕昭衛社之勳
彌綸極補袞之工康濟盡作舟之利千門萬戶拱明堂一柱之崇
十雨五風驗泰階六符之應賜鼓鐘之樂書帶礪之盟世號黑頭
公書郭令之考晚從赤松子登衛武之年天人同休夷夏交慶某

鴻慶

自分陳人退藏之久迷問上相考慎之初老矣何為已迫龍蛇之
歲耀然自喜詎勝燕雀之私

賀陳參政啟
丁丑十月

伏審誕膺顯冊進服邇寮帝賈良弼而挺生王佐之才天降大任
而參秉國成之重茲一德明良之會實千齡旦莫之逢共惟某官
學洞天人精禋之原德合言行樞機之要踐揚滋久譽處彌休肆
疇論思潤色之工進陟經體贊元之任儀刑四海出納萬微丕關
帝圖大釐邦采迨茲其月肇興王者必世之仁奚俟百年已著善
人為邦之效某門牆舊物畎畝餘生猥當三宥起廢之初管玷一
諾游談之助迷聞休命僑躍固異常人之情竊仰高風鳧趨莫陪
下士之列

賀王樞密啟

伏審帝夢發祥上心虛仁誕膺顯冊進貳中樞竊以章句之儒類
優柔而不武介冑之士亦椎鈍而少文蓋藝之至不兩能而天所

賦有偏得惟是文武憲邦之任實符宥密基命之求端委一堂折
衝萬里論兵投筆之後賦詩橫槊之間制挺捷彊秦之兵請纓係
單于之頸用宜威於道德式注意於安危恭惟某官躬不世出之
才佐大有為之治論詩書於馬上方草奏篇得頗牧於禁中遂司
密命盡古今不可兼之美值聖賢所難遇之時廷號初傳嚴瞻惟
允厥未形之難坐籌玉帳之奇建非常之元行衮衣之拜某聞
命而喜固異常情受知之深實契榮願致小夫竿牘之禮或以為
煩懷大臣教載之恩不能自已

賀賀參政啟

伏審光奉帝綸進司國柄久矣太公之望固有特然幡然大老之
歸云胡不喜恭惟某官道積於躬而可以大受學邃於經而不為
空言威鳳覽德輝而下翔砥柱障橫流而屹立詎肯舖糟同眾人
之醉自欲投醪救千里之渾故直聲首聞於連章論駁之初而大
節創見於萬金辭讓之際一時獨步四海驚觀上方置中興之輔

鴻慶

而大有為公宜建非常之元為第一義汲長孺立朝而淮南懼范
武子當國而晉益奔富貴何有於我哉功名乃其餘事耳固魯急
流勇退瓊挂冠於神武之門其如巖石具瞻盡圖像於麒麟之閣
某側聞大用倍激歡欣近者說而遠者來已見國人之慕貪夫廉
而懦夫立終期天下之清

賀左相啟
己卯十月

伏審宰路疇庸王廷布號三台上承斗極驗泰階六符之平四輔
中秉國維應洪範九疇之敘首冠百寮之表進司大政之元恭惟
僕射相公經緯人文彌綸天緯佐王預輔命世真儒故元聖作而
為天下君則大賢出而應人間世方淮甸搶攘之際亦戎情向背
之時妖言日三四驚譎火夜五六發疾風振海孰知夏屋之幘幪
大浸稽天獨冠巨川之舟楫方重不倚翊衛一尊調御適中表正
百度遂司魁柄益聳巖瞻鼎鉉不移增重台衡之峻槐陰未徙載
新命表之華某側聆誕告之傳莫預駿奔之列區區小智詎敢持

諫測東海之洋壘寸誠但能挂笏望西山之氣
賀右相啟

伏審襄進台司誕揚顯冊天佑一德惟升暨湯運際千齡生申及
甫指紳胥說黎獻交欣恭惟僕射相公清明冲淳剛毅沈寒親逢
上聖服在邇途惟文昌萬化之源上照帝載而僕射百寮之長下
疎民瞻果符夢賚之求亟正鈞衡之拜慨七年之早方資傳說之
霖煥十日之寒威向趙衰之日治理清靜王道坦平聖心仰成國
勢增重某門膳舊物湖海餘生辱知感甚於脫驂聞命喜深於折
屐衣雖敝而可改管叨起廢之恩冠已挂而莫彈但切歸榮之望
賀王樞密啟

伏審誕揚宸綵登冠樞庭聖人作而興且莫之逢賢者用而任春
秋之賁指紳胥說黎獻交歡恭惟知院樞密忠貫日月之明氣塞
天地之大方兩淮爭舟南渡之眾正九重旰食北顧之時蛟鱉垂
涎虎狼抵掌羣訛橫議百惡嘯凶國步阽危眾心恟懼人耳人耳

卷二十

三

其懷全軀保妻子之謀使乎使乎獨見張目視寇讎之奮憤指抵
几怒髮衝冠捐千金之軀犯三伏之隆暑叱九折之馭驅萬里之
長途神明扶持夷夏驚聳兩犁撓酒木夾傳書曷為兩怒至於與
戎孰謂一言可以靖國邊烽息燧城柝收聲遂成銷兵不戰之勳
入佐垂裳無為之治林膺顯冊進陞元功方書金匱之盟式也鼎
司之拜某久罹擯斥最荷知憐每懷繞樹三匝之依幸會窺管一
斑之睹既見王導夫復何憂得御李膺云胡不喜自緣老退莫奉
周旋登神虎門已上挂冠之請望平津閣空懷賀廈之私

賀葉樞密啟

伏審對揚休命入秉事樞聖主御圖撫九五中興之運大賢命世
偕二三同德之臣廷渙甫傳嚴瞻惟允恭惟樞密同知訂謀經遠
雅量鎮浮好直有叔向之言義氣得孟軻之勇嬰龍鱗而摩上獨
懷蹇蹇之忠冠多角而觸邪詎作容容之計萬夫之望想聞於風
采一國之慕具載於歌謠果膺置輔之求式受本兵之寄經術之

士進而名器重道德之成立而朝廷尊天子守四夷正樞筦坐籌
之日人主論一相示鈞衡爰立之期某分違二紀之餘追惟一日
之雅側聆大用倍敬歡欣係四方人物之英舉欣欣起執轡之慕
而一老門牆之舊已驥駘向填壑之時俯深賀廈之私徒有羨魚
之歎

賀陳左相啟

某啟大庭作命揆路升華鼎鉉不移首冠九官之右台符增煥益
隆四海之瞻某聞解琴瑟之絃所以正五音調鼎鼐之實所以齊
眾口蓋習治久安之弊而翫歲愒日之多蟻穿弗填有潰隄扶石
之憂蔓草不圖為錯節盤根之患悼折肱之已誤顧反掌而奚難
戒覆車之轍則安焉易敗者之某則勝矣恭惟僕射相公受天大
任為國元臣屬當二旰食之初承前人覆餗之後鍊五色之石而
欲試補天之手儲萬金之藥而共推醫國之工剔除邦蠹而復睹
清明救療民瘼而一蘇疲瘵不冒惟新之化獨高再造之勳書郭

卷二十

四

中令之考而與國均休享衛武公之年而與民偕樂訟言如此輿
論所同某枯朽陳人伶傳末路久託林居之陋側聞廷渙之傳倍
深喜躍之情實謂知憐之素惟宰路播洪鈞之大每懷藜藿不采
之恩而神山隔弱水之遙詎復雞犬同升之望

賀朱右相啟

某啟玉冊曠庸金鳳獻卜老成人在位朝廷自尊大賢者得時善
類交慶竊以履百年熙洽之運雖章句之儒坐守而有餘當九重
宵旰之憂則聖哲之臣馳驚而不足惟時用舍實繫安危故委重
何啻於萬鈞而幾微不容於一髮視已陳之述則因陋就寡烏足
以有為建非常之元則駭眾驚愚亦難於慮始班君奇策尚謂平
平耿耿大言猶為落落必盡破拘攣之議乃大收閔闕之功恭准
僕射相公巖巖社稷之臣挺挺帝王之輔爰屬艱危之奇首膺考
慎之求深惟注意之隆實預扶衰之義崧嶽周邦之翰獨享神柄
之雄龜蒙魯國之瞻益壯坤輿之重不動聲氣斷大事於笑談之

中不作聰明運沈機於禍福之先稽古道而思有宜於今合眾謀而不必出諸己茲謂中興之佐實為後事之師某頃被省曹昔參文柄窺絕足於羣龍之既仰高名於千佛之經顧畿疆有百舍之遙詎門牆無一日之雅側聆誼告益竦遐瞻屏迹窮閭顧莫下望塵之拜馳書東閣尚能修事大之恭

賀楊參政啟

某啟王言作命賢路應期參秉政均進陪國論爰契鈞璜之卜式諸負鼎之求竊以一范增繫楚存亡百曹參非漢輕重惟是保邦之要莫如得士之昌一柱昂霄眾草不殖八龍入廐萬馬皆空彼斗筭又何算焉蓋樸樵不足數也恭惟參政名高一代學貫九流精神鍾降嶽之英志業負耕莘之緼集賢學士環堵而立共觀雄深雅健之辭文思天子仄席而求遂得碩大光明之傑出綸西掖視草北門越從文昌八坐之聯上應泰階六符之次決大計於立談之頃消羣慝於正色之間載疇上宰之勳林建中興之烈某涇

鴻鴈

淪末路潦倒陳人妻聞傷屯悼屈之言每在置散投問之後所以徐當軸處中之望已見於息邪詎詎之公廷渙甫傳嚴贖惟允餘年凜凜顧不獲執費以望下風老語諄諄猶欲效陳言以頌盛德賀葉樞密啟

某啟窮途極屑莫望前塵賢路光亨獲申舊好比側聆於大號固應喜倍於尋常偶驟致於煩言詎敢名聞於左右彌年於此內訟靡皇恭惟知院樞密德大佐王才高命世夫子之道天下莫能容君子所為眾人固不識一言悟主千載逢辰首冠樞庭實本兵柄萬川輻輳而洪河為伯眾山環擁而巨嶽為宗劇治盤錯如振槁然束縛強梁無頽頽者戎情振疊國步尊安茲謂非常之元莫盛中興之烈某追惟夙昔嘗奉周旋多難漂流餘年晚晚分茵之願已弗消於初心解組之求尚有希於一諾

賀周樞密啟

某啟北道改轅方趨嚴召東郊弭檝一望光塵阻關數百里間去

違二三年後比側聆於大號固應喜倍於尋常偶驟致於煩言詎敢名聞於左右莫修辭於賀廈徒結戀於搖旌恭惟樞密同知出值聖人之時自任天下之重鄙俗士囚拘之隘示大人合井之公惟一世陳人自甘永棄而三朝故物未忍遐遺始於援手汲引之勞申之緩頰游揚之助方躡尾而上幾作附蠅俄跌足之顛遂為擲鼠推之理數可謂奇窮殆不自於人為又何疑於或使豈復有強聒諛諛之志終未忘矜收眷眷之情彼一匹夫之得失何足云而大賢者之言行固如此浸彌年載尚軫恩憐苟非妨賢路以微榮正願首一邱而待盡市駿馬而收其骨將有俟於尊賢為浮圖而合其尖尚冀終於大惠

上沈相啟丁丑十月

望平津閣素無輪囷蟠桃之容伏光範門但有奔軼絕塵之歎惟是廣廈千萬間之庇有如懸水三十仞之流靡不包荒自然蒙潤伏念某斗筭器小麗鼠伎窮病鴟欲死而瓦礫爭光瘦馬不收而

鴻鴈

鴻鴈為伴會介圭之入觀正鼎席以登庸與哀些逐客之魂矜愚泣窮囚之罪俾出九幽之壤復延兩曜之光拔拭垢汗滅除癘瘕寓書殿邃嚴之直賦真庭稟稍之優理合罷休恩容再造自憐毫矣無復蒼蠅附驥之心猶有待焉尚懷老牛舐犢之愛恭惟僕射相公仁均一視善貸而曲成物有萬殊合井而為大雖四海盡沐鴻龐之澤而一夫獨被特達之恩詎敢起無饜之求更欲萌非冀之望所恃幼幼及人之義每敦親親愛物之慈九仞為山尚當進簣百川赴海猶待盈科仰惟不倦之仁俾獲有終之福予取予求而不厭固難逃其責之誅自棄自暴而弗言又恐貽後時之悔

答馮解元啟

某啟比緣邂逅獲奉周旋老氣崢嶸挺若倚天之劍高辭辯麗鏘如擲地之金矯首一邱拊髀三歎恭惟處義解元長庚毓秀喬嶽諸靈方其在襁抱而指字識之無纔能越門限而說詩兮瑟僖卓爾大圭之質煥乎玄豹之章五百歲生賢豈偶然十八世為儒迺

如此文摘繡敵追黃絹幼婦之辭韻中宮商儷白雪陽春之曲諸
老生歎驚坐上並舍兒看立道邊大豪願薦女而請昏鄰翁歎生
兒之無益蛟螭非池中物也麒麟肯地上行乎不圖耄衰垂盡之
年復睹俊異非常之傑賦韓公高軒之過序滕王新閣之成前賢
畏後生其來尚矣虛名誤長者何愧如之拜賦為榮占言難盡

回楊侍郎啟

某啟一區自屏兩地相望雖無孔北海通家可為藉口猶有孟東
野並世相與言詩顧嘗欲割雞陳祝友之辭但空復瞻烏極懷人
之想恭惟宮使待制侍郎蕭散簡遠人物勝流雅健雄深文章宗
匠奉大庭之對而銀筆埽三千之牘儻中祕之書而牙籤懸四十
之車粵從南宮起部之司亟進西清從臣之列親逢千載榮動諸
儒麒麟豈地上行乎已展雲霄之步蛟螭非池中物也仙膺霖雨
之求忽紆緹騎之臨特賁函書之辱執謙過矣陳義譎然固無挾
賢挾貴扶勳勞之驕庶乎友直友諒友多聞之益挺出人羣之表

獨高世論之評方春秋鼎盛之時其年不可及矣而富貴方將之

始他日豈易量哉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楚守王朝議啟

某啟改界名城蓋上得賢之頌喜傳空谷遽聞求友之聲駟騎鼎
來函書拜辱布帛之溫言曲借桑榆之暮齒增華恭惟知府朝議
海內名流山西真種天下奇男子獨步一時塞上飛將軍折衝千
里揮白羽於雲漢橫潰分崩之際推赤心於羣情向背反側之初
大盜革心百鍊內面方用長槍大劍收血刃之勳豈如緩帶輕裘
致銷兵之福逃聞新命移牧通都自惟平時仰器業之隆庶幾殘
年見功名之盛其為占頌難盡名言

賀張樞密啟

奉真庭訪道之游從吾所好昇樞筦本兵之重舍我其誰追茲綸
言布號之初舉有與頌得賢之處竊以百吏視已成之事但知謹
出納之吝以了目前眾人懼非常之元孰能見禍福之先以規度

外洪惟剛健睿知聰明之主輔以魁壘宏毅俊傑之臣衛上之忠
貫神明養義之氣塞天地屬特操於一身獨立無朋之際倡大義
於羣臣相顧不發之時輔成本支百世之鴻休永燕壽考萬年之
景祚恭惟樞密同知大任推先民之覺許謨為後事之師方其犯
雷霆之怒力陳社稷之言豈謂依日月之光進膺柱石之寄國之
興也固有待然天實啟之於此在矣鋒車迅召聊示樞庭大用之
期鼎席久虛行有幸路登庸之拜某投閒田里垂四十年企踵門
牆逾二千里曲悖故舊於同舍游從之末妻訪生死於孤蹤流落
之餘茲見我公之歸實倍周邦之喜

賀史相啟

威鳳翔千仞觀中天日月之光神龍出九淵值間世風雲之會揆
路秉國成之重樞庭本兵柄之雄式資文武之全用注安危之意
路朝布號寰宇交歡藉以世有用至弱而為強深居簡出而養之
以勇事有冒大害而就利逆施倒行而權之以人陳平奉太后渝

獨高世論之評呂實欲安劉蕭何勸沛公固項籍之意趨鴛鴦

高帝之盟盡王諸呂實欲安劉蕭何勸沛公固項籍之意趨鴛鴦
中志在蹶楚故有事犬馬皮幣玉帛雖太王之仁所不免必欲驅
龍蛇虎豹犀象惟神禹之智為能然恭惟僕射相公命世耆英受
天大任秉晉元帝南渡之後方倚謝安王導之賢迨唐明皇內禪
之初粵有宋璟姚崇之輔雖曰宰相非常之龍實分人主莫大之
憂觀兩國眾寡強弱之形考三朝理亂得失之故投干戈於地固
危矣出虎兕於狎孰與馬當四方無事弗蚤圖之未然而一旦有
急遂不知其所措仰止帝王之佐挺然社稷之臣處變事而知其
權視國勢而審所上不憚斯須之敬以定千齡下世之長勿事尋
常之爭以待兩河故疆之復某縶縲不恤杞天是憂堂陛之勢甚
嚴而藿食之賤有同患胡越之壤雖異而同舟之濟無二心遂忘
越俎之嫌願效食芹之獻

謝方侍郎啟

自少多艱已老益困言深兩怒日懼推擠下填壑之虞憤發一呼

獨見吹噓送上天之意蒙恩式敘詠德知歸伏念某殘息奄然未
書鬼錄乞體久矣尚挂臺評惟公愠見當路宜言以爲有罪尚不
許加刑云何故而致之必死卒賴奮臂當前之救遂遭投荒不測
之誅惓惓止欲舍坐下之牛駸駸遂亦作水中之蟹俄逢遷怒橫
被中傷茲蓋伏遇安撫閣學侍郎推諉歷之鋒致急難之義雖蒼
狗白衣之態變化無窮而渾金璞玉之姿燥溼不改殆茲喪復盡
出矜存自惟投老無所用之身莫申報效至於沒齒不能忘之感
但有空言小簡云此文當入家集欲使後之君子見之公於交游
書不願身歿存慮難如此它日當圖見危致命固無疑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

九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

四令公祠堂記

余嘗讀國史見秦國陳公以直道事太宗皇帝位不滿德卒官諫議大夫知開封府挺生三傑皆以道德文學踐大官為將相曰堯叟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為文忠公曰堯佐特進尚書左僕射是為文惠公曰堯咨武信軍節度使知樞密院是為康肅公一日秦公與容語三公已貴立侍公側坐客踈踏不安求去公笑曰此兒輩耳姑徐之盡所欲言者於是史官記之天下誦之而陳氏父子兄弟世家之榮至今以為口實至道丙申文忠公嘗以廣西轉運使平南蠻之亂洎紹興癸丑文惠公之曾孫亮以右朝請大夫直祕閣廣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繼公後蓋百三十有八年矣直閣公能以儒學世其家羣書皆成誦尤通吏道精練法律頃由臺郎叟將使指揭來廣右益有能名及是訪公之遺無在

鴻慶二十一

者獨有新館銘石刻僵仆草棘中又公征蠻時吏士蒙犯瘴毒多死手自撰集古方書養生之說刻之傳舍一方蒙賴故能獨存而歲久亦訛缺直閣公慨然念故物之亡幾遂掖仆碑而起之又追補方書之缺壞者龜于故處即聽事之東闢屋三楹繪秦公文忠公文惠公康肅公四公之像而祠之某貶象江還過桂林拜謁祠下生氣凜然如太山喬嶽之鎮真古所謂大臣者余與直閣公二十年之舊且厚善也乃屬於不腆之文而不敢辭恭惟太祖太宗提三尺削除僭亂真宗仁宗包干戈以文太平聖哲並驚出依日月之光獨秦公三子以魁壘碩大光明之傑作配元聖以身用舍為朝廷輕重支持國鈞更學兵柄一門冠冕蟬聯三鎮旌節相望佐佑兩朝以功名福祿始終為天下巨室於康盛矣王室中微羣黎厭亂天子當饋太息求人如不及竊觀四公遺像追想一時社稷之高勳於此兵亂倣擾之中固宜見者必趨過者必賦飲食者必祝焉豈謂學士大夫區區念祖之私哉於是書之以告後之君

子俾勿壞紹興四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黃縣興造記

紹興元年春盜起虔化誘脅眾數萬相扇為亂圍建昌不克遂陷宜黃官寺民廬一夕燔烈為灰燼部刺史驛聞天子詔將吏發兵捕誅盡夷其黨連飢疫相薰民之竄走山谷幸而不死者皆餓死頭顱相屬於道數百里無炊火焉令丞佐僑居野處如寄客簿書棲列無所吏抱贖藏於家獄訟賦役失其平商旅不至市無雞豚晨夕之須無所得凡仕其邑者指日待更不為斯須計雷也三年右朝奉郎鄧令端友來洩茲邑鉅治強梗發紆隱訕其月政成與人誦之先是兩尉弓手怙眾為姦利官弗能禁意小忤則嘯其朋盡甲而出羣噪大呼劫請賂謝率以為常令曰是可忍耶立捕首亂者七八輩送獄斬以徇而釋其餘自是縮頭屏氣無敢譁言於道者則又修起學宮立孔子像春秋釋奠屬邑民之秀者習禮樂其中然後大其治所重門洞開堂奧靜深舍羣吏於東西兩廡積

鴻慶二十一

藏勅書於門之樓上決事之室燕休之齋狂猥庫庖漏皆具為屋凡若干楹高明壯麗稱邦君子男之居乃伐石圖文字刻示後之人而移書二千石屬余文為記余曰宋受天命宇內晏清際天駘海無一夫嘯呼之警地大人眾邑屋相望大家巨室特起乎神州陸海之中粟窖金穴錯出乎四達九達之道神林鬼冢浮圖老子之宮接軫乎山區海聚之間囊牖繩樞果蔬之壘連屬乎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可謂盛矣靖康之變夷狄內訌極四境所環冰銷火燎無尺椽寸瓦之遺一時君子避讒畏譏取具臨時雖通都大邦侯牧之貴往往編竹為障僅庇風雨今宜黃在江左窮處不足以資進取為名譽則靡靡然日入於壞固宜鄧令之來以為縣令百里之望不可與吏民雜處此土也然吾不以勞民先是諸惡少之從盜者官錄其貫沒入之獨空舍十數區尚存乃命工撤取之凡棟楹梁桷蓋瓦級甃之具皆出於是落成之日邑人不知材用之所從不見役使之及已流連四歸樂生與事市區買肆民間客

邸閣巷相接漸復其故則更治酒稅增立垣屋程課入室姦偷悉有方略收其贏十倍嗚呼鄧令端友可謂能吏矣余嘗謂喪亂之後百廢委地如大樹之顛非天下之豪傑不能振起學士大夫圖當世之務皆如鄧令挺堅特之操奮其德於創殘摧敗之餘乘時就功無厲民賦眾之煩而一日之作軼于百年累世之迹雖中原故地可復而有也而況於一邑乎鄧令諱廣延平人端友其字云其歲次癸丑十二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黃縣丞廳記

宣和六年春太上皇御集英殿唱進士第觀時以尚書外郎參詳貢舉待罪廷中見周君執羔表卿中甲科第二人臚傳一出自天子至于公卿左右侍從之臣閣寺宮伯持盾執千宿衛之士皆指目歆豔以為寵明年太學遷建師儒表卿以高第入為博士行且用矣會乘輿幸江淮區內倣擾百官奔走失職頓仆道路表卿曰方寸亂矣吾不能遠去吾親遂調宜黃丞以歸時宜黃新被兵環

海卷二十一

三

數百里為瓦礫之場令丞雜處民間皆夾住荒茅篁竹之間余南遷道臨州表卿勞予境上道舊故以為笑樂無戚戚不滿之意逾年而鄧令端友始大其治所表卿亦有事於丞廳於是排蓬藋葺糞壤垣故基而一新之大屋渠渠凡昔所有皆具余聞之太息曰自建隆以來天子親試天下士上之三人不至於公卿蓋幾亡耳表卿發策殿中擢在第二以太學師儒之官屈佐一縣於創痍塗炭之餘無屋廬以禦寒暑無吏卒以給使令無四方之物以供朝夕之奉日治簿書於塵埃錐楚間且代去矣又增治垣屋繕器用以遺後之人益勤不懈宏毅深博不見愠喜殆未可以世俗趨舍量其心也余聞不泄邇者所以致遠不遺細者所以圖大表卿儒先宿學不倦於中官而潔為之所以志夫遠者大者豈不一快於宜黃一出入息之頃哉若夫縣治所興廢之由經始落成之歲月與夫材用之所從出端友屬余文書之詳矣不復再見而以心之所歎慕者為之記紹興四年正月八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曹山寶積院僧堂記

曹山距州治之東百二十里魁大秀偉雄視一方有大比丘號元證避五季兵亂顧見此山結屋居之今為寶積院豁谷遠深有泉全然溢于山之腹而附右脅以出梁石為渠水行空中而墜之庭鏘鳴如環佩之音又折而東伏出山下日灌千畦口窮壤斷茅竹蒙翳獸跡鳥迹交締於懸崖亂石之中不類人境寺之興及今二百年屋壁間無一人記游者長老了如少年學道得出世間法事佛齋眾嚴整如官府會方丈遇隕石震壞眾議相與出力鼎新之了如曰寺有僧堂歲久腐撓蛇鼠所穿日星下入風雨之夕連溼五遷臥不安席公等將築室館我孰若營此堂與眾共之於是雜然稱善時有將仕郎鄧君經出而言曰此堂吾家父祖所營吾當嗣成之不可使他人捐一金也未幾比徒伐木撤故為新堂成雄麗靜深為一時偉觀而四方之游者日至食指千餘倍徒他日了如乃具石求余文記之自佛法入中國至宋興逾千年衡岳廬阜

海卷二十一

四

錢唐天台佛僧之盛甲天下靖康夷狄之亂一變為茨棘瓦礫之場僧尼周走道路偃偃無所向而偏州下邑山崖水濱仙佛所處尚有存者又懼眾至不能容則噉兩夫制挺立其門以拒絕之甚者營貲聚畜妻子牧雞豚以自封殖俛而啄仰而四顧惴惴恐戶外之履入也了如獨不然癯身苦志不擇所安更為深簷大屋會其徒而食之鄧君又能曲成其美祖孫三世相望百年舍所愛而作佛事皆可書也紹興二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率齋記

左朝散郎象州太守陳公容德以率名齋隨所寓輒書榜揭之坐若以朝夕從事於率者余請居象臺容德大度長者不以羈囚見遇余心安焉一日過余言曰與公同年又相好也敢請公文以記吾之率余曰象臺在嶺南去京師六七千里孤城巋然出於黃茅白葦之中異時置守多嶺海間人習夷居之陋一切草創官寺民廬城郭道巷與夫左右使令用器之物無一人人意者容德以文

學知名徧更內外學官之選而辱居於此無留滯戚嗟不過之歎
下車未幾黜政之疵順民之欲築二橋於州治之東以便往來聚
土伐木橫互兩浹之間為屋覆其上宏麗堅壯可支十世而蓋爾
之國蓋將為嶺石名邦矣容德為政如此豈直率者乎然天資簡
尤不立崖岸遇人無貴賤戚疏輒輸寫肺腑聽訟如家人使各盡
其說無不厭滿而去客至飲酒賦詩飯脫粟羹藜藿隨所有無豐
儉不常歡不足而適有餘茲其所以為率者也嗚呼末俗忌諱益
繁士大夫倒行而逆施之懼遠害揀過不暇低首下氣惴惴焉
不敢出一語視所居如傳舍也視吾民之休戚如秦人越人之肥
瘠也視國家之緩急如塗之人掉臂而不顧也隨波上下汎汎然
如水中之鳧全吾軀而已豈吾容德之所謂率者乎容德治率齋
不擇地無常處無誅茅蕪草之勤無塗暨丹漆之飾無吹竹彈絲
之娛泉石臨聽之樂也出而從政則約己便民檢身律物凡所操
舍問三尺如何而不自己出退事一室則茫洋乎不知寒暑之交

晦明之接與鳥獸為羣與木石為偶與天為徒與造物為友流行
坎止若不繫之舟此殆莊周列禦寇之所貴耶世之君子當為此
不得為彼於是併記之以風吾黨之士云容德莆田人諱大和容
德其字也紹興四年十一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黃縣學記

事有迂而甚直言有大而非夸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君子之所為
眾人固不識也昔周公營洛邑而平王東遷乃在數百年之後句
踐樓會稽著婚姻之令待其生子以為報吳之兵大抵高明寥廓
之見不為小利近功往往迂闊可笑而不近於人情定鼎卜年如
此其安也而一朝之憂效於數世嘗膽忍詭如此其急也而斯須
之誦伸於萬一機事相乘如執左契交手相付不問一髮此霸王
之略所以傳世垂後若是其巍巍也天下大亂盜賊遽起鉅擾棘
矜長槍大劔馳騁於百戰之場不習俎豆化為王侯者十八九州
縣官吏簡料下壯備豫儲峙以應上之求而已矣暇及度外之事

今宜黃隸撫州為大邑比屋萬餘家紹興初殘於盜民之死於兵
者大半延平鄧侯諱諱字端友以朝奉郎為縣於此而治其所當
先者則立學宮祀孔子補弟子員充入之殿寢言言崛起於戎馬
蹂躪之後固疑其迂而不切緩而不急也余曰導衰亂不軌之俗
莫如吾禮義之教訓武人不孫之暴莫如吾儒者之功漢高帝已
滅楚而魯以區區小國獨不下帝怒欲引天下之兵屠之終以禮
義之國而止六館之士將從朱泚之亂一何蕃起而叱之而六館
無受汗者夫以百戰之兵束於禮而不能抗一障之乘羣惡之鋒
屈於義而不能加一介之賤彼匹夫之勇悻悻然投袂斫掌不忍
一朝之忿而快意於一擲者豈可同年而道哉鄧侯精通吏道節
以儒雅不為赫赫名譽獨能緩靜一方於疾痛呻吟之後度長挈
大又進諸生於學棲士之廬廩士之餼肄業之書問道之室無一
不具絃誦之聲洋洋乎庶幾如古之所謂武成者余問十室必有
忠信三人猶有我師況此堂堂一邑之大豈可謂無人哉讀古人

之書學王者之事出而試之必有濟艱難於一時迫前哲於千載
九合之勳足以解中原被髮左衽之禍一王之儀足以制諸將拔
劍擊柱之譁此大儒之效豈非學者之所願與侯曰是吾勸學之
意也遂以為記紹興四年十二月日晉陵孫某記

燕超堂記

中奉大夫直祕閣華亭朱公著名籍於仕版者五十年四持使者
節官至上大夫尊顯三朝而被遇於太上皇召見錫帶服進職中
祕恩賚光寵一時歆豔以為榮年七十上書納祿築堂圃中將朝
夕游憫於此堂成蕭賓客置酒落之名之曰燕超乃詒書徵余文
為記余曰屬者夷狄之禍喋血萬里諸戎長氐於通都大邑之中
官軍縱掠於深山窮谷無人之境婦被髮過其夫女鬻臂號其父
草薙而禽獮之盡矣脫復漏網幸而免者而鉤絡張設孰視無所
向往往飢渴相倚以死幸而不死則蒙霜露披榛莽踐蛇虺羸身
開行力竭氣窮又陪於中道其最幸者不死於兵刃不淪於異域

不斃於飢寒不仆於道路間關百難寒暑易節而後得至於此千萬人蓋不一遇焉顧視田廬已爲墟矣追尋妻子則化爲異物矣其左右執事使令之人逃難解散莫知其鄉矣單遊羈寓茫茫無所之於是栖栖然求活於斗升而官冗地福一官所居常數十人闔伺之不幸而立於爭地則推而納之冢中且下石焉又瀕於死可悲也已惟朱公聰明敏達見微知著方靖康建炎之亂積六七年兵火被四海衣冠僇仆交迹公家居海上不出閭巷不去墳墓不見一夫疾步急呼之驚而又才智絕人自縣令州佐奉使一路名迹偉然常最其列至是潛深伏奧縮手袖間不任一事築屋舍旁疏池沼蒔花竹幅巾藜杖徜徉其中夫婦偕老歲時坐堂上華髮相映子孫滿前腰綬擁笏奉卮酒爲壽吹竹彈絲極欲而罷得老氏所謂燕處超然者昔楚漢相持跳兵走馬百戰於商之也而中有黃公綺季之閒爰絲屏居謝事浮湛里閭一出而爲景帝畫梁王非望之謀遂亦不免於虜世亂多故士大夫係虜劫質之害溝

壑頓仆之憂與夫竄殛流放之厄皆自有以取之惟勝士高人深明去就顯晦之大節俯仰遯世遠俗坐視猿猴顛倒置網中而兩手猶未置所操也茲其所以爲超然者耶某公夫人之從子也憂患乖離不獲見十年矣其山林之勝輪奐之華今不能言也他日造公之堂尚能援筆賦之公諱彥美字師實華亭縣人既請老自號機山閒人云紹興六年四月日晉陵孫某記

荆谿行記
余聞靜樂山寺地可葬於郭慎求樞密二十年矣余守杭時卜葬亡兄屬彥彥達抵寺僧求之書來報可方議予直會余南遷不果後五年當紹興乙卯之冬始往觀焉實銅官山之麓而靜樂院之右臂也義興多山而銅官特高大架出諸峰之上自山之脊分爲兩股隱隱隆降綿延數百丈寺據其左可葬如所聞者而寺僧不如其有難色方求售於當世貴人余亦弗能也明年三月更卜地於山中十六日癸未繫舟陳橋招天靈祖燈師會於符塘胡氏家

舍肩小輿入槩城醉族子信壽提舉新家循支徑數十步瞻拜安次公給事之塋回詣符塘就食安行老來逆余相遇於中道屬日未食立談俄頃散去食已觀何人家地地平而水於音姓不可用遂由茶山路以歸少雷張氏報本菴晚次陳橋登舟入荆谿泊塘口觀張子崇侍郎廢冢夜宿沙子澹甲申次縣舟人告爨薪不屬入市求之穢周孝侯祠下以待祠屋宏麗廟貌矜嚴想見斬蛟刺虎之烈周視兩廡黃冠出迎具茗飲而舟人負薪至遂解去後泊臺李乙酉黎明入山徑柴氏墓道從守冢僧訪楊氏地按圖不合入胡泐謁惠彥達夜抵其居問白靈巖地所在彥達云神龍所舍在葬書不可用然姑往視之丙戌彥達具飯於龍山侵曉偕祖燈先赴約飯已造觀所謂白靈巖者在沈和中資政墓之後下車頂謁因不復乘杖策度嶺而磴道艱難十步一謁至巖下龍穴正踞其右巖絕可畏旁行里所投田舍乞漿班荆坐大石上命車亦至從官道還未至龍山三里彥達指一穴名臥牛前直殺堆山

爲案丁山丙穴三峰對拱左右環合二水交會可葬無害余亦記晉周訪葬母陶土行指牛眠地葬地之吉意頗向之問地主則彥達也彥達亦欣然赴予之急議遂定日將入過彥達所營壽藏木可材矣彥達置酒留宿山中丁亥朝飯竟還湖泐有頃張彥深之子子爲亦至彥深屬寶月師道淵卜葬夫人於阜蓉寺之側聞余攜祖燈入山移舟相近邀致祖燈覆視寶月所卜余舊聞阜蓉佳山水欲一至其處於是從彥深觀之戊子晨往薄莫具還途又嘗卜烏龜澤地於湖泐之口葬亡妻吳氏淑人已撰日矣爲浮言所誦久不克葬既而悔之今議併舉章氏淑人以附己丑戒兩夫除道借祖燈視之日亭午暄甚憩王氏塋屋解衣少休有洞言洞靈觀旁三山鼎峙秀出如畫有王氏地可葬乃徒行從間道踐背出大松徑抵三山所在如僧言而祖燈言無穴遂返是行也經涉諸冢邱墓與士大夫所嘗言其地可葬或讎賈不相中或憚遠不能至按圖問路水乘舟陸荷篙以至徒行靡不至焉庚寅舟還戲書

小詩誚祖燈云來問松間路沙頭繫小舟間攜木上坐看盡土饅頭詩成一笑分路而別三月日晉陵孫某記

慧山陸子泉亭記

陸鴻漸著茶經列天下之水而慧山之品最高距無錫縣治之西五里而寺據山之麓蒼崖翠阜水行隙間溢流為池味甘寒最宜茶於是若飲盛天下而餅罌負擔之所出通四海矣建炎末羣盜嘯其中汙壤之餘龍淵一泉遂涸今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信安郡王會稽尹孟公以邱墓所在疏請於朝追助冥福詔從之賜名旌忠薦福始命寺僧法暉主其院法暉氣質不凡以有為法作佛事冀除穢蕪治泉石會其徒數百築室居之積十年之勤大屋穹壖負崖四出而一山之勝復完泉舊有亭覆其上歲久腐敗又斥其贏撤而大之廣深表丈曠焉四達遂與泉稱請余文記之余曰一亭無足言而余於法暉獨有感也建炎南渡天下州縣殘為盜區官吏胥民閭藏錢廩粟分寓浮圖老子之宮市門日

九

盱無行迹遊客莫夜無寄宿之地藩垣缺壞野鳥入室如逃人家士大夫如寓公寄客屈指計歸日襲常蹈故相師成風未有特立獨行破荷且之俗奮然以功名自立於一世故積亂十六七年視今猶視昔也法暉者不惟精神過絕人而寺之廢興本末與古今詩人名章俊語刻畱山中者皆能歷歷為余道之至其追營香火奉佛齋眾興起類仆潔除垢汙於戎馬蹂踐之後又置屋泉上以待四方往來冠蓋之遊凡昔所有皆具而壯麗過之可謂不欺其意者矣而吾黨之士猶以不織不耕營其徒姑置勿議焉是宜日夜淬厲其材振飭蠱壞以趨其成無以毀瓦畫墁食其上其庶矣乎故書之以寓一歎云紹興十一年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貓相乳記

樞密胡公家畜一貓產四子其三以子人其一畱置子舍中性柔馴不敏於捕鼠而孝茲則人類也然又有人所難能者二貓本不同棲而食飲臥起未嘗一日相舍間從食案投魚肉飼其母輒不

食呼其子至乃食他日飼其子則四顧而求其母亦如之明年母又生子日往省焉母出則入據其棲擁護之待母歸乃去已而又自產四子則又舍己子以飼其母之子如初居亡何四子連斃其三則銜其一之尚乳者就母共乳之又明年產五子而其母亦產六子於是盡銜其子置母懷中意若憇又三子之天而從其母之利也公遂易一大筐徙置寢廬之側二貓領十一子居中而臥護之交相乳焉夫貓之舖子也他貓至則噴怒而逐之或出而就食不及顧視往往遭噬齧以死遇食則爭爭不已則鬪凡天下之貓皆然二貓者推食相先撫他子如己子而不相鬪又將難往就之十一子施施然混為一區不可復辨非所謂人所難能者歟某嘗

觀公之治家矣門內肅然笑言不出猶屏童妾數十輩不聞一人疾步急呼者諸郎以大臣子服御如寒素古詩書皆成誦屬文辭有過人者而無挾貴驕滿之色某每造公輒畱數日蓋五年而內外僮僕如一日也昔韓吏部記貓相乳以頌北平王父子兄弟之祥

十

又賦雞犬相哺以為董召南孝慈之應今公二貓之異世同符天其或者俾公推其法於天下偃兵靖亂使異類服馴而不相害為蒼生之福或由此也夫紹興十二年五月日晉陵孫某記

巢鳳亭記

右奉議郎知常州宜興縣閭邱叔智涖官之明年其子某年十九歲以能文辭策高第而歸門戶焜然名聲暴發閭巷之士奔走歡呼稱說以為龍宜興距州之南百二十里縣治據荆谿上游為橋數百步橫絕其上屬之南山即周孝侯斬蛇射虎之處縣圃之西北隅有亭三間曠遠無人迹朝衙夕坐傳呼號召鞭朴之聲皆不接於耳目窗戶低深說可人意叔智命工釐除蕪穢一室翛然晨夕課其子以學閱數月挾其藝以進於有司而角逐於爭先競睹夸雄鬪麗之中當是時樞密胡公受其贊讀之稱善曰青錢萬選之文也未幾禮部奏名如公言公益喜遂名其亭曰巢鳳而叔智以書屬余為記余聞朝寓物於人而暮取之有不可必者況於數

百千人逐隊而趨裏飯待旦俛首就席以待卒然之間故有操瑟於齊鬻璞於鄭以暗投人拔劍相盱而有二鳥之感懷壁三獻負鼎五就分寸躋攀一跌千丈而有十尚之勞或年少狂勇率意而言如泛駕之馬詭譎箝銜不入有司之尺度而雪窗短檠之下兩目眇昏如蠹書蟲老死文字間亦卒無所就人之所欲適其天相值其難如此也聞邱氏世為中州望姓自周廣順至宋興凡五世皆由儒學擢科第以進至叔智之祖大卿公官益顯遂名其家更三世而叔智有子英妙駿發一日千里凡美少年之難能豪傑之士乖於時而不遇老師宿學齒豁唇腐而不可得者一出其技遂兼有之迫取五世舊物如探諸囊中而迺祖朝議公鬚頭方半白翁媪則尚黑頭也余曰鳳有五色而將九子家庭文字之祥也若夫朝陽一鳴天下望以為瑞則楚狂之所歌孔子之所歎而不可得者亦在夫充之而已叔智敏於為吏治劇如破竹迎刃而解必有鵲棲其術雉馴於野為一邑之祥乎叔智也名崇孫云紹興

代廣德縣精田書記

十二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上即位之十九年實紹興十五年南北解仇玉帛交費四郡廓廓無事矣於是淮之南江之北流連作而相告以歸聖心隱然發德音訓迪在位寬禁緩求課農桑以厚天下之本又以明年孟春之月帥三公九卿大夫親駕於東郊紺轅黛躬躬御帝藉三推一墮竣事而旋彌文闢典創見一時焯焯煌煌震耀耳目民大和會闌郭溢郭歌謳鼓舞聲聞于天何其盛也臣聞昔周公陳王業召康公戒民事魯衛公遵伯禽之法大而王小而侯一國皆以農兩漢循吏力本勸農修水土之政如召信臣龔遂卓魯之流大而典一州小而治一邑皆以農趙充國請以戰士畱田積穀塞下以紓漕輓而計然白圭家累千金富埒王者列於貨殖又皆以農蓋自二帝三王以來所以治天下國家未有能舍此而為先務之急者廣德之為縣山耕而水時延表百里丁口之籍以萬數令雜卑亦與

為民父母固當夙夜戮力推廣上恩屬其民俾自奮於創殘摧敗之餘敦本務農夫耕婦織通塗川蕪桑麻畜雞豚而無閒民廢壤上下與足興于行誼庶幾稱上所以哀閔元元富而教之之意雖然勞民勸相以美天下其成在久而今之吏歲滿則代去懼來者之不嗣其意也於是謹以詔書刻之龜於令聽事之左方以告來

朋谿雙蓮記

微猷閣待制董公令升卜居宜興縣治之北五里而南山俯流水築室居焉自號朋谿谿之南有廢田數十畝地汙下與荆谿水漫而為一公捐原直以取之規為大池植蓮其中夏秋之際華葉芬敷繁紅蔓綠風濯雨洗彌滿四際如煙蓋雲幢霓旌羽扇錯出平珠宮貝闕之間世傳所謂芙蓉城者不能過也未幾忽產雙蓮奇姿殊狀創見一時游客聚觀太息公亦未之奇也越明年復生駢頭並蒂繁麗豐碩翹然特出眾華之上公始異之容曰古有至人

鳴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一

結茅宴坐山靈為之榮垣一夕而就如不見容則移文勒回俗駕鬼嘯于梁梟鳴于樹妖狐夜噪羣鼠盡出不得須臾靈焉公世家青社名園甲第為東州之冠南北阻絕不得還聚數百指僑寄異縣其母齊安郡太夫人思望故里鬱鬱不樂公稍依倣舊製營一亭於舍旁手藝木芍藥眾香草環之物色良是他日帥諸幼奉板輿以遊太夫人欣然悟笑如過故家飲酒歡甚自是晨夕燕嬉率以為常比相舍館葬有日矣方冬大寒發一花千葉重跗累萼豔麗殊常送客驚異以謂木芍藥公所手種以娛親者殆純孝之感及是雙蓮又出池中凡三年三見之繁公隱德高行不愧於屋漏故溪神土伯相為守護呵禁不祥草木效靈間見層出真家庭之盛事偉觀不可尚已昔周公得禾異畝同類以名其事至於芝九莖木連理茅三脊神奇之產紀於書傳班班可攷皆非偶然者公圓以示余俾書其後紹興十八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思樂齋記

余歸田五年始斥舍旁地數十畝除灌莽植藩垣築屋居之營一齋廣深尋丈度可容膝以朝夕從事於此名之曰思樂思樂者嘗安於樂矣而不自知也一出而擾世患憂懼萬端險阻百慮如蒙壞絮坐糜黎而莫之勝脫於是悵然思平居無事之可樂而不得也余嘗絕京江浮長淮泝沔北至於京師又東航太湖出若雪竝桐江下三衢歷撫信洪吉二江之阻直抵衡湘踰桂嶺而南至象江上山行海宿水陸萬里其高緣絙而上與猿鳥爭道於垂崖一髮之間其下衝波急湫以入於龍魚之宅爭一旦之命當是時也則思平地之樂夷狄不道以殺為嬉毒流四海幸而免者又窘於他盜寇後跋前顛倒失據如觸藩牆如蹈坎井如探湯沸鼎而無所寄焉當是時也則思太平之樂學迂材下妻竊非據於

眾人必爭之地以和戎緩兵為是以伏闕首亂為非眾怒不容聚而見誦推撓於十夫抒投於三至獨持一喙終日號鳴大咤以自解說卒莫能勝遂陷於不測當是時也則思居間之樂已而觸罪竄投嶺海蠻蠻雜居鳥言夷面鬼嘯于梁鵬集于舍下榻畏蛇對食懼蠱風蕭瘴染意象昏然颶風忽起吹斃天地江翻海渾仰屋四顧若將壓焉當是時也則思還鄉之樂今幸蒙恩還復故栖先人之敝廬與童子時釣游之處皆在焉去國十年名不著吏部之籍毀譽不挂於縉紳士大夫之口天寬地大徒步自由四封之內椎埋羣剽之姦翦除殆盡南北之使已議息兵江干撤警千里宴然朝而出藜杖幅巾與田夫野老相爾汝於東阡西陌之上暮而歸折野蔬酌秫酒飯脫粟老稚團樂哇笑相雜挽須問事足慰目前凡吾昔日無事之樂舉集於此矣夫天下之樂無窮而意適則為樂吁嗟其所不獲則不樂也呻吟其所疾痛則不樂也今無一者也行歌坐嘯汎若不繫之舟而無所係焉何為而不樂雖

然世之君子有以功名為樂者為天子操尺筆管兵萬里外一取單于否則馳一乘之傳折衝口舌之間此將相之事非吾之狂所敢議有以貧賤為樂者簞食瓢飲餐氈藟茹草木之實若不堪其憂而氣塞天地足以易窮餓而不怨此聖賢之事又非吾之愚所能及特以桑梓之國邱墓所寄閉門高臥日宴而起無愧於中無求於外無畏途風波之虞無徵呼發召之警無罵詈訕笑之辱有田以食有屋以居憂患已空吾心偷然了無一事杞人奚懼而憂假師奚傷而怒拔劍逐蠅奚誅具獄磔鼠奚懟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然後知余之樂有在於此也尚恐習性易流操之不熟一為外物之所誦而立於爭地材不足以堪富貴道不足以安貧賤幸福而禍悔不可追故名其齋以自警云紹興九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靜治堂記

昔曹參以百戰百勝之功佐高帝定天下相悼惠王治齊七十城

舍蓋公問焉而得所以治齊者後九年代蕭何為丞相又以所治齊者治天下畫一之歌至于今誦之方參起沛中小吏杖一劍征伐四方定諸侯為一時功臣之最其相齊也是宜舉賢尚功變法定令以鑄磨鍛鍊其民如素所治軍參始幡然因齊人厭亂之心細諸老生異同之論專用道家清淨之說一切反其故順民之欲與之休息而無作焉齊以大治蓋治軍如御猛獸也擾龍伐蛟絡馬穿牛要使不能為暴而虎豹噬人則殺之養民如牧羊也去其敗羣者耳若堯口而舜驅之則羊之死者過半矣參為將相一弛一張文武異用違乎居重馭輕之權而不膠於所蔽故大儒之效炳然為漢開基之冠而高后惠帝時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參之功為多也今夫接於人而推徙無常者天下有無窮之事循於道而汎應無方者天下有不易之理揆天下之事而以一貫理之則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悟物儲精蠅濩之中可以逆釐三神談笑尊俎之間可以折衝萬里而世之君子好奇喜事不安於其故始

於獨言異行以賦天下簡髮數米問羊知馬先事候情機開鍵閉設為鈎距以示神明民之視其上赫然如雷霆鬼神莫測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常古毘陵郡也並楚之衝漢吳之要為東南舟車走集之地素號樂土自建炎被兵之後伏尸流血者十五年屬者聖心悔禍屈己銷兵南北解仇江皋撤警及是創夷呻吟疲瘵之餘始一揭焉而檢詳陳公適臨是邦乃直守居之北牖關而為堂名之曰靜治取蓋公所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者所以宣布上之仁禁暴戢兵與民息肩之意為吏守法遇吏有愛利未嘗輒笞辱邦人安樂之無失職之歎今猶未盡知也去後乃見思耳余觀西漢文景武宣之世最稱得士而班固傳循吏不過如是六人渤海盜起宣帝召龔遂為太守而問以屏盜之方遂曰欲臣勝之即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夫治盜賊猶欲安之況吾赤子安用柱後惠文彈治之乎公以寬厚清靜為一州率民不見利吠犬生菴真得古循吏之遺乃書而刻之堂中以俟後

之君子庶幾相循如古之召杜為民父母云公諱正同字應之故靖國名臣諫議大夫了翁之子也紹興十三年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靈巖智積菩薩殿記

梁天監中以吳王館娃宮故地為靈巖寺寺成有異僧負鉢囊以入揭殿廡下長身釐面梵相奇古其徒莫之省也夜半索筆墨自圖其像于殿之東北壁而去黎明不知所在眾始驚異之居亡何有胡僧顧其畫喟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為在此於是道俗奔走來觀稽首歸依擊跏作禮鼓舞并蹈歡喜踴躍如師出世唐宰相陸象先吳人也有弟失其名得危疾國醫不能療一日有僧扣門問疾象先引至臥內索杯水啜之一啜而病良已象先驚謝出金幣數牀弗受顧謂其弟曰我靈巖寺僧他日還其來過我遂去不復見其年象先弟以尚書為郎觀察桂管道吳中趙靈巖如約問僧所舍云者徧訪寺僧求之亦非是方悵然欲還問俄見殿

壁所畫像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亟拜施錢五十萬差齊供作佛事裴回數日而後去其事載於吳越沙門智賢之文傳於山中父老之口見於大口經菩薩品云惟靈巖故剎歷隋唐五代四百餘年至宋興改賜秀峰禪院紹興中詔賜今太傅咸安王韓公薦先福更號顯親崇報而叢林之盛為東南冠智積舊有殿在寺之東廡庫口破露不足以稱四方所向奉事之意長老妙空佛法海大師智訥飭其徒妙機浩乘惠珍冲正者募眾力大之高贊巨構雄視一方像設中殿雲披月滿極莊嚴相好之妙人天環繞梵唄之聲震動山谷涕慕感泣又如師始亡於是訥過余晉陵求文以為記余曰眾生執迷展轉六越出沒生死莫覺莫悟諸佛菩薩哀憫一切或示現神通或化出光景天龍負殿山鬼築垣卓錫而石泉湧揮塵而雨花墜凡所見聞同悼齊喜投體歸命齋心悔過厭離五濁如轉輪出湯欣慕至道如去子見母如瞽發矇如迷得路發菩提心修無生道輕財樂施造種種福百世之後陵谷變

靈巖智積菩薩殿記

遷蛻骨所藏傳衣所寓在在處處照耀大千一睹遺像心目了然恍如宿者曾受弗記今雙林大士泗州佛僧伽靈巖智積皆是也訥公福慧兩足為世導師常以去驕吝破貪癡合於吾儒之說者輔其教議論偉然有過人者自王公貴人大家巨室縉紳士大夫皆尊異之故出世三十年說法行道化服同異凡所建立入勸成之隆樓閣閣穹堂廣宇幾徧淮吳豈止智積一殿而已余嘗謂訥公才不減澄觀屬時多虞可以馳騁一世列於功名之士今老矣凡五住靈巖前後二十年又築堂於寢廬之旁榜曰五至云紹興十五年歲次乙丑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三代之學尚矣自京師至于黨庠遂序皆有學自幼壯至于老自天子至於公卿大夫士皆不可一日而去於學養老勞農鄉社飲酒論獄受成獻賦之事一皆出於學而賢能之書放言選藝之政又皆興於學當是時也王道大洽人文化成士有常心家無殊俗

自朝廷之上以至四方萬里閭門側陋之隱君子宿道向方小人
修愚徒義武夫好德賤妾知命牛羊之牧不踐行葦有一不善如
見怪焉固已不容於其間而絃誦之音洋洋然所謂比屋可封者
周道衰學校廢時君世主惟錢穀甲兵之問而不及於俎豆於是
謀夫說客擊劔扛鼎雞鳴狗盜之徒皆得以靡衣玉食館於上而
王者之迹息矣間有豪傑特起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而卓然自立
於一世者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乎己雖不行乎天下必行乎妻
子孝弟者人子事親之常道也鄉大夫得一人焉以為獨行而表
其閭忠義者人臣事君之大誼也太史氏得一人焉以為奇節而
列於傳唐有陽城隱於中條山而遠近化其德爭訟者不於有司
而赴於門太宗以一旅定天下而房杜王魏之勳獨出於王通之
弟子嗟夫三代之王同四海於一堂之上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
世衰道微僅得一二於千萬人之中可悲也已臨安府臨安縣舊
有學在今治所東南隅自三舍罷廢再更方臘之亂掃地盡矣而

鴻卷二十一

五

縣以春秋釋菜著於令蓋嘗改寓西郭佛舍之保錦院為學帥其
屬以祀孔子紹興十四年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左朝請即知縣事
王侯傳字慶長相其宮湫溢破露上無蓋障旁無師生之慮不足
以稱天子隆儒重道教養多士之意乃議徙故地少西屋而垣之
一邑之豪欲進子弟於學者相與圖之恐不及於是門閭靜深殿
寢崇邃講藝之堂栖士之舍庖福庫庾皆具又命工更塑先聖先
師之像與凡從祀者十人巍冠盛服配食侑坐凜然如生侯乃涓
日齋戒屬邑民之秀者陳牲幣三獻之禮禮成父老聚觀太息以
為未嘗有也乃為書抵故人孫某曰縣之新學成為我記之臨安
東南一大縣在大山谷中桑麻絲枲之富自足而無貧民惟侯好
學知方不務出奇以立聲威而以教化禮義為世標表有古循吏
之迹俗恬殺牛更數十令峻督朴嚴賞捕莫能禁侯至遂徙業人
死則習用浮圖法舉而燔之侯教以喪死葬埋之制其俗大變及
是奉詔修起學宮士民向化興於行誼彬彬然比齊魯焉凡為屋

若干楹經始於詔下之十二月之某日落成於明年九月之望余
聞之士非懷居也而環堵之不庇士非謀食也而藜藿之不充於
以求道豈不難哉故自一畝之宮進居廟堂論道之地自一簞之
食起從九鼎大烹之享皆上之人所以養賢之具六食焉而怠其
事雖巧者不敢一日捨墁而嬉況承學之士蒙被教養之澤而忽
焉不省哉居相羣出相友銷磨考練以充其材窮為匹夫化一鄉
達為公卿化天下無愧於中而已紹興十六年六月日晉陵孫某
記

平江府楓橋普明禪院興造記

平江自唐白公為刺史時即事賦詩已有八門六十坊三百橋十
萬戶為東南之冠逮乾符光啟間大盜竄出爭為強雄而武肅王
錢鏐以破黃巢誅董昌蓋有浙東西地五代分裂諸藩據數州自
王王獨常順受事中國有宋受命蓋籍土地府庫帥屬朝京師遂
去其國蓋自長慶訖宣和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覆

鴻卷二十一

六

露生養至四十三萬家而吳太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靈海鎮東
軍節度錢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建炎盜起官寺民廬一少為
衣爐而楓橋寺者距州西南六七里枕漕河俯官道南北舟車所
從出而歸然猶亡恙殆有數焉寺無石口按吳國經實妙利普明
禪院而不著經始之歲月唐人張繼張祐嘗即其處作詩記遊吟
誦至今而楓橋寺遂知名於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重
建浮圖七成峻峙蟠固龍天鬼神所共瞻仰至嘉祐中改賜普明
禪院而繁雄瑋麗之觀滋起矣屬有天幸僅脫於兵火而官軍蹂
踐寺僧逃匿頹簷委蛇飄瓦中人臥榻之上仰視天日四壁蕭索
如逃人家紹興四年長老法遷者會其徒人居之而相其室無不
修飾積寸累扶顛補敗棟宇一新可支十世寺有水陸院嚴麗靜
深龍象所栖升濟幽明婁出靈響尤為奇勝而塔之役最大更三
年而後就一日遷先過余言曰願有紀也余嘗怪天下多故縣官
財匱力屈天子減膳羞大臣辭賜金將吏被介冑而師上大夫毀

車殺牛以食而吾民則輸家財助邊率常明然舉首蹙額疾視其上無慨然樂輸之意而佛之徒無尺寸之柄左右介紹之先瓦孟錫杖率爾至門則倒衣吐哺躡履起迎惟恐後已乃捐金帛指困廩捨所甚愛如執左契交手相付無難色此何道也余觀遷老積精練學苦空散衣糲食不以一豪私其身日以飭蠱壞起顏什為急又飭其徒三二輩持鉢扣門或持口乞民間日有獲焉惟資以治寺以故一方之人向慕之凡所欲為無不如志故成就如此今吾鄉縣之大人者晨擁百吏坐一堂之上赫然神明之臨天阻聲威以恒之而後吏得以投其隙吾欲口道理之量其力之所堪任而與之為均無急之以期無使吏迫之上下休戚共為一體人歡然欣戴如駒犢嬰兒之慕以盡夫為民父母之道夫以子弟而專父母其於奉佛固無間然矣故著余之所欲言者以為記使歸刻焉紹興十六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興化軍節度仙遊縣香山記

七

興化軍仙遊縣之香山唐末時九座菩薩大弟子志聰者願見其處斥第地藩之覆以茅竹行道其中未幾遠近化其德除治淮莽斬木陶瓦築屋廬具像設爭勸成之咄嗟而辨地產香狀類蕪陸而不常有乾寧賜額因號香山院而邑人朱氏尤崇向之世世相仍作佛事以薦冥福至給事公與其子大卿公又斥廩稍之餘扶顛補敗撤而新之凡門廊殿寢齋宮舍庖漏庫庖皆具余聞之惟天下至誠為能盡性至命以參天地之化育是故古之人以心為法練精養志專守一道不雜他術此聖人所謂誠而佛謂之一念是也不疑於物物亦誠焉精誠之至神凝意消一真湛然不入諸相故有儲精九重不下几席而天地位四時行鳳皇儀百獸舞者用此道也故有履石壁煙燼之中而不焚蹈呂梁懸水之下而不溺矣注眸子而不瞬疾雷破山烈風震海而不驚者用此道也故有老焚之松肘可生公之石首肯者虬伏口猛戰鱗弭耳於跡跌之坐者用此道也大哉心乎自一心之變而為千百億身塞天

地□□海此理之必然無足怪者至於孝子之念□□□日月逝矣叫號神天出生入死不可復見□□□之夜夢之其曠然遊於逍遙之鄉乎或滯於陰幽冥漠之間又皆不可得而知也於是所向佛秉齋心歸念念不住惟有一誠捨所甚愛惟有一施小者一詞黎勒大者二珠瓔珞富者布黃金貧者捨一錢一誠所寓一施所加如愚公移山更無委曲間斷之相凡皆為此故能以正信心發大願力感通佛祖升濟幽明夫銅山東傾洛鍾西應一氣之感捷若影響況吾血氣之屬者哉給事公以忠孝正直稱天下而大卿公又能以行誼世其家自香山經始父子祖孫以心傳心追助冥福殆二百年至今不廢故所就如此一日大卿之子元飛過余言曰先君嘗欲寓書求公文為記伐一石書而刻之以示子孫不幸被疾棄諸孤遂不果今元飛來請幸公許我地下有知始為慰焉遂著余所聞者以告之紹興十六年歲在丙寅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常州永慶禪院興造記

八

常州永慶禪院興造記
故資政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晉陵張公建炎紹興間擢任樞要進參大政始用故事追贈三世又表請能仁故剎為祖祠崇道追福之地詔賜顯慈永慶禪院本唐正勣寺隋司徒陳大帝故園地所營五季時有異僧韓公行解通脫為眾導師一日示寂飭其徒具棺衾以葬未幾州刺史諒於淨或家斷棺出而燻之膚爪如生須鬣長數尺益薪熾火不能壞道走作禮為具湯沐塗髹漆為塑像置屋以祠水旱疾癘有禱輒宋興賜號承天又改能仁訖今二百年州人嚴事之如初宣和中詔天下建神霄玉清萬壽宮於時常州改築能仁如詔屏除佛像斥遣僧徒而韓公者亦不容其中徙寓他所靖康之亂羣盜竄出州縣方修戰守備而神霄廢還昇能仁官吏乘時毀宮之十七以佐材費比公得請獨有三門大殿一法堂歸然出草莽中齋廚摧敗井滅龍夷僧堂僅存四壁如逃人家公推選名緇得智妙覺大師法緣者主其院

法統學道有力氣質偉然稍募眾力排蓬蘚葦蕪填補垣牆之缺
嘗爲人所徑者以杜往來疏廢井治煬電劔薪米葺一堂居其徒
然後店工鳩材爲重門步廊寢廡方丈營一大藏聚書五千四十
八卷而積藏之考韓公之室逆之以歸築祠堂一區繪張氏三世
之像以祠旁置水陸院以薦冥福爲堂二舍羣僧之焚誦與值奴
之備使令者爲寮二以待四方之游者休者宿之勞於職事者廡
庫同序列雨隅各有攸處又塑佛菩薩羅漢像數千軀金碧煥發
極相好之妙鏡鼓魚螺鍾磬之編百用俱全嗚呼盛矣哉自夷狄
橫而窺中國金僊梵帝龍象所栖燭滅塗地蓋無幾矣一時僧尼
安於其故收合餘燼葺芴竹自覆而輟客遊士又紛然雜處其中
椎牛釀酒羣飲聚博若市區然雖大叢林號稱領袖往往占一席
於偏廡下以苟朝夕顧視囊中貲聚足以易善地望豐報而神馬
尻輿已坐馳於南北東西數百千里之外以故鐘鼓不鳴蓋障不
蔽風雨圖象丹青之飾暗昧不獨穴衣碗飯芭蕉之羹無以繼今

卷三十一

日在在處處皆是也緣老精練有智略奮然矯羣庸以破苜且之
俗積二十年之勤起廢刹於戎馬蹂踐之後凡昔所有皆具故所
無也今始有之可謂能矣一日緣老過余言曰天下無不可爲之
事而廢興有命顯晦有時亦無必成之理酸醜異嗜丹素相嘗帶
有時而貴履有時而賤蠅以誤墨而成蛇以著足而壞故廢興成
敗雖聖賢以爲難也張公不以法緣愚不肖見錄於稠人之中法
緣感公知己攻苦食淡銖積寸累不敢以一毫私其身緇素說隨
鬼神幽贊有賢士大夫借重齒牙之論無萬公寄容分占叢席之
擾爲屋二百楹食單千餘指故能成就如此法緣老矣則又懼夫
來者之不吾繼也余於是喟然感其言爲之著其成以告夫來者
紹興十九年歲次己巳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平江府吳江縣無礙院普賢感應記

西方有聖人懸隔山海在中州千萬里之外累數十譯不能通而
學道之士秉心端嚴不入諸相一念瞥起遂撫四海於口仰之中

矣余嘗過松江無礙院兵火凋殘寺□□草莽者十九獨有普
賢菩薩一堂像設中峙丹青輪奐之飾炳然余問其故僧曰邑人
宋某者營築此堂爲翁媪追福之地已而夢一大士□華冠被珠
珞乘白象手執如意而翁媪導其前神情蕭散自得如平生不見
留滯冥漠幽陰之態既悟歎曰此普賢菩薩也於是敬信之心日
以精進又圖其像於家尊事之益虔晨香夜燈寒暑不解一方道
俗咸共瞻仰故能如此余聞惟聖人而後知生死之說鬼神之情
狀人子念親屬續之後影嚮昧昧然不知其所之也然後歸依佛
祖涕淚請救援之火宅爲清涼山出之苦海爲極樂國解六結爲
脫解門破十習爲無上道諸佛赴感示現神通起幽作匿捷逾響
報無足疑者答曰如是請書其末紹興二十年歲次庚午三月日
晉陵孫某記

撫州疏山白雲禪院大藏記

撫州疏山白雲禪院長老了如以書抵故人孫某曰了如領疏山
之眾十六年矣江左大叢林甲天下隆樓閣相望以百數疏山
蓋其一也了如又以旃檀牙籤環函鈿軸有大天龍背負之以出于
四十八卷充入之縹帶牙籤環函鈿軸有大天龍背負之以出于
海諸化菩薩莊嚴相好之妙蠶君鬼伯地行空飛之眾穹堂奧殿
丹漆輪奐之飾洞心駭目極一時之巨麗父老縱觀涕泣作禮以
爲未始見也請爲我記之余以書復曰諸佛所說微妙第一眞實
了義祖相投以心爲法故大士附几一鳴而說法竟老宿下牀
一匝而轉藏畢譬之良馬示之鞭影而箭雲追風一日萬里矣今
子以出世間法提引未悟而區區事紙上語連榻累筍子將何爲
也了如曰不然學道無自虛空入者童子畫沙累土足以得道承
蜩意鈎履豨畫境足以得道屠兒賣肉伎女唱歌亦足以得道今
大藏所傳載大乘諸經皆佛菩薩語有能於此得一句一偈伸而
明之於利那頃轉八十藏無所住心亦復如是矣不可耶了如又
曰自吾營此藏凡瓊材巨植級甄蓋瓦塗墍丹樓資糧錢用之費

以二千萬皆山中信仕捐棄所甚愛成此一大因緣類有以相人者作始於紹興甲子之冬而以明年十月斷手規模矩矱宏大批偉炳然煥發照耀大千龍象傲依繼素說服是不可無傳也昔余南遷道臨川如老嘗接余於曹山方丈是時新築一僧堂屬余爲記刻之未幾徙往疏山而道日益尊學者日益眾名譽日益聞凡舉意造事無劇易遠近響應不唯妙道至言足以啟悟後學而其才固有太過人者惜乎隱於浮圖中且老矣而不列於功名之士也紹興庚午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文忠歐陽公慶曆中嘗謫守滁陽直治城六七里得琅琊幽谷之勝有泉泓然溢于兩岸之間斗折蛇行流出平地蓄爲大井築一亭與遊人遊渴其上仰矚青山俯聽流泉晨煙夕霏開闔變化爭效於左右名之曰醉翁蓋滁爲小州在淮海窮絕處晉瑯琊王嘗國於此遂名其山山舒水緩年豐事少公日從僚吏賓客徜徉泉

醉翁亭記

二

山把酒臨聽樂而忘歸於是望清流關弔古戰場而川湮谷變不可復識矣登衛公懷高樓酌庶子泉觀李陽冰小篆而筆畫雄惟號天下之奇蹟記菱谿石從置幽谷中以遺好奇者洞心駭目之觀穹林巨植千霄蔽日曲闌幽榭隱見木杪泉鳴澗中乍細乍大若奏琴筑嘉葩異卉紅紫低昂百鳥相命鳴聲上下千巖萬壑迴巧獻伎意其天造地設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當是時公名震天下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淮壖楚甸間一時巨儒宗公高人勝士聲氣相求大篇傑句發於遐想如富鄭公韓康公王荆公皆賦醉翁吟以不克造觀爲恨曾南豐記醴心亭以姓名列於公文之次以爲榮東陽沈遵不遠千里援琴聽泉寫其聲爲醉翁操而蘇東坡爲之辭又伐石爲六碣刻公文爲大字列之亭上公去郡久矣邦人畫公像偕王道之號二賢置屋二祠李邦直來臨州視府舍凡公朝衙夕坐蒸休之所與夫釣遊之處爲瑯琊記遊龜于廳事之壁曾子開增治祠屋具牲醴爲文以祭率州之賓屬拜焉所以示

邦人以尚德也故自慶曆抵今百有餘年富貴磨滅不可勝紀獨醉翁構思如新而瑯琊山水自公表發之亦遂爲冠絕境可謂盛矣建炎初大盜起黃巾赤幘擊于山區海聚通都大邑之中而亭廢於兵火更二十年草木生之牛羊踐之爲州者積十數人支敵柱壞趣了目前日不暇給今太守魏公博達古記尚友千載所與交皆賢公卿而當世名士多從之游嘗佐廷尉議獄問三尺何如無所徇揭來滁陽政平訟息間關坐嘯無餘事矣公曰此邦雖小文忠公嘗辱居焉而醉翁亭者蓋嘗與民共樂於此比經寇暴頽基踰然父老過之有出涕者會寺僧請建亭踵智儂故事公喜從之又俾引其徒以自度刻剔蕪穢疏治泉石具木瓦匠工徒作而新之六屋數楹盡復醉翁之舊於以慰滁人之思而移書屬余爲記余曰文忠公道德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忠言嘉謨峻功茂烈載之旂常編之簡冊焯焯煌煌與日月爭光矣固不繫夫一亭之有無也然好古博雅之士師慕賢達尊德樂道聽想風聲

醉翁亭記

三

恨不同時殆欲騎雲氣跨汗漫追絕塵於八極之外固有抱烏號之弓藏曲阜之履以爲寶者固有聆優孟之諧笑觀虎賁之容貌以象賢者固有愛南國棠而賦詩過西州門而慟哭者誦其詩讀其書畫思之夜夢之如出乎其世如見乎其人是亭之作也所以表斯文於不泯昭先民之高躅者引盛德垂之無窮而一山之阻一泉之涯又以著見夫仁智之所樂有在於是也公諱安行字彥成官爲左朝散郎云紹興歲次庚午十一月日晉陵孫某記

常州資聖禪院興造記

宣和六年吾州夏旱州將李察吏奉牲玉徧走羣祀不見答適有比邱尼悟空師法堅自錢塘至曰吾能爲公等致雨即日詣城東資聖寺佛殿闔扉跌坐晝不食夜不寢凡三日而澍雨沛然州人驚異請師曰吾奉詔住臨平之明因院不可輒去有清智大師普琦者嗣吾法可召而至也於是州將飭僧尼治舟楫具書幣卜日以請資聖寺者按圖經實唐咸通中所營距今二百餘年頽垣

敗屋旁穿上漏數尼舍其中以刺繡織絳爲衣食業普瑋既至始
改號資聖禪院故時諸尼分庖割席別居異處女工婦事各自爲
家自是一切罷去稍募眾力斥舍旁地屋尋丈積累三倍於舊菟
采巨植培治故基築一堂居其徒而爲說法已乃營一大庖東西
相望高深與堂稱然後聚佛書爲高屋建大藏樓閣兩樓輪閣俾
出而讀之舊有佛殿庖陋迫隘棟椽椳敗塗墜頽始撤而大之
以至法堂寢廬方丈兩廡因倉之屬皆次第修立高明碩大丹漆
相照傑然視一州爲叢林之冠可謂盛矣世遠道散汝墳之婦人
江漢之游女曠千百歲不可復見矣間有節婦孝女卓然自拔於
庸眾入之中高風絕塵表見一時而史官傳載其事以爲天下後
世之勸蓋亦幾人而已普瑋者自重幼時固已穎悟過人一旦辭
親而去曰我不能以此身膏面作容姿事說己者遂棄家祝髮衣
壞色衣學出世間法潔身厲行飲水食蔬自幼壯老如一日道
俗尊向自將相侯王賢士大夫大農富工豪賈之家瞻依作禮金

普瑋

三

錢粟帛之施無虛日振飾蠶壤故利一新青黃黼黻奇偉麗之
觀言者不能稱也聽法坐下率常數十百人無孀若自佚者嗚呼
以婦人女子之勢無蚍蜉蟻子之援獨以鐵心石腸茹荼齧雪奮
然發弘願於百難之中鑿空造大課無責有積三十年之塵無一
念間斷而後能有所立如此雖一世智謀功名之士亦以爲難也
余嘗過謁周覽而歎曰松隨肘而回石點頭而應不吾欺也於是
爲記普瑋姓李氏錢塘人賜號清智大師云紹興二十二年歲次
壬申四月日晉陵孫某記

常州無錫縣開利寺藏院記

無錫縣之北少西三十里有大佛刹曰開利寺寺之興自蕭梁時
距今六百餘年事具職方郎中林成德所爲記至政和中有長富
長老卽寺之西南隅除地撤散屋數楹始改築焉廣宇穹堂極
一時巨麗招選名僧開演教乘爲厭說法已乃籍田利之入歲糜
米數百斛俾日有餼以待四方學者別號藏院建炎之亂官軍舍

其中不戒於火一夕而燼積六七年累塊爲邱墟阜草棘出入不
見垣端客至無所舍則雜處市區民間之下寺僧普能者奮然欲
募眾力起廢而引其徒了源以自助日持簿間走入門不避勞辱
有得輒記之居亡幾齋宮宿廬庖湏皆具至者如歸然後鳩材數
千張斂錢數十萬營一大藏殿殿成以黃金丹砂甃瑠璃珠旃檀
眾香創寶輪藏浮空湧地間見層出若化城然龍天擁衛鬼神環
繞光明晃耀如百千日道俗贊歎以爲未曾有也迺礎一石求余
文爲記當是時戎馬喋血之後人食半菽嗷呼爲塗中瘠者相望
也普能眇然一比邱無宿資蓄貨方持鉢乞食飲以卒日迺欲張
空拳以事所難余意其未易得所欲也而秉公端嚴無一念住相
且而作夜而息凡皆爲此間遇羣魔出而爲祟吃如山岳不可動
搖於是翕然檀施大集而毘耶城淨名鉢化出於荆榛草莽之區
祇陀林大法幢崛起於狐狸鼯鼠之聚百寶莊嚴如登兜率宮兩
輪互轉如聽海潮音凡吾願力所加捷逾響報若有相者噫嘻盛

普能

四

我余聞之曰德輶如舉毛也禮易如折枝也道近如見曉也而人
猶有不能爲者今二人者圖難造大左提右挈一月而就成佛得
道必自茲始是不可以無述也紹興歲次癸酉六月日晉陵孫某

和州含山縣學記

善惡無二本而狂聖出於一念寢人有夜半生子者遽取火視之
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然則苟卿所謂性惡者其果然歟人貧則
欲富賤者欲貴天下之所同然也夏桀商受貴爲天子富有天下
矣有號賊獲曰汝行如桀紂則佛然而不說人得食則生不得則
飢而死亦天下之所同然也至於蹴爾而與之雖乞人亦不屑矣
寢人也戒獲也乞人也而有羞惡之心焉故孟子以謂聖人之道
始於不爲穿窬自其不欲爲而充之塗之人皆可爲禹學禮學詩
茲爲儒矣一念之差而大儒小儒有時而爲盜是故學者不可一
日而忘於天下先王抑詭類扶正道張皇大中表覈萬代以爲世

準黨有庠遂有序鄰有校家有塾居則相羣行則相友所守者一
理皆堯舜文王之道所傳者一說皆詩書執禮之言凡異端曲學
餘言贅行怪奇可喜之論皆不得入於其中陶濡淳懿化成俗厚
譬之嬰兒無古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楚人而齊語引而置之
莊嶽之間也人果不可以無學豈不信矣乎含山江淮間小邑也
舊有學比更建炎戎馬蹂躪之後今爲墟矣積二十餘年當紹興
之壬申歲章侯來蒞茲邑據築未幾政平訟理縣以無事始建學
以祀孔子斂材庀徒垣故基而新之自門徂堂師生之廬祭養之
器皆具又推選一鄉之望如樵君暉者爲之率於是絃誦之音洋
洋明年諸生羣試於有司而遷升於禮部者二人邑人歆監歎息
以爲未會有也章侯喜而來告曰士之學固不止於應有司之問
而名譽以崇之豈可少哉請余文爲記余曰鄭人游鄉校議執政
之善否東漢太學三萬人噓枯吹生公卿以下屣履倒門夫族談
聚議非上之所建立非吾事也嘗聞唐何蕃和人也德成行尊爲

卷二十二

五

諸儒之冠太學諸生將從朱泚之亂蕃起而叱之六館之士卒不
從亂無一人受汙者韓文公書之以大其傳至今照人耳目赫赫
然如前日事今諸生讀古書作古文詞師慕古人於千歲之上古
人與不傳者死也矣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庶乎紹興二十四
年正月日晉陵孫某記

黃林先墓記

曾祖職方沒於嘉祐壬寅明年癸卯葬武進縣懷德南鄉黃林之
 後暑於是作室家旁自門祖堂凡為屋八間命僧守之距紹興庚
 午八十八年矣孫氏世家金陵江左國除五世祖諱潭始避地武
 進葬於縣之山林祖母陳氏不附葬今後暑口高祖職方高祖
 母崇德縣太君朱氏曾祖職方曾祖母嘉興縣君芮氏先祖二秀
 才祖母張氏先考通議先妣淑人姜氏凡四世皆附陳氏家塋相
 望遠不過百步嘉興曾祖母先崇德高祖母一年沒既葬從其姑
 祖父先曾祖職方四年沒既葬從其父後十九年祖母下世別上
 地而叔祖從旁占畱坤艮向一穴不果用亡弟縣丞規每指示親
 曰他日幸得歸骨於此見考妣於地下則瞑目無所恨矣曾祖生
 五子九孫食貧無生業家舍歲久摧敗殆不庇風雨曾孫觀中忝

侍從三典大州婁欲改築而拘諱陰陽家之說久不果一日守家
 僧命工登屋補罅漏而桶瓦破腐陷一足至股髀皆流血觀兄弟
 聞之始決意改造歲次庚午鳩木瓦庀工徒盡撤而新之為一廳
 一堂一龜頭兩廡庑漏之屬二十餘間三倍於舊堅壯深穩可支
 十世又即旁近買田百五十餘畝歲入可得米八十餘石具齋粥
 輸稅賦有贏矣後二年壬申亡弟遇疾不起不忍負其言舉以葬
 祖母之次即叔祖所畱穴也故事寒食掃除墳墓五世父祖凡九
 家其外叔祖十二秀才祖母尹氏有二孫皆以貧困流落他州亡
 叔廿七秀才廿八秀才孀沈氏十五秀才孀王氏皆先考通議同
 產之弟亦無主後又七家當展墓時次第供祭無豐儉小異竊懼
 七家親身後兒姪輩以不逮事之故馴致廢弛今以墾田米給諸
 費外專治上冢茗果牲醴之具自五世父祖至叔祖諸父諸母亡
 弟縣丞亡女安人凡十八位食一堂上已事備詣諸壙酌酒茗從
 俚俗所尚繫楮錢于墓樹而去承為定式竊惟孫氏起家自曾祖

職方始曾祖生丙申纔五歲而高祖蛋世去陳氏三步別為塋以
 葬陳氏卒葬年月已不可考記高祖之葬於今百五十六年矣孫
 氏中微堂屋敝漏庖給不繼冢前石具亦已頽壞子孫困絕往往
 不能自有然未嘗斬伐一竹一木以資衣食之用以故百餘年大
 松數十株翹然出於林表至是築石室買田追營香火增條故事
 殆數倍於前而嘉祐所營梁棟楹桶悉以朽腐不堪為薪樵尚餘
 四窗兩門四世故物不敢加塗漆謂示子孫得加愛敬知事親念
 祖之意於是隴一石敘本末書而刻之是役也田廬器用之費為
 四千餘緡皆亡弟一手所營僅償素願而沒悲夫子孫視之當念
 百六十年墳墓父祖凡六世皆在焉中更百難不絕如綫蒙天之
 祐債而復起松楸鬱然延袤百畝垣屋當興葺不可占居器物當
 加護不可移用草木當封植不可剪伐田園之人專畱瞻塋不可
 分豁墳墓四旁離落內外當種時不可開鑿殯葬敬之戒之有一
 於此長幼奉先訓聚而誥責之至於再至於三又不悛悔則持石

本以告有司州刺史縣大夫風俗之首也家有惡子不畏官法不
 顧義理不遵父祖之訓固自不容矣
 不濁堂記
 紹興二十七年春右通直郎曹仁叔知常州晉陵縣治之東偏
 舊有屋六楹為令尹便坐之所仁叔適命工稍加塗墍闢而為堂
 吏退則休其中榜曰不濁貽書道所以名堂之意屬余文為記仁
 叔博極羣書自六經百子太史氏所記無不讀文章工於造語不
 鎔化前人一言一句必自己出簡古奇峭自成一家而尤長於詩
 筆力雅健句法刻深類唐詩人之工者儻貧久矣視財如糞土故
 所蒞皆以廉稱為小官二十年心平行高恬於所遇無慍色今天
 子厲精更化拔用文武之器於疏遠側微之中議者謂仁叔嘗為
 勅令所刪定官政堪一時儒林學省即官御史之選而吏部法改
 官已當為縣不補他官仁叔用舉者改秩遂得晉陵晉陵視他縣
 為劇朝衙夕坐朱墨茫漫吏抱牘魚貫以進鞭朴之聲簿書錢穀

之間俗物滿前無一不敗人意者小閒則解衣脫冠危坐一室取舊書讀之洗滌塵勞收復舊觀茲所謂撓之不濁者歟余聞天下有至清涓涓涇濁而不亂天下有至淨澗涉河渾而不濁君子之心湛然如水大可觀天地遠可鑒古今酌貪泉而不能易其介飲狂泉而不能改其度眾人皆醉我獨醒舉世尚白我獨立不與時湛淨如叔度之量不隨俗奢儉如徐公之常羣居不倚獨立不懼煥寒燥溼更代於前而夷險一致仁叔有焉仁叔其字也名靈維揚人歲次丁丑十二月十一日左朝奉郎充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孫某記

芝亭記

仁宗皇帝山陵議欲廣求吉地於永安四境之外時司馬溫公在諫省公奏言葬者蘇也古之葬者北方北首未嘗擇地擇地十日蓋出於近世葬書淫巫替史不經之說士庶之家拘泥陰陽遂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欲朝廷禁絕其書以弭害教亂俗之弊其後公

志夫人清河郡君張氏之葬曰君以元豐五年正月壬子晦終以

二月辛巳晦葬涑水先墓蓋用士逾月之制也吳興陳公今舉都官嘉祐中舉制策第一名震天下王荆公當國上疏論青苗之害得罪貶南康稅官不幸遇疾而沒既葬而地學者以為不利遂改建今車蓋山之上基有亭歲久蠹敗子孫拘畏不敢葺葺歲時饋祀間遇風雨無尺椽片瓦之覆則席地山下望祭而旋公之孫左朝議大夫湯求力排羣議斷然不疑乃即故墓琢石為柱旁累磚甃以取固一亭屹然壯麗深穩十倍於舊他日展墓躬掃除布几筵設牲醴薦獻拜跪至於竣事周視松楸徘徊瞻顧猶不能去是歲五月產靈芝一本一芝出新亭甃甃之間二芝對植於塚前九莖三秀創見一時奇形異狀皆應圖謀父老縱觀太息以為未曾見也大夫公讀古書求古道高風絕塵度越拘攣之議固已追配溫公於百世之下而山靈土伯復效殊祥於羣疑眾慍之時所以表異學士大夫尊祖之意公今八十五歲強健精明如壯者諸耶

皆著士籍墳墓之祥家庭之瑞有蘭有芝壽福固未艾也某與公為同年進士公之子文瑞尉晉陵出公所記芝亭示余三讀感歎遂書之卷末紹興歲次己卯六月日具位孫某記

燕香堂記

唐韋應物刺蘇州時即事賦詩有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之句詩律精深音節平緩流傳海內為古今絕唱更數百年一時賢達聽想風聲行吟坐思而有不與之同時為恨左朝奉大夫儀真太守董公彌大以文學政事之選入為尚書吏部郎出為州刺史風流儒雅談笑多聞有古循吏之迹儀真為州並長江濱吳帶楚實東南舟車走集之路追晉發召之役錢穀甲兵之問朝衙夕坐臨聽之勞凡吾心累於萬物之自外至者日夜交於其前緣督而應無間事矣於是除治一堂度為高明廓徹之觀退食之餘焚香危坐表裏愴然遺溷濁於人間而放神於八極之外因取蘇州詩語名之曰燕香以見其志余聞近風則受汗而逐臭者與之俱化古

之人以藥為房以蕙為帳製荷為衣初蘭為佩芳菲滿堂香通一

國屈平著離騷經以比賢人君子甲煎淺俗棗膏昏鈍沈易和而盈斤麝多品而過分葩畦著和香方亦以比朝士以至燔柴燎天鬱鬱裸地偃葩開鶴林之花佛香滿毗耶之鉢對紫微賦紅藥誦嘉橘詠白蘋椒塗芝泥芸籤桂籍自天地之大僊佛之眾朝廷之貴山林之士所以神明其德者或播馨烈於當年或流芬芳於後世者也世有李赤之徒喪心病狂軒輶抱甕陷面滅項而不可救藥輸西園之銅室東海之袍轉燒蠟之圓守鮑魚之肆嗜脂腊鼠遺臭千載可不為之大哀乎公清真冲澹蕭散簡遠超然抗志於埃壙之外與天為徒與造物為友而獨有羨於蘇州者蓋欲推其所同者以自託焉植德本揚仁風沃腥臊化神奇出十丈之蓮於泥塗發九莖之芝於朽敗英華璀璨人所服媚雖有厲之人三沐而三薰之可羞王公而薦上帝余所謂有古循吏之迹者其在是歟其在是歟董公名將彌大其字云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六

月日具位孫某記

梅露堂記

吳興莫公以尚書刑部員外郎出守常州之明年紹興二十九年
州治寢廬之東少北有梅著子可食矣忽發一花三重八出色香
良是而體質殊常大抵如末利然越數日又連發四花於繁實亂
葉之中碧色白心層見疊出比前一花葩葉數倍倍亦異矣夫草
木之英鍾天地之美發為菁華奇姿異狀千變萬化固不可勝原
如姚黃魏紫帶紅玉版白名冠天下而連理並蒂之奇九莖三
秀之瑞亦號希世之珍或朱或白或黃或紫未有碧色者惟佛國
有青蓮儂山有碧桃遠在弱水流沙數萬里之外世所未睹梅者
白而五出為百卉先今獨發為莫春之月附尊相重其色紺碧創
見一時古未有也比踰月天微暑公褰衣步庭中乘月露坐夜氣
澄穆俄有物灑面若微雨者仰視梅則葉端光炯粲然月影照映
鼻鼻如貫珠非味若飴蜜蓋露降其上公始異之乃命工圖其跡

卷之十五

五

以為州人洞心駭目瑰奇瑋異之觀便坐之北有屋一區棟桷朽
腐甃瓦破缺始其而新之橫四楹從六架度而為堂以休其中名
之曰梅露客有過而言曰梅鼎實也濟百味以為和露天醴也潤
萬物以為澤人有無告之冤而吏弗省吾降色辭而導之使言茲
所以為和上有惻怛之政而吏弗舉吾奉詔令而宣之使通茲所
以為澤自公臨此州也適當守將數易帝廩空虛狂獄充斥之後
待士民如待其身治公家如治其私事無細大畢入規矩而後按
五縣經數之入以校一歲之出室姦偷杜吏謾不以一毫加賦於
民而上下瞻足博洽精練長於用法斷治皆自己出而餉以儒雅
時有所貸舍不為深文歲惡民流穀價翔踴公發粟振振家至戶
到不遺一人流通四歸安堵如故以至視學養士勞農勸耕束縛
頑狡推逐盜賊不吐剛不茹柔循道而行咸中理所四封之內和
氣條達惠澤涵濡天之降祥以類而至草木眾矣而獨以梅瑞物
多矣而獨以露積禮之交捷逾響報昔周公得禾以名其書叔孫

勝狄以名其子皆所以識一時之盛使後來者有考焉於是為記
公諱伯虛字致遠今為右朝奉郎八月日具位孫某記

梅露圖後記

毗陵府舍舊有梅數本分植正寢之兩旁吳興莫公為州時東北
一梅開碧花甘露降其上余嘗記其事越明年西北一梅實已圓
矣忽開四五花其一特大三疊而六出瓌姿絕豔不與他梅等固
已驚異後七月又蒙一蓓蕾於枯槎之上一夕浸大翌日向公便
坐而開重附累萼狀如千葉碧桃光麗非常一時勝特不敢獨享
方飭吏卒汎治階庭約日命客置酒其下展起視之已不知所在
獨故枝存焉耳余聞汝陽主打羯鼓曲終而桃李盡開鶴林寺有
杜鵑花有紅裳女子收歸闌苑而去凡天下之名花異卉固有神
物司之而珍木效祥特為使君一人之玩義不及實侯然而來如
聞羯鼓而開忽然而返如收闌苑而去斯亦奇矣公聰明練達守
鄉州二年羣吏不能得人一錢里中惡少皆屏迹植善柔振貧弱

卷之十五

六

蹈德詠仁上歌下舞以故去郡之日州人空巷追送涕慕悲泣數
十里相屬不絕雖古循吏不能過矣天道不詔以德為符神聽其
直鬼福其謙於是奇祥異瑞表而出之以為異日富貴功名之候
魏彥成湖山記
鄱陽山水名天下而龍停谿最勝介於德興餘干二邑之間眾山
面內環擁林立層巒疊嶂煙雲相連蒼藤翠木蒙絡搖綴如坐九
疊屏如行五十里錦步障而大谿橫其前眾水入焉旁有湧泉全
溢四出高有懸雷深瀉而下奔雲濺雪雷靄散跳波急洑千態
萬狀既停既平循山而行大者瀉為湖小者聚為潭井如曳練如
臥白虹沈沈無聲盡水之變而魏公彥成築一第據其上為門為
堂周以兩廡閣以望與曠宜有高明廓徹之觀室以處與奧宜極
窈窕幽深之趣左修梧右叢桂藏書之府舍客之館供佛奉道各
有攸處然後跨兩涯為閣道於重門內以便往來開雲扇抗水榭
直闌橫檻朱萐素脊高者出林杪下者附山趾花竹映帶隱見明

滅望之若化城然每遇勝日或命車或杖策披風松下待月竹間
觀開石上行吟坐嘯縱意所如鳥獸蟲魚之遊邀舉熙熙然相忘
於物之外雖桃源之勝不過也於是彥成以書來告曰吾觀王公
貴人厭軒冕之樂一朝幡然思欲振纓上之塵於清泉白石之間
而不得去則畫寒林雪竹黃蘆睡鴨於團扇曲屏以供耳目之玩
而寄意焉今吾卜一區獲此奇勝而書不能言大略載於壻曾君
某之文幸為我識之余曰彥成名在文學政事之科任重道遠可
屬大事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也豈山中之人乎書未復
已擢守廬陵矣居數月奏課為天下最召為尚書郎今以直敷文
閣為淮南轉運副使方為世用余故知非龍停一壑之所能留也
雖然出處何常惟義之歸出者狃於利而不返非也處者安於故
而不出亦非也彥成得位行道進而處顯列圖像於麒麟閣官成
名立老而退休侶猿鶴於蕙帳之中得於水者乘流而行得於山
者遇坎而止吾豈匏瓜也哉隨所寓則無不可也紹興庚辰正月

日晉陵孫某記

周氏十公記

十公者信州弋陽周氏諱文垣字履道古者天子之三公稱公諸
侯入為王卿士出而就國者稱公而年高德邵為一鄉之望者亦
稱公十公無爵位而以年德為閭里所宗者也十公生於淳化甲
午沒於熙寧戊申年七十有五嘗斲一石屬諸子孫曰周氏聚族
數千指吾事尊拊幼舉斯然如一人吾闢田殖其家專用一誠未
嘗以詐力罔人秋毫之利自幼壯逮老如一日後世子孫將有大
吾門者則署吾行事志之石吾豈好名者欲使汝等知為善必報
以自勉焉耳公生三子曰僅曰汝諧曰備汝諧始以儒學為名進
士九孫曰宗武曰公才曰賡曰存曰宗擇曰孚先曰知雄曰通曰
在安曾孫三十人玄孫七十四人知雄隨計試禮部不合後以特
奏恩主韶州樂昌簿子曰庭俊右朝請郎致仕賜服金紫庭俊之
子曰執羔宣和末徽宗皇帝策士於廷擢第二應事三朝被遇今

天子拜吏部侍郎以忠厚諒直稱天下今以左朝奉大夫充敷文
閣待制知饒州朝請公以侍郎貴九封至今官年八十七神明不
衰飲食臥起如少壯時壽祿未可知也十公五世孫曰閻石承奉
郎監建康府行宮雜買場曰閻右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皆饒州
子也一日朝請公謂侍郎曰十公下世九十年汝一旦遭遇入持
從囊出總藩符天子疏恩自汝父母妻以及諸子皆有祿位一門
光顯矣蓋奉十公先令書而刻之石乎於是侍郎以書抵故人孫
某請為之辭十公生十歲而喪母吳氏不食肉飲酒哀號思慕已
如成人嘗從外氏卜葬地夜夢人謂公曰翌日山下有雉飛出即
汝母葬處也黎旦以告外氏行次范橋果見一雉決起草莽中眾
驚異之遂葬其處事繼母至孝意所向輒逆知之母喜而稱之曰
吾兒不逮也諸弟治私囊公曰吾號家督不可為此弊衣糲食不
以一髮私其身居亡幾貨聚沛然三倍其故遂豐其家宅日分財
公又推所得者三之一以奉二叔每市田宅未嘗賤取皆予善賈

意滿而去有傅程者鬻田

意滿而去有傅程者鬻田牙僧胡滿已評直若干矣公詣田所視
滿所估益五之一書券給直程驚謝大過所望山田高仰率潞水
為堂以備早多寡先後有約公命先澆寡婦者餘田以次受水如
約田客牛羊犯人禾稼田主踣門詬罵公戒勿校甚者償之又書
一張家訓凡田園耕給子孫問學供上之輸貢祭之具吉凶慶弔
之儀皆有法至今世世守之而行事終始距今五世獨傳於父老
之口故所次止於如此余聞古語曰一歲種之穀十歲種之以木
百歲種之以德盛德之士積善在身不食其報畱為子孫數世之
用垂裕延鴻挺生賢佐出入將相冠冕蠅連為天下巨室入于公
之門閻王氏之三槐封之殖之責報於百年後若符契之合十公
者種德藝善具一石以待後世之與更世也而侍郎公以儒學起
家決殊科登法從奉使典州方為世用咸曰耿耿社哉書而刻之
章示祖烈不可誣也十公娶樂氏先卒比議葬有地學王九泉者
卜一穴於前田原口掘地深尺餘瘞一木識之以告公不謂然九

泉歎曰惜也公之子入白何憚一行公行至其處周覽四顧曰此是耶路地視之得九阜所識木遂葬後三年當熙寧元年正月十日公卒以其年十一月合祔於樂夫人之墓嗚呼善惡必報如影響一善言千里應之一善行十世有之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必矣世之人登龍斷爭錐刀逐利目前朝不及夕汎汎焉如浮漚聚沫曾未轉瞬也不見蹤跡十公以孝事親以恩睦族以廉治財以信待物以儉持身以仁恤下皆士君子之所當行固無獨言異行世誠俗之事而待天之報如取諸囊中故自曾玄至五世孫殆數百人周氏之興蓋未艾也書之豈特示子孫為善之報又可以貽其鄉里紹興三十年歲次庚辰二月日

拾田記 音陵丞趙若拙損從其翁大夫公為常州兵馬鈐轄寓城南之佛舍壽聖院始從余游者拙口口口口口孫名不拙時年二十許被服儒素如一寒士而讀書綴文辭彊記廣覽語出驚人則老師宿儒有不逮嘗隨計試禮部不合再試遂收其科換授左承務郎大夫公清修好禮不問生事不幸遇疾沒於太平州官舍若拙臥苦塊中凡一時遊士僑寄異縣逐什一以紓目前之口者皆不為往往日吁繫薪不屬若拙閉戶治書自若也里中賢父兄相視驚歎悉遣子弟從之學於是諸生具贊見之禮執經坐下率常數十人若拙襄大事供祭有贏矣又斥其贏買當塗縣沛國圩田二百五十畝比免喪攜孥去墳墓謀升斗之祿念無以申罔極之痛遇大夫公諱日悉以所買圩田捨入光孝寺具伊蒲之饌以為冥福而後赴晉陵治所余聞之曰若拙少年時以宗室子襲布韋茹齋鹽誦習羣書於五燈散帷之下而不名於所習嘗見於余文矣夫

人莫不欲愛其親也而妻子具則奉親之養衰燧火新則慕親之念薄惟通經博古之士輔以學術而後愛親之孝純而固佛說捨施必所甚愛若拙素貧無聚廬託足之地偶有田二百五十畝即先大夫冢坐所在盡供佛僧示為諱日追遠故事可謂捨所甚愛

如佛所說則一念專精俛仰之間感通佛祖升濟幽明也必矣余於是又表而出之以為天資之孝必輔之學力然後純而固蓋如此紹興三十年歲次庚辰五月日晉陵孫某記

顯忠寶福禪院興造記 古者宗廟之數諸侯以五本朝大臣褒顯其親亦上主於三世蓋隆名盛德既集于厥躬則原大推功必有所自於是追崇位號起幽作匿以慰夫孝子慈孫愛親念祖之心亦所尊獎臣鄰開示在位以勸天下之為人父祖者教孝移忠之慕朝有誥焚家有廟享袞衣赤舄貴極公師考地按圖胖之大國猶以為未也又即墳旁建佛節度使醴泉觀使和義郡王共國楊公自年少時剛塞沈毅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和義郡王共國楊公自年少時剛塞沈毅有將帥之略會靖康建炎之亂中國狃於久安四境無藩籬之衛大盜乘之天下之勢如瓦解然無一人致忠效命之士當時公起行間提孤軍鏖大敵於百死一生之地准上之捷威名赫然不數

年秉旄鉞位上將揔禁旅宿衛殿中遂兼將相始疏請建刹如故事詔賜顯忠寶福禪院公并代人先世墳墓在雁門數千里外比公正室楊國夫人下世卜葬於吳興武康縣金牛山之迹乃即旁近翠平山市地八十畝眾山環合如立掌如植屏左右相蔽無虧而一溪橫其前山高水長氣象深穩真金僊梵帝之宅已乃計口賦一萬餘除地兩涯伐石梁其上疏為大遶屬之寺請嘉木兩旁彌望鬱然重門外啟殿寢中嚴曾樓對峙如翠飛長廊四周如繩直齋官宿廬分列兩序廡庫因倉庖湍之屬各有攸處又置祠屋於法堂方丈之間自五世祖至楊國夫人同堂異室廟食其中塑佛菩薩像數十軀金碧相輝食取日千餘指命住長蓋正祖師法永主其院更號妙覺圓照為屋摠三百二十區始事於紹興二十一年七月而成於二十九年閏六月宏麗雄深為一方壯觀如佛經所謂化城者余聞之禮以義起至後世而彌文致治之主因時制宜參稽古之道以為經常一定之法斟酌古之宜以為制世御

俗之權質文迭用不主故常惟其稱而已唐田弘正承季安傳襲之後籍魏博六州之地上之朝烏重嗣平河陽盧從史之亂不戮一人顧指揮而定二人者以大勳勞賜旄節立廟於京師雖祭三室而褒封之命止於其考為尚書惟本朝大臣祖廟追贈三世極一品之崇兩漢以還三代之王與將相名臣之墓得置守冢者或五家十家至二十家而大將軍大司馬霍光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著於令韓信葬其母亦營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者惟本朝大臣墳墓得建佛祠追營香火不計其世蓋上之施乎下者不次之恩度越尋常自我作古下之望乎上者漏金之澤俯及幽暗以適其可願名以功章禮以事稱亦古之道也太傅以社稷之高勳進位師傅爵命三世建上公疏大國已極於尊榮而歲時饋祀又得用諸侯五廟之禮可謂盛矣舊制建諸墳寺率改畀故利以賜惟公自度地至營築盡發私錢以充土木工徒蓋瓦級磚髹丹之費積十年之勤而後成所以後上之賜飭種昧於長久不可以無傳

卷之二十三

十一

也昔趙佗以南越王奉貢職為藩臣文帝詔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祠寶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夫一邱之土而能致天子降詔令給吏卒奉蒸嘗禁樵牧亦榮矣而公即仙佛之廬列置廟堂奉先追遠尊名顯號表見於一時而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以賁日月於九原者垂裕延鴻與宋無極於是屬余記其成刻示子孫俾世世為孝為忠以無忘上之賜紹興十一年歲次辛巳三月日具位孫某記

靜素法師鄭君祠堂記

政和八年有旨下平江府以處士王允之故宅建崇真壽聖宮命道士冲和靜素法師鄭君知微居之宮未成者十五會靖康詔毀天下神霄宮與凡苑園仙佛塔廟土木營造之工皆罷建炎三年余守平江出餞使客還過其處而斧斤丁丁然大屋數十區高明鉅麗雄視一方余四顧而驚問費所從君曰官未成而中止囊中

有賜金盡出之以佐材費一簪不留也卽之移時神宇澄穆意象蕭散有出塵之姿余固異之明年大盜入境州人奔散羣弟子亦僕被請行君堅坐不動言笑如平日是夕解衣就榻晏然而逝越日倉皇製一輓藁殯西廡下而盜浸逼遂棄去不復顧比亂定訪故官已為墟矣而君一殯歸然在灰燼瓦礫中獨無恙道士葉宗妙者改棺易衣以斂而舉體如生後二十二年知臨安府延祥觀通妙大師劉宗亨過余知其為君之高弟也余曰大觀政和時海內無事天子輯瑞應興老子諸祠為百姓請命上帝而其徒怙貴驕蹇犯法州縣吏不敢誰何士大夫遇之如避垢汗然眾不可益乃有鄭君者一段奇特見於死生之際吳門父老至今能言之於是宗亨曰方師解化時適當兵亂焚剽中不克志其葬今築一堂畫像祠之公知師者願得公文識其事歸刻之君字先覺處州遂昌縣人鄭姓知微其名也自童幼時端默寡言已有出世間意當是時妙靜先生項舉之以法錄符水治疾病人趨歸之君曰是吾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師也遂從之不去大觀初借舉之被召至京師一人入見內殿問治道之要君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徹宗異其言賜號冲和靜素法師知九城宮不數年累遷紫虛大夫藥珠殿校籍知上清保鍊宮晨夕燕見眷禮恩遇寵絕一時而君性冲澹不樂居京師故詔營別宮於平江以便其私嗚呼人貴愛其身如金玉而無主於其中於是忽焉與髮俱白與齒俱落與草木俱焚矣君視財如糞土視死生之變如夜旦方眾人逝死奔命顛倒失據之時而泊然委蛇一榻之上而去非有道者耶宗亨亦靜者也學道之餘嗜古法書圖畫尤得琴中趣終日撫弄不知向人所在蓋進乎技矣它日得道必自琴中入紹興歲次辛巳九月日具位孫某記

華山天池記

東坡先生嘗與雲龍山人張天驥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世傳桃花源在人境中漁父所嘗遊而武陵太守問途而不獲草堂移文勒俗士之駕折輪掃軌而不得至焉蓋嚴

穴之勝在天壤間非若仙山佛國有弱水流沙萬里之隔而雲物
遮蔽鬼神呵護惟幽栖絕俗遁世之士之所獨得雖將相王之
貴金錢可以編馬埒明珠可以照車乘而一邱一壑則不可擅而
有也余家晉陵與吳門接壤雞犬相聞牛羊之牧相交果蔬五穀
之盛相入也故舟車所至杖屨所及自閩閩城長洲苑崑山神運
之殿靈巖虎踞之邱西子響靴廊吳王試劍石靡不觀松江笠澤
尊毓之鄉洞庭林屋橋樑之林靡不游山中草木魚鳥往往知名
與夫仙翁釋子漁樵隱逸亦如舊識獨不知有華山天池者按圖
經山距吳縣西六十里由絕嶺而上有大池晉太康中嘗產千葉
蓮華山得名自茲始而榛莽蒙翳道險絕樵牧所不至郡人張
君一日過其下顧見茲山翹然特出眾峰之右曰是必有異乃聚
工徒雜與草翦惡木剝朽壤而羣石砢然疏沮洳而鳴湍鏘然升
高而視鳥背臨深而觀魚樂風雨之晨雪月之夕俯仰百變爭效
於左右於是負崖置屋引水環之詩松檜植蒲荷莖菊玩霜中之

英德梅愛雪中之色垂釣而賦清流不必求獲奕棊而度長日不
能求勝或命舟或杖策意適則行興盡則止無憂於其心無責於
其身盜無往而不自得焉宜乎南面之樂無以易此也張君始作
橋卷命畫工圖其跡又自爲文以傳於世山容水色了了如在人
目中矣昔柳子厚在永州擇山水佳絕處而得冉谿居之其後志
西山之性特以爲向未始游游於是始也余雖老矣欲卜一日汎
舟從張君歷覽華山天池之奇庶幾得所謂未始游者紹興歲次
辛巳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崇安寺五輪藏記
常州無錫縣崇安寺有大比丘義深爲善醫名吳中其學自黃帝
素問神農本草肘後方枕中書難經脈訣無不讀其藥物自中州
至萬里海外蠻夷異域金石之英草木之華實無不售其交自公
卿大夫名人勝士豪宗巨室窮閭委巷無不遊凡有疾病扣門人
不避風雨不擇貧富貴賤不以存亡爲辭赴人之急欲救存之如

在己周走塗巷對病爲藥人人意滿積三十年無一點怠惰相見
於言面以故道俗尊向如大醫王一方依怙餽謝日至一日顧謂
其徒曰吾釋迦如來舍征役祝髮爲浮圖蓋知所事矣故治方藥
以待病者得吾藥往往全濟金帛之施義當歸之佛藏私室非是
吾欲營一大藏經爲此方種善積福之所計其費視吾囊中纔十
一以吾發大願力作大因緣必有陰相之者已而果然自樞密巫
公而降皆其檀越也崇安者東晉時興監寺歷六代跨隋唐至五
季因之不改本朝太平興國初始賜今號無錫爲東南大縣而寺
據上游廣袤數百畝穹堂奧殿隆樓閣屹起相望一大蘭若建
炎之亂廢於兵火表裏洞然無尺椽片瓦之遺至是義深除地西
南開營所謂藏殿者縣承信郎樊仲方施巨材數千章爲錢一千
萬又聞晉漢間馬氏王南楚時有故僧室利縛羅初五輪寶藏於
長沙聞福院規模宏麗爲天下最好事者圖其跡以傳義深訪得
之殿成伴圖命工建大軸貫其中創五機輪湧起於地黃金丹沙

朱門大具旃檀翠香百寶莊嚴極色身具足相好之妙諸天龍泉
地行空飛諸化菩薩恭敬圍繞丹碧相發震輝大千天鬼神所
共瞻仰於是右承直郎高鳳印五千四十八卷納諸匣中錦囊象
軸寶篋貝葉無一不具爲錢亦八百萬嗚呼盛矣哉古人有言論
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在昔有志之士撫劔抵掌發憤慷慨
馳逐大漠一取單于或欲請長纓係其頸或欲折尺箠晉其背願
不壯哉而終不見於功名則作事之難也有爲之士愛日競辰悼
修名之不立聞雞而舞感二鳥而賦觀金城之柳而悲然廢興有
命非智巧果敢之列故有攀分寸而一跌于丈差毫釐而繆以千
里則成事又難也如義深一沙門無尺寸之柄無族親振聯之勞
無相先相死之交徒以挾方儲藥救療一切諸病於呻吟疾痛之
中世人之所貪皆無欲於其間盡破賞聚作大佛事如愚公移山
乘持一心不入諸相感通幽明一時王公大人巨富長者振金錢
振塵粟助發勝緣以成就最上第一希有功德凡土木之工級塼

蓋瓦墜丹漆之費為緡錢一萬作始於紹興二十八年十月以
三十年九月計日而成不愆於素論必作必成功緒卓殊雄奇
偉麗為三吳諸叢林之冠其材有過人者余不欲其無傳也義深
賜紫號妙智大師三衢人云隆興元年歲次癸未六月日具位孫
某記

外制

謝克家除吏部侍郎

朕惟名器不可假人爵祿所以厲世流品清濁各自攸歸不次而用賢能雖一日九遷不以爲疑積日而勤勞則差之毫釐勢有不能得迺者官不宿業吏操其柄賢愚同滯賦謝紛然敷求哲人以清流弊具官某事朕初載以直諒聞首斥姦諛不憚疆禦代言西掖追還正始之風給事東臺茂著論思之效踐揚滋久譽處彌休天官四鈞綱目猥并往貳太宰益修厥官手疏盤錯之煩力去爾難之吝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給事中譚世勳除禮部侍郎

宗伯典朕三禮實兼伯夷后夔之事國有大議罔不責成然姦諛便文俗學是古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故雖邊豆司存之守而有尊俎折衝之功具官某爲老成人以儒術用代言西掖辨麗有作者

之風給事東臺練達通當世之務服休滋久考績應遷進陟文昌

位次八座必能據經持義奉大典常玩敵人於甘寢秉羽之間制

功臣於醉手擊柱之際則上下相守而國自安永肩一心以稱朕

命

右諫議大夫徐秉哲除給事中

朕以天下之事付之二三大臣同寅協恭左右厥辟而中書政事之本東臺論駁之司耳目股肱共爲一體誅賞羣吏翊贊萬微出號令於片言關盛衰於百世必有論事回天之力見於還詔批敕之間則人無間言以至大治具官某履道純固秉義眞方兩朝名臣六任言責息邪拒諛不憚權彊壞植散羣如救焚溺召從西省給事東臺任參黃散之間彌見責成之重母縱詭隨以干予正母事矯激以協厥中時乃之休嗣有褒寵

侍御史范宗尹除諫議大夫

朕承至尊獲奉宗廟選建羣辟綏靖四方而宵旰之憂懼不下究

則芻蕘之議壅於上聞開受直言優養正士極陳古今治亂之迹坐見輿衡神帶之間知無不言職固當爾具官某昔奉大對名振京師愛君發自至誠排姦綽有餘力憂深思遠皆慟哭流涕之辭心醇氣和無迂闊難信之語召從憲府進陟諫垣始聞嘉猷以對休命宜因施置予奪之際救之於已失深明吉凶禍福之先論之於無事茲惟稱職時乃之休

吏部侍郎馮解除禮部尚書

崇靈之初權臣擅政盜用名器倡導朋誣害忠良蔽昵私黨士無特操靡然從之有能奮大節以犯羣邪之鋒建崇議以抗流俗之表投閒寘散一斥不還肆朕纂承延登法從進位宗伯罔有間言具官某經術邃深器資宏敏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實諫垣首開正論洎陪經幄婁告嘉猷進陟天官未究其用典朕三禮僉曰汝宜庶幾變色之間自有折衝之效据古持議恢張四維使敵國不敢謀而四方莫予侮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監察御史秦檜除左司諫

漢博士秩六百石得與丞相議可否今司諫七品官亦爲天子之爭臣慨然忘軀徇國之忠固無位卑言高之懼爾頃由省戶擢任風憲力陳治道分別忠邪進不求當世之名退不畔平生之學延登諫省蔽自朕心仁聞正大之言共濟艱難之業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除侍御史

朕惟朝廷一時治亂之機實在人主聽言得失之際蓋仁人之利一言而已則大儒之效百世可知有事於斯當識朕意具官某溫文而毅直諒不回責難罄臣子之恭陳義見儒者之勇進由三院擢自臺端治忽所關寄任尤重汝其安意肆志無憚權彊俾人主無爲而日尊天下開風而興起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著作郎宋齊愈除監察御史

朕綏靖四方選見羣辟中外執事膂力畢陳如牧萬馬於冀北之郊制其銜勒疾徐應節無泛駕之患此予責任風憲之意也爾聞

望之美發自少年儒術之優見於已試召對便殿占奏詳華斷自朕心擇為御史維持邦憲糾逃官邪俾小大之臣宿幸向方無敗度犯禮以干予正朕所望焉

御史臺檢法王俱除監察御史

上謂爾學問精博智慮疏通明習憲章通達國體屬此疆場未盡之日任予耳目所寄之官或吏墮而不處或民冤而無告利澤或艱於下究休戚或壅於上聞母諱有司悉以告朕

太子舍人洪芻上除左諫議大夫

士不羞貧賤然後可以共爵祿不畏強禦然後可與任言責故大人為能正己而鄙夫不可事君矧予左右諷諫之臣當用廉退無口之士具官某志大而有遠略器博而無近用十年流落端靖不回挺然孤忠白首一節肆朕纂服召自遠方閱時未幾踐更眾職進率諫垣之屬延登法從之聯伫聞嘉猷以對休命母悼後害母諱有司母同於流俗母迪上以疑先王之典以稱朕意

監察御史元當可司諫

忠臣愛君樂告以善固人主之所欲聞然志大論高才疏意實得相昉於按劍之間而儒者之功遂不見於世以爾議論不燒風有聞蔽自僉言擢登諫省母甚高論令今可行如五穀可以療飢鍼石可以伐疴益卓然有可用之實乃稱朕意

國子司業黎確除殿中侍御史

昔周昌彊直敢言由御史大夫為諸侯相叔孫通習於寢廟由太子太傅復徙奉常忠臣愛君義無所擇如有用我而豈徒哉以爾孝悌稱於閭門行義信於朋友橫經學省事論美然擢升憲臺助予致理朕之用汝益賴其言扶邊忠邪明辯得失嗣有褒寵以答爾庸

校書郎胡唐老除殿中侍御史

朕惟君子小人不可並進於朝稂莠不除行將害稼蕪穢雜處終必為臭必有善善惡惡之士非其種者鉏而去之以爾端靖不回

莊重有守事君以道非法不言任予耳目之官庶幾得聞天下利害之實爾其深識朕意盡行平日之言悉意以陳母悼後害

左司諫李擢除太常少卿

朕初嗣服權臣懼誅汲引私人亟躋政路交通詭祕愚昧朝廷爾時一二言責之臣首發其姦疾趨徑前排沮不撓護邪得志導諛日聞敷求正人莫如用舊具官某養氣剛塞秉心端亮事朕艱難之際衷陳社稷之言屏惡昭姦效見今日召還諫省進貳容臺重以旋觀歷試之祥以待不次非常之用益堅素守嗣有寵章

右司諫李會除祕書少監

朕緩靖四方眷求多士惟中祕藏書之府實一時顧後之臚構把梓於明堂薦璫璣於清廟異時將相皆出此途具官某風質恢闊志節剛大任朝廷之言責以天下為自憂首斥姦諛不憚疆禦奉身而退廉靖母求風節凜然老而彌篤召還諫省擢實道山祇寵章益隆雅望懷銘抱槩博觀未見之書潤色論思行有非常之用

用

御史中丞徐秉哲可開封尹

漢治京師分別三輔本朝開封獨置一尹物眾地大獄市紛然自非彈劾積威之餘孰能一變流弊之俗具官某才高政事之選名在文學之科三列諫垣四更御史危言正色不憚權豪之宗激濁揚清可立貪懦之志輟自憲臺之峻擢司京邑之繁治忽所關委寄尤重母牽流俗母諱有司母使功名滅於平昔服我休命光昭前聞

開封尹程振可刑部侍郎

君子法之原所以關盛衰之運獄者民之命所以寄死生之權任法而不任人則惟法之從而殺不辜任人而不任法則惟人之聽而釋有罪朕若稽古允執厥中必有忠信慈惠之師體予惻怛哀矜之意則人法兩用罔有間言具官某碩大光明之資得古人之全雄深雅健之文鼓天下之動早發紆於賢蘊浸服采於禁塗天

官四鈐邦畿千里德著嘉績有能稱必能禁格吏設發新無告勿緩深故之罪勿輕擬出之誅汝往欽哉惟刑之恤

祕書少監李朴除國子監祭酒

學校所以明倫善俗而人材之盛衰風俗之隆替實繫一時師帥之官故北方之人皆見許行而大說而六館之士亦畏何蕃而不為好惡相師捷若影響具官某文辭辨麗有聞於時志行直方不流於俗頃坐微累一斤十年召自遠方典領中祕易真學省僉曰汝宜夫義理人心之所同不必諄諄而後論障江河非一貫之力莫若引而置之莊獄之間勉行所知追配前哲

資政殿學士馮澥可尚書左丞

朕修身承列聖之統虛己聽四輔之賢而天不靖民敵未悔禍匹夫橫議以訕上羣寇長驅而亂華謀臣猛將有致身致命之意而不見於功名仁人君子有忠憤感激之操而不救於患難思得兩朝耆艾之老共圖一時開濟之勤國其庶乎予何疑者具官某慷慨

陸英二十

慨大節名動朝廷正直敢言徧儀侍從善忠嘉而來諗悼國勢之陵夷循二命之功力辭樞堯馳一乘之傳深入虜庭身任安危義同休戚是用延登左轄進貳文昌凜然大臣憂國之忠輔以古人責難之義尊大主柄宣導王靈四夷懷德而畏威百姓回心而鄉道力行所學以底丕平

延康殿學士南道總管張叔夜可資政殿學士

帝王之治所寶惟賢儒術之衰不適於用朕率是道申勸百工選簡真賢圖回大治才兼將帥之選名在文學之科凜然中興之功茲見大儒之效具官某高文典學碩大光明偉望英姿宏毅開濟梓更中外懋著賢勞供奉兩朝白首一節屬王室之在難執干戈而造朝抗孤忠以鎮橫潰之衝挺一身以犯大羊之眾可謂仁者之勇尤高國士之風是用擢升書殿之華增重藩臣之寄老謀幹國綏帶臨戎兼資文武之全共注安危之寄尚有巨用以俟顯庸兵部員外郎司馬朴可右司員外郎

具官某盛德之士百世興起國有巨室天下慕之楚相已沒而想像於伶優談笑之餘中郎未亡而坐見於虎賁言貌之際矧予天下之大老實惟一代之宗臣風烈固存典刑具在既推行其德業以稱朕懷人念遠之心又錄口其子孫以嘉汝崇德象賢之意擢升郎省未究其能延真宰察庶盡其用勉服朕訓光昭前聞

路廓可虞部郎官

具官某尚書郎天下之高選也晉宋逸唐率用第一流為之本朝釐正官名增重郎位異時卿相多出此塗爾以才能荐更任使詳練政事究通物情則山川虞衡之司鳥獸魚鼈之治宜所優為者汝往欽哉

少府少監鮮于口可左司員外郎

君子難進之節所以伸道人主實責之政在於知人既考所舉於已試之間又聽其言於行事之實雖復堯舜何以尚茲以爾廉靖無求彊毅不撓聞臣擅國重橫四方抗一節而不回遭三黜而愈厲肆朕纂服延賓周行侃侃自將靖共匪懈擢升率屬朕不汝私益尊所聞以永終譽

陸英二十

詹大和水部郎官賈若思主客郎官

具官某等尚書政事之本也天下有大疑法理之士州縣之吏不敢專必上之朝而官決於六曹之長爾為郎吏亦有事於其間矣或以才謂聞或以文學進各共乃事勿但書紙尾而使之操其柄也

張氏陳氏可封孺人

婦人張氏等熙事告成慶單四海貴老尚齒邦法有常眷予六世之遺民時乃百年之故老克庸祇德以裕厥躬肆疏湯沐之封式燕家庭之喜

張泉落致仕西道副都總管

京師首善不以兵強屬時承平軍政墮壞肇開四鎮總制萬兵如眾星之拱北辰百川之會東海外總齊於千列中翼衛於一尊布

宣道德之成共注安危之意具官某器資強毅識度精明以蕭括
視身以忠忱衛上踐更眾職妻以能聞起於閒廢之中分總兵防
之重汝其感屬將士以鼓三軍之氣申嚴紀律以制四夷之強未
肩一心寬予憂願

朱勝非直龍圖閣東道副都總管

朕分道置帥一衛京師總制萬兵環列三輔無事則養威厭難有
猛虎在山之防有事則卷甲而行無市人烏合之眾故茲慮始爰
屬能臣爾以儒學發身以忠義許國踐更眾職妻以能聞進升延
閣之華分總戎防之重汝其訓練軍實著之風聲疲癯老疾不得
充食於其中而勇夫悍卒無驕蹇不用命之意汝之責舉矣尚勉
之哉

中書侍郎何奩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

君子者法之源允迪隆儒之效大臣者民之表丕昭厲世之規時
予股肱實首風俗稟上蕃宣之請懇辭機務之煩宜疏寵章以昭

四年二十

七

聖辟具官某博大高明之學道配古人雄深辯麗之文鼓動當世
偏儀侍從參秉國均屬時訪落之謀實預扶衰之義方深倚注共
底丕平數露封章願還政吏朕念君臣相與之際固無纖芥之嫌
而明哲保身之難宜申大雅之志升華祕閣殿功神庭進露門之
讀於禁中示巖石之瞻於天下爾以自近庶□□得賢則能為
邦家朕無愧知人之哲乃心罔不在王室汝勿忘告后之猷祇迪
訓言益稟慶譽

尚書右丞陳過庭除中書侍郎

朕以天下大器屬在眇躬兩河構兵聲震三輔民言不靖有朽索
御六馬之憂國步方艱如抱火厝積薪之懼不有君子孰成厥功
具官某體道靖深秉義莊直學貫六經之蘊為時儒者之宗器涵
九德之純有古直臣之烈屬紹休於洪緒益尊顯於老成擢升憲
府之嚴進貳文昌之轄正諫而守死節妻陳社稷之言惇德而難
任人宜示蠻夷之服蔽自朕志延賓西臺益懋大政之元式慰沃

心之望單于畏漢相之風采必有萬里折衝之功齊人歸魯國之
侵疆庶幾三年有成之效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兵部尚書孫傅除尚書右丞

天下大器置之欲遂其安王公尊賢求之惟恐不及朕紹隆聖緒
康濟艱難眷求百揆四岳之臣圖回二帝三王之治必有任斯民
之責者庶幾選於眾而得之具官某洪毅直方聰明敏博學問遠
於經術造自得之淵深功名見夫緒餘行所知之光大事朕初載
爵為名臣□登八座之崇進陟五兵之任師尹之望嚴嚴具維石
之瞻王臣之公蹇蹇屬匪躬之節是用擢升右轄進貳中臺朕欲
解絃而更張固非濟水之能食思與在位同協厥中往既一心服
我休命

中書舍人耿延禧除龍圖閣直學士

唐元和中選宗室四品一人使回鶻萬里海外而以博士通經術
者為之貳朕初嗣服申講大國之好親王奉使而副以左右侍從

九年

九

之良選任之難視唐為重矣具官某疏亮宏博清名冲淳與學足
以擅多聞英辭足以鼓羣動潛官之舊義同艱難往馳一介之書
修復兩朝之好惟孝子辭親之義豈不遲遲去父母之邦而丈夫
許國之忠初無刺刺顧婢子之語擢自詞垣之遽進升內閣之華
幹予心膂之憂以靖干戈之難毋忘勵翼嗣有寵章

范宗尹除集英殿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

忠臣愛君有犯無隱聖主御士觀過知仁昔唐太宗破高麗悵然
歎鄭公之已亡而歸其遺忠魏武帝勝烏桓翻然悟諫臣之愛己
而獨見褒賞夫上有戰勝攻取之略而不自矜其功下有失言過
舉之責而不得罪於上君子有所恃矣治道於以興焉具官某聲
名發自妙年儒學見於已試偏更言選以直諫聞度越稠人不次
而用中緣論事免所居官人才實難不忍終棄紳書祕殿訪道真
祠朕推內恐務全終始之恩汝慎厥修以恢遠大之業服我休命
永肩一心

刑部侍郎宋伯友除徽猷閣待制與郡

內閣寶儲上應奎璧丹青炳煥日月爭光延登一時髦俊之英增重千里名城之寄具官某彊毅不撓風力自將以忠清持天下之平以明恕司萬民之命踐揚滋久發問彌休入參侍從之華出殿藩維之重助予政理綏靖一方除去煩苛發紓無告仁聞報政嗣有寵章

樞密馮解資政殿學士太子賓客

爵祿所以磨鈍而端恪無求之操處富貴不能淫刑賞所以馭威而剛毅特立之姿蹈禍難而不慄眷予者哲時乃真儒正色立朝亡軀徇國踐艱危而無甚難者履高位而若固有之具官某宏博有任重之才直方有養義之氣踐更華近備馨純忱屬疆場之多虞抗精忠而益厲慨然單車入不測之虜欲以片言折無藝之求風采著聞貪懦興起方登崇於宥密用注意於安危陳義甚明抗章自列夷險莫能踰可久之德寵利不可變無欲之剛載升祕殿

陸學二十四

九

之華入侍儲闈之選式隆雅望增重本朝庶伏猛山林之中遂折

衝尊祖之上往服休命奚煩訓書

祕書丞何常特授承議郎

舜以九載而黜陟庶官周以三歲而誅賞羣吏褒善錄最序進厥位示天下至公之法不可以廢也爾以學問發身於承平之日又以忠義戮力於艱難之時有司第勞進官一等夫仁人志士為善不報區區一賜何足以言在法應遷往祗厥服

耿廷禱充康邸參謀補子入右承務郎

侍從之臣宜勞萬里馳一介之傳修兩國之好雖人臣之義不以家為恤而願省其私朕何敢後以爾能自拔於賢關禮儀之地又挺生於大臣忠孝之門俾試一官以為爾寵益思勉厲以稱恩休

外制

神師道贈開府儀同三司

充國已老能固守前議遂訖先零之誅廉頗未衰念廢於眾讒馴致長平之敗眷予宿將時乃世臣出授律於齋壇入參謀於帷幄安危之意注想尤深死喪之威哀歎何及具官某剛明而克斷沈驚而善謀早嚙辟國之勳進陟總戎之命折王恢之初議婁陳徙突之言釋婁欽而弗誅莫救噬臍之悔追懷前職進貳本兵庶資厭難之奇自有折衝之效愁遺之歎遽驚一鑑之亡殄瘁之悲何愛百身之贖式章異數申勸遺忠錫盾珥戈昇元戎之十乘袞衣赤舄煥命服之九章終始之間哀榮斯極俯惟英爽歆此寵靈

述古殿學士通議大夫柳廷俊贈正奉大夫左右侍從之臣持橐內朝通班祕殿制符享專城之奉蓋棺有飾終之典哀榮之極可謂無負具官某以孤遠自奮浸服近班出殿

鴻慶居士

大邦以死勤事惻然嘉歎方議追崇而言者交章論汝罪惡交通替御產怨一方母足矜者朕與哀矜於既往悼流死之不赦深抑人言超進位等尚其不昧歆此寵章

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任諒贈正奉大夫

爵齒之貴天下達尊死喪之威義同休戚眷予耆哲時謂名臣不幸云亡惻然興歎具官某秉義迪哲允踵古人種學績文推重當世荐更中外風績藹然肆朕纂承越在外服謂當召用共濟艱難天不憖遺哀歎何及飾終之典國有故常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尚書右丞孫傳除同知樞密院

昔單于入朝於漢遇宰相王商卻立而不敢仰眎晉人觀釁於齊憚晏子退舍卒不敢加兵蓋賢者在朝人民忻忻不動聲氣自然折衝故能正容色於一怒之間而懾威靈於萬里之外具官某宏毅而任重博洽而有文險夷一心踐更眾職危言直論固嘗折遠夷無莠之求繕甲治兵又欲刷四鄰交侵之恥願驅揚安危之未

決而羌人叛服之無常蔽自僉言延登左轄載嚙雅望進貳本兵庶幾盡行平日之言可以坐厭未形之難力行所學以底丕平左司諫秦檜可御史中丞

自御史府虛大夫而不除則中執法率寮屬而為長耳目之寄紀綱所司惟議論慷慨足以感厲特立不欺之心惟志行直方足以振疎苟賤無恥之習風采所繫朝廷自尊具官某學知古人之大方智通當世之要務徧更言選以直諒聞憤世疾俗無所回撓召從諫省進長憲臺度越稠人不次而用宜體任官之意益肩衛上之忠知美才有待於久成毋廢壞於一眚之微知刻核足以生不肖母窮極於已甚之地服我休命奚俟訓言

吏部侍郎謝克家兼太子詹事

朕惟太子乃天下之本而賢者為邦家之基思得直諫多聞以為益友庶幾左右前後罔匪正人故茲一時靖尹之臣率用兩朝髦俊之選具官某學術之茂幾於先民行義之修信於當世懿文華

鴻慶居士

國置居俊譽之崇正色立朝婁效排姦之力踐更眾職夷險一心肆因鈐總之餘入侍儲帷之選倚典刑於老成之重崇道義於爵齒之尊式資調護之功副朕責成之意

中書舍人安扶給事中

朕初踐服屬時多虞寤寐倚賢當饋與歎想望老成於典刑之重登用世臣於故國之遺大儒之效固存君子之澤未遠具官某四朝名臣之後一時耆艾之英聲華發自妙年功名見於晚節詞垣際草渾然深厚爾雅之文經幄告猷信矣直諫多聞之益服勤浸久發問彌休惟是東臺論駁之司實予萬幾出納之地延登茲位僉曰汝宜施置或未叶於人言選任或不孚於眾聽守正不撓維是之從母諱有司追配前烈

黃敦書京畿提刑

輦轂之下惠澤宜先而五方豪傑之林儒俠雜居犯法者眾必有部刺史戢姦禁暴以謹無良庶幾千里之畿靡有一夫之獄爾以

治行問於朝廷几案之才綽有餘力必能深識朕意綏靖一方察其廉貪以詔賞罰尚有褒典以俟爾庸

國子祭酒康執權鴻臚卿

夫鴻臚天下之高選也在廷之位至於九列者寡矣非資高任重不得任此具官某以經術中第以文藝知名感會休辰踐更眾職載疇雅望進列九卿益肩厲翼之心以待非常之用

貢政殿學士張叔夜簽書樞密院

國家太平無事兵不釋騎垂二百年軍政隳壞士卒無仗節死難之意將吏無干城固圉之功望敵驚奔靡有鬪志朕初嗣服選達忠賢延登宥密之司漸復祖宗之故具官某世載忠諒學有本原衛上之忠懇款七世應下之敏勤勞百為屬羣寇之內侵罄一心而盡瘁升華書殿未究遠猷進貳機庭擢司兵柄以宏博無窮之辯謀議廟堂之上以剛毅特立之操駕御將帥之臣迪百工厲翼之心以尊堊主威鼓三軍墮歸之氣以翊衛王室服我休命奚俟

訓言

徹猷閣直學士通議大夫何志同知穎昌府

朕臨御以來加惠四海貴德尚齒黜聚斂之吏除苛解饒崇寬大之恩而臨穎天下之郊儒俠雜居沃野千里思得大度長者臥以護之具官某學問識古人之大全論議有宗臣之遺烈起於散地出殿大邦吾之股肱徒得君重使郡縣識朝廷之意而吏民瞻侍從之華獄市兼容載以清靜政成民說朕不汝忘

監察御史宋齊愈著作佐郎

御史以言貴辨賢佞於一時史官以直筆信褒貶於後世必有剛毅篤實之操輔以雄深辯麗之辭庶兩得之乃克勝任具官某行義深修志節端亮踐更言職以直諒聞延寘道山復畀舊物按善惡見聞之實撰次序法度之章使後世得以考焉益修厥官毋愧能言之效

朝奉郎傅貽度將作監丞

朕臨御以來示敦朴以先天下卑宮菲食不敢有加焉爾廉靖無求莊重有守名臣之後風流具存往丞共工無乏吾事而已

朝奉郎馮沅宗正寺丞

司宗置寺不列於九卿而介乎奉常中祕之間選高秩清專用一時儒學之士爾以文行之美有聞於時其往佐之益思厲勉

沈與求太學春秋博士

春秋之學廢銅已久習非承誤無識真者矣朕閱古學之壞選建實師爾以儒學之茂冠於東南延寘茲選爾其茂明之勿謂游夏之倫尚不能措一詞遂使區區守一經者至老死而不悟也

晁公邁開封府戶曹掾

董仲舒以春秋決獄而公孫丞相亦以文雅緣飾吏事故知儒者之效不獨載之空言爾問學能世其家議論不流於俗尹正京邑四方所瞻汝往佐之勉行所學

持服人前朝奉郎向宗博入錢助軍特起充京城東壁守禦

具官某身執親喪心存帝室發輸藏鏹助濟軍興起於枕塊之中

付以干城之任往祗新渥益務顯揚

大理司直王忠臣再任

朕哀矜庶獄以重人命常恐疑似陷於非辜故明試爾之才以佐大理而讞議精覈動無過舉肆加因任以用所長無替厥修勉行所學

張叔夜男承直郎伯奮將仕郎仲熊改合入官

風俗久衰衰詔成羣高論大言不適於用而挾情用詐實為全軀保妻子之謀爾父子提孤軍轉戰賊中慨然有見危致命之意往膺懋寵使士知所勸焉

馮時舉官已足聖旨不候引見改宣教郎

州縣之小吏不能自薦於朝而部刺史得以名聞於上爾以才諳練更庶事論薦者眾矣吏部之常格今汝略也往踐厥官毋愧舉所知者

翁挺少府監丞

尚弓置監天下之高選昔源乾曜一見中上意遂命此官選用之艱難蓋自前世爾文辭辨麗譽宜一時占對之初工言治道列職

高方之屬將有試焉勉思古人追配前烈

武功大夫安州團練使徐衡提舉京畿保甲兼提點刑獄武功大

夫榮州團練使康隨提舉河東路保甲兼提點刑獄

朕嗣位以來閣仁元元去薄從忠施舍已責而閉門之外海隅之

遠猶有不得其平者吏擾之也以爾衡器資彊毅可以濟煩以爾

隨吏道疏通可以從政各服乃事不侮鯨寡無擾獄市稱朕意焉

開封府儀曹劉嶠少府少監

羣胡犯順民不奠居朕處深宮坐不安席柳風沐雨微膳避朝冒

矢石以乘城采藜藿以同眾爾由推擇進貳尚方屬予側身修行

之初不厭菲食卑官之陋母事改作稱朕意焉

朱震祕書省校書郎

賜紫

正

中祕書極天下豪雋之選異時貴臣用事至參用醫卜之流牛

驥同羣可爲太息肆朕初載慎簡儒術之英爾以文藝有聞首寘

茲選進與羣髦之列益觀未見之書三篋已亡且詢安世勉思刻

厲將有試焉

武節大夫中州防禦使樂忱落致仕

士大夫以官爲家久矣所以貪得患失至於老死而不知止也爾

乞身強健非告老之年屬時艱難就里居之佚後其君非義遺其

親不仁人謂斯何爲朕強起往祗新渥可不勉哉

李棠大理寺丞

廷尉天下之平而獄者萬民之命朕躬垂明聽不忍註誤之民陷

於大罪故慎簡良吏其務平之爾得與茲選其明察寬恕無縱吏

謾以羅元元之不逮稱朕意焉

徐嘉問大理正

制刑以禁強暴而狙詐或遺於漏網聽訟以申無告而善類或罹

於深文朕所以慎簡官僚佐廷尉之平而汝以才能達於朕聽往

踐厥次母縱吏謾使人自以爲不冤乃稱朕哀矜元元之意

沈友直開封府刑曹掾

典朕三輔物眾事叢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而命汝爲之屬夫泄

官如製錦治民如牧羊其去敗羣勿擾獄市飾以儒雅稱朕意焉

葉植改合入官開封府掾

屬者盜起東南爾以才力自奮輸財募士扞衛一方莫府上功序

於席位而抗章自列求試有司進錫官榮以成汝志可不勉哉

李柄開封府士曹掾

京師郡國首也地大物眾獨以一尹治之揀屬雖卑亦有事於此

矣爾以才諳達於朕聽勉揚厥職毋忘訓言

顧謨閣待制江常知福州

賜紫

正

七閩之會地瘠民貧姦利之臣措取無藝搜原剔藪禍及雞豚產

怨一方遂戕其帥必有循良之士副予共理之求具官某風節有

乃之休尚有任用

向滌應天府少尹

朕開四鎮於天下之郊尊京師以萬兵之衛屬茲慮始慎簡官寮

爾以吏能效於已試通都大屏姑往佐之益修厥官無替朕命

微猷閣待制盧益轉朝請大夫

朕承至尊綏御羣辟願後以尊上帝作民恭先大賚以富善人自

國貴始具官某以文藝之學連中兩科以政事之材延登八座踐

更中外光顯有聞肆予冀承并受祉福大官大邑所以庇身嘉謀

嘉猷毋忘告后益綏慶譽嗣有寵褒

申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張慤磨勘大中大夫

舜以九載黜陟庶官周以三歲誅賞羣吏賤亡間邦典有常眷

予邇臣在法當陟具官某器資沈毅風力敏明勤勞百爲游刃裕

於餘地夷險一致剛節效於後凋追參侍從之華託備藩維之寄
有司會課於法應遷俾增重於吏民往輯和於疆場尚有稷渥以
候爾庸

張著開封府少尹

國有姦民猶山林之有猛獸也虎豹犀象驅而遠之各有攸處而
已苗婦而髮櫛之則無是理也開封典治京師五方豪傑之林百
賈盜賊之淵號為難治汝以政事之選往佐而長誅其尤無良不
聽命者勿為已甚稱朕意焉

校尉潘迪保義郎李山成忠郎

城下之戰大將以敗績聞閭三時而裨佐以卻敵之功來上超進
位等不汝瑕疵無忝厥官往圖稱職

從義郎致仕姚慶長落致仕轉修武郎

爾以病告致為臣而歸屬時多艱心在王室請輸金幣以佐軍興
起於燕閒進位一等以為爾勸往其懋哉

武義大夫東壁統制常知幾武顯大夫

疆虜內侵四郊多壘忠臣義士膂力畢陳以爾雄桀超萬夫之英
慷慨鼓三軍之勇陷堅破敵奮不顧軀斬馘執俘遂著奇績進官
二等以勸爾勞往圖厥中嗣有褒寵

張淵武經郎

戎虜盜邊一方騷然爾以勇氣聞於西郵卻敵陷堅以固吾圍論
功宜賞進秩一等以勸爾勞益修來效嗣有寵章

俞倬補承信郎

忠力之士以身殉國而飾終之典錄其子孫所以勸天下之為忠
為孝也往祇休命無忝前人

党中道中立中和各補承信郎

爾父以死勤事朕甚悼之既購恤其家又錄其子往踐一官無忘
忠順以承綬於寵祿

保義郎何文寶敘舊官

兩行已不靖營坐誰何深自刻修乃能補過復敘爾位往圖厥終
下班祇應張顯保義郎

承節郎效用空名告

爾以勇氣聞於西郵邊徼未寧思效忠力寵爾一命勉圖後功
承信郎效用空名告

進義副尉蘇子震承信郎

爾不愛軀命開關賊中襄善敘功進位一等益思勉勵以稱恩休
張仲剛補承信郎守禦司准備差使

朕設武爵以待天下豪傑之士親御便殿考覈其能一藝之士皆

在所錄寵爾一命為朕干城益修厥厥官勉思報稱

間緯轉承信郎

大將乘邊擊才並口審於用間爾以名聞往踐一官以圖報稱

河北路都統馬忠降一官

朕以疆場未靖不忘顧憂而將吏懷安莫肯用命縱敵為患議法
當誅爾奮身行間躡實華近提兵乘塞捍禦一方選懦自營遂深
寇患稍示降黜以示典刑服我寬恩毋重來悔

宜贊舍人王孺弼轉遙郡刺史依舊句當皇城司

朕臨御之始屬時多虞忠勞之臣武功之士獎衛王室宜有褒升
具官某沈鷲善謀彊毅能斷事朕艱難之際具宜夙夜之勞知無
不為久而受報疇庸渙渥式勸具寮遙分刺史之符進總殿疑之

護往祇休命承肩一心

武功郎焦廣年祖母封太孺人

郊宮受釐布大慶於天下而施及諸臣之父母爾躬率德善慶鐘
長孫加錫命封益非常典益綬壽嘏膺此寵榮

秉義郎張安國轉從義郎

朕初嗣服都邑震驚文武之臣宣力中外褒功錄善邦法有常爾
祇畏保躬廉勤服采進位一等以懋爾勞往踐厥官無忘志慎
承信郎李裕軍前有勞轉一官

艱難之際文武力士膂力畢陳爾奮自小官慷慨請行宜勞萬里
進官一等庶幾士知忠力之必報

鄭元亨承信郎
纂承之慶覃及四方爾常駿奔以給吾事一官以懋厥勤往其祇
服

武德大夫張偉武功大夫
褒善錄最天下至公之法也比飭使軺將命萬里之外足未越境
而賞先之其悉乃心以稱朕褒勉之意

敦武郎劉士達忠翊郎王允各降三官
某等智效一官各有守法畔官離次通慢勿處議法當誅止從降
黜往圖來效服我寬恩

左良辰承信郎
朕分遣使臣宣勞萬里爾能自奮慷慨請行朕用嘉之進官一等
益肩忠蓋服我恩榮

承信郎閻門祇應種成轉兩官
朕初嗣位京室多艱一時禦侮之臣具著勤王之效進官二等以
勸爾勞祇服寵章往圖報稱

南鉉轉兩官
肆朕初載屬時多艱中外之臣獎衛王室論功考最當得敘遷朕
命惟休往欽乃服

薛安靖奏對可采除開門宜贊舍人
具官某朕嗣服之初開廣言路芻蕘之賤不以遐遺爾才諳有聞
達於朕聽召對便殿占奏詳明進升上閣之榮式厚諸臣之勸勉
於自竭以稱恩意

武功大夫王孺弼知東上閣門

閣門置使地近職親肆朕纂承選用良士具官某以將家子習知
軍旅之事以勳闕進又識朝廷之儀憂勤百為慷慨自許比疇勞
效其進官聯載升上閣之華式厚諸臣之勸益思勉勵以稱恩榮
武德郎雲茂誠贈三官

兩以戎虜盜賊奮不圖驅力竭勢窮以死勤事傷居爾體朕甚悼
之宜疏異恩超進位等庶其英爽歆此龍靈

醫僉高仲謀額外醫僉賜緋魚
士惟食功然後無竊位素飡之罪爾以方伎自名為賢王所薦服
勞既久序進一守往其懋哉以稱食功之意

趙邦補承信郎
迺者盜起東南偏師進討將士用命殄滅無餘爾以勞能上功其
府進膺懋賞汝往欽哉

焦詔補承信郎
渠魁授首於今七年矣異時口帥猶以未錄之功請於朝者功疑
惟重何愛一命以為後來之勸

閻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具官某將帥之臣虎賁之士出治邊徼入總營屯進有干城固圉
之才退有折衝禦侮之效褒功錄最朕不敢忘爾拔於戎行沈毅
有守服勞歲久忠力有聞祇慎一心效於已試超進使號以答爾
庸往圖厥終無乏吾事

單宣與廣轉一官
具官某等迺者軍政不修兵驕卒墮朕親駕勞軍考覈能否而藝
能精練繁爾之勞進官一等往其懋哉

起居舍人許元宗與郡
具官某爾以州縣之小吏夤緣恩幸躡登冊府馴致郎吏一有所
試其效皆無足言而以朋附權稚達於朕聽右史記言之高選不
可叨居稍從降黜尚有民社益務循省

中書舍人劉珏落職宮觀

遇者大將謀國用功羣議沸騰理宜遣斥爾於書命之職當恭具
罪狀明示四方苟懷貳心是辜委任具官某自朕初載擢實詞披
不唯喻德之義依違願望首鼠不情始言踴躍自奮有嘉報國之
忠卒言輕率無謀宜正誤朝之罪操兩可之說無所折衷職在論
思不信若此聊從薄罰免所居官退處真祠以訟其過

林積仁落職監當
朕以敵未悔禍兩河騷然不忍坐視吾民於塗炭之中廢食喪歎
而為守吏當以身徇國寬予西顧之憂迺者上書數以病告冒榮
祿於承平無事之日圖便安於將士效命之時深惟積辜宜竄遠
服姑奪近職往臨關市益務省循毋重來悔

陝西五路制置使錢益降投朝奉郎
朕建邦置守綏靖一方實惟尚謀經武之時非有蒐兵伐罪之事
夏童弗率怙眾擾邊疆場多虞責在將帥具官某荐更任使擢真
近班屬三陲內侮之初付五路折衝之寄當思戮力報稱所蒙邊

遠上聞卒敗吾事原情定罪當實嚴誅稍屈刑章止從降黜益圖
來效思補厥愆
涇原路經略使席賁降投朝請大夫

將帥之臣出乘疆場官顯祿厚無尺寸之功而以廢事失職問於
上竊位素瀆之罪不可以無責也具官某奮由小吏擢真近班夏
童跳梁專制一面覆軍敗績當即嚴誅稍屈刑章止從降黜免思
補過服我寬恩

范世雄落職官觀
朕以邊遠開推擇將吏固嘗拔士於行伍之間而妄言無行之
徒穿窬為盜議法當誅具官某乘時艱難挾數用術煽其小吏遠
登近列詐窮力□□□辭公議沸騰彈章交上謂小人得志儻
□□□□□士解體無以勸忠尚屈典刑姑旣近□□□□□
重後振
王以盜送吏部

具官某風俗之衰士大夫懷讓以事其上懲勸已行而為姦不止
如以盜者不可以無罰也爾以一介小吏超躐位等專刺舉之任
亦可以止矣而浮誕益肆沸於眾聞聊從附下之罰使小人者知
所畏焉

徐揚落職追兩官勒停
具官某爾頃奉使廣南姦偷犯法交通權倖莫敢誰何今有司言
汝罪惡有狀請加究治投竄遠服以為貪吏之戒朕重真汝於理
姑奪近月改地益務循省服我寬恩

勒停人辛興宗復遼郡防禦德府路鈐轄
朕以疆場未寧不忘憂顧思得爪牙之士宣力四方而一二將帥
之臣尚挂吏議肆加甄敘以圖厥功具官某世為一家久習邊事
慷慨自許沈鷲善謀謀效戰多亟躋華要中線坐累一斥不還肆
開使過之科進陟兵防之要益思勉勵以稱恩休
內侍謝琰遠小監當

朕事親之孝雖極天下養猶懼不稱爾以龍德小吏給事官省弗
祇厥職申救婁下逋慢自如稍褫官資投之遠服益務循省
劉銳降五官

全晉之郊犬羊大入邊城晝閉矢石交攻疆場之臣其忍坐視具
官某早由推擇浸被使令盜發所臨漫不加恤乃進繆悠之說實
懷顧望之心公議不容當實顯戮止從降秩服我寬恩

傅廣降官
羌囚犯邊一方騷動將士用命庶有成功而全軀保妻子之臣便
文自勉有司議罪當伏軍法朕重真汝於理止從降秩益圖來效
以補厥愆

葉夢得落職知杭州
矢人陷人初無大相過也不慎用其術則仁不仁相去遠矣昔王
述不肯以女妻兵而薛宣不肯吏朱雲古之士不輕用其深以許
人如此具官某失於慈慎不自晦藏一陷朋邪之中投置間散二

十年而言者猶不汝置也雖削名於廷閣尚分職於藩符益修厥
官朕不汝棄

戶部員外郎樓炤放罷

具官某迺者老姦擅國變孽弄權嘯聚羣憤塵汙省戶炤其一也
投閒未幾朋類復還公議闕然尤不汝置姑從罷免服我寬宥之
恩

康愿許觀並放罷

天下有道貴賤履位各有攸處然後人無覷心爾等嘗有位於朝
矣人品凡下不可以汙省守之選免所居官界爾所當得者以稱
朕激濁揚清之意

外制

黃潛善除中書侍郎

中書政事之本一新萬化之原賢者邦家之基茂建百王之典朕紹膺鴻緒綬御庶邦火正中微國步孔棘興衰攸亂坐收三傑之功舍爵策勳進陟五臣之命具官某器資沈毅而足以任天下之重學問淵博而足以識古人之全蚤服采於禁塗漫宣勞於外屏胡塵侵犯都邑震驚燹氛禋於九重接腥膻於萬里立轅門而左祖倡義旅於南征問關百難獨見松柏後凋之操險夷一致遂成桑廬不徙之勳是用蔽於僉言擢升右省式慰沃心之望益惇大政之元爾惟丕命其承迨以先王之典予其克邁乃訓永辰烝民之生益懋遠猷以對休命

汪伯彥除同知樞密院

朕惟列聖儲休于齡累洽軍政嚮口將帥墮驕胡寇長驅京邑震

附錄二十六

擾博延羣臣之議人莫與能檄召天下之兵士無鬪志卒罹變故幾至阡陌肆疇佐命之功共濟經邦之業具官某學貫千載知出萬夫沈謀有先物之幾居簡得鎮時之望參華延閣出總藩符屬時訪落之謀實預扶衰之義肇開莫府爰整師于豐邑故人莫重蕭曹之冠雲臺諸將獨高寇鄧之勳是用順考僉言蔽自朕意擢司兵柄進貳機庭幹予心膂之憂實賴股肱之舊勝殘去殺期臻奠枕之安保大定功共享銷兵之福往承茂渥永底丕平

呂好問除尚書右丞

富貴不足解憂方極慕親之念孝弟施於有政莫先同德之求朕以眇躬嗣承大統遭家不造凜若淵冰雖三軍舉同左袒之心而二聖未返北轅之役棠棣之華鞞鞞敢忘原隰之求大隧之樂融融有待封人之薦具官某儒術之茂開然日章信厚之資老而彌篤偏儀甘泉法從之列實自靖康總攬之初從容片言綽有回天之力險夷一致益肩衛上之忠肆圖邦命之新進總文昌之轄倚

老成於典刑之重登世臣於故國之遺朕之股肱諒同休戚其念兩宮戴天之義體予一人前席之思儻能遺侯公而說之必有御趙王而歸者宜惟乃辟是佑則於永世有辭

馮澥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

朕奉承至尊綬御羣辟圖舊人而任政共成訪落之謀肩一德以保躬冀上均勞之請參稽陟典申錫之書具官某雅量鎮浮訂謀經遠之才之美有望道之思至大至剛得養義之氣入持樞筮進貳文昌屬予縉紹之初喜見儀刑之老叟形封奏析解煩機詔諭數須懇辭莫奪念崇寧之遺直歸然獨存顧靖康之舊臣謂之不果升華書殿出總藩符以大臣暑行徒得淮陽之重而遠猷辰告宜存魏闕之心祇服龍章益綬壽嘏

李回依舊延康殿學士知洪州

入參樞筮久資帷幄之謀出殿大邦增重藩宣之寄眷予哲艾為國老成懇辭機務之煩用錫龍光之祉具官某受才宏毅秉義直

附錄二十六

方正色立朝更效排姦之力懿文華國尤高潤色之工權自憲臺入司兵柄遽形謙奏欲遂便履屬於訪落之初參倚守藩之輔撫綏疲瘵慎固封圻仍書殿之隆名鎮南昌之巨屏周旋中禮昭古人難進之風明哲保身應君子有終之吉服有休命永肩一心

范宗尹除右諫議大夫

靖康初政開廣言路日昃延羣臣之議夜分覽四方之奏異論縈起予奪相乘故雖莫勤仄席之求而終不克享貪賢之利肆朕暴服登用正人苟一言可以興邦則天下如指諸掌具官某志節剛大識度精博頃在宣和以布衣發策力陳時政之害逮事淵聖以諫臣抗疏獨論宰相之非雖圓枘方鑿勢有不容而曲突徙薪效見今日復畀舊物進長諫垣挺一身之安危為葵藿之衛臨眾言之淆亂制尊俎之衝仁聞嘉猷以對休命

翁彥國除寶文閣學士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經制使

楚漢相距榮陽百戰不殆而蕭何獨全關中為漢開基之冠安史

攻陷河洛赤地千里而劉晏營制東都任唐中興之業肆朕慕承之始未堪多難之憂選建臣工鼎新邦命必有中外文武之選副予勵精宵旰之懷具官某智術疏通風力強銳爰整勤王之旅益肩衛上之忠進升內閣之華益壯大邦之翰庀徒作室揆日相方毋從乾沒之姦以蠹邦財母容聚斂之吏以耗民力毋張空最以術虛名母急近功以遺後患益思刻勵追配古人

張深除龍圖閣直學士京兆府路安撫使

秦地被山帶河持戟百萬陸海之富甲於四方炎正中微小雅盡廢國步日蹙強虜扇行申畫郊圻責在將帥具官某剛毅之氣足以任重忠信之行足以鎮浮厯事三朝夷險一節中外邊瑣首忤貴臣風績凜然老而彌篤進升內閣鎮撫大邦為朕長城折衝千里佗聞報政嗣有寵章

王庶除直龍圖閣權發遣鄜延路經略安撫使

具官某山西古秦俗也扼虎命世之才裂背決口之勇常雄視天下屬時承平氣節衰矣而故家遺俗猶足震羌戎於萬里之外以爾忠信之行事上不欺剛健之才臨機克斷踐更庶事風績蕩然進直河圖往治西土迨遠故俗著之風聲使齊人歸我侵疆汝亦與有亡窮之問

范致虛知鄧州

朕承至尊綬制羣辟而三朝元老四鎮大帥越在外服想見風采肆頒陟典以示寵褒具官某高明敦大之資辯麗博通之學發紉賢蘊服在邇察肆紉秘殿之書益壯大邦之翰西洛之去思尚在成陽之報政已成改畀左符往綏南土國之俊老義同艱難增重一方折衝千里往服朕命奚俟訓言

朱齊愈起居郎

具官某朕紹膺時萬之休會逢陽九之厄臨朝願治當饋思賢稽合庶言登用正士實諸坐右其承無愆爾以藝文冠冒多士語妙天下氣蓋諸公靖康之初偏游清貫紉書中秘列屬憲臺譽喧一

時想見風采擢升柱史供奉殿功君舉必書母悼後害

蘇遲除右司郎官

具官某朕紹休鴻緒思用老成注想方深憇遺與歎懷人念遠知孤突之教忠崇德象賢庶皋陶之濟美以爾儒術之茂似其先人忠厚之資信於當世屬靖康之初政襲元祐之名臣故家尚存遺風如在肆予續紹想見儀行擢自臺郎延登宰屬益思勉勵光賁前人

楊淵除工部員外郎王起之除屯田郎中秦伯祥除虞部員外郎

具官某等尚書政事之本也朕初踐服天下觀政一有僭差之累浸成蠹害之原爾等或在文學之科或居政事之選首膺任使延寘中臺母縱吏設以慰民望

李祐除京東轉運副使

具官某青齊之國沃野千里桑麻之富衣被天下干戈未靖飢疫相熏申飭使軺布宜德意勿謂海隅之遠在予庭戶之間以爾慈

惠有循吏之遺風議論得世臣之餘烈荐更任使強敏有聞載疇爾勞奉使一道助朕初政益修厥官達於斂散之權不失綏懷之體上下與足時乃之休

周望除考功員外郎

具官某一介之士資逢盛世皆能自致於顯庸而中臺望郎獨高文武一時之選爾以忠義之操問關賊中莫府咨詢又著婉畫擢升郎省將有試焉行其所知以赴功名之會

黃彥除京畿轉運判官

具官某關門之外惠澤所先疆寇內侵赤地千里人罹塗炭禍及雞豚乃飭乘輅賦命之臣體予哀矜元元之意爾由推擇奉使邦畿尚有遺民往喻朕意如烹鮮勿擾如制錦勿傷手摩拊之裕其衣食宜體任官之意勿懷擇事之心益勵厥修美成在久

劉參除直祕閣知鄭州

榮陽大屏國之藩維靖康以還守將三易士無特操寇至輒奔肆

朕纂承尤慎推擇以爾器資深厚風力彊明慨然請行寬予西顧
隱若長城之寄忍爲襍被之謀中祕紬書坐鎮千里亟聞報政嗣
有寵章

劄子
侍御史論和戎劄子

臣聞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謙自託於鄉里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即大位坐席未煖而強胡犯關長驅萬里所過州縣無一人嬰其鋒者中外之憤孰不欲一戰驅之以為快然茲事體大陸下當飭將相大臣深思熟慮為萬全之計差之毫釐便有莫大之悔遺社稷之憂不可忽也臣竊讀國史見寶元康定間趙元昊為慢書邀大名以怒朝廷規欲絕以激使其眾舉朝忿然皆曰使兵抗小醜耳時吳育為諫官奏言承平日久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且當順而撫之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閒選將擇士堅城銳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吾戰守之具立矣疏入宰相張士遜見之大笑曰人言吳

卷二十七

舍人患風果於是決意用兵所向輒敗一方騷然大將劉平石元孫任福相繼戰沒大盜王倫轉掠江淮間契丹聚重兵境上邀請三關之地中國耗虛邊民疲敝天子厭兵卒賜元昊夏國主如育初讓今女真暴起滅契丹為北方大種非元昊小醜之比舉國大入直抵京師又非元昊犯塞擾邊之盜天子之郊宗廟社稷太上皇兩宮在焉亦非戰地至於將帥不才士卒驕惰軍政隳壞器械朽鈍財用空竭法度廢缺又非仁宗皇帝之時臣熟思之莫如和戎為上策強胡乘勝頓兵觀闕之下彼見天子宮室城地苑囿之大而西兵日至正疑懼不測之時陛下戒諸將堅壁固守不施一鏃不交一刃使野無所虜掠然後與之議和羣胡竦然聽命卷甲而歸足以為德矣以其暇日蒐擇明將選練時士謹蓄積修法度成中國安疆之勢所謂屈於一時信於萬世之下者也陛下受太上皇投艱之託至大至重豈若匹夫之勇小不忍遂校勝負於一擲之間耶伏望聖德以趙元昊校北胡之強弱以寶元康定校

今日之盛衰臣一人雖不能勝眾論而憂國之旨有合於吳育特賜采納不勝幸甚

臣聞道有經有權事有常有變知道之權者能摧剛而為柔適事之變者亦轉禍而為福今者強胡乘百戰百勝之威合諸種控弦之士超邑越都鼓行而至直抵京室以為中國有人乎此臣區區之愚力排羣議議進和戎之策庶幾甘言重幣足以厭虎狼貪暴之心紓一旦倉卒非常之變而後徐圖天下國家善後之計其權固在於此也昔漢高帝仗一劍誅秦蹙楚以定天下而冒頓亦掘越於東胡呂太后稱制冒頓遺嫚書出惡言虐戲醜詆可謂甚矣當是時謀臣猛將如陳平周勃灌嬰之儔固無恙而上將軍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豈不壯哉獨季布以為夷狄如禽獸耳得好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第當自計利害何足與論是非呂后口然稱善召大謁者張釋持書幣奉車馬報謝遂結和親呂氏雅

卷二十七

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而季布為任俠以勇名關中一言從容消弭大端貸兩國數百萬生靈肝腦之禍非所謂大勇者乎豈若小丈夫悻悻然拊劍疾視斬頭穴胷以報睚眦之怨者哉臣又嘗讀國史澶淵之役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懼請和諸將爭欲以兵會界河邀其歸可勦殺無噍類也真宗皇帝曰如何殺得盡祇結怨為邊患耳詔按兵勿戰縱使歸國自是諸將謹言秋高馬肥復入寇也或曰未也邊儲稍實復為盜糧矣真宗顧近臣曰將帥之臣平居無事曠目抵掌欲赴功名臨時便誤事卿等豈不知此輩情狀乃相為附和信其說耶陛下觀今日之勢為如何大將劉延慶屯重兵於燕山一夕無故拔寨而遁人馬相籍躡蹶道委棄金帛穀粟如山積虜人長驅萬里無所忌憚職此之由也伏望聖慈監觀炎漢之興受命而帝羣臣佐命百姓歸仁之初真宗皇帝駕幸澶淵殺其驍將撻覽兵威大振之時尚不忍計校一時之利推剛為柔以為萬世無疆之福固不俟臣謀謀瀆亂聖聽而予奪之

計已默定於聖心矣

侍御史論太學諸生伏闕劄子

臣伏見女真大酋擁萬騎入朔方跨大河直犯京闕忽瞻神州隩區金城湯池之高且大也敵兵不動遣使議和將相大臣盡量彼己之勢勿亟勿徐示以閒暇使之疑懼有虎口之虞堅以重兵不戰而威之使去此百全之上計也忽傳李綱劫寨之敗上驚朝聽下駭羣情為之奈何綱本書生素不知戰力小圖大挑發兵禍以帷幄之臣行穿窬之謀以王者之師為攻劫之計藉令出於虜人不意偶獲小利猶為怒敵以誤朝廷而狂率無謀漏言於旬日之先提數千兵以入空寨虜圍四合盡驅而納諸墮中無一存者九重帝居宗廟社稷所在而僥倖於一擲滔天之罪車裂以徇死有餘誅方從薄罰而太學諸生陳東等聚眾伏闕鼓倡羣少妄謂宰相連結強胡開關延敵欲起李綱復還兵柄俄頃間嘯聚數萬搥登聞鼓呼聲動地平擲瓦礫狙擊大臣屠裂中貴人流血滿道天

卷二十七

三

子震驚與之召還李綱然後解去自衰亂板蕩大壞書傳所載未有如之甚者也唐德宗時除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詣闕請雷夫城者道德文行一世標表常率諫官合過裴延齡不得為宰相名震天下諸生請雷以為師範朝廷所當從從之是眾為政也太學者賢士之關禮義之所自出也朝廷建師儒營宮室豐餼廩以養士祭酒司業以率其屬博士掌訓導正錄掌規矩恩禮深厚教法明具士當洗心易慮以承上之休德陳東等乃幸天下有大變蔑視官師不告而出怙眾與訛厚誣朝廷朋比罪人迫脅君父肆行殺戮遂至大亂而李綱不知羞愧尚戴其面立於朝端東安坐學宮洋洋自若失令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劫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將帥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以眾暴寡必自茲矣臣承乏國子司業時童貫修建武學落成矣陳東為教諭議率同列獻書童貫請車駕臨幸其中有不從者遂至誚譁臣聞之曰武學落成何預大學有云頂者乘輿幸大學而武學生

則彼恩賜此東所以建獻書之議蓋東狂生不守分義其志止欲圖尺寸之柄猖狂不已以至稱亂今雖未即典刑當具申學法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為多士之戒無令覆出為惡以階禍亂天下幸甚

中書舍人上殿劄子

臣蒙恩召還不勝區區憂國之心以謂新宰相當國北方邊事必有一一定之論起居則初交修為臣言虜使王芮奏事殿上請割三關之地時文修侍立親聞其語芮曰今日得三關明日旋師去矣如朝廷不許則國相自河東來屯兵南郊圍城之西南皇子即君自河北來屯兵北郊圍城之東北無論攻城自京畿五百里外燔燒蕩盡使鳥爵不能過也芮退上問宰相唐恪三關盡如何恪曰不予則必來予之臣不能保其不來三問三對如此上赫怒曰卿是宰相何不決此議恪對如初臣太息而言曰方強胡怙眾冒死一來仰見中國之盛大四方勤王之師日至將相持重嚴兵固壘

卷二十七

四

斷鈔揉之路不出一伎示以形勢俾莫吾測而與之講可以萬全夫何行營大臣狂謀謬算出於劫寨一敗塗地傳笑四方而後疆胡輕視朝廷始欲割三關以要吾君宰相既知其必來矣來則何以待之臣聞戰國時齊韓魏共攻秦於函谷關求出范懷王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緩曰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乃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割河東而講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失三城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宜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遂與魏封陵與韓武遂以和夫秦居戰國最號強雄尚割河東以紓一時之急其後席累世之富選將擇士白起蒙恬王翦之徒起而用事遂并吞六國而有天下所謂因敗為功轉禍為福其權正在此也今之三關河北重地舉而棄之則京師無藩籬之衛陛下不得一日高枕而臥矣狂生劫寨誤國至此豈不痛哉

今京師無大嶽三塗峭函之固獨恃一河耳防河將吏望見胡塵
獸駭鳥散不知所在大臣依違具棄地之責將帥驚下無干城禦
侮之功萬一強胡舉國而來頓兵城下有如王芮之說臣恐社稷
之憂不止三關而已也寇益深矣陛下當權禍福輕重獨斷而行
之盜失三城無使咸陽危而悔也臣承乏侍御史首論諸生伏闕
鼓倡羣小以脅君父又論大將劫寨激怒彊敵以誤朝廷計拙言
狂得罪去國今蒙陛下召歸西省俾贊書命不勝區區憂國之心
又建割棄三關之議上拂聖心下違眾論可謂不知量矣秦王議
割三城樓緩不肯對公子池亦操講不講之說使王自擇如臣螻
蟻之命直言無所回隱其為狂愚死有餘矣

崇政殿集眾官議合與不合棄三鎮劄子

臣聞螻蟻手則斬手蠶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夷狄驕橫乘
中原久安無備傾國而至當順而撫之以幸無事而劫寨之臣倡
狂妄作挑發兵禍以遺國家手足之害陛下當亟去之去之未果

卷二十七

五

為腹心之患必矣方胡馬南下徑河朔二千餘里所過州縣無一
人一騎北向發一矢以抗其鋒者設欲據大河為限孰能禦之其
欲得三關者猶以故地為名耳然紹聖用事者雖復元祐諸臣以
棄地之罪削除名籍投竄嶺河禁錮子孫累赦不宥可謂酷矣今
自大臣侍從與搢紳士大夫之眾非不知三關之地不得不予也
非不知予三關之地可以款兵而行禍也而元祐覆轍在前孰肯
復為國家安危之慮以蹈異日之悔莫如卷舌不言自為計耳臣
獨何人首唱此議蓋區區之愚以為割己之援虜人退聽兩國休
兵得歲月之頃扶顛持危以疆國勢選將利兵以固吾圉與衰撥
亂可以復見中興之利未為失也儻以失三鎮為悔追責前議之
臣論為城旦投之窮裔臣甘之如齎不敢辭也臣又聞擇禍莫若
輕擇福莫若重今日之事有禍無福可比陵寢與河南孰重三鎮
之地與京師孰重陛下知所輕重判然不疑則當亟去手足之患
無重腹心之累矣

中書後省論胡舜陟不合令分析狀

今月日本省送到侍御史胡舜陟奏乞遷都奉聖旨令舜陟分析
臣伏見舜陟實有區區愛君憂國之誠心而辭不達不足以感動
聖聽臣詳味其言推原其用心蓋謀臣議士先見之明為宗廟社
稷萬全之計不可不察也今春翰離不擁眾數萬長驅而至陛下
聖圍之臣州縣之吏防河之兵望風逃散無一人致忠效命與之
校者遂至京師如踐無人之境劫寨之敗一軍盡覆將官姚平仲
跨一駿驟遁去羣胡初不料中國堂堂之大而技止於此也今聞
翰離不將由河北粘罕亦由河東舉國犬入以臣料之士馬之眾
必數倍於前日陛下宿將如种師道已病亡种師中為許翰以逗
留督戰日受三四檄不堪其辱赴敵而死太原之圍李綱頓兵於
懷州千餘里外不能救亦已陷沒李彌大妄殺立威誅勝捷統制
官張師正一軍反側散去為盜山東淮南兩路為之騷然臣承乏
直學士院被旨撰祝冊禱河神望其冬三月河流不冰復有獻計

卷二十七

六

者宜聯數百艘宿火其中可謂兒戲而郭京者獻六甲法欺給朝
廷尤為妖妄臣在都堂客有適與京遇因問京曰學士院中書後
省街司十數輩盡投六甲兵去矣此市井小兒豈堪戰耶京曰只
要它拾番人頭耳臣又問曰誰斬番人而使此輩拾其頭耶京不
答而慍怒發赤是時翰林學士吳行給事中安投中書舍人李會
李擢在坐聞京之說相視太息而大臣又論奏侍從官妄議沮軍
悉差登城分守四壁朝廷所以備敵者設施措置之方如此則舜
陟建遷都之義不為過矣今有千金之子一聞盜賊入境左提妻
右攜子羣趨疾走以紆一旦倉卒之變而不復顧其家况今夷狄
以百戰百勝虎狼之師鼓行而至進無禦其前退無躡其後乃欲
禱祈鬼神尊信妖妄使萬乘之尊端坐九重以須其來危孰甚焉
萬一有如王芮之言兩軍既至王城外州縣聚落燔燒五百里掃
蕩一空則孤城歸然獨存亦何以為國昔太王不忍鬪其民避狄
去岐百姓歸仁文武之興子孫傳世八百餘載伏望陛下審彼己

奮神斷視強虜之勢方張如彼而朝廷禦戎之備如此不憚旬日之勞徒建別京圖萬全之策如舜陟之旨特賜開納天下幸甚

講筵乞讀范祖禹唐鑑劄子

臣聞人主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則人主之職也然君子小人不可以並進於朝譬之冰炭同處一器必至交爭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含怒忍恥干岐萬轍窺伺便利以求必勝一日得志遂肆毒於善長三陰在內其卦為否禍亂之原不可不察也邇英進讀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千三百餘年聖主賢臣暴君汙吏是非得失之迹治亂興壞之端蓋數十萬言而文辭浩繁進讀有時一日萬機終不能徧臣竊見故翰林學士范祖禹撰唐鑑一書專論唐三百年君子小人善惡之辨唐之所以興以君子其所以廢以小人著之簡編炳然在目其言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故周之王以夏商為監今所宜監莫近於唐凡三百六十篇釐為十二卷元勳盛德

卷二十七

七

亂臣賊子忠邪賢佞如指東西如分黑白開卷了然陛下即政之初博延儒學之臣日侍帷幄朝夕納誨以輔聖質之明與其論事於未然孰若按已然之狀與其考言於未試孰若視已試之迹臣愚欲望聖慈每御邇英詔左右之臣進讀唐鑑一二篇不出歲年可見唐室廢興之由盡出於君子小人用舍之際善為可法惡為可戒必能補聖政之萬一

上何丞相劄子

某承乏侍御史適遇羣胡稱兵犯闕朝廷憤然方議討除某累奏言和戎之利太學諸生陳東等嘯聚羣小伏闕下請用李綱某疏論以為怙眾作亂不可長王黼以誤國戮死而召蔡京歸賜第某又論蔡京稽誅合行貶竄吳丞相大怒以某妄論伏闕罷侍御史責守和州纔數月吳相亦以黨蔽蔡氏罷去某蒙恩召歸西省遂贊書命又會虜使王芮請三關故地奏事殿上言辭不遜唐丞相操兩可倚違不決某疏言三關雖河朔重地事急矣且斷然割棄

紆一時之急以俟後圖唐丞相復大怒令守城東壁某非病狂喪心者既觸吳相李樞之怒得罪去矣今又忤唐丞相斥守東壁以人情計之豈所願欲也哉然自古夷狄衰弱則事中國中國厭兵亦和戎夫豈其情蓋不得已耳漢高帝平城之恥呂太后嫚書之辱豈不能一戰終不肯以一朝之忿遺子孫數世之憂寧含垢忍恥置之度外而不與校今強胡乘百戰百勝之威進薄城下無所憚設有利將精兵可以勦除而宗廟社稷所在警猶賄珠彈雀未可輕動又況無將兵乃欲張空拳以搏數十萬虎狼之眾其區區進和戎之議不為過矣蔡京當國二十餘年以紹述先政劫上將元臣故老屏廢殆盡交結閹寺汲引羣邪罔上欺君窮奢極侈綱紀蕩然公私空匱一時得位者更相視效以階禍變而吳相方欲召還賜第以為謀主臺諫烏得無言陳東伏闕召亂其事已見內之京師百姓殺統制官辛康宗外之福建軍士殺帥守柳庭俊堂陞陵夷難乎其為上矣今者粘罕圍西南幹離不圍東北王芮之

卷二十七

八

言又驗矣某之意蓋欲權禍福之輕重捐三關以為款兵之計何足深罪而斥守東壁方天下晏然無事之時侍從官犯忤宰相小者視官奪職投棄散地大者除名削籍流竄嶺海而宰相安坐廟堂固自若也某仕朝廷十年以文字為官常言語為職業一言逆耳令冒矢石抗彊寇於城陣之上設有敗事某不過一死而唐丞相亦欲如曩時諸公安坐廟堂取一快之適哉是一不思也辛康宗既死有旨犒賞軍士有司方詣左藏庫支請未至而唐相以某不時支散奪三官為承務郎意欲嫁怒使某復為一康宗豈不泰甚矣乎今自知不任釋位而去非相公外有禦戎之長策內有保國之遠圖必不肯與之任莫大之責於此時也某以眇然一書生豈可使之駕御羣鯨守衛城壁相公盍擇以勇悍之將諳練軍政者使某受代而去不然一旦誤事非某一人之休戚也

二

某據太學齋僕甲頭狀稱本學秀才五六十人手持白棒趕逐巡

更齋僕云是姦細各出門去我自巡獲當夜打開韞玉齋封鎖搜
般出官米二百餘石今根尋得盡在諸齋未曾勾動乞申朝廷差
官拘收入倉免至將來虛負罪責某諭令且去朝廷多事方應副
軍前事定日理會數十人者羅拜於庭曰本學秀才聚眾伏闕恐
嚇官家屬晉宰相手殺數員內貴更無世界朝廷方降詔書獎訓
今般出官米糶賣已盡他日必定誣枉齋僕偷去朝廷主張秀才
將某等流配三千里外鬻賣男女陪償不了某曰與汝刊送監照
會於是又拜曰今將齋僕三二十人分在監西門太學門律學門
把截不放升斗米出去須待拘收入官方得向後安穩無事某聽
其說雖有理而無一處遂攜狀呈相公并狀首一人令回覆相公
亦未有所處而孫樞密適至相公出所訴狀示之樞密公曰秀才
便偷米只是齋僕偷了相公與某相視觀然果如小人所料某曰
秀才齋僕高下固有間秀才攘米令齋僕任盜賊之罪乎樞密公
笑不言良久引去某竊謂君子小人不可以名求之古之賢者亦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七

九

有出於買販小夫農工走卒之中而儒生學士世所望以為君子
者或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唐六館之士豈盡賢者朱泚之亂
一何蕃叱之無一人受汙今太學諸生豈盡不肖一為陳東所誘
遂相朋為亂某時任言責極論東伏闕之書以為朝廷以李綱故
未即典刑蓋其用學法屏之遠方以厲其餘而聖旨以某妄論伏
闕罷侍御史今日之事蓋朝廷縱容至此也國家養士二百年為
異日將相之儲所謂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其效如此某以謂
且當護情國體不可暴其事傳笑四方欲望鈞憲捐棄此二百石
不問特降指揮下本監官將韞玉齋官米監視封鎖仍舊輪齋僕
打更看守免致羣僕紛然訟訴謹謹以為口實為學士大夫之辱
給事中上殿乞復常平劄子
臣伏見神宗皇帝修講常平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兩時
錢穀充斥府縣大縣至百萬小縣猶六七十萬貫朽粟陳不可勝
校臣又聞役法初行取寬贖錢不得二分以備水旱至元豐八年

計所積有三千餘萬貫石元祐二年京東轉運使范純粹欲以此
錢米買田舉行熙寧給田募役如邊郡招弓箭手之法是時寬贖
錢米尚有此數則常平之積在天下不可勝校可見矣崇寧中始
取充學校養士居養安濟漏澤園等費政和以來又取以供花石
應奉之資橫費三十年所喪十八邇者議臣追咎熙豐改作遽罷
提舉官而常平之財所存十二猶以億萬計一旦斥罷委棄它司
爭取妄用遂至掃地甚可惜也然而轉運使漕輓軍儲上供之外
趣了目前已號稱職無一金之藏他日朝廷有大水旱招集流亡
有大舉措繕治宮闕經畫殘破召募軍馬以備不時緩急之須則
非轉運使之所能辦也方時多事財用為急比見朝廷遣諸路撫
諭添置發運副使措置遞馬催發綱運不免差官夫豈得已所謂
常平提舉官尤不可已也伏望聖慈明詔三省選用老成之士追
復常平提舉官申講補助之政增廣蓄積之備使他司不得侵而
異日有所恃以為萬世無窮之基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七

十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七

四郊烽火誣彌蛇豕之墟一島風煙宛在龜鼉之窟鳴村出鮫人之館浮杯開梵帝之宮偶避地於兵開遂問津於耕者鴻慶居士數奇半世多難百罹救過吹藿悼心喘月平生許國臥陳登百尺之樓晚歲營巢佳揚雄一區之宅命龜三卜避盜五遷獨行鷓鴣之羣共集雞豚之社半山街日落帆影於坐中萬壑雷風過樵聲於枕上蓬茅不翦春鋪自隨遙開白板之扉緩扣烏樾之角兒童拍手競欲挽須婦女磨門那間糠金泥田父瓦盆之飲荷園官菜把之恩悵昨夢之已非佚吾生於既老木居士安能為福亦又何求土偶人自得所歸於焉是息共此百家之聚來同一笑之懼

拋梁東春入山村處處同澗草不鋤隨意綠巖花無主為誰紅

拋梁南鼻息駒駒午醉酣一簞清風吹酒醒槐宮不見府潭潭

拋梁西亂棘孤藤刺眼迷雀啣風前紅皺墮魚跳波底碧圓低

拋梁北萬頃滄波圍澤國風引仙舟到復回山人俗駕何須勒

拋梁上霜餘木杪浮新漲肯教百鬼瞰高明怨鶴驚猿號夜帳

拋梁下燕雀紛紛來賀慶吳王宮殿舊巢空共此蓋頭茆一把

伏願上梁之後蛇蛟結蟠犬雞蕃息野蠶大如甕盎禾困高若坻

京遇桑間之餓人一飽之恩猶在觀梁上之君子大千之劫無因

凡我往來共此快樂

踐蛇茹蠱脫身五嶺之陬補剝息踪歸老三家之市桑麻接吟雞犬交音已免賈生問鵬之憂遂諧韓公見蠅之喜富陽故侯炎海

蟲蛇之侶玉川蟻蝨之臣屬開嬰齊履之言遂解鍾儀楚冠之

勢蝸盤兩角已同墮甑之觀絡共一邱豈恨虛舟之觸向空而書

咄咄擊缶而和烏烏望故家以終焉羨吾生之休矣迺占吉日爰

舉修梁鄰翁無爭畔之嫌山靈有築垣之助地偏壤沃井冽泉甘

豈徒戀三宿之桑固將面九年之壁老蟾駕月上千巖紫翠之閒

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黃帽釣寒江之雪青裘披大澤之雲

行隨烏鵲之朝歸伴牛羊之夕擁百結之褐捫龜自如柱九節之

筇送鴻而去里閭緩急皆春秋同社之人兄弟團欒共風雨對牀

之夜盍申善頌以佐歡諧

拋梁東臥占寬閒五百弓一榻清風殘酒裏半窗花影日曛曛

拋梁南彌勒年來共一龕繞樹時聞鳥攫攫彎弓莫向虎眈眈

拋梁西落日投林急鳥棲一抹殘紅猶未斂半鉤新月挂簷低

拋梁北一取單于老無力且令斗水百憂寬莫遣家書萬金直

拋梁上萬壑煙雲集遐想顛倒山公白接籬光芒太一青藜杖

拋梁下去去從今事桑柘好與龜魚作主人更伐豚羔燕同社

伏願上梁之後千餅解崇三揖送窮人凡看年年歲歲之同花枝

見夜夜朝朝之好以二百五十畝公田之入盡歸酒姥之家為三

萬六千日醉鄉之遊獨占地僊之籍

萬川東注一島中分長江介吳楚之衝故剌踵梁陳之舊肇新蘭

若寅奉金僊都統太尉得正法眼藏而現宰官了一大因緣而作

佛事春秋勝地獨有積基鍾鼓不鳴龍象皆泣毘耶城大居士已

屬當仁妙高臺老比丘而為說法指因分粟除地布金祠開祇樹

給孤之園首建釋迦文佛之殿六齋負出三神山僊聖人宮一鷲

飛來四大海神龍之會迴起諸天之上中殿兩足之尊仰止仁祠

俯仰報地大安國步如北海若之難窮末錫帝齡等西方佛之無

量爰屬修梁之舉共廣擊壤之音

拋梁東赤岸銀河一水通萬疊彤雲竟天起六龍推出半輪紅

拋梁南一勾中冷乳水甘殿閣風來鈴自語曼陀花雨落甍甍

拋梁西草舍蕪城望眼迷日腳未收蜺飲海濤頭初上雪平堤

拋梁北北戶星光珠的皪夜鶴休驚蕙帳空古佛同龕有彌勒

拋梁上堂堂文文真金相光明五色爛摩尼八部龍天盡回向

拋梁下二上三生本同社庭前古柏自長春袖裏靈珠光不夜
伏望上梁之後四恩擁佑十方護持萬德從眾香之鉢而來羣魔
分一炬之燈而去三登歲美百順人康六合混同城池有金湯之
固千齡際會山河書帶礪之盟凡在見聞共茲快樂

資聖上梁文

肇開勝地化出寶坊大啟重闈同登覽路共惟資聖堂頭圓明大
師悟最上乘法現比邱尼身住舍衛國給孤之園坐毗耶城維摩
之室佛光續千燈之照天花呈五葉之祥鼎新六代故刹之遺雄
視一方叢林之冠乃消穀且爰舉修梁萬德瞻依百神呵護迎白
象駕擁金盤陀間黃龍關跪鐵門限月標指上珠現衣中穴癡蠅
之紙而見日光發醯雞之蒙而睹天火盃申善頌用佐歡詞
拋梁東一點龕燈照佛紅卧聽木魚呼曉粥悠悠殘夢履聲中
拋梁西直指靈山路不迷莫作瑤池阿母看金身自拍佛肩齊
拋梁南待試曹溪一勺甘嶺上伽梨拈不起憑師更說後三三

拋梁二十八

拋梁北身前身後三生石住世因循五百年兩手摩挲話銅狄
拋梁上寶蓋盤空蔭龍象堂堂一路總持門煌煌百寶光明藏
拋梁下地布黃金充不夜湧出青蓮十丈高不比凡花有開謝
伏願上梁之後三靈丕應千佛光臨泰階調玉燭之和寶曆驗蘿
圖之固官僚有九遷之喜士庶迎百順之休應生不住布施之心
同證無上菩提之道

和州錢交代趙朝議樂語

朱幡卓蓋方班楚澤之春錦纜牙橋又汎秦淮之月簾壺填道簫
鼓沸天紛然卧轍之民俱有挽須之意恭惟交代某官忠純許國
豈弟宜民時推北斗之一人來擁東方之千騎望長安之日久馳
公子之心快楚臺之風聊共庶民之樂爰膺妙柬移牧通都五馬
攢花難駐雲霄之步九芝塗檢於霑雨露之新知郡侍御夙陳燕
豆之歡增重交承之契十眉環坐千指調絲長歌牽獨重之練百
柁倒瓊艘之滌渭城朝雨寄別恨於垂楊南浦春波渺愁心於碧

草
天涯萬里一尊同醉眼愁看月墮空畫角孤吹千嶂曉綵舟橫曳
半江紅嘖妝盡帶梨花雨舞袖猶翻柳絮風只有邦人頌遺愛棠
陰繞屋自龍陂

平江燕張節使樂語

碧油開道共欣凱奏之還卓蓋迎門大啟賓筵之盛恭惟某官名
高八陣氣益諸公奇謀參玉帳之籌妙束注楓宸之眷方上聖推
轂軍門之日正偷兒弄兵草莽之中折筆一麾投戈四潰鐵衣百
萬盡歸細柳之營珠履三千坐嘯紅蓮之幕知府待制恭陳燕豆
暫駐旌麾歌鼓千霄簾壺塞路畫角卷珠簾之雨舞茵生羅襪之
塵雲起雪飛百柁倒瓊艘之滌河傾月墮十葩摧蠟炬之紅
秋風獵獵卷紅旌賊壘恩恩唾手平笑倚柁樓天上坐卧聞鼓角
地中聲九門合選追鋒去千里謹呼負弩迎從此三吳傳勝事一
時草木盡知名

拋梁二十九

四

代答昏

高門列戟久已服膺陋巷編茅重慙非偶龜筮協吉羔雁旅陳伏
承某人大丞相之家典刑故在而某從孫女老書生之子蠶織粗
更異日相望風馬不交於齊楚餘生何幸門牆遂接於朱陳
答余氏問親

三星照戶之光已屆昏姻之候九里漸河之潤寶繫動閣之高伏

承某官一鄉之月且所推大父之風流未遠而某姪女遂依名族
以元衰宗坦腹踞牀已見出諸郎之右齊眉舉案庶幾事君子之

恭

答李氏問親
風馬殊方相望於萬里金蘭一氣遂合於兩心發幣來臨占龜有
喜伏承某官大丞相之後綽有餘風以舍弟女子故將軍之家尚
存素履世方亂矣豈無一士之可依天實為之庶幾百年而偕老

答董舍人問親

北際南垂迴若參辰之次東傾西應自同鍼芥之投夫豈偶然適有天幸伏承某官英妙無窺園之好而某舍弟縣丞長女素風猶映雪之餘蚤緣草木臭味之同不改風雨晦明之度佩至言於三復固無磨玷之尤出妙句於五噫共有相春之樂

答王氏問親

細書延閣蚤陪鸞鶴之聯寓迹窮閭又玷葭草之末伏承某人名駒千里奇產萬金以某舍弟縣丞次女方從姆傳閑機杼之工莫助尊章薦蘋蘩之祭不謂好迷之意俯循代匱之規二姓交歡敢議參軍之配一門推重執逾阿大之賢

答曾氏問親

管劑代匱奚俟齊姜之求芹藻可羞宜效野人之獻伏承某官世胄實江左衣冠之表家聲猶魯國洙泗之餘以某姪女固嘗襲荆布而素貧賤可以執箕帚而奉灑埽屬室家之有願式諧鳴鳳之占繫棗脩之告虔遂獲乘龍之喜

鴻集二十八

五

答張氏問親

昏姻好合亦已累年情義綢繆殆如一日固應求舊豈復圖新伏承令嗣主簿挺鸞鶴之姿而尚棲於枳棘以某舍弟縣丞幼女襲布荆之素而不廢於荆菅發幣孔嘉貽書甚寵視崔盧一時之望固已欣然締朱陳二姓之歡永為好也

趙宗求昏

賈昏久矣浸已成風傾蓋歡然莫如求舊式仁肥家之慶敢問修贄之恭以某長男蚤習箕裘粗聞詩禮偶諸姑擇壻之日亦外家求婦之時眷言啐祝之詞茲益綢繆之固抵龜不用投斧而行魯衛親親自同兄弟朱陳世世不替昏姻庶乎相依孀齒之閒可以盡索形骸之外

張宗求昏

罄三請之勤方慙率爾敦一日之雅何覓如之茲者伏承令孫女屬當擇對之年而某小姪強宗適契有家之願命龜獻卜執雁告

虔薦食芹之甘靡虞於按劍交斷金之利式仁於報瓊

伯宗求昏

手足之情鍾本相求於原隰昏姻之好合茲有望於桑榆盡申執雁之恭永締施松之託某小姪伯宗者屬在諸姑子姓之行而小四甥者實次外家季孟之間應緣兩喜之和奚俟三占之吉視崔盧之門戶亦何足道哉繫魯衛之弟兄固無間然矣

介宗求昏

訪故家之劍悼既往之莫追賦東薪之詩庶後來之有繼更重綢繆之好蓋申燕婉之求伏承令姪女宛如衛女之賢同諸姑於淇水而某中子介宗者端若秦姬之子見舅氏於渭陽固已託葦於葭中更欲施蘿於松上故無失故夫復何求新之又新當自今始表宗求昏

仰崇墟之數切寒溫之問缺然締高援於一言宿昔之因審矣喜深一老光冒衰宗伏承總幹學士令長女近代名臣之家本朝循

鴻集二十八

六

吏之後儒風未泯家法仍存以某舍弟尚書第三男表宗方讀父書尚勤師範敢聯姻亞遂登通德之門屬有姓名已著繫昏之籍其為欣幸難盡名言

宏宗求昏

雞豚同社桑梓交陰蚤締嘉姻更申舊好伏承司理宣教第四令女簪纓仕族逢掖儒家俎豆嘗聞蓬麻自直以某尚書舍弟第四男宏宗為農為圃方續父舊學禮學詩尚親師範一言作合兩喜成和河鯉之求固慙率爾霜鍾之應厥有由然

壽宗求昏

了無半面未諧窺管之因屬有片言遂契投膠之合涓辰協吉願締華姻伏承令女婉嫵有容德門之冑而某小姪壽宗幼孤自立哀緒之餘方申下女之求適際有家之願自慙非偶遽參謝庭玉樹之芳猶幸同聲庶闡羸氏風簫之應

代答

開夫子之牆竊有執鞭之慕埽相君之舍尚懷按劍之疑豈謂諸
耶擇對之初不問下走抗塵之賤伏承令嗣學士議論獨守家法
文章已有父風遇和璧之容若無視絡秀之家何有代價可矣奚
爲食鯉之求何祝如之遂竊乘龍之喜

代答

蚤以父兄獲預俊遊之末晚因童稚又塵姻亞之聯集盛禮於一
門締交期於三世伏承某人眾謂恂恂無子弟之過而某女子自
恐兢兢詒父母之懼重勤慶幣之先適契有家之願莫不代價母
廢窮問管蒯之求可與晤言庶乎東池紵麻之漚

代求楊氏昏

一廬同井密依桑梓之陰百尺干霄迴結絲蘿之託伏承某人份
隅鼻祖號略名家世緒相承風流如在如某者窮鄉冷族陋巷諸
生敢懷河鯉之求式仁澗蘋之采望塵瞻若雖同楚越千里之遙
傾蓋歡然遂結朱陳兩家之好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八

七

代答昏

粉榆同社藐然雞犬之聞羔雁旋旋庭端若駟望之應遂徵一時之
幸求諸兩姓之歡伏承令嗣某官襲父祖之箕裘而家法具存以
某登仕兄幼女奉尊章之榮悅而婦儀是習棣栗棗脩之贊以辯
男女不敢過焉願繫蘊藻之采可薦王公永爲好也

代余氏答昏

昏姻之合有初方軫楚弓之念宿昔之因未改舉欣趙璧之歸族
黨交驩里閭贊喜伏承某官勳烈名臣之世文章後學之宗眷此
春秋鼎盛之時獨見歲寒後凋之操以某縣丞弟次女復嗣奉區
之薦庶幾舉校之恭薪楚之束綉繆不替青氈之舊琴瑟之鳴和
應宜同白首之歸

族妹再適爲張丞繼室答昏

鄭通德之門在望竊懷附驥之榮傳孝廉之室久虛輒備積貂之
乏伏承縣丞宣教漢金張之華門唐燕許之故家以某云宦冷

枕流門寒映雪烏夜啼而三繞春梁木之可依雉朝雉以雙飛屬
商絃之裏絕聘婦有如孟德曜其亦可哉擇對而得温太真豈所
望者雖重奪汎舟之守詎敢忘舉校之恭

答董舍人問親

通德門四牡之路莫窺牆仞之高平與淵二龍之鄉幸接州閭之
未俯膺大貺重以好辭曲敦久要之情永締歡盟之因伏承令孫
承務名駒千里奇產萬金乃眷女孫粗開姆訓謂昏姻之好莫如
舊衛之親而聲氣之同奚俟姬姜之貴

代答

寒暄未接輒有意於求通聲氣欣同又何慙於非偶伏承令女巨
口廣裔選慎云初而某云陋巷諸生攀援豈敢惟是昏姻之故
殆不偶然庶諧伉儷之求永爲好也

答李氏問昏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八

八

騎之臨加黃囊書之寵伏承某人蚤聞學詩禮襲弓冶之傳以某
姪女孫可使奉尊章羞蘋藻之薦乃眷異日游從之好實爲一朝
附託之因榮然雁幣之陳過形於褒袞最爾棗脩之贊殊異於報
瓊

師夔求昏

崔盧大族南北海惟風馬之遙吳楚殊方東西山有洛鐘之應實
緊天合曷預人謀備罄忱詞恭陳贊幣伏承知府中大親家令孫
女高門華胄尚有餘芳而某姪孫師夔窮巷生初無它技儻遂
蒿倚青松之上宜見鸞鳴丹桂之閒南容白圭三復之言偶緣過
聽季子黃金一諾之重式仁嘉音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八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九

四六雜文

代黃錄青詞

伏以道大弘濟物之功人窮罄籲天之禱自中原稔夷狄之禍而一方纏蛇豕之妖劫火熾然彌漫萬里胡塵瀆洞連絡百蠻慟哭千霄肝腦塗地積骸蔽野醜血流川走燐宵明遊魂晝哭風雨暴露靡一杯之覆春秋莫饒無半救之分念眾生曠劫嬰燹之深丁一時大盜稱兵之眾貨財留戀骨肉牽連淪溺愛河備嘗諸苦澤墮鬼國無有出期是用仰紫極之眞游集黃冠之勝侶瓊函靈笈藏室引開絳節朱裳靈秀來下哀憐罪校出三塗金飯玉漿有求皆至尻輿神馬無往不通破昏暗鎖而永離九地之幽乘逍遙游而共集諸天之上

代大醮青詞

伏以天高可籲神應無方恍然精稜之交歛如景響之捷洪惟靖康驚駭北遷之後屬時建炎戎衣南狩之初臘火燠天胡騎滿野頭顱系道慟哭干霄春茲桑梓之區幾作荏蒲之澤里閭橫潰老稚驚奔深度玉石之焚大軫淵冰之懼望三清而稽首仰列聖以馳心俯罄微衷首發弘願仰繫鴻造大茲羣生安天步於九重廓妖氛於萬里四郊清謐百口團圓一視冤親普加慈愍建此疆場救靈之日用申葵藿傾向之心祇奉靈科躬陳菲薦集羽衣之勝侶誦藥笈之祕文精意潛交神光下燭雲車風馬無往不通月璧星珠所臨必照伏願俯憐么麼大界鴻龐洗滌塵勞來依至道斷除業障虔奉眞游

新居醮謝青詞

伏以棲遲末路獨行萬里之餘晚晚流年未就一廬之託爰屬歸田之日亟從問舍之謀永悼窮蹙復失木之悲遂諧脫兔投林之喜所願容膝南窗之下坐觀六十年之非寧復存心北闕之中大芘千萬間之意詎龜視日除地亢徒疏決溝川誅鋤草莽甚虔戕害

一時昆蟲之命更懼驚觸四隅神靈之愆迺即家庭躬陳菲薦命羽衣之勝侶誦藥笈之眞文俯輸螻蟻之誠仰企雲霓之望蠲除瘴癘應受福祥上有天臨旁無鬼瞰俾同胞之兄弟共臻黃髮之期遂徵福於子孫永保青氈之舊

戊辰年醮謝青詞

伏以雲天溥博大芘羣生螻蟻之微上干洪造伏念某紹興辛亥歲出守臨安府冥行妄發觸罪南遷仇怨滿前奇禍不測投荒萬里未知稅駕老幼百口狼狽無歸僑寓馬迹一島之上而村舍庖煙上薄煬突久燥欲焚天誘其衷夜中驚爆應時救護得免燔赫弟婦胡氏猶子強宗三被危疾救藥靡效賴天之祐得保餘息嬰兒壽老免乳之夕母子貼危亦獲無恙臣弟峴齋心啟許前後七筵敢用昭告媼媼劉氏頃緣幼女蚤逝願追福於後身侍妾鍾氏又以老臣行年懼挺災於惡曜建茲穀旦祇奉靈科虔誦祕文熏修菲薦誕惟德聖摩隔塵凡哀閱手足急難之情保全駒犢孤危之命或仇僂之際若幽顯之門蠲除回祿之灾消弭歲星之厄仰憑帝力式副弘願俯輸危懇用伸報禮雖巍巍之大莫可管窺而區區之誠庶幾芹獻洗心歸命稽首投誠普畢餘生永依至道如貧賤富貴壽夭之數固有定命不敢妄祈而水火盜賊疾癘之虞出於非常尚冀加護

壬申年醮謝青詞

伏以天地之恩螻蟻之微何報兄弟之義手足之愛所鍾仰瞻咫尺之威俯罄再三之瀆冀垂哀憫以鑒愚衷伏念某始自幼年恭承先訓一門十口同產三人教以詩書安於貧賤布衣草履糲食藜藿相與終身今猶在耳已乃觀兄蚤沒得借峴弟俱存爰自青衿以至白首中緣際會過冒寵榮嶺海竄流骨肉阻絕旋蒙解網獲遂首邱誓言躬耕不復求仕體於是粥於是無一日不從歌於斯哭於斯蓋二紀于此云何不淑奄棄而先念其忍死之言固嘗有宿昔未償之負逮此卧疴之日亦冀申吁嗟歸命之求用是汎

埽家庭延登道侶悉從治命不爽初心高誦靈篇躬修淨供望三清而稽首仰列聖以馳誠懼其多生身口意之問慮有一切貪瞋癡之罪念此急難之情至切矣俾從逍遙之樂以超然一死一生已抱終天之恨三熏三沐敢忘伏地之祈

癸未醮謝青詞

歸心大道託命至仁住世今八十三年聚族遠千五百指天行代有每懷疾痛不測之憂世事多虞又懼水火非常之變輒伸丹悃仰扣天關曲軫鴻私俯從人欲蠲除疾恙洗滌罪愆門戶清寧田園登稔養老慈幼有團樂之喜安居暇食無嘍號之聲退省餘生實繫大造雖乾坤之施義無所謝而豺獮之祭物有固然爰即家庭恭修報禮固不敢以貪瞋癡僥求無妄之福乃所願者安平泰優游垂盡之齡

薦亡女水陸文

伏以死生之分定應同露電之觀父子之情鍾尚懷駒犢之愛仰

鴻卷二十九

三

憑十力俯薦一哀伏念某亡女小師自天降凶遭世罔極父羅大謗罪遷于嶺表母懼不測憂死於尊中以覺覺童孺八歲之餘而呱呱號慕三年之久孤危極矣何恃而存疾病乘之遂隕其命念私門之降戾致穉女之蒙辜歲行一周生還萬里不免水火承負九原沈痛之冤示見神通獨仗諸佛慈悲之救是用集桑門之勝侶演祕藏之具乘洞然無盡之燈彌滿眾香之鉢海潮般地花雨騎空升濟幽明歸依佛祖伏願亡女洗心償一念之債彈指斷三生之緣降伏眾魔滅除諸障觀一切有為之法悟四大無常之身普門有情俱證無漏

薦亡妻淑人章氏水陸疏文

伏以常住真心一塵不立妙莊嚴海五濁俱空是故諸佛開眾生方便之門自然一念證無上菩提之道伏念某亡妻淑人章氏十年好合憂患乖離萬里來歸死生契闊屬臨諱日祇叩眞乘弘宣貝多葉之文瞻禮青蓮花之座龍天釋梵水陸空行遊戲神通恭

敬圍繞伏願淑人章氏厭離火宅超悟三乘縮盡華巾解除六結後身了了畫沙之智已成曠劫冥冥觀河之見不昧

代四七姪薦李氏女水陸疏文

伏以眾生造十習因受無量苦諸佛證三摩地示大悲心一指彈而沙界已周五體投而應身出現仰伸弘願俯罄一哀伏念某人六妾所纏十生相續屬免身之彌月忽遇疾而暴亡四大無常百藥靡救恍如一夢已隔九泉念茲齧臂之初莫救投車之痛是用歸依寶王刹稽首大法輪發意圓成仗佛來應千燈普現入鏡交光五色摩尼照濁水之源百寶蓮花雨娑婆之界伏願悟三生之宿障洗曠劫之塵勞破煩惱濁為解脫門斷生死根為菩提種諸國土內見天人身如來會中作法王子三千世界十二類生同躋極樂之方共獲逍遙之果

教院請疏

如來超最上乘初無言說佛子墮無始劫久住輪迴閱諸一切有

鴻卷二十九

四

情當為眾生說法某人讀書悟斷輪之妙談空契投芥之機面壁九年已忘言語道彈指千偈猶現句文身指彼岸之津梁示羣迷之領袖牆壁瓦礫皆具法音龍天鬼神徧作花雨

老宿下牀已開半藏維摩無語亦涉二門真心本自不生定法亦無所說某人英特大乘之器圓明後學之宗陋鼠矢之汗羹笑蠅

頭之鑽紙俾除疑網尚假言銓有情無情已證未證一音演暢四眾依歸水鳥樹林悉念僧牆壁瓦礫皆說法寶塔現重重之相金

蓮開葉葉之新諸佛證明一時作禮

黃林巷請疏

種特松楸速今五世追營香火何止百年評公已潛九泉之幽方

老爲續一燈之照凌空飛錫在處隨緣踞地磨磚不妨穩坐

龜潭菴請疏

一邱黃壤永依龍象之尊百寶青蓮普照松楸之上某人安心得

法隨處現身竭來給孤祇樹之圓面係達磨少林之壁栽花種竹不妨冥坐觀空運水般柴自可優游卒歲

牛山菴請疏

百年休歇四大本空一念歸依三生不昧某人追營香火升濟幽明弘開十方之慈光賁九泉之室即諸緣而應仁看隻履之飛隨所寓而安豈厭把茆之陋□□□□□□□□□□□□

金沙寺寢堂疏

鴻盤舊隱罷畫叢林昔高僧振錫之初實長者布金之地龍天擁衛可續千燈風雨振淩遂空四壁仰勤檀施共締崇因敢言問疾於毘耶丈室之中庶幾容膝於彭澤南窗之下

太平寺戒壇疏

薄拘羅尊者舍一詞梨勒得無病報身維摩詰居士分二珠纒絡為具足法施施無多寡隨力助緣將軍指兩困何其多貧文□一錢夫豈少賭茲妙果共結良因

開利寺經藏疏

五

欲除空幻當付八還承斷貪癡莫如一舍自非龍華會世世受當來之記曾於菩提種生生有宿植之根孰締鴻因遂發無上但乘龍舍之筏自分無盡之燈

吳江教院塔疏

長者布金號阿蘭若僧伽留錫在窰堵波人依十方之尊地接三江之勝龍天棲止百寶莊嚴劫火洞然一夕煨燼仰勤檀施共締鴻因歸然三百尺之高湧青蓮於地上瞻若干萬人之眾標白月於指端

資聖寺大殿疏

七十年中住世實只是閒看千萬佛所種善根惟有一施應觀法界一切世間凡此現前諸相具足之身皆是夙植三生菩提之種盍增口於妙果弘用益於當來歌利王割支體斷若虛空委邱人賤金玉視諸涕唾願積太山一綫之溜用合浮圖百尺之尖睹此

勝緣故應喜會

請妙印大師正機住龜潭菴疏

一世解鍊尚存馬鬣三歸集福今在龜泉伏惟某人舍衛國之比邱祇陀林之上首安心得法隨處現身九節烏藤去作閒雲之伴一邱黃壤仁霑法雨之滋

平江報恩寺大殿疏

善有根封殖則生福有田投種則獲恭惟三世佛亦號兩足尊俾眾比邱開萬善之門為大長者集諸福之地爰因願利重建道場檀施一開龍天咸會生生世世為善知識共修無上之緣子子孫孫現宰官身更結未來之果

洛社開利寺三門疏

六觀如是莫保百年見在之身十力無邊當種三生未來之福眷茲蘭若龍象所棲適踰通津戎馬荐至迨今起廢凡屬當仁百堵嗣興千金樂施善根堅固佛果圓成了此一大因緣宜獲無量福

德

六

華嚴輪藏疏

一乘法輪三身普現十蓮華藏九會同音故諸佛開大方廣門為眾生滅貪瞋癡罪四十九年如來說法五十三位菩薩現前善利弘開妙音演暢盍資眾善普證大緣由進簣以成山積盈科而至海不住心不退不轉無量福無數無邊凡我華嚴界中共證然燈佛所

請僧了義住牛山菴疏

同產五十年為昆為弟孤墳二百里依佛依僧愛統引因增崇善果恭惟某人舍身得度住世慈緣拄杖經行松楸改色結跏宴坐烏鵲來巢憑十方之慈大庇九泉之壤

楓橋砌街疏

車輪覆井彭公之懼潮則然乘輿濟河鄭僑之樂施如此乃眷吳閭之北實惟樹水之衝冰雪之辰風雨之夕陷泥蹶塊駕萬斛之

舟挽葛捫藤爭一綫之路呻吟相屬顛仆盈前欲出諸積淖之中
共實此坦途之上雖道路橋梁不治蓋現宰官身而山河大地皆
平實行菩薩道

茅山鶴會鑄鐘說

望中天之華表以迎遠鶴之歸建東序之金鍾而聽蒲牢之吼惟
句曲洞列靈僊之籍實嘉平臘著內紀之謠念久闕於鴻音當仰
資於眾善百求百得聚千鎰之多而後成大扣大鳴徹九地之幽
而皆應

平江府靈壽院塑佛疏

吳道子畫鄴都宮而懼罪者不殺韓吏部題木居士而求福者無
窮雖名四大假合之身自成一念真實之相庶憑善知識結此大
因緣啟發真心極種種相好莊嚴之妙增崇報地為生生福德具
足之因

黃林西菴請朋老疏

卷二十九

七

一坏壠上蔽柏城拱木之陰眾香鉢中具桑門伊蒲之供肆崇善
利凡屬當仁恭惟長老朋公徧住叢林久提祖印嘗據十字路把
斷要津今蓋一把茅結跏穩坐雖云無住相空戀三宿之桑真成
不動尊當面九年之壁

虎邱修御書閣疏

層邱勝地龍象之眾高樓藏室寶儲奎壁之光下照長廊千步高
閣三成風雨震搖日星穿漏着吳門之奧境占湖水之上游欲仗
眾緣共作佛事山川炳煥復見龜圖出河洛之中楹楠寫崇共看
龍華照人天之上

教院興造疏

修具足相惟有莊嚴滅貪癡罪惟有布施恭惟大檀越皆兩足受
報之身更發菩提心為三生種福之地供毘耶城香積之鉢轉光
明藏貝葉之又開大旃檀林建寶蓮華坐娑婆世界內舍不貪不
吝之財堅牢庫藏中聚無量無邊之福

光孝寺重建經藏疏

種福有福田施佛得佛果但至心三四五佛悉皆供養應獲福千
萬億劫不可稱量況毘盧藏所傳大乘經皆釋迦文所說真寶語
若聞此經典不驚不怖不畏則所得功德無量無數無邊種種莊
嚴極八十一好之妙生生得度現三十二應之身眷此鴻因故應
樂施

開利寺建造水陸堂疏

眾生造諸惡業墮阿鼻獄菩薩示大慈愍開甘露門推三車救大
宅之焚渡一棧援苦海之溺爰因勝地重建道場恭惟大檀那曾
受古佛記了知今世諸相具足富貴之身端是前生百寶莊嚴佛
土之報更修無上道以結未來因

崇安寺放生疏

齊宣王哀一牛之覺鐘無辜就死杜工部解眾難之急縛不忍遭
烹故諸善薩開方便門而大居士施無盡藏焉閱此眾生羽毛鱗

卷二十九

八

介之屬貸其一時網羅鼎俎之虞洋洋焉得其所哉舉有不驚不
怖不畏之心鳴嗚乎不可尚已應獲無量無數無邊之福

普利寺建三門疏

布黃金為行道之場踞青蓮作說法之座況諸菩薩現身之地亦
大檀那種福之田一利方興重門未立盍資具足布施共結一大
因緣助發善根增崇勝果及今住世莊嚴佛土稱梵帝之宮必定
當來圓滿報身現宰官之相

開利寺注度牒疏

大士營堅牢寶藏世尊開方便法門自惟浮生四大無常之身莫
如歸命最上希有之法仰憑博施共結勝緣儻容此身度世依佛
依僧敢忘他日指驅報恩報德

大醮疏

邊虞不靖每懷填壑之憂戎首自焚始有息肩之望天未悔禍而
飛蝗作沴人無寧歲而落水挺災巢木而居懸釜而爨田廬蕩析

老幼驚奔天子徹膳避朝大臣屏居待罪詔音下而蜀除逋負荒政舉而庫恤流亡賢士大夫固已分憂顧巨富長者所宜共休戚人窮必啟盜奪之變歲飢將稔疫癘之虞欲備非常蓋申善救是用發弘願致籲天之禱庶幾闔四境有卒歲之安冀斥金錢粟帛之餘少佐香火瓜華之具天道不詔神聽無私共罄一誠宜蒙休應

天中節功德疏右語

炎正肇卜年之永朱明紀彌月之祥凡我有生舉同是日俯申洪願仰扣真乘伏願繼明如日之升立極配天之獻華封人之善祝齊南山壽之不審集阿蘭若之妙因等西方佛之無量

二

火流周屋而肇興王之迹風入舜弦以開受命之祥玉坐傳觴千官列侍寶坊修供萬德同音伏願追五帝之高蹤邁三王之遐躅降年有永見黃河千里一曲之清受祿無疆聽嵩嶽萬歲三呼之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九

九

祝

三
大德運而啟造周興王之業夏日至而肇王商立子之符草偃舜風葵傾堯日伏願福祿之盛如川方增功德之隆與天無極車同萬里陪西池阿母之游統接千齡應南極老人之瑞

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蘭殿儲祥慶千齡之會祇園薦祉馨萬國之歡伏願大寶齊斗極之高丕基侔磐石之固汗南山之竹紀莫大之功勳開東海之桑介無疆之壽福

二

堯寢儲休瑞紀生商之候牢詞錫羨猗蘭開胙漢之祥凡在照臨舉同慶類伏願弓戣戩粟腐錢流驗泰階六符之平俾彝倫九疇之敘農桑三萬里而永燕蘿圖之固春秋八千歲而允符椿壽之長

三
離重踐運震出膺期鐘唄歸誠鼎年獻卜戴天所逮擊壤惟均伏願皇帝陛下寶祚光輝帝圖廣大乾旋坤轉不俟南征北伐之師雷動風行已極東漸西被之境一人有慶萬壽無疆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九

十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九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

序

東平集序

觀文殿學士東平呂公以文學政事被遇神宗皇帝於熙寧元豐
間進居從官大臣之列魁壘碩大尊顯三朝十直殿廡四易旌節
奇龐福艾獨殿諸老享壽八十薨于賜第終始大節具載國史而
平生所為賦頌銘碑制誥冊命書奏議論之文數十萬言藏於家
凡若干卷號東平公集方是時也海內又安二三大臣或操法令
以斷天下事而稽古不至秦漢以上天子慨然振千歲積壤之壘
以追迹二帝三王之治尊經崇儒宗王賤霸張皇大中不雜他道
一代彌文炳炳煌煌皆詩書禮樂仁義之實而左右前後之臣非
通經學古鴻文大手筆足以潤色太平者皆不能稱其位公自遠
方召見擢侍講帷掌內外制繇三司使遂躋丞輔魁名碩實為世
大儒一時學士大夫慕其風聲奔走談說以不及為恐余讀其書

然後知公遭遇之盛所謂百世一君千載一時殆非偶然者也自
六經之道熄而百子各自為宗怪奇可喜之論雜出於其間而六
代弦瓠之器雅頌之音已不接於世俗之耳目如張釋之固無甚
高論文帝猶曰卑之秦孝公聞帝王之道三日而無所見焉士中
有所挾者莫不欲夸見所長馳聘一世以就功名而流落不遇伏
巖穴以死無足怪者惟公親逢聖王明道術於絕學之後續微言
於將墜之餘志合言行應期而出不數年遂參大政謀謨諷議勤
講論思典冊施諸朝廷樂歌薦之郊廟扶衰拯敝尊主庇民之言
豐財裕德治兵禦戎之策彌縫政事之體不膠於古推原道德之
旨不悖於今聲氣相求風動雲興如龍吟虎嘯如鳳鳴高岡之上
也辭嚴義密追古作者如彈虞氏之琴如鼓清廟之瑟一唱而三
歎也大音希聲震越輝煌如鈞天之奏撞千古之鍾振萬古之簾
也公之文章用於當世傳於後覺此非所謂百世一君千載一時
者乎雖然公以大臣踐歷中外四十年嘗一斤建安再貶宜城而

辭氣浩然折而不衰至一觴一詠戲語弄翰率然而作未嘗少貶
以就俗根極理要一本於經義非玩志於文辭以徇人耳目之觀
美而已也神宗稱公性與道契文為詞宗賜札一傳天下頌之豈
不信矣乎公之曾孫右通直郎靖遠建炎兵火焚廬之禍徙家晉
陵始從余游一日出公遺藁請余敘而識之某為書生時誦習公
文知敬慕公至於今老矣儻得以姓名託於公文之次豈非區區
之願也歟公所著書又有孝經論語注解周易大傳尚書周禮義
毛詩集傳注老子道德經莊子內篇凡若干卷皆不列於此而注
莊子方盛行於世公諱惠卿字吉甫爵東平郡公云

浮溪集序

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知徽州汪公自崇寧初起太學諸生策
高第校三館祕書尚符璽再遷尚書郎立柱下為右史遂贊書命
入翰林為學士蓋仕朝廷三十年專以文學議論居儒官從臣之
列所為詩文若干首傳天下號浮溪集凡若干卷公以書屬故人

孫某為之序余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為難工蘇漢訖唐千有餘
歲一時大手筆作為文章閱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而自立於不朽
者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天雄跨百代為古今詩人之冠
至他文輒不工荷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喪文弊作
者眾矣詞句儂淺益不逮前其開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蹙以
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矜習鄙而陋固不足
與於斯文左太沖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酒德頌終
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於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汪
公之文所謂閱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者也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讀
古聖賢之書屬為辭章如啜土雋嗜昌歎為一病寤寐千載心慕
手追貫穿百氏網羅舊聞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壞得
失之迹而意有所適者必寓之於此登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
之所接雜然觸於中而發於詠歎者必寓之於此崎嶇兵亂潛深
伏隩悲歌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於心者亦必寓之於此伎

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鍾大鏞扣之輒應愈扣而愈無窮何其盛也公在館閣時方以文章為公卿大臣所推重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為余出也後十五年公以儒先宿學當大典冊秉太史筆為天子視草始大發於文其書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與年俱老與微託遠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藻字彥章云

參政兄內外制序

嘗聞世之君子當以功名事業傳之天下後世不得已而後見於言語文章而為之空言何謂空言騷人墨客賦上林記雲夢夸雄鬪麗諷一而勸百謂之空言可也但儒俗學諛諛然刻舟記遺而不切於事謂之空言可也羈臣寓公登高望遠撫劍長歌擊缶而呼烏烏以自鳴其不遇亦謂之空言可也若夫鴻儒碩學之士逢

遊集三十一

三

時遇主擅大手筆布宣德音渙為大號四海震動沛然如雷霆之發疾風驟雨之至故有窮荒絕徼屈強不臣之虜征誅所不能加者傳檄可定也跋扈梟雄驕悍不軌之臣法令所不能制者折簡可呼也載筆而往姦臣賊子懼而受惡固嚴於一劍之誅也赦令之行武夫叛卒泣而悔過固賢於百萬之師也一字之褒如華袞一言之感如扶纓天威在顏不遑咫尺而文章之功益侔於造物矣謂之空言可乎參政公自幼學就神童兩著名籍於禮部遂收其科又舉宏詞為第一累踐冊府再遷尚書郎復入祕書為少監蓋仕朝廷十五年專以文字言語為官常精深華妙可薦郊廟被之金石而大臣莫能用紹興初召見獨為上所識遂擢右史俄拜中書舍人三入翰林為學士當是時大慙未除羣盜相叛而起四方多事大駕蒙塵凡上所以戡難定功憂閔元元之意一時代言之臣惟公獨當上意惻怛深厚坦然著明天下傳頌以為口實既參政為丞輔矣朝廷有大典冊必命公為之聖賢相遭於是為盛

某從公之子大雅得公所作內外制若干首讀之而歎曰辭達而已矣夫人扞中心之所欲言言有浮於其意意有不盡於言者辭不達也況夫代言者道聖心難喻之情於四方萬里之遠使人人曉然知吾君德意之所在如咽去鯁口腸皆通皆惟公之文為然無虛美無溢惡豐而不靡約而不昧一代之彌文可為後世法乃序而藏之

切韻類例序

余少時讀司馬相如上林賦閒遇古字讀之不通始得顏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問焉累數十日而後能一賦於是喟然歎曰儒者之學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無不學也河圖洛書山鏡家刻方言地志浮屠老子之言無不記也相如奏賦夸苑囿之大固無鬼冢神林萬里海外荒怪誕幻不經之說尚書給札受一日之作固無二京三都覃思十年雕琢肝腎之奇賦奏天子一見大說固無金華露門諸儒進讀摘句分章之助而流傳數百歲後班孟

遊集三十一

四

堅刪取其要顏師古為之訓解學者讀之往往不通此六書韻學之廢而士大夫不識古字之過也韓吏部云凡為文辭宜略識古字而溺於所習履常蹈故讀書綴文趣了目前不求其解至有伏獵侍郎弄麀宰相貴為公卿遺臭千載可為太息宋沈約慨然閱古學之壞力振起之思與天下共識龜圖鳥迹之遺趨高領外自謂入神旁通曲暢律度精密難字過目無復含糊囁嚅之狀時有王筠誦郊居賦而擊節稱善獨在雌霓一語文從字順各識其職高下抑揚自中律度如流水高山慶賞音之一遇也弘農楊公博極羣書尤精韻學古篇奇字一覽如素習熙寧中嘗召試中書進換文階推三衛且顯用矣會大臣當國欲用為臺諫排斥所不快者公笑謝不願也明日有旨還復東頭供奉官進閣門祇候始見疏斥天下至今稱之今老矣強記洽聞劇談世事如精練少年蓋未衰也於是出平生所著切韻樂與學者共之昔仁廟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慎而降凡數十家總為類篇集

韻而以賈魏公王公洙爲之屬治平四年司馬溫公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賜今楊公又卽其書科別戶分著爲條爲圖四十四推四聲子母相生之法正五方言語不合之譌清濁重輕形聲開合梵學興而有華竺之殊吳音用而有南北之辯解名釋象纖悉備具離爲上下篇名曰切韻類例嗚呼自靖康之亂中秘圖書之府與夫私家所藏習書之肆焚滅爲灰燼無遺者學者訪異書問奇字屬古文漫然無所考按始有牆面之歎得公此書可以窺見自然與聲俱生之妙破流俗附意生文之謬不待旁咨久察窮蒐遠紹具見於一圖二篇之中不必有曹憲可以備顧問不必有揚子雲可以備劉棻好奇之訪不必沈休文韓吏部文章之作宮商相變低昂殊節自應古法鑿者當自得之公名某字某自號畸翁云

竹亭詩序

晉君澤民游太學十年試有司不合棄去家于臨川之宜黃地偏

俗美千嶂林立二川交流環堵蕭然雖難犬皆有自得之意澤民儀狀豐偉白晢美須髯如世閒所畫墨仙劍客酒酣抵掌論事則練明達麗麗可聽盜據臨川羣偷乘間竊發里中惡少年相扳而起澤民馳一介召集庭下以禍福論止之且發廩以振其急官軍大至盜奔建昌官吏捕逐黨與磔羣偷城上以徇無脫者少年感悟以手加額曰活我者晉君也誓以死報未幾楊世雄擁眾數萬焚崇仁掠宜黃境上一方騷然澤民選可用者百餘人伐木柵隘口伺其至則被髮持挺鼓譟而出世雄大駭盛兵臨之百餘人者植立不動世雄巨測爲退舍三十里一夕引去嗚呼建炎之亂吾君側席求人如不及以澤民之才小試於一鄉所立如此而懷奇負氣恥於自售乃放浪山水閒舍旁植巨竹千挺引水環之美蔭可藉將茸茅竹爲亭與客飲酒吟嘯其上以終老焉於是各賦詩一章以俟其成澤民豈終隱者乎錐處囊中其末立見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放者也詩成聯成大軸屬余爲序

尊勝陀羅尼經序

余聞金剛智三藏所譯尊勝陀羅尼經而以加句者爲善本勝妙獨出而不疑於大藏歷年浸久時見於殘編斷簡之中學者疑之有僧齊壁者遂著論以黜其僞大比邱智標僧中龍象儒釋兼通讀齊壁之書而歎曰風俗之壞妄言無行之徒依倣經傳欺世取名而諛問異說往往竊出於其閒然亦不可以此故疑其眞況佛菩薩語涉流沙萬里累數十譯至中國而後與華言通籍令喜事者崇飾妖言疑誤後學乃託於梵唄不可通之語豈理也哉於是博采傳記得唐人人勸善錄三卷而尊勝加句實佛馱波利舊本金剛智三藏所譯也有侍御史武轍與慧琳法師之文紀次甚眾或由夢感或由神遇八部龍天之所護持一切諸佛之所印證互古今異天壤積眾口之傳字字句句若合符契無一語之謬而齊壁以厝本黜之誤矣按轍自序其妻死於永泰始訪善本獲之而韓文公有弔武侍御畫佛文其辭云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疑卽

轍也

然文公生於大曆戊申其云當年喪其配則轍之圖西佛蓋非文公時其後公見其畫乃弔之耳嗚呼辨古今事當否正羣書譌謬雖吾儒亦難之末學承誤尊信口耳葉公見龍而驚楚人抱玉而泣明月之珠暗投白雲之音算和識眞者少可爲太息標公博洽有文援古知今覽百氏諸子之書考次前世名臣勝士之所紀載遠追慧琳之遺近質齊壁之妄推見至眞開示後學以口證耳無可疑者序而志之俾刻示其徒亦有警也

語本序

華陽王氏世以儒名家至岐國公又以文字典掌三朝詰命踐大官爲宰相而王氏文章遂擅天下猶子龍圖公讀書屬文辭豪健雋壯有家法而尤長於爲史宣和中太上皇召見言治道中上意累擢部使者皆有名蹟建炎之亂盡載其學南走閩中居閒無事除治一室悉取眾書讀之舊嘗著類書號語本至是書成自上古聖賢秦漢以來百子太史氏騷人墨客天文陰陽律曆卜筮占相

兵家族譜古文字學山經地志方言俚語浮圖老子外國之說靡不載手鈔數萬言至連筠累榻不能容即物著名因事立言皆有自博采傳記撮取為書以類分之號語本云昔大丞相華原鄭公與客坐客有言利市者丞相顧公曰何云利市公答曰說卦以巽為近利市三倍豈謂是耶丞相大喜曰然公語本之意蓋始於此公聰明過絕人事無劇易迎刃立解一時士大夫謂公當以功名顯屬時多虞周走山海數千里之遠巖居野處無所寄意於是推原鄭公發語之因纂輯舊聞各從其類著為一書以遺後之君子凡閱書五千餘卷雜為二百四十篇積二十年而成可謂盛矣余竊悲近世矯誕之士褒衣大帶禹行舜趨賣聲名於天下扣之空空如真孔子所謂鄙夫者而無所知之徒又相與從而和之將焉取於斯也嗚呼聞龍圖公之風亦可少愧矣公名某字某云

翰林莫公內外制序
政和二年春徽宗策進士於廷今翰林學士莫公擢第一年二十

有二矣居亡幾公之皇考少卿公以兵部外郎從卿秦事殿上公是日亦以除官入謝父子在廷徽宗望見公顧謂少卿曰某朕所親擢條奏數千言後遇過人老於文學者皆不逮而人物秀整亦可喜卿可謂能教子矣嘉歎久之少卿頓首謝公既自以布衣發策魁天下視天子為知己挺立播紳間蓋自重澹然無所諧已乃登冊府尚符璽為柱下史且大用矣宰相終以不附己出公于外而少卿亦下世更六七年召還為國子司業試中書舍人入翰林為學士詔令口明一時巨公以文章自名如王履道程公異者皆歎異之余一日遇公公出內外制凡若干篇屬余為之敘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世固有心能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能傳之而不能應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辭達自唐以來常楊燕許之倫號稱大手筆者固不乏人若夫得於心應於手朝出九重莫行萬里風動草偃山鳴谷應人人曉然知惟置赤心於其腹中者惟陸宣公一人為然公學力雄贍思致遠

發落筆千言空然湧出若有所相自宣和訖靖康大典冊多出公手四方傳誦號為稱職余嘗見宣和閒詞臣草從官書命莫有中上意者制詞往往多自中出徽宗進二婕妤會公當制是夕御禮趣進告甚急翌日對輔臣稱善有詞垣得人之語已而選用從臣押皇子生日賜物上曰無逾某矣遂命公翰林故事以學士二員分直朝廷有大除拜過二制而上則併召二員者謂之雙宣公嘗以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一夕召公獨草六制宰相吳敏欲因是以危公公解衣據案一揮而就宣制之日公適入對淵聖嘉歎久之纔數日宸筆下中書命公為翰林學士敏初欲抑公而更進於是慙沮失色某之仕與公並時而公為先達去國二十年每讀公書而先朝文物之盛炳然在目敘事詳實不侈不浮蓋孔子所謂辭達者遂論次以為公書首

宋興文章猶襲五代之弊自歐陽文忠公起江右尊明道術於斯

文將墜之餘天下靡然從之一洗老生常談腐儒俗學之陋居亡何臨川王文公南豐曾公繼出公後懷寶含章待倡而發如雲從龍如水赴海如大呂之應黃鐘氣駿相薄莫校高下一代之彌文郁郁乎不可尚已元祐中豫章黃魯直獨以詩鳴當是時江右之學詩者皆自黃氏至靖康建炎間魯直之甥徐師川二洪駒父玉父皆以詩人進居從官大臣之列一時學士大夫向慕作為江西宗派如佛氏傳心推次甲乙繪而為圖凡挂一名其中有榮耀焉故尚書豫章胡公諱直孺字少汲少工於詩語出驚人魯直一見擊節歎賞指示佳處述數十語表而出之今刻石在馬然公之學不專為詩他文皆稱是筆力雄贍操紙立就所為賦頌表啟記序銘贊之屬益數萬言如行雲流水自然成文不見刀尺紹興初以刑部尚書侍講禁中推原道德之旨論古人成敗之迹陳當今世務之要議論卓然中上意一日上以所御白團扇書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十字以賜示將大用而公一夕得疾遂不起悲夫公

沒後二十四年公之中子右宣教郎通判處州樞集公詩文爲一十四卷以書抵先友孫某曰先君與公同朝爲侍從且厚善願有述也余嘗論三巨公相繼出江右爲世大宗師其外有二劉三孔王文公之子元澤曾南豐之弟子開與鄧聖求李泰伯皆以鴻儒碩學相望三四州不過數百里之間今胡公又出而與諸作者爲並江西人物於是爲盛

丹陽集序

孔子之徒三千設四科列顏閔以下十人而文學政事雖游夏求由之賢不可得而兼也將相大臣端委一堂折衝萬里以身進退爲國輕重其視文章一小伎耳固無羨於空言儒學之士奮身事主以就功名時命大謬則退處一室著書立言張皇大中啟悟後覺雖不見於事業亦足以不朽矣二者不可得而兼亦其勢然歟左宜奉大夫顯謨開待制丹陽葛公自髫髻以奇童名里中年十六隨計詣京師連三薦至禮部遂收其科文節林公子中愛其文

鴻集三十

九

薦試學官公以詩書禮三經應詔又試宏詞皆中第一於是名聲隱然動京師始去州縣更內外學官之選校中秘書入尚書爲郎當是時天子輯瑞應講蒐獮口報禮上下四方以符瑞來告者不可勝數大臣表賀皆出公手瓊奇英麗獨步一時公卿大夫交口譽歎謂公即日典司制命施之朝廷薦之郊廟以追湯盤周誥商詩魯頌之作稍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權大司成遂躋法從會新宰相用事與公有連補郡去國公聰明疏達典數大州首除一二兇猾之亂治者實諸法然後簡節疏目以柔道理之而尤詳於折獄躬自臨聽不以屬吏往往得其情於片言以故所泄多平反無侵冤者燕山之役詔州縣率免夫錢而以乏軍興俟官吏之不如詔者公時守湖度六縣民力所堪奏蠲其半湖人至今思之公施於政事又如此既沒有司議行易名以道德博聞曰文安樂撫民曰康公應二法諡曰文康政事文學可謂兼得之而卒不大用可爲天下惜者也公之子吏部侍郎立方哀次公詩文八十卷號文

康葛公丹陽集自天德地業五材萬物變化隱顯鉅細之要世治亂人賢不肖事之得失是非興壞之理盡載此書而尤喜爲詩喜怒窮泰悲憂愉佚凌高眺迥飲酒歌呼雜然有觸於中則大篇長句援筆立成不改定一字非如前世之士以一能一技列於儒林者比也某與公同州里視公爲前輩盛德而與公羣從游最久故蓄公詩文爲多校今所藏猶有在八十卷之外者侍郎公方紀次別集未出也殘年投老復睹鉅麗如獲拱寶三歎之餘乃序次以爲公書首公諱勝仲字魯卿常州江陰縣人遺奏上贈特進云

鴻集三十

十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

序

王子欽歸夔子序
 王子欽本將家子高祖太師克國公被遇真宗號十節度克公其一也靖康國破子欽從兩兄避地襄漢間未幾襄漢亦大亂子欽遇盜幾不脫盡亡其貲羸身獨行浮襄江並衡山少雷桂陽道哀吉遂抵江左會子得罪南遷又從子走臨川涉淦水復繇衡湘路踰桂嶺出象江上子欽慷慨有氣節喜讀書尤長於詩轉徙六七年不知家存亡往往縱酒歌呼自遣余不嗜酒亦復歡然竟日而不知身在客中也居久之蒙恩北歸又攜以俱北至晉陵從余殆千餘日也至是其兄以書自夔子至一兄與子欽同時遇盜以及而子欽之婦與子俱無恙夔子在西南距晉陵五千里子欽貧無以歸乃飄然徒步而往一夫荷擔以從余不能留也乃舉酒屬之曰大丈夫資逢盛世當折尺筆管兵萬里外一取單于不幸志不就則捐軀戰場以馬革裹屍而歸者有之矣或馳單車絕大漠使不測之虜鬻雪餐駐杖節海上而其婦已更嫁者有之矣或遭遇明主置諸左右不幸小人居間中以危法則投畀嶺海之隙侶蟲蛇禦魍魎而不得歸者有之矣今子欽久客不遂而因垂粟以歸跋履山川蒙犯霜露不為將不為使不立於爭地而有兄弟妻子相見之喜一日入竟顧省其家嬌兒稚女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之上叫怒索飯問事挽須在昔人不堪其憂而子欽阻絕於兵亂六七年之後一笑團樂乃可樂也然則子欽去之果而不能留也豈不宜哉

送方嘉謨判官序

崇寧元年秋故司業方公自安吉宰持漕檄抵常州考進士試今平江府大學士張公衰然為舉首而余亦在選中時吾州之士羣至於有司者三千人鄉老儒先以經義授諸生為領袖者益以百數余少年貧甚居閒碌碌無稱道一旦被薦選薦名於禮部閭里

宗姻往往驚昧改觀余亦感勵自奮讀書屬文不專治舉子業未幾踐兩科登冊府隨牒推移遂忝侍從而以剛褊自用冀觸罪罟流離蠻獠瘴癘之鄉崎嶇兵火盜賊之際齒髮缺壞志氣衰落野處一廛學為農圃遂將老死泯滅於無聞矣以是有愧於公紹興丙辰公子嘉謨顧子田問追惟平昔執手出涕嘉謨仕州縣二十年猶未脫吏部選廉介少與舉朝無半面之交子亦積於時不用兩窮相遭孰視而歎嘉謨又將卜見於平江幸一遇焉余曰張公巨入長德中外望以為相部使者爭欲出其門儻發一言之中出子於銓曹穴散之中非有挾太山超北海之難也人情不甚相遠以予懷方公之德悼吾子之窮豈得貌然而已矣嘉謨曰大臣之度以天下為公進不私其親舉不避其讎豈譚譚然記小惠以出於常情之隱度乎故書成輒毀已進復卻未敢前也子笑曰子弟信人言第五倫無私然第五倫又安能無私也

送鄒次魏序

余友鄒次魏宜黃人余貶官象江道臨川識之比余蒙恩解囚籍賜骸骨以歸蓋五年而次魏亦再至焉次魏強學博記非古聖賢之書不讀朝吟暮誦尤熟左氏太史公班孟堅韓吏部之文溢為辭章俊壯豪健意與古作者並嘗一試禮部不合初持一心不為寵辱少貶以求助於說己以故學益富文益工而道益窮臨川距晉陵水陸二千里余方迫笑前謬閉門面壁自足於一邱一壑之中次魏稟其文數萬言裹糧襍被不避風雨不求當世名公卿有氣力者發言褒大以光耀於一時而汲汲焉求余如恐不及氣類金火識趣卓然不與今之君子為類而獨以余為可紹興十年春天子詔求天下士次魏奉親命將獻其所為文於有司而告余以歸余舉酒而言曰古之道無所用於今今之有司斂羣材而概以一法銖銖而稱之一毫釐不中程雖有怪奇琦麗驚世絕俗之言往往棄不錄次魏讀古書學古文擇交取友所謂陳人非時俗所尚而近於迂闊子行矣余未知今有可以為不可也

送稅得之序

戶部稅公初以進士起家上饒紹聖中繇尚書郎出為部刺史道過光黃間顧見林壑深茂意欣然樂之既老倦游買田築室居焉聚百口為寢邱大族今臨川教授文林君得之公第四子也靖康建炎天下盜起得之兄弟攜孥竄四方皆遇盜以沒而得之獨無恙然幾亦不脫於虎口得之泣曰吾不幸一門殘於盜吾不忍獨生於是徒步閒行絕江竝長淮抵淝水上即其兄若嫂與其兄之子遇禍之處下地葬焉又循淮北走荆湘披榛莽沐霜露觸虎豹踐蛇虺冒萬死一生之地訪其兄之孤於澧陽而得二雛於民間捐重幣贖之與俱還蓋周走水陸往返殆六千里寒暑易節而後得至於此也已乃詣公車上書具其事告於朝詔錄其孤二人者而得之訓導拊養積六七年皆為成人男曰某今尉常之晉陵女擇士歸之而昇以所命官於是得之亦赴臨安而過余別余曰得之負高世之行卓為搢紳標表公卿大夫舉知之又嘗以文辭射

清室十一

策中甲科且十年方仕江左以經術諸生而未進於朝為可恨也余聞漢盛時置三老孝弟二千石而賜爵為父後者至舉直言必求於悖樸信厚有行能之士以故妄者無行假仁義探囊誦詩禮發冢而以矯妄欺世取名者皆擯不用故功利之實著見於天下而孝宜總核之政致中興焉今豈不如古耶得之必不久留於大江之南也

送鄒志新序

某以紹興二年負罪貶嶺外道過臨川少留志新自宜黃馳二百里勞余於曹山佛舍一見如舊識未幾志新之子次魏亦來次魏少年有聲場屋閒袖中所為文清雄雅奧有作者風而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四年某蒙恩北歸抵臨川志新父子來逆於境上余感其意枉道二百里相隨至其家為治具三日送客皆止於宜黃獨志新追蹤至城東角上歲一遣介持書餽問安否又四年而志新自臨川至志新剛介少與不交世事屏迹杜門雖鄰牆不相

送刪定姪歸南安序

惟山川清和淑靈秀絕之氣磅礴委積於天地之間常為一時高材勝士騷人墨客攬取以為文章翰墨之用唐李太白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鬼冢魑魅之穴獫狁所家魚龍所宮往往遊焉故其為詩疏蕩有奇氣張燕公以大手筆擅天

清室十二

下左官岳陽而詩益清婉人以為得江山之助某族兄參政公之子曰大雅自少時已有能詩聲句出驚人無一詞常談陳腐之語會參政公謫泉南再徙江右而置家於溫之永嘉於是稍出而涉世周走數千里外踰閩嶠泝劍川竝潮陽南海之涯出庾嶺下已乃沿章貢走廬陵道臨淦水以望豐城繇撫信衢嚴入于吳中少留錫山家舍航漕渠瞰淪江之濤窺禹穴徑則谿循天台路以還五六年輟跡半天下山行野宿登高望遠慨然想見古人而尚交於千載曾中浩浩焉與曩者異矣一日盡囊所為詩數百篇出而示余清新綺麗姿態橫生如煙雲之吐吞草木之華滋山水之奇秀閒見曾出塵有定態信乎所謂得江山之助者也頃參政兄以文儒宿學命一世躋顯仕為時宗工至是闔門卻掃焚棄筆硯不復為文乃有子嗣守家學而潤澤之學成行尊議論日新嶢嶢準準立乎聖賢之徒遂亢吾宗余三復其詩嗟歎不足將行矣迺遣之以言俾持歸以為親壽

送張承祖赴嘉興序

大理寺丞贈正奉大夫張公以廉靖清修聞於天下司馬溫公特深知之崇寧初沒於鎮江之金壇寓舍既沒而家益貧正奉生三男子獨好謙為壯子處文仲誠尚幼也於時里中長者飭子弟從好謙受業者數十人而處文從其兄學尤俊異日以有聲未幾好謙策進士第稍遷太學官處文亦中甲科試詞學兼茂又中之擢升冊府入尚書為郎歷左右史試中書舍人而好謙暹判祁州不幸遇疾以沒處文方迎婦幼以養會靖康建炎之亂奔散四出處文寓晉陵婦家得疾又不起後十七年余送處文之葬始識好謙之子超宗者美秀而文進士帖對皆可喜余歸謂舍弟季益曰好謙力貧教二弟處文遂以文詞中兩科躋法從為世間人好謙官止朝奉郎又不幸蚤世今見其子頭角嶢然余固知好謙之必有後也時季益方為幼女擇婿遂以歸之好謙沒時超宗方在襁褓中安人孔氏斷然守義不嫁蓋有得也安人知古今善談論前言

往行歷歷可聽超宗讀書識字皆安人自教也超宗亦孝謹食貧如其翁時日藝藝營一味之甘唯其意之適今將赴嘉興採喜而告余曰栖栖法曹掾韓吏部嘗辱居之在超宗足以貨負米之勞矣余亦為之助喜且曰天定勝人此古語也好謙高行著於家關位不副德奄忽下世今有子矣姑勉之以待其定超宗將別出絹索余書遂次其語為序以送

樵居集序
樵居集者故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平江章公之文公沒後三十四年公之子右宣教郎知臨安府錢塘縣萊次公之囊為三十卷公諱統字子上皇考太師莊敏公以智略功名稱天下率官右府尊顯三朝公少讀父書俊偉辯博過絕人莊敏公以郊祀恩奏任公辭弗就試大學為舉首一上中進士第主河陰縣簿洛尹忠宣范公一見以為國器薦諸朝當是時莊敏公帥涇原嘗出奇兵生致兩大酋威振西州戎人懼逃不敢竝寨有奏議數百篇皆山川道

里城池堡障莫府文書芻糧器械選任將佐蒐簡士卒攻戰守禦之要公時主機宜文字離為四十七門著小序二卷其後入尚書為郎進起居舍人且大用矣會蔡京復相讒人中以蜚語抵罪去國已乃上書謝事歸老于家直舍南營一堂聚書萬卷集古金石錄千卷闔戶垂帷不問家事積思於經術常病諸儒傳注之說是非頗謬於聖人與夫史氏異同諸子純駁之辨為訓義七卷發明奧旨推見行事得失之迹多先儒所未達其外有古律詩表啟序記碑志銘贊又數十萬言其言質而不俚辯而不華卓然有濟世之用非若前世一偏一曲之士畫脂鏤冰角無用之空文徒為耳目之觀者也公剛明精練長於治劇發摘隱伏號稱神明某嘗銘公墓概見一二矣今不復載獨論公之文以為書首

送剛定姪倅越序
聲律之學盛於楊劉號西崑體一時學者師慕駢四儷六枝青配自然須翫珠肺肝鑄磨鍛鍊以求合均度故有言浮於其意意有

不盡於言如夏英公牋表皆是物也逮慶曆嘉祐開歐陽文忠公以古文倡而王荆公蘇東坡曾南豐起而和之文章一變醇深雅麗追復古初文直而事核意盡而言止譬之行雲流水遇物賦形體質自然不見刀尺於是天下翕然以為宗師剛定姪余愛其尺語最工邇來作箋啟它文亦稱是比赴會稽別乘攜文過別詞句溫麗不類舊常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而無艱難辛苦之態音指華暢自中律呂蓋進乎技矣熙寧初曾南豐自冊府出為越倅類稟中有云卧龍齋作者即越倅所為文也其序鑑湖數千言引古知今盡得一湖數千載利害之實議論詳博文辭雅健如西漢一志今刪定姪亦踐此官退食之餘盡讀未見之書資其博以與古作者並余又將觀其文以為探道淺深之候歲次己卯十一月谷盈通說序
余友呂叔共有聰明敏達精練過人之材可以治劇任重而投閒不用歸治一室取舊書讀之自號谷盈子叔共故觀文東平公之

孫自少時侍父祖觀道德聽教博考傳記得古聖賢行事之迹與夫一時先生長者搢紳大夫之談浮圖老子方技之說凡可與木人情輔世教為日用常行修身治心之要而不入於罪悔者集而錄之為一書號谷盈通說叔共曰士有采薇茹芝餐罷齋雪掘鼠餘而食者有衣破肘見履敗踵決懸鷄百結以為衣者吾不以望於人以此望於人則不通矣士有脫驂指困捐千金以周人急者有嬰龍埒虎伏劍以死王事者吾不以求於世以此求於世則不通矣吾所著善言非驚世駭俗之言皆人所當言者吾所著善行非崖岸斬絕之行皆人所當行者非不取也取其所可取則謂之公廉所欲儉者非不予也予其所欲予則謂之公儉好名非也吾與之好名無欺愚惑眾以干名求富非也吾與之求富無勞神苦形以聚富持數珠者記善也胡不記惡記惡則成吾善矣營貨產者治生也胡不治死治死者則善吾生矣聞人過勿怒修惡以致吾義強辯以立我者理必屈莫若從眾勉強以從

人者勢不久莫若任運以至事君親治官府居鄉黨正閭門交朋友奉祭祀遺子孫御僕妾一皆出於常道坦然明白易知易行無甚高難行之論無迂闊難信之語斷斷然如五穀可以療飢藥石可以伐病茲所以為通者歟叔共又曰貴者稱君子賤者稱小人此其外也勿視之為輕重余觀優人被衣冠而坐指揮叱咤旁若無人忽然褫去為牛童馬走則攝而受咎此一人之身耳貴賤何以異乎此叔共又曰譽者為佛菩薩毀者為禽犢非其實也勿聽之為喜怒余觀兩手拱而揖人則欣然而喜戰而詈人則怫然而怒此一人之手耳毀譽何以異此是書也可以書紳可以銘坐可以終身行之而立於無過之地是故不可無傳也叔共名靖官右朝奉郎叔共其字也紹興歲在庚辰五月晉陵孫某敘

押韻序
王荆公讀眉山集雪詩愛其善用韻而公繼和者六首張文潛雜志載東坡論韓公詩七言有上六字為韻設者君不强起時難更

是也五言有上四字為韻設者挂一念漏萬是也惟杜子美語韻天成不見牽強之迹則作詩者以用韻為難蓋如此李師武得官建康家居待選次悉取杜工部李翰林韓吏部柳儀曹四家詩以禮部四聲之次集而錄之以類相從號李杜韓柳押韻凡二十四卷以示余余曰詩自蘇李更號抵建安七子晉宋鮑謝之作至唐極矣而李杜韓柳勝妙獨出格力自天凌跨百代為古今絕唱本朝王荆公蘇東坡以道德文學師表一世詩律精深句法高妙同以追配商那魯頌而其著論尤難於用韻師武披取四家韻語類聚羣分會而為一不待旁搜博采開卷了然盡於一睹如觀武庫之兵宗廟之器粲然畢陳于前矣余觀昔人即席賦競病二韻率然而稱工終日琢句擬推敲二字而書室畫肚不能定則是書也騷人墨客得之推見古作者措意立言於用韻之間以助發妙思可以得師矣師武宣和丞相少宰之子孫好學強記讀杜子美古律詩十八卷通念不遺一字學春秋尤深於左氏為文工於詩官

右朝散郎監行在糧料院名濱老師武其字云紹興歲在庚辰五月日晉陵孫某序

曾公卷文集序
南豐曾氏太平興國中諫議大夫密國公諱致堯者以文章有大名善仙臆書西陲要紀中台志等書百八十餘卷藏於家歐陽文忠公銘其碑有子曰太常博士魯國公諱易占能傳父學著時議數十萬言皆當世要務將獻之朝行次南京遇疾卒不果上荆國王文公志其墓生六子多知名而三人尤稱於天下曰中書舍人鞏以文儒道德為學者宗號南豐先生曰右丞相布以正言直道歷事三朝有勳有勞在受之籍諡文肅曰翰林學士肇高文碩學出處大節與先生齊名諡文昭皆有文集行於世今寶文公丞相第四子也諱紆字公卷年甫八歲南豐先生授以韓吏部詩一覽而誦先生喜曰曾氏代不乏人矣既冠學成文昭讀其文大驚曰文才出於天分可省學問之半於是吏部尚書彭公汝礪翰林學

士鄧公溫伯舉試制策未幾科廢不果召公時少年以大臣子積習名教無一點貴游驕吝之氣屬文辭落筆千言指事析理命物託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俊壯豪健如走阪丸如建瓶水疏暢條達無間斷無艱難辛苦之態一時老師宿學名人巨公交口譽歎謂公他日必以大手筆繼文肅文昭之後徽宗踐祚改元建中靖國文肅拜右丞相悉召陳璘鄒浩龔夬等爲臺諫官而蔡京嘗朋附邪怨誣宣仁太后爲大姦隱不去必亂天下首斥去之居亡幾京入相興大獄修怨公父子皆抵罪徙置湖海終京之世二十五年而曾氏子孫無一人仕於朝京死朝廷稍進公守方州刺一路且出爲世用矣而京黨李光誣奏公爲眞州通判時聘籍中一妓爲妾知楚州時交中貴人冒錫帶之寵又免所居官去久之公移書宰相有云內府兼金何曾入夢淮南別乘恐是前身以斥光之妄廟堂傳笑以爲口實公文章固自守家法而學詩以母夫入魯國魏氏爲師句法清麗絕去刀尺有古詩之風黃庭堅魯直

詩集三十一

九

遷宜州道出零陵得公江樾書事二小詩愛之書團扇上諸詩人莫能辨也嗚呼公之文足以書典冊公之詩足以記雅頌而卒不遇以死彼處從官大臣之列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爲說以自恕者公雖不遇於世亦何恨哉公中子忻奉議郎興化軍通判集公詩文爲十卷詒書先友孫某爲之序宣和初公倅京口攝府事郡有西樓公撤而新之爲文記其成雄詞桀句殆與樓稱余與坐客韓駒子蒼張恣處文舍人三讀稱歎其辨言章一啟乃與范丞相者今皆不見於集中則知公詩文遺落者尚多也公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已有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彥章識其葬故不著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一

書跋

書泉山贈言後

故樞密劉公通經學古以聖賢為師而有得於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味其言想見其人於千百歲之後剛毅沈塞志節倜然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公之子唐稽字林宗少年時已能嗣守家學治一室曰養浩齋此吾先君子所以遺子孫者儼於是粥於是造次必於是吾不敢舍是一日而嬉當是時翰林學士汪公彥章以文學名天下會朝廷設十科選士彥章獨推林宗薦諸朝又發明浩然之說為記刻之其略曰子劉子年二十餘居若谿之上有屋數椽先疇數百畝父書千餘卷居其屋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非其人不交也已乃出佐闕舶於泉南官閒事少益務記覽博極羣書文辭熒然與古作者並所與交一時名人善士舉集焉無一不如己者蠻舶之來外國之

貨珠貝象犀光怪溢目視之如無也歲滿代歸囊中無南方一物獨有諸公餞行詩文數十家集而錄之為一編號泉山贈言距今二十年或登法從或踐臺省典方州或刺一路比比焉出為時用而林宗亦以隆名碩實在世議中侍從諸公聯名論薦遂由宗司丞擢守常州則彥章所記讀書求道以承先志非其人不交蓋實錄也昔韓吏部序盛山草侯處厚十二詩盛山蓋開州僻陋之國應而和者十人如元稹許康佐白居易李景儉嚴武溫造之儔亦在江淮巴蜀殊州異縣之間未幾章侯召還侍講六經禁中而十人者位宰相尹京兆進諫垣登詞掖典中祕侍殿坳皆集闕下而盛山十二詩行於時世俗言古今人不及今林宗取友必端則泉山之作與章侯十二詩唱酬之盛所謂越宇宙以同時異天壤而並處者也隆興歲次甲申四月日左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致仕孫某書

書莫守恩濟齋記後

大理少卿莫公彥平以政事稱天下號一世吏師宣和末奉詔守永嘉抵紹興壬午蓋三十七年矣治迹炳然稱思至今公之子某字致道歸尚書郎出守毘陵今再鎮永嘉繼公後州治有堂名之曰思濟云毘陵余所家也致道臨州時最長於用法每折一獄聽訟如破竹矣而斟酌輕重必以情不為己甚宿茲老吏劍手灰尼不敢出一語鉏治惡少年之亂羣而發紆隱誦之無告者未幾一境翕然稱治而後興崇庠序賓禮師儒接對賓僚尊俎從容風流醞藉常有餘日永嘉之政固不待見其能濟先人之美必矣尚致思焉況如毘陵距行殿一水實江淮冠蓋走集之路視他州為劇致道外交人事朝出莫返退而據案披觚導款百節關解庭無留訟去郡四年士民追懷宿惠如前日事今守一藩於海上如割雞耳方且訪求遺蹟增修故事猶恐先墜先訓書榜揭之於倚衡節坐之戒昔強諫有後如臧孫戎公是似如召虎緇衣好善如鄭司徒皆以父子之懿著之詩書流傳千載今致道以致德高行踵先

大夫之遺蹟而潤澤之為一代表冠之標表永嘉向多知名士當有授筆須使君濟世之美作為聲詩追配前烈以俟風人之采集辱貽書以堂記見遺開讀數過三歎之餘遂書其後隆興初元十一月日具位某書

跋呂吉甫與外曾孫李喟帖

余里人康棣初釋進士褐主河朔一縣簿時呂頤浩為本路提舉官棣嘗獻書諂頤浩為宰相是時徽宗臨御公卿侍從皆極天下人物之選而頤浩貌寢陋山東噉棗粟一氓爾然明受之亂頤浩遂相時余領戶部工部尚書王絢唐公詣府自事棣亦自泗州司錄罷還在坐頤浩顧棣昌言曰公在河朔遺書頤浩以宰相見許何以知之棣恍然不復記省徐起曰相公才堪宰相天下之望非某之私也頤浩大喜旬日間棣凡三遷至提舉官余聞語唐公曰公聞相君與棣語乎曰然書生為佞擬非其倫從口而如夢中語耳而相君記憶以待今日之驗正恐後來相師成風將得罪於賢

者比觀東平呂公翰墨之餘書數事遺外曾孫李喟中有書問褒稱之詞須近情實不可太過太過則人以爲詭近於侮玩不可不知也余三復其言俛錄示子孫書紳以爲法紹興庚午三月二十二日晉陵孫某書

題秦會之跋後山居士集

秦會之嘗跋後山居士集云曾南豐辟陳無己邢和叔爲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初呈臺無已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橫筆微聲稱亂道而罷通判越州而類臺中有鑑湖序則熙寧二年也其後守齊襄洪福明臺六州凡十三年還朝爲中書舍人纔數月丁母憂憂未除而卒是元豐四年也按謝克家敘後山居士集元祐蘇東坡率諸侍從薦無己蘇布衣特起爲徐州教授則無己之仕在南豐之歿已七八年矣南豐爲實錄檢討官不踰月安能辟二公自熙寧至元祐二十餘年陳無己始入仕南豐墓木拱矣會之乃牴牾如

讀唐鑑

三

此故事實錄有修撰檢討官國史有編修官以首相監總一代大冊典朝廷除授極天下文章之選非辟闕也試官考卷與鄉先生課試諸生之文則有橫筆邢和叔造宣仁太后之謗排王珪附蔡確至今人聞其名往往縮頸南豐雖作者敢加橫筆於邢和叔之文乎會之爲宰相乃不知史官非辟闕既知尊稱南豐無己而不知二公之先後又云病起聞雞唱寢不寐書付墳堪余曰幸付墳堪若以示識者則橫筆作微聲如公所云矣

讀臨川集

本朝鴻儒碩學比比出於慶曆嘉祐間而莫盛於熙寧元豐之際王荆公自謂知經明道與南豐曾子固二王深父逢原四人者發六藝之蘊於千載絕學之後而自比於孟軻揚雄凡前世之列於儒林者皆不足道也荆公當國二王已下世獨有子固以祕閣校勘在京師便當引而進之致主行道以共功名乃擯棄不用通判越州而去余觀南豐集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記襄州長策則指

水利兵間詩則指徐惠占論交詩則指呂吉甫而二人者如水火矣夫道一而已此不可曉者一也公爲小官時已負重名於世及召試館職累辭不試除集賢校理累辭不受其後擢修起居注凡以十二疏辭而名益重神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尋拜參知政事不逾年至宰相位極人臣例用故事三辭而止此不可曉者二也公既得位罷黜詞賦崇尚經術盡革故時聲病彤象之習天下翕然以通經學古爲高而公所爲文凡有韻有聲律者皆妙絕一時此不可曉者三也

讀唐鑑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起戰國終五代千三百六十一年聖主賢臣暴君汙吏善可爲法惡可爲戒具載一書總三百五十四卷靖康中余侍邇英每進讀不過二三板而已一日留身奏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撰唐鑑十二卷以謂唐三百零九年治日少亂日多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布在方冊顯不可掩明皇開元後

讀唐鑑

四

始相李林甫楊國忠憲宗平蔡後始相程昇皇甫鏘遂不克終德宗惡直好佞喜近小人妻致播遷卒不悅省凡此類纔三百六篇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判然如東西黑白可附通鑑進讀不過數年盡見唐君臣善惡得失之迹實有補於治道淵聖欣然嘉納方議施行旋被夷狄之禍後十餘年三衢鏤板巨編大字老眼豁然會故人張聲作州掾遂馳書乞一本得之嗚呼公倦倦憂國愛君之忠以爲天下治亂之幾只在君子小人用舍之際故表而出之以爲後王之監後有侍講帷幄之臣欲孳孳納誨者莫若陳此書日誦數百言無嬰鱗犯雷霆之怒而有陳善閉邪之實矣

跋戒酒帖

某竊讀國史云王審琦不嗜酒一日侍宴太祖皇帝滿酌一大觥舉酒仰天而祝祝已賜審琦審琦一舉而嚼於是借諸將連飲十數觥至酒罷亦不醉他日家人置酒飲少又醉已復侍宴劇飲如初蘇公喜飲酒太宗皇帝示大用之期面敕止酒公手書謝表遂

不復飲一飲一啄皆天也聖王造命與天通矣至此而益信
跋朱德固所藏先世往來帖

右中奉大夫直祕閣朱公師實贈右大中大夫宣政時以政事之
材稱天下漕京西最諸路尤有能名徽宗皇帝召見進內閣賜三
品服眷顧甚寵享壽八十以紹興癸亥終于華亭私第其子右承
讓耶築繙閱故書得諸公往來帖自唐丞相以下數十人皆一時
貴達聯為二大卷出以示余曰先公為部刺史時某方在襁褓所
交名公巨卿高人勝士皆不及見也先公捐棄諸孤冢土未乾二
兄亦相次下世距今二十五年圖書散落僅存十之一二而筆墨
之精言語之妙猶足以想見風采故命工裝潢積藏之以遺子孫
何如余曰昔柳子厚記先友凡天下之善士舉集焉謂今世之言
交者以為端故悉書所尤厚者于石表之背今承議公錄藏先交
片紙尺牘無遺在其意豈異也古人師慕賢達聽想風聲故有存
昌歎以追嗜好憩甘棠以誦遺愛而况先朝宰執侍從手澤之在

陽卷三十二

五

竹素者墨色粲然如出其時如見其人者乎乾道歲次戊子重午
日具位孫某記

代劉節使跋御筆手詔

建炎二年春臨安叛臣苗傅劉正彥伏闕稱亂懼罪而逃臣從韓
世忠奉詔追捕至建安手擒二叛檻而上諸朝蒙恩獎擢超進位
等出分師闖入扈殿歲月推遷遂乘旄鉞而臣德輅村下剛編
自信恩施有邱山之重補報無塵露之微咎深責滿致人言全
度矜容貸而弗誅止投閒散于時屏居念咎飯蔬飲水誓畢此生
豈敢更有榮望伏遇皇帝陛下膺受大寶恩加區內追錄故臣於
罪籍中杖拭汗累還界官資復授兵柄責以來效親御翰墨論之
德意至于再至于三臣捧詔感悖繼之以泣訓詞戒尊嚴如父
師聖語褒揚亭毒如天地雷雨之施噓枯吹生雲漢之章起幽作
厯願臣缺然何以得此伏念臣世緒單平山自行伍在朝廷無毗
蚪蟻子之援無族親扳聯之勢無左右游談之助而聖主特達之

恩實萬世且暮之遇詔音初下臣跪讀於軍門稠人廣眾之間有
榮耀焉一時戎臣武士俯首傾聽慨然激昂踴躍增氣皆欲效一
死於戰陣之下况臣么麼被此大貺若為稱寒生當捐軀戰場焉
革裹屍以歸沒而有知餘忠未泯又當結草以報於是尊奉三詔
刻之金石垂示子孫俾世世著忠孝節與宋無極隆興三年四月
日具位臣某謹記

跋陳道士一宅蒙求己卯

今世道士能讀醮儀一卷中字歌步虛詞二三章便有供醮祭衣
食足了一生矣然猶有不能者常州天慶觀道士陳君葆光好古
嗜學蓋超然出於其徒數百千輩中者讀通藏道儒書與夫傳記
小說靡不記覽著書二十卷號三洞羣仙錄貫穿古今屬辭比事
以類相從雖老師宿學者不如偶儷精切協比聲律悉成韻語雖
章句之儒有不逮余讀其書而異之夫道家者流清淨無為者也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或彈琴圍碁以自娛或煉丹藥以玩物之變

陽卷三十二

六

或治符籙以呵百鬼療疾病固賢於其徒矣如葆光者博極羣書
上自千載之前遠至六合之外條分彙聚配合奇偶相比成文自
為一家此余所謂超然出於其徒數百千輩者也

跋朱藏一丞相帖

丞相朱公登庸財數日遭明受伏闕之亂不持寸鐵調御羣凶弭
耳帖然有取日虞淵之烈久之讒忌交澠上獨明其功而後羣邪
氣塞不敢出一詞公薨後十餘年族甥司理出公手迹開讀三過
生氣凜然而一時讒邪之徒與草木俱腐久矣

跋吳省元真贊

予讀大藏諸經維楞嚴之文維摩之辯勝妙獨出而根器椎鈍罕
識旨趣第時竊取言句談空說有然終以禪為游戲耳吳公前輩
盛德予宿昔所敬慕製一偈自贊皆佛菩薩語啟誦三過欲下一
句而家有識員者恐得鼠屎汗羹之誚

王龜年跋

亡叔以女歸中谿大姓王君蚤世生二子長曰龜年為天慶
觀道士幼子者從其母再適高氏高氏亦沒高氏三子析田宅為
三以一奉其母而王氏幼子破蕩盡其母困絕不能自存子飭龜
年歸養龜年脫道士衣娶婦斥險中所有得數十千買牛供耕以
養攻苦食淡遂有田數十畝而幼弟恃母愛不事其兄龜年分田
分財與之屢矣而悍益甚龜年語子曰幼弟悍悖不可耐盡告有
司而毆詈乃兄無笞杖之法又不忍也予聞其言而善之歲次丙
戌其母年七十八以疾終龜年具棺余葬斂皆盡力子又愛其以
母故而能容其弟也書數語勉之龜年余改名遇仁乾道丁亥正
月日某書

與吳世範帖

子元配淑人吳氏故朝散大夫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四明吳公之
女年十五歸子明年大夫沒于番禺官署又七年子為祕書省
校書郎淑人年二十四亦遇疾不起建炎中子自戶部尚書除龍

海集三十一

園閣學士知平江府故事又得封淑人凡更五命而賜今號淑人
入孫氏時子貧甚住村舍小屋數椽茹蔬食糲如素貧賤者比子
登侍從典四大州則不及見也淑人三兄皆仕於朝不享壽第三
吳子威之子隆祖一日自上虞過予蓋距淑人之沒五十年矣予
飭小兒具舟同載入宜興山中省淑人之墓墓旁里許巖穴高絕
處有大潭廣袤數畝水色正青如磨銅竹樹藤蘿連叢蒙翳如植
屏如張幄濃陰四合坐不知暑號玉女潭子方欲筍棹莽疏道路
面潭度地結茅三間以供往來耳目之玩隆祖曰某無妻無子飄
然一身如寄耳公能招此無家一食客否乎諸郎視某為母黨見
遇良厚又時得備亡姑家舍埽除之役矣予欣然許之以束草草
菴成即移書詣上虞馳告

吳氏沒後七年子再娶章氏章氏亦沒於壬子歲歲次丙辰子
自嶺表放還啟二淑人之殯合葬于宜興縣胡泱鎮觀潭築
室聚糧命僧守之距今乙酉三十年予年八十五方欲結茅館

吳子其中可謂不知命矣子八十三歲一子齒脫今復生髮亦
未全白儻未死而有以處吳子吳子往來冢舍瞻省墳墓按視
松竹在存沒為兩得之也

趙善發字說

太宗皇帝七世孫名善發晉陵丞若拙之子也余過若拙若拙置
酒酒半善發欲出見而遇疾方愈不可以風乃出紙索子書余已
被酒不果他日若拙以書來請命善發字而為之說余聞之孟子
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則反求諸己請字曰正
己夫射之為藝當正己而發一不正則失於邇者在毫釐之內而
差於彼者在尋丈之外矣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字而不名
者十二人而已吾子識之異時出而從事發一念發一言發一政
沛然如機括之行不可回止必正其身而後發則春秋十二人之
徒也

書張邦基藏東坡畫枯木

東坡在黃州時以書遺王鞏自言畫得寒林竹石已入神品草書
益奇詩筆殊減退士大夫聞而疑之余曰公詩舉天下推之而書
畫則世人不盡識也故有此語杜子美詩亦云已知儂客意相親
更覺良工心獨苦古人用意深處而世人莫識所以為獨苦邪晉
陵孫某書

徑山妙空佛海大師塔銘

紹興二十七年歲在丁丑徑山妙空佛海大師訥公持鉢詣秀州
華亭縣縣人朱飛卿者聞師名具伊蒲之饌卜日馳書以請公以
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其家據坐說法縑素咸會有僧出膜拜問生
死根命公酬對語未卒舉拂扣牀一擊而逝道俗奔赴空巷相口
讚歎作禮如佛滅度於是其徒具舟載歸山中則已有治命矣七
日而斂舉體如生以十二月十四日葬公全軀於寺之白雲菴鳴
呼死生之變亦大矣子路問死而孔子不以告彼上人者常住真

心如入涅槃正路而四大無常之身視如棄屣一彈指頃危坐而寂斯亦奇矣靖康初余守歷陽被召過儀真公時佐天寧寺營僧伽一塔高數百尺又建一火輪藏壯麗甲於淮海余歎曰公才吏用不下澄觀方時多故而隱於浮屠中可惜也其後五住靈巖築一室於方丈西偏余榜曰五至賦詩刻之至是公之高弟大梅山長老德最過余泣曰公佛海三十年之舊且厚善宜得銘公其勿辭遂授以銘公名智訥姓夏氏秀之崇德縣人方在母夢一婦人著黃衣寘一兒盆中舉而授之生而穎異年甫四歲事其兄慈相師道孜孜十四得度器質不凡追營香火練習戒律已如成人久之悟歎曰吾修無上道而求之文句中是刻舟也即舍去學禪於桐川天寧寺一日度澗有文書出流水中公攬取視之即心經也讀至五蘊皆空恍然若有契於心當是時姑蘇瑞光寺淨照師崇信以道學爲一時所宗公往從之淨照曰宿世沙門也未幾淨照徒任真州長蘆寺會學去來率數百人公學成行尊齒其高第准人

鴻興三十二

九

敬愛之曰有如訥公而不坐道場可乎延住天寧禪寺恩賜妙空大師儀真三江三吳舟車之會檀施大集鼎新一刹幾至萬礎建炎初住杭州靈隱昭慈聖獻皇后車駕臨幸詔公升座賜號佛海明年金人陷錢塘公被執至軍中大酋解縛置一榻尊事之比去飭十騎送還咸安王韓公世忠表請平江靈巖爲功德院薦先福命公主其院已去復留凡五更佳持前後二十餘年最後奉詔住徑山能仁禪院遂示寂公儀狀奇龐容止端默雖行出世開法而以營塔廟修齋供作佛事金帛之施歲一出之囊中無留蓄在儀真時州民王氏婦病沒後配孟氏又病一日其姑誦經佛室中間扣壁聲問之曰王氏也我有遺囑簪珥之屬盡歸孟氏可斥賣一二召天寧訥公說法使我解脫舍汝家而去孟氏亦復無恙家人即日馳告公公至王氏憑附一女子立公側說法竟王氏歡踊跪謝如生後數日見夢曰我已別受後身矣而孟氏病良已時徐俯師川書其事爲記在靈巖時平江大姓胡氏設大齋者宿皆會前

一夕夢人告曰詰朝有騎赤馬衣黃褐衣至者辟支佛也黎明物色求之而公裘馬如夢所告者胡氏舉室迎拜一坐盡驚靈巖寺據絕頂而井飲不給蓋數百年矣公擇地庀工伐石鑿井出泉清甘人不病汲今號佛海泉云公又嘗築室十數椽於府城之北爲退休之地信安王孟公忠厚爲請於朝賜名慶恩公既歸白雲矣公沒之歲偶脫一齒至是羣弟子併斂公爪髮琢石爲浮圖即慶恩之寢廬瘞之祠事焉公壽八十僧臘六十七得法淨照爲雲門六世孫任叢林四十二年度弟子三百餘人銘曰四大無常名爲幻身續息已定奄爲空雲性覺妙名如古井水一真湛然不受生死有大比丘號佛海師不起于坐隻履西歸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我銘著之如指標月

長蘆長老一公塔銘

紹興二年六月余南遷次臨川道過疏山長老善清領眾出迎余於稠人中見一人小異儀狀翹秀有貴介公子之風問知爲善清

鴻興三十二

十

之高第今一公也已而與之語談詞聲疊皆自經論中來聽之彌日不厭又問其家世實出章懿太后家故彰信軍節度使太師襄陽郡王李公用和之玄孫也襄陽王生子曰璋武成軍節度殿前都指揮使曰璋尚克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曰城官苑使贈金吾衛大將軍師之曾祖也承平百餘年中外安富李氏以勳戚之貴震天下築大第建旄節粉白黛綠充滿後房鳴鐘列鼎而食子孫奉朝請者數十人朱輪華轂相屬于道豪者以馳騁射獵爲事謹者亦累勳闕踐華顯世其家師獨奮然舍去入山林踐荆棘茹蔬食糲晝夜持膏火給薪水事佛祖修無上道爲天人師非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師諱法一字貫道開封府祥符縣人祖儼朝奉大夫父某某官方其在母也夜夢一老僧梵相奇古如世閒所畫羅漢像而師以是夕生比成童見羣兒噉棗栗跨竹馬爲嬉弄皆不顧年十七試太學爲諸生被服詩書備備然如寒士從其翁仕淮南大夫公欲任以官不就請詣長蘆事慈覺曠公爲比

邱其翁難之母曰此宿世沙門勿奪其志未幾蹟公沒去禮靈巖
通照愿公得度受具足戒是歲大觀元年也愿公徙徐之琅邪又
從之凡十年迷悶不能入益刻苦奮厲心練形至不知寒暑之
變時圓悟勤公住蔣山見師書一偈以大法炬許之圓悟奉詔住
京師天靈師又持鉢而往會靖康之亂圓悟還蜀聞江西草堂清
公坐疏山道場開闢兵火徒步數千里而至一語之投忽有所得
如金甌刮腹表裏洞然紹興七年泉州太守寶文閣直學士劉公
子羽聞師名具書幣馳請住延福院開堂說法縑素咸會至無地
以容丞相張公浚帥福唐徙住壽山尚書梁公汝嘉守四明又挽
居雪竇於時公卿大夫想見風采爭先邀迎惟恐不及天台萬壽
寺在山谷窮處其徒數犯法不能禁有司奏改為禪率選用一世
名縑眾所信服者為領袖又徙萬年積六十歲淮南轉運使蔣公
璨以書抵師曰長蘆大叢林公棄家學道推論於公能一來乎師
欣然許之居歲餘如有所不樂辭歸萬年觀音別院財淡日示微

海集三十一

疾索筆書四句偈默坐而寂實紹興某年三月四日也壽七十五
僧臘五十二八口塔成去寺若干步余聞佛說諸富貴人具大威
力發菩提心難造種種業易如一滴水流入地中五濁惡臭便成
生死大海師生於戚里長有華屋玉食之奉而天資絕人性與道
合不假師授一念幡然跳出苦海直登彼岸為大善知識世緣已
盡振衣東還奄然而化雖古佛滅度不過也褒禪山長老寶餘過
余曰公知師者宜得銘銘曰
三生了了大摩尼珠出光明今割畫甃中一笑相視過去僧今苦
海無邊作大橋梁度眾生今死而不亡耿耿如在傳一燈兮
徑山照堂一公塔銘
徑山有大比丘號照堂者諱了一姓徐氏明州奉化縣人方童幼
時遇羣兒嬉戲隅坐旁觀似不言者忽聞梵唄之音則躍而起立
其父曰必法器也當令事佛生十年大雲寺祝髮受具年十六從
廣壽梵光法師習天台教讀經數萬言窮日夜不息已乃悟歎曰

如來最上乘無挾而徑造者也吾所讀者古人之糟粕而已矣當
是時詔住相國寺智海院妙湛師思慧者具正法眼為世導師道
俗宗向如佛出世一時叢林之盛聽法坐下常數百人師從之數
年獨能盡其學為高第於是下泝絕淮徑吳中浮淞江上天台入
雪峰徧見耆耆老宿表裏洞然中無疑者會妙湛來蒞黃蘗師亦
自雪峰至學成行尊眾推為上首居無幾亦坐黃蘗道場領眾說
法繼妙湛後而學者倍其故師姿相奇龐寡言笑危坐一榻湛然
如方井水有來扣者雲涌泉落愈出而愈亡窮性介特務自閑遠
不交人事將詣雪峰朝議大夫曾恬與師厚善屬師致書抵福帥
大資張公守師意其為己納笥中勿出久之石泉虛席公曰黃蘗
上首故是強將之下即日移書遣騎迎師謝不願使者至五反
而後受他日公過師師出恬書且致不即遣之意公喜韞積之珍
深藏而不市吾與師實主無愧矣居三歲改蒞聖泉會左丞葉公
夢得來守福曰黃蘗古佛道藏場今世名縑孰逾一公者飭使者

海集三十二

具書幣以逆師至而闔境縑素奔走出迎歡呼踴躍聲振山谷蓋
師自石泉出世更三大刹積十五年演唱真乘啟悟後覺人人向
道以佛為歸已而後將至稍通餉謝易置諸禪師一夕舍去歸臥
雪峰故廬泉南葉守庭珪尊德樂道之士也延之雲門再遷法石
庭珪代還師亦反西湖雲峰菴即妙湛所栖閉戶終日人莫見其
面若將終焉俄被旨住徑山能仁院是歲紹興二十四年也徑山
無一壠之地可耕而學徒數千指師入據方丈檀施大集不求而
辦山有芝巖方丈遺址師嘗指其處顧謂其徒曰吾將築石室居
焉其徒不省所謂明年三月示微疾退處明月堂唱偈中衣供佛
飯僧翌日丁卯黎明索筆書四句偈投筆而逝跌坐如生俗壽六
十四僧臘五十度弟子四十人得法者七人乃即芝巖建窣堵波
舉全軀其中門人正文等因妙空佛海師訥老請余志其塔余思
之而未暇文三過余而請益勤乃投以銘俾刻之銘曰
徑山之陽龍公所家聽說師法諸天雨花相彼幻身如空中雲脫

骨芝巖夫豈其真道處現前而作佛事與龍為交歷千萬祀

薊林銘

兩浙轉運使右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向子誼博極羣書尚交千載
治一室植眾香草環之而讀離騷經其中自號薊林居士建炎未
崎嶇兵亂轉徙江漢間年四十餘上書謝事裴回玉笥之下淦水
之濱登高擇勝築室居焉莖蘭九畹采芝三秀千葩萬卉羅生堂
戶蓋真得所謂薊林者則欣然笑曰孫興公賦遂初韓吏部賦復
志皆謂此耶紹興五年詔起為江東轉運使明年徙兩浙召見奏
事勞賜甚寵因從容自言終老薊林之意上嘉歎良久親書薊林
二大字賜之龍文龜畫妙絕一時羣公在廷驚顧動色於序盛哉
未曾有也子誼修上之賜移書屬孫某為之銘銘曰

肝膽一如薰蕕殊臭鼻識妄聞六鑿交鬪唧蛆甘帶曉頓轉圓嗜
痴脂鼠逐臭則然一國之香人所服媚君子好修紉之為佩手援
紫藟掉芙蓉旂蕙育蘭籍飲食芳菲芳菲滿堂薦馨在德葵傾草

卷三十二

靡偃風就日帝圖九重孰播厥芬神交夢蘭甘餘獻芹扁榜我親
來從天上壁月珠星窺臨蕙帳天命不誦惟德之符車過必式于
公之問

御書扇銘

故刑部尚書胡公諱直孺紹興初侍講禁中上以所御白團扇親
書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十字賜之後十七年公之子右承事
郎桐廬令臣樅屬臣孫某為之銘銘曰

天厭隋亂唐室代興於赫太宗大人繼明手持三尺除殘禁暴日
月宣光風靈布號功侔禹甸德配堯天卑宮菲食吾無間然賢路
宏開正直是與儒先首首御于帝所著為世準聖聖相因稽經問
道如出一人偉歟胡公萬夫之傑者儒宿艾歷宋三葉扇出尚方
寶墨未乾天縱筆勢宛若龍鸞璧月煌煌光燭菡室子孫視之稽
古之力

清和堂銘

涇濁河渾跳波伏礫俯而視之昧昧不覩吾知其中至清者出陽
驕陰沱火旱水毀鑠石流金折膠墮指吾知其中至和之委云何
鎮木出火自燔螢囀不救燒空燎原若海彌天五濁流浪孰能離
垢不入諸妄不磷不緇匪通匪介大千一如無有雜壞光塵離合
涇渭自分茲謂清和取妙之門

飛鵬齋銘

胡維國所御花舫號飛鵬齋晉陵孫仲益見而為之銘曰
營巢幕上炊黍劍頭棘棘之端可以刻猴螻蟻之穴如聞鬪牛蚊
聚一器狂鬧啾啾南海之鵬載雲上浮一怒決起八極已周俯視
大千區中之囚達人大觀跨海乘桴飄然無礙不繫之舟騎雲躡
風追汗漫游二蟲何知斥鷃鷓鴣言從之忽焉在後

耘業齋銘

臨川鄒氏世以儒學名家而次魏好書尤篤日藝孳焉專求其所
好文章清麗有典則如其為人嘗治一齋叢書其間名之曰耘業

卷三十三

取韓公詩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之意而以書抵故人孫某徵
銘銘曰

我行其野原田膾膾蓬艾生之化為草莽牛山之美在物皆然若
是懼懼夫豈其天孰亂吾苗非其種者滅裂報子固其所也我有
尺宅聖王之田種德藝善豈曰無年大哉心乎不能以寸神而明
之與天地準異端曲學非聖之書逃楊逃墨卒歸於儒舊之闕之
斂華摭實采采新田有苑其特我倉既盈三百維園紅腐相因以
發陳陳

能仁寺鐘銘

太平興國之初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鑄大銅鐘於能仁寺為樓
三成居之後百五十年當建炎庚戌盜入平江能仁火大一夕而
燼又四年紹興癸丑寺僧行和募眾力更鑄鐘成爲銅萬二千斤
晉陵孫某為之銘曰

法音無礙徧滿大千際天軼海無量無邊眾生執迷馳走空聚聽

蟻爲牛鬻春作鼓矯亂顛倒妄認前塵色聲交薦不守其真粵有
大士修三摩地出大音聲而作佛事燧木革金以鑄以鎔鑄此東
序千古之鐘蛇以目開豬以足聽水鳥鳳林更相和應除孽破曠
一擊而通八方上下地獄天宮一切滿中十類四相凡厥聲聞俱
證無上

謝景思提舉硯銘

擘鳳唼磔鼠須汗綠竹編青蒲納金匱論石渠記先交讀父書

贊

葉夢錫眞贊

葛製練巾義皇上人名登千佛現宰官身玉立堂堂王國之珍金
鳳獻卜銀筆書勳衣緞貂冠象麒麟氏而不名有宋元臣

唐李衛公畫贊

子友張漢卿博覽書傳尚交千載屬時多故九幕李衛公之爲人
得南徐州甘露寺畫像命工圖寫揭于坐右夜夢畫思庶幾得見

詩卷三十一

五

如公者晉陵孫某見而爲之贊

唐李諸蕃悍驕不臣有李衛公河嶽之神巍巍堂堂若鳳若麟不
動聲氣獸伏鳥馴安史首亂兩河附起羣吠叫牙窟墟賊壘叩脊
論之不用尺筆一麾而散毛羣掉尾道大名播蔚爲臣宗沒有遺
像太山崇崇有如公者執御以從庶幾一睹葉公之龍
圓悟禪師眞贊

佛之道難成阿難七徵而不知真心之所在菩薩大弟子持不任
問疾其難如此固非下愚凡夫之所敢議而世之學者託佛爲姦
規以射利爭談禪說問東說西指空畫地如醉人說夢狂藥攻心
謔言囁語一切皆妄如小兒觀劇初無所視忽聞人笑亦復大笑
互相欺給如是而已以故士大夫鄙夷其說以妄疑眞人莫肯信
有圓悟禪師勤公者具正法眼爲世導師余見其住天靈時梵相
奇龐神守澄穆隱几嗒然不知人所在已乃據坐說法現句文身
旁引孔孟詩書之言合而爲一詞辯鋒起迎物縷解以口證耳無

可疑者於是一時公卿侍從富室大家與夫道德方智之士翕然
宗之遇休沐日寢門未闕而履聲蓋駭駭矣建炎初詔住金山之
龍游會叛兵趙萬據京口聯數十艘奮棹突而前遇風輒返終其
能犯久之過長蘆而大賊張遇奄至閩寺逃散攻剽一空惟師鉢
囊獨無恙又嘗蓄一筭儲上方賜物自遂抵儀眞徒所不能將盜
平得煨燼中封識尚如故道俗驚歎以爲未嘗有也乘輿狩維揚
召對行在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始賜今號改住蘆山之雲居雲
居有安樂神者據方丈前俱持人皆避不敢居師居之居至三年
奏乞養老還蜀詔許之再住成都昭覺院凡六年而寂比茶毗齒
舌不壞得舍利五色無數今丞相張公德遠銘其塔余在京師始
嘗從師游僧宗達者已能傳其學衷然爲高第今往平江虎邱雲
巖院一日過余出師畫像請余爲贊贊曰

採木挽革偃師之戲相從幻身亦復如是四大假合妄認爲眞薪
盡火滅奄爲空雲雲乎拳拳寫上紙影是邪非邪爲倒爲正有大

詩卷三十二

六

比邱僧中之龍具大圓覺徧滿虛空巍巍堂堂遺像在此一切人

天見者作禮

僧智標直贊

一袖蒙頭三椽容膝臥枕布囊行住柳栗祇陀徵心毘耶問疾畫
時簿相凝矚點漆妄見影事依月澄出卽汝一身應成兩佛

長老端裕眞贊

龜指牀鵲巢肩鷄百結芋火然貌堂堂人中僊師子吼徧大千

妙空佛海大師智訥畫贊

眉覆額耳屬肩大比丘老臘僊五葉換一鏡傳天雨花地湧蓮有
畫史幼朱鈺具相好普現前清淨目光明拳如說法常熾然

月堂僧惠山畫贊

犀顛哆口月面秀眉具佛相好眞天人師有言皆幻有相亦非躡

風系影作此兒嬉隱几嗒然南郭子基吾今喪我問汝爲誰

楓橋長老法遷畫贊

楓橋長老法遷畫贊

本來面目非汝是冷暖自知如飲水徧滿十方現一切畫師分身
蓋其戲
僧法臻畫贊
四大假合前身後身以身爲假以畫爲眞眞心常住不依一塵應
量無邊是真老臻

宋故右朝散大夫直祕閣提舉江州太平觀朱公墓志銘

故寶文閣待制朱公絳建中靖國間仕太上皇位給事中以論事切直黜為州一時號名臣生子曰宗右朝散大夫直祕閣提舉江州太平觀字成德又以高行剛節繼公後以紹興元年九月甲子遇疾卒於家其孤元飛走介馳告公之友晉陵孫某發哭已具書弔其孤而許以銘余曰建炎初天子御戎衣南守淮海上厲精肝食博采羣議如不及而北間小吏往往起家至大官者世之君子方懲尚賢任智之弊操區區老生常談陳腐之說為抹焚拯溺之名著見於天下而光明雋傑有如公者懷奇負氣挺立人上剛毅沈塞持一意無所牽通可以屬大事而投閒不用至於死可為流涕太息者也公興化軍仙遊縣朱氏其望在沛國而不知始所以

墓志銘

徙待制公斥為州時以郊祀恩補公太廟齋郎待制無他子弟且老矣公不敢言仕待制捐館舍已卒喪公猶不忍去墳墓政和二年始調穎昌府長社縣尉長社田園極膏腴豪吏多殖產其中縱其奴侵暴間里為姦利有誣鄰翁盜犬訴於公者公曰汝守舍亡犬又誣人以盜耶命拘之召其孳與之期三日戒日期而至犬不獲且併按汝已而犬得叩頭悔謝請後自改公許之自是其徒相戒不敢弄以事守將營廚傳檄公屬民涸西湖水為田耕之公曰厲民自養非為民父母之意即日反其檄守初快快無奈久乃已五年捕盜應賞改承奉郎授信州司錄事未赴除司農丞秩滿改太府遷駕部司門司勳吏部員外郎司農少卿鴻臚太府卿皆有能名其為吏部司農杜吏謾決稽壅無甯事尤有能名太上皇尊寵滯藩之舊併錄其子如何志同溫萬石傳宜夫之傳皆超進大官待制亦舊學之臣公不自言亦無為公言者太師蔡京與公父子同州里持國秉逾二紀貴震天下車轍填門公獨無一跡故表

回省寺十五年視富貴龍利澹然不干其心而以善入君子亭否

為己休戚靖康初政近臣薦公才堪治劇淵聖召見欲用公為開封尹而公奏事觸宰相命遂止今上即位大臣除不附己者多被責徙公亦免所居建炎三年提舉南京鴻慶宮紹興元年召還為大理少卿建安盜起上飭制置使發兵捕誅而師婁出無功詔選部使者除公直祕閣福建路轉運使且越公入對公曰愚民窮困亡聊弄陛下兵延一旦之命而將吏養寇弗除誅斂益急將盡驅齊民以為盜陛下第追還制置使守臣綴集之可毋戰而平也陳便宜十事皆世務之要上嘉納付公施行而制置司方議募兵檄取錢米數十萬公遺書責之曰公擁兵彌年州縣傳餉費百萬而誅責不已民在壑矣吾不能為公下石公自為之會朝廷更遣他將而盜平如公策公家閭中一時官吏才鄙皆聞知之歲竟取眾所推以為才者第其能為一書上之朝不由紹介皆被慰薦而勢家子恬貴為不法者飭免歸於是閩人新困於兵公所與除人皆

墓志銘

以為便而言者復論公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公亦薄其官家居十年不復有仕進意享年六十積官至右朝散大夫曾祖榮不仕祖端贈朝議大夫父待制公以公故贈少保母劉氏福國夫人繼母雷氏慶國夫人公妻宜人漳浦雷氏通直郎銜之女前公卒四子元照右從事郎泉州惠安縣丞元說右登仕郎元飛右迪功郎泉州晉江縣主簿元輝右迪功郎泉州安溪縣主簿元照元說元輝亦皆卒五女長適右迪功郎劉巡次適左宣教郎尚書吏部員外郎黃祖舜餘尚幼嫁劉氏者亦卒矣孫男五人曰沅右將仕郎曰澤曰演曰澡曰滂公志大才高遇事審審有立常病天下苟且之俗勝而中都官為尤甚便文全己僅同寄坐公九為省寺官樂職喜事如一日省文書辦施舍一切以法令從事遇不可陳義凜然視權貴蔑如也大率為人好直尚氣以不同於俗為主眾棄我取彼圓獨方以故不能取容當世公事親孝所生母太令人湯氏年八十三自公官長社登九卿晚食祠觀之祿未嘗一日輒去侍

旁孫曾盈前虞侍樂飲惟其意之適不幸公屬疾棄養而先太令人哭殊悲行道爲之出涕此其可哀也元飛以紹興十一年某月某甲子葬公縣之南塔山之原上書來徵銘如約嗚呼靖康末二帝幸青城羣臣皆從居亡幾虜酋擅署置縱馮漣曹輔等二十餘人盡集端誠殿下獨余不在遣中有小胡教余以姓名屬胡人用事者亦得去已覺寤飭使追還餘人獨余孰可扣緩急者乃即令旁從刑部外郎張卿材自匿又間行詣公越七日虜使坐部堂趣還甚急而卿材從開封吏卒質明造公家余自度不得脫顧謂公曰虜騎且行矣第爲我一日計公徐出召府吏曰某官嘗抵此又他適矣吾自使子弟訪求之求之不獲吾與之代往音吐鴻亮吏卒竦聽不敢動翌日虜騎引去遂免嗟乎方強胡得志凶酸赫然公一日折衝遂紓朋友係累之禍使公得爲將相踐艱乘危解紛排難致君臣之義必不使之盡得志於此時固無疑也銘曰欣欣巧夫砥疇得車之祭之餘取顧慕以超而媿其孥公奚不如

鳴集三十三

三

盜蟻癩之與居而曳尾於泥塗以全吾軀左詩右書言息其慮抑缶而呼烏烏有銜不祛以闕于幽墟

宋故左朝奉大夫提點杭州洞霄宮章公墓志銘

公諱緯字伯成姓章氏世家豫章後徙建安南唐時公之高祖贈太師諱谷者以文辭舉進士第一而官不顯江南國除太師之子孫又以儒學大其家而雄俊壘豪傑偉異之心出於是宰相郗公申公樞密秦公仍世爲將相高牙巨轂尊顯三朝百餘年間章氏之有籍於朝廷者或以文章擅天下或以才能任事於時此比有焉公故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中太一宮使贈太師秦國公諱案之子禮賓副使贈太尉諱訪之孫尚書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贈司徒諱頻之曾孫太尉公又徙蘇州之吳縣今平江府也公生而累世富貴獨簡儉守家法沈厚寡言笑怡衍貌不自持至於循道守官則未嘗屈意變節於一人蓋矯然壯者也公仕爲尚書郎與二弟中大公綜修撰公綜同時奉朝請一日宰相蔡京

召公兄弟過其家京曰秦公扞邊威名震西州凜如也上方謀帥有事於靈武纂父之業將在諸則矣公笑答曰越人善泅生子方昨其母浮之水上而責以父之能未有不溺死者也戰危事也當屬能臣非某兄弟所敢知也京始不說其後提點淮南刑獄權揚州事時朝廷鑄大錢當十已而改當五旋復爲三令下之日市門盡閉人持錢求束薪斗米至日旰莫肯售者公飭市易務出小錢納百買之貨又檄庾官糶倉粟以大錢售之盡十日止州民相視以手加額微公吾屬亡如矣權貨務更鹽鈔法以籠天下之財而錢聚於京師至不可校已而新鈔出則舊鈔棄不用一時豪商大賈索然爲流旬至有赴水火而死者時公兼領鹽事行次儀真王中立而下四十人遮道泣訴公按所持鈔爲錢以千計凡三十萬公哀之奏言鈔法誤民請如約以示大信書上降兩官衝替與遠小監當差遣會公弟經中飛語逮繫詔獄部使者承指劾公嘗奉行錢幣不如詔者併以公屬吏又追三官勒停公之言行遇事乃

鳴集三十三

四

如此而世方概以文法操切羣下以故坎壈不得意遂至於老死爲可惜也享年六十有六以宣和元年三月甲子以疾終於平江府之私第明年十二月癸未葬於臨安府臨安縣國昌鄉前岡村之原後二十二年當紹興十一年公之子從政郎信州上饒令苞狀公官壽世次來請銘某念方抵罪廢錮而銘卿大夫功德宜屬當世有名位能文章者以傳信於後遂以辭而五反不獲命某頃嘗讀公錢校書郎奠況詩有船尾淮山青未了馬頭隋柳綠相迎之句欽誦三歎以未識公爲恨後修撰公以女歸某而公下世久矣內外屬人猶能道公行事如狀所云遂序而銘之公少穎異不類兒童年甫九歲秦公得古碣數百言口授一再公已成誦既冠入大學文藝熾然最其列時中書侍郎張公瑛判國子監得公周官議十六篇讀之歎曰非近世之時文也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衛州汲縣主簿汲俗陋不喜儒公佐其令立學與邑民之秀者而汲人好學自公始以最升雒州防禦推官知恩州錄事參軍郡掾

蔡君以事觸部使者將抵罪屬公傳致之公白掾無罪使者怒欲併按公公持之益堅遂兩已元祐三年用舉者改左宣德郎知郴州三泉縣秦公為陝西轉運使以嫌自列改知越州蕭山公治縣以愛利為主教條寬簡不為表暴以時聲名殖善采葦暴視遇皆有理久之化服爭訟幾息公嘗疾病邑人奔走佛祠牲蠶於臂為名請福者不可勝數太守錢總上其狀會秦公守越遂不報謝景溫帥涇原秦公幹當公事紹興年范純粹帥鄜延又奏公幹當公事紹興三年除高密郡王大小學教授宗室召燕飲獨不往執經據一席容貌矜嚴誦說有法宗子尊憚之遷宗正丞太上皇御極提舉江南東路常平奏對稱旨謂為開封府推官以秦公薨去位卒喪除尚書祠部員外郎俄遷戶部郎中出為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公由是得罪公學博而辨於文自少年擢名第蓋自負不肯碌碌初主汲縣簿文潞公一見器之范純粹一世名臣亦拔公自助許將輔政議欲薦公公以申公當國辭不就其厲志如此至崇

寧中始進位於朝而蔡京擅事稍樹黨排根異己者公獨疑疑特立不少貶中書侍郎劉逵尤喜之會京免相凡所與除不便於民一切疏罷而公從旁贊其決達秦公增也已而京復進遂誣以中遠公又羈置秀州交親信公曰道固如是無怨悔之色政和元年復故官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以母秦國太夫人和氏年八十五旬近地詔徙京東東路而故相余深守青社深京所厚也公益不樂明年丁秦國憂除請奉祠提點江州太平觀秩滿再請為杭州洞霄宮自是不復言仕閉戶治書絕口不談世事間嘗所往來賦詩飲酒自娛晚年詩律益高清淳雅健有唐詩人之風有文集三十卷藏於家積官至朝奉大夫娶何氏尚書屯田員外郎辟非之女封同安縣君新制行改宜人生二男子曰芹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後公八十三日卒次即芑也五女皆嫁為士妻孫男三人曰承道右迪功郎徽州績谿縣主簿曰漢壽曰渭壽公事君親友諸弟待宗族朋友一出於至誠對吏民必稱名子弟候安否

不正衣冠不見未嘗以細故督責奴婢故當世推為鉅人長者外氏十二喪在殯貧不能舉公納何氏數月盡斥險具以葬司諫陳瓘以言事切直觸權貴人怒貶通川再貶台賓客不敢過其門公馳輕舟逆於道為具裝追餞出境嗚呼色厲內荏譬諸小人孔子以為盜公大度恢然尤無適莫若可欺以其方而見義勇往所謂天下健者其能過也銘曰
大儒小儒禹行舜趨陵麥青青其口詩書黔驢孔碩懋懋莫測一怒而踞虎搏而食孰如公賢人貌而天抑首吐氣似不能言裸順裏方不耀其光仁人之勇君子之剛其剛烈烈以節自發屹若邱山萬夫莫挽尚有典刑厥聞惟聲刻銘著之以詔後生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章公墓志銘
建安章氏自郁公以文學道德德仁仁宗為宰相聲號顯融族大以蕃異人輩出事五朝踵相躡為將相寵祿光大為世聞宗而徙平江者尤稱於天下大丞相申公家州戶樞密秦公家州北兩第屹

然輪奐相望為一州之甲吳人號南北章以別之秦公生七子多知名公第三子諱綜字子上為北章氏通亮英敏有大志讀書不治章句屬文辭典麗有古風秦公任子次及公公推與其弟而東書詣太學受業食淡攻苦窮日夜不息然後挾所有從諸生校於有司元祐二年試國子監中第一遂收其科學者尊其文傳誦以為法調河南府洛陽縣主簿時范忠宣公尹洛一見待以國士賓禮尉薦僚吏莫敢望於是故相韓公玉汝中書侍郎范公子功李公邦直皆以文行薦於朝就除京兆府府學教授秦公帥涇原奏充主管機宜文字用舉者改宣德郎太上皇即位推恩遷奉議郎通判鎮戎軍秦公治兵號名將守邊四年城兩州築九砦生致兩大酋斥地數千里威名隱然虜出塞遠遁將吏極一時之選後多為顯人而幕府簿尺籍伍符檄書請奏皆自公手出秦公薨太上皇臨其喪敕中貴人錄當為機宜者姓名以進免喪召對上顧而喜曰名臣子是嘗佐其父者他日謀帥無以易卿也除祕書省

校書郎居亡何以爲陝府西路轉運判官會五路漕臣分總邊計而公適當秦公舊治手疏便宜數十條鈎考財用爲出入之要窒姦偷罷不急以紓縣官餽餉之費皆有法書上而宰相方除不附己者召公還言者隨攻之出知湖州言者不已差主管西京崇福宮未幾公弟純以飛語聞而章氏一網盡矣崇寧中蔡京用事入權震中外禁出竟天上感悟免京就第凡京所建爲天下書趣中書丞罷之中書侍郎劉達秦公增也京懷之未發他日京復用諷御史誣奏純盜鑄爲姦利以併中達於是詔開封尹李孝壽卽吳中署獄連逮千餘人敕州縣發卒護送鉦鼓之聲連晝夜不絕捕繫累月痲死數百人考驗無所得京怒逐孝壽以嘗建言御史蕭服沈疇代往獄益急卒不驗又逐御史更用孫傑必鍛鍊如章乃止純坐是除籍爲民徙海上兄弟皆坐非有理得罪公又免官羈台州歲餘上辨其誣罷者皆復復公故官通判秀州實大觀三年也已而又坐陝西漕事奪三官公移書當路詆京曰黨朋交譽相

鴻卷三十三

七

謂伊周蠹直不平斥爲莽卓天下聞而壯之四年復召爲校書郎遷倉部員外郎再遷起居舍人宰相張商英言蔡京紹復熙寧元豐法度率矯誣爲姦罔非先帝本意建請置局號皇宋政典擇近臣范鏗劉拯纂集爲書黜其妄詔公爲編修官御府出筆墨端溪硯以賜後嘗奏事上追懷秦公且問秦國夫人起居狀公頓首言臣等幸因先臣蒙記識不幸妻遭讒惡以見困蹶負先臣餘教幼弟緝臣母憐之未嘗一日相舍中被誣陷屏伏田里母子無聊陛下幸哀憐孤老砥憤之愛加惠績等復還任籍臣昧死自言罪萬死上爲動容卽日詔復績官而公終無一言自及秦國遇疾移告馳省而蔡京復相同列有微進者遂京之怒又中公以危語會遭秦國喪喪除吏部直注岷州長道縣而公亦病矣以政和四年守本官致仕逾年病間卽舍旁營一堂號美蔭聚書萬卷凡國子中祕所有皆具集古今石刻千卷手編秦公遺文四十卷奏議三十卷奏議者涇原山川要害行師制勝營陳出入之法公以類分卷

每一事爲序文識篇首可備乙覽而不果上有所感遇則爲歌詩音節平緩無戚嗟畱落不偶之歎八年落致仕以朝散郎知解州轉朝請郎朝奉大夫宣和二年選部使者去爲均州三年提舉兩浙常平未至改提點刑獄遷朝散大夫妖人方臘稱亂東南新蹂於兵誅子走州爲安撫進公直龍圖閣知越州兼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公樂職嗜事所蒞有名迹束縛姦吏重足而立愛養百姓則唯恐傷之解州神霄宮成廉訪使者劉偉病其隘有改築之意公曰吾民不可以重困卽擇日齋戒設壇場召官屬行事祠下會其徒入居之事訖驛間偉意亦已房陵婦人越所部訴其子於均公謝曰房非吾治也又訴於轉運使以屬公公召詣庭下不以屬吏鑄論開曉母子感悔再拜稱謝而去秀州嘉興富人高安與陳氏有故怨聞方臘之亂誣之爲盜聚羣惡操兵入其室盡殪之以捕盜徵賞平江長洲縣陸氏怙富橫閭里殺人應捕輒賊吏執平人代已公一閱盡得其情狀取二人實諸法眾謹以爲神明越新去

鴻卷三十三

八

亂人情危懼日三四驚旁郡守將往往益兵自衛公至則延問吏民燕集賓佐如平時於是勇敢卒謀爲變公飭將吏指取無一人脫者一府大震左丞王安中帥燕山求文武士於幕下欲請公俱宰相以公方撫越人不聽五年中貴人譚積爲宣撫使又請公於上朝廷不能奪除公河東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司參謀官磨勘轉朝請大夫加右文殿修撰賜三品服松亭關戍卒二千人號食糧軍四軍之變遂從奚人破景州積怒欲盡戮其孥公曰若爾則人不復思漢矣積悟而止時金人納夏羌之請割界拓拔故地雲中以北二千餘里遺之止以朔武歸我夏人駸駸向朔州境上積次河東詔積發兵討之公言兩國通行囊橐包藏甚深未可輕動第撤問金人可也而太上皇親筆督戰至八九不已公益持不可日金人以我納叛渝盟藉爲爭端若奉詔出師誤傷金人邊隙一開則齟齬首用事者墳墓矣今困竭天下盡於燕山訖無善後之策況議雲中平退而疏燕雲決不可守之狀反復數千言皆社稷

名賊張迫者聚黨數萬人掠雞澤進薄城下度不可攻遂引去手詔嘉之進公兩官而中貴人陳宥遣小校于演部勝捷兵次雞澤而盜已去輒馳入青城柵執殺社人數百級以捷聞老幼隨之號呼系道羣躁謀門下公大驚悉斂所納級付其家給棺衾瘞之盡拘羣惡以屬吏勝捷者童貫所部也獄具方上而貫馳騎檄還所隸軍籍公曰殺人者死又何待焉即日論殺之貫怒劾公專殺朝廷不得已奪所進兩官自是官軍過州境斂迹無敢犯者有頃公被疾司錄事李承勸權州事州兵聞公病唱言倉粟惡逐庾官嗾眾為亂公聞變力疾披衣出譙門坐宣詔亭飭二校率其屬捕殺首亂者而釋其餘已乃復臥承勸達貫之怒以公病不任移書馳告貫而自為功居亡幾公黜三官免歸承勸進五官而郡豪納粟賀就者亦進七官人莫測其故久之始悟承勸書所薦云是歲宣和七年也明年復故官當靖康元年遂告老以朝奉大夫致仕建炎二年詔起公知蔡州稱疾不拜三年落致仕召赴行在又以疾

鴻興三十三

十一

辭差主管台州太平觀紹興元年除福建路提點刑獄未赴改兩浙東路尋提舉台州明道觀於是積官至中奉大夫六年感疾又請致仕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六公適爽開濟知世務之要尤長於議論計一時利害論人物臧否詞辯鋒起聽者竦立居官任職有所施舍問義如何未嘗顧望少貶以求合既喪觸童貫被斥朝廷聽其諒而買方用事權震天下雖宰相亦憚其為公所至又輒與之遇故終徽宗朝畱落不偶命矣夫娶章氏故相申公惇之孫奉議郎持之女封令人恭儉守家法生一男子即滋也監饒州商稅務滋幼時令人手鈔孝經語孟授之解悟過人不自標顯年五十六以紹興九年十二月己未卒十年正月甲申附于中奉公之墓孫男一人曰林右登仕郎公弟斌家淮陽建炎之亂盜據其城挺身南走歸公公時方上書以郊祀恩任子斌至遂改薦斌今為文林郎徽州軍事判官公好古博雅於傳記無不通達遇古法書圖畫至解衣輟食求之嘗登慈恩寺塔顧見唐進士題名人物風流

筆迹奇麗慨然懷想至裴回其下不能去遂捐囊金命工刻石屬隱士王持第其歲月離為十卷書出一時賢士大夫爭得之建炎南渡圖書燔滅公所刻又在長安數千里之外兵火戰場中祇今一二尚存者尤為世所寶云銘曰

嗚呼世衰道喪今關人用事指鹿為馬兮欺君之不忍審審柳公今孤立一意孰擠之於險兮又推之於墜懷奇負氣今百不一試埋玉樹於土中兮責恨未已萬木如茨兮闔門之趾是為公藏兮子孫受祉

宋故左朝請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孫公墓志銘

建炎元年冬大駕巡維揚一時文武吏士上書陳得失累數十萬言納區中以獻三年春朝奉郎知徽州婺源縣事孫公亦獻書論五事一曰戎酋不道雖戴天履地共有枕戈之怒然人主之行異布衣匹夫見辱拔劍而起不忍忿試之一擲則大事去矣昔項籍背約分王諸將不平高帝納蕭何之說即日趨漢中用張良

鴻興三十三

三

之謀燒絕棧道示羽無西意而蹶楚誅秦於此在矣二曰宣政大臣建為天下害以誤社稷徒諱弗言專斥太上皇傷天子之孝三曰建炎初政開廣言路儉人射利賣直鈞名作為謗書詆誣盛德傳言四方以為口實此犯上作亂之由不可長四曰兵將驕蹇伺寇至奔散為盜不可使宜益募民為兵晉謝元度縱騎八千破符堅百萬之眾宋武帝與江左長驅中原秦人壯士健馬弗能當也兵無常形其權在將孰云吳兒不可用耶五曰國蹙民窮徵發如雨人不堪命宜罷省諸不急以濟軍興書奏會近臣有以公名聞者詔公馳驛入對未至而乘輿幸建康新將相用事所施置皆不與公言合於是辭疾不果行久之請祠官因絕口不復論世事矣公平生無所嗜惟讀書至老不去自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翰林子墨之文章傳注箋疏之學浮圖老子之言靡不記旁穿獨鶴馳騁上下務為深博無涯涘屬文操紙立就雄深辯麗頃刻千言至於感徵託遠論美刺非則寓於詩今參知政事張公守吏部尚書

孫公近交薦公可備文章翰墨之選而公病矣以紹興七年八月戊戌卒于家嗚呼公之學足以命一世而不遇於崇儒右文之時公之辯足以謀一國而不用於用智尚賢之日官不過九品仕不出州縣幸而有氣力得位者推挽之庶幾遂奮拔以見於世而又遇疾以死悲夫公諱杞字德發常州晉陵縣人曾大父居約大父宗及將仕郎許州長史父暉以公贈朝請大夫母張氏封宜人公大觀三年試上舍賜出身授將仕郎主濟州鄆城縣簿秩滿調太原府文水縣丞遺宜人喪去位服除改從政郎商州豐陽縣令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宣州婺源縣實宣和五年也七年轉奉議郎淵聖皇帝卽位遷承議郎今上卽位遷朝奉郎賜五品服紹興三年轉朝散郎主管亳州明道宮五年轉朝請郎公在鄆城嘗權左獄囚抵罪論死者十餘人公訊得其情曰囚罪應死原其情可以不死卒全宥之十餘人皆不死豐陽小邑在山谷中會州將多顯人以得公爲喜檄召詣府置公客右吏退設酒食接對移日至終更

鴻慶三十三

三

不得還婺源之利百倍豐陽俗喜告許持吏短長爲姦利公至則指取其尤一二人寘諸法縣人屬焚剽之後率用葦竹茨爲屋久燥則焚公命陶瓦易之至今無火患狂賊倪從慶嘯聚境上吏民洵懼日三四驚公籍丁壯爲兵日臨試之以示有備從慶率其徒引去公試於事大概如此公器資沈毅寡言笑與人侃侃然安言徐視惟恐傷之其論古今成敗之迹聖賢窮達出處之際援證古今踴厲駁發一坐傾聽居官任職据法持議不阿所事必得其所守乃止館算姊友諸弟恩敬甚備女姪幼而孤調護若己出治命飭具裝選所歸不及其他享年六十有五妻安人凌氏男曰廓曰虞女嫁將仕郎李襄餘一人在室孫女二人以其年十二月庚申葬公縣之新塘鄉百瀆山之原上公弟曰彬曰樵樵從公官四方未嘗一日去公側集公所作詩文以類次之得三十卷彬爲公買田築室治其家於是過予而泣謂知公莫如親也來徵銘親曰自大宗小宗之法壞而族散忘其祖喜不慶凶不弔相視如塗之人

矣杜子美詩寄族弟唐史君以俱後於陶唐韓吏部序送族兄毛仙翁謂同出於文武觀與公同孫氏同州里同出於南唐侍御史潛之後而服盡於五世不相聞既冠始見公於鄉校後爲同年進士而公長觀八歲魁壘辯博實允吾宗始拜而兄事之如是二十九年離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無間也今不幸棄予而先矣銘其可辭銘曰
行直而方學博而藝言不違道交不就利追配古人莫逆其懸朱丹其毅大塗方軌一時同升公視無愧不羸其身一病而蛻惟其不朽互千萬祀

鴻慶三十三

南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三

墓志銘

宋故右中奉大夫直祕閣致仕朱公墓志銘

國朝主計之臣以轉運使分隸諸道而戶部領其要異時廷議遣一使自天子至三大臣旁諮久察必得信厚敦敏精練兼人之器然後授節以出故選任常重於他司然天下幾道使與貳凡幾人或張空最以銜虛名或便文自營趣了目前或急小利近功而害大體其能以行治勞烈赫然著稱一時號為能臣者蓋一二數也亦有名使者朱公諱彥美字師實智略輻輳足以表萬夫忠厚老成足以首風俗仕四朝在事五十年五持使者節皆有能名而漕京西尤稱於天下京西治河南總十八州介居國右守將類多顯人估貴不奉法至輦金幣署別籍儲之部使者造郡上謁辭而去無誰何者而大河之防陵寢之奉視他路為劇往往旬請於朝或移用他司錢佐其乏而以負殿免者相屬也公曰轉運使操一路

之贏而倒持之吾不能啗啞以為生即日乘傳詣所屬州按簿書窮株尤得貨匹百餘萬釋逋負之在民者勿徵量緩急輕重所宜為施舍費出之節於是上下瞻足貨聚沛然歲竟奏課為天下第一錫名延閣擢升三路名動朝廷矣公秀州華亭縣朱氏故左朝散大夫知隨州贈少師諱伯虎之子贈光祿大夫諱約之孫贈太子少保諱承進之曾孫朱氏自宮保以氣節蓋里中為豪長者至少師繇進士起奉使典州有名元祐紹聖間遂大其家少師任子授公太廟齋郎調郴州司理參軍年尚少也而据法持議已能使老吏憚驚當是時少師提點淮南刑獄公以親老在數千里外不自克移病去久之丁母吳國夫人孫氏憂又丁少師憂憂除授杭州於潛縣丞秩滿監磁州裕民監不赴監編估折鈔香藥局積功次改承奉郎充制置發運司幹辦公事發運使龐寅孫被旨斷臨平蔡氏墓而寅孫以屬公蔡京復相罷送吏部知杭州仁和縣籍記兇惡束縛奸吏所禁無不改凡徵租不遺一吏大署其門子之

期期至人趨令如水赴壑無一人後者歲滿監在京雜買務就除通判階州未行改杭州杭為數郡湊西湖號天下絕境守將領客出遊相踵為故常而委事於其副既得公喜曰仁和遺誦謳吟至今吾事當屬之子矣第留一諾待我書也公不辭夜漏欲盡起秉兩炬據案閱訟訴數十百人立盡日出從寮吏詣府白事造請賓客從容如平時一府翕然稱治代還會宰相華原王鄭公當國方更置天下事以復祖宗之故而公陳便宜十餘條多世務之要華原稱善以公名聞徽宗召見賜五品服除措置河北路糴使尋除江准荆湖兩浙等路制置發運判官祖宗時據淮海走集之地置倉號轉般受東南八十四州之粟發運使具千艘歲漕六百萬斛輸之京師禁京用事罷轉般為直達盡括藏錢粟為羨餘以獻而六路漕船浮長江絕淮汴累數月而後至吏卒冗食其中度不能償則穴而沈之以險為解甚者至委空舟逃去戶部校經數歲亡十二三而中都藏粟費且盡公受命已華原召公詣丞相府出

御札趣公具所以救治施行之略公曰京師無高山大河之限聚重兵以為險而太倉無旬月之儲此直達之誤今轉般倉法具載有司第付臣推行無使詭人興詛誹其間豐財裕國歲月可俟也公退而考故事著科條蒐獮脫遺銀治乾沒得緝錢繁百萬公曰可以有為矣會華原以憂去位京黨復進改除兩浙路轉運判官未幾提點江州太平觀而直達如故識者恨惜之是歲政和八年宣和二年除京西路計度轉運副使諸郡漕錢送吏率貿易取贏久遂成俗比公至而錢不輸於庫者八十萬往往懼罪自匿公飭錢所過州縣隨所見存者受之不幸而廢於水火盜賊者聽吾命於是送吏歡呼以手加額曰吾屬背賴公復完更相告語奔走閭閻徵進貸之未償轉宿貸之未售居亡幾盡輸所謂八十萬者無一金之負中貴人李彥更稅為租而妄言無行之徒縱恣以僥進有皇甫生者建言伊陽天荒地亡慮數千頃可屬民肆耕其中歲得錢以千計可二百萬時未勵方幸主其言已乃傳詔屬公公

驗之皆磔瘠不毛之地歎曰此伊陽背脊疽根也奏斥其妄事遂已奉先軍士因刈麥恃眾而剽有歐人至死者捕繫獄連逮六十餘輩獄具當論死會公攝府事公曰可殫誅耶殺人者死如律令誅三人而釋其餘一府稱其平五年除陝府西路計度轉運副使未行進直祕閣再任六年朝廷拜免大臣易置諸路使者公例罷為提點南京鴻慶宮靖康以還天下多故凡三請祠觀遂告老紹興五年七月守本官致仕積官至右中奉大夫職直祕閣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十三年五月乙酉歲徵疾若將寐者遂瞑享年八十心醇氣和渾渾不見圭角而長於治劇遇事奮發勇不自恤吏牘盈前迎見立解拔根擿節無所漏商功計利不以一毫加賦於民而明於開闢斂散之術科別戶分有倫有要可為後法以故尤為當世大人所器擢於郡丞進領六路遂超其匹議者不以為過建炎之亂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兵賦最為當務之急而公卷懷利器縮守袖閒旁觀血指汗顏之跡不復為世用遂老於家

海集三十四

三

可為天下惜者也公娶孫氏吳國夫人弟彥卿之女尚書職方員外郎夷甫之孫以公貴封令人有賢行年七十二紹興八年十一月辛丑以疾卒葬於縣之修竹鄉福全村官山原上後六年公沒諸孤以遺令奉公柩合葬於令人之墓即其年八月丙午也三男子曰寬右從政郎臨安府昌化縣令曰宰右迪功郎監行在編估局曰宰右從事郎監秀州都鹽倉四女適右朝奉大夫知登州梁慶祖右從事郎莫侶右朝奉郎通判衡州陳祐進士謝邦直其歸莫氏者再適右修職郎洪暉孫男五人祐昌世昌壽昌士昌阜昌女三人婿進士胡公望餘尚幼華亭據江瞰海富室大家蠻商船賈交錯於水陸之道為東南一大縣胡馬南渡所過燔滅一空而華亭獨亡恙公歸休十五年除地舍東築一堂居之疏鑿池沼累石為巖阜松竹蒼然得林壑之勝幅巾藜杖徜徉其中親客過蓬擊鮮置醴吹竹彈絲歌呼樂飲窮日夜不厭不談世事不問家有無怡怡如也友諸弟甚篤遇郊祀恩分薦弟姪時公之子猶有未

仕者館發妹村孤甥視遇宗族交鄰里鄉黨恩敬甚備不為翁翁然久而加親故屬續之日指紳士大夫內外屬人與常所往來哭之盡哀無一人怨議觀視吳國為祖姑口令人之從子也為兒童時立先大夫側聽公談既壯又從公周旋至於今老矣寬等謂知公終始大節宜莫如觀來徵銘銘曰

世遠道散士失職兮毀瓦畫墁志謀食兮吏鉗紙尾進刀筆兮曰此當署莫致詰兮西秦東越望兩國兮孰瘠孰肥匪忻戚兮視廢以偷不謀兮矯矯朱公表獨立兮奮髯抵几吾黨直兮櫛風沐露戴星出兮蹈河履薪不焦溺兮老姦縮頸吏屏息兮機張鍵閉吁莫測兮搏風九萬我奚適兮止或尼之道絕塞兮投袂而起全吾璧兮築室反耕老空寂兮一寐而蛻反其宅兮凜然如生尚不沒兮銘以著之此其躅兮

宋故左中大夫直祕閣知新州軍州事郗公墓志銘

海集三十四

四

以叛書聞詔遣將吏捕誅行次嘉興眾大譟盡甲以出逐其帥領辛道宗者又叛所過焚掠州縣官吏逃匿莫敢誰何當是時左中大夫郗公以通直郎知常州無錫縣無城郭甲兵守戰之具而眾奄至公跨一馬挾以二卒直抵賊中大言曰車駕幸東南先驅且至知之乎皆曰不知也公曰若等幸無他轉禍為福於此在矣眾相視矍然斂兵不敢動公即日具酒肉糗糧勞送出境縣以無事士民咸說相與傳載其事書之石以示子孫俾世世無忘公之德公諱漸字子進姓郗氏大名府臨清縣人聰明敏博彊記善屬文政和間州縣學推行三舍論士之秀者而公寔然為諸生冠同郡李釜嘗以文詞冠天下高自標致少許可讀公文喜而稱之顧謂里中諸老曰忽見驢驢一骨於此下駟中非十駕所能追也居有頃試禮部有司書其等為第一遂收其科賜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博州聊城縣主簿公雖試吏而明練已知素官部使者班教條辨爭訟決稽壅悉以屬公公一出輒持數檄賦事劇易換日淹速

次第裁遣無留事甫葺歲連以最升承直郎夜行遇盜刃傷公敗而朝廷聞之轉通直郎知無錫縣是歲靖康元年也兩遇恩遷承議郎言者譏公李綱免相歸公率寮吏迎謁道上治盛具張樂樂逆其至一方騷然入之法除名久之公上書自言曰宰相罷歸次鄉縣縣令佐郊見禮也設欲具燕飲綱嘗為天下宰負責張甚非一縣令所能折簡而呼也可見言臣者之妄矣上是其言詔復故官磨勘轉奉郎通判常州隋司徒陳大帝嘗以佐陰兵助破黃巢廟食一方至于今不廢歲時合數百千人設大祭會祠下是日社中馬逸闔城驚呼以為寇至有狂走溺死者州將洵懼不知所為公叩閤入見曰此必訛言也褰帶就坐笑語如平日有頃州人已按堵矣公遇事於皇遽休迫之中多類此功次遷朝散郎李成寇江州就差江南路招討使隨軍幹辦官施平進官二等遷朝奉大夫明受勤王莫府上功再遷左朝請大夫呂頤浩建言鄱陽置監牧馬除公提舉饒州學生監牧事馬性利高寒而鄱陽地卑暑

滄桑十七

溼馬以連斃公負殿免所居以歸辟充江南東路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兼提點營田公事改除參議官宰相議大征伐都督諸路軍馬又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判官軍還知江州未赴差淮南西路宣撫使司參議官宣撫拜樞密使又改樞密行府參議於是積官至左中大夫除直祕閣知宣州公曰南北解仇遂息肩矣無錫吾之桐鄉也盍往家焉上書請宮祠得提舉台州明道觀凡再任買田築室營一樓於舍東高明壯麗望西山草木歷歷可數間從常所往來飲酒歌呼若將終焉秩滿知蘄州纔數月遇疾卒于州之正寢實紹興二十二年七月丁酉也享年六十有二公少力學問獨步場屋文章深厚有氣如其人東平呂公吉甫鎮北門月誦學按所第諸生試文異板揭之公率常中首選東平公曰邵君之文豈止一名第他日必顯於時東平通儒大人三朝之望公以一布衣延見命席與鈞禮學者欣慕雖常衣遇歐陽詹不能過也屬時多故豺狼塞路公挺身入叛卒數百人中視羣偷若孤豚然用

尺筆驅之出境一時將相聞其名爭欲拔以自助入參謀畫出將漕輓治邊臨戎屯田積粟勤勞二十年所泣皆有各迹遂為當世功名之士位上大夫著籍中祕封臨清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而議者以用不極其才為公恨郝公故高平金鄉人東漢御史大夫盧四世生鑿為晉司空侍中子愔孫超皆號名臣世遠族分有籍于大名者不知始所以從曾祖昌祖文父寶皆不仕寶以公貴贈右通議大夫母王氏贈碩人所生母張氏贈令人妻同縣傅氏封令人前卒河朔陷覆衣冠多走死公治次舍分廩稍館三族之無歸者生養死葬恩敬甚篤里儒聞達者嘗授公學其子流宕行卜道中公與之遇館留於家不可斥厚幣購遣喜過所望而去市書數千卷迎師教子皆彬彬焉以文行世其家五男子曰宗簡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曰嗣武右從事郎江州彭澤縣主簿曰紹宣右從事郎徽州歙縣主簿曰景平通仕郎餘一人尚幼宗簡亦前卒矣一女適右迪功郎湖州德清縣尉李端友孫男女八人男曰

滄桑十四

重榮登仕郎諸孤以其年十二月壬午舉公之柩從傅氏令人葬於無錫縣開化鄉長泰里黃墓之原上紹興初守臨安抵罪邊嶺表赦所屬發吏卒護送公時佐常州無半面之雅一再過余傷屯悼屈陳義慨然坐客皆驚竦又選取卒之謹厚者三令而後遣後二年余歸宿田里而公已出為世用詒書勞苦如平生歡歲時問饑既久而益厚也斯春之別余自計先公生十歲多難早衰齒髮缺壞兒無復日矣不謂公棄而先也悲夫嗣武等書公世系爵里卒葬歲月來請銘銘曰
猗歟郝公河岱之英蚤以文鳴吐辭為經一世儒先相視歎驚策名為吏日以有聲于時興戎喋血千里豺狼塞路磨牙厲齒公探其穴視若羸豕一言啟悟折其脊尾徐行驅之不用尺筆訛言朋與狂走驚仆守將震懼方食失箸公獨巍然屹若砥柱笑言未卒按堵如故功大名播慕者興起將相侯王迎門躡屣特置一榻絕席異禮條髮畫奇效於屈指大塗九軌始驟而馳富貴方將孰盛

與夷不究于行止或尼之中道而隕誰主誰尸西山之址樹之松
樛鬱鬱佳哉可置萬室公所息馬車過必式

宋故左朝散大夫直祕閣致仕王公墓志銘

公王氏其先著望太原曾大父璉大父仁諒家常州之無錫縣以
財傑一州為大姓父軾通奉公魁岸有智略大破貨聚築室舍旁
儲書數百千卷千里迎師教其子種德藝善所為過絕人號里長
者未幾公以進士起仕三朝為世間人天子疏恩大賚四海以及
朝士大夫之親凡累十二封至通奉大夫而無錫王氏遂稱於天
下公諱岡字壽基通奉公之中子也少時已疑疑自立讀書著文
出語驚人他生不敢齒既冠得太學上游所為文章讀之曰吾可
以一試矣則羸糧往從之閉戶治書未嘗變戲燕游以棄一日積
六七年遂大發於文清浮溫麗不見圭角如其貌然有司第所試
言書其等為第一元符三年解進士褐主睦州清溪縣簿以通奉
公喪去去年召詣都堂除編修國朝會要所與故資政殿學士

卷三十四

七

蔡靖並命有忌公進者譏公為太學生時饒鄂新州逮赴詔獄斥
居自訟命遂止差充台州州學教授改通利軍積勞遷從事耶充
京畿提舉學事司主管文字俄徙京西北路秩滿用舉者改宣教
郎是歲政和四年也除睦親北宅宗子小學博士北京國子司業
三舍法罷除判國子監代還通判揚州建炎三年權發遣江南東
路提舉茶鹽未赴除尚書金部員外郎召見權御營使司參議官
四年請官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年召為尚書比部員外郎
樞密院檢討諸房文字遷左司員外郎公蚤以文藝遊場屋為名
進士故終徽宗朝五更內外學官之選而未嘗任事於時建炎初
乘輿狩維揚詔以守臣呂頤浩兼戶部侍郎頤浩既居中不復省
府事揚大州也豪吏大家喜犯法號難治會王室東遷諸將兵暴
集官事滋出矣公始據案見吏民於千兵萬馬之中與之辨施舍
分別可否疏為一書日詣頤浩白遣之無問事州人不知自公出
也頤浩德之他日入相公亦召為尚書郎意公復助己公循道守

官不為翁翕然心平氣和自得理所言者以宣政誤恩不厭天下
公議請稍損其太甚者詔屬左右司領之謂之討論頤浩當國時
有所貸舍公輒持不可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
怨言何謂也法者天下公共之法也大臣行法與眾棄之尚誰怨
前日論甲細三官且至乙矣輒貸不回今日復論丙如甲公秉國
均於天下具瞻之地不平謂何而怨始有所歸矣頤浩嬰然素
敬愛公不以為慰公之遇事時有弛張蓋如此公嗜書自幼學至
老雖舟車鞍馬行役閒未嘗棄不讀尤長於易嘗著論以黜先儒
之謬晚年深明春秋左氏之學考質諸侯鄉大夫功罪以推見當
時得失理亂之故傳經為說反復貫穿切於世務之要一日奏事
殿中上曰囊讀卿奏指事據經皆本春秋之旨又曰呂頤浩治維
揚有狀繫卿之力天語一問眾謂公且光顯矣居亡何又引疾旬
去除直祕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六年提舉台州明道觀願謂諸
子曰吾起白屋仕四十年三人尚書為郎佩服至五品更十六官

而不挂

卷三十四

八

嗚呼公之巧足以中人之眉弗卓鰲以為奇善刀而藏之公之智足以察淵之魚弗嫩嫩以明汗鞶積而藏諸知我者希有畜弗施奉吾身以歸維後人之貽

宋故右承議郎吳公墓志銘

王荆公自丞相府得請歸鍾陵獨喜為詩又出新意集古人句以資一時朋酒燕笑之適而以屬吳顯道者凡十餘解余生晚不及識顯道矣味其言則魁壘辯博蓋世之豪而官不踐卿相之位名氏不列於太史之書此何故及是左奉議郎知興國軍陳君最為書以右承議郎吳公官世行治來請銘而顯道蓋其父也顯道江左知名士蚤從歐陽文忠公游與其弟子經俱以文學稱天下與荆

卷三十四

九

公曾魯公有連二公相繼當國族姻之賢皆不得與寒賤齒當是時太學生陳于等疏言吳某學成行尊願得為國子師傳學者有所矜式荆公終以親嫌寢其書不報於是江淮間又爭欲以為師不遠千里執經帳下率常數十百人所至輒以詩書禮易開悟後學磨礱成就以為士君子之器甚眾而仕不充其志以沒顯道生三子而公為中子諱愨字德毅少詳敏已能讀父書而傳其學屬文辯麗俊壯有家法屢試於有司輒不售荆公越國夫人公諸姑也荆公薨越國以遺奏任公調巴州軍事推官歲滿監秀州羅納倉以最遷黃州黃岡縣令不赴監潭州南嶽廟遂請老以右宣教郎致仕實紹興十二年也公既得謝退處一壑不御冠裳不詣城府閒從嘗所往來幅巾藜杖相羊川谷閒極欲而後返福艾尊榮考終大耋見其子舉擢進士第繇尚書郎立柱下為右史今為左朝議大夫知楚州而吳氏浸大矣公資孝友慈祥樂易不立崖岸恢然長者也兄官遠方病沒以喪歸公力貧辦葬送事寡嫂拊諸

卷三十四

十

孤幼恩敬甚篤公在秀時歲大飢民墊於水詔州縣發廩粟賑之為吏者視遇無狀流連紛然老弱相枕藉欲死部使者檄公代往公為治次舍視燥溼進淖糜且旦撫之益活數千人云一夕夢至一官府有大吏據案謂曰是嘗食餓者當獲壽祉之報已而果然享年八十二以子貴封右承議郎妻宜人彭氏有賢操喜讀書尤熟西漢史能言二百年閒君臣理亂成壞之故燕居如齋據一席列羣經于前諸子以次受業日夜鏘切凜如嚴師之坐其旁已中程然後解顏一笑以至浮圖老子之書陰陽卜筮之說章通句解難專門名家有不逮其聰明過人如此凡三命得今封於是搢紳歎慕以為教子者當以宜人為法紹興十四年九月八日終于子與之官舍諸孤護喪次毘陵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亦遇疾不起明年二月某甲子合葬于常州宜興縣清泉鄉李莊村原上三男子秉承節郎次今楚州也次案舉國子監進士蚤卒女適進士江遂孫十人男燧輝煥炳煥煥右迪功郎兩浙轉運使司催促行在物解官女適右宣教郎權監登聞檢院章錫進士楊好問承務郎胡濬右迪功郎管錫餘未行曾孫男女七人吳氏世家鄱陽五季兵亂徙撫州之金雞以儒名家凡五世為望姓曾大父敏故尚書都官員外郎大父蕃故不仕父曠即顯道也詳定一司勅令所剛定官贈通直郎元豐中從荆公於金陵遂家焉今又為金陵人銘曰

金谿徂遷今自鼻祖奕世名儒今望南楚石鍊五色今天可關欲上兮闢九虎幡然脫巾兮挂神武素身歸臥兮環一堵

南陌兮澹容與樵漁爭道兮莫適主秀眉皓髮兮須鬣古委蛻若遺兮夢栩栩有子簪筆兮侍帝所富貴鼎盛兮沛莫禦萬室旁園兮一邱土贈印追榮兮系三組

宋故左承議郎權發遣和州軍州事傅公墓志銘

余政和開蒙恩校中秘書而傅公冲益亦以編修九域圖志寓直省中與余為同舍郎相好也當是時海內無事天子輯瑞應輿禮

樂以文太平蒐攬天下儒先宿學一時髦俊知名之士列於儒官
學省以待任使沖益居閒儀狀魁偉面目嚴冷不妄笑言落落難
合即之既久而後稍稍出其所有於屬辭紀事議論相可否之際
愈出而愈無窮其學自六經太史氏百家諸子浮圖黃老之書無
所不讀其文自歌詩賦頌表箋傳序箴銘記志亦無所不工而還
直任氣負所學未嘗以一言徇人故裴回於小官益自重無陳戚
徽宗皇帝召見言治道中上意擢為尚書郎行且用矣而遇疾不
起悲夫公沒後二十五年當紹興十二年公之子承事郎知太平
州繁昌縣事鞏始集公詩文為二十卷具書抵公之交孫觀求文
識公墓余不敢辭遂次其語為銘公諱諒友沖益其字也姓傅氏
其先自光州避廣明之亂徙閩中今為興化軍仙遊縣人曾祖傅
不仕祖滋贈朝奉郎父楫朝散郎充龍圖閣待制仕徽宗為中書
舍人以清明諒直聞天下累贈少師公以紹聖元年舉進士賜出
身主蘇州吳縣簿歲滿升瀛州防禦推官鄭州州學教授遭少師

喪去位卒喪除辟雍錄又丁母越國夫人憂除為詳定九域圖
志所編修官未幾例罷書局調宿州蕪縣令蕪故多盜公嚴保伍
之令使相推逐盜不敢發發輒得無所漏御民一以寬簡聽訟如
家人無疾言厲色縣大治諸公交薦之改宣教郎再除九域編修
官是歲政和四年也五年車駕幸秘書省遷奉議郎六年除尚書
祠部員外郎俄改膳部七年遇疾請補外以承議郎知和州未赴
八年正月十日卒于京師年五十二嗚呼崇寧初鈞黨之禍作異
時元臣故老之子若孫門生故吏昏姻之家皆被禁錮少師既下
世大臣猶以嘗任事於建中靖國間請置籍中徽宗記其忠獨不
聽公少師冢子益務晦藏不問權貴人所舍闔戶著書澹然無求
若隱於吏者讀書一過目輒領其要論古人成敗事當否如出於
一時文章閑麗可當大典冊詩語精深可列於歌頌以薦郊廟而
不自標飾以求聞於世宰相華原鄭公深知之薦其才可用徽宗
亦悵然追懷甘盤之舊延見問勞甚寵於是名實暴耀賢臨一時

將遂施行所學世其家而公病矣治命載其柩從少師以葬諸孤
卜以其年十一月某甲子葬于常州宜興縣善權山之原去少師
墓若干步妻孺人方氏監察御史蒙之女生二子曰庠曰鞏孫男
三人公素貧恥言利既死囊中無畱貲以歸庠少年有奇操護公
喪浮汴絕淮開關二千里以遺令歸葬冢土未乾而庠得疾又死
鞏尚幼也其家益貧老妻幼子幾不能自存更十五年鞏始及祿
迎其母以養廉直有父風所泣皆有迹公祉所施庶幾在此銘曰
讀公之文蔚若武庫魁奇瑰麗九鼎十鼓聽公之詩隱若大呂震
越渾鐙歌周頌魯胡不昇之天子之所帝制坦坦常楊燕許頌詩
穆如奚斯吉甫百千償一齋恨入土天道茫茫孰知其故豈草
木而與俱腐遺書爛然照映千古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汪君墓志銘
建炎紹興間大盜據中原羣惡嘯亡命相聚為寇於是環四海為
盜區矣天子慨然仗一劍出入兵閒禁暴除殘拯溺弔凶於戎馬

喋血之餘以建中興之烈當是時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新安
汪公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一時詔令往往多出公手凡上所以
指授諸將威厲戰士訓飭在位哀憫元元之意具載諸命之文開
示赤心明白洞達不出戶窺而天威咫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
誦以比陸宣公居亡幾何權臣樹黨除不附己者公亦抵罪斥居
永州積十二年更四赦不得還間遇勝日幅巾葛履登西山循鉅
鉤潭入愚谿並湘流沈文以弔古人而自肆于山水年益高文益
奇詩益工筆妙精深與柳儀曹相望於數百載後文章格力與之
相上下何其盛也公既沒諸孤護喪歸葬且致公治命屬余銘余
與公游四十年知公為審乃序而志之系以銘公諱藻字彥章姓
汪氏饒州德興縣人曾祖震太常丞贈光卿祖宗顏尚書都官員
外郎贈中大夫考毅奉議郎贈少傅妣越國夫人陳國夫人皆陳
氏公自童幼已卓越有大志學舉子業既成得春秋左氏西漢書
讀而好之銳意欲與之並年甫冠徒步游太學有司第其文屢出

諸生上中崇寧二年進士乙科瓊林錫宴酒半上方賜冰狀元霍公端友屬公表謝授紙筆立就如素習一坐歎驚調發州觀察推官方待次除宣州州學教授丁少傅公憂身除官制行授從事郎荆南府掌書記不赴改江南西路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代還至京師會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和進喜事集錄為一大卷公適見之擬和一章屬詞用韻句法清新出眾作之右即日傳布諸公喜稱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宣德郎遭陳國夫人之喪免喪除祕書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再遷符寶郎是歲政和八年也故相王黼頃與公為太學同舍生不相中比當國黜公通判宣州州將俗吏公不樂上書請官祠得提點江州太平觀寓家晉陵八年終補之世不用累轉朝奉郎公博學強記自六經百家太史氏之籍先儒箋疏傳注之書兵家族譜方言地志星經曆法佛老之眾說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怪之序錄靡不記覽山陰賀鑄方回知名士也亦寓晉陵聚書萬餘卷公日從之游多得所未見

者凡伏臘衣食所須盡以供筆札而錄藏之其為詞章明於道德達於世務指事析理引物託諭馳騁古今貫穿經傳該備眾體蓋數十萬言自成一公在江西徐俯師川洪炎洪芻有能詩聲自負無所屈一日師川見公詩於僧壁喟曰此我輩人也率二洪詣舍上謁既去公曰驢人墨客撚須琢句以鳴其不平耳烏足尚已至是數年卒以大手筆稱天下金華勸講石室袖書典冊施之朝廷樂歌薦之郊廟鴻文碩學暴耀一世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而詩律高妙與寄深遠亦非近世詩人之所能及淵聖登極召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旋改禮部進大常少卿起居舍人今上踐祚轉朝請郎召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大駕狩准揚詔中書後省試潭州進士何烈烈對策稱臣臺疏論列非所宜言公與滕康衛膚敏三舍人俱罷為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擢給事中兵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公草高麗答詔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麗人謝表至上復稱公真拜翰林學士以

所御白圖扇親書紫詰仍兼縮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指紳榮之累轉朝議大夫公自登侍從屬時多故感懷恩遇凡所建請皆當世要務嘗論疏大將擁重兵高位崇秩子女玉帛已極富貴之欲而根據盤互浸成外重之勢陳所以待諸將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公策又言宣和諸臣交通貴倖一時誤恩官有至銀青光祿大夫臺諫極論方就鐫號詔墨未乾而建炎恩宥又當甄復盡依祖宗法至中大夫而止論駁數人國論以為允又言太上皇元符以來至上建炎之元並無日曆可謂闕典古者有國必有史有史必有官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自唐至本朝亦以宰相監總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欣納翌日輔臣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領日曆如故公蒐攬闕文參稽眾論遠至閩蜀數千里外近在寓公寄客之家或具公移或通私書旁搜博采遠近畢至分設科條以類詮次纔十二三移知撫州歲餘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會翰林侍讀

學士范冲疏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汪藻纂集更涉歲月稍見功緒書未成而中止積久散逸後人益難措手矣今方就閒可降詔令依舊纂集為一書裨三朝文物著在方冊非小補也於是旨復命公許梓官屬二員賜史館修撰錢辭不受書成凡八百冊上之上遣使賜茶藥二銀合進官二等加中大夫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公前後典六州先惠愛重名教有古循吏之迹唐顏魯公嘗為湖州刺史公建言昔章聖皇帝幸毫次睢陽親屈帝尊臨見雙廟旌巡遠異代之忠以風厲天下顏真卿叱叛臣李希烈而死廟食吳興距行殿不能百里宜蒙褒異以增忠臣義士之氣詔從之賜號忠烈詔下公大治祠屋書榜揭之郡有籍錄朱勳窗戶數十種丹漆之光可鑑寮吏請為州治樓觀之飾公曰吾嘗魯公祠可用也輪奐一新州人大說徽州學舍敝小方議改築公嘗為文記鎮江府學之成州將程邁以白金致餽謝公報曰比葺郡學費無所從出而餉金適至已付生令拜賜矣又斥公帑之贏續之

落成為一方壯觀轉左大中大夫十二年知泉州殿前司大校蒐
選禁卒之仇健者移州具資糧遣送公曰州並海宿兵數百所以
備非常雷不遺馳奏驛聞大校怒以語侵公免符下乃已移知宜
州閱月改鎮江府鎮江自經建炎之亂歲輸上供米率不如數轉
運使按視計倉粟之在存者尚負數萬盡屬輸而去軍食不繼官
吏憂窘不知所出而公適至命破鑄給之詒書使者曰官軍張頤
待哺米在廩中而不予之食羣黔饑餓亡聊雖錮南山猶有隙也
輒以便宜開發老守重得罪不敢辭會言者譏公而罷論奏不已
落職永州居住更七八年感風痺乞致仕不許竟卒於永州寓舍
實二十四年六月癸未也享年七十六積官至左大中大夫爵新
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一百戶公沒後二年詔復顯
謨閣學士官其二子公性樂易不事簿飾以時聲名至居官任職
則矯矯然不輕為然諾者也不喜殖財利榮貴三十年無屋廬以
居有田陽羨亦不足以卒歲而嗜書學古老且病猶不去手大瑞

梁師成用事小人朋附目為隱相武人吳可者師成許以能詩至
出入卧内公罷符寶可過公致師成意曰聞名久矣幸不鄙過我
禁從可拱而俟也公謝不往客曰吾曹望隱相之門如在天上召
而不往何故公曰若使我輩與可輩為伍即守湖日朝廷和糴米
六萬餘斛公視六縣民力所堪鑄三之一而上書自劾詔勿問居
歲餘戶部被旨降本錢復糴數萬斛歲適大稔物估相當如數而
辨例進一官公曰吾嘗以減糴待罪幸蒙恩貸今豈可復受賞耶
三辭卒不拜海舶次泉閣婆國王附送龍腦數百兩為公壽公卻
之或曰異國之王因舶商致方物修故事不可卻也公飭送公帑
一銖不取公於辭受類如此亦以故遂多齟齬於世始公在太學
與王翬有纖芥後翬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言者指公為翬
黨黜居永州累放不宥卒厄於窮裔以死雖然朝愍暮喜乍賢乍
佞初若一闕然曾未轉盼已如潦水之歸壑而高文大冊垂世傳
後與古作者並列於圖書之府聖主親攬追錄故侯復還舊物得

喪相除孰與公多公之文有浮谿集六十卷行於世後集若干卷
裔夷謀夏錄三卷青唐錄三卷古今雅俗字四十四篇公尤工大
小篆得李斯陽冰用筆意元配淑人趙氏今配淑人莊氏皆前卒
葬於常州宜興縣陽後隲二十五年十二月乙酉諸孤奉公之
喪合葬于二淑人之墓子八人男曰恬右承事郎曰愷右宣教郎
新差知婺州金華縣丞曰恪右承事郎曰愷曰愷曰愷並右承務
郎曰偉未仕女適右迪功郎莊珪孫男女十三人男曰又舉嚴舉
舉舉賢舉女適左奉議郎嚴康朝進士莊靈莊需餘尚幼新安汪
氏之徙鄱陽蓋已久矣自曾祖至公四世皆以儒學中進士第而
公遂以文章大顯於時德輿田園悉推予其兄以郊祀恩任其弟
之子怡而公子至今有未仕者元豐己未少傅公為泉之晉江丞
而公生後六十二年公刺泉入竟恍然悲喜太息曰城郭是矣昔
陳秀公生於鎮江後建鎮江節築大第居焉實公始生之所山川
之靈鍾為人英古今所傳不可誣也銘曰

赫赫我宋崇雅右文藩飾萬物如歲之春治具炳然監于二代儒
先酋酋光明碩大偉歟汪公德配先民學窺聖域文姬皇墳芸省
錄書螭坳理筆論經石渠坐五十席代言西掖視草北扉渙發大
號雷動風馳持橐剖符出入侍今之名臣古之循吏風流儒雅
慈惠之師六州之氓途詠而思誰私黨讎乃讒乃逐投畀荒裔一
斥不復斗野之南光燭天埋藏不沒至寶在焉憂憂萬生趨死
一軌百鍊之英有化無死巍巍昂昂命世之儒流傳海內公有遺
書銘公于石石磨可磷公名不磨為萬世準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四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五

墓志銘

宋故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墓志銘

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墓志銘
散有徙常州之無錫縣者公其後也公少孤事母孝貧無以為養始感憤讀書曰惟是足以充吾宗記誦日千言下筆語出驚人既冠束書詣鄉校從樂安先生受詩時學者數十人與余為同舍生穎異秀發治經章解句達文詞驟進不類舊常一試遂收其科仕州縣如素習遇事明辨未嘗讀律令而斷治皆應法尤為當世大州所器徵宗召見擢部使者歷事三朝洎官五十年刺八路典四州秩上大夫著籍內閣遂為一世功名之士享年七十二以紹興二十三年三月乙未卒于無錫之私第諸孤以進士陳昭狀公世系爵里行治年壽卒葬之地從父黨乙余銘乃序而銘焉公以崇寧五年解進士褐調通州司法參軍歲滿升文林郎調江州軍

鴻慶居士

事判官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南康軍建昌縣未赴通判信安軍疏治城塹勅置樓櫓招選禁兵先期而辦連進秩遷承議郎代還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升辭入對奏言豪民率以田園分寄官蔭之家而貧民下戶一畝之宮數口之聚皆受役力不勝則逃去告賞之法著于令甲可詔監司督責州縣推行以紓百姓之急又言吏部注守令不計能否一切以格令從事而貪鄙無狀居其半偏州下邑窮民無告宜詔大臣更治制立法甄別人品蒐擇材能黜去貪懦以惠天下徽宗聽其言畱弗遣擢太常丞唐宰相李紳短小精悍世號短李嘗隱無錫之惠山立祠在焉公長不滿五尺而精神滿腹或曰李茂嘉殆是公垂後身也言者論公年貌未應居禮樂之司公笑謂客曰吾生壬戌言章尚云乳臭乎差高陽關路安撫都總管司主管機宜文字河朔盜起亡命嘯聚所在千百為羣帥欲閉關以虞變公曰姦民竊發當飭將士以示討除何為遽如許也帥悟即日授甲于庭令曰具糧糗視吾旗所向軍聲大振羣

盜犇潰境內無一跡除京東西路提舉鹽香茶斡事移河北東路再徙京東進直徽猷閣知平州改營州又改河北西路常平公以平營新疆蒙恩進職今易地河朔還所賜告上之不拜除提舉措置河北燕山府路糴使公事朝廷餉新邊歲糴粟麥亡慮三百萬斛率用度牒香藥鈔充糴本實不持一錢而州縣抑配為民病公曰度牒關鈔大商賈之輕資也稍下其估售之而增穀買以受糴不使一吏預其間未幾粟麥全至三百萬斛無斗升之負而民不知勞朝廷嘉之進直祕閣除兩浙路轉運副使以邊餉方賴公也留再任糴使置司在慶源府虜騎大入守將偶緩不任詔公就節制府事公撤召所屬兵民官吏皆入保而臨城尉黃謹將部曲彷徨境上獨不至公得其文書已署虜中年號陰遣壯士執殺之以徇高邑務官與縣人趙文炳有邪謀文炳踰城數出公捕繫獄驗治有狀文炳懼罪誅請以妻子為質斬捕同惡自贖公許之文炳出而務官者方會其徒縱酒大醉文炳就席伺其寐刺殺之提九

鴻慶居士

級馳還一府大震人人如公坐視其旁矣事聞朝廷除公直徽猷閣知慶源府改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司參謀積功次六遷至朝請大夫建炎元年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覃恩遷朝議大夫御營統制官王赤者駐兵建康謀為變以夜縱火為信公規知之馳告守帥弗聽公飭兵將官率所部團民伍伏塗巷中柵其隘夜半天慶觀火起諸軍譟而出所至不得入遂斧南門而去遲明訪守帥則總城宵遁矣已乃除簽書密院江淮兩浙路制置使呂頤浩兼領建康府頃公提舉常平頤浩為河北燕山府路都轉運使頤浩以經制便宜起懷衛二州常平粟輸濟州倉以備軍餉公曰濟京東也燕山軍士張頤待哺而輦懷衛之粟蘇京東轉河北兩路二千里漕之燕山雖三尺童子知其妄也必有他圖奏罷之頤浩固不說也會明受改號官吏讀赦皆失色獨頤浩怡然自若公曰樞省大臣盍徵天下之兵以除君側之惡頤浩左右視接以他語公曰王室在難如救頭然之急公豈應躊躇在眾人之後頤浩唯唯

方議行而御營參贊軍事張浚檄書至二叛伏誅頤浩第功進右丞相公歎曰羣凶稱亂全軀保妻子之臣握兵坐視相顧不發幸諸將難復王淵泉首之禍而因人成事者遂至宰相頤浩聞之益怒秋八月上幸建康詔公主錢糧黃敦書主橋道大駕次張橋山水暴溢隄齧橋壞頤浩通効之公與敦書皆罷丁母永嘉郡夫人憂卒喪主管台州崇道觀紹興三年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入對行殿奏言人主欲知天下利害之實而九重阻深口人疾苦壅於上聞則匹夫匹婦有不破其澤者今者法駕時巡所過郡國延見父老特降清問則守令貪廉法令廢舉民之休戚事之利害一見勝百聞矣改兩浙路轉運副使五年轉左中奉大夫知鎮江府乘輿幸建康兩駐京口公每賜對眷獎甚寵進直顯謨閣兩浙路轉運副使方間命遷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比入對上曰臨安之命出自朕意公頓首謝曰臣與大臣無一日之素知事陛下而已七年再知鎮江府時都督府統制官神潛屯江上軍民不相中人情惴

漢書三十五

恐公次丹陽或勸公單騎獨進嚴兵而後入巡尉部千百人執戈以衛公視而笑曰設有急若輩足恃乎亟去無留乃命老幼數百指遣官涓日視事延見民吏賓接將佐如平時一府帖然潛見公至感泣公兩守鎮江屬兵火創殘之後重兵屯聚其中繕治乘輿巡幸頓舍之所儲備千官萬兵共億之費隨宜區處上下瞻足不擾而辦移牧臨安百姓遮道而立公舉手謝曰不久當復來已而果然州民罷市空巷來逆旅大旱公率寮吏禱長山之白龍池香火未收雲起池中一夕雨足遂稔於是宰相當國官職除授以苞苴豐儉為差公因退食語家人曰吾跳兵走馬燕趙之地不自意全歸墳墓盡少休矣上書請祠官提舉台州崇道觀時年五十六竟不復言仕矣官左中大夫職直寶文閣服三品爵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材高識明長於治劇御吏民不以小法微文佐喜怒以故崎嶇兵亂反側之中發紆隱詘治疆梗聽公一語而決無後議者慶源被圍虜人檄守將高景雲而口語籍籍指景

雲為姦細眾怒欲起公馳指景雲所諭其眾曰朝廷屬我節制府事高公無預也檄書具在未嘗開發索火焚之眾遂定通判許和卿與添差通判歸明馬觀國不相能因倡言觀國久通虜人為內應眾起圍第欲屠其家公面詰和卿曰艱危如此吾曹未知稅駕之所公首為亂階行且及矣揮其眾使去曰城中動息吾自知之後公使江東忽見一人衣紫佩金拜庭下公驚曰吾僚馬公耶觀國曰慶源之圍微公一言骨已朽矣願效一死以報久之虜中撤還北客之落南者觀國在遣中過公別曰銜恩未報死而有知尚當結草也涕泣而出公曾大父勤大父度不仕父景芳以公貴贈右光祿大夫母朱氏贈永嘉郡夫人妻戴氏封令人有賢行寶文公起徒步為聞家繫令人之助四男子時澤右宜義郎新知平江府吳縣事時習右文林郎前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時俊右修職郎揚州泰興縣主簿時庸右從事郎新江州觀察推官四女彭慥命民從戴必先張采其壻也民從右文林郎采左朝奉

漢書三十五

即孫男九人杞榛樹並登仕郎樞朴梓楫棋餘一人未名孫女七人諸孤以其年十二月壬午奉公之喪葬縣之若嶼鄉青山灣公所自卜也公生十四歲而光祿公下世後十年起家筮仕始迎母夫人就養自佐信安參高陽機幕奉使典州皆在河朔戎馬內侵大盜羣起將母其間踐艱乘危數矣若有相之者建炎初將漕江左始奉安車以還考終大董哀榮終始遇郊祀恩任兩兄之子時哲時修者中外宗姻喪死嫁孤力不任者皆倚公以辦公已旬開關舍北地大圃面西山枕長河穹堂與宇曲闌幽榭疏沼並蒺花竹環之日具酒茗命客吟嘯其中延接後輩不以爵齒自高與釣禮既屬疾曰河圖七十二數若嚙語者即所享壽也崇寧中公婦翁戴君築大第壯麗為一州之甲縣人數見夢曰李運使宅也翁除地又護一金魚以為子孫之祥大喜翁沒而諸子瓜分不數年卒為李氏胡馬南牧一大酋燕人也集羣胡舍公第中揭篋見公畫像而驚號其徒曰李徽猷也皆以手加額問公安在守舍

四

者懼不敢告聲炊而行秋毫不犯且大書其壁曰此李徽猷宅也以曉後至者嗟夫始公食貧爲布衣而戴翁以財雄爲大姓自崇盛距建炎蓋一世由幽燕抵全吳僅萬里而公姓氏官稱宮室證兆之應如口口無毫釐之謬世人乃欲以智力取非其有豈非歟歟銘曰

治道之行文武二柄孰強弗友孰弱弗競孰致予武徙木以令俯復循牆若兵在頸孰振予文執鐸以徇噓枯吹生祈醒愈病矯矯李公德配前修治軍牧民如農一邱磔其梟狼以殖善柔惠立威振兩取其酋百犬吠聲眾狙皆怒舉臂一揮掉尾而去三窟狡兔兩端首鼠鑄切弗喻夾以砧斧文馴武克左右具宜如牢圍虎如乳哺兒詩書之帥慈惠之師不配其有孰主張之河圖告終乘雲跨箕鳴呼已矣次有銘詩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贈少師陳公神道碑
陳氏建安大族自秀公以文學政事累踐大官于嘉祐治平之間

神宗御極進拜右丞相任重道遠望臨一時世德垂延陳氏益大歷五朝百有餘年公族子弟著仕籍而以材能處顯者前後蓋相望也公諱豫字子由用族父秀公恩任祕書省校書郎開封府陽武縣尉以最升溫州永嘉秦州隴城二縣令隴城並河遇連雨暴溢官寺民廬水及半扉公私病之公議徙爽塏上書言狀書下得請去縣里所營高燥地建城市開井閭不日而就水潦至人去墊湖按堵如故縣人爲公生立祠用舉者改宣德郎知信州鉛山縣丁父中奉公憂卒喪知延安府敷政縣丁母令人葛氏憂除知應天府柘城縣改同州澄城轉通直郎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覃恩遷奉議郎轉承議郎經略司幹當公事秩滿再除提舉本路羅買就遷提舉弓箭手公精壯果敢長於斷所洩皆有迹西方用兵軍食最先務之急官吏並緣爲盜軍無宿儲士有飢色公聞弊知其故出金緡下其估而增殺買以受糴不使一吏預其閒未幾車輓負擔四面而至芻粟告具師飽以有功公曰此一特之利未

足言又建請石堡寨旁近地數千頃皆沃壤可據賊衝築一壘嚴兵塞其道使人肆耕其中歲得粟以紓漕輓之費則百世之利也詔從之築軍賜號威德陝右歲籍邊民爲弓箭手公蒐選丁壯聯爲保伍人得占田多寡有差至卒長別給一馬身自督教之人皆精練爲諸路之冠當是時自大將至裨校築堡障并姦偷斥竟土受俘獲大者增秩小者賜金多公計畫而人不知自公出也公善知人明於任使嘗言御將士當使過勿拘以文法然後可使蹈白刃赴水火而不辭杜大中者豪縱不治繩檢一日抵罪當下吏公惜其材甯不道移書屬鄰帥善遇之大中挺身搏賊勇冠一軍遂爲名將韓公世忠少年喜鬪數犯法當伏誅公顧謂帥曰世忠驍悍不畏死寇至盍令當前斬捕自贖而殺壯士乎帥從之始隸兵籍每戰先登果貴將之首以獻遂知名建炎南渡提孤軍職大慙手擒二叛威震夷狄冊封咸安王時人方之狄武襄公公四任關塞僅十年經機幕至部使者累功伐七遷至朝議大夫議者恨不

得公將兵數萬獨當一面而不究於施設爲可惜也八寶恩遷中散大夫自言於朝曰久任邊州且老矣乞東方一郡自效得守濟州會歲大旱蝗蝻蔽野所過草木蕭然公即日移告坐齋室遲明具冠裳率賓屬徒步出譙門徧走羣祀伏地頓顙爲百姓請命有頃陰雲四合大雨如注卻蓋不御徒步而旋是日也螟蝗一流無噍類歲大熟獲倍它壤徙萊州不赴請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已乃被疾上書謝事政和七年五月甲子卒於其子通判沂州初之官舍享年六十八積官至中奉大夫爵嘉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三月癸酉葬潤州丹徒縣大慈鄉之原後以子故累贈少師公涖州縣治道尚嚴條教已下人守之如詛盟不敢犯斷治自己出羣吏坐曹行文書而已夏秋賦調束芻爲人執一牌立閭外刻日書其上吏不及門期至而集爲文勸耕二十解明白而切於事傳誦至今以爲法輕財樂施喜趨人之急聞有疾痛欲去之如在己始赴柘城舊令尹遇疾暴卒貧無以口給喪事公爲具棺衾

以敏已而同寮與邑之賢士大夫皆購又為處其費擇送吏與凡
行李所須授其孤以行守濟之日道遇衰絰數人羅拜其前泣曰
吾父倅臨淄甫就官而得疾死護喪次封內貧不能歸聞使君高
義故來公惻然計其贖道而去祿賜所得拊養孤嫠收恤宗族
有秀公之風郊祀恩以次補諸弟而不願仕者任其子分田廬公
不取推以奉寡姊族子師尹游太學不遂困而歸見公曰儒冠竟
誤人幸今筋力未衰尚堪馳馬試劍收一戰之勳毛錐子不足恃
也公笑曰通塞有命少安無躁為具裝資勉使卒業遂收其科後
官至尚書郎族婦新寡有遺腹子曰璿舅姑憐之命改適而守節
自誓久益困瀕於飢寒矣公周其乏絕又教畜其孤進於學學成
試有司一上中之迎其母以養族黨感歎以為榮璿後以才選薦
更任使將漕帥邊襄顯其親遂極光寵公建州建陽縣人曾祖曉
祖贊不仕皇考冲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元配令人徐氏賢良奕之
孫朝散郎師甫之女贈某國夫人今配令人馮氏贈少保某之女

鴻集三十五

七

左通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躬厚之妹有馴德淑行為令妻為壽
母中奉公孤立一意委身事國未嘗以家為恤有子嗣興纂序前
聞享有丕祉由令人善相其夫而能教子享年六十五封成盛郡
夫人後公十六年當紹興四年十二月己亥棄世是月壬寅合祔
于少師之墓改號瀛國夫人四男子曰杻曰模曰桴曰楫四女武
學生俞賈朝奉郎知南雄州黃達如朝奉郎宗子學博士李弼朝
奉郎朱棣其壻也孫男女若干人公在事五十年不治貨產既得
謝無以歸通判君奉安與迎還沂水官下疾稍侵親客詣臥內省
疾且曰公自言有四種生事安在公指四子曰此是已距今紹興
乙亥四子者杻右朝議大夫模右朝散郎桴故右奉議郎楫右朝
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孫曰巖右登仕郎曰岐右迪功郎曰昂右
承務郎曰岫右承務郎曰嶧右迪功郎盛矣夫嗚呼君子種德執
善積之躬修之家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後如探諸囊中而敷
文公逢辰得路強仕之秋已躋法從追贈公至公師母夫人進封

大國子孫蕃衍簪笏如林陳氏之興蓋未艾也始秀公葬其母荆
國太夫人於潤之五州山遂家焉秀公薨又耐荆國之次至是諸
孤奉公之喪還次潤亦卜地于五州不獲一夕夢公刺汝州擁騎
從張呵引如平生黎且瀛國與諸郎夢皆合而不曉所謂它日行
焦山道中顧見一穴水深土厚曼衍相屬卜者曰吉問山中人皆
曰儂家主人母所卜壽藏也遂相隨造其家一媪出見曰老婦異
日藏骨於是矣忽夜夢若迎新太守者俄頃一大人衣紫佩金踞
胡牀而坐呼老婦前曰此吾所居非爾所當有也方悻寤而諸君
適至願奉此地以獻即其日書券子直問其名則汝山也遂舉以
葬於是諸孤屬待制馮公志其葬而墓隧之碑至今無辭以刻敷
文公諡晉陵孫某為之辭某復曰少師德烈靡不聞敷文鼎貴
且大用宜得當世文章巨公具著顯庸揭諸墓某方負罪屏伏田
里非其人也辭不獲命乃據志文終始大節著之而系以銘銘曰
陳世大家發迹秀公於赫少師又亢其宗結髮從軍具著婉畫儲

鴻集三十五

侍缺然公預其責千箱相至曳踵頰肩菽粟如山露積不垣土飽
而歌氣作一鼓大袒高驪馮河暴虎螟蝗全起彌滿一圻電掃靈
驅甘雨應祈左右具宜文柔武克由初訖終挺身徇國老去歸歟
駟馬安車有來治中擁笏垂魚無地可慮可耕可殖田不踰寸種
之以德汝視汝簞其獲幾何萬金之產孰與子多有嘉者子持橐
入侍紹開厥家戎公是似

宋故左朝議大夫致仕孫公墓志銘
左朝議大夫致仕孫公諱啟字無逸紹興二十一年八月戊子感
疾卒諸孤卜以明年三月丙申奉公之喪合葬于宜興縣君山鄉
輓山元配蘇氏宜人之墓又以公歷官行事年壽卒葬月日為書
抵族父某請所以志其壙者孫氏世家金陵宋興王師下江南公
之五世祖諱潭徙常州之武進縣家焉生六子曰詒與其子立之
俱以經明高行為一州之望里人不敢斥其名號大小先生以別
之於公為高祖次曰諷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於覲為高祖故覲視

公爲同五世祖兄乃序而銘焉曾祖貫之封朝奉大夫祖昌由御史府出典三州提點兩浙路刑獄轉運副使當是時大夫公尚無恙父子白首官號亦同佩服皆三品所部十五州安車往來賢士大夫咸賦詩紀其事父昇和州舍山縣尉以公貴贈石朝議大夫母宜人邵氏朝議蚤世宜人守節自誓三男子曰疇曰吟與公方在童叟中顧見里巷羣兒徵逐游戲無一人讀書受學者亟提諸幼還宜與依外氏斥賣簪珥求師教子夜治絲枲坐其旁勉之既任職冠遺詣庠校從先生長者游未幾文藝熒然秀出一時公與疇往來相繼占上第起家吟亦貢禮部而以奉旨甘營數百指之養不果卒業德齒俱尊名善士於是中外宗姻款慕稱歎以宜人教子爲法公學尤邃於經危坐單思至不知向人所在讀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則拊按起立胷中洞然如咽去鯁屬文辭典重不浮而辯於說理政和二年試上舍第五人中第授登仕郎泗州司工曹事七年升文林郎除鄭州州學教授宣和四年用

鴻卷三十一

九

薦者改宣教即監太醫局熟藥所坐小法貶秩一等六年知宣州南陵縣丞淵聖皇帝即位遷奉議郎今上紹興元年以承議郎知臨安府錢塘縣公居官侃侃然癯身奉職未嘗出一語詔事其上以求說已在泗州同寮爭進取忌公名第出其右則訕郡將以開染公公笑曰一薦狀於我何有縱所爲不問後將至察其妄首薦公劇賊張遇兵壓南陵境上吏民驚駭空縣逃去公與合坐聽事相對終日賊覘知無所掠由池陽路而旋劉光世奉詔追討聞公名檄主軍饑賊平公有力焉上移躡錢塘百役毛起府尹治次舍符縣鳩材數千章甚急公請撤湖上廢寺十數區可不勞民而辦已而于艘浮江而下尹席益病其隘撤公與仁和疏漕渠以納之公謂益曰治溝洫備水旱縣令職也而兵火創殘疲瘵猶未堪事今遽與河役以稱使過客非急務益慙而止戶部侍郎胡世將言州縣不時之須皆非經數姦吏並緣人不堪命可校一歲用緡錢米帛若干均之兩稅而盡罷無名之斂公曰兩稅既增他日牟利

之臣暴斂復起自我作俑而民益困矣議遂格中貴人請公請事公不答俄領皇城司喉運卒摘縣吏之受賂者以聞欲併中詔送廷尉卒不得公豪髮罪猶免所居公議藉藉訟公非罪差建康府糧料院未赴改知湖州安吉縣丁母宜人憂卒喪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就除提舉江南東路茶鹽事前使者除奏課例張空最上之朝增秩賜金無虛日歲比公上計吏抱牘請循故事公驚曰使吾罔上僂賞耶一豪不敢欺也具以實奏察吏驚服每行部延見吏屬治有狀或得於一言不由紹介皆被慰薦有鬻爵爲石堦尉者妻請貴人書屬公薦公曰石堦不惟汗吾筆而同薦之士必以增伍爲恥矣代還請宮祠歲滿上書納祿守本官致仕是歲紹興十八年也積官至左朝請大夫享年七十二公性沖澹寡言笑承上接下心平氣和不見愠喜至守一法持一議如山岳然亦不可移奪平居察人材鄙賢不肖甚詳而臧否不出諸口少孤事母六十年心意幾微輒逆得之菽水歡然雖五鼎之養不過也事

鴻卷三十一

十

寡嫂拊養妹畜孤甥恩敬甚備廉靖寡欲歲時問遺非親友之饋不受嘗困窶矣凡有稱貸不以久近戚疏必盡償乃己江東代歸某往候公以杜門高臥爲終焉之計某曰兄以晚遇方爲世用何遽如許也公曰羊叔子勳名遠今照人耳目且云人生不如意事十嘗七八在世諦中固然頃令錢塘忤中貴人幾陷大罪比使江左石堦劫請卒不予又觸權要之怒吾懼及焉不去何待非事高蹇者某太息久之曰非所及也公晚喜讀莊列佛書晨莫不去手其視得喪寵辱如此蓋所謂得其所言者八男子曰仰石從政郎太平州司法參軍曰份石修職郎平江府司法參軍曰份將仕郎曰儀石迪功郎楚州鹽城縣尉曰佐曰偉曰傑曰偕孫男女十八人男曰庭玉庭珪庭秀庭揚庭詢庭玘庭操庭誨庭老女適柴餘女尚幼公初感風痺疾開自飭後事棺衾之屬願諸子曰非謂汝等不能辦也第恐喪死過厚不副吾平生簡儉之素屬續之際無一語謬亂某少兄一歲仕亦並時而學力不足以禦外物數陷

危機竟書罪籍兄材大而氣剛志得道行發明利器豈止一部使
者而意有所不適遂投絨以歸高風絕塵可爲世範書而刻之豈
特以慰孝子之心銘曰

寒寒孫公廡廟具兮發迹儒科踐祖武兮引吭一鳴鴻鵠舉兮排
雲直上天尺五兮酸鹹殊嗜若丹素兮適越鬣髦薦章甫兮畏途
如漆不容步兮蒼茫無形眩海賈兮酒山觸天疊萬鼓兮屹然中
立獨砥柱兮鴛鴦歸歟臥環堵兮瞻彼西山頰笏挂兮流行坎止
適其所兮脫冠不御挂神虎兮笑視金玉若糞土兮家傳一經自
鼻祖兮蟄蟄詭詭豹隱霧兮旁營萬室識公墓兮

宋故左朝請大夫李公靖之墓志銘
元符末余始著籍鄉校識靖之與其兄宗子學博士相之爲同舍
生是時方尊王氏三經字說之學學者數百人手鈔口誦連榻累
笥非王氏之書不讀也靖之兄弟魁壘豪健有氣節強記洽聞不
專事舉子業間出東坡先生詩文爲余讀之音節鏗亮耳目醒然

如挽天河覆八溟一洗先儒箋注蟲魚之陋而一時諸老先生往
往竊笑其迂邁休告則出從所厚善抵掌劇談縱酒博奕歌呼竟
日而後已真天下之奇男子也後數年余與靖之同登進士第宦
遊四方不相聞又數年余以御史斥靖之亦歸平江後事代還相
與握手談笑道舊故以爲樂靖之意象索然無復故時俊壯適往
之氣而相之亦病矣余固怪之靖之曰平江大都會而朱勳以窶
人子爲蛇豕侵暴一方奴使將佐與之驅除惟恐後吾如彼何哉
已乃脫巾几上怒髮竦立椎牀大叫又復悵然已悲自是湛浮里
中逾二紀不復有進取意嘗一佐永嘉郡以避建炎之亂秩滿徑
歸築室田間不交人事益復飲酒時有感遇作詩歌舞以自娛戲
卒不究所施遂齋志以沒沒於紹興十二年六月辛巳年六十九
諸孤抵父友乞銘識其葬而以屬予嗚呼余從靖之游四十年見
其盛而悲其衰又哀其死是不可以無銘也靖之隴西李氏諱端
方今爲常州武進縣人靖之其字也大觀三年試上舍賜出身主

墓志銘

三

墓志銘

三

海州流陽簿用舉者遷通仕郎又以鹽最改宣教郎調平江府司
士曹事抑鬱不自得歲滿家居久之折資監沂州酒稅不赴遂致
仕建炎初近臣薦其材召赴行在除鴻臚寺丞不拜紹興元年通
判温州八年除知韶州尋請官祠主管台州崇道觀積官至左朝
請大夫靖之學博而辯屬文辭清麗有典則而長於詩樂善多愛
尤喜誦它人之工者得一言一句手錄藏之累數十編而探求猶
未已見其人則未始出一語稱善或問其故則曰吾惡其近於諛
也平生故人去爲公卿足不及門不通餽問若不可以親者居官
潔修自好願以所涖皆丞佐不能獨有所爲以自表見於世至於
循道守官則未嘗屈意變節於一人自謂賁育不能過也朱勳用
事負貴驕橫士大夫獻譏諛備使令以濟其惡靖之如避垢汙不
忍開眼視之以故出任常欲去而無留心惜乎仕不達時不得使
其身一日立於朝廷之上故文章不大傳於世行義不博聞於天
下而獨爲士友所記可哀也已曾祖中立永州零陵縣令祖士宗

贈承事郎父鎮奉議郎贈宣奉大夫妻余氏馬氏皆封宜人生五
子男曰長裔右迪功郎前監潭州南嶽廟長茂將仕郎女適右從
事郎監臨安府龍山稅務施培次適登仕郎吳萃餘一女在室孫
男女二人長裔長茂卜以其年九月丙午葬於武進縣懷德南鄉
朱夏村之原上靖之晚喜誦佛書不囿於因果名相之說遇住處
則據榻臥讀之客曰奉佛當如是乎靖之曰禍福竟何在通其意
而已一日忽書辛酉四月某日獲麟於所居之壁纔逾月遂屬疾
不起嗔亦異矣銘曰
猗歟靖之瑚璉之器以抵鵲而毀以脯鼠而棄素柱睨而起楚門
撞而逝嗚呼已矣與瓦礫異
亡叔墓志銘
君諱稷字農先姓孫氏聰明博達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平居抵
掌論天下士雖將相大人名號聞四海若未可吾意益欲奮其能
以自表見當世而妻試於有司輒不售建炎初天子東巡蒐攬羣

策片言投匭往往起徒步至大官君慨然自喜庶幾於一遇而單
游孤立無黨友之助故卒於無所就以死悲夫將葬諸孤走泣而
圖所以詔後世者乃敘而志之孫氏望富春而世家常州武進縣
諱諷尚書職方員外郎君之曾大父也諱夷清君之大父也諱志
康登州文學贈宣教郎君之父也宣教生四子長曰穆以儒學起
家典兩州刺一路卒官朝散郎曰穆曰穆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君
其季也君少長嗜讀書尤邃於易不守先儒傳注而以莊周列禦
寇浮屠氏之言合於經者佐其說推原性命道德之理幽明之故
鬼神之情狀迎見立解超驚獨出一時老生宿儒歎譽以為不可
及文章能傳其學而辯於說理辭義精確不為空言嘗一試太學
遂超其列會朝廷更三舍法而君之親老矣三兄相次下世闔門
僅千指冠昏喪祭衣食之具皆屬君歎曰吾道盡矣遂束書不觀
而治其家閒從里長者劇談縱議以為笑樂性夷曠洞見肝膽胸
中有所懷如茹物不下必盡吐乃已面刺人過盡言不諱或從旁

海集三十五

五

竊聽他日記疏以為口實君蓋忘之矣疏財樂施一語之投捐數
十萬無所計意所不合一錢不分也疾革後事皆有宿戒至屬纊
無謬語實紹興四年九月乙卯也享年六十有一娶強氏生子十
一人男曰好謙好大好修好邁好謀女適右宣教郎新知紹興府
會稽縣事余衍左宣教郎新差權通判無為軍劉彭年左迪功郎
新授太平州蕪湖縣主簿席崎右從事郎新監溫州鹽倉施增左
迪功郎新授台州司法參軍祝求仁餘未行明年九月甲申葬於
縣之西鄉鄭君莊原上某君之從子也兒童時出所為文辭見君
君喜而稱之先大夫命某師焉中間宦游四方離合不常而視諸
族子獨親且厚也某守臨安觸罪遷嶺表君曰嘻此南柯太守夢
也一切世閒共一蟻垤况身履而親見之耶於是欣然悟笑遂別
別三年蒙恩北歸而君沒矣銘曰
魏瓠五石大弗能容不龜手藥一戰而封孰哲孰愚祇繫其逢銘
以著之閔此新官

宋故文林郎梁府君墓志銘

府君處州麗水梁氏諱固字達夫曾大考健大考納皇考佐三世
無爵位而皇考以詩書教授鄉里為一時學者所宗凡經講授文
辭燦然踐魏科登廩仕多為世顯故相太師清源郡王何公則尤
顯而名世者也府君少時已能傳其父學束書游四方聞一善士
徒步千里從之嘗一試禮部不合既而悔曰吾豈不得已於此而
令達官貴人弄翰墨以窮其所不知耶遂不復有進取意太師有
女穎悟過人讀書通訓詁知大義字畫有楷法太師愛賢之為擇
所從口里中之賢無逾府君者遂歸之太師執政奏登仕郎實大
觀元年也授吏部架閣官俄改惠民局去久之夫為汝州司法參
軍以最升從事郎調陳州節度推官又以功次遷文林郎監在京
編估局方待次以政和四年三月十八日遇疾不起年四十九夫
人蔭居十年安貧守義日夜課諸子以學太師奏封普安縣君再
封令人二男子曰汝嘉通直郎曰汝諸未仕四女子中奉大夫直

海集三十五

五

祕閣知濟南府朱琳朝奉郎通判潭州木觀從事郎常州晉陵縣
丞宋翰其婿也餘一人在室孫男三人令人享年五十八宣和六
年八月三日卒于京師明年汝嘉舉文林之殯與令人之喪行次
常州卜地於州之南武進縣識龜視日皆吉遂以其年十一月十
六日合葬于懷德南鄉梅莊里之原嗚呼政和中權貴人擅天下
寵煥一時族黨姻婭相牽聯微恩倖以進朱翰華轂分據要津而
幕擅逐臭相扳而起者又不可勝數府君亦宰相之子婿也廉靖
有奇操更五官不出州縣筮庫視窮通寵辱接於其前而不置休
戚於心類然而已通直君積習名教力學問自立既壯益底厲以
材能自奮於稱人中公卿大夫皆論以為國器然則府君雖不躬
榮祿而傳祉于後克有賢子將大其家是故不可以不銘也銘曰
賢者必貴仁者必壽孰擅茲器不配其有天不假齡又將誰咎令
龜告祥羽翼南首旁營萬家置此大阜君其息焉以燕厥後
宋故從事郎涂府君墓志銘

余聞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堯舜尚矣然以言取人雖孔子之聖而失之於子我心難知甚於知天聖人不得已而後以言求之拔十得五蓋庶幾焉非悠久可待以爲不變之法也西漢之世取士非一塗公卿之貴或起於刀筆或起於行伍或拔於芻牧或用於處其以文章策高第如晁董公孫之流蓋亦幾人而已故宣武之盛後世莫及建炎之亂環四海爲沸鼎當是時蒐卒乘治兵賦增濟城隍捕逐盜賊如救焚拯溺之急而禹行舜趨之狀紛然出於其間往往迂闊可笑涂君子野精悍有膽略遇事無劇易唾手立就可與共功名而卒以他選進遂絀於世議而不用以死爲可恨也君諱大向子野其字也姓涂氏撫州宜黃縣人曾祖智祖翊父固本三世爲縣富姓至君始出而求仕宣和末以迪功郎尉筠州高安縣縣令儒緩廢事州所下書專以屬君應之無留事靖康元年冬諸道分兵勤王守將檄君詣州凡軍興所須資糧屏屨之屬皆倚君以辦軍行挾一馬率所部先驅人壯其誠兩遇恩

鴻慶三十五

五

循右從事即秩滿紹興五年淮西宣撫使司奏辟准備差遣辭不赴十一年八月丁亥被疾卒于家明年其孤將仕郎駒卜以四月庚寅葬於縣之待賢鄉龍江原上又屬左奉議郎國子監主簿王湛狀君官壽世次爲書來請願有述也余紹興初南遷過臨川境上少留曹山佛舍邑之賢士大夫不余藉驂不遠數百里過余相勞勉於羈寓畱落之中子野其一也子野一日邀余過其家堂戶清深占林壑之勝聚書千餘卷迎師教其子弟而寓公鞞客滿坐上擊鮮置醴談燕日以爲常無厭怠之色縣大夫時時詣舍次問所疑里中鬪訟不得其平君一言折衷人意滿而去聞君更有所屬則其衣冠抱牘趨而至惟恐後所舍一大聚落百賈所棲凡市井無賴屑沾駟僮兼井之豪唯唯聽命不敢輒忤目指氣使款然嚮應殆古任俠劇孟季心之儔余寓黃時目睹其如此方時多虞盜賊半天下區區之言已窮於無所用而材堪治劇如子野亦卒無所就悲夫君娶張氏生五子男即駒也女嫁進士鄒宗臬

右從事郎監衢州都稅務劉彭老餘二女在室余去宜黃時駒始九歲穎異不凡有成人之風後八年君沒里長者以書來悼不幸又稱駒喜學問自立可寄門戶者也銘曰
魂與陽浮超然遠游飄逝莫留地載其魄拂龜端策卜此宅龍江之湄逝者如斯其孰能追龍江之阻琢石其處以識君墓

鴻慶三十五

五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五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六

墓志銘

宋故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河南郡開國公致仕贈少師方俟公墓

志銘

紹興乙亥冬十月太師秦公檜薨天子慨然收威柄為治道之首
屏遠王佞驛召故老於湖海數千里之外於是右丞相方俟公復
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進左通奉大夫賜札趣還問資
甚寵越明年三月公自沅湘至翌日入見除參知政事當是時天
子厲精更化一時丞輔諫爭侍從之臣皆上親擢公被讒斥去國
十五年上記其忠即日馳召既見條五事以獻曰綱紀曰人材曰
財用曰軍政曰風俗其略以為權臣執國命威福之柄下移人不
知有上故相舊弼擯斥殆盡而讒佞欺負之徒造為險庸中傷善
類人不自保道路以目貪夫暴吏竊取無藝公私掃地赤立而大
臣姻族之家粟窖金穴至不可校軍政墮壞士不知勞將帥養

於富貴之樂一旦有緩急皆不足恃士風不競避諛畏譏襲常蹈
故隨波湛浮無致身許國之忠陳義凜然皆世務之要不旬月
拜左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摺紳相慶大賢
得路必將盡行其言副聖主倚注責成之重而公病不能朝以二
十七年三月辛卯薨於位嗚呼命矣方公以病告也上飭中貴人
挾太醫診視親御翰墨論以調護之宜尚方名劑遣騎馳賜相屬
於道公頓首表謝曰臣不幸狗馬之疾浸革自度不能復任陛下
政事矣願上還印綬乞骸骨手詔慰諭還其奏章再上除特進觀
文殿大學士致仕制甫下而公薨聞天子震悼輟視朝賜東園祕
器龍腦水銀以殮賻金帛六千贈少師官其子孫十二人又授二
子夷中致中直祕閣勅內侍副都知衛茂實典護喪事贈恤加等
勿拘令式諸孤撰日奉公之匱歸葬衡州又詔兩湖轉運使江南
東路總領司具舟護送所在官給葬費隱卒崇終恩禮哀榮可謂
盛矣公諱尚字元忠姓方俟氏有韓普者與其子洛俱為太師大

司馬錄尚書事顯於後魏北齊之際其後有籍於開封不知其始
所以徙公實開封陽武縣人曾祖珍贈太保妣盧氏福國夫人祖
敏贈太師妣楊氏衛國夫人趙氏楚國夫人父湜大中大夫致仕
贈太師妣李氏秦國夫人侯氏冀國夫人公幼奇穎有大志讀書
屬文自刻厲至忘晝夜寒暑而語出驚人太師異之曰吾有子矣
政和二年試太學上舍中乙科調恩州司法參軍未赴選授相州
學教授代還授穎昌府儒學教授用舉者改宣教郎除太學錄建
炎二年除樞密院編修官遷尚書比部員外郎時兵交江淮間羣
盜竄出焚剽州縣無寧歲公不自克請宮祠便親養得主管亳州
明道宮丁冀國夫人憂憂除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又丁太師憂
免喪提點荆湖北路刑獄秩滿造朝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陛見
擢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是歲紹興
十二年也公好善惡惡出於天性時方多故武夫怙亂驕蹇不奉
法澧州名賊伍俊者殺其酋歸詔授秀州兵馬鈐轄遷延不赴貪

暴為閭里患公語判南帥曰俊不就官變生肘腋不可悔已可辟
置麾下徐觀其所為乃可制也帥曰諾表其事於朝改授副總管
俊喜而受命未幾謀據城以叛捕下獄遂除之又言諸大將起於
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富貴
之欲益示以逗畱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懼劉光世建
請舒等五州為一司選置將吏宿兵其中為藩籬之衛公言光
世欲以五州為根將斥旁近地自廣以襲唐季藩鎮僧悖之逆岳
飛議棄兩淮地專守大江以南公言飛提重兵十餘萬無橫草之
勞但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輿路漕臣李垓奏劾知萬
州馮時行跋扈遂起詔獄捕繫數百人公言萬州一障塊然在荒
茅篳竹中僅比東南一大聚落耳時行以職事抗轉運使誣以跋
扈連與大獄連逮不辜豈宜付外臺耳目之寄又言柳詵泉普四
州官吏鬻獄受賕執殺平民縱釋有罪當伏重誅以謝天下又言
使相遇郊恩奏任子孫益循舊典今邊圉未靖宜復勇爵以厲爪

牙之士蹶張超距之流而專補文資非是公在臺諫論事如此於是上聽其言皆以為善而公由此大用矣徽宗皇帝梓宮還詔公為永祐陵撥宮按行使竣事還奏拜中大夫參知政事俄充金國報謝使上顧公曰使事言旋復有此投以卿體國勉為朕行公對曰陛下屬時艱難嗣承大統上皇陵廟之奉大母東廟之養聖心焦勞固非一日日者獨斷屈己消兵以交鄰國天人同符捷逾響報送往事居悉如聖志臣誤蒙識擢叨塵二府躬持書幣命萬里絕域實預榮馬行次京師奴隸輩有為人致書訪其子者虜使以為言公曰兩朝以玉帛相見而後敢以私書入境然父子之情不過候安不耳發書視之如公言次涿州又以南官岐檐夫告者曰一行裝齋悉以車載不復調夫矣公曰岐檐夫者請得主名治之不調夫則止於此以聽大國之命語塞遂已使還提舉詳定一司勅令書成遷左通奉大夫公之復命也宰相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十言屬公給上公退而歎曰丞相就我面謾吾戴天履地忍為此

鴻卷三十一

乎卒不從他日議政意象愠怒聲色赫然無復同寅共政之意一日奏事退坐殿廡中批上旨軌除官以私所厚者吏鈐紙尾進公拱手徐曰偶不聞聖語卻之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談而言章亦踵至罷為資政殿學士除郡公入辭自言曰臣無他賜孤立一意事陛下而已天日在上忠邪自見庶幾異時復望清光猶有以藉口而上眷公之意未衰也天語從容問勞彌厚且諭以賜環之命公曲謝至六七檜意公議已愈怒章復上奪職提舉江州太平宮論奏不已降授中大夫歸州居住公杜門屏處人莫知其面者七年己巳郊赦量移沅州建炎之亂公避地沅湘間安撫使用便宜檄公攝州事會劇賊曹成擁眾數萬奄至城小而惡太師年九十歲在馬太師曰沅人視吾為去就吾去則率而潰矣堅臥不動公晨夜廬城上召土豪傑丁壯具矢石聚芻糧閉壁以老其眾凡二十七日成食盡引去沅人曰生我者方侯公也及是公來老壯歡迎數十里不絕又將除地築室館公公笑謝不願得官屋數楹

居之不蔽風雨又七年召還復知政事遂當國公忠信以事上不敢欺平恕以待下不為詭激之行三任內外學官尊獎賢能士有片長寸善如在己汲汲然惟恐不聞於時四為監司郡太守有惠愛訊刑議獄傳經據古誼多所平反徧歷臺諫不營黨援自結主知遂參大政權臣擅朝朋黨罔上公獨持一心頗頓困窮債而復起公獨守一道天子虛己聽公公亦奮然任天下之重以就功名而天不假齡俄以病告百不一施責恨而沒此有志之士識與不識莫不咨嗟太息而至於流涕也公嘗提舉實錄院皇太后還御宮寢纂次回鑾事實書成進銀青光祿大夫又以刊修貢舉條法進金紫光祿大夫封河南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九百戶食實封一千九百戶享年七十五配侯氏故承議郎廬之女封同安郡夫人先公卒贈榮國夫人五男子曰夷中右承奉郎直祕閣曰致中右承事郎直祕閣曰居中曰有中曰粹中四女右修職郎李誦右儒林郎吳佺其婿也二人在室孫男女九人男曰侃曰傳曰倬曰伯

鴻卷三十六

女尚幼公姿度夷曠胸中無疑事交朋友待僚吏恭謹恂恂護其短而樂道其善無貴賤少長賢不肖皆得其歡心至於處決大議忠守端正果敢明達亦不苟且而妄隨權門如市氣燄薰灼可鏖金石公如砥柱屹立於回流急湫中不可移奪蓋古所謂大臣者在事五十年起布衣至守相進登廟堂退伏田里盛衰之變備矣而奉身清約如一日無小異危坐一室左右圖書究觀古聖賢窮達出處顯晦之節為修身之法而不知富貴貧賤之可擇而取也太師素貧不治生事至公益務施貸所得俸賜分贍族黨任子恩先兄弟之子比公薨而二子四孫皆未仕諸孤亦莫言十二月己酉葬公於某縣某鄉之原宜和末某領國子嘗與公同寮矣圍次毗陵亟具小舟馳弔已而二直閣泣請某辭不敢又曰先公母得公文開讀二徧稱歎不去手先公平生大節皆可考信幸公書而刻之納諸壙中地下有知殆為慰焉某曰公負王佐之學出陪輿運雖剛方難合婁以讒賊而先甲之言簡在上心十年後有符

節之合道遠年徂竟以身徇君臣之恩有始有卒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銘曰

彼小人儒甚口詩書蠟言扼貌堯舜之徒既適可願盡反其故芻狗已陳棄不復顧孰如我公屹若岱嵩巍巍昂昂萬物之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時時行允蹈一德公丞御史督制庶尤耘之鉏之以殖善柔公長諫垣三友之益造膝陳謀夜半前席炎涼百態覆卻萬方匪通匪介徐公之常朝四暮三輕愠易喜匪戚匪欣令尹之仕蹇蹇一節不欺為忠踐艱履險誼不營躬誰私黨讎一日三穢曲突之驗債而復起帝曰歸哉相車崇崇如左右手以訖庸道遠年徂命也不淑殄瘁之哀百身莫贖計聞震悼胡不憖遺閔有加錫天子之思公則逝矣易名有諡追榮有誥議行有誄又將有史以詔無窮相以銘詩闕於幽宮

宋故揚武翊運功臣太師鎮南武安監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成安郡王致仕贈通義郡王韓公墓志銘

韓公墓志銘

五

建炎三年冬金人合諸種數萬騎絕淮沂江鼓行而南如踐無人之境一時將吏望風逃散竄伏草莽間無一人敢嬰其鋒者當是時太師鎮南武安監國軍節度使成安王韓公以兩浙西路制置使提孤軍駐揚子之焦山募海舶百餘艘具糗糧治器械進泊金山下連艦相銜為圍陣東向邀其歸路植一幟書姓名表其上金人望見大笑曰此吾机上肉耳平旦擁千舟謀而前先是公命工鍛鐵相聯為長綆貫一大鈎偏投諸軍之伉健強有力者比合戰分鐵船為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舟而入大酋立萬馬江上銳為救執視蹂躪莫能進一步曾不逾時掩獲數百舟幾盡遂大敗閉壁不敢復出已乃並治城西南隅鑿一大渠亘三千里欲潛師度建康而地勢高仰潮不應一日乘南風縱火千餘艘抗吾師破巨浪冒百死趨瓜洲渡公曰窮寇勿追縱使去於是錄俘囚束之沈江中金帛盡分麾下贖遣吾人之被係執者書婦女州里姓氏揭諸道以訪其家然後獻捷行在所是後兩淮交兵伏尸流

血千有餘里而虜人卒不能飲一馬於江者緊公揚子一戰之捷也公諱世忠字良臣緜德人年十八始隸延安府兵籍悍過絕人不用鞭轡騎生馬駒挽強馳射勇冠軍中家貧無生產業嗜酒乘縱不治繩檢閒從人賈貸累券千數遇出戰則躍一馬先登捕首虜馳還得金幣償之率以為常嘗從統制官党萬戰銀州方解鞍頓舍而賊騎出間道直擣其營萬狂顧不知所為公袒袒持一戈率其徒戰卻之萬兵來援殿而還又嘗遙見一酋金甲朱旗護兵意得甚公馳一騎刺殺之後謀知為貴將駙馬郎君兀諤者大帥張深表其功狀上之朝而宣撫使童貫怒不先己黜其功不錄宣和初妖人方臘起青谿不旬朝眾數萬破衛葵杭睦歙五州江淮大震徽宗詔諸將發兵捕誅時公隸統制官王稟行次浙河別將王淵駐兵在馬公扣馬而進曰公領騎兵而戰非其地奈何淵變然問曰汝為誰答曰韓世忠也淵善其言移屯據便地翌日縱騎捕賊公率所部突其旁賊驚奔追殺無噍類淵喜甚飲公酒悉

韓公墓志銘

六

舉飲器授之會稟卒遂從淵不去方臘授首例補承節郎河朔山東臺盜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巖谷多者萬計少者千百為聚魏博則有楊天王之流青徐沂密如高託山等至不可勝數公方從王淵招捕於兩河之間而捉殺制置使梁方平又請公自副除山東之盜公皆次第討平之以功累遷武節大夫靖康末金人圍太原樞密使會諸道兵赴援而張師正統勝捷一軍號精銳尚書李彌大素不知兵欲誅一二裨佐立威以彊軍政會太原不守師正遁歸彌大斬以徇眾反側洵洵又不時撫定一夕潰去所過焚掠官軍莫能抗淵聖皇帝詔公討捕公晨夜兼馳至宿遷單騎扣其營大言曰我輩山西良家子好勇尚氣豈肯作賊此李公穆妄使若等求活於草間耳眾素伏公勇相視慨然投戈免胄請從公自歸公杖馬箠護之而還淵聖召見嘉獎面賜袍帶正受單州團練使今天子以兵馬大元帥駐軍濟州羣臣勸進公偕諸將陪扈至南京上即位進嘉州防禦使御營平寇將軍再幸維揚又

負囊韃以從建炎二年統制官苗傅劉正彥扈隆祐太后駐蹕臨安府明年春乘輿亦自維揚至傅正彥輒起異圖擁眾伏闕殺樞密大臣與中軍統制吳湛通為囊橐袁凶聚惡視君父無如也於是觀文殿大學士特進張公浚以禮部侍郎御營參贊軍事檄召諸將除君側之惡公時以所統軍承宜使自淮陽緣海道來舟次平江境上檄書適至公讀之怒髮衝冠椎牀大呼雪涕誓師共除凶逆人人感厲爭先請行遂偕丞相張公故太師張公俊故少保呂頤浩合兵倍道而進苗傅弟翊伏赤心軍伺擊於臨平山下公曰乳臭兒敢爾耶一戰驅之直抵北關而傅正彥已拔柵宵遁矣越日公入見曰主辱臣死臣誓不與之俱生請縛二凶以快中外之憤上壯其言酌巨觥勞遣公即日就道至建州浦城追及之傅等陣而待正彥突一騎拒戰其鋒剽甚公手格正彥禽之吏士譟奮傅亦就縛卒檻二凶以獻如言上親御翰墨書忠勇二大字賜公制除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兩鎮節度使四年金山捷書至除

海峽三十六

七

檢校少師改武威威德軍節度使制曰屯兵要害邀擊其歸大振軍聲殺傷過當犬羊震疊知國有人至今天下誦之金人退舍羣盜尚猖獗如故時范汝為據建州曹成馬友李橫眾數萬轉掠湖南北而劉忠者冠白氈笠自表最疆盛上面命公副參知政事孟公庚為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公次建安傅城而陣汝為雖不敢出一甲而嬰城固守彌月不下公周視城堞一日伺其怠梯而上將士隨之盡夷其黨而建州平遂卷甲循江西路入湖南公語其下曰成等烏合無鬪志非汝為比迫之則併力玩之則生姦一論以招撫一戒以勦除俾自擇已後其徒更相猜貳倒戈相誅或吽散或伏降惟白氈笠者負山阻水旅拒自如欲老我師公曰忠作賊耳欲何待一夕部勒諸軍分數道並進忠大驚馳小舟跳出有頃徒中持忠首至湖道亦平旋師建康是歲建炎四年也除淮南東路宣撫使方宣和末金人犯京師議者皆謂疆胡不量彼已昧死一來忽見天子宮闕苑囿城池之大口然莫相知而

五路之師日至開其疑懼歷以重兵而與之講席幾景德澶淵之盟足以為德無何劫寨一跌始有輕視中原之意初五六年舉國大入超邑越都通行無所累南至潭湘東暨吳粵皆罹其毒諸將按兵坐視莫與校惟公自負其能獨與虜角何其壯也北方之俗善騎壯士健馬被鐵衣數重上下山阪如飛矢刃不能傷故常以騎兵取勝公在建康蒐東南惡少年敢死士為一軍教以擊刺戰射之法號背嵬軍如古羽林仗飛射聲越騎之儔履鋒鏑蹈水火無不一當百於是胡馬牧淮楚間公至天長之大儀與之遇虜酋李董捷也撻鐵騎奔突而前背嵬者人持一長柄巨斧堵而進上撻其胷下指其馬足百遇百克人馬俱斃又自出新意剗敵弓斗力雄勁可洞犀象貫七札每射鐵馬一發應弦而倒虜大震駭若有鬼神捕獲千人長萬人長鎧甲器械甚眾又轉戰至高郵卒擒捷也等具舟載俘獲獻之朝至是胡人一再敗衄稍知沮畏雖時時小入盜邊無復跳梁不制之患矣進少師橫海武宣武安軍

海峽三十六

八

三鎮節度使公生長兵閒習知戎事而天資拳勇未嘗以一毫剗於人臨機制勝一出於意造故能以少擊眾劉豫聚兵泗上公戍山陽與之對壘屢戰破之嘗乘勝逐北踰淮泗並符離徑淮陽之宿遷豫亟召北軍四面而至圍之數重公按甲不動俄麾其眾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按轡而旋公曰虜易與耳益治兵赴利進攻淮揚虜首捷里字董者驍勇蓋眾獨出挑戰不勝而逃有馬太師亦號勇將欲乘兩虎相斃之勢奮迅而出亦重傷敗去退而太息曰名不虛得矣師旋斬捕首虜過富封英國公會虜主遣完顏烏陵孛堇來聘請以太上皇梓宮皇太后鑾駕來歸除前事復故約上曰誠如書吾能忍詎以從使耶五反版行兩周而和戎之議定兩地冥然解兵徹警公自山陽造朝拜樞密使貂冠赤舄入侍帷幄極人臣之道閱數月思避時柄上書解機務不許章累上且曰臣蒙國厚恩誓捐軀戰塲效一死以報今以非材承輔樞極進陪國論實懷危溢之懼所冀天慈俾解

將相之官以祠官奉朝請日望清光不勝區區至願上不能奪加
太傅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恩禮喪崇
度越前比公受命已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時跨一驢從二三童
奴負几杖操酒壺爲西湖山水之游解衣藉草命酒獨酌興盡而
返平時將佐部曲皆莫見其面以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於私第
之正寢享年六十三方公被疾上飭太醫馳視問勞之使相屬於
道疾益侵始用公請冊拜太師致仕計問不視朝贈賻加等遣中
貴人護喪事贈通義郡王官其親屬九人嗚呼靖康建炎戎狄內
訌天下多故公起行間忠憤發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建陽
之役手擒二叛金山之戰酋渠奔命僅以身免然後驅攘羣盜四
封之內掃蕩無餘方是時也諸宿將便屯江左公獨留戍山陽孤
壘塊然旁無虬蟬蟻子之援蔽遮江淮屹然如金城湯池之固中
興之烈公爲第一主上英武所以獨馭諸將雖隆名顯號極其尊
榮而干戈鈇鉞亦未嘗有所私貸故岳飛范瓊輩皆以跋扈賜死

卷三十六

九

惟公進而許國杖一劍戡除大寇爲社稷之臣退釋兵柄以功名
富貴始終官一品爲公師持三鎮戎節累封大國進爵稱王賜號
揚武靖運功臣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戶實封五千九百戶澤流子
孫書勳竹帛追配前哲可謂賢也已曾祖則贈太師口國公祖廣
贈太師口國公考慶贈太師口國公元配秦國夫人梁氏今配魏
國夫人茹氏四男子彥直左朝請大夫行光祿寺丞兼權尚書屯
田員外郎彥朴右奉議郎直顯諱閔彥質右奉議郎直徽猷閔彥
古右通直郎直徽猷開充兩浙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八女
右朝散郎通判饒州曹霽左迪功郎充廣安軍教授馮用休左迪
功郎充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王萬修左迪功郎新授福州懷
安縣主簿劉首左迪功郎新授婺州東陽縣尉胡南達右承事郎
充祕閣修撰張子仁其瑀也二人奉道爲黃冠孫男四人挺右宣
議郎直祕閣林右宣議郎直祕閣格右承事郎柳右承事郎公御
軍嚴而有恩紀律修明不以賞罰佐喜怒黎羹糗飯與眾均士以

故樂爲用摧鋒陷堅百戰不殆威名凜然天下想見其風采太母
行殿歸次國門將相大臣班迎道上太母坐帷中顧左右曰韓某
孰是虜中皆知其名既而嘉歎久之間遇朝謁傳呼道塗老幼夾
路倚香釋擔聚觀太息上所賜詔皆親札雲章寶墨奎壁之光榮
然集而錄之爲若干卷錦囊玉軸子孫世守之爲希代之寶公病
且革故時將吏問疾臥內公曰某愿事三朝大小百餘戰冒白刃
中流矢未嘗退衄瘡痕尚存發衣視之舉體皆是賴天之靈得全
首領臥家贊而沒諸君尚哀其死耶彥直等以其年十月庚午舉
公之匱合附於平江府吳縣胥臺鄉靈巖山秦國夫人之墓於是
寺丞過余請銘某曰太師咸安王中興名將盜奏乞本朝有名位
能文章名公卿大夫功德者爲之辭以詔後世余方以罪斥辭不
敢距今七年韓氏書謫無虛月請益堅會余蒙恩除罪籍遂不辭
乃即平日所見聞志其大者而係以銘銘曰
炎正中否有來天驕牂羊之首墳犬爲妖萬騎控弦鼓行而至諸

卷三十六

十

將按兵拱手坐視暨韓公山西之雄赤心許國誼不營躬羣衆
譟譟伏關稱亂奮挺一呼奉頭鼠竄手格二叛檻載而歸磔之東
市封爲鯨鯢胡馬飲江千艘北渡公挺一身塞其歸路犬羊膽落
江水爲丹電掃霆驅威懾八蠻移屯楚甸坐鎮千里長城隱然疆
寇氣死釋兵十萬歸居廟堂玉帶金魚異姓之王麒麟圖象中興
第一巍巍堂堂莫與公匹國恩粗報舒矣歸休奉身而退以老菟
裘大雅君子明哲是保一馬二童擔夫爭道烏乎逝矣生雖有終
與宋亡極惟公之功閭閻之西靈山之麓有墳巋然過者必肅
宋故太子少師巫公墓志銘
故太子少師巫公諱必字子固建康府句容縣人也曾祖遜不仕
祖褶故太子少師父峻故太子少師公有五子最幼紹興中
遇今天子擢諫官御史言治道中上意遂跡法從本兵柄以歸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始用故事襄贈祖稱爲東宮師傅而句容之
巫氏始大公氣質沈毅有大度以博學善屬文知名里中崇寧初

州縣學推行三舍法月有試公與諸生角一日之長常出其上無與抗衡者每至歲升輒不偶久之舍法罷復科舉一時有司皆新進少年公歎曰吾老矣尚裹飯待旦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耶盡焚棄所治舉子業益讀書考古今治亂人之賢不肖與事之當否得失著為論以見其志與人交不以貴賤貧富為戚疏厚薄亦未嘗降志折節以屈於一人性嗜酒客至隨有無治具盡醉乃已羣從之豪挾長負氣數使酒侵公公一語不離引滿自罰拱手危坐使之意消往往媿謝而去喜蓄善藥赴人疾病如不及多所全活見貧窶不能自存者則懷金夜抵其居置戶下去不以告里人間人氏請公數千緡為子母相權之法不問出入會朝廷更錢幣改當十為五已復為三問人盡易大錢貯幣中以折閱告公笑曰孔方兄遂羽化耶眾怒為公不平公置不校惟晨夜課諸子於學而樞密公方東髮受書穎異秀出落筆有驚人語自老儒宿學皆論以為國器開府蔡公元度次金陵閩府諸生拜其門時樞密公甫十六

鴻卷三十一

三

歲在稠人中見而異之問而為公之子也以字命公曰公老於場屋不得一第有子且大貴可無恨矣公退而問夫人曰吾愛彼甚它日必充吾宗今蔡公亦云通儒大人所閱多矣第識之已而果然嗟夫市人錮百貨之利於錐刀之末一錢氣不直有持挺起而鬪者公損數百萬若棄涕唾然橫逆之來自敵以下所不能堪公視之如虛舟之觸不為之變色惟是植德藝善躬行仁義以為子孫無窮之賴於是樞密公起家為名進士徧歷省臺侍從之選進服大寮典司密命赫奕顯融為巨室天子推功追贈三世以公為宮師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焚之墓上里父老聚觀太息猶能記公行事如狀所云者可謂盛矣公晚學佛誦其書而有得於死生之說病且革顧謂家人曰吾行在日中時已而日亭午宴然而逝實宣和二年七月癸丑也壽五十六以其年十月丁酉葬於縣之望仙鄉西陽村之原上樞密公既貴請於朝建佛刹以薦冥福詔賜明慶報親禪院云夫人劉氏淑慎慈祥相其夫教其子遇內外

屬人皆有儀法後公十一年當建炎四年五月壬寅以疾終壽七十二贈善安郡夫人諸孤以是月己酉合祔於少師之墓五子者長曰儼以公喜方藥始學醫遂通其術曰休曰僕曰僅皆以文行為鄉縣所推季即樞密公也三女皆嫁名族為士妻孫男五人公允明允忠允成允清允明允以太學生連薦禮部今為右宣教郎淮南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孫女五人尚幼余聞王文正公之父種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子孫當有為三公者歐陽文忠公之母守四歲之孤忍窮耐老以待公之貴蓋為善必報如種杞梓由一寸之萌而劔拔十尋千霄蔽日者非一日之故也今公道積於厥躬責報於天如符節之合克生賢子光輔中興名位通顯為世稱首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鴻卷三十六

三

一經彼何物之阿堵兮有吾兒之盥馨貯九魄之華滋兮芝蘭蔚其青青挺一幹之昂霄兮表獨立而無朋輪囷萬乘之器兮抗承露之金莖署通德而為門兮陋區區之滿簾納茲銘於幽竊兮尚有老成人之典刑

宋故右朝奉大夫致仕周公墓志銘

周氏先世避五季之亂以力田為生業宋興二葉有十公者積德累善為鄉縣所推號里長者嘗贊一巨碣真廷中戒家人曰吾後世之興有以祿仕起家亢吾宗者著吾平生終始刻其上此石所以志也閱三世有孫右朝奉大夫諱庭俊生子曰執羔宣和未徵宗御便殿策以當世之務奏篇上擢為第二除太學博士歷踐臺省進禮部侍郎待制數文閣典五大州為方伯周氏浸大矣於是奉大夫之命徵余文記十公所遺石表之墓道余歎曰十公乃與天通耶後二年當紹興三十二年大夫公年八十九以四月十二日感微疾卒待制公又屬余銘其葬公字彥正信州弋陽縣人曾

欲請公文志其墓余復書許之以病久不果而請益勤遂次其請
為銘君諱仇字正父曾大父惟大父過父瑜世以力田殖其家至
君而滋大參知政事沈與求奏授承信郎監婺州永康縣酒稅不
赴而獨喜命儒以教子除治舍館損重幣迎賓師市書數千卷朝
吟夜誦陶瀟醇懿文采粲然一日朋試於有司子姪三人連名並
中而汝能為舉首汝士遂登進士第居亡幾汝能者再試禮部又
中乙科於是會稽周氏為東州望族歲歲相煽而起晝行剽
夜依山柵險隘以自固君語伯氏曰里中惡少年相顧未發不先
事折其萌則變生肘腋不可悔矣乃出囊金發廩粟招募得數百
人部勒以軍法鉦鼓之聲震山谷羣偷駭焉已而將吏移兵捕誅
君曰鼠竊狗盜為飢所驅耳迫之將致死以抗吾軍第陳兵壓其
壘傳一檄召之可毋戰而降也從之而渠率盡出方議班旋有利
其貨者曰餘黨未除益覆其巢以弭後患君又力爭不可曰玉石
俱焚矣於是戮一人而罷府帥多君之畫辟除安撫司準備差

遣辭不就縣瀕雨暴漲水冒田包民廬居人栖木上以避君具舟
棧糗糈往飼之收載以歸全活不可勝數水降縣徵租如令君計
府曰尹曰涿水之害死者已矣生者散為流勾餓竟不可得守令
且負殷奈何尹悟上之朝未幾免符下惟水所不至者輸之君資
慷慨尤知取予咸惡大家閉羅邀善買君獨發藏粟下其估舉子
錢者水涸之後不能償折券焚之儲藥石以待病者給棺槨以斂
死而無以葬者又聯數十舟跨兩谿間為梁以利涉者以故屬感
之日士大夫與內外屬人弔哭咸盡哀而里巷小民皆出涕享年
六十一娶房氏有淑德馴行君疏財好義振貧窮供佛僧建塔廟
崇像設費以萬計夫人有助焉簽書樞密院王倫欲薦君君辭乃
奏請冠帔以賜壽六十五前君兩月卒四男子長汝賢幹疊有父
風次汝弼蚤卒次即汝能右迪功郎明州鄞縣主簿次汝礪二女
適進士盛卞右迪功郎徐與夔孫男女十二人男之元之茂之翰
之望之邵之美女適左迪功郎明州慈谿縣主簿陳嘉善餘尚幼

其孤以明年十月某甲子葬君於縣之游謝鄉黃沙之原舉房夫
人以耐請孤侍兩殯執喪盡禮俄產三芝於寢中色黃而澤按瑞
牒所謂金芝者人以爲純孝之感銘曰
刻之水可舟載德變世令與之交流刻之山可圍種德百年今與
之競秀水深土厚兮首一邱雖死不忘兮故曰壽

宋故鄞府君次魏墓志銘
臨川自丞相王文公以鴻儒碩學啟迪後學為大宗師天下之俗
一變通經學古尊王賤霸源流然日入於道德矣紹興初余以臨
安尹觸罪徙嶺表奏臨川道訪公之遺阡則墓木拱矣而流風餘
韻猶存乎弦歌之音舞雩之詠彬彬如齊魯焉當是時郡人鄒君
次魏者始從余游自六經百氏諸子之書與太史公所記無不讀
文詞古雅深厚有典有則笑語不妄進止可識未嘗佚游燕嬉以
棄一日益先君之澤也比余蒙恩北歸積六七年相望二千里次
魏惠然過余而學益博行益高文益奇雄深辯麗覺數萬言終

不肯出一伎投眾人之耳目以阿世俗之所好嘗隨計一試禮部
率齟齬不合而驚然不屑直意慕古作者於千百歲之上惜乎未
見其止而遇疾以沒年四十二實紹興十六年某月某甲子也於
是次魏之友黃允元狀君行事世次來請曰次魏著書探道師慕
賢達固馳驅一世以就功名而天不假年不究於施設不博見於
天下竟賅恨以死而身後之名猶有待而傳也公宜銘遂敘而銘
之次魏諱宗蕃姓鄒氏次魏其字也曾大父齊宣義郎大父餘建
中靖國間歷三院為侍御史與鄒志完陳瑩中江民表同時任言
職其言專以銷朋比開公道為急崇寧初新將相用事得罪貶死
父陶字志新名臣子潔修介特有奇操里中伏其高次魏娶甘氏
某官某之女生四男子曰升卿子卿春卿夏卿二女適甘以靈趙
良史皆善士孫男一人以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葬於宜黃縣吳
城之原初次魏之亡也志新哭之過時而悲余移書勉之曰死生
天壽天也公其如天何余聞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鄒氏以

遺辭不就縣瀕雨暴漲水冒田包民廬居人栖木上以避君具舟
棧糗糈往飼之收載以歸全活不可勝數水降縣徵租如令君計
府曰尹曰涿水之害死者已矣生者散為流勾餓竟不可得守令
且負殷奈何尹悟上之朝未幾免符下惟水所不至者輸之君資
慷慨尤知取予咸惡大家閉羅邀善買君獨發藏粟下其估舉子
錢者水涸之後不能償折券焚之儲藥石以待病者給棺槨以斂
死而無以葬者又聯數十舟跨兩谿間為梁以利涉者以故屬感
之日士大夫與內外屬人弔哭咸盡哀而里巷小民皆出涕享年
六十一娶房氏有淑德馴行君疏財好義振貧窮供佛僧建塔廟
崇像設費以萬計夫人有助焉簽書樞密院王倫欲薦君君辭乃
奏請冠帔以賜壽六十五前君兩月卒四男子長汝賢幹疊有父
風次汝弼蚤卒次即汝能右迪功郎明州鄞縣主簿次汝礪二女
適進士盛卞右迪功郎徐與夔孫男女十二人男之元之茂之翰
之望之邵之美女適左迪功郎明州慈谿縣主簿陳嘉善餘尚幼

儒名家父子祖孫種德藝善閱三世矣第少忍以待其定也未幾
幼子纔七八歲誦其書日千言出語不凡一時歎譽號奇童噫嘻
次魏爲不亡矣銘曰
矯矯鄒公著節御史普厚不流鍾此奇偉追馳羣聖馳聘百氏有
德有言宜壽而貴誰主誰謀半途而稅有生必死萬物一致然未
及熟俯仰一世惟是不朽遺書滿笥渥注之奇墮地千里以爲不
信歸視其子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七
墓誌銘

宋故右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贈正議大夫蔣公墓誌銘

義興蔣氏以東漢山亭侯澄為鼻祖距今千餘年諸戎亂華大盜移國名臣巨室捐墳墓棄印綬老死巖谷何可勝數而後世之與往往不知其族之所自出惟義興之蔣祖孫相望名迹斑斑然以宦學世其家為閩姓奕世顯融以至宋興尚然數義興諸山亭之昭穆為三十一世祖今常州宜興縣山亭鄉是也咸平中有諱堂者以進士起家事仁宗皇帝為吏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贈太尉而猶子太師魏公之奇又以文學政事稱天下餘開封尹擢翰林學士知樞密院尊顯三朝而蔣氏子孫有名籍於朝者比比出焉公諱璩字宜卿曾祖九臯贈太傅祖滂江寧縣主簿贈太師考之美奉議郎通判真州贈正議大夫妣碩人程氏所生母令人李氏公生十歲而孤鞠於世父魏公誦習羣書操筆為章句已卓越不凡

鴻慶居士

魏公喜而賦詩曰渥注之駒必汗血青雲之幹飽霜雪器重益如此奏補假承務郎崇寧五年調將仕郎婺州蘭溪縣主簿秩滿監泰州海安鹽倉升通仕郎開封府酸棗縣主簿遷文林郎改宣義郎監京東抽稅竹木場轉宣教郎編修遷史局檢閱官丁令人憂憂除除都水監丞轉通直郎提舉江西南西路常平四遷右朝散郎知撫州江西漕計空乏軍士廩食不繼一日聚而謀於轉運使之庭排門闐擊胥吏出不遜語公聞變馳往慮其眾詣常平倉受粟已乃推首事數輩論殺之臨川歲薦饑羣盜白晝入市市人惶擾不知所為會公調客與之遇盡執以歸戮其魁以徇戍兵由上饒路趨撫吉所過侵暴公為治次舍具糧糗嚴兵備之既至敵兵以入受一日之食而去秋毫不犯上書請祠主晉亳州明道宮未幾召見擢尚書比部員外郎知通州轉右朝奉大夫通州並海實陸商舟楫之聚有杜興帥所領屯淮上遇敵奔海陵謀欲襲通據城以待播納之命官吏驚怖欲逃公曰此等妄意室中之藏故味於

一來飭吏卒持酒載逆之而盡驅饒商出境興至周視四顧悵然失望留一夕遂行事聞朝廷就除淮南東西路茶鹽進直祕閣淮南東路轉運判官又直徽猷閣升副使逾年直寶文閣知揚州淮海大都會更建炎戎馬蹂踐之後獨有孤城塊然在草莽中於是增濬城隍建置府寺召募吏卒安集流亡立關市招商賈治廢田開阡陌而江之南湖之北有操囊相攜婦子而至者除兩浙轉運副使公歎曰假我數年可以盡復其故而以不卒業為恨累轉右中奉大夫直龍圖閣知臨安府臨安浩穰典治京師世家大族侍恩驕橫公稍以法繩之改兩浙轉運副使徙江西道出臨川公舊所臨也州人罷市出迎環立道左啟問使君無恙公奏惟勞遣賦詩紀其事今刻石存焉豫章守帥調軍食出助教補牒率民錢期至不加律令一境騷然公移書喻止之貸漕錢以紓其乏所過屬州暴骨朽齒狼籍道路公視而太息曰朝廷有掩骼之令州縣吏無一人推行者乃募道釋流分投錢米每數數百則穿一大

鴻慶居士

坎瘞之用富韓公故事號叢冢云移淮南南路兼提點刑獄居數月知鎮江府當是時權貴人執爵祿之柄視苞苴豐儉為低昂公獨無所餉遂罷歸請祠得台州崇道觀賜服三品轉右中大夫凡四任宮祠十二年乃即山亭之西山水勝處築室居焉閒過勝日稅杖葛履從常所往來者飲酒賦詩自肆於林壑之間魏公耆儒宿學所為文章精深典麗一時士大夫傳誦而公於羣從中獨能傳其學尤工於詩清醇雅奧聲比字屬皆中律呂凡悲愉欣戚行歌坐嘯不平有動於心皆於詩見之東坡先生魏公所善也故公善東坡詩文自幼壯逮老連榻累筭至不能容乃營一堂儲之號景坡云余南遷過疏山見公擬東坡煨芋詩刻龕之僧壁詩律句法良是趙令時家藏東坡遺文中有公數詩不能辨也權貴人死詔起公為淮南轉運副使明年召歸擢戶部侍郎除集賢殿修撰知平江府進敷文閣待制右大中大夫公在淮南奏言兩淮薦經兵火公私埽地滁小州尤為窮陋獨有上供錢向著板籍中戶部移

文督索無虛月積二十年終不得一錢徒費紙札耳有詔獨之又
言朝廷募人治淮上廢田設有侵冒變斥鹵為桑田奚不可而無
賴告許官吏追呼無靈居者令丞職在勸耕實擾之也以故良田
上腴蕪沒為汙萊為可惜矣今欲令占田者免租稅三年使肆耕
其中人人欲豔相慕相先無曠土矣而後按所占田簡徭薄賦積
穀實邊為公私百世之利不亦善乎平江大府大家勢人豪商富
賈舟車之會號難治公禁戢姦偷鉏刈強梗植善柔撫貧窮獄市
為清諸軍牧馬有廐屋數百區茨以茅竹歲一更之用財與力皆
出於民公請於上出內帑金佐其費凡徒賦工掄巨材陶瓦覆之
堅壯可支數世州人歡呼相率詣北禪寺作佛事以報上恩諸將
掠人為兵補軍籍率用大舟往來漕河無人處道遇強壯少年束
縛鉗梏之惡少利其貨通為囊橐囚閉柵中無脫者公盡得其姓
名窮治株穴捕實諸法遂絕水潦大飢詔發常平粟公調粟十二
萬石計道里遠近視男子婦人老幼強弱分日異處各有法無餓

滄集三十七

三

者已而屬縣長洲驚獄公與諸司皆坐貶降右中大夫提舉洪州
玉隆觀明年復右大中大夫上用公之意未衰也而公病矣以二
十九年四月己亥卒贈右正議大夫公仕三朝出使入侍四十餘
年所蒞皆有迹守平江時已過七十日閱訟牒百餘紙延見官屬
綜理庶務接對賓客餞過迎來雖精練少年不能過也自朝廷表
疏奏議箋記部使者書檄之文與夫朋友族姻寒暄之問一不以
屬記室皆自手出客至命酒即席賦長短句昇歌者持杯勸伯巧
麗清新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府治有唐刺史韋應物白居易劉
禹錫遺像號三賢廢於兵火久矣公即故地繕治祠屋繪三賢像
自書榜揭之以示邦人尊賢尚德之意公從祖太尉公堂與從父
大夫公之翰嘗典此州至是以西清法從踵其後衣冠之盛指
紳歎慕以為口實公善書得古人用筆意大者徑尺細者如蠅頭
怪奇偉麗獨步一時凡今仙宮佛廬穹堂奧殿會臺崇榭得公書
榜以為壯觀至今尺牘人皆寶藏之公除戶部時奏事殿中上顧

見所進疏劄小字楷法筆勢道健不類老者嘉歎久之有詩文三
十卷藏於家享年七十五娶同郡李氏承事郎崎之女贈令人一
男子志祖右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一女適左從事郎李處全監
鎮江府戶部大軍倉門孫男五人適蘭並登仕郎蓋蕭范該公遺
恩而未命孫女適進士張操一尚幼公平生無嗜好沖澹簡遠有
晉人之風家無十金之產聲伎之奉終日據一几游戲翰墨至忘
寢食讀書著文之暇則寫佛經作禪偈皆出世間語遇人無貴賤
少長恂恂然自州縣小官貴為公卿人不見其小異嘗治齋室為
便坐榜曰師恂實信踐之其在官府馭吏民如家待寮吏如賓友
不立崖壑以自矜大至抵冒憲禁未嘗有所私貸亦不自為輕重
以故人畏而愛之公守臨安坐小法知通皆貶秩一等是歲當郊
通判應任子而坐貶公造堂請獨任其咎遂兩已遇恩當任志祖
而魏公諸孫獨思祖未著仕籍改奏登仕郎蔣氏諸老嗜曰真吾
宗之表也公嘗過縣之承豐鄉碧雲寺顧見一地岡阜深秀曰此

滄集三十七

四

佳城也卜之吉乃自營冢墓手種松柏環之從旁築屋十數楹舍
守冢者名曰西歸後五年公沒志祖以三十年三月某甲子奉公
柩以葬舉李氏令人以耐銘曰
蔣侯開號自山亭始奕世蟬連祖孫代起或仕或已維桑敬止千
載相望不去其里於赫太尉發迹初仕歷宋二楚持橐入侍魏公
繼出文武兼備碩大光明嚼吹卓瑋繁公挺生前人是似屈首受
書不俟憤悱落筆千言四座驚靡於時魏公執視而喜喜而賦詩
吾道東矣一幹昂霄可拱而俟剖符一州曰古循吏發粟振饑如
哺其子按節十城曰古口使布宣上恩澤及枯骨閩省之華嚴廬
之祕父祖百年三貴並峙公材經綸猶未盡試天不憖遺俛仰一
世君山之陽碧雲之墟曰此佳城山蟠水委公所自卜順以卒齒
有銘昭之以配信史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祕閣致仕張公墓志銘
晉陵張氏有贈太傅諱彥直者生七子多知名其學以父兄為師

其傳一經不雜他術故學問淵源議論根柢文章開捷筆墨畦逕無間然如出一手自崇寧癸未至大觀己丑六七年間相踵四人擢名第當是時太傅與越國夫人尚無恙歲時伏臘翁媪坐堂上諸子環侍袍笏盈前進酒為壽州刺史榮之取馮瀛王所賦常山竄氏丹桂五枝靈椿一樹之句表其閭曰椿桂坊其後四人者曰宰卒官左奉議郎曰宿左中大夫歷祕書少監吏部侍郎敷文閣待制曰宇四入尚書為郎典大州刺一路以左朝請大夫直祕閣致仕曰守建炎紹興間被遇今天子錄簽樞參大政終資政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於是張氏一門為江左衣冠之冠惟直閣公字泰定居四人中獨壽壽七十八以紹興二十八年十月癸卯感疾終於椿桂私第之正寢將葬公季弟右朝奉郎實狀公世次爵里始卒為書屬余銘余與公同生於辛酉嘗為國學同舍又同年登進士第比余投閒歸宿田里公亦倦游而歸聚散離合五十年間相得歡然如一日而公奄忽下世宜有銘以紓余哀乃次

鴻卷三十一

五

其語為志而繫之以辭張氏先世本合淝人七世祖訓仕吳為太傅與楊行密俱起淮南號三十六英雄太傅其一也太傅有賜田在常子孫多徙家焉故今為晉陵人至宋興張氏比比以儒學顯而二卿最貴築兩第相望屹然里中人號東西卿是也至是公伯仲又以辭藝崛起諸生或踐臺省或登侍從或持國柄為丞輔焉奕蟬聯尊寵一時而七兄弟之子著仕籍者又十數人而張氏益大會祖處仁故太常博士贈太子太保祖杲故郊社齋郎贈少傅考即贈太傅公也大觀初公以太學內舍生試上舍中其科三年釋褐為真州司理參軍代還以最升從政郎開封府陳留縣丞未赴丁太傅公憂憂除調信州上饒縣丞就差太平州州學教授會朝廷更州縣學三舍法復科舉舊制罷為楚州淮陰縣丞宜和七年用舉者十人改宜教郎又遭越國夫人王氏之喪免喪投福建路茶馬司幹辦公事俄改本路提刑司又改充檢法已而復遣本司幹辦公事轉左奉議郎紹興二年秩滿再任時閩盜范汝為

據建州叛詔遣參知政事孟公庚為宣撫使督諸將捕誅辟公編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幹辦公事建盜平第功進左承議郎三年轉左朝奉郎大資公帥福就差福建路安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四年除將作監丞五年轉左朝散郎遷駕部員外郎大資公復知政事公請避出守撫州不拜除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公事歲課增羨法應遷公曰此吾職也不敢干賞七年過明堂恩賜五品服召為司勳員外郎俄改祠部郎再遷吏部郎中餘請補外除直祕閣福建路轉運副使移知湖州是歲紹興十四年也公屬時艱難久仕州縣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常欲有所與除而以非職不得行其意其在駕部一日請對奏言朝廷降本錢和糴而貪吏倚法乾沒為姦有戶輸粟數百斛而不得一錢之直者是借寇兵縱之使為盜也又言比歲縣令所至貪暴人不堪命祖宗之法官吏抵贓罪併坐舉者今法令明具宜詔有司中嚴監司郡守繆舉之罰以戢貪賊又言國家承平日久將不知兵士不知戰一旦遇

鴻卷三十一

六

敵奔散為盜靖康覆轍可以為鑒今宜復武舉以蒐選將帥馭眾之材設勇爵以招募奇材劍客驍勇絕倫之士其領閩酒以使事入見又言天監萬壽寺改報恩廣孝為徽宗皇帝追福之地而廣孝犯太宗皇帝諱號宜詔禮官改避今更光孝云又言吏部官冗甚矣非足國裕民之道必欲有所變更杜僥倖清流品課功罪考殿最在上與執政者所為非三銓之所能獨任也又言縣令雖卑最近民百里之內訟牒數百日至前執筆執視不能下則入吏手矣可詔吏部應縣令先注會任丞簿者人材能否雖有定分彼嘗佐縣校之儻然不知事者則有問矣上每嘉納其在吳興治道消淨不事聲章整齊大體闊略細故不治苞苴奉賞權不飾廚傳稱使客奉法循理期於不擾至今以愛利為人所思久之謂家人曰仕至二千石亦可以已乎上書請宮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築一堂於舍西偏榜曰宜休以見吾志至是三請宮祠四轉至左朝請大夫皆以年勞告老二十七年守本官致仕公大度長者慈恕

樂易不立崖壘與人交初持一心不以貴賤少長侃然恐不得當其意雖奴隸亦不以辭氣加焉曾中甄別人品如涇渭而臧否不出諸口出入中外數十年適去儒來龍辱得喪所閱多矣而不見喜怒非意之干粹然加之如虛舟之觸未嘗輒色蓋其氣博積厚不可澄撓雖古佛之徒分燈遺魔立雪求道莫能過也文章溫麗古雅如其爲人不務琢雕爲奇以眩世俗耳目而奏議之文敘事詳實皆世務之要故多見施行嘗曰吾未嘗與人爭而立於爭地不去懼有後悔故在朝則請外治郡則旬開凡更二十官而無絲髮過差挂吏議嗚呼可謂純明篤厚之君子也公配宜人同縣呂氏有賢行治家教子不以累其夫皆疑疑自立遂豐其家公歸矣宜人選飾妾御調護食飲所以娛侍公者惟其意之適賓至卽宜休治具擊鮮置醴吹竹彈絲酣醉吹呼竟日而罷里長老稱頌太息以謂宜人賓敬其夫當著之文爲世絕公喜振人之急有孤女未嫁死而無以葬斂者宜人先意損金幣賜之無秋毫計惜以

紹興二十七年十月壬寅遇疾不起壽六十七明年三月壬申葬於武進縣懷德南鄉後畧原上甫及祥祭公亦逝矣十一月甲申諸孤奉公之匱合耐於宜人之墓墓距太傅公里所公所自營也置屋十數楹以舍守冢者號休休菴蒔松柏疏池溝治牆垣植藩籬不侈不陋裁處具當公夫婦歲一再過策杖按行瞻顧衰與退而命酒相對薄暮而返率以爲常木已拱矣公於是息焉公沒後諸孤類次公平生所著詩文奏議歌詞三十餘卷藏於家生五男子大成右從政郎新監淮東總領所戶部大庫庫友成右迪功郎監泰州海安買納鹽場兼本鎮煙火公事士成右迪功郎新嚴州桐陵縣主簿求成右從事郎新監臨安府排岸兼修船塢公事時成該公致仕恩而未命一女適右宣教郎新知湖州烏程縣事魯可封孫男女十人男拔擢排揀擬女尚幼公本六子第四子自成者出繼公通判兄寅爲主後今任右從事郎新監婺州都稅院云銘曰

在昔張氏相韓五世留侯挺生胤秦之季曠楚安劉傅王相帝孝宣中興富平代起七葉蟬聯曠不絕史嘉正仕唐祖孫父子號三仲高辭擅場射策君門一發如望番番二老既壽而康行扶坐侍手笏腰章扶疏繞屋椿老桂芳一時盛事門表巍昂有如我公白眉之良盛德容貌如珪如璋內閣耆儒中臺望郎意有不適去如宿桑歸佚吾老宜休之室有酒如澗客至舉觴倒冠落魄以醉爲鄉師心而行與道翱翔孰云逝者有化非亡乘雲跨箕至於帝旁後暑之原公豈其藏

宋故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墓志銘
右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以紹興二十七年二月六日感疾終於四明私第之正寢將葬公之子右宣教郎大雅以太學博士史浩狀公世系爵里卒葬年月日授余請銘余曰顯謨公行治勞烈稱天下今子釋其殯犯大暑絕重江走千里屬於不腆之辭

以圖承久豈敢以既老爲解乃序而銘之公諱思溫字汝直明州鄞縣人曾祖順祖元吉不仕父洙明州助教以春秋之學知名用公貴贈正奉大夫公幼讀父書有聲場屋間會朝廷更舍法改授他經政和二年以太學上舍中乙科授將仕郎河南府登封縣尉就除雄州州學教授秩滿調衛州西安縣尉宣和二年改承奉郎知越州餘姚縣監河南草場五轉至朝奉郎鄆王景王府贊讀上卽位恩遷朝散郎提舉江南西路茶鹽公事除屯田員外郎俄改倉部紹興元年又改吏部再遷朝奉大夫三年知衢州時有諫議大夫被召過郡或請公致豐餉公曰諫官御史當如部使者之禮不敢過也既有緒言謂公薄己公曰諫大夫辭受天下所瞻而子教以我爲簡乎歲餘嚴睦盜起公聚兵境上塞其隘秋毫不犯盜平而諫議公適在樞省劾公玩寇降秩二等罷歸未幾御史中丞辛炳道三衛得公冤狀疏辨其誣詔復故官再除吏部轉朝散大夫進司農少卿吳興擇守有言公三衛治狀者除直徽猷閣

知湖州六年召歸太府為少卿權知臨安府遷左朝請大夫直顯
謨閣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八年復還太府公在吏部不為權貴
人下出守三衢至是復用事坐管抗已罷公為直顯謨閣主督台
州崇道觀江州太平興國宮凡五任十八年終權貴人之世不用
遂老於家公器資精悍居官任事以智為樂與功利飭疊壞所泄
皆有迹雄地被邊俗武悍異時官師鄙夷其人倚席不講公曰鴉
音尚可革況吾人乎日課月試躬自勸督之而秀出之民彬彬稍
見焉餘姚大邑賦役不均為民患公一不以屬吏召諸豪入縣庭
下案版籍差次甲乙推選一人之應令者曰甲賦滿乙代甲如律
令乙捧檄而出無異言他日州將語公曰諸縣訴衙役者無虛日
餘姚獨無有故公曰不使一吏預其間無訟矣縣瀕海舊有
隄六十里除水患歲久圯壞民之墊於海者呻吟相屬也公舉眾
力復之隄成而七鄉並海之田桑麻秔稌之饒盡復其故又有湖
號燭溪疏運二斗門視水漲落而閉縱之灌東西五鄉田數百頃

卷之三十一

歲早東鄉厭水矣而西斗門地高仰率嘗不應請改築如東斗門
以溉旱而東鄉擅其利積十數年訟不決公一日行縣至其處曰
一湖如許大使民求水而不得乎為之計工賦材撤而大之兩門
相望五鄉之田一等受水而訟息乃即治所為樓於門上敕勅書
藏其中高明碩大為一方壯觀又斥餘材築一亭於大門外凡詔
令當頒行者揭之亭中使知避就榜曰承宜云吏部案牘南渡之
後水火焚漂塌地盡矣一時子奪吏操其柄貧無資者皆不得調
公至羣訴於庭公延之坐聽其說應文書有一驗者悉令補授皆
無者為奏立保任之法不旬月而庭無留事吏不能得人一錢有
飛語聞公詣都堂抗言辯數不為誦用事者益不說公請都督衛
久之詮法復壞會用事者去國再除吏部選人改授京秩而舉將
有他故報罷去留落踰躓或至窮老公始建請薦員溢格者本部
以收使不盡之數移文所舉官別行改奏詔從之公每得一二錄
紀姓名納佩囊中遇有舉將坐累或物故而不得升改者公出囊

中所儲使自擇圖之至今多所成就公在三衢有婦人送訟其子
公械送獄徐召其母以微言感之而察其情母悔謝請貸翌日慮
囚公曰汝母訴汝當抵罪又欲質汝破械縱遣為母子如初有姑
暱婢護而虐其婦婦求去而姑讒譎喧訴不已公曰汝為人姑信
讒而出其婦婦去則汝子棄妻汝孫失母矣為自破其家也咎其
婢逐之戒婦曰害汝者去矣善事其姑姑亦感悔謝而出邦人
聞之太息曰使君真古循吏也祁王至自蜀吏入白親王詣州州
將當避正堂須其至公即乘輿至以待之治供帳如大賓客之儀
王入據館公率僚吏進謁退而語人曰帝王之胄自與常人殊而
舉措不類何也復有帝姬舍郡邸羣奴怙貴劫請州縣執辱官吏
一郡騷然公曰是亦一祁王也不為動已而皆敗如公言會稽渡
錢塘舟人冒利捆載而行半渡弭楫邀取錢物而暴風猝至舉舟
盡溺死操舟者皆善泅獨亡恙公曰不戮此輩則殺人未艾也悉
捕繫獄論殺之更造大艦十數每一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

卷之三十一

五采別異之置吏監總渡者給號登舟即過數而號與舟不類者
皆不受舟人給直有定估除十之一備補且之費抵今二十年無
一舟之覆浙江天下之至險以龍山外沙兩關納東南之舟而龍
山之開廢久矣大駕駐錢塘九州四海萬里之外千艘百舵交錯
其中十倍於舊一遇啟開奮棹爭前進有擊刺傷敗之憂退處潮
波覆溺之害公於是鳩工徒疏龍山河修復舊關啟閉出納如外
沙之制一時舟楫皆便之湖人喜私釀暴吏乘之發卒圍捕囊空
甌倒不遺一簪公至下令而予之期過期不改而後以文法從事
人感公誠皆徒業無犯者吳興地汙下故有溝以走瀆水而並溝
之居歲久填淤或置屋其上遇甚雨則水及半扉公按尋遺迹撤
屋除地復還故道水患遂除公尤通練財計屬時多故暴斂急征
人不堪命公幸一縣守一州使一路不以一豪取於民按視經數
設為科條凡粟帛酒茗征輸之入為圖揭之坐石杜並緣乾沒之
姦羅不急無名之費貨聚沛然上下瞻足嘗因奏事論天下之財

所以開闢斂散之術上善其言命公條具付有司立法公曰臣所言即陛下法也但當擇吏推行爾故入為太府司農出為轉運使皆號稱職公之材見於世用蓋如此而婁困於讒忌不得大位以佐天子故止於效一官任一職無大勳名為可惜也二十七年上書致仕積官至左朝議大夫職直顯謨閣佩服三品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享年八十一公事親誠孝居喪毀瘠甚既葬有雙芝產墓上冢舍成遂以名之公弟思齊建炎初上錄潛藩之舊擢吏部郎公持節使江右命甫下吏部得疾不可治公具棺衾於兵火創殘之中如禮而辦護喪下沐絕淮沿江僅次毘陵而嘉禾叛兵奄至公倉皇負匱舍一佛寺僧驚逃出矣公獨置一榻臥喪側羣盜過門睥睨不入亂定登舟而大盜據錢塘乃枉道趨華亭僦船舟為航海之計黎明欲解而逆風大浪不可進舟師恐而言喪舟涉海徵祥已見益權盾而行公具冠笄焚香大言曰某弟思齊遇疾而沒自南京持旛歸葬間關盜賊跋涉數千里而後

得至此舟人以驚鰲神祇為辭將使亡弟遺骨棄之異縣永無還理鬼神有知監余手足急難之故加惠存沒賜以便風歸附先壘香火未收風回浪息舟師以手加額挂席而東日亭午已次會稽之曹娥埭矣既還治葬送耐孤孥擇士嫁遣二女又奏乞隨龍恩任其婿一子未勝衣而天公以第三子大有者為主後今為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公嘗營一堂號友恭與吏部相戒為蚤退閒居對牀聽雨之約堂成而吏部逝矣公因之不改飭諸子曰汝等識之行吾志公配恭人王氏前卒公命擇地於正奉之次既得卜又從旁築一塋遷耐吏部曰死而有知父母兄弟相從於地下奚羨有生之樂諸孤以明年十一月甲申舉公之匱合耐於縣之桃源鄉西嶼王恭人之墓三男長即大雅也知紹興府諸暨縣丞太猷左宣教郎知平江府崑山縣事大定登仕郎七女適右朝請郎樓璩左朝奉大夫太府少卿陳膏右從事郎向子遇右迪功郎洪復餘未行孫男六人行中右迪功郎通判海門縣主簿積中得中

端中精中敏中孫女三人長許嫁進士姜核餘尚幼曾孫男拔公慷慨特達勇於為義視人急難如在己太學同舍生將論升而抵規罰公歎曰選補之法躋攀分寸如曳九牛一跌則墜重淵不復出矣請代君任此咎時參知政事王絢為學官聞而義之事遂已已而同舍生以上舍賜第後為顯人四明士俗喜事而樂施一時寓公寄客困乏不能自存死而無以斂葬者公為首倡士大夫應之翕然故四方遊士皆以公為歸紹興初余被議斥徙象郡舟次三衢頓郊寺治遵陸之裝公間遣別乘移具存省而果茗藥餌肴醴之餽亡虛日蓋過旬而後去有旨所過州發卒護送公擇五人之謹厚者戒曰歸日視某官書有無為殿最於是五人者在道途代負荷備使令如使君坐視其旁行次臨川投書而返嗚呼余方抵重譴旅游萬里日懷內溝下石之虞公亦以抗直忤宰相出守已又觸諫大夫之怒而獨於放臣逐客哀窮悼屈若護纖悉尚蒙賜於數百里之外距今二十七年得公行事論次為書少紓懷惠

不報之責而老去廢學辭不達心懼不克稱銘曰
士生於時有遇不遇偶鳳楚說真龍葉權躡貴履賤惟時之遭董
啄稀芴而伯其曹眩於創見越犬吹雪敗於既厭吳牛喘月矯矯
汪公絕類離倫名滿四海行配古人獨立介然不茹不吐眾醉獨
醒人棄我取高明之家萬首俯趨蚊蚋過前視之無如孰蹈坎井
擠之下石山鞠窮呼號之而出金堅玉潔不可磷細廉貪立懦百
世之師權臣擅朝用國威福乃讒乃忌一斥不復短褐練巾匹馬
二童儒先哲又問里之宗壽八十一有化無死銘以著之互千萬
祀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祕閣林公墓志銘
左朝請大夫直祕閣林公諱大聲字欲仲以紹興三十一年三月
二十二日被疾卒當是時公之子流石宣教郎知常州晉陵縣有
治迹晉陵余所居里也葬有日沉以左奉議郎臨安府府學教授
葉儀鳳狀公族出名氏官壽行治與卒葬之終始為書馳一介請

余文刻之以銘諸幽公福州侯官縣林氏曾祖仲通祖文祐考璋承仕耶致仕累贈右中大夫母令人莫氏公東髮受書英妙秀發為詞章已不類少作貢於鄉升於太學選於禮部皆中有司之法遂收其科政和二年賜上舍出身授池州東流縣尉未赴改判南府府學教授丁令人憂慶除陸州州學教授方臘聚眾數萬起為亂破嚴睦陷錢塘東南大震詔遣將捕誅行次京口公馳扣軍門曰烏合之眾易與耳可亟進無留彼見大將旗鼓以為從天而下也臘投首如公言奏改承事郎知婺州武義縣丁中大憂卒喪調温州永嘉縣丞公精練明達通知人情世務之要在武義時故參知政事孫叔詣以右文殿修撰為守將願謂公曰諸縣獄訟不得其平訴於州者日數十牒武義獨無有使吾屬令長皆如公可以閉閣坐嘯矣公庫放醴黃雀故供餽問為故事諸邑網捕以數萬計公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不急之務勞人害物此何為也獨不遣在永嘉攝行平陽令斷治皆自己出日肝縣庭閑然

卷三十七

三

無行迹於是州將又以瑞安樂清二縣累歲不決之訟屬公吏抱贖至累數榻公一覽輒得其要捕治頑狡之舞法者發紆冤憤之無告者訟解一空會建昌軍新去亂朝廷議擇守戶部尚書章誼以公名聞除知建昌軍事公至招集流亡振飭蠱壞舉軍欣賴忘其寇戎之故益有能名擢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湖廣京西江西諸路錢糧召還遷本曹郎中進太府少卿總領淮南東路軍馬錢糧就除直祕閣淮南路轉運副使未行改江東俄徙江西路提點刑獄公治財知取予視先後緩急為出內之吝在戶部稽攷諸軍庫積贏錢數十萬在總領按尺籍核軍實杜吏謾復得贏錢數十萬於時權貴人擅事納四方之賂鬻官爵門如市矣一時向慕奔走爭先黃金白璧明珠大貝象犀錦綺奇怪之物車擊數舟銜尾相屬於水陸之道連晝夜不絕或謂公所泄縉錢有羨蓋致其餘無為獨醒也公曰吾起諸生擢名第歲月推遷遂躋省寺又欲以貨取耶竟無所獻會有告公部內葉珪作詩語涉譏謗者坐是

貶一秩罷歸公清靜寡欲平生無嗜好居閒九年築一第去墳墓里所晨香夜燈雖大寒暑不廢間遇生日凡俚俗所尚饌湯餅進危酒為壽皆不講第燕坐一堂追感劬勞終老如一日與人交有終始意所不好視公卿之貴無如也故人江端友靖康初起布衣登顯仕公攝平陽適寓縣境鴈蕩山中無妻無子隨僧蔬自給一日過公曰端友贊獨一身老且病以後事累公矣已而計至公匍匐馳救具棺衾治冢坐葬斂而還權貴人死詔起公知鎮江府謂公且召用又坐小法去是歲紹興二十六年也主管江州太平宮累官左朝請大夫享年八十三娶黃氏封宜人諸孤十以明年三月某甲子葬於縣文谿之寶積山子男三人長即沈也次洞前卒次淳右從政郎新廣西南路經略安撫司准備差遣孫男八人棠棊榕杞模楷棠樞棠杞並將仕郎孫女三人長適將仕郎柯榮餘尚幼曾孫男女四人公葬後若干日宜人黃氏亦以壽終遂舉以附銘曰

卷三十七

西

世所趨兮獨背而馳人所棄兮又說以隨鸞珍翬於越兮鼓瑟而求齊今之相者口今舉肥表獨立兮汗漫與期我銘其藏兮以承厥世

宋故鄒府君志新墓志銘

臨川有隱君子鄒志新紹興二十三年八月丙戌感疾卒諸孤十地於崇仁縣青雲鄉之河源以二十六年三月庚申舉君之柩以葬前期具書走介屬父友識其墓余紹興初被讓逐當詣象州次臨川而盜掠行人於高安新途之間少留宜黃實積院當是時投荒萬里畱落異縣獨遊窮處舍者爭席志新不鄙余一見傾蓋如舊宜黃山水勝絕名江右余日從諸公上下巖谷飲酒歌呼以為笑樂志新居間侃侃然不動聲色危坐竟日不見頽墮之容若不可親疏者已而去臨川踰桂嶺趨象旋蒙恩貸歸宿田里志新千里命駕訪問生死握手道舊故過旬而返問遺之書積二十年累數百紙久要如一日嗚呼逝矣諸孤謂不朽之記宜見於余文乃

敬而銘之志新醜陶姓鄒氏宜黃縣人志新其字也曾祖務本不仕祖齊宜義郎致仕父餘承議郎守侍御史侍御當建中靖國時歷三院御史以抗直敢言稱天下蔡京當國斥守南安軍遇疾以沒侍御素貧不治生產既無田廬以歸志新廉介有父風晝躬耕夜讀書雖鄰里莫見其面始余見之寒暄粗接似不能言者即之既久論說古今劇談世事所以設施先後緩急之方甚聽而翰沂自晦不願人知人亦無知者以耕以養遂豐其家清淨寡欲恭儉好禮布衣疏食不改於舊嘗書數千卷迎師教子揮金發粟無所計惜春秋二稅先期輸之無一吏扣門州刺史縣大夫皆曰卿君蓋處士之賢者多尊異之享年六十九妻吳氏有賢操通議大夫思之女生七男子曰宗譽以文學知名嘗一試禮部不幸蚤世曰宗嘉承節郎監潮州潮陽縣鹽稅曰宗說曰宗舉曰宗定曰宗釗曰宗諤皆以學行世其家宗舉亦前卒七女子涂中勝許世緯侯嶠李佩弦鄧顛伍誥饒行周其壻也孫男十三人升卿子卿巨

鴻慶居士

三十七

卿春卿仲卿顏卿夏卿益卿鴻卿端卿君卿慈卿斌卿孫女八人曾孫男女五人余自嶺表還過臨川念志新嘗振余於羈寓困絕之中枉道二百里過其家志新出陳瑩中鄉志完江民表往還書帖數函示余三公者與侍御同時言事得罪者也書詞大抵悼侍御之亡而喜志新為之後又有會稽楊焯嘗移書鐫請鄉人之輔政亡狀者後十五年煇令黃巖劔治凶惡無所貸怨家得其書益以詆時相之語錄本訟於朝時相大怒逮繫廷尉獄論為城旦投之海陽選吏部送徒步千餘里臥臨川客邸中不能與志新適見之昇致其家置酒具飯出白金以贖焯驚謝感泣而去志新性不容常人而遇放臣逐客獨厚如此宜其窮至於老死而不遇也銘曰嗚呼志新韞積之珍高節邁倫孤標絕塵不緇不磷以貴愛其身而希其後人視此振振以考余文

宋故鄒府君志南墓志銘

君諱陔字志南故承議郎守侍御史諱餘之子故宜義郎致仕諱齊之孫撫州宜黃縣人也侍御捐館舍時志南尚幼從師授經不待程督己能感厲自奮於學既冠學成真試有司輒不售撫卷而歎曰吾屈首受書為五斗米耳况忍窮耐老望望而未可得耶孰如治田不用積功次可一奮而取二千石於是築室反耕不數年貲聚沛然遂至千金顧謂二子曰吾讀書屬文詞不落人後而貧實無贏囊之蓄當是時州縣三舍選補之法銖稱寸累俟以歲月然後可冀一名於卿大夫之書則已索我於枯魚之肆矣以故忍而就此今有屋廬以舍汝有田園以飯汝汝曹勉讀父書無落吾事已乃開屋數楹聚書其中招聘名儒之師而二子者彬彬焉為一鄉秀出之士志南慷慨有氣節喜振人之急有販夫者奴輩利其財刺之不殊宛轉臥道志南見而載與歸館之舍旁具湯液分食飲且旦撫之俟其復甦遣而去族人客遠方得疾死食不能歸志南羸糧往赴之擁護老幼持喪而還其勇於為義蓋天性也

鴻慶居士

三十七

資沈默落落少所諧交合則歡然無間為有終始晚喜作詩有所感寓則琢為句以韻次之為行歌坐嘯之適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二日卒於家享年六十二夫人楊氏先君十四日卒生二男子曰禁曰堃以二十六年某月某日甲子合葬於縣某鄉某之原以左奉議郎洪州州學教授戴節性之狀來謁銘於余余頃寓宜黃曹山佛舍而邑之賢士大夫與志南兄弟父子志新次魏皆從余游更二十年而死者蓋十八九始余哭次魏而銘之後八年又哭志新而銘之今又哭志南噫死生壽夭相去幾何惟善人君子為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傳於無窮迺為之銘銘曰

考君室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七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八

墓志銘

宋故資政殿大學士王公墓志銘

乾道元年六月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公病不能朝上書致其事天子曰吁予舊學之臣也遣中貴人扶太醫診視出上方名劑馳賜問安否絡繹於道越四日復請曰臣犬馬之疾浸革自度不復任陛下政事矣願乞骸骨以終天賜上惻然始許致仕翌日癸未公計聞兩宮震悼輟視朝賜金帛加等賜龍腦香水銀以斂又詔太常撰日有司除道將臨其喪諸孤奏言先臣治命蒙國厚恩久備將帥誓將捐軀戰場馬革裹屍以歸而大期奄至得隊家寶以沒不敢屈帝尊臨奠之禮諸子具奏懇辭得請而後已上益哀其志贈公資政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進其子景辰秩一等官其子孫七人親御宸筆賜諡恭簡敕使者典葬事喪舟所過州縣發吏卒護送所以隱卒崇終賻恤有物喪贈有告節惠有諡平生

始終大節合而志之表之墓道有碑有銘恩賚光寵極於哀榮可謂盛矣公諱剛中字時亨姓王氏其先信州弋陽縣人後徙饒州之樂平皇曾祖誠贈太子太保妣汪氏新與郡夫人皇祖贈太子太傅妣彭氏高平郡夫人皇考憲贈太子少師妣吳氏齊安郡夫人徐氏江華郡夫人少師公英毅有大志常曰世間事多不如人意惟教子起家可以大其門至是公得位處顯番陽王氏為宋巨室公博覽彊記文章長於議論傳經據古不為空言紹興十五年發策殿中擢第二名實暴發自天子至大臣皆論以為國器授文林郎奉國軍節度推官有花樹湖漑田數百頃歲久湮沒常苦旱公率並湖之民疏治之復其故歲以大稔州民德之為公生立祠湖上秩滿改左宣義郎故事當召試館職宰相怒公不諂已授洪州州學教授公不屑意待次里中治一室取舊書讀之榜曰應齋賦千餘言所謂應者不居人先不為事始履常蹈素與物推移如撞千石鐘大扣大鳴小扣小鳴如對百鍊鑑胡來胡現漢來漢

現其大不榮而小不辱其來不拒而去不追乘流遇坎任運而已以是名應實信踐之二十六年召見談治道中上意擢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今天子為普安郡王又兼王府教授每侍講席極陳古今治亂興壞得失之故君子小人賢佞忠邪之辨所以起導聰明有諷議切劘之益除起居舍人升起居郎編修神宗皇帝實訓書成遷左奉議郎磨勘轉左承議郎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公入謝疏言禦戎最今日先務之急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敵國之強弱蓋先自治考練文武之材以擇將帥揀汰允食之卒以蒐戰士積穀以實邊儲節用以備器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彊將良士勇彼請盟則為漢文帝彼犯邊則為唐太宗伸縮在我亦善乎上聽其言會西蜀謀帥大臣以蜀方備胡宜得有文武威風識大體者上曰無以逾王某矣進左朝奉郎龍圖閣待制制置四川知成都府事御便殿臨遣錫帶象笏寵其行賜親札所以眷顧特存恩禮甚渥進敷文閣直學士當是時也大將吳

璘累官閩至帥其下姚仲王彥之儔亦建節旄龐臣宿將矜功負貴雄視一方異時守帥以文令則玩於柔而將吏驕蹇不用命以武就則窒於暴而上下相盼伺不得其情故人為難惟公檢身以法示人以禮內撫四路外鎮三邊上自大將下至裨佐開心見誠不事聲章不立崖壑馭軍戢吏恩威並行間遇邊遽羽檄紛然從容裁決皆中機宜會虜騎度散關人情洵悖公跨一馬日馳百里抵仙人原吳璘大驚公曰大將臨戎義同休戚安得高枕而臥又遣臘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胡馬退舍方議捷奏公幡然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燕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燕曰以身督戰而功成不居公大度過人遠矣已乃差擇軍中將士為眾所推者上之朝備統帥之選蜀中人物如林一時名人勝士與幕府參佐之賢密疏以聞充部使者州刺史之任所臨有聲皆號稱職於是百官趨前萬兵擁後蠻蜚夷獠小夫賤隸近在肘腋閒遠至數千里外目使隨指翕然響應無一不辭怨議真所謂有文武威風識大

體者也州城缺壞凡可踰者三十餘處公周視太息曰事孰有急於此者即日飭吏屬起羨卒具餼糧蓄財用俾園庀工立表受事計日而成民不知勞高墉巨壁周若千里堅壯可支十世諸軍汰遣使臣千餘輩有困絕不能自存者公曰使之執兵冒白刃於少壯之年而斤棄於既老之後非朝廷意悉召詣府猶有馳射可備戰守者復其祿秩奏用禁軍缺額糧廩之其罷癯不堪事則給義倉遂無失所者威茂激瀘四州地接西南夷邊吏貪功夷人不堪則屯聚而為寇公始下令敢有妄動挑發爭端者斬以徇自是兩地宴然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四路權酷成課不登者五十萬監吏無能否皆不能辦徒空文耳公奏除之夔路例給鹽充糴本官吏並緣所給財十之二忠州太守楊光蕤知其故令官自鬻鹽得錢糴買不以累民忠人大說公推其法於一路至今人蒙其利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之田皆為沃壤積久填淤公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為巨防表以石柱植榆柳其上州人指曰吾公之甘

湯三十一

三

棠也府學禮殿東漢興平中所營最為舊屋崇室中推三舍法又建新學連葺棟幾至萬礎遭時多故師生之廬日入於壞公屬九縣修復之蜀之父兄欲進子弟於學者爭出錢以佐財費輸免一新盡復其舊又命工葺諸葛武侯張文定公祠廟作而新之具牲醴率州之賓屬拜焉地有黃巢墓松林延表樵牧不敢犯公曰巢出潼關轉寇陳蔡遇朱全忠李克用之兵連戰大敗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為時溥追兵所殺函其首獻於朝安得墓在此命夷之妖人王思聰挾女巫蓄一蛇晝夜聚男女為妖公曰左道惑眾亂之萌也命殺蛇鯨思聰徙之遠方而境內淫巫為妖妄者皆自戕蜀人繪公像於文翁張文定之次置別室祠祀之謂公視二人為無愧也天子受內禪恩遷左朝請即又以官邸之舊進左朝奉大夫召赴行在於是公帥蜀三年矣兩蜀自劉玘王均李順之亂姦說朋與眾心危懼日三四驚無盜居者時有馬正惠文潞公張文定隨事鎮撫皆以功名著稱天下建炎以來北胡擁眾數萬

窺蜀朝廷宿重兵扼劔門之險積三十年師老財匱非若曩時羣盜竊發嘯聚烏合可以應手撲滅而定也公挺一身以折千里之衝護諸將以撫三軍之眾禁戢姦盜護養貧弱內外斬斷不聞疾步急呼軍食歲為米百萬石為錢二十萬緡而猶有調發不時之須公為更闢鈔法請給度牒以貸倉猝急征暴斂之患有旨下階成岷鳳四州刺丁壯為兵羣言籍籍以為憂公建五營奏罷之免符下而歡呼之聲震山谷其規模宏大垂裕悠遠與前後數公相望百年如出一手比公去蜀父老填道遮留不得去既去有追路數百里而後還公尋具奏以足疾不長於行請祠甚懇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歸次番陽營一圃植巨竹數千梃桃數百本環之號竹鴨謂人曰上恩許薶均勞實終焉之計也會胡馬南牧兩淮震擾有旨促召日一再至公聞單馬見上問戰守之策公曰靖康國破二聖北遷中原陷沒億萬生靈肝腦塗地皆兵將不任誰與職靖康嘗防河矣建炎又防江矣而虜騎長驅超邑越都如踐無

湯三十一

四

人之境誰與守且當歷瑕忍垢與之通和得歲月之頃選將厲兵堅城銳器為不可勝以待之戰則有舉旗斬將之功守則有金城湯池之固矣上曰善除翰林學士公避祖諱辭不受命改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中上即位為鹵簿使一日上御內殿召公命坐賜茶詢當世之務以上即政之初求治太銳對曰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高帝王漢中僻陋之國人知畏楚矣獨范增知有滅楚之志句踐棲會稽一島之上人知事吳矣獨伍員知有報吳之役今陛下坐薪嘗膽欲刷四夷之恥萬分未得一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矣所以陳先後緩急之方甚辨已而使人自虞中得其要領還報除公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當乾道元年進同知樞密院事公曰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又奏疏論四事一曰開屯田漢趙充國建屯田十二利以破滅先零為萬世法本朝太宗皇帝用何承矩為屯田制置使墾闢曠土千倉萬箱充滿塞下無餽師勞民之費而出入守

望帶刀佩劍有扞邊固圍之實功效卓殊具載國史可舉而行二日省浮費國有財用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人不長收之有時取之有數止於是矣而不急之務無名之費盡耗殆盡主計之臣取其臨時趨了目前所以待未然者夷狄賊盜之虞水旱疫癘之變無尺帛斗粟一金之蓄可謂寒心矣三曰舉材武以備將帥之才不可一途而取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術數或與於屠販焚噲灌嬰是也或起於盜賊彭越黥布是也而豪悍絕人之姿如周處戴淵之儔亦出於閭里惡少天下有道狙詐使旁招廣攬羅而致之為王爪牙則兵勢張矣四曰汰冗兵以練精銳兵有正兵有奇兵有伏兵馬有上駟有中駟有下駟為將者必有奇材劍客投石超距之倫以一勇當百以一技當千譬之求金於沙斂而揚之精則無遺金沙礫棄不錄矣上曰天下名言也嗚呼自公帥蜀聲號顯融震耀四海天子召歸秉國柄於本兵之地公亦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國貧矣開屯田節浮費可以復富國盛矣舉材武汰

魏三十八

五

允兵可以復彊得時得位次第罷行欲以大勳勞光輔中興功施社稷追配管蕭於千載之下而天不假齡得疾不可治可以恸哭流涕為天下惜者也享年六十三爵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娶吳氏銀青光祿大夫某之孫前卒贈樂平郡夫人三男子序辰右朝奉郎通判江州昭辰右宣教郎通判文州景辰右承奉郎皆以文學行義世其家四女長適舒州通判史庭俊之子榻次許嫁知樞密院葉義問之子端臣餘在室孫男二人晉老元老並右承務郎女孫二人公幼學無師受業於兄軍器監丞必中者天才超羈一日千里不數年齊名號二王相繼及進士第而公被遇太上皇踐臺省登侍從擢帥兩川禮遇恩顧諸臣莫敢望它日監丞賜對上曰蜀人以卿弟可繼張詠朕不復西顧矣比進直學士制詞有嘉而舉職信我知人述上語也今皇帝踐祚推選舊德比公甘盤典司密命倚為柱石昔曹參相齊齊國大治其後以所以治齊者治天下號稱賢相公之治蜀大功數十度

越古今以所以治蜀者相天子必有以驚世絕類而百不一試實志以沒命矣夫前幾一夕有大星隕於寢廬之側里人望而驚焉諸孤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奉公之柩葬於縣丞善鄉石樞峰車馬原上公所自卜也故事宰執得建刹先墓以薦冥福公表請如令賜名教忠美報禪院去少師墓若干步公亦在少師之次指地一穴曰它日從先公於此至是諸孤奉宿誠併舉樂平郡夫人以附公志大論高尚名節平生慕范忠宣為人疏財好義解衣推食振人之急無秋毫計惜買田千畝為義莊館三族之無歸者既與政請以范公約束著為令俾子孫世守之如口分世業之法又築室為家塾延賓師具糧糗凡族子之勝衣者皆進於學遇郊祀恩任兄弟之子自為布衣至公卿無它嗜好官間吏退以讀書著文為樂有易說春秋通義仙源聖紀經史辨疑漢唐史評唐史要覽天人修應錄東溪集應齋筆錄續成都記凡百餘卷藏於家某投老歸田竊睹公姓名於除目之上聽想風采於搢紳士大夫之論以

魏三十八

六

不及見公為恨公門人左奉議郎知果州趙不拙狀公世次官壽治行勞烈與卒葬年月日為書屬予曰大資公每讀公文喜而稱善而墓碑無辭以刻諸孤勤懇懇欲得公銘為不朽之託其勿辭銘曰
一弛一張文武二道文玩於柔武室於暴惟皇作極處此兩間仁綏義克勢如循環或用武斷律貪立懦奮髯抵几變齊俗緩或用柔理勿庸擾之手摩撫之慈惠之師不主故常緣督而動如持一鉢權以輕重蹇蹇我公獨步帝籟振迅一鳴搏風戾天允武允文備道全美左之右之惟君子使入侍詞垣大筆如椽出擁戎旃長劍倚天帶甲十萬如圍猶虎折箠驅之妥若兒女三邊冥然烽滅燧息獸遁禽逃不見一迹乃作泮水如泗如沂投戈講藝橫槊賦詩乃駕西郊襄帷問俗男耕女桑買刀買犢文修武邕不茹不吐畏而愛之如社如怒高勳鴻烈暴耀一時繡裳赤舄以俟公歸進陟五兵承輔樞極嗚呼噫嘻曾不煖席山頽木壞遂喪國寶殄瘁

之悲不遺一老天子震驚爰及卿士當饋與嗟一鑑亡矣臨卒崇終恩禮之隆祖門贈隨靈車崇崇有誅有銘有誥有諡大書特書又將有史傳信萬世茲謂不朽雖死不亡繫公之壽

宋故翰林學士莫公墓志銘

紹聖初新宰相用事首按元祐諸臣變更法度和戎棄地之罪生者削籍流竄嶺海死者追貶禁錮子孫不用赦除以示永廢已而蔡京當國盡疏名氏第為四等立石朝堂號姦黨碑嗟乎立法本以便民當適變通之宜禦戎本以安邊欲紓戰鬪之禍而權臣修怨建為紹述有制上下凡議論之臣疆場之吏輒有一言議令便民解伏安邊皆以陰懷異意動搖國事沮壞先烈入元祐黨以故士大夫避讒畏禍便文自免終蔡京之世二十六年猶有險佞中傷文致疑似為宵紹述而觸大罪者靖康之變金人擁騎數萬長驅河朔直犯京闕於時臺諫爭請和戎以備倉猝不測之難皆斥廢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險徼幸起於小吏驟擢將相試

卷三十八

七

之一擲卒至誤國二帝蒙塵中原陷沒億萬生靈肝腦塗地太上皇狩維揚移蹕臨安國步岌危至此極矣而進取之士尚循紹述之利終以和戎為諱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閒置散至於老死不用固其理也靖康元年十一月粘罕自河東來頓兵州南青城阿离不自河北來頓兵州北劉家寺遣使請淵聖會盟復三關故地時公為翰林學士為館伴又命防禦使高世賞副公報聘公抵粘罕帳中或折以義理或諭以逆順禍福甚辯凡四反粘罕始改請宰相議和親王割地何桌以執政宗室代行粘罕大怒不交一談攻圍日急駟致城陷泉始遣李若水司馬朴王倫等告知愿淵聖幸青城子三鎮外又割河中府十數州粘罕置酒端誠殿面約土地人民還南宋盡斂城內金銀犒軍而去酒罷淵聖還內而富室大家占吝寶貨莫肯赴國家之急虜中移書皇帝十日再會何桌入見請行羣臣力爭謂金銀不厭其意故邀天子為質且云十日設有期會尚當許行虜情叵測詎可再乎不聽詰朝淵聖再幸青城

羣胡有獻計者曰天子弗取反受其咎廢立之義益啟於此矣於是宰執侍從中貴人衛士悉分置諸寨中外隔絕不相聞通月張邦昌請馮澥曹輔以下五十餘人公亦在遣中得還邦昌進數從官於政地日詣延和殿後駕玉軒會議俟歸師渡河請昭慈太后御聽政訪大元帥所在勸進踐天子位外廷無知者五月太上皇自濟州至登至尊六月李綱入相盡按邦昌共事者為偽命入之法除名公自述古殿直學士賈投寧江軍節度副使湖州安置建炎三年遇恩北歸議者論徽宗皇帝北遷公與孫傅送虜數十人之數再徙韶州公既就道妻淑人劉氏詣闕訟冤仍引少保高世則戶部侍郎王傑等十數公為證朝廷下其問驗實如章其年八月得旨改正自便脫然無事矣而言者終不置也嗚呼噫嘻命矣夫公莫氏諱備字壽川其先吳興人徙錢塘又徙平江今為平江吳縣人也曾祖延正祖淵左侍禁贈通奉大夫考卞中元祐四年進士甲科以文行為當世大人所器尤為故相鄭公達夫知樞

卷三十八

八

密院張公賓老所厚歷尚書郎衛尉少卿直祕閣知河中府以公貴贈正奉大夫妣太淑人朱氏公為兒時英妙秀發不類童子誦書日千餘言操筆為文不由師授自中律呂年十八補太學生一年升內舍二年升上舍四年當正和三年大比試廷中徽宗皇帝擢為第一授承事郎越日特奏名第一人適與公同姓名徽宗曰非其倫也名實混矣命去徧考名壽比公入謝會正奉公以兵部外郎從卿士奏事殿上上願見公謂正奉曰儂年少耳草數千言文詞瞻麗皆切當世之務遂為諸儒冠卿可謂善教子矣嘉歎久之授議禮局檢討官四年除祕書省校書郎五年除符寶郎遷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且召試矣公自以起於書生遭逢千載之遇慷慨感發孤立一意不問權貴人所舍視天子為知己而大臣懟公不附己移太常少卿臺臣承望風旨又奏斥公罪為提點南京鴻慶宮宣和二年丁正奉公憂憂除光祿少卿進國子司業六年召試中書舍人賜服三品同修國史公善屬文敏而工先時詞

臣草後宮書命莫有中上意者制詞往往多自中出徽宮進二婕
好公當制仍命即日進告告入對輔臣有詞垣得人之語靖康初
除給事中兼侍讀置學士院宰相吳敏公入直併下六制欲因
是以危公公乘一炬解衣御坐一揮而就醇深典麗各得其體淵
聖嘉其敏妙會公入對褒譽甚寵除吏部尚書朝士聞之曰宰相
以己望人欲抑之而更進可發一大笑也俄拜翰林學士知制誥
積官至朝議大夫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未幾國有大故
公亦得罪去矣公自曲江還次臨川聞疏山老僧善清者以禪學
知名枉道造其廬見之曰此身一墮世網纜脫兵火中又落炎方
瘴癘之地吾知其無以死矣願聞第一義冀有以善吾死也清欣
然肯之它日聽清語若有契於心者遂從之不去予時亦被罪奏
臨川道口抵其居握手相勞苦且問所以相淹留之故公曰心跡
之辯固敢望於世之君子而諛想朋與變亂事實吠聲之眾併爲
一談踞家置一喙終日號嗚大吒誰復見省惟有回心向道歸依

佛僧捨舊圖新以卒餘商而兄弟妻孥之在吳中者亦撥東不擬

九

道矣公又曰虞人始議置署路允迪允迪不從粘罕語怒拘置軍
中會京城父老以張邦昌爲請允迪得縱去邦昌既以僭悖誅死
而允迪大節宜見褒顯以王黼客遂不錄邦昌用呂好問爲門下
侍郎同時共政者皆坐僞命除名籍竄斥嶺外而好問以禁廢客
本中之父更進尚書右丞百官合爲二狀詣軍前乞以土地人民
還趙氏如初約御史臺秦檜爲首尚書省梅執禮爲首後論論功
誦言於朝位宰相執禮雖已死宜蒙褒贈亦以黼客置不問虜人
以劫寨欲覆我軍結余都欲滅我國歸告淵聖以至廢辱而靖康
將相建此議誤社稷者皆以富貴福祿哀榮終始若羣臣偶以一
管挂吏議至終身不齒既以爲功功同有不賞者既以爲罪罪同
有不罰者虎白善否一出於愛憎東西黑白變色易位非子一夫
之休戚也佛燈煥發相視喟然危坐竟夕達曉遂別公兄擬字謙
仲孝友過人嘗爲教令所剛定官自公去國亦棄官不仕徙寓華

亭築屋居焉有女弟適高氏而寡館之舍旁連遺數夫抵臨川趣
公還營一第夾河相望度一梁跨其上以便往來幼弟俱宦游四
方代期至則從旁餽舍以俟四人者集處一堂一味之甘未嘗獨
享兄先弟從如壘如篋舉熙熙然如是十五年謙仲下世公杜門
卻掃晨起誦佛書退舍讀傳記著詩文又十年田疇之入不足以
卒歲賓客之奉晨夕之須隨所有無澹然自未嘗營一毛頭之
利弟俱臥疾崑山丞舍公馳小舟冒大暑往省財過旬公亦遇疾
而歸臥起如常日無甚苦忽一旦自輿於榻召家人至前以後事
屬其子同者端坐而逝容貌如生里巷姻族奔走驚呼瞻望出涕
眞所謂有以善吾死者是歲隆興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七十
六有內外制二十四卷四六集十卷眞一居士集五十卷道教科
儀三卷方外三集二卷辨証錄一卷藏於家公事親孝心意
幾微輒逆得之仲弟召蚤世太淑人哭之過時而悲生子未絕乳
而母氏亦改適太淑人鞠養護視至勝衣猶不去側公遇郊恩當

賜與三十八

任子首以名聞命下太淑人喜甚由是悼念少衰在太學與同舍
生劉時善時議以從妹歸公方十日致書幣而公廷唱中首選時
踰縮不敢復議公聞之曰吾親之命有前諾矣今配淑人是也其
後淑人詣鼓院上書稱冤名動朝廷公得旨改正除罪籍還中州
殆不偶然也淑人既沒公自爲文識其事內之壙中葬湖州長興
縣嘉瑞鄉大鵬之原生二男子曰初大將仕郎蚤卒曰同能傳父
學嘗效張籍哭韓吏部賦詩百韻紀次公行事之實詞句溫麗有
家法四女適右宜教郎白仲言右文林郎董都右從事郎張清右
迪功郎徐璞孫男曰岐曰道曾孫男女二人其孤同等以其年十
二月二十六日合祔於劉氏淑人之墓公有治命屬子銘銘曰
翰林初載文中之虎踞踞羣趨御於帝所奏篇甫上窈旒一睹曰
大手筆可配燕許擢冠儒科鵬舉鳳舉井捫參視天尺五獨步
一時聲震海寓亟踐榮路徑躋冊府蟲篆鳥跡汗簡編蒲讀平
生未見之書入尚符璽廣內寶儲龍文龜書河洛之圖北門西掖

時惟帝俞演綸視草汝言代子思如湧泉沛然莫禦一揮六制噫
欠之餘帝說而嚮將貳政塗大虞遠顛一柱莫扶漢厄三七炎正
中圯兩地興戎雲擾糜沸將相誤朝天地崩墜一死何逃巢覆卵
毀獨屏閒處待終而已遇疾不藥但飭後事笑言未卒跌坐而逝
死生之變亦已大矣容貌如生不見小異銘以著之欽於世世
宋故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公墓志銘

建炎中端明殿學士胡公茂老卜居常州宜興縣斥第地數十畝
雄除灌莽爲屋六楹瞰荆溪面諸山植竹樹環之號橫山堂子歲
一過或再過與徽猷待制董公令升同載與俱公治具爲十日之
留率以爲常其後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公端質自無爲守代
歸寓華藏佛舍又相與爲四人集處一堂之上飲酒賦詩間作長
短句紀一時之事相得歡甚已而端質守徽州領浙漕帥臨安移
牧會稽纔數年倦而歸茂老蓋棺已久矣端質度地縣治之南築
一第疏園潛沼觀張盛具出聲伎追講橫山故事樂飲連夕而後

鴻集三十八

七

去居無幾令升以病廢而端質亦得疾不可治嗚呼悲夫公之子
右宣教郎知信州貴谿縣不愚過余泣曰先君被遇光堯太上皇
帝位於朝光顯矣宜得公文以閱諸幽子辭不獲遂序而銘之公
諱士彰字端質太宗皇帝四世孫曾祖允宜信安郡王諡僖簡祖
宗諱開府儀同三司贈韓王考仲維廉州刺史贈開府儀同三司
妣劉氏溫國夫人王氏嘉國夫人公紹聖初賜今名授右班殿直
兩遇恩遷右侍禁政和初以胄子習樂武試廷中進忠訓郎授京
畿監牧司准備差使宣和元年試上舍賜出身換授承奉郎特轉
宣教郎差充開德府司儀曹事公帝王之胄生於宮邸所見惟華
棖刻楠金玉綺繡之玩所聞惟撞鐘考鼓吹竹彈絲之音所享惟
華簪大蓋鼎戴玉食之奉而性冲澹無所嗜獨好書治筆硯如素
習徽宗皇帝立宗學建官師復三舍選補之法公羣試有司褒然
出其上遂取其科而精練博達長於吏道從事一州亦著名迹無
出其右者轉宣教郎通判嵐州歲滿轉奉議郎通判涪州靖康時

東州盜起千百人爲聚不可勝數劇賊李成擁萬眾薄城下會守
將秩滿不受代稱疾解去公攝州事盡集丁壯分守四壁公舍城
上與之同卧起凡四十九日成食盡計窮拔柵而去於是四境之
外城郭皆爲邱墟而涪州之城端然獨存然獨存之幸欽宗受內禪恩遷承
議郎太上皇踐祚再遷朝奉郎知興國軍未行改差永州又改涪
州知廣德軍未赴改知無爲軍虞騎退舍羣盜竊發無爲官吏聯
民伍立堡寨推選眾所畏信者爲屯長以扞衛一方號義社久之
社中人怙眾侵暴閭里爲患公至罷之籍取器甲悉上送官發常
平粟計口給貸俾舉廢田歸慶市復眾商之業盜據合淝詔許權
寄巢縣爲州治守帥五人貪冒贖貨陪斂百出人不堪命至是克
復帥司還合淝舊治去矣公上書請巢還隸本軍如故帥愠怒至
切齒而巢人始獲蘇息代期至舉軍士民列功狀十數條請雷擢
知徽州未行除江南東路轉運判官瀕江之地霜降水落爲平陸
春漲則與江漫爲一經界官庾籍爲田數百頃加賦爲進取計承

鴻集三十八

七

平時負郭之家連裳接棟比屋相望建炎兵亂焚蕩爲茨棘瓦礫
之場官軍分占爲營屯而故家輪二稅如故公皆奏除之移兩湖
路轉運判官奏事稱旨加直祕閣知臨安府公因入謝奏言乘輿
東遷臨安爲天下舟車冠蓋之會臣以一尹宣布上恩地大物眾
獄市紛然固非家至戶到所能辦而惡少無賴爲盜爲姦伏罰久
矣譬之立苗鉏耨者則嘉禾植矣譬之牧羊去敗羣者則善類
蕃矣臣籍記凶頑得六十名今徙之遠方巢穴一空則一方赤子
不待旦且捐之皆得其所矣上從之於是一府翕然稱治公累任
郡寄於兵戈搶攘倣擾之中更事多矣至是臨涖天府劇治盤錯
如割雞然上方用意用公會秦丞相欲進曹泳除公直敷文閣知
紹興府是歲紹興二十四年也累轉左朝議大夫歲饑米價翔貴
公開倉振給自癩老幼弱男子婦人分日異處皆有法終歲無流
逋餓死者有旨修葺宮事叢費巨萬凡土石木瓦之費人徒工
匠之數糝漆丹雘之飾不屬一吏皆自手出計日而成奏功進直

龍圖閣秦檜死則罷去磨勘左中奉大夫賜服金紫公精悍有智略事無劇易唾手立就治財得開閣斂散之術馭吏如束溼知軍嚴而有恩令行禁止秋毫不犯愛民如子簡節而疏目時有遺漏不究切之自浙漕帥臨安陳便宜多中上意兩賜良馬鞍轡象簡之屬以示大用會秦檜欲進所厚善易地為會稽而上顧公益厚遂進龍圖閣比檜死又坐檜奪職而廢命矣以紹興三十年十月丁巳終於正寢享年六十六元配王氏教武郎誼之女繼室元氏右朝奉郎友直之女皆封令人二男子長即不愚也不同左奉議郎知平江府常熟縣先公六年卒二女長適右文林郎新南劔州軍事推官路擴次適右從政郎新袁州宜春縣丞王渙孫男五人曰善登右迪政郎新宜州太平縣尉曰善口登仕郎善發將仕郎次二人尚幼孫女二人不愚以其年十二月庚午奉公之柩合祔於宜興縣永豐鄉黃壑令人元氏之墓公慷慨有氣節尤勇於為義李誼帥淮西得疾暴亡囊無一錢之蓄公聞計出囊金具棺斂

賜奠三十八

三

已又計葬送之費與凡道路所須擇吏卒之謹信者賙其行比及窆封無一乏事遇郊祀恩奏任二猶子善其善其皆將仕郎公善論抵掌劇談疏通諳練皆人情世務之要上方親賢求人如不及使公得位得時盡行平日之言必以大功名聞於世天不假年遂賁恨以沒為可惜也銘曰

蘭殿兮儲祥桂堂發聞兮高驥老幹參天兮四十圍之強擁千騎兮東方縣令負弩兮斧繡光金華承露兮一氣旁曳長裾兮參朝翔視夫尺五兮富貴方將忽稅不駕兮去堂堂蘭摧桂折兮天隕霜蔽芾勿翦兮所憩棠生雖有終兮其存者長書以余辭兮刻示茫茫

宋故左迪功郎許府君墓志銘
無錫許氏有通直郎贈朝請大夫諱希道者以耆儒宿學忠信樸茂名一鄉善士生四子共傳一經世其家皆中進士選而長子德之最知名少年策上第所流以材能稱太上皇召見擢尚書郎太

常少卿直顯謨閣為州刺史既沒崇慶軍節度使葉夢得銘其葬曰側左承議郎日衍之左奉議郎而迪功府君其季也諱伸字懿叔中紹興十二年進士第於是父子兄弟五人皆以儒學占仕籍文行彬彬賢臨一時而無錫許氏於今為望族君生十歲喪母哭泣思慕已如成人好書嗜學亦不類童子文詞敏贍操筆書紙立就退視它生方屬彙作囁嚅狀君從旁口占授人人如其意所出年十七偕舉子數千百人羣至於有司遂占殊等進升禮部試不合會鄉州推行三舍法君居間寢然角出其上時參知政事沈與求為教官特喜公文選真前列為諸生領袖且曰文如許君乃可望此靖康建炎之亂轉徙兵間至紹興中始解進士褐授左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久之部使者檄君權主秀州華亭縣簿華亭秋苗米在上供經數中積歲侵盜率移用常平米代輸而斂來歲之入償之相踵為故常一日主管官林衡接視倉庾縣令趙伯琬悉推所授秋苗補遺常平之貸衡嘗為華亭而知其故盡肩鐻緘

賜奠三十八

古

封付掌吏者而轉運使遣吏卒連百餘船起發上供漕之錢塘已次境內伯琬窮不知所出即日檄主簿攝縣事脫身詣府飭琴符持漕檄視君當貸常平粟如故事又嗾網兵持梃驅迫掌吏羣噪庾中不可耐遂相與破鑰發廩投之粟已去而後告君始覺然悟代庖之誤伯琬還上書告君擅發倉廩之罪衡得其情併劾伯琬與君俱罷而轉運使材伯琬之為援之復留故君獨以罪免眾怒不平勉君訟於朝君曰忍窮耐老自吾分臧倉何預焉卒不辯衡聞伯琬之復也檄追貸粟益急無幾何尚書免符下凡常平前貸勿追君笑曰吾得罪宜也嗟夫小官待遠次攝尺寸之柄以紆旦莫之急而同寮嫁禍遂與鹽官併失之世路如此可畏哉君既罷歸杜門屏處益取舊書讀之至會心處則欣對移日雖萬鍾之祿千金之富不能絕也間從常所往來賦詩飲酒佐一歡之適再調婺州浦江尉非其好也以二十二年十一月甲午被疾卒於家享年六十一曾祖至不仕祖且贈承事郎父大夫公也母尤氏繼母

施氏並封宜人妻尤氏四男子鑄鐸鉉鉉鑄累薦禮部亦以文學
知名四女進士周綱尤襲其壻也一學佛爲比丘尼一在室孫男
女曾孫男女各二人譜孤卜以其年十二月癸未葬縣之揚名鄉
謝塾原上君少時以材氣自負慨然欲一奮以自表見於世晚得
一官坐席未煖遂陷不測因歎曰古人不肯爲五斗米見鄉里小
兒殆謂此耶自是浮沈里閭間不復有進取意政和中余與少常
同在臺省知君而未識也君沒後其子鑄惠然過余以文爲贊詞
義卓然三讀歎驚已乃出君之內弟右朝請大夫通判鎮江軍府
事施玆之狀來請銘余曰君雖不遇以死而有子嗣守家學追取
故物以大君之門者在鑄矣遂不辭而與爲銘銘曰
生林林兮萬形空中如鴻毛兮遇風上高飛兮百雉之墉下漂墜
兮環堵之宮駢所託之同然兮口山苗與澗松泚泚或以封兮繫
其逢嗚呼懿叔兮銘之詎無窮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九

墓志銘

宋故國子博士惠公墓表

吾州宜興縣湖汛山中有隱君子惠公彥達享年八十五以德齒之尊號里長者子與公弟彥光朝議同時擢名第又與公猶子勝仲殿中同朝為御史寅緣得從公游公沈毅有哇吟寡言笑不伎不求犯而不校以為常德故人無愚良貴賤皆敬憚之有一子中年得感疾遂廢三孫未勝衣公招聘師儒導之學既冠昏疑疑自立有聞於時曰睡用朝議公奏任卒官右通直郎曰迪曰哲相繼中進士第迪字懋吉尤知名三任中都官至國子博士自天子大臣皆論以為國器不幸得疾不可治嗚呼悲夫懋吉少年時治一室讀書其中子過焉賦小詩屬之懋吉和答有小屋牽蘿補高軒偃蓋過之句子讀之歎驚此奇作也已而受其贊譽數千言筆勢瀾翻如行雲流水文從字順無琢肝腎撚須鬣艱難辛苦之態

鴻慶居士

予三復其言加之數年斂華摭實必以大手筆擅天下既收科第名聞楚然為州學官國子師行踐要途為世用一旦盜然正晝而殞計聞驚呼失聲既葬而追傷不已乃為文表墓上懋吉三薦至禮部紹興二十四年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揚州高郵縣主簿未赴近臣以其文行薦於朝召見差充臨安府學教授歲滿升左從政郎大理司直兼主簿用舉者改左宣教郎除國子博士懋吉在大理時上書言畫一之法守之如金石行之如四時所以使吾人遷善遠罪徙義修慝之道也而本寺一司勅外又有申明比附斷例之屬無一定之制老姦宿賊以獄為市輕重高下皆出其手正條不可則入之申明申明不可則入之比附比附不可則入之斷例有司雖知其非屬已著之令甲無如之何矣臣以謂一司勅令本寺正條而申明比附斷例等皆一時指揮宜詔勅令所應本寺諸條格刊條筆削合為一書頒之有司專一奉行使老吏不得措其姦百姓知所避就天下幸甚懋吉又因漏洩獄情一事

開封府條令罪至徒流而大理法止於笞杖不同如此廷尉天下之平京師首善四方萬里之所歸赴而一罪有二法若此類皆合刊正定於一者也國子時當轉對奏言慶曆中樞密副使韓琦疏言西戎屢乘戰勝輒求通順實圖休息國家以生靈為念所獲者實利所屈者虛名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若背德我則攻守有備此和策之得也今陛下兼愛南北之民屈己和戎韓琦所論正今日事臣聞備邊莫大於擇帥莫先於久任天下之事固難為於倉猝之時必定於閒暇之日亦難辦於暫用之人必成於久任練達之士藝祖皇帝命將守邊如郭進之在山西何繼筠之在無棣董遵誨之在通遠皆久其官而責其成小其名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大終太祖太宗之世咸以功名始終書之國史今日兩淮荆襄控制南北宜擇文武兼資如仁宗用韓琦范仲淹之賢既得其人又當如藝祖任郭進之流久於其任昔東晉時劉洪據荆襄上流課農桑省刑罰專督江漢威行南服陶侃繼之四十一

鴻慶居士

年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路不拾遺蓋侃即洪所辟置而洪又羊祜所知三人者相繼而荆襄利害得於習知之素故其成效章如此使其暫去暫來雖方叔召虎不能為矣上稱善下其書方議除官已不及矣懋吉自幼學已卓越有大志不專治舉子業自六籍百氏之書與太史公記無不讀文詞辯麗詩律高雅亦無不工而靖深端默專務晦藏不表襮以時聲名兩任師儒之官而有籍於學者朝去暮來如寄客懋吉據一席誦說有法督責課試無虛日諸生靡然向化不敢嬉宕彬彬有可觀者士風頹靡文氣散散千人一律懋吉因考禮部試不專用有司尺度或守樸學不事空言不徇時好以投人耳目皆被收探於是老於文學屢試不售者皆在選中時稱得人尤工言治道不為甚高難行之論陳獻便宜酌古御今皆合人情世務之要棘寺錄罪人之囊積累至若干則輸之內帑主簿例合分受懋吉棄弗取其厲志又如此使天假之齡發明利器錯諸事業則高文大冊可施諸朝廷頌詩樂歌可薦

諸郊廟垂法立憲必能使三尺之書如持衡天下無冤民而刑可
錯彘弓戢戈必能使兩地生靈保首領以終天年而兵可寢噫天
之降才豈偶然耶豈人之委曲周旋輔成其天者不至耶胡奪之
遽而使中道天耶享年五十四以乾道三年七月丁酉卒曾祖智
贈右正議大夫祖溥即彥達也父俊民以君貴贈右承事耶妣沈
氏贈孺人娶同郡胡氏贈孺人生六男子端文端智端常端方端
尚端立二女適右迪功郎荆湖北路提刑司幹辦公事沈綸進士
戴榮孫男女二人諸孤以其年十一月甲申合祔於縣之君山鄉
龍山村玲瓏山胡孺人之墓詩文之在墓者千餘篇端文方以類
詮次為書未出也宜與惠氏自正議公二子二孫二曾孫相踵起
家中科第蓋三世矣予始見懋吉與弟哲同舉秋賦聯名並中於
時父祖四人皆無恙里老驚觀有榮耀焉哲今為左從政郎監
行在點檢酒庫羅場連枝競秀如壘如鏡所謂莫逆懋吉之亡拊
諸孤治葬送尤盡力而懋吉諸子已能傳父學籍籍有文名被薦

清英三十九

三

送者懋吉懷奇不試賈恨而沒造物之報不在其身又將見諸郎
追取三世故物兄弟升騰以亢惠氏之宗云

宋故府君陳公景東墓表

余聞古之處士或隱於山或隱於市隱於山者寓耕釣而隱於市
者寓醫卜均之上也日閱十數人得百錢足以自給則閉肆下簾
不更筮也均之醫也問人疾痛欲去之如在己而不志於利絲漢
以來逸民隱士懷奇抱寶高蹈一世深藏於市汎然與漁商農圃
雜此土以處而莫辨也然孫思邈隱太白山而龍公授玉函秘方
為千金之冠韓伯休賣藥長安市口不二價而婦人女子能識之
譬如珠玉在泥沙光景發見有不可掩者今嘉禾陳景東者其一
人也景東以字行諱某陳氏其先江都人後徙錢塘今為秀州嘉
興縣人自皇考始諱獻臣贈朝奉郎景東讀書章解句達不喜治
舉子業而尊賢樂善常置一時名士為賓師以進諸弟子於學未
幾弟確進士第官至御史積習名教若從子駢從孫禹錫相繼收

其科陳氏浸大矣景東沈浮里閭故自若也門內數千指養老字
幼舉訴新然奉寡嫂拊諸孤恩敬若一三族之飢寒疾病死喪皆
以公為歸趨人之急不以存亡為解亦不以戚疏為薄厚而尤工
於醫宜和中嘉禾大疫連牆比屋呻呼之聲相聞公日挾數僕持
藥物自隨以飲病者窮閭委巷靡不至焉而困絕不能自存者又
分金周之晨出莫歸竟數月而後已所全活不可勝數嘗有黃氏
婦昇疾詣公公曰病開矣勿藥可也而黃氏弟在旁公視之有小
異試察其脈告以亟去勿留疾作則不可為矣比還一夕而逝如
公言公之醫不由師授自得之心故奇中多類此蓋士之寓於醫
者也嘉禾介居杭蘇為冠蓋舟車走集之路於是名公巨卿高人
勝士州刺史縣大夫皆往從游晨起未盥櫛而車轍已滿門矣公
廉靖寡欲凡榮名寵利世人羣趨交驚爭所欲得公皆無求於其
間其子騷性至孝有英毅過人之才為公築大第闢園館疏池沼
蒔花竹供耳目之玩公領客居開擊鮮置醴縱飲歌呼終老如一

清英三十九

四

日平生未嘗讀佛經比感疾書四句偈而瞑皆菩薩語雖禪翁老
宿皆歎驚自以為不及享年七十四紹興三十年七月乙巳卒於
正寢夫人徐氏有賢行適陳氏五十五年實其夫以辭幣酒食綴
接中外無一閒言生三男子長即騷也騷蚤卒騷舉進士六女陸
仲友沈師言聞人勉沈操杜之珍俞林其婿也二孫男曰淵曰渭
六孫女三人適杜之方魯松陸竣三人在室騷等以其年十月癸
酉奉治命葬於縣之象賢鄉深葉村朝奉公之次於是徐夫人明
年八月四日亦遇疾不起年七十七以十月丁酉舉其喪以附余
嘗觀王丞相荆公表處士徵君之墓同時有杜嬰者隱於醫不擇
貧富貴賤召之輒往人致餽謝非其義不受也有徐仲堅者隱於
十人召筮雖疾病中不正衣巾不見二人之賢聞於世矣公猶懼
其久而無傳也故併列之三人者名迹赫然在人耳目如前日事
今景東家上之木拱矣賢士大夫稱思如新而墓碑至今無辭以
刻嗟乎隱德高行既不顯於世宜與三人者並傳於後子衰病廢

學言之不文不敢以既老為辭遂表而出之揭之墓道以備他日史官之訪云

宋故教授盧公墓志銘

吾州有老儒盧公潛夫諱察通經學古以詩書教授里中為人師崇寧天子詔州縣推行三舍法而諸生之有籍於學者千餘人潛夫為領袖嘗是時潛夫幼子習字擇善方勝衣隸小學晨夕誦書不去翁側大觀四年子潛夫隨計詣京師禮部奏名為同年進士其後潛夫卒官左宣教郎子亦屏居村巷擇善已擢第待次家居子具書幣延請飭諸兒受業而擇善子中者尚在童丕攜以俱來閱三歲黃州候吏至遂別去二十五年擇善以左通直郎致其事而歸年七十三精悍不衰一夕置酒命家人環坐願其子曰吾將逝矣汝於孫公有父祖之契汝請公文志吾墓吾瞑目於地下矣將葬申過予以治命徵銘子以衰耄辭而五反請益勤遂序而銘之擇善范陽盧氏在唐為甲族避五代之亂始徙建鄴李氏

卷三十九

五

國除又徙常州之晉陵距今六世矣擇善以紹興二年賜進士出身授迪功郎宣州寧國縣主簿丁母夫人強氏憂除調黃州錄事參軍更滁州全椒來安二縣令循左儒林郎除隨州州學教授擇善幼警悟讀父書靡不記覽屬文辭贈麗詳實有家法性介特少與不妄交交合則久要有終始家儉貧不殖貲產屋廬庇風雨藜藿糲飯一飽之外澹然自足在黃州喪其配貧窶不能歸或勸用浮圖氏間維之法擇善憮然而辭曰吾儒者其可為是就一敝舟冒長江之險載其柩以旋次九江舟敗幾不免踐艱乘危間關寸進積數月乃得歸耐舅姑之次既竣事歎曰殆有物相之也在全椒一日盜羣掩至號紅巾賊者擇善據便坐不為起盜刃中首流血被面擇善屹然不動徐曰汝志在金帛耳第斂兵不縱火不殺一人吾帑中金帛可盡得也渠魁悔謝投戈於地奉盤水沃盥佩囊中出藥傅創戒其徒曰如約擇善指金帛所在悉授之而去越日邑人之逃散者還復家室按堵如故推次甲乙計所費金帛

悉上送官舉邑晏然無一事在來安累歲不決之訟凡數十斷治立盡竟歲無一夫之獄隨州學薦更兵亂牆屋破露州刺史春秋

釋奠應故事而已擇善按籍訪學田所在募人耕種而博其征入取足以養士而不求贏未幾師生之慮困廩庖漏皆具而學者有自他州至者漢東距鄉州有重江複嶺數千里之阻始愼然有倦游之意比代歸語其子曰七十致仕者著於禮經尚復蒙取冒利而不知止耶即日書告老以隆興元年五月授左通直郎致仕二年十月二日無疾而卒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合葬於武進縣懷德南鄉周莊元配包氏之墓生四子男即申也女適張鈺鄉進修次許嫁王大光孫男女四人子既銘其墓矣復有一事可紀者潛夫宣教與其配強氏同生於丙申擇善通直與其配包氏同生於壬申通直之子生戊申娶婦宋氏又生於庚申已得孫又以甲申生父祖子孫四世七人皆生於太歲之申亦異矣以經考之蟄以存神屈以求伸盧氏種德累世安貧守道未享其報今通直之子嗣守家學以孝謹持門戶為鄉縣所推盧氏之申其在茲乎銘曰

卷三十九

六

盧出范陽自鼻祖今族散但遷望南楚今有儒專門臥環堵兮樞衣執經屢滿戶兮繁君高蹈踵前武兮書破萬卷腹撐拄兮引吭一鳴鴻鵠舉兮弁星戩戩快先睹兮州縣勞人空俯僕兮投袂而起謝簪組兮一蛻而逝復於土兮銘以哀之亙千古兮

宋故武功大夫李公墓志銘

紹興初胡馬數萬屯宿泗淮海大震吳人懲建炎暴屍喋血之禍爭具舟車徙避深山大澤曠絕無人處予亦詣洞庭西山訪尋佛舍得水月院僑寓其中當是時觀察李公臥東山築室鑿井若將終焉予嗜日中貴人入則侍帷幄依日月之光出則持梁盪肥享玉食華屋之奉一旦決焉舍去練布稅杖與漁樵農圃為伍而自肆於山水間此高蹈一世之士欲攝衣起從之而東西二山口湖中徒步不能達至是聲問始相聞公亦欣然有招隱之意未幾兩

軫以玉帛相見而淮之南江之北皆按堵矣竟不獲見公以為大恨公高風絕識得之天稟方少年時給事官省同應酬參酒池肉林富貴之樂而澹然不受一塵之染閒遇休沐則從老師宿學問出世法修無上道布衣蔬食不御酒肉蓋五十八年尤喜施貸供佛飯僧振救空乏贖禽魚隨所須予直不議價凡脫放以萬千計尊賢樂善俯仰自將口不談人過持身厲行存神養志喜怒不見得喪若一雖佛之徒有不逮已而並呂山之東少北下壽藏斥地二十畝手植松柏環之從旁建一刹重門步廊穹堂與殿齋庖宿廬廡庫之屬僅萬礎塑佛菩薩像數十軀建塔波高三百尺營一大經藏儲五千四十八卷寶匣鉅軸納之圃中賈田十頃日食千餘指賜名華嚴禪院選一時名縉主之隆興二年公壽七十八感微疾而逝命揭西方佛像於前盥手焚香晏然而逝實二月二十八日也公諱某字從之開封府祥符縣人曾祖言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祖舜俞贈右監門衛將軍父鎮贈保信軍節度使母

孫氏建安郡夫人崇寧元年公以父任為內黃門年甫十六歲交莊重有防吟往來兩宮日不忤視進止有常處直睿思嚴符寶郎殿中省奉御出入禁闈踰二紀未嘗以一眚挂吏議皇子華原郡王出閣徽宗曰孰可從吾兒游者願見公曰無以易卿矣遂兼華原府都監累遷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靖康初分治京城樓櫓守禦之具第功進某州團練使建炎南渡始旬間入洞庭山為歸歟之計自號皎然居士嗚呼政和宣和時北司諸貴更用事本兵柄執國命或冠樞省為帝師或位公孤號隱相士大夫操籌執贊奔走其門謂之捷徑惟公畏遠權勢不立平地侍帝側無私謁出公門無外交杜門卻掃人莫見其面一時叢林善知識皆曰李公在家出家住世出世殆是過去佛僧也大駕駐會稽飭使召公公方被短褐雜庸保持鉅時藥圃中即日奉詔更衣就道隨使者人見供奉殿廬盡復其舊而非其好也昭慈聖憲太后乘輿幸江表彌時不得問有旨擇使而虜騎方退舍渡揚子尚據兩淮道路無行迹

公慨然請行乘一轎開關兵火盜賊中山行水宿馳二千里得平江之報還奏公之子疇泣官闕中公喜曰此行不可失也請祠得西京崇福宮遂與之俱拄策褰衣上天姥峰徑天台抵雁蕩遊覽殆徧遂次莆田穿雲涉水窮日夜不厭間遇幽棲絕俗之士談禪問法樂而忘歸又將束裝問番禺路而上遣金字牌趨還復直睿思殿兼口侍官今上出閣日一詣資善堂太上皇曰宮僚當得老成詳練有德有言之士藩邸舊臣如華原府都監李某此其選也又兼資善堂幹辦官諸臣方悟上召公之意居久之奏事殿中泣曰臣齒髮缺壞重以足疾不可治不復侍左右矣願賜骸骨以畢餘年上惻然欲畱不果除提舉台州崇道觀明年上書告老守本官致仕是歲紹興七年也公既得謝實家吳興德清境上復抵呂山舊廬以誦佛書供僧飯為事喜蓄善藥以待人之疾病累數年公晨起未盥櫛而立於門者人相登矣公曰吾不忍此一方疾痛呻吟之感吾耳故製方藥瘡之而他州異縣來者日益眾度不能

給乃營一大肆凡山區海聚殊方絕域金石草木之英象犀龍麝之珍雞首稀苓牛溲馬勃之賤皆聚而有之庀徒數百人按古方書炮製烹煉之法數百種計費取直不求贏利自浙東西至兩淮二江數十州病者得公藥一飲而效殆是仁人用心固自有物以相之耶二十八年公之子峻升朝籍遇郊祀恩封正任吉州刺史明年顯仁太后慶壽恩進果州團練使又二年祀明堂再封和州防禦使今皇帝登極遷利州觀察使元配恭人宋氏今配令人郭氏亦先公卒子男四人曰法空為浮圖氏曰疇秉義郎閤門祇候皆蚤世曰峻武義大夫監潭州南嶽廟曰善奉議郎知徽州績溪縣事女二人長適武經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藍師夔次適承節郎馮暉孫男八人曰作朋右承直郎嚴州桐廬縣尉曰作舟保義郎監婺州都稅務曰作肅保義郎監嚴州淳安縣稅曰作霖保義郎監行在翰林司門曰作又曰作哲應進士舉曰作成作德尚幼孫女二人適黃訥史紹祖曾孫男女五人諸孤以其年四月十六日

奉公之樞合附於平江府吳縣南宮鄉覺城山之原令人郭氏之墓公所自卜也公持心忠恕事君親交僚友待族姻御使卒惟有一誠寡言笑一語出而終身可復宣和中河怒鬪隄水暴集城下徽宗命公從皇太子登城視水有申屠生三十六人扣馬自言第用我厭勝之法水之潤可立而待也試之弗驗太子怒曰妄言無行之徒僥倖水落以貪大功以重賞欲奏誅之公徐曰罔上之罪死有餘誅而災變如此宜加原貸以塞大異太子是其言而止及靖康初太子襲尊號是為欽宗而金人舉國大入始議戮一二大臣之誤國者將相方逢上之怒以修故怨無一言之救此例一開遂併及其黨聞公之風亦可以少愧矣銘曰
權門眾趨薨聚蚊暴暑鐵翻卒徇以身哀樂相因如屈伸肘擎谷潭潭門上生莠富貴於我視空中雲得馬失馬孰為戚欣猗歟李公高蹈一人勉而天不見愠喜靖共一德歷踐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搖進直殿廬為中常侍退處山林作大居士乘應舍棧

鴻慶居士

九

汎不繫舟現自在身得逍遙游國忠粗報能事已畢乞身而去以全吾壁覺城之原萬木蒼蒼公歸在天體魄所蕩旣善吾生亦善吾死死而不忘以永千祀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

墓志銘

宋故秦國夫人王氏墓志銘

秦國夫人王氏故三司使鹽鐵判官祕閣校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漢國公諱準之曾孫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岐國公贈太師諱珪之孫故左正議大夫顯謨閣待制贈特進諱仲凝之妻少傅公諱顯謨閣直學士秉旄節度使散大夫贈太師吳興郡王諱彥弼之婦今少傅保寧軍節度使贈泉觀使信安郡王忠厚之妻少傅公諱顯謨閣直學士秉旄節度使大州權樞要進位保傅王信安郡夫人用公貴自碩人進嘉國夫人加號衛國再徙楚國更五命而得今封享年五十四以紹興十九年五月壬午薨於平江府之私第將葬信安王以書抵故人孫某徵銘某辭不能凡三反則以書復曰吳興王與公同朝有好而特進公以文章知名少許可獨喜誦公之文則銘其女宜也迺序

而銘之夫人姿相豐端容止整暇生長富貴而積習名教恂恂然若寒家窶人子昭慈居瑤華吳興王亦捐舍館而少傅公名宦未立家益貧夫人斥奩中物助賓祭一簪不畱澣衣菲食御之無愠色建炎初昭慈復大號推恩外家象服容車疏封大國貴震一時澹然若固有之不以爲泰可謂賢也已夫人資孝謹生九歲喪其母某郡夫人李氏已能號慕如成人特進公奉使契丹過期不返夫人憂懼炷香於頂涕泣祈還既嫁事尊章又能致其孝皇姑吳越國夫人嘗被疾更數醫不能療夫人鍼臂血投湯液中以進一飲而效至今內外屬人歎譽以爲口實賓重其夫選飾妾御進之不思靖康之亂瑤華宮災昭慈避火幸其第願見夫人調護庶子之在襁抱中者如己出嘉歎久之以故恩遇日隆宗戚莫敢望少傅公辭劇就閒讀書終日不輟尤嗜古法書圖畫不省家事夫人經理內治不以豐儉易節朝饗夕饌寒暑夏葛裁節其當不侈不陋皆中儀法慈哀所使未嘗輒答罵而門內截然無一語之誹學

書有楷法每教子輒書數十字隨手塗滅不以示人於古文章能通其讀自少喜誦佛書晨香夜燈不避寒暑晚益精練感通佛祖至神交於寢寐之間一夕夢胡僧扣門求館穀黎旦有齋十八羅漢像者視所畫肖焉售之不計其直以至廩恤貧乏供施佛僧捐乘金緡殆無虛日持戒律嚴甚未嘗殺生物供饌又嘗夢青衣十數輩祈哀甚急既寤有餉蛤蚌者嘖嘖然亟命縱之水中自是終身不御鮮食疾益侵區處後事與家人訣無惻惻可憐之色知佛者以謂夫人自金僊梵帝中來其視世諦空幻殆猶吹一呖而去也生四子男曰充右朝議郎通判平江軍府事曰嵩右宣義郎曰雍右承事郎女在室孫男女三人信安王以其年八月庚申葬夫入於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峴村吳越國夫人之次若干步維王氏先世家於蜀之華陽後徙舒至特進公葬於平江之長洲縣今又爲平江人熙寧元豐間岐公被遇神宗仕至宰相鴻名碩實具載國史逮今六十餘年子孫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踐臺首登侍從

奉使典州前後相望率常數十人而女公子之貴尤稱於天下故相太宰華原王鄭公之夫人封越國今太師平章僕射秦公之夫人封某國隆貴蓋如此而夫人又以碩媛作配侯王賜號秦國福祿始終於是爲盛銘曰象服六珈文駟之華玳首金葩綸言之嘉弗跋弗夸而婉嫵宜其家歲在龍蛇庚子日斜曷其然耶埋玉樹於泥沙鬱蔥蔥而氣佳牛伏其窪澤厚而流遐視梁谿之水其無涯

宋故呂恭人胡氏墓志銘

故東平呂公出入文武佐佑三朝周旋二府四擁將旄十遷殿學士寵祿光大爲天下巨室賜第一區壯麗甲淮海族大家肥馬奕蟬聯孫曾之勝衣冠者數十人晨起詣寢門問安否退就學舍施施然如鳳九雛集於若梧翠竹之上一時公卿大夫慕其家法薦女請昏者不可爲數於是龍圖閣學士胡公以息女歸公之孫實奉直大夫諱申之妻通奉大夫諱淵之婦是爲太恭人太恭人入

呂氏門內逾千指上自姑嫜下至媪御事大慈幼卑尊諧附無一不當其意者春秋饋祀祇牲省器治酒食接綴宗姻皆中節法觀文公薨天子賻恤加等官其子孫七人太恭人曰皆公孫也奚擇請分受之奉直公稱善表請於朝有旨從之以故二子皆不及人以爲難後十年端靖被賞延皆有名籍於吏部靖今右奉義郎賢而有文嘗一試禮部治縣有能名以經界不中程失部使者意觸罪罷歸靖皇恐謝太恭人曰崇寧中蔡京當國讎復故怨觀文公斥居建安汝祖徙海上汝翁亦遷滁陽其家破矣未幾蒙恩甄復父子祖孫團圓如初真一夢耳汝小官忤大吏獲罪宜也姑省循以俟其視寵辱蓋如此喜讀書略通大旨晚學佛寡居二十年寔坐一室表裏儵然若無意於世者初感微疾便飭後事纔三日而逝實紹興十九年六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太恭人以夫貴凡三命賜號宜人靖登朝適得今封姓胡氏鄂州崇陽縣人祖抃贈開府儀同三司父師父龍圖公也故宣奉大夫生四男子長端石

鴻興四

三

迪功郎建康府溧陽縣主簿蚤卒次即靖也次翊未命而天次蟻右迪功郎孫男女七人安時安詩安持女適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孫大宗左迪功郎蔣億右迪功郎洪燁餘未行諸孤十以其年八月庚申葬於平江府吳縣長洲鄉之橫山附奉直公之兆塋大宗某猶子也知太恭人爲審銘曰橫山之陽兮夜漏盡誰氏葬母兮車轡麟哀哉抱棺兮身欲殉路人失聲兮涕如隕蓋苦藉草兮茹荼羹杖而起負兮土一畚有墳巋然兮高可隱刻此銘章兮視不泯

宋故永嘉郡太君劉氏墓志銘

余嘗讀東坡先生何公石橋詩反復其言蓋良二千石也而不著其名久從先生他文字求之亦不見所謂何公者紹興九年公之子宰以母夫人狀屬余族婿毛旒來徵銘又得御史中丞吳執中所爲公墓文讀之然後知石橋者故朝議大夫建安何公字諱及之守英州時所作也眞陽之民病涉久矣公梁石爲橋以便行者

老幼聞道爭勸之趨橋成壯麗甲於南海州人畫像祠公如朱仲卿食於桐鄉至於今不廢而眞陽在南方嶺海外數千里辟陋之國又執中志公墓時蘇氏文章方遇禁錮諱弗敢言故士大夫莫有知者夫人劉氏公同縣人年十八歲歸公是時尚爲進士嘗一夕夢大宮如王者之居紫袍吏立殿上問公鄉縣公答曰書錦鄉吏曰汝鄉非書錦即淡墨也公寤語夫人曰是何祥也夫人曰公識之此吉徵也故試禮部第進士率用淡墨書禮部貢院四大字於榜首揭之他日公中選願見榜大驚如夢者夫人明悟知事多類此大夫公仕三十年行治勞烈稱天下一時大手筆傳載其事至今知有何公者夫人與有助也夫人嘗從公官四方舅姑憚遠不能從比代還卽解裝列堂上盡出篋篋之實陳之以奉其姑姑莫卻之不聽公既通籍夫人以恩封蓬萊縣君至是凡六更封輒不許其視世富貴貧賤澹然不知可擇而取也政和二年其子宰奏疏辭所授官願得一郡封其母爲親榮詔從之特封永嘉郡太

鴻興四

四

君嗚呼夫人事舅姑相其夫爲賢婦矣又卒有子上書納祿各動朝廷天子寵嘉之璽書五色玳首錦囊門巷聚觀大息爲里中壽母可謂賢也已七年十月某甲子無疾而終享年七十有七宣和二年十一月某甲子諸孤以夫人附於縣之小梨山大夫公之墓五男子曰定曰察曰宰曰宿曰寀三女皆嫁爲士妻孫男女若干人銘曰矯矯何公一德匪躬有古遺愛循吏之風婉婉夫人淑慎溫恭來嬪君子而大其宗細軸金葩雕車崇崇通都大邑湯沐之封鶴髮秀眉純漆點瞳七十七年以華其終

宋故太淑人劉氏墓志銘

太淑人壽春劉氏故右承事郎贈右朝議大夫諱應誠之孫故左朝奉大夫監察御史諱鵬之女年十八歸魯郡韓氏爲左中大夫諱綸之婦右承直郎贈右正議大夫諱琥之妻今敷文閣直學士右通奉大夫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仲通之母敷文登朝絲卿寺

擢丞郎進位八座太淑人以子貴更七封而賜今號紹興二十七年三月甲申遇疾終於廣州州治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正議公元配某氏生三男一女太淑人入韓氏門撫諸幼如己出雖家人不知其異母之子也奉尊章相其夫教子賓接內外宗姻慈哀所使為婦為母皆盡其道資沈毅聰明過人有士君子之操而不自高顯惟是教子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年已壯如童幼身已貴如未達訓厲錫切不遺尺寸以故敷文公仕於朝名節偉然以忠厚諒直稱天下幕士張問者一夕羣盜入室縱掠而去詔臨安府追捕甚急積五六月連連百餘人獄具而復有告真盜者有旨改送大理寺敷文公時為大理卿公曰輦轂之下有行刺者詔獄推治而不得名吾固惑之退而錄囚徒閱獄辭之在案牘者不合方燕坐深念太淑人聞知其故曰吾見閭閻不肖子竊父之財母蔽昵不告給以為盜者多矣試物色求之公悟翊日以耳目追跡其人與常所往來通行飲食之家凡所告失亡一日盡獲無秋毫之

滄集四十一

五

漏於是問妻與子以誣坐論如律而百餘人者破械縱去一同遂空上擢公刑部侍郎家人欲賀太淑人曰廷尉平反受賞臨安官吏必以失職抵罪矣愀然不樂已而問上悉貸弗誅太淑人喜而受賀居歲餘敷文進刑部尚書兼領吏部太淑人曰汝頃調官過期不反吾明瞭然倚閭而望今三銓之士遠客飢寒亦有自首之親如吾望汝者乎於是公與兩劇曹晨夜治文書決積壅銓綜精明謝議平允士大夫之論以為漢雋不疑之母不能過也粵人治喪以豐侈為孝而游手亡賴貪慕飲食盆集其門意不滿則怙眾羣噪不可耐中人之家鬻田宅破貨聚而後辦貧者遂不克葬權厝佛詩殿久破露很籍而番禺尤甚敷文自戶部尚書經略廣東待太淑人度庾嶺道途所次見而悲之願謂敷文曰汝帥一路莫先於此矣比至公出教凡祖父母之未葬者子之期期至不如令有常刑小入亡賴輒詣葬所捕實諸法若旅殯而子孫在遠方者官為擇高燥地葬之書州里姓氏或官號表其上以俟於是人人

趨令稱有無以掩其親而客死之不能歸者亦就窆藏無暴露之患粵俗大變至刻石志其事太淑人之亾也喪車出番禺老壯懷惠攀號追路填郭溢郭不忍忘嗚呼可謂賢也已太淑人晚喜學佛讀其書能信踐之非直玩其辭者也歲饑里中之豪閉糴待買太淑人發廩粟以飢餓者親見其子踐高華冠法冠進閣典大州門戶光顯矣而恭儉守家法不改其操初感微疾無甚苦俄索紙筆書一偈皆出世間語晏然而逝嗟夫死生之變亦大矣而處之如此有四子長曰仲遠右通直郎曰仲適右宣義郎曰仲邈右儒林郎與一女之嫁右迪功郎呂文中者並淑人某氏出也皆前卒次即敷文公仲通太淑人出也仲通侍喪扶昇萬里鬻而歸足道路觀望咨嗟太息孫男三人曰居中右從政郎曰敏中右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曰弼中右承務郎曾孫三人男曰景暉右承務郎二女進士翟樞極其婿也外孫女二人適右迪功郎時侃一人尚幼仲通卜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潮州烏程縣永新鄉成山

滄集四十二

六

之原以右朝奉郎通判無為軍孔瓚狀太淑人之行如此來請銘銘曰解嬈上容矜愚泣罪法理之平發粟振饑除地掩骼仁義之經猗與淑人教子如此為時名卿磨石摘丹後有丹史來監茲銘宋故令人傅氏墓志銘令人傅氏故贈右通義大夫郊公諱寶之婦今左中大夫直祕閣名漸字子進之妻皇考諱璋世家大名府之清河縣以行義稱州里為長者令人蚤慧夙成趣舍異他女父母愛所鍾擇所從而中大公方以文藝秀出一時遂歸之令人入郊氏奉尊章羞賓祭接遇屬人皆有儀法當是時中大夫少銳於學令人斥簪珥資遣而助之曰往卒業為親榮無以家為恤未幾中大釋進士褐累闕典方州奉使一路名迹隱然為縉紳之望令人凡五封而賜今號可謂盛矣傅氏河朔大宗與郊公同鄉縣更靖康建炎之亂南北阻絕中大宦遊倦而歸方議所向令人曰吾夫嘗為縣於無錫辛

道宗擁數百卒平錢塘之叛次嘉禾而潰圍吳門不克蹂常潤兩州
殘之而無錫介居其間中大挾一騎入賊中馳說羣凶諭以禍福
擁護出境秋毫不犯邑人方德我盡往家焉於是築室梁谿之上
堂與崇敞門闔靚深手藝花竹環之歲時夫婦坐堂上諸郎袍笏
爛然婦孫進拜稱壽門內所新如也閭里歎羨稱歎以為令人壽
福速未可量已而得病不可治享年五十二實紹興十八年十月
辛酉也令人孝友慈祥出於天性翁有養子喜通蕩敷以遊博破
貨聚翁怒咎責令人在旁涕泣營解既免而後止其後斥遣則食
飲錢帛賜之終其身如一日兩河陷覆翁媪避地間關二千里依
中大於吳中令人喜扑趨迎除治次舍進旨甘候燥溼積十數年
生養死葬繕冢塋共喪祭如壯男子不避寒暑治家嚴而有恩遇
媵妾不動聲氣而細大畢入於規矩服御簡素不事矜大晚學出
世間法誦其書能信踐之疾益侵顧視兒女無甚憐之色以後事
屬中大晏然而逝生四男子曰宗簡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前

鴻舉四十一

七

卒曰嗣武右從事郎徽州歙縣尉曰紹宣右從事郎監嚴州神泉
監曰景平通仕郎一女適右迪功郎添差湖州歸安縣尉李端友
孫男女六人十以明年二月庚申葬於常州無錫縣開化鄉長泰
里黃墓村原上中大飭其婿端友者狀令人之行如此來謁銘識
其墓嗚呼婦人女子有靜專幽閒之操行不下堂笑言不出閨闥
非若公卿大夫治行勞烈著見於天下後世可書而傳也然令人
在家為淑女既嫁為孝婦為令妻教諸子皆疑疑自立無子弟之
過為賢母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婦德之茂內治以興孰相君子有儀有聲烈烈大夫出使典州寵
祿光大克對無羞命書五色象服之華錦囊玳首來告于家送車
空巷沒有餘榮孰紉女史以考我銘

宋故胡夫人孫氏墓志銘

夫人晉陵孫氏曾祖諷尚書職方員外郎祖夷清父志康登州文
學贈宣教郎母太安人蔡氏夫人年二十五嫁為同縣進士胡諤

字正卿之妻正卿年三十九病卒夫人孀居四十年為婦為母淑
慎慈祥內外族姻歎譽之無間言享壽七十七以紹興九年三月
甲子感微疾而終初正卿之沒也夫人之親固凶恙生二男子一
女尚幼而其姑已老一室蕭然憐獨無依眾謂夫人曰不安於胡
氏矣夫人哭其夫三年不御酒樂未嘗一日去姑之側母弟積尤
友愛挾二孤甥以歸而進諸學幼女纔七歲約他日歸其子好德
者曰可以紓吾姑之憂矣居久之二子曰安節安道皆以文行稱
一鄉女歸好德如約而夫人為壽母建炎南渡盜殘其慮安節安
道相繼遇疾皆物故諸孫猶未勝衣於是好德夫婦又迎夫人以
歸闕寢廬奏滑甘視寒燠之宜奉事十年如一日屬纊之夕好德
治喪於正寢合孫氏胡氏兩族數十人會哭於其家飯僧供佛梵
唄之聲連晝夜不絕十以十年月丙申葬於縣萬安東鄉夏莊原
上嗚呼夫人少寡不踐二庭甫見二子之立又棄而先獨餘一女
有士君子之操奉其母周旋不遺力矣始正卿從其親於墓次今

鴻舉四十一

八

又舉夫人合祔焉除治故塋撤而新之尺椽寸瓦皆自手出躬視
春築不避風雨又從塋旁若干步結屋三十楹以舍守冢者好德
助之無毫髮計惜曰以成吾父之志也某夫人之從子也知之尤
詳宜為銘銘曰
猗嗟夫人兮女史之標事專屋而閒居兮菽水簞瓢泣呱呱以盈
前兮牧豕稚之垂髫閱凱風之劬勞兮棘薪盛而天天一日不見
兮奄忽滔滔從夫子於故邱兮視銘其昭

宋故孫夫人強氏墓志銘

晉陵強氏族大而富介居漕河之兩間連甍接閣相望屹然州人
號南北強以別之夫人實南強氏祖相如大理評事父恕以德齒
俱高號里長者當元符靖國間某從叔府君諱稷字晨先者著籍
太學名聲出諸生上而夫人方擇對遂以歸之夫人入孫氏事舅
姑宣教公太安人蔡氏能致其孝府君伯氏朝散公自文登通守
擢領大州進部刺史迎太安人就養夫人以幼婦所至常自隨太

安人感末疾杖而後行夫人掖扶臥起候席簞燥溼治饑餒進湯
液祁寒盛暑不懈太安人捐舍館又能致其哀春秋饋祀既牲滌
器終老如一日府君慷慨有大節不治防吟姻舊稱貸一語之投
視積數百緡而去胸中無疑事豁如也蓋棺之後券書滿笥於是
一里儒童八行選後以伊川先生高弟進於朝亦負錢三十萬
則詒書陳義鑄諸子當焚券以成父之志夫人曰不取一金之
息不遺一介詣門淹速惟所命折券則不可飭諸子曰報書云爾
已而諸猶子自言家有未分之田計積歲粟麥之直為錢八慮萬
緡夫人惘然不喻其故或曰分法過五年有司不受訴今隔世矣
復何道夫人曰爭財與讓財孰愈盡出帑廩界之無秋亭計惜族
姻問之曰寡婦弱子一旦喪家貨之半其家破矣夫人經理內治
衣廩食糲勤儉自力即舍東關屋數楹迎師教其子晨夜課誦不
使嬉宕而後營伏臘輸賦稅治賓祭交宗黨應已然待未然事無
劇易皆中節法積二十年男授室女得所歸田園貲聚稍復其故

內外屬人無老幼疏近一口翕然稱為賢母生子十一人一視庶
嫡愛養均等無小異人尤以為難男曰好謙好大好修好遯好謀
好修今為右從政郎楚州錄事參軍女適右朝請郎通判處州軍
州事余衍左朝奉郎主管大宗正司宗室財用劉彭年右從政郎
臨安府仁和縣丞張逢堯右從事郎兩浙轉運司催促雜買官施
增左宣教郎知紹興府諸暨縣事祝求仁右從政郎光州光山縣
令薛襄而嫁余氏薛氏者前死矣孫男五人曰褒褒褒褒褒女四
人夫人性舒遲寡言笑危坐一室終日寂然設有緩急猝然加之
怡聲下氣未嘗輒變色中女適左宣教郎席疇而寡生一男子僅
勝衣得疾又死夫人曰無夫無子何恃而存奪而嫁之今歸張氏
是也既內幣矣趣昏期治匳具縫紉組紉諸婦竭作晝夜不息家
人怪其亟遽獨異常時台盂未幾而夫人屬疾矣益益侵顧謂諸子
曰吾保守汝家主此可無憾矣取平日所供佛像盥手炷香已遂
順享年七十六寶紹興二十三年十月庚子也諸孤十一十五年

三月甲寅奉夫人之匳合附於武進縣懷德南鄉鄭莊村府君之
墓又屬余請銘泣曰吾母提諸幼持門戶於羈單閼阨之中以殖
孫氏之宗其淑德馴行宜見於公文以貽永久於是夫人之沒五
年矣諸子疑疑自立兄弟從內外輯睦如夫人凶恙時而好修
為吏亦有能名卒能追榮夫人以大其家者乎銘曰
噫夫人兮老去百羅附翠穉兮惻惻無依微桑土兮巢林一枝棘
成新兮風自南吹之鳩在桑兮一德均齊婦順子從兮家之肥胡
不百年兮以慰孝思宛其如在兮視此銘詩

楊恭人墓志銘

恭人常州武進楊氏楊氏大族生女多賢翁媪擇對必得知名士
故左朝議大夫吉州太守吳公禹功其一入也恭人入吳氏以慈
祥順淑佐其夫歷省寺典名城更三錫而賜號宜人又以詩書教
其子而師尹者擢名第通朝籍遇郊祀恩而進今封禹功亦贈左
朝議大夫吳氏浸大矣初禹功為尚書郎值靖康之亂致其事太

楊恭人墓志銘

十

上皇踐祚予自平江守召還為給事中奉詔薦士以公名聞於是
禹功起而復仕歷司農少卿江西盜起推擇守將擢知吉州方顯
用而遇疾以沒翰林學士汪公彥章志其葬後八年當紹興十一
年六月二十五日恭人亦被疾不起既葬而師尹過予泣曰吾母
有賢行日月逝矣大懼泯沒而無傳宜得公文以貽永久予以老
病辭不獲乃序而銘之予嘗謂婦人女子雖以幽閒靜專為德而
尸居塊然懵不知事如土木偶人則為愚婦至有聰明過人則出
而乘夫長舌鳴晨口為豔妻為哲婦其能匪棘匪徐動得理所雖
士君子以為難也恭人識慮明達而不自標置不處白人善否言
笑有時喜愠不形於色事舅姑調酸醎之適斟酌寒煖燥溼之候
必盡其方相其夫得輔佐之宜友娣姒以睦中外宗姻尊者喜輩
者附後來者向慕以為矜法朝議公處疑事踟躕未決聞恭人一
言而定喜振貸而寬人子旬貸無節意厭之恭人助其施無但已
者撫腰妾不治小過閭閻肅然無一語之譁娣婦事佛謹甚一日

髡二女爲比邱尼蒸人聞之大驚亟命車造其家喻止之曰吳氏以儒術起家爲學士大夫有女當擇良士歸之今無故棄之爲覺獨血氣未定而能保其往吾弗信也鏘切三復竟不從蒸人恥之終身不復見朝議公去世蒸人積憂得中痞之疾旣除喪矣燕居如齋不御鉛華不聽音樂不出堂戶意象落莫若無意於世間者師尹求所以處待其親者萬方至陳伶優之戲於前冀得解顏一笑終不顧已而疾益侵晏然而逝享年六十師尹等以其年十月癸酉合葬於宜興縣銅官山南朝議公之墓曾祖奉端祖修考璣三世皆弗仕而以財雄一州爲閭姓生六子男卽師尹也左奉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賜緋魚袋次師說女適左朝請郎通判廬州陸景端次適左朝議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元與次適右宣義郎胡辦嫁陸氏者亾矣又歸其幼爲繼室孫男四人曰濤曰璠曰禧曰疇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五人嗚呼蒸人以淑德馴行爲孝婦爲令妻爲賢母內外欺譽謂必大亨福祿考終上壽而得疾不可

治克生賢子以文藝決科方爲世用他日處顯衰冊追榮開大國

都顯號光賁九泉之幽固無疑也銘曰

挺士君子之操以相其夫而世不知名蘊君夫人之德以宜其家而天不予齡不羸其躬以燕後之人如川之方增天定亦能勝人不可誣來監此銘

墓表

楊國夫人趙氏墓表

楊國夫人趙氏諱紫真太宗皇帝七世孫今少師寧遠軍節度使兼領殿前都指揮使共國楊公某之夫人左中奉大夫敷文閣待制提舉神佑觀使左朝奉大夫直顯謨閣提舉浙西路常平茶鹽事倭之母也建炎天子襲尊號仗一劍治兵淮海上於時少師以忠勇稱天下出奉乘輿負羈縲以從入扈殿巖執干戈以衛勤勞夙夜垂三十年為中興名將夫人者系出熙陵親為天孫作合公師貴為邦媛三封郡夫人五更大國歲時朔望進見兩宮翟茀朱幘魚軒象服尊寵無二貴震一時為內外諸命婦之冠已而得疾不可治詔遣國醫診視馳賜丹藥問賚之使殆相屬也比薨及葬隱卒崇終賻賜加等又內出祭文敕太常博士轅門如禮於是上自公王下逮將吏治共張具牲醴即靈舉所過祖於道繪樓幔屋

鴻慶居士

連薨相望數十里不絕生榮死哀老弱空巷聚觀太息有出涕者噫嘻盛矣哉曾祖仲琳故安化軍節度使武當侯祖士某故右中奉大夫考不悔故右奉直大夫妣太恭人高氏方夫人生母也祖妣太寧郡宋夫人夜夢一女子從空而下姿相端豐衣被五采光麗殊常既寤而夫人生馳往視之與所夢肖焉比長穎悟不凡寗言笑不類兒女子大夫公願謂恭人曰吾女生而異此將相之儀匹勿以與凡子乃第少長之次小字曰五夫人少既貴夫人賜湯沐曰榮曰福曰漢曰周曰楊凡五國似非偶然者也夫人歸楊氏時少師猶未著仕籍懷奇負氣以功名自許不治生產業夫人攻苦茹淡服澀濯之衣如僕貧賤者未幾四方盜起少師提一旅冒矢石戢大慙扞強敵轉戰賊中未嘗以家為恤者以有夫人為之內也當是時胡馬牧淮甸吳中州縣殘為盜區夫人提攜諸幼於兵戈焚剽之中周走南北道遇強梗則垂囊示之以伐其謀遇飢贏則分餼糧與之以同其患蒙霜露踐荆棘間關百難涉閱數載

卒保其家而少師亦還朝典軍為大將矣夫人於古詩書能通其讀日夜課諸子以學教尊慈卑接遇屬人皆盡恩禮平居笑語不聞於外非朝謁慶弔未嘗出教羞賓祭治燕飲皆有儀法御賡妾無疾言厲色笞朴不用而門內肅然故自為婦至為母自居約以至豐大清慎簡素如一日無小異而得壽止於四十四病且車上遣中貴人即外內問疾夫人已委頓猶力疾正衣對中使稽首稱謝神色晏然無一語之誤以是日薨於賜第之正寢實紹興二十年八月癸酉也夫人有至性嘗視親疾晨夜不解帶至割體膚和湯液以進王姑秦國太夫人遇盜奔散入蜀積六七年不聞同少師迎之以歸夫人調護膳服與夫寒煖燥溼之候惟憲之適秦國曰吾崎嶇兵亂流落異鄉不自意全投老殘年得孝婦如此雖夕死不恨矣大夫公旅殯寓泥水佛舍南北阻絕久不克葬會復河南故地夫人泣曰諸孤方困於貧賤屬之我也乃請於少師飭吏卒具資糧舉其殯以還下地於臨安靈山之原上先是恭人避

鴻慶居士

地四明一日胡騎奄至遇禍以沒至是招魂合附於大夫公之次夫人歲一再省墳墓悲慟如新人稱其孝平生無嗜好獨喜黃老學晏坐一室誦度人黃庭二經晨香夜燈雖大寒暑不廢嘗受道家籙始命今名以見其志夫人月有俸不以給他費積錢九千萬盡輦至三茅符宮營一大殿祝今皇帝千萬歲壽以報會稽大饑流通曳道夫人發粟數千斛分濟之全活者甚眾又即田園所獲養百餘家至秋熟給道路之費以遺嫁孤女之無歸者八十人朝廷錄少師父祖忠孝之節官其子孫五人時僕等尚未命夫人曰吾兒當力學問絲科第以進悉補羣從其輕財好義又如此生三男子長即僕次即倓也曰倓左宣教郎直敷文閣蚤卒六女長適右宣教郎直秘閣通判湖州劉正平次適左通直郎新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孫叔傑次適右從事郎監行在文思院上界吳儼皆封孺人次適右迪功郎新太平州蕪湖縣尉趙汝勅次適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周杞次適將仕郎郭雲適劉氏者

名抱元夫沒學道前夫人三年卒詔贈冲妙鍊師適吳氏者後夫
人四年卒孫男四人文昂右承事郎文暉右承奉郎文繼將仕郎
文會右承奉郎孫女二人尚幼夫人沒後二年八月甲申葬於湖
州武康縣崇仁鄉之金牛山余嘗觀周南召南之詩自王姬夫人
大夫妻汝濱之婦人漢上之游女蕭雍之德窈窕之容知義好禮
播於聲詩皆當時國人為之辭歷數千百年學者誦說至今如前
日事夫人出神明之胃不溺膏梁富貴之習而以恭儉相其夫亦
不專於從如益友夫人歸將帥之家不喜兵書戰陣之法而以詩
書教其子亦不主於愛如嚴師以故少師恃有內助不復顧省其
家一身徇國勳名赫然爵位光大為世稱首諸子皆以文藝發策
殿中為名進士或持臺內朝為法從或通籍延閣為部刺史以至
發庫錢捐廩粟朋窮憐孤寡視人疾痛認認然欲去之如在己
雖學士大夫有不如讀道書持戒律能信踐之視生死之變如吹
一映而去雖大善知識有不逮余又觀漢魏晉宋隋唐以來節婦

鴻集四十一

三

烈女有一善言一善行猶大書特書見稱於後世若夫人則賢於
人遠矣於是夫人之葬距今十年少師悼伉儷之重以夫人瘞身
苦志助成於艱難險阻之時而死者契闊於安富尊榮之後乃命
僕狀夫人平生大節世出爵齒卒葬年月日為一書屬為文揭之
墓道嗚呼夫人行事可紀者眾矣藏於家有傳納諸壙有銘故不
盡著惟其以女公子踐難乘危而能以明哲保其身以君夫人積
功累善而能以福祿燕其後高風絕識淑德懿行卓然自立於一
世者婦人女子之所難能可垂教立極以為世範者表而出之以
俟史官之訪

宋故樂安先生墓表

樂安先生諱時字季中姓孫氏常州晉陵縣人先生以文學行義
為一州之望里父兄遺子弟受業者率嘗數十百人其學自詩書
易禮春秋三傳諸子百家箋疏之書無不讀自幼壯連老悲歡疾
病寢食行役之間書未嘗去手而尤深於詩貫穿通洽反復上下

解名釋象論美刺非章通句達自名一家以故學者皆受詩文章
氣質渾厚議論深博推原道德之旨通達世務之要不為空言三
代遠矣唯西漢文詞最為近古手鈔數徧往往通念上自高帝訖
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餘年君臣行事之始終與夫興
壞之端得失之迹細繹論著追探千載推見善惡之實蓋數萬言
讀者可以知其志之所存而官止於主簿壽止於五十六命也夫
先生資沈毅有哇吟言笑不妄家貧無一金之儲而潔修自好
廉靖無求身厄窮四黜於吏部而闔門著書恬於不遇無愠色平
生無嗜好耳目所接犁然有當於心則賦詩以自見詞嚴義密句
法刻深類李商隱字畫適麗有楷法得歐虞用筆意雖片紙尺牘
屬禁記遺未嘗草書一字嗚呼可謂純明篤厚之君子也政和二
年試上舍賜出身授將仕郎應天府穀熟縣主簿制行換迪功郎
就移靈陵部刺史聞其名皆尊異之再徙廣濟軍定陶縣主簿權
教授軍學於是河決恩冀間詔旁近縣調發丁夫詣河所定陶令

鴻集四十一

四

率所部欲行而眾洶洶相為怨詈令懼辭疾檄主簿代己先生即
日就道既至受事三日矣而都水改築示靜眾怒大譁持鉏槌欲
起先生徐諭之曰汝等有父母妻子無為首禍自取夷滅眾稍定
行次還改從政取八人械繫縣獄去抵永靜竣事言還而先生亦疾
矣代還改從政取八人械繫縣獄去抵永靜竣事言還而先生亦疾
八月六日卒於家孫氏自南唐侍御史潛貶武進縣令遂家焉於
先生為六世祖曾祖元璜祖居約皆晦迹不仕父宗傑將仕郎許
州長史夫人凌氏朝議大夫浩之女亦前卒子男四人懣璿璿
鑄遭建炎攻剽之禍襦衣冠去為浮圖師更名祖靜高蹈一世其
徒莫及也懣璿璿皆以學行為鄉縣所推能世其家者女適左從
政郎前廣德軍建平縣主簿李薦孫男女十二人以其年某月某
甲子葬於武進縣延政鄉招賢莊舉凌氏以耐某少時從先生受
詩觀道德聽教誨於左右凡六年先生與進以為可教者也徽宗
踐祚高麗遣使入賀道過常而州將例用迎餞燕勞之書十餘通

以屬先生先生操紙立就某從旁竊觀一二至國有札喪禮闕九
牢之一時當退密樂無肆夏之三之句諷誦三四反先生問故某
曰夏英公使北以表辭行有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廡之拜禮當枕
塊忍聞夷樂之音歐陽公以為辭義精確妙絕一時今先生此文
殆過之而世無歐陽公莫識也他日燕居待坐則又授以章句聲
律之學某既竊科第未幾試詞學中首選官牒推移進冒詞禁兩
登西掖再直北門遂當兩朝大典冊世之君子或以為可與於斯
文者先生實使然而以仕不知止婁抵嚴譴以是有愧於先生先
生之葬今三十年矣同時諸生凋落殆盡獨有左中大夫直寶文
閣李謨左從事郎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孫迢與某三人者
尚無恙先生不遇於世又將泯泯無所傳於後迢論次其終始而
表諸墓上

宋故劉府君墓表

永嘉有隱君子諱珪字伯玉姓劉氏儻不羈有高世之行讀書

卷四十一

五

不求甚解而強記過人閒嘗出遊道路所見什碑斷碣與名公巨
人記遊屋壁間多或千言少或數百言一再讀輒成誦而不樂求
選舉浮湛里中遇人無貴賤少長咸疏厚薄無不得其歡心粹然
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見其愠喜吳越之俗喜奉佛僧信禳祥至
誘男女昏夜聚為妖有司嚴賞捕莫能禁人有疾病巫史入門屏
醫卻藥斷除酒肉一聽於神不敢有觸君賦士農工商四詩以備
名教而著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所當為者一日朝廷下詔令飭
州縣毀淫祠君讀詔欣踴誦累數月猶不去口君生於其鄉且
老矣而天資卓越超然獨鶩不倫所習豈彼所謂豪傑之士者歟
不惟如此廉靖寡欲取言利而尤喜振人之急推食以餽餓者解
衣以衣寒而無衣者儲醴酒以待好飲而無貨者視遇備句調護
孤弱設謾然如以身受責無厭倦色有鬻田園者中更兵變幸君
券契之亡請贖而歸之家人曰券書故在何可得君固與之不校
嗚呼君未嘗學佛也而種德藝善哀窮振乏克己裕人如君之為

者此真佛法也特不好其徒耳君性曠達胸中洞然無疑礙亦不
事表襮為聲章頽然而已晚多作詩治家教子交宗黨接昏友訓
獻往來悲歡欣戚一寓於詩質而不俚諷而不切可輔世教不為
空言讀陳無己詩愛之以為咀嚼有味類唐詩之工者其子鎮中
進士第調常州戶曹掾具板輿迎君造官君曰吾足不出里門三
十年矣安能跋山浮江從汝於二千里外女洗手奉職全璧而還
為親榮多矣口占小詩饒其去一夕感微疾酣寢竟日既寤正身
端坐而逝無一言及身後事享年若干實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
己卯也劉氏世為樂清縣人曾大父宗晟大父熙父文善三世無
爵位凡三娶周氏安氏宋氏生五男子曰端立蚤卒曰源次即鎮
也左迪功郎洪州司法參軍日湛曰沈皆業進士三女周忠孝毛
庭佐吳仔其婿也孫男女七人諸孤以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舉
君之柩合附於縣之茗嶼鄉山門原安夫人之墓司法者嘗從余
游以從叔左文林郎處州州學教授祖向狀君之行來徵銘自建

卷四十一

六

炎南渡永嘉士大夫以文學政事之才出為朝廷用者獨盛於一
時今府君有子試吏又以材能稱將顯聞於世是故不可以無傳
也余老且病距永嘉有重江之阻文思衰遲不及其葬迺為文表
墓道亦可以詒其鄉里

右從政郎台州黃巖縣令楊元光墓表

紹興八年端明殿學士知洪州李公光召拜參知政事會稽楊元
光作而喜曰吾鄉先生得位必將盡行平日之言上副吾君倚注
之重下以慰中外搢紳之望矣久之無所聞元光慨然移書鐫誦
殆欲痛哭所謂愛人以德者公省書不以為慰後十年元光為台
州黃巖令治有迹鉏凶狡一境翕然會提典刑獄秦昌時者宰相
檜之猶子怨家得其書書有詆時語又誣以非罪馳告昌時昌時
以聞檜怒逮元光繫廷尉獄飭有司發卒大索得元光萬言書藁
於筒中議刺時政語益切檜愈怒獄上入之法除名徙萬安軍是
歲紹興十九年也當是時元光母年八十諸子未勝衣官籍其家

老幼數百指瀕於飢寒至不能存而元光兄某官矩亦連坐羈置
邑管道過賓州感瘴死聞者皆爲之出涕積六七年秦檜薨天子
親郊一時士大夫流嶺海不得歸者至是始用赦除皆得歸元
光行次英州遇疾亦不起悲夫元光諱焯姓楊氏常州晉陵縣人
元光其字也祖晦贈大中大夫父植左朝散大夫母宜人孫氏大
夫公避建炎之亂家會稽之嵒縣既沒葬其地今又爲嵒縣人元
光少時英爽有大志讀書一過目已通念屬文辭敏妙駿發頃刻
數百千言大夫公遇郊祀恩奏任將仕郎調右迪功郎池州建德
縣主簿大資政張公全真帥紹興新昌縣主簿兼尉代還監秀
州海鹽縣某鹽場丁大夫公憂除監明州都酒務不逾年監潭
州南嶽廟殿滿遷右從政郎台州黃巖縣令歲饑流道滿道元光
以便宜發粟振之州將大怒方具奏劾會罷去事遂已縣有大渠
納眾水而注之海歲久蕪沒爲平地遇甚雨則水冒田爲患元光
率民田渠下者合眾力疏治之長凡十里廣深如其故又築斗門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一

七

以時滿泄至今竝渠之田皆爲沃壤元光疾惡好善出於天性所
居官與除利病若嗜欲然不俟終日在新昌禱雨白鶴祠屢禱不
應元光怒曰汝爲神廟食一方而不知其事耶命撤祠屋毀神像
犁其庭而去之一邑大驚黃巖俗尚鬼一老巫縣人尊事之人有
疾病禁絕醫藥惟巫之聽元光笞而逐之嘗讀史傳見大姦佞盜
國威福而不卽刀鋸之戮者則奮怒起立拊几大呼大夫驚問曰
汝誰怒耶已而悟笑曰不乎有動於中而爲此也天台太守蕭公
振亦喜事者每聞元光無顧忌大語則擊節稱善嘗薦於朝不
報嗟夫元光好直而尚氣不量事之可否人有能不能而責其所
不能又過權臣擅國方以深文峻法除不附己者而輕犯其鋒一
語之過奇禍乃如此於是蕭公亦抵罪貶池陽元光既斥海外在
島夷蠻貊中無與晤語者閉戶讀書飯蔬飲水晏如也已而屬疾
書四句偈而絕諸孤出石刻遺余筆迹宛然如平生實二十六年
八月辛未也年五十一妻胡氏生六子男曰夢得夢齡夢熊夢說

二女尚幼上以廿八年十二月丙午葬於嵒縣清化鄉福泉北山
之原附大夫公之次母宜人余族姑也垂老矣哭二壯子諸孫呱
呱滿前拊養教誨皆能讀父之書屹然自立可寄門戶者享壽八
十七而終夢得等以池州司法歐陽建世狀志元光之葬已不及
矣乃論次終始表之墓上又哀其不得位以行其志而死也
宋故何碩人孫氏墓表

碩人孫氏世家袁州之分宜縣故朝奉大夫贈大中大夫何公諱
執禮之妻今朝奉郎昌辰之母年七十一以宣和六年六月甲子
遇疾卒於昌辰承州之官舍葬後十一年實紹興六年四月庚申
昌辰改用今上舉大中碩人之柩合葬於新淦縣揚名鄉雙秀里
藍東之原又三年朝奉之從子左承議郎通判婺州許狀碩人之
族姓州里封號卒葬年月日屬晉陵孫某爲銘刻之墓上惟何氏
真祖有奇相願見兩耳始家於新淦州上更四世而生大中其族
浸大矣有諱正臣昌言者以政事文學稱天下入侍天子出備將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一

八

帥魁然爲一時搢紳之望甲第數十區丹雘相照大車駟馬充塞
里門碩人年二十一歸大中言笑不聞牆屏居不出望戶事尊章
友娣姒以相其夫而蓄其父子上承下御逾五十年閨門欣欣無
怨咨一辭以至沒齒無老幼戚疏來弔哭者咸盡哀某南遷道清
江館於何氏於是碩人之沒已久而內外屬人猶追頌不去口可
謂賢也碩人以大中故自仁和縣君三封至宜人昌辰登朝加號
令人再命而得今封男曰昌期右承務郎通判南安軍次卽昌辰
也次曰昌遇女適承直郎撫州軍事推官陳大輔孫男三人曰訢
曰詳曰詩女三人適將仕郎謝知幾迪功郎南昌縣尉劉堯民進
士李謨曾元孫男若干人大中以伉直數忤權貴故官不達碩人
生三子而昌期昌遇皆已下世獨昌辰反忤亦廉直有父風勇於
爲義婁厥於讒而不詘公卿皆歎譽之以爲後當以功名顯碩人
之報庶幾在此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一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二

行狀

宋通議大夫守吏部侍郎致仕贈宣奉大夫霍公行狀

曾祖祖不仕

祖恭贈大中大夫

父宣贈朝議大夫

霍叔封於晉而子孫處者以國為氏漢興驃騎將軍去病大司馬博陸侯光皆出於河東世遠族分歷數百年有名籍於常州之武進縣為望姓公武進霍氏諱端友字仁仲公世父漢英者以儒學起家入尚書為郎崇宣初公又以文章有大名繇太學諸生發策殿中遂擅天下踐大官為世名臣而霍氏顯矣公自童卯授經一再讀已成誦往往能記他生之所習既冠學成盡囊其書詣太學据一席之地始齋食糲者十七年大究六經百家之旨屬文辭造端宏大不專附合有司之尺度酌古御今有濟世之用不為空言

鴻慶居士

徽宗纂極第進士於廷公陳帝王之道法天之神配地之富然後能御大物而君臨四海累數千言論當世之務甚辯上太息稱善擢為第一特授宣義郎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不閱月召見除祕書省校書郎國朝舊制廷試第一人例除州通判歲滿召歸試學士院著籍三館為中都官至熙寧中改授軍府幕職恩禮衰矣比公奉大對文義卓然中上意釋褐未幾延見便殿擢升冊府於是魁名碩實暴耀一時學士大夫誦其言慕其名聲想見其風采自海隅障微莫不家有其書而公之文遂重於天下明年丁朝議君憂除當大觀元年五月擢祕書省著作佐郎七月遷起居舍人十一月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故事三品服角帶佩金魚為飾一日徽宗顧見公謂左右曰給舍等耳而服帶相絕如此詔令大中大夫以上至中書舍人犀帶垂魚自公始也二年除給事中三年除大司成兼實錄修撰禮部侍郎於是昔出奎婁之間詔侍從官直言時政闕失無有所諱公曰誓字之祥嘗

兒於崇宣之末矣陛下惕然戒懼發德音解黨禁宥罪戾黜鬼瑣

除煩苛以幸天下詔令甫頒妖象銷殞可謂盛德大業閱歲未幾善政多還天心惓惓復示譴告臣謂應天之實當稽已事之驗今陛下正厥事以摭塞大異第如崇宣詔書所云守之堅如金石行之信如四時精禋之感宜獲嘉應又言伏讀明詔以荆湖江淮閩浙七路人罹旱災穀賈翔踊詔州縣發倉廩振貧乏甚大惠也然旱乾水溢與發補不足國有荒政載於令甲而吏弗省豪商大家乘人之急閉糴不發以邀善賈而吏弗禁宜分遣一二信臣行視邦國察吏勤惰為殿最以詔賞罰不然徒文具無惻隱之實又言朝廷尊安重內輕外侍從近臣出為藩翰高官大職以寵其行而愀然有留落不自聊之意可令內外侍臣更迭去迭來共為一體入侍禁闈為論思獻納之臣出殿大邦修方伯連帥之職俾天下之勢如持衡無首重尾輕之患疏入然後請補郡書三上輒報聞徽宗謂宰相何執中曰霍某豈可以去朝廷也執中曰漢宣帝欲用

鴻慶居士

蕭望之而試之三輔霍某乞一郡自效為諸臣之率陛下思而用之可馳一檄召而歸也會公疏又至除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未行改陳州公又見上曰平江去國遠矣淮陽吾股肱郡朝發而夕至也當識朕意公頓首稱謝公敦大靖深恢然長者也遇吏民慈恕不以立聲威為賢察吏建白多聽采因能任善不必自己出以故於利害多所興除陳地汙下屬甚雨則積潦害稼朝廷疏新河八百里以紓陳人憂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公請益開二百里起西華循宛邱入項城以達於淮泗自是陳無水患逃軍改刺重役不著於令率會例於他州已報復遣囚繫充滿有瘐死者請詔有司立法頒焉以時決遣全活者甚眾中貴人石燕傳詔輩取瑞香花數千本公曰不可自我作何疏罷之政和二年召還復為禮部侍郎兼侍讀三年遷吏部公奮自書生策高第躋進儒館方免喪造朝一歲三遷遂贊書命每奏事而前上目逆而待喜動於色所以拊循慰藉之言如家人父子無間也始為石史立柱下方四顧

前御上以目屬公示所勸左右驚歎以為榮中書舍人例召試惟公不試而除及是召還且大用矣會公所善強淵明為尚書共事而與太師蔡京有連管從容致京意曰廷臣上所倚重無出公右者當繇中執法進丞轄幸努力助我公驚謝曰平生未嘗言人之過若驟居此官愚不識忌諱必孤大丞相所以任使之意幸為辭焉由是京不說徽宗每論人物必以公為稱首京曰然霍某禮部久次當除學士而未有闕也久之遷吏部而已五年公被疾上書謝事書奏上大驚亟遣內侍鄧忠仁挾國醫曹孝忠等三輩馳視公疾疾益急不可為矣上惻然又以公行年飭陳彥者占之於是公積官至大中大夫文安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通議大夫守吏部侍郎致仕計聞贈宣奉大夫賜銀絹三百匹兩官其子孫四人所以賻恤其家甚厚實七月癸酉也享年五十七年十一月甲申葬於縣之懷德南鄉千墩之原公平居侃侃不動聲色遇事詳慎未嘗輒發發亦不可回止所與游必擇勝己者故多天下知名

卷四十二

三

士苟非其與亦不病其所為居侍從十年館置賓友酒食相綴接歎然如布衣時不見小異事二兄端輔端如以孝愛聞端輔以文藝名場屋而蚤世其孤文與教畜之如己子端如豪健有智略殖產累巨萬弟姪分財公以義警解不聽顧謂文與曰吾兄力貧養親而縱子使學遂豐其家凡十七年不以甘旨累吾心而後得至此此吾不忍為汝所為聽我言隨豐約惟吾兄之命他日任子終不使吾兒先汝文與唯唯居何遇郊祀恩首薦文與如約卒官右朝奉郎公元配蔣氏贈溫國夫人今配郭氏同知樞密院事三益之女弟封崇國太夫人三男子曰文炳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曰蠡右朝奉大夫嘗任司農少卿江准等路經制判官為吏有能名曰文仲右宣教郎新差臨安府縣丞一女許嫁右通直郎聶昂孫男八人驥孫右迪功郎新嚴州司戶參軍成孫永孫馴孫並將仕郎次任孫驥孫駒孫錡孫女十五人曾孫男女六人公後以文炳蠡登朝贈少保云嗚呼公之沒三十年矣當是時諸孤

藐然僅勝衣故幽堂之銘墓隧之碑皆未立逮建炎兵火圖籍焚滅之後公所為文章獨得外制五卷於門生姻舊之家清醇雅奧得代言之體至於論駁制敕省審章奏陳獻便宜出入諷議見於文字言語者十不存一二故所次止於如此益嘗論世之人蹈汗抵巇以微幸一日之富貴者遺臭萬年亦何可勝數自公辭權貴人之託而不就也然後徘徊於省戶而官不進自公推家貲數萬而不一錢也至今諸孤特祿以養其母而無一瓦之覆以庇而為生嗟夫公雖不得位為將相而絕人之資高世之行激濁揚清之功自足以律貪頑厲鄙薄於百世之下豈非君子所可願者在此而不在彼歟昔公以中書舍人同知貢舉時某舉進士在選中後七年再試詞學而公以吏部侍郎同知貢舉復被甄采故於公為門下士文炳等曰今欲以公行治官世讓次為書獻之太史而先友盡矣當屬之子也謹具如右謹狀

卷四十二

四

賜紫金魚袋贈左中大夫胡公行狀

曾祖霖贈太師沂國公

祖寔贈尚書虞部員外郎

父宗旦贈宣奉大夫

公胡氏諱交脩字己祿常州晉陵縣人胡氏自公伯祖文恭公宿以樞密副使仕仁宗英宗於嘉祐治平間任重道遠佐兩朝天下推為鉅人長者元祐中脩簡公宗愈又以尚書右丞參秉國鈞道大名播具著國史而胡氏始大更四世百有餘年仕於朝者或以文章顯名或以治行著於吏迹登侍從踐臺省典一州領使一路率嘗數十人朝廷推其賢士大夫論其世天下慕傳其家法建炎南渡大家巨室焚剽之餘轉徙於山區海聚之間殆亡幾矣而公與從子世將者又相振以起更掌內外制同侍講讀俱為端明殿學士父子同升簪組聯楮神欽豔為江左衣冠之冠何其盛也會祖霖贈太師沂國公祖寔即文恭之母弟修簡之世父也贈尚

書虞部員外郎父宗旦以公貴贈宣奉大夫公舉崇寧二年進士
中乙科授泰州軍事推官坐小法與守將皆免調高郵軍司士曹
復以親嫌避去試詞學兼茂科時資政殿學士翟汝文以給事中
同知貢舉讀公文以為勝己擢第一編修國朝會典所檢閱文字
公文章宏瞻有氣不喜琢雕為奇詞達而事稱無長語自舉進士
至禮部試詞學皆一上中之不再試政和六年改宣教郎遷太常
博士都官員外郎徙祠部靖康初宰相徐處仁當國除吏先久次
者而公回翔省寺八年矣擢左司員外郎俄拜起居舍人起居郎
昭慈垂簾聽政除右文殿修撰知湖州今上纂極召試中書舍人
辭不拜改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建炎三年復以中書舍
人召還詔守臣敦遣就道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見上首論
天下之勢曰淮南富吾膺而將士遇敵先奔無藩籬之衛湖廣帶
吾脅而羣盜乘間竊發有腹心之憂江湖擊吾基而根本久未立
秦蜀張吾援而指臂不相營宜詔三大臣修政事選將帥蒐補

卷四十二

五

卒乘以張國勢撫緩疲瘵以固國本此最當務之急上又出手詔
問公弭盜保民豐財裕國強兵禦戎之要公疏言天下有道盜其
先變乎昔人常謂甌中有麥飯數升牀上有一故絮被雖儀秦說
之於前韓彭驅之於後不能使之為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
然後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而棄之於盜賊陛下哀憫無辜
下寬大之詔而開其自新之路禁苛罰之暴而豐其衣食之源則
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為吏士之所係
獲盜可弭矣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為盜區皆吾稅
之地也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豕白晝為盜皆吾南畝之民也陛
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以急征暴斂啟其不肖之心而安於其
故一畝之宮上父子下雞豚行相羣居相友隨田高下雜植五穀
無廢壤婦女蠶桑無懈人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矣財豐則可
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洛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為農為兵不
數年積穀充仞雄視一方盜賊無賴朝不謀夕為苟且之圖以紓

目前而已乃獨能強水土之政務農足食屹然自立於虜巢之中
而不可犯以吾江東二百郡之地欲強兵以禦寇戎而不能為翟
興之所為乎神武軍造甲鎧費大農錢無藝而有司不敢何詰有
旨罷之未幾復請又予之公曰將帥視詔書為虛文何以示天下
封還遂以乘輿還次會稽內批取金以百計絹以千計銀錢以萬
計人言藉藉以為費公曰子以取其富人主之柄也即有賜第詔
有司奉行無視人以私上欣納李成盜江淮張甚廷議欲親伐公
曰羣盜猖狂天子自將之不武不勝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
以辱王師議遂格而盜平如公策焉周杞守常州坐殘虐免眾怒
不厭會大早上御邇英問所以致旱之由對曰此殆杞佚罰之故
以杞屬吏杞疑公讒之上書告公罪宰相建遣所善大理丞胡蒙
詣當按驗不如書反復究窮吹析毫毛故羣從多抵罪者公獨備
然無一髮之挂尋請官祠除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是歲
紹興二年也三年復召為給事中進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

卷四十三

六

兼侍讀拜刑部尚書公言汀州寧化縣論十大辟以獄上而知
州事鄭強駭問無一人嘗死者縣令為民父母而殺無罪十人傲
冒進秩之賞不重寘典憲何以慰塞天下之怒又言江東甯獄傳
逮紛紛猶有六百人之未至者若累累待六百人之集桁楊之下
疾病飢寒必有瘐死者請予之以期罪狀明白論如律疑則從輕
詔下如公言期盡無一夫之獄國論欲以兩蜀交子行之諸路以
作水陸漕漕之費公曰此治亂安危之機上疏力陳其害以為崇
寧大錢羶輒可鑿當是時大臣建議舉朝和附無敢議者法行未
幾錢分兩等市有二賈姦民盜鑄死徙相屬終莫能勝今之交子
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磨鍛鍊之勞一夫挾紙札坐空
舍中日作數十百紙鬼神莫能窺焉偏州下邑真贗莫辨售之不
疑轉手相付旋以為券抵觸憲網破家壞產以償告捕禍及無辜
勢必至此歲月之口公私之錢盡歸藏璫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
條細民艱食必無束手待盡之理比及悔悟恐無及矣人伏其精

識八年以親老句去章四上除寶文閣學士知信州入辭上眷情
不已欲畱公侍讀公力辭不可曰臣母老念歸蒙恩守信去鄉
縣益遠矣願奉祠里中以便養親上曰卿弟去行復召卿矣改提
舉江州太平觀公端默寡言喜怒不見進止可識雖對人主必思
而後言言無文飾洞見肺腑上察其誠特深信之將相議大舉料
兵算食戒師期矣會公進故事遂擢漢婁欽語以諷曰高帝引四
十萬眾攻匈奴而遣十使為問皆謂可擊欽獨不然以為兩國交
兵宜夸矜見所長而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
爭利不可擊也怒不聽卒有平城之圍而冒頓解鞍與城齊者數
所與十使所規老弱羸弱為如何哉妄言無行之徒緣飾無根為
迎合可喜之論吾無以考驗其實而遽信之以舉事其為誤國豈
不大哉上覽之變然越日出公奏示大臣曰胡某之言一士之譎
譎也已而四川謀帥上問公廷臣孰可將者公曰臣從子世將可
用上即日命世將以樞密直學士為成都潼川府夔利州路安

鴻集四十二

七

撫制置使吳玠死遂副宣撫凡洩蜀五年以資政殿學士卒于官
士大夫由是知公造膝之際從容諷議為上所倚信蓋如此也朝
廷聚重兵梁洋閒以杜虜人窺蜀之謀而餉道遠蜀人病之先
是漕舟出嘉陵江而春夏有漲暴漂溺之虞秋冬有水落膠舟之
患至紹興初劫行陸運調成都潼利三路夫十餘萬縣官部送微
賞爭先倍道而馳晝夜不息僱仆道路十幾三四蜀人愁痛入骨
隨公言養兵所以保蜀也誅斂不已人不堪命財聚民散腹心先
潰矣尚何保蜀之云臣愚欲自二月解嚴後九月防秋之前除存
留防關正兵外其餘將士分戍它州就糧歇泊如此則成關之食
水運有餘分兵就糧陸運可免此百世之計也上命學士院述公
意詔吳玠施行九年六月召歸除兵部尚書權翰林學士兼侍讀
公進見上必問世將守邊狀少日當以簽樞處之公頓首稱謝會
世將疾病亟進資政殿學士禮秩視簽樞云十年冬復請補郡除
端明殿學士知台州領州纔數月遂感疾不起實十二年正月丁

未也公不求磨勸者十五年故官止於左朝奉大夫轉左朝散大
夫致仕爵安定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遺奏上進官四等贈左中
大夫享年六十五公兩除詞掖三侍經幄再入翰林為學士經術
通明誦說有法詔令簡嚴天下誦之昭慈稟宮寢近臣例進挽歌
辭上讀公詩稱善嘗以所御白團扇書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班
之句以賜自文恭修簡相繼掌內外制一時以為盛事及是世將
又踵文恭入贊書命直學士院父子祖孫皆以文章翰墨為邦國
之華公悉哀聚紀次為書號四世絲綸集以修一門感遇之榮近
世所未有也公事繼母太淑人楊氏以孝聞初宣奉公元配姚氏
嘉祐名臣闕之女有賢行而蚤世宣奉公以文藝名場屋累薦禮
部卒不遇既沒而太淑人年未三十外家鑄諭俾更嫁公再拜秉
笏而進曰某不幸蚤失姚氏母今又失吾父諸孤藐然恃吾母以
為命外家忍奪之某雖不肖所以事吾母敢有不如禮太淑人曰
然踐二庭非我志也公再拜感泣而出太淑人性剛嚴治內事肅

鴻集四十二

八

然如官府他日意有所不適公必具衣冠立側踞躅屏氣候伺顏
色至日中不敢嘗食太淑人為改容笑語如平日然後返室自筮
仕致位通顯晨夕奉周旋四十二年如一日內外宗姻里長老交
口譽歎以厲其子孫曰胡公真一世之標表也撫二弟充修成修
九友愛遇恩以次補官而後任子女弟適閩人楊氏而寡貧無依
公具資裝迎之以歸會公之子察當受室諸豪貴爭請昏公曰聘
楊氏女俾察奉其姑以嗣吾意沂國公孫曾有困乏不能自存者
公捐囊金巨萬為諸族倡共買田賜之其疏財尚義蓋天稟然娶
錢氏封淑人故知制誥公輔之孫冰華居士世雄之女二男子曰
岐老蚤卒次即察也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女嫁右承議郎邵
及之孫男曰立方右承務郎公樂易無適莫不為節目崖岸羣居
恂恂然寒溫粗接臧否不出諸口遇所厚善論天下人物與古今
成敗之故是是非非如東西白黑雖精練少年專門名家所不逮
居官任職不錄細故事務掩覆人過失遇事可為則慷慨自奮亦

不特止而妄隨至論交子則宣言於朝曰此大事也義不與之兩
立故極論無所諱治天台屏惡賊吏持法律嚴甚不受一辭干請
之私奏免上供非經數者萬餘緡州人至今思之晚喜讀佛書不
假師傳自然超詣在天台時與太淑人言類多知死者既屬疾卻
藥屏醫湛然而逝以其年四月壬申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之原
公所自卜也謹狀

圓悟禪師傳

臨濟七世孫圓悟禪師諱克勤彭州崇寧縣駱氏儒家子犀額月
面骨相不凡從師受書日記千言他生不敢齒一日遊妙寂院顧
見佛書讀之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吾殆過去沙門也始棄家祝
髮為浮圖氏當是時成都名僧文照公為眾講說作佛事執經立
坐下率常數百人師往從之晝誦夜思遂通其學為高弟又從敏
行公講授楞嚴經論俄得病瀕死師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諸佛
涅槃正路不在句中欲以聲求而色見如一釜羹投鼠矢汗之

卷之十一

吾知其口以死也遂棄去學禪於真覺勝公勝公方創臂出血指
示師曰此曹谿一滴也師瞿然於時大善知識名號問四海為世
導師相望也徑持一鉢徒步出蜀入山林踐荆棘蒙犯霜雪間關
百難意所欲往靡不至焉首見玉泉皓公金鸞信公又見大馮詰
公黃龍晦堂心公廬山拙公此五大比丘者僧中龍也見師皆以
為法器而晦堂獨稱師曰他日臨濟一派當屬之子矣最後見演
公於龍舒白雲演誦之師不願趨出去抵吳中已而復還演迎笑
曰吾望子久矣會有部使者請演作禮問佛法大意師從旁竊聽
即大悟立告演曰今日去卻胸中物與毒目前機也演曰如是如
是又從演於五祖嘗伐一巨木演固止之師不聽演怒奮槌而起
師植立不動演投所持槌領之而去自是遇物中無疑矣眾推為
上首學者宗焉崇寧中歸觀其親諸老相謂曰川勤傳一燈歸蜀
矣成都帥翰林郎公知章聞師名疏請住六祖院撰日開堂攝齊
登坐嗣演公說法詞義卓然縑素說服欣踴拈頰如佛出世更住

昭覺院凡八年再出蜀次荆南會故相無盡張公天覺亦至公儒
釋兼通負所學自許手提古佛席卷諸方一切衲子莫敢櫻其鋒
者見師恍然自失不知膝之前於席也退語諸公曰吾行天下閱
人多矣未有如此翁者留居碧巖公徙住長沙道林賜號佛果實
太保領樞密院鄧公于常所奏乞也政和中詔住建康蔣山東南
學者赴之如歸市名聞京師詔住天寧萬壽禪寺建炎初宰相李
公伯紀當國奏師住金山龍游寺車駕幸維揚召詣行在入對殿
廬賜號圓悟禪師改住廬山雲居久之遂還蜀師王公似復以
昭覺界之紹興五年八月己酉得微病跏坐一榻留偈示眾投筆
而逝既茶毗右齒不壞出舍利五色無數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五
明年三月塔成賜號靈照諡真覺云師蚤治儒書更讀教乘晚學
若空得佛語心要嗚呼心大矣天地萬物皆具一心而性者心之
地也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者以心傳心與吾聖人所
謂盡心知性者初無二本也師清淨無作不入諸相示方便門提

卷之十二

引未悟以謂出於人心者雖凡夫皆可以直造一聽其語如見舊
國之城社望先人之廬墓莫不愀然感動有泣涕者故住天寧時
一時王公貴人道德才智文學之士日造其室車轍滿門雖毗耶
城聽法殆不能過也度弟子五百人嗣法得眼領袖諸方者百餘
人方據大叢林領眾說法為後學標表可謂盛矣師自得法自雲
名聲籍甚時有佛鑿師惠勤亦知名眾遂目師以為川勤別之其
後蘇嶽麓徙蔣山行成力具道大名播天神呵護與古佛齊肩矣
初在金山時名賊趙萬據鎮江擁數百卒操戰艦乘風欲度會天
反風雲霧晦暝連晝夜不得度乃止比赴雲居道長蘆而劇賊張
遇奄至盡一剽羣瓢無唯類而師鉢囊獨亡恙又嘗飯上方賜物
實一篋中寓儀真師飭其徒往省之答曰儀真連夕大火餘燼尚
燔欲何求師笑曰汝第往既至而官寺民閭鞠為瓦礫而一篋歸
然封識如新嘗寓公安天寧東堂長老覺公夜夢一女子再拜而
進曰乞我東堂為人天說法信宿而碧巖疏至女子即碧巖護法

神也安樂山神據雲居方丈諸首宿皆能避別室師真一榻臥起
如平時師福慧兩足行解通脫斷取世界如掌中菴摩羅果是區
區者曾何足言而世人傳聞所共贊歎故不得而略也景德中天
子詔儒臣撰次僧史繇七佛傳五十二世千七百人號傳燈錄述
今百餘年真人大士相繼而出五葉聯芳千燈遞照固不乏人惟
圓悟禪師碩大光明勝妙獨出眞法門之棟梁不可向已宗達得
師法者坐虎邱道場十五年今將適黃蘗吳人惜其去而莫能留
也於是過余而別曰公最知師者願得公文刻畱山中以備史官
之采遂以余所見聞者補而爲傳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

先君以明經擢儒科繼舉宏詞爲第一遭時遇主超越常調經歷
清華當宣政間國家無事錢穀甲兵之問不至廟堂朝廷之上朝
夕所修明者皆禮樂文章潤色太平之具一時詞臣居視草代言
之職者不輕其選先君自學省由中秘兩登西掖再直北門皆以
文字言語爲官常一言之出學士大夫爭相傳誦至於游戲翰墨
作爲詩草形諸簡牘與夫其他雜製雖片言隻字必求精當故得
之者併與書畫愛之而鑄諸石當是時家藏之橐充滿篋笥遺值
建炎胡虜之亂六飛南渡散失於兵火流離中十無一二存焉先
是靖康間力論蔡京誤國其後京黨切齒橫被誣讎萬里南遷居
無何蒙恩北歸而故相復用權震中外斥不附己者往往以文墨
拔禍爲多先君愈加畏避築室三家之市影響昧昧唯恐聞於人
故文詞簡翰多不敢與世接享年八十有九而投閒者積三十年
家居少事習氣不除雖未嘗須臾去筆硯亦不過登高望遠援筆
賦詩寄清賞於一觴一詠之間耳由是哀集成編僅得四十二卷

鴻慶後序

先君自號曰鴻慶居士集今閩中有鏤版者多訛舛介宗不肖之
孤假守富川吏退之餘復加訂正刊於郡齋敬當百拜乞敘於一
代鴻儒爲不朽之傳云慶元己未季秋上澣男朝請郎權發遣興
國軍事介宗謹書

右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宋孫觀撰觀字仲益晉陵人大觀三年
進士繼舉宏詞第一歷官翰林學士提舉鴻慶宮故其文稱鴻慶
居士集生於元祐辛酉卒於乾道己丑年八十九仲益在當時爲
眾人所譏屢起屢蹶宋史不爲立傳岳珂程史趙與皆實退錄均
痛詆之四庫雖收其書提要亦極貶斥其人賢否久已論定
無庸置辨惟仲益生值國故更事徽欽高孝四朝爲文章容與詳
贍淹賅取體於昔廬陵南豐眉山諸老相繼但謝仲益耻其後最
號作家今流傳有二本一卽此本慶元中其子介宗所編周益公
序四庫以此著錄一孫尚書大全集七十卷首冠宋字儀顧堂
題跋定爲宋以後人編而是集所無者書四首啟三十九首詩八
十五首表二十一首狀三首外制兩首記二首序三首賀啟三首
帖七百六十二首跋語二首頌一首題跋二十四首墓志三首挽
詞四首青詞一首疏九首篇數溢出三分之一然周序已言先有
閩蜀兩刻中間雜以翟忠惠文然難於決擇今別爲補遺附刻於
後而此本賀張參政啟卷十七卷二十兩收編次亦未盡善自宋
至今輾轉傳鈔訛脫不可勝舉前在京師假得臨清徐梧生戶部
影宋寫本徐借書園舊藏行款均自宋本出而訛脫亦甚卷三十
二缺一葉借錢塘丁氏本補足卷三十四缺一葉丁氏本亦缺無
從補矣明嘉靖刻本止十四本反改周序四十二卷爲十四卷則
明人陋習不足據也光緒丙申立冬日武進盛宣懷跋



紫微集
三

十六卷

湖北先正遺書集部

河陽盧氏慎
昭基齋借文
津閣本景印



提要

別集類三 南宋

紫微集三十六卷

臣等謹案紫微集三十六卷宋張嶧撰嶧字
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中第紹興九年
除司勳員外郎累遷敷文閣待制知衢州終
於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事蹟具宋史文苑
傳嶧為陳與義之表姪少時嘗從受學故劉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一

克莊後村詩話謂其詩句法與簡齋相似而
於五言古詩尤極賞其語意高簡意味深遠
又克莊所摘七言絕句如故園墳樹想青蔥
諸篇尤能以標格見長而集中似此類者尚
多大抵絕句清和婉約較勝與義其他雖未
能遽相方駕而氣體高朗頗足以自名一家
至古文典雅沈實亦尚有北宋諸家矩矱所
上奏議如論和戰守論攻取等篇史皆採入

於當時事勢尤條析詳明惟紹興復古詩一

章貢諫秦檜深玷生平考朱子語錄有云金

人敗盟時秦檜大恐顧朝士問計張巨山微

誦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恊于克

一檜因留與語巨山為之畫策檜喜即命作

奏藁倉卒不予細起頭兩句以德無常師為

伊尹告成湯陳力就列為孔子之語尋檜巨

山為中書舍人有無名子作詩嘲之曰成湯

為太甲宣聖作周任云云是嶧本因附檜得

進陳振孫書錄解題亦載此事且稱檜旋疑

嶧貳已未幾亦罷然則此詩之作乃借以修

好於檜者故本傳謂詩進後將復召用殆由

檜意解而然特作史者不能得其情耳今其

代檜奏藁雖已不存而是詩尚傳留供千秋

之嗤點亦足以昭炯戒矣宋史藝文志載紫

微集三十卷書錄解題則作張巨山集亦三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三

十卷自明以來久無傳本今據永樂大典所錄哀輯排比諸體咸備當已鈔所缺遺以其篇帙較富析為三十六卷仍依宋史題作紫微集復其舊目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輝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一

宋 張嶽 撰

賦

梅花賦

潘騎省之植范氣氤河縣桓司馬之種柳依依漢南未
若茲梅之峻潔遠自託於層巖格伴蕙蔭志傲冰霜青
枝瘦而依蔭亂葉繁而向陽風披逸態月射流光挺出
塵之絕艷吐超世之奇香若乃遠壑冰消疎林叢復沙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一

村迥而日晚石澗淺而寒溜臨山徑之敬危出茅簷之
左右或芬敷而盛發或伶俜而欲瘦或含葩而未吐或
噴藥而競秀其高者如舉其低者如墜其疎者如刻其
密者如綴其素者如愁其絳者如醉傾日而照者如笑
迎風而靡者如愧觀節物之芳華亂鄉愁說歲懷故
園之春色惟茲花之頗類嗟物是而人非閨節同而時
異矧昔壯而今老復前豐而後悴攀柔條而未折嗅青
葉而墮淚悲惟悴於荒山惜賞心之莫會如志士之陸

沉亦何為乎此世羌欲去而遂止少落英而徒倚眷孤
芳之信姱諒瑤華之莫比故知國香服媚非獨燕姑之
幽蘭珍樹瓏璫未下唐昌之玉藥

中秋賦

陳王之客元瑜從軍吳魯重出宰朝歌寂寥觀塞賓
從頓寡時當仲秋積雨新霽煙消廣廈出蘭路而遠迤
美西園之清夜悵別遠而會稀感時遷而物化乃設醴
以命賓躋凌風之累榭中置以後酒酣耳熱顧公幹而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一

謂之曰今茲野有鳴鶴天絕歸雲丹楓微脫白鴈初賓
望舒曜夜而迥徹六合清朗而無塵茲遊樂乎盍為寡
人賦之公幹乃執簡而言曰臣生居東國以遭喪亂幸
值明時遺跡賓館臣聞幽齋迎寒遠載於周典乘查上
沂近傳於漢臣懼仙則採露於栢杪吳士則觀潮於水
濱信白藏之令月蓋西陸之佳辰也於時天宇甚碧涼
夜方永瞻東峯之腫朧見素輝之初引斜漢淡而茫茫
列宿疎而炯炯白露泣而晶瑩回澄潭而遠鏡既老蚌

之含胎驚棲禽之不定俄而隨珠委曜趙壁舒光羣峯
變縞曠野凝霜映林岫以玲瓏射椽甍而焜煌散珠樹
之清樾瑩美人之明璫於是停妙舞息繁吹聆清蘇於
體表聽秋笳於空外望桂影而凝情睇澄輝而佇思悵
冰輪之既滿諒無遠而不燭照思婦之高樓鑑幽人於
空谷光出塞而漫漫影流波而煜煜乃有負羽少年懷
才滯史對絕景而恨結悲故鄉而心死况乎操琴多雍
門之意琵琶有出塞之聲征衣搥而未寄戍平去而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三

盡規之義乎乃歌曰酒既酣兮夜既闌管停吹兮絲罷
彈長袖拂面為君歡願公子兮保歲寒輔明主兮寰宇
安翫清輝兮復年歡陳王於是斂衽謝客三復至言永
以為則

壽賦

竊以某官以仲冬初五日降誕仲冬者一陽復之時也
五者大中之位也至陽所以伏羣陰彼君子者純陽之
象也大中所以距頤邪頤邪者小人之謂也天將以公
進君子而退小人其兆既存矣謹按洪範惟皇之極斂
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由是觀之自天子至庶人大中
既建則五福從之其為福莫大於此者謹成古賦一首
以申其義且致善祝之意云爾歲強圉赤奮若兮仲冬
皇極寶生偉人兮以佐王國稟正陽之貞性兮資大中
之妙質稟博塞而修姱兮好是正直挺濯濯之瑰姿兮
角犀豐盈偉視瞻之英發兮進退齊平事紛至而畢應
兮刃新發剛衷豁達而不忘兮一毫莫撓抗逆氣而無

前兮雲夢可吞進羣士而下之兮言色惟溫視奸回而必去兮抗志不羣誓忠屏而遠之兮以答天庭宜公宜侯兮夾輔大君銘功鼎鐘兮畫像麒麟原建子之今日兮一陽來復考皇極於元日兮大中斯得惟一陽復而中建兮羣陰伏而頗僻銷君子進而小人退兮可驗其由願公進君子兮以引以翼去小人兮勿二勿惑修德政而施教化兮小人允懷進廉直而退貪佞兮君子大未君子進而小人退考休徵兮五福是具膺公衆兮踐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五

槐序間兩社兮為王室輔原厥初之界付兮諒非偶然雖公德之既懋兮尚祈勉旃秉德不忘兮奉簡旋繁社優裕兮安樂延年下史獻言永矢弗諼

續囚山賦

余居山二十年汲汲解况請柳先生囚山賦因嘆曰无枉桎而獨居於人之地真囚也或曰柳先生得罪於時故逐湘南欲去不可故云今子非得罪居此其去也顧不在子耶余曰子厚之所為囚者也其不可去者罪也

余之所為囚者天也其不可去者勢也容未解作賦以曉之因命之曰續囚山賦其辭曰環糜庸其幾里兮中間櫛比乎山丘如疾風之過鉅海兮翠濤競起而漂浮窘束偪仄紛以回互兮氣壅結而不流產毒孕怪兮土風殊異乎中州陂陀綿亘若園土兮草樹鬱叢棘之相膠仰天府地了不見其隆寬兮懷壺鬱而增真嗟余生之不辰兮偶託跡而淹留何懷安而不去兮乃獨堪此牢愁豈不樂通都之是處兮與羣俊而遊遊顧世路方險絕兮羊腸莫之與伴風波蕩滴兮行客沉舟讒口所听兮又將操被戈矛余雖厭是而欲往兮復憫讐而更休明方夷而未融兮時方利而未貴忍尤而攘垢兮甘作山之孤囚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六

憎雨賦

皇天不容於昭明兮白日不容於顯融惡堪與之清朗兮好雲霓之晝靄反明以為暗兮變晝而作夜芥暈暈而不可訊兮誰為此者豈造物之固然兮將羣陰之所

為苟大鈞之若是今吾將排閭闔而問之建列宿以為
旌兮召豐隆以為御兮祝融使先驅兮歷玄冥而問故
命蓐收司刑兮皋陶為理囚屏翳於雷淵兮制飛電而
誅虹蜺聞羲御之將駕兮吾將懷椒精而要之皇天反
其明兮后土無所污望舒承夜兮昏與明其代序卷此
志而弗行兮吾猶窮困乎此時也將冥行以問塗兮又
何以為此態也

四言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七

紹興中興上復古詩并序

臣嵎昧死再拜臣伏觀皇帝陛下以天明地德紹復載
之功迎善氣啟興運繼統業拯民命撥亂致大定自
天地剖判以後書契以來中興復古之君比德較功莫
有望其彷彿者初龍翔於王室始騷之時撫運於炎正
中微之日豺狼縱橫羣盜滿野志存民命好生諄敘惟
箴德以變其野心兢兢業業惟孝是圖惟親是念卑
宮室之奉者嬭御之幸惡衣菲食早朝而晏罷以徹上

帝之衷乃臨御之九年起大丞相太師益國公秦檜於
閒廢之中明年復相之與之共圖中興之事君臣一德
如魚之有水聲音之相和鹽梅之相濟不動聲氣而神
化竅運天下莫可測知至於聖孝日躋是崇是贊所以
感通庶類逆釐三神者雖夫婦之愚咸知其有善應矣
是以內之則益夫悍將斃首聽命而無項領之虞遠之
則惡吏姦民勉於承化而無凌犯之變風移而益薄刑
輕而幾措於以風德於遠方而異類為之革面達孝於
絕黨而敵國為之改圖初年而和議定兵革息孝德之
始驗也嗣歲而梓宮至國后歸孝德之成功也於以示
天下則何人不勸於以致治功則何事不成於是釐舉
嘉義以飾至治凡稽古禮文之事以次貫行郁郁之皇
文丕天之定律所以耀德於廣遠而新民之視聽者不
可勝載臣不敢毛舉庶事姑摭其大事言之奉太母於
慈寧極天下之養盡家人之禮至孝也選淑德儷皇極
正人倫而厚風俗至德也建立太學萃英俊以流德化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八

知本也新圖書之府嚴求書之令廣聞見以務博儲人材以待用右文也行鄉飲於郡邑以班序顯毛崇化也正經界於阡陌以平均賦入卹民也至於愛民力矜物命節誕彌之宴足以示慈惠而已而不以侈靡為尚感德之事於是備矣此獨致盡於人事者耳若夫崇壇墺之制靖邊豆之列純犧牲之奉嚴玉幣之陳所以致禮於天地也飭祖廟以崇宗祏之奉建原廟以謹衣冠之游日祭月祀共事無爽所以致孝於祖考也上稽漢制下考本朝禁宮修祀以奉太一為民也耕千畝以勸民謹三推以率之敦本致力莫不競勸勤民事也瑞已始至帶韜而祠堯尊劾祥錫美有緒所以謹國本也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上下服媚神人胥悅由是豐年屢應田穀成熟瑞物狎至符況香米固其所也若是而瘠無歌詩布宣令德以昭示來世則秉筆之士何以避群自昔中興之主如夏康周宣漢之世祖唐之憲宗咸用干戈以復故業或功成於一面事至微眇而當時綴文之

士猶且作為歌詩以稱頌功業以垂後世而況我宋中興皇帝陛下得賢聖之佐成昭明之業而不被之聲詩薦之郊廟協聲依詠以樂和平汗青書策以示得意使後世何稽焉臣雖固陋日嘗以文字從詞臣之後深恐徒老於外無片言以歌詠盛德成功少佐聖治之光明臣終且不瞑用是輒忘其燕累再拜稽首而為是詩其詞有曰

天監我宋受命以人咋為亂階以啓聖人皇帝嗣位其仁如春萬邦欣載共惟帝臣垂衣高拱惟務儉勤卹民不怠懋穡勸分半宮勿飾服御無文膳食取具不羞庶珍內官弗備簡御嬙嬪抑損戚畹登崇搢紳吏除苛擾獄去放分刑罰不試號令不煩旰食宵衣導率以身行之暮年天下歸仁皇帝躬行過於堯禹如天不言乃帝之所內資稟命外須訓撫不有相賢孰資察補天舍具衷遺之碩輔實惟舊臣乃吾肱股昔以夢求今以德錯皇帝曰咨惟予與汝我唱而和無或疑阻如手如臂如

心如齊如彼事神汝為椒糝如彼琴瑟相待憂拊相臣
受命於帝其訓取憚夙宵以圖淑問衣不及帶冠不暇
正內事撫摩外修好聘恐尤攘紛祖惟求定皇帝之孝
克邁帝舜相臣佐之茲惟無競上感穹昊下格殊隣以
暴為愚易頑以馴母后既歸東朝侍御天下載歡若饑
得哺天子躬儉惟親是豐未明求衣朝長樂宮禮備家
人養以天下先意承旨事無違者天子行孝天下承風
胥訓胥效比屋可封乃建中宮以母四海詩首關雎易
欽定四庫全書

尚惟齒班序顛毛以為民紀鄉飲既行郡邑是遵洙泗
之風無復斷斷井田既壞民困刳假乃正經界以實多
寡賦入既均貧富不病非上卹之孰拯其命誕彌之節
式宴示慈樂不計費孰敢節之皇帝曰咨費財無藝親
降德音以禁肆侈天下歡然稱盛德事匪帝命之臣子
曷議著之令甲付之史官永永萬年無或敢干人事既
洽惟神是事於廟於郊各盡其禮其郊維何藏事圓丘
帝御六龍冕十二旒既新宮架既備禮服有潔其性有
溫其玉合禮天地侑以祖考樂奏六變其音肆好問誰
相祀實維上公登降跪起有肅其容天地並况瑞物未
下天子萬年以有純嘏其廟維何可以觀德德威不祧
祀事不忒祖廟既飭旅楹有閑原廟繼作以游衣冠若
節春秋皇帝戾止薦獻有容祖考咸喜禮成而退祇奉
不瀆天子萬年永綏遐福天神貴者莫尊太一置祠為
民其宮有血既做謬忌道開八通皇帝臨饗威神是崇
天人相際福祿攸同國南千畝是為帝藉天子肇祀以

祈泰稷我黍與我稷翼翼以享以祀以為民食福祿
綏之萬世無數乃營吉壤肇建高禩何以敬之帝德不
回瑞已既至后率所御以弗以祈有秩斯祐千億之祥
兆於帝武天錫皇帝聖欽不違事神保民以莫不祇上
帝臨之云何以報維年屢豐諸福是効非維豐之又布
護之東西南北咸錫予之稼茂於野粟積于倉禮義興
行民俗以臧桴鼓不鳴獄訟哀息人有蓋藏道無捐瘞
和氣所蒸化為瑞物甘露零庭近在郊邑有木呈祥合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三

足比隆
紹興聖孝感通詩并序
臣崧昧死再拜臣恭觀皇帝陛下嗣位於炎正中微之
初因哀激極道迎善氣數年之後天有選形羣盜哀息
疆場少安民人接蘇年穀豐熟唯是除戎警備之事日
日以振將強卒武人有奮心舉而并勅敵復故地宜如
憲上掃除而方且詔封疆之臣無得妄動敵來則禦之
去則已曰南北等吾赤子也勿以深入多殺為右始也
淺陋不望清光之臣儀儀然率不踰聖意所謂下臣崧
輒不自揆竊述行事而加深思焉若有得其解於萬分
者蓋敵固吾仇也而二聖大母在焉顧可殺賊而不思
器乎或問臣曰桃應問孟子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
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
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而處終身新
然樂而忘天下然則孟子之說非歟曰此殆非賢聖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志

言意羣弟子之失其傳焉耳夫舜聖人之以孝聞者也使其以受堯之重既不能庇其親而執之又不能終其所昇付而去之是兩失也如是曷以聖為凡六經之作所以為範於後世然經之所載者常道而變故之末也無窮設有遭非常之變而不能得聖人之意於文字之表曷能曲有所暢乎仰惟皇帝陛下嗣服以來內之以治戎事理邊疆常若寇至而不少解者致重於宗廟也外之所以不以并敵戰勝為武而率以柔道懷服懾悍者致保於君親也在於重宗廟至義也保君親至孝也其視孟子之說不亦兩得乎於是孝至而益加義立而增修措之天地而神明協其應施之變貉而豢夫易其慮紹興辛酉金人來告和且許以先帝梓宮歸於我別命貴臣奉太母輿衛以歸其明年八月某甲子皇太后至於行在所前至一日皇帝備法駕率羣臣奉迎於郊舍之外於時天地緼豫日景清明臣民歡虞和氣洋溢謹聲所暨川嶽振蕩其明日乃歸於長樂宮於是卿

士庶人歎息忤躍遠邇一辭咸曰皇皇乎丕天之盛事自天地剖判以來未嘗有也向非皇帝陛下自得聖人之意於六經之所不載且有同德之臣以輔其治何以至於是哉自今以往天下之學者始知忠孝有兩全之道仁義無偏厚之失向使衛輒聞之必不假王父之命而有距父之事漢祖聞之必不就天下之故而肆分羹之言軼乎千世之上固已合符六經垂之萬世之統可以軌範未葉非上聖其孰能之斯舉也君子書之以襲經辨士語之以稱博推而行之可以馴至於聖域詩而陳之可以淪浹於性情士生斯時獲觀凌風絕羣不動於耳目不發於文辭以稱頌盛德顧視曩哲不亦惡乎臣不佞嘗以文字待罪詞掖雖獲戾屏居側聆慶會情發於中不能以淺陋自己敢再拜稽首而為之詩曰

宋有天下逮乎八世猛敵橫生侵欲不忌堯湯水旱文景萬異數則使然豈人攸墜皇帝承統甚武且仁內

銷女孽外備殊隣寢明寢昌師武臣力抵掌含怒思
奮亟皇帝曰咨咨女將臣慎守疆場以保吾民敵未則
禦折北勿追姑修吾德以待所歸人亦有言投鼠忌器
矧彼狡焉吾親是質彼兵攸恃我則德攻靡以歲月徵
天之衷彼雖剛戾不可擾馴我視其欲以舒吾仁始我
有衆公卿庶士謂彼悍驕庸知德義苟有誠信金石為
開豚魚之孚惟道之懷有唐睿真亟詔求訪惻怛之誠
寧甘百調皇帝曰咨予由是心彼雖我詐我惟爾忱孝
悌之至神明可通惟彼不信天誘其衷行人是未言棄
舊惡我奉慈母歸御長樂八月甲子至行在所天子在
所天子郊迎其從如雨老稚仰觀踴躍呼舞卿士相趨
肅穆偃僂天地感通發祥頽祉卿雲鬱興輪囷離說屏
翳不驚川后靜波雲飛淵泳謹聲相和玉虬沛艾芝蓋
穹崇千乘雷動騎風從天子是侍如長樂宮渤澥為
杯華嵩為豆舉烽行爰撞鐘命酒既勞王爵下逮奔走
萬歲稱觴獻太母壽敷天之慶周沃寰宇薄海外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七

或失所皇帝之孝振古曷過睿莫無疆永作民主人無
疾癘田多稷黍兵革不試四方款附太母萬年康疆燕
豫皇帝之孝莫與比德錫羨無疆子孫千億堯尊發祥
開統拓迹巍巍岐岐說說翼翼有緣其中亦有赤其鵠太
母萬年含飴燕息始歸太母小大具疑謂將我廷胡寧
以歸皇帝之孝先定不易爰有廷臣協比我德有贊其
決無貳其心指期待說天寶我臨曾無愆素歸御惜惜
凡是誰當盡為歌吟天錫皇帝示將保定太平之休賢
此其證際天所覆成為我土含識之倫我藉斯附充入
舊貫天臨萬方子子孫孫永世克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七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

宋 張嶽 撰

五言古詩

秋懷

前山隱暮氣虛蒼約輕陰沉疴稍輕體徐步望遠岑
寥天宇淨斐實秋雲深原野曠蕭條崗阜何崎嶇微霜
被羣物悴葉聲蕭森遊鱗奔巨壑翔鳥候宵林結念非
一端滯思紛相尋伊昔抱微尚夙懷塵外心風波一震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二

蕩飄流安可任廉頗思趙士鍾儀懷楚音往情既切古
來憂方在今安排諒衡言委順亦虛襟由來窮達士萬
古同埋沉聊申悵斷意持和雙南金

奉和李元叔察院秋懷

屯雲生廣厦白日互虧蔽如何三秋杪顧作九暑熾高
風摧蒲柳未覺到蘭蕙幽人感歲徂節生悲遠志伊予
老憂患感激志鑿寐起視籬下花節過真味豈無玉
弘酒深愧淵明意未然招隱詩默契幽林思瞻彼區中

人清列成妾倅安得山藥飄然以超世

董彌大郎中以憲前菊花晨旦鮮明午間萎蕤

感而成詩與寄古雅次元韻

人生朝氣銳茲花亦復然鮮榮若自矜低垂如乞憐平
生浙鄞路滿谷為誰妍山深風日美揚芳被涯邊食飲
賴香潔輕安遺節宣昔乃壽胡廣由來豈其天至理竟
誰問三歎秋風前 浙鄞屬秋縣有菊潭潭傍之人飲食
其水皆老壽胡廣素患風疾沐浴此
水遂愈八
十餘年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二

將至臨安途中偶成呈表叔陳給事去非

未契託外親夙昔承顧盼鄙鄙聽論詩房陵共遭亂蒼
黃南山路大雪將沒胛事定訪田家山花已如霰燃薪
代燈燭新詩仰華絢兩餘登近嶺春晴集兩澗彷彿絳
坊山泉石眼中見形影一東西音聲阻河縣驚駘自拘
擊鴻鵠謝羈絆俄瞻九天上更覺斯文煥鄙賤集燮深
十年兩遭難稠重荷顧仔凡庸辱推薦窮途感一飯况
此膺深眷門墻行欲近仰止極昏旦餘生不自意復得

親談宴存沒割中腸中章淡滂濺

風

一歲三百日烈風朝暮吹不知剖判來曾有無風時况
兹踰年早小雨時散絲蓬蓬從天來一掃雲氣離
扇喝勞要無膏潤滋功過不相庚退坐徒歎洛何當快
雨至蒼雷如綆縻萬瓦躍冰九千虹注幽池坐見橋死
苗翠浪翻前陂雨罷樹不搖冥冥天宇垂此事恐無冀

忘言詠吾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三

晉照觀并序

臧舟昔照觀道士語予直北山葛仙翁故廬山多黃

精仙翁故以名山云

欲雨春嵐重微風松韻清泊舟古觀下卧聽山鳥聲行
樂愜幽步訪僧舒逸情仙翁遊世久巖壑自崢嶸丹竈
頗可識故基猶未平何當遊世網來此飯黃精

送馮貫道之東川轉而之行在

秋風來萬里草木日夜凋屬兹悒悒時執別在今朝亂

離多苦平况乃道路遙若人抱奇節勁氣干雲霄結交
二十年途窮識久要問關復會面益若漆投膠感深念
存歿投分忘頑童汝海昔為別盛年意氣豪及兹分手
日星星悲二毛壯心隨過盡曩志與時消別夜月皎皎
回首途迢迢故園不足懷令德乃所操君其愛爾軀努
力熙皇朝

送李于勉

馳騫謝新軌息偃思舊扉嬋連悵若人閱歲昔巖直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四

諒方求益離憂忽在兹平居輕歲月分手重斯時出郭
郊樹綠夏雲千里奇男兒杖策去行路亦光輝還家未
徂暑散帙掩郊扉濁醪款隣里時果歡稚兒家山忘蹠
攀田野日遊嬉駕駘戀棧豆鴻鵠謝縶維論才惜暫去
循計豈云非握手錢塘別余歸未有期

送張養正

脫巾造朝市委轡即田廬雖云懷素尚出處亦自如吾
宗信端諒憲憲為世儒頃以才令選來司中秘書光榮

耀士林側佇翔天術一朝拂衣去意與張邵俱出錢北
郭門踟躕立路隅雨餘夏郊綠時覺晴雲驅專城秩匪
早還家意復舒誰云離念惡茲行翻足娛徒傷萬里客
送別在三吳

送馮元通帥夔

烈士志徇名仁人思愛日馮公杖節歸頗全忠孝術狂
童昔兆亂天常幾反易大臣清國七公實預謀畫白士
為臺即木省聞在昔義為軒冕重功在鍾鼎勒十載猶
欽定四庫全書

故官念言為伊鬱邇來升宰士式序期日夕囊封卻復
上告去更甫力官崇豈不懷志養不違息顧我廢蓼莪
日念掃塋域公方詠陔肯為高官職絕裾舊疑温抗疏
今師密都門行餞君視古無愧色柔甘既獲奉中外等
事國雖是平生言勉或宣澤案原本脫一字

詠水上雙白鳥

如舊大古人謂之白鳥

夜雨山水清朝暉淨崖壁飛來雙白鳥未省平生識駕
鶴謝清姿鷗鳥慙素質依昂信波濤顧盼矜羽翮鮮明

潭光青錯亂浪花白輕舫忽東來擔飛百餘尺復下水
中央相將詎離析稻梁豈深謀飲啄亦自得空山羅網
稀遂性無驚惕不學西雛鷺翻飛近人跡

春夜山居望月思故園有作

萬壑自清夜春嵐昏衆星明月麗霄漢清光周四溟獨
立萬里外飄然欲遐征回首望江漢中原氣冥冥東北
有去鳥我願從之行逝將歸舊邦山河究平生丘園已
蕪沒徑街春草青觀臺傾夜雨曲池今尚平俯首斗父
欽定四庫全書

老曠野無人聲廬井不復辨灌莽春露凝傷時心震蕩
懷舊意縱橫夜久林葉光山空泉韻鳴緒風行復草橋
運無整修理會衆緣釋情鍾羣慮并靜踪物固殊太空
本何嬰庶以道自達超遙謝櫻寧

六月初八日過龍洞納涼樹陰下酌泉待月而

行

絕壁不帶土一目千仞青何年架危閣窳窳陵青冥仰
觀衆樹委俯聽大壑聲山空響互谷隱轉心所驚人生

幾何時冒此絕險行雖獲須臾快未償百年生龍洞視
正黑水為琴筑鳴層巖積陰厚六月如寒冰泉甘聚壑
小洞深秘神靈天設境自絕地近人乃輕獨坐陰佳桂
峯高日西傾薄暮來者少長風始清冷嘗會匪初望徘徊
但含情坐見山月上衆景紛縱橫密林栖鳥定始復
事前征

送別

歲晚多烈風鴻鴈號廣澤寒日行天邊及茲送歸客余
生足睽異不作兒女色此夕復何夕傷離重悽惻子權
既云西余行亦將北豈但今日別方異平生跡千里即
寄書萬里空歎息朝市與山林從茲恐乖隔

達州月夜

薄暮行人息角聲吹已殘城空羣犬吠明月照關山四
望何所見煙蒼樹團團但聞流水聲不見飛鳥遂故園
天一角時危路間闕避地方云始整駕何當旋故人同
此夕若為懷抱寬

過雲安縣

平日雲安縣常見少陵詩今朝忽經過人生信難期不
聞鶉鴉鳴蕭蕭山樹悲昔人不可見長江無盡時

山中秋夜草色香烈頗如昔年上庸鹿門之游
感而為詩

月淡雲始合沉沉山樹清露濡坐氣韻澗草不知名既
念上庸隱復懷鹿門行睽離馳歲月南北異平生况抱
懷昔念存沒感中情緬懷故園月亦傍山河明花發因
風散溪流度石平當時游曠地何人復再經客心徒騷
騷夜色自冥冥蕭散詎為適祇今悲憤盈

呈同遊諸公

衆嶺莽回互古剎藏喬林平川一目盡列岫千重深昔
人幾經歷我輩復登臨山川諒不改徒傷懷古心

舟中獨夜

泊舟依聚落水色澹餘輝紅樹滿秋山夕烟上霏微稍
觀漁大明漸見行人稀孤客畏遠夜况乃窮秋時疎蓬

見天星朔風左右吹重衾不能暖展轉枕屢移懷歸意
戀戀感舊心悽悽驟仗百慮集起坐復堵願人生諒多
牽吁嗟竟何為

雨齋出郊外

時雨當夜來出郭喜新霽佇立望四郊春容莽無際
山隔大江蒼巖澹相對輕風生水波微露滋花氣綠津
柳已暗忽悟清明至融怡歲序同俯仰河山異逢時思
墳墓拜掃十年廢聞有故童僕壺飡酌荒陵新阡固已
遠龍輜尚天外已深濡露悲更下孤臣淚

閩中山間每早白霧四塞咫尺不辨

闕嶺冬候晚歲窮殊未寒誰為五里霧皓皓懷羣山剝
琢斧斤響啁啾禽鳥間逃聽知何處四顧但漫漫恍如
湖水秋眇與天相連喬林膏沐已遠岫漸披顏高閣延
朝景清輝泛林端諒非侵晨興詎識景物閑忽思鄉社
歲日晏未開闕

庚辰二月雪夜作

夜半兩鳴廊晨起雪暗空不減臘月寒故作昨日風融
銀擁山腰飛花滿表茸辨此了不難咳唾煩天公纖纖
園中花一夕無光容凜凜庭下松巍然兩蒼龍

詠鶴

騫然毛羽淨綽與秋風宜濶步循廣庭伸吭矜羽儀
稻梁謀幾何終然遭繫羈豈銜雲外標遂為時所縻因知
古清士削迹畏人知

晚行間道自對溪趁小栢宿

高峯猶返照絕壑已先晦蒼波去不窮青崖儼相對山
回路欲斷溪豁雙流匯間道自委地林影常澹澹仰空
欣樹佳佇立驚石怪山晚雲不驅路遠客猶邁平生事
幽討興與林泉會何意漂泊年得此行李內境勝固所
便地絕復多畏娟娟月初上颼颼遠風快幽蟬響復咽
宿鳥驚欲墜望望驛尚餘應在青烟外

雜興

疎園兩樹杏風雨夜離披離披君莫恨結子還並枝猶

勝西澗水一去杳無期靜坐觀物理令人添鬢絲

遊獨孤城下作

利成山百丈直下獨孤城事往歲月積長江依舊清昔
人經過地我輩復此行但見竹樹稠石崖如削成喬木
晚未凋青青發餘榮天寒遠峯澹日晏長川明時危懷
古意歲暮羈旅情一室寄絕岸全家託柴荆晨炊飯脫
粟似此田間氓羣盜正猖獗深居且偷生反念故園日
默默何由平

欽定四庫全書

蘇詩集

十一

詠雪得光字

東皇攜春來屬車載霓裳回風作妙舞雜佩鳴珠璫千
官玉筍班再拜稱瑤觴酒罷各分瑞圭璋翠琳琅浩蕩
涵濡恩一笑徧八荒塵垢得滌洗焦枯亦輝光偉哉造
化力天地為翁張功成了不居杲日天中央

喜雪

頌洞四山沒萬籟無遺聲羣飛喜凌亂遍積愛覽千星
姿碧樹立照影方池清出戶延幽意齊心謝羣靈幸有

豐年望初無絲竹情取樂付諸少焚香觀道經何事街
寒久微吟詩句成

初夏晚興

微月破幽樹草露生夕涼夏木紛已成時禽暮歸翔閉
花自白紅無人領幽芳晚沐岸輕情披衣暫倘伴外徇
志自局理會言可忘俯仰婚宦初未省離土疆那知天
壤內有地名魏增竭來歲再華及此身方強豈但理茂
棟種樹日望長分將百年身送老湖海荒人生等如寓

欽定四庫全書

蘇詩集

十三

何必還故鄉

送陸堯夫併襄陽

我本江漢客十年官到京君為三吳士歛有南雍行風
波渺沂水陸幸俱平是邦雖毀頓生聚今尚成矧君
勤令德足以惠遺氓井邑應非舊長江如故清峴山雖
已楮遺記尚縱橫假日當訪古兵厨宜細傾容心終憚
遠歸意欲避征轡紆懷土念去住遊子情待君成政日
繫我契歸耕送別南歸路復班三峴荆離居何以慰日

夕佇休聲

擬蘇少卿寄內

話別河梁上踟躕古道邊
男兒重憲氣握節向幽燕
一
米單于庭五閨猶未還
黃雲愁瀚海朔雪暗燕然
塞柳
春猶白河水暖尚堅
有懷幽閨婦二八政嬋娟
寄言當
水訣欲語詎能宣
忍苦聊相待恐年全盛年
二事熱中
腸吞聲徒向天
紛紛節髮落淚盡秋風前

橋林

欽定四庫全書

蘇少卿

十一

后皇毓珍木翠蓋如停雲
深服茲南土素艷方氛盥
盥
言在深固非用擬封君

村居早出

草白露初曉好鳥啼高林
離下水流急門前山氣深
花
光迷近甸柳色映遙岑
春物自鮮繁但傷離亂心
還成
騎馬出惻愴望城陰

大熱

拂鬱厭煩暑稍欣夕氣清
彷徨不能寐解帶臨前庭
長

林激遠颺餘涼入疎櫺
白露被百草河漢上縱橫
山氣

自高爽久諧肥遯情
義和當此歲振職在朱明
金石
亦為焦况乃柔脆形
陰泉變湯液夕穎成枯莖
念彼市
朝士復嗟田畝泯
徒倚待明月徘徊步列星
炎蒸豈不
苦復畏秋風生

借居

欽定四庫全書

蘇少卿

十一

借屋得修竹復近清江
湄衡門獨看雪衆物有餘
晏然
鳥下庭靜野泉通
擢遲既諧避世心况與塵
事違幸無
井臼勞未免親鋤犁已放
西山燒種粟方俟時此外
復
何作閉戶但成詩

出順陽

浮雲作曉陰未放寒日
光平岡連縣郭草樹鬱蒼
蒼清
溪貫其中可以一葦杭
西流合漢沔沔水外山微
茫紅葉
明碧林下有寒菊芳蜂蝶
紛已去無風徒自香我欲
寄
所思遠在天一方安得千
里足寬余九回腸

九日三首

白雲冒山頂流潤作深青平林如屯雲中有楓葉積濕
煙聚合散小兩時漂零公庭盡日閑停午閒雞聲遠如
在山間契此適野情老菊不作花秋蝶轉伶俚獨坐玩
物變萬事與心冥遠懷韋蘇州覓句非為名興至一搞
辭工拙了無櫻妍媸理不無要非心所營

憶昔陶元亮閒居愛重九秋菊雖滿園無錢得沽酒悵
望平野中壺漿俄見離開樽對來使舉盞屬屬岫自古
節士中高情復安有古人重出處一往不復又俯仰愧
前躅留滯成衰朽名玷金閨籍事落田夫後無地可扶
犁有鄉但回首黃花開已晚紅萸猶可嗅閉戶無雜賓
獨理糟牀溜

夏衣著體輕曉氣蒸嵐濕清池湛城闌微風為磨拭今
朝乃重九萬木猶故碧芙蓉久退紅衰蒲尚森戟威豐
農務閒林間閒組織天涯一杯酒勝日同此席論交直
臭味不必須舊識高談璨齒白謔液發頰赤向會喜今
逢追思多古惜千年龍山盛坐客看落筆平生跌宕意

尋勝窮履履領會尚在心傍人笑脫帽故為牛山會遠
作兒女泣古人欣佳名且用永今日百年如過鳥萬事
何損益唯思快雨來窻竹聽夜滴杯行莫暫停城鳥歸
已急林壑暮氣生疎鐘耿明夕尚餘古今囊冥搜句新
得

斤竹嶺

朧朧曉月淡萬萬晨霜取葉馬沙去聲金平步過草池
嶺仰登上層雲俯降入深井回潭冷更清嶺樹疎通整

躑荒陳葉深山回微路白雪霰迷遠空嵐煙護絕境闕
門僅可辨歸塗難具省設險得地形戎醜期遠屏寧解
滿衣雪腫黑到絕頂石淺微溜喧獨覺空山靜形寂寂
逾熟山白夢方醒去路望更遙陟降怯深潭脊水碧於
藍何由放煙艇

夷陵

吳蜀相持地江山真險固昔聞焚夷陵今茲但遺堵山
遠欲連天江寬疑浸樹左顧渚宮塗右眺襄陽路野迥

無居人荒村但豺虎依依念鄉井
愴愴悲墳墓月淡江風寒雲深楚山暮
佇立小踟躕蒼蒼飛鳥去

初夏

孟夏忽已至雨餘草木荒俯澗有驚泉
仰林無遺步山中歲驚晚是日農始忙
布穀鳴遠林田家競農桑
今何為默默心獨傷

防江

兵銷田事始夜來春雨勻向時耦耕者
十無三四人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文

力勿轉徙赦語如陽春

又

大漠與吳越天南天北頭不虞
涉各地飲馬長淮流飲馬猶尚可
莫使學操舟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三

宋 張嶠 撰

五言古詩

題石井

精藍負東岑，奇石護山麓。巖如車輪一鏡方，黛蓄沉
沉不動容。澹瀨立山木，口噴翠氣浮。遊鱗翻寸玉，泉邊
羣石潤。淨映僧房綠，廬阜勢相高。魚龍爭起伏，草菁
好此忽，亦不見錄。青叢晚花明，澗草幽氣馥。樹深春去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三

遠景至夏方燠，此地風長清。蕭蕭似秋肅，南未眇萬里。
雲嶠幾經目，安知絕世境。在此近山腹，超遙輕前遊。慷
慨謝雙足，向非未遠客。所見信踴趣，寧非造物意。設此
慰羈束，人世足埃氛。山林有高躅，何當襍被末。共此巖
下宿。

春晴散步庭下

東風吹廣澤，和氣日夜旋。微瀾生曲沼，積翠被層巖。細
草藹近甸，時禽響郊園。數步出庭下，申舒委餘暄。萬物

各有時而余復何言，惟戢忘牙事。沉居寄考槃，夔之
二中微心迂，七還聊持瞬。息念一究空，有源狂開等。瓶
中何須計悲懼。

紫門晚步

紫門一延佇，暮色集四山。兩歇林霽變，歲陰嵐氣寒。
峰高看月上，巢昏遲鳥還。遊眺暫自適，裴回反長嘆。幽思
招隱作，愴恨南澗篇。鞫懷定誰識，凄然獨掩關。

遊下巖寺先是劉實學約於此相聚既而先進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三

舟遂失勝集

時危適遠縣，卧疴蔽疎蓬。浮舟難計程，一聽水與風。今
日出江口，劃見天邊峯。維舟邀勝士，杖策凌穹崇。絕壁
迤前厓，可驗秋濤雄。鷓鴣崖佛像古，憑虛樓殿工。云泫
外江落落塔，前松澗響雨。滂溽雲生樹，玲瓏攬勝欣。連
遊撫身悲，轉蓬憂樂未。相償林霏生，晚容却縱中。流棹回
望青蓮宮，秋晚山蕭寂。雲散煙空濛，舟行轉沙尾。微聞
林外鐘，惜哉李膺船。去若孤征鴻，晨暮一相失。雲嶠何

年同若縱金門步永遺塵外蹤

過卓氏水南別墅詩

銷憂苟自誣策杖來幽野浮舟絕碧水躡履遵遠曹
酒危倚亭開襟面孤與川淺不興波春陰易成暮雜花
開照牖細草生侵路虛檻滿夕嵐空塔連水霧物變知
節暄地僻嗟所寓干戈莽未定勝集何能屢鴈味荅佳
游吏籌促歸馭一水限山城風煙眇回顧

避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三

避賊入深谷乘浮復悠悠四顧江上山羣峯如薺稠是
時雪霜霽林壑氣霧收茂樹蔭石壁澄潭深不流條湯
擁荒崗衝颺忽颺颺山水深更佳溪喧鳥啼幽平昔慕
尋勝所見良未儔舉世逢禍樞我獨成茲遊覽賞興復
關自調寬百憂捨棹陟絕巘林杪與雲浮却觀來時江
碧綠縈長洲一室苟自處兩飯無餘求彼蒼未厭亂生
民何時休傳聞敵人營近在瀕漢州尚恐復飄轉詎敢
辭淹留已與農父言傭耕事田疇耘籽輸井臼藟藟

衣裘尚享黃髮期庶幾諧首丘

晚遊新亭

秋至今幾日山雲峯尚奇新亭獨騁望詠我秋懷詩碧
水縈麓轉幽蟬映葉悲古藤依翠壁茂樹鏡清池賞會
情方適憂來忽自滋荒山逃死地落日故園思遇亂甘
身弃持心與世違應人時懶語兀坐獨指頤沉思山烟
暝微吟暮影移祇應從此去寂寞但如斯

寄題趙丞相獨往亭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五

留侯佐漢日結志已離羣康樂閒退年涉險勤邦君區
中豈所慕物外良足論上宰曩僑寓新亭初日存緬懷
杖策時風衣自翻翻竹密徑迷遠孤遊適世紛懣松菴
碧草臨流睇歸雲山晚落花積溪深啼鳥喧攬物覺意
適依風嗟世屯雖安吳越勝詎忘河洛尊卑輔中興業
終回西北棘扈蹕歸廟社角中反丘樊遊曠河華郊往
來郭杜村規摹王祭宅彷彿辟疆園斯亭回首地應為
閭里言

玩所植松竹有作

往歲客閩嶺滿目皆黃茅而今居魏塘白水漫平草舉
頭無所見惟聞風怒號我身如枯枿雨露自相遼又如
在寒谷終歲雪霜驕四顧萬物春悽然不自聊復思卑
竟空更使心陶陶釀酒嘗苦薄種花嘗苦彫酒乃亂性
具花為眩目妖卉置不復近樹竹延清飈况有手植松
兩夜能蕭蕭瞑目存黃庭屏居非慕高所願侶松竹遲
以延松喬

欽定四庫全書

蘇軾集

五

何子應金華書院

平生子何子自贊如柳州昨緣功名迂悞落西南陬借宅
備三徑讀書窮九丘身與蒼梧閑心同湘水悠時為鄭
謝句自作商聲謳入戶山嶽巖垂蒼竹修修不攜東山
妓居是東山流子長擅史冊傳家稱故侯矧君外父
晚嘗陳帝猷君傳衣鉢久軒昂似箭脩勿以一跌故使
欲營菟裘解手舊年永寄書新歲稠君其自責珍端歸
侍疑旒

題營山法幢院

天晴白雲高喬木蔭初暑久客倦紅塵愛此崖寺古時
危僧飯少日晏無鐘鼓下馬憩幽軒光風轉林莽新竹
雨來香餘花夏方吐避地適三巴精藍暫延佇回憶鹿
門遊淫淫涕如雨

久雨

秋末結層陰風雨連歲暮寒空暗霏微曠野流雲霧居
人蔽蓬茅行子悲道路紛紛天地間劇易隨所務獨有

欽定四庫全書

蘇軾集

六

掩關人存真唯內顧

春夜雨

小雨集春夜憶居江漢時西園桃李樹到曉有餘姿載
酒繞阡陌折芳恣遨嬉里閭多樂事中年遭亂難飄零
向十載南來復再暮故園當日春相見天一涯他鄉花
自發山寺日初暹時節豈云異身世自堪悲

次韻王倅大梵寺山亭夜雨

溪山含變態可翫不可說西嶺澹斜暉前山明積雪潭

空游鱗出景晏飛鳥絕遠嶼上孤烟平沙散陳越天涯
一尊酒草草亭上設觴詠寄高爽對此清夜月但使息
營營寧論醉兀兀寓興合一篇亡書謝三篋

自順陽至均房道五首用陳符寶去非韻

行客路正速曦馭已西馳霜風吹草樹眇眇連荒陵如
何羈旅懷更值搖落時四序歎已晚我生可無哀尚紆
俗吏袍久負南山期吾廬豈固好此身自安之胡為終
歲別使我心泪悲故園松菊荒歸計勿差池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三

桑柘共平陸過橋野色分冬序日向深冒山多薄雲驚
颼入長林黃葉久紛紛山前有人家雞犬時一聞

我行均陽道岡阜如羣駝澗石既齒齒寒山亦我我喬
林木葉盡仰見鶴鶴窠風景固不殊舉目異山河我生
雖尚壯百慮紛已多祇今且如此後日當奈何細較平
生中憂樂恒相摩悲吟誰復聽日暮越前坡

行客日暮時愁聞蕭條風雲山當我前適與清興同夕
湖生白煙蒸空自溟濛林壑豈不佳陟降煩奴僮徑側

有黃花凄踈隱珍叢我欲採落英恨無聖賢中徘徊戀
幽意欲住與未窮山深月正黑投驛尚怱怱

蓐食帶殘月驅僕事西奔煙塵猶未息去住敢輕論道
古留餘險溪寒減漲痕嗚桴聞遠驛吠犬應前村境絕
增詩興山深畏客魂吾生久已定漂轉任乾坤

秋日訪野人

忽忽倦幽獨試尋居士室循籬野蔓懸開戶鄰雞出
水已清冷前山政岑鬱黍黍黍黍黍黍黍黍黍黍黍黍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三

過平陵漢蘇建所封

寒食光輝薄古原多夕陰行經平陵道感慨一何深將
軍昔封此漢史傳至今山川宛如舊事跡嗟已沉聚落
有人烟故國無喬林尚想英雄氣千古猶森森邊塵久
未定干戈日相尋興懷幾內慟何必鼓鼙音

上分水嶺

夜半風撼山苦雨歇初曉高峯吹成冰草樹葉盡鷓鴣行
行入雲中稍稍臨木杪恍疑天宇近漸覺溪溜小挺身

陵絕頂實與人代杳，篁竹五蒙籠，罔巒自縈繞，乃知七閩境如此平地。少攻擊固其然，割據亦可考。始悟淮南書鋪陳苦未了，右顧遠中原，前瞻臨嶺嶠，邊馬猶亂華，淮濱尚雲擾。故鄉豈不懷，甘心混蠻獠。九夷儻可歸，吾願從高鳥。

蠟梅

朔風吹同雲，萬木不敢芳。黃衣何許仙，窈窕來離房。終期賞心會，未恨冰雪鄉。向來脂粉流，睨睥誰敢當。宜於風露晨，置在清淨箱。吏招能賦客，必第詠奇香。楚人意已疎，亡聞為操章。

山中雪後頗有春意

山明雪猶積，林白梅已綻。凍泉時斷續，晴雪既流爛。山空樵者歸，樹響遊蜂散。愁同平子多，游比相如倦。晞髮近陽長，歌何時旦。

癸亥生日前一日讀神仙李清傳作

孟夏倏已晚，詰旦及懸弧。推遷驚歲序，俯仰念勞勩。感

物嘆漂泊，撫已既叨踰。去事日已遠，來者言足圖。澹漠遠世紛，超遙觀道書。伊昔有勝士，梁土藏市區。感悟及生朝，欲訪仙人間。自能投絕壑，果諧欣願初。塵念雖少牽，脫屣終不渝。一死會當有，貴賤理必俱。萬事惟一捨，此外無復餘。李君本市人，而予豈非夫。躡屐千仞崗，振策萬里塗。雙屐即弱水，款關必清都。千載復來歸，陵谷知焉如。

將請鄉郡作

本初休車騎，陶令歸田園。憧憧天壤間，何人無一塵。惟我若斷梗，漂流湖江邊。牽絲始立歲，屏處知命年。虛恬因勢使，憔悴仍化遷。愧無楊僕功，居不外漢闕。又非穉季俠，徒使墻垣穿。欲收衰病身，迤邐還故山。風波渺萬里，欲去無由緣。願竊刺史符，一臨江漢壖。敢同畫錦歸，僅比遼鶴翻。送老得三徑，奉親歸九原。如斯志願畢，天恩真滿泉。所祈造物心，俯徇人欲偏。決策在今歲，無令辜願言。

上二溪山

積雨連日夜敢謂今日晴綠彩泛林端愛此朝景明晨
 炊肅徒馭結束方上征千巖此穹隆萬壑臨崢嶸誰知
 有微逕在此蒼翠屏昔聞五尺道見西南夷傳馳心已伶俜
 今朝復何朝冒此絕險行側路不容足下瞰千仞阮步
 武一蹉跌隕身如建瓴避地本受死茲行豈偷生籃輿
 仗僮人崎嶇信所經下為崖石礙上苦蘿蔓攪陰巖多
 沮如泥苔汰相仍薄暮雨欲來白雲起如蒸稍觀前山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十一
 暗已復如懸繩行行入中林心悸萬鼓鳴三泉如雪翻
 競瀉石上聲值此絕世景避賊難為情路轉復臨川瀉
 流方滿盈波神恣梁驚勢欲丘壑平雄張擁行潦河清
 將抗衡我方媚斯水敢誇海若名叫度兩踰急山煙深
 杳冥捨棹即絕壁扶持陟峻層經行細石墜十步九戰
 兢羊腸與三塗其險莫與京叱馭匪前哲但覺微命輕
 須臾至田家茅茨取清燈篝火燎衣濕坐使愁慮并夜
 雨喧客耳羈夢何由成平明起長望重陰竟四暝嘉禾

垂瓏病惡木連山榮兵荒兼歲惡吁嗟此黎氓泥水方
 自蔽出門諒何能窮居未覺苦離外長峯青

上楮平山

層陰生萬里歲晚嵐霧昏終日轉盤道那知入寒雲忽
 上最高頂劃見衆山繁嵯峨我插蒼昊迫窄塞厚坤俯仰
 混一氣眺聽屬無垠直欲溯豐隆逝將排常閭小臣敢
 上訴邊塵暗中原天寧忍下土厭此豺虎羣庶幾動真
 宰一洗戎馬氛此意復茫昧側佇傷精魂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十一

劉谷山

奉令事設險茲山再經歷歲暮陰雲昏雪後杉桂碧修
 篁亞路依老木參天直下瞰穹谷中衆樹紛若戟或為
 龍蛇鬪或作熊虎躡陰崖不受春冬帶輪囷邑古苔如
 綠毛因依露猶滴陰風忽動容衆竊久方寂僅非神物
 居定有龍蛇宅山陰魏家平百丈峙絕壁戰樓摩雲霄
 武帳侵斗極鈎援諒無庸梯衝當弁擲雖無墨翟守天
 險豈所敵攬勝心以愉經險情屢惕撫事既靡憚微軀

諒安惜何當四海晏誅茅此投迹詩成無與言搔首三歎息

野竹

野竹何脩脩森然滿山麓清溪漱蒼根夜雨滋寒玉幹
密風豈搖林深鳥應宿蒼山黃葉中見此故驚目經行
一回首何用慰羈束

穗粟

世亂之祿仕居閒食苦貧買田上庸山稍依農畝鄰歲
入無幾何誅求方荐臻老農幸導我插植當自勤晨起
具餼糧伐木西澗瀆畚田去歲秋蓄粟今年春肥磽半
百畝良苗生已勻監督課子弟耘耔煩隸人所望在一
飽詎敢悲苦辛及此歲將晏場功躬自親所得未償費
相顧但深歎歸去且請書愧茲百年身

將池僧舍東軒晚起

茲軒臨絕頂遠與前山平睡起月初上冷曉風清暗
嶺躍飛雷白雲出疎星四顧莽不辨惟聞候蟲鳴居人

正酣寢我已事晨征思婦閨中意遊子天外情策贏取
後徑羈夢何由成

種竹

屏居倦幽獨出門無所適種竹滿前庭坐玩凌寒色森
森密陰淨疎疎條幹直晴日借景光霜風時蕩析自我
來此居三見歲華易小孫漸成童長楊憶初植雜花亦
紛然似欲娛閒寂世慮久已忘况乃頭半白舊鄉喪亂
後城郭滿荆棘藉使能北歸亦不異作客獨懷百丘念
未易忘日夕讀書計誠謬習靜理何益萬事鳥過空何
處留遺跡世故漫酬酢迢遞混今昔

庚申寒食湖上作

今朝寒食節撥撒揮涕餘何心事游行誰使膏我車出
門悟春遠綠遍萬里塗陰林雜花稀巨樹新葉數春風
慰遊客蕩漾回衣裾舉杯復置杯岸情唯平湖豈無坐
上客不見朱與徐

四月旦大雨晝夜不止者兩日微水一夕暴漲

山木綠陰暗駭雲當晝繁驚風乍掩冉積雨連荒村映
岫若銀竹瀉澗如翻盆懸雷遂及旦暗空遂至昏長川
怒方蓄濁浪正萌奔暫見沒岸草已復侵山樊衝波激
遠嶼聚沫旋林根劈箭搖定日殷雷驚客魂俄吞泉瀨
沒澗潏成淪淪波神信雄桀灑漾方無垠儻不究其源
豈辨河清尊朝盈暮已竭豐滿安足論明且立沙尾若
帶青云云

七月初四日小雨後遊步水邊

欽定四庫全書

蘇軾集

五

雨止林葉淨遊步喜川平停午衆陰寂山高一蟬鳴境
靜道心熟世疎塵慮輕涼颼颼已至自適羲皇情

和張簿韻

平昔志升車年來但芒屨前旬返城邑宵旦未踰數
茲復入山始覺離亂苦行行望遠峰山村猶幾許風清
初戒寒雲垂欲收兩羸馬尚嘶林吾行已遵渚茂樹叢
堪攀登淖今可俯秋意滿山川微煙澹村塢經過竹籬
側倦極欣一語三鍾應昔志一室固堪處去留非本心

偶地因為主野屋盡茅茨山田多瘠鹵菽粟工療饑著
蘋行堪煮一水可乘流從公公莫禦

雪中泛漢水觀捕魚

既遊天漢地復泛清漢流我本襄漢人對酒集百憂是
時雲氣昏雪片迷汀洲沉沉百丈潭坐看漁子游重裘
憫渾脫得雋憐深投舞空清渚迴迥積修篁幽山川疑
舊里歌舞迷新遊薄暮理歸棹中流任夷猶忽驚在鄉
社誰辨陰成樓欸知非舊邦汎瀾涕難收

欽定四庫全書

蘇軾集

五

感事

西山一丸藥終當持遺親奈何嗜利者藉口託愛君太
真絕袖去中興為名臣功業竟誰歸老嫗終苦辛大患
竟不報初無烏鵲仁

投身螭虺域寧免衆鬼欺黃昏風雨集所向道路迷一
鬼在前嘯羣鬼爭和之從以衆妖鳥紛披鳴樹枝訓狐
當傍叫破鏡隨後啼斯須哭土泉次第噪狐狸睚眦恣
陵傲蹠踣爭新奇變態遂百出般然當此時胡為乃歷

茲側佇成睇眙其始為股栗慘悽樂生肌懼以柔脆軀
遂為衆鬼靡其中稍自定注視但嗟咨其中乃釋然堅
坐翻愉怡鬼見不為動技窮將罷歸人命固有常此物
終何為遲留待明發請與衆鬼辭

春晚風雨甚暴衡門獨立望微水有作

中原殊未平避地甘羈束著意混樵漁尚恐驚麋鹿出
門亦何事望望清江曲雨氣晚來寒鷲風亂新綠

方城驛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五

古驛藏幽谷回還亂峰稠驛前山特秀翠氣光浮浮晴
日經短簷奇溫驚散表門前萬山道過客空悠悠憶昔
盛戢黎伐庸此淹留山中老鶴鶴應識旌旆愁事去一
轉首巖花幾經秋石破與礪道猶是曩者否祇應軍旅
聲長咽寒溪流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四

宋 張堞 撰

五言古詩

遊靈巖寺

吳王避暑地西施採香路
陵谷偶未移山川尚如故
遺宮俱泯滅輪奐乃僧戶
梵放想遺轉考槃疑蕙蕙繁華
隨化遺歎若高鳥度憂勤及豫
息典隆與傾仆何異終
一丘同歸易晞露平湖際
遠海環山莽回互澗草足芳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四

菲山泉多沮洳昔人經行處
賞會今已屢來者復為誰
將亦遵往步新故更遞代
一往復何故日暮鐘磬聞聊
將澹吾慮

南澗亭詩 並序

舟如上強步松路四里有山
突然當前其陽無住居士之
所弄也其陰仙人劉綱之所
棲隱也東南不十舉武入竹
徑蒙籠深翳竹蓋得亭下臨
崖谷始復高爽羣山林立其
傍山深氣溫竹樹正碧間以
丹葉可

玩初冬風日淒厲詠柳子厚南澗詩頗與之合因以

名其亭亭東數步抵山足復為小亭水鳴篁竹間如

弄琴筑名曰鳴筑雖境皆甚美然過時坐久使人神

意稍愴非天資靜素不徇世紛者未易居也陳本之

曰願得記而賦之余曰諾哉紹興甲子十月初七日

行穿密竹盡勝槩集斯亭地遠嵐光重冬溫草木青俯

壺含空水還觀山作屏巖溜有時歇松聲無變憶思

南澗作彷彿識儀刑世緣因歲澗靜習與心冥離人慕

肥遊駐屐戀巖高不似投荒柳悲吟涕淚零

入峽

天秋萬象靜雲橫亂峯起已下微王山入峽自茲始驚
湍於此盡安流澹如砥兩山鬱嵒我壁立相對峙上凌
空崇外下插淙淨底層巖碧樹滋回潭丹葉委舟行石
罅中江流甕城裏舉頭天若帶墮此清瀾瀾怒濤龍巖
大奔浪喧容耳魚陀考方言巖出魚萬尾水邊葛蒲青
石上土花紫淙流來不絕無由訪源委俄經陳陀洞斬

絕不容趾土人若猿猴躋攀因葛藟燃火入其中數丈
神披靡觀茲泉壑迥始覺化工偉投身西南陬肆意閑
奇詭是邦不生人境勝乃如此寧非造物初意盡向山
水神驚畏石墜志豁欣樹美窮探日易晚惜去船欲艤
徐聞湧波濤漸見山巒施可觀必驚過我與方未已賴
此慰新愁無庸傷轉徙

過楊村溪

坡陀兩山間滄波且夕驚高柳橫澄流歲久根全露細

欽定四庫全書

詩集

三

兩川上未瀾漪滿江沂濯木生退灘危橋架孤嶼石猶
斷春冰山雲粉輕絮往歲憶經過物色如雅素陽春日
已遠嘆息流年度未軌不整停往躅自成故初為闕嶺
遊後指江東去風急子規啼何由傍歸路

春晝睡起偶書 二首

忽忽掩關卧起來春日曛和風吹草未雜花紛已繁他
鄉農事與悽然懷故園青山雖滿眼何用慰憂煩
閉戶長春草日晏獨高眠起步遶廣庭愛此風景妍青

山羅郭外白日當中天生見柳意濃亦知花向殘雞鳴
水外村人耕原上田玩物意方適居閒情轉延忽怡是
作客驟使心悄然

五月二十四日自達州至永睦縣投宿廢學即

事書懷

學廢鄉校空鳥雀欲據有甚兩晚未晴猶蒼黃口巴
水亦能大一暮沒堤柳落照滿漲川歸雲翼山岫達州
去未遠望望空回首母老兒未齡作苦事西走輕生冒

欽定四庫全書

詩集

四

畏塗用意在升斗三復禱雨辭此道廢已久恭聞賢侍
即求才如恐後密置鄭莊驛屢接酸棧手英後頗雲集
巖穴猶輻輳管劑且不遺豈獨弃枯矧嘗辱英盼屢
以溫言授私心頗感激嘗欲事奔走音攬衣中夜起頻
面不盡垢平生慕蘭心已在棘門右某也漢落人時命
大不偶讀書慕經濟頗亦略句請雅意死知已且復羞
自售耻為轅下駒終若喪家狗遺亂之祿食避地闕田
畝栖栖窮塗間但未揀井臼我公寧忍茲無念混糶叟

去年十一月十二日致宏如秦州僕錢之餘口
復到生口作別明年六月十二日僕自竹山避
地汴流上餘口道由生口復經分手之地感時
書事奉寄致宏時建炎四年也

憶昔游河梁對床三夜雨平生慷慨心遠別顏亦苦朔
風黃葉深尚記驅車去君行已映林我首猶傾顧重經
分手地物色宛如許懷人感河山撫節驚寒著別來世
事多瑣細不足數惟有綠林徒跳梁猶若故漢南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州一半為盜據向之西來師猛鷲類熊虎從以萬馬羣
旌旃蔽村塢惟知口打賊未辨狸搏鼠徵求徒浚民萬
分一無補空令貧者斃復使富室棄去年粟如金艱食
古木觀今春瀕漢州秋種不入土如何十萬師不辦一
朝時傳聞許汝却平民盡俘擄秋高馬首南跬足仰誰
禦樓山無定居處邑復多懼無資憂殍路有粟畏擄取
懷安昔所戒隨衆謀遠舉第恐向他州未保終安堵悠
悠四海間託身定何所憂來如鼎沸意亂若蛛縷君家

聚族多巢穴多風雨胡為事遠遊迢歸莫容與
過大包閣寄夏漕致宏

積雪天欲晴山深霧猶擁大包誰締結架壑一何聳崖
傾石路仄峽束驚波湧坐堂尚何言顛墜屢接踵經過
固已殆卻顧神屢悚前山淨如洗浩浩根動崖花作
蜜香山重似猴拱舊鄉迷遠近所歷但如夢窮通久已
忘況此髮種種猶欣故人近寬我懼將恐語亂局定艱
道舊腹應捧燈前侍兒出花外寒煙重鞵懷醉裏寬離
念風前惆游宦愧吹芋劇談猶骨勇觀君富聲華顧我
成關葺行臺定匪賒失喜欲距踴

南山觀梅

春雪欲垂地春水殺紋浮亂山無人到梅花供客愁輕
風側烏帽韶序欺白頭攀條記舊賞嗅蕊悲前遊斜日
忽及照輕華風際流已難繁華感俄觀青蔭稠冷兩
京路惻悵瀕漢州尚想萬玉妃清樽交獻酬天涯數惟
悴覽物空夷猶飲罷不能賦臨風三嘆休

晨起登寺閣前山為霧覆微露山麓宛如平遠
偶書春物

日出霧猶重微茫認山麓遠目疑可窮澗漫如夷陸韶
序日已深時禽轉幽谷青林不受春景氣潤修竹日晴
烟光亂風澹水容淥闕嶺農事初荒泉被田畝耒耜沒
深泥鳧鴨誰相逐躬耕記往年遭亂成羈束故園隔山
河桑石猶在目丘壠諒荒蕪春歸惟灌木囚拘愴茲晨
倘得悲前躅緣情固攀援理會何桎梏且寄終日閒玩
欽定四庫全書

此春苗綠

盧陵曾氏臨江作亭以舍過客因同舍來求詩
亂後足漂零所至倦逸客那知此江上飛亭跨穹石容
來贛山青容去贛水寂徒倚亭上人悠悠往來陌

月下觀海棠

澄空流華月列炬林梢綴衆焰燦明霞紅煙花似醉流
連陶嘉月共惜春風駛預歎他日未餘紅紛滿地

贈別

艾杼滅流殪方召平夷蠻夏書紀少康小雅詠周宣茂
烈蓋當代休聲垂億年君臣今望之猶若神人然皇天

昔降亂國步多艱辛海宇政搖蕩封疆託大臣召旻歌
卒章三復徒愴神冠履有厚賞山林多賤貧小夫矜寵
秩持以傲寒士達人每大觀詎肯屈其志從人畏損名
不從斯逆耳翫辭每不容委隨多狗死孔明佐玄德君
臣稱魚水田祖輔本初復諫昧良圖蜀成鼎足勢卧龍
名益都表喪官渡師二臣隨見屠女難依青松蔽蔓相
欽定四庫全書

再經蒲溪往年避地處

綿延歲暮饒雪霜枝幹猶縈纏蔓草生毀垣逢時亦芊
芊積雨毀垣墜蒼穎亦以乾婉婉我良友才具宜佐時
果敢無與前議論有餘資功名可立致要當慎其為吳
橘北化橙良玉青不緇行矣保令圖懷哉岐路悲

再經蒲溪往年避地處

滄流既失策賊至甘遠屏往歲憶曾遊迳路猶可省今
來冬向除昔至夏方永山寒竹樹疎歲陰雲霧冷破屋
今已無荒筠蔓枯穎昔人安在哉經過涕垂頷

窮陰忽霽獨往山下看梅

千峯雪猶積萬木春已迴窮陰倦羈木忽忽陽景開
徐步出衡門中野展幽懷杖策遂侵尋獨下前山隈
驚鴻滿激遠颺疎篁耿寒梅婆娑時動容似與客徘徊
歲晏益多感况斯韶景催暫膏豈所懼離念方催頽
還觀增愴惻三歎為誰來

鳴筑亭

砢岸互縈斜因依愛筠綠雖疑境過清未必傷幽獨
偶欽定四庫全書
坐松下石泉聲作琴筑

贈趙端

殘芳歲已晏層陰萬里生何如苦寒際子有闕陝行風
煙止浩蕩夜雨吹成冰時危壯士志日暮游客情感子
贈別意令我肝膽傾告之以盡言念子遠徂征聊代繞
朝策勉旃圖令名

贈陳符寶去非

大雅久不作此風日蕭條紛紛世上兒啁啾亂鳴蜩唯

公妙句法字字陵風騷如鼓清廟絃聽者無淫淄濯瘦
藏具美和平蓄餘豪思若理自寄志深言益高顧我吟
風苦知公心力勞世無杜陵老誰知何水曹柳章僅可
作論詩應定交

贈元方叔

吾叔超世士筆力回狂瀾作詩到何處未謝春草為龍
官守環堵冷屋風蕭然操尚非矯世靜退真所安慷慨
引濁醪俛然寤塵編冥搜得新語自喜欲忘年常言畢
婚嫁歸老漢水邊此意有真趣勿為兒輩言

與孫太冲游湖上寺

作客歲月久新春生白鬚淹留竟何為閉戶猶繕書
朝天氣佳逍遙步城隅初旭野尚晦青草含露濕好風
如有期微漪滿平湖白日照原野青山開畫圖晴林風
外稠疎塔烟中孤山場見修竹游步得僧居地偏蘭茝
芳氣暖天桃舒何年深宮姬豪莽依浮圖一往隨蓮
豈復平陽車顧之三歎息不飲定何如

醒心泉

幽泉清見石停停映山樹風定絕漪瀾雨餘多沮洳
諧塵外心時米澹吾慮靈實幾年開何由訊源委泉上
木陰稠交柯存清泚憶昔遊杏山蒙泉政如此

溪水

溪水東流去何時合大江豈無雙鯉魚附書還故鄉不
憂溪水近所恨壠坂長臨流一嘆息四顧山蒼蒼

渡溪水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三

清溪寒不流空明涵萬象連山倒景來顧盼迷俯仰雲
浮潭底深鳥度鏡中往悠悠寒藻疎一一游魚上危橋
颺長碁行客情屢愴溪傍萬竿竹轟轟倚崖嶺蒼根帶
古色落葉墮深窟陰森暗滿離蕭蕭掃空曠無人結茅
茂有容契心賞物外識遠情天邊知旅况野店猶遠煙
僕夫力難強何以紓我懷浩歌聊自放

勸農

奉詔勸農耦建旗行近郊流雲生薄陰遠色澹平臯溪

喧適散渙山遠始營堯示羨展翠茵穹石架長橋斲休
佳士廬竹樹干雲霄步障疑圓飾雜花競嫵妖粧面羞
短垣兒童驚鼓鏡皇恩信廣大祇事因遊遨競識使君
車夫婦雜顛毛竟夕不知因偃月生林梢已舉侯高火
猶滯川上撓撫已愧民祇歸思戒屯膏

沐髮

今日一沐浴廢茲蘭編功請書豈常勤鞭策常自縶
予髮種種力此將何庸不如捲卷坐前山翠濛濛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三

瘦

駑馬固多肉元鶴原骨輕以彼棧豆意方此雲霄情汨
汨世紛遠蕭蕭中慮盈將尋包道士一問昇天行

暑雨遂如春秋

炎蒸成積雨異候無寒暑睡覺無餘聲清燈翳復吐長
年遭喪亂萬事其誰語愒日閱流年茫然忘去取諒無
經世心還山蕪未黍

登真觀在利州嘉川縣西五里南臨宋江相傳

云張天師棲真之地至今有遺履池跡下二十
餘里江心有積石土人謂天師殞鬼堆石上有
紋隱起類篆籀土人謂天師符觀中多大柏連
抱皆數百年物也又有鐵鑄老君二其一已捐
六月初五日少息觀中間其事于小童與石刻
頗驗云

天師羽化久殊館臨官道繫馬松門深風清亂蟬噪開
基今幾時庭樹皆連抱有池號遺履無地尋丹壺像
獨儼然詎識何人造學仙匪無事訪古乃其好物已聊
默存他年憶曾到

贈黃子真

再來居橋李又在故人車故人固是客我居其吾廬共
在天之涯猶如水之鳧細話漢傍事想見江紆餘死者
不可作生者多離居無輕今日別與子皆白鬚臨分尚
何言早寄江陰書

齋祠湖上作

還山映平湖未厭傷極目籃輿值初晴步出轉湖曲宿
霧鬱喬林寒曦煦穹谷廢刹今幾時浮圖在山腹村荒
樵牧多歲晚梗稻熟曲岸倒菰蒲回潭聚鳧鶩前瞻嵐
嶺分右顧綠原綠遊眺夔蕭疎沉吟及羈束齋祠奉簡
書尸素慙微祿日暮閒幽禽暎此林下宿

四月十一日遊湖上作

餘花送春暮羣綠迎夏初清晨出郡郭溪山含雨滿宿
鷺昏近麓初陽灑平湖空明映山樹澹淡浮青蕪亭
天際峯微茫如有無縱擢水波濶叩舷幽意抒白鳥若
娛人盡日鳴菰蒲舉酒一相屬岸中清肅餘佳游雖浩
蕩離念終鬱紆寄與北來客賞心良自誣

山中紅葉

青女銜微巧染絳妬春工如何青林表忽有萬炬紅渾
疑在絕塞斥猴傳夕烽爛爛燦晚日灼灼含天風錦繡
滿山谷佳興浩無窮全勝在蕭寺吟斲廣庭中

沂流入微王峽

又上微王峽山寒含翠霧青壁盡浸雲鱗多碧樹山
深石狀古地僻禽聲怒竟日不逢人茫茫水空注

與趙智叔議弟泛舟回燈下

西風金日寒細雨濕青嶂微江水漾波大石牽舟上岸
菊猶未芳山木先後黃滿灘圓石淨兩岸鳴寒蟹回舟
暮色集颭颭雨聲急愛此雲林山未信衣巾濕初為山
水遊藉以驅離憂及此賞心盡翻滋羈客愁未歸向蓬
茅樹黑風蕭蕭背壁青燈暗山空夜寂寥

欽定四庫全書

蘇詩卷四

五

晨起

鹽櫛及平旦曉庭風露清蕭然無一事對此夏陰成春
晚方受謝孤花有餘榮地遠物性逐時禽自飛鳴書籍
但掩卷冲虛道已盈非為隱淪客自快適野情

早行

平湖望不極大垂作週遭今朝春風暴澁漸生微濤高
楊明遠村黃花點青阜可驗去人遠鳥為低作巢老年
無戲事即此當游遨浮舟不知遠但覺白日高煙中何

處寺孤塔冠山秋

中秋四十一弟歸自豫章

老病罷搜句空對秋月明寂寥天宇迥慘慄夜氣清松
門委餘照蕭散此間行歸來坐連除濁酒聊自傾但喜
親愛會豈謂賞心并回思故園夜惻愴獨緘情

野鶴本長生

野鶴本長生孤雲無定意托迹雖世間游心乃塵外請問絳人年曾
觀柏寢器微言洞倚伏妙中驚人世往夏識方瞳今春
分別袂飛帆煙雨外駐錫雲林際逸興輕速游滯念牽
離思後夜聽鐘鳴應在寒山寺

欽定四庫全書

蘇詩卷四

五

喜晴

陽春今已歸孟夏饒草莽積雨樹陰成新晴渚蒲長前
山澗水喧隔竹黃鸝響一徑度喬林湏流會心賞野靜
閒無人蕭條成獨往

題竹

南州困滯暑蔽映資負蕾簾捲午陰靜窓開夕氣涼徑

此憐荀密庭空喜縣長相期待歲晏持以凌繁霜

六月初七日雨小止遊蒲溪臨獨木橋而還

石岩兩相束竹樹交柯綠因聽林外聲遂來幽澗曲濕
煙深不散淺瀨漂寒玉木杪見雲生前峰聊注目

林鴉

長楸弄朝日吳宮聞夜啼晨集主人屋暮宿上林枝如
何失倚侶獨向空林飛

丙溪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五

西溪泱泱來佇立溪橋上回風生微瀾夜雨發幽響聽
茲無盡聲詎覺年華往

曉登靈苑寺閣

晨氣霧露降初日照高閣青山偃歲昏碧樹霜餘落俯
湖愛鳴泉臨郊美華薄幽情款自欣鄉念頻成愕且寄
當日閒無論今與昨

晨登高望閣愛此經簷日稍觀宿霧捲坐見前山出望
岫喜林疏聞泉令竹窓與世若相忘懷人如有失聊此

寄晨昏慚無經世術

雨

冥冥雲出溪浩浩風薄木濕煙驅不散映岫森雨足場
功既云畢麥隴望已綠矧予無一事屏處謝追逐霜空
晴固佳雨暗亦所欲悠悠老大人萬事付所屬獨求私
言潤活盡新栽竹

題景溫筠居

西遊安康道野竹曉森森疎籬隱茅茨置屋何幽深下
鄰嗟未辨長夢秋風林如何嘉公子得此蕭寺陰作軒
面蒼根坐卧當幽尋夜雨老苔色微風助哀音軒前置
綠蟻軒後陳素琴我料之子意必無朝市心宜邀能賦
客為擬效古今折簡索我詩高詠慚南金

弔和靖故居

頽垣已蕪漫人事日蕭寂賴近青蓮宮殘僧識遺跡傍
連嵐嶺秀面對湖光溢惟此應如昨萬變非時日悠悠
夏已深故治荷初積振古盡如斯徒然懷今昔

雪晴

陽崖被積雪照水自光輝
采暖時時墮偏憐映日飛
經行嗟境勝去去與心違
居者詎知此日高猶掩扉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五

宋 張堦 撰

七言古詩

行建溪上是晚同宿小橋感懷書事

上庸亂石滿微水建 孤嶼橫中流驚濤穹隆旋雲繞
經過親見客沉舟建溪物色兩相似使我惻惻行悲西州
閩中窮臘春欲動陳夢已見新萌抽十尋嶺樹森翠葆
百尺瀑泉垂素乳已遭霜露感人意况復梅花欺客愁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五

沙村叫渡日色晚野店投宿林燈幽語言不通費辨數
逆旅主人才見留十年敵騎通寰海北客走到天南陬
天高地迥豈不廣南來北去皆離憂傳聞敵騎又深入
早晚欲臨爪步洲吁嗟華夏半為鬼干戈喋血衝斗牛
天公亦宜小解事號令一使災禍瘳剷除免槍殪旬始
彎弓一天推旄頭直挽天河洗兵甲永使萬國無戈矛
山清海晏氛祲息地闢天開宗社休黃屋却臨天北極
紫壇復在郊南丘千官濟濟奉宸宸萬姓蠢蠢蒙皇猷

六營健兒易驅使四海黎庶依田疇老夫漸得反閭里
汎掃墳墓栽松楸洗耳不聞兵革事畀命丘墳何怨尤
願言祇恐未成遂作客蹉跎霜鬢秋

題均州超然亭

若不見綿州官府誠磊落越王樓觀翔寥廓又不見昔
日荊州分上游舉世獨傳王綏樓最然土木何足數託
名勝士真難休何年此地有新構揚公巧智人誰伴艾
夷荒微走狐鼠一朝翼瓦飛城頭軒窗四面瞰木杪下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五

顧衆宇如敷立卓然獨立世塵外高視物表心夷猶西
山列翠擁雲嶠漢水拽練紫寒流江楓染絳照林莽
花吐雪連滄洲秋高盡放遠山出點綴天宇濃眉脩人
間何處有此景未識黃樓如此不楊公舉世稱賢侯好
容不減韓荊州仁風惠政已及物退公餘事歸觥斝我
來正值秋節晚勝縣一得從公遊敢辭山路困行役小
舸艤岸聊淹留劇談抵掌去苛禮賓幙主人支獻酬
知如此興不淺大白豈惜為公浮却思賓散城烏集回

首新亭風葉愁聊聽累句寫清賞作賦能事曹劉

過屈平昭君故宅

夔州之山皆入雲夔女履陋男不又山川歷歷應如舊
照君屈子猶荒村三百篇後無繼者始作離騷紹風雅
若門九重難叩閣欲登閣風聊踈馬精求寫盡若不聞
徒倚懷沙淚盈祀漢家靡曼盈六宮明妃容與如春風
琵琶何能魅行路檻檻趨車隨去鴻椒蘭得得後門
獨任先生作放臣妃嬪無數貯金屋祇遺王媼犯寒塵
欽定四庫全書

閩中早春

愁見繁雲帖死反驟喜春從天際回晴雲流瀾滿峯起
凝澗陂塘泉脉來春歸欲驗將何許柳腰杏頰知春處
出門矯首望四邨滿目都無故園樹暖景猶疑是故園

紛紛糝白終蕭然黃茅不受春色染化工無地施妖妍

老夫此時三歎息晴靄曠風總輕擲緣罔繞潤試幽尋

好鳥一聲山桂碧却憶當年漢水邊花光柳色媚晴天

江頭醉罷日將落羊絲草色生長煙祇今春事知何有

傷心萬里空回首中原但有骨如麻杜曲應無花似酒

我今流落荒山隈秋蓬作鬢心催顛蓮花放恐被花惱

幸茲寂寞無狂媒閉門睡足高春後爐烟一炷消清晝

欲雪

欲雪未雪天糝糊凍行沙尾鷓鴣呼北風刮耳立不住
更騎鈍馬穿枯蘆兩生憐我意不舒江頭三日占橋烏
高堂明朝置安輿買羊沽酒償勤劬

吳宮詞

新粧聞花光口脂雜藥氣相對兩生春停杯自成醉高
歌白苧舞西施半夜兩來宮錦移明日重來歌舞地宮
水浮花繞宮樹

瞿方進

相君事郡當少時見謂遲鈍遭謾欺一從蔡叟問所適
羈遊萬里來京師從馮老姥織履賣學問聲名從此大
胡常初毀更見譽一日起拜登掾宰男兒立身要自勵
前歲連推兩司隸薛公視過不敢輕米見登遷始相位
徒知得意快思餽峻文木肯持平例九卿先達故郡歸
紅陽貴侶猶奪氣忽聞當坐定陵事慙懼乞骸更見憇
深窮黨友圖自安十有九人同免官得君萬事無不可
解使來醜成妖嬈一朝天文示變異李尋奏記翻然至
欽定四庫全書

仲冬冬至後

養牛尊酒天上來萬歲之期何可避使人致命忽馳宏
半道尚書言物故十年寵貴一日空徒見縞衣家楹柱誰
云蓋棺事則已下流眾怨何能止芋魁飯豆亦云足至
今鴻隙歌鴻鵠

直若倉庚氏久任無年期大農賦祿隨官品豐儉由來
皆有分空儘天年在世間饑飽死生皆不問癯老非才
固應爾豪俊當年亦為此謂非貶謫實蒙恩謂是歸田
猶祿任憶昔漢唐與本朝咸有自新及起廢如今豈無
大青及溥天不在他時洒心例人生如寓年年老歲歲
彫零人漸少莫嫌四見魏唐春尚得逢春到華皓祠官
之設自何時聞是宰相之所為欲擯老成皆不用託於
優假創斯規當時弊政出一切豈謂瘡疥後世遺甘寵
持權事雖巧榮華寧得常時好君不見金陵零落故相家
一如寂寞韶陽廟

覺道同散梅

雪盡徑泥乾團樂遠樹看玉梅呈素艷霜重月華寒一
萼半含春意密數苞未破臘脂粒斜枝倒浸碧池深羅
衣暗惹香風濕須知費千最多情繡囊偷佩芳筵薦又
疑仙人下姑射玉容寂寞幽態清去年梅花開千戈猶
未掃今年梅花開勸君休草草莫待子規啼梅花滿地

蝴蝶飛

約人泛舟

前旬小雨飛廉纖今旬夜雨聲滿蒼高原草青花欲消
幽人意與春蕭條四山不復見桃李開到梨花春有幾
似聞城下野水生正好浮舟煙雨裏

崇山圖七騎詩

題與意匠崇崖圖魯侯為賦溪隱詩長松短壑歷可數
坐使妙境移於斯地靈神秀天所秘豺虎伏鬼其覩

欽定四庫全書

蘇州府志

卷五

芟蓬扶弱快登覽若有異物陰相之嵌巖截嶽臨漢澗
左拱右揖如追隨七峯遠峙攢劍直三溪旁綠縈帶垂
芳洲蘭杜飛白鷺滄浪漁艇牽釣絲煙霏露融水檻淨
一聲孤笛橫雲霓淑氣亭亭掃又若昂精燦燦樓明祠
幽尋眼力覩天巧卜筮得此林巒奇堂如連艦岸若玦
呀成空谷窪為池妙觀觀盡見覺性靜隱德騰光輝
信美誰謂非雲王致爽自足和天倪鄧公之孫特不凡
渥洼繡鞞黃金鷄胷中萬頃九雲夢江湖寬曠真似斯

入峽詩

建炎三年八月初一日自白合口泛舟順流歸竹山
是日午過蒲溪中流微玉山嶄然出雲氣外舟行
踰十里江勢百折而茲山常在岸旁行未幾山益峻
水益隘草樹叢鬱舟入白將入峽矣謂從人無詳或
有老獼猴從山頂墮飛石也峽口兩山皆自水中拔
起數百仞壁立如削巖石奇詭無圭撮土諦觀初若
一山類有物中斷之令水流出其間者兩山之間相去

欽定四庫全書

蘇州府志

卷八

不十丈自始入至出澗匯若一如有意而為之者樹
從山石上生色紺綠異於凡時有絳葉飛墮洄潭中
恍然非塵世有也船少轉水齧山足且數丈從石
下過舟有大龕若十數楹屋水洶洶出龕壁後土人
名曰魚陀云每一歲三二月有魚數萬觔自陀中出
不知其潛通何許也魚陀不下數舉權有洞在山腹
去水面數十丈斬絕不可至土人攬蔓而上持火入
洞中行三文餘不敢復前意其有神仙或蛟龍居

之惜舟過時日已晚不得一窺洞口也俄而山漸低
水增濶波濤復湧汨於亂石間須臾已出峽矣大抵
自穰谷口而上至微水發源處土人均謂之峽江而
自上而下者過微王山下長灘為入峽自下而上者
過穰谷上九澗洞為入峽峽江大抵多湍瀨客過而
覆舟者十二三而峽中獨無有水安流若鏡萬象隨
水中毫髮可了仰視天正碧如練掛峯頂間是時
秋已中山間高爽如平地重陽時微陽被巖岫衆
形鮮潔秋蟬嘒嘒鳴樹間使人殆有遙舉意但恨茲
役也本以避地來往不專為游山行故峽中之景尚
有遺不錄者然使僕也向非避地又焉能冒絕險而
為此行也哉故記其畧以遺世之未游者云

微王大峽何崢嶸疊嶂層巒飛鳥石壁排空可擊
拽雲蒸霧無昏曉凝思天地始胚胎清川一道何從來
聯峯既非巨靈擘絕岸不聞神禹開兩山中斷緣何許
異事人傳向開府鑿石穿雲神鬼愁至今行跡行人觀

從此奔流出亂山東匯沮漳入荆楚鱗鱗山樹經寒碧
枝侵雨露根連石境勝應來仙馭遊巖深定有龍蛇宅
君侯事跡已煙沉流水年年石上深山川不改石代積
徒使人興萬古心土人事神何敢侮桂酒春秋薦椒糝
衍衍巫歌神降時森森廟樹未風雨

乘舟阻風

洋國天低星斗濕疾風吹波作山立岸頭草木皆震動
雞犬鳴吠紛相及通宵萬竅無聲聲羊明更作春濤聲
青天東下日杲杲風伯盛怒何當平人言杭河只一草
咫尺猶須論萬里乃知世事不可期指點舟人轉船尾
常悲無梁越長川我今操舟翻百難平生所遇半如許
豈獨此事堪長嘆吁嗟屏翳真可鄙歲歲祠官費糗糧
我聞敵騎南渡年萬里長江波不起

西谷歌

西谷崖壁挺拔雲林深密惜其不到也猶憶昔者
隱者焉慨然有結茅之興戲作西谷歌以寄意云

西川峯嶺皆綿延一峯突兀如青蓮崔嵬勢壓東南倒
宮崇下俯羣峯小古木陰森寒未凋長雲慘澹晴猶繞
陰巖積雪溜輕冰南嶺鶻春嘯幽鳥山西有谷間深曲
中有人家在山麓畫掩柴荆雞犬聞歲耕煙岫因倉足
巫山岷嶺遙相連知是層城幾洞天避世秦人應綠髮
如芝仙子好朱顏家處喪亂方如許寸地尺天無安堵
我欲攜家住此山高謝時人出塵土女蘿薜荔結為衣
大杏春芽緝為宇滿谷栽松紫翠寒漫山種杏韻霞吐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上

朝尋石乳丹洞深暮斲茯苓蒼檜古山中父老志斯言
他時來訪吹笙侶

喜雨行

歲星運行至荒落鷄尾初占建魁杓大旱金石皆流爍
旱魃何知恣為虐大田多稼三百廩盡是農夫耦十千
一朝焦枯如束管赤地百里焚則烟官長視民如視子
長恐歲饑為殛死並走羣望嚴神祀却蓋斤肩躬勸止
至誠果能格明神明神為公訴蒼昊蒼昊油然興濃雲

濃雲鬱與雨如霖農家不傘走溝遂抖擻偃未有生意
詰朝犯曉細關二縷縷青黃交穎穗農人以手加額頭
使我不死賴宋侯白老垂髫聲呦優游成歌脫窮愁
陵山攢空挿蒼玉舒水拖絹浸寒綠山高水長歲月續
德我宋侯歌不足

贈趙公旦

少年意氣隘九州遠別不為兒女愁祇今摧頽落異縣
跬步信宿生離憂况今送子又千里使我別緒何能休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上

憶昔石城初識面兩髦紛憤君纔收余方弱冠事科舉
並轡共適東西州春風尋勝襄陽寺夜月復登臨漢樓
鳳林花開無遠近漁梁柳暗迷汀洲荆門至陋不足數
杏山百丈青泉幽經過物色盡可記至今夜夢當時遊
從茲一別星再終相望不啻馬牛風臨安相見各驚嘆
君非丁壯予老翁長離更挾鴻離至射策同舉却託桂
上書不肯干相公願首甘為州縣吏故人義重非時俗
三程過我荒村寺歡言不覺春夜闌破月已上前林端

一杯相屬且自適莫話舊遊成慨歎聞君早有求田約
四方寧有襄陽樂時平我則徑西歸遠追高士鹿門期

贈黃子真

再作醉李客四年兩相從當時江頭樹又暗行李中嗟
若事業誠有餘十年客路常崎嶇祇應未識金縷士懷
刺試謁劉南徐

種植詩

魏唐草樹環佛宮兩春不識能白紅但有柳絮迷晴空
今年始種木芙蓉間以寒菊助丰容新栽黃葵已蒙茸
坐待次寥秋色濃鞠衣仙人未御風似聞芍藥富紅紫
願分餘波作春事要令睡眠迷網綺勿言滯客無幾求
將致來禽及青李

蔓菁花詩

遊絲百尺如堪挽小蟲羣飛欣日暖蒿萊滿地不見春
唯有蔓菁迷病眼無復陵陂間碎金青苔漫想元都觀
今朝幸值天無風飛來雌蝶畏雄蜂村中女兒將插鬢

不信河陽萬樹紅幽人惜春春已遠把酒屬君君自遣
蔓菁開花猶爛漫君不見西園桃李能幾時此輩大教
擅春晚

寒食行

寒食祠墳由來已久亂離後每經此節孝子仁孺
慕感傷可勝言即因作寒食行以叙其痛苦之意云
寒食由來古今重四海人人作丘壠兩京道上松柏多
盡是王公大家塚伊昔年年當此時鉅車寶馬相連隨
紛紛錦樹滿原野暖風遲日爭光暉草間燒紙樹間哭
羅列杯盤烏攫肉侵晨祭罷薄暮歸旋風剪剪吹餘灰
爾時馬醫夏畦鬼亦受子孫追養禮豐薄由來稱有無
咸具盤餐致醪醴家家丘墳各為主何人壠上無新土
自從遭亂去鄉關幾歲松楸不曾覩况復其間多發掘
孝子慈孫淚如雨流落他州過火前去年如此復今年
新阡舊壠祇回首無復原頭掛紙錢君不見東都之旁
永安道車轍平來生碧草四時祠祭今寂然五陵春樹

只蒼烟

秋暑

涉旬秋暑不可觸髮疎被汗如膏沐忽然三日風撼山
冬裘未具膚生粟去年登高作重九黃菊未開新酒熟
今年無酒不登高獨行漫繞庭邊菊中原季月欲折膠
江界隕霜無脫木擁鼻從今四序移庭暇殘書豈真讀

夏致宏方城道中以詩見寄避地窮山秋雨仍

作因次其韻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七

柴門直面排青壁山木凋霜疎寂歷西風吹雨衆山昏
聲落茅簷斷澗滴每讀離騷傷遠遊一為遣客又經秋
四時代謝不停軌澁江萬古長悠悠丹楓黃葉照巖壑
物態故欲增繁夏詩成滿岫濕煙起寸心折盡空搔頭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六

宋 張嶼 撰

五言律詩

春日

老去仍羈旅逢春非我春物華隨意別感慨與時新柳
重將迎客花然似笑人十年憂國淚依舊灑衣巾

七月二十四日山中已寒二十九日處暑

塵世未租暑山中今授衣露蟬聲漸咽秋日景初微四

欽定四庫全書

海猶多壘餘生久息機漂流空老大萬事與心違

病中夜雨

新涼增客意卧病復踰時雨脚夜深白蟲聲秋後悲萬

低山樹立迢遞曉鐘遲此夕天涯鬢知添幾縷絲

忽見早梅

積雪凝闌嶺凌風識暗香珠花經雨瘦卧影入溪長萬

里難為贈九回繞腸綠原聊駐屐試待月荒涼

坐聽啼鳥如春禽響信筆書

閩山冬候暖寒鳥似春禽一聽間閑語偏生羈寓心兩
雷陳葉蓋雲壓暮山深坐久珠鐘歇餘聲過遠林

次韻子直二首

南北半程雲澄江對華門未能揀井向試學牧雞豚智

勇懷三傑英雄鄙二表男兒須報主未用反招魂昔屈原宋

玉作招魂大指其意以既遭放逐欲復歸故都以相
其君而唐皮日休以忠故不如介死故作反招魂

曠朗秋天迥嶺雲依樹消飛飛歸鳥急去廣川遠鴻

鵠本難畜松筠常後凋誰為招隱賦歲暮獨難聊思云賦云

欽定四庫全書

其難聊

次韻朱希真二首

東觀曾同入南宮復鴈行嘗寮雖具爾投分獨難忘紫

悴無多異漂零共一鄉還欣訪蕭寺顛倒曳衣裳

禪榻仍兼卧蒲團穩著綿自疑方外客猶費縣官錢意

懶如聞道身閒似得仙何當集蘭若已辦泛湖船

再次韻寄朱希真

一舍徒相望書來祇細行野梅行欲盡幽興詎能忘老

去尤耽向春來更憶鄉
看過寒食北望一雷震

初喜花明炬暎愁柳墮
綿時須孟襄物聊費杖頭錢
天上足官府人間有地仙
却慚營道嬾渾似逆風船

次韻周守二首

西州方用武憂思悵如焚
秋興悲黃葉閒情屬野雲
鳴鴻何日到絡緯不堪聞
每憶盈尊酒清談從使君

秋色際遥海乘高傷遠昨
風塵方未艾身世豈勝愁
黃菊已過晚濁醪徒滿甌
何時奉松原本一醉碧溪頭

欽定四庫全書

宋蘇軾

五

次韻周子直四首

寰宇安危異乾坤歲序同
投身雲嶠碧落膽戰塵紅
晉馬成南渡宗周入國風
操戈誰衛社羣盜正爭雄

西北疆遠感東南信未通
小夫方自智大將莫諭功
敵馬未關外油幢入閣中
孤臣難自力報國意無窮

原樊多勝日杖屨偶相同
西嶺輕陰結東山落照紅
暮傾終向日蒲弱易舍風
甘作囚山柳休為投閣雄

淵明門謾設仲蔚徑才通用
世慙無術賦詩書有功德

盧羣盜裹北闕戰塵中
塞路多荆棘吾生信自窮

又次韻四首

長夏林泉好還欣觴羽同
顛毛愁裏白顴頰醉米紅
日蹇嗟南國民離歎北風
當逢寧市駿俗眼競朝雄

異世如張翥深居似敬通
致身寧有意竟句恐無功
世事忘言外羣情一笑中
詩書猶可詠吾道未終窮

臨流清滄暑薄暮一尊同
林葉風翻白山梅雨清鷺
魂須楚些結性物真風
鶴學嗟荒落新詩識渾雄

欽定四庫全書

宋蘇軾

四

萬章雖漫往悃悃詎能通
待子應無恙臨池定有功
綺疎羣木杪倒影亂流中
何日陪康樂登臨興未窮

山中夜月

過雨得清夜月明惟水聲
葉先知露墮蘭馥翰風清
天北未悔福關山猶阻兵
故園同此夕長望一雷震

雨霽獨夜

繁星凝夜氣黑月惟西山
一室空林迥逾知天地寬
葉乾風有韻石亂水多湍
獨坐澄諸念憂來信有端

乾風有韻石亂水多湍
獨坐澄諸念憂來信有端

今春花并盛時黃霧連十餘日不解久不作詩

偶成

病覺詩思竭年華奈若何亂花欺客恨黃霧伴春魔地
僻交遊絕庭空鳥雀多亂離從節變不復嘆蹉跎

郡樓對雨和周守韻二首

蒼煙迷野色林谷尚微分暮雨已吹幔層巖猶出雲晚
風時斷續落葉自紛紛寂寞窮山裏何堪入夜聞

暮雨昏平遠南山漸不分濛濛連楚塞細細濕行雲從
欽定四庫全書

官成羈束登危欲糾紛何時疎竹裏還向舊山聞

桃花塢

三吳皆白水處處祇橫舟獨有桃花塢光風盡日留一

朝山雨過忽見夏陰稠詎惜繁華晚徒嗟歲月遒

褒城縣雨中

嶺雲方並覆蒼雨已盈傾山氣晝侵幔灘聲夜入城子

真空舊隱衰似設垂名訪古多磨滅秋風山樹禿

城河水今
皆湮滅

夢中作得六句覺後足成

山中茅屋好况復竹籬新一逕往來客萬山迎送人
殷渾欲染冬暖却疑春近得幽棲地時來角岸中

秋日懷古園有作

故里田廬遠他鄉禾黍秋風高初下葉川淺欲生洲月
出空山靜煙生遠樹稠已諳為客意堅坐任遲留

途中偶成寄幕下諸公

曠朗高天淨蟬鳴江漢秋川晴山歷歷身遠意悠悠
欽定四庫全書

日慘行子長風欺敝裘郡樓今夜月應從庾公游

秋日

忽忽經年事悠悠滯客心晚花生廢圃老樹立秋陰
有清樽醉寧辭白髮侵樓高見毫髮老大怯登臨

望瞿塘峽

萬古瞿塘峽猶存禹鑿痕岷峨驅衆水灩澦沒孤根雲
黑樹含雨祠荒鴉噪昏悲涼瀘西地三嘆想營魂

入瞿塘峽

瞿塘深窈窕翠氣曉空濛亂石增驚浪長灘激迅風舟
行天塹內身在夾城中絕壁皆侵漢於茲識禹功

贈黃子真

江漢知名士石城黃子真殷勤能過我坎壈歎斯人此
去仍為客舟行任過春無資振遊舊懷抱不能伸

送賀子忱潛閩

上蔡舊名士中臺令望即行馳封傳寵路向七閩長山
水間清速官曹說暇皇遙憐荔枝熟虛館進風涼

送許子禮潛湖南

為郎端有望潛務復常能湖外煩無歲漢旁連有興足
兵先一飽化俗遲三登時到湘西寺高臺得暫憑

雨後望雲

歲序屬殘臘雲容先發春氤氳迎近壑亂髮靄暎津暮
色含微雨林滋被細筠晏居時物變有淚洒蒼冥

立春後一日偶書

薄暮春風惡黃塵漲遠山冥冥林靄變冉冉鳥飛還作

客信多畏依人足強顏飄揚他日意回首鬢毛斑

偶成寄致宏

為問邊城客經春復若何孤生寬意少游子苦顏多青
壁題詩處澄潭載酒過塞垣風色惡應憶舊雲蘿

山前紅葉

前山風落木俯檻愛爛斑凌曉千花麗經由萬炬開詞
人歌火繳已容訝燒山不似庭花艷開時瞬息間

贈相僧楊嬾散

邂逅湖傍寺翻然還語離春風飛錫遠暮雨渡杯遲渺
渺孤雲意翩翩野鶴姿百年堪幾別何處重相期

戲呈覺老

投曉過書齋風門自閉開雲容疑水墨雪意各瓊瑰筆
冷吟呵凍爐寒坐畫灰何如穩帳下低唱兩三杯

清明

園幽春去遠山暗綠初成雨過林姿潤風回池面平十
年空潦倒萬里近清明淚盡新阡樹如今青葉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八

獨夜

清燈蕭寺遠不寐夜何長
風細頻翻葉雲輕才讀蕭
黑水泱泱月明山蒼蒼
作客歲月晚故園春欲芳

苦熱

三吳多異候瘴癘日愁予
夏日雖可畏清風非穆如
殘春且重繭徂暑但深居
冰飲清涼耐由未未可儲

送趙公望入蜀

吳世黃叔度宗支劉辟疆
相看不覺厭此別詎能忘
四海兵戈滿山川道路長
去留無上策分手鬢毛蒼

秋日晚出郡郊

暝色生平野喬林動遠風
蟲鳴古道迴月白戍樓空
歲月悲歡異山川今古同
荒城見搖落未免泣途窮

寓居

是處為家得斯居亦漫成
西齋便靜密小閣更深明
送老一床足遺形百慮輕
旁人訝幽僻端可寄餘生

和周守登樓對雪

寒風動原野密雪度層軒
素積長郊色青餘遠岫痕
輕冰幽沼合棲鳥暮叢喧
邊驕暗河洛應無閉戶表

風積同雲凝飛際八索碧
流連遠水玉立認羣山
戎馬逾猖獗生民政險艱
克因歌吹地回望損朱顏

余於六月初三日泛舟至奇石洞留題洞中一

首

世人應未到若士或曾遊
岸隔千峯秀門臨萬瀨愁
蛟旌疑可逢丹洞擬深投
歸去誇塵侶城闌鶴暫留

賦得山上樹

鬱鬱復蒼蒼扶疎翻曉光
豈能徧雨露祇益早風霜
蕭瑟秋將暮紛披葉盡黃
深溪調鼎樹歲晚獨能芳

遊北巖

尋山輕近境偶向此中來
精舍層巖擁空林石路開
排雲今歲竹封徑幾年苔
僧老無餘事端居傲劫灰

往年沿檄金州謁女媧神祠是時猶未亂也紹興壬子挈家避地三巴後過祠下登山椒以望

江漢自是故園懸隔矣

七年如轉首復過此山頭閱世興衰異傷時涕淚流嗟
無補天手豈有去鄉愁漸覺山河異憑高更少留

次韻太守會宜休亭二首

履齒破苔色林塘欣共尋水光連竹塢山翠上依襟疎
柳搖斜日高梧轉晚陰娛隅休入詠可怕兒戲深
萬竹鏤深翠幽亭枕柳塘共臨朱檻坐遙借清蘋香鳥
喜樹陰密魚遊荷影涼聊從山簡醉疎逸興何長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上

喜晴

一春黃霧暗今旦天始清林姿明積雨水色澹初晴好
鳥關關轉新泉泱泱鳴前山有佳色聊以駐幽情

登寺閣見月上率然成詠

殘陽猶半谷片月已臨山暮色千林起鄉心萬里遠不
堪常俯仰寧有但開闕絕世非吾意幽棲寄暫閒

九日

重陽逢令序景物自為嘉易辨如江酒難浮似粟花追

遊疑所務寄興助無涯舊俗臺應廢何人杖馬趨

九日空山裏乘高感歲華霜風翻絳葉晴日亂黃花積
雨饒新徑荒林足亂鴉連年頻避地憔悴客回家

歸日再過分水嶺

茲山已峻絕盤道乏繁迴路向日邊出人從雲外來澗
聲高更咽梅蕊雪猶開却憶僧房坐深爐攤細灰

金州行衙

城頭朝鼓能庭樹晚風愁破隙華星大當蒼素月流灘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上

聲侵夜急江霧入城浮此夕天涯客何心倚成樓

舟行書所見

津木始凋霜溪梅已飄素河山自殊方景物宛如故悠
悠川陸行日日年華度遺客未停舟江烟欲成暮

寄題友人小軒

簪組豈為累悠然塵事微看山心自適閉戶客未稀流
水三吳大清霜衆卉腓何由納芒履一為歎荆扉

山中

深夏遠林黑溶溶雲動山晚川澄衆影霽色潤層巒地
靜知秋至衣輕覺暑闌居山非有意偶托即身安

興州道中遇雨

非干秋色苦客意自蕭條谷口玄雲惡關門白露高泥
塗連遠驛寒雨暗長郊誰念征衣薄西風方怒號

通惠泉

東西幾山隔石徑不容車那知厚地底自然成井珠甘
餘留齒煩清足盤眉頻不用瓶壘貯紫紫似酒醅事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西漢溝
漁集

寄題江月亭

暮氣集江縣斯亭發興深憑欄看巴水見月過東岑淺
瀨金蛇動澄潭白壁沉天邊未歸客折盡此時心

即事

落日邊書急秋風戰鼓多私憂真過計長算合如何盡
欲清淮成仍收瀚海波樓遲一尊酒幽恨滿關河

九月十四日登崇山晚歸

陽精天際滅暮色望中生嵐氣侵衣薄山風隨葉輕林
空霜月迥沙白夜江明雲裏相呼鴈翩翩尚遠征

初春

原野土膏動懷生各自欣老年歡緒少獻歲物華新草
木涵時澤江湖寄病身百年都幾日四見魏塘春

次韻周守遊海棠溪

浣沙何處是空翠隔崔嵬嫩綠連山暗妖紅照水閒惜
春嗟婉婉載酒約徘徊莫怪燕脂濕曾經夜雨來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窮居暑雨

空庭滿積雨竟日看圓紋未厭草木茂不堪龜鼉喧奔
流還澗水亂上前峯雲境靜悟諸幻泊然遺世紛泊然一作然

蕭然

陳參政挽詩三首

今古雖同盡存亡愴遽分人誰助為善天不右斯文莫
遂三年築空悲四尺墳音塵竟何所俯仰嘆蒿蒸

脫屣達人代振容即路歧名流祠洗馬白旒痛元規一

代風流盡千年翰墨垂傷心墓前水故作夜深悲
徒知天可恃豈謂病終侵遽使儀刑意翻成殄瘁心開
阡駘子力卜遠外姻臨墓未看初種俄悲已茂林

劉忠顯挽詞并序

竊以忠顯公之高節令名冠於今世追配古人天下
之士飲威靈仰光耀之日久矣某幸以賓客之末游
實學公之門因得進拜墳下退而作哀挽詞五首雖
不足以佐潛德之光明然立言紀事良不愧太史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之寶錄云

黃屋解丹闕貞臣赴敵營解言終不反先面竟如生誰
並當時節獨流千祀名承家有賢嗣諒不愧西平
抗節羣公愧德忠異國尊威稜千古在嘉佞百年存威
德源流遠公朝禮物敦豐碑昭令德榮耀及未昆
天運丁陽九蒙塵事可傷羣寮徒陷敵賊子更臣張自
古寧無死惟公獨有光向來從偽者生意日荒涼
視死如歸士捐軀狗國臣殺身雖一際為義豈無因孔

墨休相並張南僅比倫微公今史上死節定何人
臨難不忘死為忠已足多今生猶有路仗節竟如何可
驗平生志宜令後世歌諸儒主褒貶毫髮未容訛

王實學挽詞二首

德望三山重勤勞一節忠丹心明貫日英氣浩如虹趣
召恩方急踟躕事已空功名重回首寂寞淚東風
故相傳動閩風流見典刑所期為早雨何意隨明星有
笑聞桴鼓姑蘇說使亭若追甘露事忠首定丹青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劉無虞尊人挽詞

蓄德竟不耀坐觀門戶成生無三事貴祿有萬鍾榮已
養無違志陵終若生事秋風如聞極蕭瑟在松聲
刻杖方優老臨川忽逝波登年惟戴德生子為持荷此
日悲風樹他時廢蓼莪輻輳方即路鄰行為得歌

李廣甫挽詞

磊磊落生平志酣歌萬慮空名從敦樸重家為克勤豐誰
與萊衣戲唯餘杖藜紅素車漸有阻揮淚灑霜風

鄒德久挽詞二首

萬里南來日惟君意寂親潭如相識舊殊異白頭新
一別遽千古九衢空萬人道鄉雖有子

才具稱要腹奮然吞八荒相期終用世誰料祇為郎地
下修文久人間逝水長平湖遊覽處山色舊蒼蒼

范覺民挽詞四首

射策驚寰海收名似岱嵩俄從白面士遽作黑頭公積
善齡何促流光後必豐他年悲宰樹獨在滄江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五

舊陰交蓋處草草遂離羣何意終天別居然此地盈
盈宜上壽鼎盛忽西曛遙想天台路悲茹慘暮雲

有位居台鉉無年究遠猷共懷三入望忽嘆九原幽歸

葬新阡遠追榮郵典優興哀春夢短人世諒何求

生平輕語別徒恃接鄉閭及此悲存沒追惟恨濶疎已

聞寔窆日猶怪孟郊書宿草他年哭仍悲非故墟

陸堯夫母吳夫人挽詞

在姆母煩訓承家綽有宜平勤當年歲宴樂近期願既

極南陔養仍深風樹悲他年褒女史不愧管彤詩臣明

余夫人挽詞

弱歲承蘋藻慈和內政博辛勤五門戶壽考見曾孫寵
秩官封貴徽音琬琰存新阡卜何許當可萬家屯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五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七

宋 張嶽 撰

五言排律

送人赴闕

宗廟璵璠器皇家柱石臣策名存紫府佐世值昌辰德
懋膺宸眷才雄處要津文辭追賈馬賓望並荀陳共貴
豐年玉成推席上珍薦延言有味發摘政如神既畏西
門猛魚懷鄭產仁化民幾變魯羣盜遂奔秦峻節推邦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七

直高風連佞人立身惟狀狀口逸信信一出修門道
重嘗沫下尊豈同游澤畔詎類卧漳濱送典傾醇酌清
談岸角巾處非常若泰在屈每如仲忽下泥金詔初回
雨露春巾車趨象闕鳴玉覲楓宸江漢終歸海風花復
墜茵途長知驟驥霜後識松筠道合明良舊恩濡寵數
新調元歸大鼎燮理屬洪鈞賤子獨何者龍門亦有宿
承顏常數數惠訓每諄諄屢賞王濬語寧遺趙壹貧數
言真可誦一語足背紳他日承題品今朝冀選掄知歸

如有地拜賜逸無垠管廟雖何用驚胎尚可馴儻能
散誕幸免屢逡巡悵別瞻行旆街恩睇後塵祝公開政
日著意念窮鱗

題六合英氏廟

野曠煙迷縣溪湍柳絮航維鳴初翳麥篋長未眠桑地
有前朝恨爐殘古廟蕪空江長漠漠寒日自荒荒竟墮
蕭何計仍同項氏亡相照寧作帝畫錦亦選鄉嚴瀨終
辭漢箕山不禪唐君玉十載恨行客亦悽涼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七

螢火

徂暑初殘夜飛螢過曲塘翕張舒燭短斗注引輝長翻
屋星移位窺簾燼吐光未應彌輦路聊可映書囊乍與
風俱逐偏隨雨送涼老夫常作客看汝鬢毛蒼

偈冬至小雪

落葉將埋徑林寒欲刺天情凝逸嶺外雪墜草堂前竹
密潛增響梅疎欲開妍紛紛迷速樹整整度清川未擬
乘高看惟思擁褐眠衡門聊騁望憔悴迫新年

七言律詩

和張簿韻

長未接遊興偏濃秋日山光望欲空
圍紋被水川涵雨
碎影翻林樹帶風
羣山綿亘多連峽
微水滌洞只向東
各有田園歸未得
追陪強欲備郵翁

贈江司令朝宗

投老叨恩得一州
平生江令始從游
揮毫坐上誇新句
岸憤蹲前傲早秋
幸有豪情能命駕
寧能十日為吾留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詩成苦被黃花惱
急送兵厨與破愁

十二月二十一日贈沃令

訟庭無事長苔衣
卧聽松風白晝暉
紙帳亂紋龜殼皺
道衫深綠鶴翎垂
塵犀揮處論前史
香篆銷時理秘辭
官長既閒春亦早
玉梅初綻兩三枝

余所寓僧舍蜂筒忽散去
僅留其半僧云分蜂
時每如此尋復追求
再得之時以別龕感而成
詩

每逢晴日競飛翻
忽為羣居負責言
甘美日充辭養
蟄藏歲久念騰騰
趨衙乍覺明
曹少分邑疑
因支庶繁
莫便無情同燕雀
階除得食語喧喧

賀師垣賜御書一德格天之閣牌并鍍金器皿

青羅涼緞從人紫
羅衫鍍金腰帶儀物等

炎精光復論元功
事業伊周信比蹤
許國一心明貫日
存孤高節凜經冬
中區地勢羅千堆
奎畫天門跳六龍
自古至誠參化育
濟時行道本中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重屋雕甍勢欲翻
睿題藻翰揭中天
秋綠吉德存方寸
迥爾叢霄格大圓
傳自孔門皆一道
稽諸說命合三篇
中典如同君臣美
萬世昭時六字傳

柳絲搖曳拂堤沙
瑞氣中藏上相家
風動五雲迷御俎
香從雙闕賜天花
仙韶合奏塵飛盡
中使宣斟日木斜
既醉太平誰事業
為傾思意入流霞

恩詔新頒導從儀
火途無復走烏衣
競紆紫霧更袍色
仍有黃金上帶圓
翠樞翩翩風易暖
雕檠璀璨日爭輝

沙堤曠目人人說小相行看接軫歸

遊蕺麓寺三首

平生耳裏湘西寺此日真成叩梵宮地關晉朝多勝概
人師支遁有高風身遊人士叱咤境目盡相東返照中
佳處未能頻駐旋此行尋勝亦怱怱

杖策松門興未窮更過金地雨花中山泉浙澗道幽戶

林葉蕭森下晚風目極平華方莽蒼烟深城郭自空濛

他年襍被僧房宿脚與支郎話色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五

林壑盤紆松徑深華臺曠日暫登臨雲開楚岫十重出
日落蒼梧萬里陰賈傅文章仍自昔武王城郭已非今
傷時訪古堪流涕徒倚脚為潭畔吟

奉酬致宏贈別

強顏從宦益堪悲此日逢君異昔時末路未亡交似漆
相看各已鬢垂絲亂來世事渾難料老去生涯詎可思
客裏別君情更惡同歸猶恐尚差池

此生將老竟何為未信全關造化兒十載官游無我拙

一生懷抱有君知天邊故國入空老江畔黃花誰與期
跨馬東歸猶是客離亭別酒莫盈卮

從劉待制游中梁山寺

樓閣高低跨碧空鱗鱗羣樹亞山風沿江東去流天外
秦岫西來繞漢中野曠自然傷遠日天高脚復送孤鴻
登臨不起河山念今日中原有謝公

遊道林寺詩三首

萬畦霜稻卧黃雲小徑縈紆接寺門不見高人空像設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六

更無衲子辯風幡樓觀遠岫秋增媚牕枕寒溪夜更喧

他日重來瞻近影一憑香火荐蘋蘩

悠揚秋日澹岡陵紫馬喬林叩梵扃過雨溪流初瀾瀾

無風竹影自冷冷空餘古栢庭前老依舊寒山戶外青

惆悵祖師飛錫地巖阿誰為一鐫銘

墟落生煙畫欲昏亂山行盡到平原雨餘疊嶂添新秀

水落寒沙見舊痕古寺有僧接壞屋遺斜無主自荒村

徘徊欲訪當時事黃葉驚風斷客魂

登白帝城

霜風吹日下長原夔子城荒灌木繁水去諸山朝峽口
西來衆水會關門十年白帝空祠廟萬里家山祇夢魂
絕塞邊頭重迴首秋聲淅斷不堪論

殊方秋盡怯登臨萬里屯雲結歲陰崖壁峭如禹績
江山割據識雄心滄波南下奔雲急單舸東游兩鬢侵
漂轉十方仍作客沉吟懷古淚沾襟

送趙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七

匡山太白書淫久不但天才蓋一時須慕更生勤博古
莫師長吉祇為詩八埤學士多時譽七步賢王有令資
數子風流君可致劍門他日看雄辭
亂離何處託浮生羨子今為劍外行異縣頻年多送遠
中原何日見承平雲開隴首河山迤月出巴江閣道橫
此別相逢定何許各須努力待時清

余於今年二月初一日夜夢中與劉詹禮兄弟
水邊飲酒賦詩曾記所作元八句忘其餘今足

成之

夢裏相逢竟是非人生皆夢亦何疑花邊置酒行杯速
石上聽泉得句遊千里幸能申閱積一歡何必是前期
誰觀石火光中事慮不長於未覺時

舟泊宜都

二年峽內厭羈束此日江湖欣渺茫炯炯晴曉明晚色
悠悠殘日動波光遙眸盡處即他境疊嶂痕邊仍舊鄉
自是望鄉須淚落不緣風樹使心傷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八

題永睦縣高齋

岱嶂寬圓巴水道登臨眼界浩無窮空濛嵐翠雲烟外
明滅波光樹影中莫詠楓林傷極目且依蘋末挹雄風
中原十載人將盡相見休嗟似轉蓬

過鄆陽縣

孤城寂寂枕江濱萬室燒餘事可悲故老歸來泣堞坊
行人佇立問遺基年華祇覺凋雲鬢花鳥何曾管亂離
依舊漢傍春事好野桃開盡暖風遲

秋懷

日壓城煙光少留朝昏應是我悠悠人生百歲今已半
世故萬端無幾求學道初聞誠正受深居不賦畔牢愁
尚須一舸輕波上自詠新詩送白頭

荆河十月菊猶斑客御臨表未覺寒遊暮更知為客惡
窮窮猶自借書看朔風幾夜驅鴻鴈苦雨驚時損蕙蘭
安得雀離三百尺一起紆譎破憂端

山中月夜

中原羣盜幾時平避地荒山萬慮驚霜月有情凝夜色
溪流無盡落寒聲滿山林影龍蛇動繞屋風枝劍珮鳴
自惜壯懷消欲盡只將搜句了餘生

送別

十年漂轉鬢成絲細話平生萬事非却憶青燈初罷酒
俄聞鐵騎已成圍當時痛飲今誰在從此羈游與願違
客裏別君還歲晚江湖寥廓淚堪揮

予寓居麻子山自入冬以後大小雪凡十餘作

傳聞平地已有春意而茲山徧臘復雪寒威特甚

荒山絕頂受春遲幾見水花散陸離江國凝思唯把酒
雲林注目又成詩修篁壓路增幽意初月臨空狀素姿
寧有扁舟可乘興柴門惆悵獨移時

雪晴

鳥鳥聲樂作初晴日到寒窗氣象新天接瓊瑤三萬頃
樹明組練五千人已從夫海生陰盤火與神畢洗戰塵
曾侍紫宸知帝力隆興借與萬家春

小雪作

霜風一夜落寒林莽蒼雲烟結歲陰把鏡漸無黧葉念
憂山唯駐隱淪心水花散落衡門靜黃葉飄零一徑深
世亂身窮無可奈強將悲慨事微吟

枕上聞雪呈趙郭二公

上瑞來寧玉座憂夜聲先到竹窗幽饑腸已作去年飽
病眼聊須臘月收高士清貧無敵履故人狂興阻扁舟

却思清曠江邊路，為禿成車酒自藹。

詠鶴

昂藏野鶴混羣雞，志在雲天失路悲。
湖海搗梁元未足，虞衡羅網莫輕施。
獨憐鐵翅垂寒雨，可念長鳴向曉曦。
却使羣鳥驚羽翼，上林能占玉人枝。

宿歸仁寺

精藍蓋屋切雲根，此地何從着世紛。
縹緲僧窗史臨水，氤氳崖樹欲參雲。
青山細認千重疊，暮氣徐觀萬里曛。
兩岸蟲鳴燈一點，舟人相語夜深聞。

高司業

春浮花氣掩門闌，坐鼎神嵩瑞世間。
一字夢靈通洛學，諸儒文弊偶賢闕。
巨源淳德真金玉，吏部高名信斗山。
此去致君堯舜上，黑頭卿相自朱顏。
梳頭落盡少微明，追復成均雅頌聲。
詔起儒宗高一代，禮隆師範表諸生。
拾遺杜史當端立，潤色紛言倚馬成。
行把荷囊多獻納，要將文彩助昇平。

代王侍郎送程尚書赴信州

化龍波迫照旌旗，懷玉峯高緩馬羈。
地接鄉關猶畫錦，人從國老借元龜。
一州如斗何勞者，六合同風要在茲。
此去未能溫坐席，却隨春到鳳凰池。

德望居朝大呂輕，眷思難拂巧歸情。
履聲暫去端門曉，刀夢新占虎節榮。
有道致君三仕喜，無心貪寵一麾行。
天表祇恐思耆舊，不待黃堂報政成。

若上鍾意撫斯民，不惜朝端屈老臣。
連錦麾毫千字寵，黃金橫帶萬釘珍。
長安日近恩光過，刺史天高惠政新。
我愧仙山舊猿鶴，依然軒冕縛閒身。

初夏已晚山中即事

山雲倏忽自晴陰，積雨門援萬草侵。
一帶清川供極目，千重畚墁伴微吟。
雄鳩鳴處園林密，白鳥飛來溝水深。
麥秀桑柔夏方永，不堪時序苦侵尋。

道興

人生何必論才良，賢否窮通脫未量。
運否蛟龍猶獲屈。

時來鳥雀亦鷹揚，玉俟螻蟻同歸盡。鍾鼎山林各有藏，何用作文嗟不遇。已將名利等蠅羽。

少年豪縱志凌雲，著論將期擬過秦。當日詩書徒用世，如今文字豈謀身。亂離不用毛雉子，漂轉聊同木偶人。主父平生希鼎食，年來一飽尚艱辛。

三月二日奉詔赴西園曲宴席上賦呈致政閣
府大帥

幅巾私第已歸休，當寧虛懷更款留。避寵雖辭持節冊，送行猶用濟川舟。城南舊圃扁花洞，洛下新莊引御溝。

詔諭兩京居密邇，不妨乘輿往遠游。邦人欽佇見儀刑，詔使相望對寵靈。位冠三公師尚父，

劉向云師之尚之父躬全五福壽康寧。久留行色春過之，比問之師尚父。

半乍別天顏，涕淚零誰識。上心優老意，從行仍許鯉。趨

昔美都門祖二疏，太冲篇詠貴良圖。不聞賓主俱公鼎，木見篇章出寶跗。河嶽英靈添賦咏，都人士女競歡娛。

皆言元老歸休盛，恩禮便蕃自古無。

雨中感懷

西風搖落葉聲悲，避亂荒山萬緒迷。一室漂搖任寒雨，百年昏曉信鳴雞。清霜已染千楓樹，殺氣應隨萬馬蹄。黃屋秋未定，何許孤臣安敢恨，羈栖。

舟中感懷

故園北去渾如客，異縣而今却是家。還日簷楹應看燕，未時楊柳未藏鴉。孤舟泛泛春江闊，去鳥飛飛岸樹斜。却憶當年南下日，傷心泣盡日昏花。

數名

十年四海稱忠壯，誰料將軍陰子謀。舊物空餘叱撥馬，新聲莫唱白符鳩。民謠幾歲傳鈞落，筵席何人戀故侯。溟海茫茫孤鳥沒，一埋蓬顆便千秋。叱撥馬見李筠傳

會覽亭三百

縹緲飛亭接郡樓，平岡絕岸對滄洲。天邊遠岫寒無色，城下澄江湛不流。林影終朝垂澹澹，水禽隨暖弄輕浮。

何時放髮從漁父會傍蒼烟卧釣舟

野岸平林對郡城登臨領要在斯亭江吞荆楚流空濶

山人與洋翠杳冥歲晚雲烟昏近甸沙晴鷗鷺滿前汀

秋藜竟日窮心賞猶是羈愁未肯醒

角聲嗚咽下城頭水國風煙欲暮愁遠日苦遭層嶂隔

歸心欲逐大江流漁村積火臨沙岸賈客連橋集市樓

十里家山一迴首林梢新月又如鈎

潭州道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五

青山接雲雲接天碧林溪樹兩相鮮地連諸徼分秋色

天近平湖識渚煙望盡好峯仍注目賞餘幽樹更垂鞭

是身已作無資省乘興將隨下瀨船

示疑者

天見已如摩勒果佛求休待鉢雲花萬緣畢竟歸空劫

舉世徒勞算海沙除幻已起白骨觀修真開蓮紫河車

時人欲識歸投處無盡光中是我家

溪梅初放

荒山翠嶺倦狂行溪畔逢梅照眼明枝裊霜天寒日薄
影沉碧澗晚流清最憐雪後開冰瘦可忍風前落去輕
却悔折歸無可贈舊遊千里但凝情

次韻石用之春晴游西湖

春晴結客出城隅無數僧坊論給孤紅貼馬蹄花底路
綠籠船背柳邊湖迢迢各自從鵬鷲斷續寧須較鶴鳧
端立一丘為老計移文何謝北山逋

舟中即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五

西來一擢任委蛇春日惟增雨露悲故國佳辰逢禁火

水鄉農事見扶犁年華祇解凋容鬢花鳥何曾管亂離

目極傷心誰告語含毫獨賦遠遊詩內四句犯亂後歸先化過蘇陽縣篇

泊舟

遠依沙岸繫扁舟風落荒山萬木愁枕下驚波時汨汨

天邊寒夢信悠悠遠憂和嶠仍丹淚遠適虞翻易白頭

離亂偏人全策少微生從此任浮游

自竹山歸鄰上墳

晨曦出沒霧交流獨喚江船立渡頭嵐光映縣民居麓
紅葉漫山客意愁溪雲欲作今朝雨崖菊猶含舊歲秋
此日還歸追曩事孤生淚盡黑貂裘

周參謀以詩再遊末章戲賦

九十日春晴幾日得堪行處便須行官因局冷常多暇
眼到花開亦暫明當信光陰如過隙莫教風雨暗長檠
乘陽不礙游人路定看花驄正勒鳴

又

欽定四庫全書

蘇州集

卷七

競說楊枝傾上國樂天題品付歌行但同學語雖鶯小
未見回眸剪水明席舍主人能顧曲曉來柱燭想銷榮
海棠何必尋龍井願聽周詩賦鹿鳴

喜張丞相破湖賊

遙欣丞相受降時湖外歡聲入鼓鞀十萬水軍歸禁旅
二千里地反鈿犁弄兵無復潢池內棄甲應同熊耳齊
從此上流無犬吠好營亭障接京西

昔柳柳州作永州山水諸記泉石之狀如在目

前茲峽上羣山與柳州之文頗類

山礮碎確冒荒筠石溜涓涓盡日聞微水寒來渾見底
峽山雪後欲侵雲深溪春動梅爭發絕壑林高日易曛
應似零陵溪上景林泉多類柳州文

繼韻書胡氏孝思亭

舉世針磁覓秀峯爭從窈窕問窮通喜君篤孝誠尤至
追想慈顏事已空楨段到今猶蔕立因知卓行不雷同
當時甘旨庭闈念應向廬前歎樹風

欽定四庫全書

蘇州集

卷七

寓居

未有揚雄宅一區已驚短髮似盧蒲家貧粥飯隨魚鼓
地速賓從祇鳥鳥已罷書空為咄咄猶思快耳作嗚嗚哀
殘政值中興日聊得安閒卧五湖

如吳興舟中讀白樂天詩有作

雖離雲樹泛朝曦十月江南未變衰縱櫂千尋雲溪水
散懷一卷樂天詩平生名宦休回顧隨分追遊且自欺
不敢將心比餘事逍遙何似洛川時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八

宋 張學 撰

七言律詩

新春偶書寄致宏

二年憔悴向庸城又見椒花條自驚孤客殊方懷土意
故人絕塞未歸情此生竟被儒冠誤他日終圖後世名
平野春來堪細復何時與子杖藜行

新春有感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八

蕭蕭篠蕩擁荒岡却憶江皋草色長暖景暄風似春日
黃茅白葦是殊方孤村默默無誰語萬事悠悠有底忙
獨立寺門歸鳥盡重山複嶺又蒼蒼

上庸

天將層嶂限中原狀貌衣冠類百蠻橫木架橋未渡水
拳茅茹火去燒山尋正問事看龜意帶穗收禾禦歲艱
非是投荒魑魅侶時清猶賴可東還

仇氏園

泠泠竹日淡疎籬澗澗溪流注小池紅蕖白蘋當夏日
冷烟寒雨過秋時主人願燕閒情適客子經過心事危
行役忽忽無麗句漫批山水寫吾詩

和友人中秋

秋來未省舉盃頻却掃空山絕衆賓寂歷平林方頂葉
扶疎丹桂獨生春天高地迥輪當午露白星稀夜向晨
閑道開樽成浪語不妨聊作獨醒人

戲書寄夏致宏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八

蕭何轉漕關中日綺李逍遙商嶺時世亂或為舟楫用
時平自可帝王師試問升車驅駟馬如何踏石茹三芝
荒山歲暮雲烟冷西望長吟猶爾思

梅

兩京當日見初開尚想凌雲遶故臺倚竹娉姿應小駐
高樓急管未須催傷春逐日空千里急景愁腸自九迴
為說西園泉脉動許攜小隊探春來

荒山雪盡水生煙獨發寒英媚遠天亂蕊凝姿殘照裏

瘦松含態晚風前疑將翠袖倚修竹若獻明璫傍廣川
喪亂自嗟容鬢改攀條三嘆惜流年

寄題清孝菴

龍山幾世閱興衰依舊春江拍岸來當代衣冠今寂寞
百年丘隴自崔嵬簷經白日餘僧定路暗青松仍故仄
事去節開春草積來高一望獨遲回

望微水

平原莽蒼浮輕靄白晝柴門亦自扃籬外水波光滅沒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八

三

林邊山岫遠青冥如何隱几終朝看不及寒窗靜夜聽
聽水看山朝復暮那知白髮漸星星

春陰江水偶書

小軒西下俯通津漠漠春陰日易曛白氣冒山蒸積翠
微風過水聚輕紋城鴉飛去秋花夕溪雨收餘岫草薰
寂寞何人念羈旅憂來無數若絲棼

登甘露寺故基

烈風吹面五城隅俯仰人間萬事祖萬古江山自雄渾

百年城郭已蒸蕪亂餘故物惟金鼎事往前賢只畫圖
雙塔烟中廣陵市淮南戍守木應無

種木芙蓉

去歲經冬百卉空今年多種木芙蓉未如蜀國城邊望
疑是秋江渡口逢定之雄峰來慰藉應借寒菊伴丰容
敢同出水方新句空自長吟負老松

次韻石用之易安齋

塵纒脫得片時閒未見彌天釋道安薜荔半蔭雙屐齒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八

四

滄浪何日一綸竿地能容膝皆堪處心對回光未易看
試問老僧安底事不知人世有悲歡

和夏致宏詠梅

春嵐初被曉光遲青女消餘泣玉肌雪後離披憐落蕊
溪旁婉約愛橫枝不隨姑射來風去定與飛仙待月期
山靜林深香暗度折來頻動故園思

憶京山大陽寺

往歲侍先
大夫曾游

往歲曾游大陽寺倚天樓殿碧參差明安菴迥峰巒古

楊廣城高遠路危滿整松聲僧定處一室秋雨客談時
如今細想經行地三復遺詩血淚垂

行建溪上見擘舟上水者愴然傷懷

何人刺船上寒水却憶避地微江時驚濤澎湃恐親懼
鼓棹紛紜稚子嬉漫漫平沙烟上早冥冥黃竹月生遊
感舊將為仰天哭恐驚行路抵成詩

春日郊行

曉尋山寺出重城壞壁誰題半草行照眼芳菲空玉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並湖風物記金明新詩已見成賦錄舊賞懸知又棄榮
龍井海棠須靳惜一樽留取聽鶯鳴

屏迹

荒村屏迹任時移山水昏明各異姿穹谷烟凝成襍積
斜林風過作鱗差病身豈復能強健末路惟應足抵巇
萬古升沉同鳥沒蓋棺猶未且題詩

泛舟觀雨

雲氣交流畫窻冥疾風吹雨雜荷聲山隨明晦姿橫出

舟入渺茫詩漸成託迹江湖三畝足放懷天地一身輕
銜盃不用嗟羈寓未必乘槎勝此行

次韻王亞之沿湖冒雨歸

禽鳴滑滑濺泥塗賴有雲巢眠不孤天外黑風迷鷺嶺
檻前流水憶鴉湖躋攀危磴九折坂捧玩新詩百斛珠
收拾殘紅付春去四時光景任三無

芍藥

青春愛謝日遲遲正是羣芳極迹時濃露有情融睞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喧風無力困豐肌苦將蕊氣相牽引若對華燈不自持
應似西江明夜大館娃宮裏醉西施

龍洞

靈洞何年水亂流試尋危棧訪丹丘此時景物迷三鳥
當日神龍跨九州白晝瀑流方訝雨夾天嵐氣忽驚秋
憧憧門外紅塵路過客何人肯暫留

自鉛山如鵝湖

長松十里晚冥冥行盡松林到法城悄悄虛廊無客語

陰陰翠綠有鶯聲新荷萬點土花碧白鷺一行春雪輕
麥秀漸漸桑葉暗恍然如在故園行

九日

南國窮秋冷尚餘隨時遊鷗自堪嘉且收一雨山爭出
休歎重陽菊未花佳客逢秋宜得句道人酌酒似烹茶
人生勝日須行樂豫去昏鴉作陣斜

登高未用懷郵縣少異誰能識孟嘉歲歲青樽常有酒
年年黃菊未逢花分將默坐更搜句肯以銜盃當飲茶

欽定四庫全書

蘇軾集

七

且莫憑欄傷極目人間秋日易西斜

九日當年菊蕊進今年庭下半芳菲木奴原野將成糜
楓落江湖欲授衣何處好山饒勝槩擬攜家釀趁清暉
病衰不復能搜句聊插紅萸滿帽歸

夏養真父挽詞

四十青春鬢未暗翻如槁謝葉辭柯親聞有絲今難戲
客館無魚尚有歌遺愛偏存梅渚畔新塋空占闔山阿
素車不得親觴酌別望含悲獨奈何

忠顯劉公挽詩四首

活人愛國見平生晚節臨危志益明漢伏塵深連宮闕
禮衰風急半公卿千人致詔竟不起萬戶封侯却似烹
暮晉朝梁真可忍紛紛蟻蟻尚偷生

既基媒孽自燕雲抗議如公有幾人軍旅未聞焉用試
豺狼不噬豈宜親求魚綠木護靈園曲突徒薪翻殞身
才大言深古難用忠良千載恨常新

自從玉帛交珠域一見寒盟為隱憂亂相方虞鄰國難
欽定四庫全書

蘇軾集

八

廟堂誰聽徙薪謀義如杞殖仍忠壯識比中胥不怨尤
松栢蕭蕭九原路高名常共建溪流
抗論中朝猶在耳鳴弓仇敵已臨城王都竟失金湯固
朝士方貪雀鼠生慷慨一朝先奮節華戎終古共知名
可惜千官臣偽後蕭蕭華髮盡垂緇

哭孫信道并序

信道名確沈晦榜擢甲科建炎初作京西運司屬官
蔬食破裘晏如也山中抄書無慮數千卷今不幸改

京秩死年止四十嗚呼天之生才而願使之費志永
壞哉

悲君刻意異時流十載經春着敝裘新能預知成馬鬣
舊書何苦似蠅頭孟郊骨相終齎志賈誼才能竟不侯
寂寞聲名千古事定知無益夜臺幽

挽張全真詩三首

并過本非因紹介登門不謂便無期傾心問及言猶在
杖藜書成事已悲作錄方甘建鄴水惜賢危在中興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九

傷心無復謔疑事選似當年徐孺碑

紹興丙辰見公知待持典及公再作

參領在建康時數造門禮遇益洽燕平日未嘗過書問
去秋舍弟過建康再三見問方欲以書道悃悃而公計
至矣又作於方務德處見公書使
街車載餘事未知所出末句故云

玉質清臞似列仙人間亦合得長年功名不竟如壺遂

謂不作冲淡空嗟似樂天

帝子正當云公質性恬淡閒
居有園林蕭散之適可比樂

大胡不恚遺綠國老憂深珍瘁為時賢含毫誰作名臣

傳要使風流後世傳

七言排律

壽王蘇州

維昔高堂講射蓬瑞雲吹不散薰風十分正滿水輪桂
一葉將飛露井桐元老三朝尊相閱餘休幾世積陰功
光芒孕秀星滄鼎神物儲祥嶽降嵩淮水筮靈芳喬遠
蜀江波與慶源通傳家自有調元手許國常輸露膽忠
節勁不凋霜後柏氣豪長吐雨餘虹金堤護掃河循道
蘭省分曹宿在穹銅虎騰揚飛蓋皂木牛多足太倉紅
朝班八筮鴻鴻列京尹頻令控犴空暫緩漢庭安世索
來臨吳國館娃宮氏安泰伯封疆外日在韋侯翫詠中
贊奇一爐金篆擲捧滿千警玉玲瓏桃開坐閱三千歲
松夢當占十八公日望鋒車收九戩時韜組甲詠車攻
如君江左今王尊有客河陽舊石洪既治從來叔朽鈍
涓涓殊未報深崇省坐衆聚心何羨旌旆搖搖思莫窮
賓級阻陪稱壽筆書綏鄉復寄詩筒西湖十里荷花水
淨洗觥船逐祝翁

壽沃令二首

山秀江清號浙西氣鍾賢哲誕生時商朝月正垂三統
光啟黃耆見七枝此景聚水藏北陸有人眉壽等南箕
教條宰邑鄧制雅導引支床室有龜五百間開喬嶽降
八千避歷大椿期書生願效封人祝為捧黃金一屈厄
奎文昭於夢熊熊正位英賢慶誕時人日空知經月是
斗杓繞徧一年移銅靈仙氣鍾標格卷畫溪光入句辭
發策談兵知醜籍操刀製錦見施為三年仁政春十日
萬口歡聲寺一危願祝我翁何許歲紅蓮葉上見游龜

欽定四庫全書

蘇軾集

和李少卿

獨見涼蟾欲上時西園爽氣溢清池坐欣萬頃湖方滿
欲舉一杯誰與持虛閣排雲空窈窕青山繞郭自參差
氣澄莽表輪踰迥光泛鳥林影蝶移一歲佳時今漫過
誰家橫笛未休吹城烏何事翻飛急不學鷓鴣占一枝

五言絕句

懷伊亭

回環擁岡鬱澗漫分林鳩縱日以怡情信美疑吾土

松門

長林上晚烟明月曜深夜重閉豈吾心自回俗士駕
致真亭二首

宿歸仁寺

霧豁空江平林疎遠山出龍溪夜來雨爽氣侵不濕
桑柘落洲渚登潭漁艇集幽禽忽飛來斜日水光溢
下瞰十仞餘遙瞻幾千里遊客日暮時鄉心萬端起
喬林衆鳥集暮氣氤氳上好在三巴山何時正相望

欽定四庫全書

蘇軾集

幽居

巴水任喧雲僧聽睡方悄風清月到床露白蟲鳴草
避地依荒谷衡茅苟自安門前山四塞不用買峯巒

觀月出

山空樵唱稀林昏歸鳥沒新月含烟霏遙依亂峯出

生口 陸路去縣十五里

牽舟四日程屈曲紫山轉行行問居人始知猶近縣

信美亭二首

北眺遙山樊向瞻近津濟登茲一消憂信美仍吾土
躡屐上危岑策杖臨孤嶼來往自忘疲於此時延佇

柳陌

含風皆有態夫路自成行馴鴉朝暮集接葉得深藏

詠種菊

手種籬邊菊秋來亦自開驚蝶翩翩舞雄蜂去復來

懷新亭四首

連意在田疇中因結茅屋凍雨昨但來共欣春水足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五

耘耔競所務喬林千風清嘉穀雨來長復滋畦水平
慨台當長夏林木盡成陰良苗方競茂悠哉林下心
晚秋紛已及中田日往還適與好風會植杖觀前山

夜雨

夜半山雨來夢覺還復息寒寒簷溜空時聞斷續滴

與陳去非夏致宏孫信道遊南湖同賦四首

策杖南湖邊葛蒲如綠髮石亂水流分山空鳥聲歇
山桃深復淺亂發傍幽巖無人慰寂寞晴日自捲捲

共坐石上苔坐久溪陰轉峯外晚林稠山腹晴雲散

三日山中遊溪山未全完却羨畬田人春晴割烟岫

聽微水有感四首

發源由太古東逝幾朝昏欲識無窮意當看石上痕

寒江流不極疊浪日沄沄詎是悲鳴苦端由清夜聞

西從微外來東去還歸海徒聞朝暮聲詎識年華改

祇應初剖判便有斯江水於今知幾時水流猶瀾瀾

邵公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五

遺愛在斯土諒如泉山滋居人不敢唾時復照鬚眉

陰陰勿翦棠聽訟得處所深深山下泉飛空作甘雨

題畫扇

暮藹前林暗遙知暮氣生漸向山門近應聞鐘已鳴

望望滄波闊汪洋湖水秋津亭方遯客遠來何處舟

宿承睦將口香積院滿山皆松檜替

雲峯幾萬疊何處見家山此日無窮意悠然獨倚欄

萬壑樹色傲松門已暮鐘鼓困腸斷客應與此時同

獨夜

山月娟娟靜山烟漠漠輕茅簷無一事獨聽夜江聲

晚晴

前山收苦霧宿鳥有新聲萬里南天客三冬此日晴

下馬橋

悠悠望深松置馬長路側豈為服誓言良以尊舊德

泊舟

夜光沉千嶺寒星動一川汀沙霜似雪寂寂繫江船

欽定四庫全書

蘇軾集

五

盡山亭

南嶺與北岑千峯萬峯起木末置危亭衆山窮表裏

出峽

牽舟已出峽何旦復當還蒲溪應漸近已見宋平山

溪上行

垂陰覆綠波檀欒影空注傍有微徑通穿雲向何處

出見桃花盛開

青林擁蕭寺况乃在山陰出見桃花發方知春已深

渡湘水

昔讀此離騷今朝渡湘水荒草滿秋原何處尋芳芷

歸仁縣石堦

縣廢不知年無人問遺址石堦猶路傍故物應唯此

采薇洞

春曉山路永行行歌采薇歌長非有意惟以療朝飢

七言絕句

元日

欽定四庫全書

蘇軾集

六

推顏那覺是華年城郭衣冠競彩鮮寒雨連天無事出

卧聽簷溜似山泉

至梅堂次韻

牛衣不煖夢初回聲切嚴城角弄梅旋理敝裘蹇蹇足

披霜得箇為公未

次韻王得之遊淨明題易安二絕

滿院嵐光滴翠寒望湖莫羨十三間門前石上蒼苔跡

數得人蹤到與還

銅駝陌上須臾樂金穴侯家瞬息散爭似蓋頭茅一把
老僧終日百般安

又次韻五首

建溪南去自悠悠溪上愁思逐水流欲寄平安數行字
秋鴻飛不到炎州

離尤南去本無因陰隲忠嘉自有神敵國猶強讒間露
君王宵旰憶良臣

行盡炎荒路向東蠻村戍鼓夜逢逢惜無王朔同登望
欽定四庫全書

騎氣應須似白虹

行衣葉葉馬蕭蕭快意寧知歸路遠海上尖峯青似染
却從雲外望岩堯

心知公及暮春歸猶自思公腸九迴門外春流已如黛
行看飛鶴過橋來

言類

中秋是處已揚芳籬下朝來欲破黃賴得雨荒蕪草沒
却能應候作重陽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九

宋 張嶽 撰

七言絕句

乘舟阻風

平生所遇悉堪吟
往返江湖知幾回
長是扁舟阻風浪
羨他舟楫掛帆來

送陳忠玉兼寄尹夢得黃仲通并寄李通姪

當時分袂各丁年
南國相逢鬢已斑
羨子還來覲丘隴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九

益令歸夢繞金山

少年渾欲不勝衣
豐下如今帶十圍
他日飛揚未輕料

卜居終欲近郊扉

百年門戶已蕭然
每喜人傳小阮賢
好遣僕童種榆櫓

老夫行欲賦歸田

南川解袂十年餘
環堵蕭然頗自娛
生計荒餘莫深恨

歸來猶得在粉榆

君歸多問尹夫子
病後新詩定益工
鴻雁南來書不到

想應全未廢書空

龍洞

瀑溜落巖冰柱碎
迸珠跳沫似飛埃
西風更與遊人便
時送輕塵灑面來

巖樹交柯如有意
欲將密葉蔽溪門
紫府沿源應不遠
未知相去幾程雲

過鄖鄉寒食日

茗蔭雲樹渺相迎
山縣燒餘祇故城
雞犬不聞仍禁火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九

經過轉見亂離情

夢中作後兩句前句覺後足成皆夢中所見也

山南山北是人家
紅杏香中日未斜
傳語春風能幾日

慎無吹折最高花

閏月二日始開北牕籬門

夏郊羣樹綠冥冥
北戶今朝又脫扃
極目不知何所詣

三年於此看縈青

掌口寺寮聞杜鵑

青林雨濕烟濛濛杜鵑含冤號晚風雨轉蕭蕭聲轉急
不堪聞在亂離中

山中月夜聞杜鵑憶鹿門舊遊

陰陰綠柳子規啼風送餘聲夜轉悲山月籠明蘭氣馥
恍然如在鹿門時

暮春道中聞蟬

西山日落東山明長風吹花客心驚房州氣候不可解
嫩葉暗中蟬亂鳴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三

夜雨有作

睡足秋堂夜雨聲天涯此夕歎飄零空塔滴瀝腸堪斷
更向芭蕉葉上聽

仇氏園

修竹青冥山翠合圓荷枯倒水禽飛造門休問林塘主
暫借閒窓負暖暉

過覃氏園偶題

十日濃陰飛細雨清川初漲水平沙幽人閉戶春已半

開遍山南山北花

思故園

柳外高風盡日吹春來不省見花枝漢傍別墅三株杏
記得飄零似雪時

十二月旦雪霰大作

憶昔尋梅漢水傍故乘微霰渡澄江如今飄泊閩山側
擁褐安禪聽打窓

七月二日大風作一晝夜方止土人云此風潮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四

信也

風不終朝聞老氏撼山今既一期自旦至旦為期餘得非造化
誇能事要使人無盡信書

後世新奇方競出難持古語對時云欲將老氏飄風語

刊別還同火浣文魏文帝作皇覽著無火浣布至明帝時貢至刊去此節

風潮初見土人云海風每作大則三月稍小則四月始愧

鯀生泥昔言却以所經疑柱史著書應祇為中原

詠鶴

引吭清激連天外何意留連
泰養恩我亦又懷區外志
終當乘此邗天門

非干位置異雞群自是昂藏
絕世紛若使風標公子見
亦應慙恨不如君

當年君子成猿鶴物化誰能
不愴神奮翼一歸霄漢後
安知不作艾封人

心期附鳳參雲駕豈與凡禽
共苑園黃鵠無能猶自免
應緣遠去不乘軒

欽定四庫全書

葉風集

五

千年一度復來歸城郭何人
識今感當日榮華竟誰是
祇應皆作路塵飛

孤山

日薄城烟湖面紅勝遊常恨
隔崇墉不如縱櫂絕湖去
却聽孤山打暮鐘

贈何子應

何郎當日在房州曾見梅花
倚郡樓賦罷凌風人已朽
後來白盡幾人頭

憶見紅茵起襪屨十年相遇
澗河津慙慙怪我劉雙鬢
不似花枝卻耐春

山中校書時有田父攜酒見訪

雖書不必天祿閣林下巾箱
且自攜時有田翁來曠飲
嗟無太乙照青藜

魏塘荒僻春來無雜花一枝可慰逐客二月二

一首

十六日見離外桃花盛開如
燦紅霞因為絕句

欽定四庫全書

葉風集

六

狂風幾日漲黃塵離外桃花
忽照人不有繁紅慰逐客
二年不識澗江春

凌雲見桃花

曠却相隨不相識主翁翻作
白頭新桃花未見不曾失
拈出還成埋没人

二月二十四日至魏塘

桃花零落怨春回松下朱門
向水開燕子不知非舊客
依然還取故巢來

茫茫白水環虛市股引清渠繞梵宮一夜春風入高柳
况如身在海濤中

青葉生林啼鳥新出門逢水不逢人楊花滿地披重繭
不信人間有暮春

雨罷青枝猶裊裊風餘紫燕故翩翩垂簾竟日無餘事
庭草雖長不用鞭

病起清羸廢酒卮茶烟聊復颺輕颺卜居便作十年計
會見蟠桃著子時

欽定四庫全書

宋
蘇
東
坡
集

卷
九

一行疎柳對柴門又見荒烟上晚村日日牆陰觀日影
人生消得幾黃昏

今朝自撒窻前柵決背雙鳧沒綺牀便是提封無限界
不憂閩陌誤東陵

法界頌二首

木人睡足理精神大地山河勿一塵不是解談無口論
由來不及世間人

山河大地因誰有聞見覺知非我親不挂一絲全體露

真成本分住山人

自房州歸掌口聞杜鵑時杜鵑花盛開

亂中一任青春去祇有閒愁作鬢華日暮風吹古原樹
杜鵑啼遍滿林花

澗邊

喬林近水葉陰陰縈石溪流自淺深隔水羣山森夏木
白雲樓起媚遙岑

夜坐

地爐火暖壁燈青虛閣風驚鐸亂鳴門掩上方山月黑
北窻危坐聽松聲

晚步

晚來聊復岸烏紗指點園林已罷花高柳交陰斜日照
閒攜兒稚看棲鴉

崇山圖七賢詩

短壑長松經始餘次山無往不從吾便應掃盡陳蹤蹟
暮作三溪少隱圖

欽定四庫全書

宋
蘇
東
坡
集

卷
九

峴首登臨事已非風流千古載豐碑
鑿空尋出崇山景又作襄陽一段奇

居士胸中有丘壑買山占得水雲寬
七峰環合三溪碧盡付騷人一倚欄

負郭幽崖面武當襄江前占水雲長
四時景趣無窮盡俱向公家靜隱堂

兩山列影作眉愁盡付襄江一鑑收
問訊風光應更好賦詩誰與共清流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九

山容渾似關南見水曲初疑峴首看
聞說新堂多勝槩待飛一葉上雲端

內人斜

當日承恩向壁門今同僮鬼落荒村
丘墳埋没生秋草人事如斯詎可論

山色依依水自流內人斜畔最堪愁
荒榛蔓草點寒骨更有何人弔杜秋

晚望西崖

西崖佳樹綠層層日落山煙滿樹生
蕭然倚杖疎籬外遙聽幽泉斷續鳴

登石門山山側有觀基在荒筠中不可到
山相對即新安縣也今謂之新安平

嶺樹疎疎秋景明荒筠埋沒觀基平
石門山下微江水依舊東流日夜聲

石門山對新安縣基址平來蔓草秋千尺
微江清見底悲鳴還向縣前流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上

梅

一枝寒艷映憲光
藜氣侵衣斲客腸
漢上水邊千萬樹春來何地著清香

偶成梅詠

開時都不值繁華
結實調羹尚可誇
若語當年上春事總輸凡木後開花

故園微路遠江干
常記開時偏歲寒
萬里臨風驚老眼却疑還是霧中着

霧態風姿紫府仙直疑清夜降羊權不知老大心灰久
香氣撩人似昔年

覽鏡

覽鏡知予骨相屯便當終與老農隣議將此地為菟園
種藥栽花二十春

興州者月上

城下滄波去不停城頭吹角作邊聲去年此夜深閨月
今向興州山上明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九

七

溪傍梅花初開

細挹幽香辨殘雪却驚寒谷獨先春慙慙為記春風面
他日重來是故人

溪流一派碧潺潺落蕊隨溪出亂山惟有劉郎重回首
往來行客更誰攀

冒雪早行

每憶西山千丈秀雲霾對面失空青千秋夜雪無人跡
獨策羸驂帶曉星

秋晚遊謙上人菴四首

巖巖羣峰當戶立泠泠絕澗出山長虛寮竟日無餘事
默坐時聞柏子香

兩岸喬松上冷煙誅茅遠在亂峯前居人不識新菴路
欲入山門尋細泉

霜落秋山楓樹紅茅簷直面列諸峯上人竟日觀心坐
粥飯遙憑別寺鐘

溪流觸石轉輕雷境靜身閒萬慮灰西崦遠寺青煙外
時聽鐘聲度壑來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九

七

寒食日兜輩遊尼菴戲作

雜英滿樹春欲過修竹參雲萬餘箇頭陀雲頂出迎賓
恐是當時劉鐵磨

讀太平廣記三首

禁苑茫茫盡日吹桃紅李白祇青枝唯餘阿醋偏驕妬
不畏封家十八姨

漢趙昭儀姊妹驕妬

月下來過徵士門可憐桃李盡能言其如苦畏春風暴

可為牆東植絳幡

夢裏空驚歲月長
覺時追憶始堪傷
十年烜赫南柯守
竟日歡娛密雨堂

早發竹山

天外峯巒排木杪
江邊石氣動雲根
憑誰為謝東流水
好送寒聲入故園

去水湯湯紫嶼轉
前山恰恰與雲平
僕夫應怪微吟苦
寧識江頭送目情

欽定四庫全書

蘇軾集
卷九

三

竹山道中

青山忽斷開平陸
雞犬人煙太古風
野老誅茅寧有意
一生身在翠微中

再到竹山

衰草連雲鴉亂飛
荒城寂歷澹寒曦
屋廬燒盡民居少
祇有青山似昔時

老罷

滿谷千千萬萬紅
含情一一待春風
難將朽質爭娟好

拚却輪囷似老松

癸亥春

荒村渺渺不知春
三見籬邊物態新
漸習魚蝦解蟹語
自疑元是魏塘人

春詞

莽莽暄風吹九州
春來何處不消憂
林間鳥語隨時好
花裏風光映日流

無復餘聲到耳邊
衡門不閉亦蕭然
風枝鳥語皆無賴

欽定四庫全書

蘇軾集
卷九

五

每向春晴晡晡眠

春間作

桃花遠近火城堆
誰遣黃昏動地來
使使便成零落去
何如前日未吹開

有感二首

題卷安西嗟妙蹟
翩翩遙想翥龍鸞
那知偶落黠奴手
只作葡萄一斗者

庾翼神明還舊觀
巖山草樹見揮毫
如今祇作葡萄用

惆悵遭離老虜曹老虜曹漢書語

雨後愴然有感

騰騰醉裏十年事
曉曉窗前半夜燈
老去自堪愁作伴
雨聲何用更憑陵

贈南回了豐上人三首

徧參初自浙江回
梵刹金鋪始負開
袖手却來巖下住
蕭然一選長莓苔

連階澹澹方池水
擁檻煌煌百口花
遙想老豐秋雨夜

欽定四庫全書

蘇軾集

卷九

跣趺獨坐聽鳴蛙

雙頰朱丹雪染眉
終朝一飯便無為
庭前柏是初年種
今見森森合抱時

張文潛作淮陰侯詩有平生蕭相真知己何事

還同女子謀句因為蕭相代答一首

當日追亡如不及
豈於今日故相圖
身如累卵若知否
方買民田欲自汙

贈僧

片雲一去幾時回
好在江心碧玉堆
他時倘記珍台客
默坐猶能遣化來

寄漢上禪者

睡起題詩寄漢濱
幾年音信斷知聞
何人為我持瓶去
滿貯虛曇一餉君

寄謙上人

屋裏迷家張處士
上門指路上人謙
如今線索都齊露
拍手呵呵未是收

欽定四庫全書

蘇軾集

卷九

登青山贈長老淨曇二首

白水環村漫漫流
天邊浮綠遠眉修
春晴一試登山屐
愧乏新詩與惠休

詩律遙追璨可流
安禪總不礙聞修
勸君著意搜新句
准擬他年有惠休

法界頌

自從認得無邊界
宇宙方知狹陋生
時節短于羊脚熟
廣輪才似一牛鳴

呈湖州趙再可舍人二首

五雲螭陛舊仙翁
來往琉璃一色宮
未到行人已能說
使君清與雪溪同

一舸乘風汎渺茫
來依芳杜雪鷗行
難將野服隨賓履
七字聊參燕寢香

晚秋風雨

滿目蕭蕭雲氣流
芭蕉梧葉共颼颼
松門盡日無來客
獨與疎篁傲晚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十一

七月二十日忽有青蠅翔舞坐隅揮之不去

每見營營止樊棘
不應遺矢未央宮
恐報苻堅筆端事
自疑今在洒心中

趙表之送梅并詩次韻

綠蓓繁時春欲暗
曉霜濃處信初來
今朝消息南枝露
知是微陽九地回
不著名身與句身
迥然超過亦無真
誰知終日騰騰者
便是當來本分人

都綠老罷無筋力
不是萌心有愛憎
他時聊作逢場戲
分謗圖知我亦曾

未忘一笑杯盤樂
終愛忘言氣味長
多慚居士梅花供
舉世何人解識香

再次前韻

曩日不緣逃暑至
今朝端為探春來
梅花落去香渝烈
去去還應首重廻

若認諸空猶是妄
莫言衆有便非真
今朝試遣木居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十一

問取頭陀菴裏人

齊國饋時堪出走
東山攜處未生憎
道人莫謂全無念
行樂須知此日曾

亂蕊晚迎晴日暗
疎枝迴映暮山長
蕭然一榻安禪夜

細雨輕風為發香

野泉泱泱貫城來
紅紫商量次第開
尚想梅橫却月觀
遙知雲雨暗陽臺

晴空杳杳冥鴻遠
阿閣沉沉社燕回
酬酢風光堪一醉

却虞蜂蝶浪相猜

登樓對雪

冰花不省如斯暴疑是吹沙打夜窻莫遣沉陰增敵氣
且將盈尺作農祥

朔風幾夜相回薄世路抵今多苦辛擒寇可無懸鉢將
泛舟未許剡溪人

遊獨孤城

徽王舊國雲煙古獨氏空城睥睨平故物祇應惟石瀨

欽定四庫全書

蘇州府志

十一

昔人曾此聽寒聲

登真觀遺履池

古柏參天鶴不歸空餘池水澹清暉當時遺舄今安在
應作雙鳧過水飛

雙楠送何致遠歸陝西

亂後生涯似轉蓬何堪送客值秋風含悽試看東歸路
只見青山繞漢中

日落邊城旌旆愁漢家鐵馬正防秋慙慙送子西征路

努力班超萬里侯

種松

壽張種漆將為器假用終能及里閭我植青松期偃蓋
蒼然相對雪霜餘

紛紛羣木望秋零獨喜新松五鬣形他年城郭人非舊
我始攜鋤劬茯苓

贈翁法師

松水為資萬事輕蕭然一室寄餘生勞君回去來相過
可見高人世外情

欽定四庫全書

蘇州府志

十一

病餘蒲柳懼先秋妄想仙人十二樓好住名山煮白石
他年因子問丹丘

松水事見北史徐則傳煮白石晉鮑靚事

心老得法天柱修靜能道黃龍會中諸耆舊及
他宗派知名士辛酉秋應供茲院刻意行道訖

無應者明年夏末一日棄去將適焦山圖巖以
棲老馬馮余詩以行為作三絕句

經年於此忍朝饑又見秋山草木腓滿口陽春無和者

却將錫杖向空飛

道人別我焦山去擬卜穹巖畢暮年帆來帆去澄江濶

我亦心馳落眼前

口如布穀本無語身似虛空何所還觀音巖迥出雲雨

好住幽窻望小山心本淮南人

贈羽人

迥然誰識坐忘心擁褐無言閉息深庭竹自搖人語寂

終朝相對祇胎禽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九

三

清晨叩齒誦黃庭絳闕珠宮會衆靈齋罷藥爐深炷火

戲攀庭樹作熊經

芍藥

時人惟解愛芳菲服媚香濃竟莫知幽卧獨憐芳氣馥

世間惟有柳州詩

淒淒寒雨送餘春繁艷濃香慰病身忽作暖風遊日想

慨然如在漢江濱

典刑雖有但傷心芳氣時來尚滿襟還似夏侯家衆妓

隔簾聊聽繞梁音

淺白輕黃皆異態還如妬寵各低垂暖風一陣塗香烈

午酒醺酣嗅蕊時

芳氣時時侵鼻觀令人三復柳州詩非因寂寞耽幽意

醉倒花間未必知

暮春山中

經時避地隱蒼巖世慮忘來萬事堪日暮獨行南澗側

遙依疎樹望晴嵐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九

三

絕句

日炙櫻桃已半紅更薰花氣滿襟風路傍謁舍蹲遺獸

應有荒墳在夢中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十

宋 張嶠 撰

七言絕句

墨梅四首

生憎丹粉累幽姿故著輕煤寫瘦枝還似故園江上影
半籠烟月在疎籬

南枝昨夜雪初乾瘦質臨風亂葉繁憶向溪橋曾駐馬
却疑渾是霧中看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

化工著意作幽花疑是來從阿母家寂寞沙村烟雨裏
如看竹外一枝斜

山邊幽路水邊村曾被疎花斷客魂猶恨東風無意思
更吹烟雨暗黃昏

題鮮于蹈夫墨梅二絕句

黃蘆綠菼護輕寒猶憶當年叩畫欄紅燭淚殘人語寂

玉人曾隔綺窻者

不御鉛華著素衣玉奴風調似清姿何郎不作凌風句

幻出江南烟雨時

金道鋪庭下竹十許枝因憶柳子厚清水驛絕

句

庭下幽篁十數枝令人偏記柳州詩襄陽耆舊消除盡
清水驛傍應斷碑

題竹

山礪犖确霧冥冥瘦筍初從石罅生開圖細想經過地
記得南山步晚晴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

秋露日暖飛蟲蔽空甲子秋作

秋霽無風日自曛飛蟲偪塞似屯雲老夫漂蕩居夷久
祇恐乘空是廩君

贈筆工

顧鬼霜餘毫健如鈿錐妙手應時胥臨池自愧無功用
欲借僧房掃葉書揚雄賦以為儲芥注謂儲物以待則知古須芥通用

夜聽雨聲

冥冥雨意若絲棼銀竹森森瀉夜雲憶昔曾行兩京道

還如孤驛枕邊聞

喜劉寶學彥修得歸因叙初別時悽愴之意

病起回思欲去時
菟裘重到倍依依
青苔一徑空行迹
門掩殘陽翠碧飛

三泉退敵捐軀日
五嶺逢紛去國年
皇天自古扶忠義
不必臨風畏跼鳶

書來不苦瘴侵肌
却恐孤生厭食薇
春到自然羣物遂
須知寒谷獨增輝

欽定四庫全書

蘇軾集

三

聊城欲下樂生去
宣室釐城賈傅歸
來往炎荒六千里
歸來却得及春菲

瀉水津頭逢早春
桂林楊柳拂行塵
西園無限芳菲樹
皆作新花待主人

曾向花間醉玉卮
今年花發去年枝
君恩不賜泥封詔
春物翻成滿地悲

幾年竭節在顏行
去國誰憐道路長
自是君心知魏尚
不應微諫待馮唐

去時弔古愚溪上
歸日讀碑涪水邊
不是柳州終抱憤
應同郭令欲扶顛

林邑回觀山靄微
短亭楊柳弄晴暉
遙憐一騎登途日
逐客人人淚滿衣

衡嶽峯高刮眼明
行看渾異去時情
斜陽託宿沅江上
反聽哀猿是好聲

髀肉生

歸計無成須絕望
幽居有意漫經營
自憐心共劉玄德

欽定四庫全書

蘇軾集

四

更喜年來髀肉生

建炎庚戌清兵犯襄漢
寒食阻趙光化拜掃追

慕痛哭因成二詩

上庸寒食已無花
山木青青吐嫩芽
此日傷心九原路
想無雞犬祇鳴鴉

故園墳樹想青蔥
寒食風光淚眼中
自痛不如僮父子
紙錢猶掛樹頭風

寶林晚坐

寂歷空階惟落葉黃昏古寺只棲鴉高僧相對共無語
坐看西林消晚霞

金州行衙

寥寥空館風號木浩浩長雲雪過窻故國幾重輕靄外

歸心一夜滿寒江

灘聲吹浪城邊壯寒漏鏘金枕伴搖庭樹不隨厚木落

霜風著葉夜蕭蕭

齒痛黃其速落而不可得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

五

慈子為牛真自取逢分卧箸亦何哉我今病落無多恨

况復終同短髮埋未埋髮齒
漢人語

讀楚世家

喪歸荆楚痛遺民修好行人繼入秦不待金僊來震旦

君王已解等冤親

題興元雙楠

興元雙楠名千里字水孤根歷九垓豈但為君丈人行

諦觀直恐是雲來

晚晴

繁香苦愛飄岐路風雨何須送晚春坐久綺霞明落照

屏雷亦解慰遊人

飲水

玉池漱液自方鮮記得當初病渴年孑只應供爨用

不須全是鳳門泉

即事

屐齒休令破紫苔柴門無客不須開雨餘薜蘿埋光去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

六

木落前山獻體來

劉少師妻獻園宅為景靈宮基

中興禮物事彌博獻宅那知故事存當日司徒功業就

舊居亦作奉誠園

漢家原廟啟雄規欲及櫻桃果獻時豈為夫人能體國

將軍本不以家為

雜

馴養經年聊伺曉不須風雨遲明呼年來頗學方仙道

拔宅他時從我無

題曹口縣江月亭

庾亮樓前唯皎月
屈原祠下祇滄波
北人每到猶腸斷
江月涵輝更若何
江城月暗山岑鬱
默坐但聽巴水聲
向使江清山月白
欲教遷客苦為情

聞荒雞

但可推頽悲失旦
不應風雨誤司晨
書生久已垂華髮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豈是當年起舞人

題趙表之李伯時畫捉馬圖詩二首

中原無事不乘馬
散牧春皋薦草中
何必西來三萬里
龍媒二駿是追風

徒觀出塞十四萬
詎覺權奇冀北空
不用執驅名校尉
但令首宿遍離宮

春陰

陰靄連朝昏廣野
鮮風終日漾書帷
可憐細雨輕寒夜

正是故園花發時

臨桂令以薦當趨朝置酒召客戲作二十八字

遣六從事蒞之壽其太夫人

雙鳧舊作朝天計
一鶚新收薦士書
不惜持盃相暖熱
白頭慈母最憐渠

讀退之集偶書

宰書三上已聞闕
見辱功官又大難
當日之人定誰子

竟無名字在人間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閔雨

映空終日但如絲
安得垂簷似綆麻
須作深秋霖雨想
要無遺恨欲晴時

丙寅三月憫雨既雨患未足

別墅相望漢水傍
少年不省問豐荒
那知五十叨為郡
日為邦人慮雨暘

冒小雨晚出

霜稻收餘隴
敲空雨容和
霧晚溟濛出門忽
見丹青樹

腸斷家山柿葉紅

觀洛神圖慨然有作

天邊崧少遠微茫猶想霓旌駐水旁逸態瑰姿何處在
尚應遺恨寄君王

慇懃遵渚餽明瑞情托微波事渺茫油壁却歸天上去
沙晴空見水禽翔

輾轅伊闕兩相望草樹離離自鬱蒼舊物祇餘金帶枕

夜闌空斷九回腸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九

石竹

石竹為花品最微當時曾入謫仙詩新葩競發迷形似
紫蝶翻翻綴碧枝

勸農

出郭循溪路向東隼旗悠颺滿春風峰巒沐霧尚陰澹
桃李出牆能白紅

皇恩力本勸農耕老稚爭隨刺史行楊柳垂村翅塵色

殊鄉時節近清明

春泥滑滑不須愁勉事深耕定有秋畚障東南知更好

歸來頻上郡城樓

春到逢花猶眼亂老來對酒便心降須知渴肺難禁醉
鴨綠溝溝酌玉缸

鳥聲掠亂喜春晴詩思知隨筆下生桃李連村向零落
出牆猶有數花明

天挑無力卧溪沙楊柳陰陰勝士家下馬欲知留客意

棠梨故作後開花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十

讀趙飛燕外傳雜詩

漫漫積雪被崗坻宜主當時有暗期忽見梅花照夜發
祇疑猶待射鵰兒

九回沉水新為髻故繡裙襦穩稱身禍水欲來漂燎火

知幾唯有淖夫人

魏宮悵望楊花去漢掖齊歌赤鳳來滌盪到頭成底事

荒田野草但堪哀

漢武餘威信未窮單于來見未央宮如何運偶鴻嘉主

樊嬖宮中作女戎

燕燕承恩住遠條初能順息度寒宵如何不以斯術進
却使甘心慎恤膠

赤鳳謾言最可傷君王不謂有他腸併疑池上將仙去
祇恐留連為侍郎

合德來嬪帝甚歡温柔鄉裏勝求仙武皇雖被白雲誤
猶得垂衣到暮年

夜坐讀離騷

欽定四庫全書

楚辭集

上

山風颯颯木蕭蕭挑盡青燈夜正遙但得誅茅臨澗水

長年飲酒詠離騷

春餘

春餘白髮日蕭蕭無復當年湖海夢為吏應須長孫子

裁詩要及九牛腰

春晚偶書

山中處處罷芳菲衆綠成陰繞碧溪薄暮鳥棲雲氣惡

滿林風雨杜鵑啼

五月二十四日宿永睦將口香積院僧軒東望

甚遠滿山皆松檜聲

遠投僧舍青烟畔夾路松音鐘磬幽試倚危軒望鄉邑
三巴日暮遠峯稠

煙嵐雲樹兩微茫遺客西來正望鄉若值秋風小搖落
祇應無奈九回腸

峯巒綿亘幾千里半霽半陰輕霧中僧房借榻睡初足
滿谷笙篁松檜風

欽定四庫全書

楚辭集

上

金山回道中

北化

陽陽春物已離披豺虎縱橫萬事違沉痛新阡一來省
却隨江燕又西飛

古詩云飛燕
萬物西飛燕

疾風伯

不雨經時氣若焚其欣疎點夜深聞平明忽捲重陰盡
可是風師待策勲

題竹

細葉蕭蕭擁瘦枝石間新筍迸根遲輕筠為使兒童護

待看娟娟解禪時

題石竹

天孫洗黛作靈泉山腹空明一鏡圓不用奔流出山去
人間濁浪正浮天

嗟余是客仍為客數爾真山似假山當日訪珪能玉沒
端由生不近長安

秋晴

時事任從兒輩說新詩誰得老夫降鬼名罷檢秋堂靜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下

十三

卧看風枝動晚窻

二月五日晚閒步於庭日且下有青雲如遠山

望之不厭作絕句以遣興

亂後有誰三徑足日長如我幾人間夕陽盡處春容好
更賴青雲作遠山

取蘭梅置几上

蘭茁梅枝兩並奇高標真不剪深知風輕雨細春寒夜
正是清香發越時

淺綠深藏垂翠葆嬌紅巧傅刻繒花南遊只在元樓客

坐入合香居士家

合香居士
見華嚴經

崇蘭梅葉並時芳更得春風為發揚還似高人有常德
年年只作舊時香

讀崔昭緯傳

季末惱憂事可嗟本根已撥尚肥家那堪事異荀文若
空費君王十四車

峽中晚春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十四

臨水桃花已亂飛向人渾似新離披溟濛細雨春風暴
還是青林生葉時

出微王峽讀子厚詩恍然偶作二絕句

西來一水古今綠峽裏諸山天下奇非是愚溪溪上客
未應輕作此山詩

驚湍絕壁窮天險山水如斯世莫知林邑峯巒瘴江水

發揮須待柳州詩

雨後

一雨稻畦春水足苦遭鳴螭故相喧不妨信馬東城路
行看林花落古原

登舟雨作再作一絕

平生過眼無窮景未省經行有此奇烟雨連山催去棹
不容青壁更題詩

情雨

莽莽屯雲接四溟直疑天漏地維傾此生觀望盡灰冷
但願耳邊無雨聲

欽定四庫全書

蘇軾集

卷十

欲雨

案上文書任作堆病無心力更翻開前陂萬頃平如砥
掛上西窻看雨來

雨中聽鄰家侍兒歌

客恨如醒何日醒滿空煙雨盡冥冥垂簾竟日無餘事
隔葉流鶯獨坐聽

辛酉二月十六日出暗門循城如北關登舟

春色悠悠繞廢臺竹輿幽軋轉城隈路人不解知逐客

謂是尋春湖上來

城國排雲鎖病身豈知城外物華新非綠放逐循牆去
不見西湖萬頃春

舟中贈鮮于孝叔

六年相見倍相親欲話離憂恐愴神莫惜維舟連夜語
三巴雅舊更無人

渡湘水

悠悠寒日傍城闌風熾微波作細鱗莫怪此江清見底
屈平曾向此投身

欽定四庫全書

蘇軾集

卷十

麻子山

雲烟出沒葛蔓嶺蜀錦開張楓樹林連天寒雨何時斷
一室空山黃葉深

漫山麥壠已青青雲壓羣峯未肯晴泥行若畏荒蹊險
悞聽風聲作雨聲

永康山

差莛千仞永康山石路終朝轉屈盤政恐乘高傷遠目

忽然烟霧鎖峯巒

自禮賢還鵝湖望山頂飛流有作

農夫秧稻滿畦水行客跨驟無樹陂熱風吹面日方午
忽見綠巖冰柱垂

夾日赤雲方變火行人渴肺欲生塵飛流百丈垂虹冷
愧爾山中宴坐人

言微水

水畔平沙如積雪灘心狼石似犀牛如何夏日千雷怒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

今作寒霄鳴咽流

春暮泛微水中流有作

微江春水綠於藍兩岸花開雪滿巖縱棹中流望山頂
晴雲如絮亂卷愁

微王廟

疊浪一灘翻積雪連峯千里送青螺微王建國由來古

山鎖叢祠暝色多

無住墳山溪水

轉山溪溜碧滑滑一勺芳甘信所便蓋代偉人今卜宅
故君還似老翁泉

自悼永清江在房州及穀城界中
最為滿險渚水則又過之

銀山卷浪萬雷鳴渚水諸灘險永清平日垂堂猶自成
年來輕作二江行

江行

南訛溽暑方流汗北陸淒風已裂膚江介寒暄真巨測
衫緜重繭在斯須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

寄鄴里

長江依舊循荒壘零落遺民有幾家莫伐城邊舊桃李
為憐曾發亂前花

遊道謙庵

中宵澍雨平明歇諸嶺晴陰各自分偶來共就藜牀坐
時看前山出白雲

甲子初夏復開北戶

已向魏塘經四白又開北戶納涼颺祇應長作窻中客

會見蓬萊清淺時 西域以一年為一白事見博燈錄

競渡

吳俗春來鬪畫船疾驅波上若飛烟去春故逐曾觀此
伐鼓聲中又一年

立春偶題

昔年長恨春歸晚及到春來又恐殘今日推弱蕭寺東
閉門一任歲將闌

新春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

五

人生一世竟何哉老去萬緣如死灰愛惜分陰成底用
不如惡夢早醒來

次韻惜春

騷人競賦惜春詩為惜花飛萬點時唯有農家愛春盡
黃雲堆麥雪抽絲

有感

傾摧漢祚是安昌祇恐狂瀾世莫當自古忠言寧盡用
老臣得不戒王章

李公

李公白髮已如絲肯惜忠言負主知事大不應回一語
知君不作上官儀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

五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十一

宋 張嶽 撰

詔

普安郡王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峻祠緝禮均福綿區况卿德重宗藩恭陪祀事爰增圭而易鎮何抗奏以固辭宜亟欽承毋煩重請

孟郡王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考禮大報均仲洪釐慶衍端朝福膺綿宇况卿樞度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十一

舊弼戚晚賢姻載陪戶邑之多時乃典章之率寧煩封奏固至遜辭趣祇厥承勿重有還

恩平郡王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躬郊拜貺薄海疏恩况卿行謹宗藩恪陪熙事因增奮而更節奚固避以抗封亟欽其承勿重有請

唐大方辭免工部尚書不允詔

朕惟文昌發於六星而起部藉於九範欲熙成績乃任舊人以卿操守方剛性資純厚項自憲府擢長文官今

從輔藩米造天闕俾續故職宜有前規其趣欽承寧俟

多遜

秦熿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法豫卦之建侯在於嚴祖考之祭歌崧高之于邑示其徹土田之衆以卿顯德光明相祠恭恪茲均郊渥乃率國章再覽奏封力陳避懇豈以謙亨之意至回渙號之文其祇眷懷勿重有還

錢忱辭免恩命不允詔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十一

朕拜朕明裡均歷綿宇既需漏泉之澤固無反汗之文况卿位亞公台賢稱戚晚疏恩近地為國曩章趣祇眷意之承勿重奏封之請

王鈇辭免廣東經畧不允詔

朕惟嶺嶠百粵之區番禺一都之會慎擇良守欲安遠民以卿智術疏通材猷強濟持甘泉之橐雅聞入告之猷攬云水之麾綽有去思之戀故茲謀帥無以易卿尚奚需奏之騰固示撫謙之執趣祇定命往踐厥官

潘温卿辭免承宣使不允詔

以卿威晚自修習捐襦袴若廊入侍任屬察鞅比閱武於便朝加精能於衛士乃眷訓齊之力爰陞留務之班寧俟需章固形謙意茲為定命其趣欽承

孟忠厚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成禮於郊均釐及下矧在樞臣之舊宜先綸旨之褒卿親賢並隆勲德兼著從節旌於近鎮增食邑之多朕時乃舊章母煩固避所請宜不允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李顯忠辭免恩命不允詔

雖壇竣事決宇敷恩矧卿榮膺帥旌職總軍律茲屬神休之惠有嘉武衛之勞公社疏封戶租敷食雖循曩典亦示眷懷其趣欽承母煩避避

陳傅良乞在外官觀不允詔

勅具官某省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爾獨不聞故國世臣之說乎而來論疾也夫保墳墓孰與成先王之美休祠館職孰與圖累朝之報智者當有所擇矣式過其

驅母事多遜所辭宜不允

制

吏部尚書制

文昌紀綱庶務而吏部冠於六官銓曹綜叙衆工而尚書典有四選位尊則責望愈重任大則稱塞為難矧當衣冠流落之餘士多失職典藉散亡之後吏得肆欺伊欲選舉有方而無留滯之嗟法比可信而絕並緣之弊閱仁多士寤寐不忘顧設禁之已周必得人而乃又具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官某才用不匱得於歷試之餘趨操有常見於選觀之久持身如公綽之不欲華國如子產之有辭德義足以格君心之非議論足以補當世之闕朝朔兩禁已閱歲時屏翰邦家檢閱績効屬天官之虛位乃越錄而用賢國以得人士無異論夫以賢否混淆之際一裁以有司之文科條猥衆之時率撓於猾吏之手唯清道則足以得法之意唯公正則足以絕吏之姦勉追古人以稱朕命顧予勞舊矣俟訓詞

禮部尚書制

國家有四方之患方務濟於多虞禮樂以百年而興敢
或隳於成業雖聲音數器之用既遭亂而僅存而制度
典章之文尚攸司之有守欲搜裒於遺闕稍振輯於多
儀顧中臺之總六卿均謂喉舌之任而春官之兼二事
寔參禮樂之司必得其人以若子米其官某稟資肅毅
殖學深醇閱理既多所見者大出長藩輔政事宜於民
人入扈禁嚴謀猷備於獻納更踐之久譽處之休稔於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
卷十一

六

予聞允於衆論將以承天心而建事是用度功次而用
賢昔隨武子修執秩以為晉法於周衰板蕩之餘叔孫
通以綿蕪而具漢儀當嬴秦湮沒之後雖彌文之或愧
猶後世之有傳矧國舊章具存故事稍加被飾遂底熙
明在汝勉之以稱朕命

李成為固守蒲城勞效轉五官內兩官授忠州

防禦使制

強敵不道背干齊盟關陝衆城頗為敵屈若其嬰壘自

保守義不侵自非知臣子之大戒明逆順之遠圖其孰
能之當極優隆風示遠邇具官某奮由行伍克蹈忠義
慕古節士志徇國家眷蒲城之在郊如黑子之著面而
率衆入保卒能抗敵忠壯之烈遂震一方毀義之人懾
警自恨覽觀功狀嘉嘆良深武列重階杆防重任併為
顯賞以示優隆仍假郡符兼副戎律並堅義槩用答殊
榮

劉寶許世安王升並除正任防禦使制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
卷十一

六

勅具官某懷許國之忠驍雄自命厲殺敵之果敏銳無
前茲因王旅之修封遂奮兵威而壓難載嘉武節俾進
列於捍防益茂壯圖尚畢精於報稱夙宵自勵毋廢前
勞可

許青為與烏珠接戰能奮不顧死賈勇先登奇

功顯著衆所信服特於正法上兩轉遙郡防禦

使制

勅具官某奮身以徇國家之急雖資主將之謀剡手以

衝仇人之胸實賴摧鋒之勇中放褒命以獎尤功以爾果
毅無前技能絕衆久將屯而衛塞積戰伐以知名不介
而馳敵人望風皆靡橫戈而斫壁壘終夜有聲再觀獻
狀之來允謂軍威之冠俾以武階之峻遙分捍禦之崇
祇服異恩更圖顯績可

正任承宣觀察防禦團練刺史制

朕惟大河之表函谷以西惟敵禍者十年隔王靈於萬
里雖連城跨邑並劫於威強而服然忠臣義士何嘗不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一

七

謳吟以思逮其天有還形之初人謀咸贊之日果奮義
烈以成尤功可無褒優用勸忠力具官某戰鬪本於習
俗忠孝殆其天資知勇有聞剛毅不屈久連節俠欲合

黨而亡秦遂奮壯獻終得當以報漢顧立義以若此豈

書勞而可稽俾正任於居留兼典司於營衛祇服榮施

益厲遠圖

觀察改云俾正任於廉車兼訓齊於禁旅防
禦改云俾正任於捍防兼庇官於徇徽團練

改捍防為兵團刺
史改兵團為虎符

趙不棄工部侍郎制

文昌之總衆務職重六官起部之若予工法稽九軌貳
卿同於率屬事任難於擇人具官某風力敏彊器資宏
博振外臺之譽將漕計於大江之東以列卿之權數軍
儲於四川之遠嘉迺績用簡於朕知方敦趣以還朝亟
疇咨而疏寵通內戚大宗寺之籍時請懿列司平少常
伯之聯亦當重責有獻納論思之並有繕營制作之勤
惟暨乃僚往欽汝守

蓋成授承信郎制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一

八

朕賞恐踰時付便宜於帥閫功圖實效嚴考覈於吏銓
茲命為真往勤圖報可特授承信郎

觀文殿大學士張浚故祖佐可特追封嘉國公

制

勅朕穆卜休辰嚴禋帝考神况允答百順畢臻思與寮
區同茲祉福惟吾舊德功在王家揆厥所元可無追責
具官某故祖某孝悌著於宗族仁惠行於里閭才足以
自致而命不融德足以有施故後宜大再世之慶實為

相臣頃以刻章既極師垣之寵今茲告第遂開公社之
榮知氣不忘尚歆休渥可

故祖母趙氏可特贈越國夫人制

勅朕致力於神既以格三靈之休移福於下又以及四
海之遠惟時追賚已推及祖之恩逮其室家可後從夫
之寵其官某故祖母某氏孝恭之行不懈於春秋慈祥
之風甚宜於閨閫積累豐厚流光自長至於聞孫碩大
休顯脂澤有奉既賜履於三吳湯沐增奮更徙封於百
越尚歆貴寵以慰幽扁可

故祖母王氏可特贈陳國夫人制

出於良與來嬪令族事舅姑有色養之孝訓諸子有義
方之並約素自處詔厥後人再世而昌遂相天下小君
正位已荒畢萬之山川大國徙封更昨故公之土略春
秋時祀尚侈褒榮可

故父咸可特追封慶國公制

勅朕肇禋重屋大祀休成推上帝之仁既錫福於四海

廣教孝之義以加惠於庶功使顯揚者獲報親之心追
遠者慰濡露之感若元功舊德之先不被於恤章則輝
胞翟閭之賤何有於祭澤具官某故父某德足以及物
何不逮於生民文足以行遠而不施於廊廟徒擢賢科
於異等莫蜚英聲於士林雖無一時之遭遂當百年之
慶至其嗣子為吾相臣襲以維垣之崇啓茲公社之貴
其因惠衍昨以大邦歆承光榮慰彼厚夜可

故前母任氏可特贈潭國夫人制

勅朕惟祭澤之行既下均於胞翟褒崇之典固無間於
顯幽本原內助之賢宜沛從夫之寵其官某故前母某
氏被服女戒飭修婦儀雍睦以宜家人柔正以事夫子
深蓄餘慶以施後昆既正位於小君並衍封於大國光
塵如在歆我榮恩可

故前母趙氏可特贈楚國夫人制

供蘋藻之薦而有季蘭之欽應彤管之詩而重靜女之
美遂相夫子克成其家垂裕後人用襲其慶既正小君

之稱號並荒大國之封圻闕則未遑尚知敬育可

母計氏可特封鎮國夫人制

勅朕惟熙事慶成均釐宇縣推體羣臣之義莫大於褒
親念為人子之榮孰加於將母矧乃致位將相勸功鼎
彛入則趣養堂以奉甘旨出則奉安輿而窮逸樂歷觀
今古光耀鮮并宜攸書命之榮以侈廟澤之廣具官某
母某氏出於望族來嬪大家靜專柔順以肅其閭彛端毅方
嚴以成其母道容潤之美並茂於山河禮法之嚴兼資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十一
於鍾郝吉祥善事舉集令門象服魚軒既正小君之位
脂田湯沐並荒大國之封欽承明綸永綏壽域可

故妻樂氏可特贈冀國夫人制

勅朕並賴庶工之力以共濟國家本原內助之賢而誕
施褒渥漏泉之澤何間顯幽具官某故妻某氏植德之
美宜膺壽寵賦命不永遽即幽窆俯仰歲時墓木未拱
可無隱飾以慰營魂徒封大邦並昭顧恤尚其有識克
嘉賴之可

妻宇文氏可特封益國夫人制

勅朕褒寵舊德務極優隆矧廟澤畢達於翟閭福域可
遺於家室其施恩渥以資柔徽具官某妻某氏族屬之
華門閭之威容德之茂組紉之修而奉姑嫜惟孝謹之
共事夫子有勸勉之義輯此令善宜服寵崇湯沐啟封
已徹淇澳之境土并加增輝再荒蜀道之封圻益相所
天欽承勿替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十二

宋 張嶽 撰

制

蓋城轉保義郎制

爾戮力從軍宣勞勳衆兩受權宜之令一頒寵錫之恩
銓次功能叙陞階品往祇異數益勵壯圖可保義郎

勾龍如淵元是御史中丞為因施庭臣語言狂
率不即彈劾奉聖旨罷御史中丞合遇明堂大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二

豐赦合檢舉復數文閣待制制

朕稱裡合宮肆青象魏開棄咎之路以一洒於庶尤閔
負罪之臣宜稍還於故秩矧乃甘泉之舊嘗詔刑史之
書其需恩榮以除苛繞具官某材資畢給學問深明早
振譽於時流遂升華於法從西垣烏府兩所踐揚風采
文辭具存稱績一詒吏議驟閱歲時茲舉彙章俾還次
對廣仁恩之意朕方厚於臣工復玷缺之難爾毋忘於
飭厲

員延年為金人攻取懷德軍陷沒特贈朝請大

夫換給制

爾頃以城陷捐軀既加恤典其欲申命用賁幽奄尚其
有知歆承褒錄可

雷仲宋福為殺退金人各轉一官制

問者敵兵匪茹王旅鏖兵既以勝歸書勞可後具官某
發迹萬人之衆收功百戰之餘雄勇雖其土風忠赤殆
其天性方鄴城之合戰命將帥以濟師實為先登勇冠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二

士卒既至質而不與復條獲以居多揚威而歷子陽之
城良嘉武節堅壁而觀鉅鹿之戰獨不愧心進陟武階
用示勸獎尚圖顯績以報恩榮

選潘林袁珏張天民楊詔戴道陳獻張寶劉

公十祝居黃溫王恭為勅令所編修在京通用

條冊成書係本所供檢文字等各轉一官制

勅朕惟中都庶府總統非一不有法令何以為治設官
置局俾定章程爾等隸職其間皆警有勞因其成書選

秩示寵尚思勉哉可

周三畏為勅令所編修在京通用條冊成書轉

一官制

勅朕惟中都之治以法令為先國家科條品式具在攸
司兵火以來淆亂不理肆加緒正以示四方爾以仁恕
篤厚為吾法卿詳練通明定吾令甲參以故實舊章之
善去其他請寄比之繁成書粲然足開後嗣俾遷秩序
用獎勞能勉祇恩榮尚膺榮陟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陳橐為勅令所編修條冊成書轉一官制

朕制法議令嘗資緒正之能懋賞勸功可後褒陞之典
具官某操履端靖學術淵深敏於文辭兼通史道朕以
衆大之地治亂所原總統之方教條是賴雖故實舊章
之猶在而他請寄比之已繁患其猥并俾加刊定逮成
書之來上嘉分部之可觀秩以官榮酬其勞動勿曰叙
進而怠欽承可

尚惟賢為勅令所編修條冊成書係本所供檢

文字轉一官制

勅朕惟中都庶府總統非一不有法令何以為治設官
置局俾定章程爾以公府掾謹飾無害有職統為因其
奏篇遷秩示寵尚思勉哉可

孫近為同提舉勅令所編修條冊成書轉一官
制

勅朕惟展義而巡方岳即所幸以為京師雖化民成俗
之方莫先仁義之統然御眾經邦之要亦資法令之修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乃飭司存俾加定著速奏篇之來上觀治具之昭陳載
惟參領之臣可後褒優之典具官某負復變知貫之學
而行之以敏蘊尊主庇民之業而濟之以和深厚之文
足以發揮號令練達之識足以裨贊緝熙方膺上都實
觀萬國當平定之日品式具存遭兵亂之餘文籍幾盡
是欲小紀大綱之備設以為百司庶府之章程俾參前
後之請書約以祖宗之故實輯成挈令以付攸司總裁
專委於相臣科指更資於近輔既成書之進御嘉立制

之可稽宜寵錫於綸言俾增崇於秩序以隆體貌以重
恩禁噫示四方禮俗之中雖遠師於高德立三輔尤異
之法亦雜用於漢條其共守於成規以克臻於至治可
徐寵楊申陳廷圭焦義為掩捕海賊生擒賊首
卓全高等徐寵轉兩官資楊申陳廷圭焦義各
轉一官制

乃者盜發海濱里閭廢亂將吏撲討遂有成勞爾等佐
其發興協心戮力用能無乏皆警有功第服恩榮以示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五

勸獎往祇明命益懋乃心

蔣元高師說潘袞劉玘張諒賀允丁成王喜張

珊萬超王旻楊皋黃壽馬信費景李倩為敵人

入侵順昌並係在城守禦者各轉一官資制

屬者敵人連侵汝陰不有戰者執退兵鋒不有居者執

與共守雖勞烈之有間豈勸賞之可遺各進一階用酬

戮力服我休命毋替忠勤

林覺祥為應募戰船防秋轉一官資制

朕比勅負海之郡營舟楫之事爾能應募忠慨可嘉進
秩示恩以為衆勸

裴鐸為殺獲賊首盧成生擒龔利勝等轉一官
制

屬者群盜就降復肆攻剽爾能用命首殲兇渠芽孽既
除閭里安妥進官一列祇服恩榮

孫泉等為權壽春府鄭細奏亳州使臣顏林齋
到番衆歸德府路招諭使誘脅文字要本府投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六

拜本府衆官等同心一意不肯順番死守府城

其立功人武翼大夫孫泉等乞推恩奉聖旨並

與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向者強寇傳檄壽春爾等守義一心有死無
二忠壯之節宜用褒勸進官一列以示恩榮尚皆勉之
並圖稱劾可

劉洸為隨張浚至關陝普轉一官制

頃者大臣宣慰關陝爾實從行例進一階以酬其道路

之勤往服恩榮母墮乃力

張明為捉殺虔賊劉宣轉一官更減一年磨勘

盧璿為捉殺虔賊增吉垣九轉一官制

勅爾頃捕賊有功應賞其祇明命以服恩榮可

方與為捉獲兇惡海賊共有一等十四人全夥

并婦女六人連賊賊等物轉一官制

勅爾職求盜捕獲兇渠俾進官階用為獎勵可

周林陳抃石延慶方雲翼為勅令所編修在京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七

通用條冊成書各轉一官制

勅朕惟京師物衆地大四民雜居百司庶府總治非一

祖宗法令備具內作章程外示方夏垂統之懿超軼百

王兵火以來頗或散落加以他請寄比皆益猥衆吏得

以並緣下無以考信曩詔更定將以近古而便民爾等

咸以傑異之材職司刊刻成書來上整理可觀俾陞秩

序以示勸獎並率乃事無廢前勞可

李海為禦敵人得功并該喝轉暴露特轉七資

及解圍方出原授一資因隨薛仁輔等遠赴行

在寄兩資共寄一十一資每資合比折減三年

磨勘依例每滿五年轉一官制

勅爾頃以軍候屢立戰多驟陞武階並恩奮屬可

劉光遠為金人逼近順昌府奮不辭難協贊軍

務提舉四壁別無疎虞橫行上轉一官制

勅夫兵戈鋒刃之地人所委之而去者也非忠壯義烈

以報國為意而無苟免之慮烏能同舟共濟而無二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八

也哉具官某出自將門早登勇爵護邊積久戰伐知名

間者徑順昌與敵遇能與共守立義可嘉若占有言無

德不報其班名命並進橫階是為異恩尚圖擗効可

劉許劉釗王義實安世用馬綬王侁為措置捍

禦金人有功並各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等間者順昌禦敵城守之勞爾亦預焉稍以

叙陞用示勸獎尚思勉哉可

張忠順換給敦武郎更轉一官制

爾淪陷既久幡然改圖嘉其反正之忠俾與武階之列
並思厲勉以報國恩

韓海為生擒賊首王念一等千里招復歸業江

西安撫大使司保明申與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大江以西羣盜蟻結爾能討捕閭里為安寵
進官階尚思厲勉可

薛綸為差往汾黃河探報金人動息與轉一官

制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九

勅爾頃為國覘敵勞能自著申加褒命並務忠勤可

梁吉等為與烏珠接戰獲捷各轉一官制

勅向者大將鏖戰郟城爾等實豫戎行皆克致命譬如
捕鹿或角其前或持其側用能使敵人之強不得逞志
於我宜頒顯賞以酬爾庸並圖尤功嗣有褒陟可

程說為先因殺獲度賊劉宣等轉一官制

勅爾頃以捕賊有功應賞祇承明命毋替爾勤可

李政等權太康縣與縣尉巡檢作劉錡嚮道掩

殺金人捷各與轉一官制

勅太康之役爾等實導吾軍以克有勝不可以莫之酬
也各服官榮無怠爾力可

方喜遠來歸正特與轉一官制

爾淪陷異域不忘秦聲反自敵中能以情告嘉其忠諒
秩以官榮並懋爾為尚圖稱塞

孫撫手詔順昌府官吏軍民等敵兵犯境王師

拒衝惟滿史民協濟軍事保扞城壘驅寇攘卷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十一

乃忠勤宜加撫惠數內官員在城守禦者並與

轉一官右文林郎沈丘知縣與轉一官制

勅間者強敵侵敗王畧向非壯者奮其勇敏者供其事
何以有成功哉有司按狀爾預有勞其施官榮以示勸
獎尚思勉之可

王照提舉淮東措置料角斥堠王安道申統領

官張宗王照一般在料角防托委實宣力檢照

張宗已轉官特令王照一例推賞奉聖旨與轉

一官於正名目上收使制

疆場之司所以備豫不虞之患固莫先於候望而爾能致力於斯馬俾進武階以勞勤恪益修乃職毋懈於前

楊宏劉錡奏金人攻打順昌府將士背城血戰

敵敗委獲大捷吏部勘會本官先立奇功於武

節大夫上轉左武大夫今來合轉兩官係礙止

法奉旨命與橫行上轉行一官其一官礙止法

人依條回授制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十一

勅勝敵與戰既宣徇國之勞行爵有功豈限彛章之等

具官某忠在王室志殲敵人顧蓄憤之有年果申威於

一舉既寵陞於橫列且流貶於本宗祇服異恩益圖顯

績

張溫同楊宏劉錡奏破金人轉官回授制

勅爾以驍雄自奮忠徇國家遏寇淮濱居多疾力朕審

賞以戰雖每厚於圖功然名不假人固難越於彛典其

考稽於故實俾貶爵於本宗並茂爾嗣膺褒陟可

焦義為捕獲到海上劫賊鍾十三等八名委有

功效轉一官於正名目上收復制

勅爾捕獲兇盜有功中率有司按狀俾服官榮並屬遠

圖以思報効可

陳元裴鐸胡昭為討捕李朝賊盡靜各轉一官

內胡昭係文臣選人比類施行制

潢池弄兵久而未殄討捕既靖勸賞斯行往服恩榮並

思報稱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十三

張宗廣為捕獲姜貴一十四人謀叛轉一官換

給制

勅爾頃迹捕姦兇進官一列申錫書命以為爾榮尚勉

之哉毋忘勤力可

王良存朱芾為隨岳飛應辦錢糧有勞效各轉

一官內王良存除直徽猷閣朱芾為係參謀官

措置殺敵馬有勞制

勅具官某古人嘗怪持文墨議論者與戰功同賞而不

知行軍用師之道必賴政事謀獲之助然後能有濟也
爾等或董將輸於漕輓師不乏興或參機畧於中權處
無遺策并與其佐皆警有功並寵秩於階資用優優於
績効益思厲勉無廢前勞

哇貴等先因程待制依分鎮便宜指揮將前項
功賞與轉官并同職昨隨殿前太尉勦殺劉猊
立到奇功特與轉行一官制

勅爾積戰伐之功既高武爵矣茲又以舊自言雖版授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十三
官階出於一切之政然賞疑從予始遵寧借之言用稍
越於曩章俾遙分於圖結尚多好爵以俟尤功益茂爾
圖嗣膺褒陟可

劉文昇為劉錡申發機速文字遣發官兵奏捷
幹事並專委本官承接捍幹辦及解發俘獲卷
賊之類亦只是本官獨力應辦委是別無不了
奉聖旨轉兩官制

爾以刀筆從事兵間方邊境之始騷正羽書之沓至服

勤夙夜以辨治聞進秩二階用酬勞勩益思盡瘁以稱
茂恩

杜亨道為條干預機速軍務等宜力尤多轉兩
官制

朕推轂將帥以宣閭外之威籌策兵機蓋仗幙中之畫
爾奮由儒士有志功名出從元戎預聞密議淮濟之勝
蓋有助焉併錫二階以為爾寵祇服恩命並厲良圖

郝義等一十人為收復商號等州並名各與轉
兩官制

勅某等迺者第功行賞以勞戰士宜若無遺而大將繼
言爾等未被甄獎用彼替命俾服官榮並厲壯心以圖
稱塞可

鞏滌岳飛申契勘掩殺金人收服州縣累獲勝
捷今將隨軍轉運使官屬應副錢糧官欲轉兩
官奉旨並依制

勅向遣大帥出修封疆饋餉不乏爾實有司焉可無恩

獎以報勞動祇服官榮益茂乃職可

李寶係義兵統制將帶京東忠義兵馬與金人

鬪敵同逐人老小轉清河前來歸投本朝與轉

兩官仍除遙郡刺史制

勅朝廷崇尚武勇所以厲三軍之心褒表忠義所以為

四海之勸况於二者實所兼資以爾糾率義旅出入兩

河式遏寇鋒間關百戰自拔歸國忠壯可旌俾並進於

武階且遙分於符竹尚俟可為之會更立昭明之功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十五

厲爾心毋墜乃力可

何臯同前與轉四官兼閭門宣贊舍人制

勅具官某密賞則可戰既垂封爵之科飲至而策勲可

後書勞之典其數明命以答尤功以爾懷許國之榮驍

雄自命厲殺敵之果敏銳無前茲因王旅之修封遂奮

兵威而壓難俾驟陞於武爵且贊謁於帝宸祇服寵榮

尚圖稱塞可

韓之美係湖北京西宣撫司幹辦公事累與烏

珠等見大陣獲捷轉右朝議大夫依前直秘閣
制

勅爾贊畫大將遏寇有庸既疇勳勞以行賞典載稽故

事更錫命書特越錄於彛章俾進秩於少列上還故印

往服新褒深惟絕異之施無效衆人之報可

焦文通等五人為殺敗金人出等奇功各轉武

功大夫除遙郡刺史制

密賞則可戰既垂封爵之科飲至而策勲可後書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十五

典其數明命以答尤功爾等戰伐有聲技能絕衆奮身

以循國家之急本其素心剡手以衝仇人之胸義無反

顧比敵師之犯境臨淮浦以鏖兵既成一戰之功遂振

三軍之氣及觀獻狀宜錫贊書用驟進於武階兼遙分

於郡寄朕惟愛惜襦袴之意每憂名器之輕推饒爵邑

之心何吝忠勞之勸往祇殊寵益厲壯圖

劉廣為殺敗金人出等奇功轉武功大夫除遙

郡團練使制

爾志徇國家功高閭閻稟資壯烈衆許推鋒挺志驍雄
能推陷陳比敵師之犯境臨淮浦以鏖兵既成一戰之
功遂振三軍之氣及觀敵壯宜錫贊書進陞武列之崇
兼領兵團之寄

宋謹與轉行右武大夫遙郡刺史制

勅具官某懷許國之忠驍雄自命厲殺敵之果敏銳無
前茲因王旅之修封遂奮兵威而歷難越於常典伴驟
列於橫班酬其餘勞且遂分與符竹宿宵自勵毋廢前
勞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十二

柳倪為金人攻圍順昌府城係提舉四壁射殺

敵兵甚衆兼自中箭畧不退避委是忠勇轉行

右武大夫制

勅具官某拳勇自將寔高武爵屬者順昌之役有義城
守之勞若古有言無德不報其班名命益進橫階是為
異恩尚圖稱效

程師回收捕廣賊及提舉修緝虔州城壁勞績

特與轉行右武大夫制

勅扞城殄寇既宣許國之忠行賞報功豈限曩章之等
具官某秉資驍果久歷戎行積伐宏多宜膺異獎其申
敘於名命俾進於橫班是為茂恩益思顯報

員青為保護七殿神御并殺獲羣寇偽大王等

有勞正補敦武郎閤門祇候又幹當年終轉武

翼郎又訓閱不易賞轉武經郎又與金人見陣

軍前喝暴露轉武功郎該磨勛轉武經大夫又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十二

該磨勛曾立戰功貼轉武畧大夫依舊閤門祇

候換給制

勅爾以積勞寔高武爵有司按法具以狀聞中錫命書

用昭寵獎往祇明命毋廢前勞

劉光為擒獲契丹千戶耶律溫等轉一官合武

畧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制

勅爾轉戰用命俘獲有勞載稽厥庸宜加褒陟武階益

竣祇服明命

趙雲李寶各轉左武大夫樊貴李儀劉深各轉
拱衛大夫秦祐除遙郡刺史並係掩殺金人立功制
勅朕記人之功嘗思於厚報故賞國之典無避於過優
宜錫命書中褒虎士具官某固吾之圍既久積於功伐
退敵於陳比更立於戰多既茂恩光俾正班於橫列載
稽典故宜解職與帝宸復進一階併章異數祇服休命
蓋勸遠圖可

侯信為河北却破金人大寨等忠義奮果立奇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十九

功特轉武義大夫遙郡刺史制

勅爾忠勇自奮絕河津而北直抵敵營撓亂其衆載觀
獻狀深嘉爾勞進陟武階遙分符竹欽承恩命更立尤
功可

李成為結集同華一帶鄉村土豪保險抗敵屢

立功效備見忠義特轉行履正大夫遙郡觀察

使節制同華等處忠義軍馬制

勅朕捐爵賞以任天下武勇密計慮以復前人士疆其

有果毅奮勇忠誠徇國堅守要害之地支抗強敵之鋒
立義足嘉褒榮可後具官某稟山西之壯烈習塞下之
風聲沉雄犯難而不回功業遇時而自見阨山川之固
既盡保於遺民收戰伐之多遂益增於士氣橫階廉察
併獎爾勞批難折衝更揚我武祇承明命勿怠遠圖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十三

宋 張嶸 撰

制

武義為與翟興軍兵接戰收復陝城轉忠訓郎換

給薛道為措置牛十八等賊馬有功轉成節郎

又措置趙常賊馬轉保義郎換給杜達為照管

關監揮禦賊馬并兩次殺散逆賊等轉保義郎

換給張蒙為捕捉羣賊易當世立功轉一官吳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三

青為收捉叛賊黃先等賊馬轉承節郎又與金

人見陣轉成忠郎換給制

爾頃以捕賊有勞應賞申錫書命祇服官禁

王世昌為首先乞歸正本與轉一官合轉承節

郎制

勅爾淪陷既久不忘秦聲嘉其反正之忠伴與褒陞之

寵益思勵勉以報國恩可

李岳為因父李弼陣亡初補承信郎次因金人

內侵三泉縣應副宣撫使司一行軍須最為宣

力轉承節郎換給制

爾父頃死吾事未爾恤也今併舉爾給軍之勞以施寵

獎其祇明命思報國恩

蒲彥為措置殺捉王闢郭守忠賊馬收復歸州

了當等立功轉承節郎換給制

勅具官某頃以捕賊有勞陞秩武列有司按狀申錫命

書其祇服無怠可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三

郝致和為父仲與金人迎敵陣亡特補承信郎

後因差充良家子隨軍勤勞訓閱不易轉承節

郎換給制

爾父沒于行陣賞延及爾復因勞動進陝武階申錫命

書毋忘厲勉

林景廣東潮州海界有賊臣作過本州遣使臣

林景部領戰船追捕各得寧息承信郎上轉承

節郎制

乃者盜發海濱里間告病爾職討捕遂有成勞嘉其功庸可無褒命祇服官列益懋乃心

朱懋為殺獲興國縣兇賊首王大老等轉承信郎制

勅爾頃以捕賊有功應賞祇承明命毋替爾勤可

余齡為招到賊首夏德等有勞轉承信郎制

勅爾以招徠盜賊有功應賞秩以武階祇承毋怠可

謝才為掩殺桑仲賊馬轉忠訓郎掩殺李成賊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三

馬轉秉義郎換給制

爾頃遇寇禦亂三戰皆獲有司第勞驟進階列其中書命以示恩榮益厲爾圖思所報稱

王仲為因自南路將到吳介燭書兄王武認得

更不折開將王仲同書申送官偽齊稱王武委

是忠赤轉武翼郎偽齊禁勘王仲隱諱不得將

仲免死決脊杖二十送北京編管到東京趨走

經由陝府以西脫身兵部稱王仲已因隨統制

姚仲迎敵偽官并往偽地王武處幹事忠義為國理宜優賞轉忠訓郎閤門祇候制

爾兄事偽得書不發示無貳心且致爾于重刑而不恤爾心許國既罹凶害益堅忠赤卒脫身于賊而不悔逆順之相遠方如此夫爾之節可以無負如爾兄之行雖狗彘之不若也有司按狀兼舉舊勞併為爾寵其進陟於武階且服官於上閤將使天下知忠善之報也

張守約因黔州團結義軍應副宣撫司使喚依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四

期起發在路無擾轉忠訓郎制

勅爾頃以有勞秩遷官列申錫書命無替爾勤可

陳之道為生擒賊首鄧慶及斫到真富首級及

生擒次首領共一百九十三人轉一官比類合

於階官上循兩資楊志招為與莫公晟賊眾鬪

敵掩殺逐次斫到賊頭三級及殺死賊人不知

其數轉忠訓郎制

勅爾以少吏擒盜有勞俾進階資用酬勤可

蔡辛為奉迎駕至南京登寶位了當坐甲有勞
轉忠訓郎換給制

勅爾累以功效屢進官階申頒書命往其祇服可

毛宏為招安張清及掩殺賊首趙海等賊節次

立功轉忠訓郎換給制

勅爾以招捕羣盜屢進武階申錫命書祇服無怠可

李彥明昨捉獲劉超賊徒立功便宜轉官給到

尚書吏部公據本部照得本人付身並係真命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五

合轉忠翊郎制

勅爾曩迹捕羣盜有功中率有司按狀當酬爾勞錫以

官榮申頒書命祇承恩渥無或墮渝可

張貴為管押生擒到番寨中一行人等到行在

與轉一官合授忠翊郎制

勅爾護送俘囚致之行闕迹其勞勩宜有褒優往其祇

承益勤乃事可

李綸因掩殺叛賊李忠授承信郎謹敏修為與

王闢賊馬闢敵獲功於進義副尉上轉四資投

承信郎徐西美為歸州捍禦桑仲等賊馬轉忠

翊郎又因殺王鐵創賊馬轉忠訓郎換給龐宏

為殺叛賊桑仲等賊馬轉忠翊郎又因殺捕叛

賊李忠等轉從義郎又因捍禦桑仲轉修武郎

換給董禮為殺董先叛反等人兵等轉成忠郎

又因商州與賊對壘出戍捍禦轉忠翊郎換給

制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五

勅爾頃以捕賊有勞應當申錫書命祇服官榮

馮大昕因任黔江縣日因玆州夷人駱旅作過

攻圍州城調發本縣義軍應副解圍了當改轉

右宣教郎制

勅頃者小夷跳梁敢侵邊徼爾率眾赴難城守無虞載

稽功庸宜應遷序祇承明命益勵爾圖可

鄭俊等併差出幹事各與轉一資制係楊沂中

奏

勅爾各以勤勞見知主將俾加恩獎無怠夙宵可

劉元等二十三人為懷忠守義思慕朝廷前來

歸正各與轉一官資制

勅某等淪異域有年數矣而能懷思其舊越吟不忘有

嘉反正之圖宜畀官榮之寵尚精忠慤以報國恩可

張志為掩殺虔賊減二年磨勘係右迪功郎比

類合循一資制

爾以丈吏預詰盜之功甄序官資用為爾寵尚勉之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徽宗

卷十三

右迪功郎陸奎循一資制岷縣尉比較茶增賞

摘山之利以豐羨計功汝既應格宜有加賞

賈叔願為院慶等結集作過措置頗有勞效循

一資制

勅盜發外區慮其侵軼有司捍圍爾與有勞服我恩榮

益圖稱効可

陳發武岡縣丞右文林郎盧棫武岡知縣右文

林郎孫鎮安撫司屬官左從事郎循一資制

勅乃者盜發湖湘里閭廢亂將吏撥討遂有成勞爾等

佐其發興與有勞績視成行賞以勸爾勤可

李楫為掩殺叛賊史斌生擒到偽第五將王晟

轉一官比類循兩資制

勅爾以丈吏而有武功有司閱實具應賞格申錫命書

往其欽承可

李棫祖大亨劉孝傑並係金人來侵順昌府守

禦官各循兩資制

欽定四庫全書

宋徽宗

卷十三

勅具官某間者順昌被寇城守之勞爾亦預焉稍以叙

陞用示初獎尚思勉哉可

蔡孟容為乞將生擒賊徒李敦仁功賞於階官

上轉行奉聖旨循修武郎制

勅爾頃從大軍擒捕劇寇宜膺賞典仍畀文階祇服思

榮益思報効可

趙玠先任秦州士曹日被敵驅擄自敵中前來

歸朝循左儒林郎制

爾遣惟冠禍頃見繫以囚俘間闕土思卒自拔於殊俗
迹其趣舍宜有褒嘉申錫命書以為爾寵毋忘飭厲自
獻于時

趙澈番人侵犯楚州當時與賊鬪敵立功之人
循右從事郎制

勅爾頃以成厥勞能甄予官榮以為爾寵尚勤乃事毋
怠後圖可

蔡長民為殺獲馬吉等循右從事郎制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九

爾頃在兵間清潔羣盜與有勞焉其服思勞益自勉厲
安世用係點檢醫藥飯食昨因金人來侵數內
立功人與循右承直郎制

鄉者敵人攻圍穎尾城守之役汝與有勞甄序之恩祇
服無怠

楊光凝係左修職郎湖北京西宣撫司准備差
遣節次與烏珠等見陣皆獲勝捷合循兩資吳
師中事同前循左承直郎制

勅朕推較將帥以宣閭外之威佐其發興亦賴幕中之
士乃者郾城之役爾預有勞秩以官榮用示勸獎可

牟彥為番人齋到文字要壽春府投拜眾官等
不肯順番死守府城竝轉一官選人比類循右
修職郎制

向者強寇傳檄壽爾等守義一心有死無二忠壯之
節宜用褒勸進官一列以示恩榮尚皆勉之益圖稱效

趙幹為討捕兇賊黃文等有功轉一官選人比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十

類循右從事郎制

爾以文吏而有武功有司閱實具應賞格申錫書命往
其欽承

孫繹為前權房州司理日將俸麥折請稅粟米
等降一資制

爾不自檢飭遂詒吏議奪官一列以示創懲其思刻責
用自洒濯

蔡運係湖南安撫使撫幹為殺降武岡賊唐明

有功循三資合授右承直郎制

勅乃者盜發湖湘里閭廢亂將吏撲討遂有成勞錄其協贊之力秩以官榮往其祇承益勤乃事可

李英為掩殺桑仲補守闕進義副尉掩殺李忠

賊馬授承信郎又掩殺桑仲授保義郎制

爾再捍劇寇皆以勝歸有司第勞驟進階列其申書命以示恩榮益勵爾圖思所報稱

蘇良翰為任成都府廣都縣尉捕獲賊徒陳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徽宗

十三

等奉便宜改次等合入官授右承務郎換給制

勅爾以獲盜中率進改京秩中錫命書以為爾勸尚勉思哉可

張汶係權京西南路安撫司使與本路副總管

王闢輒生叛逆汶節次掩殺收復房州便宜特

授武義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制

勅爾頃隨大軍迫指羣盜與有勞績進秩官榮其中命

書以為爾勸可

范綜為殺賊賊兵授右武大夫依前貴州刺史

換給制

勅士之赴功每亡軀而急病予之懋賞豈閱月而酬勞惟我俊臣尚稽真授中頒書命以示褒優具官某結髮從戎早登於勇爵將屯固圍累立於尤功惟豺狼莫肆於憑陵恃貔虎相資而犄角覽其獻狀寬我顧憂俾陞橫列之班遙領兵團之寄尚思懋勉嗣有褒嘉可

吳倫因金人來侵隴州掩殺金兵及解圍方山

欽定四庫全書

宋徽宗

十三

原等立功授左武大夫威州刺史制

士之赴功每亡軀而急病予之懋賞豈閱月而酬勞惟我俊臣尚稽真授中頒書命以示褒優具官某結髮從戎早登於勇爵將屯固圍累立於尤功惟強敵莫肆於憑陵恃貔虎相資而犄角覽其獻狀寬我顧憂俾陞橫列之班遙領分符之寄尚思懋勉嗣有褒嘉可

參知政事制

朕憂勤臨民凜朽索之在馭宵旰願治懼積薪之將然

欲濟多難惟賢是務既任一相以總一統類又資近輔以協贊幾微安得忠信仁篤之才副予左右股肱之寄舍舊德而弗用徒當饋以興嗟既得其人庶務斯理具官某學問鴻博究天人青衿之微政事藝通達國家表裏之要被遇自乎先帝簡拔興於朕躬歷試已詳還觀茲久雍容諷議適參兩禁之華出入踐更又已十年之遠衣冠所屬中外具宜爰以僉諧俾弼予治尚同寅於政路用登業於王家夫周設三公孤棘參陪於槐序漢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宋徽宗 十一

又

保邦如置器之未安雖係人君之取舍圖難如涉川之莫濟又繫所任之否臧朕誦無競維人之詩則思羣策以自輔念知人則哲之訓復嗟委任之尤難顧非偉才曷膺大用具官某術高王佐望重國鈞出入三朝致主

率繇於仁義淹回十載得名皆自於忠誠入儀某路則廣陞尊出殿藩維則疆場固謝安之未用當世人屬之心東之之高屈外邦衆惜其老物望所係政庸曷歸曩以間言過失我社稷之鎮今疇衆舉信惟王政事之臣是用名自价藩界之大政益增封邑并示恩榮明聽朕言以輔台德予欲承祖宗復大業爾則恢反正之圖予欲修綱紀正百官爾則開衆正之路朕方屬卿以建非常之事卿其事朕以信平生之言豈惟予一人垂拱仰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宋徽宗 十二

成將使我先王膺乃懿德

朱勇為金兵來侵陝西將帶官兵前來應副使

喚轉武節郎兼閤門宣贊舍人換給制

屬者強敵再犯陝服爾假守支郡自將營屯速來赴援非有漢虎符召也徇國之志可驗于斯載嘉忠勞不無褒勸進官朕於武爵參贊道於帝閭是為異恩往其祇服尚圖來効嗣有褒陞

鄭思誠右承事郎知建州建陽縣對移古田縣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十四

宋 張嶽 撰

制

太尉保成軍節度使楊沂中故曾祖仲臣可特
贈少保制

勅朕欽柴宗祈以嚴祖考之侑錫福四海以廣上帝之
仁經畧所建靡不普洽懷生之類靡不闡澤眷吾貴寵
之臣可後追褒之典其施名命以及曾門其官某曾祖
某秉德慈祥造行醇固潛德不耀垂裕後人東宮調護
之地未極於追崇左棘孤卿之聯益隆於等級九原有
識敬服予恩可

故曾祖母檀氏可特贈崇國夫人制

勅肅祗禋祀神亦燕娛薦獻大宮祖考來格大事獲考
既均福於左右之良惠澤四施宜推本其源流之自既
已逮曾門之遠顧可遺內助之賢具官某曾祖母某氏
順靖以輯其閨門淑慎以修其婦道遂蓄餘慶施及後

昆則茲廟澤之行可無賁飾之典易封大國尚克嘉之
可

故曾祖母雅氏可特贈康國夫人制

勅具官某曾祖母某氏躬織紉之勤服圖史之訓溯其
居有環佩之節動無燕惰之容垂裕後人用襲其慶既
正小君之號益荒大國之封精識不渝尚知敬賁可

故祖宗閔可特贈少傅制

勅朕惟國家既賴人之子孫以同恤四方之虞可不推
本其欲致尊親之意而寵綏其先哉具官祖某篤厚提
身謙恭居職顧順德之行雖勤於沒世而為善之報不
在於厥身傳導之官益隆於品秩歲時之祀永賁於宗
桃可

故祖母賈氏可特贈豐國夫人制

勅朕惟祭澤之行既下均於胞翟哀崇之典固無間於
顯幽本原內助之賢宜需從夫之寵具官某祖母某氏
供蘋藻之薦而有季蘭之欽應彤管之詩而鍾靜女之

勅爾比者受令招撫山東不至職而擅還豈刑書之可
違姑從賤降尚體寬恩可

柴斌係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新知辰州特改
差知唐州岳飛奏斌遷延不赴特降三官制

勅夫平居無事時工為好言以眩眾一旦有警則畏悞
無趨事之意此鼠黠之尤者也斌之謂矣褫官三列薄
示創懲毋徂爾為更于重勅

李舜元馬子韶為押番人一十九人走失一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三人各特降三官制

勅爾護送俘囚道亡過半雖有司迹捕已得而慢令之
罪不可不懲姑從降黜尚體寬恩可

洪邦美為効用韓政偷盜人民阿蔡家錢物竝
不鈐束特降三官制

勅具官某招來之人既隸屬於爾而縱其草竊不禁則
比與盜盜者何異馬姑從降黜以為不逞之戒尚思
慎毋抵重尤可

祝永之為元申朝廷乞於對岸江南池管界移
治已割下只於本軍管界內措置今來却於行
在官散納劄子稱兩淮之民方且歸業若降移
治指揮民間惶惶莫知所向顯見用意二三鼓
惑眾聽奉聖旨特降三官制

勅具官某比建請移治江南朝廷不屬聽也姑令即爾
境內保險以便民乃復以為移治非是前後異言皆自
爾口徒欲歸罪於朝掠名自譽法當誅殛然念比年以
來俗不長厚賢士大夫猶或為爾所為况如爾者足與
治乎姑奪三官以視遠邇豈為爾懲將使兩淮之民知
朝廷之意也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十四

宋 張嶠 撰

制

太尉保成軍節度使楊沂中故曾祖仲臣可特

贈少保制

勅朕欽柴宗祈以嚴祖考之侑錫福四海以廣上帝之仁經畧所逮靡不普洽懷生之類靡不闡澤眷吾貴寵之臣可後追褒之典其施名命以及曾門其官某曾祖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十四

某秉德慈祥造行醇固潛德不耀垂裕後人東宮調護之地未極於追崇左棘孤卿之聯益隆於等級九原有識敬服予恩可

故曾祖母檀氏可特贈崇國夫人制

勅肅祗禋祀神亦燕娛薦獻大宮祖考來格大事獲考既均福於左右之良惠澤四施宜推本其源流之自既已逮曾門之遠顧可遺內助之賢具官某曾祖母某氏順靖以輯其閨門淑慎以修其婦道遂蓄餘慶施及後

昆矧茲廟澤之行可無貴飾之典易封大國尚克嘉之可

故曾祖母雍氏可特贈康國夫人制

勅具官某曾祖母某氏躬織紉之勤服圖史之訓溯其居有環佩之節動無燕惰之容垂裕後人用襲其慶既正小君之號益荒大國之封精識不渝尚知敬賞可

故祖宗閔可特贈少傅制

勅朕惟國家既賴人之子孫以同恤四方之虞可不推本其欲致尊親之意而寵綏其先哉具官祖某篤厚稹身謙恭居職顧順德之行雖勤於沒世而為善之報不在於厥身傳導之官益隆於品秩歲時之祀永貴於宗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十四

桃可

故祖母賈氏可特贈豐國夫人制

勅朕惟祭澤之行既下均於胞翟哀崇之典固無間於顯幽本原內助之賢宜霈從夫之寵具官某祖母某氏供蘋藻之薦而有季蘭之欽應彤管之詩而鍾靜女之

美四德兼備宜膺令名其即小君之封益荒大國之壤
尚其精爽知服子恩可

故祖母劉氏可特贈惠國夫人制

勅某氏婉孌之資內宜其族姻慈祥之行密相於夫子
遂儲百年之慶至於再世而昌有嘉閭則之賢具應追
榮之典益荒大國尚或能歆可

故父震可特贈少師制

勅朕觀盤庚告戒其羣臣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三

及逸勤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
予不敢動用非德其中篇曰古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
汝有戕則在乃心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用是
知先王之於其臣善則稱其先以勸之不善則稱其先
以懼之可不有報哉具官某故父某資材之美足致通
顯而齋志不試詒慶嗣人肆因惠澤之施爰舉慈書之
典其躋榮於三少以大慰於九原俾爾子孫母隆厥緒
可

故母董氏可特贈淑國夫人制

勅婦人有三從之義服飾則繁其夫國家廣五教之風
褒揚蓋因其子屬者大事獲考均釐萬官宜霑湛恩以
加泉壤具官某故母某氏柔儀婉孌令德幽閒躬采繁
法度之防致鵲巢積累之盛併襲餘慶以啓後人其即
故封益荒大國知氣如在祇服明綸可

故母張氏可特贈永國夫人制

勅具官某故母某氏成其婦訓克謹彝儀用其雍睦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四

宜室家柔正以事夫子可無密印之章用慰寒泉之念
俾易封於湯邑用益耀於幽泉尚其有知歆予顧恤可
故妻趙氏可特贈清源郡夫人制

勅朕並賴庶工之力以共濟國家本原內助之資而誕
施褒渥漏泉之澤何間顯幽具官某故妻某氏行不越
於閭彞德足書於圖史早以令善歸逢其良極勤勞於
室家每同甘苦殆良人之通顯已隔存亡用霑恩章增
其稱謂納書以綏尚克歆承可

妻趙氏可特封華原郡夫人制

勅朕褒寵貴近務極優隆矧廟澤畢逮於翟闈顧福遐可遺其家室具官某妻某氏凝資婉約東德聞幽如桃天之宜室家躬采蘋以承祭祀宜因惠衍以示褒崇益開湯沐之封以耀笄珈之德欽承恩命毋怠相成可

和衆輔國功臣太保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

劉光世故曾祖紹能可特追封魯國公制

勅朕欽崇宗祔以嚴祖考之侑錫福四海以廣上帝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四

五

仁經畧所逮靡不善洽懷生之類靡不聞澤眷吾貴龍之臣可後追褒之典其施名命以及曾門具官某故曾祖某天資鷲勇輔之韜畧威名振乎敵鄰功績藏於盟府雖登勇爵未極顯榮三世其昌遂躋公保其以曲阜之號冠於五等之封若節春秋來慕黍稷施及孫子尚永賴之可

故曾祖母黃氏可特贈鄆國夫人制

勅朕修禮合宮天地竝况流澤寰宇胞翟靡遺恩加貴

臣既以寵褒其宗祖推本內助顧可忽遺其室家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婉孌之資內宜其姻族慈祥之行密相於夫子遂蓄餘慶施及後昆惟爾孫實予公保其徙商於之舊國昨以東平之大邦以為爾寵尚克嘉之可

故曾祖母白氏可特贈吳國夫人制

勅某氏淑慎以修其婦道順靖以輯其閨門正其貌足以稱笄珈之飾飭其行足以蓄有後之慶洵膺褒賞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四

六

即封於越其因故號俾昨土於勾吳欽我恩榮永光厚夜可

故祖永年可特追封越國公制

勅朕惟國家既賴其孫子以同恤四方之虞可不推本其欲致尊親之意而寵綏其先哉若夫用其力而蔑其報及其近而忘其遠則先後本末豈為稱乎具官某故祖某少以勇聞懷韜略之秘晚為名將有疆場之功雖才器足致通顯然蓄慶以垂後人肆因需澤之流用舉

追褒之典冠五等之號已賜履于三吳慰九泉之靈俾
苴茅於百粵歆予時命尚克享之可

故祖母馬氏可特贈韓國夫人制

勅夫榮於朝婦貴于室古今之通義也顧惟伉儷之私
豈有幽明之間且慈冊既加于祖廟則施恩宜逮其閭
門具官某故祖母某氏為婦為母不愧于圖史如山如
河克稱其象服遂蓄百年之慶至于三世而昌復以所
承上休禰室胙之成國既已有此冀方為爾相攸宜其
欽定四庫全書

莫如韓樂尚歆明命即彼新封可

故祖母李氏可特贈唐國夫人制

某氏沉濯以致其儉勤蘋藻以供其祭祀彤管有輝無
慚靜女之章象服是宜不愧夫人之德克昌厥後為吾
貴臣爰因惠術之行用錫追褒之命竚加有耀既正小
君之名湯沐徒封益荒大國之履惟其精識尚或能歆
可

故父延慶可特追封楚國公制

勅朕觀盤庚告戒其羣臣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

及逸勤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
予不敢動用非德其中篇曰古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
汝有戕則在乃心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用是
知先王之於其臣善則稱其先以勸之不善則稱其先
以懼之可不有報哉具官某故父某智勇絕倫為國名
將折衝禦侮用力先朝功伐之高載諸典冊威名之盛
傳誦在人遂生光世能世其家比禮成于合宮以恤章
而告第昔常賜履已荒羸氏之山河今俾苴茅胙以荆
茅之封吟尚啓爾子無忘報予可

故嫡母葛氏可特贈鎮國夫人制

勅某氏成其家室克謹閭儀相其良人致位通顯副筭
之盛既榮耀於生平湯沐之封益侈大於身後其即小君
之號益荒大國之履陰啓爾後尚圖顯庸可

故所生母楊氏可特贈鄧國夫人制

勅朕推昔人福不專饗之心既廣漏泉之施念春秋母

以子貴之義俾篤顯親之仁矧乃慈祥實生賢將追宗
泉壤尚何愛焉其官某所生母某氏欽翼自居靖端率
下考提身之令德固不慚絳秀之賢顧生子之顯融豈
待著潛夫之論宜推惠術增賁幽扁賜脂澤之封已開
於成國廣湯沐之奉益大於新邦俾爾後人毋墜乃力
可

妻向氏可特封秦國夫人制

勅朕聞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則夫鑿凶門制閭外者義
不得反顧其私古今一也然君人者既賴其力以之安
邊境而救民死得不豐其報哉廟澤之施宜首逮其家
室其官某妻某氏出於名族來嬪將門以供先祀則孝
而恭以事夫子則柔而正山河之德不愧其服飾婉嫕
之行能宜其家人即膺成國之封已正小君之號俾頌
書命增廣封圻遂荒羸秦為之奉邑無忘勸勉之義同
肩報國之心可

參知政事王次翁故曾祖異可特贈少保制

卹禮
封贈

朕建廣大之祀既逆釐於三神湛汪熾之恩復施澤於
四海乃眷熙事涓成之自實惟耆俊顯相之勤用布閔
章逮其重祖具官某醇篤之行修於家庭孝謹之風刑
於邑里位不配德寂寥百年慶鍾聞孫焜耀一世東宮
詞護之地未極於追崇左棘孤卿之聯益隆於等級九
原有識敬服予恩可

故曾祖母劉氏可特贈崇國夫人制

朕肅祇禋祀神示燕娛薦獻大宮祖考來格大事獲考
既均福於左右之良惠澤四施宜推本其源流之自既
以逮曾門之遠顧可遺內助之賢其官某曾祖母某氏
少服組紉之勤中勤蘋蘩之奉迨其晚歲閭則彌修胎
其後人遂鍾厥慶貴之象服恩既茂于小君昨以脂田
寵益加于成國俾其後嗣勿替于時可

故曾祖母吳氏可特贈崇國夫人制

某氏粵從大家來嬪冠族早躬婦順則有少君孟光之

懿晚嚴內治則有孟母敬姜之賢惟其閭則之修終遺後人之慶載觀其美宜應彤管之褒式昨大邦益峻小君之號施及孫子世世賴之可

故祖寂可特贈太子太傅制

朕謁款天地延版及於百神錫羨祖宗惠澤加乎四海相予祀事之懿孰先近弼之良以予報本之心知其尊祖之意爰推懲典用賁幽局具官某祖某秉德慈祥造行醇固蒞官從政不過於一同之間積善降祥遂彰於再世之後則篤其慶莫之與京東宮傳導之官用申於贈禮九原濡露之感少慰於蒸嘗可

故祖母趙氏可特贈斬春郡夫人制

推廟中之澤有男子胞閭輝翟而尊祖之意惟上於學士大夫既以推原其本心而極祖廟之褒宜亦顧恤其室家而下追榮之典具官某祖母某氏躬環佩之節以肅其威儀謹蘋藻之奉以供其祭祀蓄德不耀慶鍾乃孫顯相有成益大其寵已正小君之號爰開大郡之封

尚俾後人封殖厥福可

故祖母丘氏可特贈博平郡夫人制

某氏出自巨室來儀德門躬婉孌以宜家入體順正以成婦道早同先世實居隱約之間詒慶後人允賴扶持之助刻章告第既正小君竣事均釐益荒大郡惟其冥冥尚克歆承可

故父稹可特贈太子太師制

勅士有懷抱器業簡淡自居脫屣功名飾巾田野歲久而道彌茂身隱而名益尊正恐事來偏人不得已而後起未聞旬歲遂闢政機原本其來得無所自具官某父某養素山澤名聞京師潛心麟經得聖人褒貶之意教授閭里兼東州邠鄭之學光遠有耀不在其身天命不恤克昌厥後遂生賢佐方資扶危而定傾顧念前人豈可登枝而捐本其因祭澤載刻宸章儲副之師益隆於品扶歲時之祀永賁於宗祧可

故母張氏可特贈饒陽郡夫人制

勅朕廣壇場珪幣所以昭孝息民下恩澤詔書不敢專
鄉獨美眷吾四近之貴寵加三世之褒有如母慈而缺
追賁其官某母某氏山河其德婉孌其容逮事舅姑早
奉執筭之饋無違夫子有嚴舉案之儀訓教具終閨門
載睦雖三徙實資於陟屺而重茵永悼於終天可無窳
印之章用慰寒泉之念俾易封於湯沐用益耀於封君
持節來臨永光廟室可

故妻趙氏可特贈同安郡夫人制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勅婦人有三從之義而榮寵則繫其夫王者施配天其
澤而存歿皆錫之福况於輔弼之佐豈無伉儷之私苟
禮貌之不登則褒崇其焉往具官某妻某氏體幽閒之
德服圖史之規正順以助其夫子則萊氏之逸妻雍睦
以齊其家人則文伯之令母雖牛衣之言共甘於隱約
而象服之飾不逮於光榮爰因惠術之施益茂飾終之
典豈徒慰於泉壤亦以厚於人倫尚其精爽之存當識
寵綏之意可

武泰軍節度使劉錡故曾祖王可特贈太子太
傅制

勅登頌祇之堂膺受多福施配天其澤錫厥庶民顧吾
制閭之良可後揚親之寵具官某故曾祖某篤厚親身
謙恭居里顧順德之行雖勤於沒世而為善之報不在
於厥身遠逮曾孫遂躋通貴可無賁飾之典以為廟室
之光東宮前傳之官申榮於贈祿九原濡露之感少慰
於烝嘗可

故曾祖母王氏可特贈大寧郡夫人制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勅朕致力於神既已格三靈之休移福於下又以及四
海之遠惟時追賁已推重祖之恩逮其室家可後從夫
之寵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被服女戒飾修婦儀雍睦
以宜家人柔正以事夫子深蓄餘慶以施後昆既正位
於小君益衍封於大郡光塵如在敬我恩榮可

故祖恂可特贈太子太師制

勅朕欽崇宗祫以嚴祖考之侑錫福四海以廣上帝之

仁經畧所逮靡不普洽懷生之類靡不聞澤騰吾貴寵之臣可後追褒之典具官某故祖某篤尚詩書之習被服仁義之風善譽聞於里閭才器足致通顯齋志不試慶詒後昆儲副之師益隆於品秩歲時之祀永賁於宗祧可

故祖母王氏可特贈通義郡夫人制

勅朕惟祭澤之行既下均於胞翟褒崇之典固無間於顯幽本原內助之賢宜霈從夫之寵具官某故祖母某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十五

氏柔仁端靖孝愛慈祥為女而教不煩為婦而家以乂四德兼備宜膺令名矧茲廟澤之行可無賁飾之典易封大郡尚克嘉之可

故祖母孫氏可特贈濮陽郡夫人制

勅某氏供蘋藻之薦而有孝蘭之欽應彤管之詩而鍾靜女之美遂相夫子克成其家垂裕後人用襲其慶既正小君之號益荒大郡之封精識不渝尚知敬賁可

故父仲武可特封英國公制

勅朕肇裡重屋大祀休成推上帝之仁既錫福於四海廣教孝之義以加惠於庶工使顯揚者獲報親之心追遠者慰濡露之感矧吾良將可後褒親具官某故父某智勇絕倫忠誠徇國勅功王府垂稱塞垣朕遠覽漢唐有懷忠烈如辛氏之宣勞於邊圉西平之贊業於中興父子繼承焜耀當世以今準古可無愧焉其霈納書之命以光劉氏之祧峻寵維師既躋於一品啓封公社益慰於九泉尚俾後人封建厥福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十六

故母薛氏可特贈韓國夫人制

勅朕惟惠澤之行下浸於黎元追褒之文復加於禰室豈其內助不與湛恩如是則何以慰人子念母之心彰婦人從夫之義乎具官某故母某氏成其家室克謹閭彜相其良人致位通顯副笄之盛既榮輝於生平湯沐之封益侈大於身後其即小君之號益封大國之封俾爾後人母隆乃力可

故母王氏可特贈越國夫人制

勅某氏柔嘉其德婉孌其容逮事舅姑早奉執笄之饋
無違夫子有嚴舉案之儀訓教具修閨門載睦雖三徙
寶資於陟岵而重茵永悼於終天可無蜜印之章用慰
寒泉之念俾易封於湯沐用益耀於褒榮可

故妻薛氏可特贈安化郡夫人制

勅朕竝賴庶工之力以共濟國家本原內助之賢而誕
施褒渥漏泉之澤何間顯幽具官某故妻某氏山河之
德稱其象服柔正之行克相夫子逮茲祭澤之廣宜膺
褒寵之命昇肇開於大郡益峻寵於小君尚其有知歆
承顧恤可

妻鄒氏可特封信安郡夫人制

勅朕褒寵貴近務極優隆矧廟澤畢逮於翟閨顧福淑
可遺其家室其施思渥以賁柔徽具官某妻某氏秉德
幽閒凝姿婉孌既笄而承父母能盡於女工執饋以事
尊嫜遂成於婦順其錫贊書之茂俾增稱謂之隆象服
是宜方膺於來寵君子偕老無怠於相成可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十五

宋張嶠撰

制

檢校少保潘正夫故曾祖承允可特贈太師制

勅朕欽紫宗祈以嚴祖考之侑錫福四海以廣上帝之仁經略所逮靡不普洽懷生之類靡不闡澤春吾貴戚之良可後追褒之典其施名命以及曾門具官某曾祖某處已靖端莅官明恕潛德不耀莫躋通籍之榮詔慶後人遂膺築館之寵可無責飾之典以為廟室之光位峻維垣寵加納禋併舉恤章之舊用經潘氏之祧可

故曾祖母王氏可特贈荆國夫人制

勅朕致力於神既已格三靈之休移福於下又以及四海之廣惟時追賚已推重祖之惠逮其室家可後從夫之寵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躬魚菽之祭恪謹於春秋服織紉之勤不忘於且暮深蓄餘慶以及後昆既正位於小君可益封於大國光塵如在歆我恩榮可

故祖考存可特追封濟國公制

勅朕將以明禋於天地必先有事於宗祧神祇奄虞祖考威格廟澤之施已浹寰區顧其威畹之良可後祭澤之及具官某故祖某資材畢給蔭籍高華顧順德之行雖勤於沒世而為善之報不在於厥身頃以刻章既極師垣之寵今茲告第遂開公社之榮知氣不忘尚歆休渥可

故祖母孫氏可特贈周國夫人制

勅朕惟祭澤之行既下均於胞翟褒崇之典固無間於顯幽本原內助之賢宜需從夫之寵具官某故祖母某氏出於望族來媾大家禮法之嚴兼資於鍾郝容潤之美並茂於山河遂儲百年之慶至於再世而昌象服魚軒既正小君之號脂田湯沐益荒大國之封可

故祖母陳氏可特贈唐國夫人制

勅具官某故祖母某氏凝資婉約秉德柔嘉其事舅姑有邑養之孝訓諸子有義方之益約素自處詒厥後人

再世而昌有光祖室小君正位已荒荆牛之山川大國
徙封史昨叔虞之土畧春秋時祀尚侈褒榮可

故祖母趙氏可特贈雍國夫人制

勅具官某故祖母某氏被服女戒飭修婦儀當其雍睦
以宜家人柔止以事夫子深蓄餘慶以詒後昆顧廟澤
之已行豈懸書之可後其即小君之號益荒大國之封
春秋時祀永貴宗祧可

故祖母江氏可特贈秦國夫人制

欽定四庫全書

家範集

三

勅具官某故祖母某氏被服圖史恪謹蘋藻當其處富
貴而無驕侈之風齊閨門而有肅雅之美昨於成國已
正小君之名荒以大邦益衍脂田之奉惟其精識尚克
嘉之可

故父絳可特追封景國公制

勅肇裕重屋大祀伏成推上帝之仁既錫福於四海廣
教孝之義以加惠於庶工使顯揚者獲報親之心追遠
者慰濡露之感其施恩渥以賁幽局具官某故父某萬

厚稔身謙恭居里深蓄餘慶以遺嗣賢遂襲傳家之休
以膺下嫁之寵肆頒惠澤爰舉慈書師垣峻秩公社啓
封併示恩榮以光厚夜可

趙子砥為叙元降一官制

過而不法何以示懲奪而不還何以示勸朕率是道以
為國典爾頃嘗貶秩亦既滿歲其從甄叙之科復昇官
聯之舊往祇思命母貳厥愆

沈伯達為失叙使隱總制司錢降一官制

欽定四庫全書

家範集

四

爾司緡錢乃使放散若不舉法情吏曷懲姑祇一官尚
思臨慎

許良輔為次打女使戴榮奴身死特降一官制

勅部曲有罪懲之可也杖之至死不亦甚乎其即爾罰
尚祇寬典可

林衡蘭康伯向子能為兩浙運副黃敷書中近

准樞密院劄子秀州通判葉棟申准樞密院指

揮催募湖船遂牒委華亭知縣青龍監鎮催募

續據逐官中本界內從來即無上件平底湖船
可以僱募申聞事續據本州申僱募到船隻今
來却稱從來即無上件船可以僱募顯是妄亂
田中知華亭縣事林衡駭青龍鎮酒稅向子能
奉聖旨各特先次降一官仍令本路提刑司取
勘具按聞奏制

勅爾等慢令不恪公肆調辭先奪官階仍以屬吏尚恭
爾職以聽刑書可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五

五

王塚為闕草喂馬將官草一百束喂馬及公使
造酒庫闕少酒林於省倉節次借過年計小麥
白米豌豆錢等事罰銅伍斤特降一官制

勅爾戍官不飭以贓抵罪若不懲艾尚有重刑爾其戒
之可

符思臬為偷盜官錢擅離職守特降一官制

勅具官某職司稅隸出納不謹致有告言離局自匿有
司論罪姑褫一官勿以幸免而忘愆慎可

陳正由為巨寮上言特降一官制

勅爾蒙其世閥幸得備使一路不思所以嚴分守厚風
俗之義而包藏私憾逞志於人迹其言辭可見妄作抑
爾情不足以知此即將狡狴而無忌憚也除申已令考
按事實外惟爾犯分之過何可不懲姑錫一官尚寬罷
黜益思戒慎無貳厥愆可

王金為驅逐楊德著熱身元特降一官制

勅爾遇下慘礫方其盛夏暑時與眾在道遠其途而責
不至鞭笞迫趣致人於死若不有罰何以為暴刑之戒
貶官一列祇服寬恩可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五

六

張仲寧為前監小富鎮酒稅務合同場日於本
鎮上等井戶處人夫搬取宅眷及失覺察公人
商友等取乞客人舖戶井戶等錢事降一官銜
替制

勅爾犯法在史復肆抵調會逢赦原姑從未減錫官一
等祇服寬恩可

宋辯趙汝霖為監袁州萍鄉縣酒稅節次折欠
官錢及於醋庫節次貸錢助買常令入家及於
醋錢內尅請逐月合得供給錢例外請過入已
特降一官銜替制

勅爾等坐贓抵罪會逢赦恩姑從奪官以示懲創益思
愧悔以服寬恩可

夏爽監井研縣賴蕪鎮酒稅為收到稅錢已收
上都錢歷外不即轉結子歷并盜稅錢買草喂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七

自已馬并支與欄頭將僧修天王閣材料修廟
宇并於比較店取洗撥袋哨喂豬於人戶家寄
養鵝將本務雜用錢一面自行支給俸錢及因
井研縣丞趙修職親戚張雄飛前來本鎮干索
夏爽請上戶黃澤等說與因依差所由同去祿
名紙謄見乞得錢引事被提刑司按發特降一
官罰銅十斤制

勅爾劾官亮庫以贓抵罪有司按法當以贖論俾奪一

階以示懲艾尚思愧復齒平人可

曾懷前知温州平陽縣為在任日召募壯丁金
元將墩乾前去鎮江府本家投下計役過四十
八日及差杖直買粟于山樂并差者長於薑戶
邊買生薑大理寺勘當徒一年餘徒半年更合
罰銅十斤入官勅停放緣犯在赦前特降一官
仍依術替人例制

勅爾為縣令事役人過律且市物有所附益為不飭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七

當抵以罪會逢赦原姑禠一官以示懲艾尚慎之哉可
陳彥達等係恭州知州為溫濟編管萬安軍到
州故縱留滯當職官先次各降一官令提刑司
取勘制

勅奸命之臣宥之以遠所過郡邑若或稽留不前此屬
二千石以下所宜察而行法也而乃固縱不問何其無
首公之義乎先貶厥職俾令按治尚虔爾守以聽刑書
可

王挺因葉祚學鄉談相爭打葉祚上齒一角斷折二分係有戰功特降一官制

勅爾擊人折其齒若不有罰何以為暴殄之戒貶官一列祇服寬恩可

張成大等為温州遭火延燒千餘家成大通判權攝郡事罪不可逃知通兵官各降一官制

勅比者永嘉大火初緣民屋之延燒至於郡邑一空實坐有司之不職顧萬室重罹於災燁為中宵重念於黎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九

蔡爾以郡丞實參寄委不能督趣所部以拯吾民初無濡膜之勞殆同捨藩之喻若無懲艾曷慰人心姑奪官階祇服寬典可

李應趙士灑崔越田冲田沂柱諒並係温州兵官及巡檢并船場官緣本州城外遺火並不部帶兵弁前去救撲以致延燒入城州東一半居民屋宇兼其夜民心驚擾之際致兵士搶奪其縱容受乞錢物各降一官制

勅比者永嘉大火初緣民屋之延燒至於郡邑一空實坐有司之不職顧萬室重罹於災燁為中宵軫念於民

泯爾等姑或坐視其焚如以致燎原之熾中或徒趨於火所僅同捨藩之為至於弗戢盜偷剽奪不忌故縱吏卒勾取為姦若不有懲何以示戒聊從薄責少慰民心

并溥係劉相公差作回易因劉相公罷宣撫使拘收回易錢為溥名下錢未見下落及虛攤鹽

鋪戶錢特降一官制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十

勅爾肆行無賴侵寬平民奪官一階姑以示眾如爾者顧足責哉可

蔣璉因兄琳被阮德強偷盜去木札又妄論軍牛等官司追理保正押德強到琳住處琳押德強歸家縛打問璉亦為德強盜本家木札遂打德強有傷經御史臺陳論法寺稱緣犯在赦前合該恩原

勅爾暴橫里閭當抵罪罰會逢赦令姑奪官秩尚思畏

慎祇服寬恩可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十六

宋 張嶽 撰

制

皇后曾祖卍允迪可特贈太傅制

勅昔鄧訓多所全活而信家之蒙福翁孺雖坐畏懦而知後之有封歷選作合之祥必有流光之自睹吾外戚何異昔人肆因大享之涓成爰舉納書之令典具官某居鄉有孝謹之譽為吏有平允之稱顧順德之行雖勤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六

故曾祖母李氏可特贈蜀國夫人制

勅朕稱秩明禋祿獻上及於始祖加惠臣庶追榮遠逮於曾門有加戚畹之賢莫究慈書之贈顧其內助宜沛湛恩具官某曾祖母某氏躬織紉之勤服圖史之訓靖順之德風行於外姻淑均之和克成於內治積善有慶

爰集曾孫乃應侃天之求遂正皇嬪之號即荆河之舊壤荒汶蜀之大邦尚服休光永綏宗祏可

故曾祖母郭氏可特贈秦國夫人制

清姿玉潔令德蘭芬服女工之勤惟組紉之是事有婦人之德非傳姆而不行深惟坤載之賢實齊武家之訓顧合宮之竣事暨率土以蒙休豈無光榮慰彼泉壤其易冀方之號遂荒秦土之封尚克欽承永綏冑嗣可

故祖母宗賢可特贈太師制

勅朕將明禋於天地必先有事於宗祧駿假在庭嘉奉璋之有翼袞冕承祀歎元統之莫供顧其大父之親可後祭澤之及具官某祖某儒雅自奮可憑文吏之苗官學知名晚從大夫之後德雖積而不耀慶既久而乃彰儲祉發祥既已受神明之况布德施惠宜益隆肺腑之恩位峻維垣寵加納禋併舉恤章之舊用綏卍氏之祧可

故祖母侯氏可特贈韓國夫人制

勅朕定宗廟儀法隆並侑之文下恩澤詔書舉追賚之
典既已徧於寰海豈或遺於外親爰推茂恩以廣祭澤
具官某故祖母某氏躬魚菽之祭恪謹於春秋服織紉
之勤不忘於旦暮居有佩環之節動無燕嬾之容積茂
閭儀遂光奕葉并珎象德既荒吳地之山河湯沐徒封
更啓韓侯之土宇尚畝令典相爾後人可

故父邢煥可特追封楚國公餘如故可

勅國家恩隆外親褒崇后父用漢家之故事或謂過元
勳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弟之尊考春秋之舊文則當大紀侯之國豈有忠術之
布而遺左戚之良具官某故父某蔭藉高華資材畢給
初儀從列有論思獻替之稱晚建節旌賴固圉折衝之
畧豈顧弛張之或異蓋由文武之兼資壽止中身慶鍾
椒屋廟中之澤或下及於輝肥福祚之登顧莫先於肺
腑維垣峻寵遂冠於周行南國啓封更荒於賜履尚畝
渙渥永充宗家可

故母熊氏可特贈魏國夫人制

勅朕追惟代邸之舊孰先故劍之思雖行菜之求本資
於窈窕而禕瑜之飾未及於深嚴念其母慈可無追賚
肆均饗帝之福用廣漏泉之恩具官某故母某氏秉德
幽閒飭躬柔正奉順君子色不形於燕私輯和閨門言
不踰於閭闔篤生令女實處中閨已正位於小君更啓
封於大國并珎有耀湯沐增奮尚其淑靈歆承惠澤可

陳桶除修撰宮觀制

出守雄藩既開報最退游真館力欲祈閒可無渥典之
頌以寵從臣之舊以爾氣和而裕器達而閔早聯禁臺
之班荐剖竹符之任一麾過壘兩歲班春方倚其卧治
之功而遽有奉身之請即琳館優閑之樂陞書林論譔
之華往體眷懷毋忘猷告

擬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制

賞罰不廢於國所以示懲勸之方春秋青備於賢所以
明褒貶之大我有成命庸昭至公揚於大庭以儆羣聽
具官奮身孤遠有志事為益功名進取之圖屬邁往直

前之氣蚤策勲於廟社遂登冠於樞機旋以時庸繼升
次輔內總百揆外制六師志求遂而志力之未能功求
成而昧時之未可務專行於己意率弗用於衆謀裕中
國而撫四夷朕雖聞於爾志好戰功而輕百姓人久議
於汝為且列成於淮濟以備防於江潞比者易置主帥
遷移師也為謀不臧衆逃其上致封章之驟至豈衆怒
之能任一青掩功雖非朕志為法受責在汝無難爰舉
憲章以明懲艾其解機衡之任往均恬逸之休猶加寵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五

名用全體貌嗚呼誦清人亡師之什宜高克之必奔考
采繁用德之言或孟明之可赦雖爾身之在外諒報國
之未忘勉思令猷以圖晚蓋

李昉直龍圖閣宮觀制

延閣河圖之峻先皇奎畫之藏用待俊游時為異選以
爾視身於學飾史以儒入聯脚棘之班出領羣麇之寄
備宣勞効力丐優閑爰陞綠字之華免徇真祠之請往
祇錫寵母急告猷

詹大方工部尚書制

總領衆務八座憲文昌之星時若于工六官列起部之
長顧欲求賢而試可曷如任舊以視成具官悃悞無華
剛毅有立休著純明之譽亟躋清近之班騎省七人知
諫大夫彌縫之益烏臺五院肅中孰法彈擊之威逮司
繕修克彰物采屢被封奏均佚藩符會稽方倚於買臣
宣室忽思於賈誼趣歸法從還秩冬卿惟器械之備歌
於詩而技巧之精紀於史皆述中興之美往圖率屬之
勤雅存定規寧俟多訓

欽定四庫全書

六

工部尚書制

朕惟一人之身資百工所能甚備故六官之職任起部
以典五材因其技之苦良用考時之治否故周家復古
詩稱器械之修漢室中興史紀技能之飭疇咨練達之
士以掌子之工正庶幾製作之善可追蹤於古人具官
某早以言揚中膺德選克勤小物驗於履屐之間能治
大官可語繩墨之外人參禁近屢有盡規出總州藩居

無稅政茲參稽於衆論俾進長於冬官爾其度奢儉之中備國家之用制器惟期於取具斂財無至於傷民若虞舜之工尚免追於前哲廢司空之職當思戒於漢臣懋修爾官無忘朕訓

刑部尚書制

朕惟政治視民而寬猛刑罰以世而重輕懼其不幸而過及於善人故君子姑欲其寬若其能協於中不失有罪則天下何嫌乎病昔以西漢承嬴秦周密之後人不聊生故主父溫舒建恤刑之議於世宗之朝東京承元哀刑輕之餘人易犯法故梁統在竇立尚猛之論於中興之際伊欲寬不失於廢法而嚴不至於傷惡必惟明恕之才寄予欽恤之任具官審材肅給學問淵深入侍燕閒屢罄謀猷之告出居方面益聞課最之優以其經明有威必能平亭於古誼以其文深無害必能竦懼於吏姦方今廢亂之餘姦宄不禁得其情而勿喜其益務於哀矜折其獄以片言尚無忘於明慎勿使臯蘇之美

獨為簡策之光往宿其官毋墮乃力

行御史中丞制

朕惟四海之大萬務之衆既任股肱之佐以相予裁決庶政又置耳目之司以助于臨照百官不特糾繆繩愆以肅清乎綱紀又將去煩宥善以競勸乎士心貴如鹽梅之協同無取琴瑟之專一戮力以濟迄用有成而比年以來士無特操俗不長厚或交私而順指或激訐以釣名將振起於古風必諮諏於正士以爾具官某執德疆毅秉心粹夷道誼足以格君心之非廉介足以立懦夫之志匪利回而義疾不吐剛而茹柔使之丞御史之嚴必能重風憲之地噫善人登用則朝廷自尊朕以謂德之化人如麟鳳之服猛鷲威之肅物若虎豹之衛山林其惟二事之兼足為羣吏之表往服朕命毋怠厥官

兵部尚書制

國家有四方之虞天未厭亂察五材之用誰能去兵是用討軍實於閒暇之時修武經於朝廷之上若根本強

固則威聲自張伊欲紀律修明少長不犯雖統辟之任屬之於主帥而紀綱之振實自於中臺疇咨列位之良俾為司武之長具官某以仁者而輔將相之謀以書生而習軍旅之事久更要任鬱為名臣造膝從容每建治安之策偃藩整暇寬予疆場之虞會報政以造朝屬夏官之虛位匪待一人之譽司予九伐之威考周之書司馬掌邦甲兵之政驗詩之雅祈父惟王爪牙之臣蓋古列卿實當是任爾其宣明德義訓飭帥也申警戎行奮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九

揚威武是惟任職汝剛有辭

王勝為收復海州除正任觀察使制

朕十年生聚導迎恢復之期千里折衝允賴神明之將乃者遣偏師而薄伐陷堅壘以成功獻狀既聞疇庸敢後具官某忠誠許國騎射絕人結髮從戎功寔高於百戰忘軀赴難勇常貫於萬夫顧彼孤城敢抗吾旅數門闔而視暇氣已無前濡馬禍以救焚敵不及拒既掃金湯之險致俘訊馘之多載嘉顯庸宜膺懋賞俾正觀風

之任上還宣化之章往體褒優益思奮勵

橫行帶承宣觀察防禦制

朕惟國家世修其德而外敵日載其毒彼寇暴我國幾於坑三十萬衆以痛秦父兄而朕閱餘民每思捐四千戶封以慰趙子弟故德虐之分乃卒驗於天定之後而忠義之士亦終遂其報國之圖可無褒優以勸義烈具官某以沉毅之資行共用之勇出入行陳所向無前忠勞國家始終不變果有功而自著知有志之必成觀獻狀之殊尤宜書勞於異等俾正任於橫列且遙領於流行其祇滿溢之恩更勵非常之報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十

岳雲為與番人接戰大獲勝捷除左武大夫遙

郡防禦使制

勅師以勝歸策勳於廟禮也若夫成功行封猶有遺者何以為勞臣之勸哉具官某大帥之子能以勇聞比從偏師親與敵角刈旗斬將厥功為多顯賞未行殊非國典其陞庸於橫列且遙領於捍防益務忠勤無墮乃力

可

王德田師中為張俊提統前去應援順昌府及
收復宿亳州並除正任承宣使制

勅比遣大將往修封疆立功而還具以狀獻宜敕書命
用獎勞能具官某等拔自鴈行居多誕節知勇自見屢
收不戰之功果毅敢前若踐無人之境建茲一出遂以
勝歸其正任於承流以耀明於武畧尚圖來効期稱國
恩可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三

范冲為臣寮上言稟頌邪之資肆貪墨之行落
職依舊官觀制

敕朕進拔人才以為侍從冀收其用也而功效不著隱
匿暴陳猶務優容以蒙其過至於責言未上復何敢私
具官某名臣之子趨操不端早文結於左貂信蹤跡之
詭秘晚依附於時宰通權顧之金錢欺愚自同於令人
考行難逃於清議姑從末減俾麗寬科其錫延閣之華
尚食真祠之奉毋忘念答以重悔尤可

王居正為臣寮上言天資凶悍學術迂疎好文
姦言以欺世俗落職依舊官觀制

具官某迂疎自任惡戾為資依倚權臣公肆豪奪暴其
其偶不以仁恩驕傲恣睢好行凶德顧造行之若此豈
清議之可逃尚矜重刻之加姑俾寬科之麗其錫華於
延閣仍受粟於真祠祇服明恩無忘念答可

劉岑為臣寮上言先次落職與官觀令於鄰近

建昌軍聽候指揮制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三

勅朕愛惜民力深戒妄費故掖庭無見親之賜近習無
非時之錫欲迪在位率由儉德以寬元元衣食之奉焉
具官某為吾近臣職斯收養所為不度施予自恣斬艾
民力所至為空責言未上良用慨然姑錫延閣之華尚
食奉祠之祿俾居旁近以聽有司民政所關朕不得而
爾私也

范直言為臣寮上言落職與遠小監當制

勅頃者臺臣言爾甚醜朕越拘摩之議不汝瑕疵起於

棄廢之中擢之居鄉之列甚厚而不圖報稱顧乃選悞畏避使文自營何其無竭節首公之義乎責言荐至殊乖委任若置不問何以使人其免所居之官兼錫寓直之職宥汝以遠往其思愆筦庫雖卑尚食祿廩吾之遇汝不為無恩也

霍蟲為檀離職守及收饋送特落職令吏部與監當差違其饋送歸還

勅吏之交通貨賂與夫畔官離次皆部使者所當謹察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主 而舉法也顧乃身自犯之復何賴焉爾頃從開廢權備外臺奉使失指一至於是其錫職於內間且左官於筦庫以示懲創益思念咎毋貳其尤朕之於人亦不終棄爾尚勉之可

梁楊祖為指置擒捕度吉州盜賊今已盡靜除顯謨閣學士制

勅潢池詰盜既收方面之功循吏著稱宜用增秩之典載之盟府行以贊書具官某蔭藉高華材資畢給初從

行於天下居多負綫之勞違法從於甘泉益振侍臣之譽深通明於吏理克紹績於家聲矚此江西久離寇擾吏惟憂於坐課但肆謾言賊率用於文降未嘗自出爰資敏政輔以兵威取彼凶渠破其姦橐里閭安堵枹鼓稀鳴曾無旬歲之間盡去積年之害載嘉獻壯宜責恩章升華學士之班增重价藩之寄令行禁止既嚴連帥之威稜俗易風移尚慕古人之條教益殫夙夜以惠黎蒸可

陳楠韓世忠奏為與金牌郎君迎敵自淮陽城下差委去湖陵千秋同共措置逐次獲捷欲乞除落過其元帶貼職詳察施行奉旨右朝請大夫參謀官依舊右文殿修撰制

勅愴威於境固資閭外之良松策於軍亦賴幙中之彥爾頃詔史議名在刑書荐歷歲時既從昭雪逮此偏師之出具宣贊畫之勞宜還論譔之華以示褒優之渥尚殫夙夜益茂遠圖可

宋萬年為金人內侵糾集軍馬竭力保捍救滅
過官依舊給還仍差權知慶陽軍府兼主管經
畧安撫司公事節制鄜延環慶路軍馬換給仍
陞除直顯謨閣制

朕惟強敵入寇自非智者獻謀勇者出力以逆折其鋒
曷能有濟哉爾奮身儒學擢任邊環糾合義旅為國保
民大帥上功三復嘉歎陞華延閣用勸忠勤尚懋爾圖
以底成績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
卷十六

十五

小使臣帶閣門祇候制

朕惟陝服河外淪陷積年忠義之徒未嘗忘漢果僕可
為之會皆立昭明之功覽獻狀之省未顧疇庸之可後
俾進秩於武列且厄職於九閣益厲爾圖嗣膺褒徙

斗寔為措置捍禦敵馬保守宿州備見宣力忠
義可嘉特除閣門祇候兼殿前司選鋒軍將官
依舊添差宿州兵馬鈐轄純制本州管内諸山
寨鄉義民兵制

勅符離今最被邊寇逼仇讎為朝夕釋憾之地朕念其
餘民不忘日夜爾能糾合義旅全父兄之親見忠勇之
節可無寵獎以厲其餘俾充職於九閣兼將屯於七萃
益思奮發嗣有褒陞可

王使帶團練刺史閣門宣贊舍人制

士夫所重者節義國家所恃者人心慷慨義以立功名
其何不濟因人心而圖恢復亦將庶幾覽觀獻狀之未
殊契予衷之素其敷贊命以勸勞動爾等披從行伍之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
卷十六

十六

中深明逆順之理秉心忠壯立義不侵遂厲良圖以有
殊績其貫秩於諸使仍遙領於兵團祇服官榮嗣有褒
陞

給事中制

朕欲發號施令舉皆得百姓之和亦惟論議之臣有以
補官政之闕東臺瑣闥出納是司與其已行而病民孰
若未行而錯議苟懲令之盡舍刑善治以何難思得其
入付之此職以爾其官某稱道不倦守學彌博通達古

今之宜練習兵民之故封駁之任命曰汝宜爾其需朝廷命令之否臧察有司請事之當否以同異相濟於省戶之內俾德澤遍及於海隅之間思業其官無廢朕命

趙不棄知臨安府制

王畿之盡千里京邑之宅四方朕於駢蹕之區視若上都之重擇守有同於尹正疇咨慎簡於賢材具官某屬藉之英幹局之敏荐吏事任備著勞能江左九州幹漕臺而佐國坤維萬里戡軍餉以寬民趣歸亞卿之班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七

真侍從之列顧冬官營繕未究設施之長惟天府浩穰政須彈壓之治用權陞於次對仍兼率於十連使詔蒲屏於姦蹤而桴鼓徹於盜警與古無愧則予汝嘉

張澄知襄陽府制

襄陽鄆郢之北門禹貢荆湖之南境膏腴沃野肩齒重湖朕思求侍從之良以穆蕃宣之寄頌我寬詔協於疇咨具官某智警而明氣和而裕聯清班於八座有導節之四騏久持素於禁塗屢攬麾於名郡自游真館簡在

冲懷念備參之風可鑒於昔賢而洗瓜之好宜敷於邊壘往涖一麾之守兼分十國之連載剖藩符回吾疆圍勉圖後效祇副寵光

汪召嗣知潼川府制

具官某朕思民丙夜欲其宅田之安擇守坤維付以蕃宣之任以爾緣飾史事通達民情紆郡紱以拊綏有嘉惠銜馳使輶而將潛克著賢勞眷言梓潼邈在劍蜀往布惟良之政庶分迥顧之憂勉服訓言益圖報効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七

張達為男中孚奏先父達於靖康二年勤王殺敗金兵又隨解譖應援太原奮不顧死遂至戰沒特加贈開府儀同三司制

朕嘉致果之烈而高勇爵之科悲死事之臣而厚飾終之典其有紆忠疆場殞命戎行未加隱恤之恩曷盡褒崇之意具官某稟山西之勳勇襲將種之餘風貫總韜鈴使習騎射早緜疾戰屢多傳校之功遂以勇聞累賜上聞之爵乃眷靖康之末嘗與奔命之師建戰南闕頗

聞嘉績至解圍於大敵條遭難於顏行尋王室之方騷
致遺忠之未錄茲由冢嗣具列前勞深慨予衷遂疏恤
典俾視儀於三事用追賁於九原

翰林學士制

司訓告於嚴近期以鼓動四方備顧問於燕閒期以彌
縫庶政自非學業之茂兼討論潤色之工智慮之深通
國家表裏之要則何以重高門之地稱內相之名具官
某有太叔之文而行之以敏有叔向之智而濟之以通

欽定四庫全書

學政集
卷十六

五

中外踐更風望彌仰雍容諷議補益洪多掌誥西垣綽
有除書之譽續綸藎禁益觀掌制之工方今國家多虞
機務至重聘問交於隣國號令達於四方式資深厚之
文形予惻怛之意庶幾河東之瘡老扶杖而往聽河北
之悍卒感泣以草心若夫辭令之修賢於甲兵之用故
子產戎服將事文伯不能詰孔子則謂其文辭為功壞
垣納車趙孟不敢犯孔子則謂其諸侯是賴古之立國
夫豈一端勉思昔人以稱朕命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十七

宋 張嶠 撰

制

進武校尉至守關進義副尉制

朕惟陝西河外淪陷積年忠義之徒未嘗忘漢卒皆自奮以報國家用數錫於贊書俾登秩於七校尚有好爵爾其勉哉

張九成為臣寮上言落職依舊知邵州制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十七

朕務推大德加厚庶工雖愆過之已彰尚優容而未替既國言之不置豈朕念之敢私以爾早首俊科旋參法從義當報國而出處乃視於權臣名為好脩而趨操務欺於愚俗日緣邊警妄肆違言陰遣朋徒鼓惑辱聽既非公義奚逾寬科其錫論撰之華尚俾民社之寄往圖循省毋重悔尤

擬除萬壽觀使兼侍讀制

朕惟為政務在擇人則取真賢而任翰藩之寄建事學

於古訓則思鴻儒而備左右之諮繫我舊德之良久爾

宣勞於外宜趣鋒車之召以陪宣室之登具官某稟悃

大靜重之資蘊高明疏通之學鎮定大事而不撓和寧

百姓而允懷頃者登弼諧輔佐於一時粲然有號今文

章之可考民風近厚物論歸仁乃大巧於均勞諒重違

於雅志去朝旬歲具聞報政之孚渴見儀刑乃下賜環

之命用符屬望並俾旋歸處之真館之優實賴多盤之

益噫職以講讀為業蓋將聳德誼以輔予位雖榮秩之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十七

安夫豈忘謀謨以佐治時惟舊輔寧俟訓辭

沈該權禮部侍郎制

文昌衆務之宏綱宗伯六官之要選典司禮樂之重推

擇卿貳之賢艱厥疇咨得于僉允具官某材猷練達器

度寬洪稽匠監之簿書撫邊城之封守淮壩總計將輸

備見於通融天府臨民咸惠不專於彈壓爰擢居於法

從俾攝副於儀曹惟神祇廟社之嚴祠及文物聲明之

威制煥焉可述時乃之休

高百之直秘閣制

蓬萊道家之山東壁圖書之府故秘閣寓直時為清選以爾威晚英俊恪實有聞舉以授之益廣恩也往欽異數思稱所蒙

員法為用妻父陣亡合得下班祇應恩澤比類轉一官授保義郎換給制

勅爾以外舅死事流貶見及有司引類用進官階申放書命祇服恩澤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三

高好古為該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覃恩轉進武

校尉并因磁州守禦無虞隨宗澤勤王有金人

內侵開德府率先用命殄滅強敵轉承信郎紹

興元年終賞轉承節郎紹興二年終賞轉保義

郎換給制

勅爾積功累日屢進官階申錫命書無忘報力可

孟詮元係保正因掩殺桑仲賊馬立功節次轉

成忠郎制

勅爾頃以捕賊有功應賞申錫書命祇服官榮可

楊勳張曼為隨張浚至川陝道塗萬里備見忠勤轉成忠郎換給制

頃者大臣宣慰闕陝爾實從行例進一階以酬其道路之勤往服恩榮毋墮乃力

孫師望初補進武校尉日因事除名勒停到紹

興元年叙復因隨宣司措置邊防事轉一官授

承信郎三年五月隨中軍正將前去興元府招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四

誘金人轉承節郎又因勤勞訓閱轉保義郎五

年隨吳玠弓門寨與偽賊戰立功轉成忠郎除

叙復進武校尉付身外合給今來付身制

勅爾以積功稍遷官列申放書命以寵爾勞尚思自竭

毋墮乃力可

戶部尚書制

朝廷遭兵革之運猶未聞於憂虞黎元被仍興之勞蓋已蕭然煩費某官少以文學為官知古今之宜中以名

守典郡通政事之務出入中外興起事功知無不為所
至稱治然悴事國多夙夜之勤寬裕柔民流愷悌之譽
顧其更踐之久與夫績用之嘉爰以僉階超登大計昔
桑弘羊建均輸於漢而見疾於當時劉晏總計務於唐
而得名於後世迹其毀譽之相遠論其時世而可知今
之廢興豈其獲已顧天未厭禍雖未能制強敵而戢戈
矛然予欲靖民亦庶幾興善政以為百姓爾其平賦歛
之藝極謹調度之盈虛使金穀之問不至於廟堂庶朽
腐之言再聞於倉庾恪居官次毋重訓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五

閻琪為擒獲順蕃人張密轉拱衛大夫果州團
練使陞充永興軍路兵馬都監權知耀州兼管
內安撫依前統領忠義軍馬換給制

屬者強敵犯境方華原之被圍有倖二心欲幡城而應
外乃因變告已即大刑封吟無虞忠勤是賴具官某出
入行陣勇敢無前撫輯屯營恩威有護因姦謀之竊發
爰武斷以知名事已殆而復安計將成而卒敗載觀獻

狀良用歎嘉俾進橫列之階兼委郡符之寄益堅勤略
以稱恩榮

呂本中元是中書舍人為臣寮上言職掌外制
率寓已私奉聖旨與宮觀遇明堂大禮合行檢
舉復祕閣修撰制

勅具官某以爾文詞華國篤厚提身頃以彙征遂儀從
列

周葵元是起居郎為臣寮上言挾私薦呂廣問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五

奉聖旨落職與宮祠遇明堂大禮合行檢舉復
直祕閣制

勅以爾文行之美精於措紳稱績之休著於臺省日干
清議用致煩言既閱歲時省愆茲久寓直中祕稍示甄
收佳服恩章毋忘愆慎可

林季仲元係左朝奉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
公事自陳宮觀除直龍圖閣主管洪州玉隆觀
所犯因臣僚上言巧於身謀探伺言章之出未

及進呈之間先為說計幸免罪去事落職依舊
宮祠該遇大禮赦復直秘閣制

勅朕施配天之澤以一洗於庶辜憫負罪之臣用稍選
於故秩爾早承簡拔荐抵尤違既更歲月之淹亦既思
愆之久其從蕩宥以示甄收欽服予恩毋忘爾戒可

施庭臣元係左朝奉郎守起居郎所犯因語言
狂率令吏部與廣南監當今該遇明堂赦恩復

直秘閣宮觀制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勅朕待過臣子以公議而行與奪其罪之也必有以取
之其舍之也亦有以恕之務廣恩以畧其不及無淹志
而疾之已甚况於姓名狀貌嘗簡朕心者乎爾頃以猷
為擢侍帷幄不能自靖以抵罪辜惟原情之無他宜會
赦而一解寓直中秘稍示甄收秩以真祠俾安閒逸尚
慎吹簞之戒無忘復玷之艱可

成閔回前除正任團練使制

勅具官某懷許國之忠馳雄自命厲殺敵之果敏甄無

前茲因王旅之脩封遂奮兵威而歷難載嘉武節俾進
列于兵團益茂壯圖尚卑精於報國夙宵自勵毋廢前
勞可

李珂解罷帶御器械轉團練使制

具官某參書版之聯解屬鞬之職宜頒乃寵用旌其勞
以爾欽慎持身忠勤自力入侍帷幄既閱于歲時茲釋
弓弦肆彰於命數爰陟戎團之秩乃先內省之班益勵
恪恭往祇眷渥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薛昭右通直郎延安府通判因割河南故地了
差人齎咨目與都統制李顯忠言拜赦意欲早
為歸附委是忠義特轉右承議郎制

勅爾頃淪陷異域良非本心逮聞赦令之敷自喜王靈
之及移書將士勸勉來歸有嘉忠誠宜示褒寵往祇成
命母替朕初可

楊興為岳飛奏部領官兵數十人於淮寧府泂
河與金人鐵騎數百騎鬪敵自辰時至申時殺

敵退走殺死金兵數人傷中數多其揚興雖左
臂中六箭入骨猶堅力向前竝不退却委是出
力轉武翼郎兼閤門宣贊舍人制

淮寧之役爾與敵鏖短兵既接而方奮金鏃次骨而不
言既懷狗國之心寧復旋踵之計有士如此敵何足虞
原致汝之夷傷諒由予之不德載觀獻狀良所嘆咨雖
嘉衛社之忠重軫納隍之愧其峻陟於武爵用昭示於
恩光往其欽承益思蹈厲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九

宋林等為自來訓練武藝比拍得事藝高強弓
馬精熟累經戰陣諳曉出入轉武翼郎換給制
勅某等有司言爾等便習騎射久更戎行申錫命書俾
階武列尚思奮厲報國恩可

張伯望為殺獲虔賊劉宣等轉修武郎制

爾頃迹捕姦宄進官一列中錫命書以為爾榮尚勉之
哉毋忘勤力

慕辛為隨張浚至闕陝轉秉義郎又因措置軍

期事務普轉授從義郎又因三泉縣捍禦轉修
武郎換給制

勅某頃以積勞荐陞秩序申攸書命以為爾寵尚思勉
哉可

向世章為掩殺桑仲賊衆得功轉承節郎并部
押義軍赴宣撫司轉保義郎換給制

爾頃以捕賊有功應賞申錫書命祇服官榮

起居郎舍人制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十

論語以言動皆由於禮而天下歸仁易以言行皆止於
善而千里為應况於承統業之重託士民之上言而民
以為法行而民以為則者顧可不慎哉朕簡才能以自
近庶言動之無違以爾具官某操行之美稱於士林績
用之休見於眾試簪筆侍殿莫如汝宜舉而必書以授
太史豈徒欲樞機榮辱之本致慎蓋將使尚書春秋之
法復嚴勉服訓言以永多譽

宮正張金奴轉郡夫人制

朕妙選良家備充後宮之列分登庶務助成內治之嚴
具官某氏靜順流風柔蘇毓德推居尹正之職具著夙
夜之勤用錫號于小君仍疏封于名郡勉圖恪慎思副
褒嘉

陳氏封郡夫人制

朕設內職之員備後宮之務參華宸掖妙選良家某人
祇事恪勤律身柔靜容奉禁嚴之內實宣夙夜之勞宜
荒名郡之封伴正小君之號往欽茂渥益懋溫恭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何岳為部領義兵有勞轉保義郎換給制

爾頃奉職闕陝卓行殊遠申錫書命慰爾勞勤

韓仲通大理卿制

具官某理官典國五刑務就居之克允廷尉名家三世
由法律之持平已試可觀叙遷惟當以爾稟姿通亮涖
事審詳周旋棘路之班究心謙讓參贊秋官之治著績
即曹建陞亞卿益無留獄因能而任進長厥僚體予欽
恤之懷懋爾平反之意毋深文以為察母縱吏以為寬

時乃之休同底于治

又許大英大理少卿制

具官某朕三覆示木行之仁五刑取天數之中專職掌
于大理方疇咨于亞卿以爾更事為多持法甚允翱翔
棘寺備見哀矜參贊秋官訖無枉滯載嘉績用進貳廷
平惟法家者流不至于究民則天道之報常任于陰德
往思汝守其體予懷

磨勘制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朕考績於三載之際定為小滿之期詔爵於八柄之先
蓋示大公之義雖居法從不廢彝章具官某學術淹該
吏能膚敏權自道山之任峻躋即省之榮簪筆螭扞代
言綸掖粵從真館起涖輔藩就守紱以再留因其治效
課吏銓而序進積以年勞茲率厥常用增爾秩往祇光
寵益勵猷為

正顯廟封侯制

惟神夙著惠政懷于一方遺愛流傳廟食殊久凡雨暘

之所禱皆響答而感通功既及民可無褒典錫茲美號
寵以侯封永享靈休副我顯渥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十八

宋 張嶠 撰

制

王俊為統兵收復涇州縣與賊交戰大獲勝

捷轉履正大夫武勝軍承宣使

勅寇為不道荐流毒於我民士有壯猷用克綏於吾圉

惟時命綍可後疏榮具官某驍果為資奉山西之風俗

戰伐自奮擅塞下之威名每懷敵愾之忠卒建禦戎之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八

績覽觀獻狀良所歎嘉俾進陟於橫班且遙分子留務

十年生聚方迎天節之丕一日猷高尚慎古人之戒益

思勵勉嗣有褒陞可

王勝同前除正任承宣使

勅具官某懷許國之忠驍雄自命勵殺敵之果敏銳無

前茲因王旅之修封遂奮兵威而歷難載嘉武節俾進

列於承流益茂壯圖尚畢精於報國夙宵自勵毋廢前

勞可

王德馬立為收復宿亳州等處立功並除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制

勅疆場之邑雖彼此之何常封爵之科惟優饒之是務

具官某秉資沉毅挺志忠誠累立戰功遂高勇爵比從

偏師而出復收二郡以還曾未淹時已聞淪陷顧彼州

來之所在一何介於予衷故如置楮之有言亦不忘於前

報俾參華於部督尚計勅於方來勉圖異等之功以慰

國人之望可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八

王進為元係振武指揮使累年教閱委是整肅

降等換承節郎換給制

勅爾頃由軍校以魚麗鶴鵠之法訓齊士卒有勞中率

遂齒階列申敘書命毋替爾勤可

解元先入京東親率軍馬往沂州泃口迎敵烏

珠見陣掩殺實立奇功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制

勅偏師薄伐既收略地之功舍爵書勞可後踰時之報

第其等級行以贊書具官某懷許國之忠驍雄自命勵
殺敵之果敏銳無前茲因王旅之修封遂奮兵威而壓
難冠秩廂部其參營衛之華絕衆邊陲尚賴折衝之畧
祇承明命益勵壯猷可

中書舍人制

朕覽觀三代兩漢之書嘉夫渾灝深厚之制能使一時
典章政事之美見於號令言辭之間將資行遠之文以
為飾治之助思以是任付畀得人以爾具官某以文辭

欽定四庫全書

宋徽宗

三

秀於士林以論議儀於禁路道前世之載能潤色于王
猷處當世之宜能彌綸于衆務肆命以予言之代將必
稱所居之官昔鄭子產以善辭令而稱于諸侯觀射父
以道訓典而重于楚國矧以綸綍之重鼓舞四方豈徒
見命令之修必足為政理之賴勉祇厥服以稱厚恩

王忠植為收復石州等十一處近因將帶軍馬
前來會合到延安府被叛賊趙惟清囚執要拜
金國詔書忠植毀罵惟清遂將忠植解赴金國

元帥府元帥道你拜我四拜却與大官做忠植
毀罵元帥又道你只拜兩拜忠植亦不肯元帥
差甲軍監忠植到慶陽城下忠植道我是河東
步佛山忠義人被趙惟清捉了解赴元帥府要
忠植來招本府不要負違朝廷堅守城壁忠植
只死在城下番人却押赴元帥府元帥問所說
言忠植自袒剥下衣服掀開胃前道你與我快
死遂刺死特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欽定四庫全書

宋徽宗

四

仍贈謚制

勅朕瞻顧中原念侵疆之未復選任將帥方闢國之是
謀豈圖臬俊之臣忽動鼓聲之感其推慙冊以勵庶工
具官某奮身阡陌之中雅意功名之會忠壯殆其天賦
韜略本于生知越歲未淹徹聲已茂糾度義旅居多于
景從傳檄列城已聞于風靡天為不弔人忽淪亡孰云
貔虎之資遽陷敵人之計臨孤城而勵衆寧反解揚之
辭蹈白刃而不回益抗杲卿之節覽茲赴告深所悼傷

是用追褒齊越之雄視秩宰司之峻易名而節惠延賞
以字孤具嚴廟貌之崇併示哀榮之渥嗚呼刻鮑信而
旌義烈豈但無慚斬士政以慰忠魂其將有日諒猶未
泯尚或能敵可

潘謹燾係迎敵金兵掩殺入河大獲勝捷內有
陣歿人欲贈遥郡防禦使

勅奮身而犯鋒鏑本以輸忠殞命而殉國家至於死義
愈立節之如此顧卹章之可忘具官某早以沉雄驟登
勇爵果於犯難卒殞顏行即其橫列之崇祿以捍防之
峻尚其不昧宜克啟承可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五

郭閏係前知洮州因男從政狀昨人馬侵犯糾
集百姓王德等送蠟彈結連熙秦統制關師古
有外地熙河經畧慕洧生疑以此拘管斬首乞恤
念父親忠孝乞推恩奉旨於武功大夫上特贈
遥郡防禦使制

勅朕不愛高爵重秩以旌忠義之士生有榮號死加愍

冊所以為臣子之勸也爾頃以輸忠本朝遇害姦逆令
其孫子能以狀言立義不侵雖古何愧其需飾終之贈
驟躋禦侮之階尚其有知歆子顧恤可

桑彥修為金人來侵華州日沒于王事贈承務
郎與一子下州文學制

勅具官某爾比因守禦城陷沒陣既加憫典且錄嗣人
尚其有知欽承命渥可

胡存等二十五人邢慎等一十三人崔平等十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六

二人王琳等十九人田立等十二人王叔等四
人謝青等四人為與賊接戰陣歿並贈承信郎
制

爾等越自行間挺身死國載觀忠壯良用盡傷其並秩
於武階用追榮其營魄

巨麟係虢州畧縣尉因金人來侵本州同都巡
張志前去把截不期張志叛用鎗刺死麟贈
承信郎制

勅爾頃奉簡書捍敵于境豈期共事實有歎心遂殞厥身良可傷畫武階納祿尚歆享之可

齊萬等田埤等係城父縣及南京下邑縣等處迎敵金兵殺敗敵衆所有陣亡人欲贈承信郎

制

勅爾等北與敵鏖殞命戎行嘉其死國之忠宜有追榮之典其放書命祿以武階精誠不渝尚服予寵可

鄭挺為自行在至關陝道途萬里備見忠勞轉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七

承信郎換給制

爾頃奉職關陝卓行殊遠申錫書命慰爾勤勞可

裴信程文簡范廣各贈三官王勝蘇卞各贈兩

官秦通等三十員各贈承信郎制並係與金人

見陣陣沒

勅具官某等爾等退敵于陣不避死亡飛矢揚兵卒至淪沒惜無萬金之樂可全爾軀庸需九原之恩以將予意忠誠未泯尚服官榮可

祝次齡王德邵從陳生為與海賊戰沒祝次齡贈兩官外餘贈承信郎各與一子恩澤制

屬者海寇蟻結震擾齊民爾等捕逐殞于鋒鏑可無褒恤以慰營魂既追賚其官資且收錄其嗣子尚其不與服我恩榮

劉青贈忠翊郎劉又贈成忠郎張俊等贈保義郎宋俊等贈承節郎吳慶孫通等並贈承信郎制並係掩殺金兵陣沒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八

勅具官某爾等咸以下秩捐軀國事載加忠壯良用盡傷並錫官資追賚泉壤或加贈祿以示哀榮尚其有知歆予休命可

蔡扶孟甲為游說陝西帥府臣河北忠義之士被金人覺察得知已被處斬各贈奉義郎與一子恩澤制

頃有義士深蹈虎穴游說淪陷之衆導之以正不幸殞於非命既以隱恤其終矣迺者大將言爾等向者之役

實為少從何可不報也哉並追賁以通籍且錄官其嗣人尚其有知敬子褒恤可

呂言為管押錢糧隨軍應副支散被謝二花賊徒殺傷身死贈兩官與一子進義校尉制

爾率職供軍殞命賊手既加褒恤且錄嗣人尚其有知敬承明命可

董福贈承信郎與一子父職名張宣與一子進

武校尉制並係與金人接戰陷歿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十八

九

爾項與敵戰歿於行前死事之節不可以莫之辭也既追賁其泉壤又恤錄其嗣人尚其有知敬子渥澤可

曹深為因差出催發入禮錢物督捕盜賊在路

被兇賊謝五軍等殺斃身亡贈兩官與一子進

義副尉制

勅爾率職在途殞命賊手既加褒恤且錄嗣人尚其有知敬承明命可

感德軍節度使馬世則故祖母郭氏可特贈陳

國夫人制

勅朕謁款上帝以迪于保之休祇見祖宗克篤傳序之慶不敢專享其美用將敷錫於民矧吾外氏之親可後均釐之典具官某故祖母某氏出自冠族具聞儀訓來嫺厥晚益繫令猷謹蘋藻之供春秋不懈奉珩璜之節動靜以時已錫號於封君茲更荒于賜履欽承命綉永育宗祧可

故祖母王氏可特贈韓國夫人制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十八

十

某氏被服圖史恪謹蘋繁處富貴而無驕侈之風齊閨門而有肅雍之美昨於成國已正小君之名荒以大邦益衍脂田之奉惟其精典尚克嘉之可

故母楊氏可特贈鄧國夫人制

勅朕練時日以修重屋之義既蒙嘉應均福釐而被四方之遠以迪惠心顧輝胞舉待于下流矧肺腑宜膺于茂典具官某故母某氏柔儀婉孌令德幽閒躬采繁法度之防致鵲巢積累之盛併襲餘慶以啟後人昨淮海

之封已正筭加之位賜吾誰之履益荒湯沐之舍祇服
明綸永光廟室可

故妻魏氏可特贈衛國夫人制

勅朕有事合宮神祇並既推配天之澤以寵賚於周
行又廣漏泉之恩以憫仁其既歿汪濊之施幽顯被焉
具官某故妻某氏為婦為妻皆合於禮典宜家宜室並
著於閭儀雖秉德甚休宜膺於壽嘏而賦命不淑久隔
於存亡其易故封更荒大國尚詔渥澤以慰幽局可

妻周氏可特封福國夫人制

勅朕惟國朝母后之家皆膺壽寵若乃宣仁功德之盛
覆被本宗故其後人冠族不墜至於保宜家族致位將
相不憑貴以傲物不恃寵以干澤雖承世德之教惟其
家室亦有助焉具官某妻某氏山河之德稱其象服柔
正之行克相夫子逮茲祭澤之廣宜膺褒寵之榮俾開
大國之封益峻小君之號訓爾孫子毋怠厥修可

保慶軍承宣使士衎故妻郭氏可特贈碩人制

勅朕惟人臣之于室家生已共其甘苦歿則致其哀榮
况吾磐維之親豈無伉儷之念廟澤之施追賚可遺具
官某妻某氏山河之德稱其象服柔正之行克相夫子
宜加愍典增美號名精識不渝尚知歆享可

故妻郭氏可特贈碩人制

勅具官某故妻郭氏秉德幽閒凝姿婉孌當其既筭而
承父母能盡于女工執饋以事尊章遂成于婦順其錫
贊書之茂俾增稱謂之隆尚其有知歆承褒恤可

故妻鄭氏可特贈碩人制

勅某氏行不越于閭閻德足書於圖史早以令善歸於
宗支克躬蘋藻以承祭祀宜加恤典以示褒崇增賚嘉
名以光廟室惟其知氣尚或能歆可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張中彥妻寧氏可特封
碩人制

勅朝廷遇臣之章位高則寵渥人臣事上之禮恩厚則
報豐今廟中之澤曲加於中閭恩則厚矣其所以輔相

其夫以圖報予者獨無望於爾乎具官某妻某氏秉資
令柔歸于良粵從夫之爵稱號益隆惟使爾夫於所以
事國者無愧則爾益榮矣尚勉之哉可

徽猷閣待制曾統故妻張氏可特贈令人制

勅朕穆卜季秋大稱禮禮發明號擁神休以與海內同
亟蒙之福顧吾甘泉之舊夙資內助之勤可無追榮以
慰幽窆具官某故妻某氏行不越於閭彛德足書於圖
史早以令善逢其良勤勞於室家每同甘苦殆良人之
顯已隔存亡用霈恩章增其稱謂納書以綬尚克歆
承可

顯謨閣直學士汪藻故父毅可特贈特進制

朕本秩禮以嚴天地之奉薦大樂以格神靈之和儀物
備陳縕璩紛列弗祿並况盼蠶豐融嘉與臣民均茲祉
福顧乃甘泉之舊可稽陟岵之褒具官某故父某孝謹
提身最高鄉曲之譽恬素自守不求聞達於時修之方
寸之間責報必世之後乃蓄餘慶篤生顯人章文獨行

中朝安和備於諸事早以德義為吾近臣方倚牧民不
與侍祠之列式寬濡露用敷告第之章尚其可作之靈
歆茲進位之寵惟爾孫子勿替引之可

試兵部尚書胡文修故父宗旦可特贈宣奉大

夫制

勅朕覽觀漢唐衣冠之盛或四世五公而襲簪紱之舊
或一門七葉而並術藝之興孰兼二者之榮繫我世臣
之後國朝胡氏江介大家爵位文章相繼不墜伯仲父
子鼎立於時蟬聯百年寄深一代具官某故父某憑藉
甚厚資才絕倫稱其世德之餘綽有名家之韻未冠登
名於計吏中年振業於虞庠謂當勃興繼承於世烈遂
蓄餘慶克開於嗣人碩德懿文為吾法從清流雅望無
愧前修迹其事國之方益見教忠之訓肆惟廟澤敷錫
閔章一品崇資用褒于泉壤九原英與尚服夫恩光可

徽猷閣直學士趙霈故父峻可特贈通議大夫

制

朕肅祇明禮荷三神之錫羨肆省象魏舉有截以均釐豈吾侍從之臣不預寵鴻之福以吾報本之義宜推錫類之心乃渙湛恩以光禩廟具官某故父某材資畢給學行深純處已靖端莅官明恕潛德不耀莫迹通籍之榮陰報可期終篤有後之慶升華二品之貴以慰九泉之幽尚其有知歆茲哀恤可

樞密直學士陳規故父昇可特贈太中大夫制

勅禮有隆殺惟尊者之事親得極其至若夫顯揚欲光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十五

之意則上下同之乃者稱秩元祀登配祖考事親之禮無以復加矣思與羣臣共由斯義肆推惠澤俾得追榮其先本之以恩行之以制遠近世數惟所應得而無不及者焉况吾甘泉之舊哉具官某故父某經行推于鄉里德善教其子孫雖冲約自居位官莫極于通顯而遺慶于後愍章數逮於幽局秩序益崇光榮有耀刻書告第尚克享之可

徽猷閣待制董弁故父迺可特贈正奉大夫制

勅朕禮祀合宮上儀獲考大賚四海以侈神休內外遐邇咸蒙嘉况矧吾侍從之舊福祚有不登者焉其攷追命之書以慰揚親之意具官某故父某學問博洽馳驟千載以還文辭縱橫獨高當世之譽備先朝之法從頗著盡規蓄餘慶于後人終然濟美文階三品極納祿之至榮營魄九原尚焄蒿之如在可

故妻李氏可贈令人制

勅朕惟人臣之于室家生則共其甘苦沒則致其哀榮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十六

費賤一也廟澤之行顧可忘褒賁之典哉具官某故妻某氏稟德令柔凝姿婉變造行甚美夙有宜家之稱賦命不融中垂偕老之約增寵號名之美以為閭閻之光尚其有知歆承嘉命可

徽猷閣待制程瑀故父朴可特贈朝奉大夫制

勅朕燎熏皇天舉合法之典登配祖考嚴竝侑之文樂奏接和禮儀矜飾膺受多福敷施庶民瞻吾侍從之良豈無明發之感其施恩渥以賁幽局具官某故父某文

學起家經術自著仕不配德卒莫登於顯官慶垂厥後
遂鍾美於嗣人聲震一時儀吾邇列寄深牧養不預侍
祠之班恩不遠遺爰推禰廟之寵陞華郎內尚克欽承
可

妻沈氏可持封令人制

勅朕惟侍從之臣入則整論思之益出則寄藩宣之重
顧其德義之美繫有內饋之助焉可無褒崇以風德化
具官某故妻某氏柔仁端靖孝愛慈祥為女而教不煩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八 十七
為婦而家以義四德兼備宜膺令名矧茲廟澤之行可
無賁飾之典欽承榮命無怠相承可

羅偁贈官換給制

固圍於邊又擅恣戎之畧喪元于陣有嘉衛社之忠其
施憫典之哀以寵義臣之節具官羅偁材足以當萬人
之敵勇足以率三軍之心方大敵之被圍乃整軍而赴
難遇賊中路以沒厥身遭時多虞未遑爾恤俾陟官於
橫列用追賁于斯阡尚其神靈歆予顧報可

初約昨係左朝散大夫戶部侍郎所犯因臣寮
上言罷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後該赦復祕閣修
撰係已叙未復舊職今又該明堂赦復敷文閣
待制依舊提舉江州太平觀制

勅朕稱禮合官肆青象魏開棄咎之路俾一洒於庶尤
閔負罪之臣宜稍還於故秩矧乃甘泉之舊嘗詒刑吏
之書其需恩榮以除苛撓具官某頃由材譖見被使令
稍以寵能爰躋危從一離譴責遂闕歲時雖秩令之荐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八 十六
更終責言之不置茲因彛典加畀寵章超陞次對之華
仍處真祠之逸廣仁恩之意朕方厚於臣工復玷缺之
難尚無忘於飭勵可

劉一止元是給事中為臣寮上言挾私薦呂廣
問奉聖旨落職與宮祠該遇明堂大禮赦合檢
舉復祕閣修撰制

勅具官某以備操行堅正文詞深純爰以修能遂躋從
列自干物議用致煩言顧閱歲之已多諒思愆之既久

茲因需省爰舉彝章稍選翰謨之華庸示甄拔之渥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十八

九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十九

宋 張嶠 撰

制

張浚為前宰相該遇明堂大禮赦恩合行檢舉

叙復奉聖吉復觀文殿大學士制

勅總揆岳而居中夙賴典邦之哲位山川而作鎮方資

表海之勲熙事休成湛恩誕布將善人之是賴豈舊德

之或遺具官某道貫古今學該流畧計安天下而厲其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十九

志心在王室而有其功誠懇不移陳義有大臣之節危

難自任許國有古人之風勳庸少迕於初心意氣已吞

於仇敵雖孔明街亭之敗以三等而自貶而仲華龍章

之禡無二色之可闕逮起奉於東藩賴綏安於南紀既

民人甚便其政故績狀稔聞於朝爰因惠澤之敷俾冠

侍班之寵噫翰藩強固所以增廉陞之安榮職秩優隆

既已均弼諧之體貌尚無內外之間共須平定之期可

桂林為因擅差官兵過淮摧斫竹木等事於選

郡階官上各降一官遇紹興九年正月五日赦

叙中侍大夫及遇紹興十年九月十日赦叙選

郡防禦使制

勅朕合宮禮成肆青象魏往愆宿負咸得虧除具官某

頃以將屯發興自擅有司麗法當以奪官茲用赦原比

還故秩尚思愆慎毋貳其尤可

王仲薆為該大禮赦叙左通奉大夫制

勅朕致選賢能欲同躋於平定容忍臣子用保護其初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十九

終雖嘗觸於憲條其卒歸於蕩宥爰以祭澤之布誕敷

蠲畧之文况吾邇臣豈限常典具官某學問傳其素業

德厚殆其天資雄深之文不施於典誥孝謹之行徒行

於里閭曩以微文嘗詒吏議既會赦而一解宜故秩之

稍還御衆以寬朕所以廣仁恩之意計過無憾爾無忘

復玷缺之艱可

耿著為毆打百姓致死特貸命追毀除名俾配

降承信郎續為起發大金留務計議使應辦一

行舟船脚乘同共交納官奉聖旨降五官與叙
係已叙未復舊今來該遇紹興十年九月十日
明堂赦文與叙武畧大夫制

勅具官某殺人者死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降宥得以
官爵自贖既更赦令又得稍還故秩其為恩亦厚矣然
爾之官爵可以復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其祇茂恩母
忘念咎無或扭于幸免再抵罪誅他日有司以義固爭
雖予不得而爾私也爾其戒之

欽定四庫全書

景輿集

三

景輿宗元係右中奉大夫直徽猷閣所犯因知
潼州府為于川陝大軍卷食折伏錢內別作名
目侵支使用不行起發事奉聖旨特降一官後
該遇明堂赦恩合叙復元降一官

許中任左朝請大夫直寶文閣知靜江府為叙
買戰馬例皆不堪披帶降兩官未叙間又為奏
本路管下州軍多有待闕官員寄居乞依三路
沿邊州軍不許官員寄居不支奉給等事降充

直秘閣又因在任罷行後不覺察市買于元認
逐廳舖戶處伊市價買物等事先次落職令湖
南轉運使根勘具案聞奏特降三官勒停後遇
明堂大禮赦本官見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
觀依刑部所申與叙一官

曾班為臣察上言金人登泰州城知通親往軍
前和議差官吏根刷金銀等事奉旨曾班追毀
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雷州編管後該遇

欽定四庫全書

景輿集

四

明堂赦與叙左朝散大夫

安邦右朝散郎成都府路轉運判所犯因應副
王彥一軍錢糧未見起發數目等事先次降兩
官又為因吳玠軍前糧食闕乏不行裝發放罷
追五官添差監郴州在城酒稅後遇明堂大禮
赦與叙左通直郎

侯慤元係右朝請大夫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
參謀官所犯因措置招安建昌軍叛兵事務冗

并不覺察諸項人馬因而作過等事特降兩官
後該遇明堂赦恩叙右朝請大夫制

勅朕施配天之澤以一洗於庶辜憫負罪之臣用稍還
於故叙爾頃承委寄荐抵尤違既更歲月之淹亦既思
愆之久其從寬宥畀復官聯欽服予恩毋忘爾戒可

陳靖直元係右中奉大夫利州路提刑所犯因
在買販鹽貨等事先次放罷特降三官後該遇
明堂赦與叙右中散大夫致仕制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五

勅朕施配天之澤以一洗於庶辜憫負罪之臣用稍還
於故序爾頃承委寄荐抵尤違既更歲月之淹亦既思
愆之久其從蕩宥畀復官聯雖筋力已愆顧無尸於事
任然德義自飭宜尚慎於桑榆可

曾彥元係中衛大夫秀州刺史所犯因淮東宣
撫使司按發為封閉門戶致餓死將司韓全并
受豪戶孫承事木綿等入已事特旨降橫行還
郡七官勒停今該遇明堂赦恩勘會昨於淮陽

軍兩次立功理宜優叙特與叙親衛大夫秀州
刺史制

勅朕施配天之澤以一洗於庶辜憫負罪之臣用稍還
於故秩具官某頃以貪虐自抵憲因茲更赦令已復官
聯念歲月之既淹加功能之可錄爰推異渥畀叙橫班
祇服予恩無忘念咎可

許中廣東經畧司申海賊詹德劫虜作過其降
授右修職郎潮州推官許中躬親捕獲詹德等
與叙復右從仕郎制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六

勅具官某比者負海之郡久罹寇攘既以文降復為禁
惡爾能迹捕一境為清其畀官榮以為勸獎益圖飭厲
以稱寵名可

仇愈為該大禮赦左朝散郎制
勅君子修己以母貳過為賢王者用人豈以一眚廢德
矧吾近列嘗麗寬科宜從洒心之文以開棄咎之路具
官某早以文學而進晚聞吏職之修事不辭勞治皆可

迹遠聞歲時之久益抒屏翰之功中以辭難嘗詒吏議
既會赦而一解宜故秩之稍還御衆以寬朕所以廣仁
恩之意計過無憾爾勿忘復玷缺之艱可

張琦昨在淮西宣撫司水軍統領為冒請逃亡

事故人錢米事除名勒停送吉陽軍編管今兩

遇赦特與叙成忠郎制

勅朕施恩於海內雖昆蟲草木莫不閭澤顧如爾等亦
所不遺也尚祇明命毋怠可

欽定四庫全書

宋徽宗
卷十九

宋超為首先將帶軍馬一城官吏渡淮來歸淮

西宣撫差權知亳州烏珠親率重兵攻打遂致

失守除名勒停今該遇大禮赦係歸正之人特

與叙從義郎制

勅夫軍敗不面夷城陷不能死在于理法固有常刑矣

朕惟使過之義責爾後圖施甄叙之恩復爾秩序朕

與爾則厚矣而爾所以報朕者謂何尚思勉哉以蓋前

恥可

梁興趙雲李進先於靖康因金人攻破太原以

南侵犯不肯順番首先率本府及絳州管界忠

義人兵措置收復河東懷澤州隆德平陽府渡

河尋歸本朝有偽齊占據黃河以南隔絕前來

不得復渡河北與番人大軍戰鬪一十餘年大

小數百陣前後約殺頭目三百餘人堅守忠節

永不順番自後思本朝於紹興五年內前來歸

朝梁興武經郎閻門宣贊舍人趙雲敦武郎李

欽定四庫全書

宋徽宗
卷十九

進修武郎制

勅朕惟河朔諸郡間淪陷於干戈倣擾之餘忠義遺民終不

讓乎國家涵養之德爾等轉徙十年之後間關百戰之

餘脫身歸來深用嘉歎俾躋榮於秩序且風示於邇遐

益勵遠圖以卒前志可

耿著昨自淮陽軍軍前齋奏赴行在內殿引對

特與叙復舊官制

勅抵罪以情則法不嫌於太宥推恩以恕則理有貴與

從寬具官某頃以賊殺不辜已從末減後以荐達赦令稍復官朕惟擅殺者非貶降之可懲而責效者在仁恩之加厚是用盡還故秩計其來功尚無忽於思愆深自圖於報國可

王仲山為知撫州失守日除名勒停紹興九年正月五日赦文應軍興以來州縣官曾經失守投降之人不以存亡並與叙復生前係中大夫與叙復原官制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九

勅朝廷每赦令之下一洗庶尤雖其淪謝亦蒙降宥爾頃詒吏議夷於士伍既沒之後數更需澤今其遺孤援恩自列惟爾宿負既隔於存亡而吾湛恩何間於幽顯俾還故秩盡削丹書啟爾後人毋忘報塞可

曹伯達為係趙榮帶到一行官屬及焚毀了番賊文勝特與補正迪功郎制

勅具官某向者敵人傳檄城邑爾能率眾守義抗賊不有褒榮何以示勸俾起家於文吏以風動於邇遐益勵

爾圖無忘忠力可

伍昌禹元係鳳翔府僧因金人犯陝西麟遊知縣趙璧守節不屈招集忠義萬五千人後來陷偽更不出官依舊為僧藏泊川陝宣撫司申已差充鳳翔府推官奉旨特與補迪功郎制勅爾本以浮屠能知忠義守節自好不污偽官申放命書俾齒仕列尚思飭厲以報國恩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十

給制

爾積勞累日之效既不可得而考矣徒以嘗經大臣閱實特越有司之文而申命汝亦能祇承恩渥而圖報稱乎

懷德崇義體性率義歸仁劉信為前來歸正供說事宜忠義可嘉特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人爾淪陷既久幡然改圖嘉其反正之忠俾與武階之列益思厲勉以報國恩可

徐三兒補承節郎齊二哥補承信郎為遠來歸

正委實忠義制

爾以裔民志慕華夏可無寵獎以慰其心竝列武階祇服恩渥

陳在楊沂中申斬縣管界巡檢李温將帶兵甲

前來荆塗山擇穩便下寨其李温元於客人船

上安泊不期上件船不覺入淮前去竊慮別有

疎虞衆軍張言等狀推許陳在權攝上件職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十一

率衆與番人鬪敵委見忠義可嘉伏望詳酌特

補一使臣名目奉聖旨特補承信郎制

勅爾以軍伍威攝巨寇嘉其忠力俾服武階務立尤功

以圖報事可

衛振為父靖招收李忠賊馬陣亡補承信郎制

爾父頃以戰賊隕於行陣賞延及爾遂服武階申錫命

書無忘忠慎

王叔哥為遠來歸正本朝委實忠義補承信郎

制

勅爾淪陷既久幡然改圖嘉其反正之忠俾與武階之列益思勉厲以報國恩可

何九章為妻父賈信與董先賊兵鬪敵身死得

兩資恩澤內將一資與次男僧奴其僧奴未嘗

承受閒身死乞改正補承信郎換給

在法非執政大臣不得貶爵外姓而死事者顧得之所

以厚其報也肆予命爾往服官榮無以得之之易而墮

乃力

宋史

十三

陸保兒係北來歸正與補承信郎制

爾以裔民歸心華夏俾秩官資以為慕義者之勸尚思

勉哉

金穆昆于俊成契丹長行李嘉努為遠來歸附

于俊成補保義郎李嘉努補承信郎制

爾等皆以裔民歸心華夏並秩官資以為慕義者之勸

尚思勉哉

馬興為忠義首領不忘朝廷見團集民社保護

鄉間與補承信郎制

勅爾天資忠赤志徇國家保固鄉閭不污不義俾躋武列以勸勞忠益勉爾圖無墮乃力可

趙舜舉因妻父武功大夫劉奇掩殺叛賊陣亡

與補承信郎制

勅爾之外舅頃沒於賊賊將及爾遂列武階申錫命書毋忘恭慎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十三

王處仁為岳飛申自紹興七年承受本司往來

軍期機速文字到今無稽遲伏乞指揮依一般

進奏官邢子文燕公亮體例先次補授合得出

職名目依舊在院祇應奉聖旨補承節郎制

勅爾為郎吏隸大將幕府積年矣羽書往來道路無墮俾登武列用勸勤勞是為異恩益彈爾力可

宋彪為自番人圍閉宿州至今堅守山寨捍禦

金人不順番前來歸朝委實忠義特與補正承

節郎制

爾脫身賊圍義不反顧載嘉忠順宜有褒優即其武階遂俾真授益思勉厲以答恩榮

潘田為自密州將家遠來歸正併供到京東事

特與補正承節郎制

勅爾脫身賊中能圖反正探刺事實以諗有司宜加褒優用勸忠義其祇思命益務輸忠可

曾和劉錡申契勘進奏官曾和自承受本司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十四

期奏報等文字並無稽滯乞昨來湖北京西宣

撫司進奏官王處仁體例先次與補授出職名

目依舊在院承發本司文字奉旨與補承節郎

制

勅爾為吏郡郎且司邊遠奏報毋墮是為有勞俾列王官尚服乃事益務勤恪毋懈於前

張公舉李進劉榮為殺敗金兵張公舉轉武顯

郎李進轉修武郎劉榮循一資通五資補成忠

郎換給制

爾等奮由行伍自致戰多宜有褒嘉以示勸獎往祇甄叙之寵無忘力疾之圖

崔紉為上殿特與改合入官制

勅以假版而為真授與自選調而遷京秩皆異恩也汝未閱歲而得異恩者再焉爾將何以報國乎尚思勉之可

朱之彥為應副大軍糧草循一資又為措置良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五

家子弟籍為義士五萬餘人特改宣教郎換給制

爾頃為令饋軍無乏又能糾集義旅助宣兵威宜有褒嘉以示勸獎祇服明命無替厥勤

王存為於未交地界已前與蔡綬等結集忠義

遊說陝西諸帥為叛逆投番人朱光庭李覺先

捉獲事發並追攝赴開封送獄枷項禁勘存以

父祖世食朝廷爵祿委與蔡綬等同謀存等招

伏之後金國留守劉陶百端拷訊在獄一百四

十餘日合斬絞罪緣與南使王倫親戚特議放

免乞推恩特改承務郎制

勅爾頃與蔡綬等遊說陷沒之人於闐右事覺被害者

甚眾其生者既秩以官榮而死者亦加隱恤矣豈獨遺

於爾乎俾陞京秩以勞忠勤祇服明恩勉之無斁可

費樞為告發結集陳亨等勞效改承務郎換給

制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五

爾往以變告羣盜迹捕皆得大臣承制寵以京秩有司

按狀遂俾為真往服恩榮無忘自好

唐璟任和州通判日金人內侵勢力不加遂至

殺宣贈兩官制

勅爾頃以郡丞登俾捍寇死獲其所良所歎傷秩以議

郎俾書其樞以明忠善之有報也尚歆耀之可

名關特贈兩官制

勅荷戈而出已輸衛社之忠裹創而還終遂捐軀之節

其施慈典以勵庶臣具官某以沉毅之資更戰伐之久
義勇奮發不避死亡矢刃交加卒至淪沒惜無萬金之
藥可全爾軀其措二等之褒以昭予寵尚或未泯庶克
歆承可

楊再興王蘭高林羅彥等為與番兵接戰陣歿
各贈五官制

捐軀徇義者臣子之極忠隱恤崇終者國家之盛典其
敦錫於名命以風示于邇遐具官某拔由閭伍之中奮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十七

迹戎行之右秉懷壯烈挺志沉雄比隨票姚之師深入
強敵之境方幸金吾之擊即屢以勝聞復悲國子之歸
元遂推閔典俾進階於橫列用追責于營魂豈徒章死
事之褒亦以為在列之勸惟其英爽尚識哀榮

田守忠等因功合轉武功郎已贈三官欲各更
贈兩官呂福等因功合轉從義郎已贈兩官欲
各更贈一官制並係順昌府與金人等節次見
陣戰歿

勅爾等比過敵鋒轉戰疾力遂捐軀命深惻予畏考退
敵之功固應顯賞稽加等之命宜厚飾終精識不渝尚
膺休寵可

邢方為與敵接戰陣亡贈兩官與一子恩澤制
爾頃與敵戰歿于行前死事之節不可以莫之酌也既
追責其泉壤又收錄其嗣人尚其有知歆予渥澤

樂遇梅永亨各贈兩官與一資恩澤更各名守
闕進義副尉趙宣周孝曲育各贈兩官與一資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十六

恩澤並係建炎年間因隨軍陣亡官兵

勅爾等頃緣國事殞命顏行向隅王靈未遑褒恤昨令
搜訪遂以名聞嘉其忠誠痛悼曷已追榮秩序恤錄嗣
人魂而有知尚服予寵可

張順等係收復海州與金兵戰亡之人各贈兩
官恩澤兩資及銀絹錢米羊麵酒制

勅爾等比與敵角殞命戎行嘉其死國之忠宜有追榮
之典其歆書命禔以武階仍錫官榮恤錄嗣子或以故

秩即昇後人賻贈有加併申褒恤惟其未泯尚克歆承可

魏經為城破戰死贈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兩

資恩澤制

勅朕惟臺社方得復失此將帥不任之咎也守者既不能死城郭委之出走爾乃率眾拒敵城已陷而不為屈予念元元之遭罹嘉爾之死義良用悼傷武階之峻上閣之華併告其第又官其嗣子二人豈徒為爾報哉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以勵庶臣之節且使所任不肖者知焉可

丘璜劉輔之韓元各贈二官恩澤五資周瞻左

迪馬璜杜橫各贈六官恩澤依舊使臣李友等

依舊制

勅具官某等朕比較大將上予死事之臣追責以官錄後恤孤既施閔典矣念其徇國之意猶未厭于予心中錫金書載加隱恤尚其不泯服我渥恩非將悼痛之思亦以為忠義之勸可

楊再興高林王蘭羅彥姚侑李德為岳飛奏已蒙贈五官今乞贈七官恩澤六資姚侑李德各贈六官恩澤依舊羅彥依舊制

勅朕聞死事之臣既加追責慮未盡於隱恤肆申錫於命書具官某捐軀百戰之餘殞命鋒刃之下原其積志悼痛不忘深陋齊人尚稽涿聚之賞遠師漢武更字羽林之孤俾再刻於密章示極隆于閔策精爽未泯尚服哀榮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王昌固與贈三官恩澤五資田守忠贈三官恩

澤四資陶靖贈三官恩澤兩資更與一名下班

祇應品福贈兩官恩澤兩資李福贈兩官恩澤

兩資宋綱贈兩官恩澤一資更與一名守闕進

義副尉張宥係自効人贈承信郎與一子守闕

進義副尉王勝贈兩官恩澤一資何譚贈兩官

與一子父職名盧城贈承信郎與一子父職制

並係順昌府與金人四太子轉戰臨陣戰歿

勅爾官某等退敵於陣不避死亡飛矢揚兵卒至淪歿
朕惟春秋死事之義加序愍章稽羽林字孤之文恤錄
嗣子多寡有等一視厥功精爽如存尚歆恩渥可

龐仲先贈三官與恩澤四資南堅贈兩官與恩
澤兩資潘興贈兩官與恩澤一資更與一名守
闕進義副尉承節郎李福贈兩官各與恩澤一
資賈義贈兩官各與一子父職名王京贈承信
郎各與一子父職名制並係宿州陣亡官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三

勅具官某等比戰符離殞於行陣雖功庸之弗就顧節
義之可旌納襚賞延併申褒錄或以故秩即畀嗣人尚
其有知服予恩渥可

尚奇贈兩官與一子父職名开遇賽音蒙香唐
仲來勇安勝都商石有伊克劉彥李暉並贈承
信郎各與一子父職名並係同前陣亡官兵

某等比戰符離殞於行陣追褒秩序以慰營魂具以故
官命其嗣子尚其不寐歆服予恩可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

宋 張嶠 撰

制

資政殿學士韓肖胄故父治可特贈少師制

勅朕廣大建祀以禮承天之休神貺昭答不敢專饗既以推之寓內豈吾元臣之後嘗預四近之列追褒寵獎而有不被其先者乎具官某故父某以絕異之姿承世濟之美所憑既厚所見又大宜其光融休顯克配前人雖中外踐揚不為不遇而蓄德未究宜開嗣賢嘗以詔謀典吾幾秘上休禰室既躋前傳之崇其故命書更陟維師之峻俾其廟祀永耀寵綏可

故母文氏可特贈冀國夫人制

勅朕褒厚臣工顯揚先世凡我在列均被湛恩顧吾大臣嘗登宥密既以追祭考廟若其內助忽遺不錄何以慰其凱風寒泉之思乎具官某故母某氏出於大家來嬪相室所憑厚矣令善之資不移於驕貴廉約之操克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

三

謹於闡彞遂蓄餘休以詒後嗣既已正位小君筭珎有耀其易封於大國用永貴於廟祧精識不渝服予休寵可

繼母文氏可特封鎮國夫人制

勅昔賴考叔以封人之賤能以嘗羹之語感移其君傳以為能錫其類矧吾有四海之富而東朝之養猶隔晨昏爰推陟屺之思成爾將母之慶茲因廟澤以迪惠心具官某繼母某氏憑藉之美容服之盛歸于大門克配君子既享從夫之榮復以因子而貴已開成國號曰小君既無以加矣其贈脂田之奉以申寵秩之懿俾爾孫子永嘉賴之可

試御史中丞何鑄故父權可特贈朝請大夫制

朕惟天之報施不遽在于朝夕之間君子修身亦將期於必世之後百年之計莫如植德諒前人之本心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固今日之可驗具官某故父某經樹絕世孝謹刑家抱修能而不施卒齋志於黃壤有德器而

自過能遂致于青雲因大享之涓成方均釐於海縣如
吾執法可後褒親進秩疏榮足慰風木之念刻章納祿
用綏何氏之祧可

母吳氏可特封太碩人制

朕肅祗舊典稱秩明禋神靈宴娛祝嘏並告幸大事之
獲考豈豐福之敢專顧通籍衆臣咸被揚親之寵矧甘
泉法從可稽壽母之褒具官某母某氏生於大家來嬪
令族山河象德圖史視身事夫以恭夙有如賓之譽生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
三
子而令咸多稱願之言遂以才賢為吾執法合宮大享
實預侍祠顧暇假之無諱繫糾繩之是賴用頒書命以
慰親慈名稱益隆不愧武昌之號脂澤有奉竹開石窈
之封祗服恩榮益綏祉福

妻張氏可特封碩人制

朕御彤管之詩而歎婦德之賢覽采蘋之什而知保家
之助屬者涓成盛禮大賚四方均釐既以盡褒揚之典
自外及內顧可遺家室之私具官某妻某氏奉養無違

體柔而正山河象德具容潤之儀禮法兼資全鍾郝之
懿左右夫子裨益宏多輯寧親連門風載睦用錫號名
之美以為閨門之光宜爾家人嗣膺褒寵

試中書舍人王鈇故父仁恕可特贈承議郎制

勅朕顧瞻許洛之間皆吾世臣之後侍祠致昨無廢于
時方其平居流風具在喪亂以後喬木莫存屬當明禋
懷舊太息惟茲王氏實彼大家其視諸韓為外王父方
稱大禮有子在庭之秀既成世德之積累兼資外氏之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
漸摩於其少時已成令器出居官守所臨有聲歸教兒
曾其言可訓雖積德之不耀果天命之靡愆肆因惠澤
之施爰舉懿書之典千鍾不泊何勝罔極之悲十世其
昌以彰有後之報可

母余氏可特封太令人制

勅升侑合宮謂其稷親而先帝錫福羣下故將自葉以
流根惟于侍臣既褒禰廟願其壽母可後疏恩具官某
母某氏如山如河有容潤之德其華其實兼室家之宜

為婦而恭為妻而義恪修祭祀輯睦閨門躬勤瘁於早年享光榮之後福以子而貴顯膺名稱之崇俾壽而昌佇啟脂澤之奉欽予明命益介爾祺可

故妻余氏可特贈令人制

勅成天地之福蒙祖宗之休不敢專鄉而獨私既以推之天下徧於羣物矣徒欲德施之廣寧有存沒之間具官某故妻某氏幼服訓戒以自約飭及事君子率禮無違雖秉德甚賢當膺服飾之盛而賦命勿永不及光榮之日宜疏恤典增寵號名尚服明恩以綏厚夜可

妻余氏可特封令人制

勅朕廣大建祀並侑祖宗永神至尊罔弗祇若克綽厥福均被邇遐既先侍從之臣亦逮室家之壺具官某妻某氏凝姿婉約秉德柔嘉如桃夭之宜室家躬采蘋以承祭祀穆然聞則足稱婦師靜女其姝宜載彤管之盛君子偕老允膺稱謂之隆佇開湯沐之封以耀笄珈之德欽承恩命祚嗣其昌可

資政殿學士李光故父高可特贈太子太保制

勅朕交神於祀既祇若於舊章錫福於民以風示其符應惟我三朝之舊嘗聯四近之班可無褒賁之恩用以寵綏其福具官某故父某慈祥居里孝謹刑家抱能不施其展平生之用餘慶於後遂儲奕葉之休爰以才猷預吾幾政考之彛典錫以密書東宮調護之官益隆於秩序廟室烝嘗之奉永燕於雲來可

故母史氏可特贈文安郡夫人制

勅朕憐薰皇天受神明之况薦裸太室蒙祖考之休敢懷專鄉之心用舉均釐之典眷吾舊弼可後褒親爰施刻密之章用慰寒泉之念具官某故母某氏生有令德嬪於甲族其華其實早聞家室之宜如山如河克成容潤之美蓄慶於後以大厥家命世生賢嘗預吾政笄珈有耀既正小君之名湯沐增封更荒大郡之履精爽不昧尚克享之可

權尚書禮部侍郎鄭剛中故父下可特贈奉議

郎制

勅朕還觀扈從皆吾近臣視其經術深醇則知有傳家之學顧其仕宦崛起則知席積慶之餘推本源流可無追責其官某故父某以行義發聞於閭里以文學見推於士林抱修能而不施齋高志而獨老修之在我責報於天有子而賢德器自過逢時奮發遂大厥家肆因有畀之恩用慰無窮之念議郎告第以責幽宅尚其有知歆于褒恤可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

故母戚氏可特贈令人制

勅婦人有三從之義服飾則繫其夫國家廣教孝之風品秩或視其子屬者大事獲考均釐萬官宜沛湛恩用褒泉壤具官某母某氏少有賢行嬪于德門奉事良人則甘乎牛衣之貧逮撫幼孤則幾於織屨自給雖隱約之備至終操行之不移卒成其兒以儒自顯千鍾不洎雖深風木之悲四德無虧終被恤章之報尚其精識永元而宗可

妻石氏可特封令人制

勅朕篤報本之誠既承神於彤璽廣敷錫之義遂浸福於黎元顧吾侍從腹心之臣實有室家左右之助可無褒寵以逮其私具官某妻某氏秉德幽閒凝姿婉孌既笄而承父母能盡于女工執饋以事尊章遂成於婦順其錫贊書之茂俾增稱謂之隆象服是宜方膺於來寵君子偕老無怠於相成可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

洪洲觀察使呼延通故父昌可特贈武義郎制

勅朕祇見合宮上儀獲考均釐遐邇無間顯具官某故父某潛德莫知慶開厥嗣正位廉車既通顯矣俾申追責之恩益進武階之峻惟其有知尚或能歆可

母劉氏可特贈太碩人制

勅廟澤之行既追褒其禰室若其內饋或遺則何以慰人子念母之心哉具官某母某氏柔德懿行雖不著聞有子而貴遂從其秩亦可知其積累所自矣稱謂甚隆尚能顧享可

妻宋氏可特封碩人制

勅朝廷褒崇之典下逮室家豈無意乎蓋將責其內饋之助相成以圖報焉具官某妻某氏稟資柔令歸逢其良遂階光顯洵膺封號每加益隆其相爾夫仰酬恩禮可

寶文閣直學士恭定禮故父亢可特贈銀青光

祿大夫制

勅朕昭事上帝及延殿之百神敷惠庶工逮輝胞之衆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

九

隸有如邇列不與湛恩慶賜之行固以克綽厥福追崇之典必也揆厥所元宜錫命書以光禰室具官某故父某學問深博經術通明官政飾修獨高循吏之譽陰德憑厚克開後嗣之賢德義文章著稱當世還以所襲上休其先三品崇階榮其告第九原英典尚服予恩可

故母趙氏可特贈文安郡夫人制

勅朕惟惠澤之行下浸於黎元追褒之文復加於禰室豈其內助不與湛恩如是則何以慰人子念母之心彰

婦人從夫之義乎具官某故母某氏蘋藻之奉素嚴於

承祀山河之德夙著於宜家為婦而有相成之賢為母

而有義方之訓原閭閻之素修固厥後之宜大是生賢

子坐振一時還以休光顯揚先德副筭之盛已正位於

小君脂田之腴其更荒於大郡俾其後嗣母息厥成可

利州觀察使王勝故父名可特贈武畧郎制

勅朕祇見合宮上儀獲考均釐遐邇無間顯幽具官某

故父某潛德莫知慶開厥嗣正位康車既通顯矣俾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

十

追賁之恩益進武階之峻惟其知識尚或能歆可

故母周氏可特贈碩人制

勅廟澤之行既追褒於禰室若其內饋或遺則何以慰

人子之念哉具官某故母某氏柔德懿範雖不著聞有

子而貴遂從其秩亦可知其積累所自矣稱謂甚隆尚

能顧享可

繼母牛氏可特封太碩人制

勅升侑合宮錫福羣下顧其壽母可後疏恩具官某繼

母某氏為婦而恭為妻而義爰以子貴顯膺褒榮俾壽而昌益介厥福可

故妻楊氏可特贈碩人制

勅朕惟人臣之於室家生則共其甘苦沒欲致其哀榮貴賤一也廟澤之行顧可亡褒賁之典我具官某故妻某氏稟資柔令賦命不融茲因廟澤俾增稱謂惟其知氣尚克能歆可

故妻張氏可特贈碩人制

勅具官某故妻某氏秉德柔嘉凝姿婉約逮良人之通顯既已隔於存亡祗以恩章尚知歆服可

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當道柔故父紹庭可特

贈太子太傅制

勅肇裡重屋大祀休成推上帝之仁既錫福於四海廣教孝之義以加惠於庶工矧吾舊德之良嘗預幾庭之列其于禰廟可後褒揚具官某故父某資才絕倫憑籍甚厚綽有名家之韻稱其世德之餘謂當勅興繼承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十一

世烈在儲餘慶克聞於嗣人因茲廟澤之行用沛納書之寵東宮調護之地益峻於品秩春秋烝嘗之奉永熙於雲來可

故母劉氏可特贈普寧郡夫人制

勅婦人有三從之義服飾則繫其夫國家廣教孝之風褒揚蓋因其子屬者大事獲考均釐萬官宜需湛恩以加泉壤具官某故母劉氏山河其德婉孌其容逮事舅姑早奉執笄之饋無違夫子有嚴舉案之儀訓教具修閨門載睦雖三徙實資於陟岵而重茵永悼於終天可無窳印之章用慰寒泉之念俾易封於湯沐用益耀於春秋可

武功大夫解忠故父青可特贈武經大夫制

勅朕祇見合宮上儀獲考均躋遐邇無間顯幽具官某故父某潛德莫知慶開厥嗣其推飾壞之典以為廟室之光可

故母薛氏可特贈碩人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十三

勅廟澤之行既追褒於禰室若其內饋或遺則何以慰人子念母之心哉具官某故母某氏柔順輯其閨門淑慎修其婦道有子而貴遂從其秩稱謂甚隆尚能顧享

可
故妻房氏可特贈碩人制

勅朕惟人臣之於室家生則共其甘苦沒則致其哀榮廟澤之行豈可忘賁之典哉具官某故妻某氏稟資柔令賦命不融茲錫贊書俾增稱謂知氣如在尚克能歆

可
妻孟氏可特封碩人制

勅朕褒寵之典務極優隆廟澤既行下逮家室具官某妻某氏稟資柔令歸逢其良遂階光榮洵膺封號益加美稱以示恩光其相爾夫共圖報塞可

徽猷閣直學士向子諱第右朝散郎子謨故父
宗明可特贈沂州防禦使制

勅朕肇禮重屋大祀休成推上帝之仁廣教孝之義使

顯揚者獲報美之效追遠者慰明發之思願吾扈從之臣可後褒親之典具官某故父某資材畢給蔭藉高華德足以及物而不被於人材足以當世而不見於用遂蓄餘慶垂裕後昆列城禦侮之崇用告其第九原悽愴之識尚或能歆可

故母李氏可特贈碩人制

勅朕惟惠澤之行下逮於臣工追褒之文既加於禰室豈其內助不與湛恩如是則何以慰人子念母之心彰婦人從夫之義乎具官某故母某氏柔儀婉孌令德幽閒躬采蘋法度之防致鵲巢積累之盛併襲餘慶以啟後人慈冊之行益隆立號光塵如在歆我恩榮可

利州觀察使程琮故父興可特贈少傅制

勅朕祇見合宮上儀獲考均釐遐邇無間顯幽具官某故父某潛德莫知慶開厥嗣其推飾壤之典以為廟室之光可

母聶氏可特封越國太夫人制

勅朕升侑合宮錫福羣下顧其壽母可後疏恩具官某
母某氏蓄德於身慶流於裔遂以子貴顯膺褒榮益加
美稱用介厥福可

左朝散郎充徽猷閣待制潘良貴故父祖仁可特贈

朝奉大夫制

勅朕本秩禮以嚴天地之奉薦和樂以格神靈之和儀
物備陳緼豫紛列弗祿並既盼饗豐融嘉與臣民均茲
祉福顧茲甘泉之舊可稽陟岵之褒具官某故父某孝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

五

謹刑家經術自著最高鄉曲之譽不求聞達於時修之
方寸之間責報必世之後乃蓄餘慶篤生顯人茲因廟
澤之行用沛納書之寵春秋時祀尚侈褒榮可

故母施氏可特贈令人制

勅廟澤之行既追褒於禰室若其內饋或遺則何以慰
人子念母之心哉具官某故母某氏柔德懿範雖不著
聞有子而貴遂從其秩亦可知其積累有所自矣稱謂
甚隆尚能敬享可

左通議大夫王庶故父茂可特贈太子太保制

勅朕肇禋重屋大祀休成推上帝之仁既錫福於四海
廣教孝之義以加惠於庶工使顯揚者獲報親之心追
遠者慰濡露之感其施恩渥以責幽扁具官某故父某
篤厚視身謙恭居里素高鄉曲之譽不求聞達於時修
之方寸之間責報必世之後乃蓄餘慶篤生顯人茲因
廟澤之行用沛納書之寵東宮調護之地益崇於品秩
春秋烝嘗之奉永燕於雲來可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

十六

故母劉氏可特贈大寧郡夫人制

勅廟澤之行既追褒於禰室若其內饋或遺則何以慰
人子之念哉具官某故母某氏柔德懿範雖不著聞有
子而貴遂從其秩亦可知積累之自矣稱謂甚隆尚能
顧享可

顯謨閣學士鄭滋故父集成可特贈銀青光祿

大夫制

勅朕登頌祇之堂膺受多福施配天之澤錫厥庶民顧

吾邇列之良可後揚親之典具官某故父某稟敦厚慈和之質負博聞多識之懿而賦命不偶齋志莫伸蓄其餘澤以詒後嗣篤生令子為時聞人還以休光追褒襮室銀印青綬之貴光祿古官之崇以告子弟尚克嘉之可

故母李氏可特贈蕪春郡夫人制

勅朕惟惠澤之行下浸於黎元追褒之文復加於襮室豈其內助不與湛恩如是則何以慰人子念母之心彰

欽定四庫全書

禮儀典

十七

婦人從夫之義乎具官某故母某氏德合閭彛動應圖東雖積行累功之勤不顯生平之日而錫羨流光之慶宜惟後嗣之承推其欲報之心祚以刻章之命錫號小君雖云其舊更食大郡褒賁則新知氣不忘尚歆斯寵

可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二

宋 張嶠 撰

口宣

賀正旦使人到明昭軍御筵口宣

遠馳使傳來慶歲元喜聞入境之初宜厚示慈之禮特

加撫問期體眷懷

鎮江府御筵

夙馳使聘來講慶儀適寒沍之屆節涉阻修而在道特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一

加宴好用洽歡心

回程鎮江府御筵

歸驂北道涉境南徐眷言行邁之勞加厚惠慈之禮茲

循彛典宜體眷懷

值雪御筵在驛

禮畢明庭瑞呈密雪即賓亭之安便折燕俎以從容庶

樂使華庸昭眷意

平江府御筵

遠馳使命修慶春朝冒霜露以修塗次輶車於近郡式
頒燕禮庸示眷懷

赤岸御筵

先春遠使造國近郊諒勤行役之勞特厚燕慈之禮庸

昭眷意用洽歡心

就驛射弓御筵

馳車涉遠授館云初禮方講於射侯燕特豐於賓俎茲

循彛典用洽歡心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一

喜雪御筵

季冬調呂瑞雪應時肆頒燕豆之豐用表化均之慶衍

其和樂體此眷懷

又賜酒菓

一元調化六出瑞時頒內府之甘珍侑初筵之燕行庸

昭眷意共樂歲祥

使人賀畢賜御筵

肇臨元日既講盛儀折芳俎以示慈樂嘉賓而式燕庸

昭眷禮茂介春祺

又賜酒菓

肅馳使傳修慶元辰既明廷盛禮之行宜嘉實芳醪之

賜意斯將厚禮則有加

回程盱眙軍御筵

肅馳輶傳還次淮濱有加將送之儀式啟惠慈之燕庸

昭眷意庶洽懽心

回程平江府御筵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三

肅聘使輶經從會府加厚送將之禮用休跋履之勞燕

俎式陳行駒少憩

朝辭歸驛御筵

既講慶儀將馳歸馭爰示慈於燕豆尚少憩於賓亭寵

禮有加眷懷式示

又賜酒菓

既修慶幣將戒歸駟錫御府之甘珍侑賓亭之燕樂庸

加禮過宜體眷懷

到闕值雨御筵移在驛

遠抗使旌既修慶禮屬為霖於寒序就折組於賓亭庸

示眷懷庶從款席

策問

問

問人材之難也久矣上之人雖有用才之意而或莫可

得而致下之人雖抱有為之志而每患其無以達然則

推轂當世者固大臣之任也然其說有二焉持詩之羔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四

羊之說者則曰吾無私交之行也何以薦士為持易之

彙征之說者則曰惟善故能舉其類此政吾任也二說

既立鮮有不失於一徧者魏其武安厚賓客人主至於

切齒然崔祐甫則以除吏八百而號賢相霍子孟未嘗

薦士而漢之得人於斯為盛至於常衮行之則士有賢

愚同滯之歎四者之事甚類而得失之迹相反何也願

與諸公論之

問夫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今之通義也進賢固

在所賞矣苟所進者不肖而不加誅焉則託推轂以市恩於下者何所懲艾耶故高祖以千戶賞魏無知以其能進賢也然考之漢法有坐所舉者以故不實之典則又欲絕其舉之濫也國家廣進賢路內則付之宰相大臣外則委之監司郡守使得保任以次而升其來有自矣然未聞其某人進賢而蒙舉類之賞某人舉不肖而受濫舉之罰此賢不肖所以不免混淆之弊者殆謂此也敢問西漢之法亦可施於今乎

問昔齊人之伐魯也當室如懸磬之時其勢可以舉魯矣及展喜犒師告之以先王之命而齊人乃還齊桓合諸侯之師以伐楚也革車千乘其勢可以勝楚矣及屈子如師責之以德綏諸侯齊侯卒受盟而還以此觀之則使人之有益於人之國也大矣向使行人失辭則兩國之存亡安危未可知也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甚哉使人之難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方今朝廷西北之患師連未解安得其人如古之庸使者乎

試館職策

問古帝王遭時艱虞扶危救弊圖回治安者雖在聖哲不敢以易必深思長慮審所當務研極其至以定其不易之規模然後舉而措之見於施設則動無廢事衆功日興而大業以建爰稽其始究觀其終若合符節者蓋出於此子產謂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蓋不思其始終而為之無畔徒欲力行雖勤無補若子產可謂知此道

者周之宣王當小雅盡廢之時興衰撥亂一時修攘之事大略載於詩雅燦然可考亦未有不先規畫而後從事及要其成內外之治莫不畢舉遂致中興之隆豈非其成效大驗耶主上纂累聖之圖履艱難之運宵旰焦勞臨期願治有年于茲矣總攬群策講求政理常若不及然兵戈之餘流冗未復州縣之間沃壤多曠欲生聚之富而版籍未充欲藏用於民而賦歛未省荆襄淮甸控制之衝而藩屏未強諸道帥府方伯之職也而名實

不副凡經理天下圖回恢復之計者其事固不可疏舉所當定其規模按而行之待以歲月使筭計見效不愆于素以輯成中興之功者宜有必然之畫願條列而詳言之以待上之採擇焉 對愚嘗觀富人家之作室也必先畧基址具餼糧鳩材榦議板築相面勢之陰陽審堂室之高下然後度其材而用之大者為楹棟小者為椽楹又負樞植各安所施如是則不待勞筋苦骨可以坐享廣廈之安矣又嘗觀良農之治田也必先相衍沃表原隰辨丘陵度肥瘠視土地之宜審種種之種高者以藝稷黍下者以植稷稌雨之霑足也則謹其耕苗之猥大也則謹其耘實之堅好也則謹其穫如是則不俟沾體塗足服枷芟衣襜袖袖手而獲倉箱之積矣夫作室細務也治田鄙事也富人老農非有絕人之智識也而且能區處規畫於其前享成勞於後又况聖人之治天下開基創業垂無窮之統興衰撥亂而驟救傾危以時者哉雖然富人之作室也身不親斤斧而有其安良

農之治田也手不事耨耨而有其利何者有梓匠隸農為之服勤勞而致其力故也然則聖人之致治亦在於得人而已矣漢高祖得一韓信世祖得一耿弇左將軍得一孔明方其登壇於漢中之日請問於南陽之時親顧於草廬之際則其所以制楚平莽之謀三分鼎足之業固已預圖之矣及其成功也如稼而獲如蠶而績如力行而有所至無毫釐之差或可以槩見矣向使人君謀之不素計之不熟徵幸於萬分之一待其不可然後復狼顧而改圖無乃引歲月而蕞成功耶愚嘗觀自三代至今三千餘年中興之君而周漢二宣與夫唐之明皇憲宗不與焉何則正朔不改於上臣民奉承於下鐘簴不移社稷有奉雖其復文武之遠績草世宗之餘弊平武韋之亂畧除方鎮之跋扈其功烈鏗鉤炳耀蕩人耳目然方之少康光武晉元則其功反小何也羿之伐夏也更二姓而後復當時之人固已忘夏矣王莽之盜漢也歷十八年而後平當時之人固已忘漢矣司馬氏

承魏氏之後其所以繫民心者尚淺則其復之也蓋滋難於夏漢氏季世矣而三君者皆能被苦蓋蒙荆棘而拯其已墜之業則與二宣兩宗之事豈可同年而較其優劣哉觀夫少康之再有虞也有田一成則其地固狹矣有衆一旅則其人固寡矣然終能戮澆瑩而伏其辜滅過戈而殲其類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其功有光於此者乎光武以疎屬而翔白水起南陽新野之衆用下江平林之兵斬王尋王邑於昆陽破銅馬王郎於河北曾未一星終而高祖之土宇固已復於版籍矣則業有大於此者乎元帝以征東渡江則名號固未崇也三吳之人莫有至者則人民固未附也方劉石流毒於黃河之北而群盜伺虛於大江之濱然而能收拾豪俊振拔滯淹陶士行擁六州之衆以寧荆郢王茂宏建分陝之計而定江東典午之祚既絕而復續事有難於此者乎蓋嘗原三君之所以能成其功烈後世望之若神人然豈有他哉得人而已矣少康之興也則有女艾季杼為之

腹心爪牙先武之奮也則有冠鄧耿賈為之股肱輔翼而元帝之渡江也亦有王導周顛溫嶠之徒或負羈絏或謀帷幄或杆牧園用能致力於當時由是觀之勢不在於疆弱得人則昌時不在於治亂失士則弊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何遠哉恭惟主上以神武之資撫艱難之運躬節儉以紹開中興勞宵旰以洪宣祖業駐馳蹕七年於茲矣三時不害而年穀屢豐此天之所以愛主上也前日之盜賊蜂聚蟻結處處而有比年以來日暇月削寔以平定此天之所以祐主上也得天之贊得民之助是宜恢復函夏清定海隅續宣化之業弛生民之憂久矣然而陝西可平也而羣才未至於河內河南可復也而置戍不踰於淮北前強寇之侵雖折箠而挾之去然次歲之狄固未免於蠢蠢也意者未得魁傑俊偉而為之用耶將亦用之而未備耶或搜羅之道未廣而巖穴幽隱尚有未盡出而為朝廷任使者耶不然何功業之難建而曠日遲久如此也然則流冗之未復沃

壤之多曠版籍之未充賦歛之未省與夫控制之要帥
守之任是宜明策之殷殷下詢也顧愚淺陋何足以奉
承之請試言其略流冗之未復則安輯之版籍無自而
充土地荒蕪則賦歛何如而省控制之藩屏未彊則戍
守之策未盡也帥守之名實不副委任之責未專也然
此數者得其要則一舉而庶事畢修不得其要則雖矻
矻然事事而治之用力愈多而愈不治矣昔唐德宗嘗
患戍卒之多轉輸之不足李泌為陳富強之策其說以
謂賈縉市牛於党項令諸冶鑄農器募戍卒耕閒田逮
其既熟之後官給高價而糴之戍卒貪墾田之利終更
而願留者聽不過數歲則留者必眾如是府兵之法可
復矣今愚之所陳者事雖有異於必然一舉而眾事必
得則或近似之矣夫民之所以失業兵之所以未彊者
無他皆食不足之所致也足食之道不過在於務農
而已秦人以力農兼天下漢武以屯田定西域曹公之
所以成霸業者本於積粟許下元帝之所以興復晉室

者亦能課督農業此非明效大驗耶今夫襄陽西接中
原東通吳會壽春北控梁宋西鄰許穎其地皆沃野千
里畝收數鍾今若募軍民雜耕其地堅築壁壘積穀以
保眾寇至則戰無事則耕是常以我之靜逸待彼之飢
勞也與夫勞轉輸而滋久戍兵疲而民勞者其工拙豈
不相萬耶今夫我之所病者敵耳偽叛固無足畏敵之
與我戰也戰於萬里之內而偽叛之與我戰也戰於千里
之內然敵之所以世為中國患者以其射鳥獸逐水草
而居其轉徙去來不常此敵人之生業而中國之難南
畝也比年以來已非茹毛飲血之舊食粟衣繒與中國
等今遠道入寇勢非齋糧不可是前世敵人之所以病
中國者今亡矣此殆天假之便而為之然則捨高城深
池屯田久戍糜以歲月而使之自病復出於何策哉若
緣邊城壘既堅田野既墾失業之民就食者眾則民流
土曠固非所患也以平糴之法積粟於既熟之時修勾
踐之政養民於童穉之日則版籍之富賦歛之省又非

所虞也城壘堅矣而無寇掠之患倉庫實矣而無轉輸之憂而猶或藩屏之未彊則嚴退軍之罰可也帥守之未副則重方面之任可也究數者之本則以足食為先而足食之道則以得人為本趙充國屯田於湟中而服先零孔明屯田於渭濱而抗曹丕祖士穉屯田於燕城而復河南向使漢晉之軍非得人而用之何以能成其功烈耶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苟得其人四方將以為法其於撥亂也何有胡不試述宣王之事以觀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十三

車攻吉日則言其獵采芑六月則言其南征北伐之順竊考之於詩當時之功業班班可見然蒸民之所以美其致中興之由者不過任賢使能而已然則古之聖人所以勤於求才而逸於任使蓋知其要故也故區區之愚終始以得人為言不識可以裨國論之萬一乎至於議論之闊疎文辭之飢散不足以仰副試言之意厚頽多矣惟執事實貫之

表

賀稱尊號表

誕受鴻名告類上帝乾文增耀日景愈輝凡預照臨舉深慶賴中賀臣聞聖人之德廣被則欣戴徧乎海邦中國之仁外覃則樂推達于蠻貉恭惟皇帝陛下順天格保迪德迺衡始若太王屈身而違獯鬻之患終如唐帝中立而受可汗之稱孝養既申尊名益著我欲仁而仁至天且不違後其身而身先福將焉往歡盟一定戎夏咸休臣名在丹書獲觀盛節二國有好曾無標禾之勞配天其澤空被函蒙之賜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十四

藉田禮成表

鑿御青郊肇稱藉禮命陽官而祇事親一墩以致勤天田既降於躬耕民畝自聞於昏作先垂使冊慶溢寰區中謝竊以候陽暉之方盈謹協風之初至咸戒農用欽授人時所以供郊廟之粢盛所以教黎元於稼穡上先勞而後悅民草偃而風行著在前經茲惟令典宣王復古猶或亡忘后稷之功建武中興亦弗克永平之舉未有憲

章於祖宗之舊絲範於軍旅之餘來世有稽於今為盛
恭惟皇帝陛下正德率下克勤于邦務其三時播厥百
穀庶人之終於千畝以示勤功帝藉之收於神倉用嚴
昭孝臣叨承郡寄企望齋宮聞勞酒之頌莫預終食之
列陳載芣之頌但同率土之心

賀正表

青煒御氣方迎發歲之祥垂象示民甫及始和之候詔
既敷於寬大物自趨於發生凡在照臨舉深慶賴伏惟
皇帝陛下海涵春育日運天行者昧俟時居豈安於鬱
鬱中興復古謨已並於明明方臨令吉之辰誕啟隆平
之運臣職叨居守地阻朝班稱漢殿之觴徒想臚傳之
句祝聖人之壽惟彈善頌之誠

鳳歷履端合乾坤之交泰侯邦受朔執玉帛以駁奔海
寓尊承天人悅豫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冠古孝道
通神業紹祖宗德流夷夏大一統之本旨得萬國之歡
心偃武修文克致太平之盛制禮作樂聿興極治之隆

臣叨領郡符阻陪班列三公奉璧想益備於漢儀萬壽
無疆願永歌於周雅

授時頌歷布治莫大於王春端辰臨朝綿宇咸歸於正
統肇茲嘉序運式昌期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發陽乾剛
秉執聖道上齊七政撫三陽開泰之辰下括九圍體一
元端本之意振嘉生於率土均茂化於群黎日月照臨
動植知慶而臣猥叨睿獎外假守符當少康之祀夏莫
預駮奔仰大舜之好生惟深抃蹈

歷象四時謹王春而正始車書萬里奉玉帛以來朝慶
協三靈民歸一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對時育物頌朔
治民正乾坤交泰之辰當日月重光之旦聲教訖爾以
無外典章燦然而一新禮講三朝奔走獻四方之籍樂
陳萬舞歡呼稱百辟之觴臣托備藩維叨承睿獎心雖
馳於魏闕頌莫奏於周京

房州貢生辰禮物表

遵常職而修貢匪莫非任土之所生因彌月而薦壽儀

敢隆守邦之故事顧充庭之不腆撫小邑以增羞仰冒
凝巖伏深惴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虛無恬淡微妙淵
通道大無名功神莫測躬禹湯之盛德而大統有所承
蹈堯舜之遐風而高名無可議出作聰明之元后入為
博大之真人四方共瞻萬世咸仰臣猥貳郡政偶攝佐
符遇載誕之昌辰嗟莫陪于下列效包茅之入貢敢獨
後于衆人

天申節賀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十一

虹渚流輝宣重光於百世星樞動采紀盛旦之千秋聲
日月之照臨頌乾坤之悠久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淵默儲
思清明在躬偃戈敦皇極之風篤孝奉慈寧之養歛時
五福同躋有道之長受祿萬年永燕無為之治時逢出
震序協象離遙瞻北極之尊坐鞏南山之固臣謬膺支
郡密邇路朝瞻日觀以葵傾企賞階而獸舞美當報上
願歌天保之詩壽且多男請効華封之祝

賀與金國和表

姦回稔禍致兩國之稱兵宗社再安賴一人之有慶回
勅敵之盛氣敦舊好之齊盟海縣弭寧人神悅豫肆頌
溫詔誕告殊方恭惟皇帝陛下以大禹之儉勤遇文王
之憂患寅畏不忘于罪已焦勞惟務于安民雖逢國步
之多艱終致皇天之悔禍遠法太王之事小足以興周
豈同鄭伯之下人僅能保國親屈帝尊之大駕俯臨郊
甸以議和顧惟委順之永圖允為生靈之至計遂使荷
戈之士獲聞偃伯之期方當詔語之敷宣不覺涕洟之
橫落臣濫身郡綬何補縣官顧京邑之艱危獨抱申胥
之憤逮朝廷之和好嗟無魏絳之功空懷計國之丹衷
徒與遠民而共慶

賀皇后受冊表

臣伏親邸報皇后受冊寶禮成中外臣寮拜表稱賀者
天地奠位日月正明燕及宗祧慶均寰海中賀竊以闕
雖之風天下必本人倫王者之假有家孰先內助惟造
端乎夫婦者極其至則躋民於仁壽也斯無難從古所

聞莫茲為重恭惟皇帝陛下仰祇天顯俯示民彝考陰
禮於六宮獨守雞鳴之德正母儀於萬國寔由文定之
祥體既儷於宸嚴歡益協於長樂化行黎庶皆輯寧於
室家德茂螽斯將蕃育其孫子臣無任云云

擬進神宗實錄表

昭祖宗之大烈宜有信書委筆削於下臣實慚非任奏
編初御撫已增羞恭惟神宗皇帝道貫羲黃功超舜禹
憲章具備如日皎而天垂號令施行蓋雷厲而風靡仁
涵九有威憺殊方憂勤七閩之餘垂裕千齡之統布在
方冊炳若丹青中遭不令之臣公肆服讒之意猥因紀
述遂肆詆欺不知罪已而稱君專務附下而罔上敢誣
盛德幾類謗書黨與協姦人神共憤當上皇之臨御政
朋黨之方行逮淵聖之繼明屬倥偬之未給理如有待
端俟今朝恭惟皇帝陛下光紹丕圖欽崇祖武謂休功
偉績固當垂之於罔極而淫辭穢史豈宜宣示於方來
爰俾儒臣載刊抵牾兼存朱墨庶是非之可明刪去矯

誣俾議論之歸正事無遺落理則宣昭上足以慰在天
之靈下足以遺來世之事昔魏明之讀武紀徒追怒於
馬遷太武之悟國書第淫刑於崔浩方之盛世豈不多
慚但臣等誤玷使令匪能迷作語任則無分於九牧量
才則深愧於三長惟僅足以成篇豈敢言於比事典章
之盛雖遠過於前王潤飾之功宜更須於良史

表

天申節宰臣以下謝賜御宴表

運際昌期慶表猗蘭之瑞班聯邇服崇沾湛露之恩和
入八音驪均萬寓臣等誠懼誠忤頓首頓首竊以聖神
有作歷數攸歸夢日感星則祥發高穹澄河秀穗則珍
叢厚地寶符載難逢之會昭一人有慶之符是知天祐

欽定四庫

紫微集

卷二十二

下民作君師紹隆炎運陽居大夏以長春茂毓神姿離
明瞻星火之中需樂玩雲天之象陳嘉穀於鑄飲春儂
籟於韶音庸示宴慈嘗茲誕節若其魚在藻以樂豈鹿
食革而鼓吹吉甫因征伐而歸賜之燕喜士會節春秋
而至饗以穀烝類有泛恩實同慶日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瑤光感月神筭授天躬戴千懷斗之姿御合璧連珠
之厯推虞帝好生之意咸躋壽於綿區念姜嫄載育之
祥永承顏於長樂恩頒折俎沛及羣工匠等敢不飲聖

化之醇風味道真而肥國當既醉太平之日惟祝萬年
罄天保報上之心更祈百祿

慰永固陵復土表

同軌駿奔載考因山之典百司政事已終復土之儀凡
在照臨舉深悲隕伏惟皇帝陛下道隆達孝禮厚節終
照事宗祊既歷烝嘗之奉崇成陵邑彌深疑慕之誠願
少抑於至懷用俯寧於羣品

賜御書樂毅論春秋左氏傳謝表

聖學淵深尚覃思於史傳宸章煥爛方親灑於牋臺龍
被侯邦光生儒館中謝臣聞連縱橫於六國獨樂毅為仁
義之師亦褒貶於一王惟丘明得春秋之旨去古云遠
茲道不明兵法流於狙詐之家微言絕於異端之學故
二賢之威美厯千載以難伸瞻仰餘風布方冊而具在
發揮後世遇聖神而益彰恭惟皇帝陛下總好息民投
戈講藝分禹湯之暇日求燕魯之遺編著論釋經有此
著龜之訓盈箱積軸勒為奎壁之文事掩前規恩隆往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二

哲臣叨居外寄猥預榮觀恭拜豐珉喜與布韋而交慶
珍藏秘室願隨神物以護持

賜御書毛詩謝表

聖學緝熙兼總君師之任宸章燦爛發揮雅頌之傳光
被庶邦榮生多士中謝竊以六藝之蘊有溫柔醇厚之
風八法之精具端勁道偉之狀方游戲翰墨之際乃覃
思典籍之中天未喪于斯文世一過於大聖恭惟皇帝
陛下德並文武治隆成宣本教化以厚人倫追法二南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三

之美履艱難以至王業每思七月之陳故於一上日兢
業之餘不忘三百篇諷刺之旨特紆睿藻載勒豐珉俾
然雲漢之章煥若鈞奎之象臣猥分郡寄叨奉恩頌口
誦心惟蚤服孔庭之訓手舞足蹈茲偕魯泮之儒

代盧尚書謝靖康覃恩表

配天立極履寶祚以維新渙爵疏恩推惠心于無外仰
荷乾坤之施俯慙管蒯之微恭惟皇帝陛下敦敏徇齊
聰明睿智久繫天人之望允膺圖錄之符潛德春宮天

下已陰受其賜垂衣南面百姓蓋無得而名爰因嗣歷
之初大霈敷天之澤日月臨照無幽隱之或遺雨露
濡何蕭茅之有間滌瑕蕩垢宥過推仁肆令罪戾之餘
亦玷龍光之寵臣敢不祇承睿渥欽奉皇慈自誓靡捐
力圖補報登車叱馭方趨蜀道之難戀闕傾心但覺堯
雲之遠

謝除敷文閣待制表

某臣言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敷文閣待制尋具
辭免奉聖旨不允陳力不能輒上奉祠之請布施優裕
遂叨次對之除辭避靡容凌兢失措中謝竊以西清嚴
近之地許以冒居蟠城要會之邦復令滿歲蓋本朝之
所以待賢俊亦漢廷之所以旌治能如臣何人併冒茲
寵伏念臣進由疏遠本乏技能被遇聖神嘗叨侍從不
知盈滿自取顛隲再蒙委任以來益務洒濯其過雖彈
夙夜難強疲庸弭謗自修未著藉茅之恥息黥補劓遽
䟽復玷之恩仰戴洪私橫流衰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四

天地覆幬靡不并容日月光明舉歸臨照每隆寬而厚
下罔求備以責人致使迂愚亦榮獎拔臣敢不沐上恩
之肉骨誓盡力以撫民勉厲夙宵激昂衰退使豺狼不
縱於春圃庶愁嘆可絕於里閭僅免空冷敢言報國

代謝紹興十七年賜歷日表

治歷明時爰振百王之典頒常授事預知一歲之春春
寵新書恩隆睿意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文思稽古聰明
憲天考堯歷以定四時察舜璣而齊七政歲將即於更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五
始令誕布於維新豈徒俾晦朔而有知抑亦警官師之
無曠三靈協慶萬國咸歡臣叨守郡符恪遵詔旨體輔
相裁成之意宣化承流欽作訛成易之方務農重穀

代謝紹興十八年歷日表

堯歷肇修推閏餘而成歲夏時載叙頌正朔以示人凡
曰承流由茲布治中謝臣聞分至啓閉皆天地化育之
功生長收藏實帝王裁成其道故箕子陳其無易而左
氏記以不愆欲應金穰宜調玉燭恭惟皇帝陛下明齊

日月化洽陰陽追既往之璣衡極知來之象數辰在大梁
之會參考尤精賜當大族之初邇遐均被臣叨膺外寄
猥預榮觀捧此彌文既深詳於五紀施之庶務先力勸
於三農

代謝賜歷日表

歷象授時著于堯典歲年叙事見于周官贊教訖于海
隅邦賜來於天上中謝皇帝陛下握樞臨極稽古凝猷
體大禹之神重人統得時之正備宣尼之聖謹王春體
元之端鈎校舊儀審觀新度候協璣衡之運民知寒暑
之期玉燭既調金穰斯應鼓躍羣動涵濡太和臣被命
典州祇承頌朔之告職司宣化益茂勸民之方庶有助
於涓埃用酬恩於高厚求報本反始之宜必取貴誠上
質之要迎長日之至因吉土於郊既躬饗帝之能聿昭
嚴上之訓一隆制作允屬聖神恭惟皇帝陛下修德錫
符體元居正深仁撫育彘弓矢而戢干戈至誠感通時
寒暑而節風雨孝治已臻于明察禮經敢後於憲章爰

修大旅之儀以懋中興之業牲陳繭粟器用陶匏以下
民咸憲之勤致上帝居歆之報推功不處均福無疆故
得萬國之心咸賴一人之慶臣身紆郡綬耳剝上儀莫
施奔走之勞徒預函蒙之澤

謝歷日表

考璣衡之密度協用九章頌正朔于遐方使知四序恭
惟皇帝陛下順稽五紀謹御三微察發歆於春秋居德
行于冬夏奉若天道欽授民時顧歷數之所加際寰區
欽定四庫全書

謝歷日表

春元三統已祇奉於王正泥詔十行復叨承于漢札荷
恩光之下逮知啓閉之攸宜竊以舜命羲和堯欽歷象歸
餘舉正上命天道之盈虧東作南訛下示民時之早晚
課清臺之密度謹大史之前占每因嗣歲之初誕舉授
時之典車書所混正朔咸加雖曰故常實為異渥恭惟

皇帝陛下昭天配地既同化育之功治歷明時尤謹重
黎之事思不奪於民力欲寅亮於天工咸使庶方奉行
時令臣謹當推原德意宣諭詔音木鐸徇民敢後道人
之職璇璣在上願修日御之官

擬留守司請回鑾表

習祥而征自潛消於敵氣振旅以入宜復幸於輿區敢
控忱誠仰千睿德竊以衆人以宴安為意咸思克定於
厥家王者撫艱難之時蓋或不常于厥邑是以漢祖之
戰京索時歸幸於櫟陽光武之復東京亦暫休于河內
皆匪定都之會實為稅衛之區眷此臨安久稽大駕雖
宮室庫陋弗稱于九重而井邑夥繁粗贏於七校况官
寺之有所復廟祔之已安儻回曦馭之臨允慰斯民之
望恭惟皇帝陛下遠稽古昔下順黎元鑿黷武之無庸
知從欲之盡濟詔太僕而劾駕命髦頭以先驅回軫旋
衡壹賜經行之復勞師修士聊稱告至之觴

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仍改賜紫章服者中臺列屬方懼瘵官兩掖演綸忽驚誤寵復攝禁林之直遂通法從之班拜命自天措躬無地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稟資庸陋遭世咸明未踰歲月之間亟被神聖之眷洪恩不次人已請其積薪素業無多才豈堪於視草顧若篆蟲之童技詎能黼黻於王猷方郁乎躡周監之時宜渾渾爾追唐虞之體愧非鴻博難副選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宣精帝文欽定四庫全書

代王帥謝除敷學表

天邑神明之奧方愧承流宸章秘宥之藏遽叨更直游蒙優渥深積凌兢中謝伏念臣材術拙疎性資凡下早被先朝之眷遇浸膺上聖之使令擢臨清蹕之都入侍紫

荷之橐望輕銖兩不能使桴鼓之稀鳴費惜絲毫無以得措紳之虛譽方圖求效仰報殊恩敢謂眷私叙加甄拔莫循墻而遜避惟負乘以憂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丕冒堯聰曲加舜陟治致中興於至盛材多並蓄以無遺雖甚庸虛亦加識擢臣敢不益堅愚慮師輦轂彈壓之風庶展微勞為海岳崇深之補

代劉寶學謝表

禦魁嚴誅分單身於喬土賜環趣召忽降德於中天既蠲罪戾于丹書復竊寵名於紫禁恩光驟至涕泣橫流伏念臣早以瑣材誤膺器使仰激聖神之遇每欲效忠退惟義烈之門自應徇節會大臣有分陝之命仰明制為入幙之賓遂陳力而弗辭庶因人以成事而臣雅無勝算以佐元戎懼曠日而無成乃整軍而借一本心大還之役終為拜賜之師既臣卒之寶奔何邦刑之敢違固當自執其咎理難分謗於人至於斬將以彌煩言則戶皆知其主名專威而多妄作則臣已久離幙府凡

是宣司之過舉悉皆歸怨於微臣雖欲加罪則其無辭乎然其不善不如是甚也方青言之囁嚅必分顛際賴上德之照臨卒蒙全度逮至其廢更荷包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惡殺好生每存心於祝網寧僭毋濫故數漏於吞舟致此微生終歸善貸臣謹招三光而自列畢九死以酬恩與其流離於瘴癘之鄉孰若馳驅於戎馬之際尚收薄效以蓋曩愆

轉左朝散郎謝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臣某言今月二日准告磨勘轉左朝散郎依前充敷文閣待制知衢州封賜如故者分符出守愧乏休稱會課當遷誤蒙信賞被寵光之狎至顧瑣質以奚堪祇受靡遑凌兢罔措中謝竊以虞舜極無為之治乃三考而陟明成周興太和之風以六叙而馭吏充循彛憲允屬熙朝伏念臣賦性迂疎逢時休運演綸圖任已叨鳳閣之詞臣試職承宣復綴甘泉之法從才微任重器小恩隆敢意序陞深憂曠職益益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

日躋庶績其凝黎民於變乾健而寧萬國通追帝王之殊熟離明而照四方盡復祖宗之舊典誕敷湛露敦勸臣工是致庸虛亦霑異數臣敢不仰遵聖訓恪奉郡條誓殫撫字之勞期答生成之賜夙興夜寐戒伐擅貪鄙之譏時和歲豐歌既醉太平之盛

代王侍郎謝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方虞瘵曠莫承天府之流忽被褒遷進貳冬卿之職命由中而莫及寵踰分以唯憂中謝伏念臣術昧通方人常少與出際中興之運親逢上聖之知擢自計臺俾臨京邑幾年試可曾無治狀之足稱庶役告成幸見禮文之畧辨初欲自陳於懇款亟蒙賜對於親聞復奉訓辭躋陞起部念八範五材之法有國大經在六官四屬之間必人稱職夫何瑣質驟玷清班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益飭羣倫鼎新百度謂名器不可以假每班往稱朕命之言欲技巧咸精其能故重疇若予工之選臣敢不勉殫愚慮仰報睿思元首明而庶事康顯賡歌於虞典車

馬修而諸侯會期繼詠於周詩

貢銀絹表

策名委質成抒奉上之誠寸地尺天畢効充庭之貢敢
因方物用達愚衷恭惟皇帝陛下離日方升乾德廣覆
奉君道之慈訓號令一新體天德之好生仁恩四達神
靈歡喜廟社安榮王帛萃于丹墀梯航來于裔土故雖
小壘亦致微儀就日望雲第竭祝堯之意式歌且舞永
肩戴舜之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十三

謝侍講表

柱史記言方懼空官之責經帷訪問誤叨勸講之除自
顧庸虛實慚冒昧竊以參稽舊史歷考前王法訓典以
修身莫尚多聞之益鑒興衰而自警孰先故志之知用
崇建於官聯以茂明於術藝惟我本朝之舊獨超三代
之隆顧雖多故之餘不忘於稽古豈俟偃兵之後始務
於談經宜得儒先助成講業如臣固陋曷稱詳延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道本生知學惟日就覃恩清燕既已窮

六藝之淵源造道宏深豈徒守諸生之章句仰惟大度
蓋務兼收雖如臣愚亦蒙器使卒華光之業固莫繼於
前脩陪露門之遊其敢忘於大地

代謝樞密院表

乎號揚庭牢辭弗獲覲顏就列負愧深中謝竊維樞亮
之權允謂謀謨之府昔受任於戎馬之際誓捐軀於矢
石之間觀瞻王靈式平亂畧雖奉令承教期不負於初
心而蒐乘訓兵終茂聞於勝算既坐罔功而廢斤旋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十四

趣召以來還始陪百辟於朝端得奉清塵於殿幄始欲
拾遺補闕裨庶政於毫分豈期圖任疇庸還中權之要
近沐湛恩之甚渥懼陳力以奚勝矧國威方振於近年
然邊氛未衰於平日而臣於已試無聞之後用責成申
命之言義不可以辭難身固期於盡瘁惟師律有以制
勝則戎昭自然折衝如齊任夷吾終底九合之績晉登
卻穀爰收一戰之勲顧智畧之甚微何昔人之敢望獨
仗忱誠之感格庶幾廟社之安禁雖被恩之便蕃終撫

躬而惶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魯公追戎之畧慕周
宣復古之規忘過記功方闢用人之道興衰撥亂將成
蓋代之功乃推求舊之私副以本兵之寄臣謹當捐身
徇國受命忘家仰體主恩既貫孟明之一青益堅臣節
敢忘林父之盡忠

謝除中書舍人表

掌柱史之方書訖無稱迹贊掖垣之名命忽有超踰隆
恩不聽於辭榮薄技蔑由于試可詔除優異負念凌兢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十五

竊惟以道化民若文章固其餘事以言鼓衆非訓誥何
以動人書命之司朝廷攸重是以感山東之父老本漢
家寬大十行之書服河西之衆豪以天子明見萬里之
外故鄭以公孫僑之善為辭令用能修好於諸侯而楚
以觀射父之能道訓辭終以稱雄于上國况以渾灑之
誥與夫深厚之文鼓舞四方彌綸庶務益使王言之大
皆由帝制之明惟我皇朝齊驅治古若時掌誥皆號得
人顧臣何為亦應此選寵名已過負乘為慙况臣已竊

記言復陪約史此蒙恩詔更與經惟皆古今儒者之至
榮非澳忍下臣之所稱敢圖獎拔躡備論思取甘茂之
十官豈能無過兼諸梁之二事何以逃刑報稱是難縻
捐則易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隆寬盡下睿知有臨運既
啓于中興人自來于間出布昭神武會同已邁于六王
被飾彌文號令已追于三代益廣并包之度兼收管蒯
之餘臣敢不仰體官施之大恩下奉職臣之所守雖盡
有司之業粗免空餐非逢致命之秋何能報賜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十六

代房州謝表

佐奉常於列寺已玷清流叨共理於上庸謬膺假守拜
恩甚寵撫已若驚已見吏民敷宣德音中謝伏念臣奮由
寒士偶竊賢科賦性朴忠受才愚魯一行作吏分甘州
縣之徒勞五斛折腰敢謂事功之可立錄錄固無奇節
恂恂直若鄙人豈其拔於稠衆之中躡居羣俊之上校
譽冊府竊窺藏史之淵源疋職次卿豈識朝廷之典故
仰荷神聖之知遇殆非庸鎖之能堪常愧無基之厚墉

終以懷璧而賈害方圖自列已致人言雖悔可追寄類
無所曠官尸祿祇增小己之羞含垢匿瑕盡出大君之
賜恭惟皇帝陛下體乾之覆如春之生爵有德而祿有
功賞不僭而刑不濫憫一夫之失所欲萬物以由宜故
使辱微亦叨庇冒感深淪骨涕下霑衣臣敢不熟思往
愆力圖塵効奉寬大之詔願勤恤於齊民傾葵藿之心
常不忘於魏闕臣無任云云

代劉鎮江謝上表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二

負罪投荒甫還故郡起家為吏遽竊左符便道之官涓
辰布治荷恩優過感涕縱橫伏念臣資稟至疎術學甚淺
影纓入任本先父之教忠陳力當官慕昔人之狗國過
不自料期於有成唯知軀命之可捐不悞智能之難強
游蒙器使每至顛隳原情惟在於安庸論罪可逃於誅
殛博白萬里旋詔釋於繫囚漳浦踰年即聽歸於邑里
百身易隕洪造難酬自甘永棄於明時豈意更叨於誤
獎顧茲京口實蔽別都平時固號於名藩今日尤稱為重

鎮山川自若多六朝制勝之餘人物眇然豈北府談兵
之彥受任不稱居懷隱憂退省至愚曷膺是選此蓋恭
遇皇帝陛下聲開興運因任羣材謂使過愈於使功而
臣嘗備於乘邊爰從徒隸之中付以翰藩之寄臣敢不
仰懷恩遇深激懦衷奉條教以牧民稟謀謨而固圉苟
可効節不憚殺身庶收標末之勞少答生成之賜

代人謝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表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二

於經幄恩光沓至愧懼交深中謝伏念臣早以綿才誤膺
器使寔蒙宸眷亟躡近班屬乘三逆之滔天率臣隣而
敵愾賴宗社之祐助戮鯨鯢於泆旬爰以微勞遽登右
府俄承命而分陝遂抗節以宣威念天步之艱難軫宸
衷於宵旰思効臣節庸報國恩深惟尊主庇民之方莫
先整軍經武之實始勤服於夙夜冀有成勞逮喪地於
邊陲率愆素意荷隆恩而免戾當竭力以圖功愧無宵
昧之能復還侵地雖抱樂羊之志徒積謗書儻非上聖

之深知蓋將無辭而自白既蒙昭雪復荷甄拔恩施如
斯報稱曷以茲茲伏遇皇帝陛下如天地之覆幬何所
不容若日月之照臨無幽不燭遂使阽危之跡終蒙全
度之仁臣謹當彌厲初心勉圖來效顧冠讐之縱橫何
以家為惟忠憤之激昂未知死所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三

宋 張嶽 撰

表

衢州謝到任表

奉祝釐於靖館久愧空餐分支郡之左符謬叨共理方
洒濯之云始益周章而自驚已至所臨首宣上德中謝
伏念臣奮由孤遠本乏技能逢千載之一時玷侍臣之
華遂叨踰過分滿溢擬災賴神聖之優容越死亡而全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三

度一離擯斤四閱歲華歎自絕於明時分單生於散地
敢期一旦忽拜殊私惟起廢之深恩潤無近比圖仰酬
之微効但有捐軀眷此三衢著稱二浙郊畿密邇允謂
要藩賓客往來最為孔道在材能懼猶未給於巽悞何
以責成奉承以還恆營罔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奉無
私而勞下不求備以與人謂臣嘗列於從班必能知朝
廷之意察臣久居於田里將粗識小人之依使之當官
庶無妄作臣謹當夙宵從事寤寐勤民仰體隆寬傍師

甲令欲里閭之無愁嘆務廣主恩思玷缺之復艱難終
除愧恥

慰終制表

徹几筵於別殿已畢外除奉神靈於中祀復將易祭凡
居率土尚有餘哀伏惟皇帝躬儉承天孝思錫類願寬
濡露之感以慰函生之心

慰終制表

服勤致孝已終信默之期明發不忘益動隙駒之感方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三

過音之甫畢器有截以催傷竊以廢蓼莪之篇哀痛未
息舉內服之祭日月有期既窮天下之至文是謂聖人
之達孝伏惟皇帝道同堯禹行法參禘美墻之思尚深
於舜慕慈良之效將佇於商興少寬仁聖之情下慰臣民之望
代劉寶學彥修謝安置表

擢髮之愆宜當重辟更生之造尚保微軀祇荷寬恩惟知
感涕伏念臣頃由乏使出佐元戎亟以殊私遽登邇
列每思報塞不憚死亡味持重以保身致輕儂而誤國

原其初志謂立事之可幾速至聽功悟匪才之難強師
徒撓敗疆場侵陵珍凝旒旒宵旰之憂詒黎民肝腦之禍
咎由臣執謗欲誰分宜公議之不容况罪尤之多積委
之司敗自有常刑豈謂上仁但從輕典投之裔土庸示
至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地之涵容後雷霆之
震耀不欲為人而撓法故令禦魑以代誅臣敢不體骨
肉之至恩誓刻肌膚而悔過矣方萬里與死為隣象闕九
重叫閭無路顧老親而決去良悲感於路人澤敗枿以
秋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三
回春獨有所於君父倘遂生還之日是為報國之秋未
敢殺身終期奮節

上書

上皇帝書

九月十三日左承事郎守秘書省著作郎兼史館校勘
臣張嶽左宣義郎秘書省校書郎兼史館校勘臣高閌
左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兼史館校勘臣施庭臣左
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臣朱松左奉議郎秘書省正字

臣李彌正左承事郎秘書省正字臣胡璉等謹齋沐裁
書昧死百拜獻於皇帝陛下臣等嘗聞熙寧中神宗皇
帝面訓蘇軾曰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指陳得
失無有所隱臣等不佞待罪館閣平居無事念欲補拾
闕遺以裨時政萬一然恐越職犯分以干邦刑今茲事
有關於宗社大計而切於存亡成敗之機者臣等益得
以仰遵神祖遺訓一為陛下言之伏乞少留聖慮比自
淮西軍潰之後議者謂朝廷將益修守備以待不虞示
外以整治內以暇使叛寇莫得以窺吾之隙其蓋必出
於此今者聞之道路不知信否皆言將撤時貽戍守之
備移屯江南數日以來物情洶洶富人大家則競為約
齋之計小弱之民則鬻賣屋廬皆無固志氣象甚可駭
也臣等疏遠不知誰實為此謀若出於廟堂可謂失策
之甚若出於大將此必過為畏法之言以惑聖聽欲以
使其私耳且兩軍相持勝敗未定蓋亦常事以國家之
大顧豈可以三二萬人去來便為動搖傳曰社稷之主

不可輕輕則失衆此之謂也昔漢高祖劫五諸侯兵出關及彭城之敗諸侯盡叛歸項氏然而高祖終成帝業侯景舉河南之地歸梁而終亡梁者景也今者潰卒叛君即離天其或者以此傲懼陛下兢兢以就大業而伴賊豫益盈其貫將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未可知也盍亦鎮之以靜務德而安民以察天心之嚮背而乃遽見衰弱以啟戎心一何過也夫淮南朝廷之保障也若淮南守備堅固則江南自安敵人必不敢越大軍而犯長江之險建康雖無重兵不害也若無淮南則叛寇必長驅於江北建康雖有重兵禰得奠枕耶昔楚子常城郢君子謂子常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今日之事不幸而近似之臣等竊謂古人抗兵相加全藉形勢便利漢高祖守滎陽雖屢敗不肯捐之而西孫權守濡須魏雖數加之兵終不為尺寸退也今國家初無敗衄之事一旦自為衰弱威國數百里且淮南之民何罪將舉而棄之此何理也無亦考觀吳晉

宋齊之君所以保有江左之由其亦鑒於梁陳李氏之季所以失之之故利害甚明不待以口舌定也况淮西軍潰之後廟堂當自區處使某軍移某處用某將守某州以彌其間縫其闕可矣何用召大將而與之議進退哉正坐詔之與謀使得以生姦詐今外則撤守備而為衰弱之形使敵人有馮陵之意內則使惟慳之謀反制於將帥而亂朝廷之紀綱一舉而二病俱甚可痛也臣等竊恐朝廷已命移屯不可中變但乞指揮張俊分留一二萬人與楊沂中之衆同守淮西使本軍宿衛行在庶幾守備不至寡弱敵人未敢長驅而來焚燒州縣驅擄人民姑存淮南以為大江屏蔽茲實宗廟之福臣民之幸也伏乞斷自宸衷早賜處分布告中外以安衆心臣等以疏遠預知國謀罪當誅戮不敢逃刑無任震懼隕越之至臣某等誠惶誠懼頓首謹言

奏劄

代參政乞宮觀第一劄

臣以介特之跡荷殊絕之恩曾不十年遂聯二府初無一人之借助皆由神聖之親除故雖孤立之易危終恃慈憐而知免然寵祿既過則災所由生尸素已多則譽乃易會輒傾愚懇仰冒威尊伏念臣預聞政機已踰歲律曾無尺寸仰稱恩私宿夜深惟頭鬢為白使在平強之日尚不如人况當衰病之年何能有益伏祈睿照許上印章方疆場之無虞既不嫌於避事秉疵瑕之未露庶得遂於乞身若乃持祿無嫌妨賢固位不知戒懼更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三

七

歷歲時苟人心增惡其滿盈鬼神助興其凶惡一罹咎悔逆至顛隳不徒昧人臣進退之機顧不累聖君始終之遇蓋臣今茲之請去不獨專為謀身伏望聖慈俯鑑懇誠哀憐病悴特賜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二劄

臣蒙恩優隆初無報塞而遽稱疾乞去圖欲自安迹其事則固合誅矣論其心則不無意焉竊以謂古人有功

庸於國當平定之日猶或逃祿而不敢受避寵而不久居况臣以一介無庸奉令承教於多事之日既才能之素下復疾病之日侵任重丘山效微毫髮高位重祿豈得久要臣之懇祈以此之故迨上恩之未替庶幾終賜於保全若官諉之已加深恐曲煩於善貸伏望睿慈矜憐惻愍垂末光之照察其肺肝推從欲之仁置之閒散苟餘生之未泯尚圖報之有時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三

八

第三劄

封章繼上鄙塞未伸三瀆天威懼干大戾然以匹夫之不奪冀淵聽之必回臣請得以披陳被遇之隆義當圖報而今茲請去蓋有不能自己者庶幾感動天意終賜允俞臣頃由一介獲造闕庭叨塵從班與聞政事超踰過甚覆露洪多顧臣蠢愚未知所稱昨因請對使殿親奉玉音謂臣始終擢任皆自聖明初無一人為臣游說聞命感激不覺涕零君施如斯誓將死報而臣早衰多

病食飲寡薄外瘡中乾日就羸嬴僅獲少加休養庶他
時尚任於使令若乃強其不能則不日遂隣於顛仆雖
草菅之何惜懼職任之或隳一政人言遂孤恩遇是以
陳情瀝懇不避重誅仰勾天心俯從人欲苟危敗之姿
未先於朝露則臨期之際不憚於殺身臣無任祈天俟
命震懼隕越之至

第四劄

臣伏奉詔旨訓諭丁寧仰戴恩私感極流涕雖聖人優
游未賜於矜從而螻蟻賤微有不能但已竊以臣被遇
之盛寵名之隆與夫所以誓將報國之誠及力不逮心
之狀數陳已竭至於無辭惟有至誠冀動天聽臣實以
早歲逢疾中年更劇心志憤耗無以贊帷幄之謀氣血
不強無以著股肱之力在平居高能克位若遇事必至
顛隕恐平生事國之本心十年遭遇之渥澤立朝一敗
埽地無餘仰冀天慈終全去就之槩不使為世觀笑所
以愛惜臣子是為國養恩宣昭德音風動在列知聖主

之哀憐如此使為臣者皆有奮心則臣之就閒未為無
補冒犯嚴威臣無任瞻天俟命屏營彷徨之至

除福建漕上殿劄子

臣代匱冊府踰三年雖竭夙夜之力而才駑不逮訖無
以承厚惠稱明德茲蒙恩將漕閩粵職分有守顧雖不
言而去陛下不以是責臣朋友不以是棄臣然臣伏自
推念居官既不能以尺寸自効去國又不能一言覲以
裨贊萬分則身雖九死猶有所恨請得為陛下試陳其
愚退伏歐刀都市不悔也臣以謂古之人君其患有二
不在此拒諫在于納諫而不能用在不在不知天下之
利害在于既知之而不以為意昔者秦始皇帝殺假父
遷其母諫而死者二十七人最後茅焦解衣一說立悟
而還其母秦昭王時太后與穰侯華陽涇陽高陵君專
威擅國秦國不知有王及范雎進說昭王立奪之權夫
昭王所以能成伯功始皇卒并六國其事雖不足法然
要其納諫而果于必從聞善而果于能改可言也至于

衰世之君則不然楚靈王虐于張諫之王曰子復語不殺雖不能用吾慙寘之于耳漢成帝之季年王氏日以益盛劉向推明梓柱言忠而意切成帝徒歎息其意而不能有為也其後靈王終辱于乾谿漢禹卒移于新室言之可為於邑故曰患在于納諫而不能用知利害而不以為意也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勍敵之寇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方今之務顧有甚大且急於此者乎然進言者多矣今皆指是以為陳腐而不道更取新奇之說以藉口實者多矣今皆習是以為當然而不恤更為迂濶之事以塞責此近于納諫而不用知利害而不恤也設以為不然胡不試取今日之事以校其十年之初亦有以相越乎殆見其不如矣日失一日歲亡一歲長此安窮盍亦及今而為之制乎昔禹惜寸陰今所遭之患有過洪水此正惜分陰之時也今廟堂布政百官承事朝行呼唱而出暮行呼唱而歸抑不知其所治者果何事耶所務者豈盡今日之急乎何其敵

日以偪兵日以驕民日以困無愈于曩時也臣以謂為今之計畫之所行夜之所思非是三者則不務將以用人馬非有當于三者不進也將以興事馬非有當于三者不為也智者用其思勇者竭其力上下大小同心協德無一日之怠皇又且晝而作事夕而計功時考其驗歲課其成力行而不已數年之後庶或有濟若循今之道求濟今之功猶卻行而欲及前人也臣以謂觀時以知務者大臣之事也守職以効功者羣臣之業也循名而責實者人主之權也賈誼曰聽言之道以事觀之何獨聽言為治之道亦觀其事今有人于此曰人材已用矣則當觀其職業之興廢國論已定矣則當觀其事功之濟否風俗已厚矣則當觀其士節之堅脆如是則不能欺若曰職業已修事功已立士節已堅然則胡為其未治乎此又足以考矣無乃大官大吏徒事文具以苟偷朝夕不知當世之所務乎無乃徒飾虛言以藉口實無益于救敗乎譬猶說食終不可飽古人所謂虛美熏

心實禍蔽塞殆責實之政未行也臣以謂人君如天之道雖有常然不出其非常者則無以遂威權四時之運天之常也至于震耀殺戮反風起未此非常也如張敞漢一大吏爾猶能越法有所縱捨而況於人君乎且羣下之功罪多矣忽取一人焉錄其功則凡有功者皆奮忽取一人焉抵其罪則凡負罪者皆恐如此則威權復矣又况進賢退不肖之柄不可一日委于臣下也何則古人之薦材也將與之比而事君世之薦材也將與之比而助已如趙盾朝薦韓厥於朝暮戮其僕而不恨安可謂無人哉蓋亦鮮矣此任人之柄所以不可萃于臣下也萃于臣下則人主之勢孤貴臣之過失將壅于上聞矣臣聞勤儉雖帝王之盛節非有制法焉則德不足以遠施漢文帝身衣皂綈而富人牆屋被文繡倡優僭后飾天下所以能富殖而財不屈者幸耳然後世終有七國之變况于民力國勢萬萬不及于曩時者乎臣願教抑奢僭自貴臣始罷去無用之官省不急之費苟任事者

能以公議為天下宰蹇然以身當其怨而不辭羣臣各以其職分諉則雖戾夫悍卒亦將驪以承命矣孰有不聽者乎臣以謂有國之所惡者莫大于朋黨與奔競朋黨盛則能致于敗國奔競盛則士節不堅人主無以寄安危之任然是二者皆在上者有以啟之也何則令一宰相用凡名為其與者不擇賢不肖盡用一宰相去凡名為其與者不擇賢不肖盡逐且世固名曰君臣不曰家臣也奈何人材之去取一視宰相哉宜其朋黨之浸成也假令有人焉官于天子之朝徒知業其官而不事請謁干寄一旦擢而進之則人自趨于退素矣苟所用者率數干權貴之人而無所附麗之士皆棄置而不用則何怪于士之奔競成風哉臣故曰二者皆自上之人啟之也臣竊觀自古開忠于當世之君不避斧質之誅者多在於芻蕘踈遠之士而鮮出于貴近之臣豈遠者忠而近者否乎非然也蓋踈遠則顧忌鮮貴近則趨避眾其勢然耳今臣之所陳皆天下之大利病人主之所

當急聞然其言有益于國無益于臣之身然臣所以犯難而必言者臣既無顧忌之心又無嫌避之迹欲以信其犬馬之私以報陛下也惟陛下矜其忠而保全其不肖之軀使世無以言為諱則非獨臣之幸也予冒天威無任震懼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

臣嘗以為今之為吏者甚難非奉法令察吏奸恤民之疾苦之為難也任士大夫之請守稱過使客之所欲得免于毀詆中傷之患之為難也夫吏之能否繫百姓之休戚而毀譽則制于士大夫之口今且有人為虐百姓盜法令此其可誅者也而能回面污行以饜足士大夫之欲則毀譽隨之有人焉恤百姓奉法令此其可旌者也而不能回面污行以饜足士大夫之欲則毀隨之是吏之毀譽不繫于百姓之休戚而制于士大夫也若上之人因其所毀譽而賞罰焉吁亦濫矣臣故曰今之為吏甚難也然此特謂州縣之吏耳若夫奉使之吏則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三

上

譽又有甚于此者何則吏之能否繫百姓之休戚而毀譽則制于士大夫矣而奉使之吏又任朝廷薦賢退不肖之責其賢否則繫乎寒俊之幸不幸而毀譽則制于權要彼百姓方詭吟嗟咨吏治之能否無由上聞而士大夫之毀譽已達於道路矣彼寒俊之士方詭吟咨嗟使者之賢否無由上聞而權要之毀譽則達於朝廷矣故曰今之為吏甚難而奉使為尤難也不寧惟是又事有疑似而可附致以成其罪者多矣夫嚴似苛而非苛猛似暴而非暴發姦似察行法似刻夫苛暴察刻固不可為也若乃御下以嚴去惡以猛使姦不得以幸免而法不至以私廢胡為而不可哉若其所治者幸而在於寒士則無故矣不幸而在于權要士大夫之親戚黨與則疑似之謗又將誰明哉齊威王所以賞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蓋知此也臣不佞蒙陛下厚恩付以一路之寄詎當展四體以率職扶持善良摧抑豪植然臣無左右之容無游談之助無黨於國無援於朝而欲孤立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三

上

一意于事甚危非獨臣然也凡有志之士皆然也伏望
睿明深察毀譽之來留於齊威王之聽則羣隸臣之幸
也臣顧敢以小己之私利害濟淵聽哉冒犯天威罪當
萬坐取進止

辭免起居舍人劄子

聞命震驚固知所措竊以為郎省閭未能稱職以報恩
戴筆螭均遽蒙越錄而驟命非夢寐之敢冀徒周章而
自疑伏念臣發迹諸生本無學業備官歷載何益公家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三

十一

綿力雖殫微庸莫効平居自勉猶懼不給而煩刑書進
擢過優敢辱高位以速官謗顧充庭之俊彥殆不乏人
猥加命于曩庸尚何能稱豈不牽位而有貪榮之意實
恐空官而貽昧利之譏伏望睿慈追還誤寵以得賢之
為右無反汗之是媿所有恩命臣無任祈天俟聖激切
屏營之至

辭免兼實錄院檢討官劄子

竊以於昭先帝丕顯之大猷仰稱上聖遙追之達孝勒

崇先世允賴信書顧惟一時秉筆之儒宜得天下方聞
之士必也遠孔子婉微之義然後合於大經其亦體周
公詠歌之心斯足明乎善繼如某學不足以知前世之
載識不足以語比事之宜占嗶雖勤讀書未半於袁豹
屬文自業贊辭敢與於春秋忽冒詔恩允為非據矧某
昔嘗懷鉛而從太史之後固已試之無庸今復被命而
參汗簡之司敢來功之自詭伏望特於奏陳之際請還
謬誤之恩下情無任惶懼屏營之至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三

六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四

宋 張堦 撰

奏劄

蠲逋欠劄

某竊謂朝廷有可以大慰民情事理甚明每屈於眾議
 欲行輒止者如拖欠積欠稅賦干繫官錢是也已出省
 限而未納稅苗謂之拖欠經及累年謂之積欠正犯人
 家財不足均攤合干人出備謂之干繫官錢此三者前
 兩項在官未嘗有所得後一項所得甚微而破家賣業
 者相繼皆朝廷所不忍行而行之者奪於眾議所以謂
 不可者以其數至多一旦蠲之國用遂屈且催刷積欠
 逋負其名甚正若一旦蠲除却行斂取即傷民或甚此
 眾議所以必行而朝廷不能奪也某以為此事為州縣
 監司者皆以知之不敢不行耳且所謂拖欠積欠者何
 嘗得之皆以當年所入名為催到欠負而已且一年計
 之當年所入皆已數足於數足外催到米斛謂之欠負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四

一

可也豈有當年之數未足却納欠負之理朝廷試取一
 州夏秋賬狀計之當年所入幾何催到欠負幾何當年
 已足有催到之數謂之催到欠負可也當年未足而別
 出催到欠負一項非以新為舊而何哉且州縣所以為
 此者蓋亦有說不惟欠負未蒙蠲除挂存簿歷正緣當
 年所入盡合起發催到欠負尚容免那此所以不得不
 為蒙蔽之術也某竊觀江南東西湖北數路以連年盜
 賊之餘或彌阡亘陌舉為丘墟而復業之人未敢盡歸
 以至江西之田賤價與人人不敢售者以欠負未盡除
 故也每遇肆赦有除放之文德澤非不加也然於條赦
 稱放者止放三分餘七分尚存也某願朝廷徑下諸路
 凡九年以前拖欠積欠並行除免如十年拖欠許令催
 促如州縣敢以新苗補填舊欠移易簿書委監司覺察
 民戶越訴如此則南畝之民恣被實惠太平之基豈不
 益固哉又干繫均備一項尤可矜憫謂如甲願充衙前
 借乙田宅抵當又召某人為保又當受重攤欠折為甲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四

二

者家業已盡或已身死獄中矣除抵當田產自合出賣均及保人又均及鄉鄰又均及主行文書之吏原其本情未必不相蒙蔽以現在官之利然其心豈謂場務便破壞網運便失陷也根柢窮治無有已時責妻鬻子不能充足豈不傷和氣哉某願朝廷徧下諸路如見今欠負除正犯人家業及見抵當財產並行出賣外其餘干繫一切除之某觀前世有因推恩減除租稅者國用若足租稅尚可減免况逋欠乎國家用度方乏其他固不可行若此三項或有名而無實或害多而利少願朝廷斷而行之

辭免除中書舍人劄子

竊以代言之責不輕勝任於朝廷暇豫之時設或倚馬而須尤難稱職于號令風馳之際如今之選尤在得人上以宣暢於王靈下以感移於民志宜簡洽聞之士用居掌制之官如臣學未足以通方文不能以行遠本無孤獨之援誤蒙神聖之知雖自托於無庸之辭莫酬見

異顧陳力以不能而止未敢有言豈圖尤異之恩忽被凡庸之品既以度羣材而驟用固已難安况復不明試而為真將何以稱雖昔賢之有是非不肖之能任與其背貪冒昧而自速於責言孰若推避逡巡而祈還於誤獎非敢便文而自愛實虞曠職以累恩僚遂寢于詔除庶卒逃于刑史顧天自列俟命彌兢

論

論敬天

臣疵賤無可算錄猥蒙陛下擢於行列之中使得踐履門之地日望清光臣雖九殞無以論報臣夙夜惟念欲竭聖鑒之思覲以少佐聖慮之萬一竊觀天人相與之際然後知天之敬佑陛下所以扶持而全安之者何其委曲如此其至也雖然不可不戒傳曰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此為人臣而言也臣以謂人君之道亦必由之何者車服爵命君之所以寵臣也臣能受寵而知戒則能保其爵位令聞長世啟迪開佑天之所以

寵人君也人君能戒則能統承大業永世無疆此理之必然者也臣竊觀往年淮上之軍以數萬潰向使偽齊率我姦賊以來金人以勁騎為之聲援雖未能遽犯長江之險於我國亦殆矣而乃棄置不用猜貳隨生賊謀因是而廢此天之所以放佑陛下者也屬者遣使往聘彼若驩馬好逆使人詭辭從我之請待其秋高馬肥然後遣使報聘而以大軍繼之出我不意雖未足以為大虞然邊境固以聳矣今乃計不出此顧於盛夏入寇師出無名神怒人怨南北之民莫不憤疾滅亡之兆於此可見此又天之所以放佑陛下者也本原所以致此皆陛下十餘年間卑宮室惡衣食聽言納諫畏天愛人躬服慈儉力行孝悌兢兢不倦之效也陛下既已如是則又將何所戒乎臣愚過計竊觀湯既黜夏其告四方曰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周公作君奭序商之既亡周已受命而曰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

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夫湯之危懼周公所不敢知乃在於罪人黜伏商命既墜之後矧強寇有滅亡之漸方其未伏厥辜之時則其所以朝夕儆戒以俟天命之定者其可不有加於前哉惟能夕惕若厲日修不忘則於奉順天意以禮承其休於是為至于以致誅狂寇譬猶以利劍決腐肉鋒接必無事矣中興之功實在於此伏惟陛下俯留聖慮臣越從孤遠得侍帷幄冒昧輒進瞽言罪合誅殛惟陛下裁赦臣無任震越之至取進止

論和戰守

竊以敵國興師中原失守移蹕江左今已歷年所以持國初無定論大抵今日為國家計者有三說以省事則必主和議以據憤則必尚戰攻以保境則必須自守是三者皆未為失計然所以為是三者則未見其有成算也今欲和者在我而制和者彼也故雖卑辭厚禮欲以求和而彼將徵我以難從之請是和未可得也以我士

卒校彼強弱則彼強我弱若造偏師遂入敵境以爭一日之勝愚智皆知其不可是戰未可議也長江萬里古稱天險然往年敵人渡江而東初無留難是守未有策也臣以為今日之勢當以守為先待彼之至然後據險而與之戰待我戰勝然後和可議也昔孫吳之與東晉據江左而國皆百餘年以曹魏與石勒苻堅之強終不能濟江而東誠以天險可恃故也况當時自壽陽至琅琊城壁相望敵人可以朝夕相侵非如今日涉淮而北州縣蕭條賊欲入寇須齋糧而來也然則今日之守固易於昔時矣今若終營上流自荊州武昌江州壽春廣陵以至於建康分遣重兵各據要害水具舟楫陸為塹塢耕田積粟以待賊至以我水陸之便而振擊之當可以取勝既勝之後若強弱之勢均則當不請而自和若或我之勢強則制和者不在彼矣如我之守備既飭而彼不來則治兵養銳以觀釁而動此策之上者也

論攻取

臣竊以敵兵去冬深涉吾地其人雖眾皆迫於威強而來各顧其後莫有鬪心王師屢捷一朝宵遯敵之此役固有自敗之道非我以幸勝之也竊觀朝廷士氣稍振於近年今又乘戰勝之後其銳百倍及其鋒而用之固無不可然自解嚴之後兵疲民勞未得息肩兼春夏以來穀糴翔踴若便圍進取似未可遽比者朝廷命將遣兵出戍淮上臣竊料之此不過預為秋冬之防耳而議者不知便謂王師之出將先擾其疆場繼搃其巢穴深恐兵革一興未輕得息雖道路之言無足取信若待已事而言則為後時矣臣請得以略薦所聞臣伏見春秋之時吳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楚可敗也既而果敗楚師其後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是役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是役也吳滅巢及鍾離而還向者敵之來也頗類乎州來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四

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四

八

之師既為我所敗而退矣朝廷今茲之舉萬一有如道
路之言無乃與舟師之役相似乎臣竊謂為今之計且
當築塢壁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為久戍之資備舟
楫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侍彼之變我能常守彼不
能亟來藉使之來先挫其鋒于堅壁之下然後整舟楫
以待之彼進則懼吾舟師之在其前退則慮吾塢壁之
絕其餉不過數年敵必自病又荆襄壽春皆古重鎮自
古敵之侵軼多出此塗強敵詭計不測他時或更入寇
彼若見兵於淮汭而潛出於荆湘是攻我不意也臣願
速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益市耕牛運
糧種以資業其餘民依倣魏晉之法與民分種官收其
二而民衣食其八不過一再熟之後士氣益振然後觀
釁而動一軍向陳許而擣梁宋一軍出武關而入函谷
則天下不足平也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論御將

臣嘗觀晉悼公之命百官也有使訓諸御知義者有使

訓勇力之士時使訓卒乘親以聽命者有使訓羣騶知
禮者故能終至於師不陵正旅不偪帥以成復霸之功
蓋司武之士所尚者勇非知有禮義之習揖遜之事也
賞或不足以勸賞至而益驕恩或不足以懷恩極而益
戾何者素無以柔服其心故也然則先導之以禮義然
後申之以賞罰此固御將之至術也若或既不導之以
禮義又不申之以威刑徒恃誘之以賞則賞亦有時而
盡徒恃懷之以恩則恩有時而竭恩賞已盡而溪壑未
盈適足以為放寵納侮之道而已是又不可恃之尤者
也是故必先訓之以禮義次懷之以恩賞終肅之以威
罰然後為得也禮義既有以滲漉其心而威罰又有以
聳動其意如此則襦袴之賞顧盼之恩皆足以使之德
上之賜矣臣竊觀朝廷之御將帥未有操末之功而賞
已重于丘山未有橫草之勞而恩已竭於府庫非徒賞
已僭而恩已贖也而且有賞而無罰有恩而無威譬之
天地有陽而無陰能生殖而不能肅殺其弊可勝道哉

且自用師以來涉淮北未有寸尺之地復歸於版籍者也而將帥之賞既已如此今又重之以不戴天之讎踰時而未報此外而將帥不任其責而誰實任其責哉使其禮義素有以周訓之則必知所愧恥將有納官以自效者矣使其威罰素有以震懾之則必跼蹐無厝將有席藁以請罪者矣而乃或自營而去位或效尤而接踵彼胡恃而敢然哉然尚有可諉者曰禮義不素導之於前威罰不申警之於後耳自今以往盍亦訓之以威棄前尤而責後效乎昔賈生之論有曰主上之過人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今且以禮義遇之而不以禮義自處者豈人也哉禮義一入其心彼將知恩賞之不足恃威罰之不可忽也念恩賞之已過則自愧功之未稱慮威罰之將來則自懼責之未塞如此則國勢日尊臣節日嚴古之所以又安國家保全臣子者用此道也若或因仍不革則陞庶將有陵替之漸將帥將有跋扈之萌甚非所以安上而全

下之道也捨此之不圖顧彼之久行臣竊以為過矣臣願陛下深詔辭臣多為訓辭務極深切且擇忠信慈祥而宣惠於教者往來訓迪使禮義之言日聞於將帥之耳然後申嚴憲法以懾威之使知恩寵之不可怙而刑威之將必行也庶幾有以消未然之變而盡全安之道矣昔諸葛孔明與法正論治道其略以謂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也此正可以救今日之弊矣伏惟陛下遠覽晉悼公之事先導之教訓次察孔明之言不全務於姑息行之期年俗必大變而後大功可成矣狂瞽之言不達時變惟陛下赦其進越萬死之罪曲賜采擇冒犯天威無任震越之至

論遵守舊法

臣聞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先王方未制法之時愛利未盡及於民也雖及民未被於天

下來世也於是制法焉既足以垂當年而被來世矣後
之人循而行之則天下之被其愛利猶先王時也若棄
置不用政日以墮人日以亂此必至之理也然小夫陋
人不察其本反肆言以為法久而弊可以行古不可以
行今於是始有變亂舊章而附益以新意者是以法比
日衆滋彰之患至於不可過而不知遵先世已行之法
足以致治甚可歎也臣嘗觀之古有取前世之法而用
之者如周書曰乃反商政政由舊是也有遵祖宗之法
而行之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也蓋法非甚弊
而不便於民先王未嘗輕變但舉而行之而已非特三
代為然也三代而下亦如之如漢宣帝謂漢家自有制
度而魏相奏故事詔書二十三事是也非特治天下者
為然也有一國者亦如之如仲尼責趙鞅以為當守唐
叔之所受法度謂丹有子路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
之典在此其明驗也然自三代以來人與法兼用而祖
宗之制則專於用法何者前代之法猶有未備至於本

朝而後法令備具無以復加祖宗之意若曰與其用人
而或有賢否不若一切以法從事顧中人猶足以舉吾
法而導愛利於吾民也豈意兵亂以來雖法令具在而
吏莫之循徒以是為虛文而已今試舉其一二言之事
之大者莫過於兵刑錢穀而法之密者亦不過是也祖
宗之兵有成法比年以來棄法不用於是紀律不嚴等
級凌犯詭名逃竄驕墮橫恣之弊殆不可勝原矣祖宗
之刑有成法比年以來棄法不用於是決獄不當輕重
失平行賂巧法解脫文致之弊殆不可勝原矣若乃賦
入之數經常之費科名戶分出入相稱內外之積按籍
可知而比年以來賦入陷沒謾欺計文財用放散不可
稽考需求無度半入汚吏之家此皆章章在人耳目者
皆廢法不用之所致也其他庶務類莫不然上下玩習
不以為怪若不齊之以督責厲之以刑罰懼將盡委地
耳臣愚伏望睿斷明詔中外有司大小之吏使各具每
司見行要切之法若干事某事見遵舊法某事今與舊

達戾某事今已廢不行然後下之執政使之共議其舊法之見行者整治之續降法比之違戾於往者刪去之廢格不行者振舉之其在中都官則御史諫官主其在外郡則監司主在縣邑者郡守主若其違法與不同法者皆得按劾必罰無赦知而故縱與同罪假以歲月可致漸治不然玩弛日甚數年之後益難振起使祖宗創業垂統之具卒壞於偷墮之吏臣竊痛之惟陛下俯留聖慮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四

十五

論和糴

伏見今年六月三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劄字勘會荆襄屯駐大兵歲用糧食浩瀚雖遠年撥發江浙米斛應副緣係沂沭常患津運不繼今歲湖南雨暘應時秋成有望兼相去屯兵去處不遠若行就便措置糴買誠為順便戶部供到狀今契勘湖南糴米一十萬碩依江西例每石作四貫四百文支降糴本四十四萬貫窠名下項金銀五萬二千五百貫見錢交子一十五萬

貫總制錢經制無額錢五萬貫移用錢五萬貫度牒三萬五千貫紫衣一萬三千五百貫師號一萬貫助教勅三萬二千貫迪功郎告四萬八千貫竊以湖南去年旱荒餓殍滿野死亡十有六七今年田疇往往荒頓無人耕種緣今年軍興之際朝廷縱未能復除稅役其於常賦之外不應別有科須假使屯軍上流勢須仰給則當明言其不得已之意以示惻怛今所備坐劄子乃云湖南今年雨暘應時秋成有望以此和糴竊恐遠方之民見此指揮將謂朝廷全不知其疾苦深非所以慰安民心之意况即今湖南之米每升一百餘錢今所定和糴價既低小又非一色見錢慮恐飢饉之餘不堪如此今上流屯軍全仰餉軍既不可盡蠲為宜小減萬數又別增糴價仍於窠名內除減官告度牒數目那融見錢以充糴本庶幾少蘇凋瘵仍乞將今來所坐劄子內今歲湖南雨暘應時秋成有望十字除去伏乞詳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四

十六

第二劄

竊見近降給換度牒指揮律院貼納錢十貫或十五貫
限半年內陝西淮南係殘破路分限三年禪院一等貼
納錢五貫限本年內陝西淮南限三年其西北流寓僧
道尼女冠一等貼納錢三貫限一年除女冠外處州縣
稀少外大約諸路僧尼道共有四五十萬又以十分之
二為率其殘破去處與西北流寓不過有十餘萬人截
長補短且約得貼納錢五十萬貫并紫衣師號在內今
五十萬貫緡錢不足以充贖軍十日之費况又在三年
之外方始得之深恐目前未見其利而徒使此十數萬
失所之人動心竊以為朝廷當將此兩項特行蠲免謂

南陝西及西北流寓伏乞更賜詳酌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五

宋 張嶠 撰

論

論士風

臣嘗謂人主之尊賴公卿大夫為之廉陞而公卿大夫之行常為衆庶之所式瞻若其德義之可尊則朝廷成安榮之勢如或不然則陞級有陵遲之漸此必然之理也然則公卿大夫者固上為人主之所倚賴而下為衆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五

庶之表儀可不重哉夫天下之所以相維者不過於分而已一違乎分則法隨之艱難以來亂臣賊子安於為僭逆而不知有君父姦宄亂常之民公然為盜賊而不知有國家高任將帥優養軍帥將以治此二者而比年以來慢法犯禁或亦有之使元元之民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者類如此日引月長恬不知怪則天下之勢幾何其不至於陵遲耶夫萌漸發於細微而風俗寢以瀰漫固非徒法之所能禁也治之如何在於公卿大夫躬德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五

義以率之耳必我之廉也然後可以責彼之貪必我之恭也然後可以責彼之慢必我之守節仗義也然後可以責彼之苟偷畏懦凡以我之所不為而責彼也若身為公卿大夫而行為衆庶是亦衆庶而已何以率人哉臣願陛下明詔在位以及將帥之臣使各知重自砥礪廉隅有所不為以為衆庶表儀如是則朝廷之勢自尊朝廷之勢既尊則為叛逆者將革心而效順為盜賊者將悔過而自新齊民有所視效而風俗日益淳厚致治之要宜莫急於此惟陛下寬臣進越之罪特賜裁察取進止

進故事

前漢書楊僕傳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以書刺責之臣以為漢武帝罷蔽中國外事四夷上之無以法先王下之無以訓後世其事固不足稱說至其御將之方凜然有高祖風烈楊僕雖不遜然已破一國封侯功亦盛矣及再用師東粵下詔勅責威震怒赫不少假

借既破東粵封爵無所增加其後與荀彘伐朝鮮卒為郡縣坐爭功相妬彘棄市僕亦贖為庶人漢之用人有功者猶以辜罪不賞况無功而可以覲恩幸哉迹其偏師絕漠則河南為空抗旗西指則宛馬隨至觀其用將帥如毆羊威夷狄如靡草師行數十年所向無不如志有以也夫故賈誼論國勢欲如臂指之相使而左氏之論師亦貴於能左右之皆欲其有律以如已也若夫偏師佐濟有違律如先穀馬首欲東不遜如藥廩藉使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

三

有克敵致果之烈斬將刈旗之功若以法繩之亦將復奸命之誅矣如武帝之厲楊僕臣竊有取焉

後漢書張敏傳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賞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駁議臣謹按呂刑稱臯陶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蓋刑以當罪得中為尚傳言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蓋中者刑之常也刑失於中過與不及均謂之不

幸與其不幸而縱有罪特愈於不幸而殺不辜耳然孰若得其中之為懿也奈何後之人棄其用刑之中而專取其縱有罪者循之以為常哉此不思之甚也臣竊見近世俗吏不知聖人制刑之意凡殺人而謂之情理可憫而讞有司者率以其被殺之人或嘗詈毆或詈毆其親及嘗有所侵欺從而不忍或以他物拳手殺之即死者皆以為情理可憫讞既上則無不釋死者此風相習既久凡殺人者莫不能附會其情以求免自數十年來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

四

殺人者類不死而近日為甚也夫毆詈侵欺輕生也死重辟也今小人無知鮮不以毆詈侵欺為常從而殺之者其罪得釋臣以為輕重不等矣又小人之鬪未有不緣先有爭競不平之事然後至於鬪者及鬪而至於死則曰彼嘗先犯我我用是殺之為之吏者因而恕之則凡天下殺人者皆可無死也是有司設情理可憫之議而開天下相殺之路也若能止殺猶懼不可以訓殺者滋眾而法不為變此臣之大惑也刑失久矣然莫有為

言者何哉避其名為刻薄耳嗚呼以刑當罪為刻薄以縱有罪為寬厚不特刑失也名實又失矣人徒知生殺人者以為恩而不知被殺者抱侵冤之恨無窮也張敏之議殆亦為是而發耳臣願明詔天下司獄之吏凡奏讞者必情理實可憫然後為讞凡當讞者專令本州長貳審定方許奏上庶使天下無敢輕殺人者此先王制刑之意也

唐書李回傳會昌中伐劉稹武宗慮河朔列鎮陰相締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

五

以撓兵事云云至未及期二日賊平臣竊觀唐自安史之亂握兵據土者浸以難制至德宗始務裁抑其後惟以姑息為事至憲宗威令稍振而不克終瀰漫及於武宗強藩巨鎮根蟠節錯蓋甚於曩時矣然得一李德裕為相指揮號令一時蓋夫悍將俛首聽命故回一使而洪欽元遠奪氣於輔車之詔卒取三州以自效而王宰石雄屬韃道左震恐而授破賊之牒未幾劉稹授首澤潞遂平矣世之人徒多德裕之能任職而以回有將命

之材而不知所以能成其功者有以也伐稹之役議者初固不以為然稹未下而太原又逐其主帥李石奉禪將揚昇主留事朝廷頗以為憂議者益言兵可罷向非武宗不奪於浮議雖有德裕數十輩何益而況於回乎韓愈謂憲宗伐蔡之功惟斷乃成臣於澤潞亦然豈獨二宗為然哉循其理而觀之雖百世可知也

上疏論地震

臣伏見此月十一日夜地震有聲從西北來如雷臣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

六

術淺陋不足以測知災變竊考之書傳地者陰也當靜而反動凡陰之類必有不安其所者夫臣民者君之陰也女者男之陰也中外之別其理亦然故自古以來或外國強盛或女謁公行或大臣專權或民人勞苦皆致地震之變臣竊維之今日外國病中國者十年于茲不應其變方效陛下裁抑後宮駕馭臣下內則無女謁之害政外則無大臣之專威惟是比年以來賦斂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擠於溝壑土著失其常業地震之異

殆或為此又既震之後積雨未解暖氣不効欲害秋成若或不登所繫甚大伏願陛下深思變異之由修政之闕致民之安明降德音責躬引咎下慰民心仍詔中外各揚厥職以塞天譴臣狂瞽冒犯天威不勝惶懼隕越之至取進止

奏狀

為王之道降官命詞繳奏

臣竊見近有王之道者妄有薦引乞除元帥奉聖旨特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

七

降一官依銜替人例臣初不詳知始末既已書牘行下而聞之士大夫之論言之道恣睢妄行全無忌憚既輒薦舉大臣復疑制詞併上小人狂率一至於此不可不論也竊惟朝廷雖招來言者以達下情然不過使之論時政之得失與民之病利至於進賢退不肖之任此人主之權也小臣乃敢知之若不痛加懲艾深恐傷損威重啟納侮之路他時有甚於此者臣伏見漢元帝時華陰守丞嘉請以朱雲為御史大夫元帝下其議匡衡以

為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卒抵嘉罪今之道所薦臣雖不知其何人恐未必及雲而之道之嫚肆則有甚於嘉乃徒當以貶降之科臣恐無以塞小人之姦心也伏望特賜睿斷將王之道別賜行遣藉使未欲付之司獄使伏罪辜伏乞盡奪見所有官編置遠方以懲不恪所有錄黃臣未敢讀行下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為趙巖夫充殿前司軍效用事繳奏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

臣竊謂小人犯法而入於刑雖可罪也而未必不可嫉至於抵罪而規欲逃刑此為可深惡者也今巖夫先為秀州華亭縣監酒盜用官錢計贓一萬八百八十餘貫足內入已贓三百六十貫足法寺當巖夫以繳刑合決重杖處死准例合追毀出身以來告勅文字除名勒停情重奏裁奉聖旨特貸命永不叙送太宗正司拘管巖夫抵罪在今年六月曾未踰時而敢肆其狡詐欺罔上下至有令降指揮若繳而不言則自今凡有罪坐之人

皆將竄名軍中以求苟免矣巖夫本不足言但此風實不可長臣有不得已者伏望特降睿旨將趙巖夫効用指揮寢罷外更賜展年拘管以為來者之戒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行下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為張俊乞賞繳奏

臣聞無功而賞之謂濫濫則賞不足以勸若夫當罰而賞則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臣竊見今年夏敵人攻順昌之時陛下屢降宸翰使俊援劉錡俊但奏起發

欽定四庫全書

宋徽宗
卷二十五

九

初無引道之意朝廷於是遣雷冲王德援順昌俊苛留不遣逮敵人既退然後徐徐渡江全軍而出僅能取已降之宿毫又不能經理復不俟命而擅退師使岳飛軍孤敵人復振此俊之罪也國人莫不深咎俊以為在所必罰陛下寬假一切不問於俊甚厚在俊當皇恐以圖後効上報國恩下塞人言今乃敢公然欺謾上功求賞何其不愧於人不畏於天如此也按俊所申功狀言臣領兵照應劉錡敵人聞臣兵渡江即便引去其誕謾之

迹固又不攻自破然後既言敵人引去矣而不知今所與戰者果何人耶臣竊聞向者敵人之來分為數部如烏珠韓將軍龍虎大王三路都統此敵之大隊也今俊所與戰既無主名則是宿毫城中小小頭項耳此何足言而上功至於四萬餘人何其所用者眾所當者寡也以眾勝寡尚不足言况未嘗勝以何求賞蓋自古用兵以來但聞賞功不聞賞戰國家平時養兵遇敵而戰固其所也戰而有功則當得賞戰而無功何賞之為假使

欽定四庫全書

宋徽宗
卷二十五

十

俊以宿毫藉口為已功而宿州之降因董秦而亳州之下也以劉超朝廷既已行賞矣而俊豈當更復求賞耶計所得之城與所賞之眾固不足以償費矣况二城又不旋踵而失之臣未見其可賞也若曰俊雖有罪而士卒實有功賞不可以不行臣以為士卒亦無功也按俊所上有功之士踰四萬人向使人人用命兩人殺敵一級猶足以得二萬級不知俊軍所得幾級耶今若錄其下城之功則既已復失錄其獲級之功則初無係獲以

時冒賞臣不識也臣竊觀後所以為其軍冒賞者蓋欲假朝廷之惠以媚於下耳何則初敵人之入也俊軍士卒人有奮心俊一切沮抑之使不得言戰至有感憤自殺者既而他軍皆有功獲賞而俊軍獨無有俊以是慚其下故為之求賞將使士卒知憑已之力雖無功而亦可獲賞也啓徵幸之路解戰士之體無甚於此故臣不得不論其本末以干聰聽伏望睿慈將推賞指揮特賜寢罷仍乞以臣章劄付張俊庶使俊知陛下以恩行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

十一

羣臣以公議力爭如是則陛下之仁恩曲全有司之職業不廢兩誼俱得惟陛下斷而行之天下幸甚

為崔紡改官繳奏

臣觀自漢以來凡遷官者必以功次功者勲伐之謂也次者累日久近之謂也帝王所以馭臣之道不出於此非是則謂之幸進下多幸進則開覲覲之端人始以非所應得之賞而望於上矣此甚不可啓者也臣竊見崔紡始以假版官今年春特命為迪功郎理選限初不聞

以何功而得之是時物議固已洶洶矣今曾未幾乃再有改秩之命考其累日則未閱歲月之久論其功狀則後聞橫草之効而遽冒寵秩如此臣恐非所以勸有功也蓋自假版官而理選限自選人而改京秩皆非常之恩也今紡一歲而得非常之恩者再焉其將何以稱之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紡改官指揮寢罷如欲償其護送俘獲之微勞則自迪功郎之上資猶有六等若且以循資賞之未為不厚也俟其他日實有勞効然後命之改秩庶幾有以塞徵幸之端而無濫賞之過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

十一

為耿著叙復舊官繳奏

臣竊以聖人所甚重者莫大於人命而法之所必誅者莫先於擅殺謹按耿著向以賊殺不辜幸蒙橫恩貸命繼遇赦令已復武畧大夫既已屈法甚矣今若更申恩於常典之外臣恐議者不以為允也昔漢隆慮公主病困以金錢為其子昭平君豫贖死罪既而昭平君殺人

有司請論武帝垂涕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可乎因可其奏今著初無肺腑之托而又汗馬之力未効於時顧以何說而數蒙非常之恩哉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詞行下

為林大受劉嘉成等斷案事繳狀

臣竊謂吏之近民者莫過於縣令其或贖貨鬻獄將聽兇人行賂而免罪與夫罷軟不職而縱胥吏得以恣慘毒於平民則是於法禁無所忌憚使朝廷之赤子被侵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

三

寬而無告者也向使其罪未暴著則朝廷雖欲治之而不可得若罪狀已白而猶使得以幸免則何以懲貪暴之吏而謝無辜之民哉謹按前興化軍仙遊知縣林大受先勘百姓章揆章邵父子打死堂叔母阿嬌公事不覺察縣典陳琮等受章邵弟章義銀錢信憑章邵虛供要得情理輕可又勘林廷翰程婆竹共打死林邦獻公事先不覺察獄子張孝乞覓林廷翰父林濬錢物透漏獄情并廳子李詠受林濬錢銀知情不舉及林大受自

受林濬金銀準錢一千五百五十七貫五百足令縣典廖達除去獄案內喝令二字廖達為已錄案申提刑司難為除去林大受指揮廖達等將喝令改作叫令圖得林廷翰情理稍輕其後林大受恐難免林廷翰重罪方悔還所受林濬金銀大理寺斷林大受徒一年半追承務郎一官更罰銅十斤緣情理重取旨裁斷令降指揮但展三期叙而已臣竊以林大受身為朝廷命官膺民社之寄而取受所監臨鬻死刑獄情理實不可恕况既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

五

為士人當責以理義廉恥安得下比徒隸援悔過還主之律以自免耶假令朝廷難於貴賤異刑如大受者烏可使再為吏哉今展三期叙是三期之後大受復出而為吏也臣恐不足以懲姦賊之吏矣又在承議郎楚州通判劉嘉成先知湖州德清縣日不覺察人吏丁懋等信憑妄通百姓李念七窩藏賊人拷打李念七兩脚斷落身死其劉嘉成法寺併與縣丞陳一鶚權主簿孫士敏各斷答五十罰銅五斤緣各該恩又該去官勿論係

奉聖旨缺二字 衝替取勘取旨裁斷今降指揮止缺三字

指揮衝替係事理稍重臣竊以劉嘉成自為知縣拷掠囚繫不身自親臨致使獄吏肆酷斷人兩足甚可冤痛殊不稱陛下哀矜庶獄之意今才當以輕法何以為獄吏之戒臣恐自今平民死於捶楚之下者不勝數矣臣竊見近年諸縣佐官多不豫事習為俗令除陳一鶚孫士敏乞依斷外伏望特賜睿斷將林大受永不叙用劉嘉成別賜降黜施行所有逐件錄黃臣未敢書讀行

欽定四庫全書

宋徽宗

卷二十五

下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為鄭克特衝替繳奏狀

竊以盜賊竊發其罪所加莫先於所部之吏近者盜發發州東陽縣未聞監司郡守按劾令佐繼以言者朝廷方令具職位姓名申尚書省蓋審於行法也今處州去東陽縣賊發處無慮二三百里而倚郭知縣先坐遲留得罪竊恐輕重不倫所有處州劾奏鄭克事欲乞朝廷指揮下本路監司別行體究然後施行所有錄黃未敢

書行今隨狀繳連在前

為王德田師中除正任承宣使繳奏狀

臣聞爵祿者聖王所以厲世而磨鈍也苟其功應賞則雖加以列地之封執珪之爵不為過若其無功焉則雖一顰笑之遇一襦袴之薄不可以濫予夫無功而賞猶不可況於應罰而反加賞乎此臣之所以不得而嘿也臣竊聞前者王德從大軍至宿亳之日正岳飛與敵人鏖兵於京西之時也成師以出僅能收復兩郡乃擅退

欽定四庫全書

宋徽宗

卷二十五

軍遂使岳飛軍孤敵勢猖獗議者莫不歸咎至今國言未已而乃遽上功狀於朝受賞如此之厚臣所謂應罰而反賞者此也又况其得宿州也本以馬秦舉城自歸朝廷既授秦以遙郡觀察使并賜緡錢第宅矣其得亳州也主將先已推其功於宋超既授超以遙郡防禦使比失亳而復奪之矣馬可更以宿亳藉口用為王德等功耶藉曰取二州德等不為無助今所存又止一州而授正任承宣防禦橫行者九人其他遙郡者又六人一

何功薄而賞厚也如此不惟人得而詆議兼恐使實有功之士懷憤懣不平之歎臣愚伏望睿斷明降詔旨詰王德等以擅退師之罪姑聽以收復宿州之功自除其已降轉官指揮寢罷不行庶幾少合公議所有詞頭臣未敢命詞行下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代劉待制辭免除寶文閣直學士狀

月日准某月日告以去年某月日和尚原之捷除臣寶文閣直學士奉命震越愧懼交懷竊以敵國侵陵士氣不競屬者天誘其衷遠來送死皆廟算遠馭之威樞臣經武之效將士用命所致臣何力之有焉若以參佐元帥錄其微勞如今日一勝之功可賞則前日全陝之敗未嘗受罰逃罰受賞人其謂何況今五路未盡叔復叛臣未盡歸附民力方困征求方急皆由臣等贊佐無狀所以致然豈可恬不知恥冒膺非據不獨揣分未安竊恐將速官謗所有告命臣不敢祇受已繳寄興元府軍資庫伏望睿慈察臣悃誠非事矯激追寢成命不勝幸

甚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六

宋 張嶽 撰

奏狀

代宰執乞罷免狀

臣等伏以愆陽為災將害嘉穀走望禱祈不愛牲幣已
彌浹旬未獲休應上詒陛下焦勞閔雨之慮下使望歲
之民凜凜然有溝壑之憂載循召災之由皆緣臣等輔
相失職無嘉績以厭神心多秕政以產民怨積此罪戾
以奸陰陽之和晝夜深維實難自恕伏望特降睿旨將
臣等速賜罷黜並置嚴科以彰失職之咎庸以厭塞神
人召致和氣庶幾感不踰於旋日應或在於崇朝易荒
以稔可救元元垂殆之命取進止

第二狀

臣等比緣旱災已極禱雨未應嘗具劄子乞降睿旨將
臣等並賜罷黜置之嚴科仰蒙聖慈未賜放斥而數日
以來陽光熾烈雲漢倬然高仰之田已就焦槁農夫咨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六

第三狀

怨於野民黎謗譁於道臣等職在燮調而延災及此四
面之責顧安所逃臣聞古者效官各施其任雖抱關隸
國之臣一日失職刑在司寇有不可辭而况臣等處百
僚之右任天下之憂而使陰陽隔并災沴若此而乃徒
恃恩貸不即罪辜將何以表率其官彰德懲勸若不早
賜罷免昭示憲法則不獨臣等有竊祿固位之罪亦恐
仰累陛下皇極正直之德伏乞早垂睿斷檢會前奏速
賜施行取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六

臣等比以早暵致災時澤未效兩具劄子乞賜罷黜失
職罪大雖已竭于忱誠全度恩深猶未垂於譴責朝夕
惴懼若無所容竊嘗深惟陛下所以函容臣等之意不
過以罪已責躬為帝王之盛事而水旱免相乃後世之
虛文且以天災流行方隅代有豐凶有數不必一切歸
咎用事之臣而已臣等竊以為主憂臣辱自古不易之
言今陛下以災沴之故焦勞夙夜降食自損而臣等乃

偃然居位何以自安戮辱之施蓋其職分也臣等又聞
人事無憾而後水旱之變乃可歸於時數方今賦斂煩
重刑政放紛所以動怨譴於民者不可勝原天降災沴
固其所也若不加罪臣等則恐無以上塞天譴下慰人
心伏惟陛下廣愛無偏必不私此二三具臣而忽億兆
瞽瞍之望若臣等譴黜之後時和而歲定則是臣等雖
被罪罰猶為有益於國也伏望睿明於朝夕之間奮發
宸斷速賜放斥庶幾膏澤旋應向枯之苗猶尚可救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六
三

八月一日視朝轉對奏狀

臣仰惟陛下臨御海寓加惠斯民於刑獄之事每軫聖
念固嘗親灑宸翰賜欽恤之詔以訓憲臣近又申勅有
司責日月之限以決滯獄好生之德同符唐虞致治之
美屢空囹圄此蓋睿心推仁誠意格物之效也然刑猶

未能盡措者由郡縣之間官之見任者苛察以為明賊
賂以市獄枝蔓牽連化一為百若其昏懦則又甚焉此
其弊一也吏之放停者失志以怨誅伺事以持脅詭其
其名謀以害善良此其弊二也官之不職固有常罪吏之
誣告亦存定法臣猶有言者欲望陛下明勅監司申嚴
失按之科徧委州縣籍記放停之吏遇其身與教其他
人妄起訟訴者重加之罪此亦清刑之原庶有裨乎

與劉待制狀

契勘某昨日蒙台諭嘗薦某於丞相丞相以其去春獻
書富平之役責丞相以不死某聞之震恐冰炭交懷伏
念某雖無狀然粗有知識又不病狂易豈不知勝負兵
家之常事而乃遽有此請耶獨以往年數得進見丞相
蒙不以衆人見遇私心實願知於門下不幸王師小衄
遂奮不顧獻言以謂丞相有安社稷之大功其所欲全
者名節耳乞丞相上表待罪請朝廷別選大臣以自代
丞相他日還朝更為天子將兵於他方求孟明荀林父

之後効以蓋前事庶幾于大臣去就之節使人無可議者萬一先致人言而後有請則為後事矣至於書中引用楚子玉子重事實為太過然主意本不在此但借此以感悟丞相舍此別無他意某以出位而言未信而諫則無所逃罪兼丞相方廣開言路借使某言不當丞相猶當容之若以宰輔而怒匹夫懼者衆矣竊念其衰單羈孤之人始欲以此納忠於丞相而卒以獲罪曉夕惴懼不知所為伏望台慈鑒其悃悞為丞相委曲一言使鈞意釋然庶幾稍敢任進求升斗之祿以養老母得不失所於異鄉真肉骨之賜湏至陳稟者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五

也驅之使前勢不得已其不當前用命則死於殺戮苟當前用命則死於軍陣進退等死也使王金州不勝敵則金州之死亡者固朝廷之民也使其勝桑仲則死亡者亦朝廷之民也最爾狂寇與天子之吏爭一日之勝左右殘害吾民若不乘其機會而稍解其紛竊恐兩地之民肝腦塗地日朘月削將至於盡而已也昨桑仲既死而李橫繼之比聞偽齊以節度使誘橫橫不受執其使而歸之於行朝則其忠義可錄矣今宣撫使司若以其忠義可錄而使王金州與之解仇結好則怨讎已深必不可解若宣司遣人撫定之且喻使今後不復入寇金房間則又恐小人懷一朝之忿雖今之未必肯聽也為今之計自非有朝廷之命使與王金州相遠則兵連禍結不知何時而已也某願待制言於相府相府言於朝廷乘李橫不受偽齊之命忠義可錄之人特遣使命以一觀察或承宣使命之其下偏裨各以次受一近上職名優加獎厲使之提所部兵赴行在俟至中路別降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六

指揮選一穩便州軍令駐劄如此是不血刃而得荊州
與濱漢諸州也某以謂得荊州有三利焉強敵既去之
後可以營田漢濱使殺戮之餘民得以歸業四方之流
冗得以就食其利一也屯兵積穀於中廬南漳山中阻漢
水以遏偽齊侵軼之患其利二也據上游之勢控荆門
虎牙之險扼三峽興山之要使瞿唐而上永有奠枕之
安其利三也某家世漢上漢上之田膏腴衍沃一望千
里某往年嘗以營田說獻丞相頗納用之中遭讒人中
傷遂不復施行比年以來諸處穀價翔貴流民無所仰
食昨入川見利夔兩路及聞東西二川地狹民貧四方
避地之人萃于一處四川殆無以給之頗益痛憤某前
說之中寔使公私俱失此大利萬一他時李橫去漢上
漢上地空某當再具營田法式上獻足食足兵必自
此始伏惟台慈寬其狂率之罪少加省察實生靈之幸
也

謝除秘書郎狀

某正月中准劄子除秘書郎至二月初三日授誥時以
初聞國恤中外摧心坐此不敢即具狀陳謝門下至於
感恩荷德之誠刻肌刻骨有不能以言語自達者竊以
某門地衰單人品冗末固已不能自振於世又無相知
有氣力者以為之援本不自意有寸進之階獨以往年
幸得拜史館僕射相公於上庸便蒙不以眾人遇之然
非有左右之助標末之勞以自結於門下者也往年相
公還朝及上饒有得進拜者乃蒙訪及名姓聞其南來
蓋惻然有憫其漂流之意顧門下之士如林若某者最
為踈遠而獨記存之若是則其感幸何如也逮某改服
赴召叨恩稠疊雖出於隆天重地之賜推其所自蓋有
由然矣某叨居冊府歲餘日負素餐之責及比者史館
僕射相公獨當制物之任方將登崇雋傑以風視遠近
如某者乃首預進擢之伍中念恩施則厚矣而將何以
稱之哉不寧是而已相公知其異懦不武吏事本非素
習可以策勵獨惟文辭而又學植鄙薄加流落荒廢之

日久故仍使之優游道山示將終成其不肖之質則又大賜也於某之自為謀無以易此然私竊自惟念以謂方令中原未復國璽圖報之日相公方輔主上以經營大業櫛風沐雨無即安之意智者莫不竭其謀壯者莫不著其力而某既不堪克戎行揚威武又不能出一議論以輔有為之時獨獲安居無治事徒盡力於鉛槧之間坐耗縣官廩食而終無以佐一日之急以此上負君相下報友朋無可言者不勝感知幸惶恐荷戴激切屏營之至謹具劄子陳謝兼叙始終知遇之恩私心所以銜感者如此伏惟鈞慈俯垂鑑念

叙別狀

某頃因試言禁林蒙置衡石之內自是得預門墻之列每造函丈過蒙訓誨周悉假借聲色區區鄙情仰哉知遇實鏤肌骨茲者門下力請君上暫均勞佚頓遠庇賴邑邑何言本當出城追送少抒攀戀之懷屬以連日腹疾氣力羸滿不任遠出下情嘆恨良不自勝切惟門下

以道德文章領袖士類輿論方屬以預聞政事光贊本朝今茲之行實鬱眾望然以門下德望之盛孚於上下意者必不淹久於外非晚定當復還朝右率副僉言某之奉望聲色不為無日悽悽之私輒以陳露叙致不工無以自達伏惟台慈俯賜識察

啟

賀秦太師車駕幸賜第啟

望觀邸報六月初三日車駕幸太師僕射相公賜第者里旅勸功帝賚已居於輪奐宅章既定天臨更駐於和鑿事絕前聞歡騰無外伏惟慶慰竊以漢賜令其近我蓋嘉面雍之功齊第列於康莊實侈致賢之盛然事或非於宜稱禮未極於優隆豈若聖時獨超振古非但為尊儒之懿繫實增汗簡之光伏惟太師僕射相公道冠伊臯功踰周召澤被兩朝之赤子咸歸奠枕之安德符上聖之好生宜有廣居之賜某夙蒙恩遇久荷帡幪望丞相之門豈絕掃塵之念彈候奄之意初無善頌之辭

賀呂相啟

申命天庭位冠羣后正儀上衮禮絕百僚豈特邦家之
光實為社稷之福鈞陶所暨懽頌惟均某官心雄萬夫
身兼數器在昔唐美元膺望素隆於台宰周尊尚父烈
果著於騰揚慨國步之多艱贊皇圖而再造虞淵取日
授五龍夾之以飛傅巖作霖無一夫不被其澤道洽政
治謨明弼諧忠可質於鬼神信已行於蠻貊六師勝算
悉資德裕之指蹤萬里開疆咸賴召公之辟國與言交
欽定四庫全書

賀路尚書啟

欽奉明綸峻遷常伯縉紳相慶中外聳觀儒林咸以為
光華天下想聞其風采竊以夏卿之職兵政攸司周室

叙以官聯實與天地春冬而合治魏世事專臺閣時稱

陳徐盧衛為得人自非間世之賢詎稱不時之拜顧茲
德選爰屬鉅公恭惟某官德履靖深操尚宏遠早魁英
躅旋處要津西掖代言文詔謁揆延之譽東臺論駁清
文恢鎮物之規逮朝廷求出境之才訪侍從得延譽之
美鯨波萬里寧辭舟楫之勞驪國一方獲覩漢儀之盛
信為膚使增重本朝辭受雍容已獲皇華之五善夷獠
輯睦再聆箕子之七條惟使種人皆革其心則知盛德
所服者遠有茲茂績宜荷龍靈方宸綍之下頒協師言
之胥穆况叨庇冒實倍忻愉某猥以妄庸嘗承惠訓似
蒙知遇不後衆人自揣賤疏敢謂葭莩之舊譬諸草木
特憐臭味之同一去門牆屢更歲籥觀斯顯命獲預光
榮夢想龍門有類望雲之鶴猶期左顧少憐失旦之雞
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上王侍郎啟

版圖貳職久宣進攝之猷綸綍溫詞就賜為真之命初

傅郎報大慰輿情竊以司徒任重於蒼姬會府委專於
炎錄蓋民為邦本貴蕃衍以彌增矧財實利權必通融
而罔滯惟戶口日滋於生齒則征輸歲羨於常租宜歷
世之明君嘗計司於賢者况今車書未混職方尚缺於
周官貢賦所從任土猶虧於禹貢當白水龍飛之日近
長江馬化之蹤將開天地之清寧必用虎貔之果毅雖
一縷一粒之所出皆九貢九賦之自來諒非天雨粟之
然宜有地流錢之術當艱難擾攘之日擅開閭歛散之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六
十一
權必有計臣充膺天職某官柱石大材著龜明識濟時
泉湧於謀謨遠古淵深於學術中原經畧豈徒白面之
書生江左風流共託黑頭之宰相早諧公論浸歷華途
懷強兵富國之才無剝下媚上之態自攝貳卿於民部
已周再歲於星杓念錢穀之問雖不至於廟堂然軍旅
之興而自足於用度益見清衷之妙簡爰頒寵命以即
直立名則必也正名乎受任則見於專任矣光武之征
河北功有賴於培蕭代宗之運江南才實資於亞管力

贊中興之治翼成北代之勲運奇術以理財操贏資而
佐國詎有好鬚之對迄無誤獵之羞公言瀕鬱於具瞻
輿望請觀於進陟坐令礦塊咸入鈞鎔其也性苦棗昏
材嗟櫟散銘心有誓棧首鼠兩端之持束髮讀書無鉛
刀一割之用直道稔過度之訓壯懷深肯獲之思奈何
中失養於蘭陵空茹悲於風木俛首並任承顏娛親三
鍾十束之微幾於無恥百里一同之內庶効微勞豈期
大人先生牙頰頗煩於借譽遂使孤蹤薄宦姓名聊得
於上陳掃門阻望於台階引領久搖於心旆報始聞於
除目喜實倍於私悰輒伸燕賀之誠用效鴈傳之禮龍
門足慕雖未覩於紫芝馬勃甚微終冀收於藥籠過此
以往未知所裁
與秦侍郎啟
伏審欽奉制綸典司宗伯以稽古之事而付昇儒林之
選於中興之日而修起朝廷之儀豈曰材難蓋為時出
頌詠之美紳修所同伏惟某官粹美凝資惠和聳德人

門第一林氣無雙射策廣庭嘗冠袞然之首擢司芸閣
既觀不布之書爰資深博之才用輯昭明之典佇躋禁
掖攄速意之偉文亟踐鈞樞繼傳家之盛業敢圖為佞
實衆所儀某久映餘光未窺風則方茲屏處莫廁賀賓
恃平昔之遊門輒通書而自達且善不吾與猶懷強附
之心况壁匪夜投豈曰無因而至欣幸之切數叙奚殫

上侍郎啟

大治之金自躍雖號弗祥豐山之鐘忽鳴蓋因有感稔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六

五

伏下風之久試聽賤子之陳嘗聞逢蒙善射而奕秋善
棋取喻師資之益伯樂多馬而下和多玉以言識鑿之
精故士樂游君子之門而人願受先生之教後覺必求
於先覺遠臣宜主於近臣儻能空冀北之羣敢憚獻遼
東之豕某也丘樊幽介圭竇寒蹤偶叨黃甲之餘僅免
白丁之陋星星垂髮與有親榮袞袞登臺敢嗟官冷然
而四五十足畏也常恐功名之誤人二三子以為隱乎
未免童蒙之求我教而知困患在為師要不從小人之

歸所當就有道而正恭惟直院翊善侍郎文章宗伯士
類表儀和氣襲人如青春之在桃李高標照座若白玉
之倚薰葭家傳槐鼎之規模國有山河之誓約仲舒明
王道著袞然為首之聲伯夷作秩宗得直哉惟清之美
露門勸講綸掖代言措天下泰山之安為海內蒼生之
福堯典第一而舜典第二自非此道以不陳魯公在後
而周公在前同使端朝之增重多士願摳衣之請一言
期華袞之榮如欲英才而教之庶知吾事之濟矣其所
以望龍門而仰瞻效犬竇以長鳴過不自量罪為千分
儻蘋蘩蕝藻之菜或可備於薦羞則胸腹脇背之毛庶
終成於羽翮誓當淬礪辱存品題

上曾侍郎啟

真祠竊祿寄餘息於江湖漢詔蒙恩冒守臣之符竹懼
非宜稱方積周章忽被慰存頓紓衰悞伏惟某官道德
鴻博學術粹深兩禁翔獨冠從臣之列三朝揚歷浸
為壽俊之良整均清館之休益繫本朝之望某項由一

見持辱深知豈云言辭足以動人蓋憐臭味有所同氣
門闌忽遠雖驟濶於歲時德義是尊終不移於望走茲
偶緣於得郡竊復幸於承顏聆惠訓之高深庶酒積年
之恨訪在民之休戚少知敷政之宜至於馳問不先緘
封遠辱凡諸引咎併俟造門欣愧之私叙陳奚既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七

宋 張嶽 撰

啟

代人賀鄧州張侍郎啟

肅膺嚴制出殿大邦十乘啟行壯元戎之師律六條問俗揚刺史之風稜允協剛辰既諧莅事列城咸慶比屋皆歡竊以十國為連尤重藩維之寄八命作牧益資撫御之良觀民社之界付非輕知廟堂之倚毗攸在矧南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七

陽之巨鎮本夏禹之舊疆地接商於遠控武關之險民務本業猶存召父之風况密邇於王畿仍旁連於澤國必藉詩書之帥申嚴道德之威恭惟某官識洞幾微學窮淵奧崇論閎議久聳動於簪紳大冊高文每流傳於遐邇翱翔紫禁踐歷清華功在邦家眷深旒辰鼎鉉素隆於士望巖石久繫於民瞻竊惟垣翰之暨淹蓋是什庸之有漸某造門雖舊荷顧茲深猥緣婚媾之私得預子姪之列豈其幸會復此遭逢竊寵庇於二天知曠瘼

之可免瞻門墻之數仍思進見以無階惟知虔奉於教條庶以終承於芘賴

梁侍郎啟

肅括標材柔嘉秉德持荷京邑兼二事而有餘推轂人材欲羣士之並進遂令屏瑣亦預甄揚

折侍郎啟

秉德高明處心渾厚與人何備每有取於寸長於舊靡遺至不忘於半而繫荷齒牙之論遂叨甄進之優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七

直院胡侍郎啟

名擅區中學該繫表懿文華國厚德鎮浮不遺軌轍之辭猥置提衡之內肆令固陋亦預甄陞

呂侍郎啟

直諒多聞柔嘉惟則不遺半面許映餘光致使凡庸亦叨甄獎某謹當銘藏嘉惠刻著深知

賀范參政啟

伏審光膺詔旨入贊國鈞求治而獲善人政將焉往越

錄而尊儒術國其庶幾伏惟某官操行飭修資度夷雅
鍾六代山川之秀為一朝人物之英逮意之文競流傳
於當世先物之智每切中於事機果以僉俞東都政地
古有君子則能國今得夷吾而何憂某項以官曹三陪
杖履辱大雅過庸之遇識昔人托契之心顧將軍之變
為鳳凰尚敢論於疇昔如君子之將成猿鶴豈無意於
矜憐方負盤而屏居阻造門而陳慶

代王漕謝汪內翰啟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七

紫宸頒命濫委轉輸綠字授圖叨膺進直竊懷非據實
負深慚伏念某謏薄無堪冥頑寡狀早賴箕裘之緒旋
陪冠蓋之游與人耻事於詭隨但持狷介得累多因於
非意未厭廢閒十年居鷗鷺之羣一日被絲綸之命海
陵剖竹僅握虎符相柏飛芻方牽驪駕恩光存及寵數
誤如念江淮為租賦之淵欲輸供億况河洛為圖書之
府俾直遂嚴避不獲於循牆居實憂於負乘屬在繹騷
之際倚成轉給之資唱籌莫可於量沙憑堞豈堪於煮

弩雖非雨粟必使流錢退惟庸瑣之材迺辱幹旋之任
茲蓋伏遇某官素加推轂曲記遺簪聞堂下之一言初
蒙獎拔識車中之半面遂辱知憐誨函先枉於五雲寵
貺特揚於十部其尚當勉驅疲蹇少答恩私雖未能爾
足之趣拜瞻牙節佇可見花塲之步入踐台衡

賀秦內翰啟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七

伏審光奉帝綸升華鑿禁代王言之溫厚參國論於深
嚴雖專翰墨之長兼賴謀謨之益歷考古今之所慎選
必用第一流顧如左右之視羣才豈止容數輩望屬久
係歡言允同伏惟慶慰伏以翊善內翰道貫天人術該
流畧典司邦禮兼直禁林聲名畢復於舊章咸仰賴經
之制詔冊流傳於衆口共推逮意之文凡所已行尚為
餘事自非大用曷罄遠圖物論所歸政塗行踐周室二
公之同拜固可踵於前聞紀門兩令之竝居亦足為於
故事時當大有事絕微嫌矧聖賢相逢方究格天之業
若父子而處益彰大道之公某一被譴訶四離寒暑推

曠暮齒冀望未光苟存朝暮之餘生尚觀門墻之盛事
其為林蹈莫罄叙陳

賀節度使啟

伏審顯膺明命寵錄懿親制節雄藩極光榮之異數奉
詞真館修休佚之殊恩伏惟慶慰切以太母之德在邦
家先代之勲藏盟府豈止宥於十世蓋將至於萬年中
遭謗誣久乃暴白雖忘家憂國已大顯於徽音然累將
重侯未隆恩於外舍顧茲闕典久鬱輿言昔和熹嘗負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謗於建光之初而梁氏亦復興於永光之後悉賴臣鄰
之申議本非門客之能言觀近事之宣昭允增光於前
古伏惟某官惠和邁德忠義持身文辭高伯况之風退
避蘊長君之操豈但保家之主實繫名世之才始推元
祐之功意蓋兼明於國是終受餘恩之錫因以大庇於
門宗渙汗既行朝會惟穆某睽違茲久瞻詠徒深比觀
綸綍之敷實倍歡愉之素未馳賀幅先辱誨函載鏡行
遠之文益認故人之意其於悚荷莫罄敷陳

上權府呂郎中啟

執鞭起慕夙欣晏相之風泛幕增榮行竊王公之庇靜
言遭會祇益恐惶某官廟連真材天麟異稟踵相門之
世胄飛官籍之英聲氣涵宇宙之渾學洞天人之蘊存
更膺仕深結主知禁閨遊遊榮補駕鸞之列天津伊邇
瞻依日月之光當成康措刑之時分臯契懋功之任柄
司羣讞聯綴周行宿姦巨蠹罔不廢奔醉尉聾丞尚聞
驥附園扉草鞠治境塵清方天子起未央之思而寇公
有南陽之借劇郡浹憲臺之雨決獄初成譙門開刺史
之天分符鼎至探禹穴而想滄溟之偉績傲鑑湖而屬
風月之主人青瑣文郎虛星垣之舊席黃堂春政融玉
帳之新恩第恐趣還靡容卧護惟黃霸尤長於治郡美
稱鴻材而姜牙終見於持衡無踰舊物某辱庸下吏樸
檄謗材何捧檄以為貧遂強顏而尸祿勃率百僚之底
遭迴衆俊之衡投閒者十載餘考績者三年爾瓜期甫
及樗質何堪俛仰乎蟲臂鼠肝戰兢無地奔走平車塵

馬足黃幸自天望履鳥以鳧趨指旌麾而雀躍致書潭
府謹馳竿牘之儀投礦釣壚倚竦陶鎔之力

賀中書席舍人啟

光奉制恩榮躋西掖得人之慶際海攸同竊以內閣高
華為文士之極任綸闈清要蓋儒者之至榮在成周以
內史掌策書逮後世用舍人司訓誥非特取其屬辭比
事有以煥發王猷蓋亦欲其去惑治煩所以協濟機務
是為朝廷之遴選必得天下之異人以代王言用新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七

聽必也使人主寬大之意形於播告之間故能令海陬
羸老之民咸知德化之盛自非學擅九丘之譽文專四
禁之工何足以副宸扆之簡求厭士林之屬望惟我右
文之代爰登超世之賢成命渙浮四方風靡恭惟某官
柔嘉維則美秀而文角犀豐盈屹然廊廟之器珪璋特
達偉乎卿相之姿取俊軌不數年之淹曳鳴玉於羣髦
之右猷為自致今古罕聞况乎紫禁之摘華實乃濟美
之能事掌帝之制非公而誰詞命肆頒固已追隆於灝

鹽文章近古蓋將力反乎深純欣吾道之愈光幸斯文
之有屬某早親杖屨獲奉光塵逢盛德之進為倍輿情
而欣躍瞻風甚邇賀履無階歌聖主得賢之詩徒增距
踊感貢禹彈冠之事更望知憐

賀中書胡舍人啟

德度清澄神鋒標映仲山甫柔嘉維則可以經邦子太
叔美秀而文信能華國其登門非舊推轂惟新從容薦
達之私委曲分光之意夫何始望敢以及茲

同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八

上連顯謨啟

顯膺溫綽榮殿价藩茲峻職於西清畢良翰於南國一
方蒙福千里騰歡某官心雄萬夫身兼數器黃雲捧日
掌仗節以伸威紅藥翻階每湧泉而布命言出諸人之
右身結九重之知出入百為始終一節某向風有素飲
板未遑隨牒攝官顧何功於多士摠衣屬吏將竊蔭於
二天有願精公餼益保台嚴瞻仰惟勤敷陳罔既

代人賀刑部郎官啟

寵膺帝綸峻陟卽位光生畫省榮動星躔恭惟慶慰伏
以某官器邁瓊璫望隆表幹踐揚棘寺早聞明恕之稱
驟列憲曹尤賴平反之益持法既資於克允斯民自以
為無冤凡預庇麻惟深鼓舞某効官速郡獲映餘光足
未躡於龍門情已先於燕賀

代上縣丞啟

哦文聽事夙欽佐縣之高風糾職轄司偶玷同僚之下
列依雲有便指日可期念切志於青衿媿俛從於黃綬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九
雖相如之文為未遇而卜式之收則所能托蔭江壖賴
依河潤

再任衢州謝宰相啟

奉三年之計取初未有間拜一札之除書徒深自震本
句聞而因任宜得戾而獲榮恩施隆深奉承就悚伏念
某頃由羈齒無他技能濫隨三館之諸生得預師門之
著錄孤單無援微左右根抵之容留落不遭蒙哀傷殊
異之遇恩光日進盼昧月增揣循自覺於無庸假借獨

以為可教為增光價與作波瀾遠其閱歲之寢深遂作
遺簪之舊物顧在傍之弗快益加厚而不疑雖翼卵之
思屢彈所施而汗馬之力不効於前俄蒙越錄之除遂
廁從臣之列既處疾顛之位宜有責言之償顧我得而
我損由小人之薄祚若狐狸而狐捐豈造物之本心一
去朝廷七離寒暑門墻阻遠蹤跡堙沉惟自信而不疑
每蒙存而靡間蓋微生之所以託命本緣道德之歸而
我公之所以得人豈專爵祿之馭彼勢利之相與為市
宜有多塗如禮義之固結於心必無畔去平生幸會有
此庶幾居慚固陋之身再被生成之賜此蓋伏遇某官
掌握元化翕張庶工收攬材能盡得短長之用勤卹勞
舊坐致風俗之敦惟是朽枯亦蒙振起某荷恩不報鏤
骨難名敢慕名高惟圖心競汲黯之多妄發旋已知非
房瑄之能不言尚期自進終收微効少答洪私苟賒擠
壑之期盡是酬恩之日過此已往未知所裁

代人到任謝執政啟

煩言驟至深虞四裔之將遷造忝持平遂俾一麾而出
守拜主恩之甚大戢鈞施以無涯伏念某出自諸生偶
塵清序既無許史金張之援又乏荀陳杜趙之才拔而
進者或難為功蹟而顛者固易為力况乎處衆必爭之
地而又當羣俊彙征之時不能引分以避賢遂致冒榮
而速故吹蓬何補噬臍莫追自非當宁閱其孤危台鼎
照其本質則鍛翮當摧於密網窮鱗詎脫於垂綸肉骨
何如嗟枯莫喻伏惟某官命世作宰任四海之安危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軸處中躋斯民於仁壽投功稷契致主勳華調一氣於
玉燭之和幹萬類於陶鑄之手遂令孱瑣亦屬安全某
已攬印章奉行條教雖謏薄難期於報政然勤勞願效
於農功庶盡瑣才少收塵效延頸平津之閣擁帚丞相
之門敢思昔日之恩光更冀他時之獎盼

賀建康留守進職啟

伏審欽承明制寵進崇階成命甫啟僉言載穆伏惟某
官學臻閭與業茂經綸德望重於縉紳元功著於彞鼎

蚤推直諒振羽儀於近官旋以猷為副燮調之大任被
遇神聖而險夷不貳出入中外而輕重惟均自解機衡
屢淹藩翰顧鍾陵之作屏資舊德以予宣屬經薦食之
餘重以阻饑之後正集安之是賴果綏馭之咸宜爰以
成勞遂膺異數奉三年之取雖多共理之良致四海之
康終賴濟時之畧與其備長城於外圍孰若副巖石之
民瞻佇聞衮繡之歸用答師與之允寵詒誨翰仰佩揣
謙方令序之凝寒冀節宣之順適傾依之至敷叙奚殫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答劉守啟

伏審休辰涓選蒞事云初託庇二天方深幸會移書十
部益佩撫謙拜貺以還疲驚增重伏惟知府待制博學
而知務善治而多文早歷高華久安恬逸居閒聳德晦
迹蜚聲方求志而尊所聞忽起家而為世用瞻此股肱
之郡有如師帥之良既平易以近人宜坐嘯而畫諾教
條甫下閭里咸安竊欣良牧之鼎來欲達空函而未給
貺踰錦繡恍疑先鼎之詒報之瓊瑤但結後天之好感

慚交積叙述奚殫

賀新守啟

光膺嚴制榮鎮雄藩芝封初下於九重和氣已盈於千里恭惟慶慰竊以某官蘊忠信之吉德備經緯之懿文識度清深風猷宏遠早擢東堂之桂譽藹儒林暫分漢使之符聲蜚朝著綽有嘉績簡於淵衷速咨師帥之良遂屬承宣之寄提封父老已興來慕之謠入幕賓僚咸有依蓮之幸况其昔年襄野數面台光接惠訓之丁寧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言猶在耳念清塵之睽隔歲忽終星徒系仰於門闌恨無階於親炙豈期會遇獲託庇庥知曠收之可逃識歸依之有地雖等威有間敢論半面之私而故舊不遺庶竊二天之寵趨風匪遠指日猶遲踟躕踏鞅尚想當時之顧盼輪囷蟠木更祈今日之并容燕雀私情楮毫難既

代周守賀劉帥啟

欽奉明綸寵膺異數領帥垣之重寄聯內閣之華資風

聲所加遠邇同慶竊以雄藩巨鎮實惟屏翰之區冊府

道山昔號圖書之囿謀帥必咨於重望寓直尤在於真才故能宣暢王靈粉飾治道衆仰折衝之畧士知稽古之方自非間世之偉人曷稱沓來之煥渥恭惟某官性姿夷曠學殖深醇猷為夙簡於淵衷德望素孚於羣聽雄剛果毅之操足以懾姦宄之心深厚爾雅之文足以出英髦之右卓爾後生之著恭蔚然當世之表儀允被簡求當茲寄委既賴長城之固咸知奠枕之安昔日理財已見流錢於地上今茲固圉自應見虜於目中佇聞勲績之凝旋覩禁嚴之拜凡居屬部莫不舞歌某濫據蟠城久叨雲庇投劾而去顧無三逕之歸竊祿而居尚賴二天之寵觀茲顯陟實倍歡悰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賀張修撰帥高陽啟

顯膺上指擢總中權輿論僉諧邊聲聳動伏惟歡慶恭以某官材猷膚敏識度渾深蔚然辭藝之有聞卓爾事功之已試平刑議法如古于張論將守邊乃今頗牧遂

膺帝簡俾董戎昭蹤陞書殿之榮對錫身章之寵惟三
江之控扼乃四路之要衝哲夫成城可坐安於吾圍大
邦維屏實兼奠於諸鄰某猥辱好音重懷雅眷顧瞻承
之未卜惟燕養之所祈傾頌之誠敷宣罔既

賀李帥啟

伏審載圖外庸游賜中渥乃眷禁嚴之舊德往提關陝
之全師詔命既傳士民相賀恭惟某官才宏而濟博器
遠而用周動必照幾微之先用能識文武之大理財富
欽定四庫全書
國極山積而川流制勝安邊每風驅而電掃效愈白則
忌者衆謗雖巧而功愈明顧全雍之一方劇西京之生
輔旁連楚蜀外控羗戎水陸輻輳而貨泉亟更物產阜
蕃而儲蓄未稱實藉智畧仰寬顧憂奉三接之榮諒深
當於帝意圖萬幾之重即入亮於天工某最為拙踈自
安窮蹇正可出於胯下豈有畫於幕中方當仰窺榮衛
之嚴所以大慰平昔之望儻遂諧於發藥真有冀於息
黥

回河間張帥啟

伏審進職文謨借留漢塞金湯增氣草木知威伏惟某
官名重朝廷任隆方面智畧坐疆於人意材猷上簡於
帝心三命益恭莫余敢侮七年善教可以即戎別俟異
恩以酬嘉績惟魏地狹隘之守有張仲孝友之鄰雖款
晤之未諧尚餘輝之可賴

答真定曾帥賀啟

某比者被奉恩綸俾司留鑰川塗所熟無功又寘於河
澗鄉社非遙復我必從於汶上惟時寵渥重所震惶此
蓋伏遇某官密借鄰光久分波潤坐使迂踈之舊獲塵
寄委之優烹魚得書猥承流問以壁假道即冀瞻風

代王漕問候張督相啟

仰別鈞儀洊更歲紀備屬僚於流馬儼記昔時陪下列
以登龍嘗叨異顧悵雲泥之有隔艱牋楮以常修每懷
授履之心未遂執鞭之願居徒搖於心旆夢每望於星
階竊仰而思以日為歲恭惟某官六經羽翼四海楷模

至誠質諸鬼神浩氣塞乎天地初渡江而化一馬早稱
翊戴之功繼取日而授五龍重正照臨之運戮力欲神
州之復奮身當強敵之衝巾幗遺敵人坐制袞斜之捷
慕枰清寇難獨宣濠潁之威築京觀而封鯨鯢平泰階
而運樞極海涵地蓄包括胸襟雨霽風清幹旋指掌博
器固非於近用復君益顯於大忠身備安危節更夷險
姬公暫出聊分東陝之權葛亮未還欲撫南瀘之俗佇
播衮衣之詠上寬宣室之思念齊人莫我欽王蓋衛君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七

待子為政故能掃清氛殺煉五色石以補青天恢復版
圖貢九牧金而鑄重鼎厥績甚茂非君其誰寒律浸嚴
鈞墀多暇宜有神明之密護自全福祿之永綏某早辱
誤知常趨率屬丹心銘在舊德川長念江淮為租賦之
淵濫徒更於漕輓况河洛為圖書之府叨進直於深嚴
顧庸瑣以何堪實獎提之有素敢不勉圖績效少答殊
恩顧晉公為天下之重輕行觀再相儻太史無周南之
留滯願入洪鈞祈願之私敷宣奚既

問候秦樞密啟

昂位西方而正氣候謹昏中日在北陸而藏冰節方陰
返顧安時而處順能視履以考祥愚嘗聞北陰為行氣
之方殊俗稟能寒之性始自高秋之膠折漸因遐塞之
草衰及其邊塹永凝障壙霜結每覘風而候月遂鳴鏑
以揚埃思漢軍墮指之時驗陸贄裂膚之語常切憂於
鞭笞甚或至於仆僵故自古邊騎多入寇於祁寒之際
惟運籌帷幄能折衝於遐徼之間遂使佛狸消飲馬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十八

心符堅挫投鞭之志非謀謨於樞軸豈鎮靜於邊荒恭
惟某官材猷高智畧輻輳思結人而咸如挾纊威懾
下而悉若負霜置諸安而置諸危掌握功高於挈國胡
為將而胡為相笑談效見於強兵從容宥密之間肅靜
疆隅之上不踰廟畧坐鎮戎場方三冬正慮於北陸無
一馬敢為於南牧愛寬當宁福及普天某也涵泳恩波
將脫轍鱗之困瞻思德範殆如柱鶴之然悵望埃程恨
拘官守登龍門而久念吠犬實以何如使吾子辱在泥

塗想見引手然志士不忘溝壑當自銘心方寒律之正
嚴必樞庭之多暇雖有神明之叶贊更祈養寢之精調
下慰民瞻上諧柄用誦言所祝毫楮奚宣

與秘監啟

冰霜厲操圭璧凝姿見無禮於其君若鷹鷂之逐夫鳥
雀苟惡人之與立如衣冠而坐於塗泥夙堅好善之心
爰助詳延之意肆令固陋亦預甄陞某敢不彌厲素心
益循初度

欽定四庫全書

集賢堂
卷二十七

九

與樞大監啟

某官樂易為資和平秉德進居膺仕物論尚其老成退
即鄉榆閭里師其孝謹傾風滋久際見未諧特枉緘封

曲形眷念

某下
同前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八

宋 張嶠 撰

啟

代人賀劉漕啟

欽奉帝綸總司漕務爰諧良日已蒞計臺恭惟慶慰伏
惟某官間氣凝姿際天蘊識卓爾治朝之選蔚然當世
之英攬轡登車綽有古人之望裕民強圉佇觀足食之
方固將粟腐於庾中豈止錢流於地上凡叨庇賴孰不
舞歌某猥以散材叨承支郡使華在望馳誠徒系於門
闌大厦方成自喜方同於燕雀

又代人賀范漕啟

肅膺宸制榮領計臺命下九天歡均兩路恭惟慶慰伏
以某官蘊雄剛之俊德負經緯之懿文粉署為郎燦列
星之光采黃華出使凜衣綉之風校方調度之未充正
轉輸之是仰錢流於地宜推劉晏之能歛不及民頗賴
弘羊之算行見貫朽而粟腐旋聞國富而兵強凡在庇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八

一

麻咸增欣佇某昔年汝海忝預同寮每親施為固已逆
知其遠大迨觀騰連每懷未被於輝光豈期一紀之餘
乃獲二天之寵自喜薄霑於靈潤稍知漸遠於譴呵歡
忭壯懷倍百常品伏轅老驥敢懷空谷之弱涸轍窮鱗
正賴西江之水依歸之至敷叙奚殫

又代王憲賀劉漕啟

顯膺宸制榮領計權命下九天懽均一路恭惟某官圭
璋稟德杞梓標材猷為蚤播於士林聞望益隆於朝著
載惟遠績久在淵衷爰因經用之未饒復以軍需之仰
給特置西南之重任式茲調度之宏規自匪得賢孰能
倚辦某猥將使指按此祥刑雖深倚玉之榮頗重同林
之愧欣慚之愫敷叙奚殫

又答張漕啟 謝叔獻

拜除文陛易節漕臺績簡上心示方隆於寄委風行所
部益增重於光華伏惟某官植德裕和凝資粹美久宣
勞於外服所臨有聲行振業於中朝不待次舉顧此官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八

二

遷之寵實繫柄用之階其衰病餘生托依遠庇雖歡樂
聞賢之盛無門關馳慶之由猥辱移書徒深負念頌言
之切叙致奚殫

又代人謝劉漕啟

効官無補汰斥為宜託庇已優選掄斯過得非所望愧
甚於榮竊以刺舉之在外臺朝廷所以擇士論薦雖由
成法君子於以知人在上者未嘗不欲得英俊之才而
取之每患於不公在下者未嘗不欲受特達之知而求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八

之或出於非道黨偏而被薦者多矣諂諛而自獻者有
焉與之既非其人得者或以為愧若乃以至公而待士
固可舉黨而舉讐推其由直道以事人豈復乍賢而乍
佞故所知必協於公議則登門斯可為至榮或載觀啟
事之品題莫非士林之秀異夫何冗散亦預甄收如某
者章句諸生衣冠衰系早年游學嘗妄意於功名壯歲
入官頗自安於屯賤每欲屈身而信道未能捨已而從
人况乃賦性蠢愚受才謏薄依流平進分若獼猴之騎

土牛竊祿強顏真如駑馬之戀棧豆豈意青黃之飾遽
加盤錯之餘孰為左右之先容莫識恩光之所自此蓋
伏遇其官躬舉類之善以推數為心雖如郭有道之妙
於人倫每若皇甫湜之少所許可如何清裁誤到疲駕
其敢不砥礪操修服勤術業勉逃俗吏之誚少致腐儒
之功顧嗷枯吹生已荷不資之惠然得隴望蜀猶希他
日之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又與同官趙漕啟

被命楓宸復叨飛餉觀風梅嶺行獲親仁忻末路之侵
尋有同寮之幸會恭惟某官天潢擢秀玉牒摛英文章
運白賀之華禮誼蹈閭平之美入睽九棘端朝揚卿月
之輝出總十連列郡仰使星之望某不圖晚節得並英
游幾十年過隙不留久違晤語數千里登車遐邁行覲
光儀尚敢伐宋之仁使正春秋之始

又上王漕啟

攬轡而欲澄清方聳十年之寄掃門而求進達重煩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八

握之勤既諸賤跡之登龍復許孤蹤之附驥榮為溢望
恩已銘藏恭惟某官閱常平器能禦范金箭挺材猷
之美著龜懷識慮之明元文嘗預於九齡早稱穎悟亡
書默記於三篋眾服淹該譽處既休薦更為久富貴所
自有也將相豈無種哉養氣塞天地之間不害孟軻之
直恥君不堯舜之反素懷伊尹之心望久鬱於鈞陶時
暫煩於飛輓邁流馬木牛之巧高輦車驪駕之勳指顧
鞭籌從容心計如見錢流於地溢九府之贏資雖非雨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八

五

粟於天致六師之素飽豈特劉晏為管蕭之亞蓋聞裴
度過王謝之謨久已結知佇聞從召揆路雖稱於黃閣
鼎司元是於青檀後世豈無傳焉今為可矣流風猶有
存者是以似之如某者地出寒微天資鄙拙不見古人
之體實非君子之儒陋巷簞瓢半生螢雪楓庭賜命雖
參羣彥之聯芹泮效官已待四年之次青衫五輛白髮
雙親日資菽水之懼時有塵魚之迫四五十不足畏也
常恐功名之誤人二三子吾無隱乎未免童蒙之求我

強顏鄉閭回首歲時念當待旦以枕戈唯自引杯而看
劍夫何幸會獲覘星輶因得夤緣進干鈐史禮初蒙於
解榻恩遂許於攀鱗顧有時而為貧方圖仕進或因人
而成事實類甄收若是則鷓鴣得一枝之安烏鵲無三
匝之遠固所願也行或使之念吾子辱在泥塗將拜君
賜則志士不忘溝壑實獲我心

見陳潛啟

右某啟掃門願見頃獲登龍斂版攝員今諧附驥喜孤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八

六

蹤之有託揣愚分以知榮竊以士處寒微時懷感遇聞
風激懦固有輕千里而慕賢疾馳大呼蓋將求一顧而
增價所以發壯圖於末路振滯迹於窮閭必有聞絃而
賞音使得處囊而脫穎故韓子潔三薰之志不希世以
干時而姬公當一沐之間每忘勢而下士窮通所繫今
昔惟同恭以運使度支慮決著龜材優金箭利器久更
於錯節孤峯鬱起於濃雲輝應列星名曹著績創為流
馬巧思宣猷鞭籌歷見於賦淵笏畫自優於心計綽矣

流錢之術寬夫接惠之輸操贏資而佐軍興雖非天雨
以佚道而使民力常惡月朘固知江左夷吾之材可任
關中蕭何之寄薦歷既久結知方深顧六代帝王之都
兵儲已行而七閩三粵之地漕計方艱聊枉長材以資
妙畫暫鬱具瞻之望倚成轉給之勲某也地出甚微天
資至陋頃因薄技偶玷清流念斗祿及親之心可代耕
於子職然五年待次之日尚閱歲於官期雖資菽水之
懼時有塵魚之迫四五十不足畏也常恐功名之誤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八

七

二子子吾無隱乎未免童蒙之求我強顏鄉閉回首歲
時天假黃緣今諧攀附烏鵲尚憂於三匝鷓鴣思得於
一枝方士安之辟屬僚欲圖倚辦然韓信之求封國敢
望為真倘蒙甄治之恩終覩涓埃之效其為欣懼未易
敷彈

又賀新漕啟

伏審光膺綸簡榮總漕甚况江東素知其威名而天下
想見其風采先聲所暨輿論翕然恭惟運使郎中器粹

天球材珍廟連華閩振七閩之望陰功由五代而來通
顯累朝殆繼蕭家之八葉淹該萬卷不徒韋氏之一經
功當誓於山河氣可塞於天地粉關難舌握蘭膏應於
星輝朱轂獸頭削竹屢更於郡寄項浙右藹綉衣之譽
今江臯資驪駕之勲方虞強馬之盜遣益見將軍之抵
掌雖壺漿有玄黃之篚皆僕我以來蕪然羽書馳赤白
之囊必給君而不乏倚勤飛輓用濟征誅念淺高尚丐
於後人惟錯節可知於利器初聞頒於一札已竦動於
十連某也樛櫟散材丘樊幽介偶因拙技遂玷清流斗
祿及親之榮雖寬子職五年待次之久尚邈官期遂歛
版以攝員久掃門而在念行獲登龍之幸庶諧附驥之
私聞周公躬一沐一飯之勤而韓愈有三沐三薰之志
素知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將遂瞻承豈惟鄙人望之
如景星鳳凰實勞傾跂忻愉在念敷述奚彈

又代王漕賀章漕啟

伏審榮奉宸章總司邦計初占新歷燦然列宿之餘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八

八

竊料鞭箠綽矣流錢之妙畫喜叨僚契行賴材華恭惟
某官懿胄清流名曹粹品器利久更於錯節歲寒益見
於後凋二千石分共理之符恩淪郡牧四七宿無笑人
之誚譽藹朝紳既宣已試之猷諒厚方深之眷念惟控
江流而扞外侮倚兵力以濟中興必膺九陛之倚毗用
足一時之調度然龍蟠虎踞素號要衝而蟻聚蜂屯申
嚴列戍某正虞綿薄以速疎疎初聞細書十行之頌有
若中流一壺之賜倘可否相濟得少假於餘光則倚辦
成功恐或稱於聯壁行遂披於雲霧輒先貢於毫牋欣
慰所懷敷彈奚既

答知肇慶府葉南仲啟

涓日之良已敷於條教占書為謝猥及於廢閒顧道路
之阻修佩眷存之勤至伏以某官稟資茂異迥德粹和
究極天人蘊西京儒者之學撫綏民物得方今循吏之
稱蒞事云初興謠甚美眷言此郡實古名區唐室中葉
以還地望每崇於南海先皇賜履之後山川益重於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八

九

陵今得其人可以觀政某屏居滋久與世濶疎萬里還
書深識故人之意三年奏最佇聞優詔之除會晤方賒
保綏是祝

赴衢州答王提宮啟

屏居四稔寄迹江湖恩詔十行誤膺符竹猥因假守遂
獲依仁某官樂易為資和平秉德睽遠滋久企詠方深
特枉緘封良增慰戢某叨蟠城之牧養懼非所長問為
政於里居尚期寡過欣幸之切敷陳靡周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八

十

答知全州高楫啟

伏審消辰協吉蒞政云初方輿頌之流傳忽行人之踵
及山川悠遠問勞烝仍薰沐惠和頓忘衰病伏惟某官
早用力於當世遇盤錯而知能旋被命於公朝以魁傑
而見異遂分符竹遠慰黎蒸佇嘉績之著聞越常均而
進用某屏居遠外過辱記存感佩之私叙陳曷既

代人問候王襄陽啟

庀徵官於州縣實類匏瓜望大帥之鼓旗第增鶴頸當

歲華之道盡屬戎事之方殷伏惟鎮撫之餘默有神明
之相伏以某官朝廷雅望學校宗工鳴玉楓宸罄忠嘉
於入告總戎師屏懔威武於殊方爰從南雍之上游移
鎮全荆之舊國襄陽父老頓覺雪山之輕楚向民黎忽
有長城之固佇聽軍聲之疊震坐令敵氣之潛銷還膺
召節之來峻陟台階之寵某久叨庇賴仰佩恩私孤蹤
浸遠於門墻宵夢但馳於檠戟推頽鍛翮顧集苑於無
由宛轉窮鱗冀餘波之有自倘遂見收於月旦庶幾借
欽定四庫全書

某集
卷二十八

十一

代王漕回蔣潤州宣卿啟

木牛飛粟海騰足裕之聲銅虎分符就擢蕃宣之寄初
觀露綬早聽歌襦既條教之一新宜懽忻之四塞恭惟
某官天球毓粹廟璣凝珍眇綿先見於事幾緣飾自持
於儒雅踐揚滋久治號吏師譽處益休名皆實效念食
貨國家之重而江淮租賦之淵漕計再專唐知深結南
徐巨鎮實屏蔽於行都北固要衝方峰屯於列將載疇

雅望作牧雄藩亟聞報政之新佇正褒庸之典某自聆
除綉欲奉慶牋二千石之惟良良追蹤循吏尺一書之趣
召拭目華塗忻懌於懷數彈何既

回潭州劉徽猷啟

伏審十連有帥治最流聞一札細書寵留因任教條不
改恩敷方新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厚德鎮浮長才經遠
早結清表之眷薦更膺仕之華均伏雄藩三載卓優於
考績疏榮文陛一麾再昇於牧民是為漢宣增秩賜金
欽定四庫全書

某集
卷二十八

十一

答沈教授啟

某官操行飭修文辭高妙宜擢居於冊府尚淹卹於外
庠過辱謙勤垂貺翰墨愧非良樂負逸驥之長鳴報乏
瓊瑤辱夜光之虛授感銘之至數叙奚殫

代通使長啟

湖北
監司

知所取而知所予愧無稱於使令晦斯光而室斯通行
有期於趨侍雖深欣幸復積凌兢恭惟提舉學士妙道
造微偉謀經遠理財而禁非曰義贏資而佐軍之興雖
江淮為租賦之淵莫若上游之重鎮况山海為天地之
藏實操富國之至權促督倚辦而自能成功頓伸諧戲
而無或敢隱屬當冬筦諒保天和為國家之倚毗宜神
物之擁護綽盡幹排之術地上錢流秘收練養之方體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八

十三

中禽戲仰輔經營之畧必宜敏銳之人如某者才不逮
中學難語上賢非王紹豈見器於真卿能謝李衡莫獲
稱於劉晏誰謂蔓草不植於松柏之下唯恐寒葭難倚
於珠玉之傍行將披雲霧而睹青天遂可依芙蓉而泛
綠水喜而不寐欲事大夫之賢寸有所長庶期國士之
遇緬懷欣懼曷罄數宣

代章漕與交代啟

已試無聞復叨因任成規可守行辱告新稔聆英茂之

傳今忝交承之幸恭惟某官材猷敏劭識度恢宏輿人
誦東里之賢名理善文翁之學入游蘭省燦然列宿之
輝出駕星軺隱若外臺之寄不圖衰晚相與後先聞漸
及瓜將上三年之最顧茲行李欲馳一介之微匪遙披
霧之期預負續貂之愧流金日永飛粟政成願精鼎食
之調即迓鋒車之召

與交代啟

著鞭得路久欽筮仕之先汰礫貽譏分處登庸之後續
貂預愧披霧匪遙政無判乎初終情不分乎彼此茲偶
緣黃幸獲預交承某官政績播揚英資挺特從容蓮幕
眾推游刃之餘荏苒瓜期人惜揚鑣之去遐瞻越嶠阻
貢刺藤必以告新冀與聞於舊政遵而弗失庶不忝於
同塵即遂忝承倍諧慰詠

回諸官啟

相望風馬未際聲姿茲以分符幸因覲德辱移書之過
厚愧為問之不先佩荷之深叙陳曷殫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八

十四

梁左司啟

某官樂易為資和平秉德霜臺總憲眾聳其威稜宰旅
升華共推於裨輔睽遠滋久繫望徒深忽被緘封兼懷
慰戢

與高左司遠迎啟

伏審某官遠擁旌旄將臨却境民黎鼓舞預興五袴之
謠傳屬聳瞻佇戴二天之寵某拘官聯之有守謁道左
以無階莫倍負弩之驅徒系褰帷之望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八

五

代賀徐太宰啟

延登備禮渙汗疏禁字號寢庭正位台宰中外聳瞻其
盛事華夷迭聽其休聲縉紳有光朝廷增重竊以人君
論相尤難柱石之才儒者致身莫重輔弼之任黃帝以
六相而降至治虞舜以八元而成大功商美阿衡周稱
師保翼扶炎運則蕭曹為創業之臣焜耀李唐則姚宋
號守文之佐名施當代而無愧德垂後世而愈尊自非
雄雋之偉人曷稱股肱之大位歷觀古昔尤慎選掄必

推老成乃宜圖任恭惟某官道大德備才全行醇密任

轄綱久熟具瞻之望迨司屏翰益隆理劇之稱知無不

為義形於色廟堂抗論素肩許國之心帷幄折衝夙擅

御戎之畧果以僉俞之允爰升鼎鉉之司方天步之艱

難而當冕旒之注倚正國勢之衝決而寄寰宇之安危

此古人之所甚難而明公之所獨任固知治平之有日

可期疆場之無虞威聲既加戎寇自震四方同慶萬宇

一辭某猥以妄庸繆膺寄委獲覩真儒之爰立方欣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八

六

播之馬依身雖阻於望塵情特深於賀履載念家君之

劾官汝海適逢元老之作鎮雄藩得為入幕之賓亦與

登門之列綢繆恩紀荏苒歲時常懷報德之心遽起蓋

棺之恨豈圖不肖復庇洪鈞歡慰有加抃蹈無已雖駕

貽下乘不堪鞭策之施然草芥微生終賴嚴霖之賜過

此以往未不知所裁

代人賀吳少宰啟

寵膺宸制榮貳台司柱石勝任而朝廷自安帷幄有謀

而戎狄咸震何期恤綿之際遽獲濟川之才中外聳瞻
人神胥悅竊以人主之置相係天下之安危君子之登
庸為生民之休戚歷觀此選自古為難方其無事之時
雖扼腕蠟言之徒亦可充其位及其有事之日則代天
理物之任必也惟其人故能扶危於顛沛之餘致治於
搶攘之後鎮撫夷夏燮調陰陽尊廉陞於辰極之崇措
社稷於山河之固載謀良輔無出真儒恭惟某官康濟
標才直方秉德建大議於猶豫未行之際陳讜言於忠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八
七
邪難辨之秋內翼聖君外銷強寇曾不踰時之久遂收
盖世之名果以僉諧爰登鼎席公孫弘以徒步數年而
致上相不聞佐戴之功田千秋以寤意一言而陞宰司
茂著經綸之效若乃由術業而致顯位以忠嘉而建大
勲從古所無迺今創見凡叨庇冒孰不舞歌其猥以散
材繆當夫郡瞻依崇仰嗟莫預於趨危仰庇洪鈞徒自
同於賀燕敢冀巖霖之潤亦沾槎枿之餘過此以還未
知所措

回劉狀元啟

伏審廉陞臚傳冠時髦於異等粉榆歸載榮書繡於故
鄉伏惟慶慰竊以漢置光祿四科尤重臨軒之對問魏
有中正八品蓋規論秀以官能本朝登進士於儀曹學
者率在庭而充賦蓋雜漢唐而並用每入寰寓之異人
逮此中興益修典故果有絕倫之彥來為入的之先事
不素愆目非眉中伏惟某官負才傑異造行飭修富學
問於三餘夙謁勝流之譽干雲霄而一譽蔚居稱首之
榮若固有而不矜知夷塗之方遠寧或淹於外補行見
掌於近官某偶以分符獲觀盛事絨封見寵敢忘贈繡
之私頌詠雖深終乏報瓊之善永懷至意深切汗顏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九

宋 張嶽 撰

啟

賀樞密啟

擁樞拜命奉揚丕顯之休渙號尊庭歡樂得賢之福震
 驚戎夏焜耀紳修凡預庇庥舉深欣屬竊以振萬民之
 命莫先帷幄之圖折千里之衝執重樞機之任自古在
 昔無競維人子產有辭諸侯於馬是賴得臣猶在晉大
 未嘗不憂顧一時列國之卿矧命世王者之佐固宜增
 朝廷之重於九鼎清方域之難於多虞人有奮心士無
 匿志伏惟蘊復變知貫之學志鈞深致遠之功出入十
 年翱翔兩禁高文大冊早傳誦於人間深策遠猷極鋪
 陳於帝庑固自可以文章垂於後世然不獨以行事載
 之空言果簡上心超躋右府方茲民無異望天有還形
 觀侵地之盡歸知悔禍之可必天而未厭周德必將中
 興臣後恢於夏家卒昇舊物顧國勢之方起蓋如鴻漸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九

於磐而閣下之過時亦若魚之有水必將贊國於旬歲
 之內收功於朞月之餘正位台衡勒勳廟器非但與師
 之繫望亦繫雅素之自期某辰慶無階屬心有地九功
 既叙願塵歌中和樂職之詩七德允修當後繼江漢嵩
 高之雅

賀樞密啟

伏審顯膺制冊寵冠樞密羣士領榮欣用儒之無敵四
 方同慶知息肩之有期竊以漢室之制三公丞相兼太
 尉之事本朝之分二府樞臣專斗極之司然史霍以大
 將而當宰物之權文富歷相臣而任本兵之寄雖倚毗
 之或異顧體貌以惟均矧中夏之未寧正沉機之是賴
 將圖遠畧尤握中權果以元臣來都右府伏惟某官才
 高伊管學際天人威名重乎縉紳信義昭乎蠻貊以社
 稷安危為己任以生民舒慘為私憂頃遇國屯勵疾風
 勁草之節還登鼎席膺若金作礪之圖雖許國之志彌
 堅而醜正之徒罔便一辭機政屢易歲時速茲公道之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二十九

二

行始正幾度之位竊惟敵讐未報國訃初聞當寢苦枕塊之至哀亦怒我急寇之時會苟因茲以舉事蓋必可以成功圖之積年有在今日考自古軍旅之用知昔人勝戰之方亦惟德刑辭令之素修不但車馬器械之徒飾故秦繆之成霸業以念德而用益明而鄭人之返楚俘蓋更幣而從子產苟欲感懷之並濟莫如智力之兼資伏計良圖已無遺算方且深謀而務烈所更宜經武以抗戎昭期一振於天聲以大殲於羣醜建萬世格天之業畢平生致主之心銘功鼎鍾正位台宰蔚為元老永輔皇家某限以居官莫陪班謁歡欣之至實倍常倫

賀樞密啟

伏審顯膺明命登戒幾庭仰儒者之進為知生民之繫賴恭惟慶慰伏以某官雄剛蓄德明茂凝姿學有本源識周理亂擅文章之典雅極議論之深醇闊步天街久踐揚於華胄垂紳帝宸罄啟沃於宸猷方人強盛之時獨能以異同自立遭時緩急之際必不以存亡為辭固

宜益簡上心允符物望未淹星歲後秉事樞當其本身而歸衆仰賢人之守逮其揚廷以命人知國論之公進退之間邦家竝懿固可視諸在列皆知直道而事人風彼羣儒無復曲學以阿世豈但稍堅於士節將期漸變於澆風方制命之甫頒宜士民之胥慶竊以寇讐未殄國訃初聞斯戴天弗共之時蓋致死復讐之會激吾衆怒宜有成勞且順德昌而逆德亡彼稔惡之已侈顧直為壯而曲為老我伐罪之有辭人肩一心士氣百倍方將詰戎兵以極武震修辭令以致文昭永資制勝之謀一洗枕戈之憤然後銘功彝鼎正位台衡永庇斯文以輔當世某頃者來從遠外有荷陶甄荏苒歲華徒抱當時之鈎繫優游思紀復瞻向日之夔龍歡欣之情倍萬

常器

代人回樞密啟

已經從月甫御祥琴奉出綉之宸章躋侍班之峻列伏惟慶慰伏以宮使樞密大資誠深格物業茂經邦益被

眷知久隆士望頃參陪於樞筦公議攸歸俄出奉於貞
祠興言載鬱方期召節後乘事機尋遽罹乎苦塊之憂
固難煩以金革之事繫上心之圖舊爰降典以奪情既
執禮而固辭遂居廬以終制速茲改服之始已觀明命
之敷顧均佚殊庭諒不逮於雅志然翼扶輿運終有待
於直才佇聞衮繡之歸庶罄謀猷之告豈但邦家之是
賴亦惟衰朽之為依過沐為謙寵貽誨翰其為載荷莫
罄教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通樞密啟

門墻伊過久疎削牘之陳望走何之寧出受知之地方
象平之戒候宜贊國之甚休仰惟興寢之間綽有神明
之助伏惟某官學惟復責道以時中久馳一世之賢名
晚賦中臺之大政推轂寒微之彥務在得人弼諧帷幄
之謨徂惟求定頃鄰好之方講顧國言之並與非同寅
共濟於遠圖則浮議幾移於全策豈知華元一使終克
合晉楚之成可使平原從今無敢論天下之事既使聘

之相速保疆場而不驚信能國之必人驗皇天之悔禍
曩於平日徒思為太平編戶之氓今於此時差不在中
興名臣之次伏念某伶俜寡與皆麻非才嘗誤蒙一日
之知似不處衆人之後拜計臣之命忽匝歲華蒙易地
之恩復更時序自惟窮躓久爾淹留豈徒以千里聚糧
之難蓋亦懷三宿出晝之義今閱時之滋久復資用之
益殫顧水陸之甚賒挈妻孥而將邁淮陰亡去知丞相
之已言屈子放流歎龍門之不見矧老冉冉而已至且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六

技斷斷以無他徒羞沒世而弗稱後恐感時之不再念
守廬之病馬敢謂用違所長嗟起廢之甃師自歎不逢
其適瞻言益遠滋進無階雖竊齒之愈疎尚鈞憐之未
慙戀慕之至數述奚殫

代人賀李樞密啟

光膺顯策入踐洪樞朝廷尚賢中外同慶竊以國家之
設為二府委任惟均戎政之付在中權安危所係惟廟
勝有折衝之算則國勢如磐石之安必須得文武之良

才付以謀謀之遠畧故能料敵制勝然觀堂上之奇禁
暴戢兵坐見目中之寇能任大事必屬偉人恭惟某官
論道儒宗佐國人傑輔胡仁聖有安社稷之大功掃蕩
鯨鯢無保妻子之私志夫婦咸知其忠義蠻夷固懾其
威名方邊境之未寧屬樞機之虛位擬自筦轄之重付
之帷幄之謀賢者太平之基宜在高位善人天地之紀
可以保民凡在幷幪惟深鼓舞某偶承人乏猥剖郡符
庇廣厦之餘沐膏霖之靈潤其為欣忭實倍等倫惟
身寄於窮山跡未及於行馬顧瞻崇仞倍燕賀以無階
仰賴洪鈞識歸思之有自

代張帥謝太師除敷學啟

假行都彈壓之權慚無課最寓延閣高華之直誤被寵
遷命拜自天恩歸有地竊以京兆重守符之任甘泉嚴
從橐之臣出則濟治於劇繁入則備承於顧問昔兩都
求治責三府之政聲今六閣相輝藏累朝之寶典故鞶
穀雖判裁之地或筆囊陪侍從之班如其未桴鼓之稀

鳴安得預瀛洲之妙選伏念某材羞樗散質愧棗昏有
家深流逢世恢復策名委盾徒堅父教之忠趨事赴功
無益公家之利頃自湖湘之疏遠誤蒙廊廟之召收旋
將漕於日畿繼承流於天邑某年已勉策十駕以不前
衰病居多無一毫而仰報屢有奉詞之請庶銷曠職之
憂未聞洪造之矜從反見清班之驟躡仰知全度終欲
曲成寵至若驚固當力疾感深而泣徒自戴恩茲蓋伏
遇某官一德享天三王施事致王復雍熙之治躋時題
晏祭之期道本密庸運極樞而變化人無求備采葑菲
以用才遂伴庸虛亦叨甄獎某敢不益思不逮求稱所
蒙若泥在鈞已荷甄陶之賜我心匪石實懷篆刻之私
感愧所存敷彈曷既

代人賀范左丞啟

光膺帝制榮鎮帥垣克協剛辰已諧禮上伏惟慶慰竊
以南陽之巨鎮實為畿右之奧區北啟中息之門西控
商顏之險平居無事宜推召杜之才方內有驚必藉詩

書之將豈徒少寬於南顧蓋將遠愴乎王靈載觀謀帥
之難果見得人之盛恭惟某官朝廷元老宇宙真儒論
道巖廊夙擅佐王之畧折衝惟懼更隆分閭之名顧南
道之雄藩實本朝之重寄遂煩卧護以節戎昭桃李新
陰猶是昔年之種田間故老莫非沐化之人凡居屬部
之中舉極欣歡之至某登門最久荷眷實深昔戰文場
誤蒙題品今承夫郡復借輝光幸汰斥之未加識依歸
之有地搔心大燾掃門木廁於臺與引領鈞閣賀厦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九

代人賀耿右丞啟

肅膺制詔峻陟台階光動縉紳歡騰朝野竊以國家之
機務畢歸於六官臺閣之紀綱盡總於兩轄欲其通達
於典故則莫若圖任於老成欲其興起於治功則莫若
登庸於儒者惟其望實之素著故為遐邇之所歸恭惟
某官四海真儒兩朝元老輔翊仁聖已隆舜禹之風化

育點黎坐致唐虞之俗凡叨庇賴莫不欣愉某猥以妄
庸早蒙甄采仰銜恩紀居懷鄉往之誠分絕等威久闕
竿牘之獻覩茲顯拜實倍懼悚竊以蹭蹬泥塗棲遲未
路自念桑榆之已晚尚茲州縣以徒勞齒髮凋零志意
衰落氣凝寒谷尚思鄒子之吹噓驥老鹽車妄意王良
之剪拂

謝館職上趙相公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十

試言鼂禁初無耿著之稱庀職道山忽被過優之寵望
不及此得之若驚竊以麟閣甚臺允謂圖籍之府石渠
天祿實為賢士之時所以典校秘書采摭前紀網羅天
下放佚舊聞爰自漢魏以逮宋若國朝之懿非徒典章
文物大備於往古顧夫公卿將相多出於此塗主上繼
陽九之餘啟中興之運蒐葺流畧振拔滯淹雖訓士蓄
威莫急於戎馬之際而儲才待用尤先於閒暇之時故
其藏書也非徒校簽帙之多所以鑒興衰於往代其甄
才也非徒銜紳縷之富所以求濟理於異時是以游息

藏修爰處文章之林府優柔厭飲俾深師友之淵源飽
大官之食而無陳力之勞列東觀之名而有清流之望
苟徒矜於冒處可謂榮焉若思所以稱之則知懼矣顧
其職之逸也則何啻於案牘之繁而遇之優也蓋有過
於督責之峻且國家既以禮意而待士則臣子要當以
節義而報君矧夫屬時艱難之秋而興稽古禮文之事
亦可知其注意固不主於讎書壯事老謀允望經綸之
畧斷編蠹簡豈專整比之功徒有書淫無裨國論則雖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於四部而舉一事甲乙無遺以十年而就三都紙墨為
貴語其風流文雅可矣何益興亡治亂乎哉況又不能
顧安取此宜得多聞之士以應側席之求如某者江漢
鯀生簪紳單緒學非強力功已廢於三餘識惜該通誤
寧知於九寫雖少從事於佔單之業然雅不喜為章句
之儒徒傳緜裘之書未訪山藏之記秋罷夏五安知前
史之闕文三豕六身詎識古人之奇字而況門衰祚薄
甘愁苦於終窮年長智昏美超遠而愈邁恥周容以為

度獨好修以為常分卑老於棲山敢萌心於華廡豈謂
儻個之質忽叨擢敘之優內愧翹車俯慚濡翼此益伏
遇僕射相公命世作宰居軸處中央輔大君將至格天
之業克勤小物靡忘待匱之圖顧惟泆忍之才本無左
右之助從容貢達委曲陶埏雖大鈞塊坳之無私然孤
生刻著之曷已某謹當仰體國家之待遇次惟吾相之
甄揚行不敢以阿時言必期於行遠學無泥古要當守
經事而知其宜義在必為庶幾臨大節而不可奪冀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尺寸以荅知憐
謝相公啟
苗尼
同前
望隆中外威憚華夷功名蓋世而彌堅報國之心知勇
絕人而每厲進賢之舉知孤單之有舊察狂直以無他
不遺小物之微單在洪鈞之播致茲冗散卒預甄陞某
敢不彌厲素心益修初度求異書以廣其見就端士以
質所疑行不阿時要處於獨而無愧學無泥古庶施於
今而可行

謝惠生日啟

伏蒙眷子俯錄生朝載惟愛厚之私益重劬勞之感佩
銘徒至數致奚殫

伏蒙錄其生育之日形於謠詠之餘廢蓼莪之篇感深
風木拜英瓊之贈愧乏報章銘佩之私致陳曷既

代人謝人啟

窮山久處每歛暴勝之威名使節初臨遽玷山公之啟
事繁策偶加於款段揮斤設及於樛蒲仰荷恩光俯慚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三

忝冒伏念某簪紳末系學校諸生門地哀微尚冒鐵爐
之號人才葦散已竭淮水之流學情三餘譽非一鴉蛋
策驚駘之駕來遊翰墨之場抗志丁年謂功名可立致
策名末第嗟州縣以徒勞嘗思襍被以退耕尚爾強顏
而干祿汎紅蓮於涑水已慚畫餅之虛名委美錦於學
人詎貴庇身之實效况復蟠木無先容之助苦歎非適
用之才而乃繆賜青黃驟加俎豆以一言而受縣愧無
賈辛之能緣壺餐而得原姑賞趙衰之節寵雖生於意

表愧實溢於情涯此蓋伏過某官事君以人維善舉類
躬鄭莊之推較急於進方知汝南之月評宜無濫舉夫
何關草亦預品題某敢不益尊所聞力行其志懷鉛提
槩潛心舊學之淵源行已立身不愧古人之操尚庶圖
涓滴之効少答權輿之知所以報公請事斯語

代賀樞密啟

顯膺宸制入領兵權樽俎有以折衝京師為之奠枕由
中及外式舞且歌竊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樞密實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四

總其政師之克敵以直為壯而廟畧實制其謀惟其政
有所歸故能整軍而經武惟其謀有所在斯可保大而
定功宜得偉人置之兵府必也制勝於中權之地斯可
消患於未形之先恭惟某官以道事君沉機先物慈果
毅之德而富於奇謀挺經濟之才而長於應變既以嘉
猷而告我后又將不戰而屈人兵邊境用寧威稜遠暢
併蒙所被歡慰惟均伏念某昔有賈錄獲塵微契蹉跎
歲月嗟久遠於門闈懷念恩私曾不忘於旦暮觀茲顯

拜倍激欣悰重念某年迫桑榆徒勞州縣從官嗟筋骸
之難強歸耕無壠畝之可依雖樛散不才已分見遺於
匠石而疲駕下乘猶希一顧於王良

代上越守孟少保啟

伏以名藩建牧式艱委任之權耆德懋官僉議老成之
列仰宸衷之圖舊眷民部以登賢凡在幷懽率由陶鑄
竊惟美政美俗者大臣之懿範全終全始者元老之高
風出守一麾則坐分天子之憂入為三公則尤係生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五

之命雖金馬玉堂位隆於近輔而未輻皂蓋儀重於前
閑子房勳冠於卯金晚為太傅安石位高於典午出鎮
廣陵宜論道之宗工攬瓌流之劇郡恭惟某官受天開
氣為世鉅儒勵純德以化民賈險夷而立節藻鳧遇合
風虎同聲唐之興自何而致功在汾陽軻之後今得其
傳派分鄒魯會稽之古郡實大禹之宸基城近天南
卧護門北權司扞圉贊塗山來覲之諸侯恩錫安閒做
鑑湖涼生之五月在泮勤修於魯政趣裝行繼於蕭規

蓋南山之石必均四海之具瞻而上台之星豈特一方
之獨照如某者人誰料理天與蠢愚鑑基不當於棗膏
門地更寒於冰谷偶緣賢選遂玷官曹誤身非坐於儒
冠蒸菌易希於美瑞身虛難進乞鄰富以輸財任實為
貧偶為親而捧檄幸及瓜之在邇欣擁篲之有階踴躍
洪爐雖無棄礦補裨泰岳孰引纖埃賤子請具陳非敢
僭求於甄治宰相自有體冀蒙俯賜於涵容溫暑在辰
變調多暇漸慎寢興之節永垂夷夏之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五

賀中書令啟

發中之詔降自於九天對揚之休允歸於元老仰惟
本之地宜先道德之人制命甫班華戎胥慶沈依虎冒
孰不舞歌竊以中書肇建於漢朝置今爰從於魏代後
世間以宰臣之號所居無非用世之英六朝雖號為崇
高秩序才階於三品唐室始極於隆貴可稱僅得於數
人如郭子儀之身任安危裴晉公之世為輕重馬周岑
文本之可著廊廟張說姚元崇之有益國家然以功名

進者或無道德學問之可稱以文章顯者或於進退始
 終之可愧要之必有不世之主然後皇天為生濟世之
 才必有無量之功然後朝廷賞以非常之位昔齊武既
 登祚之後有為我生儉之言武宗以澤潞之勲有恨無
 官酬公之語然校功則王儉之事至陋而不足多論賞
 則德裕之官雖高而有可進豈如盛世兩儀俱安既得
 其人萬方攸賴伏惟某官道尊一世學冠諸儒不但至
 周召而留已優入聖賢之域設張庶事舉皆逢左右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十一
 源啟沃上心莫非陳堯舜之道信行蠻貊澤潤生民武
 王有亂臣十人公則首四人之迪德虞舜之大功二十
 公則邁八愷以垂休鎮萬物如九鼎之安過羣邪有必
 東之勢終力排於橫議以輔致於中興功業之由變乃
 興蓋欲仁而仁至福祚之不登焉在真德懋而懋官豈
 徒擅當世之名殆可為萬世之勸某頃由冗散誤沐恩
 知奮身實自於師門佐職嘗叨於下省蒼苔依砌徒思
 通省之直廬祥鳳集池莫預羣飛之衆羽其為欣願實

信等處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三十

宋 張嶽 撰

啟

代王漕謝除秘閣修撰啟

驪駕軒旋方積鯨珠之懼木天嚴邃速叨論議之除拜
寵踰涯懷慚惕息伏念某效官輪轉逢世休明羽檄罷
馳而無飛輓之勞石渠載葦而重校讎之所既聞成室
之翰矣恭睹屬車之幸臨沐優渥於異恩寓討論於秘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三十

宇發茲私省何以宜蒙茲蓋伏過某官覺道獨先推仁
兼被常善救者無棄物罔甄陶不求備者蓋與人每
加題品致斯庸懦亦冒寵靈某靡跡計臺傾心焚座瞻
南山之石雖阻於進趨空冀北之羣敢忘於顧過心藏
感愧言莫數殫

見吳少卿啟

竊伏下風久圖望履攝承空乏遂欲振衣然足將進而
倚牆則麾之故心雖勞而得門者寡矣觀增重千金之

顧慰素輕萬戶之心夫以士有黃卷慕賢猶馳情於歷

載之上時欲青槐訪道尚重趼於百舍之遙况牛衣未

遠於寒鄉而虎節今瞻於會府登龍或幸附驥何深恭

惟總領太府少卿盛業濟時英規邁往早奮材猷之美

亟躋位望之隆既多踐更休有譽處蘭香滿握星闈昭

調度之功棘列森華泉府領委輸之計簡知宸扆外總

天儲居九御惟月之班高十國為連之柄念龍蟠虎踞

既雲屯杆敵之師必貫朽腐陳有山積足兵之實既復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三十

心計寧使月腹擅當時關中蕭何之材處今日江左夷
吾之任蓋智慮朝廷之淵藪聊視外臺而公輔國家之
棟梁行膺大柄况復持衡末路推轂諸生某所以欲望
餘光期沾騰馥但以官期綿邈未諧涖職於星江族緒
衰頹空訪舊占於淮水方循陔而致養遂斂板以攝負
雖假為漕屬之卑然實隸總麾之下儻因幸會得預收
憐念吾子辱在泥塗或蒙轉財則志士不忘溝壑當自
銘心誓欲激昂等居題品

代回鈔山知縣啟

伏審榮握銅符出綬鈔阜涓辰視事舉邑增懼恭以知縣奉議學術淹該識度宏敏決科發策早登鴈塔之題宣化承流聊屈牛刀之試方撫民而是望嘉盛德以來臨特枉雲緘尤深銘感未遂賢儀之見佇期政譽之聞念大官大邑以庇身惟當惠恤則宜民宜人而受祿行聽褒嘉欣慰于懷敷陳曷罄

代胡勝仲上同官知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
拜恩糾職慙叨棘宅之司投迹屬僚喜藉花封之蔭顧循天幸端匪人謀竊欽製錦之風尚後曳裾之日念青衿為學曾畫虎之不成今黃綬調官乃攀龍之有幸操心雖徂屬目驥才姓名尚阻於典章咫尺敢忘於奏記
蕪神明之眷佑為民社而節宣

與范待制啟

光裕大德績修隨季之勲論次舊文伐執董狐之筆優游獻納叶贊詳延致使凡庸益叨甄獎

與吳少卿啟

方按金科愧莫明於讞議忽膺綸命俾就總於將輸顧已無堪以榮為懼況某受材凡近於世閱疎徒因歲月之勞誤辱寵光之及惟日歲與壞未易辨轉漕之功而星使重權曷以副澄清之責凌兢就職推借有階茲蓋伏承某官器質粹溫風猷凝遠御棘冠朝紳之望使鞭箠利柄之詳念江淮租賦之淵莫逃心計然智慮朝廷之藪有待公歸某正託旃幪素承題拂方紆職守阻違跡於門墻欲布謝誠輒寓勤於竿牘商飈將盡總計多餘願精裋飭之調上副冕旒之眷

通交代啟

因人乏而代匱猥叨閩粵之除以土思而自言得繼賢能之躅顧惟天幸匪自人謀瞻言未際於光盛慕用已同於雅素方此陽和之屆序宜膺福順之駢臻伏惟某官道德稜身文華飾吏早策名於俊選聲振一時速握節於外臺風行所部既已奉三年之最計固宜膺一札

之除書剗刺史滿歲而超遷有漢家之故事且奉使稱
職而擢任繫我宋之宏規將聞綸綍之頒式慰紳修之
屬某伶俜衰緒皆窳非才偶被恩私誤承寄委不習為
吏深虞辨治之弗能執以伐柯尚幸規模之可守豈徒
恃此以免戾或將因事而得師顧瓦礫自居雖有慚於
在後而叔教是望得無意於告新聳聞一二之規終道
曠空之責念披承之猶阻冀衛護之有加傾向之誠叙
陳曷既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三十

五

答曹倅啟

伏審消辰協吉茲政云初先聲所加休譽已聞於郡邑
為謙之厚占書遽及於衰遲感德既深愧懷亦倍伏惟
通判出大業之後負拔類之才中外庇官早擅當時之
美藩維贊理方觀治劇之能某屏處郊扉未諳進謁其
為慕用莫罄文陳

回桂倅啟

伏以門闈密邇方託庇以偷安疾恙連仍欲徹聲而未

果側聽風聲之美彌增慕用之私伏惟某官經術通明
操尚純固名稱已著宜遂即於顯膺政理有聞豈尚煩
於詳試顧此淹回之暫實為進用之津敢意搗謙過私
未契務敦崇於夙好不簡忽於廢聞亟翰甫臨衰孱增
重載感慰存之有味益慚馳問之不先懷爵里以候閣
人念櫻纏於疴瘵抗旌麾而行縣邑佇謁見於鄉亭佩
詠之心叙陳曷既

答朱倅啟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三十

六

伏審光膺制綽寵贊郡條茲政云初移書甚厚伏惟某
官蘊洪雅之度負肅給之材揚歷百為洞朝家表裏之
要翱翔三輔振藩維陪貳之稱方切傾風未遑際見辱
勞謙之遽及愧馳問之不先慰戢之私敘陳曷既

賀正旦啟

鳳鳥歷正方紀於歲元金奏贊陽甫新於春律適逢交
泰宜有福禧某官夙著才猷望高中外屢分符竹居多
尤異之稱來偃輔藩已蔚治平之譽賸此發春之始允

歸受祿之宜某屏處郊扉傾心郡閣莫陪賀者徒切詠
思禱頌所深敘陳曷既

賀冬啟

驗仄飛於律管書雲物於觀臺是謂來復之辰宜享迎
長之祐某偶緣微疾阻造賓閣愧懼之情數宣奚既
候隆日至厯謹天正望觀臺之祥書而為備俟陰陽之
定處必掩身伏惟某官秉德惠和賦才畢給方君子之
道長會逢其時顧愷悌之所宜天錫之福某屏居郊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
引望門閣莫諧薦壽之私徒極頌言之切移書過辱感
德增懷瞻詠之勤敘陳曷既
驗土炭之懸氣應而衡仰考圭臬之度日至而景長伏
惟某官擢秀天支拔材藝苑操修自好文雅知名蓬貳
藩條已著近民之政翔華貴將隆磐石之宗履此休
辰宜膺豐福某屏居郊野引頌門閣欲薦壽而未遑辱
移書之甚寵其於頌詠曷罄敷陳
伏以聽工審律以求聲用知華始緹室吹葭而候氣可

驗陽來方茲剛長之辰宜有類升之福伏惟某官系出
神明之胄居然信厚之風贊理藩條既藹聞於善最導
迎嘉況宜進掌於近官某屏處郊扉阻修慶禮移書過
厚沐眷良深雖彈削牘之陳莫喻頌言之切

待陰陽之定務致於天和觀雲物而書知嚴於歲備既
陽萌之協應方庶彙之尊萌伏惟某官樂易而文寬平
而理已用考功於三輔將還鳴玉於侍班矧際遇於休
辰宜導迎於嘉況公侯子孫之必復其始方驗不誣愷
悌君子之求福不回其將焉往某屏居郊野阻造門閣
雖削牘之陳情豈頌言之可既瞻承未卜向往徒深
閨門侯景知化日之初長視履考詳宜哲人之多枯伏
惟某官以有用之學輔行遠之文孝弟篤於閨門見推
馴行惠恤施於政事具得民和宜因介福之辰充補中
朝之列某修辭未逮辱況過優雖彈削牘之陳莫慰頌
言之切其如感佩難盡敷宣

求媒啟

以兼葭而倚玉雖不量才點瓦石而為金當德妙手密
過朱陳之里講求秦晉之懽新柯不達於鄙悰冰夢豈
符於前兆某男齒能奉維卜未鳴鳳某女譽藹閨閣德
嫻姆訓雖坦腹甚慚於逸少諒齊眉願配於伯鸞幸假
重言佇聞嘉命

與媒氏啟

以蕪葭而倚玉雖不量才點瓦礫而為金當憑妙手既
賴析薪之斧猶賒聘幣之儀輒露愚衷仰祈聰聽某謹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
九
選某日於某人宅為某先遂問名併陳納幣更恃一言
之達允諧二姓之惟嘉命佇聞感懷莫既

許定啟

秦網戾止增崇葦屋之輝魯幣既陳度越榛虞之告誠
意歛承於鴈奠涓辰就領於雲牋舉業致恭預戒晨昏
之禮結禱有日敢違親迎之期

定日納幣啟

早因伐斧已諧鳴鳳之占既遂釣緝尚阻委禽之禮惟

幣帛將其厚意故婚姻得以及時涓辰幸獲於龜從修
好當陳於鴈奠某謹選某日為某聊備問名之意兼伸
納采之儀仰扣門閭薦煩媒妁

下禮書

游修雅況克協二姓之懽爰選嘉辰仰契三星之候既
委禽以成禮且布幣以告期顧儀物之菲然語誠意則
厚矣願惠降從之命無愆親迎之時捉筆紆辭欣隨意
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
十
辱合好之不忘復重之以婚媾將委禽以成禮用同奉
於蒸嘗輒修純帛之儀式契三星之候顧幣物之不腆
懷愧慙以增深敢罄鄙悰佇聞嘉命

許婚書

不棄單平素襲外姻之好更蒙謙抑爰垂好匹之仇某
人雖閑紉組之功未著柔順之懿桃夭之葉恐未足以
宜家人嫁孝於姑或猶可使成婦道既奉問名之禮敢
連薦女之言感愧之私數陳美既

求婚書

求伉儷以合姓將在德門節春秋而共祠實惟靜女令
嗣某官幾小娘子躬猗蘭之質早聞令德之幽閒舍姪
之子某人無汗血之資粗習過庭之訓教疇昔燕閒之
會每陳婚媾之私得令女而告云終令撫而有室更
紀年之歷拾果於不棄其言險阻備嘗蓋預同於甘苦
婚姻無遠期共樂於桑榆微龜兆以叶從冀嫁纓之是
請顧猶子之友於賢嗣幾同魯衛之歡然敝族之交於
大門敢謂秦晉之匹竹結褵之有命永繼好於無窮聘
幣至微優容則幸

下禮書

京洛交游早託鄉閭之舊江湖際遇遂連姻婭之私顧
此懼言俄終歲律服召南之美化貴男子之及時慕向
子之高情須婚嫁之既畢輒諏時而考禮敢布幣以致
儀龜筮不違既短長之協吉蘋蘩有助庶室家之具宜
願聞合好之期得奉降從之命

代人求婚書

素與高門游講婚姻之好復緣季子方茲伉儷之辰竊
承某人夙凜令儀幼嫻柔訓爰因雅契嘗致微辭如舊
媾婚已奉降從之命宜其家室再修合姓之歡輒稽顰
鳳之鳴敢布委禽之好既殫識姻顯俟好音率爾日月
伏惟照察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三十一

宋 張嶽 撰

序

毛達可尚書文集序

自熙寧元豐以來崇尚經術文章以醇粹近道為右士子不能奉承茲意故其弊也失於頹靡不振不能上下古今為深博好文之士頗或病之其後有司因循故習以取士其弊滋甚當是時公方以舉子作為科舉章程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三十一

文字固以挺特奇奇怪得名場屋間世人所知者如此而已一旦發憤懣作書于當時要人措意悠遠微用淹洽

文字一出名振天下則公自為布衣時其聲蓋已藉藉塞宇宙矣自是登甲科典文詞奏技於高門之地所以取知人主專以詞章議論為政觀其衆製森然恣睢橫放若畧不經意成於俄頃者譬由河出崑崙經孟門底柱之險奔巖附壑瀆薄漂逝及其放於巨野眇莽澶漫衝風遇物自成漪漣然後悠遠長懷莫可捍禦真文場

之傑雋也昔司馬相如文工而思遲武帝嘗謂以我之

速易卿之遲若何對曰於臣無所不可顧陛下何如耳及觀諫獵書弔二世賦皆成於扈從遊獵之際則知相如之於文固亦速而工也公之作文豈類是耶紹興乙丑僕被命典州適公之故里其子玠盡以公平生所作文相示且請序以冠於集首辭避不獲竊論其所為文如此玠字平仲少年博學工詞章可與論先秦制作而追步建安風雅他日當自著見決不沒沒固將以文詞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三十一

擅名不獨能守其業者也

喜雨行詩序

某嘗讀春秋竊窺聖人所書一字褒貶之意三家之傳穀梁氏多得新意後世有稽焉當魯僖公之三年大旱經則書之曰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此蓋各舉一時之首月而書之一日得雨則曰某月雨當魯文公之時亦大旱經則書之曰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及十年十有二年經書之曰自正月不雨至於秋

七月文之旱久於僖公之時乃不舉首月但書歷時又不書雨善乎穀梁氏釋僖之所書則曰一時而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六月雨書之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釋文之所書則曰歷時而言不雨者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嗚呼穀梁氏其真知聖人所書之意也魯僖公春秋之賢諸侯也有志乎民不雨則閔之雨則喜之文公反是而褒貶之書豈不明甚今之墨綬古之諸侯也天子承流宣化最切於民也雨不雨耕獲之時喜閔之心苟如僖公是聖人之所褒也今歲自夏及秋旱魃為虐伏觀某官憂勞癯悴形容貌禱爾於山川之神境望之靈曲盡虔祈靡不備至迺七月庚辰雨大霽霈滿漚皆盈於是懼忻之色慰諭之辭撫摩百姓喜色可見其喜雨閔雨之心蓋亦魯僖公之心也某學春秋者也其敢默乎言之不足發為詠歌不揆庸拙吟成古風一篇命之曰喜雨行伏乞采閱某再拜

題微王大峽紀開府故事詩序

微王大峽中頗多向開府事迹石上赤紋隱起類馬者人謂之向開府馬山石獸如兩脚中有細而垂者人謂之開府鹿尾兩山相去僅丈餘中缺如門人謂之開府倉向開府不知何代人余意其如今之廣南溪洞主有功德於此一方已獲封爵土人云今微王大峽皆開府所自疏鑿且言初欲導大寧監水流而入於竹山不能終事而卒又土人云開府生甚神靈事頗怪異以其言不雅馴非儒者所宜故載其大畧如此開府至今廟食於此土人事之甚謹余每上下峽亦數嘗禱祠蒙其陰護懼開府事迹久而無以傳信欲為之詩歌以答神貺而未遑也辛亥季冬再避賊於峽山始克為詩將以遺諸土人備迎饗送神之曲云

送諸葛彥章序

黃山之陰有麻川環流灌溉沃野百里山可戕川可絲野可帶經而鋤植杖而耘隱君子多家焉諸葛彥章由

新安徙居此衡門蕭條澹如也克意古道博涉經史之外翰墨无工行草篆隸畢究其妙雖尺素畫鉛人皆珍之一日杖屨訪僕且告欲扁舟幅巾東游建康因出所書杜子美詩見示適客有在坐觀之者因咤然驚曰一書八體五雲二妙酬酒博鵝之戲臨池濡首之逸柿葉竹箭之精舞劍假羽之得昔嘗聞其人爾怒貌扶石渴驥奔泉龍跳虎卧凌魚反蛟蛇入穴而尾垂鳳翥空而首昂蟲蚊蚊而欲動鳥似飛而未翔昔嘗聞其狀而今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三十一

世雖過眼紛紛未覩若是之道麗也先生之游建康其將挾是以攘袂侯門必有聞絃賞音者矣僕曰嘻豈其懷也哉蓋賢者出處與時屈伸豈必槁衣茵食懷琬就塵光彩埋鏹與草木俱腐然後為隱耶豈必飄裾曳袖飛辯揚眉挾炭爐冶之門然後為進耶荷蓀耦耕君子以為廢義負組扣角君子不以為微祿與道卷舒方將慷慨草茅之言指瑕苴漏論列天下事以敷達主聽庶幾援溺拯墜此其志也若夫藝雖絕游之而已豈所以

期賢者之心哉客有慚色曰予淺哉之為丈夫也不敢復云葛侯明日告行因序所言復歌以送曰黃山之岑兮摩穹旻麻川之流兮鎖清潭久於其間兮懷席珍一朝慷慨兮披胸襟俯揖崧岱兮隘乾坤將騎鯨背兮扣帝閣纚纚利害兮批逆鱗天回觴動兮蘇元元先生之志兮於是伸

送鄭武子序

紹興六年秋詔以龍圖閣直學士兩都轉運使李公為龍圖閣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既受命辟其屬夷陵鄭武子與之俱詔從其請且命進階以撫之都漕權重而事劇或難其佐今武子為之甚稱然自西鄙用武仰給於四川者踰十年民疲於供億而軍猶乏於糧餉吏肆於侵欲而民或遠於底告三者之難而都漕皆任其責賦斂力役陞黜之得其宜則譽將歸之如其不善毀亦隨至毀譽之來均將被及於其屬子雖欲辭其名得乎僕蓋將有以告子矣嗚呼甚哉天下之眩於名實久也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三十一

嚴而以為苛猛而以為暴廢法而以為鎮靜縱姦而以
為長者狡焉者用是脇持務以濟姦而樹黨於是士大
夫之剛決者則畏其名而憚於有為偷懦者則持以藉
口而文過率皆結舌袖手視姦賊肆行而莫敢詰善良
日受其弊僕行天下見風俗類如此而四川為尤蓋知
柳子厚鄙今之長者皆土木類而發憤於說鵠有以焉
耳武子學通古今與人交不苟從居官操下甚急資既
疾惡復儀狀雄毅姦人易以惡名被之余懼武子之畏
其名因而眩於其實蓄縮畏避不敢行其志以佐其長
使四川之人滋受其弊無已時余不得不言武子其審
於名實之辨而斟酌於其心姑務去苛與暴而嚴與猛
非所以獲罪也無廢法無縱姦則鎮靜長者之道行矣
孜孜焉夜思而晝行惟實之是審無名之或畏庶幾狡
焉者不得以疑似為子病若夫君子之道本之以寬厚
持之以明恕詳於謀而果於決圓其外而方其中固武
子之所當從事也余何以益子哉

贈黃子真詩序

石城黃子真與予游二十年余家世為儒子真自其少
時則脫去舉子塵陋之習好古文作詩有句法喜交當
世賢長者道前輩事皆有始末遭亂流轉江湖間獨一
妻一子內無婢外無僕衣食隨罄則營遇賢牧守能容
之苟足則閉門靜處不妄交遊雖甚窮節操益勵老耒
益自重絕不以詩文示人退託以不為然聽其譏評世
人文字一格以古人不隨世俗好尚知其識愈精學愈
高也紹興壬戌過余秀州之魏塘嘗作兩詩以贈之
其一律詩頗別更定且又作古詩一欲併追與之舟去
已遠不果追明年夏復過余留近三月去之毗陵索詩
以行僕倦未皇也因取向律詩別更定者并古詩不果
追與者錄以為別且儲他時一笑紹興癸亥八月初七
日

記

崇山崖園亭記

求勝概者必在於深山窮谷人跡之所罕至然後以為
惟特而玩之至於跬步之近有湖山千里之觀為人所
易而弗貴者有焉崇山崖是也崇山距鄴北九里在晉
陽王城之右按圖經唐天寶六年改為固封山土人襲
舊名而不之改也山之崖闕然特出於漢江之潁江外
皆環山茂林堅峭嶺鬱錯立交峙望之莫知其際焉山
之上多叢草惡木狐狸所居豺狼所嗥居民陋之欲易
而不售者積數歲矣族兄彥遠一日往遊喜其景而售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九

之既乃平易道路疏竹出石制叢草誅惡木心營目顧
因高就下而作堂於中掖以兩廡步簷回環周若一舍
直東為庵以棲雲霞臨崖為亭以釣清瀨而又樹以松
間以雜花工不罷人作不費財舟車上下談笑即至不待
勞形於鄙遠而山水之秀畢於是邑人見之咸以謂忽
生頓出而不以為故所有也余因謂曰凡物之大情莫
不駭異習常忽近而慕遠惟賢者而後能因其同而得
人之所異因其近而得人之所遠然則是山也昔嘗見

輕於樵夫牧兒與培塿同列矣一旦取於彥遠登焉而
望若天之益高地之加闢而異者遠者出焉夫山豈改
於故哉特以所遭之人異也彥遠之識其與庸眾亦遠
矣彥遠為人閒曠怡愉居官蹇然有臨民之志春秋鼎
盛他日固未易量也使適士之賢智愚不肖如山之美
惡則當有清曠秀發奇效珍於前者矣吾之族將由
之以復振歟其為悅於目適於心又不止如山之樂也
余既叙其登臨之美而又以是告之宣和二年三月七
日弟嶠為記奉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樞密副承旨
知東上閣門事鄭成之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十

歲寒堂記

竹山古庸國也按春秋左氏魯文公十六年楚使廬戢
黎伐庸及方城今方城亭是也介居阻險而號劇邑多巨
姓強家連地千頃其間桀黠者往往雄長一鄉負多資
視為吏者若易與每輕犯法自國朝以來無聞令焉宣
和六年秋會邑多故州度為令者不足以辦事欲擇他

吏以攝之於是令夏珙致宏自房陵丞往莅邑事以才
選也暨至邑宣令典設教條振宿弊矜無辜數恩信以
勸其從嚴斷刑以威其淫大率以抑強扶弱為本用猛
而濟之以寬未期年而政成訟庭廓廓無事矣因顧其
縣宇而嘆曰茲邑雖鄙遠亦春秋之建國也室宇庠
敝既不足以稱子男之居而且無退公思治之所其陋
甚矣昔唐柳宗元作薛令三亭記以謂君子必有游息
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常若有餘然後理達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事成吾不佞豈敢為是游觀勸民以自便至於宴息之
居所以與後人同其利者則不可以私自歎為解於是
積財以羨餘課功於暇時度廳背有隙地作室六楹從
七架壯麗雅潔不陋不侈與塏靖深宜煥宜寒卓暮以
聽訟詞閒暇以宴賓客自經始以至落成人初不知有
役事也堂下有雙檜其大連抱其高参天因榜曰歲寒
堂乃謂其友張某曰余之名堂非獨木之謂也雖余之
修身從政將有取於是馮子盍為我記之僕因謂曰嘉

樹之與惡木並生於天地間初若無別也至於陵厲以
霜回薄於巖風而能不凋落然後松柏之節見矣君子
與小人並居於世初亦若無別也至其誘於利害劫於
禍福而能不變遷然後君子小人見矣初致宏之始至
也疾視邑之蠹敝心不能平既又盡知豪吏大姓素為
惡者主名一切以三尺從事畧不以法假人良民坐是
安堵而姦猾頗不便其政於是羣聚而謀欲崇飾惡言
覲以盡惑羣聽其言既莫之信則又欲誣以他事訴於
當路者且微使人諷致宏覲其稍寬已也致宏自度無
一可以為己病者畧不厝意治豪橫益急卒不以是少
改其度其去之日如始至也由是觀之以歲寒名堂其
誰曰不宜致宏九江人文莊英公之裔孫讀書作文頗
有致思竹山之政大抵以此緣飾非文俗吏所能辦也
彼邑之人其冀除其堂封殖其樹以無忘賢令之德附
韓宣子故事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修房州大成殿記

國家自崇寧間大興學校凡孔子之廟在郡縣者莫不修飾以稱上命中更多故於稽古禮文之事少闕則又例皆傾圮毀折而不加繕營房舊有學在州城之南西偏建炎三年某月孔子廟屋壞幾毀神位太守王公凜然乃命都監趙侯更作新廟侯乃相地於州治之東中高而外下可環之以水有類宮之制遂面勢而改築焉以某月日告成公乃命故吏張某記之曰昔者堯舜禹湯文武孔子相傳一道所以濟天下而澤後世者不可

優劣論也然自三代以還由華夏至於海隅像而事之廟而食之者惟孔子而已豈孔子之道有過於堯舜禹湯文武哉大抵有堯舜禹湯文武之位而行孔子之道易處孔子之位而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難方周之哀王綱解紐君臣父子之道不絕如綫孔子於此方且奔走於宋衛齊鄭之郊皇皇然既以是而語人又以是而立教雖畏匡厄陳受辱陽虎見譏武叔而不悔也推本聖人之意豈有他哉懼夫斯道之墜人倫之變後世有

粟而不得食之也晚歸自衛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以成一王之法誅趙盾於討賊而君臣之義愈嚴責許止以嘗藥而父子之恩彌篤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既闡而復張人倫之大既焚而復理孔子之力也譬猶洪水方割而禹導川澮黎民阻飢而稷教播種惟昏墊而後知禹之勤惟艱食而後知稷之力不然冥亦勤其官而水死者也而後世不稱冥而稱禹厲山氏之子柱亦為稷者也而後世不稱柱而稱稷然則生民之奉不於堯舜

禹湯文武而於孔子者其以是耶生乎孔子之前者固有人矣生乎孔子之後者亦有人矣如虞仲夷逸長沮桀溺接輿之徒方且被髮而佯狂耦耕以自養隱居以玩世數子者其才未必不足以行孔子之道其志未必不足以明孔子之教而皆忽然無意於生民向非孔子者出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已失其傳人倫之大莫與興理者矣然則孔子之祀所以跨三代而獨光際海隅而咸事者豈不宜哉然當茲極亂之時人方廢俎豆而

事軍旅而小夫之論者方且以孔子之道為不亟於救亂否者則又自放於山林之間莫肯以濟世導民為意皆得罪於聖人者也而王公區區於此時獨能新孔子之祀以示民有足大者昔孔子作春秋撥亂世反諸正使世之為士者苟人人能以孔子之所用心者推以濟世導民則救亂之術有急於此者乎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彼小人而至於難使則其亂有不可勝言者若其易使顧有犯上而作亂者耶余既

美王公之舉事得化民之本也而又嘉趙侯之肅給能輔太守以成行化之基也故樂書其事而推明孔子之道所以急於救亂者如此

繼思堂記

紹興八年春謀成都帥朝議難其人於是輟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晉陵胡公以為樞密直學士成都府路置安撫大使公以母老疏再三上不報朝廷乃為秀州增置通判軍州事一員以公弟右通直郎彥國居其職俾奉

其親官下以慰公未諗之意士林耀之成美居官之明年贊郡少間顧舍次秋隘早庠殆不稱道貳之居因其狀上外計得錢三十萬度聽事之南隙地作室五楹闢其東為吏舍其西以待婚錢之隸於我者即其中為退公思政之所既成因顧念而言曰在治平丙午我先祖魏國文恭公居樞府六年矣上章乞還印綬乃拜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仍以先祖少師公簽書秀州節度判官廳公事以寵其行距今蓋七十三年而彥國用仲兄故復踵前武又今之治所即前日節度判官之廳事也彥國不佞無以似其前人而亦承天子之渥命其何以堪之乃榜其檐曰繼思庶幾朝夕續其緒業家訓是承恪其位著國恩是報且使來者有觀焉是歲秋八月會予僑寓是邦因請記其事予嘗紬繹舊史知胡氏之世次班位蓋自文恭公始大其門於仁宗時由翰林學士本兵柄其後修簡公佐神宗復自中執法兼浴殿而承尚書蓋再世柄大政而今兼翰林學士尚書公與成都

密學公皆嗣為名命則凡掌內外制詔者通四世焉故世言衣冠文物之盛者必首胡氏雖少師公位不配德晚亦官為列卿監帥大藩未為不遇也知成美所謂能守其業者且又將光顯矣予嘉其七八十年之間祖與孫相繼蒙國恩厚如出一跡庶幾所謂奕世載德不忝前人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故為之書紹興九年八月某甲子記

御書記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紹興十年某月某日皇帝御宸翰書中庸以賜臣某筆畫之妙度越崔蔡鍾王之前臣某謝固陋不足以辱大賜既乃勒之堅石將以示天下垂久遠謹再拜稽首而言曰竊惟自宣和末天不靖民章輔禍亂使干戈倣擾郊甸至於今憂猶未弭一星終矣朝廷之事捨整軍經武之外固宜未暇遑也而主上方儲神穆清留好經術問御適英閣見講讀臣探贖帝王之道聖學日躋深造自得非羣臣可望清光而昧者不知是為今日之所先

務甚哉道之難明也臣某以謂帝王之道甚大以備文武之用時措之宜而已譬猶元氣包括宇宙或為震耀殺戮或為生殖長育顧豈二事哉則知張弛之用本同感懷之致非異亦猶是也臣某嘗觀皇矣之詩序文王征伐四國徒曰無然畔援歆羨與夫不大聲色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此而已則文武之道果烏乎分至於宣王中興詩歌常武序言有常德以立武事則既有間矣逮至後世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文武之事至不可同日而議故雖如叔孫通之賢謂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而史臣之稱光武亦以講藝論道在投戈息馬之後必若所言則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特為虛語臣某每歎息於斯而詩人之意深遠矣今中庸一篇始言性命之理而以無聲臭終之其間制世御俗之道蓋無偏廢而不舉者然則主上之所以賜臣某豈徒然哉顧臣某學術膚淺曷足以推明聖意而奉承之然眾不可蓋蓋將有傑異之佐為時而出協符上德治具益張中興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之功待是而畢臣某輩幸卒蒙全活之恩賜骸骨
歸畎畝殘年餘日尚庶幾及見之臣某不勝昧死謹記

記

觀音記

傳言山川之神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禱之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禱之古之所以弭水旱者如此及後世佛法入中國以大慈悲閔仁一切凡衆生之罹病疾苦惱者莫不賴以振除濟渡則如歲之雨暘不若嚴像設而禱祠之固其宜也而觀音大士最有緣於閭浮提人凡有所祈無不響答夫水旱豐凶將司於神耶或者佛菩薩亦司之耶吾不得而知也要之發於此而應於彼皆不出自心現量夫心之所感豈特水旱祈禱之間凡出世間一切有無善惡等法因果報應孰非自心現量哉觀音大士以聞薰聞修啟悟世間始以音聞流入三摩地得寂滅樂超出諸相復以無作妙力示三十二應入國土中以至析鄰虛塵刹無不隨

類現前為說法要皆從無住本建立一切若能了此是真見觀世音大士而知感應之所自矣如是則雖無塔廟巍然望之若蔭廣厦雖無像設仰而瞻之若臨父師雖然如是罷世間法豈可或廢不然則又何以警惰慢而伏憊戾生未能忘相者之信心哉秀州某寺舊有觀音像殿宇卑庳不稱嚴事紹興某年某月境內雨暘小不時慮害歲功邦人士庶竭誠以禱既而獲應歲以有年道俗依向信心益堅於是其徒因歲之既定也與人心之易化也乃募施者度為殿宇橫幾楹縱幾架塑大士像於其中土木彫鏤梵相尊嚴供具妙好為一方佛寺之冠其既成也僧用昭再三請於予願以文字為檀波羅蜜記作殿始末不得而終拒之是殿實鳩工於某歲於某歲始成其初發心募士者自僧用昭始輔而成之者曰僧志筠

王氏重建環勝閣記

予家石埭異時有東役取道丹山經桃花潭愛其山川

清遠常移日留不忍去意必有隱君子作為臺觀收羅
雅致以供寓目訪諸者老成云去此跬步間公之華宗
子明有閣曰環勝特為雄麗子明不祿閣燼寇火其子
欽中因舊規樵礎甃不易輪奐逾前日與賢雅徜徉其
間予方之官武林不暇謁之粵三年季舅以書來道欽
中意欲誌其再事營葺之由予承渭陽命且欽中宗人
也義不當辭謹為之言曰天下之尤物足以移人人不
為物尤亦足以移物一拳之石一泓之泉尚能膏育長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三十二
三
往况環羣峰注大川奇態偉狀朝暉夕覽知景象之為
勝而不知所以自克者多矣此移於物故也若夫申伯
挹喬崧之靈燕公得江山之助登崆峒探禹穴以資史
毫浮沅湘游雲夢以賦騷雅是皆移天下之尤物而聚
於胸中其大足以自表著以勲業顯於時其次發為文
章歌詩以光簡策如行義操守則顏氏之克己此非特
不為物移而自勝莫大於是欽中賢者能飭子弟為彬
彬雅士予敢不以此告之如其溪山之勝備見於吳水

州之舊記茲不重陳紹興十有六年二月二十有一日
記

處州龍泉西山集福教院佛經藏記

佛之道其妙至於不容言說而世俗之所知者不過於
誘人以行善遠罪而已是亦可以佐教化於天下雖其
威儀禮法不與華同非儒者之所與然猶未有甚害也
為其徒者能奉其師之教則其服用必薄以惡其動作
必勞以勤持其戒律必獨居而若有所畏其資身之物
必乞匄取足而無餘儲是以凡齊民之去為浮屠者自
非天資刻苦而淡薄自甘者未有棄父母捐妻子而樂
為之者也逮近世佛之教日以弊於是其徒狡焉者始
誣其師而倡為天堂地獄之說以誘脅世俗乃大其屋
廬美其飲食豐其器用眾其給使不耕而食不織而衣
無力役之勞朝夕而遨嬉於是蠹財用傷教化而齊民
始病矣是以儒者至欲人其人火其廬者有以也此院
之建始於唐某年是歲盜發浙東郡邑率被害而茲邑

獨免於是邑人始創為佛祠距大宋之宣和二年蓋若干歲矣方臘又寇浙東處州六邑而五邑被兵茲邑又獨無事方寇之盛也主僧某人率邑人誦觀音大士名號冀以免於難寇退因諷邑人以為為善之報遂相與施錢而新之凡為屋若干間而宏侈於其舊既又儲大木數千章將為經藏會建炎初連有寇攘不果作紹興十四年始鳩工而為之落成於明年之秋凡用錢若干土木之崇高像設之彫鏤經帙之整潔遂甲於境內焉

難自喜而益勵則為之子若孫者慕前人而虞後患將敢怠而廢乎是使邑人之趨於善無已也是亦可以佐教化於天下初僧某再新是院先得某人兄弟以為之率經藏之役則某人之妻某氏實為檀越之首云年月日記

襄陽府重修州學記

襄陽自兵火廢亂邑屋蕩為地豕之圉重以吏治不良民俗蠹壞禮義科旨之事不復聞耳矣紹興十二年九月詔書下諸郡修學宮於是權知府事淮安蔡南公念茲邦學校久廢即歡以承命因學故基以是某月某甲子庀徒興作於某月某甲子告成為屋若干楹凡學之所宜有畢具中為殿以奉先聖十哲繪從祀之賢於兩廡下屋皆因俗以竹為瓦獨殿宇土木雄傑視承平所為無甚愧嚴先聖之居不敢視陋也材物用度一皆省畚諸用而取其餘又會歲饑僦民之無食業者厚其直而用其力故自始至終人不知有役事焉學成以其後

之餘營廩稍以食學者既乃以圖上於朝請復教授員
有詔許之遂以書走嘉禾屬余為記按襄陽屬荆豫之
地在漢隸南陽郡其人物之美處士之節見於傳記者
甚衆而又嘗為羊叔子杜元凱經緯其民風流猶未泯
也且承本朝累聖之德薰陶仁義之統其民俗之善固
宜中更兵火盜賊之厄向時遺風餘烈耗矣悲夫後生
所見非兵戈殺伐之業則奪攘背誕之事也今復風之
以學校習之以禮遜春秋時祀使州閭子弟得觀俎豆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二

之盛識鄉飲之儀固可使父老感激而出涕暴戾愧悔
而遷善矣今又拔取州之秀民羣聚而教之擇其德齒
可厲衆者為表率使之出則修之學入則修之家鄰里
親戚希冀慕仰則雖有暴桀子弟猶將變而之善也或
以為江漢之民久不率一旦驅而從教其難乎是將不
然昔潁川之民趙廣漢治之則尚告訐韓延壽治之則
興禮遜夫彼豈有異民哉猶之水與頤所以導之何如
耳如茲固無疑也余少入郡庠中遭喪亂去鄉里往時

遊射處尚皆識之今侵尋老矣他日歸從衆賓之後觀
鄉射之禮於學退而詢於閭井必有焄然興道而遷義
者則其風化之所自可以考而知也南公其先洛陽人
故參知政事文忠公之姪曾孫遷居淮安今再世矣昔
常往來襄漢間習熟其士大夫視之不異鄉里初以京
西轉運判官權知府事至則惠卹其民不忍以法繩之
二年而後去者歸居者樂於是朝廷求其治狀於某年
某月詔以為直秘閣且正方面之任焉夫為吏一用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二

信不尚苛察固善美而又能慕古教化以接邦人於道
是其可稱也南公既與予遊舊且為鄉里載述盛事義
不得辭紹興十四年六月初四日記

雜著

救弊

嗚呼先聖賢人之能以道詔天下者非言莫載言之所
以傳後世者非經傳簡策莫考後世之人自天子而達
於庶士欲以求聖賢之道而措於大中之理者非學莫

能入學之不可以已久矣魯昭公十八年秋莖曹平公
往者見周原伯魯馬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子馬曰周
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
曰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
能無亂乎至二十三年景王崩子朝爭立召氏毛氏奉
子朝以逐王猛成周大亂終於悼王失位而崩敬王奔
走不能保其社稷諸侯助之僅以復位王室之亂者十
有八年昭公二十九年其書曰原伯魯之子者杜預以

謂終不說學蓋先儒深疾之意也夫天下之亂風俗之
壞未始不由於君子不能正身以儀下而反淪胥以敗
者也故下之人倡為是說而大人不能正既見己之不
學而亦能在高位也又見當時之人不學者衆而措之
於治未有覆亡顛隕之禍也故以為無學不害反是其
語而以身徇之其所以致大亂者賦此之由也夫不學
而致亂者猶之可耳既以不學而致亂亂而滋以學為
非者其患又甚焉若不救其弊而拯其溺則後將為鬼

為域不可復振矣本朝之所以致敗亂者固不一塗要
之法度亂而綱紀廢人才蔑而聖言亡皆不學之過也
世之愚夫愚婦徒見興學校三十年服儒衣冠者滿天
下上之公卿大夫下之百執事之列皆由此塗出以為
儒者之盛古未有也而終於廟社淪亡海宇震蕩民人
塗炭故循其外而責之曰是儒者之禍天下也一人倡
之千百人和之億兆之人莫不謂然次及朝廷之公卿
大臣已既不學而不知先賢人之道真可以已亂而致

治如稼而獲如蠶而績之可必也初不能以是折天下
之言而反比於愚夫愚婦閭閻里巷之說而遽以口承
之亦曰亂天下者吾儒也痛哉夫所謂儒者學先聖之
道明諸子百家之言達古今理亂成敗之事措之於治
則君昏能正之國亂能理之四夷不服能賓之風俗敗
壞能美之節義不修能立之軍旅不振能激之夫是之
謂儒不知前日之大臣號為儒者能如是而致亂乎將
不能而致亂乎其曰不能而致亂則是所用非儒也用

非儒而致亂而儒反得罪則是飢食烏啄而致病反屏
稻梁而不御也不亦惑甚矣乎嗚呼本朝自三十年來
未嘗有儒而用之也其羣萃而養之者率不學之人爾
人各占一經苟能通王氏說則足以取科第甚者於王
氏說亦不能通徒剽賊人語苟能為所謂大義者亦足
以升名於禮部此曹一旦入仕其狡焉者則急日月犯
風雨以數千公卿之門冒沒諂諛以取顯美其碌碌者
則沉州縣以簿書期會為急其於聖人大中致理之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二

古今成敗之務未嘗聞於耳而著於心也何者所以養
之非其道也自朝廷號為以經術取士以來人皆高談
陰陽性命之說以誑惑聾瞽而不知聖人之術乃所以
為治國平天下之要而徒事空言以為大夫何切於事
理哉夫古之能明經術者莫若漢儒如賈生之明治體
晁錯之通術數公孫宏以儒雅輔治雋不疑以春秋拒
女奴司馬遷修史記以正褒貶劉子政推災異以關王氏
類皆有益於世者豈若後代徒事空言者哉學如數子

可謂無媿矣措之於天下國家可以致治平必矣審如
此則聖人之道與夫後之學為是者果何負於天下哉
而罪之也今夫經傳子史百家之言無非仁義禮智信
之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善惡成敗禍福治
亂之迹可以勸戒後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至
於漢唐之世所以為治不過於此今若舍是而不學以
謂不足已亂而致治而曰我惟軍旅戰鬪之為務是專
欲以力服天下也紂之百克而卒無後項羽七十餘戰
皆勝而卒死東城設能如是猶不足以致治况又不能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二

不亦可笑矣乎或曰今茲上之人未必不說學而罪儒
特以兵革未息故先其所急也嗚呼是聖人之道無益
戰陳軍旅之事耶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與夫夾
谷之會武子之臺所以折齊侯不得施無禮於魯却費
人不得致難於君者為何如哉傳曰禮樂慈愛戰所畜
也又曰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夫所謂
禮樂慈愛之事不既具於聖人之經乎晉文公之教其

民必示之義示之禮示之信而後為可用則所謂義信與禮不既具於聖人之典籍乎不特惟是自古名卿才大夫所以經緯其國折敵人之衝整軍而經武者與夫良將壯士之所以殺敵致果保大定功者不既具於歷代國史與夫諸子百家之說者乎若此之類皆非不學者之所能究也今人之言曰我惟兵書之知今之所謂兵書者不過七書耳而不知自六經已降及百家諸子之書其言戰陳軍旅之事也悲矣何獨七書云乎哉為是語者是又不通之過也余大懼不學非儒之說瀟漫於天下使後世之士久而無以取正是以敢私論著之以告於知者以號於天下以徹於上人之聽庶無蹈周原伯魯之禍

讀管子

余讀管子然後知莊生鬲錯董生之語時出於管子也不獨此耳凡漢書語之雅馴者率多本管子管子天下之奇文也所以著見於天下後世者豈徒其功烈哉及

讀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則未嘗不廢書而歎益知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搏忒作貸宥作侑况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名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祀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名忽呼管仲為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澤恩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既雅奧難句而為之注者復謬於訓詁益使後人疑誤不能究知世傳房元齡所注恐非是予求管子書久矣紹興己未乃從人借得之伏而讀者累月始頗究知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用上下文義及參以經史訓詁頗為是正其訛謬疑者表而發之其所未解者著之不敢以意穿鑿也既又取其間與於理切於務者抄而藏於家將得善本而卒業焉

證辨騷

劉勰作辨騷以謂班固謂屈原為露才揚己忿懣沈江

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縣圖非經義所載予以左氏參校離騷經及天問羿澆二姚事與左氏不合者及讀班固離騷傳序謂孝武博覽古今淮南王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垢之外皜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二姚有嫉佚女皆以所識有增損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以為之解自此以

讀淮南子

淮南子文甚類荀子而引義推類則新序說苑之流其間事實可用者甚衆晉魏以後諸人頗采取之藉使不合於經猶當廣異聞也竊獨悲八公者深博識事如此而不能脫王安於禍豈不能用其言耶將斯路之信艱不可以智免也韓文有曰髮櫛而苗媯之蓋出於此然媯作耨乃傳寫之誤當以韓文為正亂來余求是書十五年壬戌冬從蘇仁仲借得之始獲抄覽余憫古書未見售於今之人未有鏤印者恐其散佚不全乃別加裝褙而歸之

資純二州

種子端為余言資純二州產巴豆其樹合抱每秋後子實因風損落溪谷者無數浸漬泉溜入於資水水傍之人飲之者多癘瘧之疾死者甚衆昔後漢胡廣本南陽菊潭人壽八十餘蓋菊潭之側山菊叢生其潭水得菊之滋液臭味飲之者徃徃老壽至於菊潭之人老者皆八九十歲夫資純二州之民以其處資水之下而疾病

天折南陽之民以其處菊潭之下而繁祉壽考嗚呼人之處世能審處其下流則善矣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三十三

宋 張嶠 撰

雜著

書帖為戒

朱文公熹晚年書帖以為戒云年來多病每因飲食過度所致近覺肉食太多為害尤甚自丁巳正且為始早晚飯各不得過一肉羹不得更設肉釘如是菜熟水下飯即肉釘不得用大堦只用菜堦晚食尤須減少一則寬胃養氣二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盡年儉德避難之萬一切宜深體此意觀此可以得古人治生之法矣

寄謙上人

予往年在臨安謙師自徑山相訪對榻數夜老景心甚切而予畧無入處後二年屏居魏塘一日忽若醉者醒睡者覺從來活計一無增減但自笑而已數日始知自我流出者如人擊鼓棒棒有聲自外來者如水投石一點不入異日作頌寄謙他日若見老景便當攔耳與拳且

圖風恬海靜不敢更狐媚人家男女謙師可語同道今後更不得說聞見如解鈍置他人若人問我從生來便會作此語耶則對曰唯老漢罪過

禪頌

往年景老示以狗子話且云不得作一切妄想會不會即且置僕始聞之如蚊子上鐵牛也後三年餘始領解方知一切語言之來感吾意却如蚊子上鉄牛也因有一偈連辱超然見索遂筆之當時老師號令曉到不管夜行如今都城漏逗觸體冷笑三聲

讀梅聖俞詩

聖俞以詩名本朝歐陽永叔尤推尊之余讀之數過不敢妄肆譏評至反覆味之然後始判然於胸中不疑聖俞詩長於叙事雄健不足而雅淡有餘然其淡而少味令人無一唱三歎之意蓋有愧古人矣至於五言律詩特精其句法步驟真有大歷諸公之騷雅云

八卦納甲

天有五陰五陽為十幹乾坤父母也為六子之始終故
乾納甲壬坤納乙癸六子震巽坎離艮兌也分任父母
之事故震巽納庚辛坎離納戊己艮兌納丙丁各掌其
一以致其用

乾甲 艮丙 坎戊 震庚 坤乙
壬 兌丁 離己 巽辛 癸

六子分支

地有六柔六剛為十二支乾坤無為六子致用故震統
子午巽統丑未坎統寅申離統卯酉艮統辰戌兌統巳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三十三

亥然錯綜運行而變化焉

中西戌亥
未 子
午 丑
巳辰卯寅

納音分支生六十甲子納音

五行激而有五音為宮商角徵羽宮土也商金也角木
也徵火也羽水也在數以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
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五與十土數居中萬物皆自此
而生故宮商為四聲之剛十二律呂之所本也先以六

子所統之干納于中處之以五與十為土然後左右前
後別其四者以一六二七為左三八四九為右而水火
金木於是乎備於六十甲子之中於此可以見乾坤之
無為而六子之致用也

一丙 子午 六丁 丑未 一甲 寅申
六乙 卯酉 一壬 辰戌 六癸 巳亥

七戊 二己 七丙 二乙

二丁 七甲 二乙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三十三

震巽 納音 五庚 十辛 坎離 納音 五戊 十己

艮兌 納音 五丙 十丁

三壬 八癸 三庚 八辛 三戊 八己

九甲 四乙 九壬 四癸 九庚 四己

傳贊

重述陵陽子明傳贊

昔之稱為配名字者必以氏有以官者如司馬中行有
以國者如邢茅毛蔡有以所居者如東門東里之類後

世則一以其族陵陽子明其亦以所居為氏者乎陵陽籍屬時歷春秋或楚或吳嬴秦改宰隸於宛陵西漢因之東漢則以隸丹陽晉則以隸宣城晉人避杜后諱易為廣陽宋氏以降縣遂廢治陵陽實山名也初縣之得名因此山而山之名因子明顯故歷世史家治地理釋者皆引子明以證焉李唐天寶間明皇喜神仙道家之事訪海內名山福地郡上其事於朝而仙壇始以宮創夫世數既遠碑碣無存田父謏儒傳聞失實故舊以子

明為吳人或以為晉人非也子明終始之跡固已詳於列仙傳矣道書之藏有陵陽子明經母慮數千言大抵皆養氣修真之語西都一時文豪如司馬長卿嘗據撫其事以賦大人之辭應劭輩復引之以釋列缺倒景之語而曰吳人晉人何其遠邈也質之廣韻注與夫九域志其姓氏之與為邑宰而廟祠者皆契今聞始子明生於沛國之鉅鄉自少好服六氣之精春食朝霞朝霞日初出赤黃氣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取四時

與天地玄黃之氣呼吸吐納以練至和嘗曰吾聞陵陽乃丹丘子成仙之地故求為之宰清談終日縣務自理雅好棲息巖竇故邑人謂之竇令君常漁釣於延溪策竹為馬浮游水中踞磻石忽獲白魚鱗鬣異常就手即斃剖之得方書教其服食之法子明曰噫吾事濟矣遂登山依崖穴石為爐竈之具嘗登黃山採五石脂以益烹煉五石者蓋丹砂雄黃礬石磁石曾青袍朴子言之詳矣三年丹成七粒為服既而節值中元唳鶴回翔白龍就馭子明遂飛騰霄漢聞矣邑人駭悅至今歲以是日而醮祠焉初子明既至陵陽家人僕妾一無與行至夜常跨竹馬歸旦而復在廳事人初無知者其妻費氏夜與二女皆嗜丹喜笙簧子明丹成既服餘刀圭以與之費因弄簫音而感白鳳駕而騰雲二女得丹亦化二鳧隨父以為青童之侍子明諱伯玉其弟子安諱伯樂與兄同志常遠游獨好四明山亦得仙人長年之術子明知子安欲來化為黃鶴以邀之遇於中塗頃之子安

駕白鶴而東歸子明駕白龍而西返其居人遞聞空中有絃歌之聲因名其地曰各道名其鄉曰望仙曰絃歌舊傳載唐人詩有曰白龍已謝陵陽去黃鶴時來喚子安蓋記其實也魚腹之文大要五字至今黃冠者猶能傳其刻畫畧如符篆而世俗不能曉方輿子云子明所得書乃鍊丹服餌之術也子明仙去于今幾千百年矣丹臺藥竈猶有存者歲時村落之人夜矚山谷間五色光瑩或聚或散或者以為丹之餘輝也臺竈之下數百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三

七

步鐔石出泉甘冷非衆水比而水旱不溢不涸郭璞遊仙詩云陵陽挹丹溜蓋謂是也山之下有黃鶴池白鶴墩棲鶴林而子明得魚之處巖然有石出於水中其立馬坐釣之跡宛若猶在也陵陽黃山相距不踰兩舍傳者皆得其實獨誤其時茲故辨之且為讚曰薜英朝華蟬蛸夕殞百年人壽歟若一瞬蛾眉伐性醪腐腸紫清瓊郁金飯玉漿陵山之陽子明游息六氣呼吸五指服食石竈金丹術全九還白魚薦方黃鶴為駢功成三

年造化七粒龍驤瑤轡馭登天日上朝玉帝觀化元元崑崙酬觴洪岸拍肩仰躋倒景俯瞰列缺鳳簫一弄鳧童雙接四明其來絃歌空中龍鶴各返丹霞曉風若木兔輪蟠桃烏翼昏明代謝自為今昔紫煙成歧青雲可梯何當脫纓攝衣從之

彌陀佛贊

某從妹嫁為左朝奉大夫新除南外都水城郭敏修妻凡十年紹興己未七月乙巳暴病一日卒敏修痛之甚凡亡妹平生受用物皆不忍復見悉斥賣作佛事用其餘繪彌陀像事之是年冬某蒙恩召為司勳員外郎相見哭之如其始死請為彌陀贊且言亡妹往在忠州時夢人教之誦彌陀經既覺誦滿十萬聲至卒時西向而逝似前境有大因緣者某以為此信足異矣然猶未離於名相方域之間必見諸相非相然後真與彌陀契也乃破涕而為之贊曰人世幻化石火電光水泡樹影剎那則亡衆生妄見以是為實境皆愛心悲憂全集有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三

一

真師閱仁一世繪而事之在聲色外能如是知罪福皆假以此薦亡是真薦者

贊佛

以形色而見如來則是行邪道舍具足而修阿耨則或落斷空固知法身雖遍於無方而真體不拘於有相如彼太空之月遇水現形又若虛谷之聲隨響有答所以體真實而不離於幻化常清淨而不外於根塵作舉世之津梁為衆生之調御祇園給樹說五千四十八卷之

欽定四庫全書

佛藏集

九

秘文無量僧祇植八百四十萬億之諸佛論福慧則為兩足在天人則號獨尊是以帝釋梵王率皆敬禮修羅外道莫不皈依導羣迷如暗室之燈光和有情若嬰兒之父母三塗苦趣聞聖號而免沉淪火宅函生聽金言而除熱惱無邊利益不可稱量譬如天地之深諒如藻繪之彷彿今者恪修淨供虔布齋道嚴像設以如存仰真乘之來格作證明于晝夜滅罪障於多生願降慈雲來臨法座

疏

淵聖節開啟疏

電繞璿樞方啟千齡之運觴酬金母尚為八駿之遊星紀一終邊塵萬里撫昌期而屆候聲夷夏以傾心屬華戎修好之時有輦轂來歸之約爰因誕節式叩空王預周約於月冀用嚴修於貝葉孝慈淵聖皇帝伏願壽祿箕翼福等岡陵誦言敢效於封人御駕佇觀於養卒鶴鳴在念既寬九陛之憂嵩岳呼聲更獻萬年之祝

欽定四庫全書

佛藏集

十

初流虹於華渚瑞紀昌期久馭駿於瑤池心傾率土預周冀月虔叩琳宮咸懷向日之誠恭致後天之祝伏願南箕等壽北躋回鑿八千歲上古之椿未如洪筭五十里吉行之駕佇見遄歸天開亂降之祥適逢瑞節地駐雞鳴之蹕將返征車有三千同德之臣獻億萬斯年之祝恭依真館覬集洪休伏願福等岡陵壽齊箕翼聞三呼於嵩岳有慶一人回八駿於瑤池重權二聖

滿散疏

光流少昊之虹方占華渚速騁穆王之駿尚晏瑤池誕
時當薰奏之辰率土起葵傾之念預用賞月嘗叩琳宮
覲回上帝之表恭獻後天之祝孝慈淵聖皇帝陛下伏
願南箕等壽北躋回鑿方和戎收五利之初佇返國見
六飛之至鯨鐘鳴而法駕動即日言旋領雞解而天顏
怡宏休對越

星虹樞電方昭上聖之符月窟龍堆俄有遐方之狩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三

三

駐雞鳴之蹕未還御駕之遊薰風式際於誕時嵩岳敢
忘於獻祝孝慈淵聖皇帝伏願金仙介福玉冊延休壽
綿翼翼之長躬謝邊塵之厄五十里吉行之駕佇見遙歸
億萬年滋至之休茂當駢集

電繞璇樞初紀壽丘之瑞心非黃屋久遙汾水之游螭
列職以投誠恭後天而獻祝仰祈真宰誕錫龐休伏願
馭返瑤池數增神策嘉彼襄城之衆亟問迷津更同嵩
岳之呼永延洪算

繞電流虹瑞啟正陽之月清塵灑道久征行狩之車節
紀絲囊文抽藻笈祈休祥之川至副臣子之葵傾伏願
神輔清躬數回厄運和戎而得五利時將導駕之歸後
天而調三光歲上奉觴之壽

天寧節疏

華星表瑞肇開出震之符陽月維盈爰紀生商之慶乾
坤薦祉夷夏懽恭惟皇帝陛下道貫羲黃功高堯禹
以神靈狗齊之性而接千載之統以聰明睿知之畧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三

三

承累世之休復燕雲之故疆昆夷駭矣紹熙豐之遠績
庶事康哉世已格於泰和民咸躋於仁壽際天所履畢
效嵩呼溥海以還舉深封祝伏願皇圖鞏固化日舒長
錫萬壽於無疆高侔箕翼申卜年於有永遠邁姬周
赤電華星肇啟誕彌之月伽音貝葉爰修淨妙之因冀
憑西土之法緣仰祝南山之壽考恭惟皇帝陛下躬行
堯道身服禹勤德遠黎元仁均動植無一夫之失所得
四海之懽心時和年豐民俗康而頌聲作文昭武烈功

德盛而王業崇幸逢今節之甫臨敢罄封人之善祝伏願慈雲廣蔭覺海增瀾億萬斯年遠超逾於小劫垂拱而治永臨御於大千

熊羆協夢爰開震夙之期星電効祥誕啟光華之旦虔趨邃館大闡真科罄精禱於叢霄祝皇期於億載伏願上天祐祐列聖儲休翠華邁返於咸京睿算高侔於南極問安視膳仰寬仁聖之恩就日望雲下慰生靈之願帝乙生商光開今節日符祚漢肇啟昌辰敢同率土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三

情咸致後天之祝躬趨淨宇仰叩覺皇庶憑西土之法緣式介南山之遐算伏願太上皇帝陛下如天地之覆情悠久無疆若日月之照臨終古不息法駕遙歸於鳳闕含生再覩於龍顏仰寬睿聖之孝思下慰黔黎之至願雖暫逢屯否終違美里之憂然旋見昇平永享祇宮之樂

齋僧疏

某聞作大緣事然後獲大福田願今世之嚴顯富貴者

皆前世之致福德者也是知人處世間福為最勝某自受業及遊歷諸方受檀越信施多矣今老且耄無以奉報輒發誠心欲齋僧百萬仍與眾談不二法門為速迴信士廣殖福緣而院門雕弊難以自辦須仗眾力今者欲於本院安三百眾及接待且過雲遊之士齋糧以日計約費若干四方檀信或獨管旬月或共辦一時以至齋百人千人萬人各隨意施財共成茲事具疏陳列如右伏以兒童壘塔尚獲勝緣貧女施油終成妙果況設伊蒲之盛饌齋億萬之緇流考鐘撞鼓廣集四方之雲水揚眉豎拂大宣六代之宗風談不二法門演第一義諦豈但為住相之福蓋將窮覺海之源願起既向心各生決定信但生喜捨定不唐捐謹疏

靈感觀音處還願齋僧

災厄疾痛每併極於一身壽祉康寧嘗乞靈於大士果蒙悲憫稍獲痊平謹洎時日之良緬修蒲塞之供伏願觀音菩薩念平生之艱苦終大賜於孱微少分盈眦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三

十四

福緣使畢過駒之餘日仰惟大覺俯鑒愚衷

紹興戊午終制功德疏

易月之制雖遙旒宸彌深於舜孝遏音之期甫訖臣民
益慕於堯仁爰遵漢詔之嚴誕聞佛乘之事伏願乘白
雲而超昇帝所俯庇含生隨諸佛而上下人間默扶興
運皇帝陛下伏願天人助其信順遙臻偃伯之期孝悌
格於神明永邁卜年之遠下均寰宇同底壽康

率眾修英濟廟疏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三

十五

潔藻豐盛欲奉神靈之祀上棟下宇必嚴廟貌之觀况
庭除廊廡之綿延多風雨鳥鼠之侵損今忌葺補久必
廢頽事須藉於孔方兄同輸衆力諾可煩於毛錐子用
著芳街

祭孤魂疏

不祀非族固吾儒之設教無穢虐士亦左氏之假言故
羸牛蠶鐘尚有不忍之意孺子入井咸與欲救之心矧
此孤魂亦云其類偶爾沉淪之苦永無出離之期苟存

惻隱之心咸有悲憫之意遂興言於拯救乃誕啟於齋
蓮伏願三世佛乘四方地主憫茲滯魄墮彼幽塗使仗
慈航咸登覺岸功施既往沉魄盡脫於重泉利及方來
行客莫逢於橫死恭惟三寶同為證明

又召請落水投岸孤魂

惟爾孤魂之衆莫非編戶之良或本上之齊民或遠方
之羈旅咸因逐利由此畏塗但知出無入有以趨什百
之贏不虞航壑梯山而有覆墜之患顧此驚湍洶湧絕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三

十五

壁崢嶸蛟螭伺便於塘坳鬼魅擠人於阻阮操舟一誤
斯淪不測之淵錯足微乖已墜千尋之險既道橫死豈
得起昇有家而千里難歸無路而三塗可出寥寥長夜
時聞故鬼之號渺渺煙波可料沉淪之恨雖曰閔餘而
替代詎知此理之有無假使新舊之相更亦是輪回之
甚苦若非大興於佛果豈能博濟於沉寃顧我與汝等
生非骨肉之親又非鄉閭之舊獨悲爾衆致死非辜遂
思拯救之方必仗佛乘之力乃消淨夜建此齋蓮宣大

藏之秘言具香羞之威儀宜憑勝果速離幽陰發希有
之心斷多生之業同升淨土共禮慈容有生勿忌於修
心圖報不煩於結草咸聞召請端速來臻

追薦亡姊夫王性之亡姊疏

行善而禍報施之理難憑始泰而屯因果之由莫測惟
仗火空之道式資已逝之魂伏願聞此秘言來游法會
悟真乘之可慕厭塵世之多虞超生清淨之方永離輪
迴之苦願死生皆幻當同岸樹之觀而手足至親永抱
鵲原之痛伏惟衆聖鑒我誠心接引二靈併登覺岸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三十四

宋 張嶽 撰

疏

啟建疏

華渚流虹符式章於誕聖長江化馬運已協於興王有三千同德之臣獻億萬斯年之祝恭憑梵果仰讚堯仁皇帝陛下伏願北極齊尊南箕等壽垂拱仰平成之代車書混文軌之風戈戢弓韜盡復圖輿之貢天長地久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三十四

實踰嵩岳之呼

黃河清而聖人生式彰誕節嵩岳呼而天子壽爰發與言演琅函深祕之文當冀英預期之月皇帝陛下伏願蘿圖鞏固瓜瓞綿延莊椿莫計其春秋絳老難窮其甲子七百年已占周歷尚或過之四七際復興漢家令其時矣

功德疏

天祐民而作君茂臨誕節臣歸美以報上咸罄忠誠欣逢電統之期願効高呼之獻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覆下

舜德好生臥鼓橐弓收成功於不戰垂衣拱手臻至治

於無為雖躬安樂誕年之資更副壽富多男之祝仰祈

睿算躬仗法緣伏願神爽彌增瑤圖永固天皇治萬八

千歲莫窮巧歷之文古者有七十二家佇講登封之禮

萬世而遇大聖適撫昌期一人之慶兆民咸伸善頌猗

蘭啟瑞嵩岳呼聲恭惟皇帝陛下治監太清道捐細故

武由不殺既臻偃革之期治本無為坐致垂衣之化堯

帝自膺於仁壽華封猶祝於聖人恭仗法緣仰祈睿算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三十四

伏願珍符闡握文軌混同無彌界而此疆咸拱北辰之

所願入丁而出丙常瞻南極之明

滿散疏

星游河而入昴誕應嘉祥馬渡江而化龍光傳正統拜
唱春陵之氣竊呼嵩岳之聲讚揚式藉於珠函開謝已
周於冀砌今上皇帝陛下伏願壽齊箕翼化闔乾坤自
龍碯虎踞之都掃狼毒鴟張之寇天山掛旆將紆難子
鶴鶴洛邑測圭訖空羣於獻翰

功德疏

受命膺符天既佑於一德中興啟運帝方恢於夏家震
夙甫臨岡陵獻頌伏願體乾之健如日之升不言而行四
時御歷超踰於小劫執玉而朝萬國撫封包舉於大千
生商立子始協夢於猗蘭布德兆謀合成功于祀夏載
臨彌月祇叩仁祠式憑梵唄之虔仰祝岡陵之永伏願
天壽平格民迪吉康卜世卜年億萬彞躬之歷數于疆
于理并包禹跡之山川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三十四

齋文

明堂祭諸神文

天子宗祀涖於蒿宮大需嘉澤幽顯攸同惟神之德一
方所蒙位列祀典血食無窮肅奉昭意神其感通
念天子既嚴祀事于石礎金櫃之宮遂需澤以覃及幽
顯際天所覆徧于羣神功及民彝位昭祀典者是用肅
奉明帝以格神休
嵩柱九筵君既祀之鷄竿肆赦澤大沛之幽神明人皆

覃及之昭昭祀典神既載之肅肅王命神其格之

聖壽節祝文

月屬正陽適符興運星流華渚肇啟昌辰方令節之甫
臨造殊庭而致祝伏願皇帝陛下景命有僕萬壽無疆
年穀屢豐于戈載戢卜年卜世誕膺過歷之期寔明寢
昌永保中興之祚俯同華夏咸格壽康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卷三十四

躬趨於蓮宇用祇叩於佛乘伏願皇帝陛下福並岡陵
壽侔箕翼垂衣而治長臨普率之山河恭已無為坐致
昇平之逸樂

祝香文

寶歷彌新璫圖益鞏東朝分壽永同泰道之亨青帝占
祥早協震男之慶

召請諸神祇文

伏以五岳為大而龜蒙實東魯之崇四瀆雖尊而沮漳
乃荆楚之望固知岳瀆為鎮於天下而山川各主其一

方矧茲裔土之大荒實號微王之故國林巒峻茂固龍
地之是生巖竇幽深真神靈之所宅憑依既久廟食弗
愆况有他郡之名神遠播威靈於是土作遐陬之庇賴
為黎庶之依歸乃至前朝疏爵之君上古者年之衆掌
盟誓之鬼主社壇之靈土伯木夫山夔罔象凡此敷陳之
數是為神物之尤冀興雲雨於片時轉災祥於俄頃仰
之如在感以潛通實為衆士之推尊不獨土人之知敬
今茲謹有某人爰因避地獲至名山誕訪遺黎得知方

欽定四庫全書

東湖集
卷三十四

志聞此峽江之峻急與夫崖壁之崔巍舟泛之人數遭
覆溺繩行之衆每遇顛隤歷歲月之彌多知沉淪之幾
萬迨此閏餘之歲共傳新故之更若無拯救之方詎免
幽陰之苦遂興悲憫欲濟沉淪乃因時日之良建此齋
禳之會既仗佛乘之願力亦資神祐之扶持接此有情
咸生淨界願垂靈覽同集殊因

祈雨

陽盤隔并忽已雨更於弦望潔誠禱解未蒙赦罪於神

明俯仰之間淵冰是蹈敢陳危懇上控元穹竊以甘井
既涸晚禾垂稿人懷危懼溝壑可虞衆望雲霓朝夕是
急豈下民之稔惡由長吏之非良何以致然一至於此
籲天未應跼地靡容且吏治弗虔固當重責而民生不
易罹此何辜願拯民災身當天譴如旱乾之有數敢預
知於他邦而膏澤之所滋冀獨私於闔境倘蒙恩宥
過願降祐於崇朝使嘉靈及今尚能有濟若良苗既死
不可復還後雖悔之亦無及矣危迫之懇繫竭於斯冒

欽定四庫全書

東湖集
卷三十四

瀆天威不敢自赦

謝雨

比以旱乾既並祠於羣望迫於民欲遂竭款於神天逮
竣事之三朝遽涵蒙於尺澤救民之死寬吏之辜敢洎
時日之良恭效蘋蘩之薦仰瞻霄極俯察精純雖大道
難名本無絕生之理既豐年高廩敢忘歸報之誠尚冀
皇慈一終大賜

祈雨告靈澤廟文

惟神利澤一方舊矣先是守土之吏嘗鋪陳休烈告於朝以求旌賞而未遂也紹興乙丑某被命典州會夏秋之間雨不時降將病農功有禱於神悉蒙饗答遂申前請乃十一月癸酉禮部以天子之命下本州賜神之廟曰靈澤今既遣官以告于神且俾營表廟壩度為祠宇以澤為邦人揭虔安靈之地惟神侈上之賜以終庇於一方尚饗

謝雨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四

七

比者愆陽將害嘉穀吏無善政以克厭人心為沴召災職此之由以是用悼懼徧走羣望荷神之休甘澤滂降秋稼勃興西成可必冀其初也神不吏之責而民是病及其終也神閔民之勤而紓吏之過是神之賜也終始奚敢不有薦也

批政召災亢陽為沴民懼不能保其生吏畏無所紓其責萬室嗷嗷公私兼病遍請羣祠盼嚮有答時雨既足秋稼如雲敢修報禮祇見於祠下惟神寬吏之罪而閔

民之勤伴遂有年以終相之當嗣有薦也

祈雨白文

比申早禱既獲感通油雲密興甘霖未洽枯禾欲舉皆井復滋願終賜之以彰慈力

祈雨文

春農力作時方賴於雨霖早氣如焚田忽成於龜兆既種秧之未入何歲事之可期合境之人相顧失色念民生可憫宜寬擗壑之憂惟吏治不修當塞降災之責敢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四

八

抒危懇上瀆穹蒼霈甘霖於連霄俾四澤之咸溢惟祈靈鑒即賜顧哀

佛寺財云上叩佛慈

祈雨文

本州封內賴神之靈雨賜所須不謁而獲嘉穀向成而江山一邑獨以早告竊惟斯民生視他邑之農皆以緩滯而已獨有閔然望歲之憂不惟吏所悼歎在於有神寧或忍之願施周澤之恩一解向隅之病尚饗

祈雨謝諸廟文

本州封內賴神之靈自春涉秋雨賜所須不謁而獲嘉穀向成行觀鍾艾敢修微薦用達悃誠尚祇歲事以申報禮尚饗

祈晴文

稼多大田將興於穡事民咨苦雨懼害於塲功閔茲穰穰之勤遽缺坻京之望輒因民欲仰瀆天心即郡治以修禳按科儀而錯事雖蘋蘩之薦顧何足以降神而齋戒之誠庶或可以事帝皇窈冥之俯鑒祈盼饗之來臨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四

九

瞻此情表錫之澄霽消伏陰之為患俾燥氛以成功舒寬比屋之封少緩守臣之謹敢忘報本以謝豐年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三十五

宋 張嶠 撰

齋文

告成祝文

日者朝廷用本州之請褒賜廟額再命西安知縣營建祠宇以侈上之賜而彰神之休今祠宇告成繪塑兼畢謹遣官奉朝廷所降書命與扁榜於祠下惟神誕膺天子休命為一方永利以耀明其德尚饗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三十五

祭諸廟文

皇帝踐祚之初肆大青於象魏分命海隅咸修禮百神之在祀典者謹詣長日釋奠於廟欽惟先聖誕膺天子之丕顯休命以臨此舉也明明天子嗣服之始命我攸司各舉秩禮奉若休命潔茲豐盛維酒既饗侑以明德神其饗之

皇帝誕膺寶曆賜大青以幸天下乃命徧舉秩禮以祀於百神今茲穀旦釋奠於至聖文宣王暨從祠於廟者

伏惟先師歆天子之休命以庇斯文

謁諸廟文

某事之在民者吏治其陽而神為其陰故能有濟也某奉命假守此土視事之初祇見祠下凡事之在吏者某敢不勉若夫所賴於神者則願借助焉

謝晴文

苦雨為災籲昊天而滙懇列真降鑿誅黑蛟以垂休躬叩殊庭用申菲薦雖大鈞之播何有於謝生而下民之心敢忘於報本洪惟沖蔭永佑羣黎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三十五

於秋是載潔齋壇式陳馨薦願施生而求報諒非天帝之心然反本而不忘是乃禮經之意仰祈元造俯鑒外誠

比綠霖雨用叩仁祠果蒙清霽之休仰荷能仁之力敢修淨供用荅真乘雖大士之救物何私而衆生之報恩敢後願資覺蔭永濟羣生

傳曰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山林川谷之神水旱癘疫之為災於是乎崇之乃者大雨晝夜不止將害農收是用並禱於上下神祇賴神之休解駁陰氛遂獲清霽場功既興民知脫於凍餒而吏亦知免於戾敢不有報也惟神大庇斯民以終相之

時澤滂降已足於溝塍連日未除懼成於墊隘方涓辰而致請忽應日以開晴豈云精慈之通第荷神靈之沕敢易祈穰之禮用為報謝之儀伏願眾聖儲祥五緯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五

三

叙畢從民欲以就歲功

崇門文

古之用武者闔左圍而填之以土助陰也後世病雨者則塞北扉贊陽也茲者天作霖雨害於染盛爰舉舊禮崇於北門之神惟神閉塞陰沴助成歲功哀此農民闕馬望歲無俾美稼敗於將成苟獲有年嗣有豐報無作神羞

祭戟稍文

郡置戟於門所以嚴警衛而威不若也祆災之興神實司之刺史今以良日奉潔薦以有祈於神神其憺威稜以扶崇厲宅外屏以禦神姦時惟率職無作神羞

諸廟祈晴文

天作霖雨將害西成斯民震懼弗敢寧舍分命僚屬並奏羣望惟神廟食此方作民庇賴掃除沴俾遂有秋敢潔豐感以謝靈貺不然將俾穡事敗於垂成乏祀匱民神其忍之嘉穀將登眾遂有秋之望沉陰為沴居懷苦雨之憂敢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五

四

彈猥瑣之誠仰濟高明之聽伏願眾真洞鑒列曜垂休召還氛祲之災畀以豐穰之慶敢忘報事仰答堪輿

雨暘之愆雖緣於氛而豐凶之數實係乎天方稼穡之告成若霖雨之為沴敢祈天而有請庶和氣之來還肆款琳官式陳熏薦真真靈之俯鑒憫下土之微生俾陰翳之廓除拯斯民於既病敢羞馨潔以謝生成

三日為霖九農告病憫茲嘉穀垂及菜場苟淫雨之未除豈銜獲之可望敢趨淨宇用潔染盛伏願覺慈俯矜

民瘼以大解脫力掃滌羣陰以不思議功助成豐歲將薦伊蒲之盛饌以修報事於真乘仰冀能仁鑒茲誠悃

寺觀祈晴文

比以亢陽為害既蒙甘澤之施今者暴雷連宵將有墊傷之患敢緣民病再叩仁祠道觀云殊庭方懷朝夕之憂罔避再三之瀆仰惟真聖亟拯阽危

岳殿祈晴文

比以旱暵致禱羣望繼蒙嘉澤蘇活民命今茲暴雨連日復以告病仰惟明靈庇蔭嘉穀一境所賴既貺之而又病之困神之所不忍也願垂清霖以終大賜

銘箴

徽王山銘并序

距竹山縣西南三十里曰徽口二水股分於此合流而入觀水其右發源自金州之宣漢土人謂之南江其左發源盡竹山西界土人謂之徽江沂徽江而上百里而近有二山臨水其東窮崇而齒卓其西礚礚而渾厚高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五

皆出飛鳥外土人目為雄雌而均謂之徽王山山之草

木叢茂豐美雲氣之所出人常以候陰晴甚驗環山數

百里皆峻巖窮谷蓋龍蛇物怪之所憑依也山民事微

王甚謹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禱之其應如響建炎四

年桑仲冠竹山境內之被害者十七八不死亡則殘破

惟避地茲山者皆得免信神靈之庇佑人也按尚書武

王伐紂載其助者曰羌髡庸蜀微盧彭濮人意其自是

以得封爵而遭秦焚書之後故其世家莫傳然盟津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五

會諸侯八百夫豈無大邦而微獨見於牧誓吁亦光矣

嗚呼微王之靈生於數千百載之前則能佐仁聖以伐

暴虐歿於數千百載之後猶能假天險以濟生人是宜

著在六經而獨廟食百代而不泯者也某嘗避地茲山

得免鋒刃感神之賜而慕其德敢虔恪拜手而獻銘曰

有微啓土莫究厥初佐仁伐暴乃見於書歷載綿邈羣

祀忽諸廟貌獨在威神赫如禹會塗山執玉萬國周誓

孟津亦來八百豈無大拜莫非埋沒無律惟微獨列六

籍仰彼微山惟石巖巖微王之德惟民所瞻惟神之靈
巖威如在日霽而明曰雨而晦殛淫佑善俾民斯理驅
厲濯氣俾民不瘁我田穰穰我稼嶷嶷風之烜之時而
澤之惟神之施歲以免疢瞻彼左山有屹其崇微王之
德與地無際炎正中微邊塵亂夏羣盜恣睢縱橫于野
窮谷密林民無免者惟依茲山父子完安惟神之庇以
免暴殘惟依此土安爾婦女惟神之佑以迨荼苦微王
之仁古無與先左右仁聖與帥周還拯民塗炭千古無
缺定四庫全書

前微王之仁亘古曷有恆其阻險脫民虎口遇寇佑
民千古之後我欽王德勒銘巖阿川平山圮惟德不磨

孫太冲硯銘

密而能澤似其質用而不屈如其文因物之玩以知其
人紹興丙寅三月五日銘于龜峯堂

揚文公硯銘

宋有天下遂以文治公遇神宗筮卦得責惜哉不終亡
祿早歲玉質之溫嘗相其製後人不似隸圉堊替不知

幾傳來入我笥質則尚然德亦不貳從吾於簡聊以閱
世

端硯銘

芒芴之初氣始融結稟雖悍堅中涵靈液琢為斯研以
輔吾筆艱難平易勿相失元黑麟獲事始畢

又

嶠南之秀質石德玉萬里北來初不以足以人好之自
遠而至即好而求可知其類於研是好若曰無傷古人

不云作法於涼

致宏端硯銘

謂玉而紫謂石而溫其精華發外也似其德其縝密不
暴也如其人夏子之硯張子之銘三君相與樂以忘情

風字硯銘

火疾生風乃能雨從以管城先生指輔之陳元相爾汝
置於座上聊筆予

省箴

少之時萬事惟勉孜孜以自善老之時萬事惟省孜孜於獲免當勉而省則怠斯德之匱當省而勉則敗斯禍之悔惟匱惟敗惟時之會少者之規老者之戒

墓誌

陳公資政墓誌銘

陳氏本居京兆亡其世系所出後遷眉之青城至太常少卿贈太子太保諱希亮始以進士起家官仁祖時位雖不大通顯而受人主知名當世號鉅人長者太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

九

生恂為奉議郎贈太子太傅太傅生為朝請大夫贈太子太師皆世其業蓄德不施鍾慶於後太師元配馮氏贈蘄春郡夫人次配張氏贈博平郡夫人退傅鄧國文懿公之孫也公諱興義字去非自其太王父歷官中朝始又遷洛故今為洛人公資卓偉自為兒童時已能作文辭致名譽流輩歛衽莫敢與抗矣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文林郎開德府教授除辟雍錄丁內艱服除為太學博士著作佐郎司勳員外郎擢符寶郎謫監陳留

酒始公為學官居館下辭章一出名動京師諸貴要人爭容之時為宰相者橫甚強欲知公不且得禍公為其薦達宰相敗用是得罪既王室始騷丁外艱避地襄漢轉徙湖湘間踰嶺嶠久之召為兵部員外郎以紹興元年夏至行在所為起居郎遷中書舍人兼掌內制天下以為任職拜吏部侍郎以病劇辭改禮部後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為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病告為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會宰相適不樂公者復用為中書舍人服以朝且以狀言有詔不許既謝上諭曰朕當自以卿為內相九月駕幸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明年正月為叅知政事三月從幸建康是歲紹興七年也明年春扈蹕還臨安以疾請去凡五請而後許以資政殿學士特轉太中大夫知湖州陸辭上勞問甚渥且云姑遂雅志行復用卿矣於是公疾益侵遂請閒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是年冬疾大甚十一月某甲子薨于烏墩之僧舍年四十九訃聞贈某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

十

有司給墓事以某年月日墓某所公清慎靖一與人語
唯恐傷之遇有可否必微示端倪終不正言極議然容
狀儼恪不妄笑言世皆知其以文字擅聲當世而其謀
略議慮自過絕于人叅大政日淺每師用道德以輔朝
廷之闕失張措施務于尊主威而振綱紀調娛補察
甚衆平居與人接諫下甚然內剛不可犯初上流大將
項頌已成宰相不善是欲去之而不果會其來朝見公
頗自矜大公正色謂曰藉使無若輩朝廷豈乏使耶將
色沮不復敢出一語公立朝無所附麗前後官遷一出
於上上遇公甚厚而公益畏慎其為吏部侍郎實司左
選會有武弁與部吏私鬪不樂公者欲因是中之事聞
他日公對但具左選之在部者名數上之終不自辨喜
薦達後輩有一善必極口稱借或抑已善以獎之其薦
人於上退未嘗語人士以是慕嚮唯上益知公忠順故
倚以大用而公不幸早世有識之士為斯文惜焉公尤
邃于詩體物寓興清遠超特紆餘閑肆高舉橫厲上下

陶謝韋柳之間公之外王父鄧公之季子也自號存誠
子善行草書高視一世其書過清世俗莫知公初規模
其外家法晚益變體出新意姿態橫出片紙數字得之
者咸藏弄之公娶周氏某官之女某郡夫人男曰洪某
官公之母與某同六世祖視之為叔祖姑頃公寓居漢
上某從公遊質問詩文利病其後任學公頗有力不專
為親也既葬公若干年洪謂某曰先公之墓木長矣而
銘文未立使德善功烈不白著於後柰何願以銘屬予
既辭謝不得則為取其世系行事而論次之以為之銘
其辭曰 陳氏之先蜀眉青城木自秦徙世系莫存奉
常起家始以大官非甚達顯融於代歷官在東更宅
于洛父子傳節相繼有作耆德固本以厚厥垂是生哲
人為世表儀以文擅聲以德致位考其始終無所恨愧
持身清慎體不勝衣推折悍剛不借色辭薦士于朝退
不出口一時慕想士衆奔走歷官聞政惟上是推毗輔
王猷號令允錄來軫方道未晡而稅云亡之傷實深其

類位雖不窮維德有耀勒銘墓碑來世是詔

先夫人歸祔誌

先夫人姓駱氏為陰城著姓考諱寧鄉里以為長者族大而子多獨先夫人生而有異外王父奇之以歸于先君先夫人初不知書而言行皆合於道義性方重嚴恪言笑有節終日正衣危坐不跛倚雖甚暑不釋裙襦衣大練未嘗見體自少至老不變始歸張氏先君猶未第乃斥賣其資裝治家事斬有條理而夫不病其貧及晚年遭亂某奉之以違難于四方隨所適能自適而子不病其養平居奉中奉君與先令人孝而禮撫寡孀與孤幼和而義凡族之居已上者事之必盡其敬不以其約而簡也與已敵者遇之必適其宜不以其侈而屈也其待卑下一切以恩義而咸得其中焉始某奉先夫人避地上庸山間紹興二年夏盜賊寢徧遂奉入蜀寓居於達州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終享年七十有七方屬疾子婦黃氏謁醫致禱無所不至甚再剖其股以進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五

上

終無益嗚呼痛哉以明年六月十六日葬於達州之北

巖始以先君遺恩封孺人安人後以其孤某升朝及為中書舍人遇恩贈宜人令人碩人後若干年以某年月日始克歸祔于先化軍之金山原先君之墓始至達也先夫人以客遊食不足令某出謀仕祿是時春秋已高某不忍以去左右然見其神明方壯而又急於求祿以為之養故輕違膝下不幸不數月而寢疾某聞疾馳歸已不及見矣嗚呼先夫人之存也時適遭亂不得致安佚之養其終也坐謀餬口不得親醫藥之奉既歿之後又不能以時歸祔祖塋使遺體神靈久旅異土不孝之大無可自赦而猶視聽食息於世者何人也先夫人平生不貪嗜榮貴嘗以無禍為福如某初應舉求仕皆不以為然向使某能遵奉平日之教儕於編氓混迹於世雖遭亂必不去鄉里離墳墓脫不得已而去亦必不久而復又安得老親終歿而疾不侍客塋異土而久不祔者凡所以致此皆以某奉其親平生之教不謹也雖窮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五

下

天地無以釋其恨雖殞百身無以償其責固當自求滅
亡以嚴世戒而仰奉遺體終以不敢故於其歸祔也追
思遺恨泣血紀事而因著其略焉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三十六

宋 張嶠 撰

祭文

弔鄭大夫公孫申文

魯成公九年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冬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之謀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明年三月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立公子緇鄭人殺緇立髡頑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三十六

子緇如許藥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以歸其君以求成焉辛巳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杜預以謂叔申為忠不得其人也予既悲叔申之無辜復悲後之人其為有類是者敬弔之以辭

宗周既衰兮諸侯競逐不務德以懷柔兮羌徒恃其詐力惟鄭之逢尤兮職介居於大國晉人討貳於會兮止鄭伯於銅鞮惟大夫之不忍其君兮抗忠憤以謀之出

師而圍許兮示之以不急紓使而自暇兮為將改立冀

晉人之一寤兮緩君之羈繫何狂夫之縱誕兮遽援庶

而遺適雖前謀之乖刺兮君卒以是而獲反苟宥罪而

錄功兮庶政刑之未逮何淫刑以逞兮獨不揆予之忠

情遽齊芥之濫及兮竟齎恨而吞聲嗚呼痛哉才鄭伯

之在晉兮諒三揖之盈庭夫豈無族姻兮何大夫之獨

勤既匪公私暱兮又匪執政之忠臣彼罕駟之安在兮

何行路以視其君親豈不以謀身之過周兮悼後禍之

相因故結舌而忘君兮聽生死於晉人苟晉之歸君兮

則端委而相之苟君之羈死兮徐改立而奉之進退皆

不失厥圖兮為君者獨何賴之夫外順而內賊兮固常

人之所志出奇以戾眾兮宜大夫之自異憫精忠之若

此兮卒身隕而名替原初謀之既忠兮雖九死其何傷

狀忠良以速禍兮厥緒用之不長自古以皆然兮非獨

大夫之罹殃甚憫主而城周兮讒夫喙而蹶之武捉髮

而迎君兮前驅射而殺之彼庸昏之皆若是兮又焉敢而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三十六

二

列之昔晉惠之在秦兮子金嘗謀以立圍楚昭之失國兮子西王服以保路孰謂鄭之昭兮乃童昏於二主自大夫之以忠死兮遂懲創於千古啓臣下之苟偷兮禍實基於庸虜昔漢祖之全親兮始誦言於分羹辨號咷以示戚兮又何益於就烹夫豈不愛親兮而肆為此言蓋詭謀之必若是兮棄之所以能全嗟後人之庸蔽兮不達於此志弱者憂柔以自免兮勇者殺身而快意徒殘君而殄民兮已盜名以誇世伏麟經而三復兮悲夫子之見殛雖後人之必能辨是兮諒俟之而不惑抗斯文以敬弔兮慰忠魂之抑塞

告家廟文

維宣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五世孫具位某敢敬告于五世祖齊國公五世祖妣齊國公夫人伯高祖相公高祖妣舒國夫人馮氏高祖考侍郎高祖妣郡夫人馬氏曾祖金紫曾祖妣同安郡夫人孫氏曾祖妣大寧郡夫人潘氏祖考朝議祖妣太恭人彭氏亡叔九秀才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六

三

堂上諸靈此以家廟歲久日就隳毀祖先靈位殆無以蔽風雨其曾孫某實用震恐懼無以承遺構乃季秋月朔命某鳩工伴營葺之椽椽楹牖不改於故姑擇其材之朽蠹者與瓦之毀缺者是新是易其曾孫男用臣婦歐氏實出金十五萬以相其事蓋踰月而後成奢儉不踰於前宏壯可以保數十年而未易壞圯墁綴密風雨攸除乃以冬至前一日復奉遺像以即于次維是暴露之罪將無所逃伏惟齊國公以下佑我後人使保其族亢其宗而無天昏札瘥之苦世世子孫不替繫祖先之受子孫之追養亦永不匱惟齊國公以下實照臨之謹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六

四

代祭祀奉議判史可久之父文

維公早脫塵鞅以釋其繫晚師計然以厚其室惠以逮物書以自居緝寬淳固式我里閭自我大父及吾先君通家結好既久彌敦綢繆之故重以婚姻先君登朝浸借貴任爰均王澤以逮公子亦及公孫紆青曳紫有煥

其門公子乘障戰多成績公以子封亦既通籍歸其
髮焯焯其服謂將登年以永豐福云何不淑才踰中壽
奪茲老成親姻是疚我久於外五年塞塵謂歸見公如
拜前人如何聞訃乃自中塗執書驚悼涕與辭俱昔來
見公栝杓相歡今茲既至遺像獨存有酒匪言有看匪
豐一慟孔哀奈何乎公

又祭陳參政去非文

維紹興九年四月朔二十日表姪左奉議郎新差權發
欽定四庫全書
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張稟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歿故參政大資陳公之靈惟昔東渡始披荆棘衣冠
踵來英士亦出王使賀顧同贊王室我宋用人亦雜南
北維南多士櫛比周行北客凋零曉星相望憧憧衆士
競爽是期豈繁國棟而遽奪之昔漢倚相惟壺洎韓韓
躡于外壺不待年顯顯惟公異世而然嗚呼哀哉離陽
街居冠蓋是集公起故家超世特立甲科既射遂以文
鳴詩筆一出紙貴都城諸公游士讓實推名未幾遭亂

轉徙江湖間關海嶠來覲清都旋躋掖垣贊為名命號
令宣明文章雅正天官宗伯迭貳其司銓材考禮有譽
無疵作鎮來歸黃閣是居封還付外兩誼庶孚屬疾自
言外祠均佚有命來朝復居辭掖人謂公屈公則怡然
命出自中北扉遂還一時詔令溫純炳蔚淮濟德音父
老歎息天子曰俞貳我政機挺然孤立無所附依同不
為此異不近名王臣之節物望所傾扈蹕而東乞身甫
力近藩是殿復去以疾神明雖壯沉痾內攻中冬辛亥
罹此閔凶嗚呼哀哉惟公之德清慎靖端色莊以和不
妄笑言高識絕世洞照今古閎博精深議論證據文章
雅麗不蹈前躅賈馬曹劉是配是續風神峻深況若塵
外不做矜莊自然高邁薦寵後進不遺餘力摘奇拔英
如自已出羣士慕想競搜其裾主盟吾道期繼歐蘇急
馬及此士皆枵腹失聲相弔有淚沾濡嗚呼哀哉燥輿
從早歲謬忝公知親惟外叔義實師資飲食教載其施
不資厚德莫報寧以我悲臨穴長慟何痛如之嗚呼哀

哉伏惟尚饗

運司祭范少師文

王登廟建疇功藍田鳳鳴朝陽載惟丹巖常人之情識庸智鄙陋據所見為說如此豈知盛德厚則流光陰功陽報取如探囊謝良有子弼諧晉王棲筠之善鍾于吉甫上天相賢浚源殖根身不及祿慶綿子孫惟公之生恂恂鄉里彫後松栢陰成桃李延及芳嗣入陪政機佐佑勲華為臯為夔廟堂前矣如石投水取太阿柄還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六

一

天子身使臂指勢在本朝上兵伐謀邊烽浸銷魯初虞宋惠禮未備乃援總服載堅漆絮皇帝曰嘻有臣如斯厚終爾親余忍忘之乃命有司庀用具器帑緡史日克謹襄事引緋上饒挽者載塗漂水之源歸于古都五綉之綸生不預飾之孤之棘乃貢幽窆天之祚德帝之旌賢子之榮親可無憾焉惟漕承之載鳩乃役恭遣屬吏豆觴是飭尚饗

運司祭范少師襄事文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無可稱韋丞相教子一經世為不乏蓋積善昭於餘慶故潛德發於幽光惟公之生種德甚茂早為義方之訓藹聞嗣業之賢功業益新廟堂是賴文能華國有悍夫垂泣之辭武足尊王取太阿倒持之柄既一言而悟主遂九壤以榮親豈徒聳故鄉衣繡之觀實亦示遺子贏金之訓揚名以顯已昭孝道之終卜宅而安又拜君恩之賜死且不朽其是謂乎魂而有知可無憾矣式嚴襄事用薦菲儀惟豆觴之已羞覲精爽之來格尚饗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六

一

運司路祭范少師文

惟人君以功德被生民而民愛戴之所以固帝王萬世之基惟人臣以謀猷佐人君之以功德被民也而君褒崇之故秩其爵位華其車服寵冠百僚而人皆以為宜嗚呼君之有天下也不能自治而付之勲德之臣臣之有勲德也獨不念其身而思其親乎故君必又錫之爵命追襲其先蓋以慰其臣之心也嗚呼人子之心欲厚

其親雖日用三牲之養未足以報其罔極之恩唯寵君之秩侈君之賜沒者責於亡而生者榮於存乎嗚呼人孰不有子唯公則如韋與平人孰不有名唯公則身後之榮公之英魂浮游太清恐不知今日國之中興與民之生成則已如或知之亦當會洪崖揖丹丘持一觴而共稱也公今歸矣神窈厝矣乾豆陳矣醪醑旨矣尚饗

祭劉寶學序脩文

維公直諒勁正高明坦夷交游篤厚骨肉孝慈糞土視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六

九

利以賙我饑人雖不負終不棄遺人之所難公若遊嬉目無全牛游及委蓬所臨而治常積去思德大才全世論所推謂宜公侯勒銘鼎彝雖登近侍分閭宣威人咸期公益大厥施珍台均逸泉石自怡瘳疽生瘍其狀甚危走醫往視既瘳而夷手書凶問其至相隨死生甚大天道莫窺有如公者而止于斯某頃無介紹受知旅羈國士見遇人無間睽周旋契闊十載于茲一朝至死心焉可知義當往臨官守是廉莫視公喪飯含致悲莫撫

公子寬譬以辭追惟業書辜負恩私禮有賙贈懼不及期未有文字稱述德微尚侯遠日遠莫致儀黏綴苦詞挽餞路歧公乎已矣有淚交頤尚饗

祭朱喬年文

維子學有本原文臻雅奧立意造行古人是蹈蓬山並處豈無他人講論文字頗余心親中臺為郎情好逾睦如者忌之屢睥其目一斥而去意輕語離不遠閩粵謂有後期遊道日狹所知無幾持以自寬恃有之子問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六

十

所得議論之疑惟期子面一傾倒之子誰不若遂止於斯往得子書季冬之晦報書未行子計已至遺言友朋不過一二琅琅哀音以託其嗣雖微子命我敢不義惟子之情固計久遠少遼緩之斯言可踐平生之語未或泯忘風流頓盡曷惟其常濡絮千里寓此一危悠悠之情孰知我悲

祭姊夫王性之

嗚呼性之一至此耶室廬廢為丘墟索金盡于賊手名

未列於王官年不登於中壽溘轉困窮客死異縣母妻
兒女瓦解冰散校性之平日之所行與沒世之所遭何
其舛戾乖刺耶火炎崑崗玉石共盡無復善惡之責耶
不然誰使性之至于此極也彼為性之親戚朋友者豈
無餘力而不挽之共處豈無餘資而不賙其窮苦而使
性之卒至此者非天也其親戚朋友之罪歟然而當性
之阨窮之日正盜賊塞路之秋夷夏隔絕咫尺萬里彼
雖有餘粟安能裹飯于桴鼓之前雖有餘力安能營救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于鋒刃之下雖有餘資安能相賙于倉猝之際然則使
性之至此極者其天也非親戚朋友之罪歟某嘗歷
觀亂離以來士卒黎庶不隕身于溝壑則必潰體于戈
矛而性之于擾攘紛亂之中猶僅沒于牖下顧雖失所
而未為不得其死也然則何必深痛乎然世固有胥僉
冒沒飽食于衆人菜色之時狡獪險狠全膚于衆人肝
腦塗地之際揚揚愉愉保其醜類者多矣而性之生平
吉德甚孝而仁讓夷急病患及路人是宜保其家室裕

及後昆亢彼宗族高大閭門者也而卒至于此安得不
深痛乎嗚呼悠悠人世數十年客其間禍福亦何推擇方
其處世固有悲憐及其長逝一無得失彼西方之聖人
每以是而大觀性之素留心于此道宜隨所會而超然
不必遺恨于曩遇將其遠離于蓋纏彼一漚之起滅曾
何利害之足言使夫死而可喜吾願以是而獻焉

祭亡姪文

嗚呼我生不天終鮮兄弟惟二女兄早喪其季先君即
世堂惟偏親霄壤之內與姪三人如何不淑遭此喪亂
室閭蕩然親戚離散爰自南陽避地江漢與其良人及
其兒女脫身賊中筆路藍縷姪及於鄰我在上庸及我
戾止姪竄山中盜賊縱橫弗敢久處作書致金惟縉與
絮尚期路通迎姪以來未幾大亂塞路虎豺逮其冠退
人猶蠢蠢良人遇疾大命斯隕哀哀衆雛號饑莫哺悻
悻弱質銜恨孰愬俄而別寇遂破房陵聞計之日奔走
靡寧自是雲擾以及秋冬念姪曷依痛毒我衷道塗隔

絕無可為力舉頭呼天誰知我臆速今春杪始有北人
說姊去秋竟殲厥身嗚呼哀哉豈期吾姊遂至於斯心
焉潰裂淚下如沚恐詒母念忍恤潛悲速今聞訃既已
踰時銜痛茹哀天維我知藐藐幼孩今也何許婉婉稚
女匪死斯擄一門如此天寧忍茲福善禍淫理惡可推
臨風長慟何痛如之嗚呼哀哉人誰不死痛姊夫所有
弟不能免姊道路人之遭亂寧維荼苦同氣之親並世
無補脊令在原兄弟急難今也如此復何望焉嗚呼哀
哉爰自亂來以及斯日內外姻親無疎與密苟力可為
莫不周急獨於吾姊匪我能恤天實為之咎將誰執嗚
呼哀哉自天降亂生人險艱或遭殍踣或值戈鋌十居
七八豈惟姊然我之言此亦以自寬雖同遭亂亦或脫
死以理而推幸不幸耳彼幸斯生不幸斯斃如何吾姊
不與幸者同存而與不幸者共逝興言至此何以自慰
嗚呼已矣何嗟及矣終身之恨無可弭矣惟當墓姊以
以歿餘苗春秋從祀惟豐與侈俟其小寧尋其遺體庶

幾諸甥尚或存只嫁女教男以績厥祀過是以還無可
為已幽明睽隔音形莫覩文以告哀有淚如雨嗚呼哀
哉

三
金
集

庚
子
年
春
月
日
書



南坡直隸館

趙錄勞氏手

精書編刊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六

三餘集四卷 永樂大典本

案三餘集世無傳本惟散見永樂大典中然各

韻所載題為黃次岑者計七十餘篇題為黃次

山者計五篇已自相牴牾集中有見山堂記一

首篇末自署豫章黃次岑又別載謝鏐所撰三

餘集序則曰流江黃季岑更互相舛迕宋史藝

文志則作黃季岑玉餘集焦竑國史經籍志則

作黃次山三餘集前賢小集拾遺載其詩一首

歷代名臣奏議載其文三篇亦均作黃次山近

三餘集 四庫總目

一宜 秋 節

時厲鶚撰宋詩紀事則云黃次山字季岑輾轉

異同幾於不可究詰惟豐城縣志載宋黃得禮

字執中元祐間進士曾為柳州軍事參軍與集

中先大夫述一首符合又載得禮長子名彥輔

字伯強登政和進士次子彥平字季岑號次山

登宣和進士建炎初仕至吏部郎中出提點湖

南刑獄載其世系名字科第仕履皆一一條晰

然則撰此集者乃黃彥平所謂次岑次山季岑

者或傳寫譌異或偶以字行耳至其集名三餘

當取三國董遇三餘讀書之意宋史作玉餘亦

字形相似而誤也彥平在靖康初坐與李綱善

貶官南渡後數上劄子論事多所建白其論賞

罰一疏持論尤為平允厥後劉光世呂祉得失

卒為所料如操券然亦剛正有識之士矣又張

端義貴耳集曰馬子方作守令幕下黃次山作

啟與廟堂不入意因自作之有云方冊九之年

買臣自知其將貴當乙巳之歲淵明已賦其歸

來固不敢自比於古人欲以此折衷於夫子黃

大服云云是其虛心從善異乎一長自足者宜

其文之工也今據永樂大典所存編為賦詩二

三餘集 四庫總目

二宜 秋 節

卷雜文二卷存其文併以存其人焉

三餘集附攷

歸安陸心源宋史翼 列傳二十七文苑二

黃次山字季岑庭堅族子宣和元年試國學第一以
庭堅名在禁錮復抑置第四曆信陽州學教授池州
司理參軍靖康初遷博士坐與李綱厚善謫監虢州
銅場建炎二年擢尙書員外郎未幾撫御京東西路
使還乞外補遂知筠州又乞監當以歸丁內艱終喪
復吏部郎官入對力陳日食之咎又進校旗大閱之
法會金兵大至淮南告捷次山言策功行賞勸沮所
係因條上三策乞解六將軍逗留者之節鉞授偏裨

三餘集附攷

一宜 秋 館

立功者朝廷既罷劉光世兵柄命呂祉代之次山言
光世固可罷祉雖若可用然統帥御眾非其所長其
言卒驗靖康以來學者宗程灝兄弟不能深明其旨
轉爲迂怪紹興初諫官極論其弊有旨戒飭學者次
山時權禮部郎官與侍郎董棻爭之於朝事雖直而
謗議起矣出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居數月以言罷主
管亳州明道宮凡九年卒 危太朴集

黃次山

次山字季岑豐城人宣和進士建炎中官吏部

錢塘厲鶚宋詩紀事 卷四十一

郎中提點湖南刑獄有三餘集

歸安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 卷三十五

黃彥平

彥平字季岑號次山豐城人政和八年進士建
炎朝仕至吏部郎中出提點湖南刑獄靖康初
坐與李綱善貶官南渡後數上劄子論事有三
餘集

按宋史藝文志作黃季岑玉餘集焦竑經籍
志作黃次山三餘集宋詩紀事則曰黃次山
字季岑今據豐城志校正

三餘集附攷

二宜 秋 館

錢塘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 卷二十九

三餘集四卷 舊鈔本 唐棲朱氏藏書

宋黃彥平撰

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此書攷得豐城縣
志宋黃得禮字執中元祐間進士柳州軍事參
軍次子彥平字季岑號次山登宣和進士建炎
初仕至吏部郎中出典湖南刑獄此冊猶是館
中草底尙存點校乙改鈎勒之迹有翰林院印
又有唐棲朱氏結一廬圖書記

三餘集卷一

賦

宋 黃彥平 撰

禪浴賦

食已何之言散穀也泊無與往從僧浴也長槽下注
四溟覆也大杓更取羣指掬也渙然冰釋汗霰霖也
滃然雲蒸息往覆也風乎舞零返初服也遊乎華胥
栩栩然睡之熟也

五言古詩

樂府雜擬

三餘集卷一

一 直 賦 體

驚風吹鴻鵠一舉儀天衢勁翮自肅肅弱羽猶區區
時於蒿艾間得粒鳴相呼永愧燕雀情我豈不足歟
鵬運與鷗沒遠近各有圖方當絕四海安敢懷此都

二

用意崎嶇外人貴真相知張耳望陳餘汲黯是魏其
所謂刎頸交首身果不隨太行推車險蜀道登天危
坐席有畏塗方笑劍頭炊老翁牙齒脫年少莫相疑

三

古來達士志愛日懷兢慎皇皇百年心穆穆三才順
後生不任意易名才慕蘭感慨能幾何繁華終共盡

不須吟梁父亦勿歌虞殪當從簞瓢人勇退以為進

四

往者東門瓜近接咸陽道炎風沈玉豨宿露薶瑤草
召平磊落人此亦有何好常時玩鈎帶不復嘆枯槁
武陵桃易華用里芝難老戰爭茲云始賤貧儻長保

五

青青佳蔬色春事幽人家為政一畦足葱韭紛菁華
貧士食有經願欲不得奢鮮種二十七籩豆無添加
寒翠濯露雨甘芳供齒牙菜花亦不惡何獨愛桃花

六

三餘集卷一

二 直 賦 體

忘機對芳草一目清浮浮榮枯四時行寂寞萬事休
樹護見園風采菊聞靈修空殘飛蓬首詎返王孫遊
韓子木強人臭味誰敢投暮年還小點不肯辯薰蕕

七

修竹不受暑飄然無定著炯炯月明枝蕭蕭風隕籜
佳人洞天曉羞多頰怒薄玉雪生林際紺袖花零落
塵埃襍穢子執熱何由濯亦復起遐瞻層冰架松壑

八

石戴古車轍人生來往勤雙輪不生角越絕會通秦
坐令邱壑姿化作京洛塵君看釣魚磯鼻口羅江津

浮走例有役俛仰俱已陳吾亦永愧爾東西南北人

九

神物有顯晦飛潛不同羣爲梭蓄雷電爲劍動祥氛
魚服與蛇行委蛇顯其文嗜慾未可求物象疇能分
一朝遊不留萬里垂天雲回首視山澤凡鱗故紛紛

十

遺堞感至今平生行樂處英雄除霸王俯仰成今古
昔日城中居此日城邊墓魚龍與爵馬共盡誰能數
悲風天末起陌上行人去淒涼王仲宣獨詠登樓賦

元符己卯冬至先君罷興國令宿皇恐灘有詩

三餘集卷一

三直 秋節

云倦客逢長至扁舟泊遠灘居常請寂寞童稚
笑相歡後十七年自成均謁告還鄉是夕泔幹
宿新塗寺賦此

去年度長淮霜月照孤驛今年適異縣香霧依禪寂
人生幾冬至南北均行役風枝無停號遺句誦悽惻
生男當門戶墮地要膂力撫我謂我戒誨我以文術
寧知事大謬木拱立尙白百巧換千窮只有不如昔
曉燈離室暗又踏宅山碧行行重行行風塵兒亦得

獨秀峰

湘山富佳色韞蓄人未知天球有餘潤草木蒙其私

聯綿固不惡峭獨看愈奇茲峰豈飛來與盡留於斯
雲烟慘么麼灌莽紛離披名雖異星渚實不媿仇池
惜無小白花密雪蒙疎枝教僧營小築便是補陀祠

送徐穉山江西漕

長江分東西下流隔滄楚方船漕紅粟出節須調護
催科急星火踏浪輕塵土公私此一時長短要相補
水生春岸闊江淨桃花吐餞宴那得頻征帆會當舉
烟鬢小姑山曉鏡女兒浦鴈鴈破行飛鴨鴨避人語
平生釣竿手只合江湖去因君偶別離感我猶羈旅

趙少隱移漕廣東

三餘集卷一

四直 秋節

五嶺餘炎蒸三湘漫清絕犬牙地相入要是俱百越
趙侯千莫器盤錯中排決近推高帝孫遠付使者節
悠悠南海路惘惘春陵別君才誰得如郎星映卿月
功名與事業邂逅當俯拾姑行毋疾驅遲補中都闕

題劉氏市隱亭

雲合日景暮鳥啼芳意休閑芳闕佳境倦客得深投
主人定何人方技家者流持廉不二價博物要兼收
丹砂出勾漏杜若來芳洲盧橘上林夏桂叢小山秋
魚蟲儻適用剝啄無虛求潛山仕途捷隱居吾廬幽
喧寂若兩忘容却萬事周佳名志華屋他日或重遊

七言古詩

趙丞相黃岡獨往亭

士生涉道有深淺時來行身隨近遠飛雲邂逅作霖
雨雨足雲歸自舒卷南陽躬耕心不悔東山忽起顏
猶臆威行巾幗喜折屐得倍古人謀蓋鮮楊顛慟哭
野王等歎息成言那及踐關中丞相富邱壑掩鼻功
名聊不免前年一戰靖江滸今年再戰開淮甸心期
綠野園林勝夢想黃岡松檜晚淵明孤往欲問津赤
松從游非眾願憑虛或喜凌雲賦遠遊請續離騷傳

彭澤懷古

三餘集卷一

五宜 秋 館

人言蓋飲建業水彭公不污彭澤米淳耀之烈當未
渝義熙之政何如此不能先驅淨蟻蟻忍傍車輪攀
獺尾已荒松菊賦歸來頗著文章申己志少題正朔
多歲時此志曾須來者知羲皇上人樂復樂晉室遺
民悲莫悲

立秋日湘舍熊生所居廡地得劍長三尺六寸
熊生自言居六世矣感延平舊事因系以詩

野人斲地得神兵鏹采埋光三尺半念求疑識推甲
乙欄具運環既蕪漫里閭只從曾高說棟宇未隨兒
子換訖今要自二百年前此怪藏那得算秋風是日

來聞闔利器乘時思擊斷肯論口腹車魚間未露文
章斗牛畔良工拂拭勞三浴志士提攜思一旦張雷
博識回自佳賈郭充庭還可歎北巖華陰土性弱顏
色暫時供把玩不如一洗清海水徑斬長鯨為萬段

二妃廟

舜生諸馮沒負夏南游晚葬蒼梧野九峯中隱土一
坏草樹蒼茫誰辨者皇英不附只孤墳妃祠別占清
湘原畧無石馬充故物但有叢筠志淚痕山川相遠
終相望衣冠來游環佩響風急真成鶴羽飛波寒不
隔龍工往鮫室何人相與居月明警蹕萬靈趨未論

三餘集卷一

六宜 秋 館

甄后拾翠羽定見李白騎鯨魚

程伯禹給事供職維揚不及迎侍通直丈生辰
欲寄壽星未獲深念不憚有叩門求售者既得
之自贊其異且求詩

將軍精忠石飲羽志士純孝冰出魚天公曉人極了
了間遺異物供時須西清侍講廣陵居壽親千里愁
作書平時剝啄出見客帝俾遺汝明星圖仙官游空
貌不羸若木映日華不枯勿嫌龜鶴有皂白相汝綵
服為親娛嗟君密行不可誣塞侯周叔俱不茹帥先
百僚待忠孝佇相明主平羌雛

五峰竹

此君抱節懷霜露裁以廣寒修月斧區區拔穎陋管
城落落中繩宜册府潛心幾絕西門佩綠古親傳伏
生語後來韻顏追時好客卿子墨先生楮慈恩柿葉
剡谿藤俗嗜紛紛那足數何人喜事翻新製林下風
流微近古宣心寫面御緘囊百草干葩增媚嫵青奴
小忍供筆硯晴窗示爾梅花賦

送胡帥

征南下車再寒暑比屋罷民手摩撫使渠安業不擾
渠恐負來時天上語漢官題名當家譜向來諸公孰
為伍天下中庸有胡公不畏彊禦陳仲舉年時丞相
雙旌舉南浦飛雲作霖雨文昌戎政念得人誰令兩
公歸接武周宣中興籍方虎秦王學士開天府只今
陛下更苦辛要折遐衝付尊俎忍饑種麥未蓋土軍
民罄罄兩難處從容宮漏未遽移亦及漁樵人物否

驟雨宿香步

阿香被召雷挾輶飛廉受職雲承宇冥官鬼伯俱奔
走東風作惡神靈雨山長已自疲半確泥深况復愁
沮洳夜投古寺亟燎衣燈燭熒煌湯漏具移床避漏
皆相似欲往華胥仍齟齬曲肱斝始初未遑蓐食還

三餘集卷一

七言 秋 館

須戒徒御長年行役雖勞事勝日登臨或相補會到
諸峯最上頭俯看萬壑爭流處

三餘集卷一

八言 秋 館

三餘集卷一

三餘集卷二

五言律詩

宋 黃彥平 撰

田家春日二首

繡竹梁溪面誅茅舍道旁臘收冰下紙春課社前薑
露草牛羊長風花杖履香人生皆知此官獨為誰忙
遲日芳翠草微風被野田荒山有吠犬窮屋亦炊煙
花已清明近茶將穀雨前供輸了官事麤糲任吾年

石祈晚泊

江樹繁陰合江流漲沫渾歸舟帶圓月倚棹並衡門

三餘集卷二

二宜 秋 館

表表淨眉迴連連睥睨昏梅花騰遠響楊柳想新翻

臨川投贈

主計懷蕭相臨民起次公履聲元自識環賜固宜蒙
便覺長安近區論茂苑雄別詩無好語虛忝薦賢中

黃嗣

翰林逼華蓋天策視瀛州哀痛扶輿運從容贊廟謀
終篇常稱愜兩郡御淹留更試平原爾方看相且侯

汪彥

今代昌黎伯琳宮尙陸沉極知延閣峻仍記掖垣深
簡古元和樣精微正始音居然合廊廟過聽著山林

韓子

發策魁丹陛摛文重禁林麒麟鞭縷玉菡萏燭搖金
事與京塵改愁將瘴髮侵東環應晚合未用歎升沉

莫壽

大通鋪

寒食祗數日春光猶一分風煙明杲杲鶯蝶鬧紛紛
館地紅鋪繡汀洲綠妬裙芳馨有誰遺吾欲降東君
還自豫章寄謝胡帥承公

陸贄揮毫敏廉頗仗鉞頻人言綬遠俗吾念隔中宸
虎落新軍陸雞翹舊望親玉堂清夜直學士固應真

三餘集卷二

二宜 秋 館

文獻尊皇祖樞機屬老臣中庸鎮夏夏精祲極天人

嗣武躬戎服邊頭亦戰塵毋云子小子家國待經綸
翰墨南州士弓刀北府兵幾年聞戰伐兩地費經營
信父吳兒笑儒冠武弁輕人才廣收拾歸共致昇平

侍郎前
守鎮江

誤解陳蕃榻慙升賈誼堂絲綸今典誥鐘鉉古銘章
窺豹迷深隱攀龍謾激昂鼎梅同臭味妙語更難忘

胡帥見和用韻再寄

本朝求治切大府課功頻葵藿長傾日槐楓遠被宸
深心憐父老慈訓念君親奉計他時事仍看漢相真

喬木猶春色名家亦世臣安危思有奇文武不無人
翰墨昭前烈功勳踵後塵八蕭終鼎鼎二賈且綵綸
國步誰爲梗民生乃見兵選賢丞相府持節伏波營
健筆千鈞重先鋒一鳥輕征南多興緒相憶暮雲平
挾書游北闕發策列東堂遽駭豺狼怒因潛虎豹章
已應長寂莫無復變軒昂公若登臺輔平生或不忘
冬至節假賦愁陰喜霽

愛日明朝至寒雲此夕同預知鴉啄雪先驗烏呼風
鄉國追隨外年華感歎中清愁將濁酒斟酌併成空
日出湖山麗塞銷草樹芳裙腰先蕙碧粧額次梅黃
目極綿綿道心清細細香南枝春不淺東閣興難忘

石埭道中

地勢方呈險溪流不得平濤頭開沸白石齒聚寒清
納納三江暮油油萬壑傾澄清渾莫測泯默諒無聲

弱水

弱水三萬里仇池十九泉頗疑仙境界不隔世山川
海闊雖無地壺深別有天何因霜雪後一壑獨蒼然

次韻朱希真贈別

白頭纔半刺黃卷謾三餘鬢禿絲難理詩工錦不如
登山靈運屐下澤少游車子念從吾隱吾能授子書

偶伴浮雲出還尋倦翼歸泝流扶楚柂長夏及荆扉
故園荒喬木勞歌厭采薇本非求獨往要自隔羣飛
歲晚楚亭集唐句

百丈牽江色連檣並米船樵蘇喧晚渡鷗鷺浴晴天
問舍慙元德登樓憶仲宣司存兼吏隱別有一山川
鞏路生春草雲安有杜鵑羈棲投老日邂逅中興年
紀鳳初元逼遷鶯霽景鮮愁寬卑濕地欣對豔陽天
故人亭

寒裏花開晚霜餘落葉深雲天迷遠望山水費登臨
瑟鼓英皇怨沙沉屈賈心高名前後事苦調短長吟
宿新喻縣戲爲俳體

短短長長柳疎疎密密杉秧深先熟稻葉貴再眠蠶
禦暑烏油傘傷春白紵衫鄉風儘江右魂夢莫湘南
妙音方丈

彌勒同龕夕維摩示病情爐殘文武火燈暗短長檠
耿介游良苦溫柔夢不成顰眉挑錦字相憶恨高城
感事寄懷王彥舟侍郎蘇景謨大夫

薦蕘年仍惡研桑命亦微原頭買茶去江口換魚歸
顧影行猶畏全生計已非五陵遊俠客裘馬本輕肥
絕壑慚懷寶清時自貢珍光芒般地發斤斧響山璫

經畫煩才吏餘贏逮細民尙應來漢使金碧儻龍神
燕市人初去遼城鶴共飛兵戈雖向息閭井已云非
險阻千山路艱難百口歸扶攜兼老幼吾見亦依依
明月人千里青陽歲又除曲江行有債幸舍出無與
細寫蠅頭字遙看鴈足書長江不可厲幽意若爲攄

泊舟兜率寺呈王承可

檣燕驚三疊刀魚送兩旗雨籬花淡泊風岸柳參差
晚並知名寺同尋沒字碑摩挲幾來者沿泝總何之
龍用中宵壯風揚廣岸波不堪遙鴛鴦合作傍龜鼉
寂寂靈妃瑟滔滔孺子歌微君澄練手如我布帆何

三徐集卷二

五首 秋 節

王子才軍中有道人鸞筆旣售而去笑曰吾姓名在管中破視有細字曰李洞長求之不復見矣

車馬相逢地龍蛇雜處中從容李洞長遊戲管城公
墮履方圯下跳壺已闖風還同賀水部乘興看行宮

南歸宿西禪寺

靈輒三年宦何蕃間歲歸風塵爲吏苦天地稟生微
廩粟難餬口園蔬亦樂饑誰令浪奔走南北旣征衣

送黃司錄

異縣傷流落同官及老成詩書尙家法譜系更宗盟

歲暮一樽酒陽春千里行雙旌定何處撫字振新聲
雪銷南國瘴花徧北枝梅華髮天邊老微陽樹底回
未知身外事聊覆掌中杯檢點尊前客明年幾去來
七言律詩

池州府石埭縣

腰輿徑度遠人村猿鳥聲中日易昏山合翠屏迷出
入路隨流水聽潺湲鴛鴦崖鑿壁花無主洗雨梳風暖
自繁只欠相逢具鷄黍便從人說到桃源

約建德蔡令游梅山晨起微雪

長年蹤跡困塵埃幾向名山勒駕回閑約訪僧尋野

三徐集卷二

六首 秋 節

寺翻成踏雪看官梅岫雲要是無心出溪月猶能有
興來竹折松欹更愁絕不妨吟賞助清哀
青回沙際草先知稍旁芳林上故枝野寺殘僧微雪
後凍雲寒雁共來時不愁眼裏無詩本卻要胸中有
畫師已拚入城官長罵留連風物得歸遲

吳虎臣獻書行闕

山北山南煙靄橫破煙啼鳥已催耕能來夜雨連牀
話大似春風不世情琳館陸沉吾已老金門籠辱子
方驚集賢學士應相誚詩客形容太瘦生

聖節有感

設說南風入舜絃傷時撫事益悽然惜惜新綠愁鷓
鴒悄悄殘紅拜杜鵑心折更聞胡部曲眼明那復御
爐烟蒜山瓜步江南北寶鑑經囊若箇邊

己酉人日

寒梢發穎斗臨寅玉燭初調七日春稍稍江雲欲回
雁醺醺花發已撩人敵來莫道長安近老去空驚甲
子頻南渡諸君且書劍北宸雙闕正風塵

送楊當時夔漕

桃花浪穩布帆張漢節新除蜀郡郎自昔儒林無別
墨只今文苑有他楊碧鷄回谷光靈遠白狗稠灘道
路長我亦郎潛歸未得故溪幽夢炯鷗行

丁未南徐燈夕

王正三五謾佳節濁酒寒燈且眼前無復鼓歌祠太
一真成烽火照甘泉疎梅欲雪遙相憶淡月隴雲也
自圓北極朝廷知不改起占天步亦茫然

重過京口

江北江南形勝地憶傷遊子少年心波分楊柳愁邊
碧月帶薔薇笑裏陰鐵甕只今雖料理金山久已罷
登臨奇聲瘞鶴巖頭字莫厭龍蛇萬里深

宿東流縣威神寺

雪梅風柳破韶光又撲征塵宿淨坊壞壁老師真數
面隔年題字故斜行王春三月向人好禪誦六時銷
日長來往區區祗如此桃花應亦笑劉郎

讀邸報有感

江城留滯鬢毛斑六縣三年幾往還遷客東流驚建
德懷人秋浦更齊山平生深愧田園志陳迹真成俛
仰間同學少年都上道欲將長鉞向誰彈

曉發東流如建德途中作

聽風聽水東流寺爲雨爲雲建德山拍枕波聲猶在
耳參天秀色不違顏春來草草纔正月柳內時時見
一斑蕭曰工夫渾未有藥砧行李已來還

送何端卿帥廬

何侯石友平生事傳粉風流詎可同誰使擁旄三峽
外不留持藥五雲中啼猿此去欺殘月回鴈因來託
便風亦念人生行樂爾且拈重碧擘輕紅
人物當年盛學宮笑談嘗許小人同分襟短艇江湖
去回首觚稜涕淚中卻叙簷花聽夜雨又還菰米動
秋風祗應黃屋收京了邂逅東華踏輦紅

三月十三日步至杏亭

禪房幽討有誰期竹徑穿花蝶不知山擁暮寒斜照

裏樹含芳思欲開時和風第放干林喜勝日閑成一
段奇何必紅塵汚人後始從簫鼓看繁枝

五言排律

南部

南部風流志東山窈窕容詩牋元肇彩史筆近書形
花月妖時見閨房美間鍾夢蘭宵有證吞藥露添濃
稍訝釵分髻還憐鏡隱胸吹簫儀彩鳳遺策駐游龍
曾是雲間墮眞成月下逢光風開荳蔻細履上芙蓉
湘岸傳虛瑟昆廷學晚鐘瓊姿隨月滿綺思帶春慵
亂絮飛何遠繁花影自重紅裳明洛浦白雨濕巫峰

三餘集卷二

九宜秋

織女期清漢宜男結綠茸丹書多避忌銀葉竟忤恫
每遂西瑤宴長防北斗春屏深金屈戌珮響玉玲瓏
閨古柔情極袖書逸興濃燭還通德侍研有雪兒供
按此詩疑非完篇

七言絕句

田間春晚

麥苗初種今如許少日行遮雉子斑看舞翠綃三百
頃卻須花絮了春間
淺白深紅小睡餘
夢殘春去綠扶疎
更無蜂蝶憐膏
馥時有嬌鶯隱自呼

清溪解纜用秀才甫韻寄杜藏用

九華晴雲今日陰清溪漲水夜來深蒼梧哀泛湘妃
瑟白藕秀出姮娥簪

長年三光占嶰筒笑語天回西北風高城遂隔不足
道只憶齊山幽桂叢

宿坡書事

泱泱沙泉取次流小堤間貯一奩秋莫將霞鷺飛飛
影認作蘭成萬斛愁

擬裁垂柳待棲鳥招買風光計已疎只有碧蘆馴白
鳥繫愁縈恨不關渠

三餘集卷二

一宜秋

歡喜口號

紛紛番騎謾成羣淮北淮南結塞氛破走仙官三萬
騎祇煩前隊夜叉軍

殘寇遊魂讐復猜焚舟棄甲總頭回天家會遣楊無
敵磨斧銜枚夜半來

愁見淮陰打陣來白氍玄甲倒如摧山東降虜時時
說說道番人怕背嵬

從來漢將說張韓泗水流澌浴鐵塞待沂隨河趨洛
口卻登灞岸復長安

占著商山接華山兩京渾在笑談間樵蘇按堵人甘

寢別隊官軍入武關

蜀茶互市入西番番馬來嘶渭水塞為報堯峰吳少
保徑招屬戶會長安

何必翠虛指翹翹且看白旆掛麟猊幾年待著龍蛇
歲便是乾坤交泰時

侍臣祗道天顏喜掩骼還存更苦心邊戍要教迎刃
解聖恩先作漏泉深

初到池州沿檄阻風麻步

悲風林際萬牛鬪驚浪江間百馬奔歸舟指點淮南
岸桅折船漂何處村

三餘集卷二

十一

館

貴池魚味不復美秋浦猿聲自昔哀南人官此欲歸
去為問北人來不來

石鐘寺

秀發九華晴景摧頽五老蒼顏暮雨朝雲佳處小姑
依約烟鬟

朔風驅水作狂瀾眼裏廬山脚到難少待須與莫倉
卒卸帆聊憩石鐘山

宿香巖寺

章原暝邊龍會宿塔嶺尖處胡孫愁且並山腰欹側
過莫從高頂望神州

天生忠孝程伯禹國有老成黃嗣深山北山南時一
過閑雲野鶴故人心

歸途次韻

霏紅點點胭脂雨唾碧濺濺罨畫溪送客歸來問山
館一聲啼鳥日平西

村落人家柳過牆舞腰曾共小姑長點妝拂黛留相
學卷葉吹蘆莫漫狂

寒食猶須數日閒楚亭才隔幾重山歸時便有桃花
否試擊華牋問曲欄

隔年重到浯溪路旌獸行疎鬢雪添幸有江山供弔

三餘集卷二

三

秋館

屈愧無香舊詠來廉
春風喬木浯溪寺指點溪流問故家庭下已無書帶

草步頭猶有水仙花

湘桃亦作春風面與拭中原淚眼看舊染天香悲麥
秀續書王夢失槐安

巫山生女不必醜湘樹開花也自紅為問黃塵奉驕
子何如青歲嫁東風

楚山雲日晝昏昏歎息皇妃尚有村鼓瑟聽渠悲帝
子凭肩那得學天孫

逢人怕作宣明面為米誤折淵明腰光陰客裏深相

憶泉石家山特見招

剝水殘山明竹屋暖風晴日倩桃花輕羅小扇親會
見花外青帘是酒家

清明詩

去國屢屢悲往事還鄉笳鼓愧前修十年過計千章
木一寸離心萬斛愁

表

宋 黃彥平 撰

賀明堂大禮表

禮祀告虔高靈薦祉湛恩釋繫繇字歸仁臣聞帝臨中壇舉無足稱其德者王假有廟又何以加於孝乎故約情文以行典禮或用大牲而後吉或酌行潦而見親皇穆穆以思誠瑞穰穰而來御恭惟皇帝陛下憂勤始政敦朴先民得萬國之心以事其親接千載之統以合乎祖履季秋之月永懷霜露之悲尊赤氏之光對越房心之次配天其澤與物為春臣職在平反身慙留滯不獲周旋盛際顯相於明廷願言宣布寬條慰安於遠俗

紹興七年請皇帝御正殿表

明發以懷二人尚積皇皇之望清蹕而朝萬寓未窺穆穆之容後瞻當宁之嚴虔致叩閭之請竊以履天下之籍受海內之圖維周邦之命長新故漢殿之儀有舊若當陽之未正則就日以何觀恭惟皇帝陛下孝本因心仁由所性推戴風光於代邸追號茲極於堯牆雖總政幾久虛朝位伏望發於獨斷慰此羣情

三餘集卷三

二宜 秋 節

天臨九陛之尊星拱千官之侍嗣聖人之大寶克紹先猷配太一之常居永為民極

第二表

皇心翼翼久虛路寢之朝聖孝烝烝猶結倚廬之慕再輸悃悃仰瀆崇高竊以做雲龍之庭槐楓異列瞻天日之表葵藿同傾蓋昭明分之宜以肅會同之所輦出房而屬目廉遠陛以歸心難用哀摧久專退避恭惟皇帝陛下志清讎恥行貫幽明自聞弓劍之遺克篤牆羹之念雖親總覽未辨等威伏望早開端闈躬臨正宁履至尊而制六合建皇極以康庶功不惟俯慰於人情亦以仰當於天意

三餘集卷三

二宜 秋 節

第三表

仙游已邈徒彷彿於堯牆孝慕無咎尚逡巡於漢殿普天所覆就日何觀竊以象太一之威神赫彤庭之宏做故太陽下同萬物臨照則虧惟帝坐上應列星崇高是仰避而不處意實難安恭惟皇帝陛下性堯舜之仁躬禹湯之孝奉翼室三年之制虛正衙雙日之朝至德雖隆輿情未愜伏望特頒溫詔徒御廣除一日萬幾使盡關於一覽羣工庶尹得咸覲於咫尺願廟社之休天人共贊

紹興七年請皇帝聽政表

臣等累上表乞早臨庶政伏蒙批答不允者龍湖絕望竄天之馭難追駒隙載馳易月之期無幾未躬庶政莫厭羣情臣等云云恭惟皇帝陛下淵懿凝猷沈潛毓德櫛風沐雨力恢經武之謀躡地踏天爰下宅憂之詔恍疑有望悲極無容然而天生烝民君實司牧國有大命禮為節文牆羹之念雖深衡石之程孰決伏望俯咨羣議仰監前王因三戶亡秦之心繼一成祀夏之烈遂親總覽以幸幅員

劄子

三餘集卷三

三五 秋 節

堂白劄子

契勘六部郎官舊制日輪一員宿省今既罷常程專以防秋為急即行在路諸部入夜委無職事所以紹興四年體例更不輪官然君相勤勞將士暴露私居甘寢義所難安欲望鈞慈卻許日輪一員赴尚書省直宿準備非時供發軍期文字至將來解嚴日罷庶幾得少致區區扈蹕遠來之意抑又聞真宗皇帝以楊徽之夏侯嶠為翰林侍讀學士邢昺呂文仲為侍講設廬祕閣夜則迭宿令劉文超日以當宿官姓名于內東門進入宣召顧問或至夜分令扈從臣僚不

多若侍從輪直禁中庶官輪直都省小大之臣咸獲自盡其尚庶幾裨廟堂之餘議竭臣子之至情復章聖隆寬褒直之宏規圖澶淵御敵茂民之偉績如有可采伏望敷奏施行伏候鈞旨

又劄子

竊聞明州申有高麗人金稚圭劉待舉等附舶到州事契勘高麗自神宗以至前朝許之來貢賜書入學燕樂廣詩其甚至于臨遣王人罷黜言者所以為之賜者甚寵而屬意者亦深艱難以來首鼠兩端坐觀成敗終賴謀臣獻計勇士竭力乃能立國由此觀之

三餘集卷三

四 五 秋 節

結納遠夷初未有益徒自取紛紛爾方今排決和議師律漸張若因循故事許至行朝必將託游說之詞脅制人主使兵威自屈而和議復伸忠臣不得遂其謀烈士無所奮其勇從違之間利害不細昔劉琨欲結石勒勒答其賜而辭其言竊謂警報方嚴防秋正急當厚其賜幣就彼遺還折衝消萌於計為得如有可采伏望敷奏施行

紹興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堂白劄子論賞罰

竊以淮西之捷中外同慶策功行賞興替繫焉前日獲見稍白其端言語精神未能自達解嚴猶遠姑息

置之近日聞諸士夫頗有賞不踰時之論故爲三說
效其區區夫爲國者張其綱紀明其賞罰周公達故
賞罰行孔子窮故褒貶作春秋之成猶能使亂臣賊
子懼況人主卽位十年福威自出以公義行賞罰豈
不足以撥亂世反於正乎唐肅復自德宗陳少游位
兼將相首敗臣節章舉府下僚獨奮忠義今若以舉
代少游則逆順判而懲勸立德宗欣然納之事所以
不行者復不肯奉馬欽緒附耳之言也今日事力雖
未爲豐方之梁洋亦未爲儉姑息之術豈可專行前
日之戰聞有身爲大將明乞退師者亦有偏禪之間
踴躍請行先登得雋者若解彼一鎮授此一鎮離明
乾健斷以不疑變姑息之風激拳勇之氣折衝制敵
尊強本朝在此一舉最上策也康定寶元之間宿師
不解范仲淹因辭觀察使力勸仁宗下詔責躬避朝
減膳政府待罪亟從其請而微黜其官四路帥臣討
賊不效罪之大者並令落職自效以功贖過其說具
載張唐英所集仁宗君臣政要錄中今若都督諸帥
一例加恩廟堂不必表辭只用手劄直叙其故勲主
上以德不能覆威不能征遂使生靈廣罹殺害還俘
掩骼事雖施行至於淮南新起之稅所得甚微爲擾

三餘集卷三

五直秋節

頗大更展科數寬郵流移浙西諸處運米腳錢納草
虛費曲赦兩路以示特恩辭免之章悉從其請統制
官以下卽依舊例優與推恩此中策也周祖在漢爲
樞密使出討三叛已而奏功漢人推恩則曰仰遵廟
算臣何力焉當軸羣臣無不受賜則又曰諸道藩臣
同寅協濟不可不賞漢朝復不能違於是三叛雖除
而朝綱大壞矣賞以報功非以納侮唯名與器上之
所司執國柄者相隨受賞固爲不可專潔己之小廉
而謂之塞責忘善後之遠慮而謂之從權開僥倖之
門消精銳之氣聚斂之謀已盡飛輓之費不充建中
覆轍唐監未遠魚爛瓦解變自內興此所謂屈力殫
貨諸侯乘其敝而起最下策也抑又聞擬人者必於
其倫揆事者必窮其理漢之諸侯有市衣昆弟之心
故馮敬以悍死於前唐之藩鎮有輔車相依之勢故
武元衡以忠死於後若乃一時功臣握兵在外而議
者遽以諸侯鎮比之則過矣君臣分定廉陞勢殊爵
非世襲待王命而後榮封無專地仰縣官而後給從
違之際逆順隨之以李光弼之功名攘袂徇國天下
風靡一爲遷延則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豈有人主
賞功稍核其實不滿私意卽遽憂其不奉詔乎或曰

三餘集卷三

六直秋節

必不奉詔則如之何庶之曰晉大司馬桓溫倏至湖陰朝廷不知所爲王彪之白相王令以手書相曉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則六師整駕逆順於茲判矣溫得書遂還蘇峻未平陶侃遂欲南歸溫嶠語侃違眾敗事義旗將回指於公矣侃亦不敢去伏願朝廷惜機會之難逢念懷安之易失覽馮敬武元衡之所異以釋其疑考王彪之溫嶠之所同以贊其決采蕭復范仲淹之說而擇其中庶賞罰當而權紀張中興之業未議而國之基粗立矣文須張本不嫌詞費蓋又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

三餘集卷三

七
宜
秋
館

紹興七年二月五日堂白劄子請聽政

上天不弔道君皇帝宣德皇后諱問奄至竊惟祖宗故事易月而除喪三日而聽政羣臣表請喪制雖幸見從而聽政之期再三未許仰揆聖意必以梓宮在遠變故異常難以寬遺然中外之論以謂此尤不可不從何也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遜矜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否爾昔閭閻傷於橋李其子使人立於廷苟出入則呼曰夫差而忘句踐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孫策中刺客弟權哀號未視也張昭曰孝廉此宣哭時耶改易權服扶

令上馬使巡三軍古人廢興之際處之固自有禮其後會稽烏林之捷非幸也數也唯楚懷王客死於秦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亦不直秦使楚之君能執夫差之強聽其臣能抗張昭之孤論以六千里之提封順三戶亡秦之諺因國人之悲以結諸侯之援而責負於秦抗兵相加師哀者直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奈何忼歲愒日役於讎人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婚讎忍恥終以俱亡其後孫心起於牧豎之間所遣諸將猶足亡秦由是觀之則南公之言未爲無證直其君臣自爲謀之過爾仰惟國家今日變故艱危之

三餘集卷三

八
宜
秋
館

勢讎恥之情方於昔人殆有甚者君臣之位雖正軍國之務實繁外無手足強近之親內無簾幄保惠之託孀孤立觀者寒心加以時不待人機不容息誅好語而誤軍政徇過哀而妨國謀脫有紛紜天下英雄未有與人分其責者謂宜歷陳愀歎開悟聖明遠稽載籍之興亡近念祖宗之積累吳人制勝可以爲法楚人自亡可以爲戒略布衣之節計天下之安遣使奉迎幸其聽許治兵爲備仗其陰謀哀死事生於計爲得然則易月之制雖以聽從親政之期亦不可緩惓惓愚慮伏望敷奏早賜施行宗廟生靈不勝後願

九月十五日西對劄子

臣幸得以非才復召見乃七月己巳言校旗大閱之法曰願歷吉日選靈辰北臨盛秋躬秉武節陛下加惠留聽不遺易忘之臣八月甲辰詔御六師順天道東行九月丙寅發臨安臣得廁執事顏行蒙霜露備羈勒宜有以開廣德意幸自見敢索言之臣聞臨大難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甲兵不多非國之災貨財不積非國之貧願操術立志何如爾唐太宗初即位突厥頡利傾國而至飲馬便橋元年關中饑米斗匹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民東西就食茲亦危矣太宗

三餘集卷三

九宜秋節

見善明用心銳信魏徵仁義之說而拒封倫捍闔之詞以房杜為腹心英衛為爪牙處將於衛宿兵於府其語士卒曰吾不使汝曹穿池築苑惟專意武備天下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其語將帥則曰國之綱紀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宜自修飭毋貽後悔太阿之柄操持不失故薄海內外莫敢撓其鋒其後頡利成禽酋長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米斗三四錢行旅取給道路此無他操術得宜有志者事終成也方今夷狄之禍饑饉之災方之太宗異世同事然今秋歲既稔矣待夷狄者獨不為歟臣

願陛下躬太宗撥亂之心采魏徵仁義之說以至誠育萬物以至孝通神明以剛健中正位天德親賢遠佞貴公滅私怨忿不萌則聽斷自審臨機必果料敵必明簡號令嚴階級拔進梟俊禽敵之士汰遣全軀保妻子之徒有功當賞不吝王侯無功僥望分毫不與如此則不可勝之計立矣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敵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正治以待其亂致人不致於人在我者也觀釁而動首尾俱縱建瓴破竹所俟者時在敵者也以陛下之明席藝祖仁宗之遺澤當上元之德會協承平之歲紀惟當斷以不疑與賢士大夫共此功名爾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今日之事落落若難合臣非敢獨言易然不以孟子所言望陛下則臣之罪也惟陛下憐察

三餘集卷三

十宜秋節

災異劄子

臣聞日食地震陽微陰盛也陰盛則靜者動陽微則明者晦推類言之則妻者夫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四夷者中國之陰也小人者君子之陰也陛下春秋富盛嬪嬙希簡幃幄之私行義未過二年之間大異重至意者夷狄伺隙而君子小人之際尚煩聖慮乎

今承板蕩之餘履顛沛之勢財不足自富兵不足自強天下喁喁未絕望於中興者徒以陛下克己自強大臣同心事國悔過求言而善類稍進也近日士論頗謂朝廷甘受佞人而外欽正士聲音之拒禮貌之衰有得之於言意之表者此非陛下之福也自古求治之君當軸之臣夫豈惡治安而樂危殆薄君子而厚小人然多不免焉者何也君子難親小人易狎也願陛下以父兄爲意大臣爲人主受言厲諤諤之風恢蕩蕩之德遠浮詔近端方搢紳之間眾不可蓋其有公忠自奮敢獻異同不可狎而親者宜隆寬褒直俾充本朝不宜盡聽其求高舉遠引不留自助也人主父天母地子養元元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恐古人猶懼况食於三朝震其國都元元飢餓自相魚肉而不思消伏之計乎惟陛下奮乾剛之威大臣擴色荒之度拔進英俊以強本朝此抑陰崇陽應變之至權也震食之異庶幾可銷標季之運庶幾可覆夷狄之憂庶幾可弭陛下召臣千里誠冀有補萬分廢承天之至言指米鹽之細故未殺災異熒惑聖聰則非臣之忠也故不敢不盡愚

擬上道君太上皇帝諡法奏

按此首諡悉代名臣奏議補入

三餘集卷三

二五 秋 節

恭惟道君太上皇帝躬仁厚之資履明昌之運自初卽位則召收耆俊開訪落之基既倦于勤則祖述唐虞決內禪之策在宥天下二十六年揆厥所元訖其畀付豈不善始善終哉若乃玩心神明儲精寗奧號令溫雅儷古有光獨定刑法與民更始養生葬死將使之無憾既富而教思底於有成戴白垂髮含飴擊壤物眾地大治久變生雖天步方艱而人心益固天未絕晉聖子勃興民之戴商景命有僕茲奉諱問而中外遐邇號慟隕絕不啻若喪其私親此豈人力也哉蓋有以得乎天矣詩詠君德樂舞后功異經同旨明盛德之所隆也歷選勳華至于文武繼昭夏崇諡號豈獨七十有二君垂世行遠今烏敢已夫惟稽古之君煥其可述者文也與子之志斷以不疑者聖也昭天漏泉其仁無所不及備道全美其德無所不該制禮作樂極三王之顯繼體守文盡天子之孝經曰文王徽柔懿恭懷保小民蓋惠于宗公者思齊之所謂徽也浸以光大者楊雄之所謂懿也文王之美微妙元通不可得而名思齊之所以聖者幾是矣憂患作易用晦而明嗣武受之克昌厥後對越在上作周匹休配三宗無逸之稱接七世景炎之緒採樂天之

三餘集卷三

三五 秋 節

至德揚清廟之幽光不勝冒昧擬上尊諡曰文聖仁
德顯孝皇帝廟號徽宗

三餘集卷三

三
宣
秋
節

三餘集卷三

三餘集卷四

宋 黃彥平 撰

記

文孝廟記

宣和四年正月壬戌謁文孝廟梁昭明太子祠也武帝雖黜歡晚年立棟湘東又立管惟其後王得立故序昭穆而追帝太子曰高宗是旣然矣若池之有祠則祖於秀山莫於諸邑而最盛於郡郭之西人初謂神曰九郎請其祠曰西廟歲時奉祀長吏因人欲請於朝始賜額曰文孝廟又賜爵曰英濟王詔書之

三餘集卷四

二宜 秋 館

意若曰九郎西廟其語不文不足侈神光靈慰人心云爾然則昭明者太子諡父時語也高宗者梁帝系其諸孫之志也以文孝爲廟額以英濟王爲祭秩則我國家制度也今邦人文獻莫考稱說無章乃有配帝而號昭明揭廟而書英濟不可不辨也因竊記

高安郡門記

潁州莊綽季裕慈祥清謹人也其仁心之所撫字儒術之所緣飾淵源所漸逮其自出凜凜乎中興良二千石之選已守筠州之初年紹興十二年也朝廷盛謚有暇乎禮文之遺軼時南雄州治保昌縣因其請

賜名保昌郡莊侯言江西七州四軍其六州有郡名

而筠無有願卽所治縣名爲高安郡得視南雄以幸

一方財物無所費恩數無所加也事下監司參度誠

然明年正月制曰可於是新門甬榜侈上賜以示邦

人且思有述焉先是唐武德五年改洪之建城縣曰

高安置靖州七年改米州又曰筠州八年遂廢故道

院賦言筠州俗微異於南康廬陵宜春三郡又言高

安之城豫章之別而已則初未嘗名郡也天寶乾元

互有沿革李景復置以迄于今夫郡額有無究其實

何所校而莊侯力請深自幸者其必有爲矣干木隱

三餘集卷四

二宜 秋 館

而西河美地因人而重也禹貢載九州土田貢篚之

異而不言其人之情性人不因地而賢愚也魏晉以

還士以道勝風流相尙氏姓地理之學相與名家及

失其傳乃至託門地以相矜罔趙郡諸李未必悉出

隴西南嶽諸劉未必悉出彭城混爲一區人不自勉

此議者之所歎也初元甲子天下日當安爾朝廷德

澤長吏條教月銷日揉將見處士之節墨客之文秀

發於高安而震著於當世地或因人而重矣傳襄陽

之耆舊賦江漢之炳靈道勝風流推原其本蓋自吾

季裕發之

見山堂記

臨川郡治見山堂者雖未攷所建歲月然其為登臨之勝宴喜之舊前賢詩章猶可尋也中間改山為遠既失其名近歲又壞其屋人皆惜之終未遑復也紹興十三年廣漢張公滉字昭遠來守是邦推其所以事親理家者力行之曾未數月吏得職而民嚮方前此郡之所當講而未遑者悉舉焉若倉若庫若務若城諸門風示千里煥然一新然力不役於民財不加於賦也明年五月復見山堂丙寅堂成矩矱壯麗與客落而記焉客曰君子以山比德者靜止之謂也不

三餘集卷四

三直 秋節

靜不足以盡性仁者靜故樂山不止不足以生明良止也故為山性盡而明生大學之道也公以庭闈在遠諒於朝未許去遂留家侍側而獨官於此翛然燕處日事其心於靜止之學所造深矣由是教條設施翰墨游戲既復見遠為見山又易懷謝為晞顏致知格物乎堂皇之上論世尚友于古今之際政成學富其去是邦而羽儀天朝也不遠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公其有焉豫章黃次岑記

江南西路安撫制置使廳記

漢於禹貢揚州之域建豫章郡至隋乃曰洪州唐乾

元初以洪州為江西觀察使治所開成中升鎮南軍節度國朝州縣鎮名兼漢隋唐之舊而守臣鈐轄虔吉等九郡故仍為江西會府建炎己酉北騎渡江府第燼于兵久未遑復也紹興癸丑夏大丞相趙公自建康易鎮來洪安撫制置十州之地養民訓兵禁姦掩骼禮賢勸學通商阜財流逋悉歸廬舍繼葺度工籍費次及廳事會召還而徽猷閣直學士胡公實繼其任陛辭之日上以輕徭薄賦使民安業為訓公拜受命至則勝民安之語於便坐之堂天威不遠罔敢失墜清心省事百廢自修粵明年閏月己卯廳事成

三餘集卷四

四直 秋節

力不役齊民財不侵省計儉不至陋壯不至侈大府之儀于是告備人見其敏而莫知其勞也咸謂宜有以紀之竊惟天下國家之理亂存乎其人而人之用天下國家者不可無學漢任丞相御史必于儒者且更治民考功故蕭望之由少府出三輔黃霸召自潁川寢為御史大夫東京虞延鮑昱第五倫自郡守入為三公而鍾離意黃香亦自近臣為郡守蓋非儒者不能通世務非經術不足謀王體朝廷以寬厚清靜帥羣吏而牧守忠信愛利以化斯民上下相安中外禔福故天下雖有變而民不搖高光相望載祀四百

三代以還最爲長世無他德厚吏良而亡怨于下也
仰惟主上興衰撥亂若稽前古遴簡名臣付之彫郡
而丞相以子思孟軻中庸之學經始於前令公以倪
寬董仲舒悃悃之心守而勿失保殘奮怯不三年而
獲見承平之舊用儒之效也若夫充大有爲之心盡
修小雅之廢攘戎狄復境土儉宮室小寢廟而遂振
中興之烈則斯干之雅蓋四方之公願非此邦之人
所得獨議惟吾民幸于上而惠以儒帥丞相與公不
鄙夷其民而用經術安輯之則區區之私有不可不
識者謹爲之書

三餘集卷四

五宜秋館

夢山堂記

易王氏之學初盛衢信間晚爲博士成均談經簡舉
獨號近古子珉中玉傳父業弱冠舉進士中之後七
年通守撫州予始獲相識且相善也蓋觀中玉之爲
人其臨民有骨肉之心其律身有冰蘖之操蓋言之
不出而不敢欺其友蓋犯之不校而不忍憂其親履
踐如此其必有所受之矣中玉爲予言紹興甲寅春
夢至田舍愛其四望山川之秀後三年自信徙家衢
得徐氏廢居於孟漬村改築西向則溪環峰列恍如
昨夢因榜其堂曰夢山是何祥也予爲我辨之昔子

游南徐傲居得沈氏林塘存中集所謂夢溪者也其
說與中玉相似予時思之形有開闔息不礙于往來
景有昏明氣不停于消息死生晝夜所以由而不知
者人自爲間斷爾誠明之理固在也明以接物可以
見今誠以養心可以知來見乎著龜形乎夢想是或
一道也故曰至誠如神王氏之學進此矣無足辨者
若夫定交之義借別之情不可無言因并著之且爲
後會登臨張本

紫芝庵記

昭武游若無今居臨川以其待次餘閒廣園池藝草

三餘集卷四

六宜秋館

木與同時士大夫遊別館多矣又作紫芝庵以志其
祖之所遇自言祖遇左僊公授之道術齊室之北嘗
產紫芝別數十年而外物之期終合人或異之則又
揭黃冕仲上官彥行蘇子由葉端禮諸公詩文于壁
間以信其說夫芝草人知爲美瑞或異之者以其詳
于僊方而畧于經術也然人力不可致根本不可尋
要是天地間中和之氣所鍾也氣有發而生之者亦
有炎而取之者楚山一年三秀服之度世不老發而
生之者天也漢殿九莖連葉乃獨爲創見炎而取之
者也前人所遇後人不敢忘理情性致中和始于

閨庭達于閭巷著于邦城則炎而取之而封胡羯末之徒出焉節義清芬文章餘馥靈秀並峙與之扶疎是足以僊矣豈必眇然絕俗離世哉亦理之常無足甚異因爲辨其所以然

羅山妙心院華嚴經室記

羅山洪豐城之望石人之異記載不無大小岫山北支疑有洞穴可尋而未見岫山周遺寺也岑絕倚其中甲乙奉租稅二百年矣治平中賜名妙心院前住省方新院屋徒義光能飭東小室求華嚴經藏之余避地山間知聞殆絕日閱是經有會心者欣然忘得喪焉經以悲願爲宗趣悲心不棄一物願力能通三世凡士之純明英特其才足以有爲而言不信於人道不行於天下者皆願力之不宏者也識環記井之事達者猶且暮爾余亦有願悲濟斯人願病矣無能爲矣恐負斯志則使禪者道璋訪巖石之勝文字者琢告之異日復求以爲符信

序

送周夢授序

學者求爲可用大則用天下國家小則爲天下國家之用西漢承秦絕學之後武帝表章六經士大夫意

三餘集卷四

七宜 初 節

不苟且倪董公孫帝皆身及其用而遺風餘習覃延乎昭宣時故夏侯勝陳久陰之戒則取於洪範雋不疑叱犢車之妄則稽於公羊昌邑之初大將軍未知所立及其不道復憂慮不知所爲在廷無言幾誤大事國家隆儒取士多本於學大者陪幾務其次列從班晚生小吏猶皆有職癡泮一旦革冗員試之州縣鬱鬱者類不屑爲碌碌者或無能爲也吏抱牘來前講張道說首肯筆諾不敢少拂其意經術造士豈端使然哉夢授罷教官而掾於滌毋爲鬱鬱也夫委吏之羊魯人猶任其責而騎曹之馬晉人不知其數慕清談者至於不及爲斬行矣勉之一爲學校之士雪恥何如哉

王介甫文集序

紹興重刊臨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廬詹大和甄老所譜而校也藝祖神武定天下列聖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挾所長與時而奮王元之楊大年篤尚音律而元獻晏公臻其妙柳仲塗穆伯長倡古文而文忠歐陽公集其成南豐曾子固豫章黃魯直亦所謂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媿者也丞相早登文忠之門晚躋元獻之位子固之

三餘集卷四

八宜 初 節

所深交而曾直稱爲不朽近世諸賢舊業其鄉郡皆
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閩浙顧此郡獨因循不暇
子詹子所爲奮然成之者也紙墨既具久而未出一
日謂客曰讀書未破萬卷不可妄下雌黃離正之難
自非劉向揚雄莫勝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閩浙之舊
爾先後失次訛舛尙多念少遲之盡更其失而慮歲
之不我與也計爲之何客曰不然皋蘇不出世天下
未嘗廢律劉揚不出世天下未嘗廢書凡吾所爲將
以備臨川之故事也以小不備而忘其大不備士夫
披閱終無時矣明窗淨榻永晝清風日思誤書自是

三餘集卷四

九宜 秋 節

一適若覽而不覺其誤誤而不能思思而不能得雖
劉揚復生將如彼何哉詹子曰善客其爲我志之

雜著

贈李德遠

孔門四科德行顏閔與冉子皆未嘗仕仲弓仁而不
佞居敬而行簡想其南面稟稟乎德遜君子之風也
由果求藝乃以政事知名其才當有過人無不及者
旅泰山伐頤與不能救則已矣又從而爲之辭則得
已而不已夫得已而不已豈過人者累之歟臨川士
嚮從吾遊者李德遠徐子安其談經者也同舉於鄉

間一勝皆成進士德遠告別之番陽供司戶參軍職
要贈言焉夫清畏使人知慎戒揜人言勤謂盡誠以
行事不謂生事也能求寡過祿在其中矣幾年學古
一旦入官勉處中和順經術意

杜崐贊

杜崐字藏用金陵人龍圖閣學士鎬五世之孫也後
徙洪之南昌天性夙成苦心學問師事張耒於黃州
以詩文見稱州里知名士欣然慕與之交其爲舉子
江淮間聲譽籍籍年三十六中政和五年進士乙科
解褐將仕郎歷官池州司儀曹事饒州餘干縣丞在

三餘集卷四

十宜 秋 節

官廉退俸祿盡于孤遺多病寡言不求知己而望實
不可掩初用舉者陞從政郎復用舉者改宣教郎紹
興元年七月辛亥以疾卒年五十三建炎初有薦之
於時宰者曰居家孝友慈祥屬文簡遠蕭散雖不足
盡其所蘊亦庶幾焉贊曰杜籍京兆避遷金陵先正
北還文儒自與本支競爽馳賞昆仍殊科繩武崐獨
再登澹雅之詞凝曠之姿若有以爲而止於斯

王氏二子字解

王侯太初嗜好詩書見其二子驥種鳳雛羣從制名
皆取於水爾其從之有本於是濯字忠父在詩遠助

自事吉蠲神歆其約仲浩直父孟子是師不枉不撓
達於無疵海濶諸州桑蔭接畛琅琊諸王爾族爲近
魏先正昶爲子命名沈深渾湛戒莫之爭水有勝復
淮終不絕世有污隆德中不滅咨爾忠父三復爾詩
毋日不顯神之聽之咨爾直父勇義果德毋以一毫
易吾之直子之事父聞禮聞詩母之育子恩斯勤斯
未聞萬物能裕兩儀行成于思業荒于嬉令月吉日
授爾祝詞知天知性永受保之

書漢評後

讀書當自具眼若但以成敗爲是非毀譽爲曲直則
侏儒觀俳優爾不知所笑果何事也王太初西漢評
謂輪臺之詔一日克己天下歸仁叔孫通制禮爲能
恕己量主金日磾比百里奚趙營平成功由魏相笑
范增不疑項伯王嘉死猶薦孔光而深惡袁絲父子
謂果同心則漢廷諸公爲全者此豈雷同道聽者所
能辨哉用意詳切自成一家可傳也

賀陳內翰啟

駟騎再馳星漢墮靈槎之使蓋扉趣召翰林連華蓋
之居徑從翻藥之階入聽穿花之漏其爲榮遇未易
名言竊惟賢能所以致中興文章所以垂不朽自昔

三餘集卷四

二五 秋 餘

膺錄受圖而與民更始必有持簡操筆者爲時而生
負超卓之奇材總皇王之餘議曾吞雲夢字挾風霜
吉甫美周相如論蜀梁洋赦令澤潞制書所謂雄深
雅健之文無負獻納論思之選前朝習治近倖破戎
四海瘡痍六經煨燼洛書授禹神扶定鼎之傾天策
開秦地峙登瀛之峻瑞拜而議其誰宜爲伏惟某官
發藻士鄉飛英朝著文章俊語長照映於人寰忠言
嘉謨寔翱翔於法從貳鄉粉省批敕銀臺茲起燕閑
復還嚴近扈六飛而視草供十吏之濡毫久勒西域
之贊書爰正北門之遞直蓋欲武夫悍卒咸知匡救
之誠雍畿舊國仍高獻納之績式煩鴻筆協濟壯猷
某自愧雕蟲虛蒙薦鶡動貢公之竊喜忘庾信之懷
愁尙冀鱗攀寧忘螽躍

先大夫述

先考諱得禮字執中洪州豐城黃氏九歲喪母十四
游太學二十五中元祐三年進士第嘗爲鼎州桃源
縣尉虔州興國縣令柳州軍事推官以沒其在桃源
捕獲強盜大情已正格當被賞歎曰豈可便文自利
而以疑似殺人哉盡釋之虔民健訟諸邑犴獄充斥
其在興國三年瘐死者纔一人猶以爲恨建中靖國

三餘集卷四

三五 秋 餘

初應詔上書論行法任人之要其略曰嘉祐熙寧之法仁祖神宗之爲也祖宗所以望其子孫者在安治之如何不在政事之因革而主熙寧之說者曰必爲之更變主嘉祐之說者曰必爲之守常分曹爲朋迭立勝負宿怨快於私門實禍歸於公家朝廷顧何所賴惟天子建中和之極正心誠意擇其善者而增損用之則行法之要也人才實難有未必用自賢良進士砥名勵節以自致於大臣公卿之選益又難矣國論異同口語疑似無四凶之罪而加之以流竄之刑瘴霧蠻煙不死不已遺孤旅櫬雖死不還士有持平

三餘集卷四

三

守正如彭汝礪葉濤之徒其言未必見省此風不革異日必有以伏刑都市參夷伍宗之請聞於上者矣願朝廷退人以禮宰輔爲國受言變縉紳縉薄之風增社稷靈長之福則任人之要也書入報聞先考年不及強仕位不及京官平昔詩文遭亂散落言論風旨可槩見者懼復湮沒故退次其畧而不敢輒加焉

祭梁谿文

炎運有赫九陽之厄帝賚我公振其顛踣宣和初歲王城赤水載筆直前開陳陰沴流離艱棘不挫愈勵歸班奉常媪書倏至定策中禁贊佐天子震動朝廷

旁觀病悖大明生東人有適從効死不去挫其姦凶二帝重歡兩河亦還羣情中媚墮我太原公身南遷國亦大去帝出商丘眷子作輔請都南陽稍睨朔方有志不就舍之則藏乘桴而浮賜環而返生覲咫尺臣死不憾長沙豫章虎旗牙璋從容辭受萬夫之望國步未夷敵情難測期公百年安宋社稷如何昊天曾不憖遺股肱或虧邦國殘瘁公無問然我有餘痛匪哭其私爲天下慟

三餘集卷四

四
直隸

三餘集卷四

高安朱禮舖震元甫校

校誤記

卷一 三葉七行英雄除霸王除字疑誤 四葉

八行烟鬟小姑山山原誤宙遵 四庫全書攷

證改正 五葉三行時來行身隨近遠行身疑

行役之誤 七葉十四行周宣中興籍方虎籍

疑籍之誤

卷二 一葉六行人人生皆如此皆字宋詩紀事前

賢小集均作但 二葉六行寒食祇數日祇原

作底 三葉十七行何因霜雪後霜字宋詩紀

事作風 六葉十八行能來夜雨連牀話語原

三餘集校誤記

二宜秋館

作語據宋詩紀事補遺改正 十葉十二行紛

紛番騎謾成羣騎原誤偽 十二葉十行旌獸

行疎鬢雪添旌獸疑誤又十二行指點溪流問

故家指原誤煎據宋詩紀事補遺改正

卷三 六葉一行浙西諸處浙原誤折據南宋文

範改正又八行固為不可固原誤因據南宋文

範改正又十六行以諸侯鎮比之南宋文範無

鎮字 八葉十三行孃孤立孃下疑遺孃字

卷四 四葉四行燼於兵久未遑復也久疑火之

誤又十六行穎川川原作州 十一葉九行書

漢評後似宜作書西漢書評後又十四行袁絲

父子袁原誤爰 十二葉二十行空格原闕

十四葉四行生覲咫顏覲原誤贖據南宋文範

改正

三餘集校誤記

二宜秋館

跋

讀書未破萬卷不可妄下雌黃雖正之難自非劉向揚雄莫勝其任此次岑先生集中語也諒哉斯言夫以千載後人僅校千載以上人之著述傳鈔舛誤刊本難求一字推尋有積日累月而不憚於心者艱苦况味先生蓋先得我心矣此本爲唐棲朱氏結一廬所藏後歸丁氏八千卷樓有翰林院印編中并有改定行款之處確爲四庫蒐輯永樂大典底本先生爲豐城人建炎時曾官吏部員外郎兼禮部郎官詩章爾雅文亦嚴整有法論賞罰劄子凱切敷陳明於

三餘集跋

一宜秋節

治體坐與李綱厚善名在禁錮鄉先哲蓄道德能文章者先生允無愧色矣先生之名次岑以字行見於集中見山樓記及縈年要錄題彥平者從四庫本也丙辰季冬鄉後學李之鼎跋





炎繼六家之德
彝民知順節葉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少陽集十卷

宋陳東撰東有靖炎兩朝見間錄已著錄其文集宋志不載書錄解題亦不載據戴龜璞載張浚奏胡理筆削陳東書追勒編置益以浚為黃潛善客程為李綱客故摺此去之云云則東亦以後尚牽連與鉤黨之獄立無編輯其文者元大德中始有刻本盡忠錄凡八卷編次頗嫌錯雜續刊於

國朝康熙中者曰少陽文集凡十卷海五卷皆東遺文後五卷則本傳行狀及他書論贊也東以諸生憤切時事摘發權姦冒萬死以冀一悟其氣節自不可及然於時國步方危而煽動十餘萬人震驚庭陛至於擊壞院鼓櫛割中使迹類亂民亦乖大體南宋末太

少陽集提要

知照齋叢書

學之構至於驅逐宰輔莫可裁制其胚胎實兆於此張浚所謂欲以布衣持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者其意雖出於私其言亦未始不近理也後應詔再出幸以此為小人所構亦不可謂東等無以致之矣第以志在匡時言皆中理所指擊者皆人不敢觸之巨姦所指陳者事後亦一一皆驗是其事緣憂國不出求名故南宋以來儒者以忠義予之而遺文亦至今傳述焉蓋略述而原其心也

魏序

余嘗與李忠定公之孫大有為友得其家所刊陳公少陽文集稗類既詳今又得三山孫君遇正鳳所輯益加詳焉嗚呼自吾國家有敵難如劉仲偃傅公晦張德祥霍安國李清卿唐元任諸賢皆夙節之著者其次則如蔣興祖張確朱昭郭許朱友恭等之義不苟生其次則有忍死於敵而卒能自明三者雖不同歸於全其身爾矣至於平居不與榮祿緩急不當事任而勇陳大計連柱巨奸之夙弗移如陳歐二賢則又人所難行者焉大過之過曰過涉滅頂凶无咎蓋於事為凶而於義為无咎然則雷為陳歐而不卒與其為童蔡汪黃而卒也君遇夙號多聞加游淮楚兼客京口嘗訪陳公故居得其言行甚悉既為之譜系併以思陵再後詔旨臣僚奏陳再題識與范傳李記列諸篇帙非惟著國家育材之功即以章聖祖悔過之美意集凡若干卷如左宋光甯戊戌正月之吉魏了翁等父撰

少陽集序

知照齋叢書

孫序

少陽先生以身殉國與日月爭光照耀千古此其不朽豈待立言其言亦何待於序況有大儒魏文靖公已序其簡俟學豎儒何能贊一辭但愛其人者及其屋烏譬之景星卿雲雖餘暉散彩尚欣一覩况先生之立言即其所以立德立功者今先生之文將泯而僅存僅存而又將泯則存之者之苦心不可不念遂不能無言使覽斯集者念其存之之難起敬起愛不忍以為覆瓿跋燭之用庶先生之文可常存而不泯如禪家傳法囑累之意云爾翼惟吾邑龍祠梵宇徧境內獨先生無專祀亦無收拾其遺文者豈龍逢比干果非俊物抑東家某視之邪正德乙亥去先生已

三百年先曾叔祖中書舍人思和育始請於直指葉公忠而爲之特祠又求所謂盡忠錄屬太史諫魯南沂編次行世於是吾邑始知有先生文然所列者亦非李忠定家所藏舊本而所謂譜系范傳皆不存且以先生詩文與詔旨章疏先後錯雜失編次之體刻未四十年島夷入寇板尋遭燬於是吾邑復不知有先生之文即僅有存者不過覆瓿燬之餘而已攷文靖公序所謂粹類尤詳者乃孫君遇所輯而先生弟南行狀乃云先生有詩文數百首經兵火不存文靖去先生不遠其言不應相左及檢馬貴與經籍攷有歐陽修撰飄然集六卷而獨無先生集始知文靖所序孫君遇所輯乃刻於光寧朝至勝國時已不存矣翼髮始燥即知先生名及游鄉校拜先生祠低徊不能去每從親知訪覓遺文及於宋元諸家文集至稗官野史有一

少陽集序

知服齋叢書

語及先生必采擷無遺始得書疏詩詞釐爲五卷爲先生正集又綴當時詔勅劄記哀挽題跋五卷爲附錄共十卷或曰附錄不皆馴雅宜加芟削竊念先生行實史傳不少概見若非當時記載如李嘉仲之贖屍陳司諫之論薦許右丞之哀詞暨高孝甫理四朝諸公之題識則當時情形安得至今指畫如狂况凡景附先生皆秉彝好德之心豈復論其文之工拙法得牽連竝存以垂不朽翼藏此稟幾六十年犬馬齒已踰大老至恐一旦溘先朝露使先生之文僅存而復泯則後死者不得辭其責偶因語次及之言未脫口賀甥日獻請獨肩其事蓋日獻素勇於義且憐予老故亟成其志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又云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若日獻者其善忖予心愛而能助者與是不可以不序天啟五年龍集乙丑日南至邑後學苻鄉貢進

士太學諸生孫雲翼拜手敬書

賀跋

少陽先生吾陽一人非獨其節千古也其文亦必俱今舅氏新之令天下知少陽先生者吾陽人也後學賀懋忠識

祔序

嘗讀漢書鮑宣傳竊歎太學者清議所繫不可犯也然其時太學諸生以感司隸義出死力救之爲司隸非爲漢也即不卒而死亦爲司隸成非爲漢死也若宋少陽陳先生則不然當是時寇騎從橫臣降主辱所恃以辭未殺之心者獨一李忠定目先生與忠定無半面交特激於大義慷慨上書欽宗稍用其言敵人已爲膽落又力阻高宗南幸豫柏人之讖汪黃怒其侵已卒殺之先生死而偏安之局成偏安局成而忠定遂終不用矣忠定挽詩曰誰使崔

少陽集序

三

知服齋叢書

君論盧杞更無慶忌救朱雲又曰血沾斧鉞雖因我心在宗祧獨許身可謂知先生之心者世見先生從容正命服其鎮定不知氣節早裕於爲太學諸生時攷行狀宣和初朝廷命太學生習雅樂事竟將官之搢紳子弟多負綠備列先生時爲齋長獨力辭又宋制太學上舍積校已優而舍試入優等者釋褐補太學正錄欽宗以先生忠義賜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正錄率舊典非異數也先生復力辭又不肯以上舍積校取官謁告歸就鄉舉孫再見雲翼曰以資望言則舍選尊而鄉舉卑以名額言則舍選優而鄉舉窄世固未有以太學生而近就鄉舉者出處之際不苟如此皖李君振綱李君鴻司校丹陽訪求遺集念舊本僅存恐家湮沒釐金重刊之以序屬稿藻先生大節表表無事綴陳茲據其出處本末揭之卷帙蓋必有平日之

志操而後有臨時之忠憤又不獨先生爲然矣道光十有九年夏六月壽陽祁寯藻謹撰

李跋

宋贈視閣修撰陳公文集十卷列入 四庫書目民間藏書家寶之不多見也丹陽爲公故里綱以道光庚寅秉鐸來此敬謁公專祠悉其子孫族甚盛訪其遺集不可得每與邑紳士言之以爲公名不列朝籍而目擊時艱忠憤感激以身殉而不悔此古之所爲義士其著作必有出乎流俗者而遺集不彰此邑後學之責也已而聞劉君時庵向藏有鈔本亟取讀之竊見其文論事不苟忠義之氣流溢豪楮間在宋人中不媿作者原不僅以人傳也爰謀爲重刊其後裔陳氏在學諸生若焜若顯若鈞等亦皆志切顯揚捐貲得百餘金邑侯江右呂君及諸寅好與邑紳士

少陽集序

四 知服齋叢書

復附益之以今年八月設局於學舍四閱月而告成爲文四卷詩一卷附錄五卷嗣復得東氏校本乃更加參訂訛舛者正之闕遺者補之工竣謹綴數語以誌顛末於後任事者爲副貢劉時庵會恩孝廉周西賡王瓚孫文舫清達孫小韓成章副貢蔣芍農圻優貢林午亭炬文生楊寶汾鼎皆邑中佳士例得備書道光十八年歲次戊戌嘉平既望皖浙李振綱謹識

李跋

丹陽古多文獻漢時包咸韋昭皆有功於經學至宋而葛滕仲著丹陽集二十四卷其文明於典禮達於史事若竇從周受業於朱子尤能爲學者之言皆傳於不朽者也而至發乎忠義志在匡時其言實有關乎治亂存亡之故者則有少陽陳公公以諸生伏闕上書壽摘童蔡後彌汪黃

奮不顧身頗近位卑言高之罪然當是時外患方深小人擅國宋勢危於累卵君子目擊時艱不得已而慷慨言之以冀上之一聽爲國非爲身也其又可少也哉嘗觀宋自靖康以後賴宗澤李綱趙鼎諸公勉支大厦其文章不必與蘇歐並論而忠簡梁谿諸集皆光明俊偉可與日月爭

光少陽名位不逮諸公其忠義之氣愷切之言則同時一轍也公向有少陽集十卷已列於 國朝四庫而民間見者絕少鴻至丹陽曾謁公祠以不見遺集爲憾既而劉君時算出其藏彙揚君寶汾與邑之諸同志及公之後人謀剗刷之欣然共舉以戊戌之冬告成爲詩文及附錄若干卷鴻得而詳讀之益知忠言至策實中當時如是而不見用不獨爲公惜正爲宋惜也夫忠憤之人救時之論本不於文章求工拙顧其文亦明健通暢無愧作者然則是集將與包韋諸賢並傳爲丹陽之文獻且不獨爲丹陽之文獻也謹以數言綴其末云道光十八年歲次戊戌嘉平既望皖懷李鴻謹識

少陽集序

五 知服齋叢書

宋魏鶴山陳少陽文集序云李忠定公孫大有所輯後又得三山孫正鳳輯本較李本加詳遂梓以行世明孫雲翼刊本序云鶴山刊本元時已無故未見其書 四庫全書提要云丹陽集宋陳東撰此鈔本出於大興朱筠家共

劉跋

十卷壽五卷東自撰後五卷皆後人採輯題跋之文歲癸酉金山文宗閣曬書余見其寫本無所輯名氏歲乙酉得其裔孫宗祠集字本壽五卷後五卷大略相同序文爲長沙陳鵬年所作提要云兩朝間見錄亦東撰已著錄於

四庫全書存目宋有丹陽集爲丹陽葛滕仲文集載於

簡明目錄因改爲少陽集並載於集部內歲丙戌獲見明孫雲翼輯本其甥賀懋忠捐貲所刻并有孫賀兩序較陳氏集字本多十餘條卽鈔錄副本藏於家歲丙戌仙垞桂卿兩李學師以少陽公忠義之氣不可磨滅明孫氏刊本流傳於世者絕少板片亦不知落於何所迺集同人謀捐資刊以壽世兩學師刪其不甚切少陽公者數條增其存人孫本所遺漏者數條後人所未入者十數條顏曰宋陳修撰文集仍爲十卷少陽公宋太學上舍生修撰宋高宗所贈官也修撰一集不與少陽公忠義之名同傳不朽哉道光歲次戊戌十二月中澣邑後學劉會恩謹跋

少陽集目錄

卷一書

登聞檢院上欽宗書

登聞檢院再上欽宗書

登聞檢院三上欽宗書

卷二書

伏闕上欽宗書

辭誥命上欽宗書

卷三書

上高宗弟一書

上高宗弟二書

上高宗弟三書

卷四書 贊 跋

少陽集目錄

答江西提舉監丞蔣宣卿書

答趙子松書

家書

自贊

跋蔡君謨茶錄

卷五 詩 詞

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筮齋詩

詠雪二十韻 存二韻

自許昌如蔡與石士繇酌別一章

與虞章舜卿二表弟季明春日同游兼勝亭因憶往

時聚會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不數觀也得詩五律

三首

次韻同舍李冲壽夜坐

秋夜獨坐有感一章奉呈師說令尹奉議光明主簿
虞章

挽彥雋母二首

穎川二絕

次韻石士繇惜別

次韻邵子可彈琴二首

與士繇游金山翌日分袂二絕

題吳公輔菴

索友人春茗

送友人壘二絕

徐氏哀辭代作

和邵與可賣俸豆

謁王樂道之子間方飯絕客口吟一絕

少陽集目錄

二

知縣齋叢書

詠桃菊一章

春日偶題

跋黃魯直買米帖

尹館作此覓酒召李順之同飲

送黃仲達歸溫州仍寄諸友

謝溫州黃仲達送鄂州瓜壠

夜飲二絕

秦刷子詠夾竹桃

西江月春思

驀山溪元夕

西江月七夕

卷六 附錄 列傳 行狀 薦劄 省劄 書

宋史列傳

南宋書列傳補

行狀

少宰吳敏乞用陳東劄子

司諫陳公輔乞用陳東劄子

知海州洪擬乞召用陳東劄子

欽宗省劄

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趙子松書

京口耆舊集傳

卷七 附錄 記 詔劄 奏劄 雜記

李猷贖屍記

尚書葉夢得上陳東故事劄子

御旨

賜錢詔

少陽集目錄

三

知縣齋叢書

諭宰劄

賜田劄

追贈朝奉郎祕閣修撰誥

加贈陳東朝請郎誥

臣僚論汪黃劄子

周暉清波雜誌

周密癸辛雜誌

又

戴埴鼠璞

劉時舉續資治通鑑

畢沅續資治通鑑補

葉紹聞四朝聞見錄

嘉定鎮江志補

至順鎮江志補

光緒丹陽縣志 侯補

南宋文範 補

墓表

又補

岳珂程史

論祠額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 補

卷八附錄 哀辭 贊 挽詩

哀辭

讀許右丞哀辭

又

又

間公上書賦質同志

書遺墨後

象贊

挽詩

又

又 關本漏鈔此從李本補錄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題少陽祠二丹亭

謁祠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姜兆錫

楊應詔

王用賓

健菴道人

陸深

張珍

姜士昌

丁鴻陽

沈德潛

湯寅

荆楮

潘之彪

張九徵

孫應奎

陳表

李大有

楊一清

陳孳

劉宰

邵寶

姜寶

虞素琴

林魁

胡天游

葉忠

少陽集目錄

四知服齋叢書

少陽集目錄

五知服齋叢書

卷十附錄 遺跋

跋遺事

劉互孫

又

周必大

又

孟忠厚

又

劉 桀

跋家書後

陳 南

跋行實

李 統

跋奏議

楊 邁

又

樓 瓘

又

胡攀麟

又

樓 鑰

又

泰州野人

又

周 鏞

少陽集目錄

六

知服齋叢書

跋弟三書

王 遂

又

劉 宰

又

邱應雷

又

李 憲

又

朱承祖

又

高世奇

又

趙與言

又

趙孟迥

又

詹元鼎

又

許 炎

又

朱文炳

又

祝允明

跋哀詞補

周必大

跋遺彙

又

潘彙征

又

樓申之

又

李大同

又

黃 震

又

譚粹古

又

陳 垣

又

羅 愚

又

許元實

又

劉希仁

又

吳、潛

又

衛 玠

又

桂如虎

少易集目錄

七

知服齋叢書

又

任哀然

又

徐 畋

又

陳 宗

又

章 玟

又

伍 霆

又

滕 嘉

又

張 介

又

趙靈夫

又

竇忠樂

又

趙崇纒

又

王 邁

又

孫應鳳

又

汪濟之

又

李 節

又

跋逸傳

趙時寶

跋顯屍記

江萬里

跋祕撰誥詞

陳鼎

跋贈誥及遺書

胡儼

跋盡忠錄

畢亨

又

陳沂

孫育

少陽集目錄

八

御風齋叢書

少陽集目錄終

登聞檢院上欽宗書 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宋陳東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於勤必以天下授舜特雷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自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奸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雷以遺陛下又況方此夷狄侮慢中國正欲收天下之心求天下之策以禦夷狄之難以安中國之勢然惡者未去善者未得臣等竊為

少陽集卷一

知服齋叢書

陛下先誅所謂奸臣賊子如四凶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下好惡所在行見智者獻謀勇者竭力忠臣義士莫不捐軀效死為陛下用於是賢才如八元八凱者可舉而用矣夷狄何足患哉欲知奸臣賊子如四凶者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彥曰朱勔之徒是也臣等謹案蔡京罪惡最大崇竊初太上方恭默聽斷起京間徵之地權宣宰司京天資凶悖專權跋扈首為亂階陷害忠良進用險佞引置子孫盡居要途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朝廷爵賞固其黨與蠹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堂吏盤根錯節牢不可解京乃偃蹇自肆無復忌憚包藏禍心實有異志縉紳側目莫敢誰何有識之士比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社稷之福太上聰明睿知洞照其衷奸計敗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少主其篡奪復何疑哉此非特

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等聞頃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

江公望皆曾論其奸狀故此數人者為京一斥不復再用至有飲恨而歿者天下怨之緣京用事奸人並進王黼相繼為相位至公傅聘柔曼之容肆倖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假應奉君上之名置局私家四方珍貢盡入黼室自奉之餘始以進御賈官鬻爵貪饕無厭奸賊狼籍縉紳不齒觀其所為大抵效京朔方之弊黼實啟之是時童貫實尚其謀貫本與京結為表裏因京借助遂握兵權至為太師進封王爵左右指使官至承宣閭卒庖人防團是任自古宦官之盛未有其比然貫實庸謬初無智謀每一出師必數千萬隨軍金帛動億萬計比其還朝兵失大半金帛所餘盡歸私帑臣等蓋嘗聞之邊人貫之用兵紀律不明賞罰不公身冒矢石未必獲賞為貫親隨厚

少陽集卷一

知服齋叢書

實先及夫以師之目日常在大將旗鼓進退從之勝負繫焉貫身去敵嘗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命以見敗可挫辱國威士卒陷心不以實奏所獲首級增數上聞祖宗軍政壞亂掃地而又貪功冒賞不察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恃有梁師成實聯婚姻以相救援師成之惡抑何可言外示恭謹中存險詭假忠行佞籍賢濟奸盜我儒名高自標揚妄立名號眾稱稱相欲觀國家之柄盡歸諸己欲使天下士大夫盡出其門端人正士往往望風疾走而避之亦有不卒而遭其點污者一時苟賤無恥之人爭往從之旋致顯位王黼之進實賴師成師成與黼如貫與京內外相應捷若應響黼為相臣專秉國政奉行師成之意而已不聞天子之命也朝廷執政侍從天下監司郡守往往皆師

成門生蔡京父子奉之不暇至如去歲太上一日相二人師成自謂皆出己意間者駭恨不已夫論相者天子之職也宦官擅權乃敢僭擬浸淫不已事必有大於此者焉可勝寒心頃歲李彥以按括民田案行河北東京西威赫三路所在州郡據廟堂坐使監司郡守列侍其旁而列侍之輩成籍彥進不敢輒違臣等間中聞曾有人詣太上論列此事是時師成適在上側抗聲言曰王人在古諸侯之上使其人不得盡言遂致李彥凶殘益熾奪民常產重斂租課當職官吏稍有違忤即調監司摭據他故無辜送獄士大夫憤鬱而疾者往往有之三路百姓破家流蕩不知其幾愁歎怨苦之聲洋溢道路去年京東河北止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征剝剋太甚盜賊四起正如兩浙曩時清溪之寇實由朱勳父子漁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

少陽集卷一

三

知服齋叢書

名歸之官吏畏懼此名不免驅動百姓極力攻擊得而後已由是致人顛陷陷溺以隕其身者不知其數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勳父子方且炎炎未艾天下扼腕此六賊者弄後相繼誤我上皇離我民心天下困弊盜賊滋起兵革不休遂致夷狄交侵危我社稷太上哀痛情實切至壽日詔書一出觀者如堵婦人孺子亦常流涕臣竊謂太上罪己之詔播告四方而京等未正典刑天下疑惑蓋京等平日收恩於己斂怨於上弄此罪狀未白天下不無歸怨於太上者若不誅京等六賊將何以慰太上之心雪太上之誦以解天下之疑而況今日之事王黼實專其謀童貫實專其任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實費枝梧是致陛下新即寶位遠勞北顧之憂臣子之心不勝憤憤究其所由蔡京壞亂於外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勳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遂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臣等竊謂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乾綱史決斷自聖志擒此六賊肆諸市朝與眾共棄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太上之志果成於陛下豈不偉哉陛下欲鞭笞夷狄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未振兼此六賊黨與之盛徧滿中外又養戾士數百人自爲之備若陛下萬一少從寬貸止於竄逐禍胎尚存則肘腋之變恐生不測方之夷狄殆有甚焉史有之曰去河北羣賊易去朝廷朋黨難陛下誠不可不雷神也而況蔡京王黼童貫蓋嘗陰懷異意搖撼國本頃年楊戩亦有是心所賴陛下父慈子孝兄弟恭此數賊者計弗得行天下臣子切齒刻骨有年於茲常恨未得上方斬馬劍斷其腰領以告宗廟陛下其忍不誅乎楊戩

少陽集卷一

四

知服齋叢書

雖歿願陛下亦勿赦此賊發其塚暴其骨以解天下之怨憤梁師成乃王黼之應也黼之問邊師成實有助焉朱勔以奇技淫巧進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爭不可至鬱憤而歿蓋當時用勔建議北伐遂有此除今朔方如此勔當如何乃有稍間警急朝廷不暇安枕之際勔父子遽先眾人欲盡室東下計其情實尤不可赦李彥據有西城所錢物去歲東京盜起斗米千錢民兵缺餉中外憂之彥乃發錢數千萬往淮浙買米運至東京以規厚利壽日太上詔罷西城所錢令以其錢付之有司間彥尚欲強占不肯交割及至交割所存無幾宦官抗國悖慢如此尚復可容臣等願陛下斷然無疑必殺無赦使天下忠臣義士得信於今日傳云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蕪蘊崇之絕其根本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今戎狄背叛正爲此六賊者起陛下

少陽集卷一

五 知服齋叢書

其忍惜此六賊以危天下乎使唐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山未必有以籍口牽陛下無小不忍於此也陛下赦而不誅即恐天下共起而誅之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見於受禪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不鑒哉臣等竊聞道路之言曰蔡京自謂有建立儲貳之功此語尤爲悖逆太上初立陛下爲太子天下共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事何與京事而乃欲貪天之功以爲己力邪此大不然者願陛下亟圖之然後赫斯怒而北顧決策親征以威醜虜彼雖跳梁不遜豈無一念契丹管日澶淵之禍乎臣等竊謂親征之詔一出虜人心寒膽落矣議者或謂兵倉不足未可輕動臣等竊謂不然陛下卽位天下歸心今夏誅此六賊以快其憤朝不效歿爲陛下用臣等雖布衣一介之賤亦豈不能捐軀報陛下邪況間比日朝廷募兵日得數萬人皆一

時忠勇精銳之士兵不患不足矣諸司不急之務悉已罷去而其財用盡歸朝廷富家巨室各有進獻更若籍沒六賊及他宦官牽臣素冒錫予積聚貨財不知紀極者又何患財用之不足乎臣等不自揆度輒以宗廟社稷安危大計獻於陛下干冒宸嚴罪當萬歿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登聞檢院再上欽宗書 靖康元年正月六日

臣伏讀今月一日詔書自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嘗許實封直言得失臣幸遭不諱之朝遇從諫如流之君正臣子知無不言之時也臣竊自太上皇已出幸亳社而蔡京父子朱勔父子及童貫等輩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池運南渡萬一果爾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餘悉取給焉然其風聲氣俗素尚侈靡天下貴驕之人往往動心京勔父子及貫等黨與

少陽集卷一

六 知服齋叢書

布滿諸路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恥於遊宦東南而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若勔父子尤專二浙江淮之勢良民受害怨之刻骨而一時奸雄豪強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京父子平日善收私恩近除發運使宋喚是京子攸妻黨京卽委喚占奪官舟載其家屬貫舟出討方寇市恩亦眾兼聞善眷歿土自爲之備臣竊日上書言六賊罪惡已嘗及此數賊罪大難掩公議弗容自知不免反怨朝廷黃緣太上遂請此行臣竊恐此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則東南之地恐非朝廷有又聞京勔父子欲歸於湖中恐歲月之久東南又有數郭藥師矣其爲患豈夷狄比哉此實宗廟社稷莫大之計不敢默默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此數賊復還闕下早

正典刑仍乞檢會臣書一併行遣卻別差忠信可委之人愿從太上舟往亳社度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又况天下之事禍福之機藏於細微辨之不早噬臍之悔何及臣願陛下無小不忍也臣不自揆度以區區布衣之賤敢言及此罪不容誅臣俯伏以俟斧鉞

登聞檢院三上欽宗書 靖康元年正月三十日

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同本學諸生等伏闕下上書言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勳等六賊罪惡乞行誅戮又於今月初六日獨詣登聞檢院上書言京勳父子及貫等挾太上皇帝南去竊恐池運渡江假籍成勢遂生變亂乞追數賊復還闕下各正典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往侍上皇舟後一書至今未蒙盡賜行遣雖聞王黼李彥已曾施行然罪大誦輕未厭公論京勳父子釋而不問縱

少陽集卷一

知服齋叢書

之南去師成尚在親密之地中外疑惑臣竊謂朝廷方因夷狄之難未暇議此以故未敢再有申陳然今日事勢之急殆有甚於夷狄者况夷狄之兵皆由羣賊誤上皇所致今又挾上皇於危急之地臣豈敢向爾默默臣昨日聞諸道路之言曰高俅近收其兄伸等書報言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再邁復為數賊挾之而舟沿路切持無所不至上皇欲會起居不得自如數賊阻隔甚嚴除其黨與之外不容他人輒得進見雖高俅被宣欲進亦復艱難上皇行至泗州又詐傳上皇御筆劄付高俅令只在本州守禦浮橋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橋而南以赴江浙其隨駕衛士盡為羣賊斥之而回間方過橋之時衛士攀望上皇車駕失聲號慟童貫遂令勝捷親兵挽弓射之衛士中矢而歸自橋墜淮者凡百餘人高俅父子兄弟在道傍僅得一望見上

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羣賊在側上皇氣塞聲咽不敢輒發一語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臣雖至愚粗知忠孝傳聞此事不覺涕淚流臆為陛下憤陛下父慈子孝天人之所共知上皇今為天子之父而乃受制奸臣賊子一至於此可勝寒心此臣所以汲汲為陛下言之也蓋數賊之黨徧滿東南而上皇隨行之臣如宇文粹中又是蔡京甥婿其弟虛中間亦竄而往蔡攸京之子也得守鎮江據千里山川要害之地宋喚蔡攸之妻黨也出領大漕專數路金穀斂徵之權童貫有親隨勝捷之精兵朱勳有一鄉附己之眾惡皆平時陰結以為備者一旦南渡即恐振臂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奄有沃壤之饒東南千百郡縣必非朝廷有是將傾陷陛下父子使之離間非特聖孝之養阻奉晨昏而其事必有至難言者臣竊謂今日之勢夷狄非所患所可深患而圖之不可少緩者正謂此爾陛下何尚不忍於此也臣知之矣必是梁師成陰有營救致陛下未得奮發英斷臣請申言師成之惡臣每得之縉紳之言曰師成為人真是奸佞自其容貌觀之似不能言者而稽察其衷陰險禍毒最為可畏盜我儒名外示廉靜其實招權怙勢侵我綱紀上皇每進用一宰相大臣以及侍從之官師成必收其功以歸諸己故宰相大臣秉持國政必惟師成之命是從王黼事之不啻父兄蔡京父子趨事不暇師成氣燄傾轡路賢士大夫莫敢側目至如文章之事實在詞臣朝廷典誥各自有體師成必欲其文悉如己格或一背違輒行譖斥國家取士至公之選無如科舉士大夫所持以自異者無如及第出身人主所籠絡天下英俊以求將相者正在於此而師成乃薦其門吏

少陽集卷一

知服齋叢書

使臣儲宏兩次特赴廷試賜第唱名宏自登第之後依痔使充使臣之役即是天子臨軒策士止可充師成趨走無役之吏爾非特以左右奴僕玷辱士類又所以輕侮朝廷選舉之法宣和六年春上皇親策進士八百餘人皆以獻頌上書爲名特赴廷試率多師成之力盡是富商豪子先曾進納及非法補受官職士大夫不齒之人或白身不足以應進士舉者間每名獻師成錢七八千緡師成便與奏請特赴廷試之命師成所薦既眾即又轉令張補等將上其他權幸遂相效以貴利師成實啟之每遇賜第唱名之日師成必在上側臨時奏請安有升降以害公道在廷之士往往解體國家選舉之法爲師成壞亂幾至掃地此事緡紳士大夫上至朝廷之所共知第畏師成不敢言爾師成平日受四方監司郡守以下餽遺不計其數又創置北

少陽集卷一

九 知照齋叢書

司以聚不急之務專領書藝局擅建官吏贖立工徒以進市井游手無賴之輩濫恩橫賜糜費百端京師土木之工窮奢極侈往往師成實董其事因而偷盜官錢不知紀極儻不察其所爲而惑其足恭託僞必以爲真能廉靜者此所謂以直濟佞以廉濟貪大佞似聖大託似忠者也臣又聞師成在內朝善觀上意所向隨向隨轉每以其性取之黃綠爲奸竊弄威福陰奪人主之柄正如美酒好色浸淫害人而人常耽嗜無厭不覺遭其害也臣恐師成今在陛下左右浸潤彌縫無所不至陛下離明獨照洞察其奸必不爲其所惑然師成與貫結爲姻家京黼勳彥又其積年之朋黨盤根錯節牢不可解師成不去同惡尙存深念陛下威福之柄未免竊弄於此人之手羣賊等輩尙爲與援陛下雖欲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以慰太上之心何得爲哉

數賊罪惡貫盈陛下素所備知不待臣區區之說臣痔書所陳已可概見臣更請以比日所聞爲陛下言之痔此上皇傳位陛下蓋其聖志素定非臨時倉卒之謀惟此數賊實嘗撓之而蔡攸者沮遏尤力賴上皇聖明獨斷志莫之奪贊襄之力吳敏有馬陛下謙遜之際間數賊密請鄆王皆來至殿上而師成實爲謀始比至事定自知失計乃爭言曰太上之志我實成之吳敏之策我實授之定策之功我實有之人臣要君莫此爲甚天下共知數賊之心久欲不利於陛下方陛下在東宮之時各懷異意欲伺間隙於是揚戩亦同其謀臣痔書已略言之矣又見比年都城婦女首飾衣服之上多以韻字爲飾甚至男女衣著幣帛往往織成此事皆是師成倡爲讖語以撼國本羣賊和之更相誇尙以動天下之心忠臣義士切齒刻骨非一日也迨

少陽集卷一

十 知照齋叢書

今傳位之次復肆奸謀其謀弗成乃欲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始終陰慝有如此者又況蔡京久事上皇素有異心童貫蔡攸近爲敵人結爲內應欲分我中國而王之反狀敗露遂即逃遁朱勳父子勢傾江湘已二十年矣今此數賊同挾上皇而去亦恐素志勿悛未必肯利於上皇也萬一禍有不測而梁師成復從中起陛下將何以處之願亟圖之無使滋蔓難圖也臣竊以今日夷狄恣行侵侮而我上皇哀痛罪己至避位而去凡厥左右大臣及親近用事之人不問有罪無罪率當引己歸咎自求貶放爲君分諍也豈有其君痛自罪己而一時巨臣偃然自若略不知悔則痔日之事咎將誰執矧今夷狄之變實自數賊啟之不知陛下何憚不誅而縱其遠遁使之幸免邪或尙使之出入禁闈而無所忌憚邪江湘之變蕭牆之禍不可不慮陛下

若欲正厥典刑當自梁師成始不然則朝廷之上動輒掣肘事未可圖也臣願陛下勿以臣布衣之言爲無足採者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陛下始試行之仍願陛下速降德音往上海行在告諭一應隨行軍兵錫以厚賞各使悉心協力衛護上皇車駕亦乞亟命宰臣恭贊陛下親筆奏請往迎上皇早還京師度使不負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之志陛下復全父慈子孝之美以彰孝治之盛天下幸甚臣爲此書而或見詰曰上方以夷狄爲患子獨不能獻一謀策以爲上計而乃汲汲於壽日之事毋乃不知壽後緩急乎臣應之曰此大不然者夷狄之患止於手足羣賊之患實在腹心腹心疾去元首自全手足浮疴豈能爲害乎夷狄所欲大則土疆小則玉帛玉帛相通自古有之祖宗土疆得之甚艱何忍棄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不鑒之城下

少陽集卷一

十一

如聖高議書

之盟不足守也豈不知之千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今賊襲我越數千里其心必矣尙何疑之有師克在和不在眾同心同德和之至也廟堂之上帷幄之中將相大臣孰不從之陛下淵默雷聲乃赫斯怒奮發英武以殄醜陋又何難焉此在睿謨必有以處之矣如臣書生豈敢妄議臣書所陳必欲先誅六賊者事係陛下父子天性之重宗社生靈莫大之計臣謂今日之事惟斷乃成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幸陛下留神薦瀆天威罪當萬死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也

翼柔宣和問謂婦人有標致者爲韻至施之衣者曰韻

橫果實曰韻梅調曲曰韻合乃梁師成爲朝服倡爲此

宋陳東撰

書

伏闕上欽宗書 二月五日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妒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英睿神智有燭賢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為社稷之主也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

少陽集卷二

知照齋叢書

然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復相邦昌其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李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此必為邦彥等擠陷蓋綱起自度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臣等間綱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彥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敗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為喜而小挫亦豈足為辱況示佞示強奇謀秘計豈可遠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茲豈誠為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急欲自保全各以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為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唱之百官有司羣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聞然騷動弗安其居至間羣臣勸

少陽集卷二

知照齋叢書

陛下也幸則中外向何不敢自保當時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邱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何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羣議斷自聖智特從綱請中外間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首加額仰歎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譖誣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祿為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其與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羣臣惟鄭居中力爭以為不可輕舉而王安石者力贊王黼以遂其役邦彥等輩非不與聞此議而略不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寶位遽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宵旰邦彥等竝當引己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適當此危急之際尚敢偃蹇自若持祿固位坐妨賢路又復忌嫉賢能害國大計蓋邦彥首倡講和之議又許割地性辱國勢今欲必遂非以逋罪咎李綱小失因緣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將未可知若謂虜人真欲講和則既和之後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臣臣七叛變詐百出竊如今日困弊不可枝梧聞陛下信任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為虜擒矣則是陛下罷廢李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朝廷又欲增與騾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資盜糧乎又聞邦彥等尚執持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況河北實朝

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則朝廷能復都大梁乎能復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者蓋以其地控扼二虜下瞰長安纔數百里今棄太原則長安去京城千里已在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真宗仁宗朝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彥等便欲棄祖宗疆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敗盟否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向矣自大梁至長安既不可都必將遷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勳等

少陽集卷二

知服齋叢書

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邪又况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於胡虜必遭暴露國社長短所係非輕邦彥等忍棄之邪其意不過欲紆目壽之急不為國家長久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壽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勝想邦彥等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故作驚怖之狀爭為危急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日見拔擢邦彥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彥姻家必與羣奸力排李綱以助李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是邦彥等黨與壽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朔日乃間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觀除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眾心不平豈

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壽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為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若綱可謂孤立無助臣等竊謂今日朝廷之上非特綱為孤立而邦彥等自為身謀不肯以腹心事陛下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李綱可以大用臣等請為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以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楫為避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為君父備者亦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慷慨為上言之至為奸臣譖逐數年不用壽日邊報初至幸軛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此深軫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為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

少陽集卷二

知服齋叢書

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興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遽加罪乎若以虜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因邦彥等譖誦之故遽廢斥之無乃遭其愚弄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在朝廷為甚重蓋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壽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為異議所沮咎魏文侯合樂羊將而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誦書一篋及樂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樂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王任臣之力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敗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邪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強弱處置如何耳詎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破賊之

難任度之爲難也故韓愈頌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稱中興之主正在於此惜其弗自克厥終也臣等竊願陛下遠鑒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爲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吳敬敏南仲不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仁處唐恪等置諸左右而問外之事盡付神師道實專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矣臣等學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與邦彥等亦昧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等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宗社存亡俱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之間自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默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取信願試登御樓呼召耆老百姓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謹臣等以布衣之賤論及宰相大臣罪當萬死干冒天威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少陽集卷二
六日

臣於今月十三日准尙書省勅一道賜臣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臣不敢叨冒恩命謹以具狀繳申尙書省乞敷奏追還成命者契勘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同在學諸生伏闕下上書乞誅奸臣蔡京等六賊又於今年正月朔六日三十日臣兩詣登聞檢院上書蓋因太上皇帝南幸申言六賊之奸又於二月初五日再同在學諸生伏闕下上書乞錄用李綱并乞罷李邦彥等是日軍民不期而會不謀而同者十餘萬眾扣闕號呼驚動九重論臣之罪自當誅戮陛下仁聖赦其萬死在臣之分已是僥倖臣雖至愚

少陽集卷二

五

知服齋叢書

少陽集卷二

六

知服齋叢書

相如忠孝分義豈敢復萌一毫私心以希朝廷恩賞今來遠被寵命臣恐懼莫知所以伏念臣出自科舉肄業鄉校十有一年貢至辟雍升入太學又十五年矣臣未嘗不欲仕也惡不由其道自當見仕宦之家或因父祖官至使相子孫遂補文資多方結託求賜出身及一時權幸叨冒官爵之人初未嘗知書而識字亦自有數自知名位尊崇不厭公論幸多干求出身之賜如此之類溷濁縉紳職等安作眾心不平臣每遇此輩心甚蔑之竊謂一日官曹澄清真可付之一笑臣正月三十日檢院上書已及其大略矣方欲再有申陳欲朝廷以惜名器清流品爲先務而將日一切濫冒進者盡乞改正追奪然後已臣今豈敢躬自蹈之而於學校科舉之外妄受官邪況臣伏闕上書豈是得已之事事干宗社大計勢危情迫急欲上聞意謂天子深居九重之中堂下千里門庭萬里已是隔絕况登聞檢院等處去門庭有遠者則韋布芻蕘之言豈能遠達乎臣等諸生輒計議之咸謂叫號帝闕度可即達此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今年二月初五日臣等兩伏於闕下也十二月二十七日所言奸臣蔡京等六賊者以天下壞亂至極乃致夷狄侮慢中國上皇遜位而去陛下新即寶位遽遭此虜之憂事至於此皆京等所致臣等諸生謂陛下即位之初當大明誅賞以示天下又况方欲鞭笞夷狄必先立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不振是必先誅京等然後賞罰明而國威立則在位之臣必能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誰敢懷奸謀國如京等耶夷狄間之必望風遠遁矣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二月五日所言乞斥李邦彥等而復畱李綱蓋於初四日早間李綱廢罷而軍民怨憤

何向可畏臣等深恐不測之變瞬息竊發竊料朝廷之上侍從臺諫之中必無爲陛下言者故乞亟復用李綱以安軍民之心此又臣等代闕之本心也臣等諸生遭遇聖明各欲盡忠竭孝以戴君父事于宗社大計奮不顧身爲陛下言之豈敢於此僥倖官爵況十二月二十七日蔡京等六賊正在朝廷二月五日邦彥等七奸亦方用事臣等以一介布衣觸忤權貴命如綴旒兼王時雍濶開封府劄子數人及兵士持器械者數十人至闕下意欲便誅臣等又王宗濂亦欲以殿前兵來殺之臣等知有宗社目知有陛下目曾何此之謂是日若非陛下親降詔旨命大臣遣中使宣諭臣等則臣等皆即歿於二人手矣臣若覬覦恩賞豈敢力抵秉政用事之人而致身於斧鑕之間乎王時雍當時在闕下宣言謂臣等以布衣劫天子臣今受爵命則是當時合眾以要陛下果中時雍之言萬一朝廷或聽時雍之說臣等亦有餘罪兼宗濂時雍各嘗出橋學門指伏闕上書爲意欲作亂一日當行軍法二日當致極刑又時雍受李杭之屬欲根治諸生皆置於法蓋聞喻其鄉人之狂學者使之逃避乃差下捉事人數百輩欲掩不備盡執諸生誅之若非陛下急賜止絕臣等諸生幾無噍類宗濂時雍又日遣人在太學察視諸生動靜至今不絕使一學之士橋橋然不得游息於其間二人各驕私忿如此安知陛下之待諸生正不爾也臣又嘗見尙書省榜示吳敏劄子申雪李邦彥之冤謂邦彥主和議用李綱以成功乃引高歡事陷臣等於叛逆之域臣等本欲以忠義報國而乃爲敬時雍等歸以惡名臣等諸生日夜憂阻苟不能澆洗此名則萬世之後不免得罪於名教臣豈宜受因此以受

少陽集卷二

七

知服齋叢書

官爵不知朝廷當時待臣等如此今乃遠欲加臣以官何舉措不審如是邪臣又聞近日大臣與李綱論事不合乃指臣等當時伏闕與綱結託臣等諸生傳聞此說不勝駭歎綱於臣等何有私情兼一日之間十餘萬眾豈人力所能遠集此固不敢以口舌辯也然臣獨惟今諸大臣往往皆陛下所倚信陛下興衰撥亂宵旰不遑之際正當愛惜寸陰若救焚拯溺然頃刻不空少懈今乃上恬下嬉猶多暇日反汲汲薦臣以官臣之官與不官何預國之緩急臣願大臣緩其所緩急其所急同心同德勤勞國家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以成中興之功臣謂今日之所急者選小人進君子修政事攘夷狄令小人未盡退君子未盡進故政事未甚修而夷狄未易攘也方今天下事無大小臣不盡弊正須振頹綱起廢事刮磨整齊之然後可奈何猶坐視而不救乎臣知之矣其大患有二焉陛下不斷大臣懷私此方今之大患也陛下不斷則主威不立大臣懷私則公道不行主威不立則雖有大禹之憂勤文王之恭儉未能濟功也公道不行則雖有伊尹之志周公之功亦不足觀也已臣何以知陛下之不斷而大臣之懷私乎蔡京蔡攸尙道典刑臣以是知之也蔡氏罪惡貫盈雖族滅不足償天下之憤自崇簡以來蔡京專權跋扈壞亂天下窺伺神器動搖國本天下共忿之臺諫之官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等論列京罪章數十上兼近日言者備疏蔡氏父子之惡眾論不容如此終未正厥典刑以誅殛之臣以是知陛下之不斷也臣亦知陛下非不欲誅殛之也所以未能斷然不疑者豈朝廷之上有爲之營救者乎今諸大臣率多蔡氏之黨往往傳會牽合以蔽蔡氏之罪臣

少陽集卷二

八

知服齋叢書

以是知大臣之懷私也大臣如此陛下當細察之勿以其有可錄之功而遂忘其所可疑之言臣若見之當面折之日陛下方欲大明誅賞彰善瘴惡以成中興之功幸賴大臣各當赤心以助陛下何苦懷一蔡氏害國大計邪不過以謂管致身於此卵而翼之蔡氏之恩不可忘也抑嘗回首思之乎蔡氏所以恩我者朝廷之官爵自今不負蔡氏卽負朝廷二者必有一焉與其負朝廷孰若負蔡氏況於蔡氏何負之有傳曰大義滅親古者人臣之用心也苟事于天下國家雖父子不敢相隱故舜殛鯀而禹不敢致一言之救石碯亦不敢私其子惡也況朋黨乎臣等書生痔此上書無慮千百輩其間豈無蔡氏鄉黨親戚故舊然公議所在不敢私也何幸賴大臣乃欲懷私害公黨奸臣而忘君父乎陛下在東宮時固已備知其罪不待人之言

少陽集卷二

九 知服齋叢書

也臣請摘其包藏禍心不可遠測者陳其一二臣謹案蔡京用事每有異志蓋嘗與蔡崇陰謀是時陳瓘之子來訴於朝蔡京怒之編置海島天下州郡城門之嚮帝都者素號朝天門京乃令夏名曰朝京欲爲天下朝己之讖創興學法以貢士退歸者爲退送意謂送者宋也欲爲退宋之讖甚者建四輔以分天子之兵置三衛以弱天子之勢託祝聖而植臨平之山假利兵民而決興化之水動皆不軌致姪候之告變而繆爲心疾受孟焮之訛言而與之以官趙直以妖術附之張大臣竊議其惡後言者論之甚詳想章疏具存陛下試取觀之可知其奸也至於複道曲河相通宮禁脇持君父言者或未及之又改公主郡主縣主爲帝姬宗姬族姬此其用意尤彰彰者蓋趙出嬴姓而姬姓蔡所自出京乃使天子之女悉從己姓悖逆不臣有如

此者頃歲張懷素與吳儲等謀反爲范夢所告開封府制勘懷素供備言京嘗有謀是時開封尹林據御史中丞余深實主其事二人乃京外黨力爲掩覆凡文款及京者必令焚毀京遂卒免其後據深驟遷宰執皆京報之也京在相日動以數年不除一諫官意欲掩上皇從諫之聖以絕天下議己之言愚弄朝廷幾同兒戲天下皆知京有宗澹客之心使其得遂厥志必爲王莽無疑卒宗社之福其志弗遂耳京兄弟被遇三朝崇[窗]間京爲宰相卞爲元樞弟兄專將相之權國朝以來所不許也京之凶殘可畏當時無敢言者京父祖子孫坐享高爵厚祿俸冒恩寵二十餘年義當子子孫孫捐軀報國其日邊報警急適在陛下卽位之初北顧驚撓不勝宗社之虞蔡京蔡攸乃與童貫朱勔等盡挈家屬強挾上皇南去使陛下父子離隔晨昏之

少陽集卷二

十 知服齋叢書

念日軫聖懷蔡氏父祖子孫不下數十人無一二留者曾有一毫事陛下心乎京既以扈從上皇爲名乃獨留拱州已無心於上皇矣臣灼見京留拱州甚不徒然意欲穩坐中間伺兩宮之安危然後自爲之地也萬一陛下當時果從羣臣之議決意他幸都城不守京必起爲賊用京固知夷虜醜類必不能久有中原虜去之後必乘勢據有我宋二百年之社稷以償其素志與其子孫朋黨內外遠近夏相應援陛下雖欲力圖收復恐未易也若或上皇渡江之後蔡攸等變亂遂成京必奔馳以就其黨江以南非朝廷有京之奸計每每著聞京其日在拱州日夕飲宴聲樂不絕比至謫往西都則帶花飲酒徜徉市城偃蹇自若是曾以君父朝廷爲意乎陛下謂不誅之可乎蔡攸之罪尤不可容者攸之爲人驕淫狠傲在家則無禮於其親在朝則

無禮於其君不忠不孝天下響聞閭門淫穢復不可道招
權怙勢侵亂朝政燕山之役放縱無忌竊財殘兵不可紀
極以致國勢不張盜賊得志烽烟四起東呼西應兵革不
息天下騷然遂令夷虜承機亂我中國顛覆社稷殺戮生
民至使陛下父子骨肉分離隔絕皆蔡攸首禍所致父惡
不悛子惡更甚陛下尙有何恤而不肯首誅之乎其餘朋
黨奸賊苟書已盡言之伏乞陛下亟誅蔡京蔡攸其他亦
次弟誅斥任用忠良憂勤國事以安天下之心以成中興
之業臣愚狂妄敢違恩命罪當萬死俯伏以俟

鑣案畢氏沅積資治通鑑卷九十六命陳東初品官賜

同進士出身東辭不拜而歸繫於是年三月甲午案是

日此稱四月十三日奉勅十六日上書辭歸較可信畢

氏說誤

少陽集卷二

十一

知服齋叢書

少陽集卷二終

順德龍鳳鑣校棊

宋陳東撰

書

上高宗第一書 建炎元年八月十七日

臣聞中興之主必有中興佐命之臣龍虎變化風雲感會然後能旋乾轉坤經緯天地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與創業無異而尤難焉然所謂中興之主者非中材守成之君也是必聰明睿智英特果斷足以用天下而天下之所歸向者也陛下是也所謂中興之臣非退縮謹畏之人也是必忠義慷慨剛明果敢足以任天下而天下願以為輔相者也李綱是也伏自二聖北狩僞楚僭竊天下皇皇不知所措雖愚夫愚婦朝夕祈響陛下立而李綱用未幾果聞陛下即位首召李綱而相之天下之人悉舉首加額

少陽集卷三

知服齋叢書

以慶聖君賢相之出有志之士莫不願捐糜頂踵以赴功名之會如臣之不才尚亦奔走赴命之不暇臣七月十五日於本貫鎮江府丹陽縣祇受五月十日聖旨令臣發來赴闕續准尚書省劄子令疾速發赴行在臣於七月二十日起發八月十五日到行在入門訖仰惟陛下即位纔十日輒下明詔呼一布衣韋帶之士其意豈苟然哉臣竊以陛下必欲問天下之言臣謹齋戒裁書以述天下之言欲擇日投進仰報陛下知遇之萬一而其書未及繕寫於十六日晚忽聞宰相李綱乞出尋聞陛下差人押出而綱即復出省人情洵洵相顧失色咸謂李綱一出卽陛下孤立天下事去矣竊惟陛下大用李綱出自獨斷必知天下之人願綱為輔相以佐命中興是陛下為天下用綱也綱所以奮然起為陛下用亦必知天下咸戴陛下為中興主也

君臣相遇如此真所謂千載一時立乎聖賢相投人不得

而聞言陛下必推赤心於綱腹中信任之而不疑綱必披露肝膽以報陛下而不肯曲從苟合為容悅計也元首明股肱良運天下於一堂之上而中興之業可指日以就矣今綱遽然求退臣不知所謂竊聞道路之言曰綱所坐止以薦舉張所傅亮往河北措置邊事而所亮逗留不進朝廷大臣有力請陛下罷此二人者而綱力爭此二人不可罷願貽陛下之怒以故求去甚力臣竊謂君臣之間正當可否相濟期於事成都俞吁咈是乃為和今乃便為進退何至是邪伏自陛下即位李綱為相亦既有日矣曾不聞有大設施乃始知方事形迹之嫌如此天下失望豈非有先入之言離間陛下之君臣乎天下共知黃潛善汪伯彥二人者自謂於艱難之際嘗有恩於陛下皆以宰相自待

少陽集卷三

知服齋叢書

甚不樂陛下之相李綱亦共知陛下艱難中得二人之力故用為大臣以報之若以潛善伯彥真可任天下之重陛下今既相潛善矣如或復相伯彥皆以為天下賀陛下自謂二人者與綱孰賢孰可以任天下之重而二人者自料果如何陛下必不肯欺天下而二人者亦必不敢自欺臣竊以為方太平無事治不念亂安不念危人主亦不可以私意用人大臣亦不當偷合備位況在今日正當持危扶顛興衰撥亂必欲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君臣之際豈當形迹之嫌容易進退而大臣亦豈當私意偷合於其間哉陛下若必許綱去必是不以天下之心為心也綱若必去是不忠於陛下而負天下之望也黃潛善汪伯彥之徒若必欲擠排李綱以為自進之計是不以君父宗社為念而不畏天下公議者也若謂李綱用人時有過舉此亦

天下之所共知者臣方欲爲陛下言之然綱大抵足以係天下之心使綱不去朝廷豈復有壽日之變訪聞金賊粘罕嘗有言曰種師道已歿李綱已逐可必取也綱在今日豈可一日而去朝廷乎彼綱舉用張所傅亮最合天下公論聞張所勇於有爲敢任難事傅亮知兵有智略而紀略嚴明二人者不可失若其逗畱督過之可也如遽欲罷斥是其事復中廢矣若日之禍正坐朝廷主議不定用人不專狐疑猶豫遂致大變今豈可更蹈覆轍况闕外之事將軍主之將帥之任尤當專一自古帝王任將不聞從中御也況宰相大臣豈可懷私以害國乎願陛下坐照其衷謹勿許綱必解機職願且督張所傅亮并進仍多方應副責其成功黃潛善汪伯彥者陛下若知其可以大用卽用之以成中興之大業若謂艱難之中嘗得其力而二人者是於陛下有私恩巨臣竊意當時不過勸陛下不進兵爲自全之策正陛下之罪人也非有恩者也縱曰有恩陛下但當以高爵厚祿處之於閒逸之地全保富貴而已豈可以宰相大臣之職報私恩乎天下之論咸謂綱一旦罷相陛下必以黃潛善爲左相汪伯彥爲右相矣而二人者又不過勸陛下幸金陵而已必無長策也陛下若一旦南渡則中原之地明日便屬他人矣臣所裁書詳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事而金陵之利害亦在焉容臣繕寫續卽進呈方今天下之事可言者甚眾李綱爲相而論者亦不一陛下如畱綱在相位臣當一一爲陛下論綱之得失綱既去臣復何言臣與綱與潛善伯彥及所亮皆味平生曾無半面臣所言非臣之言也天下之言也臣但聞天下之言謂綱可任爲相謂所亮可任爲將謂伯彥潛善若在朝廷必害

少陽集卷三

三

郭服齋議書

中興之業謂潛善在壽朝事王黼梁師成致身顯要號稱健吏若非陛下聰明必爲此人所惑今後何面目立朝稱大臣乎夫人主之職進退大臣而已願陛下謹重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以一介草茅之賤荷陛下記錄姓名首賜追召臣不敢不以天下之言報陛下想大臣必有怒臣之言者然但知不敢欺君父自歿生以之干冒天威不勝戰汗

上高宗第二書 建炎元年八月十九日

臣於七月十日准知鎮江府延康殿學士趙子松牒備准尙書禮部符及開封牒五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陳東令乘遞馬發來赴闕卽時祇受并件指揮尋卽治行七月二十日臣自本家起發二十六日渡江赴行在八月十五日入門訖伏念臣去年夏五月自太學請假歸省祖母母氏選伏闕里未幾乃聞金賊再寇京城臣雖至愚粗知忠孝身任缺畝之中而乃心未嘗一日忘君父自冬徂春杳聞朝廷音耗引領北望日夕以俟國威大振賊虜殄滅夏四月迺知京城失守時事大變兩宮蒙塵九廟危辱金枝玉葉墮落虜營逆孽藉勢僭竊大寶羣邪輔之夏姓易號臣始聞之不以爲信竊謂開闢以來固自有是事唯五代后晉以契丹得天下衰弱不競大勢未嘗入手故不旋踵爲夷狄所滅我祖宗誕受天命聖聖相繼積禩憂勤深仁厚澤格於上下天意人心未厭宋德況今諸將之兵大會畿甸毋慮百萬自當左右壽後以衛王室豈容禍變一至於此誠不敢以爲信也比見陛下大元帥府檄書傳示四方始信果然臣與家人婦子朋友故舊鄉黨親戚田夫野叟相向而泣曰吾屬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今忍復事

少陽集卷三

四

郭服齋議書

異姓爲僞民乎號天叫地恨無所忽親五月赦書知陛下龍飛社稷復歸我宋始與人人收淚相顧曰李矣有生
意矣再觀天日之光矣度幾其復見太平矣方欲求田問舍躬耕以奉祭養以全其生以盡其年如是而已矣豈意陛下側席幽隱首及賤微顧臣何人可以當此臣雖不肖無狀敢不奮勵感激竭忠盡圖報萬一恭惟陛下卽位纔十日輒下明詔搜一布衣韋帶之士其意豈苟然哉竊謂陛下必欲聞芻蕘之言矣有君如是頂踵何愛臣敢請以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事爲陛下言之在陛下處之何如百慮之甚易亦甚難陛下聰明果斷則處之易於反掌若優柔不忍則無可爲者矣臣謹具書一一奏聞惟陛下裁擇一臣竊謂天下之事何事最大二聖北狩變輿未還天下之人雖賤如田夫愚如野婦每有一言說及二聖必

少陽集卷三

五 知照齋叢書

相痛哭涕淚交流又況陛下孝弟之至神聖所鍾想見思念父母兄弟沙漠之苦寢食俱廢臣竊以爲徒能憂思於事無益陛下必欲二聖變輿早還莫若慨然奮發英斷選將治兵示強以取若欲卑辭加之厚幣或遣使命懇切遊請卻恐示怯示我之怯益彼之強二聖變輿永無回日管漢高祖曾被項羽擒質太公羽謂高祖若不急下吾烹汝公當是之時使漢高祖畏怯恐懼哀鳴請命羽烹太公其理必矣高祖聰明優以智勝乃爲大言以壓項羽其言謂曰今我公者卽是汝公汝欲烹分一杯羹高祖豈欲人殺其父事勢迫切乃爲此言羽果不敢烹太公其後太公遂得生還臣願陛下今於金賊亦當慷慨以氣壓之壓之之術乃在陛下決策親征挫折虜氣使知陛下果是不怯臣妄意親征之詔一旦而下天下之人莫不鼓舞願爲陛下

少陽集卷三

六 知照齋叢書

效一歎戰舒其痛憤兵威士氣必然大振虜人雖強豈不遠慮必奉二聖歸而請盟願陛下刻意圖此一臣竊謂當今之事何事最急用兵親征最爲急務伏惟陛下父母妻子諸父兄弟六親九族盡在沙漠陛下以一身子然獨立於億兆之上宵衣旰食北顧憂思必欲報復夷狄之恥迎奉二聖變輿早還以成我宋中興大業用兵親征誠不可緩何以言之犬羊之虜意得志滿氣亦驕情彼必謂我已衰弱不復可振今能掩其不備乘其驕情賈勇而奔一擊必勝若失其時噬臍何及臣願陛下勿憚用兵議者多謂今日之兵無可用者臣謂不然天下之兵無不可用只緣將此將帥非人懷奸賣國挫折軍威欲戰之兵乃不得戰鬱憤鬱氣至於解體如欲用之在陛下發舒其憤與作其氣憤或未舒氣或未作猛夫悍卒皆不能戰憤既已舒氣既已作懦夫孺子皆可爲兵欲舒其憤與作其氣正在陛下大明誅賞去年今春三軍在行皆願捐軀効死一戰奈何諸將率爲奸謀不肯輒出一人一騎爲國禦敵乃下令日殺虜者歟偏裨小將有能率眾殺虜人立功者往往諸將徑行誅戮緣此之故三軍沮挫竟無鬪志天下所以鬱憤鬱氣伏自陛下卽位以來天下之人傾心拭目日俟朝廷正厥典刑至今多時未賜行遣天下疑惑皆謂陛下欲姑息諸將失天下心臣謂陛下必不欲姑息此數人者失天下之心所以未正典刑罪在大臣不建明目大臣所以未肯建明者豈以陛下爲大元帥時兵未嘗進有此嫌忌不敢發端是以一切主兵之臣得以籍口却持陛下自道其罪臣竊惟之朝廷大臣何其無識邪豈不聞陛下向者爲親王時任虜犯順恃強要質勢不可遏淵聖皇帝篤

愛手足不忍啟齒惟時陛下奮然請行略無難色聞嘗奏
之淵聖皇帝曰爲國家雖死何害願勿以臣在軍中遂不
用兵害國大計其論朝廷亦爲此說天下間之賈勇增氣
咸壯其言仰歎聖質英特如此淵聖皇帝亦知陛下英斷
果敢可任大事斷然不疑乃命陛下爲大元帥當時陛下
致身於國及爲元帥豈肯畏避天下之人共知陛下數欲
進兵耿南仲者竄走帥府剛毅和議以沮陛下進兵之意
又間曹輔移文沮兵帥府官屬類多沮遏陛下失在聽信
過當爲數人者惑亂聰明遂致聖意進兵不決不爲無過
朝廷大臣乃欲陛下諱過自籠臣所不識自咎聖人未免
有過不聞諱也孔子有言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君子
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爲大臣
者豈可輒使陛下諱過害國家大計臣願陛下特降詔旨
自明其過示以不欺下不欺人不欺天禹湯罪己不過
如此遂使天下知不進兵不在陛下乃在兩仲諸人之徒
陛下使當大正典刑而誅極之足見陛下不以私情而害
國法遂使一切主兵之人不得負緣幸免罪戾爲安無使
如范納爲經制使如翁彥國者四道總管趙野等輩及諸
被命主命勤王之人並皆坐視君父屈辱逗畱不進朝廷
大臣必備知之臣願大臣赤心至公以助陛下大正典刑
其有進兵死事以及一切立功之人願加厚賞使刑賞
既公且明天下之人莫不皆知自是之後有功必賞有罪
必罰壽日之兵不得戰者繼今以往竭力立功壽日用命
不得賞者今當必得次弟受賞天下之憤何爲不舒天下
之氣何爲不作更願陛下哀痛之詔日夕繼下天下之人
當知陛下坐薪嘗膽頃刻不忘夷狄之讐必欲一戰以復

少陽集卷三

七

知服齋叢書

其恥莫不捐軀効死以助陛下將見天下富者出財勇者
出力智者獻謀懦夫孺子皆可爲兵更願陛下選將治兵
奮然親征驕惰之虜一舉可滅恭惟陛下聰明英睿著聞
夷夏天下共戴陛下爲中興主陛下若以身徇父兄天下
當以身徇陛下二聖鑿輿指日可回中興大業指日可就
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切勿輒爲怯懦之輩苟且其說惑亂
聰明宗社幸甚天下幸甚一臣在外方間之道路其言皆
謂朝廷大臣力請陛下遷都金陵有識之士莫不憂駭謂
中國者必據中原然後乃能經制萬國號令天下自古以
來帝王興起無捨中原能立國者金陵之邦本荆楚地後
世偏伯勢不得已或遂都焉西晉板蕩河洛腥羶琅瑯王
者宗室疎屬用王導計移鎮江表愍帝既崩因而就立是
爲元帥初非特地遷宅於此自時厥後中原之地乃爲盜
有劉石慕容攘奪僭爲宋齊梁陳終不得復東晉之初席
未暇暖遽有王敦起而爲亂元帝乃欲歸避琅瑯明帝英
武克清大愆未幾蘇峻復起歷成康穆哀廢以衰削宗廟
血會雖已百年子孫享國類皆不久劉裕二蕭以及陳氏
其創立也亦必艱矣子孫不能長保宗廟社稷豈數君哉
一無長策貽厥後人蓋以金陵地薄勢孤山川迫蹙不拔
之基此非其所矧今二聖北狩未迴宗廟在金陵寢在洛
陛下若聽左右之言遷都江左卽是陛下遠棄父兄遠棄
宗廟遠棄陵寢爲自安計臣竊妄意勸陛下者必皆東南
之人意在自便墳墓之奉俯仰之養不爲國家長久之策
陷陛下於不孝不弟臣嘗聞之在真宗時契丹人寇直至
澶淵勢已迫近當時大臣有勸率蜀亦有勸率江南者皆
是懷土自便之計宰相寇準獨請親征真宗皇帝深燭厥

少陽集卷三

八

知服齋叢書

理遂從其請車駕既至登城撫軍威大振射殺契丹主
帥撻懶遂大破之自是契丹百五十年不敢南向蓋得真
皇親征之力臣願陛下決意親征亦用寇準已試之效如
臣之末學智略疎淺豈敢不揆自方肯誓惟是陛下聰明
英睿眞可勉力以繼祖宗金賊二帥亦撻懶何足道哉
只肯此諸將畏怯無敵當之賣國縱敵遂致大變陛下若
肯決意親征祖宗之心度其在此祖宗在天天必相之天
下之人皆知陛下坐薪嘗膽不忘夷狄皆願捐軀一戰自
效臣謂一旦行營北顧兩帥之頭可效麾下竊願陛下尅
意圖此勿爲東晉委靡之計臣近聞朝廷遣使奉迎神主
欲往江南又見宗室遷居鎮江豈非朝廷必欲南去然臣
又聞陛下降詔復還中原金賊再來與之決戰果然即是
神主不當遠去自古天子豈有不奉宗廟神主而獨居者

少陽集卷三

九 知服齋叢書

陛下親征願載以行武王伐紂文王載之車中王乃言曰
奉文王伐不敢自專臣願陛下奉若祖宗報怨金賊何爲
不可又聞朝廷復請陛下南自襄鄧轉之長安臣雖至愚
不足窺測廟堂之議然而鄙見陛下頃者先歸京師謁見
宗廟慰安都人京師之人世世安處輦轂之地不識戰陣
今遭兵火復失二帝攀戀悲思不能自處日夕引領願望
陛下車駕還歸陛下萬一徑爲他幸竊恐都人必生怨心
乃謂陛下棄我而去臣願陛下早歸京師以定大勢鎮撫
中外治兵選將速圖親征若以二聖六宮九族遠征之故
願贍宮闕難以爲懷必欲他幸亦須略到旋即他往仍須
擇一二重臣賢有才德素爲都人所倚仗者雷守京師分
兵四屯衛護宗廟然後可以保其無虞如或不然都人之
心日夕惴慄安知其無英雄豪傑乘閒而起畿甸之人誰

不附之以求休息并或金虜問我既去謂必大怯即必
兵衝突而至據有京師皆能坐障東南糧道未必便無南
眺之意陛下雖曰已居京師豈能轉輸江淮之粟以餉關
中是宜先圖固此京師然後徐爲長安之計若曰復欲渡
江而南自江以北即非我有反在他人指揮之下雖有大
江不足恃也縱能立國不過東晉淪遲之漸又況方欲報
怨金賊金陵之名以其嫌忌有類柏人爲此計者何未之
思臣願陛下勿效東晉江左之行決爲眞皇澶淵之役宗
社幸甚天下幸甚然非陛下大明誅賞以振國威未可圖
也臣願陛下斷然行之臣布衣一介之賤學術淺陋無所
取材誤蒙陛下記錄首賜追召臣不敢默默以負陛下所
願陛下大明誅賞亟成中興之大業而已宣和七年冬十
二月二十七日淵聖皇帝即位之五日臣時在太學爲諸

少陽集卷三

十 知服齋叢書

生嘗與同學生千百輩伏闕下獻書亦乞大明誅賞以示
天下今日遭遇陛下亦首以大明誅賞爲獻何也臣竊以
爲誅賞人主之威柄也誅賞不明則主威不立而人無所
畏將無以驅使天下不能驅使天下則安能折服夷狄欲
求內外無患而天下大治者其可得哉武王之伐紂乃在
於畢力賞罰以定其功宣王之中興亦以其能賞善罰惡
而已此宣帝之信賞必罰憲宗之能賞罰用命不用命所
以爲漢唐中興之君陛下操生殺之柄端可以賞罰靖天
下而指揮四夷何憚而不爲哉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干冒
天威罪當萬死

上高宗第三書 建炎元年八月二十五日

丹陽布衣臣陳東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蒙恩
追召已於今月十五日到行在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訖

當日曉間宰相李綱乞出臣即於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乞堅雷李綱勿許去位力論黃潛善汪伯彥若在朝廷必害中興之業又於十九日再上書乞陛下用兵親征以懲還二聖又乞大明誅賞以振主威正時此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又乞車駕早歸京師勿幸金陵俟後二書皆未蒙報但聞李綱被謫而出而黃潛善者專任宰司與汪伯彥等日益用事親征之詔不下誅賞之政不行雖未聞南幸之期而亦無歸京之耗是臣之言一無合於廟謀而臣之罪實難逃於國法儻蒙賜盡於陛下之威命臣死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臣死不瞑目臣深慮黃潛善汪伯彥等怒臣議已必欲見害臣再三思之曷若盡言於陛下以求其成生之決度幾父母之遺體不致於曖昧而歿也臣竊以李綱之爲人也責以春秋之法不無可

少陽集卷三

二

知照齋叢書

恨然其赤心事主不敢懷奸致身殉國無所顧避天下共知李綱之忠義足以輔相陛下之聖明奈何反遭小人之擠排終以直道而廢黜若黃潛善者素非端正之士而汪伯彥者蓋亦柔佞之徒天下皆知二人之奸邪深嫉李綱之正直今也果能馳騁一己之私意惑亂陛下之聰明陛下能爲二人之所惑亂則賢人君子自然不見信用而必不能一日安身於朝廷之上矣此李綱之所以求去而被謫也李綱既去則誰爲陛下以身任天下之責者是宜親征之詔不下則虜氣不折而二聖遯無回期誅賞之政不行則國威不振而三軍依然解體京師宗社之國也竊恐陛下未必得歸金陵荆楚之邦也竊恐陛下未必不往然亦間尙書省有檄示備坐李綱請都金陵奏狀乃是綱破詔赴行在經由金陵之時有此啟李綱之罪也然天下只

知綱到行在爲宰相專主歸京之議而不聞堅執金陵之請如其堅執金陵之請則綱之罪不可恕矣若即更而爲歸京之議則金陵之說乃綱管日之言也請以今言爲正豈可遺棄其後之是而掇拾其非乎臣竊意朝廷大臣忌綱之得人心故特許綱壽失欲使百姓怨之且又自度必不敢身任歸京之計萬一不免南幸又欲歸怨於綱也是誠何心哉抑何淺鮮哉谷陳權謂蔡京愚弄朝廷幾同兒戲臣謂今諸大臣請揭此橋無乃愚弄君父讐謬百姓不又同兒戲乎自欺可也欺人可乎欺人可也欺天可乎觀朝廷出此一橋旣已明知請遷都金陵爲非策自今以後大臣必無勸陛下爲江左之行者況陛下已有獨留中原之詔亦必不肯失信於天下也況聞近日盜發錢塘擒太守殺漕臣屠戮郡官吏甚眾又聞嚴州洞寇尙未殄

少陽集卷三

三

知照齋叢書

滅江浙之間已大騷然嚴州趨江甯杭州趨鎮江各不過三四百里鎮江與江甯接壤皆是沿江南岸要害之地萬一賊勢稍熾必先據此二州以爲控扼則金陵之在今日豈是車駕巡幸之方乎兼聞近日東北餘寇數萬眾散走淮甸四徹汴諸處如虹縣青陽鎮等已遭虜劫臣謂雖太后行宮亦未可遽往也陛下亦知國家社稷僅復於已亡之餘天下匈匈人心未定而四方英雄豪傑所以不敢遽起割據自立者以陛下尙在中原而大勢未去故也若車駕南渡則英雄豪傑即日並起中原之地四分五裂矣諸郡守土之臣不免棄城而遁朝廷既棄中原而去則安能責人之失守也哉又況兩河之民所以孤城堅守雖困不下者想亦日望國勢壯盛軍威振赫庶幾強虜知畏不敢必取而尙得爲中原之人其屬望於陛下者諒不勝其

切至也陛下萬一必爲江南之行則北人之望絕矣誰肯孤城堅拒以就成邪兩河之地又卽日復歸虜矣虜騎定須衝突而來英雄豪傑必與之極力角勝則京畿淮甸皆是血戰之地自江以北陛下豈復得回首一顧乎大河不足恃則大江不足恃亦明矣金陵雖有大江之險陛下亦豈能帖帖安居此乎大江之南雖屬陛下然已在他人指揮之下矣是豈社稷長久之所哉臣竊以爲一旦渡江則無復要有回日又安知無劉氏蕭陳之徒以相乘也陵遲之漸自此始矣臣固知陛下已斷然不爲所行所以尙爾嗚嗚以畢其說者欲陛下通知南北利害之相遠決意早歸京師而已竊知都城之人已見太后爲南去之計而未聞陛下有北歸之期悲嗟慘惻莫知所措今幸京師城壁旣已修築復舊陛下儻能明賞罰以厲六軍盡誠受以結

少陽集卷三

三 知照齋叢書

百姓何爲而不能守臣願陛下速歸京師謁見宗廟慰安都人之心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使軍威士氣奮然大振於是治兵選將史策親征以回二聖之鑿輿然行營之遲速視事之緩急何如巨惟親征之詔不可不速下而親征之事不可不預集度幾折服虜氣而二聖鑿輿歸還有期臣竊惟戎醜之性眞如犬然趨而避之則吠噬不已迎首疾擊則掉尾逸去願陛下勿怯也不然則二聖鑿輿豈有還日秋氣已高天寒將至想見陛下思念父母兄弟漠北之苦日軫聖懷不勝痛切固不待臣區區之言也臣竊謂陛下必欲復中原以定大計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非用李綱不可蓋綱之所爲雖未必一一皆當奈天下之人著意屬望皆願以爲輔相者在綱而已綱今去國恐天下解體事難濟矣蘇軾有言未論行事之是非且觀人情之

向背其綱之謂也臣竊惟進退大臣天子之職非是細事必自有體大臣乞出必須堅留不從其請若從其請卽使善去而又加恩數以遣焉至於有罪爲臺諫論列不得已然後謫出而謫命之下必案臺諫章疏據實行詞迺者李綱蓋乞出也比見麻詞謫語甚峻不知詞臣何據而作豈朝廷大臣之惡綱者有以授之乎大臣只知欲使一時之私忿而不知有傷陛下進退大臣之體也臣竊怪臺諫之官陛下用之以司耳目乃忍坐視朝廷之過舉而不爲一言之救豈亦有所觀望乎使綱之罪審如詞語臺諫自當預言想綱在朝廷臺諫觀望而不敢言也若綱之罪不至是而詞臣有所授而爲之則臺諫亦當論列想又觀望黃潛善汪伯彥之徒而不敢言也豈不辜負陛下下目之任乎人主固當優容臺諫及其懷奸觀望如此尙可容乎願陛下處之臣竊謂黃潛善汪伯彥若不速去則必坐妨賢能之路鉗結忠義之口陛下將不得聞天下之言矣非社稷之福此臣所以反復爲陛下言之也伏念臣以一介疎賤仰荷陛下記錄姓名卽位十日首賜追召出自獨斷非有先容願臣何人可以當此誓當捐軀報萬一敢以宗社大計獻於陛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臣東昧死再拜

李忠定曰頴川之書明白激切初無指斥之語但論此二人中其要害故下毒手以絕來者

少陽集卷三

四 知照齋叢書

少陽集卷三終

順德龍鳳鍊校聚

宋陳東樞

書

答江西提舉監丞蔣宣卿書

七月七日太學生丹陽陳東謹再拜奉書提舉監丞朝議閣下即日秋暑伏惟撫部多暇尊候起居百福東伏蒙特遣急足遠賜書翰并示到照牒一道舉東應詔赴行在所仍給會子一紙計錢一百千助東路費并差兵士三人隨行東恐懼莫知所措東白屋一介之賤潦倒粗疎涉世迂闊生四十二年矣未嘗修進謁之儀以干公卿大夫頃在太學為諸生時閣下佐官水衡東適有鄉人校館閣下黃緣邂逅獲一望丰采然恨未足少款以露心腑豈意誤聽以東姓名點汚薦墨乃取東往歲獻書之故此九非敢當

少陽集卷四

和服齋書

者東不肖無狀暗於自揆逢時艱難輒有所論列狂妄之罪理合誅夷仰賴天子聖仁赦其萬死已是大幸豈敢更

有他望者向者少宰吳公嘗以區區亦請於上命之以官東於是循牆走避上章抗辭至於數四僅乃獲請朝廷蓋哀其誠而諒其無他也今豈敢復望以此受知於有位以僥倖進身邪閣下之意則厚矣閣下無乃過乎管子所謂近臣遠臣觀其所主所為主則賢否可知矣東豈敢貪冒公舉以累閣下之賢乎不敢不敢所有照牒錢券謹具別狀投連粘封授來价繳納伏望提舉監丞朝議閣下亦哀其誠而諒其無他而俯從之幸甚未有參見之期伏祝為國保重不宣

答趙子松書

七月十一日太學生陳東謹再拜裁書於判府安撫延康

閣下自閣下下車以來東村野踈伏留未遑修進謁之儀

一展桑梓之敬憚息之罪復何所逃方此恐懼忽蒙專价吏頒示公牒併賜之書東拜命感激愧無以當伏念東四十二年矣自四五歲先君教之讀書略通大義不甚解也於時事一無所長惟愛君憂國之心憤世嫉邪之志出於天性不可強而奪年十七八先君子命事科舉游學校欲令以學宮起家自初至今二十五六年矣東謹守嚴訓蹉跎潦倒不悔也宣和七年冬孝慈淵聖皇帝登寶位時方強虜犯順朝廷艱危宗社之勢甚如累卵東在太學為諸生親覩國難不勝切齒刻骨蓋其所以致禍之端深知備見抑鬱於胸中有日矣於是合在學生千百人上章扣閣一吐之觀裨新政之萬一狂妄之罪至於再三理合誅夷賴國恩寬大赦其萬死朝廷既又命之以官東惶恐失措循牆走避辭章屢貢僅乃獲免旋即告歸桑梓之下負米奉祭養為世卒民已是過望尚復何求日夕北面祈嚮國威大振狂虜殄滅側目捷音欲與黃童白叟酌酒相慶度幾復見太平不意朝奸稔惡縱敵為患遂致大變使我兩宮蒙塵九廟危殆金枝玉葉墮落虜營奸逆乘勢僭竊大寶天下忠臣孝子疾首痛心東雖布衣白屋之賤不足道者然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含齒戴髮粗知忠孝豈忍坐視君父之屈辱而安寢甘食乎號天叫地恨無效所奈新天子龍飛社稷復歸我宋天下之人獲再親天日之光矣奈何二聖未有回鑾之耗一人不勝宵旰之憂苟有血氣之屬輒不願捐軀頂踵為國復恥如東之愚何足以為策引領朔風泣血而已豈謂側席首及微賤閣下布宣德意敦諭諄復東雖欲懇辭固避以伸知難之義不可

少陽集卷四

和服齋書

循牆走避辭章屢貢僅乃獲免旋即告歸桑梓之下負米奉祭養為世卒民已是過望尚復何求日夕北面祈嚮國威大振狂虜殄滅側目捷音欲與黃童白叟酌酒相慶度幾復見太平不意朝奸稔惡縱敵為患遂致大變使我兩宮蒙塵九廟危殆金枝玉葉墮落虜營奸逆乘勢僭竊大寶天下忠臣孝子疾首痛心東雖布衣白屋之賤不足道者然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含齒戴髮粗知忠孝豈忍坐視君父之屈辱而安寢甘食乎號天叫地恨無效所奈新天子龍飛社稷復歸我宋天下之人獲再親天日之光矣奈何二聖未有回鑾之耗一人不勝宵旰之憂苟有血氣之屬輒不願捐軀頂踵為國復恥如東之愚何足以為策引領朔風泣血而已豈謂側席首及微賤閣下布宣德意敦諭諄復東雖欲懇辭固避以伸知難之義不可

得矣當卜日趨赴闕下少效愚衷圖報萬一區區非豪楮可具旦夕俯伏塔堦諸容面陳不宣

家書

東百拜上覆婆婆姆姆十四叔孀十八叔孀三十叔孀家中骨肉上下俱安東八月十四日到南京十五日入門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十九日又上書二十五日又上書當日晚忽有應天府吏人來追取東必是得罪恐死生未可知然東已處之定矣竊恐死後家中不知子細老兒煩惱今特寫此紙報要知東不以此他故而死也新孀并二女東不暇顧盡教婆婆姆姆諸叔孀照顧處置新婦兒懷姙或得一男即先人之後不絕東歎無恨矣六五弟善事六三哥同共奉侍二老兒勿教失所想諸叔孀要不在叮嚀也二弟遍諸房尊長呼名起居

少陽集卷四

三

知服齋叢書

見姑姑亦傳語四七妹今年便可與他成結了卻死生天也切勿念東除隨身衣服外其餘行李盡付六十郎并諸僕攜去且助二老兒使用大娘長成中間已許四六姐六五郎為親如他家不悔即與不然則別作處之請將此紙送與四六姐一看其餘不復言矣秋氣向冷伏祝善加保重不備建炎改元八月廿五日東百拜上覆婆婆姆姆諸叔孀座拜

文字片紙已上盡令六十郎收管可一一檢之六二郎

諸弟妹不及一一作簡會諸親一一導意東八月二十

五日晚南京神霄宮書

六十郎石青曾慶劉福趙慶吉能如將帶行李到家可

一一多與錢羅貴遣去梓州襄城為二嫂去秦宅下書

恐月初到千萬千萬東又覆

贊

自贊此贊當自有布衣像也

生本假借誰識其真丹青所寫非吾精神天地使我與物為春終當有歸高閣麒麟

跋

跋蔡君謨茶錄見費衮梁溪漫志

余間之先生長者君謨初為閩漕時出意造密雲小團為貢物富鄭公間之嘆曰此僕妾愛君之事且不意君謨亦復為此余時為兒聞此語亦知感慕及見茶錄石本楷君謨不移此筆寫旅焚一篇以進

少陽集卷四

四

知服齋叢書

少陽集卷四終

順德龍鳳鑣校采

少陽集卷五

宋陳東撰

詩詞

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筮齋詩

飛廉強攪朔風起朔雪飄飄灑中土雪花著地不肯消億
萬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那知世人凍死如亂麻
人閒愁歎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掖傳說間達太上家地行
賤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杞園揭雲直欲上天門首爲蒼
生訟風伯天公憐信臣言憐世閒開陽闔陰不作難便驅
飛廉囚下酈都獄急使飛雲作水流潺湲東方日出能照
耀坐令氣生人寰

詠雪二十韻

山嶽遭埋沒乾坤著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

少陽集卷五

知服齋叢書

自許昌如蔡與石士絲酌別一章

太學諸生出許昌抱關夫子特相將輕衣短帽秋風裏瘦
馬羸童古柳傍黃葉翻翻慘離思濁醪沃沃澆愁腸欲知
此別情懷惡正是平生氣味長公歸戲作詩書伴我去還
依鴻雁行酒闌纔渡石橋上回首高城揮夕陽

與虞章舜卿二表弟季明春日同遊兼勝亭因憶往

時聚會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不數觀也得詩五律

二首

危亭兼雅勝勝景足奇觀湖水涵天入山雲帶雨蟠千松
偃夜月萬竹撼春寒玉井汲甘冷塵緣那得干
野曠湖山遠林深松竹幽舊題看壁立立舟事逐萍浮荇蕪
荒二徑依稀度九秋故人應念我雅會莫遲留
三子皆吾弟阿章才更豪風流江左舊句法杜陵高雅志

在五馬壯心連六鰲時哉偶未與日日醉金舳

次韻同舍李冲壽夜坐

時引金杯拔劍看光芒高徹斗牛寒要令世事從心淡可
謂人情徹鼻酸經術豈應窮皓首文章何用苦雕肝吾徒
行與功名會莫作羈人日夜歎

秋夜獨坐有感一章奉呈師說令尹奉議光明主簿

虞章

依依客舍坐燃膏子夜羈愁無處逃閒炷爐香聽細雨仗
斟杯酒讀離騷休驚時節云何速獨弔古人殊不遣一陣
曉寒催畫角朝來爽氣碧山高

挽彥雋母二首

人生五福古難全天賦夫人獨不偏內行無慙詩婦孝母
儀何啻穆姜賢庭幃已歎芳魂獨宗族空留舊事傳惟有
南陔多少恨忍看松柏鎖寒烟

少陽集卷五

知服齋叢書

南陔多少恨忍看松柏鎖寒烟

少馳賢孝譽來醜穎川家雖奪共姜誓曾無賢母瑕一鄉
蒙愛惠百口籍生涯享福喻中壽歸歟勿怨嗟

穎川二首

我家本出穎川里幾世不曾歸穎川今我暫來忽暫去水
邱風流誰與傳

我來穎川何所見青青古柏在城傍知是荀陳手親植令
人不覺淚行行

次韻石士絲惜別

男兒自有四方志離別豈能動剛腸功名未遂身未死白
眼青青頻舉觴

次韻邵子可彈琴二首

雷公徹玉擊明星照出師襄指下聲可憐此地無人識喚

作新來黑瘦箏

謾說朱絃太古清
政無矇瞶在周庭
高山流水本無事
安用區區俚耳聽

與士絲遊金山翌日分使二絕

早別金山恰曉鐘
離帆分破一江風
瓜洲渡口波聲遠
後夜相思明月中

京口瓜洲一水間
秋風重約到金山
江山自爲離人好
不爲離人數往還

題吳公輔庵

一徑周迴屋數間
我來聊欲寄清閒
道人杖履知何處
空鎖烟霞萬疊山

索友人春茗

偏愛君家碧玉盤
建溪雲腳未嘗乾
書生自恨無金換
聊以詩章乞數團

送友人卷二絕

欲認青帘索酒嘗
俄驚丹旆送君喪
呂莊編戶傷心切
愁對清風想杜康

初成大廈勢巍巍
有志于門駟馬輝
未乾壁土君先逝
賀燕翻隨弔鶴飛

徐氏哀辭代作

憶昔常隨祖母過
登堂共慶尙垂胡
十年未遠皆流蕩
地下相逢果有無

和邵予可賣俸豆

休論斥鹵與膏腴
豆菴連阡稻變無
舉世紛紛寶魚目
投人傾勿以明珠

謝王樂道之子問方飯絕客口吟一絕

晚生悵不及青輩
來訪諸郎觀典型
吐握風流何寂寞
滿林風竹自秋聲

詠桃花菊一章

潘郎甘望塵陶令
亟避俗胸中定何
如清濁在一矚
河陽豔春桃彭澤
鬱秋菊所好邈如
許一子殊品目詩
人易評量忍使混
衡爾當使冰鑑磨
要遣鬚眉燭勿容
脂粉姿豔入珪璋
錄神仙真渺茫浪
說武陵谷不如臨
清潭飲水樂自足
誰令春雨紅點污
秋株綠寒根豈無
知風霜怒應蓄令
尹非安仁腰帶肯
輕束脫巾漉酒漿
黃花泛新醖

春日偶題

驅除睡思茶甌外
收拾春光酒盞中
萬種窮愁都不問
世間此樂幾人同

跋黃魯直買米帖

廣文弦歌飯不足
要是古來賢達人
山谷有錢能買米
比之魯公殊未貧

尹館作此覓酒召李順之同飲

今日天色惡酒壺
恰已空何來進童
子挈榼問主翁主
翁翁方對客兀坐
書堂中諸生功課
畢鼓瑟寫愁衷愛
酒欲出門杖頭無
青銅春衣典又盡
搜索計已窮酒興
不可遏不免作詩
呼進童空壺挈將
納宅庫爲我卻致
靈灰紅得酒須尋
愛酒伴更煩與召
隴西公

送黃仲達歸溫州仍寄諸友

長安市上喜相逢
傾蓋恩情久要同
幾載睽違勞遠步
一尊邂逅寫情衷
家山柑橘正酣露
江岸帆檣忽飽風
歸去借聲詢舊友
項髯方浪薛芹宮
才多遇新除齊州
教授謝溫州黃仲
達送鄂州瓜釐

少陽集卷五 三 卯服齋叢書

少陽集卷五 四 卯服齋叢書

黃夫子從墳上來三束瓜瓞送風土應知我亦困壘鹽肯
會沽酒與市脯倉肉者鄙無遠謀甲第紛紛何足數飯蔬
飲水眞樂哉千古風流想尼父

夜飲二絕

笋芽鵝炙殊可口明月清風不著錢坐對青州一從事廿
君今夜不須眠

欣然有意引陶潛此意何妨俗士聯三百青銅亦希有速
將趁趣夜厭厭

秦刷子

詠夾
竹桃

誰研碧琅玕影撼半庭風月尙有歲寒心在畱得數莖華
髮 龍孫愛獻碧波濤喜動清風發到得浪花深處一甌
香雪

西江月

春思

少陽集卷五

五

知服齋叢書

風動一軒花竹琅玕青錦薰籠憐才自是宋牆東誰識琴
心挑弄 暮雨七收寒淺朝雲又起春濃冰肌玉骨信俱
融不比巫山閨夢

驀山溪

元夕

半生逆旅幾度經元夜長是競虛名把良宵等閒棄捨去
年元夜道得身閒依舊是客長安寂寞孤眠者 今年元
夜也則非鄉社卻有人約攜手燈舟月下那知風雨此事
又參差成怨恨獨恹恹清淚潸然灑

西江月

七夕

我笑牛郎織女一年一度相逢歡情盡逐曉雲空愁損舞
鸞歌鳳 牛女而今笑我七年獨臥西風西風還解過江
東爲報佳期入夢

少陽集卷五終

少陽集卷五

六

知服齋叢書

順德龍鳳鑣校采

宋史列傳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雋聲傲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冥集坐客懼為己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南王黼童貫又結後李邦彥結怨於西北朱勳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冊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復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畱禁中東發其痔後奸謀乃請歿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二鎮東

少陽集卷六

知服齋叢書

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朝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叩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其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間罷李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度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李京城騷動若非綱為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為邱墟生靈已遭魚肉

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諷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

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二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朝廷為甚重卒陛下下即反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闕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備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問傳旨慰諭者翕午眾莫肯去方昇登聞鼓搥壤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眾鬻而喋之於是亟召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為祭酒復東賊遺鼎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誦

少陽集卷六

知服齋叢書

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甚鑿案宋力辭官以歸時後書五上既復歸預鄉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畱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佐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奪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奪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眾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善遣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會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亦爾歸致此於吾親會已如願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屍瘞之東初未識綱特

以國故至爲之成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潛善旣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慍色以明非己意越二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激一子合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祕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案詔與行狀皆錢五十萬以文計也此云五百以貫計也

南宋書列傳

錢士升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儻負氣京黼用事人莫敢指言東獨無所諱每宴集坐客恐累多引去以貢入太學靖康初伏闕請誅六賊言天下事蔡京壞於持梁師成賊於後李邦彥結怨於西北朱勳結怨於東南王黼重貫結怨於遼金初開邊釁左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明年春貫等挾上皇東行東上書請追貫正刑時師成尙留禁中東發其奸請

少陽集卷六

三 知服齋叢書

歿李邦彥議和惡李綱主戰罷之東率諸生伏宣德門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也所謂社稷臣也其嫉忌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杭之徒社稷之賊也勝負兵家之常豈可遽傾任事之臣若用諸奸言斥綱宗社存亡未可知也河北爲大梁屏蔽若棄三鎮是無河北也能保金人不復改盟乎卒陛下立反奔命復綱舊職付種師道以閩外之事軍民從者數萬傳旨慰諭眾莫敢昇登聞鼓壞之喧呼震地一中人出眾礮而禱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眾乃謹退及金人解去時宰議逐諸生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寘之獄眾復譁亟用楊時爲祭酒撫諭乃定吳敏奏陳東太學錄東力辭歸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對會東去上書乞留綱罷諸

善伯彥不報又請親征以還二帝治諸將不進兵之罪車駕返京師勿卒金陵又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忤時相善以語激帝言不亟誅將復鼓眾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東請會而行手書區處家事會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言旣言肯逃死乎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東無子澈一子三年贈東澈皆承事郎帝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後並加朝奉郎祕閣修撰劉豫於南京倣巡遠雙廟制建廟祀東澈贈侯爵王倫過毀之

行狀

公諱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也曾大父諱廣大父諱思齊考諱震自五世以來以儒嗣其業皆隱德不耀公生而性穎悟有氣局未冠已如成人博學強記善屬文年十七朝廷以三舍取士入學與諸生居十年以上舍貢於辟雍升太學在太學十五年屢以校定試上舍俱不利人或誘以他道進公正色謂之曰吾雖不才必欲取科第爲親榮君奈何以是污我邪政和三年朝廷大作雜樂命太學生五百人習之有司將案試於廷或謂事竟且次第推賞時諸生及縉紳子弟多以夤緣獲預者人人有德色公時以齋長預焉一日輒詣長貳白辭之長貳謂公曰樂成且官矣人咸願預而不可得子何遽辭焉曰豈有是事萬一有之吾可以僥倖進身邪同舍生力挽之卒不肯預有識者高之俄而奔先君喪以歸哀毀成疾終三年不入妻室鄉黨稱其孝服除復遊太學毅然有澄清之志每與士大夫論巨奸往往怒髮衝冠見者爲之竦然宣和七年金人寇河

少陽集卷六

四 知服齋叢書

北徽宗勸於勤淵聖皇帝即位明日詔內外及士庶言時政得失公慨然曰太學賢士之關國家涵養之地豈可無應詔者乎乃率在學數百人上書闕下首論蔡京王黼等誤國奸狀乞正典刑以折虜氣淵聖納其言然執政者營救之猶未遽出時金人犯京城公在圍城中再上書反覆論京等罪惡繼而臺諫亦論列京罪於是朝廷始盡黜而誅之明年春淵聖方召五路兵以拒虜用李綱神師道主其事而肉倉者偷安畏懼欲為城下之盟沮罷綱師道等京師俱罷兵虜人乘我不備內外匈匈不自安公曰事急矣於是夜復草書黎明合在學諸生伏闕下以進軍民不期而會者十餘萬人淵聖悟即起二公於廢籍中金人聞一公之復用也因遂解去初公之與諸生伏闕軍民始相聚以觀俄至數萬奈其書為奸人蔽塞不即通軍民因毀闕奔欄楯擲登聞鼓其不逞者憤宦官之弄為奸也乘勢鼓噪殺御藥朱拱辰等至探其膚髮公止之雖甚力眾怒譁不聽有同舍生持謂公曰事勢如此奈何蓋且迷歎乎公笑曰君何言之謬邪吾去則君等戮矣願君等何罪吾今至是頭已在地矣繼而綱師道出謂眾曰朝廷已復用表總兵矣眾皆識二公丰采遂稍稍散去寶靖康元年三月初五日也於是用事者遂以爲持君父爲名令太學官屏公出學已而王時雍輩又欲矯制盡殺太學生上書者賴開封府轟山力救得免淵聖復降內批付山曰弄日太學生陳東言事誠出忠義可合還學山同祭酒楊時出御筆率學官請公或曰君生去矣公曰吾家貧親老欲由學校取科第今天子禮士如此吾可舍學校去乎遂還學久之宰相吳敏請以官命公實欲寵之也公再上書力辭不

少陽集卷六

五

知服齋叢書

受夏五月因謁告歸省親公既欲以科舉進是歲秋八月應鄉貢進士舉預薦未行奉親居里閭甘旨之節日與親舊把酒爲樂酒後耳熱往往援筆賦詩以自適冬十月金人犯京城公憂國步艱危至寢食俱廢繼聞京城陷乃北向慟哭或中夜輿起恨無處所明年夏五月今上皇帝即位於南京改元大赦公聞之喜而不寐謂所親曰吾今始有生意未幾有旨召公於是知鎮江府延康殷大學士趙子崧移文趣公行公聞命戒嚴行李或勸公無行公曰新天子即大位十日而下詔呼一布衣必欲開天下之言也

有君如此頂踵尚奚足惜邪遂就道以棺自隨示不求生以害仁八月十五日至行在所即具狀申尚書省不報因寓居神霄宮杜門不敢見賓客聞宰相汪伯彥黃潛善議欲遷都建業京師人情日益不安遂上書乞罷潛善伯彥進用賢相又上書請車駕早還京決策親征又論遷都於國家大有利害者又不報公知事勢已不可回欲乞歸田里待罪狀未及上私念之日天子以忠言召我若不以微罪行人必以畏禍而去遂蔬食焚香草書再上之力論潛善伯彥等奸書既上潛善以公言逼已適與宦官康履謀以他事奏請令應天府尹孟庾追取而殺之蓋康履方怒公在靖康初伏闕致軍民殺其黨朱御藥輩而孟庾又王黼客也潛善伯彥既有殺公意一憾在焉遂置極法公自赴召至行在所凡十日而得罪歿然公雖以言忤權貴見殺而書中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往往略施行之方應天府追吏之來也公睡正軼及寤而見之乃徐起更衣索飲語吏曰朝廷召我來未曾得見官家爾曹不可無禮答我寫家書吏日不敢遂就食會訖案紙作書區處家事纖悉備

少陽集卷六

六

知服齋叢書

盡字畫適勁有顏柳遺法臨刑神色不變既外而如生識與不識之人莫不為之流涕故人李猷贖屍具棺以殮鄉士胡琦為護其喪以歸建炎三年春車駕南幸臨安大臣有以公為言者上始驚悟即命贈承事郎仍官有服親一人夏四月車駕回幸建鄴道由鎮江參知政事王綬為上言曰管太學生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行奏請亟加誅戮上曰朕方深悔過之誠旌盡忠之士既已追贈京秩仍官其子今行經其鄉未忘於懷可特贈錢五十萬紹興三年再貶南京用事大臣復追贈朝奉郎視閣修撰仍與兩資恩澤賜官田一十頃詔詞御筆云云初王綬既言公以忠故上即命賜其家官其子綬還而謂人曰以此見陳公之歎非聖心也公被罪之日年四十其配吳氏生二女方赴召時吳氏有娠一日晝寢

少陽集卷六

七

孤服齋書

夢白蛇自身外達其身驚而覺因語家人家人皆怪之及訃音至始知夢之日乃被罪之日也遺腹得男聚族而觀之且悲且喜知公之後不絕名曰嗣宗一女長適忠翊郎楊中和次適右迪功郎處州麗水尉潘好謙皆以公恩澤故公之歿也祖母蔣氏李繼母吳氏年高而家益窶二女未及嫁而嗣宗尚在孩抱公之配吳氏乃謀諸姑請於朝令南受所賜有服親恩命哀慟者累日始公母蔡氏懷公七月而生六歲而蔡氏卒鞠於繼母吳氏公事父母盡孝事祖母尤謹而吳氏視之如己子繼生二子曰坦日南兄弟友愛人不知其異母焉公平日與朋友信其於鄉黨恂恂然宗族姻婭皆得其歡心家雖貧而輕財重義嗚人之急雖質衣冠不靳也為文章不事華麗命意立言必合風化有詩文數百篇經兵火多不存自少尚氣節有憤世嫉

邪之志當宣和未羣奸益用事公知其必危社稷嘗因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筮齋酒酣聯句為樂眾皆默然不能落筆公獨為古詩又為律詩三十韻皆切時事其措意類如此在淵聖皇帝朝凡五上書今上皇帝臨御又三上書公初欲上書論蔡京王黼等太學人人言殊雖平日與其腹心者然亦忌憚蓋以數人者用事日久盤根錯節恐未易以言破也公乃曰公等未許我我當斷之於心於是閉門焚香危坐默自計曰書上而言幸中朝廷設命我以官雖貴且顯吾不受設得罪而外吾不悔如是可也繼而諸生見公書翕然願從而為終始紛紛矣俄而祭酒謝克家司業蓋望之博士孫觀坐堂上克家日間爾率諸生伏闕奈何俱不敢答至觀則曰太學何蕃蓋所以稱於當世者獨以叱六館之士不從朱泚之亂而已未聞伏闕也上

少陽集卷六

八

孤服齋書

善何為公亦不答即長揖而退一公訖無所發怒諸生又以是偉公故書終得達今往往皆流傳天下公初自太學奔喪歸而先君已葬矣公以喪非治命欲擇遷葬母蔡氏合之志未遂而公被罪以歿南後於縣之尚德鄉桐村之原得吉卜焉以建炎二年十月十四日遷先君與母蔡氏合葬以成公之志而公之喪實祔焉南重惟不肖未為公立墓隧之碑今述公平生事實列於行狀以備史官採擇云紹興改元四月朔翼案以特恩賜同進士出身者自唐已然宋沿其制雖勳德如晏元獻亦然欽宗以先生言事忠義賜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正錄自有典故非倖進也宋制太學上舍積校已優而舍試又入優等者就化原堂釋褐補承事郎太學正錄孝宗淳熙初鄭鑑亦以言事由此

進不四年補郡先生既力辭恩命而又不肯以上舍積
校取官乃謂告歸就鄉學以資望言則舍選尊而鄉舉
卑以名額言則舍選優而鄉舉窄蓋世固未有以太學
生而近就鄉舉者先生獨辭尊而居卑舍優而就窄此
豈世人情識所及此雖不關先生大節善觀先生者當
先於此等處觀破

少宰吳敬乞用陳東劄子靖康元年四月二日

靖康元年四月初二日奏臣伏見太學生陳東遭遇聖明
上用賢斥奸之請陛下虛已盡下或即聽其言剛克沈潛
或久乃施用東之勸獎今殆其時臣愚欲望聖慈錄東忠
誠遂加官使諷厲在位取進止

司諫陳公輔乞用陳東劄子四月八日

臣竊惟陛下臨御之初詔求直言而太學諸生皆上封事

少陽集卷六

九

知服齋叢書

陛下不倦聽覽又從而官之如張炳雷觀是也雖古者聽
納之君如堯舜禹湯不能過也然諸生竊有疑焉以謂陳
東之書遠勝炳觀陛下不官東而官此一二人非惟諸生不
平炳與觀顏亦厚矣臣竊思之陛下必謂陳東不當伏闕
上書以致百姓紛亂夫東固未嘗與百姓期也李綱之罷
忠義感奮恐其言不能上聞故率諸生伏闕諍之不謂是
日百姓亦來會集臣詢及諸生皆曰方邦彥還朝百姓皆
斥罵東與諸生力過之繼而百姓誼諍東惶恐憂懼面若
灰灰遠欲退而百姓遮擁東不得出然則東豈有率百姓
為亂哉東非學問淹貶喜論天下事亦忠義奮發之士也
陛下若用之於朝必能為公議者臣謂東書深詆李邦彥
而大臣有庇邦彥者不欲陛下官之如是則陛下若以公
議用人大臣以私意阻之也安能免人之言哉臣願陛下

不恪一官以勸盡忠之士以慰太學諸生之心實天下幸
甚臣職在言責苟有所聞不敢默默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知海州洪擬乞召用陳東劄子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日己酉臣伏見太學生陳東風度
曠夷文采瞻蔚自其少時已厲名節其心事榮華與時輩
不同十年太學其身空乏專務趨人之急朋游往往附之
頃遭虜變慷慨論事務引大體後數萬言明白切至其
後東所言略施行朝廷命以官東義甚高懇辭弗受士論
偉之今退伏窮巷菽水奉親俛首鄉舉澹然不撓未易以
榮辱軒輊也察其素所蓄積必能抗義率志以徇國家之
急臣與之同里素為忘年交知之最詳恭被詔旨令薦士
所不敢隱默輒以充職取進止

欽宗省劄

少陽集卷六

十

知服齋叢書

靖康元年四月初九日奉皇帝御批太學生陳東言事誠
出忠義勅賜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正錄

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趙子崧書

子崧謹再拜致書於陳公先輩執事子崧去年在淮甯間
聞公抗章論事士大夫推重今年城中羣奸誤國坐致傾
覆二帝北狩六宮九族盡隨以遷而在朝諸臣稽首賊臣
再三而不知恥既無扶危持顛之謀又無仗節成難之義
疾首痛心何所逮返子崧適至輔郡蒙主上召至帥幕又
付以東南道節制竭力赴難敵血為盟以勦於眾及成之
日邦昌以書見告返正甚確子崧得旨赴行在所遂奉中
興見士大夫日望左右召命以濟艱難昨日遞到指揮甚
愜公論而子崧偶被守臣義當勸駕竊聞公有遜避之意
此何時而可避邪管韓退之移李渤書言之盡矣萬一左

右少須未起朝廷遽命之以美官則辭之益難況王聖臣直欲大有爲之時卒無多辭亟赴側席不勝至願謹布腹心不宣

京口耆舊集傳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以舍法貢上庠政和中命太學生習雅樂樂成且命官一時歆豔預者多權要子弟東適以職掌居青列奮然曰吾惡能與乳臭子比以求俸賞辭不就政和以來羣檢用事察京梁師成亂政於內王黼童貫致寇於外李邦彥結怨於西北朱勗父子復結怨於東南以致邊圉生釁宗社危天下皆知元惡大憝在六人者而凶醜赫然無敢擬議靖康初政詔求直言東乃率同舍生上書歷詆六人直指爲六賊始同舍生聞其言皆辟易無敢從者既見東書首言堯不去四凶畱以遺舜使大明誅

少陽集卷六

七

知服齋叢書

賞皆以爲辭婉理順從者遂眾東復於眾中自誓以爲言卒而中朝廷命東以官不受不中得罪死東不悔陳諒慷慨眾服其誠書既上中外大快京師老稚往往名數六賊京等知罪狀昭揭大禍且至又時虜寇已迫乃挾太上南巡以爲東南劇任皆其親黨東以爲京等不但紆外意有包藏亟上書乞追回六賊以正典刑別差忠信之臣扈從太上不報月未書再上大意以爲羣賊之患在腹心甚於外敵欽宗感悟即邀太上還京盡竄六賊六賊雖竄而其用事久朝無正人時宰如李邦彥白時中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輩皆阿附致身無能遠謀所議惟割地請和棄城避敵其不主和議者內廷惟李綱一人而在外惟種師道號爲宿將知兵時國事雖危人心猶藉二人以爲重邦彥等嫉綱異已俾出督戰會兵小卻即罷綱相且奪師道兵

柄示堅和議人情大沮東不得已復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斥邦彥等罪乞復用綱而將師道兵民知東等所言實契眾心不期而會者十餘萬至毀闕奔欄楯破登聞鼓不得達聞官壅閉非一日會御藥朱拱辰等出眾不勝怨蹂躪之東力救不能過乃歎曰禍在是矣無何京尹殿帥各以兵來同舍生挽之去東曰某去則諸公爲戮願公等何罪吾自視頭已在地矣會事聞欽宗嘉其忠遣使宣諭復用綱與師道又令綱師道自出諭眾眾乃欲謀知二公復用人心且固即解圍去邦彥等怒揭榜通衢斥伏闕上書人爲意在作亂學官奉承以東等爲脅持君父屏出之卒

欽宗聖明御批付開府尹鼎山曰陳東言事出於忠義可令還學三出御札與祭酒楊時率學官迎之歸諫官陳公輔援近比乞命之官少宰吳敏道以請勅授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與學官差遣東以善言不拜再上書極論時政因乞改正太學生上書過名及除伏闕之禁不報遂謁告歸是歲東舉於鄉未幾京城失守忠憤感激言與淚俱建炎龍飛召赴行在東喜曰吾志伸矣即日就道以棺自隨或問其故曰臣之事君言而不從罪不過死惟畏死不敢盡言吾竊陋之以此自隨示不敢求生以害仁也聞者壯之是歲八月十五日自行在方草奏論天下大計聞李綱罷黃潛善汪伯彥以舊恩專柄任東以爲此治亂之機不可默垂上書留綱不報再上書並及時政乞還都京師下詔親征以繫天下心作天下氣又不報乃力言綱忠直必能輔佐中興汪黃儉倭必不能宏濟艱難汪黃大恚是晚應天府吏至出片紙有進士陳東四字東知得罪歿即爲書別其家人書畢就道無幾微見於顏面後數日其友四

少陽集卷六

三

知服齋叢書

明李猷始得其屍斂於所攜之棺鄉人胡中行護之以歸人多其義方東歿時外廷無知者後乃知潛善銳欲殺之而無其由會進士歐陽澈上書及宮禁事言多不實上意頗怒潛善乘上怒併擠之歿而東之歿實非上意也建炎三年春六飛南幸大臣有及東歿事者上驚悟贈承奉郎與一子恩澤夏四月回幸建康過京口又詔曰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大臣涉私亟請誅戮朕方深悔過之誠旌盡忠之士已贈京職仍官其子今行經其鄉未忘於懷可特賜錢五百貫又謂宰臣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誅歿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令有司致祭鄉等更嗣其家紹興四年冬追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卽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匪人置布衣陳東於極典朕甚痛之已贈官與恩澤殊未足稱朕悔往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兩資恩澤賜官田十頃舍人王綱中書行其辭曰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爲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膺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其殆有意於良臣乎由朕不德使汝不卒不得爲良臣也雖然汝籍不得已不失爲忠願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於茲一食三歎而不能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子哀以彰子過使天下後世攷古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歆茲朕意詞意悽惋論者以爲深得代言之義

少陽集卷六

三

知服齋叢書

附錄 續屍記 詔赦 奏劄 雜記

李猷贖屍記

紹興元年正月十五日記以序
當在建炎年後其事當在於此

建炎改元八月猷以妻父歿於王事自京師詣南郡行在所十五日雙門外忽見友人太學生陳少陽敘問畢從容謂猷曰東被召方到未有館舍子當為我圖之猷曰太僕寺丞陳正彙比嘗相邀猷未果往試同謁之既見少陽遂館焉復與猷語時事少陽慨然有忠憤之氣顧謂猷曰吾復欲獻書天子論列國家大利害事然九重深窳不能自達吾友相識滿目必能為我辦此吾惟操筆舒紙寫我中心所欲言之者其餘盡煩吾友也於是書二上皆不報書意大率乞車駕還京聚兵親征去邪佞而用忠良會有揭榜通衢斥小人附李綱者猷知其為少陽設也錄以示少

少陽集卷七

知服齋叢書

陽勉以言歸之意報曰誠知血淚何益臣以召來不敢私還也後二日太僕寺丞之子大方倉皇過猷曰少陽已報赴應天府矣猷應之曰少陽其不免乎然以言獲罪固義士之常公名家子何足怪怪但未知罪之輕重巨因借大方就卜於日者孫黯曰公所占者恐有負累邪此人自得罪名不相及也抵暮乃知少陽已歿於市猷愴然若無以自存遂於此館哭之移時其僕從潛匿遠夜有來竊伺者猷呼而奔曰餘僕何在何乃久不見邪輒曰某等恐得罪今乞批數字收行李之屬某輩亦自還鄉猷告曰汝主翁以忠諫得罪何預汝事又何懼而去乎當守屍柩以歸且令召其徒而眾皆懼其染逮求去益堅又告之曰汝輩若懼得罪則我豈無所懼乎又恐其不之信乃命挈行李就猷之舍明日潛至其歿所而遺骸已不知其所任僕輩益

喧愈欲求去猷叱曰汝豈盜主翁之物邪一有去者罪在汝輩於是諸僕皆不敢去猷乃於所館舍凡一飲一食必先祭享且祈之曰少陽以忠諫成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者吾欲收少陽之屍歸葬先塋恨無由知之少陽有靈當啟我心使有可致之理則我與少陽無憾矣越二日

會都市曹復誅一兵官渠造有頃守視者昇其屍去猷即使人躡其後而伺之至門外忽有言曰昇日昇兩秀才今日又昇一官人其人因問昇屍何在遠指一土堆曰此即是也明日猷往審之其言亦然因詰其僕曰汝主翁有何辨認對曰小人每見濯足時左右趾間有癩焉守視者亦云一人肥瘠自不同蓋少陽肌體稍豐因用一說以驗其屍就移於所館之家而少陽之來亦以棺木自隨因就其棺具衣衾焉尚未得其首也於是百方致之不憚所費又

少陽集卷七

知服齋叢書

二日得之面如生合而殮之蓋識與不識之人莫不涕淚之橫集也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護少陽之柩以歸猷服其義乃併以少陽行李付之遂得以善達時猷不暇問妻父事有能刀津遣其柩遂亟還京師始少陽就輓之時猷在館不及知後詢其僕始得其狀蓋是日有應天府一吏來傳太尹台旨請學士少陽曰東被召來不敢私見吏曰太尹直令請巨少陽曰豈有公文邪吏乃齎出半片紙唯有進士陳東四字少陽又問此何公文吏乃忽怒面目視若有所呼繼而數卒環其左右少陽乃肯首曰東自知得罪吏曰此無事太尹直令請巨少陽曰朝廷召我來若有美命當有快行家或大程官輩來報矣今汝輩來是東得罪矣又豈敢逃避不去尙容喫少飯否吏許之即會又諭之曰更容作家書否吏復許之

書訖悉委付羣僕拂袖趨府神色不亂是日暮乃歿遲明但見少陽與歐陽澈各梟首於市門猷悼哭友人直言得罪一至於此輒私誌其事之終始以俟異日史官之採擇云紹興改元正月望日四明李猷嘉仲記

尚書葉夢得上陳東歿事劄子

建炎三年二月高宗皇帝南渡幸臨安尚書葉夢得奏臣聞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功則臣下勸此英主之上務也竊見汪伯彥黃潛善於陛下卽位南京之初懷奸擅權以竊朝廷威福壅塞賢路妨功善能擅殺布衣陳東歐陽澈李使陛下受拒諫之譴朝廷著殺士之名忠義之士至今稱屈言及東澈二人未始不悲歎也臣竊攷再代犯顏直諫觸忤權臣之流至公論一伸之時雖已歿以未有不追贈官爵而錄用其子孫者也臣愚故望聖慈憫陳東歐陽澈之抱恨投地不及目覩聖明優加追贈及官其子孫以爲忠臣義士之勸仍乞斷自睿旨削奪汪伯彥黃潛善爵秩竄之遠方以爲奸臣賊子之戒取進止

少陽集卷七

三 加服齋書

案歐陽澈字德明崇仁布衣贈祕閣修撰澈歿年三十一環溪吳沆哀其詩爲飄然集三卷會稽胡延晉遠取其所上三書併刻之臨川

御旨

二月六日同奉聖旨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仍與有服親迪功郎一名令所居州縣存恤其家黃潛善請授梅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汪伯彥請授江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賜錢詔

建炎三年四月皇帝道由京口之丹陽參知政事王綯奏

日管者太學生陳東以言忤奸臣被誅此其鄉里上惻然下詔曰太學生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行奏請亟加誅戮朕方深悔禍之誠旌盡忠之士既已追贈京秩仍官其子今行經其鄉未忘於懷可特賜錢五十萬

案是年五月四日辛巳上次鎮江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

諭宰職

諭宰相呂頤浩等曰張慙古之遺直陳東忠歿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旨令有司致祭卿等更恤其家

賜田勅

紹興四年十一月一日高宗皇帝御筆勅中書門下朕建炎卽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事人將布衣陳東寘於極典

少陽集卷七

四 加服齋書

朕甚痛之雖已贈承事郎并有服親迪功郎一名誠未足以稱朕悔枉之意可特賜朝奉郎祕閣修撰仍更與兩資恩澤如無兒男許女夫承受仍於所居州軍撥賜官田一十頃

追贈朝奉郎祕閣修撰詔 省勅 見存

故贈承事郎陳東石可特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勅故贈承事郎陳東等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爲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擢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爾澈其殆將有意於爲忠臣乎絲朕不德使爾不卒而不爲良臣也雖然爾籍不得已不失爲忠而願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於茲一食三歎而不能自己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子哀以彰子過使天下後世攷古知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享朕茲意可

依侍件奉勅如右牒到奉行紹興四年十一月八日

侍 中 關

中 書 令 關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鼎

參 知 政 事 庚

參 知 政 事 與求

權 給 事 中 殷復

中 書 舍 人 居正

都 事 呂安道 申時受

右 司 員 外 郎 晏敦復 付吏部

加贈陳東朝請郎諱

乾道六年十一月六日郊祀大禮赦書節文應見任文武

陞朝官父母妻並與封贈右通直郎新差知處州清流王

少陽集卷七

五 知服齋叢書

管學事勸農管田公事陳嗣宗故父贈朝奉郎祕閣修撰

東右父擬贈右朝請郎

令 右 僕 射 關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臣 文

參 知 政 事 臣 炎出使

參 知 政 事 臣 克家

尚 書 關

權 侍 郎 兼 權 尚 書 臣 之奇等言謹擬王

種擬封贈父母妻如右謹以申聞謹奏

乾道七年四月 日

臣寮論汪黃劄子

臣等伏觀近降指揮追贈陳東等官職陛下悔枉責躬極

其哀痛道路之人聞之者為之感激臣謂宰韓菲材誤國

亂政求之自咎豈可容諫然至極於鄙夫有患失之心廷

臣無作威之戒使人主蒙拒諫之誦朝廷有殺士之名此

而不誅何以為政向者建炎之初陛下以四海為奠祀之

主雖俯從人之欲紹履至尊念兩宮之遠狩憫宗社之貼

危禍故靡常宸心震悼萬幾之事付之二三大臣而黃潛

善汪伯彥偶緣攀附同秉國鈞首靡注意之求專任抑成

之寄故當開關言路廣上聰明而潛善伯彥不學無術文

過飾非惟用心固寵以保身務懲處士之橫議致東與澈

被此淫刑方其威命之行實為初政之累遠近聞之無不

疑惑一自潛善伯彥得罪去位於今六年而陛下喜聞蹇

諤之聲包容狂直之士崇獎臺諫詢擇芻蕘導人使言不

吝爵賞使天下曉然愚夫孺子咸知向者東澈之歿事非

陛下之本心而忠臣義士扼腕共欲甘心於潛善伯彥之

日久矣今陛下尚軫淵衷痛自追悔使潛善魂魄有知猶

思延頸受戮而伯彥軀幹故在不識何施面目仰觀君親

伏乞聖慈特垂睿斷

翼案此劄所云則此時黃潛善當已歿及觀宋謝劄四

六談塵云汪退傳潛善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

以啟謝廟堂時相作答啟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

諸大夫日可殺公豈容心熊太學叔雅詞也則潛善生

舟已嘗復官矣謝劄談塵載此語當時必以為工不知

少陽所論乃天下大計社稷之所以存亡者汪黃坐此

貶官當時必有公論叔雅以太學諸生自傷其類至此

之為妄男子若非謝劄筆之談塵世不知有此公臍鬼

瑣也

少陽集卷七

六 知服齋叢書

周暉清波雜志

陳東字少陽太學生所上封事王李伯紀丞相力詆汪黃
建炎元年歿於應天府被逮之際作遺書付其家區處後
事甚悉歿生之際亦大矣神識殊不亂其帖今在其外孫
括蒼潘景夔家頃年許右丞翰為作哀辭具著本末少陽
初不識李丞相李念伯仁因我而歿祀之家同時上書者
歐陽澈撫州人上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
各贈承事郎并與迪功郎一名猶未足稱朕悔枉之意可
各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恩澤二名撥賜官田十頃建
炎二年又恐張慙之遺直陳東忠諫而歿二人皆葬鎮江
府界可令本郡致祭嗚呼哀哉之典至矣少陽歿之後其
家但仰給賜田澈字德明靖康初狂虜犯闕請質二子二
女而使穹廬御親王以歸不報歿時年三十一又有進士
徐暉乞借官入虜奉親王歸詔假暉通直郎往使亦卒無
間

少陽集卷七

七 知服齋叢書

周密癸辛雜志

嘉定十四年賈涉似道之父上恭膺天命之寶能文之士如朱
中美錢樵謝耘等數十人作為頌詩以鋪張盛美四方士
子聯舍累足而至學舍至無所容有士子作書貽葛司成
洪曰竊惟太學天子儲養卿相之地管陳東以直言而歿
今李誠之以守城而歿二公皆太學之士也足以為萬世
之名節者矣今兩學之士紛紛而來喁喁相告味味相呼
僥倖恩賞冀望非常公論將何所賴天下將何所望哉
又

癸辛雜志又云登聞鼓院初供職吏具須知軍狀稱本院
舊管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太學生陳東擊破不曾

轍取舟來

翼謂此鼓當與張良椎朱雲檻張綱輪溫序節段秀實
芻同類而並觀之

戴埴鼠璞

靖康孫觀論太學生陳東誘眾伏闕為亂建炎黃潛善輩
實諸極刑觀潛善不足道也張魏公亦奏胡瑛筆削東書
欲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遂以諷諭狂生規
搖國是將理追勒編置或謂魏公乃潛善客理則李綱客
也因借此去之公為一代文物宗主亦復有此失所言六
賊及薦李綱去潛善輩此天下之公言程果筆削之其心
皆止於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為罪
暨誦工諫何所逃謹使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
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闕為懼不欲伏闕卻不以言罪人

少陽集卷七

八 知服齋叢書

他日贈東官祭東墓贖以家而官其後以生布衣為身
後法從於東亦無憾嘗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
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歿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
聖心惻怛如此予深為魏公惜之

翼曰莫須有三字岳忠武之所以歿也而秦檜實文致
之草萊挾權一言陳少陽之所以歿也而孫觀張浚實
從惡之且浚之以慧心而傾國事不獨此一端如殺曲
端而失陝右自壞萬里長城故涪熙間議高宗配享洪
景廬舉此為浚罪迄不得侑會快哉谷齋此舉惜不白
少陽之冤而併案之也

劉時舉續資治通鑑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陳東上疏詆潛善伯彥不可任李
綱不可去歐陽澈亦上書詆用事者伯彥潛善奏詆之並

坐狂直棄市二年春正月太學生魏祐上書論潛善伯彥誤國十罪

畢沅續資治通鑑補

甲子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勳六賊大略言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堯梁師成陰謀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勳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國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刑開邊隙使天下危如絲髮此六賊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太學生陳東上書曰臣竊知上皇已幸亳社蔡京朱勳父子及童貫等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上皇池邏南渡萬一變生實可寒心益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其監司州縣官卒皆數賊門生一時姦雄豪彊及市井惡少

少陽集卷一

九 知服齋叢書

無不附之近除發運使宋曉是京子攸妻黨貫昨討方寇市恩亦眾兼間私養歿士自爲之備臣竊恐數賊南渡之後假上皇之威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望速追數賊悉正典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扈從上皇如毫度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帝然之甲午太學生陳東言昨聞道路之言曰高傑近收其兄侏伸等書報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奔邁復爲蔡京童貫朱勳等挾之而去迨至泗州又託傳上皇御筆令高傑守禦浮橋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淮以趨江浙斥回隨駕衛士至於攀望慟哭童貫遂令親兵引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者凡百餘人間侏父子兄弟在旁僅得一望上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有所言者而羣賊之黨徧滿東南皆平時陰結以爲備者一旦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東南郡縣必非

朝廷有陛下何爲尙不忍於此得非梁師成陰有營謀而然邪師成威聲氣傲震灼中外國家至公之選無如科舉之取士而師成乃薦其門吏使臣儲宏廷試賜第仍合備役宣和六年春親第進士其中百餘人皆富商豪子每名所獻至七八千緡又擢置北司以聚不急之務專領書藝局以進市井游手無賴之輩濫恩橫賜糜費百端師成之惡如此而至今不去羣賊尙爲與援陛下雖欲大明誅賞胡可得哉乙未詔彙師成朋附王黼之罪責授彰化軍節度副使遣使臣押赴貶所行至八角鎮賜歿初王黼嘗爲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道君東幸嬖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至是陳東疏其罪布衣張炳亦以爲言遂貶歿

少陽集卷一

十 知服齋叢書

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爲輒政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思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割地之後邦彥等能保金人不復改盟否也竊思敵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勳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之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奠宗社邪邦彥等不爲國家長久計又欲沮綱成謀以快私憤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成謂不日爲敵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

陸敵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闕外付神師道宗庇存心在此一舉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退朝眾數其罪慢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以免帝令中人傳旨可其奏有欲敵者眾聞然曰安知非偽耶須見李右丞種宣撫復用乃退吳敬傳宣云李綱用兵失利不得已罷之俟金人稍退令復職眾猶莫肯去方總壞登聞鼓喧呼動地開封尹王時雍至謂諸生曰魯天子可乎胡不還諸生應之曰以忠義脅天子不愈於以姦佞脅之乎復欲奔毆之時雍逃去殿師王宗澁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歐南仲號於眾曰已得旨宣李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眾鬻而喋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綱惶懼入對泣拜請歿帝即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綱固辭帝不許俾出外宣諭眾又願見神師道詔促師道入城彈厭師道

少陽集卷七

知服齋叢書

乘車而至眾塞簾視之曰果我公也始相率聲喏而散命陳東初品官賜同進士出身東辭不拜而歸

壬午斬太學生陳東撫州進士歐陽澈於都市先是帝聞東名召赴行在東至上疏言宰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且請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二帝其言切直章凡三上潛善等思有以中之會澈亦上書詆用事者其間言宮室燕樂事潛善密啟誅澈并以及東東始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歿行路之人有爲哭者東歿年四十二

葉紹聞四朝聞見錄

嘗得陳東將臨刑家書手蹟時猶在神霄宮墨行整整區區處家事皆有條理自知頃即受戮略無慘厲戰慄之意蓋東漢人物也

虛憲嘉定鎮江志補

陳東自少負氣節有憤世嫉邪之意在太學時嘗因大雪與同舍生飲初筵齋酒酣約聯句爲樂公獨爲古詩一篇曰飛廉彊攪朔風起朔雪隨風灑中土雪花著地不肯消萬億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歎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掇傳說聞達太上家地行賤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杞國揭雲直欲上天門首爲蒼生訟風伯天公倘信臣言憐世間開陽闔陰不作難便驅飛廉囚下鄂都獄急使飛雪作水流潺潺東方出日還照耀坐令和氣生人寰又爲律詩三十韻有山嶽遭埋沒乾坤著蔽蒙已成堆積勢應費掃除功之句被收之日視公如歸則東之志操此詩見之矣道熙間守臣祕撰耿秉判免東賜田之稅云如可贖今百身尙何較於田稅猶將育之十世爾不念其子孫

少陽集卷七

知服齋叢書

至順鎮江志補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舍法行真上庠宣和以來羣檢用事蔡京梁師成王黼童貫李彥朱勳天下指爲元惡凶殘赫然無敵擬議靖康初東率同舍生上書歷詆六人者指爲六賊乞正典刑六賊既竄宰相李邦彥輩皆欲與金議和復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斥邦彥等欽宗嘉其忠命官不就而歸建炎初召赴行在即日就道以棺自隨示不求生以害仁未及陛見輒三上書論時政宰臣黃潛善汪伯彥怒誅之高宗南渡大臣有及東家事者贈承奉郎仍官其子駕卒建康經其鄉令有司致祭賜其家五百緡紹興初復特贈朝奉郎祕閣修撰與兩資恩賜官田十頃以旌其忠

莊仲方南宋文範補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欽宗時貢入太學嘗伏闕上書

請去蔡京梁師成李邦彥朱勳王黼董貫而用李綱高宗
卽位召至行在又劾黃潛善汪伯彥爲一人所構論死後
追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東以忠義之氣發爲文章有靖炎
兩朝間見錄少陽集

墓誌

去縣東北二十五里尚德鄉桐村初先生以言事外闕下
高宗悔悟其忠修理祀事母歲寒會郡爲上家或給錢付
縣官致祭集其子孫肫飲甚厚景定中大夫馬光祖過丹
陽卽墓建祠自題云有宋修撰陳公神道蓋先生之女適
括蒼潘好謙而光祖母葉氏又好謙之甥也國朝天順中
郡守林鶚裝潢高宗手敕及公遺像授其族人藏之成化
十一年都御史畢亨讓公行實刻墓上正德八年郡守林
魁表之十四年巡案御史葉忠立祠嘉靖十四年督學使
者聞人訟邑侯來汝賢爲增秋祭四十二年巡撫周如斗
裁革識者嗤之

少陽集卷七

知照齋書

墓誌 至順鎮

修撰陳東墓在上德鄉桐村初東以言事外闕下高宗悔
爲上家或給錢付縣官致祭集其子孫肫飲甚厚景
定中大資馬光祖過丹陽卽墓建祠自題云有宋修撰陳
公神道彌甥好謙好謙之孫妻葉氏括蒼潘甥也
初東女適潘好謙好謙之孫妻葉氏生光祖也

岳珂程史

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有聲既
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山
上驛書聞朝廷徵祖爲之仄席時方得燕兵端釁日侈上心
向闕遇災而懼臨朝謂羣臣曰大觀彗星之異張商英勸
朕畏天戒更政事雖復作輟朕常不怠五月壬寅遂罷經
撫房於是時事一變矣會遣石司郎中黃潛善案視回乃

沒其實以不害聞天意遠回六月詔天下起免夫錢圖卒
固燕驟遷戶部侍郎建炎中興復以攀附致鼎輔殺陳東
歐陽澈逐李忠定綱撤備納寇皆其爲也維揚渡江以覆
餽賜罷迹其媿阿患得之心蓋已見於在庾僚時矣遺臭
千載言之拂膺

翼案此論黃潛善目而附記於此者以見邪正不容並
立小人得志此正人所以云也

論祠額

嘉靖壬寅林平泉先生樹蒼以度吉士請告還會唐荆川
先生順之於京口連舟至丹陽謁陳少陽祠入門見汪黃
二像蹀膝庭下荆川指謂平泉曰宰相之不足恃如此拜
後出視祠額題宋贈祕閣修撰平泉日一祕閣修撰何加
於陳少陽蓋易書宋太學生使人輿感荆川日君言固當
如沒高宗悔過之善何是日訪陳氏子孫出高宗悔過詔
書內云朕八年於茲一倉二歉使萬世而下知朕爲不仁
不智之主相對感歎詔旨諄切若此

少陽集卷七

知照齋書

翼案先生年十七入鄉校十年以上舍貢於碎雍政和
三年朝廷化雅樂命太學生習之事竟推賞當得官先
生以齋長當預先生必以倅進力辭不受靖康元年先
生伏闕上書欽宗敕旨賜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
正錄先生上書力辭不受是年秋八月先生應鄉貢進
士舉預薦則先生生身已屢得官不受竟以鄉貢進士
終矣豈以身後一贈爲榮哉翼以爲尙論先生者富論
其大節區區浮名何足掛齒牙間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

盡忠錄八卷補錄一卷 刊本

右宋朝奉郎祕閣修撰丹陽陳東撰東於欽宗時率其徒
伏闕上書論蔡京王黼等誤國奸狀又上書請留李綱高
宗卽位召至行在上書乞罷黃潛善汪伯彥會布衣歐陽
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澈怒高宗與澈同歿於市此
盡忠錄所由名

少陽集卷七終

少陽集卷七

順德龍鳳鑑校宋

五

知服齋叢書

哀詞

許翰

建炎元年八月翰蒙恩召至雖陽再俾與政是時李綱黃潛善汪伯彥張懋在樞府翰察之綱必為諸人所危自度不可以留辭位甚切章方累上而綱得罪翰因獨留所去力陳綱之忠義英發方今非綱無可與建中興之業者廢綱而留臣無益也上未納而持之故伯彥懋相繼留為上議及綱罷相翰獨綴班列奏事一夕見潛善獨留甚久翌日上顧潛善曰昨夕二人已處之矣因泛言歐陽澈書論朕宮禁寵樂惡有此事陳東書必欲留李綱歸曲朝廷翰茫然初不知其端也既罷行問潛善上所處者何人曰卽咎日陳東歐陽澈也處之如何豈已逐之邪曰斬之矣翰

少陽集卷八

知服齋叢書

驚失色潛善乃曰今日方將論救已不及矣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相示時伯彥懋皆不復問其本末益所與聞者也伯彥等但稱歎上神威睿斷而潛善至堂見應天府尹孟庾白事獨詰何以不開政府而遽斬東等微示愠色蓋潛善持留本定此議惡專其惡故反推而遠之也翰歸謂所親曰吾與陳東皆爭綱者豈有一人斬首都市一人安迹廟堂者哉設上不早聽使去諸人將復激東處我矣乃辭以同列事不預間章上卒罷去然世多疑此一人者言太切直櫻鱗犯上故深禍之紹興二年始見東書於湖湘一書論李綱之用傅亮張所未有過失不當請去而方為伯彥潛善所排詆二書請上大明誅賞壽日諸將提兵願望不救都城及大元帥必立正其罪下親征之詔揚厲威武期還兩宮休據中原無為渡江

之計金陵之讖猶柏人也不可不思二書言李綱請去則朝廷必不能行壽書所陳因深論汪黃之奸必敗國事願

速去之至於上躬優游不迫也則知東所以歿坐佛大臣非天子意潛善等蓋慮天子謂其以詆己故誅東因歐陽澈書攻及上躬而併殺之以益其私且謂是皆讒誣均不足信嗚呼其可謂周於謀己而輕殺士矣渡江之後天子惑悟下詔褒贈追錄二人之忠各令官其子而厚撫其家願當時奸臣誤國之曲折世或未究知則仁聖之本心未明故剛取東書大指如此而系以哀辭使後之人有攷焉辭曰被哀繡兮迷國躬韋布兮夏時忠未諒兮譏興言方發兮身夷胡之塵兮孔揚蒙兩宮兮北之廟會懸兮震怒社鬼哭兮凄悲委陸緒兮嗣聖基申命兮遺黎何鄙夫兮聞此盜威福兮逆施惟寵利兮是圖遑恤國兮安危慘一

少陽集卷八

知服齋叢書

朝兮曷故殘二十兮不疑賢相遁兮智伏世體解兮心離謂圍城兮伏闕幾變故兮弗支不及兮今誅劔將鼓眾兮為奇嗟仁聖兮本心被蒙蔽兮飾非知名惡兮委遠云睿斷兮若斯彼明且兮匪天乃誕誕兮敢欺大權竊兮自益陰機杳兮莫窺後報簡兮何人尚有收兮余辭紹興四年十二月中辭

讀許右丞哀辭

鄂國劉相

并州夏作柔乾客道逢舍者來爭席掀髯對坐有鉅人開口劇談如舊識試問客子從何方與言扼腕微有傷吾祖管邊卹緯計屢以直論于君王議諫弄國賢者避禍福相乘呼吸異懸知必有代庖責被髮纓冠赴東市大明既爭日月光真與天地同久長嗟子之生後長者卻識壽輩案其詳大臣罔上擅行戮揚以浮言益私曲誅奸發德示後

世右丞之文端可復中興名臣凡幾門聖朝報稱非少思
執蘭袖出承命帖猶奎及識公之孫春秋愛賢許之有十
世已往未爲厚況今公議方大明叩天大叫君無後故人
夢想規大賢景仰高行思輒難典型方及見故物倏爾長
別良依然土田未足爲君勸官爵未足酬君願行矣志意
勿倦遊歸而視之有家傳

讀許右丞哀辭

曾季狸

建炎初裔夷亂華兩宮蒙塵天下義士切齒扼腕於時陳
公衣褐在下越俎代庖肉會者憾之卒以忠歿未幾天子
感悟越等加副於是陳公之忠始暴白然肉會者誑上誤
國之罪未盡顯著識者恨之右丞許公時在政府與同列
者異議而去嘗著陳公哀辭一篇備言心事專出肉會者
之意及觀責尹之辭則反若己無與焉甚非人臣過則稱

少陽集卷八

三 知服齋叢書

己之義徵許公之辭世未有知之者許公雖若是辭未敢
誦言於世其後弟尙書郎忻手錄以藏之蓋有待而後出
也許公既薨其弟尋亦下世故其辭寂無傳焉後四十年
尙書郎猶子進之得所錄遺彙於篋中磨滅殆不存矣一
日出示季狸曰進之將以是錢諸石子孟爲我識之季狸
矍然驚曰是辭之不亡殆天意乎安可使之無傳也咎張
巡許遠之事史官得以詳著者由李翰傳之於韓退之
序之於後今此辭上以昭仁聖之本心下以正肉會者之
罪異時司殺青者得之不爲無助是亦李翰韓退之文之
比詎可祕而不傳乎進之曰唯季狸乃述其所以然以告
來者云乾道六年九月甲子

讀許右丞哀辭

汪應辰

尙書右丞許公之爲人也其言也訥其著易春秋論語訓

傳類皆簡要微婉今觀諫議哀辭指摘情僞究其本末詞
繁而不殺蓋忠憤所激孟子所謂子不得已者與玉山汪
應辰書

閻公率太學生伏闕上書六賊遂還天下快之少陽
猶以後書論李邦彥白時中等言不用拂衣去近
傳太學赴闕上書是歟非歟非山林所得知獨怪
朝廷不用其言諸君猶苟安於學豈以靖康時事
視今日緩急異邪爲賦五十六字以質同志

劉宰

少陽一疏折羣奸拂袖歸來日月間誤國小人猶法從中
語叩闕諸子自賢關是非頗亦通千古義利郡能立兩間
若向西湖浮畫舫好傾卮酒酌孤山

書遺墨後

劉宰

少陽集卷八

四 知服齋叢書

贖灰何由可百身遺書猶足警來人當時珍重千金子此
日淒涼一窖塵

像贊

劉宰

陳公以布衣叩闕恨不手鋤奸佞今雖歿垂紳正笏生氣
凜凜奸佞者蓋少避終不減段太尉無恙時

挽詩

恭被詔書哀贈陳公忠義痛感有作 李綱

哀痛綸言灑帝章賜金賜秩典非常無心聖主如天地著
意奸臣極虎狼忠血他年應化碧英魂今日已生光先生
憤懣誠昭雪九歿南阡豈自傷

屢將鯁論叩楓宸不爲承恩始愛君誰使崔君論盧杞恨
無慶忌救朱雲歿生一決心應了忠義千年筆有芬一介
草茅言世務從公無復見劉蕡

祖宗德澤在斯民，韋帶精忠不乏人。魏闕獻書開帝聽，區
區諍事觸龍鱗。血沾斧鉞雖因我心，在宗祧獨許身。宿草
已深難以恤，臨風空有淚沾巾。

平昔初無半面交，危言幾辯益寬饒。幽我已懶良友忠，
憤誰能念本朝。故國遙看雲杳杳，新阡何處草蕭蕭。撫孤
未遂山濤志，誰繼離騷賦大招。

挽詩

趙時黎

敵騎管長驅，高屋建瓴水權奸。誤國家和議，甘飢敵遂令。
九廟尊冒沒，狂棘枳帶甲百餘萬。一嘯自披靡，堂堂諫議
公。屹若頽波砥，叩關斥時宰。不惜用一炊，此炊不足道。聞
者自興起，一木支大廈。於時不可耳，使早定大計。何物摩
壁壘，可憐紹興間。賄贈官其子，我得親遺棄。感慨容已矣，
千載凜如生。作者書於紙。

少陽集卷八

五

張光

挽詩

活國幾無術，與王獨有臣。賊期探虎穴，公乃犯龍鱗。義氣
哀憐汝，余思苦愛身。飄蕭重白髮，愁煞倚門人。

義氣衝星斗，忠謀款帝閭。無心干爵祿，有意鎮乾坤。遠墮
嶮人，手何慙。烈士魂，茅茨豈潛德。千古合名存。

挽詩

何元泰

在笮虞庠日，嘗陪陳少陽。詞傾三峽水，忠烈九秋霜。藥石
塵丹，展琅玕寶。皂囊後來門下士，多有紫薇郎。

挽詩

王之埜

孤忠浮動墨琳瑯，字字珠璣照乘光。應有鬼神職阿護，未
多故笏是甘棠。

挽詩

葉忠

書生亦亦榮廟堂，悔何晚。金秣雖有加，忠魂終莫挽。南渡

成草草坐席竟不暖，哀哉復哀哉。殷鑒豈云遠，

神羊解觸邪。豈識布衣賤，無劍請上方。而以頸血贖，死者
得瞑目。生者何顏面，嗟嗟黃潛善。嗟嗟汪伯彥。

有頭不自愛，有棺不虛載。上書何激烈，就死亦慷慨。墓門
草芊芊，鄉山日增態。公去數百年，英爽颯常狂。

天地豈蒙昧，負此一掬春。兩朝有封事，可以識其真。直氣
塞蒼昊，遺風振岷峨。為公起高閣，何用圖麒麟。

公世隔宋元，公名垂桑梓。願我懷秉彝，千秋亦王李。祠以
安英靈，詩以薦芳芷。歲時走村翁，綿綿曷有紀。

挽詩

潘之彪

舉國和戎孰與爭，誰知敢諫屬諸生。上書不報知無濟，有
舌長存亦亦榮。

挽詩

吳澄清

少陽集卷八

六

虞素琴

讀公遺疏想當年，義膽忠肝氣凜然。賊誤朝家盡誅斥，臣
關社稷獨牽連。縣庠屢拜先生像，越里相逢後裔賢。畢竟
固知多必大，待看接踵佐周宣。

挽詩

虞素琴

金騎南來困莫蘇，全憑國士獻嘉謨。任賢不醜蒙塵禍，斬
賊方行割地媿。何意蒼天傾北宋，恰教彤陛徙東吳。從容
就義渾閒事，畱得遺編字字珠。

誰憐趙宋遺奇殃，太學名儒欲斷腸。制敵先教鋤亂賊，愛
君尚請任賢良。八書就義風裁峻，九詔旌忠姓字香。耿耿
丹心如烈日，至今猶自繞汴梁。

題少陽祠三丹亭

蔡沂

生同國色原無主，血涸江南始有家。千古忠魂消不得，東
風開作故園花。

謁祠

姜兆錫

九鼎誰教易一毛獨封諫草叩南朝可憐碧色蒼宏血長
與青虹薄絳霄

謁祠

楊應詔

長劍俯巖阿危樓覆晚波獨來聞弔古傷感復如何社稷
誰九鼎乾坤失兩河向來憂切疏忠憤見君多

謁祠

王用賓

荒祠遺野渡每過一停驂古砌橫殘碣空庭下夕暉灑沙
猶諫草風木自忠威憶答東臺吏能無愧布衣

謁祠

健菴道人

柳風梅雨氣清和義士祠前兩度過一曲楚些千載憤倚
天長劍碧嵯峨

兩宮歸夢八千里六賊含羞四百年花外杜鵑禁不得丹

少陽集卷八

七

知服齋叢書

陽煙雨暗湖天

謁祠

陸深

郵籤初下雲陽驛國士猶懷陳少陽人世自應餘感慨東
風元不管興亡誰無一處何須晚事到千年更有光當日
上書多輟報至今遺恨說汪黃

謁祠

張珍

宦休重謁少陽祠水色山光惜四圍君草尚合公國恨寒
鴉空帶夕陽歸誰憐逢比身先逝獨憤汪黃事已非一觀
遺容凜正氣西風吹淚灑征衣

謁祠

姜士昌

出岫何煩羨入林管賢遺廟此中尋公車輿機原奇事履
啞櫻鱗總素心宋代和戎多覆餗古來歎諫幾青衿壁間
柱史遺文在牘有清芬留至今壁有葉侍
衛奠文

謁祠

丁鴻陽

重湖落日抱城陰立馬荒祠淚滿襟三疏不寒奸相膽九
原難化諍臣心江聲咽恨兼天地山色含愁自古今血食
千秋生氣在蒼松翠柏共蕭森

謁祠

沈德潛

宋代園林草木荒儒生祠宇獨靈長堂堦日落松杉冷奏
疏霜寒史冊光肉食自來輕社稷草茅終古係興亡知公
地下多遺恨南渡君臣負李綱

謁祠

湯寅

痛哭煙塵結未消已聞良嶽草蕭蕭豈知翠輦終三竺尚
諷丹陽是六朝柳葉湖深低有廟鷓鴣聲急去無橋一龕
燈火花如雪莫問西泠渡口潮

汴水繁華記管年何堪北望淚潸然眼看中土逢鯨鱓心

少陽集卷八

八

知服齋叢書

憶羣臣拜杜鵑花草寒泉還過客衣冠春社有先賢荒祠
寂寞遺風雨不道冬青更可憐

謁祠

荆摛

神霄良嶽事堪傷泥馬南奔勢頗張九域已淪惟楚越六
奸纔去又汪黃祇留公論存膠序不道誅夷到國良俎豆
千秋垂不朽歸樓高鎮尚飄香

拜墓

潘之彪

敢諫留傳太學生千秋葬骨有香清汪黃權譎今何在驗
卻先生一歎榮

拜墓

張九徵

宋代園林秋草邊夕陽遺址尚依然松杉剝落英靈在父
老悲吟疏諫傳彈指已成厓海月傷心莫話靖康年宗公
叩墓遙相望兩地忠魂泣杜鵑

拜墓

孫應奎

太學清風志不辜
有教流毒遍江湖
已知誤國奸臣直
把擎天大義扶
諫疏千言心懇切
忠誠一旦血糝糊
遙憐夜月英魂杳
露泣秋雲隴樹枯

拜墓

陳表

仰止如神湖上過
水光風靜起漁歌
捲旗未可終忘汴
立馬綠誰不渡河
入骨遺好還紫閣
經春荒塚有青蘿
少陽頭斷人曾續
銘認同舟視此何

少陽集卷八終

順德龍鳳鑣校采

少陽集卷八

九

順德龍鳳鑣校采

少陽集卷九

附錄序 記 墓表 祭文

盡忠錄序

李大有

大有皆侍先祖道及祕撰事云祕撰所上建炎三書其一乃論天下大計餘兩書乞留先祖而黜汪黃詞皆坦明惟最後指陳兩人奸惡殊激切二人大怒且得以罪先祖必欲置之死地然高宗初不以爲忤也時歐陽澈亦上書及乘輿頗過時二人遂同以進攜其語澈上意高宗亦欲薄其罪汪黃復動以危言遂俱即東市因謫先祖海外今觀高宗聖訓有曰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有曰始罪東出於倉卒聖意可見也歐陽書彙不傳於世而大有家藏少陽事迹莫知何人編次意有深旨悉從其舊止易其書二字曰盡忠錄蓋援取賜金制詔中語因重以詞旨聖語二條

少陽集卷九

知服齋叢書

揭諸篇首錄木以廣其傳祕撰之與先祖未嘗識面至爲之歎是書不出九泉不瞑目矣聖政所記馬衛尉者先祖嘗與吳少宰書別紙論張所首論江夏兄弟之奸繼而汪黃選部少陽論二人奸論必誤中輿遂致極法次李春部成章因張遇事言激上二人亦竄逐布衣魏佑連上六書亦不得其歎秋馬伸疏十五事攻之論山東監齋不知今存也先祖意謂必當見殺案東齋先生語錄曰馬伸論汪黃逐之賊虜方張不可守禦或謂中途刺殺之則衛尉歎於二人之毒手心疑也當與復草昧之初朝廷未尊言及兩朝相馬魏二公皆默然被害人無知其冤者則祕撰之歎天子旋即悔痛累詔褒贈至今間者爲之慨慕興起可謂歎且不朽視二公其卒多矣大有將以是書求引跋於當世立言君子故述名書之義與祕撰所得其歎者如

採據云嘉定改元十月朔日

盡忠錄序

楊一清

宋以忠厚立國禮義養士金人猾夏之初少陽陳公與布衣歐陽澈首以忠諫歎其後歎封疆歎行陣歎沙漠者不可勝紀雖天理民彝之在人心皆所自盡忠者而深仁厚澤之所敷遺明效大驗要之不可誣也顧諸臣皆歎於賊慷慨赴義乃所甘心焉少陽歎於奸相其本心豈欲至是其所遭際然巨益方是時用事者儉安畏懼不日遷都則日割地可定大難安社稷者惟一李綱羣小嫉之如讐以張魏公之賢亦嘗劾綱而佐汪黃少陽以歎爭乞用綱波策征討力排割地之說其見惡時宰固宜向使其言獲用綱不斥去則宋不南社稷不墟中原不左衽少陽歎李綱斥宋之不競不待智者而後知已於載古之以諫歎者逢

少陽集卷九

知服齋叢書

干皆世臣與國同休戚少陽尙爲諸生未沾一命徒以區區一寸之忠不能自默至於歎不悔不尤重可傷哉或疑洛陽少年易其言斥以歎君子少之少陽率諸生伏闕論天下大事力詆羣奸不得命不止忠憤所激眾集至數萬涉脅持之嫌使奸人指以爲名卒陷大戮揆之中道若有未安殊不知事有緩急漢文何如主其時何時諍不能從容納說乃於立談之頃輒爲人痛哭少陽遭時孔棘國之存亡在呼吸間救之不得不急君臣大倫根於天性父母之讐不共戴天言出而歎有所不避此少陽之所以爲忠也少陽姓陳氏名東少陽其字潤之丹陽人高宗追念其忠贈祕閣修撰近丹陽太學生孫育得所謂盡忠錄者質之鄉進士陳君沂屬編次焉乃請於丹陽令申君理刻以傳錄曰盡忠蓋因宋丞相綱之孫大有所序舊名用高宗

賜錢詔中語也。有絳書京師請子序答唐何蕃叱六飢士不從朱泚之亂且顯名當時韓愈氏亟稱之況少陽精忠大節若此今讀其書猶凜凜有生氣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是烏得無傳傳亦何假於序而後人仰止先進圖其不泯事關風教不可以不書於是乎序正德十年夏四月朔日

二賢堂記

陳 摹

始余讀先聖賢之書觀其尙論古人以詔將來有不同於制行而同於立教不同於應世而同於知道者未嘗不表而出之微子之去箕子爲奴比干之歿而夫子目爲三仁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而孟軻氏一以聖與之仁且聖豈易到者而稱之無異辭謂其有功於名教則一也國朝列聖相承登崇良弼以起天下之治蒐訪隱逸以盡天下之才旌別忠義以作天下之氣士君子或出或處

少陽集卷九

三

知服齋書

悉關世教慶曆元祐開端人吉士彬彬輩出時則有若丞相蘇公頌以碩德謫論歷佐三朝神宗皇帝在位擢置制苑封還李定之辭所任刑院則甄古者刑不上大夫之義任與宋敬求呂大臨同落知制誥而不容倖門之或啟甯忤上意而不忍衣冠之污辱凡所開陳無或隱諱益公優爲者猶未見所守方宣仁垂簾諸臣奏事惟稟旨母后哲宗皇帝有言或無對者惟公奏事宣仁畢必再稟哲宗或有宣諭必告在廷以聽聖語公之意益以垂簾之事非獲已者吾亦稟命於君度淺調娛子母俱無間言異時哲宗默識其事謂公有君臣之義卒相之以成元祐之治非卓然有所主者不能嗣是崇觀之政用舍一偏上下易位時則有若處士蘇公樂於肥遁而不肯爲時一出又繼是而靖康建炎之間朋邪撓政國步多艱時則有若修撰陳公

激於忠義而獨能爲國一歎夫處士蘇公之孫也乃祖功在王室公亦資稟不凡少時東坡山谷後山諸老與之游悉器重之豈不克紹先烈而獨隱居適情山水以鷓詠自娛徵書屢下高臥不起時號後湖先生非無所見而忘世者修撰公則異於是方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勳用事召喚中外公以太學生力條其罪斥爲六賊書凡四上至京城之變和戰異議建炎御極有旨召公時黃潛善汪伯彥王南卒之議失天下之望公忠於謀國奮不顧身復三上書危言激烈奸黨文致其罪卒陷誅戮亦豈無所見而漫輕一歎哉二公操行似不同而同於知道方修撰公被召後湖實貽書以勉其行謂兩宮蒙塵九廟危辱言之悲入骨髓少陽忠憤愛君當慰天下之望則是行之仗節雖其性稟忠義後湖實愆思之若高宗之於二公則所遭際之不同然皆非漠然無情者當十八飛南渡仄席求賢問後湖之名雖終莫能致而弓旌之召三及其門紹興四禩間修撰公之歿下哀痛之詔悔過引咎雖不能如哲祖之相蘇公而亦無負於二公矣余自佩纓知讀書慕二公之名而恨其生晚魏公本溫陵人以子京宰丹陽迎養官舍於邑治東隅築室扁曰壽堂爲奉公之所後人目爲相公堂有公手植山茶竹柏尙存子孫因占籍焉修撰則邑人也邑有賢尹政成之暇又能崇尙風教祀魏公於是堂而以修撰後湖二公侑春秋於釋菜先聖之二日率其屬若邑之士夫設牢醴以祀之且屬余識其事此素志也其敢辭魏公諱頌字子容其孫處士諱庠字養直修撰公諱東字少陽寶祐丁巳三月

少陽集卷九

四

知服齋書

祠記

劉 宰

建炎三年春詔贈故太學生陳東承事郎仍官有服親一人夏四月卒金陵道京口詔曰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大臣涉私力請誅戮朕深悔之已追贈景秩令行經其鄉未忘於懷可特賜錢五百貫既又謂宰臣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諒亦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劄令有司致祭卿等受副其家紹興四年冬再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卽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非人實陳東於極典朕甚痛之雖已贈官推恩未足以稱悔往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祕閣修撰與兩資恩澤仍撥賜官田十頃某伏讀聖詔流涕太息而言曰自古人主激一時之忿而輕用其威者有矣未有事非己意悔自己興拳拳不釋如我高宗皇帝者也自古臣子不卒而歿非其道者有矣未有寵被九京澤流後裔赫奕光大如我修撰陳公者也公字少陽由鄉

少陽集卷九

五

知服齋叢書

校貢辟雍升太學爲內舍生時入仕途廣卒進者多公嫉焉政和三年朝廷命太學生習雅樂持列且第賞公辭弗就蔡京王黼重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用事召釁中外公慨然有澄清之志嘗賦雪詩有云山嶽遭埋沒乾坤著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其他賦詠率多倣此意靖康初詔求直言公喜曰吾志伸矣卽率諸生獻書闕下條京等誤國之罪指爲六賊天下疎間萬物爲之吐氣書相繼四上伏闕者再最後言李綱不應罷李邦彥張邦昌不應相白時中趙野王孝迪蔡林李稅不應用時寇逼京城和戰異議邦彥等主和軍民怫鬱至是間公等言歡呼和附不期而會者十餘萬府尹王時雍欲以開封李刃公殿帥王宗澁亦以兵會鐵錮森然公不爲動會上遣中使諭公以復用李綱綱亦親諭上旨因得解去蔡林李稅諷學官

屏出之未幾御筆直公忠義還之於學六賊稍斥公言蓋未盡用諫官陳公輔援張炳雷觀例請命以官少宰吳敏亦繼有請救授迪功郎同進士出身仍與學官差遣公曰吾志極宗社之危願以爲己利乎再上書詆時政辭不拜拂袖歸鄉里是歲復舉於鄉會京城之變斥不行公憂國步之艱臥輿涕泣建炎御極召赴行在知鎮江府趙子崧身親勸駕公誓盡言以棺自隨既至以宰相黃潛善樞臣汪伯彥主南卒之議失天下望又其人非濟世才旬日一上書極言之或規其太驟公曰天子卽位未十日而招一韋布之士非直言無以報且事關宰相少緩而天子有命彼不以負恩議我則曰敏望矣汪黃閱書恚忿宦官康履者自靖康伏闕軍民乘勢蹂躪其徒宿怨於公又應天尹孟庚王黼客也相與協謀因他進士上書矯誣併致於辟

少陽集卷九

六

知服齋叢書

同時輒政有許翰者爲公哀辭謂黃之力居多方被輒時索紙作書辭其家人雍容曲折如平時末曰歿生命也切勿念東識者謂賢於范孟博臨終之言遠矣故人四明李猷爲殮於所攜之棺鄉人胡中行護視之以達於家時人高其義公歿而事浸聞言益驗上追用其言屏汪黃於散地引咎自躬選賢於眾用能盡屈羣策宏濟艱難贈卹之典殷勤懇惻載在簡編益惟恐天下後世之不聞以自墮於飾非拒諫之域者願諱晦其事謂爲臣子當然殆未知我高宗皇帝之所以聖也慶元中三山陳君德一分教京口謂古者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又古者孔顏孟未奠位學者必釋奠於其國之先師若修撰陳公非京口所謂先師鄉先生歿社非職所及學非吾事歟乃肖公像祠之孔子廟西序陳君代爨繼者屏去今教授番陽許君溪視事甫

浹日祠之如故又慮廢興之不常屬某爲之記某聞而歎曰管人有言歿之日是非乃定若修撰陳公之事是非豈昧昧然者而祠宇廢興猶反覆於百年之後況當時縮紳於朝廷之上者其能公是非與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於此益歎國是之難明人心之難一我高宗皇帝之聖不可及故拜手稽首詳其事於右

祠記

邵寶

天下之勢重在夷狄者時有之矣其始也勢必重在小人小人夷狄皆陰類也然人知重在夷狄而欲反之也難不知重在小人而欲反之也尤難重在夷狄當其時以戰鬪歿者殆不可勝數也重在小人當其時亦必有以諫諍歿者戰鬪歿者天下哀之猶可言也諫諍歿者天下哀之不可言也此宋太學生追贈祕閣修撰少陽先生陳公之歿

少陽集卷九

七

知服齋叢書

所以至於今數百餘年而痛憫傷悼之不已廟之貌之尸之祝之而猶以爲未足也宋之亂自熙豐以來其所由來者遠矣至於靖康之時則北虜日盛內逼京師夷狄之重於是乎極所謂極重不可反者其此之謂乎而中朝六賊者實爲之地重在小人則輕在君子重在夷狄則輕在中國天下之勢如此誰與反者於是而有識有力足以當其任者李忠定公綱一人而已使能專任焉而誅斥六賊則天下之勢尙可反焉者而一二宰執內忌外攝與六賊表裏經營不日割地以和則曰遷都以避苟遂其私而忠定宏才雄略直道正氣七用遠罷祕撰公發天下之危言當天

下之大難五書淵聖三書建炎屢遭挫抑愈益奮厲卒之汪黃二奸黨結蒙蔽曲矯密呼身歿其手比之朝衣東市之慘殆有加焉而天下之事去矣蓋反天下之勢在識與

力識在我而力不在我亦獨且奈何哉嗚呼少陽其可傷也已是以天下之人聞其歿者莫不扼腕流涕而有百身莫贖之歎高宗聞於臨安愕然驚悟既贈官推蔭車駕道公鄉特贈錢五十萬紹興初追贈今官仍與兩資恩澤賜田十頃嗚呼人心之公固出於秉彝之初君心之明又復於盡惑之後以是觀之若公之盡忠爲國雖天下祠之可也而況其鄉哉潤之丹陽公鄉也祠焉禮也抑吾以爲祠之者之意不惟風忠義以起懦而已其欲謹夷狄中國之分於封疆戎好之間也夫其欲嚴君子小人之辯於進退任用之際也夫其欲察奸邪蒙矯之迹於倉卒變故之時也夫上詔下詔一舉數得其爲教也大矣深矣蓋正德己卯監察御史臺南葉君巡我江南諸郡以江西之警往來視師江上道出丹陽問公之故慨然以瞻謁無祠爲歎且

少陽集卷九

八

知服齋叢書

見近地有五聖廟者茂林據勝遂令有司改而建焉時曰宰武康朱公方旣以憂去金壇宰南充任公佃承檄來掘不越月而規制以完權而合陽趙公章至從而成之君子謂之善祠祠成且致葉君還朝趙公亦以夏去越三年今大尹上蔡張公惟恕踵焉而增貢之趙公起復復任秀水葉君在臺謂其便也遂命以記屬之於寶寶欽慕祕撰公之忠義久矣且重葉君之屬於是乎記祠在縣西北隅倚爲石岸以臨運河大建棹楔橋曰宋陳少陽先生之祠樓門三間入門爲碑亭左右各一中爲三間一廡像公其中旂爲露臺立金鑄汪黃跪伏之像左右廡各十間左日希賢右日尙友後爲樓五間日有歸取公自贊語也其下以李嘉仲像配公扁日交情表贖屍之義焉齋居三間在左守廬六間在右公之族裔居之有三丹亭義見葉君所題

詩蓋趙公狀云正德庚辰三月

清忠祠記

姜寶

春秋時季子以邦君介弟讓國而至延陵其操行與夷齊同清宋時太學生陳公少陽上書論事捐生以濟時艱有比干諫死之忠焉兩公並我邑斗山崇望祠各偏一隅不使邦人瞻仰茲邑父母章南周公既遷雲陽驛於城外虛其舊驛之廳請於撫案學三臺位置兩公神主將以春秋奉祀扁其門曰清忠之祠而屬余為記余思季子固賢者孔子謂其葬之有禮以有吳君子表其墓若春秋書札來聘自是即事而書初何嘗有貶黜意胡康侯著傳以名札為貶辭殊非聖人本旨至謂其辭國生亂而聖人於吳亂數十年時不應先定其罪此九千古不白之冤不可以不辨少陽先生當宋將南渡憤國事之非鋤奸保賢請決親

少陽集卷九

九

知服齋叢書

征拜後書凡八上忠讜嘉謀高宗惑於奸佞竟與歐陽生並寘極刑後雖悔贈以官卒亦無救於敗其忠魂迄今未招亦不可不申理也噫嘻今人以身徇利賈百萬曾不拔一毛視季子延陵之逃無忝首陽之餓眾人皆濁而獨清其賢否為何如奄君之祿者往往舍國恤便身圖視少陽身未任位即能憂國忘死姚美少師眾皆負主而獨忠其賢否又何如余嘗慨慕一公言於壽令驛當改置城外視兩公於其中以風後來有志者終因循莫應而周公一聞余言即銳然為之其可謂難矣余以五十金助建驛丞新衙請其舊衙之小房為清忠會所將來與二三同志聚講其中度幾景仰壽修矯世汚勵臣節以效法一公之一二輒蒙公許可併給官田二十畝以入祠中資聚講者之公費公優調吳門方去我邑逸道攀轅歎慕不置其尤可為

難矣因并為記一以追崇先哲一以興起後人其一則又以永揚周公之盛美云萬曆戊子十月朔日

祠記

虞素琴

晉宋祗中裴金人入寇越塘少陽陳公以太學生上封事忠義性成捐軀不悔未幾高宗南幸追憶公言屢下哀痛之詔榮其身及其戚屬既賜錢復賜田永報以馨香俎豆甚盛典也而屈指數百年來構祠不一其地作記不一其人郡庠西序大節祠宋漫塘劉公宰記也而明府尹姚公堂則有潤州先賢祠記焉縣庠東序三賢祠宋太守陳公墓記也而明宗伯姜公寶則有雲陽清忠祠記焉至公崇祠在本邑始自故明正德朝監察御史葉公忠代巡南直特欲祠公緣五聖不列祀典而廟故在北門節邑侯改建金鑄汪黃晚伏像祠成製文以祭題有歸樓五章緒列二

少陽集卷九

十

知服齋叢書

丹亭上維時撰碑記者乃無錫邵公寶也葉公又端疏題請公祠官建官修併令其裔襲祀生制日可無何時至崇禎祠漸傾頽守者他適而汪黃像竟被草竊矣及今日益圯祠宇僅存三間康熙初越塘有鳳詔鳳忠諸公會族人公議欲請發帑未免遲延因捐四百餘金購小東門舊宅氣象巍峩規模宏敞遂移公像於其中呈巡撫慕公咨部以為官祭崇祠將萬歲千秋公魂魄猶應戀此今因黎安君屬余記此祠原委而申以數言曰君家修撰公盡節遺腹得男不絕如線卒天之報施不爽奕葉雲祚流稱極盛而越塘一派尤有主聖之尊繼自今入公之廟拜公之神君必進合族勛之皆效法公之為人則九宗之孝愈隆即在天之靈益慰言訖黎安君曰旨哉斯語實獲我心亦家先祖所為首肯也余不文有忝宋明諸先正而慕修撰公

忠義洵能興起後人是為記乾隆二十二年戊寅麥秋吉

墓表

林魁

先生宋室之孤臣也愛國而忘其家愛君而忘其身愛道而忘其位愛義而忘其死大節清風昭回史籍貫徹宇宙君子之事於是乎畢然而耿耿之靈當不能無憾於九原者宋季季煥壬暴棄社稷先生國學小士目非有寸祿之榮一命之奇毅然中流思以身翼九鼎倡六館豪傑言人所不能言守人所不能守今夷攻之使當時少試則一帝可返九廟不遷所謂一言可以興邦而不用其言必甘心以快讒懷而後已先生骨未冷而狄人墟宋嗚呼可勝悼哉竊原先生之心豈不知勢遠責薄高引卒免而汲汲國難成而後已誠以君父之讐不可以不復國家之恥不可以不雪宗廟之尊不可蒙腥羶衣冠之化不可易左衽深憂大懼精計極言繼之以成度幾賢相用而宗廟安夷狄心而家國存即捐軀隕首含笑地下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先生其以之卒之事去時非吾身享無窮之名國無二血食之祀豈先生之初志哉此所以重為先生與哀於千載之下也魁為童子時讀宋史歷先生之傳倦倦泣下者屢矣正德壬申來守是邦臨郡學閱疏草凜乎若挹生氣用詢邱隴謂墜榛蕪遙胃出家狀獲覩遺容暨就義始末於是作文使丹陽令申理勒石墓門以弔英爽嗚呼文山峨峨千載如見君子當望以茲石先生名東字少陽丹陽人正德癸酉歲夏五月甲子

墓銘

胡天游

宋辟否德天柄墜宗陽光淵淪陰苑畫蒙一八奸醜磨一朝

潰癘少陽精誠推擊極凶鷓鴣未羹虎豹復崇無斬馬劍斬佞決聰無擊賊勿擊奸爾龍徒礪心刃磔回舌鋒扶忠不升疾邪殞躬嚼齒握介望闔九重正衣東市歸何從容變六百年常噓凜風靈魂無朽英颯浩空森森歲寒立挺柏松一杯永標齊於華嵩

祭文

葉忠

維正德十五年歲次庚辰三月己丑朔越九日丁酉巡案直隸監察御史葉忠謹以少牢之儀致祭於宋修撰陳少陽先生之靈曰唯公才匹賈生主非文帝忠比朱雲朝無慶忌乃以布衣而預廷議言發禍從勢所必至從容赴難惟以取義輿櫬自隨竟酬厥志嗚呼公身雖亾公忠則遂精貫白日氣塞宇宙逢干與遊斧鑕奚避視彼汪黃穢若狗彘決此江流難沈腥臙君心尋寤存歿哀馳如隴斯開

少陽集卷九

知服齋叢書

光生泉隧得失較量霄壤何翅忠也夙企高風今經故地作廟安靈永修祀事新宮翼翼漕渠泌泌千萬斯年有虔無墜茲當落成潔陳殺載公其來歆鑒此誠意先生舊無祠直指葉公從太學生孫有請改北郭外五聖廟祠公詳見邵文莊公祠堂記

少陽集卷九終

順德龍鳳鍊校棗

少陽集卷十

附錄 題跋

跋遺事

劉立孫

史臣云忠義天下之闕然忠義不多見於世而世有忠義多不能自全茲何理邪蓋衛國家排患難斥奸惡懷忠良蹈白刃遇事輒發赴死如歸無怪乎忠義之士往往蹈殺身之禍也友人陳少陽與子聯事太學僅二年平居翫祭其所為知汝非偶然者一旦為國言事屢上屢抑而不衰而卒至於殺身而歿之日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冤之嗚呼身可殺而名不可滅未幾儉人罷國政而少陽進賚典英聲爽氣凜凜在人耳目回視壽日休寵輩派沒與糞壤等忠義果可少貶哉余知少陽不歿矣四明李嘉仲當凶奸炤時能贖其屍首併歸葬於故里復珍其往來遺帖

少陽集卷十

知服齋叢書

求縉紳識其事以廣其傳嘉仲之為人也從可知矣故余備論忠節所以然而書之時紹興二年秋七月十有一日

跋遺事

周必大

高宗皇帝即位南京宰輔不思將曠求言之美意專為身謀殺上書人鎮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澈德明六飛南渡亟出時相再贈二人朝奉郎祕閣修撰王吉惻怛過再湯之罪已錄孤賜田光於史冊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崧老既為哀辭必大又鈔少陽行狀授梁君世昌刻之嘉泰壬戌臘月乙亥

跋遺事

孟忠厚

嗚呼士有不愛一命不貪寸祿忘身之危為國之災以天下言為天下歎古難其人也嗚呼天啟少陽之口若有有意於中興乃不啟吾君之心使留少陽一寸之命夏有龍逢

商有比于千歲之上九泉之下少陽與之攜手而遊矣嗚呼少陽之歿為可悲也亦可榮也少陽歿矣吾已無日矣

跋遺事

劉 榮

祖宗教育天下士垂二百年英異輩出靖康之間乃有如殿撰陳公少陽上書乞竄逐奸黨諸生莫不義而從之彼高官美爵列官都省甘為虜屈者視少陽當愧歎少陽忠憤不少挫意上書詆時相以歿當時府尹置少陽又甚慘彼謂雲霧蔽蒙忠佞不復分矣我高宗皇帝感悟汪黃斥逐少陽贈官又官其子若孫不一詔墨每頒少陽之鄉黨者老伏誦感泣嗚呼湯之罪已太宗之賞諫殆不過是李嘉仲為公斂手足形還葬范允誠傳以顯末以備太史氏之採擇少陽歿之日猶生之年若夫增其祠宇禮其後昆以廣聖恩褒忠表行之意又必有賢者任其責云嘉

少陽集卷十

知服齋叢書

定癸酉臘日

跋家書後

陳 南

嗚呼先兄少陽宣和靖康間為太學生當虜騎深入國家危急之時上書闕下論天下事天子嘉其忠命之以官既辭不受謁告而歸建炎元年夏四月今上即位之十日以布衣召至行在狂所未得見又三上書當時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請誅逐陷大禍方收之日自知不免略無憂色對所追吏更衣進會索紙作書以遺家中區處家事纖悉備盡字畫如平時無一筆舛誤其書竹紙所寫反覆有字不可裝背一日其婿潘好謙揭而兩之無所遺缺乃得成軸若有神物護持而至然者二年用事者既逐天子感悟追贈京秩復賜錢五十萬紹興四年冬再贈朝奉郎祕閣修撰仍官其子弟錫之士田以恤其家德至渥也則其大

節固已託不可朽而傳無窮願所遺家書歲月浸久恐遂磨滅謹用刊之於石垂示子孫庶幾見者知忠義之士志氣素定視死如歸臨難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云紹興十一年夏四月聖日

跋行實

李 統

統嘗伏讀國史建炎元年駕在南京八月壬午殺陳東歐陽澈罷李綱左僕射黃潛善遷左僕射汪伯彥為右僕射三年二月壬子上渡江至平江下罪已詔壬戌次杭州乙亥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與有服親一人迪功郎仍令有司常存祠其家丙子詔求直言及其年月兩詔皆出大父文肅公之筆大父以二年十一月召為兵部侍郎自揚來杭實兼直學士院今所賜御札具存參知政事樓公嘗跋罪已詔有曰高宗皇帝當否運之後至誠感悔不啻不敢自文懲艾之深下視秦穆公又得文肅李公為詞臣有以發揚之所以成中興之業也後詔為丙子所草高宗不以為諱以宸翰宣布所云宰臣非才謂黃潛善匹馬南渡益深悔維揚之變言不激切不足以奮動四方當刻石以傳永久嗚呼壽一詔則修撰公未贈卹之先後一詔則贈卹之翼日也罪已而勃興於以仰高宗之所以聖殺身以成仁於以見修撰公之所以忠嘉定六年中伏日

少陽集卷十

如履齋叢書

右修撰陳公少陽奏議一卷方宣和靖康間權奸煽禍國勢危如綴旒無敢正言排之者公文詆六賊凜凜有生氣迨建炎中興公以直言召則又首排柄用之臣不足當大事身膏東市於戲痛哉公潤人也祠堂於學而遺藁弗著非闕典歟迺取奏議手帖刊之於學宮且以高宗皇帝贈

跋奏議

楊 邁

碑之詔冠之篇首於以明公之歿非本聖心皆誤國用事者私意云嘉定庚午七月初吉

跋奏議

樓 權

夫善止一身而利及天下身滅一時而戒存千古歟輕鴻毛可也國家當傾側擾攘之初祗若綴旒奸佞蒙蔽猶不知改少陽以布衣言天下事輿輓自隨而權臣讒慝果以誅歿然其人歿矣復何云者而所言皆歿而後行其為舉世之利今日甚明宜少陽不愛其歿也方野棄屍首檢人虎視無不遠迹以防不測隴西李嘉仲獨能訪求而歸藏之蓋義不避歿亦少陽之流亞也

跋奏議

胡攀鱗

少陽集卷十

如履齋叢書

關指陳時政旌別忠邪多爾時幸所忌李之甘戮如飴又間伯父吏部以與間諫草斥擯嶠嶠自是括蒼之名播之縉紳著之青史與陳公儷美匹休矣攀鱗每恨生晚所得稷儼僅若此有如英姿丰裁固願見而不可至也而封章論奏未獲窺豹意終抱此恨近得公之姪孫挺遞及短卷七封諫疏九封與夫邵安撫墓誌經略錢待制所撰神道碑并范制參傳公行實且命攀鱗為書其後一再披味凡公之忠言讜論彪炳紀載讀之令人肝膽張奮激切足以竊一辯而酬素志仰惟公之精忠獨行殆猶造化功用自然詎可以草草丹青陶寫矧今名公巨賢品題溢篇豈待子諛間附書然先世同德比義今又獲同粉社事契稱篤豈容自默嘗觀孟子稱贊伯夷為萬世師有頑廉懦立之化至昌黎韓公著頌則以窮天地互萬世而不磨昭乎日

月不足爲高，斃乎天地不足爲有容也。竊謂孤竹君骨仙之後，公其人與拳麟才，諱文菲，不能自爲臆說，謹據聖賢之言，以識古訓。蓬伯玉恥獨爲君子，修撰流光不朽固矣。伯玉豈無華袞之榮云。

跋奏議

樓 倫

嘗謂士君子標準天下，羽儀縉紳，莫若忠孝節義一操。諸身非能光祖先，耀閭里，聲名在國史，功業流後世，靖康建炎，開六賊在朝，懷奸誤國，太學生丹陽陳東，非有位於朝，無言責於己。一旦忠義奮發，伏闕獻書，鉞奸臣，闢賊子，極言直諫，奮不顧身，卒貽天下後世忠臣義士之數，向非高宗皇帝降詔，責己引咎，自躬追贈爵秩，錫土田，官子孫，以旌敦諫，則朝廷負殺士之名，雖滌三江五湖之水，亦不足雪。論於國史，拜公之名，慕公之義，恨不得悉觀公書一識。公後一日，禮部侍郎良能達之，引公之後，且正於賓位，因得識公後而悉觀公書，則公之忠心義氣，可一閱而知矣。嗚呼！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諸公於時爲公愧云。嘉定戊辰癸酉臚。

跋奏議

泰州野人

予觀主父偃以直言悟主，漢世宗起見，晚之歎其後建城朔方之議，公孫宏欲沮罷而不能，至偃以齊王事下吏治，無狀世宗欲勿誅，而公孫宏固爭，卒夷偃族，則晝日之隙也。然偃方貴，奉時賓客，以千數，灰之日無敢往視者，獨孔車收葬焉。上問之以車爲長者，未嘗逮治，則世宗無罪，偃之心終可知矣。且宏之居相位，內深忌，忌雖同時賢者，若董仲舒，猶且疾之，使相驕主而欲懼其害，況偃輩晚進，用事才出宏右，而數誡其議，宜乎必陷之於死地也。則人主有

少陽集卷一

五

知報齋叢書

好賢樂善之心，而爲害能之臣，肆讒巧以擠之者，世豈鮮哉。今觀少陽其始也，被召赴闕，是必有悟主之言。若主父偃者，既而進言不已，豈公孫宏輩讒嫉妬害者所能容之。耶嘉仲與少陽乃布衣之交，能收殮其屍，俾得還葬，又寶遺帖，使不泯其傳，是亦孔車之流亞也。異時嘉仲之名，苟達於上，而上無罪少陽之心，安得不以長者歸嘉仲哉。

跋奏議

周 鑑

言事有三大臣得主，既深投機，半語效歸，隱密即不然而去就之閒，天子或改容焉。諫官論列極忠，盡愛行焉，非功不行焉。非罪要其職而已。至若布衣之士，情深報國，同夫入之不言，不忍同夫人之言，益不忍一朝犯天子之甚諱。嬰奸臣所極痛，有進無退，有歎無生。嗚呼！斯爲難矣。少陽陳先生詣封事，既昭昭日月矣，而雷李綱一事，金人解去，爲功非小。然使少陽以是見非其志也，迨與歐陽澈西市同歸，而區畫諸事一一如平時，於斯爲見少陽也。夫少陽志在必死，觀其晝後言，誠非欲生者。然潛善輩力以死相中，而高宗亦終不欲生之。嗚呼！潛善高宗可謂玉成少陽志哉。悲夫！少陽吾潤丹陽人也，大江外注長湖中，滿少陽在焉。嗚呼！輒謂吾潤少人哉。

少陽集卷十

六

知報齋叢書

跋第三書

王 遂

遂伏讀鄉先生修撰陳公所上書，有以知祖宗德澤之無窮焉。見人心義理之不泯焉。識夷裔之所以入中國而江浙之所以興王業焉。然竊怪夫紹興黨禍，驗四十年而忠賢盡於炎荒，子孫老於禁錮，應詔上書者，猶棄之終身，士友以言相戒，而陳公昌言無忌，至於殺歿而不悔。今聖天子仁覆如天，未嘗罪一言者是，互忠言嘉謨日聞於上，羣

臣萎齒醜醜阿脂韋視國之休戚如秦人之視越聞天下之利害如聞父母之名有甚於刀鋸鼎鑊之在壽者此則遂愚之所未解而又竊有憂焉者也嘉定十五年四月朔

跋弟二書

劉宰

修撰陳公鄉先生靖康所上六書建炎三書家具有之紹興間馬會叔大同守鄉郡因郡人楊茂良禱年求之公家公孫光悉以授之遂不復所有惟此蓋建炎弟三書公所愛重不以示人抑神實衛之使雷以為家寶邪公之就逮應天也為書辭其家人語尤壯識者謂賢於范孟博之書手札亦為弄倖楊君九鼎所得以歸公之甥孫潘氏然其歸未審也余既以為公惜諸稟以遺書之亡而幸此稟之存因公四世孫煜裝成卷軸首尾不但欲公家世世子孫知所愛重亦欲馬氏楊氏潘氏之子孫聞之惻然諸稟或可復歸云嘉定壬午正月月中泮

少陽集卷一

七

知服齋叢書

跋弟二書

邱應雷

讀陳修撰奏議警誓者知其歿且不朽矣應雷今觀建炎弟三書稟問卷如百神森列尊敬不暇尚何敢贊一辭消祐己酉仲春

跋弟二書

李憲

建炎國步危蹙諫議陳公以草茅詣行在極口直諫歷詆當國其乃心王室挽回忠義一脈炎祚中興此其權輿載在國史著在人人心千載猶一日也余何敢贅言消祐庚戌自潤改轅歸寓公里公孫示余伏闕書稟肅容拜觀使人忠義之氣勃勃不可遏欲著數語尾諸先達後值臥疾遂

藏之篋笥間已而疾愈改昇江右憲辭不獲請浙江而上遭風濤者數四深為遺稟憂越二年易帥東廣又年餘劾歸道中風雨大作流瀉暴漲牽挽而上忽纜斷無谷力聽其所之意此稟不復歸陳氏子孫矣少焉風轉若有物推至灘壩間不然則為烏有矣歸見索何辭以對始信忠義手澤鬼神亦相之何潛善伯彥之徒當時不見容也天乎人乎敬為之書於卷後歸壁云

跋弟二書

朱承祖

魏徵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今觀殿撰陳公建炎間以布衣叩閭斥權奸至於殺身殉國願為忠臣者也吁自古諫而死者有比于後有殿撰公可不謂之忠乎後之在位者立有鑒於茲寶祐乙卯正月之吉

跋弟三書

高世奇

少陽集卷一

八

知服齋叢書

世奇生為太平民自龔毗時竊聞父祖話靖康之事毛髮為之寒凜既不識公風采又不拜公祠下豈非有負忠義之氣間風而喜不然何其景慕如此闕讀至拂袖趨府神色自若口咤目瞪不知涕流之無從也哀哉古人所謂或重於泰山者千載之下於陳公見之矣冥鴻子高世奇書

跋弟三書

趙與言

伏讀諫議陳公奏稟愛君憂國之誠言言劄切雖鼎鑊在舟而且不懼吁忠義哉寶祐戊午穀雨後二日

跋弟三書

趙孟迥

忠簡胡公斬檜一疏金虜求之千金知中國有人當是時蓋殿撰陳公既歿之後也好臣誤國寘公於地自謂可以箱忠義之口矣豈知人心天理有不可泯滅者自公發之

忠簡公繼之而六飛南渡以來世享忠義之福孟迴生於忠簡公之鄉獲觀忠簡公眞蹟多矣獨以未觀公之手澤爲恨適令筮仕公里祇拜公像而公之四世孫煜以公之建炎第三奏稟示予愀然曰此公之所以歿也嗚呼公難歿於東市忠簡公亦歿於南荒而貫日精忠至今凜凜歿猶不灰也彼汪黃秦者獨不灰也邪感歎之餘竟書其後寶祐戊午穀雨後三日

跋第二書

詹元鼎

舍生以取義殺身以成仁非至大至剛之烈丈夫不能也諫議以布衣叩閭抗言於羣奸吐酸萬喙皆瘖之時徑以一身試不測之禍淵拱觀遺稟凜凜猶有生氣然足以使亂臣賊子懼信所謂至大至剛之烈丈夫乎寶祐戊午楚節券四日

少陽集卷十

九

知服齋叢書

跋第二書

許炎

此稟思陵殿侍朱游檻也當公再如南京上書時使天驄頓回則輿觀自隨之事豈非過計公乃自必歿固非汪黃所能善者然藉令公不歿於此時他日老檜挾虜要君計公亦不免嗚呼此中興百年所以竟不能取中原之塊土也嗚呼寶祐戊午歲暮

跋第三書

朱文炳

諫議陳公以忠言冒斧鉞千載而下望其英彩眞與日月爭光嗚呼中興之初得如公立廟堂居闈閣則必誓於外城郭誓於封疆中原不足定也乾坤豈至中斷哉彼汪黃輩氣息奄奄如婢子然且方惡公議己以能殺公自賀嗚呼公爲君父歿爾爲社稷歿爾二子烏能歿生之乎雖然議汪黃如議犬彘誅糞土無益也愚於張公沒有不慚者焉

當時君子命脈獨不在張公乎李綱一誤也見汪黃柄國而弗爭二誤也殺陳歐二公而弗救三誤也春秋不責齊晉張公如可作試以愚言問之寶祐戊午九月

跋第三書

祝允明

陳公一歿光燭千古史紀其所語高宗者在雷李忠定斥汪黃及下親征之詔罪不進兵之將毋李金陵二事其後言忠定請都江甯初奏之誤宜從後說即此書也令人見其碎諫鼓磔內豎至輿輓俟戮疑其所言必囁絕近許觀此稟聞陳事體展轉曲暢豈若是者哉史言八月壬午用黃潛善議殺東此稟書八月二十五日案其日即壬午也然則具草錄進與遇禍皆一日也書中辭理明徹與其笑語收吏之言皆神度淵澄眞善處歿生者哉書云儻蒙賜盡於陛下之威命則歿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則歿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歿生之決度父母遺體不至嗚昧而沒於是其歿果得其素心矣書草石刻在鎮江郡學四方學士猶罕見之太學生孫育思和取拓本摹入木刻以俛流布其志嘉而力勤天下良、心之同也余與贊其事刻成因稍志其故云正德庚午歲十一月三十日記

少陽集卷十

十

知服齋叢書

跋哀詞

周必大

陳少陽之歿讀右丞許公哀詞思過半矣臨川梁光遠喜間持輩遺事寄此求跋予有少陽行狀蓋其弟南所作今錄示光遠宜繕寫入軸以俛觀嘉泰壬戌七月癸丑

跋遺稟

潘彙征

管曾大父戶曹遊太學知名所交皆天下士諫議丹陽陳公尤以氣義相與公將上書叩閣過曾大父劇飲而別書歲月石柱上其後石歸閩氏而遺墨亾矣大父清齋老人

記宣和以後事為詳猶喜言青輩出處每讀骨鯁集至諫議所上書必感咽不自勝願彙征日名節不可不立吾先世之志也彙征竊識之適尉句容諫議之孫一旦袖遺稟見過開卷端誦想歎風節因思大父之訓不覺涕零於戲公卿大夫甘欺君賣國而不忍失富貴布衣痛哭言事乃殺其身不悔不亦異乎雖然身可殺名不可滅諫議之歿將百年殘篇斷簡好事壞取之不翅若珠玉其與富貴而殞為天下後世所羞道馨穢有聞矣陳氏尚何憾嘉定壬午正月二十二日

跋遺稟

樓申之

使此鯁論用於建炎靖康中興之初則車駕駐蹕不偏倚於錢塘使此鯁論徹於英主忠臣規恢之際則修撰孫枝不固窮於京口齊人有言曰雖有鋌基不如待時今可矣

跋遺稟

李大同

建炎之初人心不欲車駕一日離中原雖金陵形勝之地決以為不可往其後乃舍金陵而都於杭因循今百餘年全亾於鞬而中原將復於我識者願以得中原為疑慮時勢之初終若此因讀諫議書稟俛仰懷舊益重下泉之慨歎云

跋遺稟

黃震

伯夷扣馬之諫諫雖不偶而首陽高風千古大關范孟博慨然澄清猶易事惟甘戮如飴別家人恬然如平時最不可強今觀少陽稟及其臨歿帟與伯夷同功與孟博同傳

跋遺稟

譚粹古

不理折檻以旌直臣似是也新室之胚胎已結張禹之罪

九歿莫贖劉蕡見黜人皆傷之不知唐祚之衰尤可傷也陳公奏稟舊嘗誦之矣是以布衣言天下事宣和靖康之書當世之所難言必扞格而不行建炎濼陽之書人所不敢言者而公言之言直足以博一歿呼公為國謀為天下謀為社稷謀未始為身謀也公既殺身矣為國者當奈何此高宗痛於追卹之日公以極諫遭極刑凡公書中力詆之奸俱得保首領沒於牖下始終富貴之享子孫猶得以憑藉而取榮宦福善禍淫之報果安在哉人皆以靖康之變歸之天數謂陽九之厄在是主於人謀之不臧以抗言者未之有也公獨言之哀哉東楚布衣譚粹古淳父氣筆收泣為其孫煜書於奏稟之後紹定庚寅秋八月吉日

跋遺稟

陳垣

頃曩為括倉郡文學見公就逮時家書草於潘氏潘氏併以公像為贈揭座右朝夕景仰益常挹忠靈於凝定之境來司右臬公孫煜攜奏稟相示齋莊中正純粹精一發見於筆墨之間因思垣至愚不肖曩草奏篇必端居旬日然後為之蓋臣之事君非積誠不能感動也肅容三復所以益重有感云

跋遺稟

羅愚

布衣言事激切至此彼汪黃輩何所置愧哉紹定癸巳九月望日敬觀

跋遺稟

許元實

此書不聽王業偏安於百年嗚呼惜哉管賈諒之言不用而主父能用之聞公之稟安知無抗公之志者願與天下忠義之士共觀之紹定癸巳明禮之翼日

跋遺稟

劉希仁

宣靖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金虜入寇所至莫支京城失守當時已有不遷都之悔假如明皇之幸蜀德宗之在奉天少避其鋒俟勤王之師四集以與犄角則一聖當不致北狩噫尚忍言之建炎龍飛多議者謂互遷汴然吾之軍政未立虜政方張長驅深入如涉無人之境至於越江犯湖益嘗以河南歸種況不能守使六飛遽還汴京未可知也第柄臣如汪黃輩庸闇無遠略虜犯泗城已至近境猶會會都堂語人以不足畏暨大駕已渡江乃亟鞭馬南馳誤國若此而莫能預爲上極言者惟諫議陳公以布衣爲太學生力疏其奸輿觀自隨歿而不悔至今使人讀其書猶有生氣南渡之初度事草創首與太學以卒多士今百餘年凡事關天下之大計若檢王之污在朝廷敢怒而不敢言時間六館諸生叩關上書大計猶賴以決而檢王陰

少陽集卷十

三 知服齋叢書

有所忌茲非國家累世養士之仁而享蓋言之效與故因覽陳公遺稟而重有感焉端平改元二月五日

跋遺稟

吳潛

古今獨唐裴相均能喜言事者自呂申公韓魏公司馬公猶難之若潛善伯彥殆孔留儀行父輩爾其殺洩冷也固宜嗚呼金既亡矣而濼陽之郊百年之下獨仰悲風爲諫議唧唧也主國論者可不創乎端平改元四月望

跋遺稟

衛价

尹氏不平皇父孔聖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皇草茅憂國者之意也嗚呼國武子好言而見殺後世循賢之況諫議陳公邪敬觀遺稟直筆如生又重爲之二歎端平改元四月

二十三日

跋遺稟

桂如虎

建炎間二奸佞之諂也天下咸服光堯聖斷糾劾二十事雖出於臺臣實修撰公發之也不幸公之言不盡發於當時有以爲興復之本因公之孫出示遺稟重爲之感慨嘉熙改元四月八日

跋遺稟

任袁然

孔子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諫議陳公之忠肝義膽誠百世之下聞者興起況親見其遺稟乎嘉熙改元孟夏後

跋遺稟

徐 旼

讀諫議叩關遺稟過於秋霜烈日遠甚觀者致其愛慕之辭人心天理豈有求而得此嗟乎方二臣爲奸利時耶氣乘陽莫之敢指公逆折其萌俾不能縱以至九殞無悔其爲宗社之大計匪但立言而已不然原其既燎矣溯寒灰而爭快之此墨氏之所以病仁也不可無辨嘉熙改元正陽之月上戊

少陽集卷十

十四 知服齋叢書

跋遺稟

陳宗

孔子謂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陳殿撰之所爲得孔子之言也近之議論不然曰吾亦學於孔子孔子之言曰日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其緘默澹阿與沒上下爲得夫聖人之中庸如慷慨論事謙直忤時者不指之爲狂人則目之爲病子審如是則孔子之志荒矣殿撰奏稟公經百年勁氣不磨字畫如初汪黃爲鬼爲蜮磨滅誰紀若使炎興暗啞之僞復生於世豈不動人駭目相與咨嗟殿撰之爲者當時豈無狂人病子諂邪吁時同則忌之時異則奇之殿撰往矣今以其所以奇殿撰者而交相奇之使正論成黨忠臣義士穰穰而奔斯社稷之實利殿撰之

所望也不然此稟猶破故紙目於嚴嘉熙二載四月下游

章 攷

嗚呼攻大臣者有必死之理蓋以受人之攻古今甯幾見
豈獨大臣哉士自一命而上肆行無忌其肯受人之攻邪
苟攻之必求所以報之有殺人之權則殺之矣豈獨大臣
哉諫議之言諫議之所以死也亦諫議之所以不死也雖
然諫議之卒也而天下之不卒也不然中原萬里安得今
日之禍嘻其甚矣可以掩卷矣嘉熙二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

跋遺稟

伍 霆

當是時外而忠簡宗公抗二十四疏力乞回鑾并力攻汪
黃之奸邪內而諫議陳公以布衣伏闕首倡大義二公之
論不謀而同宗公雖不被害亦卒於所沮疽發背歿陳公
竟不免東市之誅小人之害忠良誤國家如此哉大抵板
蕩棟橈之世自有節義慷慨之士不忍宗國之顛覆奸邪
之用事言路之壅塞雷冒歿而爭之者斯天地間固有可
已而不可已危言危行以陷於罪者今陳公明知其必歿
而不敢愛其歿若以其一歿有關於天地離合正統存亡
之大者豈非天乎是以天使之扶持使可辱可殺而不可
泯沒者也誠使當時斥逐汪黃即日變輿北還而宗公則
以中興十策指揮王善楊再興楊進之徒一百八十萬眾
席捲渡河則邀還二聖盡復輿圖此當時一大機會也公
既誅宗公亦被沮而歿向之一百八十萬悉潰裂四去而
虜遂猖獗中原卒不可復痛哉嘉熙庚子八月

少陽集卷十

五

如服齋叢書

跋遺稟

還都汴京自建炎觀之乘輿所至即為邊面未可為至計

也然自陳歐陽二公抗疏以來李丞相宗大尹魏公鄂王
皆倦倦此意何與天下大計豈全軀任妻子之臣所能知
哉曹操幾敗屢危然後偽定一時而蜀之君臣欲以不危
定之此固諸葛孔明所未解也春秋時奏輅晉侯止焉晉
之君臣反首芟舍從之秦伯曰晉人感憂以重我不圖晉
憂重其怒也乃歸晉侯當是時豈惟征繕立圉喪君有君
之說足以伐秦人之謀誠主在與在主人與公其氣勁其
志專敵人畏之此晉侯之所以歸也一帝之在青城也羣
臣但有祈哀乞請之文焚香延企之望豈有必歿之志哉
示敵殆且弱矣獨公所論大義凜然乞車駕還京稍示吾
強形以號詔四方則中原尚可圖也異時金虜既陷中原
不敢遠有之則以授偽齊久而後取使中原若取之齊者
以絕民心之望趙則知車駕還京虜豈能有中原哉跨江

少陽集卷十

六

如服齋叢書

涉淮渡錢塘犯四明自不守汴京始也不知咎此而反因
是謂汴不可守何足以知天下大計哉秦檜史浩父子秉
輒和議行乎國政加彼其久天下公論終不肯與李丞相
諸人同日語者是非得失自不可泯也嗟乎二公劫歿之
節聖主悔過之誠中興之根本本朝之興替覽卷涕洟不
知所從方二公上疏且得罪余曾大父為尚書郎上書申
救義檄藉藉縉紳閒丞相益公誌曾大父墓云然且與大
父云在館中嘗見此書稟而余家不傳文獻不足證也觀
公眞蹟又重愧云嘉熙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跋遺稟

張 介

古今君子小人之辨義與利之閒而已君子純乎義小人
純乎利其初萌於心術者甚微而其終也天地之所以泰
否人物之所以生殺國家之所以興亡皆於此乎決可不

畏哉南軒先生申之曰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利也此於心術學者警之不小若鄉先生修撰陳公之事真無所爲而爲之者乎聖賢之心抗言犯難之外靡他公益安行之涓祐丙午八月中旬

跋遺稟

趙靈夫

僕初娶於王其祖則兵部尚書實是也是時黃潛善汪伯彥當國而王則位獨座知平日一人之奸惡袖疏欲攻之不謂其謀已洩未及上殿間已傳宸命左遷兵書矣自此先正祕撰於是乎叩閭焉一而二而三其詞愈切且直雖撰不測之禍而直節忠名具載青史管王公欲發而不得者其在九原豈不少自慰哉厥後一傳有子曰普以訂正曲臺之禮事阜陵至蒙殊遇嘗有莫嫌此笏太彎薄三引宸旒拜玉皇之句是壽之未遇乃所以爲後之遇也大

少陽集卷十

知照齋

凡忠孝之報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王公驗矣又當於先正祕撰見之涓祐己酉仲春既望雪翁趙靈夫謹識

跋遺稟

賈忠樂

太學號賢士關河嶽之靈何往不異負直節勁氣於六館者爲九著此文明開治而學校之有益於人之國也諫議陳公以太學生十叩閣疊言事切中時病竟殺身以成仁今存載遺稟留賢相檳邪朋思故京黜淺議言之用不用人心公是非天下大利害身雖死而聞者猶興起於百二十餘年之後也管籍談舉典不識其祖公諫議公家有賢子孫寶惜遺文如遺體又能口誦無脫示人無吝色吾輩亦樂爲之書而無虛其請者涓祐己酉二月望後二日

跋遺稟

趙崇楨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自古忠臣義士見之明爲之果故視

亦如歸患有不辟因觀諫議陳公之歿事有感於高祖安

康郡王之歿節宣靖間小人誤國戎馬犯汴欲親王出質皆憚行王毅然詣虜營問陳曲直辭氣勁正粘罕憚之命酒三行而遣之回及從驛渡河厲聲罵虜繼之曰靈回南鬼不作北臣自沈於黃河虜服其義瘞之河干詳見國史太史贊之曰捐軀抗虜宗老孤忠一人而已攻媿潔齋西山諸先生皆有紀錄噫當時失節之臣如附犬羊偷生之念猶嗜腐鼠又安知所惡有甚於歿哉安康王之忠以折強虜而歿諫議公之忠以折權奸而歿所以得其歿者無異也彼臨難苟免者則已與草木同腐豈若歿事歿節載之青史而與日月爭光今諫議百餘年之稟已驗數世之傳六丁雷電尙未取將得非造物報忠在其子孫涓祐己酉仲春閏晦

少陽集卷十

知照齋

跋遺稟

王邁

愛君憂國憤世嫉邪爲臣子者誰無此心而發於忠言謫論不願忌諱者未多見也忠言謫論不願忌諱者間亦有之而至再三殺身成仁者間亦有之又至於從容不迫言辭不亂行止字畫適勁不改常度者蓋絕無而僅有也子嘗獲觀修撰陳公就逮時別家人一書語應天府追吏曰容我喫飯乎許之又曰容我作家書乎許之於是飯畢書數百字分布家事井井有條九拳拳於老兒及遺腹之子日不可使老兒失所先人無後遺草相聞人法備具於此見大忠大孝歿猶不歿禍福略不可奪不知潘氏所藏是此書否今復觀建炎弟三奏稟字體與奏書同而加小爲之撫卷涕淚

跋遺稟

孫應鳳

山嶽遭埋沒乾坤著徽蒙已成推積勢漸費掃除功修撰
陳公詠雪之章也當儉王方張邪黨將盛公力謂之不少
怨豈惟書哉此公之所以歿也雖然歿非難得歿為難彼
汪黃獨不歿也夕槿朝菌終歸朽腐公如柏菊久有餘馨
其得歿也與孤瑩牢落松柏蕭疎孫枝凋凌田疇何在使
人涕洟交下所以語諸薦紳其相與圖之消照己酉仲春
望日

跋遺稟

汪濟之

世間萬事俱塵迹畱取聲名久遠看每誦此言輒歎世事
淺薄志士仁人久不復見及觀諫議陳公遺稟後名卿
題其右者幾成牛腰然後知一時之屈乃萬世之伸嗟夫
大丈夫遭時遇主慷慨敢言若歐陽諸賢皆分內事獨布
衣窮約當國步艱難日斥詆權奸之外摩德流芳簡冊間
者化與千載能幾人哉余因端明之詩於諫議公事至有
感云

少陽集卷十

九

知照齋叢書

跋遺稟

李節

晁錯忠於漢以盡讓而歿七國定謂者入見發其遺忠為
之喟然太息而已修撰陳公當皇祐險傾忠憤激發詆柄
國大臣甘戮如鉛益非特晁大夫比也建炎天子追念直
臣奎筆綸言疊加獎錄引己自咎昭然布告於天下而無
匿情焉錯安得此於戲此世之聖主而我宋之中興也與
時開慶改元正月下淞

跋遺稟

趙時賢

劉陶抗章六館增氣未免有臣悲天下天下悲臣之言陳
公此奏忠肝激烈輿輒自隨何壯哉公於宣和開詆斥奸
京孽黼輩有中人所不能堪者彼猶吞聲躡躅不敢擠之

歿地汪黃何物乃為京黼之所不敢為而為之投之豺虎
吾知不食其肉雖然公之歿得與龍逢比于含笑於地下
義士何悲焉悲夫公之言不售中原數千百萬生齒一朝
淪於胡鬼嗚呼痛哉開慶改元中秋

跋逸傳

江萬里

萬里皆炎餘生已與時世無相關涉偶從縣大夫潘君得
修撰陳公逸傳讀之又復憮然習俗之患在軟弱雷回不
克振作巨夫使忠義鬱於人心而奮然振作於弄無復伏
槽安流而驅山塞海以為勇正像此氣脈在下不在上也
未知幾流涕淚痛哭長太息而後能伸此恨哉往事姑置
勿論即今陽氣微茫如縷雖一二昌言不過小小浸灌又
嘗若不續未有如修撰陳公眇然為國家深計長慮者時
寶祐戊午九月十六日

少陽集卷十

三

知照齋叢書

跋贖屍記

陳鼎

先伯父修撰公於建炎開論國存亡大計忤權臣于斧鉞
可謂忠矣世之爵祿盈門者且忠衰於君而伯父乃以布
衣奮不顧身率陷大戮從古未之有也四明李嘉仲乃能
為贖首領斂藏而歸葬之不亦義乎管李固暴尸之時郭
亮上書乞收葬不許因往守壘董班亦循屍不去由是名
顯嘉仲一節亦必與先伯父大書信史列於忠義並傳不
朽與紹興九年庚申中秋

跋撰誥詞

胡儼

子閱宋史至黃潛善密啟殺陳東歐陽澈之事未嘗不太
息流涕深為高宗惜也今觀贈東澈誥詞有八年於茲一
會三歎不能自己之言則知東澈之歿非高宗本意實黃
汪所為也至以飾非拒諫自咎商辛之不如其悔悟之深

必非遂過者可及也嗚呼東澈雖証成至今子孫猶有榮
耀汪黃雖苟生人到於今誅之不已故雖以東澈之成豈
易汪黃之生哉古人有言生有輕於鴻毛成有重於泰山
其斯之謂歟

跋贈誥及遺書

畢亨

少陽先生陳東在宋靖康間一太學生爾數詣闕上書論
時政得失力劾羣奸天子嘉其忠與之官不受而歸若將
終身焉逮至高宗建炎初年復起東至行在狂所未及見凡
三上書乞雷李綱罷黃潛善等與布衣歐陽澈同一報國
之忠卒之二人俱成權奸之手嗚呼惜哉既而時君感悟
無已錫誥追贈迨今三百餘年其史傳誥文俱無表諸墓
者予奉命巡撫南圻攷索郡志迺得先生傳誥並臨終手
書一二遂命鑿石以紀之庶幾先生之行不至久而泯沒
也已

少陽集卷十

手

知服齋叢書

跋盡忠錄

陳沂

右少陽公之論諫凡七書還命一書答論薦者二書就逮
時慰家人一書詩藁二十有七章公之弟南有所撰行狀
友人李猷有贖屍記省臺有上論薦及成事劄子凡七欵
宗御批一高宗諭命凡八哀挽題識凡四十有九宋史傳
一編次首之以圖像狀傳者重人之思也弁後論諫而間
以敕劄者序其年也後雜詠於哀挽題識者見公之餘事
也日盡忠錄者用其舊也管丞相稱之孫大有序盡忠錄
而獨存其序思即是物也遂以名篇板行者縣令申君為
民之勸也太學孫思和為鄉人之榮也思和初得建炎弟
三書遺草嘗刻於石可以觀素志矣公與歐陽德明同上
書遇害歐陽有飄然集後附公二書獨不見其全今得次

序之者亦沂之志也正德乙亥後四月晦

跋盡忠錄

孫育

公志在社稷名在史冊精爽在天地育生公之鄉後三百
年遐想芳躅無任欽仰初得建炎弟三書草即刻之石以
不見其全為恨今得此本卒成初志因託編於陳魯南氏
圖梓行以傳此蓋嘗攷索於鄉先進丁君倫繼其志者李
鳳氏丁玘氏暨吾宗人曜也正德乙亥秋九月丁未

少陽集卷十終

少陽集卷十

圭

知服齋叢書

順德龍鳳鑣校拜